


新唐書

第五册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二十四史全譯

# 新唐書

第五冊

主　　編　許嘉璐
副 主 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黄永年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新唐書/黄永年分史主編 .—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1
(二十四史全譯/許嘉璐主編、安平秋副主編)
ISBN 7-5432-0888-1

I.新… II.黄… III.①中國-古代史-唐代-紀傳體②新唐書-譯文 IV.K242.0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3)第 052651 號

二十四史全譯

# 新唐書

(全八册)

**策　　劃**　北京古今出版策劃有限公司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黄永年

---

**出版發行**　世紀出版集團・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號　www.ewen.cc)
**經　　銷**　各地新華書店

---

**印　　刷**　上海中華印刷有限公司
**規　　格**　開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張 316 字數 7,887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7-5432-0888-1/K・91
**定　　價**　全套 88 册　　12 000 圓
《新唐書》8 册　　1008 圓

---

如有印裝錯誤,請與承印廠聯係。　T:62662100

# 《二十四史全譯》編譯人員名録

**顧　問**　周　林　鄧廣銘　何兹全　陰法魯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史記》**　安平秋
**《漢書》**　安平秋　張傳璽
**《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北齊書》**　許嘉璐
**《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南史》**　楊　忠
**《魏書》、《北史》**　周國林
**《周書》、《隋書》**　孫雍長
**《舊唐書》、《新唐書》**　黄永年
**《舊五代史》、《新五代史》、《遼史》、《金史》**　曾棗莊
**《宋史》**　倪其心
**《元史》》**　李修生
**《明史》**　章培恒　喻遂生

**譯　審（按姓氏筆畫排列）**

江曉原　安平秋　李　勇　李夢生　孟繁華　周國林　孫雍長
翁俊雄　倪其心　章培恒　許嘉璐　郭樹羣　陳美東　曾棗莊
黄永年　喻遂生　楊　忠　趙慎修　顧全芳

**譯　者（按姓氏筆畫排列）**

刁忠民　于正安　于振波　于　潔　文師華　尹　波
王永强　王玉德　王延武　王志平　王建明　王建莉
王武子　王其禕　王洪涌　王清淮　王淑珍　王雪玲
王　嵐　王義謀　王德保　王曉波　王學晉　王麗萍
牛致功　毛遠明　毛雙民　兰　瑞　甘　露　石世華
田　農　史建橋　安平秋　匡鵬飛　吕玉蘭　曲安京
朱小健　朱元寅　朱邦薇　朱　玟　朱習文　朱瑞平
任　明　沈　重　汪少華　汪聖鐸　辛德永　冷鵬飛
杜華雲　李文澤　李　宇　李成甲　李仲祥　李　更
李長庚　李　林　李明曉　李季箴　李　軍　李海霞

| | | | | | |
|---|---|---|---|---|---|
| 李真瑜 | 李晉卿 | 李培芬 | 李國祥 | 李夢生 | 李　鳴 |
| 李曉明 | 吴大逵 | 吴洪澤 | 吴　鷗 | 余光煜 | 余和祥 |
| 余讓堯 | 邱居里 | 何本方 | 何宗旺 | 武建宇 | 屈超立 |
| 孟美菊 | 尚俊生 | 易　敏 | 虎維鐸 | 卓連營 | 周少川 |
| 周信炎 | 周國林 | 周　勤 | 周曉薇 | 祝尚書 | 胡迎建 |
| 胡和平 | 胡　茜 | 段塔麗 | 姚偉鈞 | 紀志剛 | 紀德君 |
| 海毓珹 | 凌左義 | 高華平 | 唐光榮 | 唐建金 | 唐　瑛 |
| 秦　良 | 馬辛民 | 馬秀娟 | 馬美信 | 馬雪芹 | 馬啓俊 |
| 袁明望 | 袁　敏 | 孫力平 | 孫湘雲 | 孫雍長 | 孫曉梅 |
| 倪其心 | 徐奇堂 | 徐　勇 | 許紅霞 | 郭士模 | 郭立傑 |
| 郭松柏 | 郭盛熾 | 郭　齊 | 郭鳳花 | 郭劍英 | 郭樹羣 |
| 郭聲波 | 張文澍 | 張立生 | 張和生 | 張怡青 | 張　羿 |
| 張海青 | 張　耕 | 張國艷 | 張　猛 | 張　萍 | 張傳璽 |
| 張賢蓉 | 張艷雲 | 曹亦冰 | 曹道衡 | 曹霜霜 | 陸三强 |
| 陳小盟 | 陳小監 | 陳正宏 | 陳　可 | 陳芳嵐 | 陳秉才 |
| 陳東有 | 陳　捷 | 陳蔚松 | 陳曉華 | 陳曉强 | 陳曉蘭 |
| 陳鴻彝 | 梅俊道 | 崔文印 | 崔玉生 | 崔　湜 | 崔曙庭 |
| 馮建民 | 曾棗莊 | 曾貽芬 | 曾　濤 | 閔慶定 | 超茶英 |
| 彭久安 | 黄永年 | 黄壽成 | 黄鳳顯 | 黄　毅 | 黄曉琴 |
| 葉樹發 | 喻遂生 | 鈕衛星 | 舒雅麗 | 焦　傑 | 賀嗣真 |
| 雷巧玲 | 賈二强 | 賈國偉 | 賈燕子 | 董　明 | 董恩林 |
| 董艷艷 | 楊世文 | 楊玉芬 | 楊洪林 | 楊　昶 | 楊海崢 |
| 楊麗嬌 | 解　冰 | 漆永祥 | 寧德衛 | 廖振佑 | 廖　强 |
| 鄭文瀾 | 鄭利華 | 趙二冬 | 趙立偉 | 趙伯陶 | 趙清永 |
| 趙望秦 | 趙　隄 | 趙慎修 | 趙澤光 | 趙　燕 | 熊　焰 |
| 鄧　飛 | 鄧瑞全 | 樊善國 | 歐昌俊 | 樂秀拔 | 劉小文 |
| 劉友林 | 劉玉才 | 劉延捷 | 劉建梅 | 劉　虹 | 劉敏芝 |
| 劉　瑛 | 劉　琳 | 劉　寧 | 劉漢東 | 劉韶軍 | 劉曙光 |
| 龍德壽 | 賴玉勤 | 閻萬鈞 | 韓結根 | 盧仙文 | 盧華巖 |
| 盧　偉 | 錢兵山 | 鮑道蘇 | 謝紀鋒 | 戴訓超 | 薛平栓 |
| 魏達純 | 譚漢生 | 嚴學軍 | 羅　超 | 羅會同 | 羅維明 |
| 蘇文英 | 蘇保榮 | 顧永新 | 顧全芳 | 顧志華 | 龔汝富 |
| 龔祖培 | | | | | |

# 《二十四史全譯》文字整理説明

《二十四史》所涉及的文字包羅萬象,浩如烟海。作爲古籍整理和文白對照版本,如將工作本原文字完全照搬,則具有許多不合理性和不可行性。因此,對原文文字的整理是必然的。在這方面,我們主要作了如下工作:

(一)字體

我們這部書是繁體版,按編委會的要求,全書通篇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1955年聯合發布的《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和其後有關規定中認定的規範字。并以此爲依據,規範用字,以避免大量的古字,造成讀者閲讀困難。對原文中的通假字及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中的異體字予以保留。這是本書關於用字的基本原則。

在此基礎上,對原文中大量存在的異體字,我們采取了具體分析、區别對待的方法,力求落實國家對語言文字的有關規定,同時亦兼顧到古籍的特殊性。爲此,我們首先根據《漢語大詞典》、《漢語大字典》、《辭源》等工具書對《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1027個異體字逐字進行了辨析,并將其分爲兩類:

第一類爲:如果原文中的某個異體字所具的詞義範圍等于或小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將此類異體字一律改爲規範字。例如:

①"幚"、"幇"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幫"。

②"氷"爲異體字,改爲規範字"冰"。

③"畆"、"畮"、"畒"、"畞"、"𤱈"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畝"。

此類異體字共784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76%。一般情況下,均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

第二類爲:如原文中某個異體字所包含的詞義範圍大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須先對該異體字進行辨析,以確定其在具體語境中的含義,然後再決定取舍。如該異體字在原文中具體的詞義與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相同,則可將前者改爲後者;如前者的具體的詞義是後者所不具備的,則不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而須保留該異體字,以免造成混亂,影響文意。現以如下幾組字爲例,舉證説明:

菴(異體字)

庵(規範字)

①"編草結菴不違凉暑"《南齊書·竟陵文宣王子良傳》

此句中的"菴"指草屋,與"庵"的詞義相同,可將其改爲規範字"庵"。

②"太后嘗以體不安服菴閭子"(《北史·后妃傳·魏文成文明皇后》)

此句中的"菴"指植物名,即青蒿,而"庵"不具有此義,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

③"本支菴藹四海蔭焉"(《晋書·后妃傳》)

此句中的"菴"讀 yǎn,"菴藹"指茂盛的樣子,爲固定詞組,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同樣,"菴蔚"一詞中的"菴"也不改爲"庵",而保留原字。

齎(異體字)

賫(規範字)

①"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史記·秦始皇本紀》)

此處的"齎"指携帶,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②"傷誠善之無辜兮齎此恨而入冥"(《後漢書·馮衍傳》)

此處的"齎"指懷、抱,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③"平既娶張氏女齎用益饒"(《史記·陳丞相世家》)

此處的"齎"通"資",與"賫"詞義不同,不可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④"齎以薑棗"《史記·滑稽列傳》

此處的"齎"通"齊"(劑),指調配,與"賫"詞義不同,不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釐(異體字)

厘(規範字)

①"失之豪釐差以千里"(《史記·太史公自序》)

此句中的"釐"指長度,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②"乃詔有司釐定"(《新唐書·禮樂志十一》)

此句中的"釐"指整理,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③"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朕躬"(《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福,與"厘"詞義不同,不改爲"厘"而保留原字。

④"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祭祀用的肉,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⑤"魯人更立釐公"(《史記·齊太公世家》)

此句中的"釐"通"僖",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⑥"釐辨麥也始自天降"(《漢書·劉向傳》)

此句中的"釐"通"來",指小麥,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⑦"父没則妻後母兄亡則納釐嫂"(《後漢書·西羌傳》)

此句中的"釐"通"嫠",指寡婦,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而保留原

字。

拏挐(異體字)

拿(規範字)

①"不得拏訪追贜(《明史·劉澤清傳》)

此處的"拏"指捉拿,與"拿"同義,改爲規範字"拿"。

②"不聞拏音而後敢乘"

此句中的"拏"指船槳,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③"禍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漢書·嚴安傳》)

此句中的"挐"指連綿、連續,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炤(異體字)

照(規範字)

①"挈火夕炤"

②"九司炤序"

③"分炤星晢"

④"循規烈炤"

以上四句均摘自《南齊書》卷十一。如按《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的規定,其中的"炤"只能都改爲"照",于此顯然不妥。因爲"炤"另外亦是"昭"的異體字。此處"炤"的詞義不易辨析,爲避免歧義,一律保留原文用字。

啑(異體字)

喋(規範字)

①"今已誅諸吕新啑血京師"(《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dié,"啑血"指踐血而行,謂殺人流血遍地,與"喋血"詞義相同,按《漢書·文帝紀》作"喋"。故將此處的"啑"改爲規範字"喋"。

②"始與高帝啑血盟"(《史記·吕太后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shà,通"歃"。《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中有曰:"王當歃血而定從。"其中"歃血"一詞正與例句中的"啑血"同義而不同字。因此雖異體字表中并未將"啑"收爲"歃"的異體,但爲保持本書同一詞匯用字的一致性及規範性,且區别于上例中的"啑 dié 血"一詞以避免混亂,故將此處的"啑"改爲"歃"字。原文中這類字的改動另見下例:

敺(異體字)

驅(規範字)

①"老弱奔走敺畜産遠遁逃"(《漢書·匈奴傳上》)

此句中的"敺"指驅趕,與"驅"同義,故改爲規範字"驅"。

②"至相敺擊"(《南齊書》卷十六)

此句中的"敺"通"毆",不能根據《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將其改爲"驅",故

將此處的“毆”改爲“毆”。

以上幾組例證中的語言文字現象較爲復雜,不能將其中的異體字一概而論地改爲《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相應的規範字。此類異體字共243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24%。

除了《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異體字之外,對于原文中出現的,而該表未收入的異體字,我們也按上述原則進行了處理。凡有其規範字的,經辨析後能用則用,不能用的則保留原字。下表中括號内的異體字均摘自原文,它們大致相當於前面所講的第一類異體字,在一般情況下,我們都將其改爲規範字。此種情況甚多,不能一一盡列。現將改動的出現次數較多的字例示如下:

| 髀(髀髀) | 缶(缻) | 黎(菞) | 禪(禮) |
|---|---|---|---|
| 辯(譬譬譬) | 蓋(葢) | 嵍(瞀嵍) | 善(譱) |
| 飆(飈飈) | 剛(剄) | 料(斱) | 觴(觴) |
| 餅(餠) | 詬(詢) | 躪(躙) | 舐(舐) |
| 豺(犲) | 轂(轂) | 欞(櫺) | 疏(踈疏) |
| 躔(躔) | 罐(鑵) | 騮(騮駠) | 搜(捜) |
| 諂(讇) | 駭(駴) | 孿(孿) | 髓(髓) |
| 嘲(謿) | 侯(矦) | 裸(臝) | 鎖(鏁) |
| 齔(齓) | 齏(韲) | 美(媺) | 踏(蹹蹋) |
| 弛(弛) | 羈(羇) | 滅(烕) | 柝(榜欜榛) |
| 欻(欻) | 悸(痵) | 秣(餘) | 蜿(蟺) |
| 垂(埀埀) | 奸(姧) | 粹(粹) | 腕(掔) |
| 齪(躖) | 殲(殲) | 腦(腦) | 尪(尫尫) |
| 瓷(甆) | 驀(驀) | 旆(斾) | 誤(悞) |
| 蹙(蹴) | 剿(剿) | 篷(篷) | 舄(舃) |
| 啖(噉) | 秸(稭) | 睥(睥) | 隙(隟隙) |
| 島(隝) | 截(截) | 媲(媲) | 淑(潊) |
| 登(豋) | 贐(賮賮) | 撇(撆) | 璇(琁) |
| 鐙(韂) | 鯨(鱷) | 愆(僁僁僁) | 燕(鷰) |
| 貂(鼦) | 鞠(鞫) | 鍥(契) | 腰(署) |
| 斗(斣) | 絶(㡭) | 煢(焭) | 燁(爗) |
| 陡(陡) | 誑(誆) | 蛆(胆) | 曄(曅) |
| 扼(扼) | 框(閶) | 麯(麴) | 彝(彜) |
| 愕(愕) | 髡(髠) | 紝(絍) | 癱(癱) |
| 鋒(鏠鋒) | 攬(擥擥) | 穤(穮) | 禹(禸) |
| 蜂(蠭) | 雷(靁) | 潸(潸) | 輿(轝) |

| | | | |
|---|---|---|---|
| 籲(籲) | 燥(熮) | 煮(鬻) | 棕(椶) |
| 鳶(鳶) | 潴(瀦) | 裝(裝) | 菹(葅) |

另外“秏”爲“耗”的異體字(《漢語大詞典》P4739),但在《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并未收入,對此類字要具體辨析:

“秏”作消耗、消費解時可改爲“耗”,如“士卒多秏,無尺寸之功”(《史記·李斯列傳》)中的“秏”可改爲“耗”。

“秏”通“眊”指昏亂時不改爲“耗”。如“天下秏亂萬民不安”(《漢書·董仲舒傳》)。

“秏”讀 mào,指無的時候不改爲“耗”,如“市中星衆者實其虚則秏”(《史記·天官書》)。

對原文中人名、地名等專名中出現的異體字,我們在基本不動的原則下也有辨析,目的也是爲了讀者閱讀時不産生歧意。如:“聃”、“耼”統一爲“聃”,“毌丘”、“母丘”統一爲“毌丘”。“鼂錯”、“鼌錯”統一爲“鼂錯”。地名中的“涼”、“况”、“峯”、“兗”等字,則均改爲“凉”、“况”、“峰”、“兖”等。如果專有名詞雖有異同,但讀者辨析無困難的,也在史自統一的原則下保持原文。如《舊唐書》爲“長孫无忌”,《新唐書》爲“長孫無忌”。專有名詞詞意爲歷史沿革的,亦不予統一,如:太山、泰山,雒、洛,勃海、渤海。

對原文中某些字,也本着從衆從俗的原則作了特殊規定。如“異”、“棄”、“災”、“傑”、“淚”等字,不一律依規定改爲“异”、“弃”、“灾”、“杰”、“泪”等,而保留原字。

對原文中某些訛字則參校殿本及中華本一律徑改。如:

“卧病床第”(《元史》卷一百四十九),查無“床第”一詞,據文意“第”當爲“笫”之訛,故校改爲“笫”。

“設爼豆習禮讓”(《元史》卷一百九十五),查無“爼”字,據文意當爲“俎”之訛,故校改爲“俎”。

(二)字形

本書所用字形一律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 1964 年聯合發布的《印刷通用漢字字形表》規定的新字形。

對原文中不規範的字形,如“杞”“妃”等字的右邊印成“已”或“巳”的一律改爲規範字形。對史書中爲避“正諱”、“家諱”等而造成的缺筆現象,凡不能查實的衹好一仍其舊,留待專家討論。

# 《二十四史全譯》版式説明

我們把《二十四史》譯爲白話文的宗旨是使更多的人讀懂《二十四史》,因此譯文力求準確傳述原文信息。但因爲存在着古、今文兩個系統之間事物、概念、詞語的差别,二者並不是一一對應的,翻譯中某種程度的"增"與"減"的替代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爲了盡可能減少由此造成的信息傳達的不準確,故附排原文,使讀譯文時有所參照。又根據現代人的閲讀習慣,把版式改爲横排,用兩欄相隔,原、譯文對排,段自取齊,便於讀者對讀對核。這樣大的版面變動,必然牽扯到史文原本的標題、目録之安排的合理性問題。爲此,我們以百衲本爲底本,參校了殿本、中華書局校點本的目録、標題、版面等有關形式,作了一些調整,謹説明如下:

(一) 關於紀志表傳

《二十四史》作爲紀傳體史書,其體例創成於司馬遷的《史記》,爲歷代編纂者所遵循。内容一般分爲紀、志、表、傳四部份,但又各有不同。其中《三國志》、《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南史》、《北史》無志;《後漢書》、《三國志》、《梁書》、《宋書》、《南齊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北史》、《晉書》、《南史》、《隋書》、《舊唐書》、《舊五代史》十五史無表。其順序基本如紀一、志二、表三、傳四排列,也有兩種不同情況。一是《後漢》、《魏書》志在傳後。二是作爲斷代合史的幾部史書,其中《三國志》和《舊五代史》,是分别各國排列紀、傳部份;《南史》、《北史》無志無表,紀傳部份不分國别按紀一傳二排列;《新五代史》是考(即志)在傳後,在世家之前,十國年譜(即表)在世家之後。如上兩種情況中,我們對《後漢書》及《三國志》作了改動。《後漢書》紀傳部份是六朝時宋人范曄所作,而《後漢書》的三十卷志是梁朝劉昭從晉朝司馬彪的《續漢書》中補出,所以百衲本及中華本都是紀傳與志分編,志書卷目單列序號,而殿本在整理刊刻時已將志改在紀後,統一排卷目。我們認爲,從叢書的角度説,殿本的排列更適於統一的原則,故《全譯》参用了殿本《後漢書》的排序形式。我們也查閲了有關資料,對《三國志》作了分析。文獻記載,《三國志》在西晉初年成書時爲三書:《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吴書》二十卷。中華書局點校本《三國志》出版説明有言:"《三國志》最早的刻本——北宋咸平六年(公元 1003 年)國子監刻本,《吴志》分爲上下兩帙,前有刻《吴志》的牒文。後來紹熙的重刻本裏,也保留着一頁咸平國子監刻《蜀志》牒文。可知咸平刻書時雖已合併爲《三國志》,但還是三書分别發刻的。"《三國志》成書七百餘年後傳至北宋時期時,當時

雕版印刷技術成熟,使正史的合刊整理成書有了可能,並成爲當時流行的出版形式,於是出現了從宋淳化年間刊刻的《三史》到嘉祐年間刊刻的《十七史》。應新體式的需要,記魏文帝黄初元年至晉武帝太康元年六十年間史事而分刊的《魏書》、《蜀書》、《吴書》至此合三而一,並且命名爲《三國志》。我們現在見到的二十四史叢刊有三種:一爲武英殿本,一爲商務印書館的百衲本,一爲中華書局的點校本。三本中除百衲本《三國志》是影印宋紹熙重刻本一仍其舊外,另外兩種版本的卷目排列都是從一至六十五卷統一排目,衹是文前標題内容各本有所不同。殿本爲:魏志卷一(頂格),武帝操(另行,前空二);中華本爲:三國志卷一(頂格),魏書一(行末),武帝紀第一(另行,前空二)。我們認爲中華書局所選版本的《三國志》標題形式最適於横排本的編輯。衹是它稱"紀",而且"紀"的序號與"傳"的序號銜接排列,例如:三少帝紀第四、后妃傳第五。這與其他各史紀與傳各自排序號的做法不同。然而殿本《三國志》目録考中第一條已説明:"……惟《三國志》既無本紀之稱,並無列傳之目……,今考證悉遵壽原書例,不書紀傳等字……"依此爲證,我們按殿本去掉《魏志》中的"紀",這樣編排標題,全書就統一了。關於《魏書》、《舊五代史》版本形式歷來無二,因無書證支持,雖然是例外,也衹好保存原貌。《新五代史》是二十四史中自唐開官修史先河後的唯一一部私修史,體例與他史不同,自有歐氏的主張,且歷代版本都如此,我們也不便改動。

(二) 標題序號

由於二十四部史書成書、翻刻的年代不同,各版本類級標題的設置、形式甚至同一標題在各本中的具體内容或有異同。暫就各史中各卷的文前標題而言(它有似現代出版物中的章節標題),我們所見到的情形大致是:一卷爲單一内容的,如紀傳部份傳主占單卷、志書部份每卷衹有單一内容,一般都在卷首出現卷目内容標題;紀傳部份一卷多傳主、志書卷題下有分級内容的,卷目標題在各本中出現的形式很不一致。多數史卷把這級標題標在文前,有些史在文内;還有文前、文内皆無這級標題的(如《舊五代史》列傳)。我們就武英殿本、百衲本、中華書局點校本所輯各史粗略統計了一下,全書列傳部份把傳主之名設在文内的:百衲本有《三國志》(宋紹熙刊本)、《金史》(元至正刊本)、《新五代史》(宋慶元刊本)、《遼史》(元至正刊本);殿本有《晉書》、《舊唐書》、《元史》、《後漢書》、《隋書》;中華本有《元史》、《新五代史》、《晉書》、《隋書》。志書的情况又有例外:殿本的《舊五代史》、《宋史》、《漢書》、《新五代史》、《遼史》諸史中某些志書出現文内標題,中華本的《新唐書》、《魏書》、《南齊書》、《舊五代史》、《宋史》、《舊唐書》、《明史》這七史志書文内亦有標題出現。百衲本各史志書中各卷文内標題時有時無很不統一。此外,還有各種體例不一的情况。史書作爲歷史遺存,不是一世一時一人之作,出現這些現象都可以理解。但是從叢書整理的

角度對體例統一作適度裁奪,在所難免。在編輯過程中,經反復研討,我們决定處理文前標題的原則是:(1)統一將大標題在後的形式,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古本形式有大標題在後、小標題在前的,在版式的演變中逐漸也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了。以《新唐書》文前標題爲例。百衲本所據宋嘉祐本爲"薛李二劉高列傳第十一、唐書八十六",殿本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李二劉高徐";中華本又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舉(附仁杲)李軌、劉武周、高開道、劉黑闥(附徐圓朗)"。從上可見大、小標題的次序在歷史上曾有所改變。我們在全譯本中,統一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如,原題爲"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改爲"列傳第四十七(另行)魏其武安侯列傳"(《史記》)。(2)各史中紀、志、表、傳序號拆出,統一排列序號。比如某些史,類傳不加序號,與傳序相混,像《新五代史》中有雜傳十九卷,原文標題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雜傳第二十七……新五代史卷五十七,雜傳第四十五",我們改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列傳第二十七,雜傳一……新五代史卷五十七,列傳第四十五,雜傳第十九"。列傳下的合傳如"宗室"、"后妃",類傳如"列女"、"良吏"及志下的分級内容標題爲四級標題,紀傳中無論專傳或以類相隨的合傳,傳主之名都標注爲五級標題,附傳人物又用小號字附後,可視爲六級。

(三) 標題的文字内容

在三本參校中,我們發現各本的標題都有一部份與内容是不一致的。我們的原則是,以傳文爲準改正文字,格式上的不同,則依三本中多出者改。如上述所談《新唐書》的文前標題,我們依從殿本的形式。統一各史卷的原則是:多數有則補,多數無則删,三本俱無,又没有資料可依的,則付之闕如,把這類卷題衹看作是原本的樣式,以便讀者核對原書查找。像現代出版物一樣,負責詳盡指示卷内分段内容的是段落標題。有這樣的標識,文意更加清晰,也更符合現代人的閱讀習慣。所以,凡有文獻根據的,我們都據之補齊了段落標題,以便讀者檢索。

總之,自宋代首創正史合刊這一出版形式以來,歷代雖云"翻刻",但至少在版式上不是一成不變的。這也説明像《三國志》之類斷代史隨着納入正史系列叢書的系統整理,它在形式上愈發磨滅了當初"别創一格"的特質,而與叢書體例逐漸趨同,從而反映了形式上的整齊劃一確是出版系列叢書的審美需要。爲此,我們在編輯過程中,嘗試着做了一些版式上的調整,至於能否有助今人閱讀,又不悖於纂者的旨意,敬請廣大讀者指正。

# 《新唐書》全譯出版説明

在《舊唐書》完成(後晉帝開運二年,945)後的一個世紀,北宋史學家歐陽修、宋祁等人前後經過 17 個年頭,在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又修成另一部唐史,史稱《新唐書》,以區别於劉昫等人所編的《舊唐書》。

《新唐書》體例完備,有本紀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列傳一百五十卷,共計二百二十五卷(個别卷分爲上下卷,故實有 249 篇)。它所記述的歷史時期,大體與《舊唐書》相同,上起唐武德元年(618),下至唐天祐四年(907)。

曾公亮在《進唐書表》中,闡述了重修唐史的緣由。其一,認爲前史"紀次無法,詳略失中,文彩不明,事實零落",需要"補緝闕亡,黜正僞繆,克備一家之史,以爲萬世之傳"。其二,認爲《舊唐書》的纂修者"不幸接手五代。衰世之士,氣力卑弱,言淺意陋,不足以起其文,而使明君賢臣,俊功偉烈,與夫昏虐賊亂,禍根罪首,皆不得暴其惡以動人耳目,誠不可以垂勸戒,示永久,甚可歎也"。就是説,舊史事實零落,没有文彩,善惡不彰,不能垂戒後世。

北宋中期,五代纂修《舊唐書》時的唐代基本史料——實録、國史尚在,同時有了更多的文獻。其中,北宋史官宋敏求有兩個系列的著述,爲修撰《新唐書》提供了取材的基礎。一是蒐集唐武宗以下六朝史事,續成《唐武宗實録》二十卷、《唐宣宗實録》三十卷、《唐懿宗實録》三十卷(一作二十五卷)、《唐僖宗實録》三十卷、《唐昭宗實録》三十卷、《唐哀帝實録》八卷。這樣,唐代皇帝自高祖李淵至哀帝李柷,有了一個完整的史料係列。另一個係列是唐代帝王"訓詞誥命"的積累,編爲《唐大詔令集》五十二卷。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歐陽修奏請派吕夏卿赴西京"檢討"唐至五代的"奏牘案簿",即檔案材料,在《新唐書》中當有採擷。

《新唐書》在史料使用和鑒别方面有如下特點:一,以金石銘刻參驗文獻記載,特别是盡可能以碑碣校改。歐陽修是金石大家,以金石銘刻"參驗"文獻記載的做法,是他的一項重要貢獻。其二,重視利用野史、筆記。宋祁本人著有《筆記》三卷,分爲釋俗、考訂、雜説,前兩卷辨證名物音訓、文章史事,後一卷爲隨感、語録。吕夏卿更是"博採""旁記雜説,幾數百家"。常爲人們作爲《新唐書》徵引野史、筆記的一個例證,便是《姚崇傳》所記姚崇奏"十事"。宋祁等在這一卷的"贊"中特别提到:"姚崇以十事要説天子而後輔政,顧不偉哉,而舊史不傳。"姚崇"以十事上獻",出於吴兢的《開元昇平源》,本是一篇野史、筆記之作。由於史料來源的廣泛,《新唐書》的記事内容比《舊唐書》更爲充實。曾公亮在其《上唐書表》中曾經説過:"名篇著目,有革有因,立傳紀實,或增或減,義類凡例,皆有據依。"比之《舊唐書》,"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

《新唐書》雖然由提舉官曾公亮領銜上奏，但從今天所能見到的最早刻本（南宋初年浙江刻本）看，本紀前面署的是歐陽修的銜名，列傳前面署的是宋祁的銜名，這表明，歐陽修、宋祁是《新唐書》的主要修撰人。由慶曆四年（1044）賈昌朝建議修唐書，令史館蒐集、積累資料，到慶曆五年設立書局，再到嘉祐五年（1060）《新唐書》最終成書，整整歷時十七年。前十年，宋祁主修；後七年，宋、歐共同主修。兩位"主修官"共事七年，從未見面，分別主持修纂全書列傳與紀、志、表，這在一定的程度上造成了《新唐書》記事矛盾、體例不一、風格互異的弊病。

《新唐書》本紀十卷，除高祖、太宗、高宗三紀各爲一卷以外，其他均爲兩帝或兩帝以上合爲一卷，這比《舊唐書》的本紀要簡省得多。章學誠認爲《新唐書》中不載詔令，"筆削謹嚴，乃出遷、固之上"（《章氏遺書外篇》卷一《信摭》），既肯定了《新唐書》在效法《春秋》方面超過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又暗示其書不載"詔令"。

《新唐書》的史志較之《舊唐書》，不僅在内容上得到了充實，而且在體例上有所創新。該書新增的《儀衛志》、《選舉志》和《兵志》，這是以往各史所没有的，並被《宋史》以後諸史所沿襲。《新唐書》的志保存了大量的史料。如《選舉志》與《兵志》系統地記載了唐朝科舉制度和兵制的演變。《食貨志》增加爲五卷，不僅比《舊唐書・食貨志》份量更大而且更加系統、條理。《地理志》着重記載唐朝地理沿革，記載軍府設置、物産分布、水利興廢等情況，補充了不少《舊唐書・地理志》所没有的資料。《天文志》和《曆志》在篇幅上超過《舊唐書》三倍以上，記載了唐代流行的七種曆法，特别可貴的是記載了在曆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大衍曆》的《曆議》（即曆法理論），反映了唐代曆法理論的水平和發展高度。《藝文志》比《舊唐書・經籍志》增加了很多，特别是唐玄宗開元以後的著作補充了不少。

《新唐書》還恢復了立表的傳統，這是《新唐書》在編纂學上的重要貢獻和另一突出特點。紀傳體史書，自司馬遷《史記》創紀、表、志、傳以後，衹有班固《漢書》繼承下來。其後，自《三國志》、《後漢書》至《舊唐書》、《舊五代史》，都没有表。《新唐書》恢復立表，使得紀傳體史書體例再一次完備起來。對於這一點，顧炎武評論説："作史無表，則立傳不得不多。傳愈多，文愈繁，而事跡或反遺漏而不舉。歐陽公知之，故其撰《唐書》有《宰相表》，有《方鎮表》，有《宗室世系表》，有《宰相世系表》，始復班、馬之舊章。"（《日知録》卷二十六《作史不立表志》）

《新唐書》有列傳一百五十卷，從卷數看，與《舊唐書》相同。其中大多數爲"合傳"，"專傳"僅有陸贄、劉蕡二傳。在内容方面，據文徵明《重刻舊唐書序》言，《新唐書》在削去《舊唐書》列傳 61 人的同時，又增列新傳 331 人，增加史實 2000 多條。在編排方面，"合傳"也多是以類相隨。類傳名目較多，共計二十餘種，在記周邊政權的八傳之外，另有類傳十八類，其名目是：后妃、宗室（包括列宗諸子、諸帝公主）、忠義、卓行、孝友、隱逸、循吏、儒學、文藝、方技、列女、外戚、宦者、酷吏、藩鎮、奸臣、叛臣、逆臣。其中卓行、藩鎮、奸臣、叛臣、逆臣，是新增立的。在篇目的編排上，編撰者要突出的是"暴惡以動人耳目"、"揚善以垂勸戒"的主題。爲了改《舊唐書》的"紀次無法"，重新調整了次第。如將后妃、宗室、諸王以及公主列傳都提在列傳的最前面，藉以突出統治者的地位。

《舊唐書》與《新唐書》都是研究唐代歷史的重要文獻，各有長短。總起來看，《舊唐書》反映了唐與五代時期統治者的立場觀點，就保存史料而言，内容比較詳細具體，是其優點，而前密後疏爲其重大缺點。《新唐書》則表達了北宋時期統治者對於唐代歷史的看法，體例完

備,並補充了許多必要的史實,消除了前密後疏的缺點,而史事比較籠統,稍遜於《舊唐書》。

《新唐書》最早的版本是北宋嘉祐年間國子監刻本,因其每版十四行,又稱“十四行本”。此外,北宋又有“十六行本”、閩刻“十六行本”。可惜這些本子没有流傳下來。南宋刻本有四種:十四行殘本,是南宋紹興年間據“嘉祐本”重刻的湖州刻本,後人多誤以爲是“嘉祐本”;同十四行本元補版殘本,十六行殘本一百二十四卷,建陽書坊魏仲立刻殘本。元代有大德年間刻的《十史》本。明代成化年間(1465—1487)國子監刻本,萬曆年間(1573—1620)北京國子監刻本,通常稱這兩次刻本爲“南監本”、“北監本”;明末毛晉汲古閣刻本。清代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刻“二十四史”,通稱“殿本”,爲區分兩部唐書,正式定名先修者爲《舊唐書》、後修者爲《新唐書》,此後一直沿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商務印書館刊印百衲本二十四史,其中《新唐書》是以日本静嘉堂文庫的南宋刻殘本爲主,配以“國圖”、“雙鑒樓”與“嘉業堂”藏本作底本,使之接近了原書的本來面貌,勝過殿本和殿本以前的南監本、北監本和汲古閣本。1975 年,中華書局以百衲本爲底本刊印了“二十四史”中的《新唐書》,目前它仍然是最好的通行本。

《新唐書》全譯本以百衲本爲底本,是因爲體例較整齊,文字簡整,容易把握。《新唐書》的文前標題,在三本中各有不一,其中中華本的改動較大,譯本處理的原則是基本保存史籍的原貌,採取殿本的文前標題(從内容上講百衲本與殿本没有區别)。文内小標題的處理,則參考了中華本的目録標題内容。

《新唐書》全譯主編:黄永年。譯者:趙望秦、賈二强、龔祖培、黄永年、黄壽成、辛德勇、毛雙民、陸三强、王雪玲、李成甲、張艷雲、馬雪芹、焦傑、王其禕、段塔麗、周曉薇、張萍、薛平栓、宋平生、牛致功、雷巧玲、紀志剛、袁敏、曲安京。

# 唐書目録

## 第一册

卷一　本紀第一
高祖李淵 …… 1
卷二　本紀第二
太宗李世民 …… 19
卷三　本紀第三
高宗李治 …… 41
卷四　本紀第四
則天皇后武曌 …… 63
中宗李顯 …… 81
卷五　本紀第五
睿宗李旦 …… 89
玄宗李隆基 …… 93
卷六　本紀第六
肅宗李亨 …… 119
代宗李豫 …… 128
卷七　本紀第七
德宗李适 …… 141
順宗李誦 …… 156
憲宗李純 …… 158
卷八　本紀第八
穆宗李恒 …… 169
敬宗李湛 …… 173
文宗李昂 …… 175
武宗李炎 …… 181
宣宗李忱 …… 185
卷九　本紀第九
懿宗李漼 …… 191
僖宗李儇 …… 196
卷十　本紀第十
昭宗李曄 …… 211
哀帝李柷 …… 225
卷十一　志第一
禮樂(一) …… 229
卷十二　志第二
禮樂(二) …… 241
卷十三　志第三
禮樂(三) …… 253
卷十四　志第四
禮樂(四) …… 267
卷十五　志第五
禮樂(五) …… 283
卷十六　志第六
禮樂(六) …… 297
卷十七　志第七
禮樂(七) …… 309
卷十八　志第八
禮樂(八) …… 319
卷十九　志第九
禮樂(九) …… 335
卷二十　志第十
禮樂(十) …… 349
卷二十一　志第十一
禮樂(十一) …… 363
卷二十二　志第十二
禮樂(十二) …… 377
卷二十三(上)　志第十三(上)
儀衛(上) …… 385
卷二十三(下)　志第十三(下)
儀衛(下) …… 401
卷二十四　志第十四
車服 …… 415
卷二十五　志第十五

曆(一) …… 435
戊寅曆 …… 438
卷二十六　志第十六
曆(二) …… 453
麟德曆 …… 453
卷二十七(上)　志第十七(上)
曆(三上) …… 473
卷二十七(下)　志第十七(下)
曆(三下) …… 503
卷二十八(上)　志第十八(上)
曆(四上) …… 519
大衍曆 …… 519
卷二十八(下)　志第十八(下)
曆(四下) …… 539
大衍曆 …… 539
卷二十九　志第十九
曆(五) …… 561
五紀曆　正元曆 …… 563
卷三十(上)　志第二十(上)
曆(六上) …… 589
宣明曆 …… 594
卷三十(下)　志第二十(下)
曆(六下) …… 609
崇玄曆 …… 617

## 第二册

卷三十一　志第二十一
天文(一) …… 631
卷三十二　志第二十二
天文(二) …… 655
日食 …… 655
日變 …… 659
月變 …… 662
孛彗 …… 663
星變 …… 668
卷三十三　志第二十三
天文(三) …… 675
月五星凌犯及星變 …… 675
五星聚合 …… 688
卷三十四　志第二十四
五行(一) …… 691
木不曲直 …… 693
常雨 …… 695
服妖 …… 696
龜孽 …… 698
鷄禍 …… 698
下體生上之痾 …… 699
青眚青祥 …… 699
鼠妖 …… 699
金沴木 …… 700
火不炎上 …… 701
常燠 …… 703
草妖 …… 703
羽蟲之孽 …… 704
羊禍 …… 707
赤眚赤祥 …… 707
水沴火 …… 709
卷三十五　志第二十五
五行(二) …… 711
稼穡不成 …… 711
常風 …… 712
夜妖 …… 715
華孽 …… 715
裸蟲之孽 …… 715
牛禍 …… 716
黄眚黄祥 …… 716
木火金水沴土 …… 717
山摧 …… 719
山鳴 …… 720
土爲變怪 …… 720
金不從革 …… 722
常暘 …… 723
詩妖 …… 726
訛言 …… 728
毛蟲之孽 …… 729
犬禍 …… 730

白眚白祥 …… 731
木沴金 …… 731
卷三十六　志第二十六
五行(三) …… 733
水不潤下 …… 733
常寒 …… 740
鼓妖 …… 741
魚孽 …… 741
蝗 …… 742
豕禍 …… 744
雷電 …… 744
霜 …… 745
雹 …… 746
黑眚黑祥 …… 747
火沴水 …… 748
常陰 …… 749
霧 …… 750
虹霓 …… 750
龍蛇孽 …… 751
馬禍 …… 752
人痾 …… 753
疫 …… 755
天鳴 …… 756
無雲而雨 …… 756
隕石 …… 756
卷三十七　志第二十七
地理(一) …… 757
關内道 …… 758
卷三十八　志第二十八
地理(二) …… 775
河南道 …… 775
卷三十九　志第二十九
地理(三) …… 793
河東道 …… 793
河北道 …… 802
卷四十　志第三十
地理(四) …… 819
山南道 …… 819
隴右道 …… 831
卷四十一　志第三十一
地理(五) …… 841
淮南道 …… 841
江南道 …… 846
卷四十二　志第三十二
地理(六) …… 867
劍南道 …… 867
卷四十三(上)　志第三十三(上)
地理(七上) …… 881
嶺南道 …… 881
卷四十三(下)　志第三十三(下)
地理(七下) …… 903
羈縻州 …… 903
卷四十四　志第三十四
選舉志(上) …… 929
卷四十五　志第三十五
選舉志(下) …… 939
卷四十六　志第三十六
百官(一) …… 949
三師三公 …… 951
尚書省 …… 951
卷四十七　志第三十七
百官(二) …… 969
門下省 …… 969
中書省 …… 973
秘書省 …… 976
殿中省 …… 978
内侍省 …… 981
内官 …… 984
宮官 …… 984
太子内官 …… 987
卷四十八　志第三十八
百官(三) …… 989
御史臺 …… 989
太常寺 …… 993
光禄寺 …… 998
衛尉寺 …… 999
宗正寺 …… 1000
太僕寺 …… 1003

大理寺…………………………… 1005
鴻臚寺…………………………… 1005
司農寺…………………………… 1007
太府寺…………………………… 1009
國子監…………………………… 1011
少府……………………………… 1013
將作監…………………………… 1016
軍器監…………………………… 1017
都水監…………………………… 1018
卷四十九　志第三十九
百官(四)………………………… 1021
十六衛…………………………… 1021
東宮官…………………………… 1030
王府官…………………………… 1039
外官……………………………… 1042
卷五十　志第四十
兵………………………………… 1053
卷五十一　志第四十一
食貨(一)………………………… 1069
卷五十二　志第四十二
食貨(二)………………………… 1077
卷五十三　志第四十三
食貨(三)………………………… 1089
卷五十四　志第四十四
食貨(四)………………………… 1099
卷五十五　志第四十五
食貨(五)………………………… 1113
卷五十六　志第四十六
刑法……………………………… 1125
卷五十七　志第四十七
藝文(一)………………………… 1137
卷五十八　志第四十八
藝文(二)………………………… 1161
卷五十九　志第四十九
藝文(三)………………………… 1205
卷六十　志第五十
藝文(四)………………………… 1257

## 第三册

卷六十一　表第一
宰相(上)………………………… 1299
卷六十二　表第二
宰相(中)………………………… 1319
卷六十三　表第三
宰相(下)………………………… 1335
卷六十四　表第四
方鎮(一)………………………… 1351
卷六十五　表第五
方鎮(二)………………………… 1369
卷六十六　表第六
方鎮(三)………………………… 1387
卷六十七　表第七
方鎮(四)………………………… 1403
卷六十八　表第八
方鎮(五)………………………… 1421
卷六十九　表第九
方鎮(六)………………………… 1437
卷七十(上)　表第十(上)
宗室世系(上)…………………… 1451
卷七十(下)　表第十(下)
宗室世系(下)…………………… 1499
卷七十一(上)　表第十一(上)
宰相世系(一上)………………… 1563
卷七十一(下)　表第十一(下)
宰相世系(一下)………………… 1609
卷七十二(上)　表第十二(上)
宰相世系(二上)………………… 1673
卷七十二(中)　表第十二(中)
宰相世系(二中)………………… 1761
卷七十二(下)　表第十二(下)
宰相世系(二下)………………… 1797

## 第四册


卷七十三(上)　表第十三(上)
宰相世系(三上)…………………… 1871
卷七十三(下)　表第十三(下)
宰相世系(三下)…………………… 1921
卷七十四(上)　表第十四(上)
宰相世系(四上)…………………… 1969
卷七十四(下)　表第十四(下)
宰相世系(四下)…………………… 2025
卷七十五(上)　表第十五(上)
宰相世系(五上)…………………… 2069
卷七十五(下)　表第十五(下)
宰相世系(五下)…………………… 2127
卷七十六　列傳第一
后妃列傳(上)…………………… 2173
高祖太穆竇皇后…………………… 2174
太宗文德長孫皇后…………………… 2175
太宗徐賢妃…………………… 2177
高宗王皇后…………………… 2178
高宗則天武皇后…………………… 2180
中宗和思趙皇后…………………… 2191
中宗韋皇后…………………… 2191
中宗上官昭容…………………… 2193
睿宗肅明劉皇后…………………… 2194
睿宗昭成竇皇后…………………… 2195
玄宗王皇后…………………… 2195
玄宗貞順武皇后…………………… 2196
玄宗元獻楊皇后…………………… 2197
玄宗楊貴妃…………………… 2198
卷七十七　列傳第二
后妃列傳(下)…………………… 2203
肅宗張皇后…………………… 2203
肅宗章敬吴皇后…………………… 2204
代宗貞懿獨孤皇后…………………… 2205
代宗睿真沈皇后…………………… 2206
德宗昭德王皇后…………………… 2207
德宗韋賢妃…………………… 2208
順宗莊憲王皇后…………………… 2208
憲宗懿安郭皇后…………………… 2208
憲宗孝明鄭皇后…………………… 2210
穆宗恭僖王皇后…………………… 2210
穆宗貞獻蕭皇后…………………… 2210
穆宗宣懿韋皇后…………………… 2211
穆宗尚宫宋若昭…………………… 2212
敬宗郭貴妃…………………… 2213
武宗王賢妃…………………… 2213
宣宗元昭鼂皇后…………………… 2214
懿宗惠安王皇后…………………… 2214
懿宗郭淑妃…………………… 2214
懿宗恭憲王皇后…………………… 2215
昭宗何皇后…………………… 2215
卷七十八　列傳第三
宗室列傳…………………… 2217
江夏王李道宗…………………… 2217
廣寧縣公李道興…………………… 2219
永安王李孝基…………………… 2219
李涵…………………… 2220
淮陽王李道玄…………………… 2221
李漢…………………… 2222
長平王李叔良…………………… 2222
郇國公李孝協…………………… 2223
彭國公李思訓…………………… 2223
新興郡王李晋…………………… 2223
長樂王李幼良…………………… 2223
襄武王李琛…………………… 2224
河間王李孝恭…………………… 2224
李晦…………………… 2226
漢陽王李瓌…………………… 2226
廬江王李瑗…………………… 2227
淮安王李神通…………………… 2228
膠東王李道彦…………………… 2229
梁郡公李孝逸…………………… 2230
李國貞…………………… 2231
李暠…………………… 2232
李説…………………… 2233

李齊物…… 2234
李復…… 2234
襄邑王李神符…… 2235
李從晦…… 2235
隴西公李博乂…… 2236
渤海王李奉慈…… 2236
李戡…… 2236
卷七十九　列傳第四
高祖諸子列傳…… 2241
隱太子李建成…… 2241
衛王李玄霸…… 2246
巢王李元吉…… 2247
楚王李智雲…… 2249
荆王李元景…… 2249
漢王李元昌…… 2250
酆王李元亨…… 2250
周王李元方…… 2250
徐王李元禮…… 2251
淮南王李茂…… 2251
韓王李元嘉…… 2251
黄公李譔…… 2252
彭王李元則…… 2252
鄭王李元懿…… 2252
霍王李元軌…… 2253
虢王李鳳…… 2254
李巨…… 2255
道王李元慶…… 2256
鄧王李元裕…… 2257
舒王李元名…… 2257
魯王李靈夔…… 2257
江王李元祥…… 2258
密王李元曉…… 2258
滕王李元嬰…… 2259
卷八十　列傳第五
太宗諸子列傳…… 2261
常山王李承乾…… 2261
鬱林王李恪…… 2263
成王李千里…… 2264
吴王李琨…… 2264
信安王李禕…… 2264
趙國公李峘…… 2265
嗣吴王李祗…… 2265
嗣吴王李巘…… 2266
濮王李泰…… 2266
庶人李祐…… 2268
蜀王李愔…… 2270
蔣王李惲…… 2270
李之芳…… 2271
越王李貞…… 2271
琅邪王李冲…… 2272
紀王李慎…… 2273
曹王李明…… 2275
嗣曹王李皋…… 2275
李象古…… 2279
李道古…… 2279
卷八十一　列傳第六
三宗諸子列傳…… 2281
高宗諸子　…… 2281
燕王李忠…… 2281
澤王李上金…… 2282
許王李素節…… 2282
褒信王李璆…… 2283
孝敬皇帝李弘…… 2284
裴居道…… 2285
章懷太子李賢…… 2285
邠王李守禮…… 2286
廣武王李承宏…… 2287
燉煌王李承寀…… 2287
中宗諸子　…… 2288
懿德太子李重潤…… 2288
譙王李重福…… 2288
節愍太子李重俊…… 2289
睿宗諸子　…… 2291
讓皇帝李憲…… 2291
汝陽王李璡…… 2294
漢中王李瑀…… 2294
李景儉…… 2294
惠莊太子李撝…… 2295

惠文太子李範…………………… 2296
嗣岐王李珍…………………… 2296
惠宣太子李業…………………… 2297
嗣薛王李知柔…………………… 2298
卷八十二　列傳第七
十一宗諸子列傳…………………… 2299
玄宗諸子 …………………… 2299
奉天皇帝李琮…………………… 2299
太子李瑛…………………… 2300
棣王李琰…………………… 2301
鄂王李瑶…………………… 2302
靖恭太子李琬…………………… 2302
光王李琚…………………… 2302
潁王李璬…………………… 2303
永王李璘…………………… 2303
壽王李瑁…………………… 2305
延王李玢…………………… 2305
盛王李琦…………………… 2306
豐王李珙…………………… 2306
汴王李璥…………………… 2307
肅宗諸子 …………………… 2308
越王李係…………………… 2308
承天皇帝李倓…………………… 2309
彭王李僅…………………… 2311
襄王李僙…………………… 2311
嗣王李熅…………………… 2311
恭懿太子李佋…………………… 2312
代宗諸子 …………………… 2313
昭靖太子李邈…………………… 2313
睦王李述…………………… 2313
德宗諸子 …………………… 2314
舒王李誼…………………… 2314
通王李諶…………………… 2315
虔王李諒…………………… 2315
肅王李詳…………………… 2315
文敬太子李謜…………………… 2315
順宗諸子 …………………… 2316
郯王李經…………………… 2316
憲宗諸子 …………………… 2317
惠昭太子李寧…………………… 2317
澧王李惲…………………… 2318
絳王李悟…………………… 2318
建王李恪…………………… 2318
穆宗諸子 …………………… 2319
懷懿太子李湊…………………… 2319
安王李溶…………………… 2320
敬宗諸子 …………………… 2320
悼懷太子李普…………………… 2320
陳王李成美…………………… 2320
文宗諸子 …………………… 2320
莊恪太子李永…………………… 2321
武宗諸子 …………………… 2322
宣宗諸子 …………………… 2322
通王李滋…………………… 2322
懿宗諸子 …………………… 2323
吉王李保…………………… 2324
僖宗諸子 …………………… 2324
昭宗諸子 …………………… 2324
德王李裕…………………… 2324
卷八十三　列傳第八
諸帝公主列傳…………………… 2327
世祖一女…………………… 2327
高祖十九女…………………… 2327
太宗二十一女…………………… 2329
高宗三女…………………… 2332
中宗八女…………………… 2335
睿宗十一女…………………… 2338
玄宗二十九女…………………… 2339
肅宗七女…………………… 2341
代宗十八女…………………… 2342
德宗十一女…………………… 2343
順宗十一女…………………… 2344
憲宗十八女…………………… 2346
穆宗八女…………………… 2347
敬宗三女…………………… 2348
文宗四女…………………… 2348
武宗七女…………………… 2348
宣宗十一女…………………… 2348

懿宗八女…… 2349
僖宗二女…… 2349
昭宗十一女…… 2349
卷八十四　列傳第九
李密…… 2351
單雄信…… 2360
祖君彥…… 2360
卷八十五　列傳第十
王世充…… 2363
竇建德…… 2369
卷八十六　列傳第十一
薛舉…… 2379
薛仁杲…… 2379
李軌…… 2382
劉武周…… 2385
高開道…… 2387
劉黑闥…… 2388
徐圓朗…… 2391
卷八十七　列傳第十二
蕭銑…… 2393
輔公祏…… 2396
沈法興…… 2397
李子通…… 2398
朱粲…… 2399
林士弘…… 2400
張善安…… 2401
梁師都…… 2401
劉季真…… 2403
劉六兒…… 2403
卷八十八　列傳第十三
劉文静…… 2405
裴寂…… 2408
趙文恪…… 2412
李思行…… 2412
李高遷…… 2412
姜寶誼…… 2412
許世緒…… 2413
劉師立…… 2413
劉義節…… 2414
劉思禮…… 2414
錢九隴…… 2415
樊興…… 2415
公孫武達…… 2416
龐卿惲…… 2416
張長遜…… 2416
張平高…… 2417
李安遠…… 2417
馬三寶…… 2418
卷八十九　列傳第十四
屈突通…… 2419
尉遲敬德…… 2422
張公謹…… 2425
張大安…… 2426
秦瓊…… 2426
唐儉…… 2428
唐憲…… 2430
唐次…… 2430
唐扶…… 2430
唐持…… 2431
唐彦謙…… 2431
段志玄…… 2431
段文昌…… 2432
段成式…… 2433
卷九十　列傳第十五
劉弘基…… 2435
殷開山…… 2436
劉政會…… 2437
劉奇…… 2437
劉崇望…… 2437
劉崇龜…… 2438
劉崇魯…… 2439
許紹…… 2439
許圉師…… 2440
許欽寂…… 2441
許欽明…… 2441
程知節…… 2441
柴紹…… 2442
任瓌…… 2443

丘和……2445
丘行恭……2446
卷九十一　列傳第十六
温大雅……2449
温彦博……2449
温大有……2450
温佶……2451
温造……2451
温璋……2454
温廷筠……2454
温廷晧……2455
皇甫無逸……2455
李襲志……2456
李襲譽……2457
姜謩……2458
姜行本……2458
姜晈……2459
姜慶初……2460
姜晦……2461
崔善爲……2462
李嗣真……2462
卷九十二　列傳第十七
杜伏威……2465
闞稜……2467
王雄誕……2467
張士貴……2469
李子和……2469
苑君璋……2470
羅藝……2471
王君廓……2473
卷九十三　列傳第十八
李靖……2475
李客師……2480
李令問……2480
李彦芳……2480
李勣……2481
李敬業……2485
李思文……2487
卷九十四　列傳第十九
侯君集……2489
張亮……2492
薛萬均……2493
薛萬徹……2495
薛萬備……2496
盛彦師……2496
盧祖尚……2497
劉世讓……2498
劉蘭……2499
李君羨……2499


## 第五册


卷九十五　列傳第二十
高儉……2501
高履行……2504
高真行……2504
高重……2504
竇威……2505
竇軌……2506
竇琮……2507
竇抗……2508
竇静……2509
竇誕……2510
竇璡……2510
竇德玄……2511
卷九十六　列傳第二十一
房玄齡……2513
房遺愛……2518
杜如晦……2518
杜楚客……2520
杜淹……2520
杜元穎……2522
杜審權……2523
杜讓能……2523
卷九十七　列傳第二十二
魏徵……2527

魏謩…… 2542
卷九十八　列傳第二十三
王珪…… 2547
王燾…… 2550
薛收…… 2550
薛元超…… 2551
薛元敬…… 2552
薛稷…… 2553
薛伯陽…… 2553
馬周…… 2553
馬載…… 2560
韋挺…… 2561
韋待價…… 2563
韋武…… 2563
韋萬石…… 2564
卷九十九　列傳第二十四
李綱…… 2565
李安仁…… 2568
李安静…… 2568
李大亮…… 2568
李道裕…… 2571
李迥秀…… 2571
戴胄…… 2572
戴至德…… 2574
劉洎…… 2574
樂彦瑋…… 2577
崔仁師…… 2577
崔湜…… 2578
崔液…… 2580
崔澄…… 2580
卷一百　列傳第二十五
陳叔達…… 2583
楊恭仁…… 2584
楊思訓…… 2584
楊師道…… 2585
楊執柔…… 2586
封倫…… 2586
裴矩…… 2588
宇文士及…… 2592
鄭善果…… 2594
鄭元璹…… 2594
權萬紀…… 2596
權懷恩…… 2597
閻立德…… 2597
閻立本…… 2598
閻知微…… 2599
閻用之…… 2599
蔣儼…… 2599
韋弘機…… 2600
韋岳子…… 2601
姜師度…… 2602
强循…… 2602
張知謇…… 2603
卷一百一　列傳第二十六
蕭瑀…… 2605
蕭鈞…… 2608
蕭嗣業…… 2608
蕭嵩…… 2608
蕭華…… 2610
蕭復…… 2611
蕭俛…… 2612
蕭倣…… 2614
蕭廩…… 2615
蕭遘…… 2616
蕭定…… 2618
卷一百二　列傳第二十七
岑文本…… 2619
岑羲…… 2621
岑長倩…… 2622
格輔元…… 2622
虞世南…… 2623
李百藥…… 2627
李安期…… 2629
褚亮…… 2629
劉孝孫…… 2631
李玄道…… 2631
李守素…… 2631
姚思廉…… 2632

姚璹…… 2633
姚珽…… 2635
令狐德棻…… 2636
鄧世隆…… 2638
顧胤…… 2638
李延壽…… 2639
令狐峘…… 2640
卷一百三　列傳第二十八
蘇世長…… 2643
蘇良嗣…… 2645
蘇弁…… 2646
韋雲起…… 2647
韋方質…… 2649
孫伏伽…… 2649
張玄素…… 2652
卷一百四　列傳第二十九
于志寧…… 2659
于休烈…… 2663
于敖…… 2665
龐嚴…… 2665
于琮…… 2665
高季輔…… 2666
張行成…… 2667
張易之…… 2669
張昌宗…… 2669
卷一百五　列傳第三十
長孫无忌…… 2673
長孫敞…… 2678
長孫操…… 2678
長孫詮…… 2679
長孫順德…… 2679
褚遂良…… 2680
褚璆…… 2685
韓瑗…… 2685
來濟…… 2686
來恒…… 2688
李義琰…… 2688
李巢…… 2689
李義琛…… 2689
上官儀…… 2689
卷一百六　列傳第三十一
杜正倫…… 2693
杜求仁…… 2695
杜咸…… 2695
崔知温…… 2695
崔知悌…… 2696
高智周…… 2696
石仲覽…… 2696
郭正一…… 2697
趙弘智…… 2698
趙來章…… 2698
崔敦禮…… 2699
楊弘禮…… 2699
楊弘武…… 2700
楊元禧…… 2700
楊纂…… 2700
楊昉…… 2701
盧承慶…… 2701
盧齊卿…… 2702
劉祥道…… 2702
劉齊賢…… 2704
劉從一…… 2705
李敬玄…… 2705
李元素…… 2706
劉德威…… 2707
劉審禮…… 2708
劉延景…… 2708
劉昇…… 2709
劉延嗣…… 2709
孫處約…… 2709
孫佺…… 2709
邢文偉…… 2710
高子貢…… 2711
卷一百七　列傳第三十二
傅弈…… 2713
吕才…… 2715
吕方毅…… 2720
陳子昂…… 2720

王無競…………………………… 2732
趙元…………………………… 2732
卷一百八　列傳第三十三
劉仁軌…………………………… 2735
劉濬…………………………… 2739
裴行儉…………………………… 2739
裴光庭…………………………… 2743
裴稹…………………………… 2744
裴倩…………………………… 2744
裴均…………………………… 2744
婁師德…………………………… 2745
卷一百九　列傳第三十四
崔義玄…………………………… 2749
崔神基…………………………… 2750
崔神慶…………………………… 2750
崔琳…………………………… 2751
楊再思…………………………… 2752
楊季昭…………………………… 2753
竇懷貞…………………………… 2753
竇兢…………………………… 2754
宗楚客…………………………… 2755
宗晋卿…………………………… 2756
紀處訥…………………………… 2757
祝欽明…………………………… 2757
郭山惲…………………………… 2760
王瑑…………………………… 2760
卷一百一十　列傳第三十五
諸夷蕃將列傳…………………………… 2763
史大柰…………………………… 2763
馮盎…………………………… 2763
馮智戴…………………………… 2764
馮子猷…………………………… 2765
阿史那社尒…………………………… 2765
阿史那忠…………………………… 2767
執失思力…………………………… 2767
契苾何力…………………………… 2768
契苾明…………………………… 2771
黑齒常之…………………………… 2771
李謹行…………………………… 2773
泉男生…………………………… 2773
泉獻誠…………………………… 2774
李多祚…………………………… 2774
李湛…………………………… 2775
論弓仁…………………………… 2776
論惟貞…………………………… 2776
尉遲勝…………………………… 2777
尚可孤…………………………… 2777
裴玢…………………………… 2778
卷一百一十一　列傳第三十六
郭孝恪…………………………… 2779
張儉…………………………… 2780
張延師…………………………… 2781
王方翼…………………………… 2781
王珣…………………………… 2783
蘇定方…………………………… 2784
薛仁貴…………………………… 2786
薛訥…………………………… 2790
薛嵩…………………………… 2791
薛平…………………………… 2791
薛從…………………………… 2792
程務挺…………………………… 2792
王孝傑…………………………… 2794
唐休璟…………………………… 2795
張仁愿…………………………… 2797
王晙…………………………… 2798
卷一百一十二　列傳第三十七
王義方…………………………… 2803
員半千…………………………… 2805
石抱忠…………………………… 2806
韓思彦…………………………… 2806
韓琬…………………………… 2808
蘇安恒…………………………… 2810
薛登…………………………… 2812
王求禮…………………………… 2815
柳澤…………………………… 2816
柳範…………………………… 2819
柳奭…………………………… 2820
馮元常…………………………… 2820

馮元淑…… 2821
蔣欽緒…… 2821
蔣沇…… 2822
蔣清…… 2823
卷一百一十三　列傳第三十八
唐臨…… 2825
唐晈…… 2826
唐紹…… 2826
張文瓘…… 2827
張文琮…… 2829
張錫…… 2829
徐有功…… 2829
徐商…… 2833
徐彦若…… 2833
卷一百一十四　列傳第三十九
崔融…… 2835
崔從…… 2836
崔能…… 2838
崔慎由…… 2838
崔安潛…… 2838
崔彦曾…… 2839
徐彦伯…… 2841
蘇味道…… 2841
豆盧欽望…… 2842
史務滋…… 2843
崔元綜…… 2843
周允元…… 2843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第四十
狄仁傑…… 2845
狄光嗣…… 2852
狄兼謨…… 2852
郝處俊…… 2853
郝象賢…… 2855
朱敬則…… 2856
朱仁軌…… 2858
卷一百一十六　列傳第四十一
王綝…… 2861
王俌…… 2863
王遂…… 2863
王摶…… 2864
韋思謙…… 2865
韋承慶…… 2866
韋嗣立…… 2867
韋恒…… 2870
韋濟…… 2871
韋弘景…… 2871
陸元方…… 2872
陸象先…… 2873
陸景倩…… 2874
陸景融…… 2874
陸希聲…… 2874
陸餘慶…… 2875
陸璪…… 2875
王及善…… 2876
李日知…… 2877
杜景佺…… 2878
李懷遠…… 2879
李景伯…… 2880
李彭年…… 2880
卷一百一十七　列傳第四十二
裴炎…… 2881
裴伷先…… 2883
劉禕之…… 2884
劉子翼…… 2884
郭翰…… 2885
魏玄同…… 2885
魏恬…… 2888
李昭德…… 2888
吉頊…… 2890
卷一百一十八　列傳第四十三
張廷珪…… 2893
韋湊…… 2896
韋見素…… 2898
韋諤…… 2900
韋顗…… 2900
韋知人…… 2901
韋維…… 2901
韋縄…… 2901

韋虛心…… 2902
韓思復…… 2902
韓朝宗…… 2904
韓佽…… 2904
宋務光…… 2905
呂元泰…… 2907
辛替否…… 2908
李渤…… 2911
裴潾…… 2916
張皋…… 2918
李中敏…… 2919
李款…… 2920
李甘…… 2920
卷一百一十九 列傳第四十四
武平一…… 2923
李乂…… 2925
賈曾…… 2926
賈至…… 2928
白居易…… 2929
白行簡…… 2934
白敏中…… 2935
卷一百二十 列傳第四十五
五王列傳…… 2937
桓彥範…… 2937
盧襲秀…… 2941
薛季昶…… 2941
楊元琰…… 2942
楊仲昌…… 2943
敬暉…… 2943
崔玄暐…… 2944
崔璩…… 2945
崔涣…… 2945
崔縱…… 2946
崔碣…… 2947
張柬之…… 2948
袁恕己…… 2951
袁高…… 2951
卷一百二十一 列傳第四十六
劉幽求…… 2955
鍾紹京…… 2956
崔日用…… 2957
崔日知…… 2958
王琚…… 2959
張暐…… 2961
王毛仲…… 2962
李守德…… 2963
陳玄禮…… 2964
卷一百二十二 列傳第四十七
魏元忠…… 2965
韋安石…… 2975
韋陟…… 2976
韋斌…… 2979
韋況…… 2980
韋叔夏…… 2980
韋縚…… 2980
韋抗…… 2985
郭元振…… 2986
卷一百二十三 列傳第四十八
李嶠…… 2993
蕭至忠…… 2996
盧藏用…… 2999
盧若虛…… 3000
韋巨源…… 3001
趙彥昭…… 3002
趙武孟…… 3002
和逢堯…… 3002
卷一百二十四 列傳第四十九
姚崇…… 3005
姚弈…… 3012
姚合…… 3012
姚勗…… 3012
宋璟…… 3013
宋渾…… 3018
卷一百二十五 列傳第五十
蘇瓌…… 3019
蘇頲…… 3021
蘇詵…… 3024
蘇震…… 3025

蘇幹…… 3025
張説…… 3025
張均…… 3032
張垍…… 3032
卷一百二十六　列傳第五十一
魏知古…… 3035
盧懷慎…… 3036
盧奐…… 3040
李元紘…… 3040
李粲…… 3040
李寬…… 3040
李道廣…… 3040
杜暹…… 3042
杜鴻漸…… 3043
張九齡…… 3045
張拯…… 3051
張仲方…… 3051
韓休…… 3052
韓滉…… 3054
韓皋…… 3058
韓洄…… 3059
卷一百二十七　列傳第五十二
張嘉貞…… 3061
張延賞…… 3064
張弘靖…… 3066
張文規…… 3068
張次宗…… 3069
張嘉祐…… 3069
源乾曜…… 3069
源光裕…… 3071
源洧…… 3071
裴耀卿…… 3071
裴佶…… 3074
卷一百二十八　列傳第五十三
蘇珦…… 3077
蘇晉…… 3078
尹思貞…… 3078
畢構…… 3079
畢栩…… 3080
畢炕…… 3080
畢坰…… 3080
李傑…… 3081
鄭惟忠…… 3082
王志愔…… 3082
許景先…… 3084
潘好禮…… 3085
倪若水…… 3085
席豫…… 3086
齊澣…… 3087
齊抗…… 3090
卷一百二十九　列傳第五十四
裴守真…… 3093
裴子餘…… 3094
裴行立…… 3094
崔沔…… 3095
盧從愿…… 3098
李朝隱…… 3099
王丘…… 3100
嚴挺之…… 3101
嚴武…… 3103
嚴綬…… 3104
李進賢…… 3105
嚴澈…… 3105
卷一百三十　列傳第五十五
裴漼…… 3107
裴寬…… 3108
裴諝…… 3110
裴胄…… 3111
陽嶠…… 3112
宋慶禮…… 3113
楊瑒…… 3114
崔隱甫…… 3116
李尚隱…… 3117
解琬…… 3119

## 第六册


卷一百三十一　列傳第五十六
宗室宰相列傳…… 3121
李適之…… 3121
李峴…… 3122
李勉…… 3124
李夷簡…… 3127
李程…… 3128
李廓…… 3129
李石…… 3129
李福…… 3134
李回…… 3134
卷一百三十二　列傳第五十七
劉子玄…… 3137
劉貺…… 3140
劉滋…… 3140
劉敦儒…… 3141
劉餗…… 3141
劉贊…… 3141
劉迥…… 3142
劉秩…… 3142
劉迅…… 3142
吴兢…… 3142
韋述…… 3147
蔣乂…… 3148
蔣係…… 3151
蔣曙…… 3152
蔣伸…… 3152
蔣偕…… 3152
柳芳…… 3153
柳登…… 3153
柳璟…… 3153
柳冕…… 3154
沈既濟…… 3155
沈傳師…… 3157
沈詢…… 3158
卷一百三十三　列傳第五十八
郭虔瓘…… 3161
郭知運…… 3162
郭英傑…… 3163
郭英乂…… 3163
王君㚟…… 3164
張守珪…… 3165
張獻誠…… 3167
張獻恭…… 3167
張煦…… 3167
張獻甫…… 3168
王忠嗣…… 3168
牛仙客…… 3171
卷一百三十四　列傳第五十九
宇文融…… 3173
宇文審…… 3175
韋堅…… 3176
楊慎矜…… 3178
王鉷…… 3180
盧鉉…… 3183
卷一百三十五　列傳第六十
哥舒翰…… 3185
哥舒曜…… 3190
高仙芝…… 3192
封常清…… 3195
卷一百三十六　列傳第六十一
李光弼…… 3199
李彙…… 3206
李光進…… 3207
茘非元禮…… 3207
郝廷玉…… 3208
李國臣…… 3208
白孝德…… 3209
張伯儀…… 3209
白元光…… 3210
陳利貞…… 3210
侯仲莊…… 3211
柏良器…… 3211
烏承玼…… 3212

卷一百三十七　列傳第六十二
郭子儀 3215
郭曜 3225
郭晞 3226
郭承嘏 3227
郭曖 3227
郭釗 3228
郭鏦 3229
郭銛 3229
郭曙 3229
郭幼明 3229
郭昕 3230
卷一百三十八　列傳第六十三
李嗣業 3231
馬璘 3233
李抱玉 3234
李抱真 3236
李緘 3238
路嗣恭 3238
路應 3239
路恕 3240
卷一百三十九　列傳第六十四
房琯 3241
房孺復 3244
房啓 3244
房式 3245
張鎬 3246
李泌 3247
李繁 3254
卷一百四十　列傳第六十五
崔圓 3257
苗晋卿 3258
苗粲 3260
裴冕 3260
裴遵慶 3262
裴向 3263
裴樞 3263
吕諲 3264
卷一百四十一　列傳第六十六
崔光遠 3269
鄧景山 3270
崔瓘 3271
魏少游 3272
衛伯玉 3272
李澄 3273
李克寧 3274
韓全義 3274
盧從史 3275
高霞寓 3276
卷一百四十二　列傳第六十七
李麟 3279
楊綰 3279
崔祐甫 3282
崔植 3284
崔倰 3286
柳渾 3286
柳識 3289
韋處厚 3289
路隋 3292
卷一百四十三　列傳第六十八
高適 3295
元結 3297
李承 3301
韋倫 3302
薛珏 3304
薛存慶 3304
崔漢衡 3305
戴叔倫 3305
王翃 3306
王正雅 3307
王翊 3308
王凝 3308
徐申 3309
郗士美 3310
郗純 3310
辛祕 3311
卷一百四十四　列傳第六十九
來瑱 3313

裴莪……………………………… 3315
田神功……………………………… 3316
田神玉……………………………… 3316
侯希逸……………………………… 3316
崔寧……………………………… 3317
崔蠡……………………………… 3321
崔蕘……………………………… 3321
崔黯……………………………… 3322
嚴礪……………………………… 3322
卷一百四十五　列傳第七十
元載……………………………… 3323
卓英璘……………………………… 3326
李少良……………………………… 3326
王縉……………………………… 3327
黎幹……………………………… 3328
楊炎……………………………… 3332
庾準……………………………… 3337
嚴郢……………………………… 3338
竇參……………………………… 3340
竇申……………………………… 3341
吴通玄……………………………… 3342
卷一百四十六　列傳第七十一
李栖筠……………………………… 3345
李吉甫……………………………… 3347
李德脩……………………………… 3354
李鄘……………………………… 3354
李磎……………………………… 3356
卷一百四十七　列傳第七十二
王思禮……………………………… 3359
魯炅……………………………… 3360
王難得……………………………… 3362
王用……………………………… 3363
辛雲京……………………………… 3363
辛京杲……………………………… 3363
辛旻……………………………… 3364
馮河清……………………………… 3364
姚況……………………………… 3364
李芃……………………………… 3364
李叔明……………………………… 3365
李昪……………………………… 3367
曲環……………………………… 3367
王虔休……………………………… 3368
盧群……………………………… 3369
李元素……………………………… 3370
盧士玫……………………………… 3371
卷一百四十八　列傳第七十三
令狐彰……………………………… 3373
令狐建……………………………… 3374
令狐運……………………………… 3374
令狐通……………………………… 3374
張孝忠……………………………… 3375
張茂宗……………………………… 3377
張茂昭……………………………… 3378
裴夷直……………………………… 3379
陳楚……………………………… 3379
康日知……………………………… 3380
康志睦……………………………… 3380
康承訓……………………………… 3380
李洧……………………………… 3386
劉澭……………………………… 3387
田弘正……………………………… 3388
田布……………………………… 3391
田群……………………………… 3392
田牟……………………………… 3393
王承元……………………………… 3393
牛元翼……………………………… 3394
傅良弼……………………………… 3395
李寰……………………………… 3395
史孝章……………………………… 3396
史憲誠……………………………… 3396
史憲忠……………………………… 3397
卷一百四十九　列傳第七十四
劉晏……………………………… 3399
元琇……………………………… 3404
包佶……………………………… 3404
盧徵……………………………… 3405
李若初……………………………… 3405
劉濛……………………………… 3405

劉暹……3406
于頎……3406
劉潼……3406
第五琦……3407
班宏……3408
王紹……3410
李巽……3411
卷一百五十　列傳第七十五
李揆……3413
常衮……3415
趙憬……3416
崔造……3418
齊映……3419
盧邁……3420
卷一百五十一　列傳第七十六
關播……3423
李元平……3424
董晋……3425
董溪……3427
陸長源……3427
劉全諒……3428
劉客奴……3428
袁滋……3429
趙宗儒……3431
竇易直……3432
卷一百五十二　列傳第七十七
張鎰……3435
姜公輔……3437
武元衡……3438
武儒衡……3440
李絳……3441
李璋……3449
宋申錫……3450
卷一百五十三　列傳第七十八
段秀實……3453
段伯倫……3459
段嶷……3459
段文楚……3459
段珂……3459
劉海賓……3459
顔真卿……3459
卷一百五十四　列傳第七十九
李晟……3469
李愿……3479
李憲……3479
李愬……3480
李聽……3484
李琢……3486
王佖……3486
卷一百五十五　列傳第八十
馬燧……3489
馬暢……3496
馬炫……3496
渾瑊……3497
渾鎬……3500
渾鐬……3501
卷一百五十六　列傳第八十一
楊朝晟……3503
戴休顔……3504
陽惠元……3505
陽旻……3506
李元諒……3506
李觀……3508
韓游瓌……3509
杜希全……3512
邢君牙……3513
卷一百五十七　列傳第八十二
陸贄……3515
卷一百五十八　列傳第八十三
韋皋……3541
韋聿……3545
韋正貫……3545
劉闢……3545
張建封……3546
張玠……3546
張愔……3549
嚴震……3549
嚴讜……3551

韓弘……………………………… 3551
韓公武…………………………… 3552
韓充……………………………… 3552
卷一百五十九 列傳第八十四
鮑防……………………………… 3555
李自良…………………………… 3556
蕭昕……………………………… 3556
薛播……………………………… 3557
薛公達…………………………… 3557
樊澤……………………………… 3558
樊宗師…………………………… 3558
王緯……………………………… 3559
吴湊……………………………… 3559
吴士矩…………………………… 3561
鄭權……………………………… 3562
陸亘……………………………… 3562
盧坦……………………………… 3563
閻濟美…………………………… 3565
柳晟……………………………… 3566
崔戎……………………………… 3567
崔雍……………………………… 3567
卷一百六十 列傳第八十五
徐浩……………………………… 3569
吕渭……………………………… 3570
吕温……………………………… 3570
吕恭……………………………… 3571
孟簡……………………………… 3571
劉伯芻…………………………… 3572
劉寬夫…………………………… 3573
劉允章…………………………… 3573
楊憑……………………………… 3573
徐晦……………………………… 3574
楊凝……………………………… 3574
楊敬之…………………………… 3574
潘孟陽…………………………… 3575
潘炎……………………………… 3575
崔元略…………………………… 3576
崔鉉……………………………… 3577
崔沆……………………………… 3578
崔元受…………………………… 3578
崔元式…………………………… 3578
崔龜從…………………………… 3578
韋綬……………………………… 3579
卷一百六十一 列傳第八十六
張薦……………………………… 3581
張讀……………………………… 3584
趙涓……………………………… 3584
趙博宣…………………………… 3584
李紓……………………………… 3584
鄭雲逵…………………………… 3585
徐岱……………………………… 3585
王仲舒…………………………… 3586
馮伉……………………………… 3587
庾敬休…………………………… 3588
卷一百六十二 列傳第八十七
姚南仲…………………………… 3589
獨孤及…………………………… 3590
獨孤朗…………………………… 3593
獨孤郁…………………………… 3594
獨孤庠…………………………… 3594
顧少連…………………………… 3594
韋夏卿…………………………… 3595
韋瓘……………………………… 3596
段平仲…………………………… 3596
吕元膺…………………………… 3597
許孟容…………………………… 3599
許季同…………………………… 3601
薛存誠…………………………… 3601
薛廷老…………………………… 3602
李遜……………………………… 3603
李方玄…………………………… 3604
李建……………………………… 3604
李訥……………………………… 3605
卷一百六十三 列傳第八十八
孔巢父…………………………… 3607
孔戣……………………………… 3608
孔緯……………………………… 3610
孔戢……………………………… 3613

孔戢…… 3613
孔温業…… 3614
穆寧…… 3614
穆贊…… 3616
穆質…… 3616
穆員…… 3616
崔邠…… 3617
崔郾…… 3617
崔鄯…… 3619
崔鄲…… 3619
柳公綽…… 3619
柳仲郢…… 3623
柳璞…… 3626
柳珪…… 3626
柳璧…… 3627
柳玭…… 3627
柳公權…… 3629
柳子華…… 3632
楊於陵…… 3632
馬揔…… 3634
卷一百六十四　列傳第八十九
歸崇敬…… 3637
歸登…… 3640
歸融…… 3641
奚陟…… 3642
崔衍…… 3643
盧景亮…… 3645
王源中…… 3645
薛苹…… 3646
薛膺…… 3646
衛次公…… 3647
衛洙…… 3647
薛戎…… 3648
薛放…… 3648
胡証…… 3649
丁公著…… 3650
崔弘禮…… 3651
崔玄亮…… 3652
王質…… 3653
殷侑…… 3654
殷盈孫…… 3656
王彦威…… 3657
卷一百六十五　列傳第九十
鄭餘慶…… 3661
鄭澣…… 3663
鄭處誨…… 3664
鄭從讜…… 3664
鄭珣瑜…… 3666
鄭覃…… 3668
鄭裔綽…… 3671
鄭朗…… 3671
高郢…… 3672
高定…… 3676
鄭絪…… 3677
鄭顥…… 3678
權德輿…… 3678
權璩…… 3682
崔群…… 3682
卷一百六十六　列傳第九十一
賈耽…… 3687
杜佑…… 3689
杜式方…… 3694
杜悰…… 3694
杜孺休…… 3696
杜慆…… 3696
杜牧…… 3697
杜顗…… 3702
令狐楚…… 3702
令狐緒…… 3705
令狐綯…… 3705
令狐滈…… 3707
令狐定…… 3708
卷一百六十七　列傳第九十二
白志貞…… 3709
裴延齡…… 3709
崔損…… 3713
韋渠牟…… 3713
李齊運…… 3714

李實……3715
皇甫鎛……3716
柳泌……3718
皇甫鏞……3718
王播……3718
王起……3721
王龜……3723
王式……3723
卷一百六十八　列傳第九十三
韋執誼……3727
王叔文……3728
王伾……3730
韓曄……3731
陳諫……3731
凌準……3731
韓泰……3731
陸質……3731
劉禹錫……3732
柳宗元……3736
程异……3747

## 第七册

卷一百六十九　列傳第九十四
杜黄裳……3749
杜勝……3751
裴垍……3751
李藩……3754
韋貫之……3756
韋肇……3756
韋澳……3759
韋綬……3761
韋温……3761
蕭祐……3764
卷一百七十　列傳第九十五
高崇文……3767
高承簡……3768
伊慎……3769
朱忠亮……3771
劉昌裔……3771
范希朝……3773
王鍔……3774
王稷……3776
孟元陽……3776
王栖曜……3777
王茂元……3778
劉昌……3778
劉士涇……3780
趙昌……3780
李景略……3781
任迪簡……3782
張萬福……3783
高固……3785
郝玼……3786
史敬奉……3786
野詩良輔……3787
卷一百七十一　列傳第九十六
李光進……3789
李光顏……3789
烏重胤……3793
石洪……3794
李珙……3794
王沛……3795
王逢……3795
楊元卿……3796
楊延宗……3797
曹華……3797
高瑀……3799
劉沔……3799
石雄……3800
卷一百七十二　列傳第九十七
于頔……3803
于季友……3805
王智興……3805
王晏平……3807
王宰……3807
杜兼……3808

杜羔……3808
杜中立……3809
杜亞……3810
范傳正……3811
卷一百七十三　列傳第九十八
裴度……3813
裴識……3823
裴諗……3824
卷一百七十四　列傳第九十九
李逢吉……3825
元稹……3827
牛僧孺……3834
牛蔚……3836
牛徽……3837
牛叢……3838
李宗閔……3839
楊嗣復……3842
楊授……3845
楊煚……3846
楊損……3846
卷一百七十五　列傳第一百
竇群……3847
竇常……3848
竇牟……3848
竇鞏……3849
劉栖楚……3849
張又新……3850
楊虞卿……3850
楊漢公……3852
楊汝士……3853
張宿……3854
熊望……3854
柏耆……3854
卷一百七十六　列傳第一百一
韓愈……3857
孟郊……3868
張籍……3868
皇甫湜……3870
盧仝……3870
賈島……3870
劉乂……3871
卷一百七十七　列傳第一百二
錢徽……3873
錢珝……3875
崔咸……3875
韋表微……3875
高釴……3877
高湜……3877
高銖……3877
高鍇……3878
高湘……3878
馮宿……3878
馮定……3880
馮審……3881
李虞仲……3881
李翱……3881
盧簡辭……3884
盧知猷……3884
盧弘止……3885
盧簡求……3885
盧汝弼……3886
高元裕……3886
高少逸……3887
高璩……3887
封敖……3888
鄭薰……3888
敬晦……3889
敬括……3889
韋博……3890
李景讓……3890
李景温……3892
卷一百七十八　列傳第一百三
劉蕡……3893
卷一百七十九　列傳第一百四
李訓……3909
鄭注……3914
王涯……3917
賈餗……3920

舒元輿…… 3921
王璠…… 3923
郭行餘…… 3924
韓約…… 3924
羅立言…… 3924
李孝本…… 3925
顧師邕…… 3925
李貞素…… 3925
卷一百八十　列傳第一百五
李德裕…… 3927
李燁…… 3943
李延古…… 3943
崔嘏…… 3943
丁柔立…… 3943
卷一百八十一　列傳第一百六
陳夷行…… 3945
李紳…… 3947
李讓夷…… 3950
曹確…… 3951
劉瞻…… 3952
劉助…… 3953
李蔚…… 3953
卷一百八十二　列傳第一百七
李固言…… 3957
李珏…… 3958
崔珙…… 3962
崔涓…… 3963
崔瑨…… 3963
崔澹…… 3963
崔遠…… 3963
蕭鄴…… 3964
鄭肅…… 3964
鄭仁表…… 3965
盧商…… 3965
盧鈞…… 3966
盧簡方…… 3968
韋琮…… 3968
周墀…… 3968
裴休…… 3969
劉瑑…… 3970
夏侯孜…… 3971
趙隱…… 3972
裴坦…… 3973
裴贄…… 3973
鄭延昌…… 3974
王溥…… 3974
盧光啓…… 3974
韋貽範…… 3975
卷一百八十三　列傳第一百八
畢諴…… 3977
崔彦昭…… 3978
劉鄴…… 3979
豆盧瑑…… 3980
陸扆…… 3980
鄭綮…… 3981
朱朴…… 3982
孫偓…… 3983
韓偓…… 3984
韓儀…… 3987
卷一百八十四　列傳第一百九
馬植…… 3989
楊收…… 3990
楊發…… 3993
楊嚴…… 3994
楊涉…… 3994
路巖…… 3994
韋保衡…… 3995
盧攜…… 3996
卷一百八十五　列傳第一百一十
鄭畋…… 3999
王鐸…… 4004
王鐐…… 4005
王徽…… 4006
韋昭度…… 4008
張濬…… 4009
卷一百八十六　列傳第一百一十一
周寶…… 4013
王處存…… 4016

王郜…………………………… 4017
鄧處訥…………………………… 4018
雷滿…………………………… 4018
陳儒…………………………… 4020
劉巨容…………………………… 4022
馮行襲…………………………… 4022
趙德諲…………………………… 4023
趙匡凝…………………………… 4024
楊守亮…………………………… 4025
楊晟…………………………… 4026
顧彦朗…………………………… 4027
顧彦暉…………………………… 4027
卷一百八十七　列傳第一百一十二
王重榮…………………………… 4031
王珙…………………………… 4033
王珂…………………………… 4033
諸葛爽…………………………… 4037
李罕之…………………………… 4038
王敬武…………………………… 4040
王師範…………………………… 4041
孟方立…………………………… 4043
孟遷…………………………… 4044
卷一百八十八　列傳第一百一十三
楊行密…………………………… 4047
時溥…………………………… 4056
朱宣…………………………… 4058
孫儒…………………………… 4061
卷一百八十九　列傳第一百一十四
高仁厚…………………………… 4065
趙犨…………………………… 4067
趙昶…………………………… 4068
趙珝…………………………… 4069
田頵…………………………… 4069
朱延壽…………………………… 4073
卷一百九十　列傳第一百一十五
劉建鋒…………………………… 4075
馬殷…………………………… 4075
馬賨…………………………… 4076
成汭…………………………… 4076
杜洪…………………………… 4078
鍾傳…………………………… 4080
鍾匡時…………………………… 4080
劉漢宏…………………………… 4081
張雄…………………………… 4082
馮弘鐸…………………………… 4083
徐約…………………………… 4084
王潮…………………………… 4084
王審知…………………………… 4086
王審邽…………………………… 4086
劉知謙…………………………… 4086
盧光稠…………………………… 4087
卷一百九十一　列傳第一百一十六
忠義列傳(上)…………………………… 4089
夏侯端…………………………… 4089
劉感…………………………… 4091
常達…………………………… 4091
敬君弘…………………………… 4092
謝叔方…………………………… 4092
吕子臧…………………………… 4093
馬元規…………………………… 4093
王行敏…………………………… 4093
盧士叡…………………………… 4094
李玄通…………………………… 4094
羅士信…………………………… 4094
張道源…………………………… 4096
張楚金…………………………… 4096
李育德…………………………… 4097
李公逸…………………………… 4097
張善相…………………………… 4098
高叡…………………………… 4098
高仲舒…………………………… 4098
安金藏…………………………… 4098
王同晈…………………………… 4099
王潛…………………………… 4101
吴保安…………………………… 4101
李憕…………………………… 4102
李源…………………………… 4104
李彭…………………………… 4105

盧弈……4113
盧元輔……4114
張介然……4114
崔無詖……4115
卷一百九十二　列傳第一百一十七
忠義列傳(中)……4117
顏杲卿……4117
顏春卿……4120
沈盈……4121
賈循……4121
賈隱林……4121
張巡……4122
許遠……4130
南霽雲……4131
雷萬春……4132
姚誾……4132
卷一百九十三　列傳第一百一十八
忠義列傳(下)……4135
程千里……4135
袁光廷……4136
龐堅……4136
薛愿……4137
張興……4137
蔡廷玉……4138
符令奇……4140
符璘……4140
劉迺……4141
孟華……4142
張伾……4143
周曾……4143
張名振……4144
石演芬……4144
吴溆……4145
高沐……4145
賈直言……4147
辛讜……4148
黄碣……4150
孫揆……4151
卷一百九十四　列傳第一百一十九
卓行列傳……4153
元德秀……4153
李㟧……4155
權皋……4155
甄濟……4157
陽城……4158
何蕃……4162
司空圖……4162
卷一百九十五　列傳第一百二十
孝友列傳……4165
李知本……4168
張志寬……4168
劉君良……4168
王少玄……4169
任敬臣……4169
支叔才……4170
程袁師……4170
武弘度……4170
宋思禮……4170
鄭潜曜……4170
元讓……4171
裴敬彝……4171
梁文貞……4172
沈季詮……4172
許伯會……4172
陳集原……4172
陸南金……4172
張琇……4173
王君操……4174
趙師舉……4174
同蹄智壽……4174
同蹄智爽……4174
徐元慶……4174
余常安……4176
梁悦……4177
康買得……4178
侯知道……4178
程俱羅……4178
何澄粹……4178

李興……4179
許法慎……4180
林攢……4180
陳饒奴……4180
王博武……4180
萬敬儒……4181
章全益……4181
卷一百九十六　列傳第一百二十一
隱逸列傳……4183
王績……4183
朱桃椎……4185
孫思邈……4186
田游巖……4188
史德義……4188
孟詵……4188
王友貞……4189
王希夷……4189
李元愷……4190
衛大經……4190
武攸緒……4190
白履忠……4191
盧鴻……4192
吴筠……4192
潘師正……4193
劉道合……4193
司馬承禎……4194
賀知章……4194
秦系……4196
張志和……4196
孔述睿……4197
孔敏行……4197
陸羽……4198
崔覲……4199
陸龜蒙……4200
卷一百九十七　列傳第一百二十二
循吏列傳……4203
韋仁壽……4204
陳君賓……4205
張允濟……4205
李桐客……4206
李素立……4206
李至遠……4207
李畬……4208
李巖……4208
薛大鼎……4209
薛克構……4209
賈敦頤……4210
賈敦實……4210
楊德幹……4210
田仁會……4211
田歸道……4211
裴懷古……4212
韋景駿……4214
李惠登……4215
羅珦……4215
羅讓……4216
韋丹……4216
韋宙……4218
韋岫……4219
盧弘宣……4219
薛元賞……4220
何易于……4221
卷一百九十八　列傳第一百二十三
儒學列傳(上)……4223
徐文遠……4225
陸德明……4226
曹憲……4227
顏師古……4228
顏相時……4230
顏游秦……4230
孔穎達……4230
王恭……4231
馬嘉運……4232
歐陽詢……4232
歐陽通……4232
朱子奢……4233
張士衡……4235
賈大隱……4236

張後胤……………………………… 4236
蓋文達……………………………… 4237
蓋文懿……………………………… 4238
谷那律……………………………… 4238
谷從政……………………………… 4238
蕭德言……………………………… 4239
許叔牙……………………………… 4240
許子儒……………………………… 4240
敬播………………………………… 4241
劉伯莊……………………………… 4242
秦景通……………………………… 4242
劉訥言……………………………… 4243
羅道琮……………………………… 4243
卷一百九十九　列傳第一百二十四
儒學列傳(中)………………………… 4245
郎餘令……………………………… 4245
郎餘慶……………………………… 4245
徐齊聃……………………………… 4246
徐堅………………………………… 4247
徐嶠………………………………… 4248
沈伯儀……………………………… 4249
路敬淳……………………………… 4250
路敬潛……………………………… 4250
王元感……………………………… 4251
王紹宗……………………………… 4253
彭景直……………………………… 4254
盧粲………………………………… 4255
尹知章……………………………… 4256
張齊賢……………………………… 4257
柳冲………………………………… 4261
馬懷素……………………………… 4265
殷踐猷……………………………… 4268
孔若思……………………………… 4268
孔季詡……………………………… 4269
孔至………………………………… 4269
卷二百　列傳第一百二十五
儒學列傳(下)………………………… 4271
褚无量……………………………… 4271
徐安貞……………………………… 4273
元行冲……………………………… 4274
陳貞節……………………………… 4277
施敬本……………………………… 4281
盧履冰……………………………… 4282
王仲丘……………………………… 4283
康子元……………………………… 4284
侯行果……………………………… 4285
趙冬曦……………………………… 4285
尹愔………………………………… 4286
陸堅………………………………… 4287
鄭欽説……………………………… 4287
盧僎………………………………… 4288
啖助………………………………… 4288
施士匄……………………………… 4290
仲子陵……………………………… 4290
韋彤………………………………… 4291
陳京………………………………… 4293
暢當………………………………… 4300
林藴………………………………… 4302
韋公肅……………………………… 4304
許康佐……………………………… 4305
卷二百一　列傳第一百二十六
文藝列傳(上)………………………… 4307
袁朗………………………………… 4308
袁誼………………………………… 4309
袁承序……………………………… 4309
袁利貞……………………………… 4309
賀德仁……………………………… 4310
庾抱………………………………… 4310
蔡允恭……………………………… 4310
謝偃………………………………… 4311
崔信明……………………………… 4312
鄭世翼……………………………… 4312
劉延祐……………………………… 4312
劉胤之……………………………… 4312
劉藏器……………………………… 4313
劉知柔……………………………… 4313
張昌齡……………………………… 4314
崔行功……………………………… 4314

崔銑…… 4315
杜審言…… 4315
杜易簡…… 4316
杜甫…… 4316
王勃…… 4318
王勮…… 4320
王助…… 4321
楊炯…… 4321
盧照鄰…… 4321
駱賓王…… 4322
元萬頃…… 4323
范履冰…… 4323
周思茂…… 4324
胡楚賓…… 4324
元正…… 4324
元義方…… 4324
元季方…… 4325
卷二百二　列傳第一百二十七
文藝列傳(中)…… 4327
李適…… 4327
李季卿…… 4327
韋元旦…… 4328
劉允濟…… 4328
沈佺期…… 4329
宋之問…… 4329
宋之悌…… 4330
宋之遜…… 4331
閻朝隱…… 4331
尹元凱…… 4331
富嘉謨…… 4331
吴少微…… 4331
劉憲…… 4332
李邕…… 4332
吕向…… 4336
王翰…… 4337
孫逖…… 4338
孫成…… 4339
孫簡…… 4339
李白…… 4340
張旭…… 4342
裴旻…… 4342
王維…… 4342
鄭虔…… 4344
蕭穎士…… 4345
蕭存…… 4348
陸據…… 4348
柳并…… 4348
皇甫冉…… 4348
蘇源明…… 4349
梁肅…… 4351
卷二百三　列傳第一百二十八
文藝列傳(下)…… 4353
李華…… 4353
李翰…… 4354
李觀…… 4356
孟浩然…… 4356
王昌齡…… 4357
崔顥…… 4358
劉太真…… 4358
邵説…… 4358
于邵…… 4359
崔元翰…… 4360
于公異…… 4361
李益…… 4361
盧綸…… 4361
韓翃…… 4362
李端…… 4362
歐陽詹…… 4363
歐陽秬…… 4363
李賀…… 4364
吴武陵…… 4364
李商隱…… 4368
薛逢…… 4369
薛廷珪…… 4369
李頻…… 4369
吴融…… 4370

## 第八册

卷二百四　列傳第一百二十九
方技列傳…… 4371
李淳風…… 4371
甄權…… 4372
許胤宗…… 4373
張文仲…… 4373
袁天綱…… 4374
袁客師…… 4375
張憬藏…… 4375
乙弗弘禮…… 4376
金梁鳳…… 4376
王遠知…… 4377
薛頤…… 4378
葉法善…… 4378
明崇儼…… 4379
尚獻甫…… 4379
嚴善思…… 4380
杜生…… 4381
張果…… 4382
邢和璞…… 4383
師夜光…… 4383
羅思遠…… 4383
姜撫…… 4384
桑道茂…… 4384
卷二百五　列傳第一百三十
列女列傳…… 4387
李德武妻裴淑英…… 4387
楊慶妻王氏…… 4388
房玄齡妻盧氏…… 4388
獨孤師仁姆王蘭英…… 4388
楊三安妻李氏…… 4388
樊會仁母敬象子…… 4389
衛孝女無忌…… 4389
鄭義宗妻盧氏…… 4389
劉寂妻夏侯碎金…… 4389
于敏直妻張氏…… 4390
楚王靈龜妃上官氏…… 4390
楊紹宗妻王氏…… 4390
賈孝女…… 4391
李氏妻王阿足…… 4391
樊彥琛妻魏氏…… 4391
李畲母…… 4391
汴女李氏…… 4392
崔繪妻盧氏…… 4392
堅貞節婦李氏…… 4392
符鳳妻玉英…… 4392
高叡妻秦氏…… 4393
王琳妻韋氏…… 4393
盧惟清妻徐氏…… 4393
饒娥…… 4393
竇伯女…… 4394
竇仲女…… 4394
盧甫妻李氏…… 4394
王泛妻裴氏…… 4394
鄒待徵妻薄氏…… 4394
金節婦…… 4394
高愍女妹妹…… 4395
楊烈婦…… 4395
賈直言妻董氏…… 4396
李孝女妙法…… 4396
李湍妻…… 4396
董昌齡母楊氏…… 4397
王孝女和子…… 4397
段居貞妻謝小娥…… 4397
楊含妻蕭氏…… 4398
韋雍妻蕭氏…… 4398
衡方厚妻程氏…… 4399
鄭孝女…… 4399
李廷節妻崔氏…… 4399
殷保晦妻封絢…… 4399
竇烈婦…… 4400
李拯妻盧氏…… 4400
山陽女趙氏…… 4400
周迪妻…… 4400

朱延壽妻王氏…………………… 4401
卷二百六　列傳第一百三十一
外戚列傳…………………………… 4403
獨孤懷恩………………………… 4403
武士彠…………………………… 4404
武元慶………………………… 4405
武元爽………………………… 4405
賀蘭敏之……………………… 4406
武士稜………………………… 4406
武士逸………………………… 4406
武承嗣………………………… 4406
武攸宜………………………… 4408
武重規………………………… 4408
武延秀………………………… 4408
武攸寧………………………… 4409
武三思………………………… 4409
武懿宗………………………… 4411
武攸暨………………………… 4412
韋温……………………………… 4412
王仁皎…………………………… 4414
王守一………………………… 4414
楊國忠…………………………… 4414
李褕……………………………… 4421
鄭光……………………………… 4422
卷二百七　列傳第一百三十二
宦者列傳(上)…………………… 4423
楊思勗…………………………… 4424
高力士…………………………… 4425
程元振…………………………… 4428
駱奉先………………………… 4430
魚朝恩…………………………… 4430
竇文場…………………………… 4434
霍仙鳴…………………………… 4434
劉貞亮…………………………… 4435
吐突承璀………………………… 4436
馬存亮…………………………… 4437
嚴遵美………………………… 4438
仇士良…………………………… 4439
楊復光…………………………… 4442
卷二百八　列傳第一百三十三
宦者列傳(下)…………………… 4445
李輔國…………………………… 4445
王守澄…………………………… 4448
劉克明…………………………… 4449
田令孜…………………………… 4450
楊復恭………………………… 4455
劉季述…………………………… 4458
韓全誨…………………………… 4461
張彦弘…………………………… 4461
卷二百九　列傳第一百三十四
酷吏列傳…………………………… 4469
索元禮…………………………… 4470
來俊臣…………………………… 4470
來子珣………………………… 4473
周興…………………………… 4474
丘神勣………………………… 4474
侯思止…………………………… 4474
王弘義…………………………… 4475
郭弘霸…………………………… 4476
姚紹之…………………………… 4477
周利貞…………………………… 4477
王旭……………………………… 4479
吉温……………………………… 4480
羅希奭………………………… 4481
崔器……………………………… 4483
毛若虚…………………………… 4484
敬羽……………………………… 4484
卷二百一十　列傳第一百三十五
藩鎮魏博列傳…………………… 4487
田承嗣…………………………… 4489
田悦…………………………… 4492
田緒…………………………… 4498
田季安………………………… 4498
田懷諫………………………… 4499
田縉…………………………… 4500
史憲誠…………………………… 4500
何進滔…………………………… 4501
何弘敬………………………… 4502

何全皞…………………………… 4502
韓允中…………………………… 4503
韓簡…………………………… 4503
樂彦禎…………………………… 4503
羅弘信…………………………… 4504
羅紹威…………………………… 4505
卷二百一十一　列傳第一百三十六
藩鎮鎮冀列傳…………………… 4509
李寶臣…………………………… 4509
李惟岳…………………………… 4512
李惟簡…………………………… 4514
王武俊…………………………… 4514
王士真…………………………… 4519
王承宗…………………………… 4519
王廷湊…………………………… 4522
王元逵…………………………… 4524
王紹鼎…………………………… 4525
王紹懿…………………………… 4525
王景崇…………………………… 4525
王鎔…………………………… 4526
卷二百一十二　列傳第一百三十七
藩鎮盧龍列傳…………………… 4531
李懷仙…………………………… 4531
朱滔…………………………… 4532
劉怦…………………………… 4537
劉濟…………………………… 4537
劉總…………………………… 4538
朱克融…………………………… 4540
李載義…………………………… 4541
楊志誠…………………………… 4542
史元忠…………………………… 4542
張仲武…………………………… 4542
張直方…………………………… 4543
張允伸…………………………… 4544
張公素…………………………… 4545
李茂勳…………………………… 4545
李可舉…………………………… 4545
李全忠…………………………… 4546
李匡威…………………………… 4546
李匡籌…………………………… 4546
劉仁恭…………………………… 4547
卷二百一十三　列傳第一百三十八
藩鎮淄青橫海列傳……………… 4551
李正己…………………………… 4551
李納…………………………… 4552
李師古…………………………… 4552
李師道…………………………… 4553
程日華…………………………… 4556
程懷直…………………………… 4557
程懷信…………………………… 4558
程權…………………………… 4558
李全略…………………………… 4558
李同捷…………………………… 4558
卷二百一十四　列傳第一百三十九
藩鎮宣武彰義澤潞列傳………… 4561
劉玄佐…………………………… 4561
鄧惟恭…………………………… 4563
吴少誠…………………………… 4564
吴少陽…………………………… 4565
吴元濟…………………………… 4566
李祐…………………………… 4573
劉悟…………………………… 4573
劉從諫…………………………… 4575
劉稹…………………………… 4576
李佐之…………………………… 4581
李師晦…………………………… 4581
李丕…………………………… 4581
卷二百一十五(上)　列傳第一百四十(上)
突厥列傳(上)…………………… 4583
卷二百一十五(下)　列傳第一百四十(下)
突厥列傳(下)…………………… 4609
卷二百一十六(上)　列傳第一百四十一(上)
吐蕃列傳(上)…………………… 4629
卷二百一十六(下)　列傳第一百四十一(下)
吐蕃列傳(下)…………………… 4649
卷二百一十七(上)　列傳第一百四十二(上)
回鶻列傳(上)…………………… 4667
卷二百一十七(下)　列傳第一百四十二(下)

回鶻列傳(下)……4683
卷二百一十八　列傳第一百四十三
沙陀列傳……4703
卷二百一十九　列傳第一百四十四
北狄列傳……4717
契丹……4717
奚……4722
室韋……4725
黑水靺鞨……4726
渤海……4728
卷二百二十　列傳第一百四十五
東夷列傳……4733
高麗……4733
百濟……4746
新羅……4750
日本……4755
流鬼……4757
卷二百二十一(上)　列傳第一百四十六(上)
西域列傳(上)……4759
泥婆羅……4759
党項……4760
東女……4764
高昌……4765
吐谷渾……4769
焉耆……4773
龜兹……4775
跋禄迦……4777
疏勒……4778
于闐……4779
天竺……4780
摩揭陀……4783
罽賓……4784
卷二百二十一(下)　列傳第一百四十六(下)
西域列傳(下)……4787
康……4787
寧遠……4793
大勃律……4793
吐火羅……4795
謝颶……4796
識匿……4796
箇失蜜……4797
骨咄……4798
蘇毗……4798
師子……4799
波斯……4799
拂菻……4801
大食……4803
卷二百二十二(上)　列傳第一百四十七(上)
南蠻列傳(上)……4807
南詔(上)……4807
卷二百二十二(中)　列傳第一百四十七(中)
南蠻列傳(中)……4819
南詔(下)……4819
蒙巂詔……4831
越析詔……4831
浪穹詔……4831
邆賧詔……4832
施浪詔……4832
卷二百二十二(下)　列傳第一百四十七(下)
南蠻列傳(下)……4833
環王……4833
盤盤……4835
扶南……4836
真臘……4836
訶陵……4837
投和……4838
瞻博……4839
室利佛逝……4839
名蔑……4840
單單……4840
驃……4840
兩爨蠻……4848
南平僚……4858
西原蠻……4861
卷二百二十三(上)　列傳第一百四十八(上)
奸臣列傳(上)……4865
許敬宗……4865
李義府……4869

傳游藝…………………………… 4872
李林甫…………………………… 4872
陳希烈…………………………… 4879
卷二百二十三(下) 列傳第一百四十八(下)
姦臣列傳(下)……………………… 4881
盧杞……………………………… 4881
崔胤……………………………… 4885
崔昭緯…………………………… 4888
柳璨……………………………… 4889
蔣玄暉…………………………… 4890
張廷範…………………………… 4892
氏叔琮…………………………… 4892
朱友恭…………………………… 4893
卷二百二十四(上) 列傳第一百四十九(上)
叛臣列傳(上)……………………… 4895
僕固懷恩………………………… 4895
周智光…………………………… 4903
梁崇義…………………………… 4904
李懷光…………………………… 4906
陳少游…………………………… 4909
李錡……………………………… 4912
卷二百二十四(下) 列傳第一百四十九(下)
叛臣列傳(下)……………………… 4917
李忠臣…………………………… 4917
喬琳……………………………… 4919
高駢……………………………… 4921
朱玫……………………………… 4934
王行瑜…………………………… 4935
陳敬瑄…………………………… 4936
李巨川…………………………… 4939
卷二百二十五(上) 列傳第一百五十(上)
逆臣列傳(上)……………………… 4941
安禄山…………………………… 4941
安慶緒…………………………… 4950
高尚……………………………… 4954
孫孝哲…………………………… 4954
史思明…………………………… 4955
史朝義…………………………… 4961
卷二百二十五(中) 列傳第一百五十(中)
逆臣列傳(中)……………………… 4965
李希烈…………………………… 4965
朱泚……………………………… 4968
卷二百二十五(下) 列傳第一百五十(下)
逆臣列傳(下)……………………… 4979
黄巢……………………………… 4979
秦宗權…………………………… 4992
董昌……………………………… 4994

# 唐書卷九十五

## 列傳第二十

### 高竇列傳

#### 高儉

高儉，字士廉，以字顯，齊清河王岳之孫，父勵樂安王，入隋爲洮州刺史。

士廉敏惠有度量，狀貌若畫，觀書一見輒誦，敏於占對。隋司隸大夫薛道衡、起居舍人崔祖濬皆宿臣顯重，與爲忘年友，繇是有名。自以齊宗室，不欲廣交，屏居終南山下。吏部侍郎高孝基勸之仕，仁壽中舉文才甲科，補治禮郎。斛斯政奔高麗，坐與善，貶爲朱鳶主簿，以母老不可居瘴癘地，乃留妻鮮于奉養而行。會世大亂，京師阻絶，交趾太守丘和署司法書佐。時欽州俚帥甯長真以兵侵交趾，和懼，欲出迎，士廉曰："長真兵雖多，縣軍遠客，勢不得久，城中勝兵尚可戰，奈何受制於人？"和因命爲行軍司馬，逆擊破之。

高儉，字士廉，以字聞名，是齊清河王高岳的孫子，父親高勵爲樂安王，進入隋朝任洮州刺史。

高士廉聰敏有度量，長相像畫中所畫的人物一樣，他讀書過目成誦，對所提出的問題對答敏捷。隋朝司隸大夫薛道衡、起居舍人崔祖濬都是舊臣且地位顯重，和他結爲忘年之交，因此頗有名氣。自以爲是齊的宗室，不想和人廣泛交往，隱居在終南山下。吏部侍郎高孝基勸他做官，仁壽年間考中文才甲科，補授治禮郎。斛斯政逃到高麗，高士廉因和他關係好而受連累獲罪，貶任朱鳶主簿，因母親年邁不能住在有瘴氣的地方，於是留下妻子鮮于氏奉養母親而自己獨自前往，適逢天下大亂，高士廉和京城的消息隔絶，交趾太守丘和任命他做司法書佐。當時欽州俚帥甯長真帶兵侵犯交趾，丘和害怕，想要出去迎接，高士廉說："甯長真士兵人數雖多，但孤軍遠來，一定不能長久，城中精兵尚可以作戰，爲什麼要受制於人呢？"丘和於是下令任他爲行軍司馬，迎擊并打敗了敵軍。

高祖遣使徇嶺南，武德五年與和來降，於是秦王領雍州牧，薦士廉爲治中，親重之。隱太子與王隙已熾，乃與長孫无忌密計討定，是日率吏卒釋囚授甲，趨芳林門助戰。王爲皇太子，授右庶子。進侍中，封義興郡公。坐匿王珪奏不時上，左授安州都

高祖派遣使者招撫嶺南，武德五年和丘和前來投降，這時秦王兼任雍州牧，推薦高士廉爲治中，很是親近重視他。隱太子和秦王的隔閡已經達到熾熱的程度，於是和長孫无忌秘密計劃討伐，這天率領士兵釋放了囚犯并授給他們兵器，趕到芳林門助戰。秦王做了皇太子，授任高士廉爲右庶子。進侍中，封義興郡公。因隱匿了王珪

督。

的奏表不及時上報，降授安州都督。

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蜀人畏鬼而惡疾，雖父母病皆委去，望舍投餌哺之，昆弟不相假財。士廉為設條教，辯告督勵，風俗翕然為變。又引諸生講授經藝，學校復興。秦時李冰導汶江水灌田，瀕水者頃千金，民相侵冒。士廉附故渠厮引旁出，以廣溉道，人以富饒。

升任益州大都督府長史。蜀人害怕鬼怪厭惡疾病，儘管父母有病也都捨棄不管，衹是在遠離住房的地方投擲食物喂食，兄弟之間不相互借錢。高士廉爲他們頒設教令，辨明是非誘導勉勵衆人，風俗迅速改變。又引進各儒生講授儒家經書，學校復興了。秦朝時李冰導引汶江水灌溉田地，兩岸的良田一頃千金，人們相互侵奪。高士廉在舊渠旁邊又引出旁流，用來擴大灌溉渠道，百姓因此富庶。

入為吏部尚書，進封許國公。雅負裁鑒，又詳氏譜，所署用，人地無不當者。高祖崩，攝司空，營山陵；加特進，遷尚書右僕射。士廉三世居此官，世榮其貴。

召入朝廷任吏部尚書，晋封許國公。向來有能鑒識人才的名氣，又熟習姓氏族譜，凡是他任用的官吏，人才門第没有不恰當的。高祖崩逝，代理司空，營造山陵；加特進，升任尚書右僕射。高士廉家三代做過這一官職，世人以其顯貴爲榮。

太宗幸洛陽，太子監國，命攝少師。手詔曰："端拱三川，不憂關中者，以屬卿也。"久之，請致仕，聽解僕射，加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三品，知政事。帝伐高麗，皇太子監國駐定州，又攝太傅，同掌機務。太子令曰："寡人資公訓道，而比聽政，據案對公，情所未安，所司宜別設案奉太傅。"士廉固辭。

太宗臨幸洛陽，太子監理朝政，命令高士廉代理少師。太宗親筆下詔書說："無爲而治理三川，不擔憂關中地區，是因爲有卿。"過了很久，請求退休，答應解除僕射，加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三品，主持政事。皇帝征伐高麗，皇太子監理朝政駐守定州，又代理太傅，同時掌管機要政務。太子下令說："寡人依靠公的訓導，而近來聽政，和公同處一個桌案面對面坐着，心中很是不安，有關部門應該另設一張桌案供太傅使用。"高士廉堅決推辭。

還至并州，有疾，帝即所舍問之。貞觀二十一年疾甚，帝幸其第，為流涕，卒年七十一。又欲臨吊，房玄齡以帝餌金石，諫不宜近喪。帝曰："朕有舊故姻戚之重，君臣之分，卿置勿言。"即從數百騎出。長孫无忌伏馬前，陳士廉遺言，乞不臨喪，帝猶不許，无忌至流涕，乃還入東苑，南向哭。詔贈司徒、并州都督，謚曰文獻，陪葬昭陵。方寒食，敕尚宫以食四輿往祭，帝自為文。喪出横橋，又登城西北樓望哭以過喪。高宗即位，加贈太尉，配享太宗廟廷。

回到并州，有病，皇帝到他的住處看望。貞觀二十一年病重，皇帝臨幸他的住宅，爲他流淚，終年七十一歲。皇上又要去親臨哭吊，房玄齡認爲皇帝正在服藥，勸諫説不應該接近喪事。皇帝說："朕和他既有舊故姻親的重情，又有君臣之間的情分，卿不要説了。"就帶領數百騎出發。長孫无忌伏在馬前，述説高士廉的遺言，乞求皇上不要親臨喪禮，皇帝仍然不同意，直到長孫无忌痛哭流涕，太宗纔回到東苑，面向南哭泣。下詔追贈司徒、并州都督，謚號文獻，陪葬昭陵。正當寒食時節，敕令尚宫用四輿冷食前往祭奠，皇帝親自寫祭文。喪車出横橋，又登上城西北樓遠望着痛哭送喪。高宗即位，加贈太尉，

士廉進止詳華，凡有獻納，搢紳皆屬以目。奏議未嘗不焚稿，家人無見者。士廉少識太宗非常人，以所出女歸之，是爲文德皇后。及遺令墓不得它藏，惟置衣一襲與平生所好書示先王典訓可用終始者。

配享太宗廟廷。

高士廉舉止優雅，凡有建言，搢紳之士都注目相看。章奏疏議未曾不燒掉底稿，家裏没有人看到過。高士廉在太宗年少時就看出他是非凡之人，所以把外甥女嫁給他，這就是文德皇后。高士廉有遺囑令墓中不能隨葬其他物品，衹放置一套衣服和平生所喜愛的能够傳示先王訓誡使人善始善終的書。

初，太宗嘗以山東士人尚閥閲，後雖衰，子孫猶負世望，嫁娶必多取貲，故人謂之賣昏。由是詔士廉與韋挺、岑文本、令狐德棻責天下譜諜，參考史傳，檢正真僞，進忠賢，退悖惡，先宗室，後外戚，退新門，進舊望，右膏粱，左寒畯，合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爲九等，號曰《氏族志》，而崔幹仍居第一。帝曰："我於崔、盧、李、鄭無嫌，顧其世衰，不復冠冕，猶恃舊地以取貲，不肖子偃然自高，販鬻松檟，不解人間何爲貴之？齊據河北，梁、陳在江南，雖有人物，偏方下國，無可貴者，故以崔、盧、王、謝爲重。今謀士勞臣以忠孝學藝從我定天下者，何容納貨舊門，向聲背實，買昏爲榮耶？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其次有爵爲公、卿、大夫，世世不絶，此謂之門户。今皆反是，豈不惑邪？朕以今日冠冕爲等級高下。"遂以崔幹爲第三姓，班其書天下。

當初，太宗因爲山東士人崇尚門第，後來即使衰微了，子孫還自負祖先的聲望，嫁娶一定要求取很多聘禮，所以人們説他們這是賣婚。因此下詔高士廉和韋挺、岑文本、令狐德棻索取天下的譜牒，參考史傳，驗證真假，升進忠賢，除退悖惡，先是宗室，後爲外戚，降低新門，抬高舊望，尊上富貴之家，降下寒酸之人，合二百九十三姓，一千六百五十一家，分爲九等，書名叫《氏族志》，但崔幹仍然位居第一。皇帝説："我和崔、盧、李、鄭没有嫌憎，衹是看到他們家世衰微，不再做官，還依仗舊門第索取財物，不肖子孫安然自高，已經到了販賣墓地的樹木維持生計的程度，不理解人們爲什麼尊貴他們？齊在河北，梁、陳在江南，雖然有些人物，但地處偏僻小國，這些地區没有可尊貴的高門貴族，所以以崔、盧、王、謝爲重。現在謀士功臣憑忠孝學問跟隨我平定天下的人，怎能容忍向這些舊門第交納錢財，追求虚名背離實際，而以買婚爲榮呢？最上是立德，其次是立功，其次是立言，其次有爵位爲公、卿、大夫，世世不絶，這纔是門户。現在與這些全相反，難道不讓人迷惑嗎？朕認爲應該以當今的仕宦爲等級高下。"於是以崔幹爲第三姓，將《氏族志》頒行天下。

高宗時，許敬宗以不叙武后世，又李義府耻其家無名，更以孔志約、楊仁卿、史玄道、吕才等十二人刊定之，裁廣類例，合二百三十五姓，二千二百八十七家，帝自叙所以然。以四后姓、酅公、介公及三公、太子三師、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僕射爲第一姓，文武二品及知政事三品爲第二

高宗時，許敬宗認爲没有叙録武后的家世，另外李義府也耻於自家無名，便讓孔志約、楊仁卿、史玄道、吕才等十二人刊定《氏族志》，删去同類姓氏，合二百三十五姓，二千二百八十七家，皇帝自叙家世由來。以四后姓、酅公、介公及三公、太子三師、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僕射爲第一姓，文武二品及知政事三品爲第二姓，各按品位高下叙録，共九等，收入自己和兄弟子孫，

姓，各以品位高下叙之，凡九等，取身及昆弟子孫，餘屬不入，改為《姓氏録》。當時軍功入五品者，皆升譜限，搢紳耻焉，目為“勛格”。義府奏悉索《氏族志》燒之。又詔後魏隴西李寶，太原王瓊，滎陽鄭温，范陽盧子遷、盧渾、盧輔，清河崔宗伯、崔元孫，前燕博陵崔懿，晋趙郡李楷，凡七姓十家，不得自為昏；三品以上納幣不得過三百匹，四品五品二百，六品七品百，悉為歸裝，夫氏禁受陪門財。先是，後魏太和中，定四海望族，以寶等為冠。其後矜尚門地，故《氏族志》一切降之。王妃、主婿皆取當世勛貴名臣家，未嘗尚山東舊族。後房玄齡、魏徵、李勣復與昏，故望不減，然每姓第其房望，雖一姓中，高下縣隔。李義府為子求昏不得，始奏禁焉。其後天下衰宗落譜，昭穆所不齒者，皆稱“禁昏家”，益自貴，凡男女皆潜相聘娶，天子不能禁，世以為敝云。

其餘親屬不入選，改名爲《姓氏録》。當時有軍功入五品的，都升入譜中，搢紳士大夫以此爲耻，譏稱爲“勛格”。李義府上奏搜索全部的《氏族志》燒掉。又下詔後魏隴西李寶，太原王瓊，滎陽鄭温，范陽盧子遷、盧渾、盧輔，清河崔宗伯、崔元孫，前燕博陵崔懿，晋趙郡李楷，共七姓十家，不得自行爲婚；三品以上收納錢幣不得超過三百匹，四品五品二百，六品七品一百，作爲全部的聘禮，男方禁止接受女方的陪嫁。先前，後魏太和年間，定天下的望族，以李寶等爲首。這以後崇尚門第，所以《氏族志》地位下降。王妃、主婿都從當代勛貴名臣家選出，不曾崇尚山東舊族。後來房玄齡、魏徵、李勣又和山東舊族結親，所以聲望不減，然而每一姓排列其房族郡望，即使一姓中，高低也相差懸殊。李義府爲兒子向山東大族求婚不成，開始奏請禁止。這以後天下衰弱宗族在譜系中地位降低，凡宗族所不齒的，都稱“禁婚家”，山東豪族更加自以爲貴，凡男女都偷偷地相互聘娶，天子不能禁止，世人認爲這是弊端。

士廉六子，履行、審行、真行有名。

高士廉六個兒子，高履行、高審行、高真行有名。

### 高履行

履行居母喪毁甚，太宗諭使强食。尚東陽公主，襲爵。繇户部尚書為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政有名。坐長孫无忌，左授洪州都督，改永州刺史。

高履行在爲母親守喪期間悲哀過度，太宗派使者告諭强迫他進食。娶東陽公主爲妻，承襲爵位。由户部尚書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政績顯著。受長孫无忌牽連，降授洪州都督，改任永州刺史。

### 高真行

真行至左衛將軍。其子岐連章懷太子事，詔令自誡切，真行以佩刀刺殺之，斷首棄道上，高宗鄙其為，貶睦州刺史。

審行自户部侍郎貶渝州刺史。

高真行官做到左衛將軍。他的兒子高岐受章懷太子事件牽連，下詔讓高真行自己懲治他，高真行用佩刀將兒子殺死，砍斷頭抛棄在路上，高宗鄙視他的行爲，貶爲睦州刺史。

高審行從户部侍郎貶爲渝州刺史。

### 高重

士廉五世孫重，字文明，以明經中第，李巽表鹽鐵轉運巡官，善職，

高士廉的五世孫高重，字文明，考中明經科，李巽上表推薦他任鹽鐵轉運巡官，很稱職，

凡十年，進累司門郎中。

任職十年，多次進升後任司門郎中。

敬宗慎置侍講學士，重以簡厚惇正，與崔鄲偕選，再擢國子祭酒。文宗好《左氏春秋》，命分列國各為書，成四十篇。與鄭覃刊定《九經》于石。出為鄂岳觀察使，以美政被褒。久之，拜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卒，贈太子少保。

敬宗謹慎地選任侍講學士，高重因純樸敦厚，和崔鄲一起被選中，又提拔爲國子祭酒。文宗喜歡《左氏春秋》，命令分出列國各自成書，寫成四十篇。和鄭覃刊定《九經》於石碑上。出任鄂岳觀察使，因政績卓著被贊揚。很長時間以後，拜授太子賓客，分管東都事務。去世，追贈太子少保。

贊曰：古者受姓受氏以旌有功，是時人皆土著，故名宗望姓，舉郡國自表，而譜系興焉，所以推叙昭穆，使百代不得相亂也。遭晋播遷，胡醜亂華，百宗蕩析，士去墳墓，子孫猶挾系録，以示所承，而代閥顯者，至賣昏求財，汩喪廉耻。唐初流弊仍甚，天子屢抑不為衰。至中葉，風教又薄，譜録都廢，公靡常産之拘，士亡舊德之傳，言李悉出隴西，言劉悉出彭城，悠悠世胙，訖無考按，冠冕皂隸，混為一區，可太息哉！

贊曰：古代賜姓賜氏用來表彰有功之臣，當時人們都是土著，所以名宗望姓，郡國自爲標幟，因而譜系興起，所以推崇宗族，使其百世不亂。遭逢晋朝的遷徙流亡，五胡亂華，衆多宗族動蕩離散，士人離開祖居之地，子孫仍然挾帶譜系牒録，以顯示自己的承襲地位，然而世代門户顯赫者，已經到了賣婚求財的地步，喪失廉耻。唐朝初年沿襲下來的這種弊病仍然很興盛，天子多次抑制而不能減弱。到了唐中葉，風俗教化輕薄，譜録都廢除，公没有了固定産業的限制，士失去了舊日的道德規範，説李姓全出自隴西，説劉姓全出自彭城，遥遠的世胙，無從考籍，達官仕宦和皂役奴僕，混爲一處，令人嘆息啊！

## 竇威

竇威，字文蔚，岐州平陸人。父熾，在周為上柱國，入隋為太傅，太穆皇后，其從兄弟女也。

竇威，字文蔚，岐州平陸人。父親竇熾，在周朝爲上柱國，進入隋朝爲太傅，太穆皇后，是他堂兄弟的女兒。

威沈邃有器局，貫覽群言，家世貴，子弟皆喜武力，獨威尚文，諸兄詆為書痴。内史令李德林舉秀異，授秘書郎，當遷不肯調者十年，故其學益博。而諸兄以軍功位通顯矣，薄威職閑冗，更謂曰："昔仲尼積學成聖，猶栖遲不偶，汝尚何求耶?"威笑不答。蜀王秀辟為記室，威以秀多不法，謝疾去。秀廢，府屬皆得罪，威獨免。大業中，累遷内史舍人，數諫忤旨，轉考功郎中，後坐事免。

竇威性格深沉有才識度量，博覽群書，家中世代顯貴，子弟都喜愛武功，惟獨竇威崇尚文，諸位兄長詆毁他是書痴。内史令李德林舉薦他爲秀異，授任秘書郎，應當升遷而不肯調任有十年的時間，因而他的學識更加廣博。而諸位兄長因軍功已經地位顯赫了，看不起竇威的職位清簡無用，進一步對他説："從前孔子學識淵博成爲聖人，還是被遺棄不用，你還能求取什麽呢?"竇威笑而不答。蜀王楊秀徵用他爲記室，竇威因楊秀常做不法之事，稱病離開。楊秀被廢棄，府中僚屬都獲罪，惟獨竇威幸免。大業年間，多次升任後爲内史舍人，屢次勸諫違背皇上旨意，轉任考功郎中，後來因罪免職。

高祖入關，召補大丞相府司録參

高祖入關，召入朝廷補授大丞相府司録參

軍。方天下亂，禮典湮缺，威多識朝廷故事，乃裁定制度。帝語裴寂曰："威，今之叔孫通也。"武德元年，授内史令。每論政事得失，必陳古為諭，帝益親矚，嘗引入卧内，謂曰："昔周有八柱國，吾與公家是也。今我為天子，而公為内史令，事固有不等耶?"威懼，頓首謝曰："臣家在漢，再為外戚。至元魏，有三皇后。今陛下龍興，臣復以姻戚進，夙夜懼不克任。"帝笑曰："公以三后族夸我邪！關東人與崔、盧婚者，猶自矜大，公世為帝戚，不亦貴乎。"

軍。這時天下混亂，禮法典章湮没殘缺，竇威知道很多朝廷舊例，因而由他來裁定制度。皇帝對裴寂説："竇威，是今天的叔孫通啊。"武德元年，任内史令。每次議論政事的得失，一定陳説古事作比喻，皇帝對他更加親近注目，高祖曾將他引入卧室内，對他説："昔日周朝有八柱國，我家和公家都是。現在我做了天子，而公却任内史令，這事有不平等嗎?"竇威害怕，叩頭謝罪道："臣家在漢朝時，兩次爲外戚。到了元魏時，有三個皇后。如今陛下龍興，臣又因姻戚進用，晝夜擔憂自己不能勝任。"皇帝笑着説："公以三個皇后的家族向我誇耀吧！關東人和崔、盧兩姓結婚的，尚且自誇自大，公世代是皇帝的親戚，不也顯貴啊。"

後寢疾，帝臨問，及卒，哭之慟。贈同州刺史，追封延安郡公，謚曰靖。威性儉素，家不樹産，比喪，無餘貲，遺令薄葬。詔皇太子、百官臨送。

後來竇威病重，皇上親自前去探望，等到去世，皇上哭得傷心哀慟。追贈同州刺史，追封延安郡公，謚號靖。竇威性格儉樸，家中没有産業，臨死，没有多餘的資財，遺囑要求薄葬。下詔皇太子、百官去送喪。

兄子軌，字士則。父恭，仕周為雍州牧、酇國公。

哥哥的兒子竇軌，字士則。父親竇恭，在周朝任雍州牧、酇國公。

竇軌

軌性剛果有威，大業中，為資陽郡東曹掾，去官歸。高祖起兵，軌募衆千餘人迎謁長春宫。帝大悦，賜良馬十匹，使略地渭南，下永豐倉，收兵五千，從平京師。封贊皇縣公，為大丞相諮議參軍。

竇軌性情剛直果斷有威嚴，大業年間，任資陽郡東曹掾，辭官回家。高祖起兵，竇軌招募一千多兵衆在長春宫迎接拜見。皇上非常高興，賜給良馬十匹，派他攻取渭南，拿下永豐倉，收集士兵五千人，跟隨皇上平定京城。封贊皇縣公，任大丞相諮議參軍。

稽胡賊五萬掠宜春，詔軌討之。次黄欽山，遇賊乘高叢射，衆為却。軌斬部將十四人，更拔其次代之，身擁數百騎殿，令曰："聞鼓不進者斬。"既鼓，士争赴賊，賊射不勝，大破之，斬首千級，獲男女二萬。擢太子詹事。赤排羌與薛舉叛將鍾俱仇寇漢中，拜秦州總管，討賊連戰有功，餘黨悉降。復酇國舊封，遷益州道行臺左僕射。党項引吐谷渾寇松州，詔軌與扶州刺史蔣善合援之。善

稽胡賊兵五萬人侵犯宜春，下詔讓竇軌征討。軍隊駐扎在黄欽山，遇見賊人從高處萬箭齊射，士兵退却。竇軌斬殺了十四位部將，再提拔他們的副手代替，親自率數百名騎兵尾隨其後，命令道："聽到鼓聲不前進的斬。"擊鼓之後，士兵争相向賊人衝去，賊箭發射跟不上，竇軌的軍隊大敗了賊軍，殺頭千級，俘獲男女二萬人。升任太子詹事。赤排羌和薛舉叛將鍾俱仇進犯漢中，拜授竇軌爲秦州總管，討賊接連取勝，餘黨全部投降。恢復酇國舊封，升任益州道行臺左僕射。党項引誘吐谷渾進犯松州，下詔讓竇軌和扶

合先期至，敗之鉗川。軌進軍臨洮，擊左封，走其衆。度羌必爲患，始屯田松州。詔率所部兵從秦王討王世充。明年，還蜀。

軌既貴，益嚴酷，然能自勤苦，每出師臨敵，身未嘗解甲，其下有不用命即誅，至小過亦鞭棰流血，人見者皆重足股栗，由是蜀盗悉平。初，以其甥爲腹心，嘗夜出，呼不時至，斬之。又戒家奴毋出外，忽遣奴取漿公厨，既而悔焉，曰："要當借汝頭以明法。"命斬奴，奴稱冤，監刑者疑不時决，軌并斬之。後入朝，賜坐御榻，容不肅，又坐對詔，帝怒曰："公入蜀，車騎、驃騎從者二十人，公斬誅略盡，我隴種車騎，尚不足給公。"因繫詔獄。俄釋之，還鎮益州。

軌與行臺尚書韋雲起、郭行方素不協，及隱太子誅，詔至，軌内詔懷中，雲起問詔安在，軌不肯示，因執殺之。行方懼，奔京師，得免。是歲，行臺廢，授益州都督，加食邑户六百。

貞觀元年，召授右衛大將軍，出爲洛州都督。周洛間，因隋亂，人不土著，軌下令諸縣，有游手末作者按之，由是威信大行，民皆趨本。卒，贈并州都督。

子奉節，尚永嘉公主，歷左衛將軍、秦州都督。

竇琮

軌弟琮，有武幹。大業末，犯法亡命太原，依高祖。與秦王有憾，不自安。王方收天下豪英，降禮接之，與出入卧内，琮意乃釋。大將軍府建，引爲統軍。從平西河，破霍邑。

州刺史蔣善合去援救。蔣善合先期到達，在鉗川打敗敵軍。竇軌進軍臨洮，攻擊左封，驅逐了敵軍。估計羌必然會成爲禍患，開始在松州屯田。下詔率領所統領的部隊跟隨秦王討伐王世充。第二年，返回蜀地。

竇軌顯貴以後，更加嚴酷，然而自身勤苦不懈，每次出兵作戰，從不解去盔甲，部下有不聽從命令的就殺掉，甚至很小的過失也要被鞭打至流血，人們看到他都叠足而立兩腿戰抖，因此蜀中盗賊全部平定。當初，以他外甥爲心腹，他外甥曾夜間出去，竇軌傳叫時没有及時趕到，便殺了他。又告誡家奴不要外出，有一次忽然派一奴僕到公厨去取飲用的漿水，接着又後悔了，説："要借你的頭來申明法令。"命令斬殺那個奴僕，奴僕稱冤，監察行刑的人遲疑不決，竇軌將他們一同殺死。後來入朝，賜坐御榻，面容不嚴肅，又因對詔不合聖旨獲罪，皇帝生氣地説："公入蜀時，車騎、驃騎跟隨的有二十人，公快要殺完了，我隴種車騎，還不足以給公。"於是將他拘押在牢獄中。不久又釋放了，返回鎮守益州。

竇軌和行臺尚書韋雲起、郭行方一向不和，等到隱太子被殺，詔書送到，竇軌將詔書藏到懷中，韋雲起問詔書在什麽地方，竇軌不肯拿出來，并趁機捉住韋雲起殺了。郭行方害怕，逃回京城，免於一死。這一年，行臺廢除，任益州都督，加食邑六百户。

貞觀元年，召入朝廷授右衛大將軍，出任洛州都督。周洛之間，因隋末動亂，人們不在本土定居，竇軌下令各縣，有游手好閑從事末業的以刑法論處，因此大大樹立了威信，百姓紛紛開始務農。竇軌去世，追贈并州都督。

兒子竇奉節，娶永嘉公主爲妻，歷任左衛將軍、秦州都督。

竇軌的弟弟竇琮，有武力才幹。大業末年，犯法逃亡到太原，投歸高祖。和秦王有怨恨，心中不安。秦王當時收攬天下英豪，降禮接待了他，并且和他出入内室，竇琮這纔放心。大將軍府建立後，引用爲統軍。跟隨平定西河，攻破霍

授金紫光禄大夫，封扶風郡公。從劉文静擊屈突通於潼關，敗其將桑顯和，通遁去，琮以輕騎追獲於稠桑。進兵下陜縣，拔太原倉。遷左領軍大將軍，賜物五百段。隋河陽都尉獨孤武潛謀歸款，命琮總萬騎，自柏崖迎之，逗留不進，武見殺，坐除名。

邑。授任金紫光禄大夫，封扶風郡公。跟隨劉文静在潼關攻打屈突通，打敗了屈突通的將領桑顯和，屈突通逃跑，竇琮帶輕騎追到稠桑將他俘獲。進兵攻下陜縣，奪取太原倉。升任左領軍大將軍，賜物五百段。隋朝的河陽都尉獨孤武暗中謀劃歸順，命令竇琮統領騎兵一萬人，到柏崖迎接，由於竇琮逗留不前進，致使獨孤武被殺，因此竇琮獲罪除名。

武德初，為右屯衛大將軍。時將圖洛陽，詔琮留守陜，護餉道。王世充將羅士信數以兵鈔絶，琮使人説降之。東都平，檢校晋州總管。從隱太子平劉黑闥，以功封譙國公，賜黄金五十斤。卒，贈左衛大將軍，謚曰敬。永徽五年，加贈特進。

武德初年，竇琮任右屯衛大將軍。當時將要謀取洛陽，下詔竇琮留守陜地，衛護運糧的道路。王世充的部將羅士信多次帶兵襲擊，竇琮派人勸降他。東都平定，竇琮檢校晋州總管。跟隨隱太子平定劉黑闥，因功封譙國公，賜黄金五十斤。竇琮去世，追贈左衛大將軍，謚號敬。永徽五年，加贈特進。

## 竇抗

威從兄子抗，字道生。父榮定，為隋洛州總管、陳國公，謚曰懿。母，隋文帝姊安成公主也。

抗美容儀，性通率，涉見圖史。以帝甥蚤貴，入太學，釋褐千牛備身、儀同三司。侍父疾，束帶五旬不弛；居喪，哀癯過常。襲爵，累轉梁州刺史。將之官，文帝幸其第，酣宴如家人禮。母卒，數號絶，詔宫人節哭。歲餘，為岐州刺史，轉幽州總管，所至以寬惠聞。漢王諒反，煬帝疑抗為應，遣李子雄馳往代之。子雄因誣抗得諒書不奏，案鞫無狀，然坐是遂廢。

竇威堂兄的兒子竇抗，字道生。父親竇榮定，任隋朝的洛州總管、陳國公，謚號懿。母親，是隋文帝的姐姐安成公主。

竇抗長相英俊，性格直率，廣泛涉獵圖籍和史籍。因是皇帝的外甥而早早顯貴，進入太學，初次做官任千牛備身、儀同三司。侍候生病的父親，束帶五十天不鬆，爲父親守喪，哀痛過度。承襲爵位，多次轉任後爲梁州刺史。將去就任時，文帝臨幸他的宅第，像家人一樣酣暢宴飲。母親去世，哀痛得多次昏絶過去，下詔讓宫人節制痛哭。一年多以後，任岐州刺史，轉任幽州總官，所到之處以寬惠聞名。漢王楊諒反叛，煬帝懷疑竇抗是響應者，派遣李子雄騎馬奔馳前往接替他。李子雄趁機誣陷竇抗得到楊諒書信不奏報，查無證據，然而因此獲罪免官。

抗與高祖少相狎，及楊玄感反，抗謂高祖曰：“玄感為我先耳，李氏名在圖録，天所啓也。”高祖曰：“為禍始不祥，公無妄言。”煬帝遣抗出靈武，逴護長城，聞高祖已定京師，喜曰：“此吾家婿，豁達有大度，真撥亂主也。”因歸長安。高祖見之喜，握手曰：“李氏果王，何如?”因置酒

竇抗和高祖少年時相好，等楊玄感反叛，竇抗對高祖説：“楊玄感起事衹是在我們之前罷了，李氏名在圖録，這是上天的啓示。”高祖説：“作禍首不祥，公不要胡説。”煬帝派竇抗到靈武任職，遠守長城，聽説高祖已拿下京城，高興地説：“這是我家的女婿，豁達有大度，是真正撥亂反正的君主。”於是回到長安。高祖見到他很高興，握着他的手説：“李氏果真稱王，怎麽

爲樂，授將作大匠兼納言，尋罷爲左武候大將軍。

帝聽朝，或引升御坐，既退，入卧内，從容談笑，極平生歡，以兄呼之，宫中稱爲舅，或留宿禁省，侍燕豫，然未嘗干朝廷事。後從秦王平薛舉，功第一；又從征王世充。東都平，册勛於廟者九人，抗與從弟軌與焉。賜女樂一部，珍幣不貲。卒，贈司徒，謚曰密。

子衍、静、誕，衍襲爵。

樣？”於是擺酒歡聚，授任竇抗將作大匠兼任納言，不久免去原職任左武候大將軍。

皇帝臨朝聽政，有時讓竇抗升御坐，退朝後，竇抗進入高祖内室，從容談笑，極盡平生歡樂，高祖以兄稱呼他，宫中稱他爲舅，有時留宿在皇宫，侍奉宴飲，然而未曾干預過朝政。後來跟隨秦王平定薛舉，功勞第一；又跟隨秦王征討王世充。東都平定，在廟堂之上叙功封賜的有九人，竇抗和堂弟竇軌都在其中。賜女樂一部，珍玩財寶無數。竇抗去世，追贈司徒，謚號密。

兒子竇衍、竇静、竇誕，竇衍承襲爵位。

### 竇静

静，字元休，在隋佐親衛，以父得罪煬帝，久不之進。高祖入京師，擢并州大總管府長史。時突厥數爲邊患，糧道不屬，静表請屯田太原，以省餽運。議者以流亡未復，不宜重困，於是召入與裴寂、蕭瑀、封倫廷議，寂等不能屈，帝從之，歲收粟十萬斛。詔檢校并州大總管。又請斷石嶺以爲鄣塞，制突厥之入。

竇静，字元休，任隋朝佐親衛，因父親得罪了煬帝，長時間不能晋升。高祖進入京城，提拔爲并州大總管府長史。當時突厥常常成爲邊患，糧道不通，竇静上表請求在太原屯田，以此節省糧食運輸。議論時政者認爲流亡之人還没有恢復，不應該增加百姓負擔，就此事被召入朝和裴寂、蕭瑀、封倫當廷議論，裴寂等人不能説服他，皇帝聽從了他的建議，每年收十萬斛粟。下詔檢校并州大總管。又請求斷絶石嶺作爲關塞，控制突厥的入侵。

太宗即位，授司農卿，封信都縣男。趙元楷爲少卿，静鄙其聚斂，因會官屬大言曰：“如煬帝奢侈，竭四海自奉，司農須公矣。今天子躬節儉，屈一人安兆庶，惡用公哉？”元楷大慚。改夏州都督。

太宗即位，授任竇静爲司農卿，封信都縣男。趙元楷任少卿，竇静鄙視他聚斂財物，於是招集官屬的人大聲説：“像隋煬帝那樣奢侈的，盡四海之物供奉自己，司農這一官職一定要公去做了。如今天子親行節儉，寧可委屈自己也要安撫百姓，怎麽用你任這一職位呢？”趙元楷非常羞愧。改任夏州都督。

突厥携貳，諸將出征者過静，静爲陳虜中虚實，諸將由是大克獲。又間其部落，郁射所部鬱孤尼等九俟斤皆内附。帝嘉之，賜馬百匹、羊千口。及禽頡利，詔處其衆河南。静上書曰：“夷狄窮則搏噬，飽則群聚，不可以刑法繩、仁義教也。衣食仰給，不恃耕桑。今損有爲之民，資無知之虜，得之無益於治，失之不害於化。况首丘未忘，則一旦變生，犯我

突厥叛離，將要出征的各將領去拜訪了竇静，竇静爲他們講述了虜中的虚實，諸將因此大勝突厥。又離間虜人的部落，郁射所部鬱孤尼等九俟斤都歸順朝廷。皇帝嘉獎了他，賜給一百匹馬、一千隻羊。等活捉了頡利，下詔把頡利的部衆安排在河南。竇静上書説：“夷狄窮困時就相互吞噬，吃飽了就群聚鬧事，不能够用刑法制約、仁義教化。衣食依靠供給，不靠農桑。如今損害有爲的百姓，資助無知的夷虜，得到他們無益於天下的治理，失去他們也無害於國家的教

王略矣。不如因其破亡，假以賢王一號，妻之宗女，披其土地部落，使權弱勢分，易為羈制，則世為藩臣矣。”帝雖不從，然嘉其忠，優詔答曰：“北方之務，悉以相委，以卿為寧朔大使，朕無北顧憂矣。”再遷民部尚書。卒，謚曰肅。

化。況且他們没有忘記故土，那麽一旦叛亂發生，就會侵犯我們的地域。不如趁他們殘破之時，授予他們賢王一個封號，將一個宗室女嫁給他，分散其土地部落，使其權力減弱勢力分散，就容易控制了，他們就可以世代成爲藩臣了。”皇帝雖然没有聽從，然而贊揚了他的忠心，下詔贊揚并答覆説：“北方的事務，全部委托給你，使卿爲寧朔大使，朕就没有北顧之憂了。”兩次升遷任民部尚書。竇静去世。謚號肅。

子逵，尚遂安公主，襲爵。

兒子竇逵，娶遂安公主爲妻，承襲封地爵位。

竇誕

誕，隋末起家朝請郎。義寧初，辟丞相府祭酒，封安豐郡公，尚襄陽公主。從秦王征薛舉，為元帥府司馬。累遷太常卿。高祖諸子幼，未出宫者十餘王，國司家事，皆誕主之。出為梁州都督。

竇誕，隋朝末年初次做官任朝請郎。義寧初年，徵用爲丞相府祭酒，封安豐郡公，娶襄陽公主爲妻。跟隨秦王征伐薛舉，任元帥府司馬。多次升任後爲太常卿。高祖諸子年幼，没出宫的有十幾個王，國務家事，都由竇誕主持。出任梁州都督。

貞觀初，召授右領軍大將軍，進莘國公，為宗正卿。太宗與語，昏謬失對。乃下詔曰：“誕比衰耗，不能事，朕知而任之，是謂不明。且為官擇人者治，為人擇官者亂。其以光禄大夫罷就第。”卒，贈工部尚書、荆州刺史，謚曰安。

貞觀初年，召入朝廷任右領軍大將軍，晋升莘國公，任宗正卿。太宗和他談話，昏憒失對。於是下詔説：“竇誕近來衰老，不能做事，朕知道却任用他，這叫做不明。況且爲官選擇人的則國家得以治理，爲人選擇官的則天下混亂。那就以光禄大夫停職回家。”竇誕去世，追贈工部尚書、荆州刺史，謚號安。

竇璡

抗弟璡，字之推，性沈厚。隋大業末，為扶風太守。唐兵起，以郡歸，歷民部尚書。從秦王平薛仁杲，賜錦袍。尋鎮益州，時蜀盜賊多，皆討平之。與皇甫無逸不協，數相訴毁，因請入朝，至半道，詔還之。璡内憂恐。會使者至，璡引宴卧内，厚餉遺。無逸以聞，坐免官。未幾，授秘書監，封鄧國公。

竇抗的弟弟竇璡，字之推，性情沉穩敦厚。隋朝大業末年，任扶風太守。唐起兵後，竇璡以郡歸附，歷任民部尚書。跟隨秦王平定薛仁杲，賞賜錦袍。不久鎮守益州，當時蜀中盜賊很多，竇璡都一一討平了。竇璡和皇甫無逸不和，多次互相詆毁，於是請求入朝，走到半路，下詔讓他返回。竇璡心中很是憂慮擔心。正巧使者來到，竇璡將使者帶到卧室内宴飲，并給他贈送了豐厚的禮物。皇甫無逸將這件事上報給皇上，竇璡獲罪罷官。不久，授任秘書監，封鄧國公。

貞觀初，遷將作大匠，詔修洛陽宫，鑿池起山，務極侈浮，費不勝算。太宗怒，詔毁之，免其官。以鄜

貞觀初年，竇璡遷任將作大匠，下詔修建洛陽宫，鑿池起山，極盡奢侈浮華，費用多不勝數。太宗發怒，下詔毁掉，免去了竇璡的官職。

王納璡女爲妃，復位。卒，贈禮部尚書，謚曰安。璡有巧思，工書。武德中，與太常少卿祖孝孫受詔定雅樂，是正鍾律云。

因鄭王娶了竇璡的女兒做王妃，恢復了他的官位。竇璡去世，追贈禮部尚書，謚號安。竇璡有巧思，工於書法。武德年間，和太常少卿祖孝孫受詔制定雅樂，這就是正鐘律。

竇德玄

威從孫德玄，隋大業中，起家國學生。祖照，尚周文帝義陽公主，封鉅鹿郡公。父彥，襲爵，終隋西平太守。兄德明，師事陳留王孝逸，通知文史。漢王諒反，遣將綦良攻黎州。德明年十八，募士五千，號令嚴整，倍道擊賊，破之。以功擢累齊王府屬。坐事免。高祖兵叩長安，而宗室孝基、神符、道宗及竇誕、趙慈景等并繫獄，隋將衛文昇、陰世師欲殺之，德明諫曰："罪不在此，殺之無傷於彼，衹取怨焉，不如捉之。"乃止。長安平，謁高祖，終不自言，時稱長者。拜考功郎中。從秦王擊王世充。封顯武男，歷常、愛二州刺史，卒。

竇威的從孫子竇德玄，隋朝大業年間，起家爲國學生。祖父竇照，娶了周文帝的義陽公主爲妻，封鉅鹿郡公。父親竇彥，承襲爵位，官位終於隋朝的西平太守。哥哥竇德明，從師於陳留王孝逸，精通文史。漢王楊諒反叛，派遣將領綦良攻打黎州。竇德明時年十八歲，招募士兵五千人，號令嚴整，兼程擊賊，打敗了敵軍。因功升任多次後爲齊王府屬。因事免職。高祖兵臨長安，而宗室李孝基、李神符、李道宗以及竇誕、趙慈景等都囚禁在獄中，隋將衛文昇、陰世師想殺了他們，竇德明勸諫說："罪過不在這些人身上，殺了他們對那些反叛的人没有任何傷害，衹能增加怨恨，不如放了他們。"因此没有殺害他們。長安平定後，竇德明拜謁高祖，自己始終没説這件事，當時人們稱他爲長者。拜授考功郎中。跟隨秦王攻打王世充。封顯武男，歷任常、愛二州刺史，去世。

德玄始爲高祖丞相府千牛，歷太宗時不甚顯，高宗以舊臣，自殿中少監爲御史大夫，歲中遷司元太常伯。時帝又以源直心爲奉常正卿，劉祥道爲司刑太常伯，上官儀爲西臺侍極，郝處俊爲太子左中護，凡十餘人，皆帝自擇，以示宰相李勣等，皆頓首謝。

竇德玄起初任高祖丞相府千牛，在太宗朝不太顯貴，高宗因他是舊臣，從殿中少監提拔爲御史大夫，這年又升任司元太常伯。當時皇上又使源直心爲奉常正卿，劉祥道爲司刑太常伯，上官儀爲西臺侍極，郝處俊爲太子左中護，共十多人，都是皇帝親自選擇，讓宰相李勣等人看，他們都叩頭謝恩。

麟德初，進檢校左相，勤職約己，天子嘗臨朝，咨其清素，加以賜賚。居位數年，贊圖封禪事，與李勣皆爲使。帝次濮陽，問古謂帝丘，德玄不能對，許敬宗具道其然，帝稱善。敬宗自矜于人，德玄知，不爲忤，衆服其量。禮成，進爵二級。以弟德遠未及爵，願分封，詔可，故德玄封鉅鹿男，德遠樂安男。德玄迎

麟德初年，竇德玄進檢校左相，他克己勤政，天子曾經臨朝，詢問其廉潔公正之事迹，加以賞賜。居位多年，輔助封禪事務，和李勣都爲封禪使。皇帝停駐濮陽，問古時所謂的帝丘，竇德玄回答不上來，許敬宗全部説出其來龍去脉，皇帝稱好。許敬宗向人自誇，竇德玄知道後，不和他計較，衆人佩服他的度量。封禪禮告成，進爵兩級。因弟弟竇德遠没有爵位，願意和他分封，下詔允許，所以竇德玄封鉅鹿男，竇德遠封

時取合，未嘗有過，然無它補益。卒，年六十九，贈光禄大夫，幽州都督，謚曰恭。

樂安男。竇德玄迎時取合，從没有過失，但也没其他補益。去世，終年六十九歲，追贈光禄大夫，幽州都督，謚號恭。

贊曰：高、竇雖緣外戚姻家，然自以才猷結天子，厠迹名臣，垂榮無窮，時有遇合，故見諸事業。古來賢豪，不遭興運，埋光鏟采，與草木俱腐者，可勝咤哉！竇宗自魏訖唐，支胄扶疏數百年，所馮厚矣。

贊曰：高、竇兩家雖然由於緣分都做了外戚姻家，然而自能用才略來結識天子，躋身名臣的行列，延續榮華於無窮，遇到好的機會，所以成就功名事業。自古以來賢能豪傑，不遇上時運，埋没光華鏟除文采，和草木一同腐朽，叫人不勝嘆息！竇家宗族自魏到唐，子孫支派興盛好幾百年，所憑藉的可够豐厚的了。

# 唐書卷九十六

## 列傳第二十一

### 房杜列傳

**房玄齡** *房遺愛*

房玄齡，字喬，齊州臨淄人。父彦謙，仕隋，歷司隸刺史。

玄齡幼警敏，貫綜墳籍，善屬文，書兼草隸。開皇中，天下混壹，皆謂隋祚方永，玄齡密白父曰："上無功德，徒以周近親，妄誅殺，攘神器有之，不爲子孫立長久計，淆置嫡庶，競侈僭，相傾閱，終當內相誅夷。視今雖平，其亡，跬可須也。"彦謙驚曰："無妄言!"年十八，舉進士。授羽騎尉，校讎秘書省。吏部侍郎高孝基名知人，謂裴矩曰："僕觀人多矣，未有如此郎者，當爲國器，但恨不見其聳壑昂霄云。"補隰城尉。漢王諒反，坐累，徙上郡。顧中原方亂，慨然有憂天下志。會父疾，綿十旬，不解衣；及喪，勺飲不入口五日。

房玄齡，字喬，齊州臨淄人。父親房彦謙，在隋朝做官，歷任司隸刺史。

房玄齡年幼時聰明機敏，博覽群書，善於寫文章，書法兼通草書隸書。隋朝開皇年間，天下統一，人們都説隋朝的國運會長久，房玄齡私下裏告訴父親説："皇上無功無德，衹憑藉是周朝的近親，胡亂誅殺，篡奪國家政權，不爲子孫做長久打算，混淆嫡庶關係，競相奢侈越禮，兄弟之間相互傾軋不斷內鬥，終究將會內部互相殘殺。看今日雖然太平，但其滅亡，就在眼前。"房彦謙吃驚地説："不要亂説！"十八歲，房玄齡被舉薦爲進士。拜授羽騎尉，在秘書省校對書籍。吏部侍郎高孝基以知人著稱，對裴矩説："我見過的人很多了，還没有見過像這樣的年輕人，他一定是國家的棟梁，衹遺憾不能看到他出人頭地的那一天了。"補授房玄齡任隰城尉。漢王楊諒造反，房玄齡受牽連，遷徙到上郡。看到中原正亂，心中有憂慮天下的大志。這時父親生病，接連一百天，不解衣帶侍奉；待到父親去世，五天滴水不進。

太宗以燉煌公徇渭北，杖策上謁軍門，一見如舊，署渭北道行軍記室參軍。公爲秦王，即授府記室，封臨淄侯。征伐未嘗不從，衆爭取怪珍，玄齡獨收人物致幕府，與諸將密相申結，人人願盡死力。王嘗曰："漢光武得鄧禹，門人益親。今我有玄齡，

太宗以燉煌公攻取渭北，房玄齡策馬而行到軍門謁見，太宗和他一見如故，任用房玄齡爲渭北道行軍記室參軍。太宗爲秦王，就授他秦王府記室，封臨淄侯。凡有征伐，房玄齡没有不跟從的，衆人爭相尋取奇珍異寶，惟獨房玄齡收攏人才招到幕府，和諸將親密團結，人人願意盡死力效勞。秦王曾經説："漢光武得到鄧禹，門人更

猶禹也。”居府出入十年，軍符府檄，或駐馬即辦，文約理盡，初不著稿。高祖曰：“若人機識，是宜委任。每為吾兒陳事，千里外猶對面語。”

加親近。如今我有房玄齡，就像鄧禹啊。”房玄齡在府中任職十年，軍事書奏幕府檄文，有時頃刻之間便寫成，文辭簡約道理詳盡，一開始就不打底稿。高祖說：“這個人機敏有才識，是可以委托重任的。每次爲我兒陳述事情，雖然在千里之外就好像面對面談話一樣。”

隱太子與王有隙，王召玄齡與計，對曰：“國難世有，惟聖人克之。大王功蓋天下，非特人謀，神且相之。”乃引杜如晦協判大計。累進陝東道大行臺考功郎中、文學館學士。故太子忌二人者，奇譖于帝，皆斥逐還第。太子將有變，王召二人以方士服入，夜計事。事平，王為皇太子，擢右庶子。太子即位，為中書令。第功班賞，與如晦、長孫无忌、尉遲敬德、侯君集功第一，進爵邗國公，食邑千三百户，餘皆次叙封拜。帝顧群臣曰：“朕論公等功，定封邑，恐不能盡，無有諱，各為朕言之。”淮安王神通曰：“義師起，臣兵最先至，今玄齡等以刀筆吏居第一，臣所未喻。”帝曰：“叔父兵誠先至，然未嘗躬行陣勞，故建德之南，軍敗不振，討黑闥反動，望風輒奔。今玄齡等有決勝帷幄、定社稷功，此蕭何所以先諸將也。叔父以親，宜無愛者，顧不可緣私與功臣競先後爾。”初，將軍丘師利等皆怙跋攘袂，或指畫自陳說，見神通愧屈，乃曰：“陛下至不私其親，吾屬可妄訴邪!”

隱太子和秦王有隔閡，秦王召來房玄齡商議計策，房玄齡回答說：“國難世代都有，衹有聖人能够克服。大王您功蓋天下，不是僅靠人的謀劃，也有神的相助。”於是引用杜如晦協助他制定大計。多次升任後爲陝東道大行臺考功郎中、文學館學士。所以太子忌怕房玄齡和杜如晦，暗中向皇帝誣告，他倆都被貶斥回家。太子將要發動變亂，秦王召他們兩人裝扮成道士進入府中，夜間計議大事。事件平息，秦王做了皇太子，提拔房玄齡任右庶子。太子即位，任中書令。按功行賞，和杜如晦、長孫无忌、尉遲敬德、侯君集功居第一，進爵邗國公，食邑一千三百户，其他人都按功勞大小封爵拜官。皇帝看着群臣說：“朕衡量公等的功勞，決定封邑，恐怕有不够完備的，不要有所隱諱，各人爲朕講一講。”淮安王李神通說：“起義之初，臣最先率兵來響應，如今房玄齡等辦理文書的刀筆吏却位居第一，臣有些不明白。”皇帝說：“叔父的確帶兵先到，但未曾親自衝鋒陷陣，所以竇建德向南侵犯，你的軍隊一敗不振，討伐劉黑闥的反叛，你望風逃奔。如今房玄齡等人有決勝帷幄、定立國家的功勞，這就是蕭何所以位居諸將之上的原因。叔父是我的親戚，朕應該没有什麽吝惜的，但却不能因爲私情和功臣們爭先後罷了。”當初，將軍丘師利等人都自恃有功揎袖捋臂，有的指手畫脚地陳說功勞，看到李神通羞愧屈服，就說：“陛下連自己的親戚都不偏愛，我等還亂説什麽呀！”

進尚書左僕射，監修國史，更封魏。帝曰：“公為僕射，當助朕廣耳目，訪賢材。比聞閲牒訟日數百，豈暇求人哉?”乃敕細務屬左右丞，大事關僕射。

升任尚書左僕射，監修國史，改封魏國公。皇帝說：“公任僕射，應當協助朕廣開耳目，求訪賢才。近來聽説你每天審閲訴訟公文數百件，哪有時間訪求人才呢?”於是將瑣細事務交由左右丞處理，大事托付給僕射。

帝嘗問：“創業、守文孰難?”玄

皇帝曾經問：“創業、守業哪一個難?”房玄

齡曰："方時草昧，群雄競逐，攻破乃降，戰勝乃剋，創業則難。"魏徵曰："王者之興，必乘衰亂，覆昏暴，殆天授人與者。既得天下，則安于驕逸。人欲靜，徭役毒之；世方敝，哀刻窮之。國繇此衰，則守文爲難。"帝曰："玄齡從我定天下，冒百死，遇一生，見創業之難。徵與我安天下，畏富貴則驕，驕則怠，怠則亡，見守文之不爲易。然創業之不易，既往矣；守文之難，方與公等慎之。"

齡說："在事業開創時期，群雄競相攻伐，被打敗了就投降歸順，打贏了就成功稱王，創業是難。"魏徵說："帝王的興起，必然乘藉衰敗混亂的機會，鏟除昏庸暴虐的統治，幾乎是上天給予的恩賜。得到天下以後，就會安於驕侈淫逸。百姓要安寧，但受害於徭役之苦；天下正凋敝，苛捐雜税却使百姓窮困不堪。國家由此衰亡，這樣說來守業更難。"皇帝說："房玄齡跟我打天下，冒百死，遇一生，看到了創業的艱難。魏徵和我安定天下，害怕富貴了就會驕奢，驕奢了就會懈怠，懈怠了就要滅亡，看到了守業的不容易。然而創業的不容易，已經過去了；守業的艱難，正要和你們大家慎重行事。"

會詔大臣世襲，授宋州刺史，徙國梁，而群臣讓世襲事，故罷刺史，遂爲梁國公。未幾，加太子少師。始詣東宮，皇太子欲拜之，玄齡讓不敢謁，乃止。居宰相積十五年，女爲王妃，男尚主，自以權寵隆極，累表辭位，詔不聽。頃之，進司空，仍總朝政。玄齡固辭，帝遣使謂曰："讓，誠美德也。然國家相眷賴久，一日去良弼，如亡左右手。顧公筋力未衰，毋多讓！"晉王爲皇太子，改太子太傅，知門下省事。以母喪，賜塋昭陵園。起復其官。會伐遼，留守京師。詔曰："公當蕭何之任，朕無西顧憂矣。"凡糧械飛輸，軍伍行留，悉裁總之。玄齡數上書勸帝，願毋輕敵，久事外夷。固辭太子太傅，見聽。

適值下詔讓大臣做世襲刺史，授任房玄齡爲宋州刺史，改封梁國公，但群臣都辭讓世襲之事，所以免去刺史，於是封房玄齡爲梁國公。不久，加太子少師。開始到東宮，皇太子要叩拜他，房玄齡辭讓不敢接受謁見，於是停止。擔任宰相長達十五年，女兒做了王妃，兒子娶了公主爲妻，自認爲權寵極大，多次上表請求辭去相位，下詔不同意。不久，進升司空，仍然總理朝政。房玄齡堅決辭讓，皇帝派使臣對他說："謙讓，的確是美德。然而國家依靠你的輔助已經很久，一旦離開良相，就如同失去了左右手。看公精力還没有衰退，不要過多辭讓！"晉王做皇太子，改授太子太傅，主持門下省事務。因母親去世，賜給昭陵園墓地。喪期未滿就起用恢復官職。適逢討伐遼，房玄齡留守京城。下詔說："公如果能擔當起像當年蕭何一樣的重任，朕就没有西顧之憂了。"凡軍糧器械的運輸，軍隊的行進駐留，全由他總理。房玄齡多次上書勸諫皇帝，希望不要輕敵，要長久地對付外夷。堅決辭讓太子太傅之位，皇上同意。

晚節多病，時帝幸玉華宮，詔玄齡居守，聽卧治事。稍棘，召許肩輿入殿，帝視流涕，玄齡亦感咽不自勝。命尚醫臨候，尚食供膳，日奏起居狀。少損，即喜見于色。玄齡顧諸子曰："今天下事無不得，惟討高麗

房玄齡晚年多病，當時皇帝臨幸玉華宮，下詔房玄齡留守京城，聽憑他卧床辦理國事。病人漸漸消瘦，皇帝召見時允許他乘坐肩輿進殿，皇帝看着他流淚，房玄齡也感動得哽咽不能自控。太宗派尚醫親臨診治，尚食供奉御膳，每天稟報房玄齡的起居情況。病情稍有減輕，皇上便喜形

未止，上含怒意决，群臣莫敢諫，吾而不言，抱愧没地矣！”遂上疏曰：

於色。房玄齡對諸子說：“如今天下事没有不得當的，祇有討伐高麗没有停止，皇上含怒決斷，群臣不敢諍諫，我如果不說，就會帶着遺憾入土了！”於是上疏說：

上古所不臣者，陛下皆臣之；所不制者，陛下皆制之矣。為中國患，無如突厥，而大小可汗相次束手，弛辮握刀，分典禁衛。延陀、鐵勒，披置州縣；高昌、吐渾，偏師掃除。惟高麗歷代逋命，莫克窮討。陛下責其弑逆，身自將六軍，徑荒裔，不旬日拔遼東，虜獲數十萬，殘衆、孽君縮氣不敢息，可謂功倍前世矣。《易》曰：“知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蓋進有退之義，存有亡之機，得有喪之理，為陛下惜者此也。傳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威名功烈既云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邊夷醜種，不足待以仁義、責以常禮，古者以禽魚畜之。必絶其類，恐獸窮則搏，苟救其死。且陛下每决死罪，必三覆五奏，進疏食，停音樂，以人命之重為感動也。今士無一罪，驅之行陣之間，委之鋒鏑之下，使肝腦塗地，老父孤子、寡妻慈母望槥車，抱枯骨，摧心掩泣，其所以變動陰陽，傷害和氣，實天下之痛也！使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能為後世患，夷之可也。今無是三者，而坐敝中國，為舊王雪耻，新羅報仇，非所存小、所損大乎？臣願下沛然之詔，許高麗自新，焚陵波之船，罷應募之衆，即臣死

自古以來不對中國稱臣的，陛下都能使其稱臣；無法制服的，陛下都能將其制服。對中國危害最大的，超不過突厥，而如今大小可汗相繼投降歸順，解去髮辮手握戰刀，充當警衛。延陀、鐵勒，分別設置州縣；高昌、吐渾，用偏師便可掃除。祇有高麗歷代逃脱誅伐，没人能够征服。陛下譴責他們殺害了自己的國王，親自率領六軍，走過荒凉的邊地，不過十天就攻克遼東，虜獲了數十萬人，殘衆、孽君屏氣不敢喘息，可以稱得上是功倍於前世了。《易》上說：“知道進退存亡，而又不失正當分寸的，祇有聖人吧！”因此進有退的含義，存中有亡的契機，得中有喪的道理，臣爲陛下惋惜的就是這個。傳說：“知道滿足就不會受辱，知道止步就不會有危險。”陛下的威名功德已經可以滿足了，擴大國土開闢疆域也可以停止了。邊遠地方低賤的族類，不值得用仁義對待、用正常禮義要求，古人把他們當作禽魚畜養。如果一定要滅絶其種類，恐怕野獸走投無路也會反撲，以求活命。况且陛下每次處决死囚，一定三番五次的奏報審議，吃素食，停止音樂，就是因陛下爲人命重大所感動了。如今士兵們没有一點過錯，被驅趕到戰陣之中，委命於鋒利的刀刃之下，使肝腦塗地，老父孤子、寡妻慈母望着靈車，抱着枯骨，傷心哭泣，這樣足以使陰陽發生異常，傷害天地間的諧和之氣，實在是天下的悲痛啊！假使高麗違背了做臣子的禮節，誅滅它是可以的；侵害擾亂了百姓，消滅它是可以的；它能够成爲後世的禍患，削平它是可以的。現在没有這三條，損耗中原國力，爲他們的舊王雪耻，爲新羅報仇，難道不是得到的太小，損失的太大了嗎？

骨不朽。

臣希望下達寬大的詔令，允許高麗改過自新，焚燒掉能越過波浪的戰船，停止招募兵衆，即使臣死了也永世不朽。

帝得疏，謂高陽公主曰："是已危惙，尚能憂吾國事乎！"

皇帝看到表疏，對高陽公主説："這人已經快要死了，還能爲我國事擔憂！"

疾甚，帝命鑿苑垣以便候問，親握手與决。詔皇太子就省。擢子遺愛右衛中郎將，遺則朝散大夫，令及見之。薨，年七十一，贈太尉、并州都督，謚曰文昭，給班劍、羽葆、鼓吹、絹布二千段、粟二千斛，陪葬昭陵。高宗詔配享太宗廟廷。

病重，皇帝命令鑿開苑墻以方便問候，親自握手和他訣別。下詔讓皇太子去看望。提拔他的兒子房遺愛任右衛中郎將，房遺則任朝散大夫，使他活着能够看到。去世，終年七十一歲，追贈太尉、并州都督，謚號文昭，賜給班劍、羽葆、鼓吹、絹布二千段、粟二千斛，陪葬昭陵。高宗下詔配享太宗廟庭。

玄齡當國，夙夜勤强，任公竭節，不欲一物失所。無媢忌，聞人善，若己有之。明達吏治，而緣飾以文雅，議法處令，務爲寛平。不以己長望人，取人不求備，雖卑賤皆得盡所能。或以事被讓，必稽顙請罪，畏惕，視若無所容。

房玄齡任宰相時，日夜勤懇操勞，盡心竭力爲公，不想讓一件事情有失誤。没有妒嫉之心，聽到别人的優點，好像自己也有這優點一樣。明晰通達政務，整治獄訟文書，審議法令，務求寛平。不用自己的長處來衡量别人，選取人才不求全責備，即使卑賤之人也能够盡其所能。有時因事遭到責備，必定叩頭請罪，恐懼不安，看起來好像無處容身。

貞觀末年，以譴還第，黄門侍郎褚遂良言於帝曰："玄齡事君自無所負，不可以一眚便示斥外，非天子任大臣意。"帝悟，遽召于家。後避位不出。久之，會帝幸芙蓉園觀風俗，玄齡敕子弟汛掃廷唐，曰："乘輿且臨幸。"有頃，帝果幸其第，因載玄齡還宫。帝在翠微宫，以司農卿李緯爲民部尚書，會有自京師來者，帝曰："玄齡聞緯爲尚書謂何?"曰："惟稱緯好鬚，無它語。"帝遽改太子詹事。帝討遼，玄齡守京師，有男子上急變，玄齡詰狀，曰："我乃告公。"玄齡馹遣追帝，帝視奏已，斬男子。下詔責曰："公何不自信!"其委任類如此。

貞觀末年，被譴責回家，黄門侍郎褚遂良對皇帝説："房玄齡侍奉君主無所辜負，不能因一點失誤便貶斥在外，這不是天子任用大臣的做法。"皇帝醒悟，立即從家中把他召回來。後來避位不出。很長一段時間以後，適逢皇帝臨幸芙蓉園觀賞風俗，房玄齡敕令子弟打掃庭堂，説："皇上將來臨幸。"不久，皇帝果然臨幸了他的住宅，趁此載房玄齡回宫。皇帝在翠微宫，使司農卿李緯任民部尚書，碰巧有人從京城來，皇帝説："房玄齡聽説李緯任尚書後講了些什麽?"來人回答説："衹説李緯的鬍鬚好，没有别的話。"皇帝立即改任李緯爲太子詹事。皇帝征討遼，房玄齡留守京城，有一男子上報緊急事變，房玄齡審問，那人説："我就是告你。"房玄齡派人從驛道遣送那人追上皇帝，皇帝看過奏章後，斬殺了那個男子。下詔責備説："公怎麽這樣不自信！"皇上對他的委托信任大都這樣。

治家有法度，常恐諸子驕侈，席勢凌人，乃集古今家誡，書爲屏風，

房玄齡治家有法度，時常害怕孩子們驕傲奢侈，仗勢欺人，於是收集古今的家訓，書寫在屏

令各取一具，曰："留意於此，足以保躬矣！漢袁氏累葉忠節，吾心所尚，爾宜師之。"子遺直嗣。

風上，讓他們各拿一件，説："對這些多多留意用心，就完全能够保全自身了！漢朝袁氏幾代忠誠守節，我很崇尚，你們也應該當作楷模效法。"兒子房遺直繼嗣。

次子遺愛，誕率無學，有武力。尚高陽公主，爲右衛將軍。公主，帝所愛，故禮與它婿絶。主驕蹇，疾遺直任嫡，遺直懼，讓爵，帝不許。主稍失愛，意怏怏。與浮屠辯機亂，帝怒，斬浮屠，殺奴婢數十人，主怨望，帝崩，哭不哀。高宗時，出遺直汴州刺史，遺愛房州刺史。主又誣遺直罪，帝敕長孫无忌鞫治，乃得主與遺愛反狀，遺愛伏誅，主賜死。遺直以先勛免，貶銅陵尉。詔停配享。

二兒子房遺愛，放蕩輕率没有學問，有武力。娶高陽公主爲妻，任右衛將軍。高陽公主，皇上很喜愛她，所以對待房遺愛和對待其他公主夫婿絶對不同。公主驕横放縱，忌妒房遺直任嫡嗣，房遺直害怕，辭讓爵位，皇帝不允許。公主漸漸失去寵愛，心中不快。高陽公主和僧人辯機淫亂，皇帝發怒，斬殺了僧人，并殺了奴婢幾十人，公主心懷不滿，皇帝崩逝，公主哭喪不哀痛。高宗時，使房遺直出任汴州刺史，房遺愛任房州刺史。公主又誣告房遺直有罪，皇帝敕令長孫无忌審理此事，於是得到公主和房遺愛反叛的情狀，房遺愛被處以死刑，公主賜死。房遺直因父親的功勞被赦免，貶爲銅陵尉。下詔停止房玄齡的配享地位。

## 杜如晦

杜如晦，字克明，京兆杜陵人。祖果，有名周、隋間。

杜如晦，字克明，京兆杜陵人。祖父杜果，在周、隋之間有名氣。

如晦少英爽，喜書，以風流自命，内負大節，臨機輒斷。隋大業中，預吏部選，侍郎高孝基異之，曰："君當爲棟梁用，願保令德。"因補滏陽尉，棄官去。

杜如晦年少時英俊豪爽，喜愛讀書，自命風流，心懷大志，遇事果斷。隋朝大業年間，參加吏部預選，侍郎高孝基認爲他不同尋常，説："君一定能被當做棟梁之材使用，希望你保持美德。"於是補授滏陽尉，棄官離去。

高祖平京師，秦王引爲府兵曹參軍，徙陝州總管府長史。時府屬多外遷，王患之。房玄齡曰："去者雖多，不足吝，如晦王佐才也。大王若終守藩，無所事；必欲經營四方，捨如晦無共功者。"王驚曰："非公言，我幾失之！"因表留莫府。從征伐，常參帷幄機秘。方多事，裁處無留，僚屬共才之，莫見所涯。進陝東道大行臺司勛郎中，封建平縣男，兼文學館學士。天策府建，爲中郎。王爲皇太子，授左庶子，遷兵部尚書，進封蔡國公，食三千户，别食益州千三百

高祖平定京城，秦王援引杜如晦任府中兵曹參軍，遷任陝州總管府長史。當時府中僚屬很多都外遷，秦王憂慮。房玄齡説："離去的人雖多，但不可惜，杜如晦是輔佐帝王的人才。大王如果始終做藩王，他就没有什麽用了；如果一定要謀取天下，除了杜如晦没有人可以與您共事了。"秦王吃驚地説："若不是公説，我差點失去了他！"因此上表請求留在幕府。跟隨太宗征戰，經常參議軍中機密。這時國家事務繁多，杜如晦裁决處置没有滯留，僚屬都認爲他有才識，能力無邊。升任陝東道大行臺司勛郎中，封建平縣男，兼任文學館學士。天策府建立後，任中郎。秦王爲皇太子，授任他爲左庶子，升任兵部尚

户。俄檢校侍中，攝吏部尚書，總監東宮兵，進位尚書右僕射，仍領選。

書，進封蔡國公，食邑三千户，另外食益州一千三百户。不久任檢校侍中，代理吏部尚書，總監東宮兵事，進位尚書右僕射，仍兼任選官事務。

與玄齡共管朝政，引士賢者，下不肖，咸得職，當時浩然歸重。監察御史陳師合上《拔士論》，謂一人不可總數職，陰剴諷如晦等。帝曰："玄齡、如晦不以勛舊進，特其才可與治天下者，師合欲以此離間吾君臣邪！"斥嶺表。

和房玄齡共同管理朝政，引進賢良人士，貶斥不賢之人，使人們各盡其職，當時衆望所歸。監察御史陳師合呈上《拔士論》，認爲一人不能兼任幾個職務，暗中諷喻杜如晦等人。皇帝説："房玄齡、杜如晦不是因爲昔日舊功進升，衹是他們有才能可以和我共同治理天下。陳師合要以此離間我們君臣的關係！"將陳師合貶斥到嶺表。

久之，以疾辭職，詔給常俸就第，醫候之使道相屬。會病力，詔皇太子就問，帝親至其家，撫之梗塞。及未亂，擢其子左千牛構兼尚舍奉御。薨，年四十六，帝哭爲慟，贈開府儀同三司。及葬，加司空，謚曰成。手詔虞世南勒文于碑，使言君臣痛悼意。

很久以後，杜如晦因病辭職，下詔供給全額俸禄回府第休養，醫治問候的使臣接連不斷。病重時，皇帝下詔太子前去探問病情，皇帝親自到他家，撫摸着他哽咽。趁他尚未迷亂，提拔他的兒子左千牛杜構兼尚舍奉御。去世，終年四十六歲。皇帝哀傷痛哭，追贈開府儀同三司。等下葬時，又加贈司空，謚號成。親筆下詔虞世南書寫碑文，讓他表達出君臣沉痛悼念的情意。

它日，食瓜美，輟其半奠焉。嘗賜玄齡黄銀帶，曰："如晦與公同輔朕，今獨見公。"泫然流淚曰："世傳黄銀鬼神畏之。"更取金帶，遣玄齡送其家。後忽夢如晦若平生，明日爲玄齡言之，敕所御饌往祭。明年之祥，遣尚宫勞問妻子，國府官佐亦不之罷，恩禮無少衰。後詔功臣世襲，追贈密州刺史，徙國萊。

有一天，太宗吃到味道很好的瓜，留下一半祭奠杜如晦。曾經賞賜給房玄齡黄銀帶，説："杜如晦和公共同輔佐朕，現在衹能見到公一個人了。"泫然流淚説："世人傳説鬼神害怕黄銀。"另取金帶，派房玄齡送到杜如晦家。後來忽然夢見杜如晦像活着時一樣，第二天對房玄齡講述這件事，敕御饌前往祭奠。杜如晦去世一周年時，派遣尚宫慰問他的妻子兒女，他的國府官佐都不取消，恩禮没有减少。後來下詔功臣世襲刺史，追贈杜如晦爲密州刺史，改封萊國公。

方爲相時，天下新定，臺閣制度，憲物容典，率二人討裁。每議事帝所，玄齡必曰："非如晦莫籌之。"及如晦至，卒用玄齡策也。蓋如晦長於斷，而玄齡善謀，兩人深相知，故能同心濟謀，以佐佑帝，當世語良相，必曰房、杜云。

當年杜如晦任宰相時，天下剛剛安定，臺閣制度，禮樂典章，都由房玄齡和杜如晦倆人討論裁定。每次在皇帝住所商討事務，房玄齡必説："没有杜如晦不能籌劃這件事。"等杜如晦到來，最終還是采用了房玄齡原來的計策。杜如晦擅長決斷，而房玄齡善於謀劃，倆人彼此很瞭解，所以能同心協力，共同輔佐皇帝，當世人談到良相，一定説房玄齡、杜如晦。

構位慈州刺史。次子荷，性暴詭不循法，尚城陽公主，官至尚乘奉

杜構位居慈州刺史。二兒子杜荷，性情暴虐不守法，娶城陽公主爲妻，官做到尚乘奉御，封

御，封襄陽郡公。承乾謀反，荷曰："琅邪顔利仁善星數，言天有變，宜建大事，陛下當爲太上皇。請稱疾，上必臨問，可以得志。"及敗，坐誅。臨刑，意象軒驁。構以累貶死嶺表。

襄陽郡公。李承乾謀反，杜荷説："琅邪人顔利仁擅長星象數術，説上天有變，適宜成就大事，陛下該爲太上皇。請聲稱有病，皇上一定親臨問候，這樣就可以成功了。"等事情敗露，獲罪處死。臨受刑，表情高傲。杜構因受牽連貶死在嶺表。

杜楚客

如晦弟楚客，少尚奇節，與叔父淹皆没於王世充。淹與如晦有隙，譖其兄殺之，并囚楚客瀕死。世充平，淹當誅。楚客請于如晦，不許。楚客曰："叔殘兄，今兄又棄叔，門内幾盡，豈不痛哉！"如晦感悟，請之高祖，得釋。

杜如晦的弟弟杜楚客，少年時崇尚奇特的節操，和叔父杜淹都淪陷在王世充手中。杜淹和杜如晦有隔閡，誣告了杜如晦的哥哥使王世充殺害了他，而且囚禁了杜楚客使他幾乎死去。王世充平定，杜淹應當被誅殺。杜楚客向杜如晦求情，没有同意。杜楚客説："叔父殘害了大哥，如今哥哥又要抛棄叔父，一門之中幾乎絶盡，怎不痛心啊！"杜如晦被感悟，向高祖求情，杜淹得以寬免。

方建成難作，楚客遁舍嵩山。貞觀四年，召爲給事中。太宗曰："君居山似之矣，謂非宰相不起，渠然邪？夫走遠者自近，人不恤無官，患才不副。而兄與我異支一心者，爾當如兄事吾而輔我。"楚客頓首謝，因擢爲中郎將。每入直，盡夕不釋仗，帝知而勞之，進蒲州刺史，政有能名，徙瀛州。後爲魏王府長史，遷工部尚書，攝府事，以威肅聞。揣帝意薄承乾，乃爲王諧媚用事臣，數言王聰睿可爲嗣，人或以聞，帝隱恚。及王貶爵，暴其罪，以如晦功免死，廢于家，終虔化令。

當李建成發難之時，杜楚客隱居在嵩山。貞觀四年，召入朝廷任給事中。太宗説："君隱居山中已經很久了，宣稱不做宰相不出山，是這樣嗎？大凡走遠路的人必從近處開始，人不要憂慮没有官做，衹需憂慮才能和官位是不是相稱。你哥哥和我雖然肢體不同但却是一條心，你應該像你哥哥事奉我那樣來輔佐我。"杜楚客叩頭道歉，於是提拔爲中郎將。每次入朝值班，整夜手不離兵器，皇帝知道後慰勞他，升任蒲州刺史，政績聞名，遷任到瀛州。後來任魏王府長史，升任工部尚書，代理魏王府事務，以威嚴肅整聞名。猜測皇帝對李承乾不滿，於是爲魏王交結討好掌權大臣，多次説魏王聰明睿智可以做繼承人，有人把這事上報，皇帝强忍惱怒。等魏王貶爵，暴露了杜楚客的罪行，因杜如晦的功勞免去他死罪，廢棄在家中，去世時爲虔化令。

杜淹

淹，字執禮，材辯多聞，有美名。隋開皇中，與其友韋福嗣謀曰："上好用隱民，蘇威以隱者召，得美官。"乃共入太白山，爲不仕者。文帝惡之，謫戍江表。赦還，高孝基爲雍州司馬，薦授承奉郎，擢累御史中

杜淹，字執禮，才能機辯都聞名當世，有美名。隋朝開皇年間，和他的朋友韋福嗣商議説："皇上喜歡任用隱士，蘇威以隱士被召用，得到美官。"於是一起隱居在太白山，做出不願做官的樣子。隋文帝對他的行爲很反感，謫戍江表。赦免返回，高孝基任雍州司馬，推薦杜淹拜授承

丞。王世充僭號，署少吏部，頗親近用事。洛陽平，不得調，欲往事隱太子。時封倫領選，以諗房玄齡，玄齡恐失之，白秦王，引爲天策府兵曹參軍、文學館學士。嘗侍宴，賦詩尤工，賜銀鍾。慶州總管楊文幹反，辭連太子，歸罪淹及王珪、韋挺，并流越巂，王知其誣，餉黄金三百兩。

奉郎，多次升任後任御史中丞。王世充建立僞政權，安排他在吏部任職，對他很親近重用。洛陽平定，得不到調用，要去事奉隱太子。當時封倫兼任選官事務，將這事告訴了房玄齡，房玄齡害怕失去他，稟報秦王，引用杜淹爲天策府兵曹參軍、文學館學士。杜淹曾經侍宴，賦詩特别精巧，賜給他銀鍾。慶州總管楊文幹反叛，訟辭牽連到太子，皇上歸罪於杜淹和王珪、韋挺，一起流放越巂，秦王知道他是被誣陷的，贈送給他黄金三百兩。

及踐阼，召爲御史大夫，封安吉郡公，食四百户。淹建言諸司文案稽期，請以御史檢促。太宗以問僕射封倫，倫曰："設官各以其事治，御史劾不法，而索案求疵，是太苛，且侵官。"淹嘿然。帝曰："何不申執？"對曰："倫所引國大體，臣伏其議，又何言？"帝悦，以資博練，帝敕東宫儀典簿最悉聽淹裁訂。

等太宗登上皇帝位，將杜淹召入朝廷任御史大夫，封安吉郡公，食邑四百户。杜淹建議由於各部門公文案卷的辦理拖延日期，請派御史檢查督促。太宗以此詢問僕射封倫，封倫説："設置官員各自處理各自的事務，御史的職責是彈劾不法，却索案求取小毛病，這太苛刻，而且侵權。"杜淹沉默無言。皇帝説："爲什麽不申辯堅持？"回答説："封倫論述的是國家大體，臣同意他的觀點，又有什麽説的？"皇帝高興，認爲他博學幹練，皇帝敕令東宫的禮儀典章簿册文書全聽取杜淹的裁訂。

俄檢校吏部尚書，參豫朝政。所薦贏四十人，後皆知名。嘗白邳懷道可用，帝問狀，淹曰："懷道及隋時位吏部主事，方煬帝幸江都，群臣迎阿，獨懷道執不可。"帝曰："卿時何云？"曰："臣與衆。"帝折曰："事君有犯無隱，卿直懷道者，何不讜言？"謝曰："臣位下，又顧諫不從，徒死無益。"帝曰："内以君不足諫，尚何仕？食隋粟忘隋事，忠乎？"因顧群臣："公等謂何？"王珪曰："比干諫而死，孔子稱仁；泄冶諫亦死，則曰：'民之多僻，無自立辟。'禄重責深，從古則然。"帝笑曰："卿在隋不諫，宜置。世充親任，胡不言？"對曰："固嘗言，不見用。"帝曰："世充愎諫飾非，卿若何而免？"淹辭窮不得對。帝勉曰："今任卿已，可有

不久杜淹爲檢校吏部尚書，參預朝政。由他所推薦的四十多人，後來都很知名。曾經推薦説邳懷道可用，皇帝詢問情況，杜淹説："邳懷道在隋朝時任吏部主事，這時煬帝正要巡幸江都，群臣阿諛迎合，惟獨邳懷道堅持説不可。"皇帝問："卿當時説什麽？"回答説："我隨和衆人。"皇帝責備他説："事奉君主寧可冒犯不可隱瞞，卿認爲邳懷道正確，爲什麽不直説？"推辭説："臣官位低下，又想到勸諫也不會聽從，白白送死没有益處。"皇帝説："内心認爲君主不值得勸諫，還爲他效力幹什麽？吃隋朝的皇糧不爲隋朝做事，忠嗎？"因而環顧群臣説："公等人怎樣看？"王珪説："比干納諫而死，孔子認爲仁；泄冶也是納諫而死，就説：'大家如果都邪僻，自己就不要設法去制止邪僻。'俸禄多責任重，自古這樣。"皇帝笑着説："卿在隋朝時不納諫，且不追究。王世充重用你，爲什麽没有直言？"回答説："原來曾規諫過，不被采納。"皇帝説：

諫未?”答曰:“願死無隱。”

“王世充不聽規諫掩飾過失,卿爲何能幸免?”杜淹辭窮無話可答。皇帝勉勵説:“如今已任用卿,能規諫否?”回答説:“寧死也不隱瞞。”

貞觀二年疾,帝為臨問。卒,贈尚書右僕射,謚曰襄。始,淹典二職,貴重於朝矣,而亡清白名,獲譏當世。子敬同襲爵,官至鴻臚卿。

貞觀二年杜淹生病,皇帝親臨問候。去世,追贈尚書右僕射,謚號襄。開始,杜淹身居二職,在朝中顯貴,但無廉潔的名聲,被當世人譏諷。兒子杜敬同承襲爵位,官做到鴻臚卿。

杜元穎

如晦五世孫元穎,貞元末及進士第,又擢宏詞。數從使府辟署,稍以右補闕為翰林學士,敏文辭,憲宗特所賞嘆。吴元濟平,論書詔勤,遷司勛員外郎,知制誥。穆宗以元穎多識朝章,尤被寵,拜中書舍人、户部侍郎,為學士承旨,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建安縣男。自帝即位,不閲歲至宰相,搢紳駭異。甫再期,出為劍南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帝為御安福門臨餞。

杜如晦的五世孫杜元穎,貞元末年考中進士科,又考中宏詞科。多次徵用到方鎮幕府任職,逐漸以右補闕升任翰林學士,擅長文辭,憲宗特别贊賞他。吴元濟平定,由於書諭詔令繁多,遷任司勛員外郎,知制誥。穆宗認爲杜元穎熟知朝廷典章,對他特别寵信,拜授中書舍人、户部侍郎,任學士承旨,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建安縣男。自皇帝即位,不到一年做到宰相,士大夫都感到驚異。又過一年,出任劍南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皇帝爲他到安福門親自餞行。

敬宗驕僻不君,元穎每欲中帝意以固幸,乃巧索珍異獻之,踵相躡於道,百工造作無程,斂取苛重,至削軍食以助裒畜。又給與不時,戍人寒飢,乃仰足蠻徼。於是人人咨苦,反為蠻内覘,戎備不修。大和三年,南詔乘虚襲戎、巂等州,諸屯聞賊至,輒潰,戍者為鄉導,遂入成都。已傅城,元穎尚不知,乃率左右嬰牙城以守。賊大掠,焚郛郭,殘之,留數日去,蜀之寶貨、工巧、子女盡矣。初,元穎計迫,將挺身走,會救至乃止。文宗遣使者臨撫南詔,南詔上言:“蜀人祈我誅虐帥,不能克,請陛下誅之,以謝蜀人。”由是貶邵州刺史。議者不厭,斥為循州司馬。官屬崔璜、紇干臮、盧并悉奪秩,分逐之。元穎死於貶所,年六十四。將終,表丐贈官,乞歸葬。詔贈湖州刺史。

敬宗驕傲怪僻爲君無道,杜元穎常常要迎合皇帝的心意來鞏固寵幸的地位,就細細索求奇珍異物獻給皇帝,派出尋寶的人在路上接連不斷,各種工匠不停地製造,苛捐雜税繁多,以至於削減軍餉用來資助聚斂。另外軍餉供給不及時,戍守邊關的士兵飢寒交迫,就依賴向蠻人徵收財物來供應所需。因此人人叫苦,他們反而成爲蠻人向内地偵探的助手,邊境防守鬆懈。大和三年,南詔乘虚襲擊戎、巂等州,各屯營一聽説賊人來了,就逃散,守邊的士兵做嚮導,於是攻入成都。已逼近城下,杜元穎還不知道,就率左右人馬據牙城防守。賊人大肆掠奪,焚燒外城,毁壞它,停留幾天後纔走,蜀中的奇珍異寶、能工巧匠、美貌女子全都被搶走了。開始,杜元穎無計可施,準備脱身逃跑,恰巧援兵來到纔停止。文宗派使者前去安撫南詔,南詔上書説:“蜀人請求我誅殺暴虐的統帥,没有達到目的,請求陛下誅殺他,以此向蜀人謝罪。”因此貶杜元穎爲邵州刺史。議政的人不滿意,又貶斥任循州司馬。屬吏僚佐崔璜、紇干臮、盧并都削奪官職,一一

貶逐。杜元穎死在貶所，終年六十四歲。快死時，上表請求追贈官位，乞求返回故土埋葬。下詔追贈湖州刺史。

元穎與李德裕善，會昌初，德裕當國，因赦令復其官。

杜元穎和李德裕關係好，會昌初年，李德裕任宰相，於是下赦令恢復他的官位。

弟元絳，終太子賓客。

弟弟杜元絳，官位終於太子賓客。

杜審權　杜讓能

元絳子審權。審權，字殷衡，第進士，辟浙西幕府。舉拔萃中，為右拾遺。宣宗時，入翰林為學士，累遷兵部侍郎、學士承旨。懿宗立，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再遷門下侍郎，出為鎮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龐勛亂徐州，審權與令狐綯、崔鉉連師掎角，饋粟相銜，王師賴濟。勛破，進檢校司空，入為尚書左僕射、襄陽郡公。繼領河中、忠武節度使。卒，贈太子太師，謚曰德。

杜元絳的兒子杜審權。杜審權，字殷衡，考中進士科，徵用到浙西幕府任職。舉薦拔萃科考中，任右拾遺。宣宗時，入翰林院任學士，多次升任後爲兵部侍郎、學士承旨。懿宗即位，進升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兩次遷任後爲門下侍郎，出任鎮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龐勛在徐州作亂，杜審權和令狐綯、崔鉉連軍成掎角之勢，敵軍軍糧供運不繼，官軍賴此成功。龐勛被打敗，進升杜審權檢校司空，召入朝任尚書左僕射、襄陽郡公。相繼任河中節度使、忠武節度使。去世，追贈太子太師，謚號德。

審權清重寡言，性長厚，居翰林最久，終不漏禁近語。在方鎮，視事有常處，要非日入未始就內寢。坐必斂衽，常若對大賓客。或晝日少息，則顧直將解簾；即旁無人，自起徹鉤，手擁簾徐下，乃退。與杜悰俱位將相，悰先進，故世謂審權為“小杜公”。

杜審權清廉持重寡言少語，性情敦厚，在翰林院任職時間最長，始終不泄漏禁中機密。在方鎮，處理政務有常規，如果不是太陽落山未曾回到內室。坐着時必定端整衣襟，常常像當面對着大賓客。有時白天要稍休息一會兒，就示意值班人員把門簾放下；如果旁邊没人，就親自起身撤去簾鉤，手握着簾子慢慢放下，纔退回。和杜悰都位居將相，杜悰先進用，所以世人稱杜審權爲“小杜公”。

子讓能，字群懿，擢進士第，從宣武王鐸府為推官，以長安尉為集賢校理。喪母，以孝聞。又辟劉鄴、牛蔚二府，稍進兵部員外郎。蕭遘領度支，引判度支案。僖宗狩蜀，奔謁行在，三遷中書舍人，召為翰林學士。方關東兵興，調發綏徠，書詔叢浩，讓能思精敏，凡號令行下，處事值機，無所遺算，帝倚重之。從還京師，再遷兵部尚書，封建平縣子。

兒子杜讓能，字群懿，考中進士科，在宣武節度使王鐸府中任推官，以長安尉升任集賢校理。母親去世，以孝道聞名。又徵用劉鄴、牛蔚兩人到幕府中任職，逐漸升任爲兵部員外郎。蕭遘領度支，引用杜讓能爲判度支案。僖宗巡幸蜀，奔到行在拜謁，三次升任後爲中書舍人，召任翰林學士。這時關東兵事興起，調發人馬綏靖招徠，書表詔令繁多，杜讓能思維敏捷，凡號令頒行下達，處理事務得當適宜，没有遺誤，皇帝倚仗推重他。跟隨皇帝回到京城，兩次升任後爲兵部尚書，封建平縣子。

李克用兵至，帝夜出鳳翔，蒼黃

李克用軍到來，皇帝連夜出逃鳳翔，倉促之

無知者。讓能方直，徒步從十餘里，得遺馬，褫紳爲靮乘之。朱玫兵逼乘輿，帝走寶雞，獨讓能從。翌日，孔緯等乃至。俄而進狩梁。是時棧道爲山南石君涉所毀，天子間關嶮澀，讓能未嘗暫去側。帝勞曰："朕失道，再違宗廟。方艱難時，卿不少捨朕，蓋古所謂忠於所事邪！"讓能頓首曰："臣世蒙國厚恩，陛下不以臣不肖，使捍牧圉，臨難苟免，臣之耻也。"帝次褒中，擢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間沒有人知道。杜讓能正在值班，跟隨皇上徒步走了十多里，得到一匹遺散的馬，取下紳帶做成馬繮乘上。朱玫軍進逼皇上，皇帝出逃寶雞，衹有杜讓能一個大臣跟從。第二天，孔緯等人纔到。不久向前走到梁。這時棧道被山南石君涉毀掉，天子所走之路崎嶇難行，杜讓能未曾片刻離開過皇上身邊。皇帝慰勞他說："朕失道，兩次離開宗廟。正在艱難時，卿一刻也不捨棄朕，這就是古人所說的忠於所事吧！"杜讓能頓首說："臣世代蒙受國家厚恩，陛下不認爲臣不賢，反而任用，危難時苟安免死，是臣的恥辱。"皇帝停駐褒中，提拔他爲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於時，嗣襄王熅即僞位，强藩大鎮附者已十八，貢賦不輸行在，無以備賞勞，衛兵往往乏食，君臣搏手無它策。讓能建遣大使入河中，以諭王重榮，重榮果奉詔。已而京師平，進中書侍郎，徙封襄陽郡公。官吏多污僞署，有司皆欲論死，讓能以脅從不足深治，固爭之，多所全貸。昭宗立，進尚書左僕射、晉國公，賜鐵券，累進太尉。

這時，嗣襄王李熅建立僞朝廷，國中大藩鎮歸附他的十個中就有八個，貢賦不往皇上的住所運送，沒有財物用來奬賞犒勞，衛兵常常缺乏食物，君臣束手無策。杜讓能建議派遣大使到河中，使人勸諭王重榮，王重榮果然奉行詔令。隨後京城平定，升任中書侍郎，改封襄陽郡公。官吏大多接受僞官，有關部門要將他們全部處以死罪，杜讓能認爲這些人是脅迫服從不必深究，堅決爭辯不能這樣做，大多數人都保全了性命得到寬免。昭宗繼位，升任尚書左僕射、晉國公，賜給鐵券，多次升遷後任太尉。

李茂貞守鳳翔，自大順後兵寖强，恃有功，不奉法，朝廷弱，弗能制。會楊復恭走山南，茂貞欲兼有梁、漢，請以師問罪，未報而兵出，帝忿其專，然不得已從之。山南平，詔茂貞領興元、武定，而以徐彦若爲鳳翔節度使，分果、閬州隸武定軍。茂貞怨，不赴鎮，上章語悖慢。又詒書讓能詆責，以爲助守亮爲亂，抑忠臣，奪己功，其言醜肆。京師匈懼，日數千人守闕下，候中尉西門重遂出，請與茂貞鳳翔地，爲百姓計。答曰："事出宰相，我無預。"茂貞益怨。帝怒，詔讓能計議，且趣調發，經月不就第。

李茂貞守衛鳳翔，從大順年間以後兵士逐漸强盛，自恃有功，不遵守王法，朝廷軟弱，不能制服他。適值楊復恭出走山南，李茂貞想兼并梁、漢，請求出兵問罪，沒有得到皇上的答覆就擅自出兵，皇帝惱恨他的專權，但不得已衹好依從他。山南平定，下詔李茂貞管理興元、武定，而使徐彦若爲鳳翔節度使，分果州、閬州隸屬於武定軍。李茂貞怨恨，不去就任，上奏的奏章言語荒謬傲慢。又寫信給杜讓能詆毀責備他，聲稱杜讓能協助楊守亮作亂，排擠忠臣，爭奪自己的功勞，言語惡毒放肆。京城騷亂恐懼，每天有幾千人守在闕下，等候中尉西門重遂出來，請求把鳳翔給李茂貞，爲百姓考慮。西門重遂回答說："國事的決策出自宰相，我不參預。"李茂貞更加怨恨。皇帝發怒，下詔杜讓能計議，并且催促徵

調人馬，杜讓能一個月没有回家。

時宰相崔昭緯陰結茂貞及王行瑜，讓能所言悉漏之，茂貞乃以健兒數百雜市人，候昭緯與鄭延昌歸第，擁肩輿噪曰："鳳翔無罪，幸公不加討以震驚都輦！"昭緯曰："上委杜太尉，吾等何知？"市人不識孰爲太尉，即投瓦石妄擊，昭緯等走而免，遂喪其印。帝愈怒，捕首惡誅之。京師争避亂，逃山谷間。讓能諫帝曰："茂貞固宜誅，然大盜適去，鳳翔國西門，又陛下新即位，願少寬假，以貞元故事姑息之，不可使怨望。"帝曰："今詔令不出城門，國制橈弱，賈生慟哭時也。朕顧奄奄度日，坐觀此邪！卿爲我圖之，朕自以兵屬諸王。"讓能曰："陛下欲削滌僭嫚，剛主威，隆王室，此中外大臣所宜共成之，不宜專任臣。"帝曰："卿元輔，休戚與我均，何所避？"泣曰："臣位宰相，所以未乞骸骨者，思有以報陛下，敢計身乎！且陛下之心，憲祖心也，但時有所未便。它日臣蒙晁錯之誅，顧不足弭七國患，然敢不奉詔！"

當時宰相崔昭緯暗中勾結李茂貞和王行瑜，杜讓能所説的話全部泄漏給他們，李茂貞便選派幾百名健兒摻雜在市民中間，等候崔昭緯和鄭延昌回家。推着他們乘坐的肩輿大聲叫讓説："鳳翔軍鎮無罪，希望公不要加以征討而使京城震驚！"崔昭緯説："皇上委托杜太尉，我們哪裏知道？"市民不認識誰是太尉，就投瓦石胡亂擊打，崔昭緯等人逃跑而幸免，可是丟失了官印。皇帝更加氣憤，捕捉首惡誅殺。京城人争相避亂，逃到山谷之中。杜讓能勸諫皇帝道："李茂貞固然應該誅殺，然而大盜賊剛剛退去，鳳翔是國家的西大門，再説陛下新近即位，希望寬容一些，用貞元的舊例姑息他，不可使他心懷不滿。"皇帝説："如今詔令不能出城門，國威削弱，這正是賈誼所慟哭的時勢，朕怎能奄奄度日，坐觀此情啊！卿爲我謀劃，朕親自把兵事委托給諸王。"杜讓能説："陛下要削除越禮輕慢之人，樹立主上威嚴，興隆王室，這是朝廷内外大臣應該共同成就的事情，不適宜專一委托臣。"皇帝説："卿是宰相，和我休戚相關，爲什麽迴避？"杜讓能哭着説："臣位居宰相，之所以没有請求退休，就是想着報答陛下，哪敢考慮自身！况且陛下的想法，正是當年憲宗的想法，祇是時機尚不成熟。有一天臣遭受像晁錯一樣的誅殺，反而不能平息七國的禍患，可是怎敢不奉詔行事！"

景福二年，以嗣覃王爲招討使，神策將李鐬副之，率師三萬送彦若赴鎮。昭緯内畏有功，密語茂貞曰："上不喜兵，一出太尉。"茂貞乃悉兵迎戰盩厔，覃王敗，乘勝至三橋。讓能曰："臣固豫言之，臣請歸死以紓難。"帝涕下不能已，曰："與卿决矣！"再貶雷州司户參軍。茂貞尚駐兵請必殺之，乃賜死，年五十三。

景福二年，派嗣覃王任招討使，神策將李鐬爲副，率領軍隊三萬人送徐彦若赴方鎮。崔昭緯心裏害怕取勝，秘密告訴李茂貞説："皇上不喜歡用兵，主意全出自杜太尉。"李茂貞率全部兵馬在盩厔迎戰，嗣覃王戰敗，乘勝進兵到三橋。杜讓能説："臣原來預言是這樣，臣請求以死來緩解災難。"皇上流着淚不能控制，説："和卿訣别了！"接連貶官爲雷州司户參軍。李茂貞還駐兵請求一定要殺掉他，於是賜死，終年五十三歲。

弟彦林，官御史中丞；弘徽，户部侍郎，皆及誅。帝痛之，後贈太師。

杜讓能的弟弟杜彦林，官做到御史中丞；杜弘徽，官做到户部侍郎，都被殺。皇帝痛惜他，後來追贈太師。

子光乂，次子曉，不復仕。曉入梁，貴顯于世。

長子杜光乂，二兒子杜曉，不再做官。杜曉進入後梁，顯貴於當世。

贊曰：太宗以上聖之才，取孤隋，攘群盜，天下已平，用玄齡、如晦輔政。興大亂之餘，紀綱凋弛，而能興仆植僵，使號令典刑粲然罔不完，雖數百年猶蒙其功，可謂名宰相。然求所以致之之迹，逮不可見，何哉？唐柳芳有言："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而房、杜讓其直；英、衛善兵，而房、杜濟以文。持衆美效之君。是後，新進更用事，玄齡身處要地，不吝權，善始以終，此其成令名者。"諒其然乎！如晦雖任事日淺，觀玄齡許與及帝所親款，則謨謀果有大過人者。方君臣明良，志叶議從，相資以成，固千載之遇，蕭、曹之勛，不足進焉。雖然，宰相所以代天者也，輔贊彌縫而藏諸用，使斯人由而不知，非明哲曷臻是哉？彼揚己取名，瞭然使户曉者，蓋房、杜之細邪！

贊曰：唐太宗以上等聖明的才識，取得孤寡隋朝的天下，消滅了各路盜賊。天下平定之後，任用房玄齡、杜如晦輔助政事。國家在大亂之後得以振興，隋朝綱紀衰敗，而太宗却能使失落的法度得以復興，使廢棄的典章得以恢復，使國家號令典刑明確完備，即使在百年之後還會蒙受其益處，他們倆人可稱得上是著名的宰相。然而尋求他們取得這些成就的足迹，却無法覓見，爲什麼呢？唐柳芳曾說："皇帝平定禍亂，而房玄齡、杜如晦不炫耀功勞；王珪、魏徵善於進諫，房玄齡、杜如晦把正直之名讓給他們；英國公李勣、衛國公李靖善於用兵，房玄齡、杜如晦以文治理國家。吸收衆人的優點而效力君主。在此之後，不斷提拔人才做官，房玄齡位居要職，不吝惜權力，善始善終，這就是他們成就美名的原因。"確實是這樣啊！杜如晦雖然任職時間短，但看房玄齡對他的贊許和皇帝對他的親近信任，就可以知道其謀略肯定有大大超人的地方。這時君臣聖明賢良，志趣相投，相互依賴而成功，確實是千年的機遇，漢朝蕭何、曹參的功勛，也不能超過他們。雖然這樣，宰相所以能够代替天子行事，輔佐幫助皇上彌補不足却隱藏自己的作用，讓人們這樣做了而不知道是誰在起作用，不是很明哲的人哪能做到這樣呢？那些顯露自己博取名聲，使大家都知道的人，跟房玄齡、杜如晦相比就渺小得多了！

# 唐書卷九十七

## 列傳第二十二

### 魏徵列傳

**魏徵**

魏徵，字玄成，魏州曲城人。少孤，落魄，棄貲產不營，有大志，通貫書術。

魏徵，字玄成，魏州曲城人。從小成了孤兒，窮困失意，他放棄財產不去經營，心懷大志，精通書史術數。

隋亂，詭為道士。武陽郡丞元寶藏舉兵應李密，以徵典書檄。密得寶藏書，輒稱善，既聞徵所為，促召之。徵進十策説密，不能用。王世充攻洛口，徵見長史鄭頲曰："魏公雖驟勝，而驍將鋭士死傷略盡，又府無見財，戰勝不賞，此二者不可以戰。若浚池峭壘，曠日持久，賊糧盡且去，我追擊之，取勝之道也。"頲曰："老儒常語耳！"徵不謝去。

隋朝末年戰亂，魏徵假扮成道士。武陽郡丞元寶藏起兵響應李密，使魏徵掌管書信公文。李密得到元寶藏的書信，常常稱贊，得知是魏徵所寫，趕快召見他。魏徵進獻十策勸説李密，李密没有采用。王世充進攻洛口，魏徵見了李密的長史鄭頲説："魏公雖然屢次戰勝，但勇將精兵已死傷殆盡，加上府庫裏没有現成的財物，戰勝後没有東西獎賞，從這兩方面看不能再戰。如果我們挖深城池築高營壘，曠日持久，賊軍糧食用完了就會撤退，這時我們追擊敵軍，這纔是取得勝利的方法。"鄭頲説："這不過是老生常談罷了！"魏徵不辭而别。

後從密來京師，久之未知名。自請安輯山東，乃擢秘書丞，馳馹至黎陽。時李勣尚為密守，徵與書曰："始魏公起叛徒，振臂大呼，衆數十萬，威之所被半天下，然而一敗不振，卒歸唐者，固知天命有所歸也！今君處必争之地，不早自圖，則大事去矣！"勣得書，遂定計歸，而大發粟饋淮安王之軍。

後來魏徵跟從李密來到京師，過了好久還不知名。自己請求去安撫山東，纔升任爲秘書丞，乘驛馬奔到黎陽。這時李勣還在替李密守禦，魏徵給他寫信説："當初魏公起兵反叛，振臂大呼，得到兵衆幾十萬人，威力所及有半個天下，然而一敗不振，終於歸附大唐，確實知道天命有所歸啊！如今您處在必争之地，不趁早爲自己打算，則大事去了！"李勣得到信後，就定計歸順唐朝，而且大量發放黎陽倉的存糧送給淮安王的軍隊。

會竇建德陷黎陽，獲徵，偽拜起居舍人。建德敗，與裴矩走入關，隱太子引為洗馬。徵見秦王功高，陰勸

正巧竇建德攻陷黎陽，活捉了魏徵，偽朝拜他爲起居舍人。竇建德失敗，魏徵和裴矩進入潼關，隱太子招引他爲洗馬。魏徵見秦王功高，暗

太子早爲計。太子敗，王責謂曰："爾鬩吾兄弟，奈何?"答曰："太子蚤從徵言，不死今日之禍。"王器其直，無恨意。

地裏勸太子早作打算。太子失敗後，秦王責怪魏徵說："你挑撥我們兄弟相爭，怎麽處治?"魏徵回答說："如果太子早聽從我魏徵的話，不會有今日的殺身之禍。"秦王器重他的耿直，没有懷恨。

即位，拜諫議大夫，封鉅鹿縣男。當是時，河北州縣素事隱、巢者不自安，往往曹伏思亂。徵白太宗曰："不示至公，禍不可解。"帝曰："爾行安喻河北。"道遇太子千牛李志安、齊王護軍李思行傳送京師，徵與其副謀曰："屬有詔，宫府舊人普原之，今復執送志安等，誰不自疑者?吾屬雖往，人不信。"即貸而後聞。使還，帝悦，日益親，或引至卧内，訪天下事。徵亦自以不世遇，乃展盡底藴無所隱，凡二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者。由是拜尚書右丞，兼諫議大夫。

太宗即位後，拜授魏徵爲諫議大夫，封鉅鹿縣男。這時，河北州縣原來依附於隱太子、巢王的人心中不能自安，到處成群結夥隱伏着想作亂。魏徵對太宗說："不對他們表示最公正的心意，禍事就無法緩解。"皇帝說："你去河北安撫曉諭他們。"魏徵在途中遇見隱太子的千牛李志安、齊王的護軍李思行被押送去京城，魏徵和他的副使商議說："適值有詔，東宫和齊王府的舊人一概赦免，現在却捕送李志安等人，這樣做誰不猜疑?我們即使前去，人們也不會相信。"立即把他們釋放了然後纔奏報皇上。出使回來後，皇帝很高興，對他日益親近，有時引進卧室裏，詢問天下政事。魏徵也自認爲得到了罕有的知遇，於是把心中藴藏的才智毫不隱瞞地講出來，共上奏章二百多件，無不懇切符合太宗的心意。由此拜授爲尚書右丞，兼諫議大夫。

左右有毁徵阿黨親戚者，帝使温彦博按訊，非是。彦博曰："徵爲人臣，不能著形迹，遠嫌疑，而被飛謗，是宜責也。"帝謂彦博行讓徵。徵見帝，謝曰："臣聞君臣同心，是謂一體，豈有置至公，事形迹?若上下共由兹路，邦之興喪未可知也!"帝矍然，曰："吾悟之矣。"徵頓首曰："願陛下俾臣爲良臣，毋俾臣爲忠臣。"帝曰："忠、良異乎?"曰："良臣，稷、契、咎陶也；忠臣，龍逢、比干也。良臣，身荷美名，君都顯號，子孫傳承，流祚無疆；忠臣，己嬰禍誅，君陷昏惡，喪國夷家，祇取空名。此其異也。"帝曰："善。"因問："爲君者何道而明，何失而暗?"徵曰："君所以明，兼聽也；所以暗，偏信也。堯、舜氏闢四門，明

皇帝身邊的人有詆毁魏徵庇護偏愛親戚，皇帝派温彦博調查，結果没有這回事。温彦博說："魏徵作爲人臣，不能注意行迹，遠避嫌疑，而遭流言誹謗，也應該斥責。"皇帝叫温彦博去責備魏徵。魏徵進見皇帝，謝罪說："臣聽說君臣同心，這叫做一體，豈有丢棄至公國事，而祇注意个人行迹的?如果上下都走這條路，國家的興衰就很難預知了!"皇帝很驚懼，說："我明白了。"魏徵叩頭說："希望陛下使臣做良臣，不要使臣做忠臣。"皇帝說："忠臣、良臣有區别嗎?"回答說："良臣，是后稷、契、咎陶；忠臣，是龍逢、比干。良臣，本身承受美名，君主也居有光顯的稱號，子孫繼承流傳，國祚無窮；忠臣，自己遭禍被殺，君主陷於昏惡，國滅家亡，祇换取一個空名。這就是二者的區别。"皇帝說："好。"接着問："做君主的怎樣做就賢明，怎樣做就昏暗?"魏徵說："君主所以賢明，在於兼聽；所以昏暗，是因爲偏信。堯、舜氏開四方之

四目，達四聰。雖有共、鯀，不能塞也，靖言庸違，不能惑也。秦二世隱藏其身，以信趙高，天下潰叛而不得聞；梁武帝信朱异，侯景向關而不得聞；隋煬帝信虞世基，賊遍天下而不得聞。故曰，君能兼聽，則奸人不得壅蔽，而下情通矣。”

門，廣開耳目，審察民情。雖然有共工、鯀這一類人，但不能蒙蔽他，奸佞小人的恭維話和奸計，也不能迷惑他。秦二世深居宮中，偏信趙高，天下崩潰百姓背叛了還不知道；梁武帝偏信朱异的話，侯景打到了京城門下都不知道；隋煬帝偏信虞世基，賊人遍及天下也不知道。所以說，君主能廣泛聽取各方面的意見，那麼奸臣就無從蒙蔽，而下情就能够上達了。”

鄭仁基息女美而才，皇后建請爲充華，典册具。或言許聘矣。徵諫曰：“陛下處臺榭，則欲民有棟宇；食膏粱，則欲民有飽適；顧嬪御，則欲民有室家。今鄭已約昏，陛下取之，豈爲人父母意！”帝痛自咎，即詔停册。

鄭仁基的親生女兒美貌多才，長孫皇后建議聘爲充華，册封書已準備好。有人說鄭氏已許配他人了。魏徵勸諫說：“陛下身處臺榭之中，就想着百姓要有房屋住；享用着美味佳肴，就想着百姓要有飽飯吃；環顧後宮嬪妃，就想着百姓要有妻室。如今鄭氏已訂立婚約，陛下却聘娶她，這哪是爲人父母的做法！”皇帝痛感内疚，立即下詔停止册封。

貞觀三年，以秘書監參豫朝政。高昌王麴文泰將入朝，西域諸國欲因文泰悉遣使者奉獻。帝詔文泰使人厭怛紇干迎之。徵曰：“曩時文泰入朝，所過供擬不能具，今又加諸國焉，則瀕塞州縣以乏致罪者衆。彼以商賈來，則邊人爲之利；若賓客之，中國蕭然耗矣。漢建武時，西域請置都護、送侍子，光武不許，不以蠻夷弊中國也。”帝曰：“善。”追止其詔。

貞觀三年，魏徵以秘書監參預朝政。高昌王麴文泰即將來朝，西域各國都想通過麴文泰派使者進獻。皇帝下詔讓麴文泰的使臣厭怛紇干去迎接。魏徵說：“往年麴文泰入朝，所經之處供應不能完備，現在再加上其他各國，那麼臨近邊塞的州縣因供應缺乏而獲罪的將會很多。如果他們以商人的身份前來，那麼邊塞上的人可以獲利；如果把他們當作賓客，中原就受騷擾而有損耗了。東漢建武年間，西域請求設置都護府、遣送兒子做侍子，光武帝不應允，爲的是不讓蠻夷困擾中原。”皇帝說：“好。”追回詔書而停止這事。

於是帝即位四年，歲斷死二十九，幾至刑措，米斗三錢。先是，帝嘗嘆曰：“今大亂之後，其難治乎？”徵曰：“大亂之易治，譬飢人之易食也。”帝曰：“古不云善人爲邦百年，然後勝殘去殺邪？”答曰：“此不爲聖哲論也。聖哲之治，其應如響，期月而可，蓋不其難。”封德彝曰：“不然。三代之後，澆詭日滋。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治不能，非能治不欲。徵書生，好虛論，徒亂國家，

這時是皇帝即位的第四年，這一年判死罪的有二十九人，幾乎做到了刑法放棄不用，一斗米價值三錢。在此之前，皇帝曾嘆息說：“眼下大亂之後，將會很難治理吧？”魏徵回答說：“大亂後容易治理，就好像飢餓的人吃東西容易對付一樣。”皇帝說：“古人不是說善人治國百年，然後遏制凶殘除去邪惡嗎？”回答說：“這不是聖人賢者的理論。聖賢之人的治理，就如響聲即刻有回應一樣，一年便可奏效，原本就不是那麼難。”封德彝說：“不對。夏商周以後，浮薄詐僞日益嚴重。秦朝使用法律，漢代雜用霸道，都是想要

不可聽。”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以教，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顧所行何如爾。黄帝逐蚩尤，七十戰而勝其亂，因致無爲。九黎害德，顓頊征之，已克而治。桀爲亂，湯放之；紂無道，武王伐之。湯、武身及太平。若人漸澆詭，不復返朴，今當爲鬼爲魅，尚安得而化哉！”德彝不能對，然心以爲不可。帝納之不疑。至是，天下大治。蠻夷君長襲衣冠，帶刀宿衛。東薄海，南逾嶺，户闔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帝謂群臣曰：“此徵勸我行仁義，既效矣。惜不令封德彝見之！”

治理但没有成功，并不是能够治理而不想治理。魏徵是書生，喜好空談，衹會攪亂國家，不能聽從。”魏徵説：“五帝、三王不改换百姓使之教化，行帝道而得以爲帝，行王道而得以爲王。回顧一下他們的所爲怎樣。黄帝驅逐蚩尤，打了七十仗最後取勝，因而産生了無爲而治。九黎損害道德，顓頊討伐他，打敗後國家得到治理。夏桀王作亂，商湯王放逐他；殷紂王無道，周武王征伐他。商湯王、周武王活着時就達到了太平盛世。如果人們越來越浮薄詐僞，不再回覆質樸，現在應當都成爲鬼怪，還怎能教化啊！”封德彝不能回答，但心中認爲不行。皇帝毫不遲疑地采納了魏徵的説法。到這時，天下大治。蠻夷君長穿戴中原的衣冠，帶刀宿衛。國土東到大海，南過五嶺，門户不用關閉，行旅不用自帶乾糧，可由沿途供給。皇帝對群臣説：“這是魏徵勸我實施仁義，已經收效了。可惜不能使封德彝看到這些！”

俄檢校侍中，進爵郡公。帝幸九成宫，宫御舍圍川宫下。僕射李靖、侍中王珪繼至，吏改館宫御以舍靖、珪。帝聞，怒曰：“威福由是等邪！何輕我宫人？”詔并按之。徵曰：“靖、珪皆陛下腹心大臣，宫人止後宫掃除隸耳。方大臣出，官吏諮朝廷法式；歸來，陛下問人間疾苦。夫官舍，固靖等見官吏之所，吏不可不謁也。至宫人則不然，供饋之餘無所參承。以此按吏，且駭天下耳目。”帝悟，寢不問。

魏徵不久任檢校侍中，進爵郡公。皇帝臨幸九成宫，宫女住在圍川宫下。僕射李靖、侍中王珪相繼來到，官吏便把宫人安排在别處住而使李靖、王珪住下。皇帝得知後，發怒説：“難道威福出於李靖、王珪等人嗎！爲什麽怠慢我的宫女？”下詔一并查訊。魏徵説：“李靖、王珪都是陛下的心腹大臣，而宫女衹不過是在後宫打掃清除的隸役罷了。大臣外出，地方官吏要向他們請教朝廷法式；回來後，陛下要向他們詢問民間疾苦。這官舍，本來就是李靖等接見官吏的地方，官吏不能不去拜見他們。至於宫女就不一樣了，供奉之外用不着參見承接。用這件事審訊官吏，將會驚駭天下人的耳目。”皇帝醒悟，停止不再追究。

後宴丹霄樓，酒中謂長孫无忌曰：“魏徵、王珪事隱太子、巢剌王時，誠可惡，我能棄怨用才，無羞古人。然徵每諫我不從，我發言輒不即應，何哉？”徵曰：“臣以事有不可，故諫，若不從輒應，恐遂行之。”帝曰：“弟即應，須别陳論，顧不得？”

後來太宗在丹霄樓宴飲，酒席間太宗對長孫无忌説：“魏徵、王珪侍奉隱太子、巢剌王時，的確可惡，我能放棄怨嫌任用人才，無愧於古人了。但魏徵每當進諫我不聽從時，我發話他就不馬上答應，這是爲什麽？”魏徵説：“臣認爲事情不可行，所以進諫，如果不聽從就隨便答應，害怕就要去施行。”皇帝説：“衹要答應一聲，再另

徵曰："昔舜戒群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若面從可，方別陳論，此乃後言，非稷、卨所以事堯、舜也。"帝大笑曰："人言徵舉動疏慢，我但見其嫵媚耳！"徵再拜曰："陛下導臣使言，所以敢然；若不受，臣敢數批逆鱗哉！"

行陳述議論，難道不可以嗎？"魏徵說："從前舜帝告誡群臣說：'你們不要當面順從，退下又有背後的話。'如果當面順從說可行，剛離開又議論起來，這就是背後的話，不是后稷、卨所用來侍奉堯、舜的做法。"皇帝大笑說："人家說魏徵舉動疏慢，我衹覺得他姿態美好！"魏徵連連拜謝說："陛下引導臣說話，所以敢這樣；如果陛不接受臣下的建議，臣又怎敢屢次批逆鱗啊！"

七年，為侍中。尚書省滯訟不決者，詔徵平治。徵不素習法，但存大體，處事以情，人人悦服。進左光禄大夫、鄭國公。多病，辭職，帝曰："公獨不見金在礦何足貴邪？善冶鍛而為器，人乃寶之。朕方自比於金，以卿為良匠而加礪焉。卿雖疾，未及衰，庸得便爾？"徵懇請，數却愈牢。乃拜特進，知門下省事，詔朝章國典，參議得失，禄賜、國官、防閤并同職事。

七年，魏徵任侍中。尚書省有疑難積案，下詔叫魏徵去裁決。魏徵平素并不熟悉法律，祇知道大概，以情理來處理案件，人人心悦誠服。進授左光禄大夫、鄭國公。因身體多病，辭謝官職，皇帝說："公難道看不到金在礦石中有什麽可貴之處嗎？經過精心冶煉鍛打成爲器具，人們纔寶愛它。朕正自比作金子，要以卿作爲好工匠來加工。卿雖然患病，還不衰老，怎能就如此告退呢？"魏徵懇求，幾次被太宗推却而魏徵態度更加堅决。於是拜授特進，主持門下省政務，下詔叫他對朝章國典，要參議得失，他的俸禄賞賜、封國官吏、防閤一律與職事官相同。

文德皇后既葬，帝即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引徵同升，徵孰視曰："臣眊昏，不能見。"帝指示之，徵曰："此昭陵邪？"帝曰："然。"徵曰："臣以為陛下望獻陵，若昭陵，臣固見之。"帝泣，為毁觀。尋以定五禮，當封一子縣男，徵請封孤兄子叔慈。帝愴然曰："此可以勵俗。"即許之。

文德皇后下葬後，皇帝在宫苑中建造了一座高閣，用來瞭望昭陵，皇帝帶領魏徵一起登上高閣，魏徵仔細看了看說："臣視力模糊，看不見。"皇帝指給他看，魏徵說："這是昭陵嗎？"皇帝說："對。"魏徵說："臣以爲陛下是在望獻陵，如果是昭陵，臣本來就看見了。"皇帝聽後哭泣，令人拆毁高閣。不久因修定五禮，應當封一個兒子爲縣男，魏徵請求封已故兄長的兒子魏叔慈。皇帝悲傷地說："這種舉動可用來勸勉風俗。"便答應了。

後幸洛陽，次昭仁宫，多所譴責。徵曰："隋惟責不獻食，或供奉不精，為此無限，而至於亡。故天命陛下代之，正當兢懼戒約，奈何令人悔為不奢？若以為足，今不啻足矣；以為不足，萬此寧有足邪？"帝驚曰："非公不聞此言。"退又上疏曰：

後來太宗駕幸洛陽，路上住在昭仁宫，對地方官多所譴責。魏徵說："隋朝祇管責備人家不進獻飲食，或者責備人家供奉得不精美，這樣無限制地苛求，終至於亡國。因而上天命陛下來取代隋朝，正應當謹慎恐懼自行約束，怎能叫人們後悔供奉不够奢侈呢？如果認爲供給已經很足了，如今不衹是足了；如果認爲供給不足，那麽即使萬倍於此能有足嗎？"皇帝驚訝地說："要不是有公朕就聽不到這種話。"退朝後魏徵又上疏

《書》稱“明德慎罰”，“惟刑之恤”。《禮》曰：“為上易事，為下易知，則刑不煩。”“上多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夫上易事，下易知，君長不勞，百姓不惑，故君有一德，臣無二心。夫刑賞之本，在乎勸善而懲惡。帝王所與，天下畫一，不以親疏貴賤而輕重者也。今之刑賞，或由喜怒，或出好惡。喜則矜刑於法中，怒則求罪於律外；好則鑽皮出羽，惡則洗垢索瘢。蓋刑濫則小人道長，賞謬則君子道消。小人之惡不懲，君子之善不勸，而望治安刑措，非所聞也。且暇豫而言，皆敦尚孔、老；至於威怒，則專法申、韓。故道德之旨未弘，而鍥薄之風先搖。昔州犁上下其手而楚法以敝，張湯輕重其心而漢刑以謬，况人主而自高下乎！頃者罰人，或以供張不贍，或不能從欲，皆非致治之急也。夫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奢期而奢自至，非徒語也。且我之所代，實在有隋。以隋府藏况今之資儲，以隋甲兵况今之士馬，以隋户口况今之百姓，挈長度大，曾何等級焉！然隋以富强而喪，動之也；我以貧寡而安，静之也。静之則安，動之則亂，人皆知之，非隱而難見、微而難察也。不蹈平易之塗，而遵覆車之轍，何哉？安不思危，治不念亂，存不慮亡也。方隋未亂，自謂必無亂；未亡，自謂必不亡。所以甲兵亟動，徭役不息，以至戮辱而不悟滅亡之所由也，豈不哀哉！

說：

《尚書》上說“明揚德行慎用刑罰”，“用刑務必慎重”。《禮記》上講：“君上容易事奉，臣下容易驅使，這樣就用不着多少刑罰了。”“君上疑心太重，百姓就會迷惑；臣下不易驅使，君主就要煩勞了。”君上容易事奉，臣下容易驅使，君上就可以不太煩勞，百姓也不會迷惑，所以君有一德，臣下就没有二心。刑罰獎賞的根本，在於勸善懲惡。帝王所要給與的，是對天下人一視同仁，不能因親疏貴賤而有所輕重。如今的刑罰賞賜，有的由於喜怒，有的出於好惡。遇到高興的時候犯了法也不問罪，趕上發怒的時候没有犯法也被治罪；自己喜愛的就鑽開皮肉找羽毛，自己厭惡的則洗净污垢索疤痕。大凡刑罰濫施就使小人的氣焰囂張，獎賞荒謬便會使君子的主張受到損害。小人的罪惡不懲治，君子的善行不勉勵，而期望國家安定刑罰止息，臣没有聽説過。况且悠閑逸樂時閑談，都崇尚孔子、老子的學説；到了威怒的時候，就專門效法申不害、韓非子。所以道德的宗旨没有弘大，而刻薄的風氣却熾盛起來了。古時伯州犁玩法作弊而使楚國的法律遭到破壞，張湯治刑時心中有所輕重而使漢朝的刑法産生弊端，何况君主任意欽定的高下標準呢！近來被責罰的人，有的因供應不足，有的因不能順從自己的心意，都不是治理國家所急需的事情。貴不與驕傲相約而驕傲自會到來，富不和奢侈相約而奢侈也會自然而至，這不是空話啊。况且我朝之所以取代隋朝，確實是由於隋朝本身的緣故。拿隋朝的府藏和今日的物資儲備相比，拿隋朝的兵力和今日的軍隊相比，拿隋朝的户口和今天的百姓相比，比比大小長短，就會發現有怎樣的懸殊！然而隋朝以富强而喪國，是隋煬帝窮奢極欲的結果；我朝雖貧弱反而天下安寧，是陛下静心寡欲的緣故。静可以使國家安穩，動就要天下大亂，人人都知道這個道理，并不是隱晦而難以看

夫監形之美惡，必就止水；監政之安危，必取亡國。《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臣願當今之動静，以隋爲鑒，則存亡治亂可得而知。思所以危則安矣，思所以亂則治矣，思所以亡則存矣。存亡之所在，在節嗜欲，省游畋，息靡麗，罷不急，慎偏聽，近忠厚，遠便佞而已。夫守之則易，得之實難。今既得其所難，豈不能保其所易？保之不固，驕奢淫泆有以動之也。

見、細小而難以觀察。陛下如今不走平坦易行的道路，而要追循覆轍的舊途，爲什麽呢？就在於安寧的時候不想着危險，太平的時候不想着混亂，存在的時候不想着敗亡。當隋朝尚未動亂之際，自以爲必不會有亂；尚未滅亡之時，自以爲必不會亡。所以窮兵黷武，徭役不止，到了要受殺身之辱的時候竟然不知道自己覆亡的原因，難道不可悲嗎！照視形體的美醜，一定要站在静水跟前；考察國家的安危，必然取法衰落的王朝。《詩》上説："殷商作爲借鑒的事不遠，就在夏后之朝。"臣希望當今的動和静，要以隋朝爲借鑒，那麽存亡治亂就可以知道了。想到隋朝危險的原因國家就平安了，想到隋朝混亂的原因國家就治理了，想到隋朝滅亡的原因國家就能生存了。存亡的根本，在於節制自己的嗜欲，减少打獵的娛樂，停止建造奢華的宫室，停辦不急需辦的事情，謹防偏聽，親近忠厚的人士，疏遠阿諛逢迎的小人。保持上述這些比較容易，得到這些確實很難。現在既然已經得到了難的，難道就不能保持容易的嗎？如果保持得不牢固，驕奢淫逸就會萌生。

帝宴群臣積翠池，酣樂賦詩。徵賦《西漢》，其卒章曰："終藉叔孫禮，方知皇帝尊。"帝曰："徵言未嘗不約我以禮。"它日，從容問曰："比政治若何？"徵見久承平，帝意有所忽，因對曰："陛下貞觀之初，導人使諫。三年以後，見諫者悦而從之。比一二年，勉强受諫，而終不平也。"帝驚曰："公何物驗之？"對曰："陛下初即位，論元律師死，孫伏伽諫以爲法不當死，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或曰：'賞太厚。'答曰：'朕即位，未有諫者，所以賞之。'此導人使諫也。後柳雄妄訴隋資，有司得，劾其僞，將論死，戴胄奏罪當徒，執之四五然後赦。謂胄曰：'弟

皇帝在積翠池宴請群臣，在飲酒暢快高興時賦詩。魏徵賦《西漢》，末尾兩句説："終藉叔孫禮，方知皇帝尊。"皇帝説："魏徵説話未曾不用禮來約束我。"有一天，太宗從容地問道："近來政治怎麽樣？"魏徵見國泰民安已久，皇帝求治之心不如從前，便回答説："陛下在貞觀初年，引導臣下進諫。三年以後，聽見勸諫就高興而且聽從。最近一二年，勉强接受勸諫，但心中總是憤憤不平。"皇帝吃驚地問："公有什麽依據？"回答説："陛下剛即位不久，討論元律師的死罪，孫伏伽進諫認爲依照法律不應當處死，陛下賜給了他蘭陵公主的莊園，價值百萬。有人説：'賞賜太重。'陛下回答説：'朕即位以來，還没有進諫的人，所以賞賜他。'這就是引導臣下進諫。後來柳雄胡編説他在隋朝任官的資歷，有關部門核實，彈劾他在僞造，將判處死刑，戴胄上奏認

守法如此，不畏濫罰。’此悦而從諫也。近皇甫德參上書言‘修洛陽宫，勞人也；收地租，厚斂也；俗尚高髻，宫中所化也。’陛下恚曰：‘是子使國家不役一人，不收一租，宫人無髮，乃稱其意。’臣奏：‘人臣上書，不激切不能起人主意，激切即近訕謗。’于時，陛下雖從臣言，賞帛罷之，意終不平。此難於受諫也。”帝悟曰：“非公，無能道此者。人苦不自覺耳！”

爲柳雄論罪應當是流放，堅持上奏四五次然後纔寬免。皇上對戴胄説：‘衹要是如此守法，就不怕濫施刑罰了。’這是高興地聽從勸諫。最近皇甫德參上書説‘修建洛陽宫，會使百姓疲勞；收取地租，會使百姓賦税加重；民間崇尚高髮髻，是受宫中的影響。’陛下發怒道：‘這人要使國家不役使一人，不徵收一點租税，宫人没有頭髮，纔合他的心意。’臣上奏説：‘臣下上書，言辭不激切不能引起君王的注意，激切就近乎譏訕誹謗的話。’這時，陛下雖然聽從了臣的意見，給皇甫德參賞賜了帛并停罷了上述諸事，但心裏到底不平。這就是不樂意納諫。”皇帝醒悟説：“不是公，没人能説這些話。人苦於自己不能察覺自身的過失！”

先是，帝作飛山宫，徵上疏曰：

隋有天下三十餘年，風行萬里，威讋殊俗，一旦舉而棄之。彼煬帝者，豈惡治安、喜滅亡哉？恃其富强，不虞後患也。驅天下，役萬物，以自奉養，子女玉帛是求，宫宇臺榭是飾，徭役無時，干戈不休，外示威重，内行險忌，讒邪者進，忠正者退，上下相蒙，人不堪命，以致殞匹夫之手，爲天下笑。聖哲乘機，拯其危溺。今宫觀臺榭，盡居之矣；奇珍異物，盡收之矣；姬姜淑媛，盡侍於側矣；四海九州，盡爲臣妾矣。若能鑒彼所以亡，念我所以得，焚寶衣，毁廣殿，安處卑宫，德之上也。若成功不廢，即仍其舊，除其不急，德之次也。不惟王業之艱難，謂天命可恃，因基增舊，甘心侈靡，使人不見德而勞役是聞，斯爲下矣。以暴易暴，與亂同道。夫作事不法，後無以觀。人怨神怒，則災害生；災害生，則禍亂作；禍亂作，而能以身名令終者鮮

在此之前，皇帝建飛山宫，魏徵上疏説：

隋朝擁有天下三十多年，風行萬里，威震異邦，一朝全都丢掉了。那隋煬帝，難道不願意天下安定、而喜歡滅亡嗎？衹是隋朝依仗它的富强，毫不顧慮後患。驅使天下百姓，役使萬物，用來滿足自己的欲望，追求的是美女玉帛，一味地修飾宫宇臺榭，致使徭役無止境，戰火不停息，隋煬帝表面上威正莊重，内心却陰險猜忌，獻媚進讒的小人被進用，忠誠正直的君子被斥退，上下互相蒙蔽，百姓苦不堪言，以致死在匹夫手中，爲天下人耻笑。聖哲的人順應時機，拯救危亡。如今宫宇臺榭，全歸陛下享用；奇珍異寶，盡屬陛下所有；姬姜淑媛，全在陛下左右侍奉；四海九州，都臣服歸順。如果能借鑒隋朝滅亡的教訓，想一想我朝所以成功的經驗，焚燒寶衣，毁掉巍峨的宫殿，安心居住低矮的宫室裏，這是最高的品德。假若已成的東西不去毁壞，仍然保持它舊有的面貌，免去那些不急於要辦的事情，這是次一等的品德。如果不想着締造國家時的艱難，自認爲天命可依，憑藉舊有的基礎增加華麗的裝飾，醉心於奢靡的生活，使百姓看不到恩德而不斷聽到徵發勞役的消息，這是最下等的品德。以暴政更替暴政，和亂政没有什

矣。

麽兩樣。做事不遵循法度，後人就無法效仿。如果百姓怨恨神靈發怒，災害便會發生；災害發生，禍亂就隨之暴發；禍亂暴發，而能使身名得到保全的就太少了。

是歲，大雨，穀、洛溢，毀宫寺十九，漂居人六百家。徵陳事曰：

這一年，天下大雨，穀水、洛水泛濫，冲毀宫寺十九所，淹没民宅六百家。魏徵上奏陳述説：

臣聞爲國基於德禮，保於誠信。誠信立，則下無二情；德禮形，則遠者來格。故德禮誠信，國之大綱，不可斯須廢也。傳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又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然則言而不行，言不信也；令而不從，令無誠也。不信之言，不誠之令，君子弗爲也。自王道休明，綿十餘載，倉廩愈積，土地益廣，然而道德不日博，仁義不日厚，何哉？由待下之情，未盡誠信，雖有善始之勤，而無克終之美。故便佞之徒得肆其巧，謂同心爲朋黨，告訐爲至公，强直爲擅權，忠讜爲誹謗。謂之朋黨，雖忠信可疑；謂之至公，雖矯僞無咎。强直者畏擅權而不得盡，忠讜者慮誹謗而不敢與之争。熒惑視聽，鬱於大道，妨化損德，無斯甚者。今將致治則委之君子，得失或訪諸小人，是譽毀常在小人，而督責常加君子也。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惠，然慮不及遠，雖使竭力盡誠，猶未免傾敗，况内懷奸利，承顔順旨乎？故孔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未有小人而仁者。"然則君子不能無小惡，惡不積無害於正；小人時有小善，善不積不足

臣聽説治理國家要以德禮爲基礎，以誠信爲保障。誠信確立了，那麽臣下就没有二心；德禮形成了，那麽遠方的人便來歸順。因此德禮誠信，是國家的大綱，不能片刻廢棄。傳説："君主以禮待臣，臣便以忠事君。""自古都有死，治國不可失信，失信則國家不能存立。"又説："你説的話人家相信，就因爲你説以前人家本相信你；你發布命令人家都執行，就因爲大家本來知道你的命令很實在必須執行。"然而説了不做，這是言而無信；頒布了法令而不執行，這是法令没有誠意。無信之言，不誠之令，君子不做這種事呀。自王道清明以來，已十幾年了，國庫日益充足，土地日益廣大，然而道德未見日益廣博，仁義也未曾日益加厚，爲什麽呢？是因爲對待臣下，没有完全做到誠信，雖然有良好的開端，却不能堅持到底。所以阿諛逢迎的小人能無所顧忌地施展花言巧語，把同心同德的人稱做朋黨，把誣告陷害他人的人稱爲大公無私，把剛直不阿的人叫做擅權，把忠誠正直的人叫做誹謗。被視爲朋黨的人，即使忠實誠信也覺得可疑；被視爲大公無私的人，儘管弄虚作假也認爲没有過錯。剛强耿直的人害怕遭到擅權的非議而不能陳述忠言，忠誠直言的人憂慮誹謗的罪名而不敢當面諍諫。熒惑視聽，堵塞大道，妨礙教化損害德政，没有比這更厲害的了。現在想治理好國家就把朝政委任給君子，而國事處置的得失有時却向小人咨詢，這樣做就使褒貶决定於小人，而督責常施加於君子。中等才智的人，難道會没有一點聰明，衹是不能深謀遠慮，雖然竭盡力量和忠

以忠。今謂之善人矣，復慮其不信，何異立直木而疑其景之曲乎？故上不信則無以使下，下不信則無以事上。信之為義大矣！昔齊桓公問管仲曰：“吾欲使酒腐於爵，肉腐於俎，得無害霸乎？”管仲曰：“此固非其善者，然無害霸也。”公曰：“何如而害霸？”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霸也。”晉中行穆伯攻鼓，經年而不能下，餽聞倫曰：“鼓之嗇夫，聞倫知之，請無疲士大夫，而鼓可得。”穆伯不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君奚不為？”穆伯曰：“聞倫之為人也，佞而不仁。若使聞倫下之，吾不可以不賞，若賞之，是賞佞人也。佞人得志，是使晉國捨仁而為佞，雖得鼓，安用之！”夫穆伯列國大夫，管仲霸者之佐，猶能慎於信任，遠避佞人，況陛下之上聖乎？若欲令君子小人是非不雜，必懷之以德，待之以信，厲之以義，節之以禮，然後善善而惡惡，審罰而明賞，無為之化何遠之有！善善而不能進，惡惡而不能去，罰不及有罪，賞不加有功，則危亡之期或未可保。

誠，還是不能避免國家傾敗，況且那些內心懷有奸邪和私利，迎合奉承的人呢？所以孔子說：“君子有不仁的時候，没有見過講仁的小人。”因此君子不可能没有小過錯，過錯不積累無妨正道；小人有時也做一點善事，善事不積累不足以立忠正。如今稱他們爲善人，却又擔心他不誠信，這與立直木而懷疑它的影子不直有什麽不同呢？所以聖上不誠信就無法使用臣下，臣下不誠信則不能事奉君上。誠信的意義太重大了！古時齊桓公問管仲說：“我想使酒壞在爵中，肉爛在砧板上，會不會損害霸業呢？”管仲說：“這些固然都是不善的做法，但也無害於霸業。”齊桓公問：“怎樣纔會損害霸業呢？”回答說：“不能知人，損害霸業；知人而不能用人，損害霸業；用人而不能專任，損害霸業；專任而不能信任，損害霸業；信任而又使小人從中參與，損害霸業。”晉國的中行穆伯攻打鼓，一年都不能攻下，餽聞倫說：“鼓的嗇夫，聞倫認識，不需辛勞士大夫，而鼓便可以得到。”中行穆伯不答應。左右的人說：“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就可以得到，君爲什麽不做呢？”中行穆伯說：“餽聞倫的爲人，佞巧不仁義。如果餽聞倫取下鼓，我不能不獎賞他，如果獎賞他，就等於獎賞花言巧語的小人。小人得志，就會使晉國的士人都捨棄仁義而做奸佞的事，雖然得到了鼓，又有什麽用處呢！”中行穆伯是諸侯國的大夫，管仲是霸國的輔佐，尚且能够在對待信義和任用人方面謹慎行事，遠遠避開小人，何况聖明的陛下呢？如果想要使君子與小人是與非不混淆，必須用德行來安撫他們，以信義來對待他們，用仁義來勸勉他們，以禮度來要求他們，然後獎善而嫉惡，慎重處罰而明確獎賞，無爲而治的教化還有多遠！如果親近善人而不能進用，厭惡惡人而不能摒棄，有罪的人得不到懲罰，有功的人得不到獎賞，那麽國家危亡的日子或許就很難說了。

帝手詔嘉答。於是，廢明德宫玄圃院賜遭水者。

它日，宴群臣，帝曰：“貞觀以前，從我定天下，間關草昧，玄齡功也。貞觀之後，納忠諫，正朕違，爲國家長利，徵而已。雖古名臣，亦何以加！”親解佩刀，以賜二人。帝嘗問群臣：“徵與諸葛亮孰賢?”岑文本曰：“亮才兼將相，非徵可比。”帝曰：“徵蹈履仁義，以弼朕躬，欲致之堯、舜，雖亮無以抗。”時上封者衆，或不切事，帝厭之，欲加譙黜，徵曰：“古者立謗木，欲聞己過。封事，其謗木之遺乎！陛下思聞得失，當恣其所陳。言而是乎，爲朝廷之益；非乎，無損於政。”帝悦，皆勞遣之。

十三年，阿史那結社率作亂，雲陽石然，自冬至五月不雨，徵上疏極言曰：

臣奉侍帷幄十餘年，陛下許臣以仁義之道，守而不失；儉約朴素，終始弗渝。德音在耳，不敢忘也。頃年以來，寖不克終。謹用條陳，裨萬分一。陛下在貞觀初，清净寡欲，化被荒外。今萬里遣使，市索駿馬，并訪怪珍。昔漢文帝却千里馬，晋武帝焚雉頭裘。陛下居常論議，遠輩堯、舜，今所爲，更欲處漢文、晋武下乎？此不克終一漸也。子貢問治人。孔子曰：“懔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子貢曰：“何畏哉?”對曰：“不以道導之，則吾仇也，若何不畏！”陛下在貞觀初，護民之勞，煦之如子，不輕營爲。頃既奢肆，思用人力，乃曰：“百姓無事則易驕，勞役則

皇帝親自下詔贊許答覆。就在這時，廢掉明德宫玄圃院賜給遭水災的人居住。

有一天，宴請群臣，皇帝説：“貞觀以前，跟從我平定天下，經歷艱險草創國家，是房玄齡的功勞。貞觀以後，獻納忠諫，匡正朕的過失，使國家長治久安，衹有魏徵而已。即使古代名臣，又用什麽能超越他們！”親自解下佩刀，賜給二人。皇帝曾經問群臣：“魏徵和諸葛亮誰賢?”岑文本説：“諸葛亮才兼將相，不是魏徵所能比的。”皇帝説：“魏徵施行仁義，來輔佐朕，想使朕成爲堯、舜之君，即使諸葛亮也無法與之抗衡。”當時上封事進諫的人很多，有的人上書不切合事實，皇帝厭煩他們，想加以責備降職。魏徵説：“古人設立謗木，想知道自己的過失。封事，就是謗木的遺風吧！陛下要想知道得失，就應該放任他們暢所欲言。如果説得對，對朝廷大有好處；如果説得不對，也無損於朝政。”皇帝很高興，將這些人都慰勞後送回。

十三年，阿史那結社率反叛，雲陽地方的石頭自己燃燒，從去年冬天到今年五月不下雨，魏徵上書極言勸諫説：

臣在宫中奉侍陛下十幾年，陛下贊許臣施行仁義之道，堅守不放棄；儉樸節約，自始至終不改變。陛下的話還在耳邊回響，臣不敢遺忘。近年以來，陛下却漸漸不能堅持到底了。對於這些臣謹逐條陳説，希望對陛下能有萬分之一的好處。陛下在貞觀初年，清净寡欲，教化廣被荒僻的地區。現在却使臣到萬里之外，索買駿馬，并且到處搜求奇珍異寶。古時漢文帝拒絶接受千里馬，晋武帝燒掉雉頭毛製的裘衣。陛下平時常常談起，追循古遠的唐堯、虞舜，如今所作所爲，難道反要處於漢文帝、晋武帝之下嗎？這是漸漸不能堅持到底的第一條。子貢向孔子請教治理百姓的方法。孔子説：“要像用腐朽的繮繩駕馭六匹馬那樣有危懼感。”子貢問：“爲什麽要那樣害怕呢?”孔子回答説：“不用仁義之道去引導他們，他們就會成爲我的仇人，怎麽能不害怕！”陛下在貞

易使。”自古未有百姓逸樂而致傾敗者，何有逆畏其驕而為勞役哉？此不克終二漸也。陛下在貞觀初，役己以利物，比來縱欲以勞人。雖憂人之言不絶於口，而樂身之事實切諸心。無慮營構，輒曰：“弗為此，不便我身。”推之人情，誰敢復爭？此不克終三漸也。在貞觀初，親君子，斥小人。比來輕褻小人，禮重君子。重君子也，恭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莫見其非，遠之莫見其是。莫見其是，則不待間而疏；莫見其非，則有時而昵。昵小人，疏君子，而欲至治，非所聞也。此不克終四漸也。在貞觀初，不貴異物，不作無益。而今難得之貨雜然并進，玩好之作無時而息。上奢靡而望下朴素，力役廣而冀農業興，不可得已。此不克終五漸也。貞觀之初，求士如渴，賢者所舉，即信而任之，取其所長，常恐不及。比來由心好惡，以衆賢舉而用，以一人毁而棄，雖積年任而信，或一朝疑而斥。夫行有素履，事有成迹，一人之毁未必可信，積年之行不應頓虧。陛下不察其原，以為臧否，使讒佞得行，守道疏間。此不克終六漸也。在貞觀初，高居深拱，無田獵畢弋之好。數年之後，志不克固，鷹犬之貢，遠及四夷，晨出夕返，馳騁為樂，變起不測，其及救乎？此不克終七漸也。在貞觀初，遇下有禮，群情上達。今外官奏事，顔色不接，間因所短，詰其細過，雖有忠款，而不得申。此不克終八漸也。在貞觀

觀初年，愛惜民力，對百姓和善的如同對待自己的子女一樣，不輕易營造宫室。近來却大肆追求奢侈，想役使人力時，便説：“百姓没有事做就容易變得驕惰，勞作就容易驅使。”自古没有由於百姓清閑安樂而造成國家傾覆滅亡的，哪有害怕百姓驕惰而故意讓他們去服勞役的做法？這是漸漸不能堅持到底的第二條。陛下在貞觀初年，約束自己的享受使百姓得到好處，近來却放縱私欲而勞累人民。儘管關心百姓的話不絶於口，而心裏真正關心的是自己享樂的事情。不考慮營造的後果，就説：“不這樣做，對我自身不方便。”礙於情面，誰還敢再争諫？這是漸漸不能堅持到底的第三條。在貞觀初年，親近君子，斥退小人。近年輕褻小人，禮重君子。禮重君子，就敬而遠之；輕褻小人，則狎而近之。親近他就看不到他的壞處，疏遠他則看不見他的好處。看不見君子的好處，不用别人離間就會疏遠他們；看不到小人的壞處，有時就會去親近他們。親近小人，疏遠君子，而想使國家得到治理，臣没有聽説過。這是漸漸不能堅持到底的第四條。在貞觀初年，不看重奇珍異寶，不作無益於國家的事情。而今各種難以獲得的物品紛紛進獻，賞玩之物的製作没有停止的時候。皇上奢侈浪費而希望臣下節儉樸素，不停地徵發勞役而希望農業興盛，這是不可能的。這是漸漸不能堅持到底的第五條。貞觀初年，求士如渴，賢良人士所推舉的人才，就信任并任用他們，發揮他們的長處，時常擔心做得不够。近來憑着自己的喜好和厭惡，由衆多賢士共同舉薦而被任用的人，衹因一人的詆毁就抛棄不用，即使多年信任并任用的人，一旦被懷疑就予以斥退。行爲有一貫的做法，做事有一貫的表現，一個人的詆毁未必可信，多年的品行不應該一下子就否定。陛下不查清原因，就確定好壞，使奸佞小人得以横行，奉行道義的人日漸疏遠。這是漸漸不能堅持到底的第六條。在貞觀初年，處在

初，孜孜治道，常若不足。比恃功業之大，負聖智之明，長傲縱欲，無事興兵，問罪遠裔。親狎者阿旨不肯諫，疏遠者畏威不敢言。積而不已，所損非細。此不克終九漸也。貞觀初，頻年霜旱，畿內户口并就關外，携老扶幼，來往數年，卒無一户亡去。此由陛下矜育撫寧，故死不携貳也。比者疲於徭役，關中之人，勞弊尤甚。雜匠當下，顧而不遣。正兵番上，復别驅任。市物襁屬於廛，遞子背望於道。脱有一穀不收，百姓之心，恐不能如前日之帖泰。此不克終十漸也。夫禍福無門，惟人之召，人無釁焉，妖不妄作。今旱熯之災，遠被郡國，凶醜之孽，起於轂下，此上天示戒，乃陛下恐懼憂勤之日也。千載休期，時難再得，明主可爲而不爲，臣所以鬱結長嘆者也！

高位拱手治理，没有喜好畢弋之類獵具的嗜好。幾年以後，心志就不能固守，獵鷹獵犬的貢獻，遍及遥遠的外族邊境，清晨出去夜晚纔回來，以縱馬馳騁當做快樂，萬一發生不測的事變，來得及救嗎？這是漸漸不能堅持到底的第七條。在貞觀初年，對待臣下有禮節，下情能够上達。如今地方官員入朝奏事，陛下不能和顔悦色，有時抓住他的不足之處，追問細小的過失，雖然有忠誠之言，也不能陳説。這是漸漸不能堅持到底的第八條。在貞觀初年，孜孜不倦地治理國家，常常還覺得做的不够。近來仗恃功高業大，自負聖哲英明，滋長驕傲放縱的欲望，無事興兵，向邊遠的外族興兵問罪。親近的人迎合陛下的旨意不肯進諫，疏遠的人畏懼陛下的威嚴不敢陳説。如此積累下去而不停止，所受的損失可不小。這是漸漸不能堅持到底的第九條。在貞觀初年，連年霜災旱災，京郊的百姓全都流向潼關以外，携老扶幼，往返幾年，没有一户人家逃亡。這是陛下對百姓憐惜安撫的結果，所以百姓寧死也不存二心。近年來百姓被勞役弄得疲憊不堪，關中的人，勞苦疲困尤其厲害。各種工匠服役期滿，還要繼續雇用不遣還。擔任宿衛的府兵，多被驅遣從事其他雜差。采購物資的人接連不斷，長途轉運的丁壯相望於道。假如有顆粒無收的事情發生，百姓的心，恐怕就不能像以前那樣泰然自若。這是漸漸不能堅持到底的第十條。禍福的降臨没有定數，都是人們自己招來的，自己没有疏漏和過失，妖禍不會平白無故地發生。如今這樣嚴重的旱災，遠及郡國，但災害的根源，還是起於朝廷，這是上天給人以懲戒，該是陛下恐懼憂勤的時候了。這是千載難逢的好時機，很難再得，聖明的君主可以做到而不去做，這就是爲臣鬱結長嘆的原因！

疏奏，帝曰："朕今聞過矣，願改之，以終善道。有違此言，當何施顔面與公相見哉！方以所上疏，列爲

表疏奏上，皇帝説："朕現在知道過失了，願意改正，做到善始善終。如果違背這話，還有什麽臉面和公相見呀！正把所遞上的疏奏，讓人

屏障，庶朝夕見之，兼録付史官，使萬世知君臣之義。”因賜黄金十斤，馬二匹。

寫在屏障上，希望能够早晚看見它，還抄録一份交付史官，使萬世知道君臣之義。”因此賜給魏徵黄金十斤，馬二匹。

高昌平，帝宴兩儀殿，嘆曰：“高昌若不失德，豈至於亡！然朕亦當自戒，不以小人之言而議君子，庶幾獲安也。”徵曰：“昔齊桓公與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者飲，桓公請叔牙曰：‘盍起爲寡人壽？’叔牙奉觴而起曰：‘願公無忘在莒時，使管仲無忘束縛於魯時，使甯戚無忘飯牛車下時。’桓公避席而謝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則社稷不危矣。’”帝曰：“朕不敢忘布衣時，公不得忘叔牙之爲人也。”

高昌平定，皇帝在兩儀殿設宴，感嘆説：“高昌國如果不失德，哪至於滅亡！然而朕也應當引以爲戒，不拿小人的話來非議君子，希望使江山安穩。”魏徵説：“從前齊桓公和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飲酒，齊桓公請鮑叔牙説：‘爲什麼不起身爲寡人我祝壽？’鮑叔牙舉酒杯而起身説：‘希望公不要忘記漂泊在莒國的時候，使管仲不要忘記被囚禁在魯國的時候，使甯戚不要忘記在牛車旁邊乞食的時候。’齊桓公避開座席而道歉説：‘寡人我和兩位大夫能不忘記夫子的話，那麽國家就没有危險了。’”太宗説：“朕不敢忘記爲平民的時候，公不能忘記鮑叔牙的爲人。”

帝遣使者至西域立葉護可汗，未還，又遣使賫金帛諸國市馬。徵曰：“今立可汗未定，即詣諸國市馬，彼必以爲意在馬，不在立可汗。可汗得立，必不懷恩。諸蕃聞之，以中國薄義重利，未必得馬而先失義矣。魏文帝欲求市西域大珠，蘇則以爲惠及四海，則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陛下可不畏蘇則言乎！”帝遂止。

皇帝派遣使者到西域册立葉護可汗，尚未返回，又派使者帶着金帛到西域各國買馬。魏徵説：“如今立可汗之事尚未完成，便到各國買馬，他們必然會以爲我們的目的是想得到馬，而不在於立可汗。可汗得立，他們必然也不感恩。諸番知道了，都會認爲中原薄義重利，馬不一定得到而義却先失掉了。魏文帝想求購西域的大珠，蘇則認爲恩惠遍及四海，即使不去索求自己就會到來；索求後得到，是不足爲貴的。陛下能不敬服蘇則的話嗎！”皇帝於是中止了買馬這件事。

是後右僕射缺，欲用徵，徵讓，得不拜。皇太子承乾與魏王泰交惡，帝曰：“當今忠謇貴重無逾徵，我遣傅皇太子，一天下之望，羽翼固矣。”即拜太子太師。徵以疾辭，詔答曰：“漢太子以四皓爲助，我賴公，其義也。公雖卧，可擁全之。”

此後右僕射空缺，要任用魏徵，魏徵辭讓，没有拜授。皇太子李承乾和魏王李泰關係緊張，皇帝説：“如今忠誠正直而且地位貴重的人莫過於魏徵了，我派他去輔導皇太子，使天下人不再有别的希望，皇太子的羽翼就鞏固了。”於是便拜授魏徵爲太子太師。魏徵因病推辭，下詔答覆説：“漢朝太子有四皓輔助，我依賴公，就是這個道理。公雖然有病卧床，也可以保全他。”

十七年，疾甚。徵家初無正寢，帝命輟小殿材爲營構，五日畢，并賜素褥布被，以從其尚。令中郎將宿其第，動静輒以聞，藥膳賜遺無算，中使者綴道。帝親問疾，屏左右，語終日乃還。後復與太子至徵第，徵加朝

十七年，病重。魏徵家裏本没有正寢，皇帝命令停止蓋自己用的小殿把木材給魏徵建正寢，五天就竣工了。并賜給素褥布被，以順從他的喜好。叫中郎將住在魏徵的宅第，有情况隨時奏報，藥物膳食賞賜無數，宦官使者接連不停地在路上往來。皇帝親自去探望，屏退左右，和魏徵

服，拖帶。帝悲懣，拊之流涕，問所欲。對曰："嫠不恤緯，而憂宗周之亡！"帝將以衡山公主降其子叔玉，時主亦從，帝曰："公强視新婦！"徵不能謝。是夕，帝夢徵若平生，及旦，薨。帝臨哭，爲之慟，罷朝五日。太子舉哀西華堂。詔内外百官朝集使皆赴喪，贈司空、相州都督，謚曰文貞，給羽葆、鼓吹、班劍四十人，陪葬昭陵。將葬，其妻裴辭曰："徵素儉約，今假一品禮，儀物褒大，非徵志。"見許，乃用素車，白布幨帷，無塗車、芻靈。帝登苑西樓，望哭盡哀。晉王奉詔致祭。帝作文于碑，遂書之。又賜家封户九百。

説了一天的話纔回宫。後來又和太子到魏徵的宅第，魏徵披上朝服，拖着帶子。皇帝憂傷煩悶，撫着魏徵流眼淚，問他有什麽需要。魏徵回答説："寡婦不發愁織布的緯綫，而去憂慮宗周的滅亡！"皇帝要把衡山公主下嫁給魏徵的兒子魏叔玉，當時公主也跟隨而來，皇帝説："公勉强看一眼兒媳婦吧！"魏徵已不能謝恩。這天晚上，皇帝夢見魏徵像往常一樣，等到天亮，魏徵去世了。皇帝親臨哭吊，爲他哀慟，停止朝會五天。太子在西華堂爲他哭吊。下詔内外百官及朝集使都去吊喪，追贈魏徵爲司空、相州都督，謚號文貞，賜給羽葆、鼓吹、班劍四十人，陪葬昭陵。將要下葬，魏徵的妻子裴氏辭讓説："魏徵平素儉樸節約，現在給他一品官的葬禮，儀物盛大，不是魏徵的心願。"獲得許可，就改用素車，白布幨帷，没有塗車、芻靈。皇帝登上禁苑西樓，遠望慟哭盡哀。晉王奉詔致祭。皇帝親自撰寫碑文，并書寫。又賜給魏徵家實封九百户。

帝後臨朝嘆曰："以銅爲鑑，可正衣冠；以古爲鑑，可知興替；以人爲鑑，可明得失。朕嘗保此三鑑，内防己過。今魏徵逝，一鑑亡矣。朕比使人至其家，得書一紙，始半稿，其可識者曰：'天下之事，有善有惡，任善人則國安，用惡人則國弊。公卿之内，情有愛憎，憎者惟見其惡，愛者止見其善。愛憎之間，所宜詳慎。若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賢勿猜，可以興矣。'其大略如此。朕顧思之，恐不免斯過。公卿侍臣可書之於笏，知而必諫也。"

皇帝後來臨朝時嘆息説："用銅作爲鏡子，可以正衣冠；用古作爲鏡子，可以知興衰；用人作爲鏡子，可以明得失。朕曾經保有這三面鏡子，以防止自己的過失。如今魏徵去世了，一面鏡子失去了。朕近日派人到他家中，得到一份奏書，衹是半篇草稿，其中可以看清楚的地方説：'天下的事情，有善有惡，任用善人則國家安寧，任用惡人則國家混亂。公卿之間，感情上有愛有憎，厭惡的衹看到他的缺點，偏愛的衹看到他的優點。愛憎之間，應該仔細小心。如果愛他而知道他的缺點，恨他而知道他的優點，摒棄邪惡之人不動摇，任用賢良人才不猜疑，國家就可以興盛了。'大概就是這些。朕思考一下，恐怕免不了會犯這樣的錯誤。公卿侍臣可以把這寫在笏板上，知道了就必須進諫。"

徵狀貌不逾中人，有志膽，每犯顔進諫，雖逢帝甚怒，神色不徙，而天子亦爲霽威。議者謂賁、育不能過。嘗上冢還，奏曰："向聞陛下有關南之行，既辦而止，何也？"帝曰："畏卿，遂停耳。"始，喪亂後，典章

魏徵相貌不過中等，有志氣膽略，常犯顔進諫，即使遇到皇帝十分惱怒，仍神色不變，而天子也爲他收斂威嚴。議論的人説即使孟賁、夏育也不能超過。曾經上墳掃墓返回，上奏説："先前聽説陛下想臨幸關南，已經籌辦後又停止，爲什麽呢？"皇帝説："害怕卿，就停止了。"起初，

湮散，徵奏引諸儒校集秘書，國家圖籍粲然完整。嘗以《小戴禮》綜彙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數年而成。帝美其書，録寘内府。帝本以兵定天下，雖已治，不忘經略四夷也。故徵侍宴，奏《破陣武德舞》，則俯首不顧，至《慶善樂》，則諦玩無斁，舉有所諷切如此。

戰亂之後，典章湮没散失，魏徵上奏引薦諸儒校集秘書，國家的圖籍粲然完整。曾經認爲《小戴禮》彙編混亂，重作《類禮》二十篇，數年後完成。皇帝贊美這本書，抄録保存在内府。皇帝本來靠武力平定了天下，雖然國家已經得到治理，却不忘征服四夷。所以魏徵侍宴時，演奏《破陣武德舞》，便低頭不看，到演奏《慶善樂》，就仔細玩賞不厭，大凡要婉言勸説時便是這樣。

徵亡，帝思不已，登凌煙閣觀畫像，賦詩悼痛。聞者娼之，毁短百爲。徵嘗薦杜正倫、侯君集才任宰相，及正倫以罪黜，君集坐逆誅，孅人遂指爲阿黨；又言徵嘗録前後諫争語示史官褚遂良，帝滋不悦。乃停叔玉昏，而仆所爲碑，顧其家衰矣。

魏徵死後，皇帝思念不止，登上凌煙閣觀看他的畫像，賦詩哀悼。聽到的人嫉妒他，千方百計地毁謗他。魏徵曾推薦杜正倫、侯君集有才幹能勝任宰相，等到杜正倫因犯罪貶黜，侯君集因謀反處死，小人便指責魏徵拉黨結派；又説魏徵曾抄録前後諫諍的話出示給史官褚遂良，皇帝更加不高興。於是停止了魏叔玉的婚事，而且推倒了自己所寫的墓碑，魏徵家就此衰敗了。

遼東之役，高麗、靺鞨犯陣，李勣等力戰破之。軍還，悵然曰："魏徵若在，吾有此行邪!"即召其家到行在，賜勞妻子，以少牢祠其墓，復立碑，恩禮加焉。

遼東之役，高麗、靺鞨進犯我軍陣，李勣等力戰打敗了他們。軍隊返回，太宗悵然地説："魏徵如果還在，我會有這次行動嗎!"便召魏徵的家屬到他的臨時住所來，賞賜慰問他的妻兒，使用少牢在他墓前祭祀，重新立碑，恩禮加深。

四子：叔玉、叔琬、叔璘、叔瑜。叔玉襲爵爲光禄少卿。神龍初，以其子膺紹封。叔璘，禮部侍郎，武后時，爲酷吏所殺。叔瑜，豫州刺史，善草隸，以筆意傳其子華及甥薛稷。世稱善書者"前有虞、褚，後有薛、魏"。華爲檢校太子左庶子、武陽縣男。開元中，寢堂火，子孫哭三日，詔百官赴吊。

魏徵有四個兒子：魏叔玉、魏叔琬、魏叔璘、魏叔瑜。魏叔玉承襲爵位任光禄少卿。神龍初年，使他的兒子魏膺繼承封爵。魏叔璘，任禮部侍郎，武后時，被酷吏殺害。魏叔瑜，任豫州刺史，善於草書隸書，將他的書法風格傳授給兒子魏華和外甥薛稷。世人稱擅長書法的人"前有虞世南、褚遂良，後有薛稷、魏華"。魏華任檢校太子左庶子、武陽縣男。開元年間，寢堂着火，子孫痛哭三天，下詔百官前去吊唁。

### 魏謩

徵五世孫謩。謩，字申之。擢進士第，同州刺史楊汝士辟爲長春宫巡官。文宗讀《貞觀政要》，思徵賢，詔訪其後，汝士薦爲右拾遺。謩姿宇魁秀，帝異之。

魏徵的五世孫魏謩。魏謩，字申之。考中進士科，同州刺史楊汝士徵召他任長春宫巡官。文宗讀《貞觀政要》，思念魏徵的賢良，下詔訪求魏徵的後代，楊汝士推薦他任右拾遺。魏謩身材魁梧容貌清秀，皇帝認爲他不尋常。

邕管經略使董昌齡誣殺參軍衡方厚，貶溆州司户，俄徙峽州刺史。謩諫曰："王者赦有罪，唯故無赦。比

邕管經略使董昌齡誣陷殺害了參軍衡方厚，被貶爲溆州司户，不久改任峽州刺史。魏謩進諫説："王者赦免有罪的人，惟有故意犯罪的人不

昌齡專殺不辜，事迹暴章，家人銜冤，萬里投訴，獄窮罪得，特被矜貸，中外以爲屈法。今又授刺史，復使治人，紊憲章，乖至治，不見其可。”有詔改洪州别駕。

御史中丞李孝本，宗室子，坐李訓事誅死，其二女没入宫。謩上言：“陛下即位，不悦聲色，于今十年，未始采擇。數月以來，稍意聲伎，教坊閲選，百十未已，莊宅收市，亹亹有聞。今又取孝本女内之後宫，宗姓不育，寵幸爲累，傷治道之本，速塵穢之嫌。諺曰：‘止寒莫若重裘，止謗莫若自修。’惟陛下崇千載之盛德，去一旦之玩好。”帝即出孝本女，詔曰：“乃祖在貞觀時，指事直言，無所避，每覽國史，朕與嘉之。謩爲拾遺，屢有獻納。夫備灑埽於内，非曰聲妓，恤宗女之幼，不爲漁取，然疑似之間，不可户曉。謩辭深切，其惜我之失，不亦至乎？謩雖居位日淺，朕何愛一官，增直臣之氣，其以謩爲右補闕。”

先是，帝謂宰相曰：“太宗得徵，參裨闕失，朕今得謩，又能極諫，朕不敢仰希貞觀，庶幾處無過之地。”教坊有工善爲新聲者，詔授揚州司馬，議者頗言司馬品高，郎官、刺史迭處，不可以授賤工，帝意右之。宰相諭諫官勿復言，謩獨固諫不可，工降潤州司馬。荆南監軍吕令琛縱傔卒辱江陵令，觀察使韋長避不發，移内樞密使言狀。謩劾長任察廉，知監軍侵屈官司，不以上聞，私白近臣，亂法度，請明其罰。不報。

俄爲起居舍人，帝問：“卿家書

能赦免。近來有董昌齡專斷殺害無辜，事實暴露無疑，衡方厚家人含冤，行走萬里來投訴，經審訊罪證屬實，而董昌齡却特被寬免，朝廷内外都認爲不合法。現在又授任董昌齡爲刺史，再次使他治理百姓，這樣就會紊亂綱紀，背離完美的政治，不能這樣。”下詔董昌齡改任洪州别駕。

御史中丞李孝本，是宗室子弟，因李訓事件獲罪處死，他的兩個女兒被抄没入宫。魏謩進言説：“陛下即位以來，不喜歡聲色，到現在已經十年了，尚未采擇美女。近幾個月以來，漸漸注意聲妓，教坊挑選，成十成百的不停，在莊宅收買，不斷有傳聞。如今又收取李孝本的女兒納入後宫，同宗同姓不能生育，寵幸而成爲牽累，損傷治道的根本，招致塵穢的嫌疑。諺語説：‘止寒莫若重裘，止謗莫若自修。’希望陛下崇尚千年的盛德，除去一時的嗜好。”皇帝立即放出李孝本的女兒，下詔説：“你的祖先在貞觀時，直言勸諫，無所迴避，每當閲讀國史，朕很贊賞他。魏謩任拾遺，屢次有可供采納的建言。那些在内宫做灑掃的人，不能叫做聲妓，憐惜宗室的幼女，不爲侵奪占取，但這種疑惑，不可能給每家每户都解釋清楚。魏謩的言辭深切，痛惜我的過失，不也很真摯嗎？魏謩雖做官時間短，朕怎能可惜一個官位，爲弘揚臣下正直的良好風氣，任命魏謩爲右補闕。”

在此之前，皇帝對宰相説：“太宗得到魏徵，參劾彌補闕失，朕如今得到魏謩，又能極力勸諫，朕不敢仰望希求像貞觀那樣，希望處在没有過失的境地。”教坊有個樂工善於作新樂，下詔授任揚州司馬，議論的人都説揚州司馬品位高，郎官、刺史不停地有任此官職的，不可用來授給低賤的樂工，但皇帝有意偏袒他。宰相示意諫官不要再進言，衹有魏謩堅持勸諫不能這樣做，樂工降爲潤州司馬。荆南監軍吕令琛縱容侍從侮辱江陵令，觀察使韋長迴避不揭發，移交内樞密使處理。魏謩彈劾韋長身爲觀察使，知道監軍侵奪屈辱官員，不把這事上報朝廷，私下報告近臣，破壞法令制度，請求公開對他處罰。没有答覆。

不久任起居舍人，皇帝問：“卿家裏的書詔

詔頗有存者乎？”謩對：“惟故笏在。”詔令上送。鄭覃曰：“在人不在笏。”帝曰：“覃不識朕意，此笏乃今甘棠。”帝因敕謩曰：“事有不當，毋嫌論奏。”謩對：“臣頃爲諫臣，故得有所陳；今則記言動，不敢侵官。”帝曰：“兩省屬皆可議朝廷事，而毋辭也！”帝索起居注，謩奏：“古置左、右史，書得失，以存鑒戒。陛下所爲善，無畏不書；不善，天下之人亦有以記之。”帝曰：“不然。我既嘗觀之。”謩曰：“向者取觀，史氏爲失職。陛下一見，則後來所書必有諱屈，善惡不實，不可以爲史，且後代何信哉？”乃止。

還有留存的嗎？”魏謩回答：“祇有舊笏板還在。”下詔叫他送上來。鄭覃說：“在於人不在於笏板。”皇帝說：“鄭覃不知道朕的用意，這笏板就是今日的甘棠。”皇帝於是敕令魏謩說：“朕做事有不正確的，不要猶豫祇管論奏。”魏謩回答說：“臣前些時做諫官，所以能有所陳述；現在的職責是記録皇上言行，不敢超越本職。”皇帝說：“兩省的官員都可以參議朝廷事務，你不要推辭了！”皇帝索要起居注，魏謩上奏說：“古時設置左史、右史，記録得失，保留下來作爲借鑒。陛下所做的好事，不要擔心不記上；不好的事，天下人也有記録的。”皇帝說：“不是這樣。我以前曾看過。”魏謩說：“先前索取觀看，是史官的失職。陛下一看，那麽後來所記録的必然會有失真，好的壞的不真實，不可以作爲歷史，況且後代怎麽能相信呢？”皇帝於是停止。

中尉仇士良捕妖民賀蘭進興及黨與治軍中，反狀具，帝自臨問，詔命斬囚以徇。御史中丞高元裕建言：“獄當與衆共之。刑部、大理，法官也，決大獄不與知，律令謂何？請歸有司。”未報。謩上言：“事繫軍，即推軍中。如齊民，宜付府縣。今獄不在有司，法有輕重，何從而知？”帝停決，詔神策軍以官兵留仗內，餘付御史臺。臺憚士良，不敢異，卒皆誅死。擢諫議大夫，兼起居舍人、弘文館直學士，謩固讓不見可，乃拜。

中尉仇士良在治軍中捕獲妖民賀蘭進興及其黨羽，造反證據具備，皇帝親臨審問，下詔命令斬殺囚犯以示衆。御史中丞高元裕建議說：“訟案應該和衆人共審。刑部、大理，是法官，判決大案不讓他們知道，律令算什麽？請求交歸有關部門處理。”没有答覆。魏謩上奏說：“事情關係到軍隊，就在軍中推問。如是平民，應該交給府縣。如今訟案不交有關部門，法律有輕有重，何從而知？”皇帝停止判決，下詔神策軍把官兵留在仗内，其餘的交給御史臺。御史臺害怕仇士良，不敢有不同意見，最後全都處死。升任諫議大夫，兼起居舍人、弘文館直學士，魏謩堅決辭讓皇帝没有同意，於是拜授。

始謩之進，李珏、楊嗣復實推引之。武宗立，謩坐二人黨，出爲汾州刺史。俄貶信州長史。宣宗嗣位，移鄆、商二州刺史。召授給事中，遷御史中丞，發駙馬都尉杜中立奸贓，權戚縮氣。俄兼户部侍郎事，謩奏：“中丞，紀綱所寄，不宜雜領錢穀，乞專治户部。”詔可。頃之，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建言：“今天下粗治，惟東宮未立，不早以正人傅導之，非

當初魏謩的進用，是李珏、楊嗣復推薦的。武宗繼位，魏謩因是二人同黨獲罪，出任汾州刺史。不久貶爲信州長史。宣宗繼位，轉任鄆、商二州刺史。召入任給事中，遷任御史中丞，揭發駙馬都尉杜中立貪贓，致使有權勢的皇親收斂盛氣。不久兼户部侍郎事，魏謩上奏說：“御史中丞，是執行紀綱的，不應該兼管錢穀，請求專門委托户部管理。”下詔同意。不久，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建議說：“現在天下大體上得到治理，祇是未立太子，不早早讓正人輔導他，就不能勝

所以存副貳之重。”且泣下，帝爲感動。自敬宗後，惡言儲嫡事，故公卿無敢開陳者。時帝春秋高，嫡嗣未辨，謩輔政，白發其端，朝議歸重。

任太子的重任。”并且流下眼淚，皇帝被他所感動。自敬宗以後，憎惡談論立太子的事，所以公卿没有敢開列陳述這事的。當時皇帝年歲已高，太子尚未確立，魏謩任宰相，表白啓發這事成爲開端，被朝中議論推重。

會詹毗國獻象，謩以爲非土性，不可畜，請還其獻。詔可。河東節度使李業殺降虜，邊部震擾，業內恃憑藉，人無敢言者，謩奏徙滑州。還中書侍郎。大理卿馬曙有犀鎧數十首，懼而瘞之。奴王慶以怨告曙藏甲有異謀，按之無它狀，投曙嶺外，慶免。議者謂奴訴主，法不聽。謩引律固争，卒論慶死。累遷門下侍郎，兼户部尚書。

正值詹毗國貢獻大象，魏謩認爲不適合本土特性，不能畜養，請求退回他們的國家。下詔同意。河東節度使李業殺掉投降的虜人，邊境震動擾亂，李業在朝中有依靠，人們不敢説什麽，魏謩上奏將李業遷到滑州。魏謩遷任中書侍郎。大理卿馬曙有犀牛皮做的鎧甲幾十首，由於害怕而埋掉了。家奴王慶因私怨告發馬曙收藏鎧甲有反叛的圖謀，查驗没有其他證據，流放馬曙到嶺外，王慶免罪。議論的人認爲家奴控訴主人，法律上不應受理。魏謩引用法律條文堅持争辯，終於論處王慶死罪。魏謩多次遷任後爲門下侍郎，兼户部尚書。

大中十年，以平章事領劍南西川節度使。上疾求代，召拜吏部尚書，用久疾，檢校尚書右僕射、太子少保。卒，年六十六，贈司徒。

大中十年，以平章事領劍南西川節度使。有病上表請求替代，召入拜授吏部尚書，因長期有病，檢校尚書右僕射、太子少保。去世，終年六十六歲，追贈司徒。

謩爲宰相，議事天子前，它相或委抑規諷，惟謩讜切無所回畏。宣宗嘗曰：“謩名臣孫，有祖風，朕心憚之。”然卒以剛正爲令狐綯所忌，讒罷之。

魏謩任宰相，在天子面前商議政事，其他宰相有的委婉勸諫，衹有魏謩直言不諱無所畏懼。宣宗曾經説：“魏謩是名臣的子孫，有祖宗的遺風，朕内心害怕他。”但終於因剛正被令狐綯所忌恨，進讒言而罷免了他。

贊曰：君臣之際，顧不難哉！以徵之忠，而太宗之睿，身殁未幾，猜譖遽行。始，徵之諫，累數十餘萬言，至君子小人，未嘗不反復爲帝言之，以佞邪之亂忠也。久猶不免。故曰：“皓皓者易污，嶢嶢者難全”，自古所嘆云。唐柳芳稱“徵死，知不知莫不恨惜，以爲三代遺直”。諒哉！謩之論議挺挺，有祖風烈，《詩》所謂“是以似之”者歟！

贊曰：君臣之間，怎不難處啊！以魏徵的忠誠，太宗的明達，然而去世不久，猜忌中傷接連而至。當初，魏徵進諫，累計幾十萬言，關於君子小人，未曾不反復給皇帝講説，因爲佞邪小人能敗壞忠臣。時間一長還是難免不被小人讒毁。所以説：“過白了容易污染，過高了難以保全”，這是自古所感嘆的。唐柳芳稱“魏徵去世，知道的不知道的没有不感到遺憾惋惜的，認爲他是三代遺直”。確實啊！魏謩論議正直，有祖先的風格，這就是《詩經》所説的“這是因爲與之相似”啊！

# 唐書卷九十八

## 列傳第二十三

### 王薛馬韋列傳

#### 王珪

王珪字叔玠。祖僧辯，梁太尉、尚書令。父顗，北齊樂陵郡太守。世居郿。

性沈澹，志量隱正，恬於所遇，交不苟合。隋開皇十三年，召入秘書内省，讎定群書，爲太常治禮郎。季父頗，通儒有鑒裁，尤所器許。頗坐漢王諒反，誅，珪亡命南山十餘年。

高祖入關，李綱薦署世子府諮議參軍事。建成爲皇太子，授中舍人，遷中允，禮遇良厚。太子與秦王有隙，帝責珪不能輔導，流嶲州。太子已誅，太宗召爲諫議大夫。帝嘗曰："正主御邪臣，不可以致治；正臣事邪主，亦不可以致治。唯君臣同德，則海内安。朕雖不明，幸諸公數相諫正，庶致天下於平。"珪進曰："古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諫不用，則相繼以死。今陛下開聖德，收采芻言，臣願竭狂瞽，佐萬分一。"帝可，乃詔諫官隨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閤。珪推誠納善，每存規益，帝益任之。封永寧縣男、黄門侍郎，遷侍中。

它日進見，有美人侍帝側，本廬江王瑗姬也。帝指之曰："廬江不

王珪，字叔玠。祖父王僧辯，在梁朝任太尉、尚書令。父親王顗，在北齊任樂陵郡太守。世代居住在郿。

王珪性情沉穩淡雅，志向和抱負威重清正，隨遇而安，與人交往不苟且求合。隋開皇十三年，召入秘書内省，校定群書，任太常治禮郎。叔父王頗，通曉儒學能鑒别評定人才，對王珪特别器重贊許。王頗因受漢王楊諒謀反牽連獲罪，被殺，王珪逃亡南山十餘年。

高祖入關，李綱推薦王珪，被安排任世子府諮議參軍事。李建成爲皇太子，授任中舍人，升任中允，很受禮遇。太子和秦王有隔閡，皇帝責備王珪不能輔佐勸導，發配流放到嶲州。太子被殺後，太宗召回王珪任諫議大夫。皇帝曾説："正主駕馭邪臣，不能使國家在政治上安定清平；正臣侍奉邪主，也不能使國家政治安定清平。衹有君臣同德，天下纔能安定。朕雖然不明，幸虧諸公多次諫正，基本上使天下達到太平了。"王珪進言説："古代，天子有七位諫議大臣，諫言不被采用，就相繼而死。如今陛下開啓聖德，收集采納各種意見，臣願竭盡自己的愚妄無知，以求對陛下有萬分之一的幫助。"皇帝贊同，於是下詔諫官隨同中書、門下及三品官一起入宫。王珪推心置腹進納善言，常有好的規諫，皇帝更加信任他。封永寧縣男、黄門侍郎，升任侍中。

有一天王珪進見，有美人侍奉在皇帝身邊，她本是廬江王李瑗的姬妾。皇帝指着她説："廬

道，賊其夫而納其室，何有不亡乎?”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爲是邪？非邪?”帝曰：“殺人而取妻，乃問朕是非，何也?”對曰：“臣聞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今陛下知廬江之亡，其姬尚在，竊謂陛下以爲是。審知其非，所謂知惡而不去也。”帝嗟美其言。

江王無道，殺死她的丈夫而納她爲妾，這樣做哪有不滅亡的呢?”王珪離開席位說：“陛下認爲廬江王做的對呢？還是不對呢?”皇帝說：“殺人并奪走人家的妻子，却問朕對不對，爲什麼?”王珪回答說：“臣聽說齊桓公到郭，問父老說：‘郭因什麼滅亡?’百姓回答說：‘因爲他親善好人而厭惡壞人。’齊桓公說：‘如你們所說，他就是賢君，怎麼會滅亡?’父老說：‘不是這樣，郭君親善好人但不能任用，厭惡壞人但不能捨棄，因此滅亡。’如今陛下知道廬江王滅亡的原因，但他的姬妾還在陛下左右侍奉，因此臣以爲陛下認爲這事正確。確實知道那是不對的，就是所說的知惡人而不能捨棄啊。”皇帝贊賞他的話。

帝使太常少卿祖孝孫以樂律授宫中音家，伎不進，數被讓。珪與温彦博同進曰：“孝孫，修謹士，陛下使教女樂，又責譙之，天下其以士爲輕乎!”帝怒曰：“卿皆我腹心，乃附下罔上，爲人游説邪?”彦博懼，謝罪，珪不謝，曰：“臣本事前宫，罪當死，陛下矜其性命，引置樞密，責以忠效。今疑臣以私，是陛下負臣，臣不負陛下。”帝默然慚，遂罷。明日，語房玄齡曰：“昔武王不用夷、齊，宣王殺杜伯，自古帝王納諫固難矣。朕夙夜庶幾于前聖，昨責珪等，痛自悔，公等勿懲是不進諫也!”

皇帝讓太常少卿祖孝孫給宫中樂師講授樂律，技藝没有進步，屢次受到皇上的責備。王珪和温彦博一同進諫説：“祖孝孫是操行純潔嚴謹的士人，陛下讓他教授女樂，又責備他，天下人就會輕視士人啊！”皇帝發怒説：“卿都是我的心腹，竟然附下欺上，是替人游説嗎?”温彦博害怕，謝罪，王珪不謝罪，説：“臣本來侍奉前東宫太子，所犯的罪當論處死刑，陛下憐惜我的性命，安排我任中樞機密的職位，責成以忠效命。如今疑心臣有私心，是陛下辜負了臣，臣没有辜負陛下。”皇帝默然慚愧，於是作罷。第二天，對房玄齡説：“昔日武王不用伯夷、叔齊，宣王殺死了杜伯，自古帝王納諫實在難呀。朕每日都希望能趕上前聖，昨天責備王珪等人，非常後悔，公等不要介意此事而不進諫啊！”

時珪與玄齡、李靖、温彦博、戴胄、魏徵同輔政。帝以珪善人物，且知言，因謂曰：“卿標鑒通晤，爲朕言玄齡等材，且自謂孰與諸子賢?”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爲，臣不如玄齡；兼資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彦博；濟繁治劇，衆務必舉，臣不如胄；以諫諍爲心，耻君不及堯、舜，臣不如徵。至潔濁揚清，疾惡好善，臣於數子有一日之長。”帝稱善。而

當時王珪與房玄齡、李靖、温彦博、戴胄、魏徵共同輔佐朝政。皇帝認爲王珪善於識别人才，而且善於談論，因此對他説：“卿善於識鑒人才且通達敏悟，請爲朕品評房玄齡等人的才能，并且比較自己和他們諸位誰更賢?”王珪回答説：“勤奮輔助，知無不爲，臣不如房玄齡；才兼文武，可爲將相，臣不如李靖；陳奏詳盡明白，出使回覆得當，臣不如温彦博；善於處理繁雜事務，衆多政務均處理得當，臣不如戴胄；一心諫諍，耻於自己的君王趕不上唐堯、虞舜賢明，臣不如魏徵；至於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

玄齡等亦以爲盡己所長，謂之確論。

對於他們各位來講有這樣一點長處。”皇帝認爲說得對。而且房玄齡等人也認爲說出了自己的特長，稱這是精當確切的言論。

進封郡公。坐漏禁近語，左除同州刺史。帝念名臣，俄召拜禮部尚書兼魏王泰師。王見之，爲先拜，珪亦以師自居。王問珪何以爲忠孝，珪曰：“陛下，王之君，事思盡忠；陛下，王之父，事思盡孝。忠孝可以立身，可以成名。”王曰：“忠孝既聞命矣，願聞所習。”珪曰：“漢東平王蒼稱‘爲善最樂’，願王志之。”帝聞，喜曰：“兒可以無過矣！”

晉封王珪爲郡公。因泄漏宮禁語而獲罪，降授同州刺史。皇帝顧念他是名臣，不久召入朝拜爲禮部尚書兼魏王李泰師傅。魏王見了他，先行拜禮，王珪也以老師自居。魏王問王珪什麽是忠孝，王珪說：“陛下，是大王您的君主，做事考慮着盡忠；陛下，是大王您的父親，做事考慮着盡孝。忠孝可以立身，可以成名。”魏王說：“關於忠孝已經聽過教誨了，希望聽到所能學習的。”王珪說：“漢朝東平王劉蒼說‘做善事最快樂’，希望大王您記住。”皇帝聽說後，高興地說：“兒子可以没有過錯了！”

子敬直，尚南平公主。是時，諸主下嫁，以帝女貴，未嘗行見舅姑禮。珪曰：“主上循法度，吾當受公主謁見，豈爲身榮，將以成國家之美。”於是，與夫人坐堂上，主執笲盥饋乃退。其後公主降，有舅姑者備禮，本於珪。

兒子王敬直，娶南平公主爲妻。當時，各位公主下嫁，因爲皇帝女兒的高貴地位，不曾行拜見公婆的禮節。王珪說：“皇上也遵循法度，我應當受公主拜見，豈是爲了自己榮耀，要以此成就國家之美。”於是，和夫人坐在堂上，公主拿着笲舉行盥饋之禮纔退下。這以後公主下嫁，有公婆的都要奉行婦禮，這是從王珪開始的。

十三年，病，帝遣公主就第省視，復遣民部尚書唐儉增損藥膳。卒，年六十九。帝素服哭别次。詔魏王率百官臨哭，贈吏部尚書，謚曰懿。

十三年，王珪有病，皇帝派遣公主到第宅探視，又派民部尚書唐儉調理藥膳。去世，終年六十九歲。皇帝身穿孝服在别第哭吊。下詔魏王率百官親臨哭吊，追贈王珪吏部尚書，謚號懿。

珪少孤且貧，人或饋遺，初無讓。及貴，厚報之，雖已亡，必酬贍其家。性不苛察，臨官務舉綱維，去甚不可者，至僕妾亦不見喜愠。奉寡嫂，家事咨而後行。教撫孤侄，雖其子不過也。宗族匱乏，周恤之，薄於自奉。獨不作家廟，四時祭于寢，爲有司所劾，帝爲立廟愧之，不罪也。世以珪儉不中禮，少之。

王珪年少時就喪父且生活貧困，人們有時贈送些衣食，當時不推辭，等富貴以後，重重地回報他們，即使那人已經死了，必定周濟他的家屬。性情不苛刻繁瑣，處理政務遵循法度，除去那些實在不可行的，就是僕妾也見不到他的喜怒之情。侍奉寡嫂，家事必詢問她而後去做。教養孤侄，就是對自己的兒子也不過如此。宗族中有困難的，周濟他們，自己却很節儉。惟獨不蓋家廟，四時都在寢室祭祀，被有關部門彈劾，皇帝爲他立廟來羞愧他，并不怪罪。世人認爲王珪節儉不合禮法，輕視他。

始，隱居時，與房玄齡、杜如晦善，母李嘗曰：“而必貴，然未知所

當初，王珪隱居時，和房玄齡、杜如晦親善，母親李氏曾説：“你一定會富貴，但不知你

與游者何如人，而試與偕來。”會玄齡等過其家，李窺大驚，敕具酒食，歡盡日，喜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

敬直封南城縣男，後坐交皇太子承乾，徙嶺外。

珪孫燾、旭。

王燾

燾，性至孝，爲徐州司馬。母有疾，彌年不廢帶，視絮湯劑。數從高醫游，遂窮其術，因以所學作書，號《外臺秘要》，討繹精明，世寶焉。歷給事中、鄴郡太守，治聞於時。旭，見《酷吏傳》。

## 薛收　薛元超

薛收，字伯褒，蒲州汾陰人。隋内史侍郎道衡子也，出繼從父孺。年十二，能屬文。以父不得死於隋，不肯仕，郡舉秀才，不應。聞高祖興，遁入首陽山，將應義舉。通守堯君素覺之，迎置其母城中，收不得去。及君素東連王世充，遂挺身歸國。房玄齡亟言之秦王，王召見，問方略，所對合旨，授府主簿，判陜東大行臺金部郎中。是時方討世充，軍事繁綜，收爲書檄露布，或馬上占辭，該敏如素構，初不竄定。

竇建德來援，諸將爭言斂軍以觀賊形勢，收獨曰：“不然。世充據東都，府庫盈衍，其兵皆江淮選卒，正苦乏食爾，是以求戰不得，爲我所持。今建德身總衆以來，必飛轂轉糧，更相資哺。兩賊連固，則伊、洛間勝負未可歲月定也。不若勒諸將嚴兵締壘，浚其溝防，戒毋出兵。大王親督精鋭據成皋，厲兵按甲，邀建德路。彼以疲老，當吾堂堂之鋒，一戰必舉。不旬日，二賊可縛致麾下矣。”

所交游的是什麼樣的人，你試着把他們帶來。”正巧房玄齡等人到他家，李氏窺探後大驚，叫人置辦酒席，盡日歡宴，高興地説：“兩位客人是三公輔相之才，你必富貴無疑。”

王敬直封南城縣男，後來因結交皇太子李承乾獲罪，流放嶺外。

王珪的孫子王燾、王旭。

王燾，性情純孝，任徐州司馬。母親有病，整年不解衣帶睡覺，親自給母親看病并調製湯藥。常和醫術高明的人交游，逐漸完全掌握了他們的醫術，於是把所學到的寫成書，叫《外臺秘要》，研究闡發精深明確，世代都視其爲寶。歷任給事中、鄴郡太守，政績聞名於當代。王旭，見《酷吏傳》。

薛收，字伯褒，是蒲州汾陰人。隋朝内史侍郎薛道衡的兒子，過繼給父親的兄弟薛孺。十二歲，能寫文章。因父親不能死在隋朝，不肯出仕做官，郡中舉秀才，他不應舉。聽説高祖起兵，逃進首陽山，將響應起義。通守堯君素發覺，把他母親迎接安置在城中，薛收不能離去。等到堯君素東連王世充，就脱身歸順國家。房玄齡屢次把他推薦給秦王，秦王召見，問計謀策略，回答合乎旨意，授任秦王府主簿，署理陜東大行臺金部郎中。這時正討伐王世充，軍事錯綜繁雜，薛收作檄文露布，有時在馬上口授文辭，敏捷的就像預先構思好的一樣，初稿不用改動。

竇建德來增援，諸將紛紛進言退兵以觀賊軍形勢，薛收獨自説：“不能這樣。王世充占據東都，府庫充盈，他的士卒都是江淮精鋭，正苦於缺乏糧食，所以急於决戰，爲我們所挾制。如今竇建德親自率軍而來，一定大量轉運糧食，再對王世充資助糧食。兩賊連結鞏固以後，那麼伊、洛間的勝負不能在近期定奪了。不如勒令諸將整軍築壘，深挖溝防，告誡不要出兵。大王您親自督統精鋭占據成皋，按兵養鋭，阻截竇建德的通路。他帶疲勞之軍，對抗我威武精鋭的軍隊，一交戰必然取勝。不到十天，兩個賊首就可

王曰："善。"遂禽建德，降世充。

以綁縛到麾下了。"秦王説："好。"於是活捉了竇建德，降服了王世充。

王入觀隋宫室，且嘆煬帝無道，殫人力以事夸侈。收進曰："峻宇雕墻，殷辛以亡；土階茅茨，唐堯以昌。始皇興阿房而秦禍速，文帝罷露臺而漢祚永。後主曾不是察，奢虐是矜，死一夫之手，爲後世笑，何此之能保哉？"王重其言。俄授天策府記室參軍。從平劉黑闥，封汾陰縣男。嘗上書諫王止畋獵，王答曰："覽所陳，知成我者卿也。明珠兼乘，未若一言，今賜黄金四十挺。"

秦王進到隋朝宫室裏觀看，并且感嘆隋煬帝的無道，用盡人力來滿足自己奢侈的欲望。薛收進言説："高築宫宇雕飾墻壁，殷辛因此滅亡；土坯砌臺階茅草蓋房屋，唐堯因此昌盛。秦始皇興修阿房宫加速了秦朝的滅亡，漢文帝停修露臺使漢朝的國運長久。後主曾不能明察這些道理，崇尚奢侈和暴虐，死在一夫的手中，被後世恥笑，這樣做怎能保全呢？"秦王很重視他的話。不久授任天策府記室參軍。跟隨平定劉黑闥，封汾陰縣男。薛收曾經上書諫勸秦王停止打獵，秦王回答説："看了你的陳述，知道要成就我的是卿。明珠幾車，不如一言，現賜黄金四十挺。"

武德七年，寢疾，王遣使臨問，相望於道。命輿疾至府，親舉袂撫之，論叙生平，感激涕泗。卒，年三十三。王哭之慟，與其從兄子元敬書曰："吾與伯褒共軍旅間，何嘗不驅馳經略，款曲襟抱，豈期一朝成千古也。且家素貧而子幼，善撫安之，以慰吾懷。"因遣使吊祭，贈帛三百段。其後圖學士像，嘆其早死不得與。既即位，語房玄齡曰："收若在，朕當以中書令處之。"又嘗夢收如平生，賜其家粟、帛。貞觀七年，贈定州刺史。永徽中，又贈太常卿，陪葬昭陵。

武德七年，薛收病重，秦王派使者前去問候，問候的使者在道路上接連不斷。命令駕車快速奔到府第，親自舉起袖子撫慰他，談論叙説生平交往，薛收感激流淚。去世，終年三十三歲。秦王哭得很哀痛，給他堂兄的兒子薛元敬寫信説："我和薛伯褒共在軍旅中，何曾不并肩驅馬奔馳經營籌劃，交流感情暢談抱負，哪裏想到一别便成千古。况且家中平時貧困而且孩子年幼，好好撫養安慰他們，以寬慰我的心。"因而派遣使者吊祭，贈帛三百段。後來畫學士像，太宗嘆息他死得早不能加入。即位後，告訴房玄齡説："薛收如果在，朕一定以中書令任命他。"又曾夢見薛收好像生前一樣，賜給他家粟、帛。貞觀七年，追贈定州刺史。永徽年間，又追贈太常卿，陪葬昭陵。

子元超，九歲襲爵。及長，好學，善屬文。尚巢王女和静縣主，累授太子舍人。高宗即位，遷給事中，數上書陳當世得失，帝嘉納。轉中書舍人、弘文館學士。省中有盤石，道衡爲侍郎時，常據以草制，元超每見輒泫然流涕。以母喪解，奪服授黄門侍郎、檢校太子左庶子。所薦豪俊士，若任希古、高智周、郭正一、王義方、孟利貞、鄭祖玄、鄧玄挺、崔

兒子薛元超，九歲承襲爵位。等到長大，喜好學習，善於寫文章。娶巢王的女兒和静縣主爲妻，多次授任後任太子舍人。高宗即位，升任給事中，屢次上書陳述當代得失，皇帝贊許并采納。轉任中書舍人、弘文館學士。中書省中有一個磐石，薛道衡爲侍郎時，常常伏在上面起草制書，薛元超每見到磐石就泫然流淚。因母親去世解職，喪期未滿而起用授任黄門侍郎、檢校太子左庶子。所推薦的豪俠俊逸之士，像任希古、高智周、郭正一、王義方、孟利貞、鄭祖玄、鄧玄

融等，皆以才自名於時。

累拜東臺侍郎。李義府流嶲州，舊制，流人不得乘馬，元超爲請，坐貶簡州刺史。歲餘，又坐與上官儀文章款密，流嶲州。上元初，赦還，拜正諫大夫。三年，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

帝校獵温泉，諸蕃酋長得持弓矢從。元超奏："夷狄野心，而使挾兵在圍中，非所宜。"帝納可。嘗宴諸王，召元超與，從容謂曰："任卿中書，寧藉多人哉！"俄拜中書令兼左庶子。帝幸東都，留輔太子監國，手敕曰："朕留卿，若失一臂。顧太子未習庶務，關中事，卿悉專之。"時太子射獵，詔得入禁籞，故太子稍怠政事。元超諫曰："内苑之地，繚叢薄，冒翳薈，絶磴險塗。殿下截輕禽，逐狡兔，銜橛之變，詎無可虞？又户奴多反逆餘族，或夷狄遺醜，使凶謀竊發，將何以禦哉？夫爲人子者，不登高，不臨深，謂其近危辱也。天皇所賜書戒叮嚀，惟殿下罷馳射之勞，留情墳典，豈不美歟！"帝知之，遣使厚賜慰其意，召太子還東都。

帝疾劇，政出武后。因陽喑，乞骸骨。加金紫光禄大夫。卒，年六十二，贈光禄大夫、秦州都督，陪葬乾陵。

子曜，聖曆中，附會張易之，官正諫大夫。

薛元敬

元敬，隋選部郎邁之子，與收及收族兄德音齊名，世稱"河東三鳳"。收爲長離，德音爲鸑鷟，元敬年最少，爲鵷鶵。武德中，爲秘書郎、天

挺、崔融等，都因有才華而在當代聞名。

多次拜授薛元超任東臺侍郎。李義府流放嶲州，依照舊制，流放的人不能乘馬，薛元超爲他請求，爲此獲罪貶爲簡州刺史。一年多以後，又因和上官儀有文章往來關係密切受牽連，流放嶲州。上元初年，赦免返回，拜授正諫大夫。三年，升任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

皇帝在温泉圍場打獵，諸番酋長可以手持弓箭隨從。薛元超奏説："夷狄人心野，讓他們手拿兵器在圍場中，不合適。"皇帝贊同并采納。曾宴請諸王，召薛元超參加，不慌不忙地對他説："讓你在中書省任職，難道還需要很多人嗎！"不久拜授中書令兼左庶子。皇帝臨幸東都，留下薛元超輔佐太子監國，親筆寫書説："朕留下卿，如同失掉一隻臂膀。考慮到太子不熟習政務，關中事務，卿全權處理。"當時太子射獵，下詔允許進入禁苑，因而太子漸漸懈怠政事。薛元超諫勸説："禁苑之地，繚繞叢生的草木，覆蓋着雜草叢生的障蔽物，陡峭的臺階險惡的路途。殿下攔截飛禽，追逐狡兔，車馬之禍，難道無可憂慮？另外家奴多爲反叛罪人的餘族，或者夷狄之類的人，如果凶謀之事偷偷發生，將用什麽來抵禦呢？作爲兒子，不登高，不臨深，是説那樣會接近危險會遭受侮辱。天皇所賜的書中告誡叮嚀，希望殿下停止射獵的勞苦，而留心典籍，豈不美呀！"皇帝知道了這件事，派遣使臣送給豐厚的賞賜用來慰勉他的用意，召太子回東都。

皇帝病重，武后掌握朝政。因此薛元超假裝嗓子啞，請求退休。加授金紫光禄大夫。去世，終年六十二歲，追贈光禄大夫、秦州都督，陪葬乾陵。

兒子薛曜，聖曆年間，附會張易之，官做到正諫大夫。

薛元敬，隋朝選部郎薛邁的兒子，和薛收及薛收的族兄薛德音齊名，世稱"河東三鳳"。薛收爲鳳鳥，薛德音爲鸑鷟，薛元敬年齡最小，爲鵷鶵。武德年間，任秘書郎、天策府參軍，直記

策府參軍，直記室、文學館學士。是時，收與房、杜處心腹之寄，更相結附。元敬謹畏，未嘗申款曲。如晦嘆曰："小記室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秦王爲皇太子，除舍人。於是軍國之務總於東宫，而元敬掌文翰，號稱職。卒于官。

室、文學館學士。這時，薛收和房玄齡、杜如晦均爲心腹大臣，互相結交依附。薛元敬謹慎怕事，未曾向他們詳述内情。杜如晦嘆息説："小記室不能够和他親近，也不能够和他疏遠！"秦王爲皇太子，授任薛元敬舍人。這時候軍國事務集中在東宫，而薛元敬掌管文書，號稱稱職。死在官任上。

**薛稷**

稷，字嗣通，道衡曾孫。擢進士第。累遷禮部郎中、中書舍人，與從祖兄曜更踐兩省，俱以辭章自名。景龍末，爲諫議大夫、昭文館學士。初，貞觀、永徽間，虞世南、褚遂良以書顓家，後莫能繼。稷外祖魏徵家多藏虞、褚書，故鋭精臨仿，結體遒麗，遂以書名天下。畫又絶品。

睿宗在藩，喜之，以其子伯陽尚仙源公主。及踐阼，遷太常少卿，封晋國公，實封三百户。會鍾紹京爲中書令，稷諷使讓，因入言於帝曰："紹京本胥史，無素才望，今特以勛進，師長百僚，恐非朝廷具瞻之美。"帝然之，遂許紹京讓，改户部尚書。翌日，遷稷黄門侍郎，參知機務。與崔日用數争事帝前，罷爲左散騎常侍。歷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帝以翊贊功，每召入宫中與决事，恩絶群臣。竇懷貞誅，稷以知本謀，賜死萬年獄，年六十五。

薛稷，字嗣通，是薛道衡的曾孫。考中進士科。多次遷任後爲禮部郎中、中書舍人，和同曾祖兄長薛曜交替在兩省任職，都以文章揚名。景龍末年，任諫議大夫、昭文館學士。當初，貞觀、永徽年間，虞世南、褚遂良爲書法名家，後代没人能趕上。薛稷外祖父魏徵家多藏有虞世南、褚遂良書法真迹，故能精心臨摹，結構遒勁秀麗，於是以書法聞名天下。繪畫也是絶品。

睿宗爲藩王時，喜歡薛稷的書法，讓他的兒子薛伯陽娶仙源公主爲妻。等到即帝位，升任薛稷爲太常少卿，封晋國公，實封三百户。正值鍾紹京爲中書令，薛稷婉言暗示讓他退讓，因而入宫對皇帝説："鍾紹京本是官府中的小吏，平時没有才能威望，如今衹因功勛晋升，爲百官之首，恐怕不能給朝廷帶來爲衆人所瞻望的美名。"皇帝認爲他説得對，就同意鍾紹京讓位，改任户部尚書。第二天，升任薛稷黄門侍郎，參與主持機要政務。和崔日用多次在皇帝面前争執政事，免去宰相任左散騎常侍。歷任太子少保、禮部尚書。皇帝因他輔佐贊助的功績，常召入宫中和他商决政事，恩寵在群臣之上。竇懷貞被殺，薛稷因知曉本來的陰謀，賜死在萬年獄中，終年六十五歲。

**薛伯陽**

伯陽爲駙馬都尉、安邑郡公，别食實封四百户。稷死，坐貶晋州員外别駕，又流嶺表，自殺。

伯陽子談，尚玄宗恒山公主，拜駙馬都尉、光禄員外卿。

薛伯陽爲駙馬都尉、安邑郡公，别食實封四百户。薛稷死，受牽連貶爲晋州員外别駕，又流放嶺表，自殺。

薛伯陽的兒子薛談，娶玄宗恒山公主爲妻，拜授駙馬都尉、光禄員外卿。

**馬周**　馬載

馬周，字賓王，博州茌平人。

馬周，字賓王，是博州茌平人。年少時喪

少孤，家寠狹。嗜學，善《詩》、《春秋》。資曠邁，鄉人以無細謹，薄之。武德中，補州助教，不治事。刺史達奚恕數咎讓，周乃去，客密州。趙仁本高其才，厚以裝，使入關。留客汴，爲浚儀令崔賢所辱，遂感激而西，舍新豐，逆旅主人不之顧，周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獨酌，衆異之。至長安，舍中郎將常何家。

父，家境貧窮。喜好學習，精通《詩》、《春秋》。天性曠放豪邁，鄉人因他不拘小節，鄙視他。武德年間，補授州助教，不管事。刺史達奚恕屢次責備他，馬周於是離開，客居密州。趙仁本認爲他是高才，資助豐厚的行裝，叫他入關。停留客居在汴，受到浚儀令崔賢的侮辱，於是氣憤之下向西而去，住宿在新豐，旅店主人不招待他，馬周要了一斗八升酒，悠然獨飲，衆人認爲他很奇異。到了長安，寄居在中郎將常何家中。

貞觀五年，詔百官言得失。何，武人，不涉學，周爲條二十餘事，皆當世所切。太宗怪問何，何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教臣言之。客，忠孝人也。"帝即召之，間未至，遣使者四輩敦趣。及謁見，與語，帝大悅，詔直門下省。明年，拜監察御史，奉使稱職。帝以何得人，賜帛三百段。周上疏曰：

貞觀五年，下詔百官議論朝政得失。常何是個武夫，不曾學文，馬周替他條陳二十餘件事，都很切合實際。太宗奇怪地問常何，常何説："這不是臣所能寫出來的，是家客馬周教臣這樣説的。這位家客，是忠孝之人。"皇帝立即召見馬周，在未到來期間，派遣四批使者去催促。等到謁見，和他談話，皇帝大爲高興，下詔在門下省上班。第二年，拜授監察御史，奉命出使稱職。皇帝因常何發現人才，賜帛三百段。馬周上疏説：

> 臣每讀前史，見賢者忠孝事，未嘗不廢卷長想，思履其迹。臣不幸早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顧來事可爲者，惟忠義而已。是以徒步二千里，歸于陛下。陛下不以臣愚，擢臣不次。竊自惟念無以論報，輒竭區區，惟陛下所擇。臣伏見大安宫在宫城右，墻宇門闕方紫極爲卑小。東宫，皇太子居之，而在内；大安，至尊居之，反在外。太上皇雖志清儉，愛惜人力，陛下不敢違，而蕃夷朝見，四方觀聽，有不足焉。臣願營雉堞門觀，務從高顯，以稱萬方之望，則大孝昭矣。臣伏讀明詔，以二月幸九成宫。竊惟太上皇春秋高，陛下宜朝夕視膳。今所幸宫去京三百里而遠，非能旦發暮至也。萬有一太上皇思感，欲即見

> 臣每次閲讀前朝史書，看到賢人忠孝的事迹，未嘗不放下書久久深思，想照着去做。臣不幸早年就失去父母，犬馬一樣的哺育之恩，已無法報答，想今後所能做的，祇有忠義而已。所以步行了二千里，前來投歸陛下。陛下不認爲臣愚笨，破格提拔臣做官，我私下祇想着無以報答，就竭盡區區身心，供陛下選擇。臣見到大安宫在宫城右邊，墻宇門闕比紫極宫顯得矮小。東宫，是皇太子住的地方，在城内；大安宫，是太上皇住的地方，反而在外面。太上皇雖然志趣清儉，愛惜人力，陛下不敢違背他的意願，但是番夷前來朝見，天下人前來觀聽朝政，大安宫就顯得不合適了。臣希望營造城墻建造門樓，務必體現高峻顯赫，滿足各方面的願望，那麽陛下的大孝就顯示出來了。臣拜讀了陛下的詔令，在二月臨幸九成宫。我私下認爲太上皇年歲已高，陛下應該早晚看視飲食情況。現在所要臨幸的宫殿離京城有三百多里，不可能早晨出發晚上就到。萬一太

陛下，何以違之？今兹本爲避暑行也，太上皇留熱處，而陛下走凉處，温凊之道，臣所未安。然詔書既下，業不中止，願示還期，以開衆惑。臣伏見詔宗室功臣悉就藩國，遂貽子孫，世守其政。竊惟陛下之意，誠愛之重之，欲其裔緒承守，與國無疆也。臣謂必如詔書者，陛下宜思所以安存之，富貴之，何必使世官也？且堯、舜之父，有朱、均之子。若令有不肖子襲封嗣職，兆庶被殃，國家蒙患。正欲絶之，則子文之治猶在也；正欲存之，則欒黶之惡已暴也。必曰與其毒害於見存之人，寧割恩於已亡之臣，則向所謂愛之重之者，適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疇以户邑，必有材行，隨器而授。雖幹翮非强，亦可以免累。漢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終全其世者，良得其術也。願陛下深思其事，使得奉大恩，而子孫終其福禄也。臣聞聖人之化天下，莫不以孝爲本，故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孔子亦言“吾不與祭如不祭”，是聖人之重祭祀也。自陛下踐祚，宗廟之享，未嘗親事。竊惟聖情，以乘輿一出，所費無藝，故忍孝思，以便百姓。而一代史官，不書皇帝入廟，將何以貽厥孫謀、示來葉邪？臣知大孝誠不在俎豆之間，然聖人訓人，必以己先之，示不忘本也。臣聞致化之道，在求賢審官。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是言慎舉之爲重也。臣伏見王長通、白

上皇思念，想立刻見到陛下，怎麽能辦到呢？陛下這次衹是爲了避暑而去，太上皇留在熱處，而陛下去凉爽的地方，如此來處置熱和凉，臣認爲不妥。然而詔書既然發下，已經不能中止，希望明示回朝日期，以解開衆人的疑惑。臣又看見陛下詔書叫宗室和功臣都到封國任職，并傳給子孫後代，讓他們世代掌管那裏的政權。臣私下認爲陛下的心意，確實是愛護他們器重他們，想讓他們後代承襲職守，立國永久。臣認爲像詔書提到的那些人，陛下應該考慮如何安定他們，使他們富貴，又何必讓他們世代做官呢？即使是堯、舜那樣的父親，還有朱、均那樣不賢的兒子。如果讓不肖之子襲封繼職，百姓就會遭殃，國家就會蒙患。假如想禁絶這種情况，那麽像春秋時代楚國令尹子文的大治還會實現；假如還想繼續這種情况，那麽像春秋時代晋國欒黶的强横凶惡早已顯露出來了。與其讓這樣的人去毒害現在活着的人，不如對已死的臣子割斷恩情，否則過去愛重他們，就正好是傷害他們啊。臣認爲應該授予他們土地，給予他們人口，確實有才能品行的，再按能力大小授與官職。即使權勢不够强大，也可免受牽累。漢光武帝不讓功臣處理政務，所以最終保全了這些人一輩子，確是由於他懂得了治國的方法呀。願陛下好好想想這件事，使那些貴族功臣能够得到陛下的大恩，子子孫孫永享福禄。臣聽説聖人教化天下，無不以孝作爲根本，所以説“孝道中没有比孝敬父親再大的了，而孝敬父親又不能大於祭天”，“國家的大事，是祭祀與征伐”，孔子也説“我不親自參加祭祀就等於没有祭祀一樣”，這是説聖人是非常重視祭祀的。自從陛下登上皇位以來，宗廟祭祀之事，没有親自參加過。臣私下揣摩皇上的心思，是認爲自己的車駕一出動，耗費就會無限，所以忍着孝心，以便利於百姓。但是這一代史官，没有寫皇帝入廟祭祀之事，將用什麽傳給子孫，示範後人呢？臣知道大孝

明達本樂工輿皂雜類；韋槃提、斛斯正無他材，獨解調馬。雖術逾等夷，可厚賜金帛以富其家。今超授高爵，與外廷朝會，騶竪倡子，鳴玉曳履，臣竊耻之。若朝命不可追改，尚宜不使在列，與士大夫爲伍。

確實不在於祭祀儀式上，然而聖人要訓導别人，一定要自己先做到，以示不忘根本。臣聽説達到教化的途徑，在於求得賢人和挑選官吏。孔子説："衹有名與器，不可以給人。"這是説選拔官吏是至關重要的事。臣見到王長通、白明達本是樂工和車夫之類的雜人；韋槃提、斛斯正没有其他才能，衹懂馴養馬匹。雖然技藝超過同行，可以厚賜金帛使他家庭富裕。如今破格拜授高爵，讓他們參與外廷的朝會，駕車之徒，歌舞藝人，也穿着佩玉的官服和朝靴，臣私下以爲耻辱。如果朝廷的任命不能追改，適宜的辦法是不讓他們排列官班，與士大夫爲伍。

帝善其言，除侍御史。又言：

皇帝稱贊他的進言，授任侍御史。馬周又説：

臣歷觀夏、商、周、漢之有天下，傳祚相繼，多者八百餘年，少者猶四五百年，皆積德累業，恩結於人，豈無僻王，賴先哲以免。自魏、晋逮周、隋，多者五六十年，少者三二十年而亡。良由創業之君不務仁化，當時僅能自守，後無遺德可思，故傳嗣之主，其政少衰，一夫大呼，天下土崩矣。今陛下雖以大功定天下，而積德日淺，固當隆禹、湯、文、武之道，使恩有餘地，爲子孫立萬世之基，豈特持當年而已。然自古明王聖主，雖因人設教，而大要節儉於身，恩加於人，故其下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卜祚遐長，而禍亂不作也。今百姓承喪亂之後，比於隋時纔十分一，而徭役相望，兄去弟還，往來遠者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無休時。陛下雖詔减省，而有司不得廢作，徒行文書，役之如故。四五年來，百姓頗嗟怨，以爲陛下

臣歷觀夏、商、周、漢的天下，帝位相承，時間長的有八百餘年，短的也有四五百年，都是依靠積累德行功業，以恩德結於人，難道没有邪僻的君王，但却能依賴前代賢君而幸免禍難。自魏、晋到周、隋，時間長的五六十年，短的二三十年就滅亡了。確實是因爲創業的君王不致力於推行仁德教化，當時在位衹能保住自己，以後没有留下什麽恩德值得追念，所以繼位的君王，政治教化稍有衰减，一人大呼造反，國家就土崩瓦解了。現在陛下雖然以大功平定了天下，但積累德行的時間還很短，確實應當推行禹、湯、文、武之道，使恩德有餘，爲子孫奠定萬代的基業，哪裏衹是維持自己一代的統治呢。而且自古以來的明王聖主，雖然因人施教，但總的方針還是節儉自身，而對百姓施加恩惠，所以人民愛戴他們如同父母，敬仰他們如同日月，畏懼他們如同雷霆，所以國運綿長，禍亂不生。現在百姓正處於喪亂之後，人口衹有隋時的十分之一，而徭役不斷，往往兄去弟還，往返路程遠的五六千里，春秋冬夏，從没有間歇的時候。陛下雖然下詔减免徭役，但有關部門不能免除勞作，衹是頒行了文書，而徭役的繁重依然如

不存養之。堯之茅茨土階，禹之惡衣菲食，臣知不可復行於今。漢文帝惜百金之費而罷露臺，集上書囊以爲殿帷，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景帝亦以錦綉纂組妨害女功，特詔除之，所以百姓安樂。至孝武帝雖窮奢極侈，承文、景遺德，故人心不摇。向使高祖之後即值武帝，天下必不能全。此時代差近，事迹可見。今京師及益州諸處，營造供奉器物，并諸王妃主服飾，皆過靡麗。臣聞昧旦丕顯，後世猶怠，作法於治，其弊猶亂。陛下少處人間，知百姓辛苦，前代成敗，目所親見，尚猶如此，而皇太子生長深宫，不更外事，即萬歲後，聖慮之所當憂也。臣竊尋自古黎庶怨叛，聚爲盜賊，其國無不即滅，人主雖悔，未有重能安全者。凡修政教，當修之於可修之時。若事變一起而後悔之，無益也。故人主每見前代之亡，則知其政教之所由喪，而不知其身之失。故紂笑桀之亡，而幽、厲笑紂之亡，隋煬帝又笑齊、魏之失國也。今之視煬帝，猶煬帝之視齊、魏也。往貞觀初，率土霜儉，一匹絹纔易斗米，而天下帖然者，百姓知陛下憂憐之，故人人自安無謗讟也。五六年來，頻歲豐稔，一匹絹易粟十餘斛，而百姓咸怨，以爲陛下不憂憐之。何則？今營爲者，多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由積畜多少，在百姓苦樂也。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積布帛東都而王世充據之，西京府庫亦爲國家之用。向使洛

故。四五年來，百姓很有怨恨嗟嘆之言，認爲陛下不能存恤撫養他們。唐堯的茅屋土階，夏禹的粗衣陋食，臣知道不可能在今天再實行。漢文帝愛惜百金的費用而停止建造露臺，收集臣下上書的布囊作成宫殿的帷帳，他所寵幸的慎夫人也很節約衣裙不拖到地上；漢景帝也認爲錦綉彩帶之類的絲織品會妨害女子的紡織，特地下詔免除了，所以百姓安樂。到漢孝武帝雖然極度奢侈，但是承接文帝、景帝遺留的恩德，所以天下人心没有動摇。假使高祖之後即是武帝，天下一定不能保住。這些都是近代的事，事迹清晰可見。現在京師及益州等地，製造供奉的器物，以及諸王妃嬪公主的服飾，都過分奢侈華麗了。臣聽説勤奮早起而功業盛大顯赫的，後世還是難免懈怠，制定法令進行治理，其中的弊端猶能引起禍亂。陛下幼小時居住民間，知道百姓的疾苦，前代的成敗，也是親眼所見，治理國家尚且還是如此，更不用説皇太子生長在深宫，不瞭解外面的事情，陛下萬歲千秋之後的事，確實是聖上應當憂慮的啊。臣私下尋思自古以來祇要百姓怨恨造反，聚集成爲盜賊，那個國家就没有不立即滅亡的，君主雖然悔悟了，也没有能再重新安穩保全政權的。大凡治理政治推行教化，應當在可以理治的時候治理它。如果在事變發生之後纔感到後悔，就没有用處了。所以君主總是見到前代的覆亡，就知道他們的政治教化是如何喪失的，但是不知道自身的過失。所以殷紂嘲笑夏桀的亡國，而幽王、厲王嘲笑殷紂的滅亡，隋煬帝又嘲笑齊、魏的失國。現在來看隋煬帝，也正像昔日隋煬帝看齊、魏一樣。回想貞觀初年，全國遭災減産，一匹絹纔换一斗米，但天下很安定，這是因爲百姓知道陛下憐恤體貼他們，所以人人都很安定没有怨言。近五六年以來，連年豐收，一匹絹可换十餘斛粟，而百姓都有怨言，認爲陛下不憐恤體貼他們。這是爲什麽呢？因爲現在所做的事，大多都

口、東都無粟帛，王世充、李密未能必聚大衆。但貯積者，固有國之常，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豈人勞而强斂之以資寇邪？夫儉以息人，貞觀初，陛下已躬爲之，今行之不難也。爲之一日，則天下知之，式歌且舞矣。若人既勞，而周之不息，萬一中國水旱，而邊方有風塵之警，狂狡竊發，非徒旰食晏寢而已。古語云："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以陛下之明，誠欲厲精爲政，不煩遠采上古，但及貞觀初，則天下幸甚。昔賈誼謂漢文帝云"可痛哭及長嘆息者"，言：當韓信王楚、彭越王梁、英布王淮南之時，使文帝即天子位，必不能安。又言：賴諸王年少，傅相制之，長大之後，必生禍亂。後世皆以誼言爲是。臣竊觀今諸將功臣，陛下所與定天下，無威略振主如韓、彭者；而諸王年并幼少，縱其長大，陛下之日，必無他心，然則萬代之後，不可不慮。漢、晋以來，亂天下者，何嘗不在諸王。皆由樹置失宜，不豫爲節制，以至滅亡。人主豈不知其然，溺於私愛爾。故前車既覆，而後車不改轍也。今天下百姓尚少，而諸王已多，其寵遇過厚者，臣愚慮之，非特恃恩驕矜也。昔魏武帝寵陳思王，文帝即位，防守禁閉同獄囚焉。何則？先帝加恩太多，故嗣王疑而畏之也。此武帝寵陳思王，適所以苦之也。且帝子身食大國，何患不富，而歲别優賜，曾無限極。里語曰："貧不學儉，富不學奢。"言自然也。今大聖

是不迫切的事情啊。自古以來，國家的興亡，不是憑藉積蓄糧食的多少而决定的，而是在於百姓的苦樂。姑且用近代的事來驗證這一點，隋朝在洛口倉貯糧而被李密接管，在東都積貯布帛而被王世充占用，西京府庫的積蓄也爲我大唐所用。假使洛口倉、東都都没有糧食布帛，王世充、李密就不一定能够聚集那麽多人馬。積貯之事，固然是立國的常規，應當在百姓有餘力時纔收聚，豈能在百姓勞頓之時强迫徵斂積貯而用來資助敵寇呢？推行節儉讓百姓休養生息，這在貞觀初年，陛下已親自做到了，現在再實行也不難。實行一天，天下百姓就知道了，他們會高興得載歌載舞。如果百姓已經疲憊不堪，還不停地役使他們，萬一國内遭受水旱災害，而邊境又傳來戰争的警報，狂妄狡詐之徒也暗中興起，那就不是廢寢忘食能解决的了。古語説："感動人是靠行動而不是語言，感應上天是靠誠實而不是靠文辭。"以陛下的聖明，如果真想勵精圖治，也不用遠求上古的做法，衹要趕上貞觀初年，那麽天下百姓就很幸運了。早先賈誼告訴漢文帝説"可慟哭和長嘆息的事"時，説：當韓信爲楚王、彭越爲梁王、英布爲淮南王的時候，假使漢文帝坐了皇帝位，天下一定不能安定。又説：幸賴諸王年少，讓師傅國相來制約他們，當他們長大以後，一定會發生禍亂。後世都認爲賈誼的話説得很對。臣私下觀察現在的諸將功臣，陛下與他們一起平定天下，還没有像韓信、彭越那樣用威望智慧震撼陛下的人；而且諸王年齡都還小，縱然他們長大了，陛下健在的時候，一定不會生出二心，但是萬代之後，不可不憂慮。漢、晋以來，禍亂天下的，哪一個不是諸王之中的人呢。都是因爲封授不當，也不事先加以節制，以至於導致滅亡。國君豈不知這個道理，但沉溺於個人的私愛難以擺脱罷了，所以雖然前車已經顛覆，而後車仍不改轍。現在天下百姓還少，而諸王人數已多，對於其

創業，豈唯處置見子弟而已，當制長久之法，使萬代奉行。臣聞天下者以人爲本。必也使百姓安樂，在刺史、縣令爾。縣令既衆，不可皆賢，但州得良刺史可矣。天下刺史得人，陛下端拱岩廊之上，夫復何爲？古者郡守、縣令皆選賢德，欲有所用，必先試以臨人，或由二千石高第入爲宰相。今獨重内官，縣令、刺史頗輕其選。又刺史多武夫勛人，或京官不稱職始出補外；折衝果毅身力强者入爲中郎將，其次乃補邊州。而以德行才術擢者，十不能一。所以百姓未安，殆在于此。

中寵遇過厚的，愚臣很爲他們擔憂，不衹是擔心他們仗恃恩寵驕傲自大呀。過去魏武帝寵愛陳思王，魏文帝即位之後，對他防守禁閉如同囚徒。爲什麼呢？因爲先帝給他的恩寵太多，所以繼位的君王因疑慮而畏懼他啊。這就是魏武帝寵愛陳思王，反而使他吃了很多苦頭。况且皇帝的兒子食封大國，何患不富，另外皇帝每年給他們優厚的賞賜，更是没有限度的。俗話説："貧窮不學而節儉，富貴不學而奢侈。"説的是自然會那樣的。現在陛下創立大業，哪裏衹是爲了安置好眼前的子弟呢，應當制定長久的法規，使世世代代都遵守實行。臣聽説天下以人爲本。能使百姓安居樂業的，在於刺史、縣令。縣令人數衆多，不可能都是賢才，但每州得一個好刺史還是可以的。如果全國的刺史都任用得當，陛下就可拱手端坐於朝廷之上，還有什麼要做的呢？古時候的郡守、縣令都選擇賢德之人，想要委以重任，一定要先試着讓他們治理百姓，或者從食禄兩千石的太守中選拔成績優等的做宰相。現在衹重視内官，對縣令、刺史的選拔頗爲輕視。而且刺史大多是武將中立有功勛的人，有的是任京官不稱職又派出補任外官；折衝府果毅府中身體强健的入朝爲中郎將，其次補授到邊遠州縣做官。而因德行才能術略提拔任用的，十個中没有一個。所以百姓不安，原因就在於此。

疏奏，帝稱善。擢拜給事中，轉中書舍人。

周善敷奏，機辯明鋭，動中事會，裁處周密，時譽歸之。帝每曰："我暫不見周即思之。"岑文本謂所親曰："馬君論事，會文切理，無一言可損益，聽之纚纚，令人忘倦。蘇、張、終、賈正應此耳。然鳶肩火色，騰上必速，恐不能久。"俄遷治書侍御史，兼知諫議大夫，檢校晋王府長史。王爲皇太子，拜中書侍郎，兼太

奏疏呈上，皇帝認爲很好。升任給事中，轉任中書舍人。

馬周善於陳述論奏，機敏明辯，論事切中事物要害，裁決處理周密，得到當時人的贊譽。皇帝經常説："我片刻不見馬周就想他。"岑文本對所親近的人説："馬周議論事情，文章切中事理，没有一句可增減的，聽起來有條不紊，令人不知疲倦。蘇秦、張儀、終軍、賈誼也正是這樣罷了。然而他雙肩如鳶聳起面色如火赤紅，進升一定很快，恐怕不能長久。"不久升任治書侍御史，兼知諫議大夫，檢校晋王府長史。晋王爲皇太

子右庶子。十八年，遷中書令，猶兼庶子。時置太子司議郎，帝高其除。周嘆曰：“恨吾資品妄高，不得歷此官。”帝征遼，留輔太子定州。及還，攝吏部尚書，進銀青光祿大夫。帝嘗以飛白書賜周曰：“鸞鳳冲霄，必假羽翼；股肱之寄，要在忠力。”

子，拜授馬周爲中書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十八年，升任中書令，還兼太子右庶子。當時設置太子司議郎，皇帝精選堪任此職的人。馬周嘆息說：“恨我資歷品級妄高，不能歷任這一官職。”皇帝征遼，馬周留在定州輔佐太子。等到返回，代理吏部尚書，晋升銀青光祿大夫。皇帝曾以飛白書賜馬周說：“鸞鳳衝霄，必假羽翼；股肱之寄，要在忠力。”

周病消渴連年，帝幸翠微宫，求勝地爲構第，每詔尚食具膳，上醫使者視護，躬爲調藥，太子問疾。疾甚，周取所上章奏悉焚之，曰：“管、晏暴君之過，取身後名，吾不爲也！”二十二年卒，年四十八，贈幽州都督，陪葬昭陵。

馬周患消渴病多年，皇帝臨幸翠微宫，尋求勝地爲他建造宅第，經常下詔尚食送去膳食，名醫使者探視護理，皇上親自爲他調藥，太子問候病情。病危，馬周取來所上奏的奏章全部燒毁，說：“管仲、晏嬰揭露君王的過失，取得死後的名聲，我不做這種事！”二十二年去世，終年四十八歲，追贈幽州都督，陪葬昭陵。

初，帝遇周厚，周頗自負。爲御史時，遣人以圖購宅，衆以其興書生，素無貲，皆竊笑。它日，白有佳宅，直二百萬，周遽以聞，詔有司給直，并賜奴婢什物，由是人乃悟。周每行郡縣，食必進鷄，小吏訟之。帝曰：“我禁御史食肉，恐州縣廣費，食鷄尚何與？”榜吏斥之。及領選，猶廢浚儀令。

當初，皇帝對馬周非常禮遇，馬周很自負。任御史時，派人按圖購買宅第，衆人因他以書生起家，一向没有財産，都私下譏笑。有一天，報告說有好房，價值二百萬，馬周立刻告訴皇上，下詔有關部門送給所需的錢，并賜給奴婢器物，到這時人們纔明白。馬周每次巡行州縣，吃飯一定要吃鷄，小吏上告他。皇帝說：“我禁止御史吃肉，是害怕州縣花費多，吃鷄有什麽關係？”鞭打斥責了小吏。等到他主管選舉事務時，還罷黜了浚儀令。

先是，京師晨暮傳呼以警衆，後置鼓代之，俗曰“鼕鼕鼓”；品官舊服止黄紫，於是三品服紫，四品五品朱，六品七品緑，八品九品青；城門入由左，出由右；飛驛以達警急；納居人地租；宿衛大小番直；截驛馬尾；城門、衛舍、守捉士，月散配諸縣，各取一，以防其過：皆周建白。自周亡，帝思之甚，將假方士術求見其儀形。高宗即位，追贈尚書右僕射、高唐縣公。垂拱中，配享高宗廟庭。

當初，京城早晚使人傳呼用來警戒人們，後來設置鼓代替，民間叫“鼕鼕鼓”；品官舊服衹有黄紫色，於是規定三品官穿紫色官服，四品五品穿紅色，六品七品穿緑色，八品九品穿青色；城門由左邊進，右邊出；快馬從驛道傳達警報急務；收納居住人的地租；宿衛大小都輪流值班；截短驛馬的尾巴；城門、衛舍、守捉士，每月分散安置到各縣，各取其中之一，用來防止他們有過失。這些都是馬周的建議。自從馬周亡故，皇帝非常思念他，要憑藉方士之術求得顯現他的身影。高宗即位，追贈馬周尚書右僕射、高唐縣公。垂拱年間，配享高宗廟庭。

子載，咸亨中爲司列少常伯，與裴行儉分掌選事，言吏部者稱裴、馬

兒子馬載，咸亨年間任司列少常伯，和裴行儉分别掌管選官事務，衹要談到吏部就稱贊裴行

焉。終雍州長史。

儉、馬載。官位終於雍州長史。

贊曰：周之遇太宗，顧不異哉！由一介草茅言天下事，若素宦于朝、明習憲章者，非王佐才，疇以及茲？其自視與築巖、釣渭亦何以異！迹夫帝鋭于立事，而周所建皆切一時，以明佐聖，故君宰間不膠漆而固，恨相得晚，宜矣。然周才不逮傅説、吕望，使後世未有述焉，惜乎！

贊曰：馬周遇到太宗，難道不奇異嗎！由一介草夫評説天下大事，就像平日在朝做官、通曉熟習典章制度的人一樣，不是輔佐聖王之才，誰又能達到這樣呢？他對自己的估價和版築於傅巖的傅説、垂釣於渭水的吕望又有什麽不同！考察皇帝鋭意於建立事業，而馬周的建議都切合時事，以精明之才輔佐聖明之君，所以君主宰相之間不用膠漆却很牢固，恨相見太晚，是自然的了。但馬周才能不及傅説、吕望，使後代對他没有什麽可稱道的，可惜呀！

## 韋挺

韋挺，京兆萬年人。父冲，仕隋爲民部尚書。挺少與隱太子善，高祖平京師，署隴西公府祭酒。累遷太子左衛驃騎，檢校左衛率。太子遇之厚，宫臣無與比。武德七年，帝避暑仁智宫。或言太子與宫臣謀逆，又慶州刺史楊文幹坐大逆誅，辭連東宫，帝專責宫臣，由是挺與杜淹、王珪等皆流越巂。未幾，召拜主爵郎中。貞觀初，王珪數薦之，遷尚書右丞。歷吏部、黄門侍郎，拜御史大夫、扶陽縣男。太宗謂挺曰："卿之任大夫，獨朕意，左右無爲卿地者！"挺曰："臣駑下，不足以辱高位，且非勛非舊，而在藩邸故僚上，願後臣以勸立功者。"不聽。

韋挺，是京兆萬年人。父親韋冲，在隋朝做官任民部尚書。韋挺小時候和隱太子友好，高祖平定京城，任用爲隴西公府祭酒。多次遷任後爲太子左衛驃騎，檢校左衛率。太子對他禮遇優厚，東宫臣僚無人能和他相比。武德七年，皇帝在仁智宫避暑。有人説太子和東宫臣僚謀反，另外慶州刺史楊文幹因大逆罪處以死刑，供辭牽連東宫，皇帝衹斥責東宫臣僚，因此韋挺和杜淹、王珪等都被流放越巂。不久，召回拜授主爵郎中。貞觀初年，王珪屢次推薦他，升任尚書右丞。歷任吏部侍郎、黄門侍郎，拜授御史大夫、扶陽縣男。太宗對韋挺説："卿擔任御史大夫，衹是朕的意思，左右大臣没有爲卿説情的！"韋挺説："臣愚笨，不可以玷辱高位，并且不是功臣不是舊臣，却位在藩邸故僚之上，希望讓臣的職位靠後用來勸勉立功的人。"皇帝不聽。

是時承隋大亂，風俗薄惡，人不知教。挺上疏曰："父母之恩，昊天罔極；創巨之痛，終身何已。今衣冠士族，辰日不哭，謂爲重喪；親賓來吊，輒不臨舉。又閭里細人，每有重喪，不即發問，先造邑社，待營辦具，乃始發哀。至假車乘，雇棺槨，以榮送葬。既葬，鄰伍會集，相與酣醉，名曰出孝。夫婦之道，王化所基，故有三日不息燭、不舉樂之感。今昏嫁之初，雜奏絲竹，以窮宴歡。

這時承襲隋朝大亂，風俗敗壞，人們不知教化。韋挺上疏説："父母的恩情，上天不能相比；母親的創巨之痛，終生不能忘記。如今士大夫家族，忌日不哭，説是重喪；親朋前來吊唁，還不陪着哭吊。另外閭里卑微之人，每有重喪，不立即發布喪訊，先到陵邑的社廟，等營辦器具之後，纔開始發喪。以至於借用車馬，雇賃棺槨，送葬場面講排場。葬完以後，鄰里會集，共同喝酒酣醉，名義上叫做出孝。夫婦之道，是國家教化的根本，所以有三天不熄燭火、不行樂的説法。如今婚嫁開始，繁雜演奏音樂，使婚宴儘量

官司習俗，弗爲條禁。望一切懲革，申明禮憲。”俄復爲黄門侍郎兼魏王泰府事。時泰有寵，太子多過失，帝密欲廢立，語杜正倫，正倫以漏言貶。帝謂挺曰：“不忍復置卿于法。”改太常卿。

初，挺爲大夫時，馬周爲監察御史，挺不甚禮。及周爲中書令，帝欲湔拭用之，周言挺佷于自用，非宰相器，遂止。帝將討遼東，擇主餉運者，周言挺才任粗使，帝謂然。挺父故爲營州總管，嘗經略高麗，故札藏家，挺上之。帝悦曰：“自幽距遼二千里無州縣，吾軍靡所仰食，卿爲朕圖之。苟吾軍用不乏，是公之功。其自擇文武官四品十人爲子使，取幽、易、平三州鋭士若馬各二百以從。”即詔河北列州皆取挺節度，許以便宜。帝親解貂裘及中厩馬賜之。挺遣燕州司馬王安德行渠，作漕艫轉糧，自桑乾水抵盧思臺，行八百里，渠塞不可通。挺以方苦寒，未可進，遂下米臺側，廥之，待凍泮乃運以爲解。即上言：“度王師至，食且足。”帝不悦曰：“兵寧拙速，無工遲。我明年師出，挺乃度它歲運，何哉？”即詔繁時令韋懷質馳按。懷質還劾：“挺在幽州，日置酒，弗憂職，不前視渠長利，即造船行粟，綿八百里，乃悟非是，欲進則不得，還且水涸。六師所須，恐不如陛下之素。”帝怒，遣將作少監李道裕代之。敕治書侍御史唐臨馳傳，械挺赴洛陽，廢爲民，使白衣從。

狂歡。官府習俗，不設律條禁止。希望一切能懲戒革新，申明禮法。”不久再次任黄門侍郎兼魏王李泰府事。當時李泰受恩寵，太子多有過失，皇帝私下想要廢立，告訴杜正倫，杜正倫因泄漏這話被貶官。皇帝對韋挺説：“不忍心再以法來處置卿。”改任太常卿。

當初，韋挺任御史大夫時，馬周任監察御史，韋挺不甚禮遇馬周。等到馬周任中書令，皇帝打算洗刷韋挺的罪名任用他爲宰相，馬周説韋挺很是剛愎自用，不是任宰相的大器，於是停止。皇帝將要討伐遼東，挑選主辦運送糧餉的人，馬周説韋挺的才能勝任粗活，皇帝同意。韋挺的父親原是營州總管，曾籌劃謀取高麗，舊書信藏在家裏，韋挺呈上，皇帝高興地説：“從幽到遼二千里没有州縣，我軍無處取得食物，卿爲朕辦理這事。假使我軍用不缺乏，是公的功勞。你自己挑選四品的文武官員十人由你使用，取幽、易、平三州精鋭士卒和馬匹各二百隨從。”於是下詔河北各州都受韋挺節制調度，允許他自行決斷事務。皇帝親自解下貂皮衣并將宫中的車馬賜給他。韋挺派遣燕州司馬王安德巡行渠道，造漕船轉運糧食，自桑乾水抵達盧思臺，行八百里，渠道堵塞不可通行。韋挺認爲正是嚴寒時節，不可運行。於是卸下米放在盧思臺的旁邊，修糧倉貯藏，等到流水解凍再運行。向皇上報告説：“估計官軍到來，糧食就足够了。”皇帝不高興地説：“軍隊寧可行動遲緩，運糧之事不可推遲。我明年軍隊出征，韋挺却估計其他年月運糧，爲什麽呢？”於是下詔叫繁時令韋懷質迅速前往查問。韋懷質返回彈劾：“韋挺在幽州，每天置辦酒席，不考慮職責，不前去巡視漕渠是否暢通，就造船運糧，走了八百里，纔領悟不對，要前進不能，返回水流又乾涸了。六軍所需，恐怕不是陛下原先設想的。”皇帝發怒，派將作少監李道裕代替他。下敕讓治書侍御史唐臨從驛道傳遞命令，給韋挺戴上刑具押送洛陽，廢爲平民，讓他以平民的身份隨從。

帝破蓋牟城，詔挺將兵鎮守，示復用。城與賊新城接，日夜轉門無休

皇帝攻破蓋牟城，下詔韋挺率兵鎮守，表示重新任用。蓋牟城和賊人新城接鄰，日夜作戰不

時。挺以失職，內不平，作書謝所善公孫常。常，善數者也，以他事繫，投繯死。索橐中得挺書，言所屯危蹙，意怨望，貶象州刺史。歲餘卒，年五十八。

停止。韋挺因失職，內心憤憤不平，寫信給和他關係好的公孫常。公孫常，是善於術數的人，因其他事被拘禁，上吊自殺了。在他的衣服口袋裏發現韋挺的信，説到他所屯兵的地方很危急，心中很不滿，因此貶任象州刺史。一年多後去世，終年五十八歲。

子待價、萬石。

兒子韋待價、韋萬石。

## 韋待價　韋武

待價，初爲左千牛備身，永徽中，江夏王道宗得罪，待價以婿貶盧龍府果毅。時將軍辛文陵招慰高麗，次吐護真水，爲虜所襲，待價與中郎將薛仁貴率所部兵殺之，文陵亦苦戰，遂免。待價重創，矢著左足，隱不言，卒以疾免。起爲蘭州刺史。吐蕃盜邊，高宗以沛王賢爲凉州大都督，而待價爲司馬。俄遷肅州刺史，以功召拜右武衛將軍。儀鳳三年，吐蕃復入寇，以待價檢校凉州都督兼知鎮守兵馬事。召還，封扶陽侯。

韋待價，起初爲左千牛備身，永徽年間，江夏王李道宗獲罪，韋待價因是他女婿受牽累貶爲盧龍府果毅。當時將軍辛文陵招撫高麗，駐扎在吐護真水，被虜人襲擊，韋待價和中郎將薛仁貴率所部兵士衝殺，辛文陵也苦戰，於是獲免得救。韋待價受重傷，箭射中左脚，忍着不説，終於因病免職。起用爲蘭州刺史。吐蕃侵犯邊境，高宗任命沛王李賢爲凉州大都督，而韋待價爲司馬。不久升任肅州刺史，因功召入拜授右武衛將軍。儀鳳三年，吐蕃再次入侵，以韋待價檢校凉州都督兼主持鎮守兵馬事。召回朝廷，封扶陽侯。

武后臨朝，攝司空，護營乾陵，改天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待價起武力，典選無銓總才，故朝野共蚩薄之。俄爲燕然道行軍大總管，禦突厥。逾年還，拜文昌右相，同鳳閣鸞臺三品。不自安，累表辭職，不聽。且請盡力行陣，許之，於是拜安息道行軍大總管，督三十六總管以討吐蕃，進爵公。軍至寅識迦河，與吐蕃合戰，勝負略相當。會其副閻温古逗留，又天大寒，待價不善撫御，師人多死，餉道乏，乃旋師頓高昌。后大怒，斬温古，流待價繡州，卒。

武后臨朝，韋待價代理司空，監管營建乾陵，改任天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韋待價以武力起家，主持選舉事務没有評量選擇的才能，所以朝野上下都嘲笑鄙薄他。不久任燕然道行軍大總管，抵禦突厥。第二年回朝，拜授文昌右相，同鳳閣鸞臺三品。自己有所不安，多次上表辭去宰相，皇上没有同意。又請求在行營軍陣中效力，許可，於是拜授安息道行軍大總管，督統三十六總管以討伐吐蕃，晋封公爵。軍隊到了寅識迦河，和吐蕃會戰，勝負大略相當。時逢他的副將閻温古停留不前，同時天氣非常寒冷，韋待價不善於安排管理，很多士兵死亡，糧餉匱乏，於是回軍駐守高昌。武后大怒，斬閻温古，流放韋待價到繡州，去世。

曾孫武。武，少孤。年十一，蔭補右千牛，累遷長安丞。德宗幸梁州，委妻子奔行在，除殿中侍御史。户部侍郎元琇爲水陸轉運使，表武以

曾孫韋武。韋武，小時候喪父。十一歲，因祖上功業補授右千牛，多次遷任後任長安丞。德宗臨幸梁州，丢下妻子兒女投奔皇帝的臨時住所，授任殿中侍御史。户部侍郎元琇任水陸轉運

倉部員外郎充判官。謀不用，杜門數月而琇敗。轉刑部員外郎。是時，帝以反正告郊廟，大兵後，典章苟完，執事者時時咨武。武酌宜約用，得禮之衷，群司奉焉。

使，上表推薦韋武以倉部員外郎充任判官。想法不被采用，閉門幾個月不出而元琇失敗。轉任刑部員外郎。當時，皇帝因返回京城告祭郊廟，戰亂之後，典章苟且保存，執行的人時常向韋武咨詢。韋武斟酌事宜節約用度，合乎禮法的要點，各有關部門遵循行事。

後爲絳州刺史，鑿汾水灌田萬三千餘頃，璽書勞勉。憲宗時，入爲京兆尹，護治豐陵，未成，卒，贈吏部尚書。

後來任絳州刺史，挖鑿汾水灌溉田地一萬三千多頃，皇帝降下璽書慰問勉勵。憲宗時，召入朝廷任京兆尹，護理修建豐陵，還未建成，去世，追贈吏部尚書。

韋萬石

萬石，頗涉學，善音律。上元中，遷累太常少卿。當時郊廟燕會樂曲，皆萬石與太史令姚元辯增損之，號任職。始，萬石奏“太樂博士弟子遭喪者，先無它業，請以卒哭追集”。侍御史劉思立劾奏萬石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睦親化人，莫善於孝。所以三年之禮，天下通喪。今遣音聲人釋服爲樂，帶絰治音，豈以小人不能執禮，遂欲約爲非法？萬石官太常，首紊風化，請付吏論罪。”高宗方委任萬石，罷其奏。後知吏部選事，卒于官。

韋萬石，很有學問，擅長音律。上元年間，多次遷任後爲太常少卿。當時郊廟宴會上演奏的樂曲，都是韋萬石和太史令姚元辯修改的，很是稱職。當初，韋萬石奏請“太樂博士弟子遭遇喪事的，祖先没有其他功業，請求用朝夕一哭的禮儀以便催他們返回本職位置上”。侍御史劉思立上奏彈劾韋萬石説：“移風易俗，没有比音樂更好的了；和睦親鄰教化人們，没有比孝道更好的了。因此守喪三年的禮法，是天下共同遵守的喪禮。如今讓奏音樂的人脱去喪服奏樂，帶着麻布孝帶演奏音樂，難道認爲下人不能執行禮制，就想限制使違背禮法？韋萬石官職爲太常少卿，首先紊亂風化，請交付刑獄官吏論罪。”高宗正委任韋萬石，停止其奏議。後來主持吏部選官事務，在官任上去世。

贊曰：王者用人非難，盡其才之爲難。觀太宗之責任也，謀斯從，言斯聽，才斯奮，洞然不疑，故人臣未始遺力，天子高拱操成功，致太平矣。始皆奮亡命布衣，嬪然列置上衮。薛收雖蚤夭，帝本以中書令待之。御臣之方，顧不善哉！挺晚節流落，蓋有致而然。

贊曰：皇上用人不難，但若使人盡其才就困難了。觀太宗的責成用人，聽從謀劃，接納進言，使人各盡其才，坦誠不疑，所以人臣不遺餘力，天子拱手穩操成功，達到太平盛世了。這些人開始都是從亡命的百姓起家，紛紛擔任宰相職務。薛收雖然早逝，皇帝原想任他做中書令。駕御臣子的方法，難道不完善啊！韋挺晚年流落，原本是自己招致纔這樣。

# 唐書卷九十九

## 列傳第二十四

### 二李戴劉崔列傳

#### 李綱

李綱，字文紀，觀州蓚人。少慷慨，尚風節。始名瑗，慕張綱爲人，改焉。仕周爲齊王憲參軍事。宣帝將殺憲，召僚屬誣左其罪，綱矢死無橈辭。及憲誅，露車載尸，故吏奔匿，綱撫棺號慟，爲瘞訖，乃去。

李綱，字文紀，觀州蓨人。少年時代意氣風發，崇尚高風亮節。開始名叫李瑗，羡慕張綱的爲人，改叫李綱。在周朝任齊王宇文憲的參軍事。宣帝準備殺宇文憲，召來他的僚屬誣陷編造罪名，李綱誓死没有屈從的言詞。宇文憲被殺後，李綱用没有帷蓋的車子載運宇文憲的尸體，宇文憲生前的屬吏都躲得遠遠的，李綱扶着棺材嚎啕慟哭，埋葬完畢，纔離去。

事隋爲太子洗馬。太子勇宴宫臣，左庶子唐令則奏琵琶，又歌《武媚娘曲》。綱曰："令則官調護，乃自比倡優，進淫聲，惑視聽，誠使上聞之，豈不爲殿下累乎？臣請正其罪。"勇曰："置之，我欲爲樂耳！"後勇廢，文帝切讓，官屬無敢對，綱獨曰："陛下不素教，故太子至此。太子資中人，得賢者輔而善，得不肖導而惡，奈何歌舞鷹犬纖兒使日侍側？何特太子罪邪？"帝曰："以汝爲洗馬，何不擇人？"綱曰："臣非東宫得言者。"帝曰："朕過矣！"擢尚書右丞。時楊素、蘇威用事，綱据正不詭迎隨，素等參憾。會大將軍劉方討林邑，素言林邑多珍貲，非綱不可任，遂署行軍司馬。方揣素指，數危辱之，幾殆。軍還，不得調。稍除齊王府司馬。復詔出南海，應接林邑。久

李綱事奉隋朝任太子洗馬。太子楊勇宴請東宫臣子，左庶子唐令則彈奏琵琶，又唱《武媚娘曲》。李綱説："唐令則身爲調教輔佐太子的官員，却將自己當作歌妓，進獻淫聲，惑亂太子的耳目，如果讓皇上知道了，豈不是要連累殿下嗎？臣請求對他治罪。"楊勇説："不要多事，是我自己想聽音樂了！"後來楊勇被廢黜，文帝嚴辭譴責，東宫裏的官吏僚屬没人敢插話，惟獨李綱説："陛下平常不教育太子，所以纔到了今天這種地步。太子的資質屬於中等，如果讓賢良的人輔助就能從善，讓不正派的人引導就會從惡，爲什麽讓擅長歌舞的僕役和小人每天侍候在身邊呢？爲何衹是太子一人的罪過呢？"皇帝説："令你任太子洗馬，爲什麽不選擇正人君子？"李綱説："臣在東宫不是能説得上話的人。"皇帝説："是朕的過失呀！"提升李綱任尚書右丞。當時楊素、蘇威掌權，李綱堅守正道不肯曲意逢迎，楊素等人都仇視他。適逢大將軍劉方討伐林邑，楊素説林邑盛産珍寶，非李綱不能勝任，於是派李

不召，乃身入奏。威劾綱擅去所部，以屬吏。會赦免，屏居鄠。大業末，賊帥何潘仁劫爲長史。

綱任行軍司馬。劉方揣摩到了楊素的意思，多次加害侮辱李綱，幾乎陷他於死地。收兵回朝，不得調任。漸漸授任齊王府司馬。又下詔出任南海，接應林邑。好久不被召回，於是親自入朝上奏。蘇威彈劾李綱擅離職守，將政事交給手下官吏。適逢大赦免罪，隱居在鄠。大業末年，賊帥何潘仁强迫他任長史。

高祖平京師，綱上謁，授丞相府司録參軍，封新昌縣公，領選舉。受禪，拜禮部尚書兼太子詹事。齊王元吉爲并州總管，縱左右攘奪，民愁苦，宇文歆諫，不聽，騰狀顯言，王坐免。俄而復留，下危惴。劉武周入太原，元吉懼，棄軍奔京師，并州陷。帝怒，謂綱曰："王年少，不習事，故以歆及竇誕佐之。太原，興王地，兵十萬，粟支十年，奈何一旦棄去？歆建此計，我當斬于軍。"綱曰："王過惡，誕養成之。歆事王淺，有闕必諍。今賴歆計，使陛下不失愛子，且有功，又可加罪乎？"翼日，帝悟，引綱升御榻，勞曰："卿不言，我幾濫罰。"於是釋歆，然猶貸誕也。

高祖平定京城，李綱進京拜見，授任丞相府司録參軍，封新昌縣公，兼管選舉。高祖受禪即位，拜授李綱爲禮部尚書兼太子詹事。齊王李元吉任并州總管，放縱身邊的人四處掠奪，百姓憂愁苦惱，宇文歆勸諫，李元吉不聽，遞上章表報告皇上，齊王因此獲罪被免職。不久却又官復原職，部下恐懼不安。劉武周攻入太原，李元吉害怕，扔下軍隊逃回京城，并州陷落。皇帝發怒，對李綱說："齊王年齡小，不熟悉政事，因此派宇文歆和竇誕輔助他。太原，是我大唐王朝興起的地方，陳兵十萬，粟米可支付十年，爲什麽一天就丢棄了？宇文歆建議齊王棄軍逃跑，我應當在軍中殺了他。"李綱說："齊王有罪過，是竇誕一手造成的。宇文歆事奉齊王的時間短，齊王有過失他必定要諫諍。如今幸虧宇文歆的這個計策，纔使陛下没有失去愛子，不但無罪而且有功，又怎麽能加罪呢？"第二天，皇帝醒悟，引李綱坐上御榻，慰勞他說："你如果不進言，我差點要濫用刑罰了。"於是釋放宇文歆，而且也寬免了竇誕。

帝以舞工安叱奴爲散騎常侍，綱諫曰："周家均工樂胥不得預士伍，雖復妙如師襄，才如子野，皆繼世不易業。故魏武使禰衡擊鼓，衡先解朝衣，曰：'不敢以先王法服爲伶人衣。'齊高緯封曹妙達爲王，以安馬駒開府，有國家者，可爲鑒戒。今新造天下，開太平之基，功臣賞未及遍，高才猶伏草茅，而先令舞胡鳴玉曳組，位五品，趨丹地，殆非創業垂統、貽子孫之道也。"帝不納。

皇帝任舞工安叱奴爲散騎常侍，李綱進諫說："周朝的樂工從吏不能與士大夫爲伍，即使妙如師襄，才如子野，都是子承父業永世不變。因此魏武帝令禰衡擊鼓，禰衡先脱去朝服，說：'不敢將先王的法服當作樂人的衣服。'齊高緯封曹妙達爲王，任安馬駒爲開府，作爲一國之君，可以以此爲借鑒。如今剛剛平定天下，開創天下太平的基業，功臣還没有普遍受到賞賜，有高超才能的人還隱居在草舍茅廬，却首先令歌舞樂工佩帶官印，位列五品，出入宫廷，這大概不是開創大業、留傳子孫的途徑。"皇帝没有采納他的諫言。

綱在東宮，太子建成尤加禮，嘗游温湯，綱疾不從。有進魚者，太子使膾之，唐儉、趙元楷自言其能。太子曰："操刀膾鯉和鼎味，公等善之。若弼諧審諭，固屬綱矣。"遣使賜絹二百匹。後太子寖狎亡賴，猜間朝廷，綱頻諫不見聽，遂乞骸骨。帝罵曰："卿爲潘仁長史，而羞朕尚書邪?"綱頓首曰："潘仁，賊也，志殘殺，然每諫輒止，爲其長史，故無愧。陛下功成，厚自伐，臣言如持水内石，敢久爲尚書乎? 且臣事東宮，東宮又與臣忤，是以上印綬。"帝謝曰："知公直士，幸卒輔吾兒。"乃拜太子少保，尚書、詹事如故。綱上書太子曰："綱老矣，幸未就木，備位保傅，冀得效愚鄙。日殿下飲酒過量，非養生之道。凡爲人子，務孝謹，以慰上心，不宜聽受邪説，與朝廷生恭間。"太子覽書不懌，所爲益縱。綱悒悒不自賴，固請老，優詔解尚書。帝以綱隋名臣，手敕未嘗名。

李綱在東宮時，太子李建成尤其禮待他，有一次出游温泉，李綱有病未能隨從。有人進獻生魚，太子讓人將魚切成薄片做成佳肴，唐儉、趙元楷自稱他們能做。太子説："操刀切魚調和鍋中的味道，你們擅長此道。如果輔助協調比喻開導，固然非李綱莫屬了。"派使臣賜絹二百匹。後來太子漸漸開始親近無賴，胡亂猜忌與朝廷有了隔閡，李綱頻頻進諫不被聽從，於是請求退休。皇帝罵道："你能任何潘仁的長史，却羞於任朕的尚書郎嗎?"李綱叩頭説："何潘仁，是賊帥，志在殘殺，然而臣每次進諫他都能停止，任他的長史，所以心中無愧。陛下大功告成，常常自以爲是，臣的話就好像拿石頭扔進水中，敢長期任尚書郎嗎? 而且臣事奉太子，太子又不聽臣的勸告，所以要上交官印。"皇帝拒絶説："朕知道公是個正直的人，希望自始至終輔助我的兒子。"於是拜授太子少保，依舊任尚書郎、太子詹事。李綱上書給太子説："李綱我老了，幸虧還没有入土，身居輔導太子的官職，希望用自己的淺薄無知效勞殿下。殿下每天過量飲酒，不符合養生之道。大凡身爲人子，務求孝順恭敬，以此來安慰父母，不應該聽信邪説，與朝廷産生矛盾。"太子看完上書後不高興，行爲更加放縱。李綱悒悒不得志，堅持請求退休，皇帝特地下詔解除尚書郎。皇帝認爲李綱是隋朝的名臣，親自寫敕令時没有直呼過他的名字。

貞觀四年，復爲少師。以足疾賜步輿，聽乘至閤，問以政事。詣東宫，太子承乾爲拜，每聽政，必詔綱與房玄齡、王珪侍坐。嘗言曰："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古人爲難，綱以爲易!"故發言陳事，毅然不可奪。及疾，帝遣玄齡至家存問。明年卒，年八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貞，太子爲立碑。

貞觀四年，李綱又任太子少師。因有脚病賞賜轎子，使他可以隨時乘坐入閣，詢問政事。到東宫拜見太子，太子李承乾親自回拜，每次皇帝臨朝聽政，必然令李綱與房玄齡、王珪陪同坐在身邊。李綱曾經上言説："接受托付輔佐幼小的君主，接受遺命攝理朝政大事，古人認爲困難，李綱我認爲容易!"因此發表言論陳述事理，態度堅决不可改變。後來患病，皇帝派房玄齡到家裏慰問。第二年去世，終年八十五歲，追贈開府儀同三司，謚號貞，太子爲他立碑。

初，齊王憲女嫠居，綱厚恤之。及卒，女被髮號哭，如喪其親然。綱在隋，官不進，筮之得《鼎》。筮人

當初，齊王宇文憲的女兒寡居，李綱盡力接濟她。後來他去世了，這個女兒披頭散髮大聲痛哭，好像死了雙親一樣。李綱在隋朝時，官位

曰："君當爲卿輔，然待易姓乃如志。仕不知退，折足爲敗。"故綱雖顯於唐，數稱疾辭位云。

不能升遷，占卜時得《鼎》。占卜的人説："君應當任卿相，但是要等改朝换代後纔能如願。做官而不知引退，最終會因不能勝任而遭受失敗。"因此李綱雖然在唐朝做了高官，多次稱病辭職。

孫安仁、安静。

孫子名安仁、安静。

### 李安仁

安仁，永徽中爲太子左庶子，太子忠廢還邸，寮屬奔散，獨安仁泣拜而去。終恒州刺史。

李安仁，永徽年間任太子左庶子，太子李忠被廢黜後回到府邸，僚屬逃散，惟獨李安仁流着淚拜辭後纔離去。官位終於恒州刺史。

### 李安静

安静，天授中爲右衛將軍。武氏革命，群臣皆勸進，安静獨無所請。及收繫獄，來俊臣問狀，安静曰："正以我唐舊臣，殺之可也。若詰其狀，吾誰欺？"俊臣誣殺之。會昌中，録忠臣後，訪子孫已絶，乃贈安静太子少師。

李安静，天授年間任右衛將軍。武氏改朝换代，群臣都勸她即帝位，惟獨李安静没有請求。後來被逮捕入獄，來俊臣詢問情況，李安静説："就因爲我是唐朝的舊臣，殺死就行了。如果詢問被捕的原因，我欺騙誰呢？"來俊臣誣陷殺死了他。會昌年間，録用忠臣的後裔，訪求他的子孫已經没有人了，於是追贈李安静爲太子少師。

自綱五世同居，安仁、安静復以義烈聞，世稱李氏不衰。

自李綱起五代同堂，李安仁、李安静又因重義輕生而聞名，世人稱李氏家族没有衰落。

## 李大亮　李道裕

李大亮，京兆涇陽人。祖琰，爲魏度支尚書。

李大亮，是京兆涇陽人。祖父名琰，任魏度支尚書。

大亮有文武才略，隋末，署龐玉行軍兵曹。李密寇東都，玉戰敗，大亮被禽。賊將張弼異之，就執百餘人皆死，獨釋大亮，引與語，遂定交。

李大亮有文才武略，隋朝末年，在龐玉的幕府任行軍兵曹。李密侵犯東都，龐玉戰敗，李大亮被活捉。賊將張弼見他與衆不同，被俘獲的一百多人都被處死，惟獨釋放了李大亮，請來與他交談，從此兩人交上了朋友。

高祖入關，大亮自歸，授土門令。方歲飢，境多盜賊。大亮招亡散，撫貧瘠，賣所乘馬，稍稍資業之，勸墾田，歲大熟。間出擊盜，所至輒平。秦王行北境，下書獎勞，賜馬五乘，帛五十段。頃之，胡賊大至，大亮度不能拒，乃單馬詣營説豪帥，爲分别禍福，賊衆感服，遂相率降。大亮殺所乘馬與之食，至步而返。帝聞之悦，擢金州總管府司馬。王弘烈據襄陽，詔大亮安撫樊、鄧，因圖之，進擊，下十餘城。遷安州刺

高祖進入關中，李大亮自首歸附，拜授土門令。正值饑荒年代，境内盜賊較多。李大亮招回逃亡的人，安撫貧苦的人，賣掉自己騎的馬，慢慢資助他們恢復生産，勸勉他們開墾田地，年終獲得大豐收。乘閑暇打擊盜賊，所到之處很快平定。秦王巡行北部邊境，寫信褒獎慰勞，賞賜馬五匹，帛五十段。没多久，胡賊大肆來犯，李大亮估計不能抵禦，就獨自騎馬到賊營游説其首領，爲他們説明禍福，賊人心悦誠服，於是相繼率軍來降。李大亮殺掉自己騎的馬給他們吃，結果自己徒步返回。皇帝聽説後大喜，提拔他任金州總管府司馬。王弘烈占據襄陽，詔令李大亮安

史。復使徇廣州，至九江，會輔公祏反，以計禽其將張善安。公祏方圍猷州，刺史左難當固守，大亮率兵擊走之。遷越州都督。

撫樊、鄧，藉機圖謀進取，進兵出擊，攻下十多個城市。升任安州刺史。又令他巡行廣州，走到九江，適逢輔公祏反叛，設計活捉他的將領張善安。輔公祏正在圍攻猷州，刺史左難當環城固守，李大亮率兵打敗了他們。升任越州都督。

貞觀初，徙交州，封武陽縣男。召授太府卿，復出涼州都督。嘗有臺使見名鷹，諷大亮獻之。大亮密表曰："陛下絶畋獵久矣，而使者求鷹。信陛下意邪，乃乖昔旨；如其擅求，是使非其才。"太宗報書曰："有臣如此，朕何憂！古人以一言之重訂千金，今賜胡瓶一，雖亡千鎰，乃朕所自御。"又賜荀悦《漢紀》，曰："悦論議深博，極爲政之體，公宜繹味之。"

貞觀初年，改任交州刺史，封武陽縣男。召入朝廷拜授太府卿，又出任涼州都督。曾經有個臺使看到一隻極好的大鷹，婉言勸李大亮獻給皇上。李大亮秘密上表說："陛下停止打獵很長時間了，却有使者尋求大鷹。如果真是陛下的意思，就背離了過去的旨意；如果是使者擅自搜求，就是使者用非其人了。"太宗寫信答覆說："有像你這樣的臣子，朕還有什麽擔憂！古人認爲一言之重如千斤，今天賞賜胡瓶一個，雖然没有千鎰之重，却是朕自己用的物品。"又賞賜荀悦《漢紀》一部，說："荀悦的議論深刻廣博，全面闡述了治國的根本，你應該閲讀體會。"

時突厥亡，帝遂欲懷四夷，諸部降者，人賜袍一領、帛五匹，首領拜將軍、中郎將，列五品者贏百員。又置降胡河南。詔大亮爲西北道安撫大使，使以綏大度設、拓設、泥熟特勒及七姓種落之未附者，峙糧磧口賑其飢。大亮上言："臣聞欲綏遠者必自近。中國，天下本根，四夷猶枝葉也。殘本根，厚枝葉，而曰求安，未之有也。屬者突厥傾國入朝，陛下不即俘江淮變其俗，而加賜物帛，悉官之，引處内地，豈久安計哉？今伊吾雖臣，遠在荒鹵。臣以爲諸稱藩請附者，宜羈縻受之，使居塞外，畏威懷德，永爲藩臣。謂之荒服者，故臣而不内，所謂行虛惠，收實福。河西積困夷狄，州縣蕭條，加因隋亂，殘耗已甚。臣愚願停招慰，省勞役，使邊人得就農畝，此中國利也。"帝納其計。

當時突厥滅亡，皇帝於是打算安撫四夷，對各部來降的人，每人賜袍一件、帛五匹，首領拜授爲將軍、中郎將，位列五品的超過一百人。又將投降的胡人安置在黄河以南。詔令李大亮任西北道安撫大使，派他安撫大度設、拓設、泥熟特勒以及七姓部落中尚未歸附的人，在磧口儲備糧食救濟饑荒。李大亮上言說："臣聽説要安撫遠方的人必須先安定近處的人。中原，是天下的根本，四夷就像是枝和葉。傷害根本，壯大枝葉，反而說是爲了安定，自古以來没有這樣的事。近來突厥舉國入朝來降，陛下没有立即將他們俘虜到江淮一帶改變他們的習俗，反而加賜財物布帛，都授予官職，安置在内地，這難道是長治久安的計策嗎？如今伊吾雖然稱臣，却遠在荒涼偏僻的地方。臣認爲各個稱臣請求歸附的部落，爲了籠絡應該接受，讓他們居住在塞外，使他們害怕朝廷的威嚴感念朝廷的恩德，永遠作藩臣。稱之爲邊遠地區的人，表面稱臣而内心不服，這就是所謂的施行虛假的恩惠，收獲實際的福氣。河西長期受到夷狄的困擾，州縣蕭條，加之因爲隋朝戰亂，損害消耗已經相當嚴重。臣愚昧地希望停止招撫安慰，節省勞役，讓邊境上的人能够從

事農耕，這樣纔對中原有利。”皇帝采納了他的建議。

八年，爲劍南道巡省大使。會討吐谷渾，爲河東道行軍總管，與李靖俱出北道，涉青海，觀河源，與虜遇蜀渾山，大戰，破之，俘其名王，獲雜畜數萬，進爵爲公。拜右衛大將軍。晋王爲皇太子，詔大亮兼右衛率，又兼工部尚書，身三職，宿衛兩宫。每番直，常假寐。帝勞曰：“公在，我得酣卧。”

八年，任劍南道巡省大使。適逢討伐吐谷渾，任河東道行軍總管，與李靖一起從北道出發，渡過青海，經過黄河的源頭，在蜀渾山與虜人相遇，大戰一場，打敗虜人，俘獲諸王中著名的一個王，繳獲各種牲畜數以萬計，進爵爲公。拜授右衛大將軍。晋王爲皇太子後，詔令李大亮兼右衛率，又兼工部尚書，身兼三職，在兩宫值宿擔任警衛。每次輪到他值班，常常合衣而睡。皇帝慰勞他説：“有你在，我纔能酣然入睡。”

十八年，幸洛陽，詔副房玄齡居守。玄齡稱“有王陵、周勃節，可倚大事”。俄寢疾，帝親和藥，驛賜之。臨終，表請罷遼東役；又言京師宗廟所在，願以關中爲意。就稿，嘆曰：“吾聞男子不死婦人手！”命屏左右，言終卒，年五十九。將斂，家無珠玉爲含，惟貯米五斛、布三十端。帝哭爲慟。贈兵部尚書、秦州都督，謚曰懿，陪葬昭陵。

十八年，皇帝前往洛陽，詔令李大亮擔任房玄齡的副官留守。房玄齡稱他“有王陵、周勃的氣節，可以擔當大任”。不久卧病在床，皇帝親自調藥，驛傳賜給他。臨終時，上表請求停止征討遼東的戰役；又説京城是宗廟所在之地，希望皇帝留意治理關中地區。奏表寫成，嘆息説：“我聽説男人不能死在婦人的身邊！”命令左右的人退下，説完就去世了，終年五十九歲。準備入殮，家裏没有珠玉讓他含在口中，衹存有五斛米、三十端布。皇帝爲他哭得很傷心。追贈兵部尚書、秦州都督，謚號懿，陪葬昭陵。

大亮性忠謹，外若不能言，而内剛烈，不可干非其義。對天子争是非，無回撓。至妻子未始見惰容，事兄嫂以禮聞。位通顯，居陋狹甚。在越州寫書數百卷，及去，留都督署。初，破公祏，以功賜奴婢百口，謂曰：“而曹皆衣冠子女，不幸破亡，吾何忍録而爲隸乎？”縱遣之。高祖聞，咨美，更賜俚婢二十。後破吐谷渾，復賜奴婢百五十口，悉以遺親戚。葬宗族無後者三十餘柩，貲襚加焉。

李大亮生性忠誠謹慎，外表上好像不會説話，而内心剛毅勇烈，不幹没有意義的事。面對天子争論是非，不曾迴避屈服。以至於妻子兒女没有見過他精神不振，因事奉哥哥嫂子禮節周到而聞名。官位高名聲大，居室十分簡陋狹窄。在越州時著書數百卷，離去時，留在都督府。當初，打敗輔公祏後，因有功賞賜奴婢一百人，李大亮對他們説：“你們都是士大夫的子女，不幸破落逃亡，我怎麽忍心將你們記録在册作爲奴隸呢？”釋放打發他們回去。高祖聽説後，感嘆贊美，又賞賜俚婢二十人。後來打敗吐谷渾，又賞賜奴婢一百五十人，李大亮將他們都送給親戚。埋葬三十多個没有後代的同族人，并出錢爲他們置辦衣服被褥等物品。

嘗以張弼脱其死，及貴，念有以報之。時弼爲將作丞，匿不見，大亮求之不能得。一日，識諸涂，持弼

因爲張弼曾救過他一命，等到富貴後，心裏惦記着有機會時報答他。當時張弼任將作丞，迴避不見他，李大亮四處尋找没有找到。一天，在

泣，悉推家財與之，弼拒不受。乃言於帝曰："臣及事陛下，張弼力也，願悉臣官爵授之。"帝爲遷弼中郎將、代州都督。世皆賢大亮能報，而多弼不自伐也。歿後，所育孤姓爲大亮行服如所親者十餘人。

路上認出他來，拉住張弼哭泣，誠心將全部家財都給他，張弼不接受。就對皇帝説："臣能够事奉陛下，是張弼的功勞，希望將臣的官爵都賜給他。"皇帝因此升遷張弼任中郎將、代州都督。世人都稱贊李大亮知恩必報，同時也贊揚張弼不自我誇獎。去世後，撫養的十多個孤兒像對自己的父親一樣爲李大亮服喪。

兄子道裕，貞觀末爲將作匠。有告張亮反者，詔百官議。皆言亮當誅，獨道裕謂反形未具。帝怒不暇省，斬之。歲餘，刑部侍郎缺，宰相屢進名，不可。帝曰："朕得之矣。是嘗議張亮者，朕時雖不從，今尚悔之。"遂命道裕。終大理卿。

李大亮哥哥的兒子李道裕，貞觀末年任將作匠。有人上告張亮謀反，詔令百官議論。都説應該誅殺張亮，惟獨李道裕説謀反的情况還没有搞清。當時皇帝憤怒無暇考慮，殺死張亮。一年多後，刑部侍郎缺人，宰相多次推薦他的名字，没有批准。皇帝説："朕知道了。就是曾經議論張亮的那個人，朕當時雖然没有聽從他的意見，今天還在後悔。"於是任命李道裕爲刑部侍郎。官位終於大理卿。

## 李迥秀

大亮族孫迥秀。迥秀，字茂之。及進士第，又中英才傑出科。調相州參軍事。累轉考功員外郎。武后愛其材，遷鳳閣舍人。大足初，檢校夏官侍郎，仍領選，銓汰文武，號稱職，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張易之兄弟貴驕，因橈意諂媚，士論頓減。俄坐贓貶廬州刺史。易之誅，貶衡州長史。中宗即位，召授將作少監。累遷鴻臚卿、修文館學士。出朔方道行軍大總管，還拜兵部尚書。卒，年五十，贈侍中。

李大亮的族孫李迥秀。李迥秀，字茂之。考中進士科，又考中英才傑出科。調任相州參軍事。幾次改任後爲考功員外郎。武后愛惜他的才能，升任鳳閣舍人。大足初年，檢校夏官侍郎，并兼管選舉事務，選拔文武官吏，號爲稱職，升任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張易之兄弟恃貴而驕，李迥秀因而曲意逢迎獻媚，士人對他的評價頓時降低。不久因貪臟獲罪貶爲廬州刺史。張易之被誅殺後，貶爲衡州長史。中宗即位，召入朝廷任將作少監。幾次升任後爲鴻臚卿、修文館學士。出任朔方道行軍大總管，回朝後拜授兵部尚書。去世，終年五十歲，追贈侍中。

迥秀少聰悟，多通賓客。喜飲酒，雖多不亂，當時稱其風流。母少賤，妻嘗詈媵婢，母聞不樂，迥秀即出其妻。或問之，答曰："娶婦要欲事姑，苟違顔色，何可留?"武后嘗遣内人候其母，或迎置宫中。後所居堂産芝草，犬乳鄰猫，中宗以爲孝感，旌大門閭。

李迥秀少年時代聰明穎悟，經常交結賓客。喜好飲酒，雖多而不醉，當時人稱贊他風流瀟灑。母親年輕時地位低賤，妻子曾經駡媵婢，母親聽到後不高興，李迥秀就休了妻子。有人問他，回答説："娶妻子就是爲了讓她侍奉婆婆，如果給臉色看，怎麽可以留下?"武后曾派内人侍候他的母親，有時迎接去住在宫中。後來他居住的堂屋長出靈芝草，狗給鄰家的猫喂奶，中宗認爲是孝行引起的感應，表彰他的家族鄉里。

子齊損，開元中以謀逆誅。

兒子名齊損，開元年間因圖謀叛逆被誅殺。

## 戴胄

戴胄，字玄胤，相州安陽人。性堅正，幹局明强，善簿最。隋末，爲門下録事，納言蘇威、黄門侍郎裴矩厚禮之。爲越王侗給事郎。王世充謀纂，胄説曰："君臣大分均父子，休戚同之。公當社稷之任，與存與亡，正在今日。願尊輔王室，擬伊、周以幸天下。"世充詭曰："善。"俄脅九錫，胄又切諫，不納。出爲鄭州長史，使與王行本守武牢。秦王攻拔之，引爲府士曹參軍，封武昌縣男。

戴胄，字玄胤，相州安陽人。生性堅定正直，辦事聰明精幹，最擅長文簿。隋朝末年，任門下録事，納言蘇威、黄門侍郎裴矩厚愛禮遇他。任越王楊侗給事郎。王世充謀劃篡權，戴胄游説他説："君臣從大義上講是父子，休戚與共。您擔當國家重任，國家的存與亡，就在今天。希望您尊重輔佐王室，仿效伊尹、周公使天下逢凶化吉。"王世充欺騙他説："好。"不久脅迫越王爲他加九錫，戴胄又直言極諫，王世充没有采納。出任鄭州長史，派他與王行本守衛武牢。秦王攻克武牢，引薦他任秦王府士曹參軍，封爲武昌縣男。

大理少卿缺，太宗曰："大理，人命所繫，胄清直，其人哉。"即日命胄。長孫无忌被召，不解佩刀入東上閤。尚書右僕射封德彝論監門校尉不覺，罪死當；无忌贖。胄曰："校尉與无忌罪均，臣子於尊極不稱誤。法著：御湯劑、飲食、舟船，雖誤皆死。陛下録无忌功，原之可也。若罰无忌，殺校尉，不可謂刑。"帝曰："法爲天下公，朕安得阿親戚！"詔復議，德彝固執，帝將可。胄曰："不然。校尉緣无忌以致罪，法當輕；若皆誤，不得獨死。"繇是與校尉皆免。

大理少卿空缺，太宗説："大理少卿，是關係到人命的官職，戴胄清廉正直，正是這個人選。"當天就任命戴胄。長孫无忌受到召見，没有解下佩刀就進入東上閤。尚書右僕射封德彝認爲監門校尉没有發覺，應當處死刑；長孫无忌贖罪。戴胄説："校尉與長孫无忌的罪相同，臣子對於皇帝不能説有失誤。法令上注明：供奉皇帝的湯劑、飲食、舟船，即使屬於失誤都是死罪。陛下念長孫无忌的功勞，原諒他可以。如果祇懲罰長孫无忌，而殺死校尉，不能稱之爲刑法。"皇帝説："法令是天下人的法令，朕怎麽能偏袒親戚！"下詔重新議罪，封德彝堅持己見，皇帝準備依從。戴胄説："不對，校尉因長孫无忌而獲罪，依法應當從輕處理；如果都是失誤，不應該處死他一個人。"因此長孫无忌與校尉都被免除死罪。

時選者盛集，有詭資蔭冒牒取調者，詔許自首；不首，罪當死。俄有詐得者，獄具，胄以法當流。帝曰："朕詔不首者死，而今當流，是示天下不以信，卿賣獄邪？"胄曰："陛下登殺之，非臣所及。既屬臣，敢虧法乎？"帝曰："卿自守法，而使我失信，奈何？"胄曰："法者，布大信於人；言乃一時喜怒所發。陛下以一朝忿將殺之，既知不可而寘於法，此忍

當時應考的人雲集京城，有人假稱有資蔭冒用譜牒以求受到選拔，下詔允許他們自首；不自首的，論處死罪。不久查出欺詐得逞的人，判案定罪，戴胄認爲依法應當流放。皇帝説："朕下詔不自首的人處以死刑，你如今却説應當流放，這就等於告訴天下人朕不講信用，難道卿接受賄賂要減免罪犯的刑罰嗎？"戴胄説："陛下當時就殺死他，臣管不上。既然交給臣處理，臣怎麽敢違反法令呢？"皇帝説："你祇管自己守法，而讓我失信於人，怎麽辦？"戴胄説："法令，是向人

小忿、存大信也。若阿忿違信，臣爲陛下惜之。”帝大感寤，從其言。胄犯顔據正數矣，參處法意，至析秋毫，隨類指擿，言若泉涌，帝益重之。遷尚書左丞。矜其貧，特詔賜錢十萬。

宣揚大信；言語却是因一時的喜怒而隨口說出的。陛下因一時的忿怒要殺他，既然知道不可行纔交給法律部門，這是容忍小忿，保存大信。如果爲了發泄一時的忿恨而違背信用，臣爲陛下惋惜。”皇帝大爲感動醒悟，聽從了他的話。戴胄屢次冒犯聖上據理力争，參預處理案件以法令條文爲依據，分析細緻，逐條指出所犯的罪行，言如泉涌，皇帝更加重用他。升任尚書左丞。皇上憐憫他家裏貧窮，特地下詔賜錢十萬。

會僕射蕭瑀免，封德彝卒，帝謂胄曰：“尚書總國綱維，失一事，天下有受其弊者。今以令、僕委卿，宜副朕舉。”胄明敏，長于操决，無宿疑。議者美其振職，謂武德以來殆無其輩。復拜諫議大夫，與魏徵更日供奉。進民部尚書。杜如晦遺言，請以選舉委胄，由是檢校吏部尚書。然好抑文雅，獎法吏，時以寡學爲訾。

適逢僕射蕭瑀被罷免，封德彝去世，皇帝對戴胄說：“尚書總理國家法度，如果一件事有失誤，天下就有人蒙受其害。今天委任卿爲尚書令、僕射，應當不辜負朕的舉薦。”戴胄聰明機敏，長於决斷，没有隔夜的遲疑。議論的人贊美他稱職，説自武德以來幾乎没有他這樣的人。又拜授諫議大夫，與魏徵每天輪流侍奉在皇上左右。升任民部尚書。杜如晦死前留下話，請求將選舉的事務委托給戴胄，因此戴胄任檢校吏部尚書。不過他喜歡壓抑文人，獎賞法吏，當時人指責他没有文化。

貞觀四年，以本官參豫朝政，進爵郡公。帝將修復洛陽宫，胄上疏諫曰：“比關中、河外置軍團，强夫富室悉爲兵，九成之役又興，司農、將作見丁無幾。大亂之後，户口單破，一人就役，舉室捐業。籍軍者督戎仗，課役者責糧齎，竭貲經紀，猶不能濟。七月以來，霖潦未止，濱河南北，田正洿下，年之有亡未可知。壯者盡行，賦調不給，則帑藏虚矣。今宫殿足庇風雨、容羽衛，數年後成，猶不謂晚，何憚而遽自生勞擾邪?”帝覽奏，罷役。胄所數内，緣政得失，咸有可觀。奏已，即削稿，秘外莫知。帝嘗謂左右曰：“胄於我非肺腑親，然事之機切無不聞，惟其忠概所激耳。”

貞觀四年，以本官参預朝政，進爵爲郡公。皇帝打算修復洛陽宫，戴胄上疏進諫説：“近來關中、河外設置軍團，强壯民夫富家子弟都去當兵，又徵役夫修建九成宫，司農寺、將作監的官吏幾乎徵不到丁夫。大亂之後，户籍單薄人口逃亡，一人服役，全家棄業。充軍的人要求自備兵器，從役的人要求自備口糧，竭盡全家財物置辦，還不够用。七月以來，大雨不停，臨近黄河的南北，田地正好低凹，年終是否有收成還是未知數。强壯的人都去服役，賦税無法上繳，如此以來倉庫儲備就會空虚。如今宫殿可以遮風擋雨、容納羽衛，幾年以後建成，也不算晚，爲什麽而要急忙興建自己給自己找麻煩呢?”皇帝看過奏章，就停止興建。在戴胄上陳的奏章中，分析時政得失的原因，都值得一看。奏章遞上去後，就銷毁草稿，保守秘密不讓外面的人知道。皇帝曾經對左右的人説：“戴胄對我來説不是非常親近的人，但是事關重大的事無不奏聞，是由於他的忠貞氣概激勵的結果。”

七年，卒，帝爲舉哀，贈尚書右僕射，追封道國公，謚曰忠；以第舍陋不容祭，詔有司爲立廟。聘其女爲道王妃。房玄齡、魏徵與胄善，每至生平故處，輒流涕。

胄無子，以兄子至德爲後。

七年，去世，皇帝爲他哀悼，追贈尚書右僕射，追封道國公，謚號忠；因爲他的住所簡陋不能祭祀，詔令有關部門爲他立廟。娶他的女兒爲道王妃。房玄齡、魏徵與戴胄關係好，每次走到他生前去過的地方，就流下眼淚。

戴胄没有兒子，過繼哥哥的兒子戴至德爲後嗣。

## 戴至德

至德，乾封中累遷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閱十數年，父子繼爲宰相，世詫其榮。高宗嘗爲飛白書賜侍臣，賜至德曰"泛洪源，俟舟楫"，郝處俊曰"飛九霄，假六翮"，李敬玄曰"資啓沃，罄丹誠"，崔知悌曰"竭忠節，贊皇猷"，皆見意於辭云。

還尚書右僕射。時劉仁軌爲左，人有所訴，率優容之；至德乃詰究本末，理直者密爲奏，終不顯私恩。由是，當時多稱仁軌者，號仁軌爲"解事僕射"。嘗更日聽訟，有嫗詣省，至德已收牒，嫗乃復取，曰："初以爲解事僕射，今乃非是。"至德笑還之。人伏其長者。或以問，至德答曰："慶賞刑罰，人主之柄，爲臣豈得與人主争也！"帝知，嘆美之。儀鳳四年卒，詔百官哭其第。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大都督，謚曰恭。

戴至德，乾封年間幾次升任後爲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經過數十年，父子相繼做宰相，世人驚訝他家的榮耀。高宗曾經寫飛白書賞賜大臣，賜給戴至德的是"漂流大海，有待舟楫"，郝處俊的是"飛入九霄，假藉六翮"，李敬玄的是"輔佐開導，竭盡丹誠"，崔知悌的是"盡忠盡節，參預謀劃"，辭中都有寓意。

升任尚書右僕射。當時劉仁軌任左僕射，有人來上訴，大都答應受理；戴至德却先追問探究來龍去脉，理由充分的纔爲他秘密上奏，始終不顯示個人的恩惠。因此，當時多數人稱贊劉仁軌，稱劉仁軌爲"解事僕射"。曾經輪流聽取訴訟，有位老婦人來到尚書省，戴至德已經收下牒狀，婦人却又要拿回去，説："開始我還以爲你是解事僕射，現在纔知不是。"戴至德笑着還給她。人們佩服他有長者的氣度。有人就此事問他，戴至德回答説："賞賜與處罰，是皇上的權力，身爲臣子怎麼能與皇上争權呢！"皇帝得知後，感嘆贊美他。儀鳳四年去世，詔令百官到他家裏哭吊。追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大都督，謚號恭。

## 劉洎

劉洎，字思道，荆州江陵人。初爲蕭銑黄門侍郎，南略地嶺表，下五十城，未還而銑敗，遂以城自歸，授南康州都督府長史。

貞觀七年，擢給事中，封清苑縣男，轉治書侍御史。於時，尚書省詔敕稽壅，按成復下，彌年不能决。洎言："尚書，萬機本，貞觀初未有令、僕，職并務繁，左丞戴胄、右丞魏徵

劉洎，字思道，荆州江陵人。起初任蕭銑黄門侍郎，向南攻占嶺表土地，奪取五十個城市，没有返回蕭銑就失敗了，於是率城市歸附，拜授南康州都督府長史。

貞觀七年，升任給事中，封清苑縣男，改任治書侍御史。這時候，尚書省詔敕拖延積壓，按整數批覆，長年不能解决。劉洎説："尚書省，是政府機構中的關鍵部門，貞觀初年没有尚書令、僕射，職務合并事務繁雜，左丞戴胄、右丞

應事彈舉，無所回橈，百司震肅不敢懈。比者勛親在位，品非其任，功勢相傾，雖欲自強，先懼囂謗。故郎中嘿奪，惟事咨稟；尚書依違，不得專裁。管轄玩弛，綱紀不振。今宜精選左右丞、兩司郎中，使皆得人，非惟救曠滯之弊，固當矯拂趨競也。”未幾，拜尚書右丞。洎健于職，於是尚書復治如徵時。累加銀青光禄大夫、散騎常侍，攝黄門侍郎。

魏徵應付各種事情彈劾檢舉，無所迴避屈從，各個部門懾於威力風氣肅然不敢懈怠。近來由於功臣和皇親掌權，品級和官位不相稱，功臣權貴互相排擠，雖然想努力去做，却害怕衆人議論誹謗。因此郎中不敢裁奪，遇事衹管禀告；尚書遲疑不決，不能獨自裁决。管理鬆弛，綱紀不振。如今應當精心選任左右丞、兩司郎中，使各得其人，不僅是爲了挽救疏忽延誤的弊端，還應當矯正争名奪利的弊病。”不久，拜授劉洎任尚書右丞。劉洎擅長此職，於是尚書省又治理得像魏徵時一樣。幾次加授後爲銀青光禄大夫、散騎常侍，暫時任黄門侍郎。

太宗好持論，與公卿言古今事，必往復難詰、究臧否。洎諫曰：“帝王之與臣庶，聖哲之與庸愚，等級遼絶，勢不倫擬。故課愚對聖，持卑抗尊，雖思自強，不可得已。陛下降慈旨，假柔顔，虚心聽納，猶恐群臣惴縮不敢進。况以神機天辯，飾辭援古，而迮其議哉！夫天以無言爲尊，聖以不言爲德，皆弗欲煩也。且多記損心，多語耗氣，心氣内損，形神外勞，初雖無覺，久且爲弊。且今之雍平，陛下力行所至耳。欲其長久，匪由辯博，但當忘愛憎，慎取捨，若貞觀初可矣！”手詔答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雖然，驕人輕物，恐由榷論致之。若形神心氣，不爲勞也。”

太宗喜好辯論，與公卿談論古今大事，一定要反復詰難、探究得失。劉洎勸諫説：“帝王與臣庶，聖哲與庸人之間，等級懸殊，勢必不能相提并論。因此要求愚人與聖哲應對，卑賤的人與尊貴的人争論，即使想使自己占上風，也不能達到目的。陛下頒布恩詔，面帶慈祥，虚心聽取采納，恐怕群臣還恐懼退縮不敢進言。何况陛下天生聰慧有口才，修飾辭藻援引古今，咄咄逼人讓他們議論呢！大凡上天以無言爲尊貴，聖哲以不言爲美德，都是爲了避免自找麻煩。而且多記損傷身心，多説耗費氣力，心氣内損，形神外勞，起初雖没有覺察，時間長了就成爲弊病。况且今天的太平，是陛下身體力行而達到的。想使它長久，不是通過廣博的知識，而應當忘記愛憎，謹慎取捨，像貞觀初年那樣就可以了！”皇帝親寫詔書答説：“不思慮無法治理國家，不説話無法表達思慮。即使如此，傲慢而輕視别人，恐怕是因討論導致而成。若説形神心氣，不算煩勞。”

皇太子初立，洎謂宜尊賢重道，上書曰：“太子宗祧是繫，善惡之習，興亡在焉。弗勤于始，將悔于末。故鼂錯上書，令通政術；賈誼奏計，務知禮教。今太子孝友仁愛，挺自天姿，然春秋鼎盛，學當有漸。以陛下多才多藝，尚垂精厲志，以博異聞，而太子優游，坐棄白日。陛下每退朝，引見群臣，訪以今古，咨以得

皇太子剛剛册立，劉洎認爲應該尊賢重道，上書説：“太子關係到國家的前途命運，善惡的習性，與興亡緊密相連。開始不勤奮，以後必將後悔。因此鼂錯上書，要求太子通曉治國的方略；賈誼獻計，要求太子務必懂得禮教。如今太子孝友仁愛，本是天生，然而正當壯年，在學業上應當有長進。陛下多才多藝，還能注意磨煉意志，博采異聞，而太子却悠閑自得，坐在那裏白白浪費時間。陛下每次退朝後，還要引見群臣，

失；而太子處内，不接正人，不聞正論，臣所未諭。古者，問安而退，以廣敬也；異宫而處，以遠嫌也。間者，太子一入侍，逾旬不出，師傅寮采，具員而已，非所謂愛之也。臣愚以爲授以良書，娱以佳賓，使耳所未聞，睹所未見，儲德愈光，群生之福也。”帝於是敕洎與岑文本、馬周遞日直東宫。帝嘗怒苑西監穆裕，有詔斬朝堂，皇太子驟諫。帝喜曰：“朕始得魏徵，朝夕進諫。徵亡，劉洎、岑文本、馬周、褚遂良繼之。兒在吾膝前，見朕悦諫熟矣，故有今日言也。誠習以性成哉！”稍遷侍中。帝忽謂群臣曰：“朕今欲聞己過，卿等爲朕言之。”長孫无忌、李勣、楊師道同辭對曰：“陛下以盛德致太平，臣等愚不見其過。”洎曰：“然頃上書有不稱旨，或面窮詰，無不羞汗，恐非所以進言者路。”帝曰：“卿言善，朕能改之。”

訪古問今，詢問得失；而太子身處内宫，不接近正人君子，聽不到正直的言論，臣所以不能理解。古時候的太子，問候起居後退下，是爲了推廣尊敬；不在同一個宫裏相處，是爲了遠離嫌疑。近來，太子一旦入朝侍候，超過十天還不見出來，師傅百官，空有人員罷了，這不是愛護太子的做法。臣愚昧地認爲給太子傳授好書，讓他與嘉賓娱樂，讓他聽未曾聽過的話，看未曾見過的事，使太子的品德更加高尚，是百姓的福分。”皇帝於是敕令劉洎與岑文本、馬周每天輪流在東宫值班。皇帝曾經怒恨苑西監穆裕，下詔在朝堂斬首，皇太子急忙勸諫。皇帝高興地説：“朕開始得到魏徵，能够早晚進諫。魏徵去世後，劉洎、岑文本、馬周、褚遂良繼續進諫。兒子在我的膝前，看到朕喜歡聽取諫言時間長了，因此今天也來進諫。確實是習慣成自然呀！”逐漸升任爲侍中。皇帝忽然對群臣説：“朕今天想聽人説自己的過錯，你們爲朕説説。”長孫无忌、李勣、楊師道同時推辭回答説：“陛下用高尚的品德達到天下太平，臣等人愚昧没有發現陛下有過錯。”劉洎説：“可是近來有人上書不符合聖旨，有時當面追根問底，没有人不羞愧汗顔，這恐怕不是進言的人樂意走的路。”皇帝説：“你的話説的對，朕能改正。”

及征遼東，詔兼太子左庶子、檢校民部尚書，輔皇太子監國。帝曰：“以卿輔太子，社稷安危在焉，宜識朕意。”洎曰：“願無憂！即大臣有罪，臣謹按法誅之。”帝怪其語謬，戒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卿性疏而果，恐以此敗。”洎與褚遂良不相中。帝還，不豫，洎與馬周入候，出，見遂良，泣曰：“上體患癰，殊可懼！”遂良即誣奏“洎曰：國家不足慮，正當輔少主行伊、霍事，大臣有異者，誅之。”帝愈，召洎問狀，洎引馬周爲左。遂良執不已，帝惑之，乃賜死。方死時，索筆牘，欲自言，有司不敢與。帝後知

後來征討遼東，詔令劉洎兼任太子左庶子、檢校民部尚書，輔佐皇太子臨時代皇帝處理國政。皇帝説：“讓你輔佐太子，國家的安危在此一舉，應該理解朕的用意。”劉洎説：“希望皇帝不要憂慮，即使大臣有罪，臣也會謹慎地依法誅殺他。”皇帝責怪他的話太過分，告誡他説：“君主不缜密就會失去臣子，臣子不缜密就會失掉性命。你性情粗疏而果斷，恐怕會因此壞事。”劉洎與褚遂良合不來。皇帝返回後，不太舒服，劉洎與馬周同入朝問候，出來時，劉洎看見褚遂良，哭着説：“皇上得了癰病，十分可怕！”褚遂良就誣陷上奏説“劉洎説：國家不足以憂慮，正好可以仿效伊尹、霍光輔佐少主即位，有異議的大臣，誅殺。”皇帝病愈後，召劉洎詢問情况，劉洎引馬周爲自己證明。褚遂良堅持己説不肯讓

之，有司皆得罪。顯慶中，其子弘業詣闕訴遂良譖死狀，李義府右之。高宗問近臣，給事中樂彦瑋曰："辨之，是暴先帝過刑。"事寢。文明初，詔復官爵。

步，皇帝被他迷惑，於是賜劉洎死罪。劉洎臨死時，索要紙筆，想爲自己辯解，有關官員不敢給他。皇帝後來得知此事，有關官員都因此獲罪。顯慶年間，他的兒子劉弘業到朝廷訴訟褚遂良誣陷害死父親的罪狀，李義府幫助他。高宗詢問身邊的大臣，給事中樂彦瑋説："辨明這事，就等於公開説先帝用刑太重。"這事於是不了了之。文明初年，下詔恢復劉洎的官爵。

### 樂彦瑋

彦瑋，字德珪，長安人。麟德元年，以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數月，罷爲大司憲。卒，贈齊州都督。

樂彦瑋，字德珪，長安人。麟德元年，以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幾個月後，罷免任大司憲。去世後，追贈齊州都督。

贊曰：劉洎之才之烈，《易》所謂"王臣蹇蹇"者。然性剛疏，輔太子，欲身任安危，以言掩其衆，爲媢忌所乘，卒陷罪誅。嗚呼！以太宗之明，蔽於所忿，洎之忠不能自申於上，况其下哉？古人以言爲戒，可不慎歟！

贊曰：劉洎有才能爲人剛直，即《易經》上所説的"王臣忠直"。然而性情剛烈粗疏，輔佐太子，希望他擔當重任，衹因一句話掩蓋了他所有的功勞，使忌恨他的小人得到可乘之機，終於受到陷害獲罪被殺。唉呀！以太宗的英明，還被泄忿的人蒙蔽，劉洎雖然忠心耿耿却不能在皇上面前親自申訴，何况其他人呢？古人告誡説話要謹慎小心，不能不謹慎呀！

### 崔仁師

崔仁師，定州安喜人。武德初擢制舉，調管州録事參軍。陳叔達薦仁師才任史官，遷右武衛録事參軍，與修梁、魏史。貞觀初，改殿中侍御史。時青州有男子謀逆，有司捕支黨，纍係填獄，詔仁師按覆。始至，悉去囚械，爲具食，飲湯瀋，以情訊之，坐止魁惡十餘人，它悉原縱。大理少卿孫伏伽謂曰："原雪者衆，誰肯讓死？就决而事變，奈何？"仁師曰："治獄主仁恕，故諺稱'殺人刖足，亦皆有禮'。豈有知枉不申，爲身謀哉？使吾以一介易十囚命，固吾願也！"及敕使覆訊，諸囚咸叩頭曰："崔公仁恕，必無枉者。"舉無異辭。由是知名。

崔仁師是定州安喜人。武德初年考中制舉，調任管州録事參軍。陳叔達舉薦崔仁師有才能可以擔任史官，升任右武衛録事參軍，參預修纂梁、魏史。貞觀初年，改任殿中侍御史。當時青州有個男子圖謀叛逆，有關官員逮捕他的黨羽，囚犯關滿了監獄，詔令崔仁師審問。剛到青州，爲所有囚犯除去刑具，給他們準備食物，提供茶水，用感化的手段審訊他們，獲罪的衹有十多個帶頭作惡的人，其他都免罪放回。大理少卿孫伏伽對他説："免罪昭雪的人很多，誰肯承認自己有罪去死？判决時事情發生變化，怎麽辦？"崔仁師説："審理獄案以仁愛寬恕爲主，因此諺語説'殺人斷脚，也都有禮可循'。怎麽會有人知道自己冤枉而不申訴，爲自己謀劃呢？讓我用一個人的身體换取十名囚犯的性命，我也情願！"等到敕使重新審訊，衆囚犯都叩頭説："崔公仁

愛寬恕，肯定没有冤枉的人。”都没有其他話可說。崔仁師因此出名。

遷度支郎中。嘗口陳移用費數千名，太宗怪之，詔黄門侍郎杜正倫持簿，使仁師對唱，無一謬。帝奇之。時校書郎王玄度注《尚書》、《毛詩》，詆孔、鄭舊學，請遂廢。詔諸儒大議，博士以下不能詰。河間王孝恭請與孔、鄭并行，仁師以玄度不經，條不合大義者奏之。玄度報罷。

升任度支郎中。崔仁師曾經口述支出費用數千項，太宗覺得奇怪，詔令黄門侍郎杜正倫拿賬册提問，讓崔仁師回答，没有一處錯誤。皇帝感到驚奇。當時校書郎王玄度注解《尚書》、《毛詩》，詆毁孔穎達、鄭玄的陳舊學説，請求立即廢除。詔令衆儒生廣泛討論，博士以下的人都難不住他。河間王李孝恭奏請孔穎達、鄭玄的學説一并流行，崔仁師認爲王玄度的注解缺乏根據，列舉不合大義之處上奏皇上。王玄度之議停止。

遷給事中。時有司以律“反逆者緣坐兄弟没官”爲輕，詔八坐議。咸言漢、魏、晋謀反夷三族，請改從死。仁師曰：“父子天屬，足累其心，此而不恤，何愛兄弟？”房玄齡曰：“祖有蔭孫義，則孫祖親重，而兄弟屬輕。今應重者流而輕者死，非用刑意。”遂不改。

崔仁師升任給事中。當時有關官員認爲法令中“謀反叛逆的人兄弟都受牽連坐罪没收家産入官”太輕，詔令高官討論。都説漢、魏、晋三朝一人謀反誅殺三族，請求改爲處以死刑。崔仁師説：“父子是直系親屬，足以煩勞其心，對這都不憫惜，哪裏談得上兄弟友愛？”房玄齡説：“祖宗有蔭庇子孫的義務，所以祖孫關係親近重要，而兄弟關係疏遠。如此説來就是親近的流放而疏遠的處死，不是用刑的本意。”於是没有改變。

後密請魏王爲太子，失帝旨，左遷鴻臚少卿。稍進民部侍郎。及征遼東，副韋挺知海運，又别知河南漕事。仁師以漕路回遠，恐所輸不時至，以便宜發近海租賦餉軍。坐運卒亡命不以聞，除名。帝還至中山，起爲中書舍人、檢校刑部侍郎。幸翠微宫，上《清暑賦》以諷。帝稱善，賜帛五十段。二十二年，遷中書侍郎，參知機務，被遇尤渥。中書令褚遂良忌之，會有伏閤訴者，仁師不時上，帝大怒，流連州。永徽初，授簡州刺史，卒。

後來崔仁師秘密請求立魏王爲太子，違背皇帝的旨意，降爲鴻臚少卿。逐漸提升爲民部侍郎。後來征討遼東時，任韋挺的副職主持海運事務，又另外主持河南漕運事務。崔仁師認爲漕運路綫曲折遥遠，恐怕所運物資不能及時到達，就見機行事徵調近海租税充作軍餉。因運輸的兵卒逃亡没有奏聞獲罪，被除官爲民。皇帝回朝走到中山，起用他任中書舍人、檢校刑部侍郎。皇帝前往翠微宫，獻上《清暑賦》婉言勸諫。皇帝稱贊他，賜帛五十段。二十二年，升任中書侍郎，參預主持機要事務，尤其受到皇上的恩寵禮遇。中書令褚遂良嫉妒他，適逢有人伏閤上訴，崔仁師没有及時上報，皇帝大怒，把他流放到連州。永徽初年，拜授簡州刺史，去世。

子挹。

兒子名挹。

### 崔湜

挹子湜。湜，字澄瀾。少以文詞稱。第進士，擢累左補闕，稍遷考功員外郎。時桓彦範等當國，畏武三思

崔挹的兒子名湜。崔湜，字澄瀾。年輕時以文辭著稱。考中進士科，幾次升遷後任左補闕，逐漸升任考功員外郎。當時桓彦範等人掌權，害

恭構，引湜使陰汋其奸。中宗稍疏功臣，三思日益寵，湜反以彦範等計告三思，驟遷中書舍人。彦範等被徙，又説三思速殺之以絶人望。三思問誰可使者，乃進其外兄周利貞。利貞往，彦範等皆死。擢利貞御史中丞。湜附托昭容上官氏，數與宣淫於外。景龍二年，遷兵部侍郎，而挹爲禮部侍郎。武德以來，父子同爲侍郎，惟挹、湜云。俄拜中書侍郎、檢校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鄭愔同典選。納賂遺，銓品無序，爲御史李尚隱劾奏，貶江州司馬。上官與安樂公主從中申護之，改襄州刺史。未幾，入爲尚書左丞。韋氏稱制，復以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睿宗立，出爲華州刺史。俄除太子詹事。

初，湜建言山南可引丹水通漕至商州，自商鑱山出石門，抵北藍田，可通輓道。中宗以湜充使，開大昌關，役徒數萬，死者十五。禁舊道不得行，而新道爲夏潦奔惐，數摧壓不通。至是論功，加銀青光禄大夫。景雲中，太平公主引爲同中書門下三品。進拜中書令。時挹以户部尚書得謝，而性貪，數爲人請托以干湜。湜多不從，由是父子相失。

玄宗在東宫，數至其第申款密。湜陰附主，時人危之，爲寒毛。門下客獻《海鷗賦》以諷，湜稱善而不自悛。帝將誅蕭至忠等，召湜示腹心。弟澄諫曰："上有所問，慎無隱。"湜不從。及見，對問失旨。至忠等誅，湜徙嶺外。時雍州長史李晋亦坐誅，嘆曰："此本湜謀，今我死而湜生，何也?"又官人元稱嘗與湜謀進鴆於帝。追及荆州賜死，年四十三。

怕武三思誣陷謀害自己，引用崔湜暗中刺探情報。中宗漸漸疏遠功臣，武三思日益受寵，崔湜反過來將桓彦範等人的計謀告訴了武三思，破格升任中書舍人。桓彦範等人被流放後，又游説武三思迅速殺死他們以斷絶他們生還的希望。武三思問派誰去合適，就推薦他的妻兄周利貞。周利貞去後，桓彦範等人都死了。提拔周利貞任御史中丞。崔湜依附昭容上官氏，他們通奸的醜聞幾次流傳到外面。景龍二年，升任兵部侍郎，而崔挹任禮部侍郎。武德年間以來，父子同時任侍郎，衹有崔挹、崔湜而已。不久拜授中書侍郎、檢校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鄭愔共同掌管選舉。收受賄賂，選舉混亂，御史李尚隱上奏彈劾，貶爲江州司馬。上官與安樂公主爲他在朝中申解辯護，改任襄州刺史。不久，召入朝廷任尚書左丞。韋氏稱制，又以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睿宗即位後，出任華州刺史。不久授任太子詹事。

當初，崔湜建議説在山南可以引丹水開通漕運到商州，從商州鑿山出石門，抵達北藍田，可以開通運輸通道。中宗任崔湜爲使臣，開大昌關，服役的有數萬人，死去的占十分之五。禁止在舊道上通行，而新道又被夏天的大水冲毁，幾次摧毁倒坍道路不通。到這時評定功勞，加授銀青光禄大夫。景雲年間，太平公主引薦他任同中書門下三品。升任中書令。當時崔挹以户部尚書辭職，但是生性貪婪，多次接受别人的請求向崔湜求情。崔湜大多没有服從，從此父子失去和睦。

玄宗在東宫做太子時，多次到他家裏親密交談。崔湜暗中依附太平公主，當時人認爲他是個危險人物，非常害怕他。門客獻《海鷗賦》諷勸他，崔湜稱好却不自覺悔改。皇帝打算誅殺蕭至忠等人，召見崔湜説出自己的心事。弟弟崔澄勸他説："皇上有事詢問，小心不要隱瞞。"崔湜没有聽從。等到召見時，應對違背皇帝的旨意。蕭至忠等人被殺後，崔湜被流放到嶺外。當時雍州長史李晋也獲罪被殺，嘆息着説："這本來是崔湜的陰謀，如今我要死了而崔湜却活着，爲什

麽?”又有宫人元説曾經與崔湜謀劃給皇帝進獻毒酒。追到荆州賜死，終年四十三歲。

初，在襄州，與譙王數相問遺。王敗，湜當死，賴劉幽求、張説護免。及爲宰相，陷幽求嶺表，密諷廣州都督周利貞殺之，不克。又與太平公主逐張説。其猜毒詭險殆天性，雖蠆虺不若也。

當初，崔湜在襄州時，與譙王多次互相饋贈。譙王失敗後，崔湜應當處死，幸虧劉幽求、張説的回護纔免於一死。崔湜做了宰相後，誣陷劉幽求將他流放到嶺表，暗中婉言勸説廣州都督周利貞殺他，没有得手。又與太平公主驅逐張説。猜疑狠毒詭秘陰險大概是他的天性，連蠆虺都不如。

與弟液、澄、從兄涖并以文翰居要官。每宴私，自比東晋王、謝。嘗曰：“吾一門入仕，歷官未嘗不爲第一。丈夫當先據要路以制人，豈能默默受制於人哉!”故進趣不已，至於敗。湜執政時，年三十八，嘗暮出端門，緩轡諷詩。張説見之，嘆曰：“文與位固可致，其年不可及也。”

與弟弟崔液、崔澄、堂兄崔涖都因擅長寫文章身居要官。每次私下宴飲，將自己家比作東晋的王、謝二家。崔湜曾經説：“我一家人做官，所任官職未嘗不是第一。大丈夫應當先做要官來管制别人，怎能默默地受制於人呢!”因此不停地向上爬，最終導致失敗。崔湜做宰相時，年僅三十八歲，有一天傍晚出了端門，放鬆繮繩緩緩而行吟誦詩文。張説看到他，嘆息着説：“文章與官位誠然可以趕上，他的年齡趕不上啊。”

**崔液**

液，字潤甫，尤工五言詩，湜嘆，因字呼曰：“海子，我家龜龍也!”官至殿中侍御史。坐湜當流，亡命郢州，作《幽征賦》以見意，詞甚典麗。遇赦還，卒。

崔液，字潤甫，尤其擅長五言詩，崔湜嘆服，因此稱呼他的小名説：“海子，是我家的龜龍!”官做到殿中侍御史。因崔湜獲罪應當流放，逃亡到郢州，作《幽征賦》抒發情懷，用詞十分典雅華麗。遇到大赦返回，去世。

子論，有吏幹，乾元中爲州刺史，以治行稱。大曆末，遷同州刺史，爲黜陟使庾何所按，議者不直何，故復用爲衢州刺史。德宗以舊族耆年，擢大理卿，卒。

兒子名論，有做官的才幹，乾元年間任州刺史，因治理得法而著稱。大曆末年，升任同州刺史，受到黜陟使庾何的審查，議論的人不同意庾何的意見，因此又任用爲衢州刺史。德宗認爲他是舊族中的老年人，提升爲大理卿，去世。

**崔澄**

澄本名滌，玄宗改焉。帝在藩，與同里居。出潞州，賓友餞者止國門，而澄獨從至華。及即位，寵昵甚。湜既誅，帝仍念之，用爲秘書監。開元二年，欲贈其父挹吏部尚書，宰相持不可，遂用四品禮葬，贈和州刺史。澄侍左右，與諸王不讓席坐。性滑稽善辯，帝恐漏禁中語，以“慎密”字親署笏端。累遷金紫光禄

崔澄本來名叫滌，玄宗爲他改爲澄。皇帝在藩邸時，與他居住在同一個里弄。玄宗出任潞州時，餞行的賓客朋友在國門止步，而崔澄獨自跟從到華州。玄宗即位後，對他很寵愛親近。崔湜被誅殺後，皇帝依然思念他，任用爲秘書監。開元二年，打算追贈他的父親崔挹爲吏部尚書，宰相持不同的意見，於是用四品禮葬埋，追贈和州刺史。崔澄侍奉左右，與諸王在席間不謙讓座次。崔澄生性滑稽善辯，皇帝恐怕他泄露禁中的

大夫，封安喜縣子。卒，贈兗州刺史。

談話，將“慎密”兩個字親自寫在他的笏板上。多次升任後爲金紫光禄大夫，封爲安喜縣子。去世後，追贈兗州刺史。

# 唐書卷一百

## 列傳第二十五

陳楊封裴宇文鄭權閻蔣韋姜張列傳

### 陳叔達

陳叔達，字子聰，陳宣帝子也。少封義陽王，歷丹楊尹、都官尚書。入隋，久不試。大業中，授內史舍人，出爲絳郡通守。高祖西師，以郡聽命，授丞相府主簿，封漢東郡公。與溫大雅同管機秘，方禪代時，書册誥詔皆其筆也。武德初，授黄門侍郎，判納言，封江國公。

陳叔達，字子聰，是陳宣帝的兒子。小時候封爲義陽王，歷任丹楊尹、都官尚書。進入隋，很久不被任用。大業年間，授任內史舍人，出任絳郡通守。高祖向西進軍，以郡歸服，授任丞相府主簿，封漢東郡公。和溫大雅共同掌管機密，在唐朝初建之時，書册誥詔都出自他的手筆。武德初年，授任黄門侍郎，兼任納言，封江國公。

叔達明辯，善爲容，每占奏，搢紳屬目。江左士客長安，或汨振，多薦諸朝。嘗賜食，得蒲陶不舉，帝問之，對曰："臣母病渴，求不能致，願歸奉之。"帝流涕曰："卿有母遺乎!"因賜之，又賚物百段。貞觀初，與蕭瑀争殿中，坐忿誶不恭，免官。未幾，居母喪，又有疾，太宗憂之，遣使禁劫吊者。喪除，爲遂州都督，病不拜。頃之，擢禮部尚書。始，太子建成等閲間太宗，帝惑之，叔達極意救辯，至是謂曰："武德內難，卿有讜言，故以此報。"叔達謝曰："豈獨爲陛下，乃社稷計耳。"後閨薄汚慢，爲有司露劾，帝以名臣爲護掩，授散秩歸第。卒，謚曰繆。久之，贈户部尚書，更謚曰忠。

陳叔達明察善辯，容貌端莊，每次奏對，都爲士大夫所矚目。江左士人客居長安，有些人才被埋没，陳叔達多推薦給朝廷。皇帝曾賜食於他，他得到葡萄不吃，皇帝問他，回答説："臣的母親患口乾病，想吃葡萄没有找到，想帶回去給她。"皇帝流下眼淚説："卿還有老母要送給啊！"於是賞賜給他，又賜雜帛百段。貞觀初年，和蕭瑀在殿中争執，因在朝堂之上忿怒相争對皇帝不恭敬獲罪，免去官職。不久，爲母親守喪，自己又有病，太宗爲他擔憂，派遣使者禁止并遣退吊唁的人。守喪期滿，任遂州都督，有病没有就任。不久，升任禮部尚書。當初，太子李建成等離間太宗，皇帝受迷惑，陳叔達極力解救申辯，到這時太宗對他説："武德時的內亂，卿有忠直之言，所以以此報答。"陳叔達感謝説："哪裏衹是爲陛下，是爲國家考慮罷了。"後來家室治理不好，被有關部門披露彈劾，皇帝因他是名臣爲他遮掩，授任散官回家。去世，謚號繆。很長時間以後，追贈户部尚書，改謚號忠。

## 楊恭仁　楊思訓

楊恭仁，隋觀王雄子也。仁壽中，累遷甘州刺史，臨事不苛細，徼人安之。文帝謂雄曰："匪特朕得人，乃卿善教子矣。"大業初，轉吏部侍郎。楊玄感叛，詔率兵經略，與玄感戰破陵，敗之。遂與屈突通追獲賊。煬帝召見曰："比聞與賊戰尤力，向但知卿奉法，而乃勇决如此，朕用自愧。"蘇威曰："仁者必有勇，殆謂此邪。"時威及宇文述、裴蘊、裴矩參掌選事，皆受賕不法，恭仁素廉正，故惡之，出爲河南道大使，使捕寇賊。至譙郡，爲朱粲所敗，奔江都。宇文化及弑逆，署吏部尚書，爲化及守魏縣。元寶藏執送京師，高祖素知之，授黄門侍郎，封觀國公。尋爲凉州總管。

楊恭仁，是隋朝觀王楊雄的兒子。仁壽年間，多次遷任爲甘州刺史，處理政務不苛求細節，邊民安寧。文帝對楊雄説："不袛是朕得到了人才，也是卿教子有方啊。"大業初年，轉任吏部侍郎。楊玄感反叛，下詔率兵平叛，和楊玄感在破陵交戰，打敗叛賊。於是和屈突通追趕捕獲叛賊。煬帝召見他説："近來聽説和叛賊交戰時你特别勇敢，以前袛知道卿奉公執法，却竟然如此勇敢，朕慚愧不知。"蘇威説："仁者必有勇力，大概説的就是這個吧。"當時蘇威和宇文述、裴蘊、裴矩參預掌管選舉事務，都受賄做不法之事，楊恭仁向來清廉正直，所以受到這些人的憎恨，使他出京任河南道大使，讓他討捕盗賊。到譙郡，被朱粲打敗，逃奔江都。宇文化及弑殺皇帝，任命他爲吏部尚書，爲宇文化及守魏縣。元寶藏捕捉楊恭仁送到京城，高祖平素知道他，授任他黄門侍郎，封觀國公。不久任凉州總管。

恭仁久乘邊，習種落情僞，悉心綏慰，由葱嶺以東，皆奉貢贄。就加納言。突厥頡利率衆數萬獵其境，恭仁應機設拒，張疑屯虚幟示之，頡利懼而走。瓜州刺史賀拔行威叛，朝廷未即討。恭仁募趫蕩，倍道進，賊不虞其來，遂克二城。縱所俘還之，衆感悦，遂相與縛行威降。召拜吏部尚書，兼中書令，檢校凉州諸軍事。遷左衛大將軍。武德末，拜雍州牧、揚州大都督府長史。遷洛州都督。太宗勞謂曰："洛陽要重，朕子弟不爲少，恐非所任，故以委公。"

楊恭仁長期在邊地任職，熟悉種族部落情况，全心撫慰。自葱嶺以東，都來朝貢獻禮。就地加授納言。突厥頡利率領部衆數萬人侵犯他的轄境，楊恭仁適應時機設置防禦，多設疑兵虚張旗幟給對方看，頡利害怕而逃走。瓜州刺史賀拔行威反叛，朝廷不能及時征討，楊恭仁招募輕捷勇健之人，兼程前進，賊没料到他能來，於是楊恭仁攻下兩座城池。將俘虜全部放回，衆人感激其寬惠，就一起捆縛賀拔行威投降。召入朝廷拜授吏部尚書，兼中書令，檢校凉州諸軍事。遷任左衛大將軍。武德末年，拜授雍州牧、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升任洛州都督。太宗慰勞他説："洛陽是重要之地，朕的子弟不是人數少，袛怕難以勝任，所以委托給公。"

恭仁性冲厚，以禮自閑衛，未嘗與物忤，時人方漢石慶。既貴，不以勢尚人，故譽望益重。病，乞骸骨，詔以特進歸第。卒，贈潭州都督，陪葬昭陵，謚曰孝。

楊恭仁性情謙和忠厚，以禮約束自己，不曾與事物相忤，當時人把他比做漢朝的石慶。顯貴以後，不以勢壓人，所以聲望更高。楊恭仁有病，請求退休，下詔以特進還家。去世，追贈潭州都督，陪葬昭陵，謚號孝。

子思訓襲爵。顯慶中，歷右屯衛將軍。從高宗幸并州。右衛大將軍慕

兒子楊思訓承襲爵位。顯慶年間，歷任右屯衛將軍。跟隨高宗巡幸并州。右衛大將軍慕容寶

容寶節夜邀思訓與謀亂，思訓不敢對。寶節懼，毒酒以進，思訓死。妻訴之，流寶節嶺表，至龍門，追斬之。乃詔以置毒人者重其法。

節夜裏邀約楊思訓謀議叛亂，楊思訓不敢對答。慕容寶節害怕，奉上毒酒給他喝，楊思訓死。他的妻子上訴了這件事，流放慕容寶節於嶺表，走到龍門，追上斬殺了他。於是下詔凡下毒毒死人的以重法論處。

思訓孫眘交，尚長寧公主，豫誅張易之，賜實封五百户。神龍中爲秘書監，貶絳州别駕。

楊思訓的孫子楊眘交，娶長寧公主爲妻，參預誅殺張易之，賜實封五百户。神龍年間任秘書監，貶爲絳州别駕。

**楊師道**

師道，字景猷，恭仁弟。清警有才思。客洛陽，爲王世充所拘，間歸高祖，授上儀同，爲備身左右。尚桂陽公主，除吏部侍郎。改太常卿，封安德郡公。貞觀十年，拜侍中，參豫朝政，親遇隆渥。性周謹，未嘗語禁省事。嘗曰："吾讀《孔光傳》，想其餘風，或庶幾云。"太宗數訪群臣才行，師道雖有所推進，而乏甄品。久之，遷中書令。太子承乾得罪，詔與長孫无忌等雜治其獄。師道妻異姓子趙節與承乾通謀，乃微諷帝，欲活之。帝怒，罷爲吏部尚書。師道起貴冑，四海人物，非所練悉，至銓署，專抑勢貴親黨以遠嫌，用人多違其才，不爲時所稱。帝亦曰："師道資性純淑，自應無過，而實怯懦，罕更事，緩急不得其力。"從征高麗，攝中書令。軍還，頗不職，改工部尚書，復爲太常卿。

楊師道，字景猷，是楊恭仁的弟弟。高潔機敏有才思。客居洛陽，被王世充拘捕，找機會歸附了高祖，高祖授任他爲上儀同，爲備身左右。娶桂陽公主爲妻，授任吏部侍郎。改任太常卿，封安德郡公。貞觀十年，拜授侍中，參預朝政，很受親近禮遇。性格周密謹慎，從未泄露過禁省的事情。曾經説："我讀《孔光傳》，追想其餘風，也希望像他那樣。"太宗多次詢訪群臣的才能德行，楊師道雖然有所推舉進薦，却缺乏辨别賢愚人才的能力。很長時間以後，升任中書令。太子李承乾獲罪，下詔楊師道和長孫无忌等審查案件。楊師道妻子前夫的兒子趙節和李承乾通謀，於是隱晦地勸説皇帝，打算救活他。皇帝發怒，免去他丞相官職改任吏部尚書。楊師道出身皇家顯族，四海人物，他都不太熟習，以至於選官用人，專門抑制權貴親黨以此遠避嫌疑，任用的人多和其才能不相符合，不被當時人稱道。皇帝也説："楊師道天性淳樸善良，自己没有過錯，但實在怯懦，不能經歷世事，遇事不能得力。"跟隨太宗征討高麗，代理中書令。大軍歸來，太宗認爲他很不稱職，改任工部尚書，再次任太常卿。

師道善草隸，工詩，每與有名士燕集，歌咏自適。帝見其詩，爲擿諷嗟賞。後賜宴，帝曰："聞公每酣賞，捉筆賦詩，如宿構者，試爲朕爲之。"師道再拜，少選輒成，無所竄定，一坐嗟伏。卒，贈吏部尚書、并州都督，謚曰懿，陪葬昭陵，詔爲立碑。

楊師道擅長草書隸書，善於作詩，常和有名人士宴飲聚集，歌咏自樂。皇帝看見他的詩，爲之吟諷嘆賞。後來賜宴，皇帝説："聽説公每次飲酒酣暢，就提筆賦詩，就像預先構思好的一樣，試爲朕作一首。"楊師道連連拜謝，少許便成，無須改動，滿座人都贊嘆佩服。楊師道去世，追贈吏部尚書、并州都督，謚號懿，陪葬昭陵，皇帝下詔爲他立碑。

子豫之，尚巢王元吉女壽春縣主。居母喪，與永嘉公主亂，爲主婿竇奉節所殺。

兒子楊豫之，娶巢王李元吉的女兒壽春縣主爲妻。楊豫之在爲母親守喪時，和永嘉公主淫亂，被永嘉公主的丈夫竇奉節所殺。

楊執柔

執柔，恭仁從孫，歷地官尚書。武后母，即恭仁叔父達之女。及臨朝，武承嗣、攸寧相繼用事。后曰："要欲我家及外氏常一人爲宰相。"乃以執柔同中書門下三品。未幾，卒。

楊執柔，是楊恭仁的從孫，歷任地官尚書。武后的母親，就是楊恭仁叔父楊達的女兒。等武后臨朝聽政，武承嗣、武攸寧相繼掌權。武后說："要讓我家及外家常有一人做宰相。"於是使楊執柔同中書門下三品。不久，楊執柔去世。

弟執一，亦以誅張易之功封河東郡公，累官右金吾衛大將軍。

弟弟楊執一，也因誅殺張易之有功封河東郡公，多次遷任後任右金吾衛大將軍。

始，雄在隋，以同姓貴；自武德後，恭仁兄弟名位益盛；又以武后外家尊寵，凡尚主者三人，女爲王妃五人，贈皇后一人，三品以上者二十餘人。

當初，楊雄在隋朝時，因同姓顯貴；自武德以後，楊恭仁兄弟名位更加顯盛；又因是武后的外家而受尊寵，娶公主爲妻的共有三人，女兒爲王妃的有五人，追贈皇后的有一人，任三品以上官職的有二十多人。

**封倫**

封倫，字德彝，以字顯，觀州蓨人。祖隆之，北齊太子太保。

封倫，字德彝，以字顯名於世，是觀州蓨人。祖父封隆之，在北齊爲太子太保。

倫年方少，舅盧思道曰："是兒識略過人，當自致卿相。"

封倫還在小時候，舅父盧思道就說："這孩子才智超人，必當憑自己的本事取得卿相之位。"

隋開皇末，江南亂，內史令楊素討之，署倫行軍記室。泊海上，素召計事，倫墜水，免，易衣以見，訖不言。久乃素知，問故，謝曰："私事也，所不敢白。"素異其爲，以從妹妻之。素營仁壽宮，表爲土工監，規構鴻侈。宮成，文帝怒曰："素殫百姓力，爲吾掊怨天下。"素大懼。倫曰："毋恐，皇后至，自當免。"明日，帝果勞素曰："公知吾夫婦老，無以自娛樂，而盛飾此宮邪?"因大悅。素退問："何料而知?"倫曰："上節儉，故始見必怒。然雅聽后言。后，婦人，惟侈麗是好。后悅，則帝安矣。"素曰："吾不及也。"素負才勢，多所凌藉，惟於倫降禮賞接，或與論天下事，衮衮不倦，每撫其床曰："封郎終當據此。"薦之帝，擢內

隋朝開皇末年，江南叛亂，內史令楊素前去征討，任用封倫爲行軍記室。船行至海上，楊素召他商議事情，封倫落水，没淹死，换了衣服後拜見，始終不談落水之事。很久以後楊素纔知道，詢問緣故，拜謝說："這是私事，所以不敢報告。"楊素爲他的行爲感到驚異，將堂妹嫁給他。楊素營造仁壽宮，上表推薦他任土工監，宮殿規模宏大奢侈。宮殿修成，文帝生氣地說："楊素竭盡百姓全力，給我招聚天下的怨恨。"楊素大爲恐懼。封倫說："不要驚恐，皇后來後，自然會赦免。"第二天，皇帝果然慰勞楊素說："公知道我夫婦年老，没有什麽可娛樂的，纔建造這座豪華的宮殿吧?"因而非常高興。楊素退下後問："你怎麽知道?"封倫說："皇上節儉，所以初次看見必然發怒。但皇上平日聽皇后的話。皇后，是婦人，惟獨喜好奢侈華麗。皇后高興，那麽皇帝就安心了。"楊素說："我不如你。"楊素依仗才勢，對人多有欺凌，衹有對待封倫降

史舍人。

禮接待，有時和他談論天下事，長時間不知疲倦，常輕拍着他的坐床說："封郎以後一定能居此座。"楊素向皇帝推薦封倫，提拔封倫爲内史舍人。

虞世基得幸煬帝，然不悉吏事，處可失宜。倫陰爲裁畫，内以諂承主意，百官章奏若忤旨，則寢不聞；外以峻文繩天下，有功當賞，輒抑不行。由是世基之寵日隆，而隋政日壞矣。宇文化及亂，持帝出宫，使倫數帝罪，帝曰："卿，士人，何至是！"倫羞縮去。化及署爲内史令，從至聊城，知化及敗，及結士及，得出護餉道。化及死，遂與士及來降。高祖知其諂附逆黨，方切讓，使就舍。倫以秘策干帝，帝悦，更拜内史舍人。遷侍郎兼内史令。

虞世基得寵於隋煬帝，但不熟習政務，處理政事失當。封倫暗中爲他裁决謀劃，對内諂媚奉承皇上旨意，百官奏章如果不合皇上心意，就扣下不上報；對外以苛酷的刑法統治天下，有功應當賞賜的，往往壓抑不行。因此虞世基的恩寵日深一日，而隋朝的政治日益衰敗了。宇文化及叛亂，挾持皇帝出宫，讓封倫列舉皇帝的罪行，皇帝說："卿，是士人，爲何這樣做！"封倫羞愧退去。宇文化及任命他爲内史令，跟隨到達聊城，預知宇文化及要失敗，就結交宇文士及，得以出來護糧道。宇文化及死去，就和宇文士及前來歸降。高祖知道他依附逆黨，正要嚴厲責備，讓他前往館舍。封倫用秘策迎合高祖，高祖高興，改授内史舍人。升任侍郎兼内史令。

秦王討王世充，命倫參謀軍事。時兵久不决，帝欲班師，王遣倫西見帝曰："賊地雖多，羈縻不相使，所用命者洛陽爾，計窮力屈，死在旦暮。今解而西，則賊勢磐結，後難以圖。"帝納之。賊平，帝謂侍臣曰："始議東討，時多沮解者，唯秦王謂必克，倫贊其行，雖張華叶策晋武，亦何以加於是！"封平原縣公，判天策府司馬。初，竇建德援洛，王將趣虎牢，倫與蕭瑀諫不可，至是入賀。王笑曰："不用公言，今日幸而捷，豈智者千慮或有失乎？"倫謝素不及。頃之，突厥寇太原，且遣使和親。帝問計，群臣咸請許之可紓戰。倫曰："不然。彼有輕中國心，謂我不能戰，若乘其怠擊之，勢必勝，勝而後和，威德兩全。今雖不戰，後必復來。臣以爲擊之便。"詔可。尋檢校吏部尚書，進封趙國公，徙密國。

秦王征討王世充，命令封倫參預謀劃軍事。當時長時間不能結束戰事，皇帝打算回軍，秦王派封倫西行去見皇帝說："賊軍占領的地盤雖多，但互相束縛不能相通，所能效命的祇有洛陽罷了，計窮力屈，死在旦夕之間。現在解圍而向西返回，那麼賊人勢力重新聯合，以後就難以謀取了。"皇帝聽從了。平定了賊軍，皇帝對侍臣說："起初商議東征，當時有許多人阻止，祇有秦王認爲一定能取勝，封倫贊同這一舉動，即使張華協助晋武帝，也不能超過他呀！"封封倫爲平原縣公，署理天策府司馬。當初，竇建德增援洛陽，秦王將要奔赴虎牢，封倫和蕭瑀勸諫不可，這時入府祝賀。秦王笑着說："不采用公的話，今日僥幸取勝，這可能是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吧？"封倫道歉說向來不如秦王。不久，突厥侵犯太原，并且派遣使者和親。皇帝問計策，群臣都請求允許突厥和親以此可以緩解戰爭。封倫說："不是這樣。突厥有輕視中原之心，以爲我們不能和他們作戰，如果乘其懈怠攻擊他們，勢必取勝，取勝以後再和親，可使威德兩全。如今即使不戰，以後他們一定還要來。臣認爲應該攻擊。"

下詔許可。不久檢校吏部尚書，晋封趙國公，改封密國公。

太宗立，拜尚書右僕射，實封六百户。始，倫之歸，蕭瑀數薦之。及是，瑀爲左僕射，每議事，倫初堅定，至帝前輒變易，由是有隙。貞觀元年，遘疾，卧尚書省，帝親臨視，命尚輦送還第。卒，年六十，贈司空，謚曰明。

太宗繼位，拜授尚書右僕射，實封六百户。開始，封倫歸順朝廷，蕭瑀多次推薦他。到這時，蕭瑀任左僕射，每次商議國事，封倫起初堅定，到皇帝面前就改變主意，由此倆人產生隔閡。貞觀元年，封倫得病，倒在尚書省，皇帝親臨探視，命用皇帝的車把他送回家。去世，終年六十歲，追贈司空，謚號明。

倫資險佞内挾，數刺人主意，陰導而陽合之。外謹順，居處衣服陋素，而交宫府，賄贈狼藉。然善矯飾，居之自如，人莫能探其膺肺。隱、剌之亂，數進忠策，太宗以爲誠，横賜累萬。又密言於高祖曰："秦王恃功，頡頏太子下，若不早立，則亟圖之。"情白太子曰："爲四海不顧其親，乞羹者謂何?"及高祖議廢立，倫固諫止。當時語秘無知者，卒後，事寖聞。十七年，治書侍御史唐臨追劾奸狀，帝下其議百官。民部尚書唐儉等議："倫寵極生前，而罪暴身後，所歷官不可盡奪，請還贈改謚，以懲憸壬。"有詔奪司空，削食封，改謚爲繆。

封倫天性陰險佞巧内心挾嫌，屢屢猜中君主的心意，暗中引導而使表面相合。外表謹慎和順，住處及衣服簡陋樸素，但結交宫府，賄賂贈送很多。然而善於掩蓋真相，居之自如，人們不能知道他的真心。隱太子、巢剌王之亂時，多次向秦王進獻忠正之策，太宗認爲他忠誠，賞賜數以萬計。又秘密對高祖説："秦王憑藉功勞，和太子不相上下，若不早立爲太子，就趕快除掉。"又真心對太子説："爲了天下大業不要顧及親族，你知道什麽叫乞羹者嗎?"等高祖商議廢立太子，封倫堅決勸諫阻止。當時所説的秘密無人知曉，去世後，事情慢慢地暴露。十七年，治書侍御史唐臨追查彈劾爲奸的情狀，皇帝讓百官商議。民部尚書唐儉等議論："封倫生前寵極一時，而死後罪惡暴露，所歷任的官職不可全部削奪，請求收回追贈的官職改换謚號，用來懲戒諂媚卑鄙之人。"下詔削奪司空，削去食封，改謚號繆。

子言道，尚淮南長公主，官至宋州刺史。

兒子封言道，娶淮南長公主爲妻，官做到宋州刺史。

## 裴矩

裴矩，字弘大，絳州聞喜人。父訥之，爲齊太子舍人。

裴矩，字弘大，是絳州聞喜人。父親裴訥之，在齊任太子舍人。

矩在乳而孤，及長好學，有文藻智數。再補高平王文學。齊亡，不得調。隋高祖爲定州總管，召補記室，以母憂去職。高祖已受禪，遷給事郎，奏舍人事。帝伐陳，爲元帥記室。江左平，詔矩巡撫嶺南，未行，而高智慧等亂，道不通，帝難其遣，矩請速進，許之。次南康，得兵數千

裴矩在嬰兒時父親去世，長大以後勤奮好學，有文采有謀略，兩次補官後授高平王文學。齊滅亡，不得調官。隋高祖任定州總管，召他補任記室，爲母親守喪而去職。高祖當皇帝後，裴矩升任給事郎，奏舍人事務。皇帝征伐陳，任元帥記室。江左平定，下詔裴矩巡視招撫嶺南，尚未出發，而高智慧等叛亂，道路不通，皇帝難以派遣，裴矩請求迅速前進，皇帝同意。停駐在南

人。是時，俚帥王仲宣逼廣州，遣別將圍東衡州，矩與將軍鹿愿赴之。賊立九壁，屯大庾嶺，矩進擊，破之。賊懼，釋東衡州之圍，據愿長嶺，又擊破之，斬其帥。自南海趣廣州，仲宣懼，潰去。綏集二十餘州，承制署渠帥爲刺史、縣令。還報，帝大悦，詔升殿勞苦之。拜開府，爵聞喜縣公，賜賚異等。遷累内史侍郎。時突厥强盛，都藍與突利構難，屢犯塞，詔太平公史萬歲爲行軍總管，出定襄道，以矩爲長史。破達頭可汗而萬歲誅，矩功不見録。還爲尚書左丞，遷吏部侍郎，名稱職。

康，得兵數千人。這時，俚帥王仲宣進逼廣州，派遣别將圍攻東衡州，裴矩和將軍鹿愿直奔那裏。賊設立九座壁壘，屯駐在大庾嶺，裴矩進軍襲擊，打敗了敵軍。賊軍恐懼，放棄圍攻東衡州，據守愿長嶺，又擊敗他們，斬殺了他們的大帥。從南海直奔廣州，王仲宣害怕，逃散而去。安撫招集二十多州，秉承皇帝旨意任命渠帥爲刺史、縣令。回軍奏報，皇帝極爲高興，下詔使他上殿加以慰勞。拜授開府，封爵聞喜縣公，賞賜豐厚。多次遷任後爲内史侍郎。當時突厥强盛，都藍和突利結成怨仇，屢次侵犯邊塞，下詔太平公史萬歲任行軍總管，從定襄道出發，使裴矩任長史。擊敗達頭可汗而史萬歲却被誅殺，裴矩的功勞不被記録。返回任尚書左丞，遷任吏部侍郎，以稱職聞名。

煬帝時，西域諸國悉至張掖交市，帝令矩護視。矩知帝勤遠略，乃訪諸商胡國俗、山川險易，撰《西域圖記》三篇，合四十四國，凡裂三道：北道起伊吾，徑蒲類、鐵勒、突厥可汗廷，亂北流河至拂菻；中道起高昌、焉耆、龜兹、疏勒，逾葱嶺，鏺汗、蘇對沙那、康、曹、何、大小安、穆諸國，至波斯；南道起鄯善、于闐、朱俱波、喝槃陀，亦度葱嶺，涉護密、吐火羅、挹怛、忛延、漕國，至北婆羅門。皆竟西海。諸國亦自有空道交通。既還，奏之。帝引内矩，問西方事，矩盛言：“胡多瓌怪名寶，俗土著，易并吞。”帝由是甘心四夷，委矩經略。再遷黄門侍郎，參豫朝政。

煬帝時，西域各國都到張掖做買賣，皇帝命令裴矩管理監視。裴矩知道皇帝有心經略遠方，於是詢訪各商胡國的風俗、山川險易，撰寫了《西域圖記》三篇，合計四十四國，共分爲三道：北道起自伊吾，經蒲類、鐵勒、突厥可汗廷，横渡北流河到拂菻；中道起自高昌、焉耆、龜兹、疏勒，翻過葱嶺、鏺汗、蘇對沙那、康、曹、何、大小安、穆各國，到波斯；南道起自鄯善、于闐、朱俱波、喝槃陀，也越過葱嶺，經護密、吐火羅、挹怛、忛延、漕國，到北婆羅門。各道都以到達西海爲終點。各國也自有交通大道互相聯結。回來後，奏上這本書。皇帝將裴矩引入内室，詢問西方情況，裴矩誇口説：“胡人多奇珍異寶，民俗土著，容易吞并。”皇帝由此一心想征服四夷，委托裴矩籌劃謀取。二次升遷任黄門侍郎，參預朝政。

大業三年，帝有事恒山，西方來助祭者十餘國。矩遣人説高昌、尹吾等，啖以厚利，使入朝。帝西巡燕支山，高昌等二十七國謁道左，皆使佩金玉，服錦罽，奏樂歌舞，令士女盛飾縱觀，亘數十里，示中國强富。後遂破吐谷渾，拓地數千里，遣兵出

大業三年，皇帝要在恒山祭祀，西方前來助祭的有十幾個國家。裴矩派人游説高昌、尹吾等國，用厚利引誘，導使他們入朝。皇帝向西巡幸燕支山，高昌等二十七國在道邊拜謁，讓他們都佩戴金玉，穿着絲織或毛織的衣服，奏樂歌舞，叫男人婦女盛裝任意觀看，連接幾十里，顯示中國的强盛富足。後來又打敗吐谷渾，開拓疆土數

戍，歲委輸巨億萬計。帝謂矩有綏懷略，擢銀青光禄大夫。帝在東都，矩以蠻夷朝貢踵至，諷帝悉召天下奇倡怪伎，大陳端門前，曳錦縠、珥金琲者十餘萬，詔百官都人列繒樓幔閣夾道，被服光麗。廛邸皆供帳，池酒林胾。譯長縱蠻夷與民貿易，所在令邀飲食，相娱樂。蠻夷嗟咨，謂中國爲仙晨帝所。天子以爲誠，謂宇文述、牛弘曰："矩所建白，皆朕之志，要未發，矩輒先聞，非悉心奉國，疇能是邪?"又助城伊吾，脅處羅入朝。帝益喜，賜貂裘、西胡珍器。從帝巡塞北，幸啓民帳。時高麗遣使先在突厥，啓民引見帝。矩因奏言："高麗本孤竹國，周以封箕子，漢分三郡，今乃不臣，先帝疾之，欲討久矣。方陛下時，安得不事？今其使朝突厥，及見啓民，舉國臣服，脅令入朝，可致也。請面詔其使，令歸語王，有如旅拒，方率突厥誅之。"帝納焉。高麗不聽命，征遼自此始。王師再臨遼，皆從，以勞加右光禄大夫。時綱紀汩振，宇文述、虞世基用事，官以賄遷，唯矩挺節無穢聲，世頗稱之。

千里，派兵出邊戍守，每年運輸軍需高達億萬計。皇帝認爲裴矩有安撫懷柔的策略，提拔任銀青光禄大夫。皇帝在東都，裴矩認爲蠻夷朝貢接連而到，勸説皇帝召集全天下的奇倡怪伎，盛大陳列在端門前，拖曳錦縠、插金琲的人十多萬，下詔百官及都市中人排列繒樓幔閣於道路兩旁，衣着華麗閃光。店肆都設置帷帳，以池裝酒肉懸挂如林。譯長放任蠻夷和市民進行貿易，所到之處便邀請他們飲食，相互娱樂。蠻夷贊嘆，説中原是仙晨帝所。天子認爲裴矩忠誠，對宇文述、牛弘説："裴矩所建議的事，都是朕想做的，衹是未説出，裴矩就先奏請，不是全心奉國，誰能這樣呢?"又協助建立伊吾城，脅迫處羅入朝。皇帝更加高興，賜給裴矩貂皮大衣、西胡珍器。跟隨皇帝巡行塞北，臨幸啓民可汗帳。當時高麗派使者先在突厥，啓民把他引見給皇帝。裴矩於是上奏説："高麗原本是孤竹國，周朝把它封給箕子，漢代分成三郡，如今竟不臣服，先帝嫉恨，想征討已經很長時間了。在陛下統治的時代，怎能不事奉？現在高麗使者朝拜突厥，等看見啓民，率全突厥人臣服，再脅迫使高麗入朝，可以成功了。請當面召見高麗使者，叫他返回告訴他們的國王，如有違抗，一定率領突厥誅除他們。"皇帝采納了。高麗不聽從命令，征伐遼東的戰爭從此開始。官軍兩次征遼，裴矩都跟隨，因功加授右光禄大夫。當時國家綱紀紊亂，宇文述、虞世基掌權，用賄賂的方式升任官職，衹有裴矩堅守節操無污穢名聲，世人很是稱道。

矩以始畢可汗衆漸盛，建請以宗女嫁叱吉設，建爲南面可汗，分其勢。叱吉不敢受。始畢聞之，稍怨望。矩又言："突厥淳陋，易離間，但内多群胡教導之。臣聞史蜀胡悉尤有謀，幸於始畢，請殺之。"帝曰："善。"矩因詭計召胡悉受賜，斬馬邑下，報始畢曰："史蜀胡悉背可汗，我所共惡，今既誅之。"始畢知狀，由是不朝。後帝北巡，始畢率騎十萬圍帝雁門，詔矩與虞世基宿朝堂待顧

裴矩因始畢可汗部衆漸漸興盛，建議請以宗室的女子嫁給叱吉設，建立南面可汗，分散其勢力。叱吉設不敢接受。始畢聽説後，漸漸不滿。裴矩又説："突厥敦厚無知，容易離間，衹是内部有許多胡人教導他們。臣聽説史蜀胡悉尤其有智謀，受始畢寵幸，請求殺了他。"皇帝説："好。"裴矩因而設計召史蜀胡悉受賜，在馬邑城下斬殺，告訴始畢説："史蜀胡悉背叛可汗，我們所共同厭惡，今日已經誅殺了。"始畢知道情狀後，因此不再朝貢。後來皇帝北巡，始畢率騎兵十萬將皇帝圍困在雁門，下詔裴矩和虞世基住

問。圍解，從幸江都宫。時盜賊蜂結，郡縣上奏不可計，矩言于帝。帝怒，遣詣京師，以疾解。俄而高祖入關，帝令虞世基問方略，矩曰："唯願陛下亟西，天下定矣。"

在朝堂等待咨詢。圍困解除，跟隨皇上巡幸江都宫。當時盜賊像蜜蜂一樣集結，郡縣上奏賊情的奏章不可勝數，裴矩告知皇帝，皇帝發怒，派他回京城，因病解職。不久高祖入關，皇帝派虞世基向裴矩詢問策略，裴矩説："祇希望陛下趕快向西返回，天下就可以安定了。"

矩性勤謹，未嘗忤物，見天下方亂，其待遇士尤厚，雖厮役皆得其歡。是時，衛兵數逃去，帝憂之，以問矩。矩曰："今乘輿淹狩已二年，諸驍果皆無家，人無匹合，則不久安，臣請皆聽納室。"帝笑曰："公定多智。"因詔矩盡召江都女子、孀家，恣將士所欲，即配之，人情翕然相悦，曰："裴公惠也！"宇文化及亂，衆劫矩。賊皆曰："裴黄門無豫也。"既而衆以秦王子浩爲帝，詔矩爲侍内，隨而北。化及僭位，署矩尚書右僕射，爲河北道安撫大使。又爲竇建德所獲，建德以矩隋舊臣，遇之厚。建德起群盜，非有君臣制度，矩爲略制朝儀，不閲月，憲章擬王者，建德尊禮之。

裴矩性情勤勉謹慎，未曾與事物相違背，看到天下將亂，他對待士人更加敦厚，即使是奴僕役人都能取得他們的歡心。這時，衛兵不斷逃跑，皇帝憂慮，詢問裴矩，裴矩説："如今陛下在此已滯留二年，諸勇士都没有家室，人無匹合，就不能久安，臣請求聽任他們娶妻。"皇帝笑着説："公就是多智。"因此下詔派裴矩盡召江都女子、寡婦，聽任將士所要，就配給他，大家都很喜悦，説："是裴公的恩惠！"宇文化及叛亂，衆人劫持裴矩。賊人都説："裴黄門不要擔心。"隨即衆人以秦王的兒子楊浩爲皇帝，下詔裴矩任侍内，跟隨北上。宇文化及篡位，任裴矩尚書右僕射，爲河北道安撫大使。又被竇建德捕獲，竇建德因裴矩是隋朝的舊臣，待遇豐厚。竇建德出身群盜，没有君臣制度，裴矩大概爲他制定朝儀，不到一個月，典章像王朝一樣完備，竇建德尊敬禮遇他。

建德敗，來朝，擢殿中侍御史，爵安邑縣公。累遷太子詹事、檢校侍中。時突厥數盜邊，高祖遣使約西突厥連和，突厥因請婚。帝曰："彼勢與我絶，緩急不爲用，奈何？"矩曰："然北虜方熾，歲苦邊，若權順許，以示外援，須我完實更議之。"帝然其計。隱太子敗，餘黨保宫城不解。秦王遣矩諭之，乃聽命。遷民部尚書。

竇建德失敗，歸順朝廷，提拔裴矩爲殿中侍御史，封爵安邑縣公。多次遷任後爲太子詹事、檢校侍中。當時突厥多次侵犯邊境，高祖派遣使者和西突厥聯和，突厥因而請求聯姻。皇帝説："他們和我道路隔絶，情况緊急時用不上，怎麽辦？"裴矩説："然而北虜正處在强盛時期，每年侵擾我邊境，如果暫且順應允許，作爲外援，等我充實再商議對付。"皇帝同意他的計策。隱太子失敗後，餘黨守衛宫城不散去。秦王派裴矩去曉諭他們，於是聽命。升任民部尚書。

太宗即位，疾貪吏，欲痛懲乂之，乃間遣人遺諸曹，一史受饋縑，帝怒，詔殺之。矩曰："吏受賕，死固宜。然陛下以計餡之，因即行法，所謂罔人以罪，非道之以德之誼。"帝悦，爲群臣言之，曰："矩遂能廷

太宗即位，痛恨貪官污吏，要重重地懲罰他們，於是暗中派人給各曹司贈送物品，一名下級官吏接受饋贈的絹帛，皇帝發怒，下詔斬殺他。裴矩説："官吏受賄，固然應該處死。然而陛下用計謀哄騙他，又將他繩之以法，這就是所説的欺騙人去犯罪，不是用德義引導人的辦法。"皇

爭，不面從，物物若此，天下有不治哉？”年八十，精明不忘，多識故事，見重于時。貞觀元年卒，贈絳州刺史，謚曰敬。

帝高興，對群臣説起這件事，説：“裴矩竟能在朝堂之上争論，不當面順從，如果事事如此，天下有不能治理的嗎？”裴矩八十歲，精神明朗不忘事，知道許多舊例，在當時很被推重。貞觀元年去世，追贈絳州刺史，謚號敬。

## 宇文士及

宇文士及，字仁人，京兆長安人。父述，爲隋右衛大將軍。

宇文士及，字仁人，是京兆長安人。父親宇文述，在隋朝任右衛大將軍。

開皇末，以述勛封新城縣公。文帝引入卧内，與語，奇之。詔尚煬帝女南陽公主，爲尚輦奉御，從幸江都。以父喪免，起爲鴻臚少卿。其兄化及謀弑逆，以主婿忌之，弗告。已弑帝，乃封蜀王。

開皇末年，宇文士及因宇文述的功勛封新城縣公。文帝引入内室，和他談話，認爲他是奇才。下詔讓他娶煬帝的女兒南陽公主爲妻，任尚輦奉御，跟隨巡幸江都，因父親去世免職，喪期未滿而起用任鴻臚少卿。他哥哥宇文化及圖謀弑殺隋煬帝，因他是公主的丈夫而忌諱，没有告訴他。已殺死了皇帝，纔封他爲蜀王。

初，士及爲奉御，而高祖任殿中少監，雅自款結。及從化及至黎陽，帝手書召之。士及亦遣家童間道走長安，通謼勤，且獻金鐶。帝悦曰：“我嘗與士及共事，今以此獻，是將來矣。”化及兵日蹙，士及勸歸命，不從，乃與封倫詭求督餉。俄而化及敗，於是濟北豪傑謀起齊兵擊竇建德以收河北，觀形勢，士及不納，與倫等自歸。帝讓之曰：“汝兄弟率思歸之人爲入關計，爾時得我父子，尚肯相假乎？今欲何地自處？”士及謝曰：“臣罪當死，但臣往在涿郡，嘗與陛下夜論世事，頃又奉所獻，冀以此贖罪。”帝笑謂裴寂曰：“彼與我論天下事，逮今六七年，公等皆在其後。”時士及女弟爲昭儀，有寵，由是見親禮，授上儀同。從秦王平宋金剛，録功，復隋舊封，以宗室女妻之，遷王府驃騎將軍。從討王世充等，進爵郢國公。武德八年，權檢校侍中，兼太子詹事。

當初，宇文士及任奉御，而唐高祖任殿中少監，結爲至交。等跟隨宇文化及到達黎陽，唐高祖親筆寫信徵召他。宇文士及也派家僮走小路到長安，表示願意勤王，并獻上金環。皇帝高興地説：“我曾經和宇文士及共事，如今以此獻納，是快要來了。”宇文化及的軍兵日益窘迫，宇文士及勸他歸順國家，不聽從，於是和封倫欺騙説去督運軍糧。不久宇文化及失敗，這時濟北的豪傑謀劃發動齊地兵士攻打竇建德以收復河北，觀察形勢，宇文士及不接受，和封倫等人歸順國家。皇帝責怪他説：“你兄弟帶領有歸順之心的人作入關攻打我的打算，如果那時捉到我們父子，還肯讓我們活命嗎？你説今天要對你如何處置？”宇文士及道歉説：“臣罪當死，但臣往日在涿郡，曾經和陛下夜間商議天下大事，最近又有東西奉獻，希望以此贖罪。”皇帝笑着對裴寂説：“他和我商議天下大事，至今已六七年了，公等人都在他之後。”當時宇文士及的妹妹爲昭儀，得到寵愛，由此受到親近禮遇，授任上儀同。跟隨秦王平定宋金剛，記録功勞，恢復在隋朝時的封爵，將宗室的女兒下嫁給他，遷任王府驃騎將軍。跟隨征討王世充等，進爵郢國公。武德八年，暫時代理檢校侍中，兼太子詹事。

王即位，拜中書令，真食益州七

秦王即位，拜授中書令，真食益州七百户，

百户，以本官檢校涼州都督。時突厥數入寇，士及欲立威以鎮耀邊鄙，每出入，盛陳兵衛，又痛折節下士。或告其反，訊無狀，召爲殿中監，以疾改蒲州刺史。政尚寬簡，人皆宜之。擢右衛大將軍。太宗延入閤語，或至夜分出，遇休沐，往往馳召。士及益自謹，其妻嘗問向遽召何所事，士及卒不對。帝嘗玩禁中樹曰："此嘉木也！"士及從旁美嘆。帝正色曰："魏徵常勸我遠佞人，不識佞人爲誰，乃今信然。"謝曰："南衙群臣面折廷爭，陛下不得舉手。今臣幸在左右，不少有將順，雖貴爲天子，亦何聊?"帝意解。又嘗割肉，以餅拭手，帝屢目，陽若不省，徐啖之。其機悟率類此。後以雅舊，别封一子新城縣公。久之，復爲殿中監。卒，贈左衛大將軍、涼州都督，陪葬昭陵。士及撫幼弟、孤兄子，以友睦稱。好周恤親戚故人，然過自奉養，服玩食飲必極豐侈。有司謚曰恭，黄門侍郎劉洎曰："士及居家侈肆，不可謂恭。"乃改曰縱。

以本官檢校涼州都督。當時突厥多次入侵，宇文士及要用威力來威鎮邊人，每次出入，都陳列盛大的士兵儀仗隊，又非常禮賢下士。有人告發他想造反，審訊没有根據，召入任殿中監，因病改任蒲州刺史。爲政寬大，人們都感覺他很親善。升任右衛大將軍。太宗常將他召入宫中便殿裏交談，有時到半夜纔出來，遇上他休假，常常派人快馬召他來。宇文士及更加謹慎嚴密，他妻子曾經問先前突然召他有什麽事，宇文士及始終不回答。皇帝曾經玩賞宫禁中的樹木時説："這是好樹呀！"宇文士及在旁邊也隨着贊美。皇帝厲聲説："魏徵常常勸我遠離花言巧語的小人，但不知小人是誰，到今天纔知道確實是這樣。"宇文士及道歉説："南衙的群臣在朝堂之上當面頂撞争執，使陛下無法做出决定。今天臣有幸侍奉身邊，不稍有一些順從，那麽陛下貴爲天子，又有什麽意思呢?"皇帝的氣消了。又曾經割過肉，用餅擦手，皇帝連連看他，他裝做不知道，擦完手後又將餅慢慢吃掉。他的機敏聰穎大都像這樣。後來因是皇帝的舊友，另外封一個兒子爲新城縣公。長時間以後，再次任殿中監。去世，追贈左衛大將軍、涼州都督，陪葬昭陵。宇文士及撫養了幼小的弟弟、哥哥的孤兒，以友愛和睦著稱。喜好救濟親戚故人，然而自我奉養過分，衣服玩物飲食必要極其豐厚奢侈。有關部門擬謚號叫恭，黄門侍郎劉洎説："宇文士及在家任意奢侈，不能叫恭。"於是改謚號叫縱。

贊曰：封倫、裴矩，其奸足以亡隋，其知反以佐唐，何哉？惟奸人多才能，與時而成敗也。妖禽孽狐，當晝則伏自如，得夜乃爲之祥。若倫僞行匿情，死乃暴聞，免兩觀之誅，幸矣。太宗知士及之佞，爲游言自解，亦不能斥。彼中材之主，求不惑於佞，難哉！

贊曰：封倫、裴矩，他們的奸行足以使隋朝滅亡，他們的才智反而可以輔佐唐朝，爲什麽呢？衹是奸人多有才能，因時代不同而能促成國家的成功与失敗。妖禽孽狐，白天就隱藏起來，夜晚就出來活動。像封倫那樣僞裝行爲隱匿真情，死後纔暴露出來，避免了兩朝的誅殺，萬幸啊。太宗意識到了宇文士及的奸佞，但宇文士及能用浮誇不實的言語消解皇帝的想法，使太宗不能斥退他。由此可見那些中等才能的君主，想求得不被奸佞之人所迷惑，難啊！

## 鄭善果

鄭善果，鄭州滎澤人。祖在魏爲顯家。父誠，周大將軍、開封縣公，討尉遲迥，戰死。

善果方九歲，以死事子襲爵，家人爲其幼，弗告也；及受詔，號慟不自勝。隋開皇初，進封武德郡公。年十四，爲沂州刺史。累轉魯郡太守。

善果母崔，賢明曉政治，嘗坐閤内聽善果處決，或當理則悦，有不可，則引至床下，責愧之。故善果所至有績，號清吏。嘗與武威太守樊子蓋考爲天下第一，煬帝賜物千段、黄金百兩。再遷大理卿。突厥圍帝雁門，以守禦功拜右光禄大夫。從幸江都。宇文化及弑逆，署民部尚書，從至聊城。淮安王神通攻之，善果督戰，中流矢。神通解。俄爲竇建德所獲，王琮讓之曰："公，隋大臣，自尊夫人亡，名稱衰。今以忠臣子爲逆賊徇命至傷夷，謂何？"善果慚，欲自殺，或止之，得不死。建德不之禮，乃歸神通。送京師，擢太子左庶子，更封滎陽郡公。數爲太子陳得失。未幾，檢校大理卿，兼民部尚書。奉法持正，風績顯公卿間。詔與裴寂等十人每奏事若侍得升殿，而從父兄元璹亦與，時以爲榮。坐事免。會山東平，持節爲招撫大使。以選舉失實除名。後歷刑部尚書。貞觀初，出爲岐州刺史，以累去。復拜江州刺史，卒。

鄭善果，是鄭州滎澤人。祖父在魏時爲顯達之家。父親鄭誠，在周朝爲大將軍、開封縣公，討伐尉遲迥的時候，戰死。

這時鄭善果纔九歲，因父親戰死承襲官爵，家人認爲他年幼，不告訴他；等接受詔書，號哭哀傷不能自控。隋朝開皇初年，晋封武德郡公。十四歲，任沂州刺史。多次轉任爲魯郡太守。

鄭善果的母親崔氏，賢明而通曉政治，曾經坐在房中聽鄭善果處理政務，當他處置合理時就高興，有不當之處，就召引他到床前，責備他。所以鄭善果所到之處有政績，號稱清官。曾經和武威太守樊子蓋考課爲天下第一，隋煬帝賜雜帛千段、黄金百兩。兩次遷任爲大理卿。突厥在雁門圍困皇帝，因守衛抵禦之功拜授右光禄大夫。跟隨巡幸江都。宇文化及殺了隋煬帝，任命他爲民部尚書，跟隨到達聊城。淮安王李神通圍攻宇文化及，鄭善果爲宇文化及督戰，被流箭射中。李神通解圍。不久被竇建德捕獲，王琮責備他説："公，是隋朝的大臣，自從尊夫人去世後，名聲日漸衰落。現在作爲忠臣的兒子爲叛賊效命以至於受傷，怎麼解釋呢？"鄭善果慚愧，要自殺，有人勸止，免於一死。竇建德不禮遇他，就投歸李神通。李神通將他送到京城，提拔爲太子左庶子，改封滎陽郡公。多次爲太子陳述得失。不久，升任檢校大理卿，兼民部尚書。奉法持正，風範政績顯明於公卿之間。下詔和裴寂等十人每當奏事或陪侍可上殿，而且他的堂兄鄭元璹也在此列，當時人認爲榮耀。因事獲罪免職。正值山東平定，持節任招撫大使。因選舉不真實除名。後來歷任刑部尚書。貞觀初年，出任岐州刺史，被别人牽累免職。又拜江州刺史，去世。

### 鄭元璹

元璹，字德芳，隋沛國公譯之子。性察慧，愛尚文藝。以父功拜儀同，襲爵。累遷右衛將軍，更封莘國公。大業末，出爲文城郡守。

高祖兵興，遣將張綸西略地，攻

鄭元璹，字德芳，是隋朝沛國公鄭譯的兒子。生性聰明有智慧，擅長寫文章。因父親的功勞拜授儀同，承襲爵位。多次遷任後爲右衛將軍，改封莘國公。大業末年，出任文城郡守。

高祖起兵，派遣部將張綸向西占領地盤，以

拔其城，係致軍門，釋之，授太常卿。與襄武王琛使突厥，還爲參旗將軍。元璹習軍旅事，帝令教諸屯軍法。劉武周將宋金剛與突厥處羅可汗掎角寇汾、晋，詔元璹諭罷可汗兵，不聽，乃進爲武周援。會暴疾，其下意元璹置毒，囚之。處羅死，頡利立，留帳中數年。帝既許可汗婚，元璹始得還。帝勞曰："卿不辱於虜，可輩蘇武、張騫矣。"拜鴻臚卿，母喪免。

攻取文城郡城，鄭元璹將自己綁起來到軍門投降，高祖寬免了他，授任太常卿。和襄武王李琛出使突厥，回來後任參旗將軍。鄭元璹熟知軍旅事務，皇帝令他教習各屯將士軍法。劉武周部將宋金剛和突厥處羅可汗成掎角之勢侵犯汾、晋，下詔鄭元璹曉諭規勸可汗退兵，可汗不聽從，仍進軍援助劉武周。恰巧處羅可汗突然得病，他的部下猜疑是鄭元璹放的毒，將他囚禁起來。處羅可汗死，頡利繼位，將鄭元璹留在帳中多年。皇帝同意可汗求婚的事情後，鄭元璹纔得以返回。皇帝慰勞他說："卿不屈辱於虜人，可以和蘇武、張騫相比了。"拜授鴻臚卿，因爲母親守喪免職。

會突厥提精騎數十萬，身自將攻太原，詔即苫次起元璹持節往勞。既至，虜以不信咎中國，元璹隨語折讓，無所屈，徐乃數其背約，突厥愧服。因好謂頡利曰："突厥得唐地無所用，唐得突厥不可臣而使，兩不爲用而相攻伐，何哉？今掠財資，劫人口，皆入所部，可汗一不得，豈若仆旗接好，則金玉重幣一歸可汗。且唐有天下，約可汗爲兄弟，使馹銜棰於道，今坐受其利不肯，乃蔑德胎怨，自取勞苦，若何？"頡利當其言，引還。太宗賜書曰："知公口伐，可汗如約，遂使邊火息燧，朕何惜金石賜於公哉！"貞觀三年，復使突厥，還言："夷狄以馬羊準盛衰，今突厥六畜不蕃，人色若菜，牙内飯粟化爲血，不三年必亡。"無幾，突厥果敗。後轉左武候大將軍，坐事免。起爲宜州刺史，以老致仕。卒，贈幽州刺史，謚曰簡。

適逢突厥帶領精鋭騎兵幾十萬人，親自統領攻打太原，鄭元璹喪期未滿皇上便下詔命令他從守喪處持節前往勸説。到達之後，虜人以不講信譽怪罪中國，鄭元璹用他們的話題責備他們，無所屈服，隨後慢慢地列舉突厥多次違背和約之事，突厥羞愧折服。趁有和好之意時對頡利説："突厥得唐地没什麽用途，唐得突厥不能臣服驅使，兩方面都得不到什麽好處却互相攻伐，爲什麽呢？如今掠奪資財，搶劫人口，都爲各部落得到，可汗一無所得，不如偃旗收兵互相和好，那麽金玉幣帛都歸可汗所有。况且大唐擁有天下，相約可汗爲兄弟，使者乘驛馬在道路接連不斷，如今不肯坐享其利，遺棄德義孕育怨恨，自取勞苦，爲什麽呢？"頡利認爲他的話正確，帶兵退回。太宗賜書説："知道公用口誅伐，可汗遵守和約，便使邊境戰火熄滅，朕怎會可惜以金石賜給公啊！"貞觀三年，鄭元璹又出使突厥，返回説："夷狄以馬羊衡量盛衰，如今突厥六畜不繁育，人們都面如菜色，牙内飯食化爲血，不出三年一定滅亡。"不久，突厥果然敗亡。後轉任左武候大將軍，因事獲罪免職。起用任宜州刺史，因年老退休。去世，追贈幽州刺史，謚號簡。

元璹幹敏，所至常有譽。五聘絶域，危不脱，終不自爲解。然譯事後母不謹，隋文帝嘗賜《孝經》愧勖之；至元璹亦不以孝聞，士醜其行。

鄭元璹幹練機敏，所到之處常有聲譽。五次出使極遠邊地，有時危難不能脱身，始終不向朝廷解釋這些。然而他的父親鄭譯侍奉後母不孝，隋文帝曾經賜《孝經》羞愧并勉勵他；到鄭元璹

從孫杲，知名武后世，終天官侍郎。

## 權萬紀

權萬紀，其先出天水，後徙京兆，爲萬年人。父琢玠，隋匡州刺史，以慤愿聞。

萬紀悻直廉約，自潮州刺史擢治書侍御史。尚書右僕射房玄齡、侍中王珪掌内外官考，萬紀劾其不平，太宗按狀，珪不伏。魏徵奏言：“房玄齡等皆大臣，所考有私，萬紀在考堂無訂正，今而彈發，非誠心爲國者。”帝乃置之，然以爲不阿貴近，繇是奬禮。萬紀又建言：“宇文智及受隋恩，賊殺其君，萬世共棄，今其子乃任千牛，請斥屏以懲不軌。”帝從之。萬紀與侍御史李仁發既以言得進，頗掉磬自肆，衆情懍懍。徵奏：“萬紀等暗大體，詆訐彈射皆不實，陛下收其一切，遂敢附下罔上，釣强直名，迷奪聖明，以小謀大，群下離心。如玄齡等且不得申，况疏賤之臣哉？”帝寤，徙萬紀散騎常侍，而免仁發。數年，復召萬紀爲持書御史，即奏言：“宣、饒部中可鑿山冶銀，歲取數百萬。”帝讓曰：“天子所乏，嘉謀善政有益於下者。公不推賢進善，乃以利規我，欲方我漢桓、靈邪？”斥使還第。

久之，由御史中丞進尚書左丞，出爲西韓州刺史。徙吴王長史。王畏其直，善遇之。齊王祐不奉法，帝素奇萬紀能左右吴王者，乃徙爲祐長史。祐昵比群小，萬紀驟諫不入，即條過失以聞。帝遣劉德威按問，因召祐入朝。祐恐，與所嬖燕弘亮謀殺之，而萬紀先引道。祐遣弘亮馳彀騎追擊，斬首，殊支體，投圂中。又殺

時也不孝順，士人鄙視他們的行爲。

從孫鄭杲，在武后時知名，官位終於天官侍郎。

權萬紀，祖先出自天水，後來遷居京兆，爲萬年人。父親權琢玠，在隋朝任匡州刺史，以謹慎樸實著稱。

權萬紀倔强固執廉潔儉約，從潮州刺史升任治書侍御史。尚書右僕射房玄齡、侍中王珪執掌内外官員考核，權萬紀彈劾他們不公平，太宗審察情狀，王珪不承認。魏徵奏説：“房玄齡等人都是大臣，在考核時還有所偏私，權萬紀在考堂上不訂正，現在却彈劾揭發，不是誠心爲國的做法。”皇上於是不再過問追究，然而認爲他不阿附權貴近臣，由此奬勉禮遇。權萬紀又建議説：“宇文智及受隋朝恩遇，却殺害其君主，萬世共唾棄，如今他的兒子竟擔任千牛，請摒除用來懲戒不軌。”皇帝聽從了。權萬紀和侍御史李仁發以言論得到晋升後，出言很是急躁放肆，衆人危懼。魏徵奏道：“權萬紀等人不明大體，攻訐彈劾都不合事實，陛下聽從他們一切的話，於是敢附下罔上，如釣魚似的撈得剛强正直的名聲，迷惑聖聽，以小謀大，群臣離心，像房玄齡等人尚且不得申辯，何况那些疏遠位低的臣子呢？”皇帝醒悟，轉任權萬紀散騎常侍，罷免了李仁發。多年以後，又召權萬紀任持書御史，立即奏説：“宣、饒境内可以鑿山冶銀，每年能得幾百萬。”皇帝責備説：“天子缺乏的，是有益於天下的良謀善政。公不推舉賢良進用善人，竟用利來規勸我，要比我爲漢桓帝、靈帝嗎？”斥退讓他回家。

長時間後，由御史中丞晋升尚書左丞，出任西韓州刺史。轉任吴王長史。吴王害怕他的正直，待他很好。齊王李祐不奉法，皇帝向來驚奇權萬紀能左右吴王，就遷任他爲李祐的長史。李祐狎昵親近群小，權萬紀屢次諫勸不聽，就將他的過失列成條目上報。皇帝派遣劉德威審問，於是召李祐入朝。李祐害怕，和所寵信的燕弘亮謀劃殺死權萬紀，但權萬紀先已上路。李祐派燕弘亮乘快馬追擊，斬下權萬紀的頭，支解尸體，

典軍韋文振。文振本以校尉從帝征伐，以質謹自將，帝使事祐，典厩馬，切諫不納，輒見萬紀道之，故祐内嘗忿疾。萬紀死，文振懼，馳去，追騎獲之。祐平，贈萬紀齊州都督、武都郡公，食二千户，謚曰敢；文振左武衛將軍、襄陽縣公，食千户。

投到厠所中。又殺了典軍韋文振。韋文振本以校尉跟隨皇帝征伐，以質樸謹慎自持，皇帝派他輔佐李祐，掌管厩馬，懇切諫勸不聽從，就進見權萬紀訴説，所以李祐心中非常怨恨。權萬紀死，韋文振害怕，騎馬逃跑，追趕的騎兵捕獲他。李祐平定，追贈權萬紀齊州都督、武都郡公，食邑二千户，謚號敢；追贈韋文振左武衛將軍、襄陽縣公，食邑一千户。

萬紀子玄初，高宗時兵部侍郎。

權萬紀的兒子權玄初，高宗時任兵部侍郎。

權懷恩

懷恩，萬紀族孫。祖弘壽，爲隋臨汾司倉書佐，高祖平京師，擢太僕卿、盧國公，卒，謚曰恭。

權懷恩，是權萬紀的族孫。祖父權弘壽，在隋朝任臨汾司倉書佐，高祖平定京城，升任太僕卿、盧國公，去世，謚號恭。

故懷恩以蔭累遷尚乘奉御，襲爵。馭人安畢羅爲高宗所寵，見帝，戲慢不恭，懷恩奏事，適見之，退杖四十。帝嗟賞曰："良吏也!"擢萬年令。賞罰明，見惡輒取。時語曰："寧飲三斗塵，無逢權懷恩。"其姿狀沈毅，每盛服，妻子不敢仰視。更慶、萊、衛、邢、宋五州刺史，洛州長史。所居威名赫然，吏重足立。嘗過汴州，時刺史楊德幹亦以嚴稱，與懷恩名相埒。汴橋新成，立木中途，止過車者。懷恩適過之，示德幹曰："民不可止邪？焉用此?"德幹慚服。遷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卒。

所以權懷恩因門蔭多次遷任後爲尚乘奉御，承襲爵位。駕車馬的人安畢羅被高宗寵愛，見到皇帝，嬉戲怠慢不恭敬，權懷恩奏事，正好遇見，退下後用杖打他四十下。皇帝贊賞説："是良吏啊！"升任萬年令。賞罰分明，見到奸惡就捉來責罰。當時諺語説："寧願吃掉三斗塵土，也不想碰見權懷恩。"他容貌深沉堅毅，每次穿上朝服，妻子兒女不敢仰視。歷任慶、萊、衛、邢、宋五州刺史，洛州長史。所任之地威名顯赫，屬吏非常害怕。曾經路過汴州，當時刺史楊德幹也以嚴厲著稱，和權懷恩齊名。汴橋新近建成，在橋中間立一横木，阻止過往車輛。權懷恩正巧經過，告示楊德幹道："百姓不能阻止嗎？怎用得上這樣?"楊德幹慚愧折服。遷任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去世。

從子楚璧，爲左領軍衛兵曹參軍。玄宗在東都，楚璧乃與李迥秀子齊損、陳倉尉盧玢、左屯營長上折衝周履濟等謀反，以兄子梁山詐爲襄王子，號光帝，擁營兵百餘夜入宫城，欲劫留守王志愔，不克。遲明，兵斬楚璧等，傳首東都，籍其家。

侄子權楚璧，任左領軍衛兵曹參軍。玄宗在東都，權楚璧就和李迥秀的兒子李齊損、陳倉尉盧玢、左屯營長上折衝周履濟等人謀反，讓哥哥的兒子梁山詐稱是襄王的兒子，號光帝，帶領營兵百餘人夜間進入宫城，打算劫持留守王志愔，没有成功。天亮後，兵士斬殺了權楚璧等人，傳遞首級到東都，抄没了他家。

**閻立德**

閻讓，字立德，以字行，京兆萬年人。父毗，爲隋殿内少監，本以工藝進，故立德與弟立本皆機巧有

閻讓，字立德，以字顯行於世，是京兆萬年人。父親閻毗，在隋朝任殿内少監，本來以工藝進用，所以閻立德和弟弟閻立本聰慧靈巧。

思。

武德初，爲秦王府士曹參軍，從平東都。遷尚衣奉御，制衮冕六服、腰輿、傘扇咸有典法。貞觀初，歷將作少匠、大安縣男。護治獻陵，拜大匠。文德皇后崩，攝司空，營昭陵，坐弛職免。起爲博州刺史。太宗幸洛陽，詔立德按爽塏建離宫清暑，乃度地汝州西山，控汝水，睨廣成澤，號襄城宫，役凡百餘萬。宫成，煩燠不可居，帝廢之，以賜百姓，坐免官。

武德初年，閻立德任秦王府士曹參軍，跟隨平定東都。升任尚衣奉御，製作的衮冕六服、腰輿、傘扇都符合典章禮法。貞觀初年，歷任將作少匠、大安縣男。監護營造獻陵，拜授將作大匠。文德皇后逝世，代理司空，營建昭陵，因鬆懈職守免官。起用爲博州刺史。太宗巡幸洛陽，下詔閻立德挑選明亮乾燥的地方建造離宫避暑，於是在汝州西山測量土地，控制汝水，回望廣成澤，叫做襄城宫，役使一百餘萬人力。宫殿修成，悶熱不能居住，皇帝廢棄它，賜給百姓，因此獲罪免官。

未幾，復爲大匠，即洪州造浮海大航五百艘，遂從征遼，攝殿中監，規築土山，破安市城。師還，至遼澤，亘二百里，淖不可通，立德築道爲橋梁，無留行。帝悦，賜予良厚。又營翠微、玉華二宫，擢工部尚書。帝崩，復攝司空，典陵事，以勞進爵大安縣公。永徽五年，高宗幸萬年宫，留守京師，領徒四萬治京城。卒，贈吏部尚書、并州都督，陪葬昭陵，謚曰康。

不久，再次任將作大匠，前往洪州建造航海大船五百艘，便跟從征討遼東，代理殿中監，設計建築土山，攻破安市城。回軍，走到遼澤，連綿二百里，泥濘不可通過，閻立德修築道路作爲橋梁，軍隊無滯留停下。皇帝高興，賜給豐厚。又營造翠微、玉華二宫，升任工部尚書。皇帝崩逝，再次代理司空，掌管陵墓事務，因功進爵大安縣公。永徽五年，高宗臨幸萬年宫，閻立德留守京城，領工匠役人四萬修治京城。閻立德去世，追贈吏部尚書、并州都督，陪葬昭陵，謚號康。

### 閻立本

立本，顯慶中以將作大匠代立德爲工部尚書。總章元年，自司平太常伯拜右相、博陵縣男。初，太宗與侍臣泛舟春苑池，見異鳥容與波上，悦之，詔坐者賦詩，而召立本侔狀。閣外傳呼畫師閻立本，是時已爲主爵郎中，俯伏池左，研吮丹粉，望坐者羞悵流汗。歸戒其子曰："吾少讀書，文辭不減儕輩，今獨以畫見名，與厮役等，若曹慎毋習！"然性所好，雖被訾屈，亦不能罷也。既輔政，但以應務俗材，無宰相器。時姜恪以戰功擢左相，故時人有"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之嘲。咸亨元年，官復舊名，改中書令。卒，謚曰文貞。

閻立本，顯慶年間以將作大匠接替閻立德任工部尚書。總章元年，自司平太常伯拜授右相、博陵縣男。當初，太宗和侍臣在春苑池上泛舟，看到奇異的飛鳥隨波起伏，賞心悦目，下詔在座的人賦詩，而召閻立本作畫。閣外傳呼畫師閻立本，這時他已任主爵郎中，他俯身伏在池邊，研吮丹粉，看着在座的人羞愧得流汗。回到家中告誡他的兒子説："我從小讀書，文辭不低於他們那些人，如今獨以繪畫聞名，和僕役相等，你們千萬不要學畫！"然而閻立本生性喜愛繪畫，雖然遭受議論屈辱，也不能停止作畫。任宰相後，祇有應接事務的俗才，没有宰相的器度。當時姜恪因戰功升任左相，所以當時人有"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的嘲諷。咸亨元年，官職恢復舊名，改任中書令。去世，謚號文貞。

立德孫知微，曾孫用之。

閻知微

知微，聖曆初爲豹韜衛將軍。武后時，突厥默啜請和親，后遣知微攝春官尚書，持金帛護送武延秀聘其女。默啜怒非天子子，囚延秀，挾知微入寇趙、定，尊之如可汗，以示華人，自河以北蕭然。朝廷以知微賣國，夷其族。知微不知，逃還。武后業已然，乃曰："惡臣疾子，賜百官甘心焉。"於是骨斷臠分，非要職者不能得。子則先，以武三思婿免死。玄宗在藩時，以善割蒙寵。開元中，有司奏擬供奉，姚元崇以爲則先刑戮家，又逆人姻屬，不可留京師。詔曰："朕在外日，嘗驅使，宜令供奉。"

閻用之

用之，初爲彭州參軍，嘗攝録事，一日糾愆謬不法數十事，太守以爲材。後舉通事舍人，累遷右衛郎將，知引駕仗。金吾將軍李質升殿不解刀，呵却之，請按以法，左右震悚。始，有司以三衛執扇登殿，用之奏三衛皆趫悍，不宜升陛邇御坐，請以宦者代，遂爲故事。天寶中，女爲義王玼妃。終左金吾將軍。

## 蔣儼

蔣儼，常州義興人。擢明經第，爲右屯衛兵曹參軍。太宗將伐高麗，募爲使者，人皆憚行，儼奮曰："以天子雄武，四夷畏威，蕞爾國敢圖王人？有如不幸，固吾死所也。"遂請行。爲莫離支所囚，以兵脅之，不屈，内窟室中。高麗平，乃得歸。帝奇其節，授朝散大夫。爲幽州司馬，劉祥道以巡察使到部，表最狀，擢會

閻立德的孫子閻知微，曾孫閻用之。

閻知微，聖曆初年任豹韜衛將軍。武后時，突厥默啜請求和親，武后派遣閻知微代理春官尚書，帶着金帛護送武延秀聘娶默啜的女兒。默啜惱怒武延秀不是皇帝的兒子，囚禁了武延秀，挾持閻知微入侵趙、定二州，尊他如同可汗，以此給華人看，自河以北蕭然。朝廷認爲閻知微賣國，誅滅了他的家族。閻知微不知道，逃回來。武后業已這樣，就説："你這個惡臣逆子，把你賜給百官處治纔甘心。"於是下令百官斷其骨割其肉，不是擔任重要職位的官員不能得到。兒子閻則先，因是武三思的女婿免去死罪。玄宗爲藩王時，閻則先因擅長烹飪蒙受寵愛。開元年間，有關部門奏擬供養官員，姚元崇認爲閻則先家族曾受到戮殺之刑，又是逆人的姻親，不能留在京城。下詔説："朕在外藩之時，常驅遣役使，他適合任供奉之職。"

閻用之，起初任彭州參軍，曾代理録事，一天之内糾正錯謬不法之事數十起。太守認爲他有才華。後來舉任通事舍人，多次升遷後任右衛郎將，主持引駕仗。金吾將軍李質上殿不解下佩刀，閻用之呵退了他，請求以法論處，左右的人震驚害怕。開始，有關部門使三衛執扇上殿，閻用之奏説三衛都是强悍之人，不應該登上臺階接近御坐，請求用宦官代替，於是成爲慣例。天寶年間，女兒爲義王李玼的妃子。官位終於左金吾將軍。

蔣儼，是常州義興人。考中明經科，任右屯衛兵曹參軍。太宗將要征伐高麗，招募人擔任使者，人們都害怕出行，蔣儼自告奮勇并且説："憑藉天子的雄才武略，四夷人畏懼他的威力，一個小國怎敢圖謀王朝的使者？即使有不幸，固然也死得其所。"於是請求出使。被莫離支囚禁，用武力威脅他，不屈服，將他投入地下室中。高麗平定，纔得以返回。皇帝贊嘆他的氣節，授任朝散大夫。任幽州司馬，劉祥道爲巡察使到他所

州刺史。再遷殿中少監，數陳時政病利，高宗輒優納。進蒲州刺史，户産充夥，訴犴積年不平，前刺史踵以罪去，儼至，發隱禁奸，號良二千石。永隆二年，以老致仕。未幾，復召爲太僕卿，以父諱辭官，徙太子右衛副率。

管轄的境内，上表説他爲政優等，升任會州刺史。兩次遷任後爲殿中少監，多次陳述時政利弊，高宗常常嘉獎聽納。升任蒲州刺史，蒲州户口衆多，訴訟案件多年來不能公平處理，前刺史接連因罪離職，蔣儼到任後，揭發隱事禁止奸人，號稱優良地方長官。永隆二年，因年老退休。不久，又召任太僕卿，因爲父親名諱辭官，改任太子右衛副率。

中宗在東宫，儼數争過失，不見用。自以總何護，不應諫。於是田游巖興處士爲洗馬，太子所尊禮，儼詒書責之曰："太子年鼎盛，聖道有所未盡，足下受調護之寄，居責言之地，唯唯悠悠，不出一談。向使不飡王粟，僕何敢議？今禄及親矣，尚何酬塞?"游巖愧不能答。儼尋徙右衛大將軍，封義興縣子，以太子詹事致仕。卒，年七十八。中宗立，以舊恩贈禮部尚書。

中宗在東宫爲太子時，蔣儼多次諍諫過失，不被采用，自認爲職責是保護太子，不應該進諫。這時田游巖以處士出任太子洗馬，太子對他尊重禮遇，蔣儼寫信責備他説："太子處在盛年時期，聖道有些尚未完善，足下受皇帝委托對其進行調教輔佐，身居責成向他進言的位置，却恭敬順從，從不進一言，假使你不食君王的俸禄，我怎敢説這話？如今你不僅食聖上俸禄而且得到親近重用，還怎麽搪塞責任?"田游巖慚愧不能回答。蔣儼不久轉任右衛大將軍，封義興縣子，以太子詹事退休。去世，終年七十八歲。中宗繼位，以舊恩追贈禮部尚書。

## 韋弘機

韋弘機，京兆萬年人。祖元禮，隋浙州刺史。

弘機仕貞觀時爲左千牛胄曹參軍，使西突厥，册拜同俄設爲可汗。會石國叛，道梗，三年不得歸。裂裾録所過諸國風俗、物産，爲《西征記》。比還，太宗問外國事，即上其書。帝大悦，擢朝散大夫。累遷殿中監。顯慶中，爲檀州刺史，以邊人陋僻，不知文儒貴，乃修學官，畫孔子、七十二子、漢晋名儒象，自爲贊，敦勸生徒，繇是大化。契苾何力討高麗，次灤水，會暴漲，師留三日。弘機輸給資糧，軍無飢，高宗善之，擢司農少卿，主東都營田苑。宦者犯法，杖乃奏，帝嗟賞，賜絹五十匹，曰："後有犯，治之，毋奏。"遷司農卿。

韋弘機，是京兆萬年人。祖父韋元禮，在隋朝任浙州刺史。

韋弘機在貞觀時初次做官任左千牛胄曹參軍，出使西突厥，册拜同俄設爲可汗。正值石國反叛，道路不通，三年不能返回，撕下衣服的大襟記録所過各國的風俗、物産。撰寫了《西征記》。回來以後，太宗詢問外國的情况，就呈上這本書。皇帝大爲贊賞，升任朝散大夫。多次遷任後爲殿中監。顯慶年間，任檀州刺史，因邊地人鄙陋無知，不知道文儒高貴，於是建立學官，畫孔子、七十二子、漢朝、晋朝名儒的像，親自寫贊文，敦促勸勉學生門徒，從此教化大行。契苾何力征討高麗，行至灤水，正遇上河水暴漲，軍隊停留三天。韋弘機爲其輸運資糧，軍士没有飢餓，高宗贊賞他，升任司農少卿，主管東都營田苑。有宦官犯法，杖打後纔奏報，皇帝贊嘆，賜絹五十匹，説："以後有犯法的，直接處治，不用奏報。"升任司農卿。

太子弘薨，詔蒲州刺史李冲寂治陵，成而玄堂阸，不容終具，將更爲之。役者過期不遣，衆怨，夜燒營去。帝詔弘機嗣作，弘機令開程左右爲四便房，撙制禮物，裁工程，不多改作，如期而辦。帝嘗言："兩都，我東西宅，然因隋宫室日仆不完，朕將更作，奈財用何?"弘機即言："臣任司農十年，省惜常費，積三十萬緡，以治宫室，可不勞而成。"帝大悦，詔兼將作、少府二官，督營繕。初作宿羽、高山等宫，徙洛中橋於長夏門，廢利涉橋，人便之。天子乃登洛北絶岸，延眺良久，嘆其美，詔即其地營宫，所謂上陽者。尚書左僕射劉仁軌謂侍御史狄仁傑曰："古天子陂池臺榭皆深宫複禁，不欲百姓見之，恐傷其心。而今列岸誃廊亘王城外，豈愛君哉?"弘機猥曰："天下有道，百官奉職，任輔弼者，則思獻替事。我乃府藏臣，守官而已。"仁傑非之。俄坐家人犯盗，劾免官。

太子李弘薨逝，下詔蒲州刺史李冲寂營造陵墓，建成後墓室狹窄，容不下棺具，準備改建。服役的人過期不遣放，衆人生怨，夜裹燒營離去。皇帝下詔令韋弘機接着做，韋弘機派人開通左右成四個便房，節省禮物，減少工程，没有做多少改動，如期完工。皇帝曾經説："兩都，是我東西兩處宅第，然而由於隋朝的宫室殘敗不完整，朕要重新改造，費用從什麽地方出?"韋弘機就説："臣任司農卿十年，節省日常費用，存錢三十萬緡，用此營造宫室，可以不煩勞百姓而建成。"皇帝非常高興，下詔兼將作、少府二官，監督營造事務。起初建造宿羽、高山等宫，又遷移洛中橋到長夏門，廢棄利涉橋，人們大爲方便。天子於是登上洛北高岸，眺望好長時間，贊嘆其美，下詔在該地營造宫殿，就是所説的上陽宫。尚書左僕射劉仁軌對侍御史狄仁傑説："古代天子的陂池臺榭都建在深宫之内，不讓百姓看到，害怕刺傷他們的心。如今竪列岸上曲折綿延於王城之外，難道這是愛君嗎?"韋弘機猥陋地説："天下有道，百官奉行自己的職守，作爲輔佐的人，就考慮諍言進諫之事吧。我是府藏大臣，奉行職守而已。"狄仁傑責備他。不久因家人盜竊獲罪，被彈劾免官。

初，東都方士朱欽遂爲武后所寵，奸贓狼藉。弘機白："欽遂假中宫驅策，依倚形勢，虧紊皇明，爲禍亂之漸。"帝遣中使慰諭，敕毋漏言，逐欽遂于邊，后恨之。永淳中，帝幸東都，至芳桂宫，召弘機使白衣檢校園苑，將復任之，爲后掎而止。終檢校司農少卿事。

當初，東都方士朱欽遂被武后寵幸，肆意貪贓。韋弘機奏報："朱欽遂假稱是受中宫驅使，依倚權勢，虧損紊亂皇家聖明，是禍患的開端。"皇帝派遣宦官勸慰曉諭韋弘機，敕令不要亂説，將朱欽遂放逐到邊遠地方，武后恨他。永淳年間，皇帝巡幸東都，到芳桂宫，召見韋弘機使他以平民身份檢校園苑，將要恢復官職，被武后排擠而中止。官位終於檢校司農少卿事。

孫岳子、景駿。景駿別傳。

孫子韋岳子、韋景駿。韋景駿另外有傳。

**韋岳子**

岳子，武后時爲汝州司馬，以辦治稱。召授尚舍奉御，入見，后賞其能，曰："卿家事，朕悉知之。"因問舊故，至家人皆不忘。出爲太原令，以不習武固辭，忤旨，下遷宋州長史。歷廬、海等州刺史，皆著風迹，

韋岳子，武后時任汝州司馬，以能幹著稱。召入授任尚舍奉御，入朝進見，武后贊賞他有能力，説："卿家的事，朕全都知道。"武后向他詢問舊故之人，以至於他的家人武后都没有忘記。韋岳子出任太原令，因不熟習軍事堅决辭讓，抵觸旨意，降授宋州長史。歷任廬、海等州刺史，

恩嚴兩施。睿宗立，召爲殿中少監，恩遇尤異。竇懷貞等誅，而岳子舊與經過，爲姜晈所劾，貶渠州别駕。起授陝州刺史，卒。孫臯，别有傳。

都以政績優異著稱，恩威并施。睿宗即位，召入任殿中少監，恩遇尤盛。竇懷貞等人被殺，而韋岳子以前和他們有過交往，被姜晈彈劾，貶爲渠州别駕。起用授任陝州刺史，去世。孫子韋臯，另外有傳。

## 姜師度

姜師度，魏州魏人。擢明經，調丹陵尉、龍崗令，有清白稱。神龍初，試爲易州刺史、河北道巡察，兼支度營田使。好興作，始厮溝於薊門，以限奚、契丹，循魏武帝故迹，并海鑿平虜渠，以通餉路，罷海運，省功多。遷司農卿。出爲陝州刺史。太原倉水陸運所凑，轉屬諸河，師度使依高爲廥，而注米于舟，以故人不勞。拜太子詹事。

姜師度，是魏州魏人。考中明經科，調任丹陵尉、龍崗令，以清廉著稱。神龍初年，試任易州刺史、河北道巡察，兼支度營田使。喜好興建，起初築渠於薊門，用來阻隔奚、契丹，在魏武帝舊渠的基礎上，連接大海開鑿平虜渠，用來通行運糧之路，從此停止海運，省功很多。升任司農卿。出任陝州刺史。太原倉是水陸兩運的匯合處，從這裏轉運到各河中，姜師度派人依據高處造倉房開地道，使米直接注入船中，所以人們不再勞累。拜授太子詹事。

玄宗徙營州治柳城，拜營田支度修築使。進爲河中尹。安邑鹽池涸廢，師度大發卒，洫引其流，置鹽屯，公私收利不貲。徙同州刺史。又派洛灌朝邑、河西二縣，闕河以灌通靈陂，收棄地二千頃爲上田，置十餘屯。帝幸長春宫，嘉其功，下詔褒美，加金紫光禄大夫，賜帛三百匹。進將作大匠。左拾遺劉彤建榷天下鹽鐵利内之官，免貧民賦，詔户部侍郎强循與師度并假御史中丞，會諸道按察使議所以榷之之法，俄爲議者沮，罔不行。卒，年七十餘。

玄宗遷移營州治所到柳城，拜授營田支度修築使。升任河中尹。安邑鹽池枯涸廢棄，姜師度徵發大量卒役，挖溝引水，設置鹽屯，公私獲利不淺。改任同州刺史。又引洛水流灌朝邑、河西二縣，堵截河水灌入通靈陂，使荒棄田地二千頃成爲上等田，設置十多屯。皇帝臨幸長春宫，贊賞他的功勞，下詔褒獎贊美，加金紫光禄大夫，賜帛三百匹。升任將作大匠。左拾遺劉彤建議徵收專賣天下鹽鐵税利納入官庫，免除貧民的賦税，下詔户部侍郎强循和姜師度一起權且任御史中丞，會集諸道按察使商議專賣的方法，不久被議論者阻撓，擱置没有實行。去世，終年七十多歲。

師度喜渠漕，所至繇役紛紜，不能皆便，然所就必爲後世利。是時太史令傅孝忠以知星顯，時爲語曰："孝忠知仰天，師度知相地。"嘲所嗜也。

姜師度喜好修築渠漕，所到之處徭役不絶，所修築的渠漕不是馬上都能見到好處，然而所做一切定爲後世謀利。這時太史令傅孝忠因知星象顯名，時人作諺語説："孝忠知仰天，師度知相地。"嘲笑他們的嗜好。

## 强循

强循，字季先，鳳州人。仕累雍州司士參軍。華原無泉，人畜多暍死。循教人渠水以浸田，一方利之，號强公渠。詔書褒予甚厚。歷大理少

强循，字季先，是鳳州人。多次遷官做到雍州司士參軍。華原無泉水，人畜多渴死。强循教人挖渠引水灌溉田地，使這一地方的人獲得便利，號稱强公渠。頒下詔書贊揚并給予豐厚的賞

卿、太子右庶子。爲政辦給，不爲威嚴，遇人盡信不疑，然當時恨其少文云。

賜。歷任大理少卿、太子右庶子。處理政事清楚幹練，不施行威嚴的政策，用人深信不疑，但當時人都爲他缺少文才而遺憾。

### 張知謇

張知謇，字匪躬，幽州方城人，徙家岐。兄弟五人，知玄、知晦、知泰、知默皆明經高第，曉吏治，清介有守，公卿爭爲引重。調露時，知謇監察御史裏行，知默左臺侍御史。知謇歷十一州刺史，所莅有威嚴，武后降璽書存問。萬歲通天中，自德州刺史入計，后奇其貌，詔工圖之，稱其兄弟容而才，謂之兩絶。又門皆列戟，白雀巢其廷，后數寵賜。知泰歷益州長史、中臺左丞、兵部侍郎，封陳留縣公。

張知謇，字匪躬，是幽州方城人，遷居岐。兄弟五人，張知玄、張知晦、張知泰、張知默都考中明經科，并通曉吏治，清正自守，公卿爭相引用并重用他們。調露年間，張知謇任監察御史裏行，張知默任左臺侍御史。張知謇歷任十一州刺史，所到之處執政威嚴，武后降下詔書慰問。萬歲通天年間，自德州刺史入京聽候考核，武后驚奇他的相貌，下詔畫工畫下他的像，稱贊他們兄弟有容貌有才華，稱爲兩絶。又他們家門都排列戟棨，白雀在庭中築巢，武后多次寵賜。張知泰歷任益州長史、中臺左丞、兵部侍郎，封陳留縣公。

中宗在房州，禁察苛嚴。知謇與董玄質、崔敬嗣繼爲刺史，供儗保戴不少弛。帝復位，拜知謇左衛將軍，加雲麾將軍，封范陽郡公；知泰御史臺大夫，加銀青光禄大夫，封漁陽郡公。伯仲華首同貴，時以爲榮。知泰忤武三思，故出爲并州刺史、天兵軍使。終魏州刺史，謚曰定。知謇歷東都副留守、左右羽林大將軍、同華州刺史，大理卿致仕。年八十，開元時卒。

中宗在房州，監察極嚴。張知謇和董玄質、崔敬嗣相繼任房州刺史，供應保衛尊奉都毫不懈怠。中宗重新做皇帝，拜授張知謇左衛將軍，加雲麾將軍，封范陽郡公；張知泰御史臺大夫，加銀青光禄大夫，封漁陽郡公。兄弟們到老年均一同顯貴，當時人以爲榮耀。張知泰觸犯武三思，所以出任并州刺史、天兵軍使。官位終於魏州刺史，謚號定。張知謇歷任東都副留守、左右羽林大將軍、同州華州刺史，以大理卿退休。終年八十歲，開元年間去世。

知謇敏且亮，惡請謁求進，士或不才冒位，視之若仇。每敕子孫"經不明不得舉"，家法可稱云。

張知謇聰敏而且正直，厭惡以請求謁告的方式求取官位之人，士人中有無才而竊居禄位者，視之如同仇敵。常常教誨子孫"不精通經書不得參加科舉"，家法值得稱道。

武后革命，知泰奏置東都諸關十七所，譏斂出入。百姓驚駭，樵米踊貴，卒罷不用，議者羞薄之。

武后改唐爲周，張知泰奏請設置東都諸關十七所，查問徵斂過往行人。百姓驚駭，柴米價錢暴漲，終於停止不用，議論的人羞辱鄙視他。

知默與監察御史王守慎、來俊臣、周興掌詔獄，數陷大臣。守慎雖其甥，惡鞫引之暴，不得去，請度爲浮屠，后許之。而知默卒陷酷吏，子孫禁錮，爲張氏羞。

張知默和監察御史王守慎、來俊臣、周興掌管詔獄，多次陷害大臣。王守慎雖然是他外甥，厭惡他審訊的殘暴，但不能離職，請求剃度爲僧人，武后同意。而張知默最終陷於酷吏之手，子孫被禁錮，是張氏家族的羞耻。

知玄子景昇，知泰子景佚，開元中皆顯官。

張知玄的兒子張景昇，張知泰的兒子張景佚，開元年間都任高官。

# 唐書卷一百一

## 列傳第二十六

蕭瑀列傳

### 蕭瑀

蕭瑀，字時文，後梁明帝子也。九歲，封新安王。國除，以女兄爲隋晉王妃，故入長安。瑀愛經術，善屬文。性鯁急，鄙遠浮華。嘗以劉孝標《辯命論》詭悖不經，乃著論非之，以爲："人稟天地而生而謂之命，至吉凶禍福則繫諸人。今一於命，非先王所以教人者。"通儒柳顧言、諸葛潁嘆曰："是足針孝標膏肓矣！"

蕭瑀，字時文，是後梁明帝的兒子。九歲，封新安王。封國消除後，因姐姐是隋朝晉王的妃子，所以進入長安。蕭瑀喜愛經學，擅長寫文章。性格鯁直急躁，鄙視浮華的風氣。曾經認爲劉孝標的《辯命論》荒誕不經，於是寫文章批駁，認爲："人類稟受天地而生就叫做命，而吉凶禍福却在於各人。如今將這些都歸於命，不是先王對人們的教誨。"精通儒學的柳顧言、諸葛潁贊嘆説："這些論斷足以醫治劉孝標提出的那些病入膏肓的理論了！"

晉王爲太子，授右千牛。即帝位，妃爲后，而瑀寖親寵，頻遷尚衣奉御、檢校左翊衛鷹揚郎將。感末疾，不呼醫，曰："天若假吾餘年，因得爲遁階矣！"后聞，責謂曰："爾亡國後不安小官，而高爲怪語，罪不測。"瑀復治疾，良已。拜内史侍郎，數言事忤旨，稍見忌。

晉王爲太子，授任蕭瑀爲右千牛。等到即皇帝位，妃子成爲皇后，對蕭瑀的親寵便日益加深，連續遷任爲尚衣奉御、檢校左翊衛鷹揚郎將。染上四肢麻痹的病，不請醫生，説："上天如果延長我的餘生，我便可以成爲隱士了！"皇后聽説後，責備他説："當年你在後梁亡國之後不安於做個小官，現在却高談怪話，恐怕罪責難測。"蕭瑀這纔治病，病好後。拜授内史侍郎，多次言事抵觸皇上旨意，漸漸被忌恨。

帝至雁門，爲突厥所圍，瑀謀曰："夷俗，可賀敦與兵馬事，况義成公主以帝女爲之。若走一介使鐫喻，宜不戰而解。又衆商陛下已平突厥，方復事遼東，故怠不肯戰。願下詔赦高麗，專討突厥，則人自奮矣。"帝從之。既而主詭辭謂突厥，果解圍去。然帝素意伐遼，又銜瑀以謀撫其

皇帝到雁門，被突厥包圍，蕭瑀謀劃説："按照夷人的習俗，可賀敦可以參預軍事，况且義成公主因爲是皇帝的女兒任可賀敦。如果派一名使臣告諭公主，應該不戰而解圍。還有衆人議論陛下平定突厥以後，將要再征討遼東，所以現在怠慢不肯作戰。希望陛下下詔書赦免高麗，專一征討突厥，那麼人們自然會勇於作戰了。"皇帝聽從了。隨後義成公主用假話騙突厥可汗，果

機，謂群臣曰："突厥何能爲，瑀乘未解時乃給恐我！"遂出瑀爲河池郡守。部有鈔賊萬人，吏不制，瑀募勇敢士擊降之，悉捐貲畜賜有功。又擊走薛舉衆數萬。

然解圍退去。然而皇帝平時一心征伐遼東，又懷恨蕭瑀用計謀壓制了他的謀劃，對群臣說："突厥能有什麽作爲，蕭瑀乘包圍未解之時欺哄恐嚇我！"於是貶出蕭瑀任河池郡守。境内有强盜一萬人，官吏不能制服，蕭瑀招募有勇氣有膽量的人攻打并降服了他們，將繳獲的財産全部賞賜給有功的將士。又擊敗了薛舉部衆數萬人。

高祖入京師，招之，挈郡自歸，授光禄大夫，封宋國公，拜民部尚書。秦王領右元帥，攻洛陽，署瑀府司馬。武德元年，遷内史令，帝委以樞管，内外百務悉關决。或引升御榻，呼曰蕭郎。瑀自力孜孜，抑過繩違無所憚。上便宜，每見納用。手詔曰："得公言，社稷所賴，朕既寶之，故賜黄金一函，公其勿辭。"

高祖進入京城，招撫蕭瑀，他獻出全郡歸順國家，授任光禄大夫，封宋國公，拜授民部尚書。秦王擔任右元帥，進攻洛陽，招用蕭瑀爲府司馬。武德元年，升任内史令，皇帝委任給他機要職務，内外各種政務他全都參預决斷。有時引他升座御榻，稱呼蕭郎。蕭瑀自身勤奮努力孜孜不倦，抑制皇上過失約束違法事件無所畏懼。上奏對國家有利合乎時宜的奏章，常常被采用。親筆下詔書說："得到公的言論，是國家所仰賴的，朕認爲很寶貴，所以賜給黄金一函，請公不要推辭。"

是歲，州置七職，秦王爲雍州牧，以瑀爲州都督。詔嘗下中書，未即行，帝讓其稽，瑀曰："隋季内史詔敕多違舛，百司不知所承。今朝廷初基，所以安危者繫號令。比承一詔，必覆審，使先後不謬，始得下，此所以稽留也。"帝曰："若爾，朕何憂乎？"初瑀關内田宅悉賜勛家，至是還給之。瑀盡以分宗族，獨留廟室奉祠。王世充平，進尚書右僕射。七年，以熒惑犯右執法，避位，不許。久之，遷左僕射。

這一年，州中設置七個職位，秦王任雍州牧，使蕭瑀爲州都督。詔書曾經下達中書省，没有立刻執行，皇帝責備他拖延，蕭瑀說："隋朝末年内史省所下的詔敕許多自相矛盾，各有關部門不知如何承辦。如今王朝初建，所以各種關係安危的大事都取决於號令。近來每起草一個詔書，一定要反復審核，使前後旨意不相違背，纔能够下達，這就是拖延的原因。"皇帝說："如果這樣，朕還有什麽擔憂的呢？"當初蕭瑀在關内的田宅全都賞賜給有功之臣，到這時還給了他。蕭瑀將這些田地全部分給宗族，祇留下廟室供奉祭祀。王世充平定，升任尚書右僕射。七年，因熒惑星衝犯右執法星，避讓相位，没有允許。很長時間後，升任左僕射。

貞觀初，房玄齡、杜如晦新得君，事任稍分，瑀不能無少望，乘罅切詆，辭旨疏躁。太宗怒，廢于家。俄拜特進、太子少師，復爲左僕射，實封六百户。帝問瑀："朕欲長保社稷，奈何？"瑀曰："三代有天下所以能長久者，類封建諸侯以爲藩屏。秦

貞觀初年，房玄齡、杜如晦新近得君主的寵愛，政事逐漸被分擔，蕭瑀不能没有一點怨望，找機會極力詆毁，語意疏慢急躁。太宗生氣，將蕭瑀罷免回家。不久拜授特進、太子少師，又任左僕射，實封六百户。皇帝問蕭瑀："朕想使國家長治久安，該如何做？"蕭瑀說："三代有天下所以能長久的，都分封諸侯作爲藩屏。秦朝建立

置守令，二世而絶。漢分王子弟，享國四百年。魏、晋廢之，亡不旋跬。此封建之有明效也。”帝納之，始議封建。坐與陳叔達忿争御前不恭，免。歲餘，起爲晋州都督。入拜太常卿，遷御史大夫，參預朝政。瑀論議明辯，然不能容人短，意或褊駁不通，而向法深，房玄齡、魏徵、温彦博頗裁正之，其言多黜，瑀亦不平。會玄齡等小過失，瑀即痛劾，不報，由是自失，罷爲太子少傅，加特進，復爲太常卿。拜河南道巡省大使。九年，復參預政事。

郡縣制度，持續兩代就滅亡了。漢朝分封子弟爲王，國運長達四百年。魏、晋廢除此制，在舉步之間也就亡國了。這就是分封諸侯所起的明顯效果。”皇帝采納了他的意見，開始商議封建之事。因和陳叔達在皇帝面前忿争不恭敬獲罪，免職。一年多以後，起用任晋州都督。入拜太常卿，升任御史大夫，參預朝政。蕭瑀論議明辯，但不能容忍别人的短處，情緒有時褊急不通達，又一向執法嚴厲，房玄齡、魏徵、温彦博多次裁正他，他的意見多被擯棄不用，蕭瑀越發不平。恰巧房玄齡等有小過失，蕭瑀立即痛加彈劾，没有答覆，由此自感失落，罷免相位任太子少傅，加特進，再次任太常卿。拜授河南道巡省大使。九年，又參預政事。

帝嘗曰：“武德季，太上皇有廢立議，顧朕挾不賞之功，於昆弟弗見容，瑀於爾時不可以利怵死懼，社稷臣也。”因賜詩曰：“疾風知勁草，版蕩識誠臣。”又曰：“公守道耿介，古無以過，然善惡太明，或有時而失。”瑀頓首謝曰：“既蒙教，又許以忠亮，雖死日，猶生年也。”魏徵曰：“臣有逆衆持法，主恕之以公；孤特守節，主恕之以介。昔聞其言，乃今見之。使瑀不遇陛下，庸能自保邪？”晋王爲皇太子，拜太子太保、同中書門下三品。帝曰：“三師，以德導太子者也，禮不尊，則無所取法。”乃詔：“師入謁，太子出門迎拜，師答拜；每門，讓乃入；師坐，然後坐；書前後著名，稱惶恐。”

皇帝曾經説：“武德末年，太上皇有廢立太子的言論，考慮朕有特殊功勞，兄弟們不能相容，蕭瑀在那時不受利引誘不被死吓倒，真是國家的大臣啊。”因此賜詩説：“疾風知勁草，版蕩識誠臣。”又説：“公恪守道義忠心正直，古人没有能超過你的，但善惡太分明，有時也有些失誤。”蕭瑀磕頭道謝説：“既蒙受教誨，又贊許臣的忠誠正直，即使臣死去，也像活着一樣。”魏徵説：“大臣有違背衆人嚴格執法的，君主因他的公正而寬恕他；孤傲但保持氣節，君主因他耿直而寬恕他。過去聽説過這些話，今天却真的見到了。假如蕭瑀不遇到陛下，難道能自我保全嗎？”晋王做皇太子，拜授太子太保、同中書門下三品。皇帝説：“三師，是以德行引導太子的人，禮義上不尊崇，就無從取法。”於是下詔：“老師入東宫謁見，太子出門迎拜，老師回拜；每次進門，讓老師先進自己再進；老師坐下，然後纔能坐；文書開頭末尾簽名，要稱説惶恐。”

瑀素貴，但中狹。每燕見，輒言：“玄齡輩朋黨盗權，若膠固然，特未反耳。”帝曰：“知臣莫若君。朕雖不明，寧頓懵臧否？”因爲瑀曉解。瑀以帝有所偏信，帝積久亦不平。瑀好浮屠法，間請捨家爲桑門，帝許之矣，復奏自度不能爲，又足疾不入

蕭瑀向來顯貴，但氣量狹小。每當宴會朝見，就説：“房玄齡等人結交黨羽竊取權力，他的同黨如同用膠粘在一起一樣牢固，衹是没有反叛罷了。”皇帝説：“瞭解臣下莫若君主。朕雖然不聖明，難道會昏憒得不知好壞？”以此爲蕭瑀解釋説明。蕭瑀認爲皇帝有所偏信，這樣時間久了太宗心中也不高興。蕭瑀愛好佛教，間或請求

謁，帝曰："瑀豈不得其所邪?"乃詔奪爵，下除商州刺史。未幾，復其封，加特進。卒，年七十四。遺命斂以單衣，無卜日。詔贈司空、荆州都督，陪葬昭陵。太常謚曰肅，帝以其性忌，改謚貞褊。

出家做和尚，皇帝允許了，隨後又奏説自己思量不能這樣做，又稱有脚病不能入朝謁見，皇帝説："蕭瑀難道不知道自己該怎樣做嗎?"於是下詔削去爵位，降授商州刺史。不久，恢復他的封爵，加特進。去世，終年七十四歲。遺言用單衣殮尸，不要占卜吉日。下詔追贈司空、荆州都督，陪葬昭陵。太常寺擬議謚號叫肅，皇帝認爲他性情猜忌，改謚號叫貞褊。

子鋭，尚襄城公主，爲太常少卿。

兒子蕭鋭，娶襄城公主爲妻，任太常少卿。

## 蕭鈞

鈞，瑀從子，有才譽。永徽中，累遷諫議大夫、弘文館學士。左武候屬盧文操跳堞盗庫財，高宗以其職主幹，當自盗罪死。鈞曰："囚罪誠死，然恐天下聞，謂陛下重貨輕法，任喜怒殺人。"帝曰："真諫議也。"詔原死。太常工爲宫人通訊遺，詔殺之，且附律。鈞言："禁當有漸，雖附律，工不應死。"帝曰："如姬竊符，朕以爲戒，今不濫工死，然喜得忠言。"即宥工，徙遠裔。終太子率更令。

蕭鈞，是蕭瑀的侄子，有才華名望。永徽年間，多次遷任爲諫議大夫、弘文館學士。左武候屬官盧文操跳墻盗竊府庫的財物，高宗認爲他監守自盗，論處自盗罪處死。蕭鈞説："囚犯所犯罪過的確該死，但恐怕天下人聽説後，認爲陛下重視財物輕視法律，任憑個人的喜怒殺人。"皇帝説："蕭鈞是真正的諫議大夫。"下詔免去死罪。太常寺樂工替宫人傳遞信物，下詔殺死他，并且把案例附入律條。蕭鈞説："禁令應當有開端，雖然此案附入律條中，樂工也不應處死刑。"皇帝説："當年如姬竊取虎符，朕將引以爲戒，如今不濫判樂工死罪，而喜得忠言。"立即寬恕樂工，流放到邊遠地區。蕭鈞官位終於太子率更令。

子瓘，爲渝州長史，居母喪，以毁卒。

兒子蕭瓘，任渝州長史，爲母親守喪，因哀傷過度毁損身體而去世。

## 蕭嗣業

鈞兄子嗣業，少從煬帝后入突厥，貞觀九年歸，以其知虜曲折，詔領突厥衆。擢累鴻臚卿，兼單于都護府長史。調露中，突厥叛，嗣業與戰，敗績。高宗責曰："我不殺薛仁貴、郭待封，故使爾至此。然爾門與我家有雅舊，故貸死。"乃流桂州。

蕭鈞哥哥的兒子蕭嗣業，年輕時跟隨隋煬帝皇后進入突厥，貞觀九年歸來，因爲他熟悉虜人詳情，下詔統領突厥部衆。多次升任爲鴻臚卿，兼任單于都護府長史。調露年間，突厥反叛，嗣業和突厥交戰，戰敗。高宗責備他説："我不殺薛仁貴、郭待封，所以纔使你這樣。然而你家和我家有舊情，因此寬免死罪。"於是流放桂州。

## 蕭嵩

嵩，瓘子，貌偉秀，美須髯。始，娶會稽賀晦女，僚婿陸象先，宰相子，時爲洛陽尉，已有名，士爭

蕭嵩，是蕭瓘的兒子，相貌俊秀，有漂亮的鬍鬚。當初，娶會稽賀晦的女兒爲妻，妻家另一女婿陸象先，是宰相的兒子，當時任洛陽尉，

往交，而嵩汩汩未仕，人不之異。夏榮者善相，謂象先曰："君後十年，貴冠人臣，然不若蕭郎位高年艾，舉門蕃熾。"時人不許。

神龍元年，始調洺州參軍事。桓彦範爲刺史，待以異禮。河北黜陟使姜師度表爲判官。開元初，擢中書舍人。時崔琳、王丘、齊澣皆有名，以嵩少術學，不以輩行許也，獨姚崇稱其遠到。歷宋州刺史，遷尚書左丞。

十四年，以兵部尚書領朔方節度使。既赴軍，有詔供帳餞定鼎門外，玄宗賦詩勞行。會吐蕃大將悉諾邏恭禄及燭龍莽布支陷瓜州，執刺史田元獻；回紇又殺涼州守將王君㚟，河、隴大震。帝擇堪任邊者，徙嵩河西節度使，判涼州事，封蘭陵縣子。嵩表裴寬、郭虛己、牛仙客置幕府，以建康軍使張守珪爲瓜州刺史，完樹陴塢，懷保邊人。於時悉諾邏恭禄威憺諸部，吐蕃倚其健噬邊，嵩乃縱反間，示疑端，贊普果誅之。使悉末明攻瓜州，守珪拒甚力，虜引却。會鄯州都督張志亮破賊青海西，嵩又遣副將杜賓客率强弩四千與吐蕃戰祁連城下，自晨鬥汔晡，乃大潰，斬一將，虜哭震山谷。露布至，帝大悦，授嵩同中書門下三品，又官一子，恩顧第一。

十七年，進兼中書令。自張説罷宰相，令缺四年，嵩得之，然常遥領河西節度。在公慎密，人莫見其際。子衡，尚新昌公主。嵩妻入謁，帝呼爲親家，儀物貴甚。俄封徐國公。

初，裴光庭與嵩數不協，光庭卒，帝委嵩擇相，嵩推韓休。及休同

已經知名，士人争着和他結交，而蕭嵩被埋没没有做官，人們不認爲他有奇異之處。夏榮這個人善於給人相面，對陸象先説："君十年後，將貴爲重臣，但不如蕭郎那樣官位高年壽長，你會全族興盛。"當時人們不贊同他的説法。

神龍元年，開始調任蕭崇爲洺州參軍事。桓彦範任洺州刺史，以特殊的禮遇對待他。河北黜陟使姜師度上表推薦他任判官。開元初年，升任中書舍人。當時崔琳、王丘、齊澣都有名氣，認爲蕭嵩缺少學問，不贊許他是同輩中的名人，衹有姚崇稱贊他大器晚成。歷任宋州刺史，升任尚書左丞。

十四年，以兵部尚書兼任朔方節度使。將要前往軍中，有詔在定鼎門外供帳爲他餞行，玄宗賦詩慰勞他出行。正值吐蕃大將悉諾邏恭禄和燭龍莽布支攻陷瓜州，捉住刺史田元獻；回紇又殺涼州守將王君㚟，河、隴地區大爲震動。皇帝選擇能勝任邊地事務的人，改任蕭嵩河西節度使，兼管涼州事務，封蘭陵縣子。蕭嵩上表奏請讓裴寬、郭虛己、牛仙客安排在幕府中任職，使建康軍使張守珪任瓜州刺史，修築城塢，安撫保護邊民。這時悉諾邏恭禄威力震撼各部，吐蕃憑藉他的勇健噬食周邊，蕭嵩於是實行反間計，製造疑端，贊普果然殺了他。派悉末明攻打瓜州，張守珪奮力抵抗，吐蕃軍退却。適逢鄯州都督張志亮在青海西打敗賊軍，蕭嵩又派遣副將杜賓客率領四千强弩兵和吐蕃在祁連城下交戰，從早晨一直戰到午後，吐蕃終於大敗，斬殺一名將領，虜人哭聲震動山谷。露布傳到京城，皇帝很高興，授任蕭嵩同中書門下三品，又授官給他的一個兒子，恩寵眷顧第一。

十七年，進升兼任中書令。自從張説被罷相，中書令缺位四年，蕭嵩得到這一官職，然而時常遥任河西節度使。蕭嵩履行職守謹慎嚴密，人們見不到他委積滯留事情。兒子蕭衡，娶新昌公主爲妻。蕭嵩的妻子入宫謁見，皇帝稱呼她親家，用於禮儀的器物非常貴重。不久封徐國公。

當初，裴光庭和蕭嵩常常不和，裴光庭去世，皇帝委托蕭嵩選擇宰相，蕭嵩推舉韓休。等

位，峭正不相假，至校曲直帝前。嵩慚，乞骸骨。帝慰之曰："朕未厭卿，何庸去乎?"嵩伏曰："臣待罪宰相，爵位既極，幸陛下未厭，得以乞身。有如厭臣，首領且不保，又安得自遂?"因流涕。帝爲改容曰："卿言切矣，朕未能决。弟歸，夕當有詔。"俄遣高力士詔嵩曰："朕將爾留，而君臣誼當有始有卒者。"乃授尚書右丞相，與休皆罷。是日，荆州進黄甘，帝以紫帉包賜之。擢子華給事中。

久之，進太子太師。而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坐賂中人牛仙童得罪，李林甫素忌嵩，因言嵩嘗以城南墅遺仙童，貶青州刺史。尋復拜太子太師。固請老，見許。嵩退，修蒔園區，優游自怡。家饒財，而華爲工部侍郎，衡以尚主位三品，就養，年逾八十，士艷其榮。天寶八載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韓休和他同處相位，嚴峭剛直不相讓，以致在皇帝面前較量是非曲直。蕭嵩慚愧，請求退休。皇帝安慰他説："朕没有嫌棄卿，何必要離去呢?"蕭嵩伏身説："臣愧爲宰相，爵位已極高，幸虧陛下没有嫌棄，得以乞求退休。如果陛下厭惡臣，將身首不保，又怎能如我的心願?"因而哭涕。皇帝爲此動容地説："卿説得很懇切，朕不能决斷。你先回去，傍晚會有詔書。"不一會兒派遣高力士下詔蕭嵩説："朕將你留下，君臣情誼應當有始有終。"於是授任尚書右丞相，和韓休都罷免宰相。這一天，荆州進獻黄甘，皇帝用紫帉包着賜給他。提拔他的兒子蕭華爲給事中。

很久以後，升任太子太師。而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因賄賂宦官牛仙童獲罪，李林甫平日忌恨蕭嵩，趁機説蕭嵩曾將城南别墅贈送牛仙童，因而被貶爲青州刺史。不久再次拜授太子太師。堅决請求退休，皇上同意。蕭嵩退居在家，修栽園林，游玩自樂，家境富裕，而蕭華任工部侍郎，蕭衡因娶公主爲妻位居三品，侍奉父母，蕭嵩年過八十，士人羨慕其榮耀。天寶八年去世，追贈開府儀同三司。

### 蕭華

華，謹重方雅，有家法，嗣爵。天寶末，爲兵部侍郎。禄山亂，陷賊，逼守魏州。郭子儀攻安慶緒於相州，華間道奉表，欲舉魏以應，爲賊所執。會崔光遠得魏州，破械出之。魏人德華庇免，争來詣光遠乞留，有詔即授刺史。思明反，子儀懼復失華，乃表崔光遠代之，而召置軍中。相州兵潰，華還朝，猶以污賊降試秘書少監。稍遷尚書右丞，擢河中晋、絳節度使。上元初，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輔國用事，求宰相，華拒之，輔國怨。會肅宗大漸，矯詔罷華爲禮部尚書，引元載以代。方代宗諒闇，載助輔國，貶華爲峽州司馬，卒。二子：恒、悟。

蕭華，謹慎持重優雅大方，有家法，承襲爵位。天寶末年，任兵部侍郎。安禄山反叛，落入叛賊手裏，逼他爲魏州刺史。郭子儀在相州圍攻安慶緒，蕭華派人從小路奉上表章，要發動魏州兵來接應，被賊人捉住。恰巧崔光遠取得魏州，破開刑具救出他。魏州人感謝蕭華的庇護免受災禍，争相來到崔光遠處乞求留下蕭華，有詔書就地授任蕭華爲刺史。史思明反叛，郭子儀害怕再失去蕭華，於是上表奏請崔光遠取代他的職位，而將他安置在軍中任職。相州兵敗，蕭華回朝，仍然因落入賊手而降授試秘書少監。稍後升任尚書右丞，提拔任河中晋、絳節度使。上元初年，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輔國掌權，求任宰相，蕭華拒絶了他，李輔國怨恨。正值肅宗病危，假稱詔旨罷免蕭華爲禮部尚書，引用元載來取代。時逢代宗守喪期間，元載協助李輔國，貶蕭華爲峽州司馬，去世。二個兒子：蕭恒、蕭

悟。

蕭復

復，字履初，衡子。生戚里，姻從豪汰，以服御輿馬相夸，復常衣垢弊，居一室，學自力，非名士夙儒不與游，以清操顯。華每嘆曰："此子當興吾宗！"推主蔭爲宫門郎。廣德中，歲大饑，家百口，不自振，議鬻昭應墅。宰相王縉欲得之，使弟紘説曰："以君才宜在左右，胡不以墅奉丞相取右職？"復曰："鬻先人墅以濟孀單，吾何用美官，使門内餒且寒乎？"縉憾之，由是廢。數歲，乃歷歙、池二州刺史，治狀應條。遷湖南觀察使。改同州刺史，歲歉，州有京畿觀察使儲粟，復輒發以貸人，有司劾治，詔削階，停刺史。或吊之，復曰："苟利於人，胡責之辭！"久乃拜兵部侍郎。

蕭復，字履初，是蕭衡的兒子。出生在外戚之家，姻戚從親豪奢，大家以服御車馬互相炫耀，蕭復常常穿着破舊污垢的衣服，居住在一間房子裏，勤苦學習，不是名人儒生不和其交往，以節操高潔而著名。蕭華常常贊嘆説："這孩子一定能振興我們宗族！"由於公主恩蔭蕭復任宫門郎。廣德年間，大饑荒，一家百口人，不能自養，商議賣掉昭應别墅。宰相王縉打算買它，派弟弟蕭紘勸説道："以君的才華應該在皇上左右做官，何不將别墅奉送給丞相以獲取高官？"蕭復説："賣掉先人的别墅是用來救濟孀婦孤子的，我怎能爲了高官，使家人受餓受寒呢？"王縉由此懷恨他，從此不得進升。幾年以後，纔歷任歙、池二州刺史，治理合格。升任湖南觀察使。改任同州刺史，這年歉收，州中有京畿觀察使儲存的糧食，蕭復就開倉借糧給百姓，有關部門彈劾并給他定罪，下詔削除品階，停任刺史。有人勸慰他，蕭復説："假如有利於百姓，責任有什麼可推卸的！"很長時間後纔拜授兵部侍郎。

普王爲襄漢元帥，進復户部尚書、統軍長史。舊制謂"行軍長史"，德宗以復父諱更之。未行，扈狩奉天。帝惡庳隘，欲西如鳳翔依張鎰。復曰："鳳翔乃泚舊兵，今泚悖亂，當有同惡者。雖鎰，臣畏不免。"帝曰："朕業行，留一日以驗爾言！"俄而鎰爲李楚琳所害，於是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普王任襄漢元帥，進升蕭復户部尚書、統軍長史。舊制叫做"行軍長史"，德宗爲避蕭復父親的名諱而改。還没有出行，扈從皇帝到奉天行獵。皇帝嫌奉天城居所低矮狹小，要向西到鳳翔依靠張鎰。蕭復説："鳳翔的兵是朱泚的舊部，如今朱泚反叛，一定有同惡者。即使是張鎰本人，臣都害怕不能獲免。"皇帝説："朕業已出行，停留一天以驗證你的話！"不久張鎰被李楚琳殺害，於是拜授蕭復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復嘗言："艱難以來，始用宦者監軍，權望太重，是曹正可委宫掖事，兵要政機，叵使參領。"帝不聽。又言："陛下厥初清明，自楊炎、盧杞放命穢盛德，播越及兹。今阽于危，當懲乂前敗。"因述君臣大端，即自言："若使臣依阿偷免，不敢當宰相。"杞對上或諂諛阿匿，復厲言：

蕭復曾經説："自從國家有難以來，開始用宦官監軍，他們權勢太重，這些人衹可委任宫禁事務，軍政機要，不要讓他們參預統領軍隊。"皇帝不聽。又説："陛下在位初期政治清明，自從楊炎、盧杞違命毁壞皇上的盛德，流亡遷轉到這種地步。如今瀕臨危亡，應當懲戒先前的敗政。"於是論述君臣之間大的要領，隨即自説："如果臣阿諛奉承苟且偷生，就不敢當宰相。"盧

"杞詞不正!"帝色眙，謂左右曰:"復慢我。"因詔復充山南、江淮、湖南、嶺南等道宣撫、安慰使。

杞對皇上有時諂諛迎合，蕭復厲聲説:"盧杞言詞不正！"皇帝臉色驚變，對左右的人説:"蕭復慢怠我。"因而下詔讓蕭復充任山南、江淮、湖南、嶺南等道的宣撫、安慰使。

興元初，進門下侍郎。初，淮南陳少游左附李希烈，而張鎰判官韋臯殺汧、隴叛卒，不應楚琳。復還執政，建言:"陛下反正，功臣已貴矣，唯甄善汰惡爲未明。少游位將相，首臣賊，臯名淺官下，獨挺挺抗忠。如以臯代少游，則天下瞭然知逆順之理。"帝許之。復出，中官馬欽緒揖宰相劉從一，附耳語，既而從一密諗復曰:"有詔與公議向所奏，不欲李勉、盧翰聞知。"復曰:"堯、舜有'僉曰'之言，朝廷大事尚當謀及公卿。如勉等非其人，當罷去。既曰宰相，而謀議可獨避之乎?今與公行此或可，弟恐寖以生常，政由是敝。"從一以聞，帝不悦。復辭疾上政事，許之。

興元初年，升任門下侍郎。當初，淮南的陳少游依附李希烈，而張鎰的判官韋臯殺死了汧、隴的叛兵，不響應李楚琳。蕭復回朝執政，建議説:"陛下撥亂反正，功臣已經顯貴，衹有存善去惡做得尚不明顯。陳少游位居將相，首先臣服賊兵，韋臯名低官小，獨能正直忠烈。如果使韋臯替代陳少游，那麽天下人就能清楚地知道逆順之理了。"皇帝同意了他的建議。蕭復退出，宦官馬欽緒向宰相劉從一作揖，靠近耳朵説了一些話，接着劉從一秘密勸告蕭復説:"有詔和公商議先前所奏之事，不要讓李勉、盧翰知道。"蕭復説:"堯、舜有'僉曰'之言，朝廷大事還應當和公卿商議。如果李勉等人不稱職，應當罷免。既然是宰相，而商議事情可以單獨避開他們嗎?如今和公這樣做或許可以，衹是害怕漸漸成爲常規，朝政由此衰敗。"劉從一告訴皇帝，皇帝不高興。蕭復以有病爲由辭讓宰相位，准許。

弟升，尚郜國大長公主，肅宗女也。升早卒，主以奸蠱事再得罪廢，諸子悉逐醜地，女爲皇太子妃，太子請離婚，帝銜曩忮，故復坐是檢校太子左庶子，廢居饒州。貞元四年卒，年五十七。

弟弟蕭升，娶郜國大長公主爲妻，是肅宗的女兒。蕭升早死，公主因做有害於國家的事兩次獲罪被廢，諸子都放逐到邊遠地區，女兒爲皇太子的妃子，太子請求離婚，皇帝懷恨他以前的所爲，所以蕭復因此獲罪檢校太子左庶子，廢居饒州。貞元四年去世，終年五十七歲。

復望閥高華，厲名節，不通狎流俗。及爲相，臨事嚴方，數咈帝意，故居位亟解。然性孝友，既貶晏然，口未嘗言所累。

蕭復族望門第很高，厲行名節，不交結一般俗人。等位居宰相，處事嚴格正直，多次觸犯皇帝旨意，所以做相位不久就解職了。然而性情孝敬友愛，被貶黜後仍很安然，從未出口發過牢騷。

復子湛。湛子寘，咸通中位宰相，無顯功，史逸其傳。

蕭復的兒子蕭湛。蕭湛的兒子蕭寘，咸通年間位居宰相，没有顯著的功績，史籍遺失他的傳記。

## 蕭俛

俛，字思謙，恒子。貞元中，及進士第，又以賢良方正對策異等，拜右拾遺。元和六年，召爲翰林學士，

蕭俛，字思謙，是蕭恒的兒子。貞元年間，考中進士科，又以賢良方正對策異等，拜授右拾遺。元和六年，召入任翰林學士，共三年，升任

凡三年，進知制誥。會張仲方以李吉甫數調發疲天下，訾其謚，憲宗怒，逐仲方，而俛坐與善，奪學士，下除太僕少卿。皇甫鎛薦爲御史中丞。鎛與令狐楚皆善俛，兩人同輔政，數稱其善，故帝待俛厚。襲徐國公。穆宗立，逐鎛，議所以代者，楚薦之，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門下侍郎。

知制誥。適逢張仲方以李吉甫多次徵調使百姓疲困，詆毀他的謚號，憲宗發怒，貶逐張仲方，而蕭俛因和他關係好受連累獲罪，奪去學士，降授太僕少卿。皇甫鎛推薦蕭俛做御史中丞。皇甫鎛和令狐楚都和蕭俛關係好，兩人同任宰相，屢次稱贊他能幹，所以皇帝對待蕭俛很優厚。承襲徐國公。穆宗即位，貶逐皇甫鎛，商議可以替代的人，令狐楚推薦蕭俛，授任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升任門下侍郎。

吐蕃寇涇州，調兵護邊，帝因問："兵法有必勝乎?"俛曰："兵凶器，聖人不得已用之，故武不可玩，玩則無震。夫以仁討不仁，以義討不義，先招懷，後掩襲，故有不殺厲，不禽二毛，不犯田稼，其救人如免水火，此必勝術也。若乃以小不忍輕任干戈，師曲而敵怨，非徒不勝，又將自危，是以聖王慎於兵。"帝重其言。嘗詔俛撰王承宗先銘，俛奏："承宗比不臣，迷而後復，臣不忍稱道其先。又辭成當有餉謝，拒之，則非朝廷撫納意；受之，臣誼不當取。"帝善而止。

吐蕃侵犯涇州，調兵守護邊地，皇帝藉此問道："用兵作戰的策略和方法有必然能取勝的嗎?"蕭俛說："兵是凶器，聖人不得已纔使用它，所以武力不可玩忽，玩忽了就没有威力了。以仁討伐不仁，以義討伐不義，先安撫，後襲擊，所以有不多殺人，不擒捉老人，不毁壞莊稼的做法，救人如同救水火之災，這就是必勝的方法。如果因小事不能忍耐而輕率動武，出師理屈且敵人怨恨，非但不能取勝，又會給自己造成危機，因此聖明的君王對動用武力會非常謹慎。"皇帝重視他説的話。曾經下詔蕭俛爲王承宗的亡父撰寫墓志銘，蕭俛上奏説："王承宗近來爲叛逆之臣，迷亂而後又醒悟，臣不忍稱贊他的亡父。又墓志銘寫成後肯定有酬謝，拒絶了，就不是朝廷撫慰接納的意圖；接受了，從道義上講不應當收取。"皇帝贊同而停止。

令狐楚罷執政，西川節度使王播賂權幸求宰相，俛劾播纖佞不可污台宰，帝不許。自請罷，冀有感寤，帝亦不省。俄罷爲尚書左僕射，用播爲鹽鐵使，後卒相。俛自謂輔政淺，固辭僕射，换吏部尚書。又避選事，徙兵部，移病求分司，不許。授太子少保，爲同州刺史。復以少保分司東都。

令狐楚罷免相位，西川節度使王播賄賂權貴幸臣求取宰相之職，蕭俛彈劾王播是奸佞小人不能玷污宰相的職位，皇帝不同意。於是自己請求罷免相位，希望皇上有所感悟，皇帝還是不省悟。不久罷相爲尚書左僕射，任用王播爲鹽鐵使，後來王播終於做了宰相。蕭俛自認爲任宰相時間短，堅決辭去僕射，换任吏部尚書。又迴避選舉事務，改任兵部尚書，因有病要求分管，没有允許。授任太子少保，任同州刺史。又以太子少保分司東都。

性簡潔，以聲利爲污，疾邪太甚，孤特一概，故輕去位無所藉。文宗即位，召授少師，稱疾力不拜，乃還左僕射，許致仕。莊恪太子時，議

蕭俛處世清白無瑕，以追求名利爲耻辱，憎恨邪惡太厲害，傲視一切，所以輕易離去職位無所顧惜。文宗即位，徵召拜授蕭俛太子少師，稱病堅決不就任，於是升任左僕射，允許退休。莊

選舊德，保輔東宫，復以少師召，輒上還制書，堅辭。即遷太子太傅，優詔褒尚。開成初，弟俶爲楚州刺史，召見。帝曰：“俛先帝賢宰相，筋力未衰，可一來，爾善道朕意。”乃以詔書并絹三百因俶致之。俛終不起，以壽卒。

恪太子在世時，商議選拔有德望的舊臣，保護輔助太子，又以太子少師徵召他，就上奏返還制書，堅決辭讓。就地升任他爲太子太傅，下詔用贊美的言辭表彰他。開成初年，蕭俛的弟弟蕭俶任楚州刺史，皇上召見。皇帝說：“蕭俛是先帝的賢宰相，體力尚未衰竭，可以來一趟，你好好傳達朕的意思。”於是把詔書和絹三百匹通過蕭俶帶去。蕭俛始終不出來做官，壽終正寢。

母韋，賢明，治家嚴，俛雖宰相，侍左右如褐衣時。居喪哀毀。既老，家於洛，歲時賓客請謝，以爲煩，乃舍濟源墅，自放山野，優游窮年。然其居位頗介謹持法，重名器，狹於用人，每除吏，常憂不稱，鮮有簡拔。

母親韋氏，有才德有見識，治家嚴厲，蕭俛雖然官居宰相，侍奉在母親身邊如同未做官時。爲母親守喪時悲哀欲絶。蕭俛年老後，在洛安家，對四季節日賓客宴請應酬，感到很煩，於是住在濟源别墅，自我縱情於山野之中，一年到頭悠閑自得。然而他任職時執法非常慎重，很重視名號與車服儀制，用人不豁達，每當授任官吏，時常憂慮他們不稱職，很少有所選拔。

穆宗初，兩河底定，俛與段文昌當國，謂四方無虞，遂議太平事，以爲武不可黷，勸帝偃革尚文，乃密詔天下鎮兵，十之，歲限一爲逃、死，不補，謂之銷兵。既而籍卒逋亡，無生業，曹聚山林間爲盜賊。會朱克融、王廷凑亂燕、趙，一日悉收用之。朝廷調兵不充，乃召募市人烏合，戰輒北，遂復失河朔矣。

穆宗初年，兩河地區平定，蕭俛和段文昌執掌朝政，認爲天下没有了憂患，於是商議太平事宜，認爲武力不可濫用，規勸皇帝停息戰事崇尚文治，於是秘密下詔給各方鎮軍隊，十個士兵當中，每年限一人爲逃跑、死亡的數額，不再補充，稱作銷兵。不久那些有軍籍的士兵逃亡，無法維持生計，就群聚山林間成爲盜賊。適逢朱克融、王廷凑在燕、趙地區叛亂，一日之内將他們全部收用。朝廷調兵不足，就招募市井之人爲烏合之衆，一出戰就失敗，於是又失去河朔。

贊曰：俛議銷兵，寧不野哉！當此時，河朔雖挈地還天子，而悍卒頑夫開口仰食者故在，彼皆不能自返於本業者也。又朱克融等客長安，餓且死，不得一官，而俛未有以措置，便欲去兵，使群臣失職，一日叫呼，其從如市，幽、魏相挺，復爲賊淵，可謂見豪末而不察輿薪矣。宰相非其人，禍可既乎？

贊曰：蕭俛決定銷兵，是何等粗淺啊！正當這個時候，河朔舊鎮雖然將地盤歸還天子，但悍兵頑夫張嘴等着吃飯的人尚且存在，他們都是不能自己重返本業的人。又加上朱克融等人客居長安，快要餓死了，不能得到一官半職，而蕭俛没有什麽辦法安排，便要裁軍，使群臣失職，一日有人振臂一呼，跟隨的人像市場上的人一樣多，幽、魏相互引誘，又成爲叛賊的巢穴，可以説是衹看到細節而不明察大節啊。宰相不稱職，禍能有完嗎？

## 蕭倣　蕭廪

倣，字思道，悟子。大和中，擢進士第。除累給事中。宣宗力治，喜

蕭倣，字思道，是蕭悟的兒子。大和年間，考中進士科。多次授任爲給事中。宣宗致力政

直言，嘗以李璲爲嶺南節度使，使者已賜節，而倣封還詔書。帝方作樂，不暇命使，遣優工趨出追之，未及璲所而還。後以封敕脱誤，法當罰，侍講學士孔温裕曰："給事中駁奏，爲朝廷論得失，與有司奏事不類，不應罰。"詔可。

事，喜好直言，曾任李璲爲嶺南節度使，派使者已去賜節，而蕭倣封還詔書。皇帝正在欣賞音樂，没時間接見使者，派遣樂舞藝人出去追趕，没追到李璲的住所就返回。後來因封敕脱誤，依照法律應當懲罰，侍講學士孔温裕説："給事中駁奏，爲朝廷議論得失，和有關部門奏事不一樣，不應該懲罰。"下詔同意。

令狐綯用李琢經略安南，琢以暴沓免，俄起爲壽州團練使，倣劾奏琢無所回，時推其直。自集賢學士拜嶺南節度使。南方珍賄叢夥，不以入門。家人病，取槁梅於厨以和劑，倣知，趣市還之。

令狐綯任用李琢籌劃謀取安南，李琢因殘暴貪婪免職，不久起用爲壽州團練使，蕭倣上奏彈劾李琢無所迴避，時人推崇他的正直。自集賢學士拜授嶺南節度使。南方的珍寶財物很多，從不讓這些東西進入自己家門。家人生病，在公家厨房取槁梅用來和藥，蕭倣知道了，催到市上買來送還。

咸通初，爲左散騎常侍。懿宗怠政事，喜佛道，引桑門入禁中爲禱祠事，數幸佛廬，廣施予。倣諫，以爲："天竺法割愛取滅，非帝王所尚慕。今筆梵言，口佛音，不若懲謬賞濫罰，振殃祈福。况佛者可以悟取，不可以相求。"帝雖昏縱，猶嘉嘆其言。後官數遷，拜義成軍節度使。滑州瀕河，累歲水壞西北防，倣徙其流遠去，樹堤自固，人得以安。以兵部尚書再判度支，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再遷司空，蘭陵縣侯。時天下盜起，宦人持兵柄，倣以鯁正爲權近所忌。卒年八十。

咸通初年，蕭倣任左散騎常侍。懿宗懈怠政事，喜好佛教，引僧人進入宫禁中做向神求福及等福後報賽祭祀之事，多次臨幸佛寺，大量施捨。蕭倣勸諫，認爲："天竺佛法講求割愛取滅，不是帝王所應信奉的。如今皇上抄寫佛經，口念佛語，還不如懲戒亂賞濫罰，賑濟禍殃祈求福佑。况且佛教可以悟取，不可以相求。"皇帝雖然昏憒放縱，還是贊賞他的話。後來官職多次升遷，拜授義成軍節度使。滑州城瀕臨黄河，多年大水沖壞西北方堤防，蕭倣改移河道到遠處，建立堤壩加固，人們得以安寧。以兵部尚書兩次兼任度支，升任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兩次升任司空，封蘭陵縣侯。當時天下盜賊四起，宦官把持兵權，蕭倣因耿直被權貴近臣所忌恨。去世時八十歲。

子廪，字富侯。第進士，遷尚書郎。倣領南海，解官往侍。爲人退約少合。南海多穀紙，倣敕諸子繕補殘書。廪諫曰："州距京師且萬里，書成不可露齎，必貯以囊笥，貪者伺望，得無薏苡嫌乎？"倣曰："善，吾思不及此。"乃止。廣明初，以諫議大夫知制誥，請厲止夜行以備賊諜，出太倉粟賤估以濟貧民。俄遷京兆尹。田令孜養子有罪亡，擊捕吏，繫

兒子蕭廪，字富侯。考中進士科，升任尚書郎。蕭倣統管南海，蕭廪解除官職前往侍奉。蕭廪爲人謙讓儉約很少交往。南海多産穀紙，蕭倣敕令諸子抄寫補充殘缺的書籍。蕭廪勸諫道："本州距離京城萬里之遥，書抄成不能暴露在外面携帶，一定要收藏在書箱之中，貪心的人窺伺探望，能没有把這些書當作財物看待的嫌疑嗎？"蕭倣説："對，我没有考慮到這一點。"於是停止。廣明初年，以諫議大夫知制誥，請求嚴格禁止夜間出行以防備賊人間諜，低價出售太倉的糧

獄，請救踵門，廩不納，杖殺之，内外畏讋。令孜拒黄巢，以廩爲糧料使，辭疾，貶賀州司户參軍事。會襄王竊據，挈族逃河朔，鎮冀節度使王鎔厚禮之。光化中，以給事中召，不至，卒。

食以救濟貧民。不久升任京兆尹。田令孜的養子獲罪潛逃，攻擊捕吏，收入獄中，請托救他的人接連不斷，蕭廩不聽從，用杖打死了他，内外驚怕。田令孜抵抗黄巢，使蕭廩爲糧料使，蕭廩托病推辭，貶任賀州司户參軍事。適逢襄王篡據帝位，蕭廩携帶族人逃到河朔，鎮冀節度使王鎔對他非常禮遇。光化年間，以給事中徵召入朝，没有去就任，去世。

## 蕭遘

遘，字得聖，寘子。咸通中，擢進士第，辟節度府。入朝，拜右拾遺。與韋保衡聯第，而遘姿宇秀偉，氣孤峻，嘗慕李德裕爲人。保衡才下，諸儒靳薄之，不甚齒，獨呼遘太尉，保衡憾焉。於是保衡已爲相，摭遘罪，繇起居舍人斥播州司馬。道三峽，方迫畏不瞑，若有人謂曰："公無恐，予爲公呵禦。"遘恍悟。俄謁白帝祠，見帝貌類向所睹，異之。未幾，保衡死，召爲禮部員外郎。乾符中，累擢户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

蕭遘，字得聖，是蕭寘的兒子。咸通年間，考中進士科，徵召到節度使幕府。召入朝廷，拜授右拾遺。和韋保衡同一科考中，而蕭遘相貌清秀身材英俊，氣質孤傲嚴峻，常仰慕李德裕的爲人。韋保衡才能低下，諸儒生鄙視他，不太稱道他，獨稱呼蕭遘太尉，韋保衡懷恨在心。這時韋保衡已任宰相，想辦法找出蕭遘的罪過，由起居舍人將他貶斥爲播州司馬。途經三峽，蕭遘正困厄害怕不能合眼之間，好像有人對他説："蕭公不要害怕，我爲公呵斥抵擋。"蕭遘忽然醒悟。不久拜謁白帝祠，看見白帝的相貌和先前所見到的人相似，感到驚奇。不久，韋保衡死去，召入朝任禮部員外郎。乾符年間，多次升任爲户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

僖宗入蜀，以兵部判度支，次綿州，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王鐸主貢舉而得遘，及是，與鐸并位。鐸年老，嘗入對跲殿中，遘掖起之。帝喜曰："遘善事長，大臣和，予之幸也！"遘曰："不止以長，乃鐸門生。"帝笑曰："鐸選士，朕選宰相，卿無負我！"遘頓首謝。從還京師，累拜司空，封楚國公。

僖宗入蜀時，以兵部侍郎判度支，駐扎在綿州，拜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開始，王鐸主持貢舉時得到蕭遘，到這時，蕭遘和王鐸并爲宰相。王鐸年老，曾進朝入對時跌倒在殿中，蕭遘將他攙扶起來。皇帝高興地説："蕭遘善事長者，大臣和睦，是我的幸運呀！"蕭遘説："不僅是長者，我還是王鐸的門生。"皇帝笑着説："王鐸選士，朕選宰相，卿不要辜負我！"蕭遘叩頭致謝。跟隨回到京城，多次拜授爲司空，封楚國公。

遘負大節，以王佐自任。既當國，風采峭整，天子器之。時藩鎮多興於盜賊，横放莫能制，權綱濯弛。支詳在徐州，引散騎常侍李損子凝吉爲佐，會牙將時溥逐詳而取節度，溥爲饔幹所毒，不死，或讒凝吉爲詳報

蕭遘堅持大節，以輔佐帝王爲己任。任宰相以後，風采嚴正莊重，天子器重他。當時藩鎮節帥大多出身於盜賊，放縱不能管制，綱紀敗壞鬆弛。支詳在徐州，引用散騎常侍李損的兒子凝吉爲佐僚，恰巧牙將時溥驅逐支詳而取代其節度使的位置，時溥被飯食所毒，没有死，有人陷害説

仇者，溥怒殺之。損時在朝，溥即上言損連謀，請并誅。田令孜受溥金，劾損，付御史獄，中丞盧渥傅成其罪。御史王華嫉惡甚，表損不知狀。令孜請移神策獄，華不奉詔，奏言："損近臣，法當死即死，獨不宜取辱於宦人手。"遘即時叩延英争曰："凝吉以冤就屠，已不可言。損與子音問不接且數期，安得謂同謀哉？溥恃功壞天子法，請案近臣，卑侮王室，有無將之萌。今損可無罪誅，禍且及臣輩。"帝寤，止免官。當此時，令孜持禁軍，權寵可炙，公卿無不附順，唯遘未嘗少下。

李凝吉是爲支詳報仇的人，時溥一氣之下殺了他。李損當時在朝廷，時溥上書説李損是同謀，請求一同誅殺。田令孜接受時溥的賄賂，彈劾李損，將他交付御史獄，中丞盧渥附會田令孜也説李損有罪。御史王華非常痛恨這些奸惡之人，上表申明李損根本不知道情況。田令孜請求將李損移交給神策軍監獄，王華不奉詔，奏説："李損是近臣，按照法律該判死罪就判死罪，衹是不應該受辱於宦官手中。"蕭遘即刻到延英殿叩見皇帝并争論説："李凝吉被冤殺，已經没辦法説清。李損和他兒子音信不通已經幾年了，怎能説是同謀呢？時溥依仗有功敗壞天子的法令，還請求審訊皇上的近臣，輕視辱侮朝廷，有叛亂的萌芽。如今李損可以無罪被殺，災禍將要降臨到臣這些人身上了。"皇帝醒悟，衹免去李損的官職。正當這時，田令孜掌握禁軍，權寵炙手可熱，公卿没有不附順的，衹有蕭遘未曾有一點低頭。

後令孜取安邑池鹽給衛軍，王重榮固争，乃徙重榮它鎮，不受詔。令孜以兵討之，重榮引沙陀拒王師。王師敗，逐而西，帝驚，幸鳳翔。諸節度共劾令孜生事，離間大臣。遘素惡之，與裴澈計，共召朱玫於邠。玫起邠兵五千奉迎，與沙陀等連和。令孜迫帝幸陳倉，夜出，百官不及從。玫怒令孜，并望帝不諒其心，謂遘曰："上奔播六年，中原之人，與賊肝髓流野，得復宗廟，遺老殘民聞輿馬音，流涕相歡。上曾不念，以諸侯勤王功爲敕使之寵。今奸臣爲國産怨，我奉命而來，返以爲脅君。群臣報國極矣，戰力殫矣，尚能垂頭塌翅求生於黄門哉！喪君有君，公其圖之。"遘曰："上無負天下，顧爲令孜掣制，每言必涕數行下。陳倉之行，又劫於兵。公誠有憂王室意，宜還藩奉表，請天子復國，策無宜此。"玫曰："諸王才可任天下者不乏。"遘曰："人非伊、霍，欲爲禍首，未或利也。"玫

後來田令孜取安邑池鹽給衛軍，王重榮堅持力争，田令孜就將王重榮遷往其他方鎮，王重榮不接受詔命。田令孜派兵征討他，王重榮引來沙陀兵抗拒官軍。官軍失敗，被驅逐到西邊，皇帝驚駭，臨幸鳳翔。各節度使都彈劾田令孜製造事端，離間大臣。蕭遘一向厭惡田令孜，和裴澈合計，一齊從邠地徵召朱玫。朱玫帶領邠兵五千人奉迎，和沙陀等部聯合。田令孜逼迫皇帝臨幸陳倉，夜間脅迫出走，百官來不及跟從。朱玫惱恨田令孜，而且埋怨皇帝不體諒他的心，對蕭遘説："皇上奔波六年，中原的人，和賊人血戰，得以恢復王室，遺老殘民聽到皇上車馬的聲響，流淚歡迎。皇上不曾想想這些，將諸侯勤王的功勞變成對皇帝使者的寵愛。如今奸臣爲國家生出怨恨，我奉命前來，反而認爲是脅迫君主。群臣報效國家已經足够了，戰力已經用完了，還能垂頭喪氣求活命於宦官嗎！失去君主還會有君主，公考慮吧。"蕭遘説："皇上没有辜負天下，衹是被田令孜鉗制，每次説話必然流下淚來。陳倉之行，又被軍兵劫持。公如果確實有憂慮朝廷的心意，應該回到藩鎮上表，請求天子復國，辦法没有比這再適合的了。"朱玫説："諸親王中才能可

退曰："我擇一王爲帝，違者斬，尚何事?"乃立嗣襄王熅，而召遘作册，遘苦辭，玫更委鄭昌圖，滋恨遘。及還長安，使昌圖相熅，罷遘爲太子太保。移疾不出。方其弟蘧爲永樂令，往從之。帝還宫，宰相孔緯與遘雅隙，乃劾嘗爲僞臣，即賜死其所，實光啓三年。

以做皇上的人不少。"蕭遘説："人非伊尹、霍光，要成爲罪魁禍首，未必有利。"朱玫退下説："我選擇一位親王做皇帝，有違抗者斬首，還有什麽事?"就立嗣襄王李熅做皇帝，而召蕭遘作册命，蕭遘苦苦推辭，朱玫改委鄭昌圖去做，更加怨恨蕭遘。等返回長安，讓鄭昌圖做李熅的宰相，罷免了蕭遘的相位讓他任太子太保。蕭遘稱病不出。這時蕭遘的弟弟蕭蘧正任永樂令，前往依從。皇帝返回皇宫，宰相孔緯和蕭遘平日有隔閡，就彈劾蕭遘曾經做僞臣，將他賜死在所在之地，這時實際上是光啓三年。

遘見柄任凡五期，行完而材，逢世多故，召愎臣以濟亂，身汚僞署，不得其死，人爲哀之。

蕭遘執掌朝政共五年，行爲完善而有才華，逢多世之秋，徵召乖戾之臣來拯救亂世，自身沾污成爲僞官，不得其死，人們哀憐他。

蕭定

定，字梅臣，瑀曾孫。以蔭起家陕州參軍事、金城丞。莅事清挺。選補黜陟使裴遵慶表爲判官，還調萬年主簿。歷左右司郎中。爲元載所惡，外遷袁、潤等六州刺史。大曆中，有司差天下刺史治最，定與常州蕭復、豪州張鎰爲第一，而劭桑稼，均賦税，業徠游口，在鎰、復右。遷户部侍郎、太常卿。朱泚反，詭姓名爲張誕，匿里中，與蔣沇不浼于賊。事平，擢太子少師。卒，年七十七，贈太子太師。

蕭定，字梅臣，是蕭瑀的曾孫。因祖上功業做官任陝州參軍事、金城丞。任職時處事清廉正直。選補黜陟使裴遵慶上表推薦他做判官，回到京城調任萬年主簿。歷任左右司郎中。被元載所忌恨，外遷袁、潤等六州刺史。大曆年間，有關部門評定全國刺史的政績，蕭定和常州刺史蕭復、豪州刺史張鎰爲第一，而在勸勉農桑，平均賦税，招徠安撫游民方面，蕭定的政績在蕭復、張鎰之上。升任户部侍郎、太常卿。朱泚反叛，假稱姓名叫張誕，隱匿在坊里之中，和蔣沇不爲叛軍做事。事件平息，升任太子少師。去世，終年七十七歲，追贈太子太師。

贊曰：梁蕭氏興江左，實有功在民，厥終無大惡，以寖微而亡，故餘祉及其後裔。自瑀逮遘，凡八葉宰相，名德相望，與唐盛衰。世家之盛，古未有也。

贊曰：梁朝的蕭氏興起在江左，的確有功德於百姓，始終没有大的缺點，國家是因爲逐漸衰微而滅亡的，所以其後代還能得到餘福。自蕭瑀到蕭遘，共八代宰相，功名德行相望於世，和唐朝的盛衰相始終。家世的隆盛，亘古未有。

# 唐書卷一百二

## 列傳第二十七

### 岑虞李褚姚令狐列傳

#### 岑文本

岑文本，字景仁，鄧州棘陽人。祖善方，後梁吏部尚書，更家江陵。父之象，仕隋爲邯鄲令，坐爲人訟，不得申。文本年十四，詣司隸理冤，辨對哀暢無所詘，衆屬目，命作《蓮華賦》，文成，合臺嗟賞，遂得直。

岑文本，字景仁，鄧州棘陽人。祖父岑善方，在後梁任吏部尚書，也把家遷到了江陵。父親岑之象，在隋做官而任邯鄲令，因某事被人告了一狀，結果没有能够申訴。岑文本十四歲那年，到司隸官處申理冤屈，辯論和答對的言辭悲傷通暢而且無所屈服，爲衆人所注目，有人叫他作《蓮華賦》，作成之後，在場的人都贊嘆不已，於是他父親的冤屈得以洗雪。

性沈敏，有姿儀，善文辭，多所貫綜。郡舉秀才，不應。蕭銑僭號，召爲中書侍郎，主文記。河間王孝恭平荆州，其下欲掠奪，文本説孝恭曰："自隋無道，四海救死延頸以望真主。蕭氏君臣決策歸命者，意欲去危就安。大王誠縱兵剽係，恐江、嶺以南，向化心沮，狼顧麇驚。不如厚撫荆州，勸未附，陳天子厚惠，誰非王人?"孝恭善之，遽下令止侵略，署文本别駕。從擊輔公祏，典檄符。進署行臺考功郎中。

岑文本性情敏捷，有美好的儀表，擅長作文章，而且能貫通綜合古今。本郡推薦他去考秀才，岑文本没有去。蕭銑越分自稱帝號，召他任中書侍郎，主管文書。河間王李孝恭平定荆州，其部下打算掠奪百姓，岑文本勸説李孝恭道："自從隋室無道，四海之人爲了活命都伸長脖子盼望真正的人主。蕭氏君臣之所以決心歸順，是爲了遠離危亡而尋求安定。大王您如果縱兵剽掠，恐怕江、嶺以南，人們的歸順之心受阻，從而造成狼顧獐驚的局面。不如好好安頓荆州，以此來勸勉還未歸附的人，陳説天子的大恩大德，那麽誰不願意成爲我朝的百姓呢?"李孝恭認爲他説的對，立即下令不准侵擾掠奪，任用岑文本爲别駕。後跟隨李孝恭攻打輔公祏，主管撰寫檄文符文。升任行臺考功郎中。

貞觀元年，除秘書郎，兼直中書省。太宗既藉田，又元日朝群臣，文本奏《藉田》、《三元頌》二篇，文致華贍。李靖復薦于帝，擢中書舍人。

貞觀元年，岑文本被授任爲秘書郎，同時在中書省上班。太宗在舉行完藉田禮之後，又在元日召見群臣，岑文本奏上《藉田》、《三元頌》兩篇，辭藻與情致都很富麗。李靖又把他推薦給皇

時顔師古爲侍郎，自武德以來，詔誥或大事皆所草定。及得文本，號善職，而敏速過之。或策令叢遽，敕吏六七人泚筆待，分口占授，成無遺意。師古以譴罷，温彦博爲請帝曰："師古練時事，長於文誥，人少逮者，幸得復用。"帝曰："朕自舉一人，公毋憂。"乃授文本侍郎，專典機要。封江陵縣子。是時，魏王泰有寵，侈第舍，冠諸王。文本上疏，勸崇節儉，陳嫡庶分，宜有抑損。帝善之，賜帛三百段。

上，因而提拔任中書舍人。這時顔師古爲侍郎，自從武德以來，詔書文誥或大事都由顔師古起草制定。等到岑文本任職後，他很稱職，而且敏捷快速超過了顔師古。有時詔令繁多時間緊急，他便叫屬吏六七人蘸筆等待，分别進行口授，草成之後一看意思也没有遺漏的。顔師古因過錯被免職，温彦博替他向皇上求情説："顔師古熟悉時事，擅長草擬文誥，很少有人能比得上，希望能重新任用。"皇上説："朕親自舉薦一人，您不要擔憂了。"於是授任岑文本爲侍郎，專門掌管機要事務。封江陵縣子。這時，魏王李泰得寵，第宅非常豪華，爲諸王之冠。岑文本上疏給皇上，既用崇尚節儉來勸説，又陳述了嫡與庶的本分，認爲應當對魏王有所限制纔是。皇上認爲他的建議很好，賜給他布帛三百段。

逾年爲令，從伐遼東，事一委倚，至糧漕最目、甲兵凡要、料配差序，籌不廢手，由是神用頓耗，容止不常。帝憂曰："文本今與我同行，恐不與同返矣！"至幽州暴病，帝臨視流涕。卒，年五十一。是夕，帝聞夜嚴，曰："文本死，所不忍聞。"命罷之。贈侍中、廣州都督，謚曰憲，陪葬昭陵。

過了一年岑文本任中書令，跟隨太宗征伐遼東，太宗把事情全部交付給他，關於糧食運輸的目次、兵器甲胄的總目、草料分配的等級，岑文本總是籌算不離手，因而心力交瘁，形貌舉止不同於平常。皇上擔憂地説："岑文本和我一同出行，恐怕不能和我一同返回了！"走到幽州突然發病，皇上親自去看望并流下了眼淚。去世，終年五十一歲。當天傍晚，皇帝聽見夜間戒嚴的聲音，説："岑文本逝世了，我不忍心再聽見這種聲音。"於是下令停止。并下令追贈他爲侍中、廣州都督，謚號憲，陪葬昭陵。

始，文本貴，常自以興孤生，居處卑，室無茵褥幃帟。事母以孝顯，撫弟侄篤恩義。生平故人，雖羈賤必鈞禮。帝每稱其忠謹，"吾親之信之"。晉王爲皇太子，大臣多兼官官，帝欲文本兼攝，辭曰："臣守一職，猶懼其盈，不願希恩東宫，請一心以事陛下。"帝乃止，但詔五日一參東宫。每進見，太子答拜。始爲中書令，有憂色，母問之，答曰："非勋非舊，責重位高，所以憂也。"有來慶者，輒曰："今日受吊不受賀。"或勸其營産業，文本嘆曰："吾漢南一

起初，岑文本顯貴後，常自以爲起家書生，所以住處簡陋，室内也没有茵褥幃帟一類裝飾。他侍奉母親以孝著稱，撫養弟侄很有恩義。平生的故人，即使是漂泊貧賤之人也一定以禮平等相待。皇上常常稱贊他的忠誠敬慎，并説："我喜歡和信任他"。晉王爲皇太子時，大臣大多兼任東宫官職，皇上想讓岑文本兼任或代理，他辭謝説："臣擔任一個官職，還怕事務太多，不想再去東宫太子那裏希求恩澤，請讓我一心事奉陛下吧。"皇上這纔作罷，但仍下詔叫他五天到東宫參見一次。岑文本每次進見，太子都要答拜。在任中書令之初，他面有憂色，母親問他原因，回答説："既非功臣又非故舊，責任重而職位高，

布衣，徒步入關，所望不過秘書郎、縣令耳。今無汗馬勞，以文墨位宰相，奉稍已重，尚何殖產業邪?”故口未嘗言家事。

所以憂愁。”有人前來慶賀，他就說：“今日接受慰問不接受慶賀。”有人勸他經營產業，岑文本感嘆說：“我是漢南一平民，徒步入關，所期望的不過是做個秘書郎、縣令而已。如今沒有汗馬功勞，以文墨書生出身而位居宰相，俸祿已很豐厚，爲什麼還要置辦產業呢?”所以他從來不談及家業之事。

既任職久，賚錫豐饒，皆令弟文昭主之。文昭任校書郎，多交輕薄，帝不悦，謂文本曰：“卿弟多過，朕將出之。”文本曰：“臣少孤，母所鍾念者弟也，不欲離左右。今若外出，母必憂，無此弟，是無老母也!”泣下嗚咽。帝愍其意，召文昭讓敕，卒無過。

岑文本任職時間長了，得到的賞賜也很豐厚，都交給他弟弟岑文昭主管。岑文昭任校書郎，結交了很多輕薄之人，皇上不高興，對岑文本說：“你的弟弟多有過失，朕將叫他出京任外官。”岑文本說：“臣自小沒有父親，母親所鍾愛的是臣的弟弟，不想叫他離開身邊。如今若叫他到外地任官，母親肯定會憂慮的，没有這個弟弟，就等於没有老母親了啊！”説罷便嗚咽流淚。皇上憐憫岑文本的心意，召來岑文昭訓斥并予以約束，後來岑文昭也没有什麼過失了。

孫羲。從子長倩。

岑文本的孫子岑羲。侄子岑長倩。

**岑羲**

羲，字伯華，第進士，累遷太常博士。坐伯父長倩貶郴州司法參軍。遷金壇令。時弟仲翔爲長洲令，仲休爲溧水令，皆有治績。宰相宗楚客語本道巡察御史：“毋遺江東三岑。”乃薦羲爲汜水令。武后令宰相舉爲員外郎者，韋嗣立薦羲，且言惟長倩爲累，久不進。后曰：“羲誠材，何諉之拘。”即拜天官員外郎。於是坐親廢者皆得援而進矣。俄爲中書舍人。中宗時，武三思用事，敬暉欲上表削諸武封王者，衆畏三思，不敢爲草，獨羲爲之，詞誼勁切，由是下遷秘書少監。進吏部侍郎。時崔湜、鄭愔及大理少卿李元恭分掌選，皆以賄聞，獨羲勁廉，爲時議嘉仰。帝崩，詔擢右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睿宗立，罷爲陝州刺史，再遷户部尚書。景雲初，復召同三品，進侍中，封南陽郡公。初，節愍太子之難，冉祖雍

岑羲，字伯華，考中進士科，多次遷任爲太常博士。因受伯父岑長倩牽連貶爲郴州司法參軍。升任金壇令。這時他的弟弟岑仲翔任長洲令，岑仲休任溧水令，都有政績。宰相宗楚客對在本道巡察的監察御史說：“不要漏掉江東三岑。”於是岑羲被舉薦爲汜水令。武后叫宰相舉薦能任員外郎的人，韋嗣立舉薦岑羲，并且説因岑長倩有罪他受到牽連，很久都没有進用了。武后說：“衹要岑羲真有才幹，有點小牽累怕什麼。”當即下令拜授岑羲爲天官員外郎。於是先前因近親有罪而受到牽連被廢棄的人都從此得以援引進用了。不久岑羲升任中書舍人。中宗時，武三思掌權，敬暉要上表把諸武封的王鏟除，人們畏懼武三思，不敢替敬暉起草文稿，惟獨岑羲肯動筆，言詞剛强峻急，因此被降任爲秘書少監。後來升任吏部侍郎。這時崔湜、鄭愔以及大理少卿李元恭分掌考試任官之事，皆有受賄的名聲，衹有岑羲清廉正直，爲當時輿論所贊許。中宗逝世，新皇帝下詔升任他爲右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睿宗即位，他被免去宰相之職而任

誣帝及太平公主連謀，賴羲與蕭至忠保護得免，羲監修《中宗實録》，自著其事。帝見之，賞嘆，賜物三百段、良馬一匹，下詔褒美。

陝州刺史，再升任户部尚書。景雲初年，又召入任同三品，升任侍中，封南陽郡公。當初，節愍太子遭難時，冉祖雍誣陷睿宗和太平公主與節愍太子通謀，多虧岑羲和蕭至忠的保護纔得以幸免，岑羲監修《中宗實録》，親自記上了這件事。睿宗看到這事後，嗟嘆稱賞不已，賜給他布帛三百段、良馬一匹，并下詔予以褒揚和贊美。

時羲兄獻爲國子司業，仲翔陝州刺史，仲休商州刺史，兄弟子侄在清要者數十人。羲嘆曰："物極則反，可以懼矣!"然不能抑退。坐豫太平公主謀誅，籍其家。

當時岑羲的哥哥岑獻任國子司業，岑仲翔任陝州刺史，岑仲休任商州刺史，兄弟和侄子任清要官職的有幾十人之多。岑羲感嘆道："物極必反，可要戒懼啊！"但不能有所貶退。後因參預太平公主謀逆獲罪而被誅殺，皇帝下令籍没他的全家。

## 岑長倩

長倩，少孤，爲文本鞠愛。永淳中，累官至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垂拱初，自夏官尚書遷内史，知夏官事。俄拜文昌右相，封鄧國公。武后擅位，喜符瑞事，群臣争言之。長倩懼，間亦開陳，請改皇嗣爲武氏，且爲周家儲貳。后順許，賜實封户五百，加特進、輔國大將軍。鳳閣舍人張嘉福、洛州民王慶之建請以武承嗣爲皇太子，長倩謂皇嗣在東宫，不宜更立，與格輔元不署，奏請切責嘉福等。和州浮屠上《大雲經》，著革命事，后喜，始詔天下立大雲寺。長倩争不可，繇是與諸武忤，罷爲武威道行軍大總管，征吐蕃。未至，召還，下獄。來俊臣脅誣長倩與輔元、歐陽通數十族謀反，斬于市，五子同賜死，發暴先墓。睿宗立，追復官爵，備禮改葬。

岑長倩，年少時喪父，由岑文本養育成人。永淳年間，多次任官做到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垂拱初年，岑長倩從夏官尚書升任内史，主管夏官事務。不久拜授文昌右相，封鄧國公。武后獨攬朝政，喜歡吉祥的徵兆，群臣争着講説。岑長倩害怕，有時也來陳奏，請求改太子爲武氏，并作爲周家的太子。武后答應了他的建議，并下令賜給他實封五百户，還加授他特進、輔國大將軍。鳳閣舍人張嘉福、洛州百姓王慶之建議請以武承嗣爲皇太子，岑長倩認爲李唐的太子在東宫，不應當另立武承嗣，和格輔元硬是不署名，又另上奏章請求責斥張嘉福等人。和州僧人呈上《大雲經》，經文中有革命的事情，武后大喜，開始下詔叫天下興建大雲寺。岑長倩力争不可，由此和諸武相忤，被罷爲武威道行軍大總管，率兵征討吐蕃。岑長倩還未到任，又被召回朝廷，投到監獄裏去了。來俊臣脅迫人們誣陷岑長倩和格輔元、歐陽通數十個家族謀反，皇帝下令在街市上將他斬死，并讓他的五個兒子一同自殺，還叫掘開和暴露他祖先的墳墓。睿宗即位，下令恢復他的官爵，而且按照禮制進行改葬。

## 格輔元

輔元者，汴州浚儀人。父處仁，仕隋爲剡丞，與同郡王孝逸、繁師元、靖君亮、鄭祖咸、鄭師善、李行

格輔元，汴州浚儀人。父親格處仁，在隋做官任剡丞，和同鄉王孝逸、繁師元、靖君亮、鄭祖咸、鄭師善、李行簡、盧協都有名聲，號稱

簡、盧協皆有名，號陳留八俊。

輔元擢明經，累遷殿中侍御史，歷御史中丞、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既持承嗣不可，遂及誅。

子遵，亦舉明經第，爲太常寺太祝，亡命匿中牟十餘年。神龍初，訴父冤，擢累贊善大夫。

輔元兄希元，洛州司法參軍，同章懷太子注范曄《後漢書》者。

**虞世南**

虞世南，越州餘姚人，出繼叔陳中書侍郎寄之後，故字伯施。

性沈静寡欲，與兄世基同受學于吴顧野王餘十年，精思不懈，至累旬不盥櫛。文章婉縟，慕僕射徐陵，陵自以類己，由是有名。陳天嘉中，父荔卒，世南毁不勝喪。文帝高荔行，知二子皆博學，遣使至其家護視，召爲建安王法曹參軍。時寄陷於陳寶應，世南雖服除，仍衣布飯蔬；寄還，乃釋布啖肉。至德初，除西陽王友。陳滅，與世基入隋。世基辭章清勁過世南，而贍博不及也，俱名重當時，故議者方晋二陸。煬帝爲晋王，與秦王俊交辟之。大業中，累至秘書郎。煬帝雖愛其才，然疾峭正，弗甚用，爲七品十年不徙。世基佞敏得君，日貴盛，妻妾被服擬王者，而世南躬貧約，一不改。宇文化及已弑帝，間殺世基，而世南抱持號訴請代，不能得，自是哀毁骨立。從至聊城，爲竇建德所獲，署黄門侍郎。秦王滅建德，引爲府參軍，轉記室，遷太子中舍人。王踐祚，拜員外散騎侍郎、弘文館學士。時世南已衰老，屢乞骸骨，不聽，遷太子右庶子，固辭，改秘書監，封永興縣子。

陳留八俊。

格輔元考中明經科，屢經升遷任殿中侍御史，歷任御史中丞、同鳳閣鸞臺平常事。因他堅持不立武承嗣爲皇太子，結果被誅殺身亡。

格輔元的兒子格遵，格遵也考中明經科，任太常寺太祝，爲逃命藏匿在中牟達十多年之久。神龍初年，上書爲父親申冤，多次提升後任贊善大夫。

格輔元的哥哥格希元，格希元任洛州司法參軍，同章懷太子一起注釋范曄的《後漢書》。

虞世南，越州餘姚人，過繼給叔叔陳中書侍郎虞寄而成了他的後代，所以字叫伯施。

虞世南性情沉静寡欲，和哥哥虞世基一起跟隨吴顧野王學習了十多年，始終都是精心思考從不懈怠，甚至幾十天也不梳洗。他的文章婉麗多彩，效法的是僕射徐陵，徐陵也説虞世南的文章類似自己，因此他便有了名聲。陳天嘉年間，父親虞荔去世，虞世南哀毁得幾乎承受不了。文帝看重虞荔的品行，又知道他的兩個兒子都很博學，便派遣使者到他家幫忙照料，并召虞世南任建安王法曹參軍。當時虞寄落在陳寶應手中，虞世南雖然已經服喪期滿，仍然是布衣蔬食；等虞寄回來，纔脱掉布衣和吃肉。至德初年，虞世南被授任爲西陽王友。陳滅亡後，他和虞世基歸順了隋。虞世基的文章清秀有力超過虞世南，但豐富廣博却比不上他，兄弟倆在當時都很知名，所以議論的人將他倆比做晋朝的二陸。煬帝爲晋王時，和秦王楊俊交替徵用他們。大業年間，虞世南多次任官做到秘書郎。煬帝雖然愛他的才華，但討厭他峻直剛正，不太重用他，讓他做了個七品官而且十年不曾升遷過。虞世基聰明善於奉承得到了煬帝的寵信，而且日益高貴顯赫，他的妻妾穿戴的可和王者比擬，而虞世南却清貧節儉，一點也没改變。宇文化及已經弑殺了煬帝，因有仇又要殺虞世基，而虞世南抱着虞世基號啕大哭并請求自身代替，宇文化及不答應，虞世南從此哀痛得消瘦骨立。他跟隨宇文化及到了聊城，被竇建德抓獲後，署任爲黄門侍郎。秦王滅

掉竇建德，援引他爲王府參軍，轉任記室，升任太子中舍人。秦王即帝位，拜授他爲員外散騎侍郎、弘文館學士。這時虞世南已經衰老，屢屢上表請求退休，皇上不但没答應，還升任他爲太子右庶子，他堅決推辭，結果改任秘書監，封永興縣子。

世南貌儒謹，外若不勝衣，而中抗烈，論議持正。太宗嘗曰："朕與世南商略古今，有一言失，未嘗不悵恨，其懇誠乃如此！"

虞世南容貌温和謹厚，從外表看上去好像連件衣服都不能承受，但他内心高亢激烈，議論公正平允。太宗曾説："朕和虞世南討論古今之事，即使有一字一句的失誤，也没有不惆悵怨恨的，他就是這樣的誠懇。"

貞觀八年，進封縣公。會隴右山崩，大蛇屢見，山東及江、淮大水，帝憂之，以問世南，對曰："春秋時梁山崩，晋侯召伯宗問焉。伯宗曰：'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以禮焉。'梁山，晋所主也，晋侯從之，故得無害。漢文帝元年，齊、楚地二十九山同日崩，水大出，詔郡國無來貢，施惠天下，遠近洽穆，亦不爲災。後漢靈帝時，青蛇見御坐。晋惠帝時，大蛇長三百步，見齊地，經市入廟。蛇宜在草野，而入市，此所以爲怪耳。今蛇見山澤，適其所居。又山東淫雨，江、淮大水，恐有冤獄枉繫，宜省録累囚，庶幾或當天意。"帝然之，於是遣使賑飢民，申挺獄訟，多所原赦。

貞觀八年，虞世南被進封縣公。這時隴右發生了山崩，大蛇屢屢出現，山東以及江、淮一帶鬧水災，皇上因此而擔憂，詢問虞世南如何是好，虞世南回答説："春秋時梁山崩塌，晋侯召伯宗詢問對策。伯宗説：'國主持祭祀高山河流，所以高山崩塌河流乾涸，君主因此也要除去盛饌和偃息聲樂，身穿素服、乘坐無文飾的車子、撤掉樂器、避開正寢而到郊外暫住、舉行乞求免災的祝幣典禮。'梁山，是晋國主持祭祀的名山，晋侯聽從了伯宗的話，所以晋國没有發生什麽禍害。漢文帝元年，齊、楚地區二十九座大山於同一天崩塌，大水涌出，文帝下詔郡國都不要前來朝貢，施恩惠於天下，使得遠近的人都歡樂融洽，也没有形成什麽災害。後漢靈帝時，青蛇出現在御座上。晋惠帝時，有大蛇長三百步，出現在齊地，經過集市而進入宗廟。按理蛇應該在草野之中，而進入了集市與宗廟，所以可以稱得是怪事了。現在蛇出現在山澤中，正是蛇所居住的地方。還有山東長期下雨，江、淮一帶鬧水災，恐怕有無罪而被捉拿入獄的冤情，應當檢查在押囚犯，或許還能符合天意呢。"皇上認爲他説得很對，於是派遣使者賑濟飢民，辨明而從寬處理訟案，大多予以赦免。

後星孛虚、危，歷氐，餘百日。帝訪群臣，世南曰："昔齊景公時彗見，公問晏嬰，嬰曰：'公穿池沼畏不深，起臺榭畏不高，行刑罰畏不重，是以天見彗爲戒耳。'景公懼而

後來有彗星出現於虚宿、危宿，一直走到氐宿，如此持續了一百多天。皇上詢問群臣，虞世南説："從前齊景公時有出現了彗星，齊景公問晏嬰，晏嬰説：'您挖掘池沼惟恐不深，修建臺榭惟恐不高，執行刑罰惟恐不重，所以上天出現

修德，後十六日而滅。臣願陛下勿以功高而自矜，勿以太平久而自驕，慎終于初，彗雖見，猶未足憂。”帝曰：“誠然，吾良無景公之過，但年十八舉義兵，二十四平天下，未三十即大位，自謂三王以來，撥亂之主莫吾若，故負而矜之，輕天下士。上天見變，其爲是乎？秦始皇剗除六國，隋煬帝有四海之富，卒以驕敗，吾何得不戒邪？”

彗星進行告誡了。’景公因畏懼而注重德政，十六天以後彗星便不見了。臣希望陛下不要因爲功高而誇大，不要因太平日久而驕奢，慎終如初，雖有彗星出現，也没有必要憂慮。”皇上說：“是的，我確實没有齊景公那樣的過錯，我十八歲時舉義兵，二十四歲平定了天下，不到三十歲就登上皇帝之位，自以爲從三王以來，撥亂反正的君主没有能像我這樣的，所以自驕自誇，輕視天下的士人。上天顯示異常現象，怕是因爲這個緣故吧？秦始皇鏟除六國，隋煬帝富有四海，終因驕傲而失敗，我怎能不引以爲戒呢？”

高祖崩，詔山陵一準漢長陵故事，厚送終禮，於是程役峻暴，人力告弊。世南諫曰：

高祖逝世，新皇帝下詔說帝王墳墓的制度一概按照漢朝長陵的舊例，送終之禮要豐厚一些，於是工程勞役嚴峻緊迫，人力告以勞敝。虞世南上疏勸諫說：

古帝王所以薄葬者，非不欲崇大光顯以榮其親，然高墳厚隴，寶具珍物，適所以累之也。聖人深思遠慮，安於菲薄，爲長久計。昔漢成帝造延、昌二陵，劉向上書曰：“孝文居霸陵，凄愴悲懷，顧謂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斫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戚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孝文寤焉，遂以薄葬。”又漢法，人君在位，三分天下貢賦，之一以入山陵。武帝歷年長久，比葬，方中不復容物。霍光暗於大體，奢侈過度，其後赤眉入長安，破茂陵取物，猶不能盡。無故聚斂，爲盜之用，甚無謂也。魏文帝爲壽陵，作終制曰：“堯葬壽陵，因山爲體，無封樹、寢殿、園邑，棺椁足以藏骨，衣衾足以朽肉。吾營此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

古代帝王之所以薄葬，不是不想用崇大和高貴來顯耀他的親人，但是高墳厚隴，珍寶具備，實在是害了親人啊。聖人深思遠慮，安於薄葬，這是爲長久作的打算。從前漢成帝建造延、昌二陵，劉向上書說：“孝文帝居霸陵，抱着悲傷的情懷，看着群臣說：‘唉！以此山之石爲椁，用苧麻和棉絮斬碎漆在裏邊，還能動得了嗎？’張釋之說：‘如果裏邊裝有能使人想得到的東西，即使是封固在南山裏也還是有隙縫的；如果裏邊没有人想要的東西，就是不用石椁，又怕什麽呢！’死者是永遠地埋在裏面了，而國家還會有廢有興。孝文帝省悟了，於是實行了薄葬。”又根據漢朝的法令，人君在位時，把天下的貢賦分成三份，把一份貢獻給陵墓。漢武帝在位時間長久，到他死後下葬的時候，墓穴中已放不下東西了。霍光不明大體，過度奢侈，後來赤眉軍進入長安，打開茂陵拿取東西，還是没有拿完。無緣無故的聚斂百姓，結果被盜賊所取用，實在是太没有意義了。魏文帝營造壽陵，留下遺制說：“堯葬於壽陵，因山爲陵，没有封樹、寢殿、園邑，棺椁足可以藏骨，衣被足可以裹肉。我把墳墓營造在這不毛之地，目的是改朝换

處，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者，至乃燒取玉匣金縷，骸骨并盡，乃不重痛哉！若違詔妄有變改，吾爲戮尸地下，死而重死，不忠不孝，使魂而有知，將不福汝。以爲永制，藏之宗廟。”魏文此制，可謂達於事矣。陛下之德，堯、舜所不逮，而俯與秦、漢君同爲奢泰，此臣所以尤戚也。今爲丘隴如此，其中雖不藏珍寶，後世豈及信乎？臣愚以爲霸陵因山不起墳，自然高顯。今所卜地勢即平，宜依周制爲三仞之墳，明器一不得用金銀銅鐵，事訖刻石陵左，以明示大小高下之式，一藏宗廟，爲子孫萬世法，豈不美乎！

代之後，不知道我在什麽地方，不藏金銀銅鐵，各種祭器全用瓦器。自政局動亂以來，漢氏諸陵没有不被挖掘的，等到焚燒棺槨拿取玉匣和金鏤等財寶，連骸骨都給弄光了，這豈不太可悲了啊！如果違背我這詔旨而妄有改變，我認爲是戮我尸體於地下，死了以後又再受辱，那纔是真正的不忠不孝，假如靈魂有知，將不會保佑你們的。希望把這作爲永久的制度，并且藏在宗廟中。”魏文帝這個遺制，可以説是通達事理了。陛下的德行，是堯、舜也有所不及的，却要降低到與秦、漢君王同樣的奢侈，這是臣特别擔憂的原因。現在修築這樣高大的丘隴，裏面即使不藏珍寶，後世豈能相信嗎？愚臣以爲霸陵憑藉山勢而不起墳，是自然的高大突出。如今所占卜之地的地勢平坦，應依周代的制度修建三仞高的墳墓，陪葬的器物一概不許用金銀銅鐵，陵墓修成之後刻石於其左，寫明大小高低的規格，各種寶物都收藏在宗廟中，并將這作爲子孫萬代之法，豈不是很好的嗎！

書奏未報。又上疏曰：“漢家即位之初，便營陵墓，近者十餘歲，遠者五十年。今以數月之程，課數十年之事，其於人力不亦勞矣。漢家大郡，户至五十萬，今人衆不逮往時，而功役一之，此臣所以致疑也。”時議者頗言宜奉遺詔，於是稍稍裁抑。

書奏遞上没有答覆。虞世南又上疏説：“漢家在即位之初，便開始營造陵墓，在位少的十多年，多的達五十年。現在要用幾個月的時間，去完成幾十年的事情，就人力來説也已經很勞費了。漢家的大郡，户口多至五十萬，目前人口還不及那時，却要勞費相等的功役，這是臣之所以感到疑慮的原因。”當時議論的人大多都説應當遵奉先帝的遺詔，於是纔稍稍減省了些。

帝嘗作宫體詩，使賡和。世南曰：“聖作誠工，然體非雅正。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臣恐此詩一傳，天下風靡。不敢奉詔。”帝曰：“朕試卿耳。”賜帛五十匹。帝數出畋獵，世南以爲言，皆蒙嘉納。嘗命寫《列女傳》於屏風，於時無本，世南暗疏之，無一字謬。帝每稱其五絶：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學，四曰文詞，五曰書翰。世南始學書於浮屠智

皇上曾作了首宫體詩，叫虞世南接續原韵唱和。虞世南説：“聖上作的詩確實好，但詩體不雅正。上面有所好，下面必有更甚的，臣怕這詩一傳開，天下就會風靡起來。所以不敢奉詔唱和。”皇上説：“朕是在試你的。”賞賜給他布帛五十匹。皇上多次出外打獵，虞世南爲此而上疏勸諫，都受到贊揚和采納。皇上曾叫把《列女傳》寫在屏風上，當時没有作依據的本子，虞世南便默寫了一遍，結果没有一個字寫錯。皇上曾稱贊他有五絶：一是德行，二是忠直，三是博

永，究其法，爲世秘愛。

學，四是文詞，五是書法。虞世南開始跟隨僧人智永學習書法，窮究其要領，他的墨迹爲世人所收藏和珍愛。

十二年，致仕，授銀青光禄大夫，弘文館學士如故，禄賜、防閤視京官職事者。卒，年八十一，詔陪葬昭陵，贈禮部尚書，謚曰文懿。帝手詔魏王泰曰："世南於我猶一體，拾遺補闕，無日忘之，蓋當代名臣，人倫準的。今其云亡，石渠、東觀中無復人矣！"後帝爲詩一篇，述古興亡，既而嘆曰："鍾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朕此詩將何所示邪？"敕起居郎褚遂良即其靈坐焚之。後數歲，夢進讜言若平生，翌日，下制厚恤其家。

十二年，虞世南雖已退休，但朝廷仍授任他爲銀青光禄大夫，而且弘文館學士的頭銜也没有免去，俸禄和賞賜、防衛齋閤人馬與京城在任的職事官相同。後去世，享年八十一歲，皇帝下詔叫陪葬昭陵，追贈禮部尚書，謚號文懿。皇帝還下親筆詔書給魏王泰説："虞世南與我就像是一個人一樣，拾遺補闕，没有一天忘記的，實在是當代的名臣，做人的楷模。現在他去世了，在石渠、東觀中再没有他這樣的人了！"後來皇上作了一首詩，陳述前世興亡之事，接着感嘆説："鍾子期死後，伯牙不再彈琴。朕這首詩將給誰去看呢？"説罷便吩咐起居郎褚遂良將詩拿到虞世南的靈座前焚燒掉。又過了幾年，皇帝夢見虞世南像平生一樣進獻直言，第二天，下制讓有關部門從厚撫恤他的家人。

子昶，終工部侍郎。

虞世南兒子虞昶，虞昶官位終於工部侍郎。

**李百藥**　李安期

李百藥，字重規，定州安平人，隋内史令德林子也。幼多病，祖母趙以百藥名之。七歲能屬文，父友陸乂等共讀徐陵文，有"刈琅邪之稻"之語，嘆不得其事。百藥進曰："《春秋》'鄅子藉稻'，杜預謂在琅邪。"客大驚，號奇童。引蔭補三衛長。乃性疏倪，喜劇飲。開皇初，授太子通事舍人兼學士。被譏，輒謝病去。十九年，召見仁壽宫，襲父爵安平公。僕射楊素、吏部尚書牛弘愛其才，署禮部員外郎。奉詔定五禮、律令、陰陽書。

李百藥，字重規，定州安平人，是隋朝内史令李德林的兒子。李百藥兒童時愛生病，所以祖母趙氏給他取名百藥。李百藥七歲就能作文章，父親的朋友陸乂等人在一起讀徐陵的文章，讀到"刈琅邪之稻"的話語，因爲不知道指的是什麽而嘆息。李百藥上前説道："《春秋》稱'鄅子藉稻'，杜預説是在琅邪。"客人大吃一驚，稱贊他爲神童。李百藥因祖上的功德補爲三衛長。他性情疏慢輕率，喜歡痛飲。開皇初年，被授任爲太子通事舍人兼學士。因被人譏言詆毀，於是托病請求免去官職。十九年，皇帝在仁壽宫召見他，叫他繼承父親的爵位而爲安平公。僕射楊素、吏部尚書牛弘欣賞他的才能和學識，署任他爲禮部員外郎。後李百藥奉詔修定了五禮、律令、陰陽等書。

初以疾去舍人也，煬帝在揚州，召不赴，銜之。及即位，奪爵，爲桂州司馬。官廢，還鄉里。大業九年，戍會稽，管崇亂，城守有功，帝顧其

當初李百藥托病辭去太子通事舍人一職，那時煬帝在揚州，召他前往而他不去，煬帝因此懷恨在心。煬帝即位，下令削奪他的封爵，使他出任桂州司馬。官爵被撤銷後，他返回鄉里。大業

名謂虞世基曰：“是子故在，宜斥醜處。”乃授建安郡丞。至烏程，江都難作，沈法興、李子通、杜伏威更相滅，百藥轉側寇亂中，數被僞署，危得不死。會高祖遣使招伏威，百藥勸朝京師，既至歷陽，中悔，欲殺之，飲以石灰酒，因大利，瀕死，既而宿病皆愈。伏威詒書輔公祏使殺之，爲王雄誕保護得免。公祏反，授吏部侍郎。或謂帝：“百藥與同反。”帝大怒。及平，得伏威所與公祏書，乃解，猶貶涇州司户。

九年，李百藥前去會稽戍守，遇上管崇作亂，他守城有功，煬帝看着他的名字對虞世基説：“這個人還在，應該貶斥到邊遠偏僻之地。”於是授任他爲建安郡丞。走到烏程，江都發生了叛亂，沈法興、李子通、杜伏威一個個相繼滅亡，李百藥輾轉於寇亂之中，多次被僞政權署任官職，所以雖經歷危難而得以不死。恰巧高祖派遣使者招撫杜伏威，李百藥勸説杜伏威去到京師朝見，杜伏威走到歷陽，中途又反悔了，要殺掉他，并讓他喝下石灰酒，弄得大瀉不止，差一點死去，後來他的所有舊病反而都痊愈了。杜伏威寫信給輔公祏叫他殺死李百藥，靠着王雄誕保護而獲免。輔公祏反叛，授任他爲吏部侍郎。有人對皇上説：“李百藥和輔公祏一同反叛。”皇上大怒。等到平定輔公祏，得到杜伏威寫給輔公祏的信件，皇上怒氣緩解，但還是將他貶爲涇州司户。

太宗至涇州，召與語，悦之。貞觀元年，拜中書舍人，封安平縣男。明年，除禮部侍郎。時議裂土與子弟功臣，百藥上《封建論》，理據詳切，帝納其言而止。四年，授太子右庶子。太子數戲媟無度，乃作《贊道賦》以諷。它日帝曰：“朕見卿賦，述古儲貳事，勸勵甚詳，向任卿，固所望耳！”賜綵三百段。遷散騎常侍，進左庶子、宗正卿，爵爲子。久之，固乞致仕。帝嘗與偕賦《帝京篇》，嘆其工，手詔曰：“卿何身老而才之壯，齒宿而意之新乎？”卒，年八十四，謚曰康。

太宗到達涇州後，召李百藥前來并一同談論，對李百藥很賞識。貞觀元年，拜授他爲中書舍人，封安平縣男。第二年，授任禮部侍郎。這時議論分封土地給皇宗子弟和功臣，李百藥進上《封建論》，論據詳實確切，太宗聽從了他的話而終止了此事。四年，授任他爲太子右庶子。太子多次嬉戲而且媟狎過度，於是他寫作《贊道賦》來進行勸諫。後來有一天太宗説：“朕見到你所作的《贊道賦》，詳細敘述了古來太子的事情，勸諫勉勵很詳細懇切，此前任用你爲此官，正是希望這樣啊！”於是賞賜給他彩色布帛三百段，改任散騎常侍，升任左庶子、宗正卿，并進爵爲子。過了好久，他堅決請求退休。太宗曾與李百藥一同賦詩而創作《帝京篇》，贊嘆他的詩作得工巧，因而下親筆詔説：“你爲何身衰而才壯，年老而意更新呢？”後李百藥去世，享年八十四歲，謚號康。

百藥，名臣子，才行世顯，爲天下推重。侍父母喪還鄉，徒跣數千里。服雖除，容貌癯瘠者累年。好獎薦後進，得俸禄與親黨共之。翰藻沈鬱，詩尤其所長，樵厮皆能諷之。所撰《齊史》行於時。

李百藥，是名臣之子，才能和品行彰顯於世，爲天下人所推重。他護送父母的喪柩還鄉，赤足步行幾千里。喪服雖已除去，但容貌仍憔悴多年。李百藥喜歡獎拔引薦後進，得到的俸禄和親信黨羽共同分享。他的文采辭藻深沉蘊藉，詩歌尤其是他的長項，連樵夫厮役一類人物都能吟

子安期。安期亦七歲屬文。父貶桂州，遇盜，將加以刃，安期跪泣請代，盜哀釋之。貞觀初，爲符璽郎。累除主客員外郎。高宗即位，遷中書舍人、司列少常伯，數豫決國事。帝屢責侍臣以不能進賢，衆不敢對。安期進曰："邑十室且有忠信，天下至廣，不爲無賢。比見公卿有所薦進，皆劾爲朋黨，滯抑者未申，而主薦者已訾，所以人人爭噤默以避囂謗。若陛下忘其親仇，曠然受之，惟才是用，塞讒毀路，其誰敢不竭忠以聞上乎?"帝納之。尋檢校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出爲荆州大都督府長史。卒，謚曰烈。

自德林至安期，三世掌制誥，孫羲仲又爲中書舍人。

**褚亮**

褚亮，字希明，杭州錢塘人。曾祖湮，父玠，皆有名梁、陳間。

亮少警敏，博見圖史，一經目輒誌于心。年十八，詣陳僕射徐陵，陵與語，異之。後主召見，使賦詩，江總諸詞人在席，皆服其工。累遷爲尚書殿中侍郎。入隋，爲東宫學士，遷太常博士。煬帝議改宗廟之制，亮請依古七廟，而太祖、高祖各一殿，法周文、武二祧，與始祖而三，餘則分室而祭，始祖二祧，不從迭毀。未及行，坐與楊玄感善，煬帝矜己嫉才，因是亦貶西海司户。時博士潘徽貶威定主簿，亮與俱，至隴山，徽死，爲斂瘞，人皆義之。

後爲薛舉黄門侍郎。舉滅，秦王

誦。他所撰修的《齊史》流行於當時。

李百藥的兒子李安期。李安期也是七歲就能作文章。父親貶任桂州時，遇到了盜賊，盜賊要殺掉父親，李安期跪下哭着請求替代，盜賊哀憐而釋放了他們。貞觀初年，李安期任符璽郎。多次遷官任主客員外郎。高宗即位，他升任中書舍人、司列少常伯，多次參預裁決國家大事。皇上屢次責備侍臣不能舉薦賢良，大家都不敢回答。李安期進言道："十室之邑且有忠信之人，天下極爲廣大，哪能没有賢人。近來見有高官引薦的，都被彈劾爲朋黨，受壓制的人還没有提拔，而引薦的人已被詆毁，所以人人争相沉默并以此來躲避誹謗。如果陛下忘掉親人與仇敵，心胸開闊地接納賢人，衹要有才就予以任用，堵塞讒言詆毁之路，還有誰敢不竭盡忠誠向皇上報告呢?"皇上采納了他的建議。不久朝廷下令拜授他爲檢校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出任荆州大都督府長史。去世，謚號烈。

從李德林到李安期，前後三代皆參與起草詔令，孫子李羲仲也任中書舍人之職。

褚亮，字希明，杭州錢塘人。曾祖褚湮，父親褚玠，都在梁、陳時有名聲。

褚亮少時機警敏捷，博覽圖書史籍，一旦過目就牢記在心中。十八歲時，他去見陳僕射徐陵，徐陵和他交談了一番，認爲他很奇特。陳後主召見他，叫他作詩，江總等諸位詩人也在坐，都佩服他詩作得好。多次遷官任尚書殿中侍郎。進入隋朝後，褚亮任東宫學士，升任太常博士。煬帝議論改革宗廟制度，褚亮奏請依照古代的七廟制度，而太祖、高祖各自爲一個殿，效法周文、武二祧廟，與始祖并列而成爲三個殿，其餘的則分室祭祀，始祖二祧廟，不必隨着迭加拆毁。他的建議還未來得及施行，便因與楊玄感友好而受到牽累，由於煬帝驕傲自大又妒恨才能，也就貶他爲西海司户。當時博士潘徽被貶爲威定主簿，褚亮和潘徽一同上路，走到隴山，潘徽去世，褚亮將潘徽入棺埋葬，人們都説他重義氣。

後來褚亮在薛舉手下任黄門侍郎。薛舉滅

謂曰："寡人受命而來，嘉於得賢。公久事無道君，得無勞乎？"亮頓首曰："舉不知天命，抗王師，今十萬衆兵加其頸，大王釋不誅，豈獨亮蒙更生邪？"王悦，賜乘馬、帛二百段，即授王府文學。高祖獵，親格虎，亮懇愊致諫，帝禮納其言。王每征伐，亮在軍中，嘗預秘謀，有裨輔之益。貞觀中累遷散騎常侍，封陽翟縣侯，老于家。

亡，秦王對他説："寡人我奉上天之命而來，高興得到了賢能。您長期以來事奉無道之君，難道不辛勞嗎？"褚亮以頭叩地説："薛舉不知道天命，抗拒王師，如今十萬兵衆已來到面前，大王您下令釋放而不予誅殺，難道惟獨我褚亮蒙恩獲得重生了嗎？"秦王大喜，賜給他馬四匹、布帛二百段，當即授任他爲秦王府文學。高祖外出打獵時，親自與老虎格鬥，褚亮誠懇地勸諫，高祖便禮貌地采納了他的話。秦王每次出征討伐，褚亮都在軍中，常常參預密謀，有輔佐補益的功勞。貞觀年間多次遷官任散騎常侍，封陽翟縣侯，後退休在家。

太宗征遼，子遂良從，詔亮曰："疇日師旅，卿未嘗不在中，今朕薄伐，君已老。俯仰歲月，且三十載，眷言及此，我勞如何！今以遂良行，想君不惜一子於朕耳。善居加食。"亮頓首謝。及寢疾，帝遣醫，中使候問踵相逮。卒，年八十八，贈太常卿，陪葬昭陵，謚曰康。遂良自有傳。

太宗征遼時，褚亮的兒子褚遂良跟隨太宗前往，太宗下詔給褚亮説："往日率軍出征，您没有不在軍中的，如今又要征伐，而您已退休了。轉眼之間，已過了三十年，回顧往事，您是何等的辛勞！如今要帶着褚遂良遠行，想您於朕不會吝惜一個兒子吧。希望您注意起居飲食。"褚亮以首叩地致謝。到褚亮病重時，太宗派遣醫生爲他診治，還打發宦官相繼前往問候。去世，終年八十八歲，追贈太常卿，陪葬昭陵，謚號康。褚遂良自己有傳。

初，武德四年，太宗爲天策上將軍，寇亂稍平，乃鄉儒，宫城西作文學館，收聘賢才，於是下教，以大行臺司勛郎中杜如晦、記室考功郎中房玄齡及于志寧、軍諮祭酒蘇世長、天策府記室薛收、文學褚亮、姚思廉、太學博士陸德明、孔穎達、主簿李玄道、天策倉曹參軍事李守素、王府記室參軍事虞世南、參軍事蔡允恭、顔相時、著作郎攝記室許敬宗、薛元敬、太學助教蓋文達、軍諮典簽蘇勗，并以本官爲學士。七年，收卒，復召東虞州録事參軍劉孝孫補之。凡分三番遞宿于閣下，悉給珍膳。每暇日，訪以政事，討論墳籍，榷略前載，無常禮之間。命閻立本圖象，使亮爲之贊，題名字爵里，號十八學

當初，武德四年，太宗任天策上將軍，寇亂稍稍平定，就向往着尊重儒學，在宫城的西邊建起了文學館，接納和聘請賢才，於是頒下教令，以大行臺司勛郎中杜如晦、記室考功郎中房玄齡及于志寧、軍諮祭酒蘇世長、天策府記室薛收、文學褚亮和姚思廉、太學博士陸德明和孔穎達、主簿李玄道、天策倉曹參軍事李守素、王府記室參軍事虞世南、參軍事蔡允恭和顔相時、著作郎攝記室許敬宗和薛元敬、太學助教蓋文達、軍諮典簽蘇勗，都以本官充任學士。七年，薛收去世，又召東虞州録事參軍劉孝孫補足其位。諸學士分爲三班輪流在官署住宿值夜，都供給珍貴的食物。每有空暇，太宗便詢問他們政事，討論典籍，商討前史，没有什麽固定的禮法。太宗還叫閻立本爲他們畫像，叫褚亮爲各位的畫像寫贊，并題上名字爵位和鄉里，稱爲十八學士，收藏在書庫中，來顯示禮賢下士的重要。這時候，凡是

士，藏之書府，以章禮賢之重。方是時，在選中者，天下所慕向，謂之登瀛洲。

被選中爲學士的人，都爲天下所敬慕和向往，所以稱他們是登瀛洲。

劉孝孫

劉孝孫者，荆州人。祖貞，周石臺太守。

劉孝孫，荆州人。祖父劉貞，在周做官任石臺太守。

孝孫少知名。大業末，爲王世充弟杞王辯行臺郎中。辯降，衆引去，獨孝孫攀援號慟，送于郊。貞觀六年，遷著作佐郎、吴王友。歷諮議參軍。遷太子洗馬，未拜卒。

劉孝孫年輕時就出名了。大業末年，他任王世充的弟弟杞王王辯的行臺郎中。王辯敗降，部衆都離他而去，衹有劉孝孫追隨着他號哭，而且一直送到遠郊。貞觀六年，改任著作佐郎、吴王友。歷任諮議參軍。升爲太子洗馬，還没來得及拜授就去世了。

李玄道

李玄道者，本隴西人，世居鄭州。仕隋爲齊王府屬。李密據洛口，署記室。密敗，爲王世充所執，衆懼不能寐，獨玄道曰："死生有命，憂能了乎?"寢甚安。及見世充，辭色不撓，釋縛，爲著作佐郎。東都平，爲秦王府主簿。貞觀初，累遷給事中，姑臧縣男。出爲幽州長史，佐都督王君廓，專持府事。君廓不法，每以義裁糾之。嘗遺玄道婢，乃良家子爲所掠，遣去不納，由是始隙。君廓入朝，玄道寓書房玄齡，玄齡本甥也。君廓發其書，不識草字，疑以謀己，遂反。坐是流巂州。未幾擢常州刺史，風績清簡，下詔褒美，賜繒帛。久之，致仕，加銀青光禄大夫，以禄歸第，卒。

李玄道，本來是隴西人，但世世代代都居住在鄭州。李玄道在隋朝做官任齊王府屬。李密據有洛口，署任他爲記室。李密失敗，李玄道被王世充俘獲，同時被王世充俘獲的人都恐懼得不敢入睡，衹有李玄道説："生死有命，憂愁能解决問題嗎?"他睡的很安穩。等見到王世充後，他的言辭神色不撓不屈，王世充下令給他鬆開綁繩，任命他爲著作佐郎。東都平定，李玄道任秦王府主簿。貞觀初年，屢經升遷任給事中，封姑臧縣男。後出任幽州長史，輔佐都督王君廓，掌管都督府中的事務。王君廓每次做了不法的事情，他便用正確的議論來制裁和糾正。王君廓曾送給李玄道一個婢女，這婢女是王君廓搶來的良家女子，他釋放了那婢女而没有接納，從此他們二人有了嫌隙。王君廓入京朝見，李玄道請王君廓捎書信給房玄齡，房玄齡本是李玄道的外甥。王君廓拆開書信，不認識草字寫成的那封書信，便懷疑是圖謀自己，於是反叛了。李玄道因此獲罪而流放巂州。不久升任常州刺史，他爲政清净簡樸，皇帝下詔褒揚贊美，還賞賜給他絲綢，過了好久，李玄道退休了，被加授爲銀青光禄大夫，退居家中仍享受着俸禄，後去世。

李守素

李守素者，趙州人。王世充平，召署天策府倉曹參軍，通氏姓學，世號肉譜。虞世南與論人物，始言江

李守素，趙州人。王世充平定後，他被朝廷召入并署任爲天策府倉曹參軍，因他精通姓氏之學，所以人們稱他爲肉譜。虞世南和他一起談論

左、山東，尚相酬對；至北地，則笑而不答，嘆曰："肉譜定可畏。"許敬宗曰："倉曹此名，豈雅目邪？宜有以更之。"世南曰："昔任彥昇通經，時稱五經笥，今以倉曹爲人物志，可乎？"時渭州刺史李淹亦明譜學，守素所論，惟淹能抗之。

人物，開始説江左、山東時，還能相互酬答；談到北部地方，虞世南就笑而不答了，感嘆道："肉譜實在可畏啊。"許敬宗説："就給李倉曹這個名稱，難道不能給個高雅的名稱嗎？應當更换一下纔是。"虞世南説："過去任彥昇精通經學，當時人稱他爲五經笥，如今把李倉曹爲人物志，大家看怎麽樣？"當時渭州刺史李淹也精通譜牒的學問，李守素所談論的，祇有李淹能和他相抗衡。

## 姚思廉

姚思廉，本名簡，以字行，陳吏部尚書察之子。陳亡，察自吴興遷京兆，遂爲萬年人。

思廉少受《漢書》於察，盡傳其業。寡嗜欲，惟一於學，未嘗問家人生貲。仕陳會稽王主簿。入隋，爲漢王府參軍事，以父喪免。服除，補河間郡司法書佐。初，察在陳嘗修梁、陳二史，未就，死，以屬思廉，故思廉表父遺言，有詔聽續。煬帝又詔與起居舍人崔祖濬修《區宇圖志》。遷代王侍讀。高祖定京師，府僚皆奔亡，獨思廉侍王，兵將升殿，思廉厲聲曰："唐公起義，本安王室，若等不宜無禮於王。"衆眙却，布列階下。帝義之，聽扶王至順陽閤，泣辭去。觀者嘆曰："仁者有勇，謂此人乎！"俄授秦王府文學。王討徐圓朗，嘗語隋事，慨然嘆曰："姚思廉蒙素刃以明大節，古所難者。"時思廉在洛陽，遺使遺物三百段，致書曰："景想節義，故有是贈。"

姚思廉，本名簡，以字行，是陳吏部尚書姚察的兒子。陳朝滅亡，姚察自吴興遷到京兆居住，於是就成爲萬年人。

姚思廉小時候跟隨父親姚察學習《漢書》，能盡傳家學。他没有别的欲望，一門心思在學業上，從不過問家中産業的情况。在陳朝做官任會稽王主簿。陳亡入隋，任漢王府參軍事，因爲父親守喪而免官。守喪期滿，被補授河間郡司法書佐。起初，姚察在陳時曾撰修梁、陳二史，没有撰修完，姚察就去世了，臨終時他把這事托付給了姚思廉，所以姚思廉上表陳述父親的遺言，皇帝下詔准許他續成梁、陳二史。煬帝又下詔叫他和起居舍人崔祖濬撰修《區宇圖志》。後升任代王侍讀。高祖平定京城，代王府的僚屬都逃散了，祇有姚思廉跟隨和侍奉着代王，士兵們就要進入宫殿中了，姚思廉厲聲説道："唐公起義，爲的是安定王室，你們不應對代王無禮。"衆人驚訝地看着後退，列成一隊站在臺階下面。高祖贊賞他忠義，允許他把代王扶到順陽閤，然後他哭着告别離去。看到這情景的人都贊嘆説："仁者有勇，就是説的他呀！"不久被授任爲秦王府文學。秦王討伐徐圓朗，曾談論到隋朝的事情，慨然感嘆道："姚思廉面對刀槍能申明大節，這在古人中也是很難找到的。"當時姚思廉在洛陽，秦王便派使者送給他布帛三百段，還在信上説："仰慕你節義之風，所以有此贈送。"

王爲皇太子，遷洗馬。即位，改著作郎、弘文館學士。詔與魏徵共撰《梁》、《陳書》，思廉采謝炅、顧野王

秦王爲皇太子時，姚思廉升任洗馬。秦王即皇帝位，他改任著作郎、弘文館學士。太宗下詔叫他和魏徵共同撰修《梁書》、《陳書》，姚思廉

等諸家言，推究綜括，爲梁、陳二家史，以卒父業。賜雜綵五百段，加通直散騎常侍。以藩邸恩，凡政事得失，許密以聞，思廉亦展盡無所諱。帝幸九成宮，思廉以爲離宮游幸是秦皇、漢武事，非堯、舜、禹、湯所爲。帝諭曰："朕嘗苦氣疾，熱即頓劇，豈爲游賞者乎?"賜帛五十匹，拜散騎常侍，豐城縣男。卒，贈太常卿，謚曰康，陪葬昭陵。

孫璹。

贊曰：隋煬帝失德，高祖總豪英，興北方，鼓行入關，舉京師，轟若震霆。思廉以諸生侍孱王，奮然陳大義，挫虓虎而奪之氣，勇夫悍心，褫駭自却，不敢加無禮於其君。誠使有國家者舉不失義，天下其何以抗之哉？宜太宗之尊表云。

采集謝炅、顧野王等諸家之書，推究綜括，修成梁、陳二史，完成了父親未完的事業。太宗下令賞賜他雜綵五百段，加授爲通直散騎常侍。因他與太宗有在藩王第宅的舊恩，凡政事得失，太宗准許他秘密上奏，姚思廉也直言論奏無所迴避。太宗要去九成宮，姚思廉認爲離開皇宮而游玩是秦始皇、漢武帝的事情，不是堯、舜、禹、湯所做的。太宗曉諭說："朕常苦於呼吸系統的疾病，天氣一熱就加重，難道是爲了游覽觀賞嗎?"下令賜給他布帛五十匹，拜授爲散騎常侍，封豐城縣男。後去世，追贈太常卿，謚號康，陪葬昭陵。

姚思廉的孫子姚璹。

贊曰：隋煬帝喪失德行，高祖率領英雄豪傑，從北部地方興起，大張聲勢地入關，攻克京城，好像晴天霹靂般。姚思廉以儒生的身份侍奉懦弱的代王，竭力陳述大義，挫敗怒虎而使之奪氣，結果是勇夫都不敢和他抗拒，驚駭地向後退却，不敢對代王有無禮的行爲。假若擁有國家之人的舉止都不失於義，天下人又怎能和他相抗争呢？難怪太宗尊敬和表揚他呢。

## 姚璹

璹，字令璋，少孤，撫昆媦友愛。力學，才辯掞邁。永徽中，舉明經第，補太子宫門郎。以論撰勞，進秘書郎。稍遷中書舍人，封吴興縣男。武后時，擢夏官侍郎。坐從弟敬節叛，貶桂州長史。后方以符瑞自神，璹取山川草樹名有"武"字者，以爲上應國姓，裒類以聞。后大悦，拜檢校天官侍郎，擢文昌左丞、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永徽後，左右史唯對仗承旨，仗下謀議不得聞。璹以帝王謨訓不可闕紀，請仗下所言軍國政要，責宰相自撰，號《時政記》，以授史官。從之。時政有記自璹始。坐事降司賓少卿。延載初，拜納言，有司以璹族犯法，不可爲侍臣者，璹曰："王敦犯順，導典樞機；嵇康被

姚璹，字令璋，年輕時就没了雙親，撫養弟弟妹妹以友愛著稱。他勤奮好學，才智機辯敏鋭超凡。永徽年間，考中明經科，被補授爲太子宫門郎。因論説和編纂有功勞，升任秘書郎。後逐步升任爲中書舍人，封吴興縣男。武后時，升任夏官侍郎。因堂弟姚敬節叛逆而受到牽累，被貶爲桂州長史。武后這時正用吉祥的徵兆來神化自己，姚璹便取山川草木的名稱中有"武"字的，以爲是上應國姓，彙總起來予以上奏。武后很高興，拜授他爲檢校天官侍郎，後升任文昌左丞、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永徽以後，左史和右史衹是朝堂上接受聖旨，至於朝堂下的謀劃和議論就不得聞知了。姚璹認爲帝王的謀劃訓示不能缺而不載，奏請説朝堂下所議論的軍國政要，責成宰相親自記述，稱爲《時政記》，交付給史官。皇帝聽從了他的建議。時政有記載是從姚璹開始的。後來他因事受到連累而降任司賓少卿。延載初

戮，紹以忠死。是能爲累乎？”后曰：“此朕意，卿無恤浮言。”

年，朝廷下令拜授他爲納言，有關部門因姚璹的親族犯法，不能充任侍臣，姚璹說：“王敦造反，王導主持中樞政事；嵇康被殺，嵇紹竭盡忠心而死。這能連累嗎？”武后說：“這是朕的意思，你不要聽了不負責任的話就有什麼顧慮。”

證聖初，加秋官尚書。明堂火，后欲避正殿，應天變。璹奏：“此人火，非天災也。昔宣榭火，周世延；建章焚，漢業昌。且彌勒成佛，七寶臺須臾散壞。聖人之道，隨物示化。況明堂布政之宫，非宗廟，不宜避正殿，貶常禮。”左拾遺劉承慶曰：“明堂所以宗祀，爲天所焚，當側身思過，振除前犯。”璹挾前語以傾后意。后乃更御端門，大酺，燕群臣，與相娱樂。遂造天樞著己功德，命璹爲使，董督之。功費浩廣，見金不足，乃斂天下農器并鑄。以功賜爵一級。后封嵩山，詔璹總知儀注，爲封禪副使。更造明堂，又以使護作，加銀青光禄大夫。大食使者獻師子，璹曰：“是獸非肉不食，自碎葉至都，所費廣矣。陛下鷹犬且不蓄，而厚資養猛獸哉！”有詔大食停獻。時九鼎成，后欲用黄金塗之。璹奏：“鼎者，神器，貴質朴，不待外飾。臣觀其上先有五采雜昈，豈待塗金爲符曜耶？”后乃止。

證聖初年，姚璹被加授爲秋官尚書。明堂失火後，武后打算避居正殿，以此來順應天變。姚璹上奏說：“這是人爲火災，不是天災。從前宣榭失火，而周的統治世代綿延；建章燒掉，而漢代的王業昌盛。况且彌勒成佛，七寶臺隨即散壞。聖人之道，是隨着事物發展也在變化的。何况明堂是宣布政令的宫殿，又不是宗廟，所以不應當避居正殿，而破壞正常的禮制。”左拾遺劉承慶說：“明堂是祀祭祖宗的地方，被天火焚燒了，應當戒懼思過，以改正過去所犯的過錯。”姚璹還是用前面的話來勸說武后。武后就改爲親臨端門，并且舉行盛大宴會，款待群臣，和大家一起娱樂。於是建造天樞來記述自己的功德，下令讓姚璹任使職，監督鑄造。由於工程的費用太大，現有的金屬不够，姚璹就聚斂天下農器一并鑄造。因此立功而被賜爵一級。武后到嵩山封禪，下詔叫姚璹總管儀注典禮，任封禪副使。重造明堂時，武后又下令叫他監督建造，并加授他爲銀青光禄大夫。大食使者要進獻獅子，姚璹說：“這種獸類没有肉就不吃，從碎葉到都城，所耗費的已經很多了。陛下連鷹犬都不畜養，而要花巨資來畜養這猛獸呀！”於是下詔叫大食停止進獻。當九鼎鑄成之後，武后準備用黄金對其進行塗飾。姚璹上奏說：“鼎，是一種神器，貴在質樸，不需要裝飾外表。臣看鼎的表面先有五色光彩，難道還需要塗飾黄金增加吉祥徵兆的光彩嗎？”武后便不再堅持了。

契丹李盡忠盜塞，副梁王武三思爲榆關道安撫使。坐累，下遷益州長史。始，蜀吏貪暴，璹擿發之，無所容貸。后聞，降璽詔慰勞，因謂左右曰：“爲二千石清其身者易，使吏盡清者難，唯璹爲兼之。”新都丞朱待辟坐贓應死，待辟所厚浮屠理中謀

契丹李盡忠侵犯邊塞，姚璹任梁王武三思榆關道安撫使的副職。因某事受到連累，降任益州長史。起初，蜀地官吏貪暴，姚璹將他們揭發出來，一點也不寬容。武后聞知此事，降璽詔慰勞他，并對身邊的人說：“任二千石的地方官自身清廉容易，要使屬吏們都清廉就難了，衹有姚璹能兼有二者。”新都丞朱待辟因貪贓應當判處

殺璹，據劍南。有密告后者，詔璹窮按。璹深探其獄，迹疑似皆捕逮，株黨牽聯數千人。獄具，后遣洛州長史宋玄爽、御史中丞霍獻可覆視，無所翻，坐没入五十餘族，知反流徙者什八以上，道路冤噪。監察御史袁恕己劾奏璹獄不平，有詔勿治。召拜地官、冬官二尚書。久之，致仕。卒，年七十四，遺令薄葬。贈越州都督，謚曰成。

死刑，與朱待辟相好的僧人理中陰謀殺掉姚璹，占據劍南。有人向武后密告，武后下詔叫姚璹徹底查辦，姚璹把案子深挖下去，行迹可疑的全部逮捕，株連了幾千人。獄案已成，武后派洛州長史宋玄爽、御史中丞霍獻可重新審察，結果也没有翻案，因此案而獲罪被官府没收財物、人口等的有五十多族，因知道謀反而被判處流刑的也在十分之八以上，這些人一路上高聲喊着冤枉。監察御史袁恕己上奏彈劾説姚璹查辦獄案不平允，皇帝下詔説不要追究。後被召入朝廷拜授地官、冬官二尚書。過了好久，退休。去世，享年七十四歲，他留下遺言要求喪葬之事從簡。皇帝下令追贈他爲越州都督，謚號成。

弟珽。

姚璹的弟弟姚珽。

**姚珽**

珽，篤學有立志，擢明經。歷六州刺史，政皆有績，數被褒賜，累封宣城郡公。遷太子詹事，兼左庶子。時節愍太子稍失道，珽凡四上書諫。其一曰："臣聞賈誼稱：'選天下端士，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不能無正；習與不正人居，不能無不正。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天下定矣'。伏見内置作坊，諸工伎得入宮闈之内、禁衛之所，或言語内出，或事狀外通，小人無知，因爲詐僞，有點盛德。臣望悉出宮内造作付所司。"其二曰："漢文帝身弋綈，足草舄。齊高帝闌檻用銅者，皆易以鐵。經侯帶玉具劍、環佩以過魏太子，太子不視。經侯曰：'魏國亦有寶乎？'太子曰：'主信臣忠，魏之寶也。'經侯委劍佩去，杜門不出。夫聖賢以簡素爲貴，皇王以菲薄爲德，惟殿下留心恭儉，損省玩好，以訓天下。"其三曰："前世東宮門閤，往來皆有簿籍。殿下時有所須，唯門司宣令，奸僞乘

姚珽，勤奮好學有志向，考中明經科。他前後任過六個州的刺史，都很有政績，多次受到朝廷的褒揚和獎賞，累封爲宣城郡公。升任太子詹事，并任左庶子。當時節愍太子逐漸失道，姚珽四次上書進行勸諫。其一説："臣下聞知賈誼説過：'選天下正直之士，使他們和太子一起居住同時出入，如此太子能眼見正事，耳聽正言，行走正道，因爲前後左右都是正直之人。習慣和正直之人相處，那就不可能不正直了；習慣和不正直之人相處，那就不可能正直了。在太子身邊的人正直，則太子正直；太子正直，天下就安定了。'臣下看到宮内設置作坊，諸位技藝之人得以進入宮闈之内、禁衛之所，有的把宮内的話語向外傳，有的把宮内的事情向外通，小人無知，因而做出欺詐蒙騙之事，這樣會玷污盛德。臣下希望把宮内的製造之事全部拿出去交付有關部門。"其二説："漢文帝身穿黑色粗厚的絲織物做成的衣服，脚蹬生皮製成的鞋子。齊高帝將銅製的檻杆，全部换成鐵的。經侯帶着白玉製成的劍、佩着精美的玉飾從魏太子前經過，魏太子連看都不看一眼。經侯説：'魏國也有這些寶貝嗎？'魏太子回答説：'君主誠信臣子忠直，是我們魏國的寶貝。'經侯把玉劍和玉飾扔掉離去了，從此閉門不出。聖賢之人以簡單樸素爲貴，皇王

之，因緣增損。近吕昇之乃代署宣敕，賴殿下糾發其奸。以後墨令及覆事，并請内印畫署，冀免詐繆。"其四曰："聖人不專其德，賢智必有所師。今司經無學士，供奉無侍讀。宜視膳時奏請其人，俾奉講勸。夫經所以立行修身，史所以諳識成敗，斯急務也！"太子雖稱善，不能用其言。及敗，索宫中，得珽諫書，中宗嘉嘆。時宫臣皆得罪，獨珽擢右散騎常侍，遷秘書監。睿宗立，拜户部尚書。所歷定州刺史、尚書官，皆與璹相繼云。卒，年七十四。

以刻苦儉約爲德，希望殿下注意恭謹儉約，減損玩好之物，以此來訓示天下。"其三説："前代東宫的門庭，出入往來都有簿籍。殿下有所需要，衹靠門司傳出號令，奸僞之人便乘機利用，藉此機會增加或删減言語。近日吕昇之竟代署宣敕，幸虧殿下揭發了其奸僞。以後交屬吏辦的筆示及答覆一類事情，都請在上面印畫署名，以此避免詐僞。"其四説："聖人很看重德行，賢智之人也都有老師。如今司經的人中没有學士，供奉的人中没有侍讀。應當在侍奉皇上時奏請任用，使學士、侍讀講解勸導。經是用來立行修身的，史是用來熟識成敗的，這是當務之急啊！"太子雖然説好，但未能采用他的話。等到太子出了事，有關人員在搜索宫裏時，發現了姚珽的諫書，中宗很贊賞他。這時東宫的臣僚都獲罪了，衹有姚珽升任右散騎常侍，改任秘書監。睿宗即位，拜授他爲户部尚書。後來他所歷任定州刺史、尚書省官職，都和姚璹相互銜接着。去世，享年七十四歲。

始，曾祖察嘗撰《漢書訓纂》，而後之注《漢書》者，多竊取其義爲己説，珽著《紹訓》以發明舊義云。

當初，姚珽的曾祖姚察曾撰有《漢書訓纂》，而後來爲《漢書》作注的人，大多竊取他的訓釋而作爲自己的言論，於是姚珽著成《紹訓》一書來闡明姚察的舊義。

### 令狐德棻

令狐德棻，宜州華原人。父熙，隋鴻臚卿。其先乃燉煌右姓。

令狐德棻，宜州華原人。父親令狐熙，在隋做官任鴻臚卿。他的祖先是燉煌的大姓。

德棻博貫文史。大業末，爲藥城長，屬亂，不就官。淮安王神通據太平宫起兵，立總管府，署德棻府記室。高祖入關，引直大丞相府記室。武德初，爲起居舍人，遷秘書丞。帝嘗問："丈夫冠，婦人髻，比高大，何邪?"德棻對曰："冠髻在首，君之象也。晋之將亡，君弱臣强，故江左士女，衣小而裳大。宋武帝受命，君德尊嚴，衣裳隨亦變改。此近事驗也。"帝然之。

令狐德棻博覽群書精通文史。大業末年，朝廷下令授任他爲藥城長，適逢戰亂，没有就職。淮安王李神通據有太平宫起兵，建立總管府，署任令狐德棻爲總管府記室。高祖入關，引用他爲直大丞相府記室。武德初年，令狐德棻任起居舍人，升任秘書丞。高祖曾問："丈夫的帽子，婦人的髮髻，近來都做得既高又大，這是什麽緣故?"令狐德棻回答説："帽子和髮髻都是裝飾在頭上的，是君的象徵。晋朝將要滅亡時，君弱臣强，所以江左的士女，都是上身的衣服小而下身的衣裙大。宋武帝接受天命而做了皇帝，人主的德行尊嚴，衣裳隨着也就改變了。這就是近世事情的徵兆啊。"高祖認爲他説得對。

方是時，大亂後，經籍亡散，秘書湮缺，德棻始請帝重購求天下遺書，置吏補録。不數年，圖典略備。又建言："近代無正史，梁、陳、齊文籍猶可據，至周、隋事多脱捐。今耳目尚相及，史有所憑；一易世，事皆汩暗，無所掇拾。陛下受禪于隋，隋承周，二祖功業多在周，今不論次，各爲一王史，則先烈世庸不光明，後無傳焉。"帝謂然。於是詔中書令蕭瑀、給事中王敬業、著作郎殷聞禮主魏，中書令封德彝、舍人顔師古主隋，大理卿崔善爲、中書舍人孔紹安、太子洗馬蕭德言主梁，太子詹事裴矩、吏部郎中祖孝孫、秘書丞魏徵主齊，秘書監竇璡、給事中歐陽詢、文學姚思廉主陳，侍中陳叔達、太史令庾儉及德棻主周。整振論譔，多歷年不能就，罷之。

這時候，正是大亂之後，書籍亡失散亂，宫禁秘藏之書也湮没殘缺，令狐德棻就奏請皇帝重價購求天下遺書，并設置吏員來補録。没有幾年功夫，圖畫書籍基本齊全。他又建議説："近代没有紀傳體的正史，梁、陳、齊還有書籍可以作爲依據，至於周、隋而事實大多脱漏散遺。如今耳還能聽到眼還能看到一些事情，修撰史書還有所憑據；一旦再過個世代，那事迹就都埋没了，也就無從掇拾了。陛下受禪於隋，隋又承繼於北周，陛下二祖的功業多在北周，如今若不加以編次修撰，各爲一王之史，那麽先世的功勛就不能光顯，後世之人也無從傳述了。"皇上認爲是這樣的。於是下詔叫中書令蕭瑀、給事中王敬業、著作郎殷聞禮主持修撰魏史，中書令封德彝、舍人顔師古主持修撰隋史，大理卿崔善爲、中書舍人孔紹安、太子洗馬蕭德言主持修撰梁史，太子詹事裴矩、吏部郎中祖孝孫、秘書丞魏徵主持修撰齊史，秘書監竇璡、給事中歐陽詢、文學姚思廉主持修撰陳史，侍中陳叔達、太史令庾儉及令狐德棻主持修撰北周史。他們整理史料進行修撰，但過了多年時間還是没有完成，於是朝廷下令讓他們停止此事。

貞觀三年，復詔撰定。議者以魏有魏收、魏澹二家，書爲已詳，惟五家史當立。德棻更與秘書郎岑文本、殿中侍御史崔仁師次周史，中書舍人李百藥次齊史，著作郎姚思廉次梁、陳二史，秘書監魏徵次隋史，左僕射房玄齡總監。修撰之原，自德棻發之，書成賜絹四百匹。遷禮部侍郎，兼修國史。累進爵彭城縣子。轉太子右庶子。太子承乾廢，坐除名爲民。召拜雅州刺史，又坐事免。會修晋家史，房玄齡奏起之。預柬凡十有八人，德棻爲先進，故類例多所諏定。除秘書少監。

貞觀三年，太宗又下詔叫修撰前代史書。議論的人認爲魏史有魏收、魏澹二家，記載的周詳完備，衹有其他五朝的史書應當修撰。令狐德棻又與秘書郎岑文本、殿中侍御史崔仁師編撰北周史，中書舍人李百藥編撰北齊史，著作郎姚思廉編撰梁、陳二史，秘書監魏徵編撰隋史，由左僕射房玄齡任總監。修撰前史之事，是由令狐德棻發起的，所以史書修成後皇上賜給他絹四百匹。升任禮部侍郎，兼修國史。多次進爵爲彭城縣子。轉任太子右庶子。太子李承乾被廢，他也因受到牽累而被取消原有官爵成爲平民百姓。後又被召入官府授任雅州刺史，又因某事受到連累而免職。恰好要修撰晋家史，房玄齡奏請起用令狐德棻。當時參與修撰的有十八人，因令狐德棻爲前輩，所以體例大多由他研究决定。後來被授任爲秘書少監。

永徽初，復爲禮部侍郎、弘文館

永徽初年，令狐德棻再次任禮部侍郎、弘文

學士，監修國史，遷太常卿。高宗嘗召宰相及弘文學士坐中華殿，問："何修而王？若而霸？又當孰先？"德棻曰："王任德，霸任刑。夏、殷、周純用德而王，秦專刑而霸，至漢雜用之，魏、晋以降，王霸兩失。若用之，王爲先，而莫難焉。"帝曰："今兹何爲而要？"對曰："古者爲政，清心簡事爲本。今天下無虞，年穀豐衍，惟薄賦斂、省征役爲要。"又問禹、湯、桀、紂所以興亡，對曰："《傳》稱：'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然二主惑嬖色，戮諫者，造炮烙之刑，此所以亡也。"帝悦，厚賜以答其言。遷國子祭酒、崇賢館學士，爵爲公。以金紫光禄大夫致仕。卒，年八十四，謚曰憲。

館學士，監修國史，升任太常卿。高宗曾把宰相及弘文學士召來坐在中華殿上，問道："什麼算是王道？什麼算是霸道？哪個應在先？"令狐德棻説："王道用德，霸道用刑。夏、殷、周純用德而王，秦專用刑而霸，到漢則王道和霸道雜用，魏、晋以後，王道和霸道都失去了。如果要實行，應以王道爲先，没有啥再比這更難的了。"高宗説："如今推行什麼最緊要？"他回答説："古人爲政，以清心簡事爲本。如今天下没有憂患，年年糧食豐稔，衹有減輕賦税、少徵徭役是最緊要的。"高宗又問禹、湯之所以興起而桀、紂之所以滅亡，他回答説："《傳》上稱：'禹、湯歸罪自己，因而勃然興起；桀、紂歸罪别人，因而迅速滅亡。'然而這桀、紂二主迷戀女色，殺戮進諫之人，制定殘酷的炮烙之刑，這是他們滅亡的原因。"高宗大喜，用加重賞賜來答謝他的直言。升任國子祭酒、崇賢館學士，并進爵爲公。後以金紫光禄大夫退休。去世，享年八十四歲。謚號憲。

時又有鄧世隆、顧胤、李延壽、李仁實，皆以史學稱當世。

這時又有鄧世隆、顧胤、李延壽、李仁實等人，都以史學著稱於當世。

## 鄧世隆

鄧世隆者，相州人。隋大業末，王世充兄子太戍河陽，引爲賓客。秦王攻洛陽，遺書諭太，世隆報書夸慢。洛陽平，亡命，變姓名，號隱玄先生，栖白鹿山。貞觀初，召授國子主簿，與崔仁師、慕容善行、劉顗、庾安禮、敬播俱爲修史學士。世隆内負罪，居不聊。太宗遣房玄齡諭曰："爾爲太作書，各忠其主耳。我爲天子，尚甘心匹夫邪？毋有後疑！"改著作佐郎，歷衛尉丞。初，帝以武功定天下，晚始嚮學，多屬文賦詩，天格贍麗，意悟冲邁。十三年，世隆上疏，請加集録，帝謙不許。終著作郎。

鄧世隆，相州人。隋朝大業末年，王世充兄長的兒子王太戍守河陽，引用他爲賓客。秦王攻打洛陽，寫信曉諭王太，鄧世隆回信時傲慢自大。洛陽平定後，鄧世隆逃亡在外，改名换姓，自號隱玄先生，隱居在白鹿山中。貞觀初年，太宗召他入朝并授任爲國子主簿，和崔仁師、慕容善行、劉顗、庾安禮、敬播一起充任修史學士。鄧世隆内心有負罪感，平時不能自安。太宗派房玄齡曉諭他説："你代王太作書，也是各忠其主。我爲天子，還能甘心做個匹夫呢？以後不要有疑慮了！"改任著作佐郎，歷任衛尉丞。起初，皇上以武功平定天下，後來纔向往學習，時常作文賦詩，而且有富麗的天賦，所以詩文的意境格調深廣高遠。十三年，鄧世隆上疏，請求加以編録，皇上謙讓而没有允許。仕途結束於著作郎。

## 顧胤

顧胤，蘇州吴人。父覽，仕隋

顧胤，蘇州吴人。父親顧覽，在隋做官任

秘書學士。

胤，永徽中累遷起居郎，兼修國史，以撰《太宗實録》勞，加朝散大夫、弘文館學士。論次國史，加朝請大夫，封餘杭縣男。終司文郎中。

子琮，武后時爲天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卒，后曰："琮不幸，令雖不舉哀，然朕以股肱，特廢視事一日。"

李延壽

李延壽者，世居相州。貞觀中，累補太子典膳丞、崇賢館學士。以修撰勞，轉御史臺主簿，兼直國史。初，延壽父大師，多識前世舊事，常以宋、齊、梁、陳、齊、周、隋天下參隔，南方謂北爲索虜，北方指南爲島夷，其史於本國詳，佗國略，往往訾美失傳。思所以改正，擬《春秋》編年，刊究南北事，未成而歿。

延壽既數與論譔，所見益廣，乃追終先志。本魏登國元年，盡隋義寧二年，作本紀十二、列傳八十八，謂之《北史》；本宋永初元年，盡陳禎明三年，作本紀十、列傳七十，謂之《南史》。凡八代，合二書百八十篇，上之。其書頗有條理，删落釀辭，過本書遠甚。時人見年少位下，不甚稱其書。遷符璽郎，兼修國史，卒。

嘗撰《太宗政典》，調露中，高宗觀之，咨美直筆，賜其家帛五十段，藏副秘閣，仍别録以賜皇太子云。

李仁實，魏州頓丘人。官至左

秘書學士。

顧胤，永徽年間多次遷官任起居郎，兼修國史，因修撰《太宗實録》的功勞，被加授爲朝散大夫、弘文館學士。又因評議和編次國史有功，而被加授爲朝請大夫，封餘杭縣男。顧胤官位終於司文郎中。

顧胤的兒子顧琮，顧琮武后時任天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顧琮去世後，武后説："顧琮太不幸了，法令雖規定不能用高聲號哭來哀悼，但朕因他是强有力的輔佐之臣，特意下令停止朝會一天。"

李延壽，世代居住相州。貞觀年間，多次補授爲太子典膳丞、崇賢館學士。因修撰史書有功勞，轉任御史臺主簿，并且在史館上班。當初，李延壽的父親李大師，他對前代舊事知道得很多，時常認爲宋、齊、梁、陳、齊、周、隋時天下分裂，南方稱北方爲索虜，北方指南方爲島夷，他們的史書記載本國史事詳細，記載别國史事簡略，而且往往在褒貶與毁譽上嚴重失實。爲此想着有所改正，於是他學着《春秋》的編年方法，對南北朝的史事進行删定，此事没有完成李大師就去世了。

李延壽既然已多次參與修撰史書，見聞較以前也更廣了，於是就繼承父親的遺志修撰南北朝史。起於魏登國元年，止於隋義寧二年，有十二本紀、八十八列傳，稱之爲《北史》；起於宋永初元年，止於陳禎明三年，有十本紀、七十列傳，稱之爲《南史》。前後共計八個朝代，二書合起來有一百八十篇，李延壽將這獻給了朝廷。這書頗有條理，删去了蕪雜之辭，遠遠勝過了原書本身。當時人見他年少而地位低下，對這書也就不怎麽稱賞。後來李延壽升任符璽郎，兼修國史，去世。

李延壽曾撰有《太宗政典》，調露年間，高宗看了此書，贊美他能據實書寫，下令賞賜他家布帛五十段，并把此書的副本收藏在秘閣中，還另外抄録了賜給皇太子以供學習。

李仁實，魏州頓丘人。李仁實官做到左史。

史。著《格論》、《通曆》等書，行于時。

著有《格論》、《通曆》等書，流行於當時。

### 令狐峘

峘，德棻五世孫。天寶末，及進士第。遇禄山亂，去隱南山豹林谷。楊綰微時，數從之游，而峘博學有口辯。綰爲禮部侍郎，修國史，薦峘，自華原尉拜右拾遺，兼史職。累遷起居舍人撰《玄宗實録》，屬《起居注》亡散，峘裒掇詔策，備一朝之遺。自開元、天寶間名臣事多漏略，拙于取棄，不稱良史。大曆中，以刑部員外郎判南曹。遷司封郎中知制誥，兼史館修撰。德宗立，詔元陵制度務極優厚，當竭帑藏奉用度。峘諫曰："臣伏讀漢劉向論山陵之誡，良史咨欷。何者？聖賢勤儉，不作無益。昔舜葬蒼梧，弗變其肆；禹葬會稽，不改其列；周武葬畢陌，無丘壠處；漢文葬霸陵，不起山墳。禹非不忠，啓非不順，周公非不悌，景帝非不孝，其奉君親，皆以儉觳爲無窮計。宋文公厚葬，《春秋》書華元爲不臣；桓魋爲石椁，夫子以爲不如速朽。由是觀之，有德者葬薄，無德者葬厚，章章可見。陛下仁孝切於聖心，然尊親之義貴合于禮。先帝遺詔，送終之制，一用儉約，不得以金銀緣飾。陛下奉先志，無違物，若務優厚，是咈顧命，戾經誼，臣竊懼之。今赦令甫下，諸條未出，望速詔有司從遺制便。"詔答曰："朕頃議山陵，荒哀迷謬，以違先旨。卿引據典禮，非唯中朕之失，亦使朕不遺君親于患。敢不聞義而從，奉以終始？雖古遺直，何以加焉！"

令狐峘，是令狐德棻的五世孫。天寶末年，考中進士科。遇上安禄山叛亂，便離開京師隱居在南山豹林谷。楊綰没有做官的時候，常常和他往來，而令狐峘博學有辯才。楊綰任禮部侍郎，當時在修撰國史，他舉薦令狐峘，於是令狐峘自華原尉拜授右拾遺，兼任修史職務。多次遷任爲起居舍人修撰《玄宗實録》時，逢上《起居注》散失，令狐峘便掇集詔書，彌補一朝史事之遺。由於書中對開元、天寶之間名臣的事情多有遺漏，又拙於取捨，因而不被稱爲良史。大曆年間，令狐峘以刑部員外郎主持南曹事務。升任司封郎中知制誥，兼任史館修撰。德宗即位，下詔說元陵制度必須格外優厚，應當竭盡庫中的積蓄來供其費用。令狐峘諫諍説："臣私下讀漢劉向的論山陵之誡，深爲良史嘆息。爲什麽呢？聖賢勤儉，不作無益的事情。從前舜葬在蒼梧，不改變市場集鎮；禹葬在會稽，不改變周圍布局；周武王葬在畢陌，既没有丘又没有壠；漢文帝葬在霸陵，没起像山一樣的墳墓。禹不是不忠，啓不是不順，周公不是不悌，漢景帝不是不孝，他們侍奉君王父親，都以儉約簡陋爲無窮之計。宋文公厚葬，《春秋》上認爲華元不合臣道；桓魋作石椁，孔子以爲不如速朽。由此看來，有德者薄葬，無德者厚葬，這是顯而易見的了。陛下心中有仁有孝，但尊崇親人之義貴在合乎禮節。先帝留下遺詔，要求喪葬之制，一切儉約，不能用金銀繪飾。陛下奉行先帝之志，不要違背事理，如果力求優厚，就是違背先帝的遺詔，廢棄經義，臣私下因此非常擔心。如今赦令初下，具體的條文還没有作出，希望迅速下詔有關部門讓他們按照先帝的遺詔辦事。"皇帝下詔答覆説："朕近來議論山陵制度，因哀痛而迷惑謬誤，違背了先帝的旨意。而你依據典章禮儀，不祗是切中了朕的過失，也使朕不致遺患於君王父親。怎能不聞知大義而聽從，并作爲始終遵守的法則呢？即使是有古代遺風的人，也無以復加了！"

峘在吏部，因尚書劉晏力。時楊炎爲侍郎，故峘内德晏，至分闕，以善闕奉晏，恶闕與炎，炎心不平。建中初，峘爲禮部侍郎，炎執政，不爲憾。炎出故宰相杜鴻漸門下，其子封求弘文生，以托峘，峘謝使者曰："得公手署，峘得以識。"炎不疑，署送之。峘即日奏言："宰相迫臣以私，從之負陛下，不從則害臣。"帝以詰炎，炎具道所以然。帝怒曰："此奸人，無可奈何!"欲殺之，炎苦救解，乃貶衡州别駕，遷刺史。李泌執政，召拜太子右庶子，復爲修撰。

令狐峘在吏部任職，是由於吏部尚書劉晏的幫助。當時楊炎任吏部侍郎，所以令狐峘内心感激劉晏，到分配空缺時，把肥缺分給了劉晏，而把較次的分給了楊炎，楊炎心裹感到不平。建中初年，令狐峘任禮部侍郎，楊炎爲宰相，而楊炎没有怨恨他。楊炎出自已故宰相杜鴻漸門下，杜鴻漸的兒子杜封要求補爲弘文生，楊炎讓人去托令狐峘説情，令狐峘向楊炎的使者致謝道："要有楊公的親筆署名，我令狐峘纔能記住。"楊炎没有多想，就簽署上自己的名字送給令狐峘。令狐峘當天就上奏説："宰相逼迫臣下營私舞弊，聽從了他則有負陛下，不聽從他則臣下將會受害。"皇上責問楊炎，楊炎詳細叙述了事情的經過。皇上生氣地説："這個奸人，無可奈何！"打算殺掉他，楊炎苦苦解救，於是令狐峘被貶爲衡州别駕，後升任刺史。李泌任宰相，將他召入朝廷拜授太子右庶子，再次任史館修撰。

性愎且介，人人與爲怨。孔述睿同修史，峘忿細故，數侵之，述睿長者，無所校。貞元五年，坐守衡州冒前刺史户口爲己最，竇參素恶之，貶吉州别駕，稍遷刺史。齊映爲江西觀察使，按部及州。峘輕映後出先至宰相，今雖屬刺史，自挾所以過映者，至迎謁，頗怏怏。以語其妻，妻曰："君自視何如人，以白頭走小生前。君不以此見映，雖黜死，我無憾。"映至，峘入謁，從容步進，不袜首屬戎器。映以爲恨，去至府，擿峘舉奏前刺史過失無狀，不宜按部，貶衢州别駕。刺史田敦，峘門生也，與峘昧生平，至是迎拜，分俸半以賙給之。在衢十年，順宗立，以秘書少監召，未至，卒。

令狐峘性情剛愎孤僻，人人都和他有怨。和孔述睿一起修史時，令狐峘因小事而發怒，多次欺凌孔述睿，孔述睿是謹厚長者，不和他計較。貞元五年，令狐峘因在衡州任刺史時冒用前任刺史的户口數以此作爲自己的政績而獲罪，竇參一貫厭恶他，因而將他貶爲吉州别駕，隨後又升任刺史。齊映任江西觀察使，巡查所屬之地到吉州。令狐峘輕視齊映出仕晚而先做到了宰相，如今他自己雖爲齊映屬下的刺史，但自以爲身份高過齊映，因而在齊映來到而他要迎接謁見時，頗爲悶悶不樂。并把不樂之事對他的妻子講了，妻子説："您自以爲您是什麽人，一個白頭老夫却要走在年輕小生之前引路。您因此不去謁見齊映，即使被黜死，我也不怨恨您。"齊映來到之後，令狐峘前去謁見，進退舉止從容不迫，既不戴束髮的頭巾也不佩帶兵器。齊映因此恨他，回到觀察幕府後，揭發説令狐峘上奏舉報前任刺史的過失不實，他不宜任刺史管轄該州，因而被貶爲衢州别駕。衢州刺史田敦，是令狐峘的門生，但和令狐峘還没見過面，到這時不僅迎接拜見令狐峘，還分出俸禄的一半接濟令狐峘。令狐峘在衢州停了十年，順宗即位，召他入朝任秘書少

監，還没來得及上任，令狐峘就去世了。

初，受詔撰《代宗實録》，未就，會貶，詔聽在外成書。元和中，其子太僕丞丕獻之。以勞贈工部尚書。

當初，令狐峘奉詔修撰《代宗實録》，没有完成，這時他被貶官，皇帝下詔准許他在外面完成此書。元和年間，令狐峘的兒子太僕丞令狐丕把那書進獻給朝廷。因有功而被追贈爲工部尚書。

贊曰：文本才猷，世南鯁諤，百藥之持論，亮、思廉之邃雅，德棻之辭章，皆治世華采，而湮汨於隋，光明於唐，何哉？蓋天下未嘗無賢，以不用亡；不必多賢，以見用興。夫典章圖史，有國者尤急，所以考存亡成敗，陳諸前而爲之戒。方天下初定，德棻首發其議，而後唐之文物粲然，誠知治之本歟！

贊曰：岑文本的才能謀略，虞世南的剛直敢言，李百藥的公允立論，褚亮、姚思廉的通曉文學，令狐德棻的言辭文章，都是治理天下的精華，而他們湮没於隋，顯耀於唐，這是爲什麽呢？原來天下不是没有賢人，是因爲不用纔説是没有；賢人本來不一定很多，但祇要重用就會興起來。典章制度圖畫史書，尤其被統治者所重視，這是因爲可以用來考察存亡成敗以吸取教訓，以便放在面前時刻作爲鑒戒。當天下剛剛平定時，令狐德棻首先提出修史的建議，而後唐的典章制度清楚完備，這確實是懂得了治國的根本啊！

# 唐書卷一百三

## 列傳第二十八

### 蘇韋孫張列傳

**蘇世長** 蘇良嗣 蘇弁

蘇世長，京兆武功人。祖彤，仕後魏通直散騎常侍。父振，周宕州刺史，建威縣侯。

蘇世長，京兆武功人。祖父名彤，在後魏做官任通直散騎常侍。父親名振，是周宕州刺史，被封爲建威縣侯。

世長十餘歲，上書周武帝，帝異其幼，問讀何書，對“治《孝經》、《論語》”。帝曰：“何言可道?”答曰：“爲國者不敢侮於鰥寡。爲政以德。”帝曰：“善。”使卒學虎門館。父死王事，有詔襲爵，世長號踊不自勝，帝爽然改容。

蘇世長十餘歲時，曾上書周武帝，周武帝驚奇他年齡小，詢問他讀過什麽書，他回答説是“研讀《孝經》、《論語》”。周武帝又問他：“其中什麽話值得稱道?”回答説：“治國者不敢欺侮鰥寡之人。要用仁政治理天下。”周武帝説：“好。”并下令讓他在虎門館學習直至期滿。因蘇世長的父親死於國事，皇帝下詔叫他繼承爵位，蘇世長號泣頓足自己不能克制，皇帝也因此傷心動情。

入隋，爲長安令，數條上便宜。大業末，爲都水少監，督漕上江。會煬帝被弒，發喪，慟聞行路。更爲王世充太子太保、行臺右僕射，與世充兄子弘烈及其將豆盧行褒戍襄陽，高祖與之舊，數遣使者諭降，輒殺之。

進入隋朝，蘇世長任長安令，屢次上疏陳述對國家有利的事情。大業末年，他擔任都水少監，在上江督統漕運。適逢煬帝被弑殺，他爲煬帝發喪，悲痛之情感動了路上的行人。又調任王世充太子太保、行臺右僕射，和王世充兄長之子王弘烈及其將領豆盧行褒戍守襄陽，高祖和他是舊交，多次派遣使者前往勸降，他每次都殺掉了使者。

洛陽平，始與弘烈歸，帝誅褒而誚世長，頓首謝曰：“古帝王受命，以比逐鹿，一人得禽，萬夫斂手。豈有獲鹿後忿同獵者，問爭肉罪邪?今陛下應天順民，安可忘管仲、雍齒事?且武功舊人，亂離以來，死亡略盡，唯臣得見太平。若殺之，是絶其類。”帝笑釋之。授玉山屯監。引見

洛陽平定，蘇世長纔和王弘烈歸順朝廷，皇帝誅殺掉豆盧行褒後而責備蘇世長，蘇世長叩頭謝罪説：“自古帝王受命於天，就像與衆人追逐野鹿一樣，一人捉到了，萬人就縮手不争了。哪有獲得野鹿以後而憤恨一同打獵的人，責問他們的争肉之罪呢?如今陛下承應天命順從民意，怎能忘記管仲、雍齒的事情呢?况且在武功時的舊人，戰亂離散以來，幾乎死得没有了，惟獨臣下

玄武門，與語平生，調之曰："卿自謂佞邪，直邪?"對曰："愚且直。"帝曰："若直者，何爲背賊歸我?"對曰："洛陽平，天下爲一，臣智窮力屈，乃歸陛下。使世充不死，臣據漢南，尚爲勍敵。"帝大笑，嘲曰："何名長而意之短，口正而心之邪?"世長曰："名長意短，誠如聖旨。口正心邪，不敢奉詔。昔竇融以河西降漢，十世侯之；臣舉山南以歸，唯蒙屯監。"帝悦，拜諫議大夫。

得以看到太平之世。如果殺了我，就是斷絶我的家族。"皇帝笑着將他放了。并授任他爲玉山屯監。後來皇帝在玄武門召見他，一起談論平生，開玩笑説："你自己説你是諂佞之人，還是正直之人?"蘇世長回答説："我雖愚笨但是個正直之人。"皇帝説："如果是正直之人，爲什麽要背叛逆賊而歸順我呢?"他回答説："洛陽平定，天下統一，臣下智窮力盡，於是歸順了陛下您。假若王世充不死，臣下據守漢南，還會成爲强大的敵人。"皇帝大笑，嘲弄説："爲何你名叫長而意很短，口稱正而心很邪呢?"蘇世長説："名叫長而意很短，確實如聖上所説。説我口稱正而心很邪，我不能接受。從前竇融以河西降漢，十代子孫封侯；臣下率領山南歸順朝廷，衹蒙恩授任爲屯監之職。"皇帝大喜，拜授他爲諫議大夫。

從獵涇陽，大獲。帝入旌門，詑左右曰："今日畋，樂乎?"世長曰："陛下廢萬機，事游獵，不滿十旬，未爲樂也。"帝色變，既而笑曰："狂態發邪?"曰："爲臣計則狂，爲陛下計忠矣。"時武功、郿新經突厥寇掠，鄉聚凋虚，帝將遂獵武功，世長諫曰："突厥向盗劫人，陛下救恤之言未出口，又獵其地，殆百姓不堪所求。"帝不聽。侍宴披香殿，酒酣，進曰："此煬帝作邪？何雕麗底此!"帝曰："卿好諫似直，然詐也。豈不知此殿我所營，乃詭云煬帝邪?"對曰："臣但見傾宫、鹿臺，非受命聖人所爲者。陛下武功舊第，纔蔽風雨，時以爲足。今天下厭隋之侈，以歸有道，陛下宜刈奢淫，復朴素。今乃即其宫加雕飾焉，欲易其亂，得乎?"帝咨重其言。歷陝州長史、天策府軍諮祭酒，引爲學士。貞觀初，使突厥，與頡利争禮，不屈，拒却賂遺，朝廷壯之。出爲巴州刺史，舟敗，溺死。

蘇世長跟隨皇帝到涇陽打獵，收獲很大。皇帝進到行宫前豎旌旗爲門的地方，誇耀地問左右的人説："今天打獵，快樂嗎?"蘇世長説："陛下放下紛繁的政務，從事出游打獵，不滿一百天，是不會快樂的。"皇帝臉色突變，隨即又笑着説："狂妄之態又發作了吧?"蘇世長回答説："對臣個人來説就是狂妄，但對陛下來説就是忠直了。"這時武功、郿剛遭受突厥入侵和劫掠，鄉村凋殘空虚，皇帝打算進入武功打獵，蘇世長諫諍説："突厥先些時劫掠百姓，陛下還没有説救濟撫恤的話，又到這裏打獵，大概百姓還不能提供陛下所需求的東西。"皇帝不聽。在披香殿侍奉宴飲，蘇世長酒喝到興頭上，進言説："此殿是煬帝所營造的吧？雕琢得這等華麗！"皇帝説："你愛諫諍好像是正直，然而有欺詐。難道你不知道這殿是我所營造，却要假裝説成是煬帝營造的呢?"蘇世長回答説："臣下衹見傾宫、鹿臺，不是受命於天的聖人所做的。陛下在武功時的舊宅第，僅僅能遮風擋雨，當時也以此爲滿足。如今天下人厭惡隋朝的奢侈，來歸順有道之君，陛下應當禁止奢侈荒淫，恢復發揚樸素儉約的作風。如今又在這宫殿上大加雕琢裝飾，想改變隋的禍亂，這能行嗎?"皇帝重視他的這些話。後來他歷任陝州長史、天策府軍諮祭酒，又被引

爲學士。貞觀初年，出使突厥，和頡利可汗争禮，終不屈服，拒絶賄賂和饋贈，朝廷稱贊他。出任巴州刺史，他所乘的船翻了，淹死水中。

世長有機辯，淺于學，嗜酒，簡率無威儀。初在陝，邑里犯法不能禁，乃引咎自撻于廛，五伯疾其詭，鞭之流血，世長不勝痛，呼而走，人笑其不情。

蘇世長機智善辯，學識疏淺，喜歡喝酒，簡慢粗率而没有威儀。當初在陝州任官時，不能禁止邑里中的犯法之人，便歸罪自己而在街上處罰自己，執杖行刑的五伯痛恨他太詭詐，鞭打得他直至出血，蘇世長忍受不了疼痛，呼叫着跑了，人們笑他做事不近情理。

子良嗣，高宗時爲周王府司馬，王年少不法，良嗣數諫王，以法繩府官不職者，甚見尊憚。帝異之，遷荆州長史。帝遣宦者采怪竹江南，將蒔上苑，宦者所過縱暴，至荆，良嗣囚之，上書言狀。帝下詔慰獎，取竹棄之。徙雍州。時關内饑，人相食，良嗣政上嚴，每盗發，三日内必禽，號稱神明。

蘇世長的兒子名良嗣，蘇良嗣高宗時任周王府司馬，周王年輕不守法，蘇良嗣屢次向周王進言勸諫，要求對王府不稱職的官吏以法處治，因而王府的官吏很敬畏他。皇帝認爲他出衆，提升他任荆州長史。皇帝派遣宦官到江南采集怪竹，準備在上苑栽植，宦官所到之處恣意殘暴，到了荆州，蘇良嗣把宦官拘禁起來，上疏説明宦官的罪狀。皇帝下詔安慰和嘉獎他，還把竹子也抛棄了。後來他改到雍州任職。當時關内饑荒，人相食，蘇良嗣爲政崇尚嚴厲，每遇盗竊案件發生，三日之内一定能抓住罪犯，當時號稱神明。

垂拱初，遷冬官尚書，拜納言，封温國公，留守西京，賞遇尤渥。尚方監裴匪躬案諸苑，建言鬻果蔬，儲利佐公上。良嗣曰："公儀休一諸侯相，拔葵去織，未聞天子賣果蔬與人争利。"遂止。遷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遇薛懷義于朝，懷義偃蹇，良嗣怒，叱左右批其頰，曳去。武后聞之，戒曰："弟出入北門，彼南衙宰相行來，毋犯之。"載初元年，罷左相，加特進，仍知政事。與韋方質素不平，方質坐事誅，引逮之。后辨其非，良嗣悸，謝不能興，輿還第，卒，年八十五。詔百官往吊，贈開府儀同三司、益州都督。

垂拱初年，蘇良嗣升任冬官尚書，拜授納言，封爲温國公，留守西京，皇帝對他的賞賜和禮遇很優厚。尚方監裴匪躬考察諸苑囿後，建議出售苑囿中的水果蔬菜，積蓄錢財來資助天子的花費。蘇良嗣説："公儀休是一諸侯國之相，還能拔葵去織不與民争利，未曾聽説過天子出售水果蔬菜來和百姓争利的。"於是這事便停止。升任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蘇良嗣和薛懷義在朝堂相遇，薛懷義傲慢不恭，蘇良嗣非常生氣，喝令左右的人去打薛懷義的臉頰，并將薛懷義拖出去。武后聽説此事後，告誡他説："你衹出入北門，那些南衙宰相走過來時，你不要冒犯他們。"載初元年，他被免去左相，加授爲特進，仍主持政事。他和韋方質向來不和，韋方質因某事獲罪被判處死刑，供詞中有意牽連他。武后辨明他無罪，但蘇良嗣内心害怕，伏下謝恩而未能再站起來，被人抬回家中，去世，終年八十五歲。皇帝下詔叫百官前去吊唁，追贈他爲開府儀同三司、益州都督。

始，良嗣爲洛州長史，坐僚婿累，下徙冀州刺史。其人往謝，良嗣色泰定，曰："初不聞有累。"在荆州時，州有河東寺，本蕭詧爲兄河東王所建，良嗣曰："江、漢間何與河東乎?"奏易之，而當世恨其少學云。

當初，蘇良嗣任洛州長史時，因同僚的女婿犯事而受牽累，被降爲冀州刺史。那人前來道歉，蘇良嗣臉色自然平静，他説："開始時也没聽説有什麽連累啊。"在荆州任官時，本州有個河東寺，這寺是蕭詧爲兄長河東王所建造的，蘇良嗣説："江、漢這個地方與河東有什麽關係呢?"於是奏請更改名稱，而當時人因他學問淺薄而遺憾。

子踐言，官太常丞，爲酷吏所陷，死嶺南，削父爵，没其家。神龍元年，復贈司空，以踐言子務元襲爵，終邠王府長史。

蘇良嗣的兒子名踐言，蘇踐言官做到太常丞，後被酷吏所陷害，死在了嶺南，朝廷還下令削掉他父親的爵位，抄没了他的家産。神龍元年，朝廷又下令追贈他爲司空，并讓蘇踐言的兒子蘇務元繼承爵位，蘇務元官位終於邠王府長史。

從孫弁，字元容，擢進士，調奉天主簿。德宗出狩，而縣令計事在府，官屬皆惶恐，欲遁走。弁曰："昔肅宗幸靈武，至新平、安定，二太守坐伏匿，斬以徇。諸君知之乎?"衆乃定。車駕至，儲偫畢給，帝嘉之，試大理司直。朱泚平，進監察御史，擢累倉部郎中，判度支案。裴延齡死，帝召弁見延英，賜紫衣金魚，以度支郎中副知度支事，位郎中上。知度支有副自弁始。弁通學術，吏事精明，承延齡後，平賦緩役，略煩苛，人賴其寬。

蘇踐言兄弟的孫子名弁，字元容，考中進士科，參加遷調被授任爲奉天主簿。德宗出逃奉天時，而縣令因計議大事在京兆府中，本縣官吏都很惶恐，打算逃走。蘇弁説："從前肅宗去靈武時，走到新平、安定，這兩個郡的太守因隱匿而獲罪，被斬首示衆。諸君知道這事嗎?"衆人這纔安定下來。皇帝到達奉天，他用全部儲蓄來供給，皇帝稱贊他，授任他爲試大理司直。朱泚平定，升任監察御史，屢經升遷做到倉部郎中，處理度支案件。裴延齡死後，皇帝在延英殿召見蘇弁，賜給紫衣服金魚袋，讓他以度支郎中和知度支副職主持度支事務，官位在郎中之上。知度支有副職是從蘇弁開始的。蘇弁通曉學術，政事精明，在裴延齡之後掌管度支事務，均平賦税緩解徭役，省去煩法苛政，百姓因此得以寬鬆。

久之，遷户部侍郎，判度支，改太子詹事。舊制，詹事位在太常、宗正卿下，御史中丞竇參卑之，徙班河南、太原尹下。弁造朝，輒就舊著，有司疑詰，紿曰："我已白宰相，復舊班。"殿中侍御史鄒儒立劾奏，待罪金吾，有詔原罪。坐前以腐粟給邊，貶汀州司户參軍。是時，兄衮爲贊善大夫，冕京兆士曹參軍，以弁故，貶衮永州，冕信州司户參軍。

過了好久，蘇弁升任户部侍郎，掌管度支事務，改任太子詹事。舊時規定，太子詹事的位次在太常卿、宗正卿之後，御史中丞竇參認爲這樣的位次低賤，改變太子詹事的位次而使其在河南尹、太原尹之後。蘇弁上朝，每每依據原先規定，有關官員因疑惑而責問，他欺騙説："我已報告了宰相，恢復過去的位次。"殿中侍御史鄒儒立上奏對他進行彈劾，他在金吾等待治罪，皇帝下詔書赦免了他的罪過。因以前曾把腐爛的糧食發給駐邊守軍而獲罪，被貶爲汀州司户參軍。

衮年老，瞑不能視，帝閔之，聽還。又有稱冕才者，帝悔不用，而衮以老先還，重追冕。更問大臣昆弟可任者，左右以王紹之兄紓、韓臯之兄群對。帝乃擢紓右補闕，群考功員外郎，冕遂不復用。數年，起弁爲滁州刺史，卒。

這時，蘇弁的哥哥蘇衮任贊善大夫，蘇冕任京兆士曹參軍，因爲蘇弁的緣故，蘇衮被貶任到永州，蘇冕被貶爲信州司户參軍。蘇衮年老，眼睛昏花視綫不清，皇帝憐憫他，聽任他返回家中。又有人説蘇冕有才能，皇帝後悔没有任用，當時蘇衮因年老先返回了，所以皇帝又下令催蘇冕回朝。皇帝再次詢問大臣還有誰家兄弟可以任用，左右的人回答説有王紹的哥哥王紓、韓臯的哥哥韓群。皇帝就下令提升王紓爲右補闕，韓群爲考功員外郎，蘇冕於是不再被任用了。幾年之後，蘇弁被起用爲滁州刺史，去世。

弁聚書至二萬卷，手自讎定，當時稱與秘府埒。弁之判度支，方大旱，州縣有逋米，斷貞元八年以前，凡三百八十萬斛，人亡數在，弁奏請出以貸貧民，至秋而償，詔可。當時譏其罔君云。

蘇弁聚集圖書多達二萬卷，而且都親手校定過，當時人認爲他的藏書和秘府的藏書相等。蘇弁掌管度支事務時，正值大旱，州縣拖欠未繳之米，截止貞元八年以前，共有三百八十萬斛，很多是人已逃走應交的數目還在，蘇弁奏請拿出那些實際是空數目的粟米貸給貧苦的百姓，到秋收後償還，皇帝下詔説可以。當時人譴責他這是欺騙君主。

## 韋雲起　*韋方質*

韋雲起，京兆萬年人。隋開皇中，以明經補符璽直長。嘗奏事文帝前，帝曰："外事不便，可言之。"時兵部侍郎柳述侍，雲起即奏："述性豪侈，未嘗更事，特緣主婿私，握兵要，議者謂陛下官不擇賢，此不便者。"帝顧述曰："雲起言，而藥石也，可師之。"仁壽初，詔百官舉所知，述舉雲起通事舍人。大業初，改謁者。建言："今朝廷多山東人，自作門户，附下罔上，爲朋黨。不抑其端，必亂政。"因條陳奸狀。煬帝屬大理推究，於是左丞郎蔚之、司隸别駕郎楚之等皆坐免。

韋雲起，京兆萬年人。隋開皇年間，因考中明經科而補授符璽直長。韋雲起曾在文帝面前奏説事情，文帝説："外面有啥不合理的事情，可以説出來。"當時兵部侍郎柳述在一旁侍奉，韋雲起便説："柳述性情强横奢侈，未曾經歷世事，衹因是公主的丈夫和有親情緣故，掌握重要的兵權，議論的人説陛下任官不選擇賢人，這是不合理的事情。"皇帝回過頭對柳述説："韋雲起説的話，就像是一種藥石，可要以他爲師啊。"仁壽初年，皇帝下詔叫百官舉薦所賞識的人，柳述舉薦韋雲起任通事舍人。大業初年，韋雲起改任謁者。他上奏建議説："如今朝廷多是山東人，他們自立門户，附和下面而欺騙上面，結爲朋黨。不抑制這種弊端，必會擾亂朝政。"於是分條陳述他們爲奸作惡的情况。煬帝下令交付大理寺推求追究，於是左丞郎蔚之、司隸别駕郎楚之等人都因此獲罪而免去官職。

會契丹寇營州，詔雲起護突厥兵討之，啓民可汗以二萬騎受節度。雲

當時契丹侵犯營州，皇帝下詔叫韋雲起監護突厥兵討伐契丹，啓民可汗派出二萬騎兵接受他

起使離爲二十屯，屯相聯絡，四道并引，令曰："鼓而行，角而止，非公使，毋走馬。"三喻五復之。既而紇斤一人犯令，即斬以徇。於是突厥酋長入謁者，皆膝而進，莫敢仰視。始，契丹事突厥無間，且不虞雲起至。既入境，使突厥紿云詣柳城與高麗市易，敢言有隋使在者斬。契丹不疑。因引而南，過賊營百里，夜還陣，以遲明掩擊之，獲契丹男女四萬，以女子及畜産半賜突厥，男子悉殺之，以餘衆還。帝大喜，會百官於廷，曰："雲起將突厥兵平契丹，以奇用師，有文武才，朕自舉之。"拜治書御史。因劾奏："内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蘊怙寵放命，四方有變不以聞，聞不以實。朝議少賊，不多發兵，官兵少，賊衆，數見敗北，賊氣日張。請付有司案罪。"大理卿鄭善果奏："雲起訾大臣，毀朝政，所言不情。"貶大理司直。帝幸江都，請告歸。

的指揮。韋雲起將二萬騎兵分爲二十屯，屯與屯相互聯絡，分四路一起進發，又下令説："擊鼓聲是前進，號角聲是停止，不是負有一定使命的人，不能騎着馬跑。"并三令五申重復這道命令。隨後有一紇斤違犯命令，他當即下令斬首示衆。於是突厥前來謁見的酋長，都跪着用膝蓋向前行，不敢抬頭仰視。開始，契丹事奉突厥而没有猜忌，并且没預料到韋雲起已來到這裏。韋雲起進入契丹轄境後，派突厥人欺騙契丹人説是要前往柳城和高麗進行貿易，敢説有隋朝使者在的斬首，契丹没有懷疑。因而韋雲起率兵向南，離開賊營一百里，夜間又回到賊營附近擺下陣勢，在天快亮時乘契丹不備而進行襲擊，獲得契丹男女人口四萬，將女子和一半牲畜賜給突厥，男子全部殺掉，剩下的人帶回。皇帝很高興，在朝廷會集百官，説："韋雲起率領突厥兵平定契丹，出奇制勝，有文武才能，朕親自舉薦和任用他。"被拜授爲治書御史。於是他上疏彈劾："内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蘊仗着受寵而放肆，四方有變故不上報，上報的也不合實際。在朝堂議論説賊兵少，不用多發兵，結果由於官兵少，而賊兵多，官兵屢次被打敗，使賊兵的氣勢一天天高漲。請交付有關部門審理他們的罪狀。"大理卿鄭善果上奏説："韋雲起誹謗大臣，詆毁朝政，所説的不是實情。"他被降任爲大理司直。皇帝巡幸江都，他請假回家了。

高祖入關，上謁長樂宫，授司農卿，陽城縣公。武德初，進上開府儀同三司，判農圃監。時議討王世充，雲起上言："京師初平，人未堅附，百姓流離，仍歲無年。盩厔司竹、藍田谷口，盗賊群屯。京都椎剽，乘夜竊發。重以梁師都嫁倩北胡，陰計内鈔，爲腹心患。釋此不圖，而窺兵函、洛，奸人乘虚，一旦有變，禍且不細。臣愚以爲不若戢兵務農，須關中妥安，士氣餘飽，然議討伐，一舉可定。"從之。

高祖入關，韋雲起前往長樂宫謁見，被授任爲司農卿，封爲陽城縣公。武德初年，升任開府儀同三司，掌管農圃監事務。當時商量討伐王世充，韋雲起上疏説："京城剛剛平定，人心還没有徹底歸附，百姓流落離散，連年没有收成。盩厔司竹、藍田谷口一帶，盜賊成群的屯聚。京城中仍有搶劫發生，藉着夜色進行盜竊。又因梁師都和北面的胡人勾結，陰謀向内掠奪，也是我們的心腹大患。放下這不管，而派兵窺伺函、洛，若奸人乘虚而入，一旦有變故，禍亂將會不小。愚臣以爲不如停止戰争而致力於農事，待關中和平安寧，士氣旺盛，然後再商量討伐之策，到那時一舉可以平定。"高祖聽從了他的建議。

會突厥入寇，詔總幽、寧以北九州兵禦之，得一切便宜。改遂州都督、益州行臺兵部尚書。時僕射竇軌數奏生獠反，冀得集兵以威衆，雲起數持掣，軌宣言雲起通賊營私，由是始隙。雲起弟慶儉、慶嗣事隱太子。太子死，詔軌息馳驛報。軌疑雲起有變，陰設備，乃告之。雲起不信，曰："詔安在？"軌曰："公建成黨，今不奉詔，反明矣。"遂殺之。初，雲起師太學博士王頍，每嘆曰："韋生識悟，富貴可自致；然疾惡甚，恐不得死。"訖如言。

正值突厥進犯，皇帝下詔令韋雲起總領豳、寧以北九個州的兵馬抵抗突厥，一切可以見機行事。改任遂州都督、益州行臺兵部尚書。當時僕射竇軌多次上奏説生僚反叛，希望能會集兵力在衆人面前示威，韋雲起多次爭論和阻止，竇軌揚言説韋雲起和叛賊交通營私，因此二人開始有了矛盾。韋雲起的弟弟韋慶儉、韋慶嗣事奉隱太子。隱太子死後，皇帝下詔叫竇軌的兒子從驛道兼程到益州通報。竇軌懷疑韋雲起有變，暗中設好防備，然後纔去告訴韋雲起。韋雲起聽到此事有些不相信，問道："皇帝的詔書在哪裏？"竇軌説："你是李建成的同黨，今天不奉接詔書，顯然是要反叛了。"就殺掉了韋雲起。當初，韋雲起拜太學博士王頍爲師，王頍每每嘆息説："韋生有卓識和悟性，可以自己達到富貴；但是過於疾惡如仇，恐怕不能善終。"結果真如王頍所預言的。

孫方質，光宅初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遷地官尚書。嘗屬疾，武承嗣兄弟往候，方質據床自若。或曰："倨見權貴，且速禍。"答曰："吉凶命也，丈夫豈能折節近戚以苟免邪？"俄爲酷吏所陷，流死儋州，没其家。神龍初，復官爵。

韋雲起的孫子名方質，韋方質光宅初年任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後升任地官尚書。當韋方質有病時，武承嗣兄弟前來探望，韋方質很自在地躺在床上。有人説："傲慢地接見權貴，禍患很快就要到了。"他回答説："吉凶有命，大丈夫怎能屈節親近外戚權貴來苟且求免禍難呢？"不久被酷吏所陷害，流放而死在儋州，他的家也被抄没了。神龍初年，皇帝下令恢復他的官爵。

## 孫伏伽

孫伏伽，貝州武城人。仕隋，以小史累勞補萬年縣法曹。高祖武德初，上言三事。其一：

> 臣聞"天子有爭臣，雖無道不失其天下"。隋失天下者何？不聞其過也。方自謂功德盛五帝、邁三王，窮侈極欲，使天下士肝腦塗地，户口殫耗，盜賊日滋。當時非無直言之臣，卒不聞悟者，君不受諫，而臣不敢告之也。向使開不諱之路，官賢授能，賞罰時當，人人樂業，誰能

孫伏伽，貝州武城人。孫伏伽在隋朝做官，以小吏多次補授爲萬年縣法曹。高祖武德初年，他上疏議論了三件事情。其一是：

> 臣聽説"天子有直言諫諍之臣，即使無道也不可能丢失他的天下"。隋朝皇帝爲什麽會丢失了天下呢？原因在於不聞知自身的過錯。當時他自稱功德大於五帝、超過三王，所以窮奢極欲，使天下百姓肝腦塗地，户口越來越少，盜賊日益猖獗。不是當時没有直言之臣，始終不聞知不醒悟的原因，是君主不接受臣下的諫諍，而臣下不敢告訴君主。先前假若廣開直言之路，任用賢能之人

摇亂者乎？陛下舉晉陽，天下響應，計不旋跬，大業以成。勿以得天下之易，而忘隋失之不難也。天子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凡蒐狩當順四時，不可妄動。且陛下即位之明日，有獻鷂者，不却而受，此前世弊事，奈何行之？相國參軍事盧牟子獻琵琶，長安丞張安道獻弓矢，并被賚賞。以率土之富，何索不致，豈少此物哉？

爲官，賞罰適時得當，人人安居樂業，還有誰能够摇動和擾亂他呢？陛下在晉陽舉兵，天下的人們極力響應，謀劃時間很短，大業就取得了成功。不要因爲得天下容易，就忘掉隋朝丢失天下也不難的教訓。天子一行動就有左史記録，一言論就有右史記録。大凡打獵都應當順從四時，不能輕意出動。况且陛下即位的第二天，有人進獻鷂鷹，没有拒絶就接受了，這是前世遺留下來的弊端，爲什麽要這樣做呢？相國參軍事盧牟子進獻琵琶，長安丞張安道進獻弓箭，都蒙恩得到重賞。聖上富有天下，什麽東西得不到，難道就少這些東西嗎？

其二：

百戲散樂，本非正聲，隋末始見崇用，此謂淫風，不得不變。近太常假民裙襦五百稱，以衣妓工，待玄武門游戲。臣以爲非詒子孫之謀。傳曰："放鄭聲，遠佞人。"今散妓者，匪《韶》匪《夏》，請并廢之，以復雅正。

其二是：

各種樂舞雜技，本來就不是雅正的樂聲，隋朝末年開始受到推崇使用，這就是所謂的淫風，不能不改變了。近來太常借來百姓裙襦五百套，讓歌舞藝人穿戴上，等着在玄武門游戲。臣認爲這不是遺留給子孫的好事。傳上説："放棄鄭聲，遠離佞人。"如今演奏散樂的樂工，演奏的既不是《韶》樂也不是《夏》樂，請求全部予以廢除，以便恢復雅正之樂。

其三：

臣聞"性相近，習相遠"。今皇太子諸王左右執事，不可不擇。大抵不義無賴及馳騁射獵歌舞聲色慢游之人，止可悦耳目，備驅馳，至拾遺補闕，决不能也。泛觀前世，子姓不克孝，兄弟不克友，莫不由左右亂之。願選賢才，澄僚友之選。

其三是：

臣聽説"性相近，習相遠"。如今皇太子及諸王左右掌管事情的人，不能没有選擇。大體上那些不義無賴及馳騁射獵和歌舞聲色與浪蕩遨游之人，衹可取悦耳目，以備驅使而已，至於拾遺補闕，他們决不可能做到。歷觀前世，子孫不能孝敬，兄弟不能友愛，没有不是由於左右之人混亂而引起來的。希望選擇賢能才俊，來澄清府僚師友的人選。

帝大悦，即詔："周、隋之晚，忠臣結舌，是謂一言喪邦者。朕惟寡德，不能性與天道，然冀弼諧以輔不逮，而群公卿士罕進直言。伏伽至誠慷慨，據義懇切，指朕失無所諱。其以伏伽爲治書侍御史，賜帛三百匹。"

皇帝很高興，立即下詔説："周、隋的末年，忠臣不敢發言，可以説是一人之言喪失了國家。朕德行寡少，不能使人性與天道相齊，然而希望輔弼調和的人來輔助朕的不到之處，但各位達官很少進忠直之言。孫伏伽忠實慷慨，詞義誠懇切直，指責朕的過失没有隱瞞。因而讓孫伏伽任治

初，帝受禪，伏伽最先諫，帝欲盡下情，故不次見拔，以示群臣。

書侍御史，并賞賜帛布三百匹。”當初，皇帝剛接受帝位，孫伏伽最先進言勸諫，皇帝想盡知下情，所以對他破格加以提拔，以此作爲群臣的示範。

是時，軍興賦斂重，伏伽數請厘損。帝語裴寂曰：“隋爲無道，主驕於上，臣諂於下，下上蔽蒙，至身死匹夫手，寧不痛哉！我今不然，平亂責武臣，守成責儒臣，程能付事，以佐不逮；虛心盡下，冀聞嘉言。若李綱、孫伏伽，可謂誼臣矣。俯首噤默，豈朕所望哉？”

這時，戰爭不斷而賦税苛重，孫伏伽多次請求調整和減輕。皇帝對裴寂説：“隋朝無道，君主在上驕横，臣子在下諂媚，臣下蒙蔽皇上，以至於身死匹夫手中，怎不痛惜啊！我如今不然，平定禍亂任用武臣，守護成業任用儒臣，考核能力而交給事做，以輔助不到之處；虛心禮賢下士，希望能聽到正直之言。如李綱、孫伏伽，可以稱得上正義之臣了。俯首閉口不敢發言，哪能是朕所希望的人呢？”

東都平，大赦天下，又欲責賊支黨，悉流徙惡地。伏伽諫曰：“臣聞王者無戲言，《書》稱‘爾無不信，朕不食言’，言之不可不慎也。陛下制詔曰：‘常赦不免，皆原之。’此非直赦有罪，是亦與天下更新辭也。世充、建德所部，赦後乃欲流徙。《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渠魁尚免，脅從何辜？且蹠狗吠堯，吠非其主。今與陛下結髮雅故，往爲賊臣，彼豈忘陛下哉，壅隔故也。至疏者安得而罪之？由古以來，何始無君，然止稱堯、舜者，何也？直由善名難得也。昔天下未平，容應機制變。今四方已定，設法須與人共之。法者陛下自作，須自守之，使天下百姓信而畏也。自爲無信，欲人之信，若爲得哉？賞罰之行，無貴賤親疏，惟義所在。臣愚以爲賊黨於赦當免者，雖甚無狀，宜一切加原，則天下幸甚。”又表置諫官。帝皆欽納。

東都平定，皇帝下詔大赦天下，又打算責罰亂賊的黨羽，并將其全部流放到偏僻貧瘠的地方。孫伏伽勸諫説：“臣聽説君王無戲言，《書》上説‘你不能不相信我的話，我是不會食言的。’可見説話不能不謹慎。陛下在制書中説：‘正常赦令中不能赦免的，也都予以原諒寬恕。’這不是衹赦免和寬恕有罪的人，也是與天下的更新之辭。王世充、竇建德所屬部下，在赦免之後却又要流放。《書》上説：‘消滅那魁首，被迫脅而隨從的不予治罪。’魁首尚且赦免了，被迫脅而隨從者還有什麽罪？況且蹠的狗吠咬了堯，但吠咬的不是自己的主人。如今有的人和陛下是年輕時的舊友，往日做了亂賊的臣子，他們怎能忘掉陛下啊，那是由於壅塞阻隔的原故。過去非常疏遠的人又怎能怪罪他們呢？自古以來，哪一代没有君主，然而惟獨稱贊堯、舜，這又是爲什麽呀？衹是因爲善名難得。從前天下未平定時，允許順應時機控制事變。如今四方已經安定，設置法令必須和人們共同遵守。法令是陛下自己制定的，必須自己先遵守它，使天下百姓信服而敬畏。自己不守信，要别人守信，如此能行嗎？實行賞罰，是没有貴賤親疏之分的，衹有正義纔是依據。愚臣認爲賊黨屬赦令中應當赦免的，即使很不像樣的罪人，也應當一律加以原諒寬恕，那麽天下人就很幸運了。”他又上表請求設置諫諍之官。皇帝都表示稱贊和采納。

太宗即位，封樂安縣男，遷大理少卿。帝數出馳射，伏伽諫曰："臣聞天子之居，禁衛九重，出也警，入也蹕，非直尊其居處，爲社稷生人計也。比聞陛下走馬射帖，娛悦群臣，殆非所以導養聖躬、垂憲後代。此直少年諸王務耳，安得既爲天子，尚行之乎？竊爲陛下不取。"帝悦曰："卿能言朕失，朕能改之，天下庶有瘳乎！"後坐奏囚失，免官。起爲刑部郎中。累遷大理卿。時司農市木橦，倍直與民，右丞韋悰劾吏隱没，事下大理訊鞫。伏伽曰："緣官市貴，故民直賤。臣見司農識大體，不見其罪。"帝悟，顧悰曰："卿不逮伏伽遠矣。"久之，出爲陜州刺史，致仕。顯慶三年卒。

太宗即位，封孫伏伽爲樂安縣男，并升任大理少卿。皇帝屢次出游而且飛馬騎射，孫伏伽諫諍説："臣下聽説天子的居處，有九重禁衛，出行有人警蹕，回來有人清道，并非衹是尊重其居處，而是爲國家和民衆考慮。近來聽説陛下飛馬射帖，以此來娱樂群臣，這大概不是調養聖體、垂範後代的事情。這衹是少年諸王所做的事務罷了，怎能已做了天子，還做這些事呢？愚臣認爲不能這樣。"皇帝高興地説："你能指出朕的過失，朕能改正過失，天下可能就有治了！"後來因上奏議論囚犯失誤而獲罪，被免去官職。重新起用而擔任刑部郎中。屢經升遷任大理卿。當時司農寺購買木段，給百姓加倍的價錢，右丞韋悰彈劾説官吏隱没了錢財，案件移交到大理寺審理。孫伏伽説："正因爲官府買得貴，所以纔顯出百姓賣得賤。臣下覺得司農寺官吏識大體，没發現有什麽罪。"皇帝醒悟了，看着韋悰説："你遠遠不及孫伏伽。"過了好久，出任陜州刺史，退休。顯慶三年去世。

始，伏伽拜御史時，先被内旨，而制未出，歸卧于家，無喜色。頃之，御史造門，子弟驚白，伏伽徐起見之。時人稱其有量，以比顧雍云。

當初，孫伏伽被拜授爲御史時，他先聽到皇上這樣説了，但任命的制書還没有發出，回到家中以後，没有任何欣喜的表現。一會兒，有御史登門，子弟驚訝地向他報告，孫伏伽慢慢起身去接見。當時人稱贊他有度量，認爲可以和顧雍相比。

## 張玄素

張玄素，蒲州虞鄉人。仕隋，爲景城縣户曹。竇建德陷景城，執將殺之，邑人千余號泣請代，曰："此清吏，殺之是無天也。大王即定天下，無使善人解體。"建德命釋縛，署治書侍御史，不拜。聞江都已弑，始爲建德黄門侍郎。賊平，授景州録事參軍。

張玄素，蒲州虞鄉人。張玄素在隋朝做官，任景城縣户曹。竇建德攻陷景城，抓住他打算殺掉，本縣的一千多人哭泣着請求代替，并説："此人是個清廉官吏，殺掉他就没有天理了。大王要平定天下，就不能讓好人解體。"竇建德下令給他鬆綁，并署任治書侍御史，但他没有接受任命。聽説皇帝在江都被殺後，纔就任竇建德的黄門侍郎。亂賊平定，授任景州録事參軍。

太宗即位，問以政，對曰："自古未有如隋亂者，得非君自專、法日亂乎？且萬乘之尊，身决庶務，日斷十事，五不中，中者信善，有如不中者何？一日萬機，積其失，不亡何

太宗即位，詢問張玄素國家的政事，他回答説："自古以來没有像隋朝這樣混亂的，難道不是君主獨自專斷、法令日益混亂嗎？況且以帝位之尊，一人處理政務，一天决斷十件事，其中五件不妥當，妥當的確實是好，而那些不妥當的怎

待？若上賢右能，使百司善職，則高居深拱，疇敢犯之？隋末盜起，爭天下者不十數，餘皆保城邑以須有道聽命，是欲背上怙亂者果鮮，特人君不能安之而挺之亂也。以陛下聖神，迹所以危，鑒所以亡，日慎一日，雖堯、舜何以加！”帝曰：“善。”拜侍御史，遷給事中。

麼辦？一天有很多事情需要決斷，失誤越積累越多，不滅亡還等什麼？如果皇上能尊重和任用賢能，使百官好好的各盡職責，那麼穩居在上而高高拱手，誰又敢冒犯呢？隋朝末年盜賊四起，爭奪天下的不過十數人而已，其餘的都是保守城邑而等待聽從有道者命令的人，這説明要製造禍亂的人確實是少數，衹是人君不能安撫他們而導致他們作亂罷了。以陛下的聖哲神明，若能據實際而考知危險的原因，借鑒之所以滅亡的教訓，一天比一天謹慎，那麼就是堯、舜也不可能超過！”皇帝説：“好。”拜授侍御史，升任給事中。

貞觀四年，詔發卒治洛陽宫乾陽殿，且東幸。玄素上書曰：

貞觀四年，皇帝下詔徵發士卒修繕洛陽宫乾陽殿，以備日後向東巡游駕幸。張玄素上書説：

臣惟秦始皇帝藉周之餘，夷六國，統壹尊，將貽之萬世，及子而亡者，殫嗜奔欲，以逆天害人也。天下不可以力勝，唯當務儉約，薄賦斂，以身先之，乃能大安。今東都未有幸期，前事土木，戚王出藩，又當營構，科調繁仍，失疲人望，一不可也。陛下向平東都，曾觀廣殿，皆撤毁之，天下翕然，一口頌歌。豈有初惡侈靡而後好雕麗哉？二不可也。陛下每言巡幸者不急之務，徒爲虚費。今國儲無兼年，又興别都之役，以産怨讟。三不可也。百姓承亂離之後，財賦殫空，雖蒙更生，意未完定，奈何營未幸之都，重耗其力。四不可也。漢祖將都洛陽，婁敬一言，即日西駕。非不知地土中，道里所均，但形勝不及關内，弗敢康也。伏惟陛下化凋弊之俗，爲日尚淺，詎可東巡以搖人心？五不可也。臣嘗見隋家造殿，伐木於豫章，二千人挽一材，以鐵爲轂，行不數里，轂輒壞，别數百

臣以爲秦始皇憑藉周的餘業，削平六國，統一天下而達到尊貴，打算將帝位傳授萬代，但到他的兒子國家就滅亡了，這是由於他放縱貪欲，違背天意和傷害百姓的緣故。天下是不能衹用武力去征服的，應當以儉約爲務，減輕税賦，自身作好表率，這樣纔能長治久安。如今還没有安排巡游駕幸東都的時間，就事先大興土木，諸王出就藩國，又要營造宫室，聚斂徵調頻繁，不是疲憊的百姓所期望的，這是一不可以。陛下從前平定東都時，面對高大的樓觀寬闊的宫殿，都下令拆除毁掉，因而天下人非常協調，齊聲歌頌。哪有當初厭惡奢侈靡費而後來又愛好雕琢華麗呢？這是二不可以。陛下常常説巡游駕幸不是當務之急，衹是白白浪費財力。如今國家還没有兩年儲蓄，又興營造别都的勞役，這樣將會引發怨恨之言。這是三不可以。百姓遭受戰亂流離之後，財力損傷殆盡，雖蒙恩得以生存自立，但生活還未安定，怎能營造不去巡游駕幸的都城，來加重消耗民力。這是四不可以。漢高祖將要在洛陽建都，婁敬上書説明利害，漢高祖就當日起駕向西。難道他不知道洛陽地居國土中央，到各地路程均等，衹因它地理形勢不如關内，所以不敢對其擴大建設。陛下教化

人齎轂自隨，終日行不三十里。一材之費，已數十萬工，揆其餘可知已。昔阿房成，秦人散；章華就，楚衆離；乾陽畢功，隋人解體。今民力未及隋日，而役殘創之人，襲亡國弊，臣恐陛下之過，甚於煬帝。

衰弱疲憊的百姓，時間還不很長，怎可用東去巡游駕幸來搖動人心吧？這是五不可以。臣下曾見過隋朝營造宮殿的情景，在豫章砍伐樹木，二千人抬一根木頭，用鐵做的車轂，走不到幾里地，車轂就壞了，爲此還要有數百人拿着車轂相隨，一天走不到三十里。一根木頭的耗費，已達數十萬民工之多，其餘的費用也可由此而推知了。從前阿房宮建成，秦人離散逃亡；章華臺造好，楚人衆叛親離；乾陽殿竣工，隋朝百姓解體。况且如今的國力還比不上隋時，而役使受戰爭創傷的人民，繼承已滅亡國家的弊端，臣下害怕陛下的過失，會比煬帝更嚴重。

帝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殿卒興，同歸於亂。臣聞東都始平，太上皇詔宫室過度者焚之，陛下謂瓦木可用，請賜貧人，事雖不從，天下稱爲盛德。今復度而宫之，是隋役又興。不五六年間，一捨一取，天下謂何？"帝顧房玄齡曰："洛陽朝貢天下中，朕營之，意欲便四方百姓。今玄素言如此，使後必往，雖露坐，庸何苦？"即詔罷役，賜綵二百匹。魏徵名梗挺，聞玄素言，嘆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哉。"

皇帝說："你說我不如煬帝，與桀、紂相比怎麼樣？"張玄素回答說："如果這乾陽殿修起來了，就像隋一樣將同歸於亂。臣聽說當初平定東都後，太上皇下詔將過於華麗的宮殿燒毀，而陛下說木頭磚瓦可以使用，奏請將其賜給貧苦百姓，事情雖然没有實行，但天下人稱贊你有大恩大德。如今再度恢復修繕宮殿，是隋朝的勞役再度興起。不到五六年時間，一捨一取，天下人會怎麼說呢？"皇帝看了看房玄齡說："洛陽處在天下朝貢適中的位置，朕營造它，本意是想方便四方百姓。如今張玄素如此說法，假若日後一定要前往那裏，即使坐在露天下，難道有什麼辛苦呢？"即刻下詔免去勞役，賜給他彩色絲織品二百匹。魏徵是有名的正直之臣，聽了張玄素的話後，感嘆說："張公議論事情，有勸諫制止皇帝行動的力量，可稱得上是仁人之言了。"

歷太子少詹事，遷右庶子。時太子承乾事游畋，不悦學。玄素上書曰：

天道無親，惟德是輔。苟違天道，人神棄之。古者田三驅，非以教殺，除民害也。今反以獵爲娱，行之無常，不損盛德哉？《傳》曰："事不師古，匪説攸聞。"然則探道在學古，學古在師訓。孔穎達奉詔講勸，宜數逮

張玄素歷任太子少詹事，升任右庶子。當時太子李承乾專意游玩打獵，不愛學習。張玄素上書說：

天道對人不講親疏，衹保佑有德行的人。如果違背了天道，人和神都會拋棄他的。古代打獵有三驅之禮，不是以此來教人殺害生靈，而是在於爲民除害。如今反以打獵爲娱樂，出外打獵没有節制，難道不會損壞盛德嗎？《傳》上說："學禮不師法古代，傅説是没聽說過的。"然則尋求道在於學習

問，裨萬分。博選賢傑，朝夕侍左右，與相規摩。日知所亡，月無忘所能，此則善美矣。夫在人上者常求爲善也，然性不勝情，耽惑成亂，下有諛言，君道乃虧。古人有云："勿以惡小不去，善小不爲。"禍福之來，皆根於初，護終若始，猶懼其替，始不護焉，終將安歸？

古人，學習古人在於老師教誨。孔穎達奉詔講學和勸導，應當多多向他請教，多少都能得到補益的。并且廣選賢能俊傑之士，讓他們朝夕侍奉在左右，一道相互切磋。每天知道自己不足的地方，每月不要忘記所要做的事情，如此則能盡善盡美了。大凡作爲人上之人要時時追求好的德行，然而因爲理性不能勝過感情，沉溺迷惑則成昏亂，臣下有奉承的言論，爲君的德行就有虧損。古人説："不要因爲是小小的壞事就不改正，是小小的好事就不去做。"是禍是福，都在於開始之時。始終如一，還害怕會逐漸衰退，如果開始就不慎重，往後能有什麽好結果？

太子不納。又上書曰：

周公資聖人，而握沐吐飧，下白屋，况下周公之人哉？殿下睿質天就，尚須學以表飾之。孔穎達、趙弘智皆宿德巨髦，兼識政機，望數召見，述古今，增懿明德。雕蟲小技，正可閒召，代博弈，不宜屢也。騎射畋游，褻戲酣歌，悦耳目，移情靈，不可以御。夫心爲萬事主，動而無節則亂，敗德之原，實在於此。

太子不采納。他又上書説：

周公有聖人的資質，還一沐三握發一飯三吐哺，接待來自茅屋的平民，更何况是不及周公的人呢？殿下明智的資質是天造就的，但還需要用學習來修飾自己的外在表現。孔穎達、趙弘智都是年長有德的博學之士，同時精通政務機要，希望能常常召見他們，讓他們談古論今，以增加聖德的光輝。那些有雕蟲小技的人，衹能在閑暇時召來，替代作爲局戲和圍棋的伴同，也不宜太多。至於騎馬射箭打獵，戲玩沉湎歌樂，衹能一時娱悦耳目，改變心神，使人不能够抵擋誘惑。然心爲萬事之主，行動無節制則昏亂，敗壞德行的根源，實在於這個。

帝知數財正太子，頻擢至銀青光禄大夫，行左庶子。

皇帝知道他屢屢制裁和糾正太子，便多次提拔他爲銀青光禄大夫，任太子左庶子。

太子久不見賓友，玄素曰："宫中所見止婦人，不知如樊姬等可與益聖德者幾何？若無之，即便詖艷嬖，何足顧哉！上惟東宫之重，高署賢才爲寮佐，今乃不得進見，將何以朝納誨、夕補遺哉？"太子諱其切，夜遣户奴以騎檛狙擊，危脱死。嘗聞宫中擊鼓，叩閤正言，太子出鼓，對玄素破之。既不悛，醜德日聞。玄素不能已，上書曰：

太子長時間不接見賓客朋友，張玄素説："宫中所看到的衹有婦女，不知道像樊姬一類人能給你增加多少聖德呢？如果不能增加聖德，那衹能是寵愛諂媚逢迎之人，有什麽值得眷顧的！皇上考慮到太子的重要，精選賢才作爲屬官，如今屬官們竟然不能進見，太子將怎樣在早晨接受教誨、晚上補救過錯呢？"太子忌諱他直言，夜間派守門奴僕用馬鞭突然擊打他，幾乎將他打死。他聽見東宫中有敲鼓聲，便叩開閤房之門直言勸諫，太子將鼓拿了出來，當着張玄素的面將

鼓毁掉。過後仍不悔改，壞的聲譽每天都有傳聞。張玄素不得已，又上書説：

孔子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書傳所載或遠，臣請以近事喻之。周武帝平山東，庳宫陋食以安海内，而太子贇有穢德，烏丸軌以聞，帝慈仁不忍廢。及踐祚，狂暴日熾，宗祀以亡，隋文帝所代是也。文帝因周衰，藉女資，雖無大功於人，然布德行惠，上下安賴。勇爲太子，驕肆敗度，今宫中山池，殿下所親見者也。當是時，自謂有太山之安，詎知壬臣敢進其説哉？向使動静有常，進止有度，親君子，疏小人，黜浮華，守恭儉，雖有離間，烏能致慈父之隙哉？蓋積德弗純，令問不著，一遭讒，遂成其禍。今上以殿下父子親，故所資用不爲限節，然詔未六旬，而用逾七萬，驕奢亡藝，孰有過此？龍樓、望苑，爲工匠之肆，既闕視膳問安之宜，又無悦學好道之實。上違君父慈訓之方，下有因緣戮辱之罪。所施與者，不游手雜色，則圖畫雕鏤之人。外所瞻仰，此失已暴，内隱密者，尚可勝計哉？右庶子趙弘智經明行修，臣謂宜數進召，以廣徽美；今反猜嫌，謂妄相推引。從善若流，尚恐不逮，飾非拒諫，禍可既乎？

孔子説："能就近以自己的心而推及别人，可以説就是爲仁的方法了。"古書所記載的或者是太遠之事，臣下請以近時的事來比喻。周武帝平定山東，住低矮的宫室吃粗劣的食物以安定海内，但太子宇文贇德行敗壞，烏丸軌上報了有關惡迹，皇帝仁慈不忍心廢掉宇文贇。到宇文贇即帝位，狂妄凶暴更加厲害，結果國家滅亡了，被隋文帝取而代之。隋文帝藉着周的衰弱，仗着女人的幫助，雖對天下人没有什麽大功大德，但施恩行惠，賴此上下安寧。楊勇爲太子時，驕横放縱没有節制，如今宫中的山林池沼的遺迹，殿下也親眼看到了。正當這個時候，楊勇自以爲有泰山一樣的安穩，哪裏知道奸臣竟敢進其邪説呢？先前他若動静有常規，進退有法度，親近君子，疏遠小人，廢除浮華，恪守恭儉，即使有人從中離間，怎能造成與慈父的裂痕呢？原本是積德不純正，好名聲不顯著，一旦遭到讒言，就構成了禍患。如今以皇上和殿下的父子親情，所以您的開支不受限制，然而詔令發下還不到六十天，而花費已超過七萬，驕奢達到了極點，有誰能超過這呢？龍樓、望苑，是工匠聚集之地，既没有視膳問安的禮節，又没有愛學好道的事實。對上違背了君父慈愛教訓的原則，對下則有藉故殺人的罪過。所施給財物的人，不是游手好閑之徒，就是圖畫雕刻之流。從表面上看，這些過失已暴露了，内中隱藏的不可告人的事情，又怎麽能够勝數呢？右庶子趙弘智經學深湛而品行端正，臣認爲應常常召他進宫，以增長您的美德；如今反道有所猜疑，説是妄自相互推薦引進。從善如流，還害怕來不及呢，掩飾過失拒絶勸諫，禍患能自動終止嗎？

書入，太子怒，遣刺客伺之。會宫廢，玄素坐除名爲民。頃之，召授潮州刺史，徙鄧州，訖不復親近。高

書奏送入，太子大怒，派刺客窺伺他的踪迹。恰巧太子被廢掉，張玄素受連累被除去官籍而成爲百姓。不久，皇帝召見他并授任爲潮州刺

宗時，以老致仕。麟德初卒。

史，後改任到鄧州，直至最終也不再被親近了。高宗時，張玄素因年老退休。麟德初年去世。

始，玄素與孫伏伽在隋皆爲令史，太宗嘗問玄素宦立所來，深自羞汗。褚遂良見帝曰："君子不失言於人，明主不失言於戲。故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居上能禮其臣，乃盡力以奉其上。近世宋武帝侮靳朝臣，攻其門户，至耻懼狼狽，前史以爲非。陛下昨問玄素在隋任何官，對曰：'縣尉。'又問未爲尉時，曰：'流外。'又問何曹司，玄素出不能徙步，顔若死灰，精爽頓盡，見者咸共驚怪。唐家創業，任官以才，卜祝庸保，量能并用。陛下以玄素擢任三品，佐皇儲，豈宜復對群臣使辭窮負耻，欲責其伏節死義，安可得乎？"帝曰："朕亦悔之。"伏伽雖廣坐，陳説往事，無少隱焉。

當初，張玄素和孫伏伽在隋朝都擔任令史一職，太宗曾問張玄素做官的經歷，他深感羞愧。褚遂良拜見皇帝時説："君子不失言於他人，明主不失言於戲笑。因爲有言論就有史官記録它，用禮儀成就它，用音樂歌頌它。居上位的君主能禮遇他的臣下，臣下便能竭盡全力來侍奉他的君主。近代宋武帝輕慢嘲弄朝臣，隨意攻擊他們的門庭，以至於朝臣羞耻恐懼而狼狽不堪，史書記載認爲不妥。陛下昨日詢問張玄素在隋朝做過什麽官，他回答説：'縣尉。'又詢問没做縣尉前做什麽，回答説：'流外。'又追問在哪個部門，張玄素退出後幾乎不能行走，臉色如死灰一般，精神頓時没了，看到的人都很驚訝奇怪。唐朝創立大業，因有才能授任官職，不管占卜祭祀的卜祝還是受顧充任雜役的庸保，都衡量其技能一并任用。陛下給張玄素升任三品官，讓他輔佐皇太子，難道應當又使他面對群臣無言以對而感到耻辱，要責求他爲節義而死，這怎麽可能呢？"皇帝説："朕也後悔這事。"孫伏伽雖在衆人聚集的場所，陳説往日的事情，也不曾有些許隱瞞。

贊曰：始唐有天下，懲刈隋敝，敷内讜言，而世長等仇然獻忠，時主方褒聽，藉以勸天下，雖觸禁忌，而無忤情。及禍亂已平，君位尊安，後者視前人之爲，猶以鯁論期榮，故時時遭斥讓，爲所厭苦。非言有巧拙，所遭之時異也。夫性有不可移，雖堯、舜弗能訓。承乾之惡，根著于心，而歸責玄素，其何救哉？此士亹辭不能傅太子，諒矣。

贊曰：當初唐朝擁有天下，以隋朝爲戒并消除隋朝的弊端，廣開直言之路，而蘇世長等過去雖爲仇人却能進獻忠言，當時君主能褒獎聽取，藉此來勸勉天下的人，即使觸犯了禁忌，也從不違背情理。到禍亂平定以後，君主之位尊貴安穩了，後來之人學習以前之人的作爲，還期盼着用耿直和議論來獲得榮耀，結果是常常遭到斥責，因爲君主已厭煩以爲是苦事了。不是話語有巧有拙，而是所遇的時勢不同了。大凡天性有不可轉移的，即使堯、舜也是教訓不了的。李承乾的邪惡，根源在於心中，却歸罪於張玄素，這能補救什麽呢？這就是士亹推辭不能輔佐太子的原因，真是這樣啊。



# 唐書卷一百四

## 列傳第二十九

### 于高張列傳

#### 于志寧

于志寧字仲謐，京兆高陵人。曾祖謹，有功於周，爲太師、燕國公。父宣道，仕隋至内史舍人。

于志寧，字仲謐，是京兆高陵人。曾祖父名謹，在北周立有大功，被封爲太師、燕國公。父親名叫宣道，在隋朝官做到内史舍人。

大業末，志寧調冠氏縣長，山東盗起，棄官歸。

隋煬帝大業末年，于志寧調任冠氏縣縣令，山東農民起義爆發，政局不穩，他就棄官回鄉，隱居於鄉下。

高祖入關，率群從迎謁長春宫，詔授渭北道行軍元帥府記室，與殷開山參謀議。薛仁杲平，識褚亮於囚虜中，遷天策府中郎、文學館學士，引亮與同列。貞觀三年，爲中書侍郎。太宗嘗宴近臣，問："志寧安在？"有司奏："敕召三品，志寧品第四。"帝悟，特詔預宴，因加散騎常侍、太子左庶子、黎陽縣公。是時議立七廟，群臣請以凉武昭王爲始祖，志寧以凉非王業所因，獨建議違之。帝詔功臣世襲刺史，志寧奏："古今異時，慕虚名，遺實患，非久安計。"帝皆從之。嘗謂志寧曰："古者太子既生，士負之，即置輔弼。昔成王以周、召爲師傅，日聞正道，習以成性。今太子幼，卿當輔以正道，無使邪僻啓其心。勉之，官賞可不次得也。"太子承乾數有過惡，志寧欲救止之，上《諫苑》以諷。帝見大悦，賜黄金十斤、絹三百匹。俄兼詹事，以母喪

高祖率兵進入關中，于志寧率領隨從到長春宫迎接拜見，高祖下詔任他爲渭北道行軍元帥府記室，與殷開山一起參與軍機謀劃。薛仁杲被平定後，他在被囚禁的俘虜當中認出褚亮，并特别賞識他。遷任天策府中郎、文學館學士之後，又引薦褚亮與自己同列爲官。貞觀三年，任中書侍郎。太宗曾宴請近臣，問道："于志寧在哪裏？"有關部門奏報説："您下令召見三品官，于志寧是四品，所以未到。"皇帝省悟，專門下詔命他參加宴筵，又因此加授他爲散騎常侍、太子左庶子、黎陽縣公。當時商議建立皇家七廟，群臣請求以凉武昭王爲始祖，于志寧認爲凉地不是建立王業的所在，獨説出了與衆人不同的意見。皇帝下詔功臣可以世襲刺史之職，于志寧上奏説："古今時代不同，仰慕虚名，遺留實患，不是長治久安之策。"以上兩條意見皇帝全部采納。太宗曾對于志寧説："古時太子出生之後，文士背負太子，立即爲他設置輔弼之臣。過去周成王用周公、召公做師傅，每天聽聞正道，習慣成性。現在太子年幼，卿應用正道來輔導他，不要讓他受到不良教育，開啓乖戾不正之心。衹要你努力

免，有詔起復本官，固請終喪，帝遣中書侍郎岑文本敦譬曰："忠孝不兩立，今太子須人教約，卿强起，爲我卒輔道之。"志寧乃就職。

輔導，官職賞賜就可破例得到。"太子李承乾多次犯有過失，于志寧要糾正制止他，獻上《諫苑》進行諷勸。皇帝看到後大爲高興，賜給他黄金十斤、絲絹三百匹。不久兼任太子詹事，因母喪免職，喪期未滿時有詔書命起任原職，他堅決請求服喪滿期，皇帝派中書侍郎岑文本敦促并開導他説："忠孝不能兩全，現在太子需要人來教育約束，卿還是起任原職，好好給我輔導他吧。"于志寧這纔就職。

時太子以農時造曲室，累月不止，又好音樂過度。志寧諫，以爲"今東宫乃隋所營，當時號爲侈麗，豈容復事磨礱彩飾於其間？丁匠官奴皆犯法亡命，鉗鑿槌杵，往來出入，監門、宿衛、直長、千牛不得苛問。爪牙在外，厮役在内，其可無憂乎？又宫中數聞鼓聲，太樂伎兒輒留不出，往年口敕丁寧，殿下可不思之？"太子不納。而左右多任宦官，志寧復諫曰："奄官者，體非全氣，專柔便佞，托親近爲威權，假出納爲禍福。故伊戾敗宋，易牙亂齊，趙高亡秦，張讓傾漢。近高齊任鄧長顒爲侍中，陳德信爲開府，内預宴私，外干朝政，齊卒顛覆。今殿下左右前後皆用寺人，輕忽高班，陵轢貴仕，品命失序，經紀不立，行路之人咸以爲怪。"太子益不悦。東宫僕御舊得番休，而太子不聽，又私引突厥，與相狎比。志寧懷不能已，上疏極言曰："竊見僕寺司馭，爰及獸醫，自春迄夏，不得番息。或家有慈親，以闕温凊，或室有幼弱，以虧撫養，殆非恕愛之意。又突厥達哥支等，人狀野心，不可以禮教期，不可以仁信待。狎而近之，無益令望，有損盛德。况引内閤中，使常親近，人皆震駭，而殿下獨安此乎？"太子大怒，遣張師政、紇干承基往刺之。二人者入其第，見

當時太子在農忙時建造密室，數月不停工，又沉湎於音樂歌舞之中不能自拔。于志寧經常對他進行諫勸，説道："現在的東宫是隋朝所營建的，當時已經過分奢侈富麗，怎能允許再在其間雕飾彩繪呢？工匠、官奴都是犯法亡命之人，手持鉗鑿槌杵等器物，隨意在宫中來往出入，監門、宿衛、直長、千牛不能盤問或阻止。親信武士在宫外，逃犯奴隸在宫内，怎麽可以無憂無慮呢？"再者宫中多次聽到鼓樂之聲，太樂樂伎經常留在宫内日夜不出，往年皇上曾親口叮嚀告誡，殿下怎能不加考慮呢？"太子不接受。太子身邊多用宦官，于志寧又勸諫説："宦官，體氣不全，一味恭順，花言巧語，依托親近建立威權，假藉傳達政令之機擅興禍福。因此伊戾敗壞宋國，易牙使齊國大亂，趙高滅亡秦朝，張讓傾覆漢朝。近代的高齊任用鄧長顒爲侍中，陳德信任開府，在宫内參預私宴，在外邊干預朝政，齊國終於被顛覆。現在殿下前後左右都任用宦官，輕視高官，凌辱貴臣，品級官職秩序破壞，綱紀不立，連路上行人都感覺奇怪。"太子更加不高興。東宫的僕御過去是輪番休息，而太子不允許，又私下引進突厥人，與他們日相親近。于志寧内心對這種做法不能容忍，上疏極力進言："我看到太子的僕從車夫以及獸醫，從春到夏，得不到休息。有的家中有慈愛雙親，得不到兒子的侍奉，有的家中有幼兒弱小，斷絶了父親的撫育，這并不符合寬愛的本意。再者突厥達哥支等人，人面獸心，不能指望他們遵守禮教，不能用仁信對待他們。親昵接近他們，不會增加良好的聲望，衹有損於太子的美德。更何況將他們引

志寧憔然在苫塊中，不忍殺，乃去。太子敗，帝知狀，謂曰："聞公數諫，承乾不聽公，故至此。"是時宫臣皆罪廢，獨志寧蒙勞勉。

入内閣之中，使得經常親近太子，對此人們都感到震驚，而殿下自己却能安然自若嗎?"太子大怒，派張師政、紇干承基前去行刺。二人闖入他的家中，看到于志寧身形憔悴，住在草廬之中，心中十分感動不忍加害於他，於是就悄悄離去。太子陰謀失敗。後皇帝知道這種情况，對于志寧説："聽説你曾多次上諫，李承乾根本不聽，所以纔發生了這樣的事。"當時東宫臣僚都因罪被免官，惟獨于志寧受到慰問鼓勵。

晋王爲皇太子，復拜左庶子，遷侍中，加光禄大夫，進封燕國公，監修國史。永徽二年，洛陽人李弘泰誣告太尉長孫无忌反，有詔不待時斬之。志寧以爲："方春少陽用事，不宜行刑，且誣謀非本惡逆，請依律待秋分乃决。"從之。衡山公主既公除，將下嫁長孫氏。志寧以爲："《禮》，女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固知遇喪須終三年。《春秋》，魯莊公如齊納幣，母喪未再期而圖婚，二家不譏，以其失禮明也。今議者云'公除從吉'，此漢文創制，爲天下百姓耳。公主身服斬衰，服可以例除，情不可以例改。心喪成婚，非人情所忍。"於是詔公主待服除乃婚。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頃之，兼太子少師。四年，隕石十八于馮翊，高宗問曰："此何祥也?朕欲悔往修來以自戒，若何?"志寧對："《春秋》：'隕石于宋五。'内史過曰：'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物固有自然，非一繫人事。雖然，陛下無災而戒，不害爲福也。"俄遷太傅。嘗與右僕射張行成、中書令高季輔俱賜田，志寧奏："臣家自周、魏來，世居關中，貲業不墜。今行成、季輔始營産土，願以臣有餘賜不足者。"帝嘉之，分其田以與二人。

晋王做了皇太子，再次拜授于志寧爲左庶子，遷任侍中，加任光禄大夫，晋封燕國公，監修國史。永徽二年，洛陽人李弘泰誣告太尉長孫无忌謀反，皇帝下詔命立刻處斬。于志寧勸諫道："現在正值春天陽氣滋生之時，不應行刑殺戮，况且誣告本來就不屬叛逆作惡，請求按照律令等到秋分時再處决。"皇上同意了。衡山公主因公脱去喪服以後，將要下嫁長孫氏。于志寧又提出不同意見説道："按照《禮》的規定，女子十五歲笄髮，二十歲出嫁，遇到變故，可遲至二十三歲出嫁，所以知道遇上喪亡需要守喪三年。據《春秋》記載，魯莊公到齊國交納聘禮，母親喪亡不到二年就想要成婚，《公羊》、《穀梁》兩家不加批評，因爲他失禮太明顯的緣故。現在有人説'因公脱去喪服可以行吉禮'，這是漢文帝創制的，爲了天下百姓罷了。公主身服斬衰之喪，喪服可以按例脱去，悲傷之情不能因例改變。心情悲傷時成婚，這是人情所不能忍受的。"皇帝同意于志寧的意見，并下詔公主等到服完喪再成婚。事後又拜授于志寧爲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不久，兼任太子少師。四年，有十八塊隕石落到馮翊境内。高宗向群臣詢問説："這是什麽徵兆呢?朕想要懺悔以往修福將來以警戒自身，怎麽樣?"于志寧回答説："《春秋》記載：'五塊隕石落到宋國。'内史過説：'這是陰陽之事，并非由於吉凶而生成的。'事物本來就有自然屬性，并非全都關係到人事。雖然這樣，陛下没有災禍的情况下而自我警戒，這樣做没有害處衹有好處。"不久任于志寧爲太傅。曾與右僕射張行成、中書令高季輔一同接受賜田，

于志寧上奏說："臣的家族從周、魏以來，世代居住關中，産業不敗。現在張行成、高季輔剛開始經營産業，希望將臣之所餘補賜給二人之不足。"皇帝對于志寧大加贊揚，把給他的賜田分給二人。

顯慶四年，以老乞骸骨，詔解僕射，更拜太子太師，仍同中書門下三品。王皇后之廢，長孫无忌、褚遂良固争不見從，志寧不敢言。武后以其不右己，銜之，後因殺无忌，坐免官，出爲榮州刺史，改華州，聽致仕。卒，年七十八，贈幽州都督，謚曰定。後追復左光禄大夫、太子太師。

顯慶四年，于志寧因年老乞求辭官，皇帝下詔免去他的僕射職務，另拜授他爲太子太師，同中書門下三品。王皇后被廢之時，長孫无忌、褚遂良堅决争辯不被采納，于志寧不敢進言。武后因他不幫助自己，忌恨在心，後來武后殺了長孫无忌，將于志寧免官，讓他出任榮州刺史，又改任華州刺史，聽任退休。不久去世，終年七十八歲，追贈爲幽州都督，謚號叫定。後來又追贈恢復他的左光禄大夫、太子太師等官職。

志寧愛賓客，樂引後進，然多嫌畏，不能有所薦達也，爲士議所少。凡格式、律令、禮典，皆與論撰，賞賜以巨萬。

于志寧喜愛交接賓客，樂於引薦後輩，但過於避嫌畏忌，不能有所推薦使人顯達，被士人議論所貶損。凡是格式、律令、禮典等，都參與討論修撰，得到的賞賜數以巨萬計。

初，志寧與司空李勣修定《本草》并圖，合五十四篇。帝曰："《本草》尚矣，今復修之，何所異邪?"對曰："昔陶弘景以《神農經》合雜家《别録》注詺之，江南偏方，不周曉藥石，往往紕繆，四百餘物，今考正之，又增後世所用百餘物，此以爲異。"帝曰："《本草》、《别録》何爲而二?"對曰："班固唯記《黄帝内》、《外經》，不載《本草》，至齊《七録》乃稱之。世謂神農氏嘗藥以拯含氣，而黄帝以前文字不傳，以識相付，至桐、雷乃載篇册，然所載郡縣，多在漢時，疑張仲景、華佗竄記其語。《别録》者，魏、晋以來吴普、李當之所記，其言華葉形色，佐使相須，附經爲說，故弘景合而録之。"帝曰："善。"其書遂大行。

起初，于志寧與司空李勣修定《本草》并繪製圖形，合計五十四篇。皇帝說："《本草》已很完備了，現在重新修撰它，有什麽不同呢?"他回答說："過去陶弘景把《神農經》與雜家《别録》摻合而加以注解并爲之題名，江南偏方，不完全通曉藥石，往往出現錯誤，現對原有的四百餘種藥物加以考訂補正，又增加後代所用的一百餘種藥物，這就是它的不同之處。"皇帝說："《本草》、《别録》爲什麽成爲二種?"他回答說："班固衹記録有《黄帝内經》、《外經》，没有記載《本草》，到齊的《七録》纔提到它。世人傳說神農氏曾親嘗藥來拯救生靈，而黄帝以前没有文字相傳，衹好用圖形標識的方法傳給後代。到黄帝時的桐君、雷公纔記載在文册上，但所記載的郡縣，多是漢朝時的名稱，懷疑是張仲景、華佗竄改其中的文字。《别録》這書，是魏晋以來吴普、李當所寫的，其中描述的花葉形色，藥用屬性，依附《神農經》爲解說。因此陶弘景將它們合并在一起而抄録流傳。"皇帝聽了稱贊說："好。"於是這部書就大爲流行。

曾孫休烈。

于志寧曾孫名叫休烈。

## 于休烈

休烈機鑒融敏，善文章，與會稽賀朝萬、齊融，延陵包融齊名。開元初，第進士，又擢制科，歷秘書省正字。吐蕃金城公主請文籍四種，玄宗詔秘書寫賜。休烈上疏曰：“戎狄，國之寇；經籍，國之典也。戎之生心，不可以無備。昔東平王求《史記》、諸子，漢不與之，以《史記》多兵謀，諸子雜詭術也。東平，漢之懿戚，尚不示征戰之書，今西戎國之寇仇，安可貽以經典？且吐蕃之性慓悍果决，善學不回。若達於《書》，則知戰；深於《詩》，則知武夫有師干之試；深於《禮》，則知《月令》有廢興之兵；深於《春秋》，則知用師詭詐之計；深於文，則知往來書檄之制：此何異假寇兵資盗糧也！臣聞魯秉周禮，齊不加兵；吴獲乘車，楚屢奔命。喪法危邦，可取鑒也。公主下嫁異國，當用夷禮，而反求良書，恐非本意，殆有奸人勸導其中。若陛下慮失其情，示不得已，請去《春秋》。夫《春秋》，當周德既衰，諸侯盛强，征伐競興，情僞於是乎生，變詐於是乎起，有以臣召君、取威定霸之事。誠與之，國之患也。狄固貪婪，貴貨易土，正可錫以錦綵，厚以金玉，無足所求以資其智。”疏入，詔中書門下議。侍中裴光庭曰：“吐蕃不識禮經，孤背國恩，今求哀啓顙，許其降附，漸以《詩》、《書》，陶一聲教，斯可致也。休烈但見情僞變詐於是乎生，不知忠信節義亦於是乎在。”帝曰：“善。”遂與之。累遷起居郎、直集賢殿學士、比部郎中。楊國忠爲宰相，斥不附己者，出爲中部郡太守。

于休烈機敏聰明，擅長寫文章，與會稽人賀朝萬、齊融，延陵人包融齊名。開元初年，考中進士科，又考中制舉，歷任秘書省正字。吐蕃金城公主請求四種文籍，玄宗下詔秘書省抄寫賜給。于休烈上疏説：“戎狄，是國家的敵寇；經籍，是國家的典籍。戎狄萌生此心，不可以没有戒備。過去東平王求要《史記》、諸子，漢朝不給，認爲《史記》中有許多用兵的謀略，諸子揉雜詭詐數術。東平王是漢朝的近親，尚且不出示征戰一類的書籍，現在西戎爲國家仇敵，怎能送給經典？况且吐蕃本性慓悍勇猛，善於學習專心不回，如果通曉了《尚書》，就懂得戰術；精通了《詩經》，就懂得軍隊捍禦的方法；精通了《禮》，就知道按照《月令》中的時令興廢軍隊；精通了《春秋》，就懂得用兵詭詐的計謀；精通了文辭，就能知曉軍書檄文往來的規制：這和借給敵寇軍隊供給盗賊糧食有什麽區别！臣聽説魯國秉承周朝的禮儀，齊國不對他用兵；吴國得到乘車作戰的方法，楚國屢屢敗逃。這些喪失法度危害邦國的事，可以用來作爲借鑒。現在公主下嫁到異國，應當使用夷狄的禮儀，却反而要求皇朝的典籍，恐怕不是她的本意，很可能是有奸邪小人從中誘導。如果陛下擔心失掉親情，示以不得已，請取掉《春秋》。《春秋》這書，所記正是處在周朝運曆衰微，諸侯强盛，征伐競起，弄虚作假由此産生，權變狡詐由此興起，其中有臣子召唤君主、藉取威勢定立霸業的事情。真的給了他們，就是國家的禍患。夷狄本性貪婪，看重財貨輕視土地，祇可以賞給錦綉綵緞，厚賜金玉，不要滿足他們的要求來增加他們的智慧。”奏章遞上，皇帝下詔讓中書門下對此進行討論。侍中裴光庭説：“吐蕃不懂得禮儀經典，辜負國恩違背禮儀，現在叩頭哀求，允許他們臣降歸附，漸漸用《詩》、《書》來陶冶教化統一民風，這樣可以達到目的。于休烈祇看到弄虚作假權變僞詐由此産生，却不知忠信節義也存在於這些書籍之中。”皇帝贊同裴光庭的意見説：“對。”於是將書籍賜給吐蕃。後歷次遷任于休烈爲起居郎、直

集賢殿學士、比部郎中。楊國忠任宰相，排斥不依附自己的人，于休烈出任中部郡太守。

肅宗立，休烈奔行在，擢給事中，遷太常少卿，知禮儀事，兼修國史。帝嘗謂曰："良史者，君舉必書。朕有過失，顧卿何如?"對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有德之君不忘規過。"於時經大盜後，史籍燔缺，休烈奏："《國史》、《開元實録》、《起居注》及餘書三千八百餘篇藏興慶宫，兵興焚煬皆盡，請下御史核史館所由，購府縣有得者，許上送官。一書進官一資，一篇絹十匹。"凡數月，止獲一二篇，唯韋述以其家藏《國史》百三十篇上獻。中興文物未完，休烈獻《五代論》，討著舊章，天子嘉之。轉工部侍郎，仍修史。宰相李揆矜己護前，羞與同史任爲等列，奏徙休烈爲國子祭酒，權留史館修撰，以卑下之，休烈安然無屑意。乾元初，始詔百官元日、冬至於光順門賀皇后。休烈奏："周禮有命夫朝人君，命婦朝女君。自顯慶以來，則天皇后甫行此禮，而命婦與百官雜處，在禮不經。"帝罷之。

肅宗即位，于休烈到靈武投奔肅宗，被提拔爲給事中，遷任太常少卿，主持禮儀之事，兼修國史。皇帝曾對他說："好的史官，對國君的一舉一動要如實記下。朕有過失，看卿該怎麽辦?"于休烈回答說："大禹、商湯下詔懲治自己，他們的大業蓬勃振興。有德的君主不忘檢查自己的過失。"當時經歷大亂之後，史籍焚毁闕失，于休烈上奏說："《國史》、《開元實録》、《起居注》以及其餘三千八百多篇史籍藏在興慶宫，戰亂興起後被焚毁幾盡完畢，請求下令御史核查史館情況，收購鄉間府縣人手中的圖書，允許他們上送官府。獻一書進升官爵一級，獻一篇賞給絲絹十匹。"命令傳下去好幾個月，衹獲得一二篇，衹有韋述將他家中收藏的《國史》一百三十篇獻上。中興文物不全，于休烈獻上《五代論》，探究舊章，受到天子的贊揚。轉任工部侍郎，仍舊修史。宰相李揆爲人自負而又護短，羞於和他同任史官，奏請遷轉于休烈任國子祭酒，暫且留史館修撰，使于休烈地位低於自己，于休烈泰然處之毫不介意。乾元初年，開始詔命百官元日、冬至到光順門朝賀皇后。于休烈上奏說："周禮中有命夫朝拜國君，命婦朝拜皇后。自顯慶以來，則天皇后纔推行這一禮儀，而命婦與百官混雜相處，於禮不合。"於是皇帝就廢除此儀。

代宗嗣位，甄别名品，元載稱其清諒。拜右散騎常侍，兼修國史，加禮儀使，遷太常卿。累進工部尚書，封東海郡公。雖歷清要，不治産。性恭儉仁愛，無喜愠之容。樂賢下善，推轂士甚衆。年老，篤意經籍，嗜學不厭。妻韋卒，天子嘉休烈父子著儒行，詔贈韋國夫人，葬給鹵簿、鼓吹。歲中，休烈亦卒，年八十一。帝爲嘆息，贈尚書左僕射，謚曰元，遣謁者就第宣慰，爲儒者榮。

代宗繼位，鑒别官員的名聲官品，元載稱于休烈品德高潔爲人誠信。拜授他爲右散騎常侍，兼修國史，加授禮儀使，遷任太常卿。多次進升官做到工部尚書，封東海郡公。雖然于休烈多次擔任清要官職，却不治備産業。秉性恭儉仁愛，喜怒不形於色。喜愛賢士尊重良善，向上推薦的士人很多。年老之後，一心研究經籍，勤學不厭。妻子韋氏去世時，天子贊賞于休烈父子都以儒行著名，下詔追贈韋氏爲國夫人，供給喪葬所用的儀仗、鼓吹等物。同年，于休烈也去世了，終年八十一歲。皇帝爲他的去世而嘆息，追贈他爲尚書左僕射，謚號叫元，派謁者到府中宣諭慰問，皇帝對于休烈的如此看重，使其他儒生爲之

感到榮耀。

二子：益、肅，及休烈時，相繼爲翰林學士。益，天寶初及進士第。肅，終給事中，贈吏部侍郎。

兩個兒子：于益、于肅，于休烈在世時，他們相繼任翰林學士。于益，天寶初年考中進士科。于肅死時，官任給事中，追贈吏部侍郎。

**于敖**

肅子敖，字蹈中，擢進士，爲秘書省校書郎。楊憑、李鄘、吕元膺相繼辟幕府。元和初，拜監察御史，五遷至右司郎中。進給事中、左拾遺。龐嚴爲元稹、李紳所厚，與蔣防俱薦爲翰林學士。李逢吉誣紳罪逐之，而出嚴爲信州刺史，防汀州刺史。敖封還詔書，搢紳意申嚴枉，及駁奏下，乃論貶嚴太輕，全皆嗤噪。逢吉乃厚敖，三遷至户部侍郎，出爲宣歙觀察使。敖修謹，家世用文學進，初爲時所稱，及居官，無所建明，不迕物以自容，名益減。卒，贈禮部尚書。

于肅的兒子名敖，字蹈中，考中進士科，任秘書省校書郎。楊憑、李鄘、吕元膺相繼召他到幕府中任職。元和初年，拜授監察御史，五次遷任後爲右司郎中。進升給事中、左拾遺。龐嚴被元稹、李紳所喜愛，與蔣防一起推薦爲翰林學士。後李逢吉誣諂李紳有罪并貶逐他，而使龐嚴出京任信州刺史，蔣防任汀州刺史。于敖封回詔書，士大夫以爲他是爲龐嚴申辯冤枉，等到駁回奏章發下，竟是議論貶斥龐嚴懲罰太輕，衆人因此都對他嗤之以鼻。李逢吉於是厚待于敖，三次升遷官做到户部侍郎，出任宣歙觀察使。于敖謹慎儆戒，家中世代以文學進身，開始時爲當時人們稱道，等到任官，毫無建樹，從不得罪他人來保護自己，名聲更加不好。去世後，追贈禮部尚書。

四子：球、珪、瓌、琮，皆清顯。琮知名。

四個兒子：于球、于珪、于瓌、于琮，都清流顯貴。其中于琮最有名。

**龐嚴**

龐嚴者，字子肅，壽州壽春人。第進士，舉賢良方正，策第一，拜拾遺。辭章峭麗，累遷駕部郎中，知制誥。坐累出。復入，稍遷太常少卿。大和五年，權京兆尹，强幹不阿貴勢，然貪利，溺聲色。卒于官。

龐嚴，字子肅，壽州壽春人。考中進士科，又應試賢良方正科，對策第一，拜授拾遺。辭章遒勁美麗，多次遷官做到駕部郎中，主持制誥。因受連累出任外職。再次入朝，漸漸遷升做到太常少卿。大和五年，代理京兆尹，强幹不曲附權貴，但貪圖財利，沉溺聲色。死於任上。

**于琮**

琮，字禮用，落魄不事事，以門資爲吏，久不調，駙馬都尉鄭顥獨器之。宣宗詔選士人尚公主者，顥語琮曰："子有美才，不飾細行，爲衆毀所抑，能爲之乎?"琮許諾。中書舍人李潘知貢舉，顥以琮托之，擢第，授左拾遺。初尚永福公主，主未降，食帝前，以事折匕箸，帝知其不可妻士大夫，更詔尚廣德公主。咸通中，

于琮，字禮用，落魄無所事事，因祖上功勛做了官吏，長期不得調選，衹有駙馬都尉鄭顥器重他。宣宗下詔挑選士人娶公主，鄭顥對于琮説："你才華出衆，因不拘小節，被衆人詆毀受到壓抑，能做駙馬嗎?"于琮答應。中書舍人李潘主持貢舉，鄭顥給于琮托情，考中進士科，授任左拾遺。開始要娶永福公主爲妻，公主尚未出嫁，在皇帝面前吃飯，因事折斷匕箸，皇帝知道她不能做士大夫的妻子，另下詔娶廣德公主爲

以水部郎中爲翰林學士，遷中書舍人。閲五月，轉兵部侍郎、判户部。八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中書侍郎，兼户部尚書。爲韋保衡所構，檢校司空、山南東道節度使，三貶韶州刺史。保衡敗，僖宗以太子少傅召，未幾，復爲山南節度使，入拜尚書右僕射。黄巢陷京師，以病卧家，巢欲起爲相，琮辭疾，賊迫脅不止，乃曰："吾死在旦夕，位宰相，義不受污。"賊遂害之。

妻。咸通年間，以水部郎中爲翰林學士，遷任中書舍人。過了五個月，轉任兵部侍郎、兼任户部之事。八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升中書侍郎，兼户部尚書。被韋保衡所陷害，檢校司空、山南東道節度使，三次貶官後爲韶州刺史。韋保衡失敗，僖宗以太子少傅的官職將他召回，没多久，又任山南東道節度使，入朝拜授尚書右僕射。黄巢攻陷京城，因病卧於家中，黄巢要起用他任宰相，于琮推辭有病，賊人再三逼迫，于琮説："我的死是早晚之事，我官位宰相，義不受污。"賊人於是殺害了他。

## 高季輔

高馮字季輔，以字行，德州蓨人。居母喪，以孝聞。兄元道，仕隋爲汲令，縣人反城應賊，殺元道。季輔率其黨與縣人戰，禽之，斬首以祭，賊衆畏伏，更歸附之，至數千人。俄與武陟李厚德將其衆降，授陟州總管府户曹參軍。

高馮，字季輔，以字行世，是德州蓨縣人。爲母守喪，以孝聞名。哥哥高元道，出仕隋朝任汲縣令，縣人在城中造反接應叛賊，殺害了高元道。高季輔率鄉人與汲縣人交戰，生擒他們，斬首來祭奠哥哥，賊人畏服，又歸附了他，達數千人。不久與武陟李厚德率領手下衆人歸降，授任陟州總管府户曹參軍。

貞觀初，拜監察御史，彈治不避權要。累轉中書舍人，列上五事，以爲：

> 今天下大定，而刑未措，何哉？蓋謀猷之臣、臺閣之吏不崇簡易，而昧經遠，故執憲者以深刻爲奉公，當官者以侵下爲益國。如尚書八坐，人主所責成者也，宜擇温厚修潔者任之。敦樸素，革浮僞，使家識慈孝，人知廉耻，過行者被嗤於鄉，不昵者蒙擯於親，自然禮節興矣。陛下身帥節儉，而營繕未息，丁匠不能給驅使，又和雇以重勞費。人主所欲，何求而不得。願愛其財，毋使殫；惜其力，毋使弊。畿内數州，京師之本，土狹人庶，儲畜少而科役多，宜蒙優貸，令得休息，强本弱支之義也。至江南、河北，人頗舒閑，

貞觀初年，拜授監察御史，彈劾治罪不迴避權貴要人。多次遷官做到中書舍人，曾列舉朝中五事上奏，説道：

> 現在天下大定，但刑罰却没有停止，爲什麼呢？原因是謀劃之臣、臺閣之吏不崇尚寬簡，而且不明白經營遠略，因此執法者把苛刻深嚴看作是奉公，當官者把剥削下民作爲助國積財的手段。如尚書的八個席位，是君主督責完成政務的人，應選擇温厚廉潔之人擔任。勉勵人們追求樸素，革除浮誇虚僞，使家家懂得慈孝，人人知道廉耻，有過失行爲的受鄉人耻笑，不親善仁孝的被親人擯棄，自然就會使禮儀節操振興了。陛下率先節儉，但營建不停，丁夫工匠不能滿足驅使，又采用和雇的方式來加重勞役費用。人主所欲，有什麼要求能得不到。希望愛惜財力，不要用盡；珍惜勞力，不要使他們疲敝。京畿内的幾個州，是京城的根本，土地狹窄人口衆多，儲蓄少却科税勞役多，應當蒙受優貸，使他們得以休息，這是加强根本

宜爲差等，均量勞逸。公侯勛戚之家，邑入、俸稍足以奉養，而貸息出舉，争求什一，下民化之，競爲錐刀，宜加懲革。今外官卑品，皆未得禄，故饑寒之切，夷、惠不能全其行。爲政之道，期於易從，不恤其匱，而須其廉，正恐巡察歲出，輶軒繼軌，而侵漁不息也。宜及户口之繁，倉庾且實，稍加稟賜，使得事父母、養妻子，然後督責其效，則官人畢力矣。密王元曉等俱陛下懿親，當正其禮。比見帝子拜諸叔，諸叔答拜。爵封既同，當明昭穆，願垂訓正，以爲彝法。

削弱枝節的本義。至於江南、河北，百姓頗爲閑適，應排列等次，平均勞逸。公侯勛戚之家，封邑收入、俸禄完全能够供養，但貸錢取息，争相獲取什一之利，下民受到影響，競相追求蠅頭小利，應加以懲罰革除。現在品位卑低的朝外官吏，都没得到稟禄，所以飢寒深重，即使如伯夷、柳下惠也不能保全他們的品行。爲政之道，期望簡便易行，不體恤他們的貧困，却要求他們清廉勤懇，衹恐怕巡視監察每年出行，使臣接連不斷，而侵奪漁利還是不停。應等到人口繁多，而且倉庫豐足，漸漸增加俸禄，使得他們能事奉父母，撫養妻子兒女。然後督責他們效力，那麽官員就會盡力了。密王李元曉等人都是陛下的至親，應明確對他們的禮儀。近來發現皇帝之子拜見各位叔父，各位叔父也答拜。封爵既然相同，應明確昭穆次序，希望垂示訓正，作爲法典。

書奏，太宗稱善，進授太子右庶子。數上書言得失，辭誠切至。帝賜鍾乳一劑，曰："而進藥石之言，朕以藥石相報。"後爲吏部侍郎，善銓叙人物，帝賜金背鏡一，况其清鑒焉。

奏章報上，太宗稱好，進授太子右庶子。多次上書論奏朝政得失，言辭誠懇真切。皇帝賜給他一劑鍾乳，説："你進獻給我的是藥石之言，朕也用藥石回報。"後來任吏部侍郎，擅長根據官吏們的資歷和政績來升降等級及品評人物。皇帝賜給他一個金背鏡子，比喻他的清鑒。

久之，遷中書令、兼檢校吏部尚書，監修國史，進爵蓨縣公。永徽初，加光禄大夫、侍中、兼太子少保。感疾歸第，有詔以其兄虢州刺史季通爲宗正少卿，視疾，遣中使日候增損。卒，年五十八，贈開府儀同三司、荆州都督，謚曰憲。官給轜車，歸葬於鄉。

很長時間以後，遷任中書令、兼檢校吏部尚書，監修國史，進爵蓨縣公。永徽初年，加光禄大夫、侍中、兼太子少保。染病回府休息，皇帝下詔任命他的哥哥虢州刺史高季通爲宗正少卿，讓他服侍病人，派中使每天問候病情好壞。後去世，終年五十八歲，追贈開府儀同三司、荆州都督，謚號叫憲。官府供給運載靈柩的車子，歸葬在家鄉。

子正業，仕至中書舍人。坐善上官儀，貶嶺表。

兒子名正業，官做到中書舍人。因與上官儀關係密切獲罪，被貶到嶺南。

## 張行成

張行成字德立，定州義豐人。少師事劉炫，炫謂門人曰："行成體局方正，廊廟才也。"隋大業末，察孝廉，爲謁者臺散從員外郎。後爲王

張行成，字德立，是定州義豐人。年輕時師從劉炫學習經史，劉炫對門人説："張行成體態器度方正，是輔佐朝廷的良才。"隋朝大業末年，察舉孝廉，任謁者臺散從員外郎。後來任王

世充度支尚書。世充平，以隋資補穀熟尉。家貧，代計吏集京師，擢制舉乙科，改陳倉尉。高祖謂吏部侍郎張銳曰："今選吏豈無才用特達者？朕將用之。"銳言行成，調富平主簿，有能名。召補殿中侍御史，糾劾嚴正。太宗以爲能，謂房玄齡曰："古今用人未嘗不因介紹，若行成者，朕自舉之，無先容也。"

世充的度支尚書。王世充被平定，以他在隋朝的資歷補授穀熟尉。家貧，代替計吏集於京城，考中制舉乙科，改任陳倉尉。高祖對吏部侍郎張銳說："現在銓選的官吏中難道没有才能特别突出的嗎？朕要任用他們。"張銳推薦張行成，調補富平主簿，以才能出衆而有名。後召入朝中補授殿中侍御史，行使檢舉揭發彈劾監察等職責時嚴肅公正。太宗認爲他很有才幹，對房玄齡說："古今用人没有不通過别人推薦的，像張行成這人，是朕親自舉用，没有别人介紹和推薦。"

嘗侍宴，帝語山東及關中人，意有同異。行成曰："天子四海爲家，不容以東西爲限，是示人以隘矣。"帝稱善，賜名馬一、錢十萬、衣一稱。自是有大政事，令與議焉。累遷給事中。帝嘗謂群臣："朕爲人主，兼行將相事，豈不是奪公等名？舜、禹、湯、武得稷、卨、伊、吕而四海安，漢高祖有蕭、曹、韓、彭而天下寧，兹事朕皆兼之。"行成退，上疏曰："有隋失道，天下沸騰，陛下撥亂反正，拯人塗炭，何周、漢君臣所能比數。雖然，盛德含光，規模宏遠。左右文武誠無將相材，奚用大庭廣衆與之量校，損萬乘之尊，與臣下争功哉？"帝嘉納之。轉刑部侍郎、太子少詹事。

有一次陪侍宴會，皇帝談到山東人和關中人，語意有所偏向。張行成說："天子以四海爲家，不能以東西作爲界限，這樣是向人表明自己狹隘了。"皇帝稱好，賜名馬一匹、錢十萬、衣服一套。從此遇上大的政事，都讓他參議。多次遷任到給事中。皇帝曾對群臣說："朕做人主，兼行將相事務，豈不是剥奪了你們大家的名分，舜帝、夏禹王、商湯王、周武王得到后稷、卨、尹伊、吕尚後四海平安，漢高祖有了蕭何、曹參、韓信、彭越後天下安寧，這種事朕一身兼有。"張行成退下後，上疏說："隋朝喪失正道，天下大亂，陛下撥亂反正，拯救百姓於水火之中，周代、漢代君臣如何能與陛下相比。雖然這樣，仍是美德含光光耀後世，規制宏大見識深遠。左右文武官員確實没有將相之才，何須在大庭廣衆之中與他們較量，損害皇上的尊貴，與臣下争功呢？"皇帝高興地接受了他的意見。後又轉任刑部侍郎、太子少詹事。

太子駐定州監國，謂曰："吾乃送公衣錦過鄉邪！"令有司祠其先墓。行成薦里人魏唐卿、崔寶權、馬龍駒、張君劼皆以學行聞，太子召見，以其老不可任以事，厚賜遣之。太子使行成詣行在，帝見悦甚，賜勞尤渥。還爲河南巡察大使，稱旨，檢校尚書左丞。是歲，帝幸靈州，詔皇太子從。行成諫曰："皇太子宜留監國，對百寮日決庶務，既爲京師重，且示四方盛德。"帝以爲忠。遷侍中、兼

太子駐守定州監國，對他說："我這就送您衣錦探望家鄉啊！"命有關部門祭祀他先祖之墓。張行成所推薦的同鄉人魏唐卿、崔寶權、馬龍駒、張君劼等都以學識品行卓著而聞名，同時受到太子召見，因他們年老不能勝任事務，厚加賞賜後送回。太子派遣張行成到行在所，皇帝見了他非常高興，慰勞賞賜尤爲豐厚。返回後任河南巡察大使，辦事符合皇帝心意，檢校尚書左丞。這一年，皇帝巡幸靈州，下詔皇太子隨從。張行成諫勸說："皇太子應該留下監國，每天面對百官處理各種政務，既做到以京城爲重，同時

刑部尚書。

向天下顯示盛德。"皇帝認爲他的話是忠言。遷任侍中、兼刑部尚書。

高宗即位，封北平縣公，監修國史。時晋州地震不息，帝問之，對曰："天，陽也，君象；地，陰也，臣象。君宜動，臣宜静。今静者顧動，恐女謁用事，大臣陰謀。又諸王、公主參承起居，或伺間隙，宜明設防閑。且晋，陛下本封，應不虛發，伏願深思以杜未萌。"帝然之，詔五品以上極言得失。俄拜尚書左僕射、太子少傅。永徽四年，自三月不雨至五月，行成懼，以老乞身，制答曰："古者策免，乖罪己之義。此在朕寡德，非宰相咎。"乃賜宫女、黄金器，敕勿復辭。行成固請，帝曰："公，朕之舊，奈何舍朕去邪?"泫然流涕。行成惶恐，不得已復視事。未幾，卒於尚書省舍，年六十七。詔九品以上就第哭。比斂，三遣使賜内衣服，尚宫宿其家護視。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都督，祭以少牢，謚曰定。弘道元年，詔配享高宗廟廷。

高宗即位，封張行成爲北平縣公，監修國史。當時晋州不停地地震，皇帝向他詢問原因，他回答説："天屬陽，是君主的象徵；地屬陰，是大臣的象徵。君主應動，臣子應静。現在該静的反而想動，恐怕是有女子干求政事，大臣秘密計謀。再者諸王、公主參預承問起居，有的窺伺閑隙，應該明確設防加以禁阻。況且晋州，是陛下原來的封地，應不會無緣無故的地震，臣希望陛下深思以防微杜漸。"皇帝對他的話深表贊同，下詔五品以上官員盡力談論朝政得失。不久拜授張行成爲尚書左僕射、太子少傅。永徽四年，從三月到五月不下雨，張行成心中畏懼，稱年老乞求退休，皇帝下制答覆説："過去罷免宰相的做法，違背了皇帝檢討自己的真義。這是朕缺少德行，并不是宰相的罪過。"於是賜予他宫女、黄金器物，敕令不要再辭官。張行成堅決請求辭去宰相，皇帝説："你是朕的舊臣，爲什麽要棄朕而去呢?"説着悲傷地流下眼淚。張行成惶惑恐懼，不得已又處理政事。没過多久，在尚書省官舍逝世，終年六十七歲。皇帝下詔九品以上官員前往府第哭喪祭吊。到殮尸時，三次派遣使者賜給内衣，尚宫住在他家監護。追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都督，用少牢之禮祭祀，謚號叫定。弘道元年，下詔配高宗廟廷享受祭祀。

族子易之、昌宗。

張行成的同族子孫有張易之、張昌宗。

## 張易之　張昌宗

易之幼以門蔭仕，累遷尚乘奉御。既冠，頎皙美姿製，音技多所曉通。武后時，太平公主薦其弟昌宗，得侍。昌宗白進易之材用過臣，善治煉藥石。即召見，悦之。兄弟皆幸，出入禁中，傅朱粉，衣紈錦，盛飾自喜。即日拜昌宗雲麾將軍、行左千牛中郎將，易之司衛少卿，賜甲第，帛五百段，給奴婢、橐它、馬牛充入之。不數日，進拜昌宗銀青光禄大夫，賜防閤，同京官朝朔望；追贈父

張易之年輕時以祖上功勛出仕，多次遷任到尚乘奉御。二十歲以後，長得身材頎長皮膚白皙姿貌俊美，通曉很多音樂技藝。武后時，太平公主向母親武則天推薦張易之的弟弟張昌宗，使之得以進宫侍候女皇。張昌宗又向則天進奏張易之材器過於自己，善於冶煉丹藥。則天召見以後，很喜歡他。兄弟二人都受到寵幸，他們經常出入宫中，塗脂抹粉，穿綢挂錦，以修飾華麗爲榮。則天即日拜授張昌宗爲雲麾將軍、行左千牛中郎將，張易之爲司衛少卿，賜予上等宅第，帛五百段，賞給奴婢、橐駝、馬牛充實宅第。没幾天，

希臧爲襄州刺史，母韋、母臧并封太夫人，尚宫問省起居。詔尚書李迥秀私侍臧。昌宗興不旬日，貴震天下。諸武兄弟及宗楚客等争造門，伺望顔色，親執轡棰，號易之爲“五郎”，昌宗“六郎”。又加昌宗右散騎常侍。聖曆二年，始置控鶴府，拜易之爲監。久之，更號奉宸府，以易之爲令。乃引知名士閻朝隱、薛稷、員半千爲供奉。

又進拜張昌宗銀青光禄大夫，賜防閤將軍，與京官一同在初一十五之日朝拜皇帝；還追贈他的父親張希臧爲襄州刺史，母親韋氏、母親阿臧一并封太夫人，派尚宫探問起居。詔命尚書李迥秀私下侍奉阿臧。張昌宗興起不到十天，顯貴威震天下。諸武氏兄弟以及宗楚客等人争相上門拜訪，看他們的臉色辦事，親自爲他們執馬鞭繮繩，尊稱張易之爲“五郎”，張昌宗爲“六郎”。又加授張昌宗右散騎常侍。聖曆二年，開始設置控鶴府，拜授張易之爲控鶴監。過了一段時間，改名號奉宸府，任用張易之爲奉宸令。然後又引用名士閻朝隱、薛稷、員半千爲供奉。

后每燕集，則二張諸武雜侍，摴博争道爲笑樂，或嘲詆公卿，淫蠱顯行，無復羞畏。時無檢輕薄者又諂言昌宗乃王子晋後身，后使被羽裳、吹簫、乘寓鶴，裴回庭中，如仙去狀，詞臣争爲賦詩以媚后。后知醜聲甚，思有以掩覆之，乃詔昌宗即禁中論著，引李嶠、張説、宋之問、富嘉謨、徐彦伯等二十有六人譔《三教珠英》。加昌宗司僕卿、易之麟臺監，權勢震赫。皇太子、相王請封昌宗爲王，后不聽，遷春官侍郎，封鄴國公，易之恒國公，實封各三百户。

武后每次宴會，而二張諸武交相侍奉，投骰争道作爲笑樂，他們有時嘲諷公卿，公開進行淫亂蠱道之事，没有一點羞耻畏懼之心。當時輕浮無德之人又獻媚説張昌宗是王子晋的後身，武后就讓他披上羽裳、吹洞簫、乘白鶴，在殿庭中徘徊，如同仙人飛升一般，詞臣争相作賦寫詩來取悦武后。武后知道醜聞太甚，想找辦法遮掩，於是下詔張昌宗就在宫中論撰著述，引用李嶠、張説、宋之問、富嘉謨、徐彦伯等二十六人撰寫《三教珠英》。加授張昌宗司僕卿、張易之麟臺監，權勢顯赫。皇太子、相王請求封張昌宗爲王，武后不聽，遷任春官侍郎，封鄴國公，張易之爲恒國公，享受實封各三百户。

后既春秋高，易之兄弟顓政，邵王重潤與永泰郡主竊議，皆得罪縊死。御史大夫魏元忠嘗劾奏易之等罪，易之訴於后，反誣元忠與司禮丞高戩約曰：“天子老，當挾太子爲耐久朋。”后問：“孰爲證左？”易之曰：“鳳閣舍人張説。”翌日庭辯，皆不讎，然元忠、説猶皆被逐。其後易之等益自肆，奸贓狼藉，御史臺劾奏之，乃詔宗晋卿、李承嘉、桓彦範、袁恕己參鞫，而司刑正賈敬言窺望后旨，奏昌宗强市，罪當贖，詔曰可。承嘉、彦範進曰：“昌宗贓四百萬，尚當免官。”昌宗大言曰：“臣有功於

武后年事已高，張易之兄弟專斷朝政，邵王李重潤與永泰郡主曾對此私下議論，都因之獲罪被勒死。御史大夫魏元忠曾彈劾奏論張易之等人的罪過，張易之到武后處訴説，反而誣告魏元忠與司禮丞高戩相約説：“天子老了，應當挾持太子作長久的朋友。”武后問道：“誰能做證？”張易之説：“鳳閣舍人張説可以做證。”第二天在朝庭上論辯張易之所説的話全無實據，但魏元忠、張説還是都被貶逐了。這以後張易之等人更加放肆，貪贓受賄聲名狼籍，御史臺上疏彈劾奏論，則天無奈於是下詔讓宗晋卿、李承嘉、桓彦範、袁恕己等人參預訊問，而司刑正賈敬言窺伺迎合武后的意旨，奏論張昌宗强行買賣，論罪應當自贖，武后下詔批准。李承嘉、桓彦範進奏説：

國，不應免官。”后問宰相，内史令楊再思曰：“昌宗主煉丹劑，陛下餌之而驗，功最大者也。”即詔釋之，歸罪其兄昌儀、同休，皆貶官。已而后久疾，居長生院，宰相不得進見，惟昌宗等侍側。昌宗恐后不諱，禍且及，乃引支黨日夜與謀爲不軌事。然小人疏險，道路皆知之，至有榜其事於衢左者。左臺御史中丞宋璟亟請按攝，后陽許璟，俄詔璟外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更敕司刑卿崔神慶問狀。神慶妄奏云：“昌宗應原。”璟執奏“昌宗法當斬”。后不答，左拾遺李邕進曰：“璟之言，社稷計也，願可之。”后終不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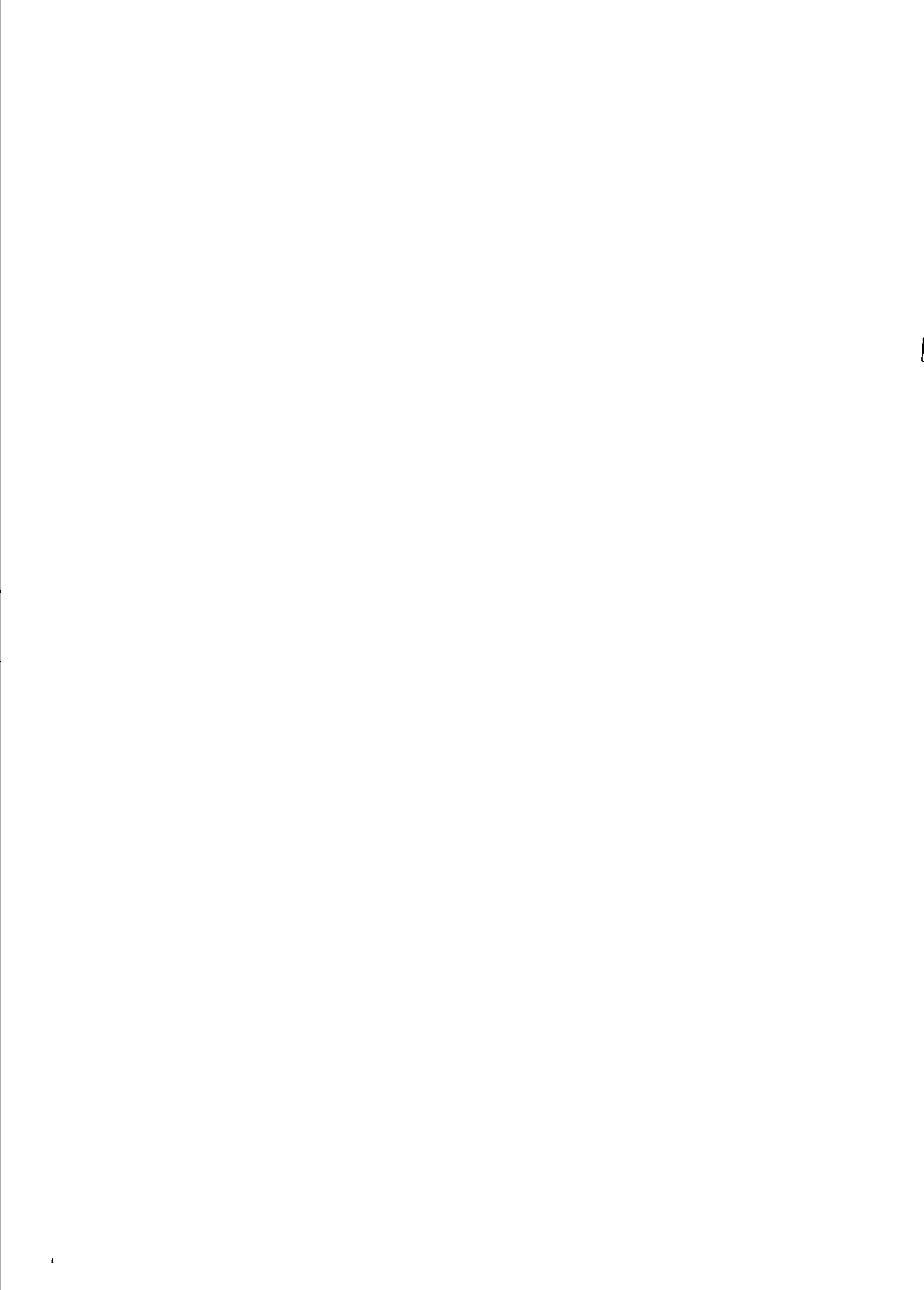
“張昌宗貪臟四百萬，還應當免官。”張昌宗大聲説：“臣有功於國家，不應免官。”武后詢問宰相，内史令楊再思説：“張昌宗主管燒煉丹藥，陛下服食它後十分靈驗，是最大的功勞。”於是立即下詔釋放，歸罪他的哥哥張昌儀、張同休，二人都被貶官。之後武后長期患病，居住長生院，宰相不能進見，衹有張昌宗等人在旁侍奉。張昌宗恐怕武后死去，禍將及於自身，於是引進同黨日夜與他們圖謀不軌之事。但小人陰險而不知檢束，路上之人都知道他們的陰謀，甚至有人在街道旁張貼文告揭發此事。左臺御史中丞宋璟屢次請求審查，武后假裝答應，不久又下詔宋璟出外審查幽州都督屈突仲翔，另敕令司刑卿崔神慶審問張昌宗等人的陰謀情狀。崔神慶妄奏説：“張昌宗應寬免。”宋璟堅持奏説：“張昌宗按法律當處斬刑”。武后不答覆，左拾遺李邕進奏説：“宋璟所言，是爲國家考慮，願陛下批准。”武后始終不同意。

神龍元年，張柬之、崔玄暐等率羽林兵迎皇太子入，誅易之、昌宗於迎仙院，及其兄昌期、同休、從弟景雄皆梟首天津橋，士庶歡踊，臠取之，一夕盡。坐流貶者數十人。天寶九載，昌期女上表自言，楊國忠助之，詔復易之兄弟官爵，賜同休一子官。

神龍元年，張柬之、崔玄暐等人率羽林兵迎皇太子入宮，在迎仙院誅殺張易之、張昌宗，他們的哥哥張昌期、張同休、堂弟張景雄都在天津橋被斬首示衆，士民百姓歡呼跳躍，一塊塊地割取他們身上的肉，一夜之間全部割完。受他們牽連獲罪流放貶官的有數十人。天寶九載，張昌期的女兒上表爲自家辯白，楊國忠幫助她，下詔恢復張易之兄弟的官爵，賜張同休一個兒子官職。

贊曰：于志寧諫太子承乾，幾遭賊殺，然未嘗懼，知太宗之明，雖匕首揕胸不愧也。及武后立，不敢出一言，知高宗之昧，雖死無益也。季輔，行成數進諫，然雍容有禮，皆長厚君子哉！

贊曰：于志寧諫勸太子李承乾，差點遭到賊徒刺殺，但却未曾畏懼，這是因爲知道太宗聖明，即使匕首刺入胸膛也不做慚愧之事。等到武后被立爲皇后，不敢説一句反對的話，是知道高宗昏昧，即使赴死也毫無意義。高季輔、張行成曾多次直言進諫，但却始終雍容有禮，這些人都是忠厚的長者君子啊！



# 唐書卷一百五

## 列傳第三十

### 長孫褚韓來李上官列傳

**長孫无忌**

長孫无忌，字輔機。性通悟，博涉書史。始，高祖兵度河，進謁長春宮，授渭北道行軍典籤。從秦王征討有功，累擢比部郎中、上黨縣公。

長孫无忌，字輔機。生性通達敏悟，博覽經史書籍。當初，高祖率兵渡河，他到長春宮拜謁，授任渭北道行軍典籤。跟從秦王征討有功，多次升擢任比部郎中、上黨縣公。

皇太子建成毒王，王病，舉府危駭。房玄齡謂无忌曰："禍隙已牙，敗不旋踵矣。夫就大計者遺細行，周公所以絀管、蔡也。"遂俱入白王，請先事誅之，王未許。无忌曰："大王以舜何如人?"王曰："濬哲文明，爲子孝，爲君仁，又何議哉?"對曰："向使浚井弗出，得爲孝乎? 塗廩弗下，得爲仁乎? 大杖避，小杖受，良有以也。"王未决。事益急，乃遣无忌陰召房玄齡、杜如晦定計。无忌與尉遲敬德、侯君集、張公謹、劉師立、公孫武達、獨孤彦雲、杜君綽、鄭仁恭、李孟嘗討難，平之。王爲皇太子，授左庶子。即位，遷吏部尚書，以功第一，進封齊國公。帝以无忌皇后兄，又少相友，眷倚日厚，常出入卧内。進尚書右僕射。

皇太子李建成下毒害秦王，秦王生病，全王府危懼驚駭。房玄齡對長孫无忌説："災禍的痕迹已經顯露，成敗就在瞬息之間了。要爲大計考慮不要顧及細節，這就是周公廢除管叔、蔡叔的原因。"於是一起到王府向秦王説明，請求先動手誅殺他們，秦王没有同意。長孫无忌説："大王認爲舜是什麼樣的人?"王説："智慧深邃文德輝耀，爲子孝，爲君仁，有什麼可議論的?"長孫无忌回答説："假若他先前落入深井不能出來，能成爲孝子嗎? 在修理糧倉時没能下來，能實行仁義嗎? 用大棍棒打就躲避，用小棍棒打就忍受，確實是有道理的。"秦王猶豫不决。事情更加危急，於是派遣長孫无忌秘密召入房玄齡、杜如晦商定計策。長孫无忌和尉遲敬德、侯君集、張公謹、劉師立、公孫武達、獨孤彦雲、杜君綽、鄭仁恭、李孟嘗討伐禍難，平定了。秦王成爲皇太子，授任長孫无忌爲左庶子。秦王繼承皇位，升任長孫无忌爲吏部尚書，由於功勞第一，進封齊國公。太宗因爲長孫无忌是皇后的兄長，又是年少時期的好朋友，寵愛倚重日益加深，經常出入卧室。升任尚書右僕射。

突厥頡利可汗已盟而政亂，諸將請遂討之。帝顧新歃血，不取爲失

突厥頡利可汗已和中原結盟但其内部政令紊亂，諸將請求立即討伐。皇帝顧慮剛剛和他們

機，取之失信，計猶豫，以問大臣。蕭瑀曰："兼弱攻昧，討之便。"无忌曰："今我務戢兵，待夷狄至，乃可擊。使遂弱，且不能來，我又何求？臣謂按甲存信便。"帝曰："善。"然卒取突厥。

歃血和盟，如果不攻取就失去機會，如果攻取就失去信義，心中猶豫不定，因而詢問大臣。蕭瑀說："兼并弱小國家攻取昏昧君主，討伐爲好。"長孫无忌說："如今我們正致力於息兵，等待夷狄到來，纔可以出擊。假使他們繼續衰弱下去，就不能來侵犯，我們爲何要去求取？臣認爲按兵保存信義爲好。"皇帝說："好。"然而到底攻取了突厥。

或有言无忌權太盛者，帝持表示无忌曰："我與公君臣間無少疑，使各懷所聞不言，斯則蔽矣。"因普示群臣曰："朕子幼，无忌於我有大功，視之猶子也。疏間親、新間舊之謂不順，朕無取焉。"无忌亦自懼貴且亢，后又數言之，遂解僕射，授開府儀同三司。與房玄齡、杜如晦、尉遲敬德皆以元勛封一子郡公。進册司空，知門下、尚書省事，无忌辭，又因高士廉口陳"以外戚位三公，嫌議者謂天子以私后家"。帝曰："朕任官必以才，不者，雖親若襄邑王神符，不妄授；若才，雖仇如魏徵，不棄也。夫緣后兄愛昵，厚以子女玉帛，豈不得？以其兼文武兩器，朕故相之，公等孰不曰然？"无忌固讓，詔答曰："黄帝得力牧，爲五帝先；夏禹得咎繇，爲三王祖；齊桓得管仲，爲五伯長；朕得公，遂定天下。公其無讓！"帝又思所與共艱難，賴无忌以免，作《威鳳賦》以賜，且况其功。

有人說長孫无忌權勢太重，皇帝把大臣所上的表拿給長孫无忌說："我和公君臣之間沒有一點猜疑，如果各自懷有所知道的而不說，這樣便無法溝通了。"因而廣泛示意群臣說："朕的兒子尚年幼，長孫无忌對我有大功，朕看待他如同自己的兒子。疏遠之人離間親近、新臣離間舊臣這稱作不順，這是朕所不做的。"長孫无忌也擔心自己位顯而高，皇后又多次爲他請求，於是解除僕射，授任開府儀同三司。和房玄齡、杜如晦、尉遲敬德都因是元勛而封一個兒子爲郡公。進册司空，主持門下、尚書省事務，長孫无忌推辭，又通過高士廉之口陳述"以外戚位居三公，害怕議論的人說天子偏愛皇后家人"。皇帝說："朕授任官職一定根據才能，才能不够，即使是親戚像襄邑王李神符，也不隨意授任；如果有才能，即使是仇人如魏徵，也不摒棄。如果因爲是皇后的兄長而親近，多贈給子女玉帛，豈不更好？因爲他兼有文才武略，朕所以任他爲宰相，公等人誰說不是這樣？"長孫无忌堅决辭讓，下詔答覆說："黄帝得到力牧，成爲五帝之先；夏禹得到咎繇，成爲三王之祖；齊桓得到管仲，成爲五霸之長；朕得到公，就平定了天下。公不要再推讓了！"皇帝又追思和長孫无忌共同創業的艱難，依靠長孫无忌而免難，作《威鳳賦》賜給他，以比擬他的功勞。

帝欲功臣并世襲刺史，貞觀十一年，乃詔有司："朕憑明靈之祐，賢佐之力，克翦多難，清宇内。蓋時屯共資其力，世安專享其利，朕所不取。刺史，古諸侯，雖名不同，而監統一也。无忌等義貫休戚，效挺夷

皇帝想使功臣世代承襲刺史，貞觀十一年，便下詔有關部門："朕依靠神靈的保佑，賢能輔佐的力量，滅除許多危難，掃清天下。時事艱難時藉助他們共同的力量，世態平定後朕獨自享受其利益，這是朕所不願做的。刺史，就是古代的諸侯，雖然名稱不同，但監領統管地方事務是一

險，嘉庸懿績，簡在朕心。其改錫土宇，用世及之制。”乃以无忌爲趙州刺史，以趙爲公國；房玄齡宋州刺史，國於梁；杜如晦贈密州刺史，國於萊；李靖濮州刺史，國於衛；高士廉申州刺史，國於申；侯君集陳州刺史，國於陳；道宗鄂州刺史，王江夏；孝恭觀州刺史，王河間；尉遲敬德宣州刺史，國於鄂；李勣蘄州刺史，國於英；段志玄金州刺史，國於褒；程知節普州刺史，國於盧；劉弘基朗州刺史，國於夔；張亮澧州刺史，國於鄖。凡十有四人，餘官食邑尚不在。无忌等辭曰：“群臣披荆棘，事陛下。今四海混一，誠不願違遠左右，而使世牧外州，與遷徙等。”帝曰：“割地封功臣，欲公等後嗣長爲藩翰，而薄山河之誓，反爲怨望，朕亦安可强公土宇邪？”遂止。後帝幸其第，自家人姻婭勞賜皆有差。久之，進位司徒。

樣的。長孫无忌等人在休戚與共之中講求大義，在平滅險惡之時功績卓著，豐功偉績，銘記在朕心中。那麼改賜土地，實行世襲的制度。”於是使長孫无忌任趙州刺史，封趙國公；房玄齡任宋州刺史，封梁國公；杜如晦追贈密州刺史，封萊國公；李靖任濮州刺史，封衛國公；高士廉任申州刺史，封申國公；侯君集任陳州刺史，封陳國公；李道宗任鄂州刺史，封江夏王；李孝恭任觀州刺史，封河間王；尉遲敬德任宣州刺史，封鄂國公；李勣任蘄州刺史，封英國公；段志玄任金州刺史，封褒國公；程知節任普州刺史，封盧國公；劉弘基任朗州刺史，封夔國公；張亮任澧州刺史，封鄖國公。共有十四人，其餘官職食邑還不在内。長孫无忌等人辭讓説：“群臣披荆斬棘，侍奉陛下。如今天下安寧統一，的確不願意離開皇上身邊，皇上却使世代治理外州，這和遷徙一樣。”皇帝説：“割地分封功臣，想使公等人的後代長久成爲藩衛，你們却輕視山河之誓，反而有所不滿，朕又怎能强迫公等人守護封地呢？”於是停止分封。後來皇帝臨幸他的府第，凡是家人及姻親都有多少不等的賞賜。長時間後，進位司徒。

太子承乾廢，帝欲立晋王，未決，坐兩儀殿，群臣已罷，獨留无忌、玄齡、勣言東宫事，因曰：“我三子一弟，未知所立，吾心亡聊。”即投床，取佩刀自向，无忌等驚，争抱持，奪刀授晋王，而請帝所欲立。帝曰：“我欲立晋王。”无忌曰：“謹奉詔，異議者斬！”帝顧王曰：“舅許汝矣，宜即謝。”王乃拜。帝復曰：“公等與我意合，天下其謂何？”答曰：“王以仁孝聞天下久矣，固無異辭；有如不同，臣負陛下百死。”於是遂定。以无忌爲太子太師、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三品”自此始。帝又欲立吴王恪，无忌密争止之。帝征高麗，詔攝侍中。還，辭師傅官，聽罷太子太師，遥領揚州都督。

太子李承乾被廢，皇帝要立晋王，猶豫未決，坐兩儀殿，群臣已經朝罷，祇留下長孫无忌、房玄齡、李勣商議東宫太子之事，於是説：“我有三個兒子一個弟弟，不知道應該立誰，我心中没有依托。”就自己投撞於床上，取出佩刀抹向脖子，長孫无忌等人吃驚，争着上前抱扶，奪下佩刀授給晋王，而詢問皇帝想要立誰。皇帝説：“我要立晋王。”長孫无忌説：“謹奉行詔命，有不同意見的斬！”皇帝回頭對晋王説：“你舅父應允立你了，應該立即拜謝。”晋王於是下拜。皇帝又説：“公等人和我的意見一致，可天下人會怎樣説？”回答説：“晋王以仁孝聞名於天下很長時間了，當然没有異議；如果有不同意見，臣欺騙陛下罪該萬死。”這時立太子之事便確定下來。使長孫无忌任太子太師、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三品”從這時開始。皇帝又打算立吴王李恪，長孫无忌暗中争諫停止。皇帝征討高麗，下

詔代理侍中。返回，請求辭去師傅的官職，聽憑停止太子太師，遥領揚州都督。

帝嘗從容問曰："朕聞君聖臣直，人常苦不自知，公宜面攻朕得失。"无忌曰："陛下神武聖文，冠卓千古，性與天道，非臣等愚所及，誠不見有所失。"帝曰："朕冀聞過，公等乃相諛悦。朕當評公等可否以相規。"謂："高士廉心術警悟，臨難不易節，所乏者骨鯁耳。唐儉有辭，善和解人，酒杯流行，發言可意，事朕二十年，未嘗一言國家事。楊師道性謹審，自能無過，而懦不更事，緩急非可倚。岑文本敦厚，文章、論議其所長也，謀常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堅正，其言有益，不輕然諾於人，能自補闕。馬周敏鋭而正，評裁人物，直道而行，所任皆稱朕意。褚遂良鯁亮，有學術，竭誠親於朕，若飛鳥依人，自加憐愛。无忌應對機敏，善避嫌，求於古人，未有其比；總兵攻戰，非所善也。"

皇帝曾經在閑暇時不慌不忙地説道："朕聽説君主聖明則臣下正直，人常苦於不能自知，公應該當面論説朕的得失。"長孫无忌説："陛下的神武聖文，超越千古，與天道同等，不是臣等愚昧之人所能論及的，的確没見有什麽過失。"皇帝説："朕希望聽到自己的過失，公等人竟然吹捧而取悦我。朕當面評論公等人的得失優劣以相互勸勉。"説："高士廉機警聰悟，面對艱險不改變氣節，所缺少的是剛直而已。唐儉言辭出衆，與人和睦善解人意，酒杯流行之時，言語合人心意，但侍奉朕二十年，未曾説過一句有關國家的事。楊師道性情謹慎細緻，自然能無過失，但怯懦不能經歷大事，遇到危急事件無法依靠。岑文本爲人敦厚，寫文章、發議論是他的特長，謀劃長遠之道，自當不違背事物的常理。劉洎性格堅貞正直，言論有裨益，不輕易向人許諾，能自補過失。馬周敏鋭正直，評價鑒裁人物，直道而行，做事很合朕的心意。褚遂良正直明達，有學問，竭盡忠誠親附於朕，就像飛鳥依人一般，自當加以愛憐。長孫无忌應對機敏，善於迴避嫌疑，尋求古人，没人能和他相比；但統兵攻戰，不是他的長處。"

二十三年，帝疾甚，召入卧内，帝引手捫无忌頤，无忌哭，帝感塞，不得有所言。翌日，與遂良入受詔，顧遂良曰："我有天下，无忌力也。爾輔政，勿令讒毁者害之。"有頃，崩。方在離宫，皇太子悲慟，无忌曰："大行以宗廟、社稷屬殿下，宜速即位。"因秘不發喪，請還宫。

二十三年，皇帝病重，將長孫无忌召入卧室，皇帝舉手撫摸長孫无忌的臉龐，長孫无忌哭泣，皇帝感慨嗚咽，不能説出話來。第二天，褚遂良入宫接受詔命，看着褚遂良説："我有天下，長孫无忌出力了。你輔佐朝政，不要使進讒誹謗之人傷害他。"過一會兒，皇帝崩逝。當時正在離宫，皇太子極其悲痛，長孫无忌説："皇帝把宗廟、國家托付給殿下，應該迅速即位。"因而秘不發喪，請返回宫中。

太子即位，是爲高宗。進无忌太尉，檢校中書令，猶知門下、尚書二省。固辭尚書省，許之。帝欲立武昭儀爲后，无忌固言不可。帝密以寶器錦帛十餘車賜之，又幸其第，擢三子皆朝散大夫，昭儀母復詣其家申請。

太子即位，這就是高宗。進升長孫无忌太尉，檢校中書令，仍主持門下、尚書二省事務。堅決辭去尚書省職務，許可。皇帝要立武昭儀爲皇后，長孫无忌堅持説不行。皇帝秘密賞賜給他寶器錦帛十餘車，又臨幸他的府第，提拔他的三個兒子都任朝散大夫，昭儀的母親又到他家請

許敬宗數勸之，无忌厲色折拒。帝後召无忌、遂良及于志寧言后無息，昭儀有子，必欲立之者。无忌已數諫，即曰："先帝付托遂良，願陛下訪之。"遂良極道不可，帝不聽。

后既立，以无忌受賜而不助己，銜之。敬宗揣后指，陰使洛陽人李奉節上无忌變事，與侍中辛茂將臨按，傅致反狀。帝驚曰："將妄人構間，殆不其然。"敬宗具言："反迹已露，陛下不忍，非社稷之福。"帝泣曰："我家不幸，高陽公主與我同氣，往謀反，今舅復爾，使我重愧天下，奈何？"對曰："房遺愛口乳臭，與女子反，安能就事？无忌奸雄，天下所畏伏，一旦竊發，陛下誰使禦之？今即急，恐攘袂一呼，以嘯同惡，且爲宗廟憂。陛下不見隋室乎？宇文化及父宰相，弟尚主，而身掌禁兵，煬帝處之不疑，然而起爲戎首，遂亡隋。願陛下决之。"帝猶疑，更詔審核。明日，敬宗言无忌反明甚，請逮捕。帝泣曰："舅果爾，我决不忍殺，後世其謂我何？"敬宗曰："漢文帝舅薄昭，從代來有功，後坐殺人，帝惜撓法，令朝臣喪服就哭之，昭自殺，良史不以爲失。今无忌忘先帝之德，捨陛下至親，乃欲移社稷、敗宗廟，豈特昭比邪？在法夷五族。臣聞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乘機亟行，緩必生變。无忌與先帝謀取天下，天下伏其智，王莽、司馬懿之流。今逆徒自承，何疑而不决？"帝終不質問。遂下詔削官爵封户，以揚州都督一品俸置于黔州，所在發兵護送；流其子秘書監冲等於嶺外；從弟渝州刺史知仁貶翼州司馬。後數月，又詔司空勣、中書令敬宗、侍中茂將等覆按反獄。敬宗令大理正袁公瑜、御史宋之順等

求。許敬宗多次勸他，長孫无忌厲聲拒絶。皇帝後來召見長孫无忌、褚遂良和于志寧説皇后没有生育，昭儀有兒了，一定要立她。長孫无忌已經多次勸諫，就説："先帝托付褚遂良，希望陛下問他。"褚遂良極言不可，皇帝不聽。

武后立爲皇后以後，因長孫无忌受到賞賜却不幫助自己，懷恨他。許敬宗揣摸皇后的心意，暗中指使洛陽人李奉節上奏説長孫无忌要謀反，和侍中辛茂將進行審問，傅會找出謀反的證據。皇帝吃驚地説："也許有小人離間，大概不會這樣。"許敬宗陳述説："謀反的迹象已經顯露，陛下不忍心，不是國家的福分。"皇帝哭泣着説："我家不幸，高陽公主和我是同胞骨肉，往年謀反，如今舅父又這樣，使我深感愧對天下人，怎麽辦？"許敬宗回答説："房遺愛是口乳未乾的小兒，和女人一起謀反，怎能成事？長孫无忌是奸雄，天下人對其畏懼順服，一旦突然發生事變，陛下派誰抵禦他？如今已很緊急，恐怕他振臂一呼，號召同黨，必然成爲宗廟的憂患。陛下没有看見隋朝的先例嗎？宇文化及父親是宰相，弟弟娶公主爲妻，而自己又掌握禁兵，隋煬帝對他深信不疑，然而起兵成爲禍首，於是滅亡了隋朝。希望陛下决斷。"皇帝猶豫懷疑，又下詔審問復核。第二天，許敬宗説長孫无忌謀反的痕迹很明顯，請求逮捕。皇帝哭着説："舅父果然如此，我决不忍心殺他，後世將怎樣評議我？"許敬宗説："漢文帝的舅父薄昭，跟隨代王來京城的時候有功，後來因殺人獲罪，皇帝愛惜國法，令朝臣身穿喪服前去宅中哭吊，薄昭自殺，良史不認爲是過失。如今長孫无忌忘掉先帝的大恩大德，捨棄陛下這樣最親近的人，竟然要改變國家、敗壞宗廟，其罪惡怎能和薄昭相比呢？依照法律應當誅滅五族。臣聽説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乘機趕快作决斷，慢了就會發生變故。長孫无忌和先帝謀取天下，天下人佩服他的智慧，是王莽、司馬懿之類的人物。如今叛逆之徒自己承認，還有什麽懷疑而不能决定的呢？"皇帝始終没有對質審問。於是下詔削奪官爵封户，以揚州都督一品的俸禄貶到黔州，所過之處發兵護送；流放他的

即黔州暴訊。无忌投繯卒，冲免死，殺族子祥，流族弟思于檀口，大抵期親皆謫徙。

兒子秘書監長孫冲等人到嶺外；堂弟渝州刺史長孫知仁貶爲翼州司馬。以後數月，又下詔司空李勣、中書令許敬宗、侍中辛茂將等重復審謀反案情。許敬宗派大理正袁公瑜、御史宋之順等前往黔州進行殘酷地審訊。長孫无忌上吊自殺，長孫冲免去死罪，殺了同族兄弟的兒子長孫祥，流放同族弟弟長孫思到檀口，凡是要行服喪一年禮的親屬都貶謫流放。

初，无忌與遂良悉心奉國，以天下安危自任，故永徽之政有貞觀風。帝亦賓禮老臣，拱己以聽。綱紀設張，此兩人維持之也。既二后廢立計不合，奸臣陰圖，帝暗於聽受，卒以屠覆，自是政歸武氏，幾至亡國。

當初，長孫无忌和褚遂良全心爲國，以天下安危爲己任，所以永徽之政有貞觀時期的遺風。皇帝對老臣以賓禮相待，拱手聽政，國家綱紀有條不紊，是這兩個人維持的。後來因爲兩位皇后廢立之事與皇帝意見不合，奸臣暗中圖謀，皇帝聽取不明，最後被屠戮身亡，從此國家政權歸於武氏，幾乎亡國。

上元元年，追復官爵，以孫元翼襲封。初，无忌自作墓昭陵塋中，至是許還葬。文宗開成三年，詔曰："每覽國史至太尉无忌事，未嘗不廢卷而嘆。其以裔孫鈞爲猗氏令。"

上元元年，追復官爵，讓孫子長孫元翼承襲封爵。當初，長孫无忌自己作墓在昭陵陵園中，到這時允許返回安葬。文宗開成三年，下詔說："每讀國史看到太尉長孫无忌的事情，未曾不放下書卷而嘆息。使他的後裔孫子長孫鈞任猗氏令。"

### 長孫敞　長孫操　長孫詮

无忌從父敞，字休明。隋煬帝爲晋王，敞以庫直從畋驪山，王凌危逐鹿，諫曰："大王冒垂堂，淫原獸，可乎？"王遂止。即位，頗見識擢。及幸江都，留守禁籞。高祖入關，率子弟謁新豐，授將作少監，出爲杞州刺史。貞觀初，坐受賕免。太宗以后屬，歲私給稟，償其費。累封平原郡公。卒贈幽州都督，謚曰良，陪葬昭陵。

長孫无忌的叔父長孫敞，字休明。隋煬帝爲晋王時，長孫敞以庫直隨從在驪山打獵，晋王歷險逐鹿，長孫敞勸諫説："大王冒着垂堂的危險，濫獵野獸，可以嗎？"晋王於是停止。隋煬帝即位以後，很受賞識提拔。等巡幸江都，讓他留守禁苑。高祖入關，長孫敞率領子弟到新豐謁見，授任將作少監，出任杞州刺史。貞觀初年，因受賄獲罪免職。太宗考慮到他是皇后的親戚，每年私下送給糧物，償其費用。多次封爵後爲平原郡公。死後追贈幽州都督，謚號良，陪葬昭陵。

從父弟操，字元節。父覽，爲周大司徒、薛國公。操有學術。初，高祖辟署相國府金曹參軍。未幾，檢校虞州刺史。從秦王征討，常侍旁，與聞秘謀。徙陝州，城中無井，人勤于汲，操爲釃河溜入城，百姓利安。以母喪解，長老守闕頌遺愛。服除，封

堂弟長孫操，字元節。父親長孫覽，在周爲大司徒、薛國公。長孫操有學問。當初，高祖徵用爲相國府金曹參軍。不久，檢校虞州刺史。跟隨秦王征討，常在身旁侍奉，參預秘謀。遷職到陝州，城中没有水井，人們奔波於汲水，長孫操過濾河水引入城中，百姓便利安寧。爲母親守喪解職，長老到京城頌揚他的德行。服喪期滿，封

樂壽縣男。爲齊、揚、益三州刺史，課皆最，下詔褒揚。永徽初，以陝州刺史卒，贈吏部尚書，謚曰安，葬給鼓吹，至虞罷。

樂壽縣男。任齊、揚、益三州刺史，考課政績都是優等，下詔贊揚。永徽初年，在陝州刺史任上去世，追贈吏部尚書，謚號安，送葬時供給鼓吹樂隊，到虞祭結束作罷。

子詮，尚新城公主。詮女兄爲韓瑗妻。无忌得罪，詮流巂州，有司希旨殺之。詮有甥趙持滿者，工書，善騎射，力搏虎，走逐馬，而仁厚下士，京師無貴賤愛慕之。爲涼州長史，嘗逐野馬，射之，矢洞于前，邊人畏伏。詮之貶，許敬宗懼持滿才能仇己，追至京，屬吏訊搒，色不變，曰："身可殺，辭不可枉！"吏代爲占，死獄中。

兒子長孫詮，娶新城公主爲妻。長孫詮的姐姐是韓瑗的妻子。長孫无忌獲罪，長孫詮流放巂州，有關官員迎合旨意殺了他。長孫詮有個外甥叫趙持滿，工於書法，擅長騎馬射箭，力大能與虎搏鬥，跑起來能趕上奔馳的馬，而且仁義厚道禮賢下士，京城中無論貴賤都愛慕他。任涼州長史，曾經追逐野馬，用箭射，箭從馬後面射入從前面穿出，邊地的人都敬畏佩服他。長孫詮被貶，許敬宗害怕趙持滿有才能而仇視自己，將他追召到京城，吩咐刑獄官審訊拷打，趙持滿臉色不變，說："身可殺，說話不能不符合事實！"刑獄官代爲口供，死在獄中。

## 長孫順德

无忌族叔順德。順德仕隋爲右勛衛，征遼當行，亡命太原，素爲高祖親厚。太宗將起兵，令與劉弘基募士於外，聲備賊，至數萬人，乃結隊按屯。大將軍府建，授統軍，從平霍邑、臨汾、絳郡有功。與劉文静擊屈突通於潼關，通將奔洛陽，順德跳追桃林，執通以獻，遂定陝縣。以多進左驍衛大將軍，封薛國公。討建成餘黨，食千二百户，賜宫女，詔宿内省。

長孫无忌的族叔長孫順德。長孫順德在隋朝初次做官任右勛衛，隋煬帝征伐遼東時隨行，逃亡到太原，向來被高祖親近厚愛。太宗將要起兵，派他和劉弘基在外招募士兵，聲稱防備賊人，徵兵達到數萬人，於是結隊安屯。大將軍府建立，授任統軍，跟隨平定霍邑、臨汾、絳郡有功。和劉文静在潼關攻打屈突通，屈突通準備逃奔洛陽，長孫順德疾追到桃林，捉住屈突通獻上，於是平定了陝縣。因立功多進升左驍衛大將軍，封薛國公。討伐李建成的餘黨，食邑一千二百户，賜宫女，下詔宿衛内省。

俄以受賕爲有司劾發，帝曰："順德元勛外戚，爵隆位厚至矣。若令觀古今自鑒，有以益國家者，朕當與共府庫，何至以貪冒聞乎？"因賜帛數十愧切之。大理少卿胡演曰："順德以賂破法，不可赦，奈何又賜之？"帝曰："使有耻者，得賜甚於戮；如不能，乃禽獸也，殺之何益？"

不久因收受賄賂被有關部門揭發彈劾，皇帝說："長孫順德是元勛外戚，爵位極高了。如果讓他縱觀古今自我檢查，做有益於國家的事，朕當與他共同擁有府庫，何至於因貪污而被告發呢？"由此賜帛數十羞愧責備他。大理少卿胡演說："長孫順德因受賄破壞國法，不可饒恕，爲什麽又賞賜他？"皇帝說："假使他有廉耻之心，得到賞賜比殺戮更難受；如果不能感到羞愧，就如同禽獸一般，殺了他又有什麽益處？"

李孝常謀反，坐與交，削籍爲民。歲餘，帝閲功臣圖，見其像，憐

李孝常謀反，長孫順德因和他交往受牽連獲罪，削籍爲民。一年多以後，皇帝觀看功臣圖，

之，遣宇文士及視順德，順德方頹然醉，遂召爲澤州刺史，復爵邑。順德素少檢，侈放自如，至是折節爲政，以嚴明稱。先時守長多通餉問，順德繩擿無所容，遂爲良吏。前刺史張長貴、趙士達占部中腴田數十頃，奪之以給貧單。尋坐累還第。喪息女，感疾甚，帝薄之，謂房玄齡曰："順德無剛氣，以兒女牽愛至大病，胡足恤？"未幾，卒，遣使弔之，贈荆州都督，謚曰襄。貞觀十三年，封邳國公。永徽中，加贈開府儀同三司。

看到他的畫像，憐惜他，派遣宇文士及去看望長孫順德，長孫順德正頹廢大醉，於是召任澤州刺史，恢復爵位封邑。長孫順德平時很少檢樸，奢侈放任自如，到這時克制自己致力於政事，以嚴明著稱。先前刺史縣令多受饋贈，長孫順德繩之以法，於是成爲良吏。前任刺史張長貴、趙士達占境内肥沃的田地數十頃，收回分給貧弱之家。不久受牽連獲罪回家。女兒喪亡，悲痛過度而得病，皇帝鄙視他，對房玄齡説："長孫順德没有陽剛之氣，因女兒牽愛導致大病，怎值得同情？"不久，長孫順德去世，皇上派遣使者前往吊唁，追贈荆州都督，謚號襄。貞觀十三年，封邳國公。永徽年間，加贈開府儀同三司。

## 褚遂良

褚遂良，字登善，通直散騎常侍亮子。隋大業末，爲薛舉通事舍人。仁杲平，授秦王府鎧曹參軍。貞觀中，累遷起居郎。博涉文史，工隸楷。太宗嘗嘆曰："虞世南死，無與論書者！"魏徵白見遂良，帝令侍書。帝方博購王羲之故帖，天下争獻，然莫能質真僞。遂良獨論所出，無舛冒者。

褚遂良，字登善，是通直散騎常侍褚亮的兒子。隋朝大業末年，爲薛舉的通事舍人。薛仁杲平定，授任秦王府鎧曹參軍。貞觀年間，多次遷任後做起居郎。廣涉文史，擅長隸書楷書。太宗曾經嘆息説："虞世南去世後，没有可以與之談論書法的人了！"魏徵奏薦褚遂良，皇帝令他侍書。皇帝正廣泛購求王羲之的舊帖，天下人争相進獻，但没人能分辨真僞。惟獨褚遂良能指明出處，没有人敢再以假充真。

十五年，帝將有事太山，至洛陽，星孛太微，犯郎位。遂良諫曰："陛下撥亂反正，功超古初，方告成岱宗，而彗輒見，此天意有所未合。昔漢武帝行岱禮，優柔者數年，臣愚願加詳慮。"帝寤，詔罷封禪。

十五年，皇帝將要去泰山舉行封禪大禮，到達洛陽，太微星區出現彗星，侵犯郎位。褚遂良勸諫説："陛下撥亂反正，功績超過前代，正要向岱宗告功，却出現了彗星，這是天意有所不合。昔日漢武帝舉行岱禮，猶豫了幾年，臣愚笨望陛下對此事仔細考慮。"皇帝醒悟，下詔停止封禪。

遷諫議大夫，兼知起居事。帝曰："卿記起居，大抵人君得觀之否？"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善惡必記，戒人主不爲非法，未聞天子自觀史也。"帝曰："朕有不善，卿必記邪？"對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載筆，君舉必書。"劉洎曰："使遂良不記，天下之人亦記之矣。"帝曰："朕行有三：一，監前代成敗，

褚遂良升任諫議大夫，兼主持起居事務。皇帝説："卿記録起居，一般來説君王可以觀看不？"回答説："現在的起居，就是古代的左右史，善惡必記，警戒皇上不做非法之事，没聽説天子親自觀看的。"皇帝説："朕有不對之處，卿一定記録嗎？"回答説："遵守道義不如遵守職責，臣的職責是記載起居事，君主的舉動必記。"劉洎説："假使褚遂良不記，天下的人也會記下啊。"皇帝説："朕的行爲準則有三：一，參照前

以爲元龜；二，進善人，共成政道；三，斥遠群小，不受讒言。朕能守而勿失，亦欲史氏不能書吾惡也。”

代成功與失敗，作爲借鑒；二，進用善人，共同成就正道；三，貶斥遠離小人，不聽信讒言。朕能堅守而不失誤，也要使史官不能記録我的缺點。”

是時，魏王泰禮秩如嫡，群臣未敢諫。帝從容訪左右曰：“方今何事尤急?”岑文本泛言禮義爲急，帝以不切，未領可。遂良曰：“今四方仰德，誰弗率者? 唯太子、諸王宜有定分。”帝曰：“有是哉！朕年五十，日以衰怠，雖長子守器，而弟、支子尚五十人，心常念焉。自古宗姓無良，則傾敗相仍，公等爲我柬賢者保傅之。夫事人久，情媚熟，則非意自生，其令王府官不得過四考，著爲令。”帝嘗怪：“舜造漆器，禹雕其俎，諫者十餘不止，小物何必爾邪?”遂良曰：“雕琢害力農，纂綉傷女工，奢靡之始，危亡之漸也。漆器不止，必金爲之，金又不止，必玉爲之，故諫者救其源，不使得開。及夫横流，則無復事矣。”帝咨美之。

這時，魏王李泰禮秩如同嫡長子。群臣没有敢勸諫的。皇帝閑暇時詢問左右的人說：“當今什麽事最急迫?”岑文本泛泛談論禮義最急迫，皇帝認爲不妥切，没有聽取。褚遂良說：“當今四方仰慕聖德，誰不遵循? 衹是太子、諸王應該有一定的名分。”皇帝說：“是這樣！朕年已五十歲，日見衰老疲憊，雖然長子身爲東宫太子，而弟弟、支子還有五十人，心中時常想着。自古宗姓没有良臣輔佐，傾敗就會接連而來，公等爲我推薦賢人教導他們。事奉一人時間長久，就情義深厚，那麽非法之念自然産生，命令王府官任職時間不能超過四考，著録爲法令。”皇帝曾經奇怪地問：“舜製做漆器，禹雕飾俎器，勸諫的不止十多人，小器物何必這樣呢?”褚遂良說：“雕琢妨害農事，編綉不利紡織，奢侈靡爛的開始，就是危亡的開端。漆器不能滿足，必定用金雕飾，金器又不能滿足，必定用玉雕飾，所以諍諫的人拯救其根源，不使有開端。等到奢靡横行泛濫，那就没有辦法了。”皇帝很贊賞他的話。

于時皇子雖幼，皆外任都督、刺史，遂良諫曰：“昔二漢以郡國參治，雜用周制。今州縣率仿秦法，而皇子孺年并任刺史，陛下誠以至親捍四方。雖然，刺史民之師帥也，得人則下安措，失人則家勞劫。故漢宣帝曰：‘與我共治，惟良二千石乎。’臣謂皇子未冠者，可且留京師，教以經學，畏仰天威，不敢犯禁，養成德器，審堪臨州，然後敦遣。昔東漢明、章諸帝，友愛子弟，雖各有國，幼者率留京師，訓飭以禮。訖其世，諸王數十百，惟二人以惡敗，自餘凔和染教，皆爲善良。此前事已驗，惟陛下省察。”帝嘉納。

這時皇子雖然年幼，都在外面擔任都督、刺史，褚遂良上諫說：“過去二漢采用的是用郡國治理的辦法，還雜用周代的制度。如今的州縣管理大致效法的是秦代的做法，皇子年幼全都任刺史的職位，陛下確實是以至親捍禦四方。即使如此，刺史是百姓的長官，得到賢人則百姓安穩，授人不當則國家勞困。所以漢宣帝說：‘和我共同治理國家的，衹有優秀的二千石官吏啊。’臣認爲皇子尚未成年的，可以暫且留在京城，教導他們經學，使他們畏懼仰慕朝廷的威嚴，不敢違反法令，將他們培養成有德行的有用人才，審察他們確實能够勝任去治理州郡，然後再遣派。昔日東漢明帝、章帝各帝，友愛子弟，雖然各有封國，但年幼的大都留在京城，用禮法教導他們。終其在位之世，諸王數十百人，衹有二人以惡行敗亡，其餘的通過耳濡目染的教誨，都成爲

善良之人。這些已有前事驗證，希望陛下省察。”皇帝贊同并采納。

太子承乾廢，魏王泰閒侍，帝許立爲嗣，因謂大臣曰：“泰昨自投我懷中云：‘臣今日始得爲陛下子，更生之日也。臣惟有一子，百年後，當殺之，傳國晋王。’朕甚憐之。”遂良曰：“陛下失言。安有爲天下主而殺其愛子，授國晋王乎？陛下昔以承乾爲嗣，復寵愛泰，嫡庶不明，紛紛至今。若必立泰，非别置晋王不可。”帝泣曰：“我不能。”即詔長孫无忌、房玄齡、李勣與遂良等定策立晋王爲皇太子。

太子李承乾被廢除，魏王李泰乘機侍奉，皇帝應允立他爲繼承人，於是對大臣說：“李泰昨天投入我懷中說：‘臣今天纔得以做陛下的兒子，是再生之日啊。臣衹有一個兒子，百年死後，一定殺掉他，傳國給晋王。’朕很憐憫他。”褚遂良說：“陛下失言。哪有做天下之主而殺掉自己的愛子，授皇位給晋王的呢？陛下以前讓李承乾爲繼承人，又寵愛李泰，嫡子庶子不分明，擾亂至今。如果一定要立李泰，非另外安置晋王不可。”皇帝哭泣着說：“我不能。”立即下詔長孫无忌、房玄齡、李勣和褚遂良等做出决定立晋王爲皇太子。

時飛雉數集宫中，帝問：“是何祥也？”遂良曰：“昔秦文公時，有侲子化爲雉，雌鳴陳倉，雄鳴南陽。侲子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遂雄諸侯，始爲寶雞祠。漢光武得其雄，起南陽，有四海。陛下本封秦，故雄雌并見，以告明德。”帝悦，曰：“人之立身，不可以無學。遂良所謂多識君子哉！”俄授太子賓客。

當時野雉多次飛到宫中，皇帝問：“是什麽祥瑞？”褚遂良說：“從前秦文公時，有個幼童變成雉，雌的在陳倉鳴叫，雄的在南陽鳴叫。幼童說：‘得到雄雉的做王，得到雌雉的稱霸。’秦文公隨即稱霸諸侯，開始修建寶雞祠。漢光武得到雄雉，從南陽興起，擁有天下。陛下原來封秦王，所以雄雌一起出現，以此告諭完美的品德。”皇帝高興，說：“人的立身，不可以没有學問。褚遂良就是所說的見識廣博的君子啊！”不久拜授太子賓客。

薛延陀請婚，帝已納其聘，復絶之。遂良曰：“信爲萬事本，百姓所歸。故文王許枯骨而不違，仲尼去食存信，貴之也。延陀，曩一俟斤耳。因天兵北討，蕩平沙塞，威加諸外，而恩結於内，以爲餘寇不可以無酋長，故璽書鼓纛，立爲可汗。負抱之恩，與天無極。數遣使請婚於朝，陛下既開許，爲御北門受獻食。今一朝自爲進退，所惜少，所失多，虧信夷狄，方生嫌恨，殆不可以訓戎兵、勵軍事也。且龍沙以北，部落牛毛，中國擊之不能盡，亦猶可比敗，芮芮興，突厥亡，延陀盛。是以古人虚外實内，懷之以德。使爲惡，在夷不在

薛延陀請求聯姻，皇帝已經接受了他們的聘禮，又拒絶了。褚遂良說：“講信用是成就萬事的根本，百姓之所歸依。所以周文王所許諾的對象即使是枯骨也不違約，孔子寧可不吃飯而保存信義，是重視信用啊。薛延陀，從前衹是一個俟斤官罷了。由於天朝大兵北伐，掃蕩平定了沙漠邊塞，施加威力於塞外，對内施以恩信，認爲餘寇不可以没有酋長，所以降詔書插鼓纛，將薛延陀立爲可汗。薛延陀心懷對皇帝的報答之恩，和天一樣無邊。多次派遣使者向朝廷請婚姻，陛下既然已經同意，爲此還臨御北門接受獻食。如今一天之内自己答應了却又反悔，這樣做所可惜的少，失去的多，對夷狄就會失去信義，使他們產生猜疑忌恨之心，萬萬不可爲此興師動衆、動起武來。况且龍沙以北，部落多如牛毛，中原攻打

華；失信，在彼不在此也。惟陛下裁幸。”不納。

帝欲自討遼東，遂良固勸無行：“一不勝，師必再興；再興，爲忿兵。兵忿者，勝負不可必。”帝然可。會李勣詆其計，帝意遂决東。遂良懼，上言：“臣請譬諸身。兩京，腹心也；四境，手足也；殊裔絶域，殆非支體所屬。高麗王陛下所立，莫離支殺之。討其逆，夷其地，固不可失，但遣一二愼將，付鋭兵十萬，翔旝雲輣，唾手可取。昔侯君集、李靖皆庸人爾，猶能掇高昌，纓突厥，陛下止發踪指示，得歸功聖明。前日從陛下平天下，虓士爪臣，氣力未衰，可驅策，惟陛下所使。臣聞涉遼而左，或水潦，平地淖三尺，帶方、玄菟，海壤荒漫，决非萬乘六師所宜行。”是時，帝鋭意蕩平，不見省。進黄門侍郎，參綜朝政。莫離支遣使貢金，遂良曰：“古者討殺君之罪，不受其賂。魯納郜鼎太廟，《春秋》譏之。今莫離支所貢不臣之篚，不容受。”詔可，以其使屬吏。

帝既平高昌，歲調兵千人往屯，遂良誦諍不可，帝志取西域，寘其言不用。西突厥寇西州，帝曰：“往魏徵、褚遂良勸我立麴文泰子弟，不用其計，乃今悔之。”帝於寢宫側别置院居太子，遂良諫，以爲“朋友深交者易怨，父子滯愛者多愆。宜許太子間還東宫，近師傅，專學藝，以廣懿德。”帝從其言。會父喪免，起復，拜中書令。

不過來，也就像可比失敗了，芮芮又興起，突厥滅亡了，薛延陀又興盛。所以古人虚外實内，以德招撫。使做惡的一方，是夷人不是華人；失信的一方，是他們不是我們。希望陛下裁定爲幸。”没有接受。

皇帝要親自征討遼東，褚遂良堅决勸諫不要出兵：“一次不能取勝，必然再次興兵；再次興兵，就成爲憤怒用兵。一旦是不忍小故而憤怒用兵，勝負就無法料定。”皇帝同意。適逢李勣詆毁他的想法，皇帝於是决定東征。褚遂良害怕，上言：“臣請求以人的身體作比喻。兩京，是腹心；四境，是手足；荒遠邊地，大概不在肢體範圍之内。高麗王是陛下所立，莫離支殺了他。討伐叛逆，平滅其地，固然應該，衹要派遣一兩個可靠的大將，交給精兵十萬，帶着翔旝雲輣，唾手可取。昔日侯君集、李靖都是平庸的人，還能擊敗高昌，平定突厥，陛下衹需發布命令，功勞一定會歸於聖上的英明。原先跟隨陛下平定天下，那些猛士勇將，氣力尚未衰竭，可以驅使，衹等陛下使用。臣聽説過遼水向東，有水潦，平地泥沼三尺，帶方、玄菟，遠在海邊荒無人烟，决不是皇帝六軍所應該去的地方。”這時，皇帝一心一意要蕩平遼東，不聽勸告。升任褚遂良爲黄門侍郎，參預管理朝政。莫離支派遣使者貢奉黄金，褚遂良説：“古代討伐殺君之罪，不接受其賄贈。魯國在太廟接納了郜國的鼎，《春秋》上譏諷這件事。如今莫離支所貢奉的不臣之物，不能接受。”下詔同意，將其使臣交刑獄官審理。

皇帝平定高昌後，每年調兵一千人前往屯守，褚遂良直言述説不可以，皇帝一心要攻取西域，擱置他的進言不聽。西突厥侵犯西州，皇帝説：“以前魏徵、褚遂良勸我立麴文泰的子弟，我不采用他們的計策，今天後悔了。”皇帝在寢宫邊側另外設置院子使太子居住，褚遂良勸諫，認爲“朋友深交的容易産生怨恨，父子昵愛的大多産生惡果。應該允許太子經常返回東宫，接近師傅，專心學習知識，以便增廣美德。”皇帝聽從了他的話。恰巧褚遂良的父親去世免職，喪期未滿而起用，拜授中書令。

帝寢疾，召遂良、長孫无忌曰："漢武帝寄霍光，劉備托諸葛亮，朕今委卿矣。太子仁孝，其盡誠輔之。"謂太子曰："无忌、遂良在，而毋憂。"因命遂良草詔。高宗即位，封河南縣公，進郡公。坐事出爲同州刺史。再歲，召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兼太子賓客。進拜尚書右僕射。

帝將立武昭儀，召長孫无忌、李勣、于志寧及遂良入。或謂无忌當先諫，遂良曰："太尉，國元舅，有不如意，使上有棄親之譏。"又謂勣上所重，當進，曰："不可。司空，國元勛，有不如意，使上有斥功臣之嫌。"曰："吾奉遺詔，若不盡愚，無以下見先帝。"既入，帝曰："罪莫大於絶嗣，皇后無子，今欲立昭儀，謂何?"遂良曰："皇后本名家，奉事先帝。先帝疾，執陛下手語臣曰：'我兒與婦今付卿!'且德音在陛下耳，可遽忘之? 皇后無它過，不可廢。"帝不悦。翌日，復言，對曰："陛下必欲改立后者，請更擇貴姓。昭儀昔事先帝，身接帷第，今立之，奈天下耳目何?"帝羞默。遂良因致笏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此笏，丐歸田里。"帝大怒，命引出。武氏從幄後呼曰："何不撲殺此獠?"无忌曰："遂良受顧命，有罪不加刑。"會李勣議異，武氏立，乃左遷遂良潭州都督。

顯慶二年，徙桂州，未幾，貶愛州刺史。遂良内憂禍，恐死不能自明，乃上表曰："往者承乾廢，岑文本、劉洎奏東宫不可少曠，宜遣濮王居之，臣引義固争。明日仗入，先帝留无忌、玄齡、勣及臣定策立陛下。當受遺詔，獨臣與无忌二人在，陛下

皇帝病重，召褚遂良、長孫无忌説："漢武帝寄托霍光，劉備托付諸葛亮，朕如今委托卿了。太子仁慈孝順，你們盡心誠意輔助他。"對太子説："有長孫无忌、褚遂良在，你不要擔憂。"於是命令褚遂良起草遺詔。高宗即位，封褚遂良爲河南縣公，進封郡公。因事獲罪出任同州刺史。第二年，召入拜授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兼太子賓客。進升拜授尚書右僕射。

皇帝將立武昭儀，召長孫无忌、李勣、于志寧及褚遂良入宫。有人説長孫无忌應當先勸諫，褚遂良説："太尉，是國舅，有不如意，使皇上有棄親的非議。"又有人説李勣是皇上所器重的，應當先進諫，褚遂良説："不可以。司空，是國家的元勛，有不如意，使皇上有排斥功臣的嫌疑。"説："我奉接遺詔，如果不盡愚忠，無臉見先帝於地下。"褚遂良入宫後，皇帝説："罪莫大於斷絶後嗣，皇后無子，現在要立昭儀爲皇后，有什麽要説的?"褚遂良説："皇后出身名家，奉事先帝。先帝病時，拉着陛下的手告訴臣説：'我兒子和兒媳現在托付給卿了!'况且德音還在陛下耳中，怎能馬上忘記? 皇后没有其他過錯，不可以廢棄。"皇帝不高興。第二天，又説這事，褚遂良回答説："陛下一定要改立皇后，請另外選擇貴姓。昭儀過去事奉先帝，出入内室，現在立她爲皇后，怎麽遮避天下人的耳目?"皇帝羞愧沉默。褚遂良於是把笏放到殿階上，叩頭流血，説："還給陛下這笏，請求返回故鄉耕田。"皇帝大怒，命令將他帶出。武氏從幕帳後叫道："何不打死這個惡人?"長孫无忌説："褚遂良是顧命大臣，有罪不加刑。"恰巧李勣的意見不同，武氏立爲皇后，於是降褚遂良爲潭州都督。

顯慶二年，遷徙桂州，不久，貶任愛州刺史。褚遂良心中憂慮，害怕到死不能表白心意，於是上表説："先前廢掉李承乾，岑文本、劉洎奏説東宫不可有暫時的空缺，應該讓濮王居住，臣爲大義堅决力争。第二天隨仗入殿，先帝留下長孫无忌、房玄齡、李勣和臣商定確立陛下。當接受遺詔時，獨有臣和長孫无忌倆人在，陛下正

方草土號慟，臣即奏請即位大行柩前。當時陛下手抱臣頸，臣及无忌請即還京，發哀大告，内外寧謐。臣力小任重，動貽伊戚，螻螘餘齒，乞陛下哀憐。”帝昏懦，牽於武后，訖不省。歲餘，卒，年六十三。

悲哀居喪，臣即刻奏請在棺柩前舉行即位大禮。當時陛下手抱着臣的脖頸，臣和長孫无忌請求立刻回到京城，這纔發喪訃告天下，所以内外平安無事。臣能力小責任重，動輒害怕留下遺憾的事情，現在臣就像螻蟻似的苟延喘吁，乞求陛下哀憐。”皇帝昏庸懦弱，受武后牽制，最終不省悟。一年多後，褚遂良去世，終年六十三歲。

後二歲，許敬宗、李義府奏長孫无忌逆謀皆遂良驅煽，乃削官爵。二子彦甫、彦冲流愛州，殺之。帝遺詔聽其家北還。神龍中，復官爵。德宗追贈太尉。文宗時，詔以遂良五世孫虔爲臨汝尉。安南觀察使高駢表遂良客窆愛州，二男一孫祔。咸通九年，詔訪其後護喪歸葬陽翟云。

以後二年，許敬宗、李義府奏報長孫无忌的謀反都是由褚遂良驅使煽動，於是削去褚遂良的官爵。兩個兒子褚彦甫、褚彦冲流放愛州，并殺了他們。皇帝遺詔允許他家人北還。神龍年間，恢復官爵。德宗追贈太尉。文宗時，下詔使褚遂良的五世孫褚虔任臨汝尉。安南觀察使高駢上表奏説褚遂良暫且埋葬在愛州，二個兒子一個孫子合葬在一起。咸通九年，下詔尋訪他的後人護喪歸葬陽翟。

## 褚璆

遂良曾孫璆，字伯玉，擢進士第，累拜監察御史裏行。先天中，突厥圍北庭，詔璆持節監總督諸將，破之。遷侍御史，拜禮部員外郎。而氣象凝挺，不減在臺時。

褚遂良的曾孫褚璆，字伯玉，考中進士科，多次拜授後任監察御史裏行。先天年間，突厥圍攻北庭，下詔褚璆持節監總督諸將，打敗突厥。升任侍御史，拜授禮部員外郎。而且氣度莊重而正直，不減在御史臺任職時。

## 韓瑗

韓瑗，字伯玉，京兆三原人。父仲良，武德初，與定律令，建言：“周律，其屬三千，秦、漢後約爲五百。依古則繁，請崇寬簡，以示惟新。”於是采《開皇律》宜於時者定之。終刑部尚書、秦州都督府長史、潁川縣公。

韓瑗，字伯玉，是京兆三原人。父親韓仲良，武德初年，參預制定律令，建議説：“周代的律令，條目有三千，秦、漢以後簡化爲五百條。依據古人就會繁雜，請求推崇寬簡，以表示更新。”於是采摘《開皇律》適宜於當代的内容制定出律令。官位終於刑部尚書、秦州都督府長史、潁川縣公。

瑗少負節行。博學，曉吏事。貞觀中，以兵部侍郎襲爵。永徽三年，遷黄門侍郎。俄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進侍中，兼太子賓客。王后之廢，瑗雪泣言曰：“皇后乃陛下在藩時先帝所娶，今無罪輒廢，非社稷計。”不納。明日復諫曰：“王者立后，配天地，象日月。匹夫匹婦尚知相擇，況天子乎？《詩》云：‘赫赫宗

韓瑗年少時有節操品行。學識淵博，通曉吏事。貞觀年間，以兵部侍郎承襲爵位。永徽三年，遷任黄門侍郎。不久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升任侍中，兼太子賓客。王皇后被廢時，韓瑗擦着淚説：“皇后是陛下做藩王時先帝給娶的，現在無罪就廢掉，不是爲國家考慮的做法。”没有采納。第二天又勸諫説：“皇上立皇后，要像天和地那樣匹配，像日月那樣和協。一般人選擇夫婦尚且知道挑選，何况天子呢？《詩》説：

周，褒姒滅之。’臣讀至此，常輟卷太息，不圖本朝親見此禍。宗廟其不血食乎!”帝大怒，詔引出。褚遂良貶潭州都督，明年瑗上言：“遂良受先帝顧托，一德無二，向日論事，至誠懇切，詎肯令陛下後堯、舜而塵史册哉？遭厚謗醜言，損陛下之明，折志士之鋭。况被遷以來，再離寒暑，其責塞矣。願寬無辜，以順衆心。”帝曰：“遂良之情，朕知之矣。其孛戾好犯上，朕責之，詎有過邪?”瑗曰：“遂良，社稷臣。蒼蠅點白，傅致有罪。昔微子既去，殷以亡；張華不死，晋不及亂。陛下富有四海，安於清泰，忽驅逐舊臣，遂不省察乎?”帝愈不聽。瑗憂憤，自表歸田里，不報。

‘赫赫的宗周，竟然讓褒姒給滅亡了。’臣讀到這裏，常常放下書卷嘆息，不料想在本朝親眼看到這種災禍。宗廟難道不再祭祀了嗎!”皇帝大怒，下令將他帶出去。褚遂良貶任潭州都督，第二年韓瑗上言説：“褚遂良受先帝臨終的托付，一心一意輔佐朝政没有二心，先前論事，極其誠懇貼切，豈肯讓陛下落後於堯、舜而污染史册呢？褚遂良遭受毁謗惡語，有損陛下的聖明，挫傷志士的鋭氣。况且被流放以來，已經兩年，他的罪責已得到了懲罰。希望寬免無辜，以順應衆人心願。”皇帝説：“褚遂良的情况，朕知道了。他出口狂妄喜歡犯上，朕譴責他，難道有過錯嗎?”韓瑗説：“褚遂良，是國家的重臣。説蒼蠅能污染潔白的東西，傅會編造者是有罪的。過去微子離去後，而殷商滅亡；張華不死，晋國不會亂。陛下富有四海，安於清明康泰，忽然驅逐舊臣，就不自省一下嗎?”皇帝更加不聽。韓瑗憂慮憤慨，自己上表要求回歸鄉野，不予答覆。

顯慶二年，許敬宗、李義府奏“瑗以桂州授遂良，桂用武地，倚之謀不軌”。於是貶振州刺史，逾年，卒，年五十四。長孫无忌死，義府等復奏瑗與通謀，遣使即殺之；既至，瑗已死，發棺驗視乃還。追削官爵，籍其家，子孫謫廣州官奴。神龍初，武后遺詔復官爵。

顯慶二年，許敬宗、李義府奏説“韓瑗把桂州授給褚遂良，桂州是用武之地，想依靠此地圖謀不軌”。於是貶任振州刺史，過了一年，韓瑗去世，終年五十四歲。長孫无忌死，李義府等又奏韓瑗和他通謀，派遣使者前往殺他；使者到後，韓瑗已經死了，打開棺材驗尸證實後纔返回。追削官爵，抄没他家，子孫流放廣州爲官奴。神龍初年，武后遺詔恢復韓瑗的官爵。

自瑗與遂良相繼死，内外以言爲諱將二十年。帝造奉天宫，御史李善感始上疏極言，時人喜之，謂爲鳳鳴朝陽。

自韓瑗和褚遂良相繼死去，内外以諫論此事爲忌將近二十年。皇帝到奉天宫，御史李善感纔呈上奏疏極力論説，當時人很高興，稱他爲鳳鳴朝陽。

## 來濟

來濟，揚州江都人。父護兒，隋左翊衛大將軍。

來濟，是揚州江都人。父親來護兒，在隋朝任左翊衛大將軍。

宇文化及難，闔門死之，濟幼得免。轉側流離，而篤志爲文章，善議論，曉暢時務，擢進士。貞觀中，累遷通事舍人。太子承乾敗，太宗問侍臣何以處之，莫敢對。濟曰：“陛下上不失爲慈父，太子得盡天年，則

宇文化及發難，全家被害，來濟年幼得以幸免。輾轉流離，而專心做文章，善於議論，通曉熟知時務，考中進士科。貞觀年間，多次遷任後爲通事舍人。太子李承乾失敗，太宗問侍臣怎樣處置，没人敢回答。來濟説：“陛下上不失爲慈父，太子得以享盡年壽，就好。”皇帝采納了。

善。”帝納之。除考功員外郎。十八年，初置太子司議郎，高其選，而以濟爲之，兼崇賢館直學士。遷中書舍人。永徽二年，拜中書侍郎，兼弘文館學士，監修國史。俄同中書門下三品，封南陽縣男。遷中書令，檢校吏部尚書。

授任考功員外郎。十八年，開始設置太子司議郎，精心挑選擔任此職的人，而使來濟擔任，兼任崇賢館直學士。升任中書舍人。永徽二年，拜授中書侍郎，兼任弘文館學士，監修國史。不久同中書門下三品，封南陽縣男。升任中書令，檢校吏部尚書。

帝將以武氏爲后，濟諫曰：“王者立后，以承宗廟、母天下，宜擇禮義名家、幽閑令淑者，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意。故文王興姒，《關雎》之化，蒙被百姓，其福如彼；成帝縱欲，以婢爲后，皇統中微，其禍如此。惟陛下詳察。”初，武氏被寵，帝特號“宸妃”。濟與韓瑗諫：“妃有常員，今別立號，不可。”武氏已立，不自安。后更謾言濟等忠鯁，恐前經執奏，輒懷反仄，請加賞慰，而實銜之。帝示濟及瑗，濟等益懼。

皇帝將要立武氏爲皇后，來濟勸諫説：“王者定立皇后，是爲了承嗣宗廟、做天下人的國母，應該選擇禮義名家、優雅賢淑的人，以符合國人的願望，迎和神靈的旨意。所以周文王立姒氏，《關雎》頌揚，恩澤施於百姓，其福就像那樣；漢成帝縱欲，以婢女爲皇后，國運中途衰微，其禍患就是這樣。希望陛下詳察。”當初，武氏受寵，皇帝專門爲她起名號稱“宸妃”。來濟和韓瑗勸諫：“妃子有正常名額，現在另立名號，這是不行的。”武氏已立爲皇后，來濟心中不安。皇后更是謊説來濟等忠誠鯁直，恐怕對先前的論奏，會懷有不安的心情，請求加以賞賜寬慰，而實際上懷恨他們。皇帝示意來濟和韓瑗皇后的意思，來濟等人更加恐懼。

顯慶初，兼太子賓客，進爵爲侯。帝嘗從容問馭下所宜，濟曰：“昔齊桓公出游，見老人，命之食，曰：‘請遺天下食。’遺之衣，曰：‘請遺天下衣。’公曰：‘吾府庫有限，安得而給？’老人曰：‘春不奪農時，即有食；夏不奪蠶工，即有衣。’由是言之，省徭役，馭下之宜也。”於時山東役丁，歲別數萬人，又議取庸以償雇，紛然煩擾，故濟對及之。二年，兼詹事。尋坐褚遂良事，貶台州刺史。久之，徙庭州。龍朔二年，突厥入寇，濟總兵拒之，謂其衆曰：“吾嘗絓刑罔，蒙赦死，今當以身塞責。”遂不介胄而馳賊，没焉，年五十三。贈楚州刺史，給靈轝還鄉。

顯慶初年，來濟兼任太子賓客，進爵爲侯。皇帝曾經問統治百姓的好辦法，來濟説：“過去齊桓公出游，遇見老人，給他食物，老人説：‘請送給天下人食物。’給他衣服，老人説：‘請送給天下人衣服。’齊桓公説：‘我府庫有限，怎能所有的人都給？’老人説：‘春天不妨礙農事，就有糧食；夏天不妨礙養蠶，就有衣服。’由此來説，減省徭役，是統治百姓的好辦法。”這時山東役使民夫，每年另外增加幾萬人，又商議用佣錢來代替雇工，紛亂煩擾，所以來濟是針對這些所説的。顯慶二年，兼任太子詹事。不久因褚遂良事件受牽連獲罪，貶任台州刺史。很長時間後，遷任到庭州。龍朔二年，突厥入侵，來濟帶兵抗拒，對部下説：“我曾經觸犯刑律，蒙恩赦免死罪，現在應當以身贖罪。”於是不披甲戴盔而衝入賊中，戰死，終年五十三歲。追贈楚州刺史，供給靈車送回家鄉。

初，濟與高智周、郝處俊、孫處

當初，來濟和高智周、郝處俊、孫處約客居

約客宣城石仲覽家，仲覽衍於財，有器識，待四人甚厚。私相與言志，處俊曰："願宰天下。"濟及智周亦然。處約曰："宰相或不可冀，願爲通事舍人足矣。"後濟領吏部，處約始以瀛州書佐入調，濟遽注曰"如志"，遂以處約爲通事舍人。後皆至公輔云。

宣城石仲覽家中，石仲覽家境富裕，有器識，對待四人非常優厚。私下裏和他們談論志向，郝處俊説："希望做到國家的宰相。"來濟和高智周也是這樣。孫處約説："宰相或許不能希求，希望做到通事舍人就滿意了。"後來來濟領吏部，孫處約纔以瀛州書佐調入朝廷，來濟立即做注説"如志"，就使孫處約任通事舍人。後來都做到三公輔相。

### 來恒

濟異母兄恒，上元中，爲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父本驍將，而恒、濟俱以學行稱，相次知政事。時虞世南子昶無才術，歷將作少匠、工部侍郎，主工作。許敬宗曰："護兒兒作相，世南男作匠，文武豈有種邪？"

來濟的異母哥哥來恒，上元年間，任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父親原本是勇將，而來恒、來濟都以學問和操行著稱，相繼主持朝廷政事。當時虞世南的兒子虞昶没有才華，歷任將作少匠、工部侍郎，主管百工操作。許敬宗説："來護兒的兒子作宰相，虞世南的兒子作少匠，文臣武將哪有天生的？"

### 李義琰　李巢

李義琰，魏州昌樂人，其先出隴西望姓。及進士第，補太原尉。李勣爲都督，僚吏憚其威，義琰獨敢廷辨曲直，勣甚禮之。徙白水令，有能名，擢司刑員外郎。義琰姿體魁秀，博學，有智識。累遷中書侍郎。上元中，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子右庶子。高宗欲使武后攝國政，義琰與郝處俊固争，事得寢。章懷太子之廢，盡赦宫臣罪，庶子薛元超等皆蹈舞，義琰獨引咎涕泣，搢紳義之。帝每顧問，必鯁切不回。宅無正寢，弟義璡爲市堂材送之。義琰曰："以吾爲國相，且自愧，尚營美宇，是速吾禍，豈愛我者邪？"義璡曰："凡仕爲丞尉，且崇第舍，兄位高，安可逼下哉？"答曰："不然。事難全遂，物不兩興。既處貴仕，又廣居宇，非有令德，必受其殃。"卒不許。後其木久腐，乃棄之。

李義琰，是魏州昌樂人，他的祖先出自隴西有名望的大姓。考中進士科，補授太原尉。李勣爲都督，佐僚屬吏都害怕他的威嚴，惟獨李義琰敢當廷争辯曲直，李勣很禮遇他。改任白水令，有能幹的名聲，升任司刑員外郎。李義琰容貌清秀身材魁梧，學問淵博，有智謀有見識。多次遷任後爲中書侍郎。上元年間，進升同中書門下三品，兼任太子右庶子。高宗想使武后代理國政，李義琰和郝處俊堅持力争，此事中止。章懷太子廢除時，全部赦免東宫臣子的罪，庶子薛元超等都手舞足蹈地謝恩，獨有李義琰引咎自責痛哭流涕，士大夫認爲他講求大義。皇帝每有所問，一定直言回答從不迴避。住宅没有正寢，弟弟李義璡爲他買了建造堂屋的木材送給他。李義琰説："讓我擔任國家的宰相，尚且自感慚愧，還要營造華美的房屋，這是加速我禍患的到來，難道是愛護我嗎？"李義璡説："凡官做到丞尉，尚且增修宅第，兄長官位這麽高，怎能使宅第狹小低下呢？"回答説："不對。事難以全隨人意，物不能一興再興。已經處在尊貴的官位上，又擴建宅第，這不是擁有美德，必定要遭受災禍。"到底没有允許。很久以後木材腐爛，就扔掉了。

義琰改葬其先，使舅家移塋而兆其所。帝聞，怒曰："是人不可使秉政。"義琰懼，以疾乞骸骨，遷銀青光禄大夫，聽致仕，乃歸田里。公卿以下悉祖餞通化門外，時人比漢疏廣。垂拱初，起爲懷州刺史，自以失武后意，辭不拜，卒。

子巢，幼豪俊，善騎射，而不治細行。義琰嘗拘之，絶其交游。後亡走闕下，獻書陳利害。拜監察御史，與李義府同按柳奭、韓瑗獄，遷殿中。上書忤旨，貶龍編主簿。

李義琛

義琰從祖弟義琛。義琛擢進士第，歷監察御史。貞觀中，文成公主貢金，遇盗於岐州，主名不立。太宗召群御史至，目義琛曰："是人神情爽拔，可使推捕。"義琛往，數日獲賊。帝喜，爲加七階。初，義琰使高麗，其王據榻召見，義琰不拜，曰："吾，天子使，可當小國之君，奈何倨見我？"王詞屈，爲加禮。及義琛再使，亦坐召之，義琛匍匐拜伏。時人由是見兄弟優劣。

累遷刑部侍郎。爲雍州長史，時關輔大饑，詔貧人就食商、鄧，義琛恐流徙不還，上疏固争。左遷黎州都督，終岐州刺史。

子綰，爲柏人令，有仁政，縣爲立祠。

**上官儀**

上官儀，字游韶，陝州陜人。父弘，爲隋江都宫副監，大業末，爲陳稜所殺。

時儀幼，左右匿免，冒爲沙門服。寖工文詞，涉貫墳典。貞觀初，擢進士第，召授弘文館直學士。遷秘

李義琰改葬他的祖先，讓舅舅家遷移墳地而後自家占據。皇帝聽説，生氣地説："這人不能讓他執掌朝政。"李義琰害怕，以有病爲由請求退休，升任銀青光禄大夫，同意退休，於是返回鄉里。公卿以下全在通化門外爲他餞行，當時人把他比作漢代的疏廣。垂拱初年，起用爲懷州刺史，自己認爲曾違背武后的意願，辭讓不去就任，去世。

兒子李巢，幼年時豪爽英俊，善於騎馬射箭，却不拘細節。李義琰曾經管束他，斷絶他的交游。後來逃到京城，獻書陳述利害。拜授監察御史，和李義府一同審訊柳奭、韓瑗獄案，升任殿中侍御史。上書觸犯旨意，貶任龍編主簿。

李義琰同曾祖的弟弟李義琛。李義琛考中進士科，歷任監察御史。貞觀年間，文成公主貢獻金器，在岐州遇上盗賊被偷，案犯的名字不能知道。太宗召集衆御史來，看着李義琛説："這人秀美挺拔，可以委派他追捕犯人。"李義琛前往，幾天就捕獲盗賊。皇帝非常高興，爲他加官七階。當初，李義琰出使高麗，其王坐在榻上召見，李義琰不拜，説："我，是天子的使臣，可以相當於小國的君主，怎麽可以這樣傲慢地接見我？"高麗王無話可答，爲李義琰加禮。等李義琛再出使時，高麗國王也是坐着召見他，李義琛匍匐拜伏。當時人由此看出兄弟倆人的優劣。

多次遷任做到刑部侍郎。任雍州長史，當時關輔大饑荒，下詔貧困之人到商、鄧就食，李義琛害怕百姓流轉遷徙不回來，上疏堅决争執。貶任黎州都督，官位終於岐州刺史。

兒子李綰，任柏人令，有仁政，本縣人爲他建立祠堂。

上官儀，字游韶，是陝州陜人。父親上官弘，爲隋朝江都宫副監，大業末年，被陳稜所殺。

當時上官儀年幼，左右的人將他藏起來幸免，冒穿僧人服裝。漸漸精於做文章，博通典籍。貞觀初年，考中進士科，召入拜授弘文館直

書郎。太宗每屬文，遣儀視稿，宴私未嘗不預。轉起居郎。高宗即位，爲秘書少監，進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時以雍州司士參軍韋絢爲殿中侍御史，或疑非遷，儀曰："此野人語耳。御史供奉赤墀下，接武夔龍，簉羽鵷鷺，豈雍州判佐比乎?"時以爲清言。儀工詩，其詞綺錯婉媚。及貴顯，人多效之，謂爲"上官體"。

學士。升任秘書郎。太宗每次寫文章，派上官儀審視草稿，每次宴會上官儀未曾不參加。轉任起居郎。高宗即位，任秘書少監，進升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當時使雍州司士參軍韋絢任殿中侍御史，有人懷疑不是升遷，上官儀說："這是鄉野農夫的話罷了。御史供奉在皇宮之中，接近聖上，儀仗隊列整齊朝官班行有序，難道是雍州判佐能比的嗎?"當時人認爲他的談論貼切。上官儀擅長作詩，詩作詞語綺錯婉媚。他顯貴以後，人們多仿效他的詩，稱作"上官體"。

麟德元年，坐梁王忠事下獄死，籍其家。初，武后得志，遂牽制帝，專威福，帝不能堪；又引道士行厭勝，中人王伏勝發之。帝因大怒，將廢爲庶人，召儀與議。儀曰："皇后專恣，海内失望，宜廢之以順人心。"帝使草詔。左右奔告后，后自申訴，帝乃悔；又恐后怨恚，乃曰："上官儀教我。"后由是深惡儀。始，忠爲陳王時，儀爲諮議，與王伏勝同府。至是，許敬宗構儀與忠謀大逆，后志也。自褚遂良等元老大臣相次屠覆，公卿莫敢正議，獨儀納忠，禍又不旋踵，由是天下之政歸於后，而帝拱手矣。

麟德元年，因梁王李忠事件被捕入獄死去，抄没他家。當初，武后得志後，就牽制皇帝，擅自作威作福，皇帝不能忍受；又引用道士舉行厭勝之事，宦官王伏勝揭發。皇帝因此大怒，準備廢爲庶人，召上官儀商議。上官儀說："皇后專權放縱，天下人失望，應該廢除她以順應人心。"皇帝讓上官儀起草詔書。左右的人飛快告訴皇后，皇后親自申辯解釋，皇帝於是後悔；皇帝又害怕皇后怨恨，就說："上官儀教我。"皇后由此深恨上官儀。開始，李忠爲陳王的時候，上官儀任諮議，和王伏勝同在王府。到這時，許敬宗誣陷上官儀和李忠謀劃反叛，這是皇后的意思。自褚遂良等元老大臣相繼屠殺覆滅，公卿不敢提出公正的議論，惟獨上官儀獻納忠言，禍患又接踵而至，從此國家的大政歸於皇后，而皇帝拱手相讓了。

子庭芝，歷周王府屬，亦被殺。庭芝女，中宗時爲昭容，追贈儀爲中書令、秦州都督、楚國公；庭芝黄門侍郎、岐州刺史、天水郡公，以禮改葬。

兒子上官庭芝，歷任周王府屬，也被殺。上官庭芝的女兒，中宗時爲昭容，追贈上官儀爲中書令、秦州都督、楚國公；追贈上官庭芝黄門侍郎、岐州刺史、天水郡公，以禮改葬。

贊曰：高宗之不君，可與爲治邪？内牽嬖陰，外劫讒言，以无忌之親，遂良之忠，皆顧命大臣，一旦誅斥，忍而不省。反天之剛，撓陽之明，卒使牝咮鳴辰，胙移后家，可不哀哉！天以女戎間唐而興，雖義士仁人抗之以死，决不可支。然瑗、濟、

贊曰：高宗喪失爲君之道，可以和他治理國家嗎？他内受女人牽制，外聽信讒言，以長孫无忌的至親，褚遂良的忠誠，他們都是顧命大臣，一旦誅殺貶斥，殘忍而不反省。反天之剛，撓陽之明，終於使母鷄報曉，皇權移入皇后之家，怎不悲哀啊！上天興起女主執政穿插在大唐王朝之中，即使是仁人義士以死來抗争，也决不可改

義琰、儀四子可謂知所守矣。噫，使長孫不逐江夏、害吴王，褚不譖死劉洎，其盛德可少訾乎！

變。然而韓瑗、來濟、李義琰、上官儀四位先生可以説是知道忠於職守了。唉，假使長孫无忌不斥逐江夏王、陷害吴王，褚遂良不誣陷害死劉洎，他們的高尚品德可以少一點兒非議啊！



# 唐書卷一百六

## 列傳第三十一

### 杜二崔高郭趙楊盧二劉李孫邢列傳

**杜正倫**

杜正倫，相州洹水人。隋世重舉秀才，天下不十人，而正倫一門三秀才，皆高第，爲世歆美。調武騎尉。太宗素知名，表直秦王府文學館。貞觀元年，魏徵薦其才，擢兵部員外郎。帝勞曰："朕舉賢者，非朕獨私，以能益百姓也。我於宗姬故人，苟無能，終不得任。卿宜思有以稱吾舉者。"俄遷給事中，知起居注。帝嘗曰："朕坐朝，不敢多言，必待有利于民，乃出諸口。"正倫曰："臣職左史，陛下一言失，非止損百姓，且筆之書，千載累德。"帝悅，賜綵段二百。進累中書侍郎。與韋挺、虞世南、姚思廉論事稱旨，帝爲設宴具，召四人者，謂曰："我聞神龍可擾以馴，然頷有逆鱗，嬰者死，人君亦有之。卿屬遂犯吾鱗，裨闕失，朕其慮危亡哉！思卿至意，故舉酒以相樂也。"各賜帛有差。

杜正倫，是相州洹水人。隋代注重秀才科，考中者天下不到十人，然而杜正倫一家有三位秀才，全都考中高等，受到世人的羨慕和贊美。調任武騎尉。太宗很早就聽説他的名聲，上表召他入值秦王府文學館。貞觀元年，魏徵推薦他有才能，升任兵部員外郎。皇帝勉勵他説："朕選拔賢才，不是朕个人喜好，而是因爲能對百姓有益。我對宗親和舊人也是一樣，如果他們没有才能，最終不會任用。卿應該想着有所作爲以不負我對你的選拔。"不久遷任給事中，主持起居注事。皇帝曾經説："朕坐在朝堂，不敢多講話，必須是對百姓有利，纔敢説出口。"杜正倫説："臣位居左史，陛下一言有失，不僅損害百姓，而且記入史書，千年以後拖累聖德。"皇帝十分高興，賜給他彩色織物二百段。多次進升任中書侍郎。和韋挺、虞世南、姚思廉論事符合皇上旨意，皇帝爲他們設宴，召見四人，對他們説："我聽説神龍可以馴服，然而它的頷下長有逆鱗，觸犯逆鱗者死，人君也有這種情況。衆卿觸犯我的逆鱗，補救我的過失，朕還會擔心危亡嗎！想到衆卿的誠意，所以設酒宴來同樂。"每人賞賜帛不等。

太子監國，詔正倫行左庶子，兼崇賢館學士。帝謂正倫："吾兒幼，未有就德，我常物物戒之。今當監國，不得朝夕見，故輟卿於朝以佐太子。慎之勖之。"它日又言："朕年十

太子代行主持國事，詔令杜正倫任左庶子，兼任崇賢館學士。皇帝對杜正倫説："我兒年幼，没有形成完美的品德，我總是事事告誡他。如今他擔當代行主持國事的大任，不能朝夕相見，所以停止卿在朝廷的職務以便輔佐太子。你一定要

八，猶在人間，情僞無不嘗；及即位，處置有失，必待諫，乃釋然悟，況太子生深宮不及知邪？且人主不可自驕，今若詔天下，敢諫者死，將無復發言矣。故朕孜孜延進直言。卿其以是曉太子，冀裨益之。”擢中書侍郎，封南陽縣侯，仍兼太子左庶子。出入兩宮，典機密，以辦治稱。後太子稍失道，帝語正倫：“太子數私小人，卿可審喻之，教而不徙，其語我來。”故正倫顯諫無所避。太子不從，輒道帝語督切，太子即表聞。帝責曰：“何漏泄我語？”對曰：“開示不入，故以陛下語怖之，冀當反善。”帝怒，出爲穀州刺史，再貶交州都督。太子廢，坐受金帶，流驩州。久之，授郢、石二州刺史。

謹慎努力。”過了幾天又說：“朕年十八，還生活在民間，世上真假無不親身經歷；即位以後，處置有失誤，必須待人勸諫，纔恍然醒悟，何況太子生長在深宮不懂世事呢？而且君主不能驕傲，現在如果詔令天下，敢上諫者死，將不會有人再說話了。所以朕孜孜不倦地讓人進諫直言。卿要用此來開導太子，希望能够對他有所幫助。”提升他爲中書侍郎，封南陽縣侯，并兼任太子左庶子。出入皇宮和東宮，執掌機密，以辦事精明著稱。後來太子逐漸品行不端，皇帝告訴杜正倫説：“太子經常親近小人，卿要勸誡他，教導他而他不改正，就告訴我。”所以杜正倫大膽勸諫無所顧忌。太子不聽，就轉述皇帝的話來督勸他，太子隨即上表奏聞。皇帝責問他說：“爲何泄露我的話？”杜正倫回答説：“教導他而他聽不進去，所以用陛下的話來嚇他，希望他能棄惡從善。”皇帝生氣了，將他貶出朝任穀州刺史，又貶任交州都督。太子被廢，杜正倫因接受金帶，被流放驩州。很久以後，授任郢、石二州刺史。

顯慶元年，擢黄門侍郎，兼崇賢館學士，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又兼度支尚書，仍知政事。遷中書令，封襄陽縣公。初，正倫已通貴，李義府官尚微，及同執政，不能下。中書侍郎李友益，義府族也，晚附正倫，同摭義府釁缺。義府使人告正倫、友益交通罔上，有異計。高宗惡之，出正倫爲横州刺史，流友益峰州。正倫卒于貶。

顯慶元年，升任黄門侍郎，兼任崇賢館學士，進職同中書門下三品。又兼任度支尚書，并主持政事。遷任中書令，封襄陽縣公。起初，杜正倫已經顯貴，李義府的官位還低，等到一同執政，心下不服。中書侍郎李友益，是李義府的同族，後來依附杜正倫，一同挑剔李義府的過失。李義府命人控告杜正倫、李友益互相勾結欺瞞皇上，暗懷異謀。高宗憎恨他，貶杜正倫出朝任横州刺史，將李友益流放峰州。杜正倫死於貶所。

正倫與城南諸杜昭穆素遠，求同譜，不許，銜之。諸杜所居號杜固，世傳其地有壯氣，故世衣冠。正倫既執政，建言鑿杜固通水以利人。既鑿，川流如血，閲十日止，自是南杜稍不振。正倫工屬文，嘗與中書舍人董思恭夜直，論文章。思恭歸，謂人曰：“與杜公評文，今日覺吾文頓進。”無子，以兄子志静爲嗣。

杜正倫和城南衆杜姓宗族關係本來疏遠，請求與他們聯宗，没有被對方答應，因而懷恨在心。衆杜姓所居之地號稱杜固，世人相傳此地有興旺發達的地氣，所以世代爲官紳。杜正倫執政後，建議開鑿杜固通水以利百姓。開通以後，水流如血，過十多天纔停止，從此城南杜姓逐漸衰落。杜正倫善寫文章，曾經和中書舍人董思恭夜晚當值，談論文章。董思恭回府後，對人說：“和杜公評論文章，今天發覺我的文章頓有長進。”没有兒子，以哥哥的兒子杜志静爲嗣。

從子求仁、從孫咸皆顯名。

侄子杜求仁、侄孫杜咸都有名氣。

杜求仁

求仁有雅才。永淳中，授監察御史，坐事爲黝令。與徐敬業舉兵，爲興復府左長史，死于難。

杜求仁才華很高。永淳年間，授任監察御史，因事貶任黝縣令。和徐敬業一同起兵，任興復府左長史，死於難。

杜咸

咸擢進士第。累遷右臺監察御史。牂柯反，咸監軍出討。賊保壘自固，道荒漫，師不能進。咸乃息士，示不欲戰，陰伺之。時旱暑風熾，咸縱火，噪而前，賊眩怖相失，自騰踐死，擒其酋，遂平之。遷侍御史，出爲汾州長史。開元中，爲河北按察使。坐用法深，貶睦州司馬。

杜咸考中進士科。多次升遷擔任右臺監察御史。牂柯反叛，杜咸任監軍出征討伐。賊人據城壘自守，道路上雜草叢生，軍隊不能前進。杜咸下令士兵休息，做出不想交戰的假象，暗中等待時機。這時天旱暑熱風力很猛，杜咸放火，呐喊向前，賊人慌亂恐怖不能互相照應，自相踐踏而死，生擒叛賊首領，於是平定叛亂。遷任侍御史，出任汾州長史。開元年間，任河北按察使。因用法過於嚴峻獲罪，貶任睦州司馬。

**崔知温**　崔知悌

崔知温，字禮仁，許州鄢陵人。仕爲左千牛，稍遷靈州司馬。境有渾、斛薩萬帳，數擾齊民，農皆釋耒習騎射以捍賊。知温表徙河北，虜不樂遷，將軍契苾何力爲言，乃止。知温固請，疏十五報，卒徙河北，自是人得就耕。渾、斛薩至徙地，顧善水草，亦忘遷。後入朝，過州，謝曰："初徙且怨公，今地膏腴，衆孳夥，更荷公恩。"皆再拜。

崔知温，字禮仁，是許州鄢陵人。入仕任左千牛，逐漸升遷爲靈州司馬。境内有渾、斛薩一萬帳，多次侵擾百姓，農民都放下農具練習騎射來抵禦賊虜。崔知温上表請求將渾、斛薩遷往河北，虜人不願意遷徙，將軍契苾何力爲他們上言，於是作罷。崔知温執意請求，上疏十五次得到批准，終於將他們遷到河北，從此百姓纔得以從事農耕。渾、斛薩到了遷徙之地，看到水草豐美，也忘了遷徙之苦。後來崔知温入朝，途經該州，他們致謝説："當初遷徙時還怨恨公，如今土地肥沃，人口增長很多，轉而感謝公的恩德。"都行再拜之禮。

四遷蘭州刺史。党項羌三萬入寇，州兵寡，衆懼，莫知所出。知温披闔不設備，羌怪之，不敢進。俄會將軍權善才率兵至，大破其衆。善才欲遂窮追取之，知温曰："古善戰弗逆奔，且谿谷複深，草木荒延，萬分一有變，不可悔。"善才曰："善。"分降口五百贈知温，辭曰："我議公事，圖私利邪?"

經四次遷官任蘭州刺史。党項羌三萬人入侵，州裏軍隊少，衆人害怕，不知如何是好。崔知温大開城門不設警備，羌人感到奇怪，不敢進城。不久將軍權善才率兵來到，大敗羌衆。權善才打算窮追攻取，崔知温説："古代善戰的人不追敗兵，况且河谷深險，草木叢生，萬一有變，追悔不及。"權善才説："您説得對。"分出五百投降的羌人贈給崔知温，他辭謝説："我所議的是公事，難道爲圖私利嗎?"

累遷尚書左丞，轉黄門侍郎，修國史。永隆初，以秩卑，特詔同門下

多次遷任爲尚書左丞，轉任黄門侍郎，修國史。永隆初年，因官階較低，皇帝特意下詔讓他

三品，兼修國史。遷中書令。卒，年五十七，贈幽州大都督，謚曰忠。

子泰之，開元時，爲工部尚書。

諤之，爲將作少匠，與誅二張功，封博陵縣侯，實封户二百，終少府監。

兄知悌，亦至中書侍郎。與戴至德、郝處俊、李敬玄等同賜飛白書贊，而知悌、敬玄以忠勤見表。遷尚書左丞。裴行儉之破突厥，斬泥孰匐，殘落保狼山，詔知悌馳往定襄慰將士，佐行儉平遺寇，有功。終户部尚書。

同門下三品，兼修國史。遷任中書令。去世，終年五十七歲，追贈幽州大都督，謚號叫忠。

兒子名泰之，開元時，任工部尚書。

兒子崔諤之，任將作少匠，參預誅殺二張有功，封博陵縣侯，實封二百户，官位終於少府監。

哥哥知悌，也做到中書侍郎。和戴至德、郝處俊、李敬玄等人同時蒙賜飛白書贊，崔知悌、李敬玄因忠誠勤勉受到表彰。遷任尚書左丞。裴行儉打敗突厥，殺死泥孰匐，殘部保守狼山，詔令崔知悌馳往定襄慰問將士，輔助裴行儉平定餘寇，立下戰功。官位終於户部尚書。

## 高智周　*石仲覽*

高智周，常州晉陵人。第進士，補越王府參軍。遷費令，與丞、尉均取俸，民安其化，刻石頌美。入擢秘書郎、弘文館直學士。嘗覆弈、誦碑，無謬者。三遷蘭臺大夫。孝敬在東宫，與司文郎中賀敳、司經大夫王真儒并爲侍讀，得告還鄉里。嘆曰："進不知退，取禍之道也。"即移病去。

俄拜壽州刺史，其治尚文雅，行部，先見諸生，質經義及政得失，既乃録獄訟，考耕餉勤墮，以爲常。遷正諫大夫、黄門侍郎。儀鳳初，進同中書門下三品。遷太子左庶子。是時崔知温、劉景先修國史，故智周與郝處俊監莅。久之，罷爲御史大夫，與薛元超、裴炎同治章懷太子獄，無所同異，固表去位。高宗美其概，授右散騎常侍。請致仕，聽之。卒，年八十二，贈越州都督，謚曰定。

高智周，是常州晉陵人。考中進士科，授任越王府參軍。遷任費令，與丞、尉平均分配俸禄，百姓安於他的教化，刻石立碑歌頌善政。召入朝升任秘書郎、弘文館直學士。曾經蒙上眼睛下棋、背誦碑文，毫無差錯。經三次升遷擔任蘭臺大夫。孝敬皇帝做太子時，他與司文郎中賀敳、司經大夫王真儒一同擔任侍讀，得以告假回到鄉里，他感嘆地説："進而不知退，是取禍之道。"隨即上書稱病辭職。

不久拜授壽州刺史，他治政崇尚文雅，巡察屬地時，首先會見州學和縣學的學生，考查經文并詢問政事得失，然後纔依次審案，考察耕作和納税的勤怠與否，成爲常例。遷任正諫大夫、黄門侍郎。儀鳳初年，進升同中書門下三品。遷任太子左庶子。當時崔知温、劉景先修國史，所以派高智周和郝處俊負責監修。過了一段時間，罷相任御史大夫，與薛元超、裴炎一同審理章懷太子一案，不表示異同，上表堅決請求離職。高宗贊美他的風範，授他任右散騎常侍。他請求退休，皇上允許。去世，終年八十二歲，追贈越州都督，謚號叫定。

智周始與郝處俊、來濟、孫處約共依江都石仲覽。仲覽傾産結四人歡，因請各語所期。處俊曰："丈夫惟無仕，仕至宰相乃可。"智周、濟

高智周起初和郝處俊、來濟、孫處約都依附江都人石仲覽。石仲覽傾家産與四人結歡，於是請他們各自講出自己的願望。郝處俊説："大丈夫要麽不入仕，要入仕就要做到宰相纔行。"高

如之。處約曰："得爲舍人，在殿中周旋吐納可也。"仲覽使相工視之，工語仲覽曰："高之貴，君不及見之。來早顯而末躓，高晚顯而壽。吾聞速登者易顛，徐進者少患，天道也。"後濟居吏部，處約以瀛州參軍入調，濟曰："如志。"擬通事舍人。畢，降階勞問平生。既仲覽卒，而濟等益顯。

智周、來濟和他一樣。孫處約說："能做到舍人，在殿中周旋議論也可以了。"石仲覽讓相士爲他們看相，相士對石仲覽說："高智周的富貴，你是來不及看到的。來濟早年顯貴而晚年落敗，高智周晚年顯貴并且長壽。我聽說升得快的人容易跌倒，進身慢的人災難少，這是天道。"後來來濟官居吏部，孫處約從瀛州參軍入朝選官調職，來濟說："滿足你的願望了。"授任他爲通事舍人。之後，走下臺階敘說詢問經歷。不久石仲覽死去，而來濟等人更加顯貴。

智周所善義興蔣子慎，有客嘗視兩人，曰："高公位極人臣，而嗣少弱；蔣侯宦不達，後且興。"子慎終達安尉。其子繪往見智周，智周方貴，以女妻之。生子挺，歷湖、延二州刺史。生子洌、渙，皆擢進士。洌爲尚書左丞。渙，永泰初歷鴻臚卿，日本使嘗遺金帛，不納，唯取箋一番，爲書以貽其副云。挺之卒，洌兄弟廬墓側，植松柏千餘。渙終禮部尚書，封汝南公。洌子鍊，渙子銖，又有清白名。而高氏後無聞。

高智周與義興人蔣子慎關係親近，有位客人曾經給二人看相，說："高公位極人臣，然而子嗣少而衰弱；蔣侯官位不顯達，但後代興盛。"蔣子慎官位終於達安尉。他的兒子蔣繪前往拜見高智周，高智周當時正顯貴，把女兒嫁給他。生兒子蔣挺，歷任湖、延二州刺史。蔣挺生兒子蔣洌、蔣渙，都考中進士科。蔣洌官任尚書左丞。蔣渙，永泰初年任鴻臚卿，日本使者曾送金帛給他，他不接受，衹收下一張箋紙，寫字贈給日本副使。蔣挺死後，蔣洌兄弟在墓旁修建茅屋守喪，種了一千多株松柏。蔣渙官位終於禮部尚書，封汝南公。蔣洌之子蔣鍊，蔣渙之子蔣銖，又都享有清白聲譽。而高氏後嗣没有名聲。

## 郭正一

郭正一，定州鼓城人。貞觀時，由進士署第，歷中書舍人、弘文館學士。永隆中，遷秘書少監，檢校中書侍郎，詔與郭待舉、岑長倩、魏玄同并同中書門下承受進止平章事。平章事自正一等始。永淳中，真遷中書侍郎。執政久，明習故事，文辭詔敕多出其手。

郭正一，是定州鼓城人。貞觀時，考中進士科入仕，歷任中書舍人、弘文館學士。永隆年間，遷任秘書少監，檢校中書侍郎，詔令和郭待舉、岑長倩、魏玄同一齊同中書門下承受進止平章事，平章事從郭正一等人開始。永淳年間，正式遷任中書侍郎。他執政時間很長，明練通曉舊事，文辭詔令大都由他起草。

劉審禮與吐蕃戰青海，大敗。高宗召群臣問所以制戎，正一曰："吐蕃曠年梗寇，師數出，坐費糧貲。近討則喪威，深入則不能得其巢穴。今上策莫如少募兵，且明烽候，勿事侵擾，須數年之遲，力有餘，人思戰，一舉可破矣。"劉齊賢、皇甫文亮等

劉審禮和吐蕃在青海交戰，大敗。高宗召見群臣詢問制服吐蕃的方略，郭正一說："吐蕃長年侵犯，軍隊多次出動，徒然浪費糧食物資。在近處討伐有喪國威，深入討伐又不能攻占它的巢穴。如今的上策不如少募兵士，嚴格實施烽火報警和偵察制度，不要進行侵擾，等待幾年之後，力量有餘，百姓思戰，一舉就可將吐蕃打敗了。"

議，亦與正一合，帝納之。

劉齊賢、皇甫文亮等人建議，也與郭正一相同，皇帝采納。

武后專國，罷爲國子祭酒，出檢校陝州刺史。與張楚金、元萬頃皆爲周興所誣構，殺之，籍入其家，妻息流放。文章無存者。

武后專斷國政，他被罷相任國子祭酒，出任檢校陝州刺史。和張楚金、元萬頃都受到周興的誣陷，被殺害，全家被抄没，妻子兒女遭到流放。他的文章没有保留下來。

**趙弘智**　趙來章

趙弘智，河南新安人，元魏車騎大將軍肅之孫。蚤喪母，事父篤孝。通書傳，仕隋爲司隸從事。武德初，大理卿郎楚之白爲詹事府主簿。太宗時，豫論撰，録勤，繇太子舍人進黄門侍郎，兼弘文館學士。移病出爲萊州刺史，稍遷太子右庶子。父事兄弘安，俸禄歸之，不敢私。弘安卒，哀慟過期，奉嫂謹甚，撫兄子慈均所生。會太子廢，免官。俄拜光州刺史。永徽初，入爲陳王師。講《孝經》百福殿，於是宰相、弘文館學士、太學生皆在，弘智舉五孝，諸儒更詰辨，隨問酬悉，舌無留語。高宗喜曰：“試爲我陳經之要，以輔不逮。”對曰：“‘天子有争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願以此獻。”帝悦，賜絹二百、名馬一。四年，進國子祭酒，仍爲學士。卒，年八十二，謚曰宣。弘安亦終國子祭酒。

趙弘智，河南新安人，是元魏車騎大將軍趙肅的孫子。早年死了母親，事奉父親極爲孝順。通曉書傳，在隋朝任司隸從事。武德初年，大理卿郎楚之上表任他爲詹事府主簿。太宗時，參預討論撰述事宜，工作勤奮，由太子舍人進升爲黄門侍郎，兼任弘文館學士。作書稱病出任萊州刺史，不久遷任太子右庶子。事奉兄長趙弘安就像事奉父親一樣，俸禄交給兄長，不敢私留。趙弘安去世，哀傷超出喪期，事奉嫂嫂非常恭謹，撫養侄子與親子一樣慈愛。適逢太子被廢，他被免官。不久拜授光州刺史。永徽初年，召入朝任陳王師。在百福殿講授《孝經》，當時宰相、弘文館學士、太學生都在座，趙弘智列舉五孝，衆儒生又相繼質問辯論，他隨問隨答，不加思索隨口而出。高宗高興地説：“請爲我陳述經文的要旨，來匡救我的不足之處。”他回答説：“‘天子有七個敢直言的大臣，雖然統治不道，也不會失去天下。’願把這話獻給皇上。”皇帝高興，賜絹二百段、名馬一匹。四年，進升國子祭酒，仍爲學士。去世，終年八十二歲，謚號叫宣。趙弘安的官位也終於國子祭酒。

曾孫矜，舉明經，調舞陽主簿，吴少誠反，以縣歸，徙襄城主簿，賜牙緋。歷襄陽丞。客死柳州，官爲斂葬。後十七年，子來章始壯，自襄陽往求其喪，不得，野哭。再閲旬，卜人秦誗爲筮曰：“金食其墨，而火以貴。其墓直丑，在道之右，南有貴神，冢土是守。宜遇西人，深目而髯，乃其得實。”明日，有老人過其所，問之，得矜墓，直社北，遂歸葬弘安墓次。時人哀來章孝，皆爲出涕

曾孫名矜，考中明經科，調任舞陽主簿，吴少誠謀反，他率本縣投歸朝廷，移任襄城主簿，賜給象牙手板和紅色官服。歷任襄陽丞。旅居柳州而死，官府爲他收殮埋葬。十七年後，兒子趙來章長大成人，從襄陽前往柳州尋找父親的喪柩，没有找到，在野外號哭。又過了十天，占卜人秦誗爲他占卜算卦説：“卦象顯示在金方，火方爲貴。墓當丑位，在道路的右邊，南部有位貴神，守護墳墓。應遇上西方人，眼睛深陷滿臉鬍鬚，纔可得知實情。”第二天，有個老人經過他的住所，向他詢問，得知趙矜墓地，正在社神廟

云。

北，於是運歸葬在趙弘安墓旁。當時人們悲傷於趙來章的孝順，都感動得流下眼淚。

### 崔敦禮

崔敦禮，字安上。祖仲方，在隋爲禮部尚書。其先，博陵著姓，魏末，徙爲雍州咸陽人。

敦禮涉書傳，以節義自將。武德中，官通事舍人。善辭令進止，觀者皆竦。嘗持節幽州召廬江王瑗，瑗已舉兵，執之，脅問朝廷事，敦禮不爲言，太宗壯之。還，除左衛郎將，賜金幣良馬。擢中書舍人，四遷兵部侍郎。出爲靈州都督。召還，拜兵部尚書。詔撫輯回紇、鐵勒部姓，會薛延陀寇邊，與李勣合兵破之，置祁連州處其餘衆。瀚海都督回紇吐迷度爲下所殺，詔往綏定，立其嗣而還。敦禮通知四夷情僞，其少，慕蘇武爲人，故屢使突厥，前後建明，允會事機。

崔敦禮，字安上。祖父名仲方，在隋時任禮部尚書。他的祖先，是博陵大姓，魏末，遷徙成爲雍州咸陽人。

崔敦禮涉獵書傳，把節義作爲處世原則。武德年間，官任通事舍人。善於辭令奏對，見者都肅然起敬。曾經持符節到幽州召廬江王李瑗入朝，李瑗已經起兵，抓住他，逼問朝廷情況，崔敦禮拒不回答，太宗贊賞他有膽氣。出使返回，被授任左衛郎將，賜給金幣良馬。升任中書舍人，經四次升遷擔任兵部侍郎。出任靈州都督。被召回朝廷，拜授兵部尚書。下詔令他安撫招降回紇、鐵勒部落，恰逢薛延陀侵犯邊境，和李勣合軍打敗薛延陀，設置祁連州安置薛延陀餘部。瀚海都督回紇吐迷度被部下殺死，詔令他前往安撫，立吐迷度的兒子繼位後返回。崔敦禮通曉四夷情況，他年輕時，仰慕蘇武的爲人，所以屢次出使突厥，前後建議合理，符合挫敗敵人的方針。

永徽四年，拜侍中，監修國史。累封固安縣公。進中書令兼檢校太子詹事。以久疾，自言不任事奉兩宮。更拜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弟餘慶，時爲定襄都督府司馬，召使侍疾。卒，年六十一。高宗爲舉哀東雲龍門，賻布、秘器尤厚，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大都督，謚曰昭，陪葬昭陵。餘慶位亦至兵部尚書。

永徽四年，拜授侍中，監修國史。幾次受封爲固安縣公。進升中書令兼任檢校太子詹事。因長期抱病，自言不能勝任奉事兩宮。改拜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弟弟崔餘慶，當時任定襄都督府司馬，召入京城讓他服侍疾病。去世，終年六十一歲。高宗在東雲龍門爲他舉行哀悼儀式，送給助喪錢帛、葬具十分優厚，追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大都督，謚號叫昭，陪葬昭陵。崔餘慶的官位也做到兵部尚書。

### 楊弘禮

楊弘禮，字履莊，隋尚書令素弟之子。雅與玄感不咸，表其必亂。玄感誅，父岳繫長安獄，煬帝使赦之，比至，岳已死。高祖即位，以素有功于隋，詔弘禮襲清河郡公，除太子通事舍人。貞觀中，累遷中書舍人。

楊弘禮，字履莊，是隋朝尚書令楊素弟弟的兒子。本與楊玄感不和，上表說他一定會造反。楊玄感被殺後，父親楊岳被關在長安監獄裏，煬帝派人赦免他，等使者到達時，楊岳已經死了。高祖即位，因楊素對隋室有功，詔令楊弘禮繼承清河郡公的爵位，授任太子通事舍人。貞觀年間，多次升遷爲中書舍人。

太宗征遼東，拜兵部侍郎。駐蹕

太宗出征遼東，拜授他爲兵部侍郎。駐蹕一

之役，領步騎二十四軍跳出賊背，所向摧靡。帝自山下望其衆，袍仗精整，人人盡力，壯之，謂許敬宗曰："越公兒郎，故有家風。"時宰相悉留定州輔皇太子，唯褚遂良、敬宗、弘禮掌行在機務。還，拜中書侍郎。遷司農卿。爲崑丘道副大總管，破處密，殺焉耆王，降駁支部，獲龜兹、于闐王，凱旋。會帝崩，大臣疾之，下遷涇州刺史。永徽初，追論其功，遷勝州都督，改太府卿。卒，贈蘭州都督，謚曰質。

弟弘武。

**楊弘武**

弘武少修謹。永徽中，累爲吏部郎中、太子中舍人。高宗東封泰山，自荆州司馬擢司戎少常伯，從帝。還，詔補授吏部五品官，遷西臺侍郎。帝嘗讓曰："爾在戎司，授官多非其才，何邪?"弘武曰："臣妻剛悍，此其所屬，不敢違。"以諷帝用后言也。帝笑不罪。乾封二年，同東西臺三品。弘武無它才，特謙慎自守，然居職以清簡稱。卒，贈汴州刺史，謚曰恭。

三子：元亨、元禧、元禕。

**楊元禧**

元禧爲尚舍奉御，善醫，武后所信愛。嘗忤張易之，易之奏"素在隋有逆節，子孫不可供奉"。后乃詔"素及兄弟有子若孫，不得任京官及侍衛"。貶元亨睦州刺史，元禧資州刺史，元禕梓州司馬。易之誅，復任京官，并至刺史。

**楊纂**

纂，字續卿，弘禮族父。大業時，第進士，爲朔方郡司法書佐。坐玄感近屬，廢居蒲城。高祖度河，上

戰，他率領步騎二十四軍繞到賊軍背後出擊，勢如破竹。皇帝從山下眺望他的部隊，兵器精良軍容嚴整，人人盡力，不由得十分贊賞，對許敬宗説："越公兒郎，仍有家風。"當時宰相都留在定州輔佐皇太子，衹有褚遂良、許敬宗、楊弘禮主持皇帝外出的臨時停駐之地的機務。軍隊返回，拜授中書侍郎。遷任司農卿。授任崑丘道副大總管，打敗處密，殺死焉耆王，降服駁支部，俘獲龜兹、于闐王，凱旋而歸。適逢皇帝去世，大臣忌妒他的功勞，被降職授涇州刺史。永徽初年，追論他的功績，升任勝州都督，改任太府卿。去世，追贈蘭州都督，謚號叫質。

弟弟名弘武。

楊弘武少年時品行端莊。永徽年間，歷任吏部郎中、太子中舍人。高宗到泰山封禪，從荆州司馬升任爲司戎少常伯，隨從皇帝封禪。返回，詔令授他任吏部五品官，升任西臺侍郎。皇帝曾責備他説："你在戎司時，授官有很多不合其才，爲什麽呢?"楊弘武説："臣的妻子十分强悍，這些人都是她囑托的，我不敢違抗。"以此來婉言批評皇帝聽從皇后的話。皇帝笑了没有治他的罪。乾封二年，同東西臺三品。楊弘武没有其他才能，衹是以謙虚謹慎自守，然而在官時因清廉簡明而爲人稱道。去世，追贈汴州刺史，謚號叫恭。

有三個兒子：楊元亨、楊元禧、楊元禕。

楊元禧任尚舍奉御，擅長醫道，受到武后的信任和寵愛。曾經得罪張易之，張易之奏稱"楊素在隋時有反叛行爲，子孫不可以供奉朝廷"。武后於是下詔"楊素及兄弟的子孫，不得擔任京城官員及侍衛"。貶楊元亨任睦州刺史，楊元禧任資州刺史，楊元禕任梓州司馬。張易之被殺後，他們又做了京城官員，都做到了刺史。

楊纂，字續卿，是楊弘禮的同族叔父。大業時，考中進士科，任朔方郡司法書佐。因是楊玄感近親受到連累，罷官住在蒲城。高祖渡過黄

謁長春宫。遷累侍御史。數上書言事，稱旨，除考功郎中。貞觀初，爲長安令，賜爵長安縣男。有告女子袁妖逆者，纂按之，情不得。袁敗，太宗惡其不忠，將殺之，中書令温彦博以過誤當宥，乃免。後爲吏部侍郎，有俗才，抑文雅，進黠吏，度時舞數以自進。終户部尚書，贈幽州都督，謚曰恭。

河，他到長春宫拜見。多次升遷擔任侍御史。幾次上書議論政事，符合旨意，拜授考功郎中。貞觀初年，任長安令，賜爵長安縣男。有人控告袁姓女子用妖術謀逆，楊纂審理此案，没有查實。袁女之事敗露，太宗惱恨他不忠誠，打算殺死他，中書令温彦博認爲他是失誤應當原諒，免去死罪。後來任吏部侍郎，才能平庸，壓制賢能，進用奸吏，看風使舵，玩弄條令來使自己進官。死時官任户部尚書，追贈幽州都督，謚號叫恭。

楊昉

纂從子昉，武后時爲肅機。宇文化及子訴治先蔭，昉方食，未即判，遽曰："肅機而未食，庸知天下有寃而求食乎?"昉怒，取牒署曰："父弑隋主，子訴隋資，可乎?"人服其敏。終工部尚書。

楊纂侄子名昉，武后時任肅機。宇文化及的兒子投訴要收回祖業，楊昉當時正在吃飯，没有立即判决，他就説："肅機還未吃飯，哪裏知道天下有含寃而求食的人呢?"楊昉生氣了，取出公文寫道："父親殺死隋主，兒子却上訴收回隋時財産，可以嗎?"人們佩服他機敏。官位終於工部尚書。

## 盧承慶

盧承慶，字子餘，幽州涿人，隋散騎侍郎思道之孫。父赤松，爲河東令，與高祖雅故，聞兵興，迎見霍邑，拜行臺兵部郎中，終率更令、范陽郡公。

盧承慶，字子餘，幽州涿人，是隋朝散騎侍郎盧思道的孫子。父親名赤松，任河東令，和高祖原有深交，聽説高祖起兵，到霍邑相迎晋見，拜授行臺兵部郎中，官爵終於率更令、范陽郡公。

承慶美儀矩，博學而才。少襲爵。貞觀初，爲秦州參軍，入奏軍事，太宗偉其辯，擢考功員外郎。累遷民部侍郎。帝問歷代户版，承慶叙夏、商至周、隋增損曲折，引據該詳，帝嗟賞。俄兼檢校兵部侍郎，知五品選。辭曰："選事在尚書，臣掌之爲出位。"帝不許，曰："朕信卿，卿何不自信?"歷雍州别駕、尚書左丞。

盧承慶儀容俊美舉止優雅，博學多才。少年時繼承爵位。貞觀初年，任秦州參軍，入朝陳奏軍事，太宗贊賞他的辯才，升任考功員外郎。多次遷任爲民部侍郎。皇帝詢問歷代户口數目，盧承慶叙述夏、商到北周、隋人口的增减及其原因，引據十分詳備，皇帝感嘆贊賞。不久兼任檢校兵部侍郎，掌管五品官員考選之事。他推辭説："考選是尚書省的事務，臣掌管考選就是越權。"皇帝不答應，説："朕信任卿，卿爲什麽不相信自己?"歷任雍州别駕、尚書左丞。

高宗永徽時，坐事貶簡州司馬。閱歲，改洪州長史。帝將幸汝湯泉，故拜汝州刺史。顯慶四年，以度支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坐調非法，免。俄拜潤州刺史。拜刑部尚書。以金紫光禄大夫致仕，卒。臨終，誡其子

高宗永徽時，因事貶任簡州司馬。一年以後，改任洪州長史。皇帝將到汝州温泉，因而拜授汝州刺史。顯慶四年，以度支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因籌劃和計算不合法度，被免官。不久拜授潤州刺史。任刑部尚書。以金紫光禄大夫退休，去世。臨終時，告誡兒子説："生死是自然

曰："死生至理，猶朝有暮。吾死，斂以常服，晦朔無薦牲，葬勿卜日，器用陶漆，棺而不槨，墳高可識，碑志著官號年月，無用虛文。"贈幽州都督，謚曰定。

規律，就像有朝就有暮一樣。我死以後，用普通的衣服裝殮，月末月初祭奠時不要用牲畜，下葬時不用占卜日期，隨葬品用陶器和漆器，棺材不加外槨，墳高可識即可，碑志中衹寫官職任期，不要有誇耀修飾的文字。"追贈幽州都督，謚號叫定。

初，承慶典選，校百官考，有坐漕舟溺者，承慶以"失所載，考中下"。以示其人，無愠也。更曰"非力所及，考中中"。亦不喜。承慶嘉之曰："寵辱不驚，考中上。"其能著人善類此。

起初，盧承慶主持考選事宜，審核百官考績，有個官員運糧船翻，盧承慶批示"損失所載貨物，考績爲中下"。讓那人看評語，那人不顯得懊喪。改爲"力所不及，考績爲中中"。那人也不表現欣喜。盧承慶贊揚説："寵辱不驚，考績爲中上。"他能表彰他人的長處都像這樣。

弟承業、承泰。承業繼爲雍州長史、尚書左丞，有能名。

弟弟名承業、承泰。盧承業接替他任雍州長史、尚書左丞，有能幹之名。

盧齊卿

承泰子齊卿，長安初，爲雍州參軍。武后詔長史薛季昶擇僚吏堪御史者，季昶訪於齊卿。齊卿白長安尉盧懷慎、李休光，萬年尉李乂、崔湜，咸陽丞倪若水，盩厔尉田崇璧，新豐尉崔日用。季昶用其言，後皆爲通顯巨人。及拜幽州刺史，而張守珪隸果毅，齊卿厚遇，曰："君十年至節度使。"已而果然。喜飲酒，逾斗不亂。寬厚樂易，士友以此親之。終太子詹事、廣陽縣公。

盧承泰的兒子名齊卿，長安初年，任雍州參軍。武后詔令長史薛季昶在下屬官吏中挑選能勝任御史的人，薛季昶向盧齊卿詢問。盧齊卿提出長安尉盧懷慎、李休光，萬年尉李乂、崔湜，咸陽丞倪若水，盩厔尉田崇璧，新豐尉崔日用。薛季昶采納他的意見，後來這幾個人都成了顯要的大人物。等他任幽州刺史時，張守珪隸屬果毅，盧齊卿對他十分優厚，説："你十年後當做節度使。"後來果然如此。他喜歡喝酒，過一斗不醉。寬厚和藹平易近人，士友因此親近他。官爵終於太子詹事、廣陽縣公。

承慶從孫藏用别有傳。

盧承慶侄孫名藏用另外有傳。

**劉祥道** 劉齊賢

劉祥道，字同壽，魏州觀城人。父林甫，武德時爲内史舍人，典機密，以才稱。與蕭瑀等撰定律令，著《律議》萬餘言。歷中書、吏部二侍郎，賜爵樂平縣男。唐沿隋制，十一月選集，至春停，日薄事叢，有司不及研諦。林甫建請四時聽選，隨到輒擬，於是官無滯人。始，天下初定，州府及詔使以赤牒授官，至是罷，悉集吏部調，至萬員，林甫隨才銓録，咸以爲宜，論者方隋高孝基。

劉祥道，字同壽，是魏州觀城人。父親名林甫，武德時任内史舍人，主管機密，因才能而受人稱道。與蕭瑀等人修撰制定律令，著《律議》一萬多字。歷任中書、吏部二侍郎，賜爵樂平縣男。唐朝沿襲隋代制度，十一月候補官員赴京城集中，到春季考選結束，時間短促而事務繁多，有關部門來不及仔細研究。劉林甫建議請求四時都可以考選，隨到隨注擬任用，於是官衙中没有滯留的官員。起初，天下剛剛平定，州府和皇帝特使填寫空白文書授官，到此時取消這些任命，他們都集中到吏部參加考選，人數多至萬

人，劉林甫按才考選録用，人們都認爲恰如其分，評論這事的人把他比做隋代的高孝基。

祥道少襲爵，歷御史中丞。顯慶中，遷吏部黄門侍郎，知選事。既世職，乃厘補敝闕，上疏陳六事：

劉祥道少年時繼承爵位，任御史中丞。顯慶年間，遷任黄門侍郎，主持考選事宜。繼承父親職位以後，就改革弊病補正缺陷，上疏陳奏六事：

一曰：今取士多且濫。入流歲千四百，多也；雜色入流，未始銓汰，濫也。故共務者，善人少，惡人多。臣謂應雜色進者，切責有司試判爲四等，第一付吏部，二付兵部，三付主爵，四付司勛。若坐負當責，雖經赦，仍配三司，不者還本貫，則官不雜矣。

第一説：如今取士多而且濫。由無品級進入有品級的官員每年一千四百人，這是病多；各種出身的人進入有品級之列，不經考選淘汰，這是病濫。所以參預處理政務的官員，好人少，壞人多。臣認爲所有各種出身而進入有品級之列的人，嚴格責成有關官員經考試評判後分爲四等，第一等交付吏部，第二等交付兵部，第三等交付主爵，第四等交付司勛。至於那些因有過錯應當責罰的人，雖經赦免，仍要交付御史大夫、中書、門下三司，未經赦免的放歸原籍，這樣選官就不會冗雜了。

二曰：内外官，一品至九品萬三千四百六十五員。大抵三十而仕，六十而退，取其中數，不三十年，存者略盡。若歲入流五百人，則三十年自相充補。况三十年外，在官猶多，不慮其少。今入流歲千四百，其倍兩之，又停選六七千人，復年别新加，其類寖廣，殆非經久之制。古者爲官擇人，不聞取人多而官少也。

第二説：内外官員，一品到九品有一萬三千四百六十五人。大致三十歲入仕，六十歲退休，取其中間數，不過三十年，現任官員大致用完。如果每年進入有品級的官員有五百人，那麽三十年間可以自相補充。何况三十年外，任職的人還很多，不用擔心人數不够。如今進入有品級的官員每年有一千四百人，是所需人數的兩倍，加上落選的六七千人，年復一年另外新增加的，這類人漸漸增多，實在不是長久之策。古代任官選人，没聽説録取人多而官員人少的情况。

三曰：永徽以來，在官者或以善政擢，論事者或以單言進，而庠序諸生未聞甄異，是奬勸之道未周也。

第三説：永徽年以來，在官的人或因有善政而得升遷，論事的人或因一句話便得進官，然而未曾聽過在學館的學生裏選拔録用俊才，説明奬勵制度不周全啊。

四曰：唐有天下四十年，未有舉秀才者，請自六品以下至草野，審加搜訪，無令赫赫之辰，斯舉遂絶。

第四説：唐朝擁有天下已四十年，没有人應考秀才科，請從六品以下直到草野百姓，認真加以搜訪，不要讓在顯赫光明之世，斷絶了這一科目。

五曰：唐、虞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二漢用人，亦久其職。

第五説：唐、虞三年考核政績，奬善罰惡。兩漢用人，也有久任一職的。如今任官

今任官率四考罷，官知秩滿，則懷去就；民知遷徙，則苟且。以去就之官，臨苟且之民，欲移風振俗，烏可得乎？請四考進階，八考聽選，以息迎新送故之弊。

一般經四次考核就離職另任，官員知道任期將滿，就産生去留之心；百姓知道官員要調换，就産生苟且姑息之念。用心懷去留之心的官員，治理心懷苟且之念的百姓，想要移風易俗，這哪裏可能呢？請求經過四次考核僅進加散階，經過八次考核再允許參加考選調官，以便革除迎新送舊的弊病。

六曰：三省都事、主事、主書，比選補，皆取流外有刀筆者，雖欲參用士流，率以儕類爲恥。前後相沿，遂成故事。且掖省崇峻，王言秘密，尚書政本，人物所歸，專責曹史，理有未盡，宜稍革之，以清其選。

第六説：三省的都事、主事、主書，到選補時，都選取没有品級的文案小吏，雖然想參用士流，但他們大多以和這些人同列爲耻。前後相沿，於是成爲慣例。況且宫廷崇峻威嚴，帝王之言機密，尚書省是政事根本，人物向往，完全任用這類小吏，於理不通，應逐漸加以改革，以便澄清尚書省的考選工作。

會中書令杜正倫亦言入流者衆，爲官人敝，乃詔與祥道參議，而執政憚改作，又以勛戚子進取無他門，遂格。

這時正好中書令杜正倫也提及進入有品級的官員太多，做官的人太濫，於是詔令他和劉祥道討論修改，然而宰相害怕改革，再加上勛戚子弟進取没有其他途徑，於是作罷。

稍遷司刑太常伯。每覆大獄，必歔欷累嘆。奏决日，爲再不食。詔巡察關内道，多振冤滯。兼沛王府長史。麟德元年，拜右相。祥道性審謹，居宰相，憂畏不自堪，數陳老病丐解。坐與上官儀善，罷爲司禮太常伯。高宗封泰山，有司請太常卿亞獻，光禄卿終獻。祥道建言："三代六卿重，故得佐祠。漢、魏以來，權歸臺省，九卿爲常伯屬官。今封岱大禮不以八坐，用九卿，無乃徇古名忘實事乎？"帝可其議，以司徒徐王元禮亞獻，祥道終獻。禮成，進爵廣平郡公。乾封元年，以金紫光禄大夫致仕。卒，年七十一，贈幽州都督，謚曰宣。

不久遷任司刑太常伯。每次審理大案，總要流淚一再嘆息。上奏判决的當天，爲此衹吃一頓飯。詔令他巡察關内道，多次昭雪冤案和裁斷久拖不决的案件。兼任沛王府長史。麟德元年，拜授右相。劉祥道性格周密謹慎，擔任宰相後，擔心害怕自己不能勝任，多次陳奏年老有病乞求解任。因爲與上官儀交好而受連累，罷相任司禮太常伯。高宗到泰山封禪，有關官員請求讓太常卿主持第二次獻祭，光禄卿主持最後一次獻祭。劉祥道上言説："三代時六卿權重，所以得以協助祭祀。漢、魏以來，大權歸了臺省，九卿成爲常伯屬官。如今封禪泰山的大禮不用尚書令、左右僕射及尚書，却用九卿，這難道不是衹因循古名而忽略現實嗎？"皇帝贊同他的主張，用司徒徐王李元禮主持第二次獻祭，劉祥道主持最後一次獻祭。封禪結束，他進爵爲廣平郡公。乾封元年，以金紫光禄大夫退休。去世，終年七十一歲，追贈幽州都督，謚號叫宣。

子齊賢，襲爵，繇侍御史出爲晋州司馬。帝以其方直，尊憚之。時將

兒子劉齊賢，繼承爵位，由侍御史出任晋州司馬。皇帝因他正直，對他既尊敬又害怕。當時

軍史興宗從獵苑中，言晉州出佳鷂，可捕取。帝曰："齊賢豈捕鷂人邪？卿安得以此待之？"累遷黄門侍郎，修國史。永淳元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后時，代裴炎爲侍中，辨炎不反，后怒，左遷普州刺史，道貶吉州長史。永昌中，爲酷吏所陷，繫州獄，自經死，没其家。建中三年，贈太子太保。

將軍史興宗在苑中侍從皇上打獵，説晉州出産良種鷂，可以捕取。皇帝説："劉齊賢豈是捕鷂的人嗎？卿怎能如此對待他？"多次升遷擔任黄門侍郎，修國史。永淳元年，進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后時，接替裴炎任侍中，爲裴炎辯解没有謀反，武后惱怒，降職授他任普州刺史，途中又貶任吉州長史。永昌年間，被酷吏陷害，關在州獄裏，上吊而死，全家被抄没。建中三年，追贈太子太保。

齊賢三世至兩省侍郎，典選。從父應道吏部郎中，從父弟令植禮部侍郎，凡八人前後歷吏部郎中、員外，世以爲罕。

劉齊賢祖孫三代官至兩省侍郎，主持考選。叔父劉應道任吏部郎中，堂弟劉令植任禮部侍郎，共有八人先後做了吏部郎中、員外，當世認爲罕見。

## 劉從一

令植孫從一，擢進士宏詞第，調渭南尉。雅爲常衮、盧杞所厚，薦授監察御史。普王討李希烈，表爲元帥判官。德宗居奉天，超拜刑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從幸梁州，改中書侍郎，帝遇之善。然無它材能，容身遠罪而已。貞元初，以疾自乞，罷爲户部尚書。卒，贈太子太傅。

劉令植的孫子名從一，考中進士宏詞科，調任渭南尉。很受常衮、盧杞的器重，舉薦他授任監察御史。普王討伐李希烈，上表任他爲元帥判官。德宗避居奉天，破格授任他爲刑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隨從皇上到梁州，改任中書侍郎，皇帝待他很好。然而没有其他才能，衹是明哲保身避免獲罪而已。貞元初年，因病主動請求免官，罷任户部尚書。去世，追贈太子太傅。

## 李敬玄

李敬玄，亳州譙人。該覽群籍，尤善於禮。高宗在東宫，馬周薦其材，召入崇賢館侍讀，假中秘書讀之。爲人峻整，然造請不憚寒暑。許敬宗頗薦延之。歷西臺舍人、弘文館學士。遷右肅機，檢校太子右中護。拜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兼檢校司列少常伯。時員外郎張仁禕有敏才，敬玄委以曹事，仁禕爲造姓歷、狀式、銓簿，鉗鍵周密，病心太勞死。敬玄因其法，衡綜有序。自永徽後，選員寖多，惟敬玄居職有能稱。性强記，雖官萬員，遇諸道，未嘗忘姓氏。有來訴者，口諭書判參舛及殿累本末無少繆，天下伏其明。杭州參軍徐太玄哀其僚張惠以贓抵死而惠母

李敬玄，是亳州譙人。博覽群書，尤其擅長禮儀。高宗做太子時，馬周推薦他有才能，召入宫中任崇賢館侍讀，借宫中藏書閲讀。爲人嚴肅，然而拜見權要不避寒暑。許敬宗極力推薦引進他。歷任西臺舍人、弘文館學士。遷任右肅機，檢校太子右中護。拜授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兼任檢校司列少常伯。當時員外郎張仁禕辦事機敏，李敬玄把本署事務交付給他，張仁禕編制姓氏秩序、行狀的格式、考選記録，規制周密，操勞過度而死。李敬玄沿用他的方法，選才授官有條不紊。從永徽年以後，候補官員漸漸增多，衹有李敬玄在職有能幹之稱。他記憶力極强，雖然選官萬人，道上相遇，不曾忘掉姓名。有人來投訴，他口述他們的書法和文理的錯誤及處理經過没有絲毫差錯，天下佩服他的精明。杭州參軍徐太玄憐憫同僚張惠因貪污犯死罪而張惠

老，乃詣獄自言與惠偕受，薄其罪，惠得不死，太玄坐免官十年。敬玄廉知之，擢爲鄭州司功參軍，後至秘書少監、申王師，以德行聞。其鑒拔率若此。

咸亨二年，轉中書侍郎。又改吏部，兼太子右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進吏部尚書。居選部久，人多附嚮。凡三娶皆山東舊族，又與趙李氏合譜，故臺省要職多族屬姻家。高宗知之，不能善也。儀鳳元年，拜中書令，封趙國公。

劉仁軌西討吐蕃，有所建請，敬玄數持異，由是有隙，因奏河西鎮守非敬玄不可。敬玄辭以非將帥才，且仁軌逞憾，故强臣以不能。帝厭之，因曰："仁軌若須朕，朕且行，卿安得辭?"乃拜洮河道大總管，兼鎮撫大使，檢校鄯州都督，統兵十八萬，代仁軌。與吐蕃將論欽陵戰青海，使劉審禮爲先鋒，鏖虜，敬玄按軍自如，審禮戰殁，尚首鼠不進。乃頓承風嶺，又阻溝淖，莫能前，賊屯高壓其營。偏將黑齒常之率死士夜擊賊，敬玄始得至鄯州。又戰湟川，遂大敗。數稱疾求罷歸，許之。既入見，不引謝，即還府視事。帝察實不病，貶衡州刺史。久之，遷揚州長史。卒官，贈兗州都督，謚曰文憲。撰次《禮論》及它書數十百篇。

母親年老，就投案自稱和張惠共同接受贓物，减輕他的罪責，張惠得以不死，徐太玄因此受牽連獲罪被免官十年。李敬玄通過查訪得知這事，提升他任鄭州司功參軍，後來做到秘書少監、申王師，以德行聞名。他賞識提拔人物大多是此類。

咸亨二年，轉任中書侍郎。又改任吏部，兼任太子右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晋升吏部尚書。他久任考選部門，人們都依附他。三次娶妻都是山東舊族，又和趙郡李氏聯宗，所以臺省要職很多都是他的同族和姻親之家。高宗知道此事，感到不快。儀鳳元年，拜任中書令，封趙國公。

劉仁軌西討吐蕃，有些建議請求，李敬玄幾次提出異議，因而産生矛盾，劉仁軌爲此上奏説河西鎮守事宜非李敬玄不能。李敬玄推辭説自己不是將帥之才，劉仁軌挾私報復，因而强迫臣做不能做到的事。皇帝討厭他，就説："劉仁軌如果需要朕去，朕就會前往，卿怎麽可以推辭?"於是拜授他爲洮河道大總管，兼任鎮撫大使，檢校鄯州都督，率兵十八萬，接替劉仁軌。與吐蕃大將論欽陵戰於青海湖，派劉審禮做先鋒，與敵苦戰，李敬玄按兵不動，劉審禮戰敗被俘，他仍然遲疑不進。進而駐軍在承風嶺，又受河溝泥沼所阻，不能前進，賊兵居高臨下進逼他的營地。偏將黑齒常之率敢死士兵乘夜襲擊賊軍，李敬玄纔得以到達鄯州。又在湟州作戰，又大敗。幾次稱病請求解職回朝，皇上同意。入朝拜見後，没有引咎謝罪，就回府處理政事。皇帝探明他實際上并没有生病，將他貶任衡州刺史。很久以後，調任揚州長史。死於任上，追贈兗州都督，謚號叫文憲。撰寫編定《禮論》以及其他論著數十百篇。

二子：思冲、守一。思冲，神龍初，歷工部侍郎、左羽林軍將軍，從節愍太子誅武三思，見殺，籍其家。守一鄠令。

孫紳別傳。

兩個兒子：李思冲、李守一。李思冲，神龍初年，歷任工部侍郎、左羽林軍將軍，隨從節愍太子討伐武三思，被殺，家被抄没。李守一任鄠縣令。

孫子名紳另外有傳。

李元素

敬玄弟元素，爲武德令。刺史李

李敬玄的弟弟名元素，任武德令。刺史李文

文暕橫調民黄金造常滿尊以獻，官屬無敢諫，元素固争，文暕爲少損，更以私財助之。延載初，繇文昌左丞遷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爲武懿宗所構，與綦連耀等同誅。神龍中，追洗其辜。

文暕强行徵調百姓的黄金製造常滿尊要進獻給皇上，官屬無人敢諫阻，李元素堅决反對，李文暕爲此降低了常滿尊的規格，改用私人財産營辦。延載初年，由文昌左丞升任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受到武懿宗的誣陷，和綦連耀同時被殺。神龍年間，爲他昭雪冤屈。

**劉德威**

劉德威，徐州彭城人。姿皃魁秀，有幹略。隋大業末，從裴仁基討淮賊，手劍賊酋，傳行在。後歸李密，密分麾下兵使守懷州。密降，俱入朝，授左武候將軍，封滕縣公。詔將兵擊劉武周，因判并州總管府司馬。裴寂失律，齊王元吉棄州遁，德威總留府事。賊薄城，民皆叛附賊，遂爲武周所獲，使率本部徇地浩州，得自拔歸，盡上賊中虚實，高祖嘉納，改彭城縣公。未幾，檢校大理少卿，從平洛陽，有功，轉刑部侍郎，加散騎常侍，妻以平壽縣主。

劉德威，是徐州彭城人。身材魁偉相貌英俊，富於才幹和謀略。隋朝大業末年，隨從裴仁基討伐淮賊，揮劍親手殺死賊帥，將首級傳送到皇帝外出的停駐之地。後來歸附李密，李密分手下軍隊給他讓他防守懷州。李密投降，他一同入朝，授任左武候將軍，封滕縣公。下詔令他率兵進攻劉武周，於是掌管并州總管府司馬事。裴寂出兵失利，齊王李元吉丢棄州城出逃，劉德威主持留府事務。賊軍逼近城池，百姓都反叛投降了賊軍，因而被劉武周俘獲，讓他率領本部攻取浩州，得以脱身歸來，將賊中虚實全部報告給皇上，高祖很贊賞，改封彭城縣公。不久，檢校大理少卿，隨從平定洛陽，立下戰功，轉任刑部侍郎，加授散騎常侍，娶平壽縣主爲妻。

貞觀初，歷大理卿、綿州刺史。政號廉平，百姓立石頌德。尋檢校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入爲大理卿。太宗問曰："比刑網寖密，咎安在？"德威曰："在君不在臣。下之寬猛，視主之好。律：失入者減三，失出者減五。今坐入者無辜，坐出者有罪，所以吏務深文，爲自營計，非有教使然也。"帝然其言。後遷刑部尚書，檢校雍州別駕。詔至齊州按齊王祐獄，還，半道聞祐反，入據濟州。詔德威就發河南兵經略之，會母喪免。既除，爲同州刺史。永徽三年，卒官，年七十一，贈禮部尚書、幽州都督，謚曰襄，陪葬獻陵。

貞觀初年，歷任大理卿、綿州刺史。爲政號稱清廉公平，百姓刻石立碑頌揚美德。不久檢校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召入朝任大理卿。太宗問他説："近來刑法逐漸嚴密，弊病在哪裏呢？"劉德威説："在君主不在臣下。臣下的寬鬆與嚴密，都看君主的喜好。法令規定：輕罪重判者減三等治罪，重罪輕判者減五等治罪，而如今犯有重判過失的人無罪，犯有輕判過失的人有罪，所以官吏盡力苛細地援用法律條文加重定罪，是爲自身考慮，并不是有教令使他們這樣做的。"皇帝贊同他的話。後來升任刑部尚書，檢校雍州別駕。下詔令他到齊州審理齊王李祐一案，返回，途中聽説李祐反叛，進占濟州。詔令劉德威就地徵發河南軍隊籌劃謀取此事，恰逢母親去世免職。守喪期滿後，任同州刺史。永徽三年，死於任所，終年七十一歲，追贈禮部尚書、幽州都督，謚號叫襄，陪葬獻陵。

德威於閨門友睦，爲人寬平，生

劉德威家庭友愛和睦，爲人寬厚平易近人，

平所得奉禄，以分宗親，無留藏。

子審禮。

劉審禮

審禮少喪母，爲祖母元所養。隋末大亂，道不通，審禮尚少，自鄉里負祖母度江，轉側避地。及天下平，西入長安。元每疾病，必親煮藥，嘗而進。元曰："兒孝通幽顯，吾一顧念，疾輒閒。"貞觀中，歷左驍衛郎將。父喪免。比葬，徒跣血流，行路咨嘆。服除，當襲爵，讓其弟，不聽。見父執必感泗滂沱。事繼母尤謹，與弟延景爲閨友，得禄多資之，而妻子執寒苦，晏如也。再從皆同居，合二百口，内外無間言。遷工部尚書，檢校左衛大將軍。

儀鳳三年，吐蕃寇凉州，副中書令李敬玄討之。遇虜青海上，與戰，敬玄逗撓不前，審禮敗，爲虜執。其子尚乘直長殆庶及延景詣闕待罪，請入賊以贖。有詔審禮徇忠以没，非有罪，宜各還職。特詔殆庶弟易從省之。既至，而審禮卒，易從晝夜哭不止，吐蕃哀其志，乃還父尸，徒跣萬里，扶護以歸，見者流涕。審禮贈工部尚書，謚曰僖。

劉延景　劉昇

延景，字冬日，終陝州刺史。睿宗初，以后父追贈尚書右僕射，陪葬乾陵。

易從累遷彭州長史、任城縣男。永昌中，爲酷吏周興誣構，坐死。將刑，百姓奔走，争解衣投地，曰："爲長史祈福。"有司平直，乃十餘萬。當時號孝義劉家。及易從以非禍死，天下冤之。

生平所得俸禄，分給宗族親友，没有留下財産。

兒子名審禮。

劉審禮少年時失去母親，被祖母元氏撫養。隋朝末年大亂，道路不通，劉審禮年齡尚小，從鄉里背着祖母渡江，輾轉各地躲避戰亂。等天下平定，西行進入長安。每當元氏有病，他總是親自爲她煮藥，嘗過後再送進。元氏説："我兒孝順通鬼神，我一想到這點，病情就好轉了。"貞觀年間，歷任左驍衛郎將。父親去世離職。到送葬時，他赤脚送葬血流滿路，行路人爲之感嘆。守喪期滿，應當繼承爵位，轉讓給弟弟，皇上没有允許。看見父親的舊友總是悲感交集淚如雨下。事奉繼母尤其恭謹，與弟弟劉延景以友愛著稱，得到的俸禄大都給了他，而妻子兒女生活寒苦，他安然自若。三服内同族親戚都同住一處，共有二百口，内外没有閑言。遷任工部尚書，檢校左衛大將軍。

儀鳳三年，吐蕃進犯凉州，他協助中書令李敬玄討伐，與敵在青海湖邊相遇，交戰，李敬玄逗留不進，劉審禮戰敗，被敵人俘獲。他的兒子尚乘直長劉殆庶和劉延景到朝廷等待治罪，請求前去賊中贖罪。有詔書説劉審禮盡忠被俘，没有罪，二人應各自回去任職。專門下詔令劉殆庶的弟弟劉易從前往探望父親。等他到達那裏，劉審禮已死，劉易從晝夜啼哭不止，吐蕃憐憫他的孝心，於是送還他父親的尸體，他赤脚步行萬里，扶喪歸來，見者流淚。劉審禮被追贈爲工部尚書，謚號叫僖。

劉延景，字冬日，官位終於陝州刺史。睿宗初年，因是皇后之父追贈爲尚書右僕射，陪葬乾陵。

劉易從多次升任爲彭州長史、任城縣男。永昌年間，被酷吏周興誣陷，獲罪處死。將要行刑時，百姓奔走，争相脱下衣服抛到地上，説："爲長史求福。"有關官員估算價值，有十多萬。當時號稱孝義劉家。等劉易從無罪而死，天下都認爲冤枉。

子昇，年十餘歲流嶺表，六道使誅流人，昇以信愛爲首領所庇免。後易姓温，北歸洛。景雲中，特授右武衛騎曹參軍。開元中，累遷中書舍人、太子右庶子。昇能文，善草隸。

兒子名昇，十多歲時流放嶺表，六道使誅殺流放之人，劉昇因誠信友愛被首領保護而免。後來改姓温，北上回到洛陽。景雲年間，專門授任他爲右武衛騎曹參軍。開元年間，多次升遷擔任中書舍人、太子右庶子。劉昇能寫文章，擅長草隸。

劉延嗣

審禮從弟延嗣，爲潤州司馬。徐敬業攻潤州，延嗣與刺史固守。俄而城陷，敬業邀以降，延嗣曰："吾世蒙恩，今城不守，所負多矣，詎能苟生爲宗族羞?"敬業怒，將斬之，其黨魏思温救止，繫江都獄。敬業敗，録忠當叙，以裴炎近親，裁遷梓州長史。轉汾州刺史。宗族至刺史者二十餘人。

劉審禮堂弟名延嗣，任潤州司馬。徐敬業進攻潤州，劉延嗣和刺史堅守。不久城被攻破，徐敬業招他投降，劉延嗣說："我家世代蒙受皇恩，如今没能守住城池，已很對不起朝廷了，哪能苟且偷生使宗族蒙羞呢?"徐敬業大怒，要殺死他，他的同黨魏思温加以營救并阻止了他，被關在江都獄中。徐敬業失敗，論忠應當任用，因是裴炎近親，減功任梓州長史。轉任汾州刺史。宗族中官至刺史的有二十多人。

**孫處約**　孫佺

孫處約，始名道茂，汝州郟城人。貞觀中，爲齊王祐記室。祐多過失，數上書切諫。王誅，帝得其書，咨嘆之，擢中書舍人。高宗即位，令杜正倫請增舍人員。帝曰："處約一人，足辦我事。"止不除。以論撰勞，數賜段物。再遷司禮少常伯。麟德元年，以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爲少司成，以老致仕，卒。

孫處約，原名道茂，是汝州郟城人。貞觀年間，任齊王李祐記室。李祐有很多過失，他多次上書極力勸諫。齊王被殺，皇帝得到他的諫書，感嘆他的爲人，升任中書舍人。高宗即位，中書令杜正倫請求增加舍人。皇帝說："有孫處約一人，足够辦我的事。"停止而没有拜授。因議論撰述的功勞，多次賞賜物品絹帛。二次遷任爲司禮少常伯。麟德元年，以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任少司成，因年老退休，去世。

子佺，延和初，爲羽林將軍、幽州都督，率兵十二萬討奚李大酺，分三屯，以副將李楷洛、周以悌領之。次冷硎，楷洛與大酺戰，不勝，壯校多没。佺氣褫，乃紿言："天子詔我招慰奚，楷洛違詔妄戰，當斬。"遣人謝大酺。大酺曰："審爾，願出天子賜，明不欺。"佺揪聚軍中幣萬餘匹，悉袍、帶并與之。大酺知佺詐，好語勸引還，而佺部伍離沮，奚逼之，大敗，死者數萬。佺、以悌同見獲，送默啜所殺之。

兒子名佺，延和初年，任羽林將軍、幽州都督，率兵十二萬討伐奚人李大酺，分軍三營，命副將李楷洛、周以悌率領。大軍到達冷硎，李楷洛和李大酺交戰，没能獲勝，兵將大多戰死。孫佺膽怯，就撒謊道："天子詔令我招慰奚人，李楷洛違抗詔命擅自出戰，應當斬首。"派人向李大酺致歉。李大酺說："果真如此，希望拿出天子賞賜的物品，表明不是欺騙。"孫佺搜集軍中繒帛一萬多匹，加上衣袍、腰帶一并給了他。李大酺知道孫佺做假，説好話勸他率軍返回，然而孫佺部隊混亂，奚軍乘機進攻，孫佺大敗，死者數萬人。孫佺、周以悌同時被俘，送到默啜處被殺。

## 邢文偉

邢文偉，滁州全椒人。與歷陽高子貢、壽春裴懷貴俱以博學聞。咸亨中，歷太子典膳丞。時孝敬罕見宫臣，文偉即減膳，上書曰："古者太子既冠，則有司過之史、虧膳之宰。史不書過，死之；宰不徹膳，死之。皇帝簡料英俊，自庶子至司議、舍人、學士、侍讀，使佐殿下，成就聖德。比者不甚延議，謁對稀簡，三朝之後，與内人獨居，何繇發揮天資，使濬哲文明哉？今史既闕官，宰得奉職，謹守禮經以聞。"太子答曰："幼嗜墳典，欲研精極意，而未閑將衛，耽誦致勞。比苦風虚，奉陛下恩旨，不許强勉，加以趨侍朝夕，無自專之道，屢闕坐朝，乖廢學緒。覩尋來請，良符宿志。自非義均弼諧，渠能進此藥石？"文偉由是益知名。後右史缺，高宗謂侍臣曰："文偉切諫吾兒，此直臣也。"遂授之。

邢文偉，是滁州全椒人。與歷陽人高子貢、壽春人裴懷貴都因博學聞名。咸亨年間，任太子典膳丞。當時孝敬皇帝是太子很少召見宫臣，邢文偉就減少太子膳食，上書説："古代太子長大成人後，就有記過之史、減膳之宰。史官不記過失，就該處死；宰官不撤膳食，也該處死。皇帝挑選英才俊傑，從庶子到司議、舍人、學士、侍讀，命他們輔佐殿下，成就大德。近來很少在廷上議事，謁見很少應對簡單，三朝以後，衹與内人相處，怎能發揮天生資質，使深邃的智慧光照四方呢？如今史官既然空缺，宰官得以執行職務，謹恪守禮經來上書報知。"太子答覆説："年少時過於喜好經典，打算精研深意，没顧得上休息調養，沉於誦讀而導致勞損。近來苦於風寒虚弱，奉陛下恩旨，不許勉强，加上朝夕來往侍奉，無法自做安排，因而幾次錯過坐朝，荒廢學業。看你日前的請求，確實符合我的宿願。假如不是真誠輔佐，怎能進獻這個藥石之言？"邢文偉因此更加知名。後來右史空缺，高宗對侍臣説："邢文偉直言勸諫我兒，是正直之臣。"就授給了他。

武后時，累遷鳳閣侍郎，兼弘文館學士。載初元年，爲内史。后御明堂，詔文偉發《孝經》。后問："天與帝異稱云何？"文偉曰："天、帝一也。"制曰："郊后稷以配天，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奈何而一？"對曰："先儒執論不同，昊天及五方總六天帝。"后曰："帝有六，則天不同稱，固矣。"文偉不得對。后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伯牙鼓琴，鍾期聽之，知意在山水，是人能移風易俗矣。何取樂邪？"文偉曰："聖人作樂，平人心，變風俗。末世樂壞，則爲人所移。"后喜，賜帛。宗秦客以奸贓抵罪，文偉坐所善，貶珍州刺史。會它使者至，文偉内悸，自經死。

武后時，多次升遷擔任鳳閣侍郎，兼任弘文館學士。載初元年，任内史。武后親臨明堂，詔令邢文偉宣講《孝經》。武后問道："天與帝稱呼不同是爲什麽？"邢文偉説："天、帝是一樣的。"武后問："在郊外祭祀后稷來配祭上天，在明堂祭祀文王來配祭上帝，怎能説是一樣的？"他回答説："原先儒家立論不同，昊天上帝和五方天帝總稱做六天帝。"武后説："天帝有六個，那麽與天稱呼不同，是一定的了。"邢文偉無法回答。武后説："移風易俗，没有比音樂更好的。伯牙奏琴，鍾期聆聽，瞭解他的意念在於山水，説明人能移風易俗。爲何還用音樂呢？"邢文偉説："聖人制定音樂，平和人心，改變風俗。後世音樂毁壞，風俗就被人所改變。"武后高興，賜給布帛。宗秦客因貪贓被治罪，邢文偉因與他交好而受連累，貶任珍州刺史。恰逢有其他使者來到，邢文偉心中害怕，上吊而死。

## 高子貢

高子貢，善《太史書》，與朱敬則善，擢明經。歷秘書省正字、弘文館直學士。不得志，因棄官去。徐敬業起兵，弟敬猷統兵五千逼和州，子貢率鄉人數百拒之，賊引去。以功擢朝散大夫，爲成均助教。東莞公融嘗爲和州刺史，從子貢受業。及融謀舉兵，令黄公譔見子貢，推爲謀主，書疏往返，因結諸王内應。謀泄，坐死。

高子貢，熟讀《太史書》，與朱敬則關係親密，考中明經科。歷任秘書省正字、弘文館直學士。不得志，因而棄官離去。徐敬業起兵，弟弟徐敬猷統兵五千進逼和州，高子貢率領鄉人數百抵抗，賊帶兵離去。因功升任朝散大夫，任成均助教。東莞公李融曾任和州刺史，隨從高子貢受學。到李融陰謀舉兵時，派黄公譔來見高子貢，推他做謀主，書信往來，於是勾結諸王做内應。陰謀泄漏，因此獲罪而被處死。

# 唐書卷一百七

## 列傳第三十二

### 傅呂陳列傳

#### 傅奕

傅奕，相州鄴人。隋開皇中，以儀曹事漢王諒。諒反，問奕："今兹熒惑入井，果若何?"對曰："東井，黄道所由，熒惑之舍，烏足怪邪? 若入地上井，乃爲災。"諒怒。俄及敗，奕以對免，徙扶風。

傅奕，是相州鄴人。隋開皇年間，以儀曹身份奉事漢王楊諒。楊諒謀反時，問傅奕說："如今熒惑星進入東井，會有什麽結果呢?"傅奕回答說："東井，是黄道所經之路，熒惑星所居之舍，有什麽大驚小怪呢? 如果進入地上的井，纔是災禍。"漢王聽了非常生氣。不久漢王失敗，傅奕因這次對話而免罪，遷徙到扶風爲官。

高祖爲扶風太守，禮之。及即位，拜太史丞。會令庾儉以父質占候忤煬帝死，懲其事，耻以術官，薦奕自代。奕遷令，與儉同列，數排毁之，儉不爲恨。於是人多儉仁，罪奕遽且忿。

高祖當時任扶風太守，對他以禮相待。到高祖做了皇帝，拜傅奕爲太史丞。適逢太史令庾儉因父親庾質占卜吉凶觸怒煬帝而死，以此爲戒，耻以方術爲官，就推薦傅奕代替自己。傅奕遷任爲太史令，和庾儉官階相同，多次排擠誹謗他，庾儉不記恨。因此人們都説庾儉仁厚，責備傅奕躁進并狹隘。

時國制草具，多仍隋舊，奕謂承亂世之後，當有變更，乃上言："龍紀、火官，黄帝廢之，《咸池》、《六英》，堯不相沿，禹弗行舜政，周弗襲湯禮。《易》稱'巳日乃孚，革而信也'，故曰'革之時大矣哉'。有隋之季，違天害民，專峻刑法，殺戮賢俊，天下兆庶同心叛之。陛下撥亂反正，而官名、律令一用隋舊。且懲沸羹者吹冷齏，傷弓之鳥驚曲木，况天下久苦隋暴，安得不新其耳目哉? 改正朔，易服色，變律令，革官名，功極作樂，治終制禮，使民知盛德之

當時國家典章制度初具，大多承襲隋朝舊制。傅奕認爲經過亂世之後，應當有所變更，就上言説："上古時之龍紀、火官之制度，被黄帝廢除，《咸池》、《六英》之禮樂，堯帝也没有承襲，夏禹没有實行舜帝的政令，周朝也没有繼承商湯的禮法。《易經》説：'變革之後，百姓改心信服。'所以説'變革之事至關重大啊'。隋朝末年，違背天意殘害百姓，刻意實施嚴刑峻法，殺害賢良，天下百姓同心反叛。陛下撥亂反正建立新朝，而官名、律令却完全沿用隋朝舊制。而且被沸水燙過的人見了冷飯都要吹一吹，被弓箭傷害過的鳥見了彎木都驚慌失措，何况天下百姓久苦於隋室暴政，怎能不讓他們耳目一新呢? 改换

隆，此其時也。然官貴簡約，夏后官百不如虞氏五十，周三百不如商之百。”又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衛鞅爲秦制法，增鑿顛、抽脅、鑊烹等六篇，始皇爲挾書律，此失於煩，不可不監。”

正朔，變易服裝，變革法律，改革官名，大功告成而作樂，治平天下而制禮，使百姓知道盛德興旺，正是這時候要做的事情。然而官職貴在簡約，夏后之時百名官員不如虞氏時的五十名，周時的三百名不如殷商時的一百名。”又說：“夏朝因爲政局混亂而制定《禹刑》，商湯因爲政局混亂而制作《湯刑》，周朝也因爲政局混亂而制定《九刑》。衛鞅爲秦國制定法令，增加鑿顛、抽脅、鑊烹等六種刑法，始皇又制作挾書律，這些都失於繁瑣，不可不引爲鑒戒。”

是時，太僕卿張道源建言：“官曹文簿繁總易欺，請滅之以鈐吏奸。”公卿舉不爲然，弈獨是之，爲衆沮訾，不得行。

當時，太僕卿張道源建議說：“官曹文簿繁瑣容易出現漏洞，請削減以杜絕官吏爲奸之路。”公卿都不以爲然，衹有傅弈贊同，後因爲衆人阻止，没有實行。

武德七年，上疏極詆浮圖法曰：

西域之法，無君臣父子，以三塗六道嚇愚欺庸。追既往之罪，窺將來之福，至有身陷惡逆，獄中禮佛，口誦梵言，以圖偷免。且生死壽夭，本諸自然；刑德威福，繫之人主。今其徒矯托，皆云由佛，攘天理，竊主權。《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有作福作威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五帝三王，未有佛法，君明臣忠，年祚長久。至漢明帝始立胡祠，然惟西域桑門自傳其教。西晉以上，不許中國髡髮事胡。至石、苻亂華，乃弛厥禁，主庸臣佞，政虐祚短，事佛致然。梁武、齊襄尤足爲戒。昔褒姒一女，嘗惑幽王，能亡其國，况今僧尼十萬，刻繪泥像，以惑天下，有不亡乎？陛下以十萬之衆自相夫婦，十年滋産，十年教訓，兵農兩足，利可勝既邪？昔高齊章仇子他言僧尼塔廟，外見毁宰臣，内見疾妃嬙，陽讒陰

武德七年，上表極力詆毁佛法說：

西域之法，不分君臣父子，以三塗六道之說來嚇唬欺騙愚蠢平庸之輩。說是祇要懺悔以往的罪過，就可以修得將來的福分。致使有些身犯惡逆之罪的人，被抓後在獄中拜佛，口誦經文，希望能因此免罪。何况人的生死壽夭，應該順乎自然規律；刑德威福，全然在於人主掌握。現在佛教之徒說假話找藉口，說世間一切全是由佛主宰，排斥天理，竊主權柄。《書》中記載說：“惟有君主得專福，惟有君主得作威，惟有君主得專美食。臣有作威作福得專美食者，必將損害自家，禍亂國家。”五帝三王之時，没有佛法，君明臣忠，國運長久。至漢明帝時始立胡祠，然而祇是西域僧人自己傳播佛教。西晋以前，不許中原人削髮奉事胡佛。到石虎、苻堅五胡亂華，這一禁令得以鬆弛，國内信佛者漸多，遂使主上昏庸臣下奸佞，政令暴虐國運短促，這就是信佛的結果。梁武帝、齊襄帝崇佛而遭亡命之禍的結果更應引以爲戒。古時褒姒一個女子，迷惑周幽王，就能使周滅亡，何况現在僧尼十多萬人，到處刻繪泥像，惑亂天下人心，還能不亡國嗎？陛下讓十萬百姓結爲夫婦，十年繁衍生息，十年教化訓導，兵農兩豐，什麼利益可以勝過

謗，卒死都市，周武帝入齊，封寵其墓，臣竊賢之。

這個呢？過去高齊的章仇子他曾因指責僧尼塔廟，外受宰臣詆毁，内遭妃嬪疾憤，明攻暗謗相交，最終死於都市。周武帝入齊以後，追封他的墳墓，臣私下贊賞他的這種做法。

又上十二論，言益痛切。帝下弈議有司，唯道源佐其請。中書令蕭瑀曰："佛，聖人也，非聖人者無法，請誅之。"弈曰："禮，始事親，終事君。而佛逃父出家，以匹夫抗天子，以繼體悖所親。瑀非出空桑，乃尊其言，蓋所謂非孝者無親。"瑀不答，但合爪曰："地獄正爲是人設矣。"帝善弈對，未及行，會傳位止。

又上十二論，言辭更爲痛切，皇帝下令把傅弈的意見交衆官討論，衹有張道源同意他的説法。中書令蕭瑀説："佛，是聖人呀，誹謗聖人即是目無法紀，請殺了他。"傅弈説："按禮，先是侍奉雙親，最終奉事君王。而佛教人逃離父母出家，以匹夫之身抗禮天子，以親人所給的身體背叛親人。蕭瑀并非出身佛門，却尊崇佛門説教，大概就是所説的不孝者心中没有父母。"蕭瑀無法回駁，衹是合掌説道："地獄正是爲此人所設的呀。"皇帝滿意傅弈的答對，還没有來得及實施，適因傳讓皇位而中止。

初，九年，太白躔秦分，弈奏秦王當有天下，帝以奏付王。及太宗即位，召賜食，謂曰："向所奏，幾敗我！雖然，自今毋有所諱而不盡言。"又嘗問："卿拒佛法，奈何？"弈曰："佛，西胡黠人爾，欺訹夷狄以自神。至入中國，而孅兒幻夫摸象莊、老以文飾之，有害國家，而無補百姓也。"帝異之。

起初，武德九年時，太白星運行到秦的分野，傅弈上奏説秦王當擁有天下，皇帝把奏章交給秦王。等太宗即位，召見傅弈賞賜食物，對他説："你過去所上奏章，差點害了我！雖然如此，今後不要因有所忌諱而不敢盡言。"又曾經問他："你反對佛法，爲了什麼？"傅弈説："所謂的佛，是西域的狡黠之徒，欺騙夷狄以神自居。等佛傳入中原，那些孅兒幻夫模仿莊、老以掩飾，這樣做衹能對國家有害，於百姓無益。"皇帝感到他的話確實是高論。

貞觀十三年，卒，年八十五。弈病，未嘗問醫，忽酣卧，蹶然悟曰："吾死矣乎！"即自誌曰："傅弈，青山白雲人也。以醉死，嗚乎！"遺言戒子："《六經》名教言，若可習也；妖胡之法，慎勿爲。吾死當裸葬。"弈雖善數，然嘗自言其學不可以傳。又注《老子》，并集晋、魏以來與佛議駁者爲《高識篇》。武德時，所改漏刻，定十二軍號，皆詔弈云。

貞觀十三年，去世，終年八十五歲。傅弈得病時，未曾請醫診治，忽然在醉酒熟睡之時，猛然驚起説："我要死了！"隨即自撰墓志説："傅弈，是青山白雲人。因醉酒而死，哎呀！"遺言告誡兒子説："《六經》是名教之言，你可以學習；妖胡的佛法，千萬不要學。我死之後要裸葬。"傅弈雖然長於術數，但曾自言這種學識不能傳人。又爲《老子》一書做注，并編集晋、魏以來駁斥佛教的人的事迹題爲《高識篇》。武德年間，修改漏壺，制定十二軍的名號等事，都是詔命傅弈完成的。

## 吕才　吕方毅

吕才，博州清平人。貞觀時，

吕才，是博州清平人。貞觀年間，祖孝孫

祖孝孫增損樂律，與音家王長通、白明達更質難，不能决。太宗詔侍臣舉善音者，中書令温彦博白才天悟絶人，聞見一接，輒究其妙；侍中王珪、魏徵盛稱才製尺八凡十二枚，長短不同，與律諧契。即召才直弘文館，參論樂事。

修定樂律，和音樂家王長通、白明達互相質疑析難，委决不下。太宗命令侍臣薦舉精通樂理的人，中書令温彦博上奏説吕才聰明過人，衹要稍微接觸一下，就能探究出其中的奥妙；侍中王珪、魏徵也極力稱贊吕才製作的樂器尺八共有十二枚，長短不一，與音律相吻合。太宗隨即召吕才入直弘文館，參與討論制定樂律之事。

帝嘗覽周武帝《三局象經》，不能通，或言太子洗馬蔡允恭能之，召問允恭，少通其略，老乃忘。試問才，退一昔即解，具圖以聞。允恭記其舊，與才正同，由是知名。擢累太常博士。

太宗曾經閲覽周武帝的《三局象經》，不能通曉，有人説太子洗馬蔡允恭能看懂，召蔡允恭詢問，蔡允恭説自己年輕時還知道個大概，老了就忘了。試着詢問吕才，吕才過一晚就弄懂了，畫了圖樣講給太宗聽，蔡允恭所記舊法，和吕才解釋的完全一樣，吕才因此名聲大振，累次升任爲太常博士。

帝病陰陽家所傳書多謬僞淺惡，世益拘畏，命才與宿學老師删落煩訛，掇可用者爲五十三篇，合舊書四十七，凡百篇，詔頒天下。才於持議儒而不俚，以經誼推處其驗術，諸家共訶短之，又舉世相惑以禍福，終莫悟云。

太宗不滿陰陽家所傳之書大多謬誤淺惡，致使世人日漸拘泥禁忌，命吕才與學識淵博的老儒删除煩瑣糾正謬誤，挑選可用者編爲五十三篇，加上舊書四十七篇，共一百篇，下詔頒行天下。吕才持儒家之説而不從俗，以經義典故推勘考證其正確與否，受到各派學者的責難，當時社會上以吉凶禍福相迷惑，始終不能領悟他的説法。

才之言不甚文，要欲救俗失，切時事，俾易曉也。故剟其三篇。

吕才的言辭不太講究文采，主要是想拯救流俗之失，切中時敝，使明白易曉。故取其中三篇。

《卜宅篇》曰：

《易》稱“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宫室。蓋取諸《大壯》”。殷、周時有卜擇之文，《詩》稱“相其陰陽”，《書》卜洛食。近世乃有五姓，謂宫也，商也，角也，徵也，羽也，以爲天下萬物悉配屬之，以處吉凶，然言皆不類。如張、王爲商，武、庾爲羽，是以音相諧附；至柳爲宫，趙爲角，則又不然。其間一姓而兩屬，復姓數字不得所歸。是直野人巫師説爾。按《堪輿經》，黄帝對天老，始言五姓。且黄帝時獨姬、姜數姓

《卜宅篇》説：

《易》書説“上古的人在野外穴居，後世的聖人修建宫室代替穴居，是取自《大壯》之卦”。殷、周之時有占卜擇宅的文字，《詩》稱“相其陰陽”，《書》載周朝通過占卜以洛陽爲都。近代纔有了五姓，就是宫、商、角、徵、羽，認爲天下萬物都配屬於五姓，用以預測吉凶，然而這話説的都不對。如張、王爲商，武、庾爲羽，是以發音相近而附會；至於柳爲宫，趙爲角，則又不是這樣。其間有的一姓歸於兩屬，復姓數字又無法歸類。這都是世俗巫師的説教。據《堪輿經》所講，黄帝與天老對言，纔有五姓之説。而且黄帝之時衹有姬、姜數姓，後世封賜家族漸多，但管、蔡、郕、霍、魯、衛、

耳，後世賜族者寖多，然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本之姬姓，孔、殷、宋、華、向、蕭、亳、皇甫本之子姓，至因官命氏，因邑賜族，本同末異，叵爲配官商哉？春秋以陳、衛、秦爲水姓，齊、鄭、宋爲火姓，或所出之祖，所分之星，所居之地，以著由來，非宫、商、角、徵、羽相管攝也。

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等都是源自姬姓，孔、殷、宋、華、向、蕭、亳、皇甫等都是本之子姓，至於以官爲姓，以封邑賜族等，都是大同小異，怎麽是配屬宫商呢？春秋時以陳、衛、秦爲水姓，齊、鄭、宋爲火姓，這有的是根據祖先的姓氏，有的是所分的星野，有的是居住的地方，是爲了説明它的來源，不屬宫、商、角、徵、羽相統攝。

《禄命篇》曰：

漢宋忠、賈誼譏司馬季主曰："卜筮者高人禄命，以悦人心；矯言禍福，以規人財。"王充曰："見骨體，知命禄；見命禄，知骨體。"此則言禄命尚矣。推索本原，固不其然。"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豈建禄而後吉乎？"積惡之家，必有餘殃"，豈劫殺而後災乎？"皇天無親，常與善人"，天人之交如影響。"有夏多罪，天命剿絶"；宋景修德，妖星退舍。"學也禄在其中"，不生當建學。文王憂勤損壽，非初值空亡；長平坑降卒，非俱犯三刑；南陽多近親，非俱當六合；歷陽成湖，不共河魁；蜀郡炎火，不盡災厄。世有同建與禄，而貴賤殊域；共命若胎，而夭壽異科。魯桓公六年七月，子同生，是爲莊公。按曆，歲在乙亥，月建申，然則值禄空亡，據法應窮賤。又觸句絞六害，偝驛馬，身剋驛馬三刑，法無官。命火也，生當病鄉，法曰"爲人尪弱矬陋"，而《詩》言莊公曰："猗嗟昌兮，頎而長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唯向命一物，

《禄命篇》説：

漢代宋忠、賈誼譏笑司馬季主説："卜筮的人把人的禄命説得很長，是爲了取悦人心；假説禍福因果，是爲了騙取人們錢財。"王充説："見人骨相軀體，就知人之禄命；見人福禄壽命，就可推知骨體。"這是説講究禄命很久了。推索本原，其實不然。所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豈是先建禄而後吉祥嗎？"積惡之家，必有餘殃"，豈是先劫殺而後遭殃嗎？"皇天没有親疏，常將吉祥給於好人"，天人之交果如此感應迅捷？"有夏罪過很多，天命把他剿絶"；宋景公注重修德，妖星也退避三舍。"學者禄在其中"，不生就應當先建立學業。周文王操勞過度而減壽，不是一開始就處在空亡的凶辰；長平被坑殺的士卒，并非都身犯三刑之凶；南陽多是皇帝近親，并不都是正當六合的吉日；歷陽成爲湖泊，不是因爲不祀河魁；蜀郡炎熱如火，也不都是災厄。世上有的人同年同禄，而貴賤却很懸殊；有一胞多胎的，壽命長短却不一樣。魯桓公六年七月，兒子同出生，就是莊公。按照曆書所説，莊公出生的當年爲乙亥，月爲建申，正當禄命空亡的凶辰，據此説應是一生貧賤。又觸犯句絞六害，偝驛馬，身剋驛馬三刑，按法不能做官。命相屬火，一生多病，法説"長得瘦弱矮小面貌醜陋"，而《詩》却説莊公是"英俊堂堂的面貌，頎長偉岸的身材。炯炯有神

法當壽，而公薨止四十五。一不驗。秦莊襄王四十八年，始皇帝生以正月，故名政。是歲壬寅正月，命偕禄，於法無官，假得禄，奴婢應少。又破驛馬三刑，身剋驛馬，法望官不到。命金也，正月爲絶，無始有終，老而吉。又建命生，法當壽，帝崩時不過五十。二不驗。漢武帝以乙酉歲七月七日平旦生，當禄空亡，於法無官。雖向驛馬，乃隔四辰，法少無官，老而吉；武帝即位，年十六，末年户口减耗。三不驗。後魏高祖孝文皇帝生皇興元年八月，是歲丁未，爲偕禄命與驛馬三刑，身剋驛馬，於法無官。又生父死中，法不見父，而孝文受其父顯祖之禪。禮，君未逾年，不得正位，故天子無父，事三老也。孝文率天下以事其親，而法不合識父。四不驗。宋高祖癸亥三月生，禄與命皆空亡，於法無官。又生子墓中，法宜嫡子，雖有次子，當早卒，而高祖長子先被弒，次子義隆享國。又生祖禄下，法得嫡孫財若禄；其孫劭、濬皆篡逆，幾失宗祧。五不驗。

的眼睛，矯捷穩健的步伐。”衹有向命一項，按法應當長壽，而莊公衹活到四十五歲。這是此説不靈驗的第一例。秦莊襄王四十八年，秦始皇在正月出生，所以取名叫政。這一年是壬寅正月，命相偕禄，按説不能爲官，即使當了官，奴婢也很少。命中又被驛馬三刑，身剋驛馬，理當望不到官位。命相屬金，正月爲絶，這種命相無始有終，老來吉祥。又是建命生，應該長壽，可秦始皇死時不到五十歲。這是第二個不靈驗的例子。漢武帝是乙酉年七月七日黎明時生，正當禄命空亡的凶辰，命中不能當官。雖然接近驛馬，但隔了四個時辰，注定年輕時不會做官，老來吉祥如意；而武帝當皇帝時，年僅十六，在位末年户口耗减。這是第三個不靈驗的例子。後魏高祖孝文皇帝生於皇興元年八月，這年是丁未年，相中偕禄命和驛馬三刑，身剋驛馬，按法不能爲官。又生父死中，按法見不上父親，而孝文帝却接受父親顯祖的禪讓纔當上皇帝的。按禮之要求，爲君不到一年，不能改年號，所以天子没有父親，奉事三老。孝文帝統治天下侍奉父親，而法却説他見不上父親。這是第四個不靈驗的例子。宋高祖生於癸亥三月，官禄和壽命都是空亡的凶辰，按法不能當官。又説是生子墓中，按法衹有嫡子，雖有次子，按法應該早死，但高祖的長子却被殺死，次子義隆繼承皇位。又説他生祖禄下，嫡孫應該財禄雙全，但他的孫子劉劭、劉濬都犯反逆篡位之罪，差點失去宗廟。這是第五個不靈驗的例子。

《葬篇》曰：

《易》稱：“古之葬者，衣之以薪，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蓋取諸《大過》。”《經》曰：“葬者，藏也，欲人之弗得見也。”又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以是爲感慕之所也，魂神之宅也。朝市

《葬篇》説：

《易》書説：“古代喪葬之法，用柴薪掩蓋尸體，不封墓道不樹墳堆，喪期也没有長短，後世的聖人改用棺椁。是取法於《大過》卦。”《經》書説：“葬，即藏，是想讓人不能再見。”又説：“占卜墓地，而安葬死者。”這是因爲感念父母養育之恩的結果，是靈魂安息的地方。朝市貿易不可預測，山

窆還不可知，石泉穨齧不可常，是其謀及卜筮，庶無後艱，斯則備於慎終之禮也。後代葬說出于巫史，一物有失，便謂災及死生，多爲妨禁，以售其術，附妄憑妖，至其書乃有百二十家。《春秋》："王者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士庶人逾月而已。"貴賤不同，禮亦異數。此直爲赴吊遠近之期，量事制法。故先期而葬，謂之不懷也；後期不葬，謂之殆禮也。此則葬有定期，不擇年與月，一也。又曰："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至于戊午襄事。"君子善之。《禮》"卜先遠日"者，自末而進，避不懷也。今法己亥日用葬最凶，春秋是日葬者二十餘族。此葬不擇日，二也。《禮》："周尚赤，大事用旦；殷尚白，大事用日中；夏尚黑，大事用昏。"大事者何？喪禮也。此直取當代所尚，而不擇時早晚也。鄭卿子產及子太叔葬簡公。於是，司墓大夫室當柩路，若壞其室，即平旦而堋；不壞其室，即日中而堋。子產不欲壞室，欲待日中。子太叔曰："若日中而堋，恐久勞諸侯大夫來會葬者。"然子產、太叔不問時之得失，惟論人事可否而已。曾子曰："葬逢日蝕，舍於路左，待明而行。"所以備非常也。按法，葬家多取乾、艮二時，乃近夜半，文與禮乖。此葬不擇時，三也。《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易》謂："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而法曰：

泉侵蝕變化無常，所以謀用占卜，希望免去後患，這是完備謹慎舉辦喪事的禮儀呀。後代的喪葬說教來源於巫史，一物有失，就說災難連及死生，多方提防禁忌，以宣揚他們的說教，附會妄言，憑藉妖術，以至這類書籍竟有一百二十種。《春秋》說："王死七日殯殮，七月下葬；諸侯五日殯殮，五月下葬；大夫三月下葬，平民百姓過一月即可。"貴賤不同，禮數也各自相異。這衹是根據奔喪吊唁者路程遠近所規定的期限，量事制法。所以不到期而提前下葬，說是不懷念死者；過期不葬，被指責爲壞了禮法。所以喪葬要有一定的期限，不選擇年與月，這是其一。又說："丁巳，埋葬定公，因爲下雨，沒有下葬，等到戊午纔葬完。"君子認爲這樣做很對。《禮》所說"卜葬先看遠日"的意思，是從後往前推，以避不孝之嫌。今法說己亥日下葬是凶日，春秋時這日下葬的有二十多家，這也是下葬不選擇日期，此其二也。《禮》說："周崇尚紅色，大事早上辦理；殷崇尚白色，大事中午辦理；夏崇尚黑色，大事黃昏辦理。"大事是什麽？就是喪禮。這衹是根據當代的崇尚，而不選擇時間早晚。鄭國公卿子產和子太叔安葬鄭簡公。當時，司墓大夫住宅正好擋住送葬的道路，如果拆毀住宅，就可在清晨入葬；如果不拆毀住宅，中午纔能入葬。子產不想毀壞住宅，想等到中午。子太叔說："如果中午入葬，恐讓參加葬禮的諸侯大夫勞累太久。"可見子產、太叔不問時間的得失，衹是考慮人事的可行與否。曾子說："送葬遇上日食，就停在路左，待天色明亮再走。"這是爲了防備意外的變化。按葬法所說，埋葬一般選取乾、艮二時，將近半夜，文與禮相悖。這又是下葬不選擇時間，此其三也。《經》書說："立身行道，就會揚名後世，顯耀父母。"《易》書說："聖人的大寶在於擁有崇高地位，如何保守地位就要靠仁。"而法却說："官爵富貴，都因安葬所致；年壽長短，

"官爵富貴，葬可致也；年壽修促，子姓蕃衍，葬可招也。"夫日慎一日，澤及無疆；德則不建，而祚乃無永。臧孫有後于魯，不聞葬得吉也；若敖絶祀於荆，不聞葬得凶也。此葬有吉凶不可信，四也。今法皆據五姓爲之。古之葬，并在國都之北，趙氏之葬在九原，漢家山陵，或散處諸域，又何上利下利、大墓小墓爲哉？然劉之子孫，本支不絶，趙後與六國等王。此則葬用五姓不可信，五也。且人有初賤而後貴、始泰而終否者。子文爲令尹，三仕三已，展禽三黜於士師。彼冢墓已定而不改，此名位不常，何也？故知榮辱升降，事關諸人，而不由於葬，六也。世之人爲葬巫所欺，忘擗踴荼毒，以期徼幸。由是相塋壠，希官爵；擇日時，規財利。謂辰日不哭，欣然而受吊；謂同屬不得臨壙，吉服避送其親。詭斁禮俗，不可以法，七也。

子孫繁衍，都由安葬所招。"衹要日慎一日，恩澤就可以延及無限；恩德不建，國運就不會長久。臧孫氏的後代顯達於魯，没聽説是因葬得吉；若敖氏絶祀於荆，没聽説是因葬得凶。這説明下葬有吉凶的話是不可信的，此其四也。現在葬法都據五姓而來。古代葬地，都在國都之北，趙氏的墓葬在九原，漢代的陵墓，有的散處各地，又如何講究上利下利、大墓小墓呢？但劉氏的子孫，本支不絶，趙氏的後代與六國并列爲王。這説明葬用五姓是不可信的，此其五也。而且人有先賤而後貴、始泰而終否者。子文爲令尹時，三起三落，展禽爲士師時三次被黜。他們的祖墳已經固定不能更改，而名位變化無常，爲什麽呢？所以説榮辱升降，事關各人自己，而不是因葬所致，此其六也。世人被葬巫欺騙，忘記了頓足捶胸的哀痛，企望通過下葬得到幸福。因此相看墓地，希圖官爵；選擇時日，規求財利。法説辰日不宜哭泣，就滿面歡喜接受吊唁；又説同輩不能親臨墓地，就身穿吉服不爲親人送葬。詭言狡辯敗壞禮俗，不可以爲法，此其七也。

帝又詔造《方域圖》及《教飛騎戰陣圖》，屢稱指。擢太常丞。麟德中，以太子司更大夫卒。生平豫修書及著述甚多。

太宗又下詔令吕才製造《方域圖》和《教飛騎戰陣圖》，所做都符合旨意。升任太常丞。麟德年間，任太子司更大夫時去世。生平參與修撰和著述很多。

子方毅，七歲能誦經。太宗聞其敏，召見，奇之，賜束帛。長爲右衛鎧曹參軍。母喪，以毀卒。布車從母葬，通人郎餘令以白粥、玄酒、生芻祭路隅，世共哀之。

兒子吕方毅，七歲能誦經文。太宗聽説他很聰敏，召見了他，認爲他很出衆，賜給束帛。長大後官任右衛鎧曹參軍。母親去世，悲哀過度而死。布車載着他的喪柩隨母親一同下葬，通人郎餘令用白粥、玄酒、生芻在路旁祭奠，世人共同哀悼他。

## 陳子昂

陳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其先居新城，六世祖太樂，當齊時，兄弟競豪桀，梁武帝命爲郡司馬。父元敬，世高貲，歲飢，出粟萬石賑鄉

陳子昂字叫伯玉，是梓州射洪人。祖先居住新城，六世祖名太樂，在齊朝之時，兄弟人人才能出衆，梁武帝任他爲郡司馬。父親名元敬，世代爲巨富，一年發生饑荒，拿出一萬多石粟米

里。舉明經，調文林郎。

子昂十八未知書，以富家子，尚氣决，弋博自如。它日入鄉校，感悔，即痛修飭。文明初，舉進士。時高宗崩，將還梓宫長安，於是，關中無歲，子昂盛言東都勝塏，可營山陵。上書曰：

臣聞秦據咸陽，漢都長安，山河爲固，而天下服者，以北假胡、宛之利，南資巴、蜀之饒，轉關東之粟，而收山西之寶，長羈利策，横制宇宙。今則不然，燕、代迫匈奴，巴、隴嬰吐蕃，西老千里贏糧，北丁十五乘塞，歲月奔命，秦之首尾不完，所餘獨三輔間耳。頃遭荒饉，百姓荐飢，薄河而右，惟有赤地；循隴以北，不逢青草。父兄轉徙，妻子流離。賴天悔禍，去年薄稔，羸耗之餘，幾不沈命。然流亡未還，白骨縱横，阡陌無主，至於蓄積，猶可哀傷。陛下以先帝遺意，方大駕長驅，按節西京，千乘萬騎，何從仰給？山陵穿復，必資徒役，率癯弊之衆，興數萬之軍，調發近畿，督扶稚老，鏟山輦石，驅以就功，春作無時，何望有秋？雕甿遺噍，再罹艱苦，有不堪其困，則逸爲盗賊，揭梃叫呼，可不深圖哉！且天子以四海爲家，舜葬蒼梧，禹葬會稽，豈愛夷裔而鄙中國耶？示無外也。周平王、漢光武都洛，而山陵寢廟并在西土者，實以時有不可，故遺小存大，去禍取福也。今景山崇秀，北對嵩、邙，右眄汝、海，祝融、太昊之故墟在焉。園陵之美，復何以加？且

救濟鄉里。考中明經科，調任文林郎。

陳子昂十八歲還不知道讀書，身爲富家子弟，崇尚氣節性格果斷，騎射賭博無所不能。一天進鄉校學習，對以前的行爲感到悔恨，隨即發奮刻苦學習。文明初年，考中進士科。高宗在東都駕崩，要將靈柩運往長安，當時，關中歉收，陳子昂極力稱贊東都地勢優越，可以營建陵墓。上書説道：

我聽説秦朝據有咸陽，漢室建都長安，以山河爲屏障使江山永固，而使四方臣服。北可憑藉胡、宛的貨利，南可依賴巴、蜀的富饒，轉運關東之粟，收取山西的珍寶，駕車揮鞭，控制天下。今則不然，燕、代之地迫於匈奴，巴、隴地方困於吐蕃，西方老兵需要千里運糧，北地丁壯十五歲便戍守邊疆，一年之中疲於奔命，秦地首尾已不能保全，所剩衹有三輔一地罷了。近來遭逢荒年，百姓飢餓無食，河水以西，全是赤地；隴以北，不見青草。父子兄弟飄泊流亡，妻子兒女流離顛沛。所幸上天回心轉意，去年稍有收成，使剩餘的飢民，僅僅不至喪命。而流亡之人尚未歸來，白骨縱横，田地無主，至於説到積蓄，更是叫人哀傷。陛下奉先帝遺命，將要長驅車駕，巡視西京，千乘萬騎，靠誰供給？開鑿陵墓，定要徵發勞役，督率病弱的民衆，發動數萬的軍隊，調派到京城附近，監督催迫老幼，鏟山運石，驅趕他們完成工役，春耕失時，哪來秋後之收？疲困不堪的農夫和幸存下來的人們，將再次遭受禍難，有人實在無法忍受，就會逃亡變成盗賊，揭竿造反聲振天地，怎可不深思呢？況且天子以四海爲家，舜葬在蒼梧，禹葬於會稽，豈是喜愛夷狄而鄙薄中原嗎？是表示一視同仁。周平王、漢光武以洛陽爲都，而陵墓宗廟却都在西方，實在因爲當時情況不允許，所以纔失小存大，避禍取福的。現在景山崇高挺秀，北面對着嵩山、邙山，向西俯視汝水、海河，是祝融、太昊的舊址所在地。園陵之美，還有什麽能比得上

太原廥巨萬之倉，洛口儲天下之粟，乃欲捨而不顧，儻鼠竊狗盜，西入陝郊，東犯虎牢，取敖倉一抔粟，陛下何與遏之？

呢？而且太原建有巨萬之倉，洛口儲存天下之糧，今陛下想對此捨棄不要，倘若那些鼠竊狗盜之輩，向西侵入陝州，向東進犯虎牢關，搶奪糧倉一抔之粟，陛下又怎麼阻止呢？

武后奇其才，召見金華殿。子昂貌柔野，少威儀，而占對慷慨，擢麟臺正字。

武后贊賞他的才華，在金華殿召見他。陳子昂相貌溫和樸實，沒有威儀和風度，但慷慨激昂對答如流，升任麟臺正字。

垂拱初，詔問群臣“調元氣當以何道？”子昂因是勸后興明堂、大學，即上言：

垂拱初年，武后下詔詢問群臣“怎樣纔可以調和元氣？”陳子昂乘機勸武后興建明堂、大學，當即上書說：

臣聞之於師曰：元氣，天地之始，萬物之祖，王政之大端也。天地莫大於陰陽，萬物莫靈於人，王政莫先於安人。故人安則陰陽和，陰陽和則天地平，天地平則元氣正。先王以人之通於天也，於是養成群生，順天德，使人樂其業，甘其食，美其服，然後天瑞降，地符升，風雨時，草木茂遂。故顓頊、唐、虞不敢荒寧，其《書》曰：“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人於變時雍。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和之得也。夏、商之衰，桀、紂昏暴，陰陽乖行，天地震怒，山川神鬼，發妖見災，疾疫大興，終以滅亡，和之失也。迨周文、武創業，誠信忠厚加于百姓，故成、康刑措四十餘年，天人方和。而幽、厲亂常，苛慝暴虐，詬黷天地，川冢沸崩，人用愁怨。其《詩》曰：“昊天不惠，降此大戾”，不先不後，爲虐爲瘵，顧不哀哉！近隋煬帝恃四海之富，鑿渠決河，自伊、洛屬之揚州，疲生人之力，泄天地之藏，中國之難起，故身死人手，宗廟爲墟。逆元氣之理

臣聽老師講過：所謂元氣，就是天地的初始，萬物之本源，是王政之大端。陰陽爲天地之首，人爲萬物之靈，安民爲王政之先。所以人心安定則陰陽和諧，陰陽和諧則天地太平，天地太平則元氣純正。先王以爲人與天相通，於是養育衆生，順天之德，讓人們安於其業，食物甘鮮，衣裝華美，然後天降吉瑞，地升祥符，風調雨順，草木茂盛。所以顓頊、唐堯、虞舜不敢荒廢政事而自求安寧，《書》中寫道：“百姓明辨事理，國內和諧融洽，人民即使遭遇變故也能轉危爲安，堯於是命令羲氏、和氏，敬順天命，根據日月星辰的運行制定曆法，再根據曆法將恭敬地推行人事。”這是元氣調和所得之結果。夏、商衰微，桀、紂昏聵殘暴，陰陽不和，天地震怒，山川出現神鬼，妖氣生發災異屢現，疾病瘟疫流行，最終導致國家滅亡，這是元氣失和的結果。到周文王、武王創業之時，對百姓誠信忠厚，所以成王、康王時刑罰棄置不用有四十餘年，天人和諧。而幽王、厲王壞亂綱常，苛酷暴虐，褻瀆天地，河水泛濫山崩地陷，人民愁苦怨恨。當時的《詩》說：“蒼天太不仁惠，給百姓降此大災”，時序不先不後，民間疫病流行，難道不令人感到悲哀嗎！近來隋煬帝仗着國家富足，挖渠決河，自伊、洛直達揚州，耗費百姓之力，泄露天地之藏，中原禍難發生，結果被人殺死，宗廟成爲廢墟。這就是

也。臣觀禍亂之動，天人之際，先師之説，昭然著明，不可欺也。陛下含天地之德，日月之明，眇然遠思，欲求太和，此伏羲氏所以爲三皇首也。昔者，天皇大帝攬元符，東封太山，然未建明堂，享上帝，使萬世鴻業闕而不照，殆留此盛德，以發揮陛下哉！臣謂和元氣，睦人倫，捨此則無以爲也。昔黄帝合宫，有虞總期，堯衢室，夏世室，皆所以調元氣，治陰陽也。臣聞明堂有天地之制，陰陽之統，二十四氣、八風、十二月、四時、五行、二十八宿，莫不率備。王者政失則災，政順則祥。臣願陛下爲唐恢萬世之業，相國南郊，建明堂，與天下更始，按《周禮》、《月令》而成之。乃月孟春，乘鸞輅，駕蒼龍，朝三公、九卿、大夫于青陽左个，負斧扆，馮玉几，聽天下之政。躬藉田、親蠶以勸農桑，養三老、五更以教孝悌，明訟恤獄以息淫刑，修文德以止干戈，察孝廉以除貪吏。後宫非妃嬪御女者，出之；珠玉錦綉、雕琢伎巧無益者，棄之；巫鬼淫祀營惑於人者，禁之。臣謂不數期且見太平云。

又言：

陛下方興大化，而太學久廢，堂皇埃蕪，《詩》、《書》不聞，明詔尚未及之，愚臣所以私恨也。太學者，政教之地也，君臣上下之取則也，俎豆揖讓之所興也，天子于此得賢臣焉。今委而不論，雖欲睦人倫，興治綱，失之本而求之末，不可得也。“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

逆元氣而行的道理呀。臣看禍亂的興起，天人的關係，先師的説教，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可欺啊。陛下蘊含天地的美德，日月的光明，高瞻遠矚，欲達到天下太平，這正是伏羲氏所以成爲三皇之首的原因。從前，天皇大帝獲天降的瑞符，到泰山封禪，但是没有建立明堂，祭享上帝，使萬世的豐功偉績掩而不明，大概是想留下如此的盛德，等待陛下來發揚光大啊！臣認爲調和元氣，敦睦人倫，除此之外别無他法。古時黄帝的合宫，有虞的總期，唐堯的衢室，夏禹的世室，都是用來調和元氣，治理陰陽的。臣聽説明堂有天地的規制，陰陽的綱紀，二十四節氣、八風、十二月、四時、五行、二十八星宿，無不俱備。朝政敗壞則災難萌生，朝政清明則吉祥呈現。臣願陛下爲唐室恢弘萬世之業績，在都城南郊擇地，建立明堂，與天下人同心協力重新開始，稽考《周禮》、《月令》而建築。然後在孟春之月，乘着鸞輅，駕着蒼龍，在大寢的東堂北邊朝會三公、九卿、士大夫等，背靠斧扆，憑着玉几，處理天下政事。親自籍田、親手喂蠶以勸課農桑，贍養三老、五更而教人孝敬友愛，斷明案件持法寬宏而停止濫刑，加强文治而平息戰争，明察孝廉而清除貪官。後宫裏不是妃嬪御女的，全部放出；珠玉錦綉、雕琢技巧等無益之物，徹底抛棄；巫鬼淫祀等惑亂人心之類，堅决禁止。臣以爲這樣不久就可以安享太平。

又説：

陛下正在大興教化，而太學却久已荒廢，學校荒蕪，聽不見誦讀《詩》、《書》之聲，明詔還没有提到此事，所以愚臣私下感到遺憾。太學，是施行政治教化的地方，君臣上下取法於此，仁孝禮義興起於此，天子可以在這裏得到賢臣。現在棄而不論，雖想和睦人倫，興治綱紀，但因捨本而求末，終究不可得到。“君子三年不講禮儀，禮制必然墮壞，三年不習樂，樂必崩毁”，爲什麽

年不爲樂，樂必崩”，奈何爲天下而輕禮樂哉？願引胄子使歸太學，國家之大務不可廢已。

后召見，賜筆札中書省，令條上利害。子昂對三事。其一言：

九道出大使巡按天下，申黜陟，求人瘼，臣謂計有未盡也。且陛下發使，必欲使百姓知天子夙夜憂勤之也，群臣知考績而任之也，奸暴不逞知將除之也，則莫如擇仁可以恤孤、明可以振滯、剛不避强禦、智足以照奸者，然後以爲使，故輶軒未動，而天下翹然待之矣。今使且未出，道路之人皆已指笑，欲望進賢下不肖，豈可得邪？宰相奉詔書，有遣使之名，無任使之實。使愈出，天下愈弊，徒令百姓治道路，送往迎來，不見其益也。臣願陛下更選有威重風概爲衆推者，因御前殿，以使者之禮禮之，諄諄戒敕所以出使之意，乃授以節。自京師及州縣，登拔才良，求人瘼，宣布上意，令若家見而户曉。昔堯、舜不下席而化天下，蓋黜陟幽明能折衷者。陛下知難得人，則不如少出使。彼煩數而無益於化，是烹小鮮而數撓之矣。

其二言：

刺史、縣令，政教之首。陛下布德澤，下詔書，必待刺史、縣令謹宣而奉行之。不得其人，則委棄有司，挂墻屋耳，百姓安得知之？一州得才刺史，十萬户

既要治理天下而又輕視禮樂呢？願陛下引導學子使他們回到太學讀書，這是國家的大事千萬不可廢棄。

武后召見他，在中書省賜給筆紙，讓他上書列舉朝政利害。陳子昂以三件事對答。其一説道：

派遣九道大使巡察天下，申明官吏的升降，訪求百姓的疾苦，臣認爲這還有不足之處。而陛下派遣使臣，一定想使百姓知道天子晝夜憂勤操勞國政之心，讓群臣知道根據考績而任官的規矩，讓奸暴不法之徒知道很快就要被除去，這樣不如選擇那些具有仁愛之心能體恤孤弱、英明有才幹能解析疑難、剛直不畏强暴、機智多謀能識破奸計的人，然後讓這樣的人出任使者，這樣的話儘管使臣還没有出發，天下人就已翹首以待了。可現在使臣還没有出發，路上的人已開始指責嘲笑，想讓他們去推薦賢才罷除不良之輩，難道能够辦到嗎？宰相接受詔令，有派遣使者的虚名，没有任用使者的實權，使者越多，天下的弊端越重，徒然讓百姓修治道路，送往迎來，而不能見到收效啊。臣願陛下改而選擇那些有威嚴氣概而被衆人所推崇的人，在前殿召見他們，以使者之禮相待，諄諄告誡讓他們明白出使的目的，然後再授給他們符節。讓他們從京城到州縣，選拔賢良俊才，訪求百姓疾苦，宣諭皇上的意圖，做到家喻户曉人人皆知。古時堯、舜不離座席而能教化天下的原因，就在於依靠那些獎懲分明能堅守公正的使者。陛下也知道這樣的人才難得，就不如少派遣使者。那樣多次煩擾無益於教化，就好比烹小魚而反復翻動使魚爛在鍋裏反而把事情弄糟的道理一樣。

其二説道：

刺史、縣令等官員，是施行教化的根本。陛下廣布盛德恩澤，下達詔令，定要通過刺史、縣令謹慎宣諭之後而具體實行。所任不得人，則詔書命令祇能被丢棄在有關部門，空挂於墻頭屋角罷了，百姓怎能得知

賴其福；得不才刺史，十萬户受其困。國家興衰，在此職也。今吏部調縣令如補一尉，但計資考，不求賢良。有如不次用人，則天下囂然相謗矣，狃于常而不變也。故庸人皆任縣令，教化之陵遲，顧不甚哉！

呢？一州得到賢能的刺史，十萬百姓就會托他致福；一州得到不稱職的刺史，十萬百姓就因他受困。所以國家的興盛衰弱，主要在刺史一職了。現在吏部調補縣令就好像補用一名小尉那樣輕率，僅根據資歷考核，不訪求賢良。就好像破格用人，天下人就會議論紛紛加以誹謗，習於常規而不加改變。所以平庸之人都能擔任縣令，教化的衰落，是可以想見的。

其三言：

天下有危機，禍福因之而生。機静則有福，動則有禍，百姓安則樂生，不安則輕生者是也。今軍旅之弊，夫妻不得安，父子不相養，五六年矣。自劍南盡河、隴，山東由青、徐、曹、汴，河北舉滄、瀛、趙、鄭，或困水旱，或頓兵疫，死亡流離略盡。尚賴陛下憫其失職，凡兵戍調發，一切罷之，使人得妻子相見，父兄相保，可謂能静其機也。然臣恐將相有貪夷狄利，以廣地强武説陛下者，欲動其機，機動則禍構。宜修文德，去刑罰，勸農桑，以息疲民。蠻夷知中國有聖王，必累譯至矣。

其三説：

天下有潛伏的危機，禍福因此而生。危機不被引發就有福可享，危機爆發就有禍患發生，百姓安定纔能安生樂命，不安定就會輕生拼命。現在戰爭帶來的禍害，使夫妻不得相安，父子不能相養，這種狀況已有五、六年時間了。從劍南到河、隴，山東的青、徐、曹、汴等州，河北的滄、瀛、趙、鄭等州，有的困於水旱災害，有的因爲兵役瘟疫，百姓死亡流離殆盡。還希望陛下憐憫他們遭遇不幸，所有兵役調發，全部免除，使他們能夫妻團圓，父兄相保，這就可説是使危機轉而安定了。但臣恐怕將相中有人貪圖夷狄之利，以擴大地盤增强武力來勸説陛下，想引發危機，危機一動禍患就會發生。應該修治文德，摒去刑罰，勸課農桑，使疲憊的百姓得以休養生息。這樣蠻夷知道中原有聖明的君主，必然會輾轉傳譯而來朝見。

于時，吐蕃、九姓叛，詔田揚名發金山道十姓兵討之。十姓君長以三萬騎戰，有功，遂請入朝。后責其嘗不奉命擅破回紇，不聽。子昂上疏曰：

當時，吐蕃、九姓背叛中原，武后下詔讓田揚名調發金山道十姓兵力去討伐他們。十姓君長帶領三萬騎兵作戰，立下戰功，就請求入朝求見。武后責怪他們曾經不聽命令擅自攻打回紇，不同意他們的請求。陳子昂上疏説：

國家能制十姓者，繇九姓强大，臣服中國，故勢微弱，委命下吏。今九姓叛亡，北蕃喪亂，君長無主，回紇殘破，磧北諸姓已非國有，欲掎角亡叛，唯金山諸蕃共爲形勢。有司乃以揚名擅破回紇，歸十姓之罪，拒而遣

國家之所以能控制十姓的原因，是因爲九姓强大，向中原稱臣，所以十姓勢力衰弱，向下吏投降。現在九姓叛亡，北蕃遭逢喪亂，國内無主，回紇殘破，漠北諸姓已非國家所有，想要相互響應反叛，衹有金山各蕃和中原共成表裏之勢。現在有關部門因爲田揚名私自打敗回紇，就歸罪於十姓，拒絶

還，不使入朝，恐非羈戎之長策也。夫戎有鳥獸心，親之則順，疑之則亂，今阻其善意，則十姓内無國家親信之恩，外有回紇報仇之患，懷不自安，鳥駭狼顧，則河西諸蕃自此拒命矣。且夷狄相攻，中國之福。今回紇已破，既無可言；十姓非罪，又不當絕。罪止揚名，足以慰其酋領矣。近詔同城權置安北府，其地當磧南口，制匈奴之衝，常爲劇鎮。臣頃聞磧北突厥之歸者已千餘帳，來者未止，甘州降户四千帳，亦置同城。今磧北喪亂、荒饉之余，無所存仰，陛下開府招納，誠覆全戎狄之仁也。然同城本無儲峙，而降附蕃落不免寒飢，更相劫掠。今安北有官牛羊六千，粟麥萬斛，城孤兵少，降者日衆，不加救恤，盜劫日多。夫人情以求生爲急，今有粟麥牛羊爲之餌，而不救其死，安得不爲盜乎？盜興則安北不全，甘、涼以往，蹻以待陷，後爲邊患，禍未可量。是則誘使亂，誨之盜也。且夷狄代有雄桀，與中國抗，有如勃起，招合遺散，衆將係興，此國家大機，不可失也。

而遣返回他，不讓入朝，這恐怕不是籠絡戎狄的長遠之策啊。戎狄之心同於鳥獸，對它親近友好就歸順，對它猜疑疏遠就作亂，今天拒絕他們的好意，則十姓内得不到國家親信的恩義，外有回紇報仇的後患，心懷不安，如鳥驚狼駭，這樣河西諸蕃從此就會拒絕聽受朝廷命令了。況且夷狄之間互相攻擊，是中原的福氣。現在回紇已被打敗，當然無話可説；十姓没有罪過，就不應該回絕。衹需治罪田揚名一人，就足以安慰其他酋長的心了。近來下詔在同城暫時設置安北府，那裏正當沙磧南邊孔道，是控制匈奴的要衝，常被視爲重鎮。臣近來聽説磧北突厥已歸降一千餘帳，來歸降的還没有停止，甘州降户有四千餘帳，也安置在同城。現在磧北遭受喪亂，饑荒之外，别無生存的希望，陛下設府招納他們，的確是保全戎狄的仁德。但同城本來没有積儲，而降附的蕃落免不了飢寒，又會互相搶劫掠奪。現在安北有國家牛羊六千多頭，粟麥萬斛，城孤兵少，投降的人越來越多，如果不加以救濟，盜劫勢必日益增加。人之常情以謀求生存爲首要之事，現有粟麥牛羊作爲誘餌，却不拯救他們於死亡之中，怎能不成爲盜賊呢？盜賊興起則安北不能保全，甘、涼之外的蕃人，也是厲兵秣馬等待進攻，以後成爲邊患，災禍就不可估量。這樣就是引誘他們作亂，教誨他們爲盜啊。況且夷狄各代都有英雄豪傑，與中原對抗，假如崛起，招合流散之衆，人數衆多就會興盛，這是國家招撫夷狄之大好機會，不可失呀。

又謂：

河西諸州，軍興以來，公私儲蓄，尤可嗟痛。涼州歲食六萬斛，屯田所收不能償墾。陛下欲制河西，定亂戎，此州空虚，未可動也。甘州所積四十萬斛，觀其山川，誠河西喉咽地，北當九姓，南逼吐蕃，奸回不測，伺我

又説：

河西各州縣，自從用兵以來，公私積蓄，尤其令人痛心。涼州一年耗糧六萬斛，屯田所得的收成不能補償墾田的費用。陛下想控制河西，平定亂戎，此州錢糧空虚，不可輕舉妄動。而甘州積蓄有四十萬斛，觀其山川形勢，確是河西咽喉要地，北臨九姓，南逼吐蕃，奸邪之心不可測度，伺我邊境之

邊罅。故甘州地廣粟多，左右受敵，但户止三千，勝兵者少，屯田廣夷，倉庾豐衍，瓜、肅以西，皆仰其餫，一旬不往，士已枵飢。是河西之命係于甘州矣。且其四十餘屯，水泉良沃，不待天時，歲取二十萬斛，但人力寡乏，未盡墾發。異時吐蕃不敢東侵者，繇甘、凉士馬强盛，以振其入。今甘州積粟萬計，兵少不足以制賊，若吐蕃敢大入，燔蓄穀，蹂諸屯，則河西諸州，我何以守？宜益屯兵，外得以防盜，内得以營農，取數年之收，可飽士百萬，則天兵所臨，何求不得哉？

隙而要入侵中原。所以説甘州地廣糧多，左右受敵，但人口衹有三千户，善戰兵士不多，屯田廣闊平坦，倉庫積蓄豐厚，瓜、肅以西之地，全仰仗它運送糧食，一旬不送，士兵就已受飢。所以説河西的命運係於甘州。而且甘州的四十餘屯，水豐土沃，不管氣候如何，一年都能收成二十萬斛，但人力缺少，未能完全開發。以往吐蕃不敢東侵的原因，就是由於甘州、凉州士兵强盛馬匹精良，足以震懾他們的侵入。現在甘州雖糧食積蓄多達萬計，但兵力很少不足以扼制敵軍，如果吐蕃敢大舉侵入，焚燒積蓄的糧食，蹂躪各處屯田，那麽河西諸州，我們怎麽能守住？應增加屯田兵士，對外可防邊患，在内可以耕作，獲取幾年的收成，可供百萬士兵飽食，那樣官軍一到，又有什麽不可求的事呢？

其後吐蕃果入寇，終后世爲邊患最甚。

後來吐蕃果然入侵，直到末世始終成爲最嚴重的邊患。

后方謀開蜀山，由雅州道翦生羌，因以襲吐蕃。子昂上書以七驗諫止之，曰：

皇后正計劃打通蜀山，由雅州道進軍消滅羌人，然後再進擊吐蕃。陳子昂上疏總結以往的七次經驗教訓來規勸她，他説：

臣聞亂生必由於怨。雅州羌未嘗一日爲盜，今無罪蒙戮，怨必甚，怨甚則蜂駭且亡，而邊邑連兵守備不解，蜀之禍構矣。東漢喪敗，亂始諸羌，一驗也。吐蕃黠獪，抗天誅者二十餘年。前日薛仁貴、郭待封以十萬衆敗大非川，一甲不返；李敬玄、劉審禮舉十八萬衆困青海，身執賊廷，關、隴爲空。今乃欲建李處一爲上將，驅疲兵襲不可幸之吐蕃，舉爲賊笑，二驗也。夫事有求利而得害者。昔蜀與中國不通，秦以金牛、美女啖蜀侯，侯使五丁力士棧褒斜，鑿通谷，迎秦之饋。秦隨以兵，而地入中州，三驗也。吐蕃愛蜀富，思盜

臣聽説禍亂發生是由怨恨所致。雅州羌人未曾有一天爲盜，現在無罪却要遭到殺戮，必然十分怨恨，怨恨至極就會驚駭逃亡，這樣邊境必然要連兵防守長備不懈，蜀地的禍亂就釀成了。東漢王朝的破敗，禍亂就起於羌人，這是驗證之一。吐蕃奸詐狡猾，和中原對抗了二十多年。前次薛仁貴、郭待封帶領十萬大軍討伐而兵敗大非川，全軍覆没；李敬玄、劉審禮率領十八萬大軍又被圍困於青海湖，劉審禮被俘賊廷，關、隴之地因此兵力空虚。現在想任李處一爲上將，率領疲憊的兵士去襲擊不可僥幸取勝的吐蕃，成爲賊的笑柄，這是驗證之二。有些事情往往是本想求利反而受害。古時蜀地與中原道路不通，秦國用金牛、美女收買蜀侯，蜀侯讓五位力士在褒斜修築棧道，開通山谷，迎接秦國的饋贈。秦國隨後而進兵，

之矣，徒以障隧隘絶，頓餓喙不得噬。今撤山羌，開阪險，使賊得收奔亡以攻邊，是除道待賊，舉蜀以遺之，四驗也。蜀爲西南一都會，國之寶府，又人富粟多，浮江而下，可濟中國。今圖僥倖之利，以事西羌，得羌地不足耕，得羌財不足富。是過殺無辜之衆，以傷陛下之仁，五驗也。蜀所恃，有險也；蜀所安，無役也。今開蜀險，役蜀人，險開則便寇，人役則傷財。臣恐未及見羌，而奸盜在其中矣。異時益州長史李崇真托言吐蕃寇松州，天子爲盛軍師，趣轉餉以備之。不三年，巴、蜀大困，不見一賊，而崇真奸臧已巨萬。今得非有奸臣圖利，復以生羌爲資？六驗也。蜀士尪孱不知兵，一虜持矛，百人不敢當。若西戎不即破滅，臣見蜀之邊垂且不守，而爲羌夷所暴，七驗也。國家近廢安北，拔單于，棄龜兹、疏勒，天下以爲務仁不務廣，務養不務殺，行太古三皇事。今徇貪夫之議，誅無罪之羌，遺全蜀患，此臣所未諭。方山東飢，關隴弊，生人流亡，誠陛下寧静思和天人之時，安可動甲兵、興大役，以自生亂？又西軍失守，北屯不利，邊人駭情，今復舉輿師投不測，小人徒知議夷狄之利，非帝王至德也。善爲天下者，計大而不計小，務德而不務刑，據安念危，值利思害。願陛下審計之。

後來蜀地盡爲秦國所得，這是驗證之三。吐蕃貪圖蜀地的富饒，早想據爲己有，苦於道路艱難險阻無法通達，張開餓口想吃却够不着。現在撤除山羌，開通險道，使敵人可以收羅逃亡攻我邊境，這是修好道路等待敵人，把蜀地拱手送人，這是驗證之四。蜀是西南一大都會，堪稱國家寶府，而又百姓富足糧食豐裕，沿江而下，可以接濟中原。現在貪圖僥幸之利，而對西羌用兵，得到羌人的土地不足以耕種，得到羌人的財産不足以使國家富足。而過多地殺害無辜民衆，傷害陛下仁德，這是驗證之五。蜀地所憑藉的，是有險可據，蜀地之所以安寧，是没有徭役。現在開通蜀地之險，役使蜀人，天險開通則方便敵寇，役使人民則有傷財力。臣恐怕還未見到羌人，而奸盜已在蜀中了。過去益州長史李崇真假托人言説吐蕃進犯松州，天子爲此大舉發兵，急速轉運糧餉以做準備。不到三年，巴、蜀大爲貧困，還没見到一個敵人，而李崇真貪臟已達巨萬。現在是否又有奸賊圖利，想以生羌作爲藉口呢？這是驗證之六。蜀郡士兵瘦弱不會作戰，一個賊人持矛而進，一百人都不敢抵擋。如果西邊的戎狄不能立即消滅，臣認爲蜀的邊境都將保不住，定會受到羌夷凌暴，這是驗證之七。國家最近廢除安北，撤銷單于，放棄龜兹、疏勒，天下人認爲這是致力於仁政，而不是一意要拓廣疆土；致力於休養生息，而不是一意濫行殺戮，實行上古三皇之事。現以采納貪鄙之徒的建議，誅殺無罪的羌人，給全蜀留下禍患，這是臣所不能理解的。近來山東饑饉，關隴疲敝，百姓流亡，正是陛下寧静思慮調和天人關係之際，怎可調發軍隊，興起大役，使自己生出禍亂呢？另外西軍失守，北邊屯戍失利，邊地百姓惶惶不安，現在又要發動軍隊投入無把握的戰爭，小人衹知空議夷狄之利，這不是帝王的盛德啊。善於治理天下的人，考慮大得而不計小失，注重修德而不重刑罰，居安思危，得利

后復召見，使論爲政之要，適時不便者，毋援上古，角空言。子昂乃奏八科：一措刑，二官人，三知賢，四去疑，五招諫，六勸賞，七息兵，八安宗子。其大権謂：

今百度已備，但刑急罔密，非爲政之要。凡大人初制天下，必有凶亂叛逆之人爲我驅除，以明天誅。凶叛已滅，則順人情，赦過宥罪。蓋刑以禁亂，亂静而刑息，不爲承平設也。太平之人，樂德而惡刑，刑之所加，人必慘怛，故聖人貴措刑也。比大赦，滌蕩群罪，天下蒙慶，咸得自新。近日詔獄稍滋，鈎捕支黨，株蔓推窮，蓋獄吏不識天意，以抵慘刻。誠宜廣愷悌之道，敕法慎罰，省白誣冤，此太平安人之務也。官人惟賢，政所以治也。然君子小人各尚其類。若陛下好賢而不任，任而不能信，信而不能終，終而不賞，雖有賢人，終不肯至，又不肯勸。反是，則天下之賢集矣。議者乃云"賢不可知，人不易識"。臣以爲固易知，固易識。夫尚德行者無凶險，務公正者無邪朋，廉者憎貪，信者疾僞，智不爲愚者謀，勇不爲怯者死，猶鸞隼不接翼，薰蕕不共氣，其理自然。何者？以德并凶，勢不相入；以正攻佞，勢不相利；以廉勸貪，勢不相售；以信質僞，勢不相和。智者尚謀，愚者所不聽；勇者徇死，怯者所不從。此趣向之反也。賢人未嘗不思效用，顧無其類則難進，是以湮汩于時。誠能

思害，望陛下對此事深思熟慮。

武后又召見他，讓他闡述對朝政大事的看法，以及不合時宜的做法，不要援引上古的事例，堆砌空話。陳子昂就上奏了八件事：一是少行刑罰，二是選官惟賢，三是識別賢愚，四是用人不疑，五是鼓勵進諫，六是有功必賞，七是停息戰争，八是安排好唐室宗子。其文大意是：

現在各種制度已經完備，但刑法仍然峻急而嚴密，這不是治理國家之道。凡是大德之人開始治理天下時，肯定要有一些凶亂叛逆之人被我驅除誅殺，讓人們知道上天的懲罰。凶賊滅除之後，就要順應人心，赦免罪過。實施刑罰是爲了禁止禍亂，禍亂平定就要停止刑罰，不要爲太平而設置刑罰。安居樂業之人，喜歡德政而厭惡刑罰，如用刑罰治理，他們必然憂傷悲痛，所以聖人注重棄置刑罰。前段時間大赦，寬免了一批罪人，天下獲福，紛紛悔過自新。近日詔獄逐漸增多，拘捕黨羽，株連追究，這都是獄吏不瞭解皇上的心意，而處以殘酷之刑。確實應廣布真正的憐憫友愛之心，要整飭法律慎用刑罰，洗雪冤枉，這是太平盛世治國安民的要務。任官唯賢，國家因此纔能得到治理。但君子和小人各有崇尚。如果陛下喜歡賢人却不任用他們，任用他們又不相信，相信他們又不能始終如一，能始終如一却又不奬賞他們，則雖有賢能之人，但終究不會出來任官，即使出來任官也不肯盡力。反之，天下的賢人就會聚集而來了。有人議論說："賢才不可知曉，人才難於識别。"臣認爲很容易知曉，很容易識别。崇尚德行的人没有凶險的行爲，心地公正的人没有奸邪的朋友，清廉之士憎惡貪鄙，誠信的人疾憤虚僞，有智慧的人不爲愚笨的人出謀劃策，勇敢的人不爲懦夫去送死，就好像鸞鳳不會和鷹隼比翼齊飛，香花和臭草不會氣味相投，道理是很自然的。爲什麼呢？用德去合并凶，二者勢不相入；用公正去克服奸邪，二者勢不相利；用廉去勸勉貪，二者勢不相投；用信去

信任俊良，知左右有灼然賢行者，賜之尊爵厚禄，使以類相舉，則天下之理得矣。陛下知得賢須任，今未能者，蓋以常信任者不效。如裴炎、劉禕之、周思茂、騫味道固蒙用矣，皆孤恩前死，以是陛下疑於信賢。臣固不然。昔人有以噎得病，乃欲絶食，不知食絶而身殞。賢人於國，猶食在人，人不可以一噎而止飧，國不可以謬一賢而遠正士，此神鑒所知也。聖人大德，在能納諫，太宗德參三王，而能容魏徵之直。今誠有敢諫骨鯁之臣，陛下廣延順納，以新盛德，則萬世有述。臣聞勞臣不賞，不可勸功；死士不賞，不可勸勇。今或勤勞死難，名爵不及；偷榮尸禄，寵秩妄加，非所以表庸勵行者也。願表顯徇節，勵勉百僚。古之賞一人，千萬人悦者，蓋云當也。今事之最大者，患兵甲歲興，賦役不省，興師十萬，則百萬之家不得安業。自有事北狄，于今十年，不聞中國之勝。以庸將御冗兵，徭役日廣，兵甲日敝。願審量損益，計利害，勢有不可，毋虚出兵，則人安矣。虺賊干紀，自取屠滅，罪止魁逆，無復緣坐，宗室子弟，皆得更生。然臣願陛下重曉慰之，使明知天子慈仁，下得自安。臣聞人情不能自明則疑，疑則懼，懼則罪生。惟賜愷悌之德，使居無過之地。

正僞，二者勢不相和。智慧之人進上謀略，愚笨之人必然不聽；勇敢者以身相徇，懦怯者不會相隨。這是興趣和志向完全相反的緣故。賢人并非不想爲國效力，但看不到志同道合的人則難以前進，所以埋没於世。如確實能信任賢良，知道身邊有品行卓越的人，賞賜給他們尊貴的官爵和優厚的俸禄，使他們互相推薦，就可以得到治理天下的大道了。陛下深知得賢須用之理，現在之所以没有做到，是因爲往常信任的人不能忠心報效。如裴炎、劉禕之、周思茂、騫味道等固然都承蒙重用，但都辜負聖恩而早死，所以陛下對信任賢臣有所懷疑。對此臣很不以爲然。過去有人因吃飯噎了而得病，就要絶食，不知絶食就要身死。賢人對於國家，好比食物與人，人不可以因一次噎住而停止吃飯，國家也不能因一個賢人有了錯誤就疏遠所有的正直之士，這是陛下明察所能知道的。聖人大德，在於能接受勸諫，太宗之盛德可與三王相比，而能容忍魏徵的剛直。現在確實有敢於進諫的正直之臣，陛下如果廣爲延納，使盛德更新，則可載入史册萬世流傳。臣聽説不獎賞有功之臣，就不能鼓勵人們去立功；不賞賜敢死之士，就不能鼓勵人們勇猛衝鋒。現在有人勤於王事死於國難，却得不到功名爵禄；而有些苟取榮耀空食禄位的人，却濫加恩寵升官進爵，這不是表彰功勞激勵節行的做法啊。願陛下表彰顯揚盡忠殉節之人，以勉勵百官。古時獎賞一人，千萬人心悦誠服，是因爲賞賜得當啊。當前最大的禍事，就在於戰争頻繁，賦役沉重。徵發十萬軍隊，就有百萬之家不得安居樂業。自和北方夷狄發生戰争以來，至今已有十年，没聽説中原得勝，用平庸的將領統御冗雜的軍隊，徭役一天天沉重，軍隊一天天困頓。願陛下思量損益，權衡利害，形勢不利，就不要輕率出兵，這樣百姓就可以安居樂業了。虺賊李貞冒犯法紀，自取滅亡，衹治罪魁禍首的罪就行，不要再株累連坐他

人，這樣宗室子弟，都能得到新生。臣願陛下重新曉諭安慰他們，使他們知道天子的仁慈，下面纔能人心穩定。臣聽説人心不能自明就會產生猜疑，猜疑就會害怕，害怕就會犯罪。願賜他們友愛孝悌的恩德，使他們安居於無過之地。

俄遷右衛胄曹參軍。

不久遷任右衛胄曹參軍。

后既稱皇帝，改號周，子昂上《周受命頌》以媚悦后。雖數召見問政事，論亦詩切，故奏聞輒罷。以母喪去官，服終，擢右拾遺。

皇后稱帝之後，改國號爲周，陳子昂上《周受命頌》以取媚皇后。雖然多次被召見詢問政事，但因言論剛直而切中時要，因此進奏常被擱置。後因母親去世而離職，服喪期滿，升任右拾遺。

子昂多病，居職不樂。會武攸宜討契丹，高置幕府，表子昂參謀。次漁陽，前軍敗，舉軍震恐，攸宜輕易無將略，子昂諫曰："陛下發天下兵以屬大王，安危成敗在此舉，安可忽哉？今大王法制不立，如小兒戲。願審智愚，量勇怯，度衆寡，以長攻短，此刷耻之道也。夫按軍尚威嚴，擇親信以虞不測。大王提重兵精甲，頓之境上，朱亥竊發之變，良可懼也。王能聽愚計，分麾下萬人爲前驅，契丹小醜，指日可禽。"攸宜以其儒者，謝不納。居數日，復進計，攸宜怒，徙署軍曹。子昂知不合，不復言。

陳子昂身體多病，任職期間悶悶不樂。時逢武攸宜討伐契丹，大設幕府，上表請求讓陳子昂爲參謀。駐扎漁陽，前軍失敗，全軍震驚恐慌，武攸宜舉動輕率無大將謀略，陳子昂勸諫説："陛下調發全國軍隊交給大王統領，安危成敗在此一舉，怎麽可以大意呢？現在大王不制定嚴明的法規制度，像小兒游戲一樣。願大王明察智愚，衡量勇怯，計算衆寡，以長攻短，這纔是洗刷耻辱之道。統率軍隊要樹立威嚴，選拔親信以防不測。大王統領裝備精良的大軍，屯駐邊境，像朱亥擊殺晋鄙那樣的突發事變，實在可懼。大王如能聽從愚臣的計謀，請分出部下一萬人作爲前鋒，契丹小醜，就指日可擒了。"武攸宜因爲他是文士，拒絶他的意見不肯采納。過了幾天，又進獻計謀，武攸宜惱怒，改任他爲軍曹。陳子昂知武攸宜與自己意見不合，就不再進言。

聖曆初，以父老，表解官歸侍，詔以官供養。會父喪，廬冢次，每哀慟，聞者爲涕。縣令段簡貪暴，聞其富，欲害子昂，家人納錢二十萬緡，簡薄其賂，捕送獄中。子昂之見捕，自筮，卦成，驚曰："天命不祐，吾殆死乎！"果死獄中，年四十三。

聖曆初年，因父親年老，上表請求辭官回家侍奉，皇帝下詔讓他帶官供養。父親去世，在墓地蓋廬舍守墓，時常哀慟哭號，聽到的人無不爲之流淚。縣令段簡貪婪殘暴，聽説他家富有，就想加害陳子昂，家人交給縣令二十萬緡錢，段簡嫌太少，把陳子昂抓去關在獄中。陳子昂被抓後，自己算了一卦，卦象一成，他大驚説道："天命不保祐我，我要死了！"果然死在獄中，時年四十三歲。

子昂資褊躁，然輕財好施，篤朋友，與陸餘慶、王無競、房融、崔泰

陳子昂性格褊狹急躁，但不重財物樂於施捨，對朋友誠實敦厚，和陸餘慶、王無競、房

之、盧藏用、趙元最厚。

融、崔泰之、盧藏用、趙元等人關係最好。

唐興，文章承徐、庾餘風，天下祖尚，子昂始變雅正。初，爲《感遇詩》三十八章，王適曰："是必爲海内文宗。"乃請交。子昂所論著，當世以爲法。大曆中，東川節度使李叔明爲立旌德碑於梓州，而學堂至今猶存。

唐初，文章上承徐陵、庾信的遺風，天下崇尚以爲文章之祖。陳子昂開始改爲雅正。起初，作《感遇詩》三十八章，王適説："此人定是海内文宗。"就主動和他結交。陳子昂的論著，被當時人作爲法則。大曆年間，東川節度使李叔明在梓州給他立旌德碑，而學堂至今仍然保存。

子光，復與趙元子少微相善，俱以文稱。光終商州刺史。子易甫、簡甫，皆位御史。

兒子名光，又和趙元的兒子趙少微來往密切，都因文章出名。陳光官位終於商州刺史。兒子陳易甫、陳簡甫，官做到御史。

王無競

王無競者，字仲烈，世徙東萊，宋太尉弘之遠裔。家足于財，頗負氣豪縱。擢下筆成章科，調欒城尉，三遷監察御史，改殿中。會朝，宰相宗楚客、楊再思離立偶語，無競揚笏曰："朝禮上敬，公等大臣，不宜慢常典。"楚客怒，徙無競太子舍人。

王無競，字叫仲烈，先世移居東萊，是宋太尉王弘的後裔。家中財産豐厚，頗爲仗義豪縱。考中下筆成章科，調任欒城尉，三次遷任做到監察御史，改任殿中侍御史。有次朝會時，宰相宗楚客、楊再思離班交談，王無競舉起笏版説："朝禮無上應該敬守，公等是大臣，不應怠慢常典。"宗楚客惱怒，改任王無競爲太子舍人。

神龍初，詆權幸，出爲蘇州司馬。張易之等誅，坐嘗交往，貶廣州，仇家矯制榜殺之。

神龍初年，指責權要寵幸之人，出任蘇州司馬。張易之等人被殺之後，無競因曾與他們交往受到牽連，貶到廣州，仇家假傳聖旨用杖刑將他處死。

趙元

趙元者，字貞固，河間人。祖掞，號通儒，在隋，與同郡劉焯俱召至京師，補黎陽長，徙居汲。

趙元，字叫貞固，是河間人。祖父名掞，號稱通儒，隋朝時，和同郡人劉焯都被召到京城，補任黎陽長，移居到汲。

元少負志略，好論辯。來游雒陽，士争慕嚮，所以造謁皆搢紳選。武后方稱制，懼不容其高，調宜禄尉。到職，非公事不言，彈琴蒔藥，如隱者之操。自傷位不配才，卒年四十九。其友魏元忠、孟詵、宋之問、崔璩等共謚昭夷先生。

趙元年輕時胸懷大志，喜歡辯論。游學雒陽，文士争相交往，前來拜訪致意的都是搢紳名士。武后剛剛臨朝稱制，因内心懼怕而不能容忍名望太高的趙元，調任他爲宜禄尉。到任以後，不是公事不開口講話，整日彈琴種藥，和隱士的情操一樣。感傷自己懷才不遇，死年四十九歲。他的朋友魏元忠、孟詵、宋之問、崔璩等共同給他定謚號爲昭夷先生。

贊曰：子昂説武后興明堂太學，其言甚高，殊可怪笑。后竊威柄，誅大臣、宗室，脅逼長君而奪之權。子

贊曰：陳子昂勸説武后興建明堂、太學，言論離奇，令人感到可笑。皇后竊取威權，誅殺大臣、宗室，威逼君長篡奪大權。陳子昂就用王者

昂乃以王者之術勉之，卒爲婦人訕侮不用，可謂薦圭璧於房闥，以脂澤污漫之也。瞽者不見泰山，聾者不聞震霆，子昂之于言，其聾瞽歟。

的統治之術去勸導她，最終反被婦人訕笑侮辱而没有采納，真可説是把美玉白璧進獻到閨房，婦人用脂粉使美玉白璧受到玷污。盲人看不見泰山，聾子聽不到雷聲，陳子昂對她上言，就如同盲人聾子講話一樣。



# 唐書卷一百八

## 列傳第三十三

### 劉裴婁列傳

**劉仁軌** 劉濬

劉仁軌，字正則，汴州尉氏人。少貧賤，好學。值亂，不能安業，每動止，畫地書空，寓所習，卒以通博聞。武德初，河南道安撫大使任瓌上疏有所論奏，仁軌見其稿，爲竄定數言。瓌驚異，赤牒補息州參軍。轉陳倉尉。部人折衝都尉魯寧者，豪縱很法，縣莫敢屈。仁軌約不再犯，而寧暴横自如，仁軌榜殺之。州以聞，太宗曰："尉而殺吾折衝，可乎?"召詰讓。仁軌對曰："寧辱臣，臣故殺之。"帝以爲剛正，更擢咸陽丞。

劉仁軌，字正則，是汴州尉氏人。少年時貧困，愛好學習。時值戰亂，不能安心從事學業，每到一處，就在空中地上比劃寫字，温習所學的内容，最終以通曉博學而聞名。武德初年，河南道安撫大使任瓌上疏論奏，劉仁軌見到他的草稿，替他修改幾字。任瓌驚異，填寫空白文書授任他爲息州參軍。轉任陳倉尉。屬下有個折衝都尉叫魯寧，放縱違法，縣裏不敢制止。劉仁軌約定他不可再犯，然而魯寧横暴依舊，劉仁軌將他鞭笞而死。州裏上報此事，太宗説："縣尉殺我折衝，這怎麽可以呢?"召他來責問。劉仁軌回答説："魯寧侮辱臣，臣所以殺他。"皇帝認爲他剛正，提拔他改任咸陽丞。

貞觀十四年，校獵同州。時秋斂未訖，仁軌諫曰："今兹澍澤沾足，百穀熾茂，收纔十二。常日賫調，已有所妨。又供獵事，繕橋治道，役雖簡省，猶不損數萬。少延一旬，使場圃畢勞，陛下六飛徐驅，公私交泰。"璽書褒納。拜新安令。累遷給事中。爲李義府所惡，出爲青州刺史。顯慶五年，伐遼，義府欲斥以罪，使督漕，而船果覆没。坐免官，白衣隨軍。

貞觀十四年，皇帝在同州圍獵。當時秋收尚未結束，劉仁軌勸諫説："今年雨水充沛，五穀茂盛，纔收割了十分之二。平常的徵調，對農事已有妨害。加上供奉打獵之事，修繕橋梁整治道路，工役雖然簡單，所需役夫依然不下數萬。稍後推延十來天，使收割晾曬結束，陛下車駕從容起動，公私兩便。"降詔書表揚采納。拜任新安令。多次升遷做了給事中。因受到李義府的憎恨，出任青州刺史。顯慶五年，討伐遼國，李義府想製造罪名斥退他，命他督責水運，船果然覆没。因此獲罪免官，以平民身份隨軍。

初，蘇定方既平百濟，留郎將劉仁願守其城，左衛中郎將王文度爲熊津都督，撫納殘黨。文度死，百濟故

當初，蘇定方平定百濟，留下郎將劉仁願守衛該國都城，左衛中郎將王文度擔任熊津都督，招撫收納殘衆。王文度死後，百濟舊將福信和僧

將福信及浮屠道琛迎故王子扶餘豐立之，引兵圍仁願。詔仁軌檢校帶方州刺史，統文度之衆，并發新羅兵爲援。仁軌將兵嚴整，轉鬥陷陣，所向無前。信等釋仁願圍，退保任存城。既而福信殺道琛，并其衆，招還叛亡，勢張甚。仁軌與仁願合，則解甲休士。時定方伐高麗，圍平壤不克。高宗詔仁軌拔軍就新羅與金法敏議去留計。將士咸欲還，仁軌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便國家者，得專之。今天子欲滅高麗，先誅百濟，留兵鎮守，制其心腹。雖孽豎跳梁，士力未完，宜厲兵粟馬，乘無備，擊不意，百下百全。戰勝之日，開張形勢，騰檄濟師，聲援接，虜亡矣。今平壤不勝，熊津又拔，則百濟之燼復炎，高麗之滅無期。吾等雖入新羅，正似坐客，有不如志，悔可得邪？扶餘豐猜貳，表合内攜，勢不支久。宜堅守伺變以圖之，不可輕動。"衆從其議，乃請益兵。

時賊守真峴城，仁軌夜督新羅兵薄城扳堞，比明，入之，遂通新羅餉道。而豐果襲殺福信，遣使至高麗、倭丐援。會詔遣右威衛將軍孫仁師率軍浮海而至，士氣振。於是，諸將議所向，或曰："加林城水陸之衝，盍先擊之？"仁軌曰："兵法避實擊虛。加林險而固，攻則傷士，守則曠日。周留城，賊巢穴，群凶聚焉。若克之，諸城自下。"於是仁師、仁願及法敏帥陸軍以進，仁軌與杜爽、扶餘隆繇熊津白江會之。遇倭人白江口，四戰皆克，焚四百艘，海水爲丹。扶餘豐脱身走，獲其寶劍。僞王子扶餘忠勝、忠志等率其衆與倭人降，獨酋帥遲受信據任存城未下。始，定方破

人道琛迎立原王子扶餘豐，率兵包圍了劉仁願。朝廷下詔任命劉仁軌檢校帶方州刺史，統領王文度的部衆，并調發新羅軍隊作爲援軍。劉仁軌帶兵嚴肅整齊，轉戰各方衝鋒陷陣，所向無敵。福信等人解除對劉仁願的包圍，退守任存城。不久福信殺死道琛，吞并了他的部衆，招回叛亡之人，氣勢更加囂張。劉仁軌和劉仁願合軍一處，解甲休整部隊。當時蘇定方討伐高麗，圍攻平壤没有攻克。高宗下詔劉仁軌將軍隊開到新羅和金法敏商議去留之計。將士都想返回，劉仁軌説："《春秋》之義，大夫出境，遇上可以安定社稷、便利國家的事，可以自行決斷。如今天子打算滅亡高麗，首先討平百濟，留兵鎮守，控制腹地。雖然叛賊猖狂，但兵力還不完善，應厲兵秣馬，乘其無備，攻其不意，可百戰百勝。戰勝之日，打開局面，傳遞文書請求援軍，援軍消息一到，敵軍就會滅亡。如今攻打平壤没有取勝，熊津的守軍又撤離了，百濟就會死灰復燃，滅亡高麗就遥遥無期了。我們雖然進入新羅，就好似坐客一般，假如不得志，後悔來得及嗎？扶餘豐猜忌多疑，内部貌合神離，一定不會支持多久。應堅守不動觀察變化來設法謀取，不可輕舉妄動。"衆人聽從他的建議，於是請求增兵。

當時敵軍駐守真峴城，劉仁軌連夜督率新羅軍隊靠近并攀上城墻，到了天明，攻入城中，於是打通新羅運糧道路。扶餘豐果然襲擊并殺死福信，派使者到高麗、倭國求援。這時朝廷下詔派遣右威衛將軍孫仁師率軍渡海來到，士氣振奮。當時，衆將討論行動方向，有的説："加林城地處水陸要衝，爲什麽不先進攻它？"劉仁軌説："兵法講究避實擊虛。加林城險要堅固，進攻則會損傷士兵，防守則會曠日持久。周留城，是賊軍的巢穴，所有的壞人都聚集在那裏。如果攻克周留城，其他各城可不攻自降。"於是孫仁師、劉仁願和金法敏率陸軍前進，劉仁軌和杜爽、扶餘隆由熊津白江前進與陸軍會合。在白江口與倭國軍隊相遇，四戰四勝，燒毁敵船四百艘，海水被映得通紅。扶餘豐脱身逃走，繳獲了他的寶劍。僞王子扶餘忠勝、扶餘忠志等率部衆和倭國

百濟，酋領沙吒相如、黑齒常之嘯亡散，據險以應福信，至是皆降。仁軌以赤心示之，畀取任存自效，即給鎧仗糧糒。仁師曰："夷狄野心難信，若受甲濟粟，資寇便也。"仁軌曰："吾觀相如、常之忠而謀，因機立功，尚何疑?"二人訖拔其城。遲受信委妻子奔高麗，百濟餘黨悉平。仁師等振旅還，詔留仁軌統兵鎮守。

軍隊投降，衹有敵帥遲受信據守任存城而没能攻下。起初，蘇定方攻破百濟，酋人首領沙吒相如、黑齒常之招集亡散，占據險要響應福信，到這時全部投降。劉仁軌示以誠心，命他們攻取任存城來立功贖罪，當即供給鎧甲兵器和糧食。孫仁師說："夷狄野心難以相信，如果供給鎧甲兵器和糧食，就是資助敵寇。"劉仁軌說："我看沙吒相如、黑齒常之忠誠而有智謀，定會利用時機建立功績，還有什麼可懷疑的?"二人終於攻克任存城。遲受信抛棄妻子兒女投奔高麗，百濟餘衆都被平定。孫仁師等整軍回國，詔令留下劉仁軌統兵鎮守。

百濟再被亂，僵尸如莽，仁軌始命瘞埋吊祭焉。葺復户版，署官吏，開道路，營聚落，復防堰，賑貧貸乏，勸課耕種，爲立官社，民皆安其所。遂營屯田，以經略高麗。仁願至京師，帝勞曰："若本武將，軍中奏請，皆有文理，何道而然?"對曰："仁軌之辭，非臣所能。"帝嘆賞之，超進仁軌六階，真拜帶方州刺史，賜第一區，厚賚妻子，璽書褒勉。

百濟再遭戰亂，僵尸遍地，劉仁軌開始下令埋葬吊祭。整頓户籍，設置官吏，開通道路，營建村落，修復堤堰，救濟貧苦，鼓勵耕種，建立唐朝的土神和穀神祭壇，百姓各安其業，於是經營屯田，來籌劃謀取高麗。劉仁願到達京城，皇帝慰勞他說："你本是武將，軍中奏請，都有文理，爲何會做到這一點?"他回答說："是劉仁軌的文辭，非臣所能。"皇帝贊賞劉仁軌，破格晋升劉仁軌六階，正式拜授帶方州刺史，賜給住宅一座，厚賞他的妻子兒女，降詔書表揚勉勵他。

先是，貞觀、永徽中，士戰殁者皆詔使吊祭，或以贈官推授子弟。顯慶後，討伐恩賞殆絶；及破百濟、平壤，有功者皆不甄叙。州縣購募，不願行，身壯家富者，以財參逐，率得避免。所募皆傭劣寒憊，無鬥志。仁軌具論其弊，請加慰賚，以鼓士心。又表用扶餘隆，使綏定餘衆。帝乃以隆爲熊津都督。

在此之前，貞觀、永徽年間，戰死的兵士都派皇上特使吊祭，有的將贈官轉授給子弟。顯慶年以後，出征討伐的恩賞幾乎斷絶；等攻破百濟、平壤，有功者都不被記録任用。州縣招募，百姓不願出行，身强體壯家境富裕的人，用財物行賄，大都得以避免。所招募的都是怯懦貧寒之人，没有鬥志。劉仁軌詳細論述這種弊端，請加以慰問賞賜，以鼓舞兵心。又上表任用扶餘隆，讓他安撫平定餘衆。皇帝於是任用扶餘隆爲熊津都督。

時劉仁願爲卑列道總管，詔率兵度海，使代舊屯，與仁軌俱還。仁軌曰："上巡狩方岳，又經略高麗。方農時，而吏與兵悉被代，新至者未習，萬一蠻夷生變，誰與捍之? 不如留舊兵畢穫，等級遣還。仁軌當留，未可去。"仁願不可，曰："吾但知準

當時劉仁願任卑列道總管，詔令他率兵渡海，去替换原來駐屯的士兵，與劉仁軌一同返回。劉仁軌說："皇上巡視各地，又要籌劃謀取高麗。眼下正當農忙之時，而官吏和士兵都被替换，新來之人不熟悉情况，萬一蠻夷叛變，誰來抵擋禦衛? 不如留下原來的屯兵等到收割完畢，然後分批遣回。我劉仁軌應當留下，不能回去。"

詔耳。”仁軌曰：“不然。苟利國家，知無不爲，臣之節也。”因陳便宜，願留屯。詔可。由是以仁願爲不忠。

劉仁願不同意，說：“我祇按詔行事。”劉仁軌說：“您這樣做不對。假如利於國家，知無不爲，這是爲臣的節操。”於是上陳請求隨機行事，希望留下屯守。下詔同意。因此認爲劉仁願不忠。

始，仁軌任帶方州，謂人曰：“天將富貴此翁邪!”乃請所頒曆及宗廟諱，或問其故，答曰：“當削平遼海，頒示本朝正朔。”卒皆如言。及封泰山，仁軌乃率新羅、百濟、儋羅、倭四國酋長赴會。天子大悦，擢爲大司憲。遷右相，兼檢校太子左中護。累功封樂城縣男。

起初，劉仁軌在帶方州任職，對人說：“上天將要使我這老翁富貴呀!”於是要求頒布的曆法和宗廟避諱，有人問他緣故，他回答說：“要削平遼海，頒示本朝曆法。”最後都應驗了他的話。等封禪泰山時，劉仁軌就率領新羅、百濟、儋羅、倭四國酋長前來參加大會。天子非常高興，升任他爲大司憲。遷任右相，兼任檢校太子左中護。多次立功受封爲樂城縣男。

總章元年，爲熊津道安撫大使，兼浿江道總管，副李勣討高麗，平之。以疾辭位，進金紫光禄大夫，聽致仕。俄召爲隴州刺史，拜太子左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咸亨五年，爲雞林道大總管，東伐新羅。仁軌率兵絶瓠蘆河，攻大鎮七重城，破之。進爵爲公，子及兄子授上柱國者三人，州黨榮之，號所居爲樂城鄉三柱里。俄拜尚書左僕射兼太子賓客，仍知政事。

總章元年，任熊津道安撫大使，兼任浿江道總管，做李勣的副手討伐高麗，平定。因病辭職，進位金紫光禄大夫，准許退休。不久召任隴州刺史，拜任太子左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咸亨五年，任雞林道大總管，東伐新羅。劉仁軌率兵渡過瓠蘆河，進攻大鎮七重城，攻下了此城。進爵爲公，自己的兒子和哥哥的兒子有三人被授任上柱國，同州鄉親認爲榮耀，稱他們所住地方爲樂城鄉三柱里。不久拜任尚書左僕射兼任太子賓客，并主持政事。

吐蕃入寇，命爲洮河道行軍鎮守大使。永隆二年，加太子少傅。數乞骸骨，聽解左僕射。帝幸東都，太子監國，詔仁軌與裴炎、薛元超留輔。及太子赴東都，又詔太孫重照留守，仁軌副之。武后臨朝，復拜左僕射。太孫廢，仁軌專知留守事。上疏辭疾，因陳吕后、禄、産禍敗事以規后，后遣武承嗣齎璽書慰勉。改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卒年八十五。詔百官赴哭，册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大都督，陪葬乾陵。賜其家實封三百户。

吐蕃入侵，任命他爲洮河道行軍鎮守大使。永隆二年，加授太子少傅。幾次請求退休，允許他解除左僕射之職。皇帝到東都，太子代行主持國事，下詔劉仁軌和裴炎、薛元超留下輔佐。等太子前往東都，又下詔令皇太孫李重照留守，劉仁軌做副留守。武后臨朝聽政，又拜任左僕射。皇太孫被廢，劉仁軌全權負責留守事務。他上疏稱病辭職，乘機陳述吕后、吕禄、吕産禍亂敗亡的舊事來規勸武后，武后派武承嗣帶着詔書慰勉他。改任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去世時八十五歲。下詔百官到他家哭祭，追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大都督，陪葬乾陵。賜給他家實封三百户。

仁軌雖貴顯，不自矜踞，接舊故如布衣時。嘗爲御史袁異式所劾，慢辱之，脅使引决。及拜大司憲，異式

劉仁軌雖然顯貴，并不驕傲自大，接待舊友與做平民時一樣。曾經受到御史袁異式的彈劾，輕慢侮辱他，脅迫逼使他自殺。等他拜授大司憲

尚在臺，不自安，因醉以情自解。仁軌持觴曰："所不與公者，有如此觴。"後既執政，薦爲司元大夫。然宦由州縣至宰輔，善致聲譽，得吏下歡心。及鎮洮河，奏請機急，多爲中書令李敬玄抑却，仁軌乃表敬玄爲帥以代己，果覆其衆。裴炎下獄，仁軌方留守京師，郎將姜嗣宗以使來，因語炎事，且曰："炎異於常久矣。"仁軌曰："使人知邪?"曰："知。"及還，表嗣宗知炎反狀不告。武后怒，拉殺之。

之後，袁異式還在御史臺，心中不安，藉着酒醉主動請求辭官。劉仁軌舉觴説道："我决不會對公實施報復，就像我要飲下這觴酒一樣。"後來做了宰相，推薦他任司元大夫。然而他任職從州縣到宰相，善於博取聲譽，獲得下屬的歡心。等到鎮守洮河時，奏請機要緊急事務，大多被中書令李敬玄抑制駁回，劉仁軌於是上表請求叫李敬玄做軍帥代替自己，果然使李敬玄全軍覆没。裴炎被關入獄中時，劉仁軌正留守京城，郎將姜嗣宗出使前來，談論裴炎之事，并且説："裴炎有謀反的迹象已很久了。"劉仁軌説："使者您知道嗎?"姜嗣宗説："知道。"等他回去，劉仁軌上表朝廷説姜嗣宗知道裴炎的謀反迹象却不報告。武后發怒，將他殺死。

子濬，官太子舍人。垂拱中，爲酷吏所殺。中宗即位，以仁軌有東宫舊，再贈司空。濬子晃，開元中，爲給事中，表請立碑，追謚曰文獻。

兒子名濬，官任太子舍人。垂拱年間，被酷吏所殺。中宗即位，因劉仁軌有東宫舊情，再次追贈司空。劉濬之子名晃，開元年間，任給事中，上表請求爲劉仁軌立碑，追贈謚號叫文獻。

**裴行儉**

裴行儉，字守約，絳州聞喜人。父仁基，隋光禄大夫，自王世充所謀歸國，被害。贈原州都督，謚曰忠。

行儉幼引蔭補弘文生。貞觀中，舉明經，調左屯衛倉曹參軍。時蘇定方爲大將軍，謂曰："吾用兵，世無可教者，今子也賢。"乃盡畀以術。遷長安令。高宗將立武昭儀，行儉以爲國家憂從此始，與長孫无忌、褚遂良秘議，大理袁公瑜擿語昭儀母，左除西州都督府長史。麟德二年，擢累安西都護，西域諸國多慕義歸附。召爲司文少卿。遷吏部侍郎，與李敬玄、馬載同典選，有能名，時號裴馬。行儉始設長名榜、銓注等法，又定州縣升降、資擬高下爲故事。

裴行儉，字守約，是絳州聞喜人。父親名仁基，在隋朝任光禄大夫，從王世充處謀劃投歸朝廷，被害。追贈原州都督，謚號叫忠。

裴行儉少年時依靠祖上功勋被引進補授爲弘文生。貞觀年間，考中明經科，調任左屯衛倉曹參軍。當時蘇定方任左屯衛大將軍，對他説："我的用兵之術，世上没有可教之人，現在見你是個人才。"於是把兵法全教給他。遷任長安令。高宗要立武昭儀爲后，裴行儉認爲國家的憂患將從此開始，和長孫无忌、褚遂良暗中商議，大理袁公瑜在昭儀母親處挑撥，被降職授西州都督府長史。麟德二年，多次提升任安西都護，西域衆國大多仰慕他的仁義而歸附。召入朝任司文少卿。升任吏部侍郎，和李敬玄、馬載同時主持考選，享有能幹的名聲，當時人稱裴馬。裴行儉開始設長名榜、考選登録等方法，又制定州縣官員升降、根據官員資歷擬任高低職務的制度。

上元三年，吐蕃叛，出爲洮州道左二軍總管，改秦州右軍，并受周王節度。儀鳳二年，十姓可汗阿史那都

上元三年，吐蕃反叛，裴行儉出任洮州道左二軍總管，改任秦州右軍總管，都受周王指揮。儀鳳二年，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和李遮匐引誘蕃

支及李遮匐誘蕃落以動安西，與吐蕃連和，朝廷欲討之。行儉議曰："吐蕃叛换方熾，敬玄失律，審禮喪元，安可更爲西方生事？今波斯王死，其子泥涅師質京師，有如遣使立之，即路出二蕃，若權以制事，可不勞而功也。"帝因詔行儉册送波斯王，且爲安撫大食使。徑莫賀延磧，風礫晝冥，導者迷，將士饑乏。行儉止營致祭，令曰："水泉非遠。"衆少安。俄而雲徹風恬，行數百步，水草豐美，後來者莫識其處。衆皆驚，以方漢貳師將軍。至西州，諸蕃郊迎，行儉召豪桀千餘人自隨。揚言"大熱，未可以進，宜駐軍須秋"。都支覘知之，不設備。行儉徐召四鎮酋長，僞約畋，謂曰："吾念此樂未始忘，孰能從吾獵者？"於是子弟願從者萬人，乃陰勒部伍。數日，倍道而進，去都支帳十餘里，先遣其所親問安否，外若閑暇，非討襲者。又使人趣召都支。都支本與遮匐計，及秋拒使者，已而聞軍至，倉卒不知所出，率子弟五百餘人詣營謁，遂禽之。是日，傳契箭，召諸部酋長悉來請命，并執送碎葉城。簡精騎，約齎，襲遮匐。道獲遮匐使者，釋之，俾前往諭其主，并言都支已禽狀，遮匐乃降，悉俘至京師。將吏爲刻石碎葉城以紀功。帝親勞宴，曰："行儉提孤軍，深入萬里，兵不血刃而叛黨禽夷，可謂文武兼備矣，其兼授二職。"即拜禮部尚書兼檢校右衛大將軍。

人部落來侵擾安西，和吐蕃聯合，朝廷準備討伐。裴行儉建議説："吐蕃氣勢正盛，李敬玄失利，劉審禮戰死，怎可又在西方生出事端？如今波斯王去世，他的兒子泥涅師在京城做人質，假如遣使者册立他爲王，就要路經二蕃部落，如果授予使者見機行事的權力，就可不勞而成功。"皇帝於是下詔命裴行儉册立護送波斯王，并任安撫大食使。横越莫賀延磧，風沙遮天，嚮導迷路，將士飢餓疲乏。裴行儉停下扎營進行祭祀，傳令説："泉水離此不遠。"衆人稍稍安心。不一會兒雲收風静，前行了幾百步，水草豐美，後來之人再也找不到這個地方。衆人都很驚訝，把他比做漢代的貳師將軍李廣利。到達西州，衆蕃到郊外迎接，裴行儉召集豪傑千餘人跟隨自己。揚言説"天太熱，不能前進，應當駐軍等到秋天"。都支偵察知道了，不加防備。裴行儉將四鎮酋長全部召來，假裝約他們打獵，對他們説："我懷念這種樂趣從未忘記，誰能跟從我游獵？"當時願從軍的子弟多達萬人，於是暗中整訓組編成一支隊伍。幾天後，兼程前進，距離都支營帳十餘里，先派他親信的人問安，表面看起來從容優閑，不像是討伐襲擊的模樣。又派人催召都支。都支本來和李遮匐商定，到秋季時再抵禦使者，旋即聽説大軍來到，倉促之際不知如何應付，衹好率子弟五百餘人前來營中拜見，於是生擒了他。這一日，傳送他的令箭，召集各部酋長都來請求歸順，一并抓起送到碎葉城。挑選精鋭騎兵，輕裝前進，襲擊李遮匐。半路俘獲了李遮匐的使者，釋放使者，讓他前往勸説他的主子，并告知都支已被擒獲的情況，李遮匐於是投降，將他們都俘虜押送到京城。將吏們在碎葉城刻石立碑記載他的功績。皇帝親自設宴慰勞，説："裴行儉統率孤軍，深入萬里，兵不血刃而俘獲平定叛黨，可説是文武雙全啊，應兼授兩個職務。"立即拜任禮部尚書兼任檢校右衛大將軍。

調露元年，突厥阿史德温傅反，單于管二十四州叛應之，衆數十萬。都護蕭嗣業討賊不克，死敗係踵。詔行儉爲定襄道行軍大總管討之。率太

調露元年，突厥阿史德温傅反叛，單于管轄内二十四州反叛響應他，衆至數十萬。都護蕭嗣業討伐不勝，連遭失敗死亡累累。詔令裴行儉擔任定襄道行軍大總管討伐。率太僕少卿李思

僕少卿李思文、營州都督周道務部兵十八萬，合西軍程務挺、東軍李文暕等，總三十餘萬，旗幟亘千里，行儉咸節制之。

先是，嗣業饋糧，數爲虜抄，軍餒死。行儉曰："以謀制敵可也。"因詐爲糧車三百乘，車伏壯士五輩，齎陌刀、勁弩，以羸兵挽進，又伏精兵踵其後。虜果掠車，羸兵走險。賊驅就水草，解鞍牧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突出，伏兵至，殺獲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

大軍次單于北，暮，已立營，塹壕既周，行儉更命徙營高岡。吏白："士安堵，不可擾。"不聽，促徙之。比夜，風雨暴至，前占營所，水深丈餘，衆莫不駭嘆，問何以知之，行儉曰："自今弟如我節制，毋問我所以知也。"

賊拒黑山，數戰皆敗，行儉縱兵，前後殺虜不勝計。僞可汗泥熟匐爲其下所殺，持首來降；又禽大首領奉職而還，餘黨走狼山。行儉既還，阿史那伏念僞稱可汗，復與溫傅合。明年，行儉還總諸軍，頓代州之陘口，縱反間，説伏念，令與溫傅相貳。伏念懼，密送款，且請縛傅自效。行儉秘不布，密以聞。後數日，烟塵漲天而南，斥候惶駭，行儉曰："此伏念執溫傅來降，非他也。且受降如受敵。"乃敕嚴備，遣單使往勞。既而果然。於是，突厥餘黨悉平。帝悦，遣户部尚書崔知悌勞軍。

初，行儉許伏念以不死，侍中裴炎害其功，建言："伏念爲程務挺、張虔勗脅逐，又磧北回紇逼之，計窮而降。"卒斬伏念及溫傅於都市。行

文、營州都督周道務所部軍隊十八萬，會合西軍程務挺、東軍李文暕等，總共三十多萬，旗幟綿延千里，都歸裴行儉指揮。

在此之前，蕭嗣業運糧，幾次被賊軍劫奪，軍士餓死。裴行儉説："使用計謀可以制敵。"於是僞裝糧車三百輛，每車埋伏五名壯士，携帶長刀、强弩，用幾百名疲弱的士兵押車，又設下精鋭伏兵緊隨其後。敵兵果然來劫糧車，押車的士兵逃跑到險處。敵兵驅車來到有水有草的地方，解下馬鞍放牧戰馬。正要從車上取糧，壯士突然殺出，伏兵趕到，敵兵幾乎全部被殺死或俘虜。從此無人敢靠近糧車。

大軍駐扎在單于北部，天色已晚，扎好營盤後，壕溝也挖掘完畢，裴行儉又命令移營到高岡上。屬吏説："士兵剛剛安定，不可擾動。"他不聽，催促移營。到了夜間，風雨大作，先前設營處，水深一丈多，衆人無不驚駭贊嘆，問他怎麽知道會有風雨，裴行儉説："從今以後衹管聽我指揮，不要問我怎麽知道的。"

賊人在黑山抵擋官軍，數戰數敗，裴行儉縱兵攻擊，前後殺死和俘獲不計其數。僞可汗泥熟匐被他的部下所殺，帶着他的首級前來投降；又生擒大首領奉職後返回，餘衆逃往狼山。裴行儉回軍之後，阿史那伏念僞稱可汗，又和溫傅聯合。第二年，裴行儉又統領各軍討伐，駐軍在代州的陘口，行使反間計，游説伏念，使他和溫傅互相猜忌。伏念恐懼，暗中請求投降，并請活捉溫傅立功贖罪。裴行儉密不公布，暗中上報朝廷。幾日後，烟塵滿天南來，偵察兵驚慌，裴行儉説："這是伏念抓住溫傅前來投降，并非其他。但受降要和對敵一樣看待。"於是傳令嚴加防備，派一名使者前往慰勞。一會兒果然如此。從此，突厥餘黨全部平定。皇帝高興，派户部尚書崔知悌慰勞軍隊。

起初，裴行儉答應伏念免他不死，侍中裴炎忌妒他的功勞，上言説："伏念是被程務挺、張虔勗威脅追逐，加上磧北回紇逼迫，無計可施纔投降的。"終於將伏念和溫傅斬於都市。裴行儉

儉之功不録。封聞喜縣公。行儉嘆曰："渾、濬之事，古今耻之。但恐殺降則後無復來矣！"遂稱疾不出。永淳元年，十姓突厥車薄叛，復爲金牙道大總管，未行卒，年六十四，贈幽州都督，謚曰獻。詔皇太子遣官護視家事，子孫能自立乃停。中宗即位，再贈揚州大都督。

行儉工草隸，名家。帝嘗以絹素詔寫《文選》，覽之，秘愛其法，賚物良厚。行儉每曰："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輒書，不擇筆墨而妍捷者，余與虞世南耳。"所撰《選譜》、《草字雜體》數萬言。又爲營陣、部伍、料勝負、别器能等四十六訣，武后詔武承嗣就第取去，不復傳。

行儉通陰陽、曆術，每戰，豫道勝日。善知人，在吏部時，見蘇味道、王勮，謂曰："二君後皆掌銓衡。"李敬玄盛稱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之才，引示行儉，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後文藝。如勃等，雖有才，而浮躁衒露，豈享爵禄者哉？炯頗沈嘿，可至令長，餘皆不得其死。"所引偏裨，若程務挺、張虔勗、崔智䛒、王方翼、黨金毗、劉敬同、郭待封、李多祚、黑齒常之，類爲世名將，傔奏至刺史將軍者數十人。

嘗賜馬及珍鞍，令史私馳馬，馬蹶鞍壞，懼而逃。行儉招還之，不加罪。初，平都支、遮匐，獲瑰寶不貲，蕃酋將士願觀焉，行儉因宴，遍出示坐者。有碼碯盤廣二尺，文彩粲然，軍吏趨跌盤碎，惶怖，叩頭流血。行儉笑曰："爾非故也，何至是？"色不少吝。帝賜都支資産皿金三千餘物，橐駝馬牛稱是，行儉分給親故洎麾下，數日輒盡。

的功勞不被記録。封聞喜縣公。裴行儉嘆息説："王渾、王濬争功之事，古今引以爲耻。祇恐怕殺死降人以後無人再肯歸降了！"於是稱病不出。永淳元年，十姓突厥車薄反叛，又授任他爲金牙道大總管，没有出發就去世了，終年六十四歲，追贈幽州都督，謚號叫獻。下詔皇太子派官員處理家事，子孫能自立後纔撤銷。中宗即位，又追贈揚州大都督。

裴行儉擅長寫草隸，是書法名家。皇帝曾賜給他絹素詔令他抄寫《文選》，然後觀看，心中喜愛他的書法，賞賜雜帛非常豐厚。裴行儉常説："褚遂良没有精筆佳墨，就不動手書寫，不挑揀筆墨而能寫得又快又好的，祇有我和虞世南而已。"著有《選譜》、《草字雜體》數萬字。又撰寫營陣、部伍、料勝負、别器能等四十六訣，武后下詔武承嗣到他家中取走，不再流傳。

裴行儉精通陰陽、曆術，每次出戰，能够預先説出取勝之日。擅長鑒别人物，在吏部時，見到蘇味道、王勮，對他們説："二君以後都執掌考選之事。"李敬玄極力稱道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的才華，引他們見裴行儉，裴行儉説："士人能否致遠，先看器度見識，然後纔是文藝。像王勃等人，雖然有才，然而浮躁淺露，豈是享有爵禄的人呢？楊炯比較沉默，可做到令長，其餘都不得其死。"所引進的偏裨將領，像程務挺、張虔勗、崔智䛒、王方翼、黨金毗、劉敬同、郭待封、李多祚、黑齒常之，大都成爲當世名將，加上被他上奏任用做到刺史將軍的有數十人。

皇上曾經賜馬及寶鞍，令史私自馳馬，馬倒鞍破，此人懼怕而逃。裴行儉將他召回，没有治罪。起初，平定都支、李遮匐，獲得稀世珍寶，蕃酋將士都想觀賞，裴行儉於是設宴，將珍寶拿出向衆人展示。有個瑪瑙盤二尺大小，花紋和色彩極爲精美，軍吏跌倒摔碎了盤子，驚慌害怕，叩頭流血。裴行儉笑着説："你又不是故意的，何必這樣害怕？"臉色無絲毫不快。皇帝賜給他都支的資産器物三千多件，駱駝馬牛也有很多，裴行儉分給親近故舊及部下，幾天就散盡了。

子光庭。

**裴光庭 裴稹 裴倩**

光庭，字連城，早孤。母厙狄氏，有婦德，武后召入宫，爲御正，甚見親寵，光庭由是累遷太常丞。以武三思婿，坐貶郢州司馬。開元中，擢兵部郎中、鴻臚少卿。性静默，寡交游，雖驟歷臺省，人未之許，既而以職業稱，議者更推之。

玄宗有事岱宗，中書令張説以天子東巡，京師空虚，恐夷狄乘間竊發，議欲加兵守邊，召光庭與謀，對曰："封禪者，所以告成功也。夫成功者，德無不被，人無不安，萬國無不懷。今將告成而懼夷狄，非昭德也；大興力役，用備不虞，非安人也；方謀會同，而阻戎心，非懷遠也。此三者，名實乖矣。且諸蕃，突厥爲大，贄幣往來，願修和好有年矣，若遣一使，召其大臣使赴行在，必欣然應命。突厥受詔，則諸蕃君長必相率而來，我偃旗息鼓，不復事矣。"説曰："善，吾所不及。"因奏用其策，突厥果遣使來朝。

東封還，遷兵部侍郎。久之，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御史大夫。遷黄門侍郎，拜侍中，兼吏部尚書、弘文館學士。撰《摇山往則》、《維城前軌》二篇獻之。手制褒美，詔皇太子、諸王於光順門見光庭，謝所以規諷意。光庭又引壽安丞李融、拾遺張琪、著作佐郎司馬利賓直弘文館，撰《續春秋經傳》，自戰國訖隋，表請天子修經，光庭等作傳。書久不就。時有建言唐應爲金德者，中書令蕭嵩請百官普議。光庭以唐符命表著天下久矣，不可改，亟奏

兒子名光庭。

裴光庭，字連城，少年時死了父親。母親厙狄氏，有婦德，武后召她入宫，任御正，很受寵信，裴光庭因此多次升任爲太常丞。因是武三思的女婿，受牽連降職授任郢州司馬。開元年間，升任兵部郎中、鴻臚少卿。他性格沉静，很少與人交往，雖然很快任職臺省，并没有得到衆人的贊許，不久因任官稱職，議論之人改口而推崇他。

玄宗將封禪泰山，中書令張説認爲天子東巡，京城空虚，擔心夷狄乘機發兵進攻，建議增加兵力守衛邊境，召來裴光庭商量，他回答説："封禪，是用來向天地報告成功的。既然成功，就是恩德無不普及，百姓無不安寧，萬國無不歸化。如今將要報告成功，却害怕夷狄反叛，并非顯揚恩德；大興力役，以備不測，并非使百姓平安；正商量萬國齊會，却受戎狄之心阻撓，并非使遠方歸化。有這三者，就是名不符實了。況且衆蕃，突厥爲大，互贈禮物往來，希望修好通和已有多年了。如果派一名使者，召他的大臣趕赴皇上外出的停駐之地，定會欣然從命，突厥接受詔令，那麽衆蕃君長定會相繼而來，我朝就會偃旗息鼓，不再有事了。"張説説："這辦法很好，是我没有想到的。"於是上奏采用他的計策，突厥果然遣使來朝。

東封返回，升任兵部侍郎。過了很久，拜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任御史大夫。轉任黄門侍郎，拜授侍中，兼任吏部尚書、弘文館學士。撰寫《摇山往則》、《維城前軌》兩篇獻上。皇帝親手寫詔書表揚，下詔皇太子、諸王到光順門和裴光庭相見，感謝他規諷之意。裴光庭又引用壽安丞李融、拾遺張琪、著作佐郎司馬利賓入直弘文館，撰寫《續春秋經傳》，從戰國到隋朝，上表請天子修經，裴光庭等人作傳。此書很久没能修成。當時有人提議唐室應爲金德，中書令蕭嵩請百官廣泛議論。裴光庭認爲唐室的符命昭示天下已經很久，不可改變，屢次陳奏停止。二十年，封爲正平縣男。起初，懂得星相的

罷之。二十年，封正平縣男。初，知星者言，上象變，不利大臣，請禳之。光庭曰："使禍可禳而去，則福可祝而來也！"論者以爲知命。卒，年五十八，贈太師。

人講，天象變化，不利大臣，請求祭祀除災，裴光庭說："假使災禍可用祭祀來除去，那麼福分就可祈禱而來了！"論者認爲他知命。去世，終年五十八歲，追贈太師。

初，吏部求人不以資考爲限，所獎拔惟其才，往往得俊乂任之，士亦自奮。其後士人猥衆，專務趨競，銓品枉橈。光庭懲之，因行儉長名榜，乃爲循資格，無賢不肖，一據資考配擬；又促選限盡正月。任門下省主事閻麟之專主過官，凡麟之裁定，光庭輒然可，時語曰："麟之口，光庭手。"素與蕭嵩輕重不平，及卒，嵩奏一切罷之，光庭所引，盡斥外官。博士孫琬以其用循資格，非獎勸之誼，謚曰克平，時以爲希嵩意。帝聞，特賜謚曰忠憲，詔中書令張九齡文其碑。

起初，吏部選人不以資歷考課爲限，衹按才能獎勵選拔，往往俊才得到任用，士人也奮發進取。後來士人衆多，一心鑽營，選官升降徇私舞弊。裴光庭有鑒於此，沿用裴行儉的長名榜，於是依據資格，無論賢與不肖，一律按照資歷考課選配擬官；又縮短選官期限到正月底。任用門下省主事閻麟之專門掌管選定官職，凡是閻麟之裁定的，裴光庭就認可，當時有句民諺說："閻麟之的口，裴光庭的手。"平素和蕭嵩争權而互不服氣，等他去世，蕭嵩上奏將裴光庭的舉措全部停止，裴光庭所引薦的人，一律貶任外官。博士孫琬認爲他任官按照資格，不合獎拔鼓勵之道，定謚號叫克平，當時人認爲他是附會蕭嵩的心意。皇帝聽説了，特地賜謚號叫忠憲，下詔命中書令張九齡撰寫碑文。

子稹，以蔭仕，累遷起居郎。開元末，壽王瑁以母寵，欲立爲太子，稹陳申生、戾園禍以諫，玄宗改容謝之，詔授給事中。稹曰："陛下絶招諫之路，爲日滋久，今臣一言而荷殊寵，則言者將衆，何以錫之？"帝善其讓，止不拜。俄授祠部員外郎，卒。

兒子名稹，以祖上功勛入仕，多次升任爲起居郎。開元末年，壽王李瑁因母親受寵，玄宗想立他爲太子，裴稹陳述申生、戾園的災禍來進諫，玄宗改容致謝，下詔授任給事中。裴稹說："陛下斷絶招諫之路，爲時很久了，如今臣因一言而受到特殊的恩寵，那麼上言之人將會增多，用什麼來賞賜他們呢？"皇帝贊美他的推讓，停止而没有拜授。不久授任祠部員外郎，去世。

子倩，字容卿，歷信州刺史。勸民墾田二萬畝，以治行賜金紫服，代第五琦爲度支郎中。卒，謚曰節。

兒子名倩，字容卿，歷任信州刺史。勸勉百姓開墾土地二萬畝，由於政績良好賜給金紫服，接替第五琦任度支郎中。去世，謚號叫節。

子均。

兒子名均。

## 裴均

均，字君齊，以明經爲諸暨尉。數從使府辟，硜硜以才顯。張建封鎮濠、壽，表團練判官。時李希烈以淮、蔡叛，建封捍賊，均參贊之。以勞加上柱國，襲正平縣男。遷累膳部郎中，擢荆南節度行軍司馬，就拜荆

裴均，字君齊，因考中明經科授任諸暨尉。多次接受方鎮幕府的徵用，爲人固執而以才學出名。張建封鎮守濠、壽，上表朝廷任他爲團練判官。當時李希烈占據淮、蔡叛亂，張建封抵禦叛賊，裴均爲他參謀贊劃。因功加授上柱國，襲封爲正平縣男。幾次遷任做了膳部郎中，升任荆南

南節度使。劉闢叛，先騷黔、巫，脅荆、楚，以固首尾，均發精甲三千，逆擊之，賊望風奔却。加檢校吏部尚書。

節度行軍司馬，就地拜授荆南節度使。劉闢反叛，首先騷擾黔、巫，威脅荆、楚，以便鞏固首尾，裴均調發精兵三千，迎擊劉闢，賊軍望風奔逃。加授檢校吏部尚書。

初，均與崔太素俱事中人竇文場，太素嘗晨省文場，入卧内，自謂待己至厚，徐觀後榻有頻伸者，乃均也。德宗以均任方鎮，欲遂相之，諫官李約上疏斥均爲文場養子，不可污台輔，乃止。

起初，裴均和崔太素都投靠宦官竇文場，崔太素曾經在清晨時拜見竇文場，進入卧室，自認他對自己特别親厚，慢慢地看到後榻有人不時探頭，原來是裴均。德宗因裴均任方鎮節度使，想順勢任他爲宰相，諫官李約上疏指責裴均是竇文場的養子，不能讓他玷污相位，於是作罷。

元和三年，入爲尚書右僕射，判度支。上日唱、授案、送印，皆尚書郎爲之，文武四品五品、郎官、御史拜廷下，御史中丞、左右丞升階答拜，時以爲禮太重。俄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山南東道節度使，累封郇國公。以財交權幸，任將相凡十餘年，荒縱無法度。卒，年六十二，贈司空。

元和三年，召入朝任尚書右僕射，主管度支事。上任之日點名、授案、送印，都由尚書郎承辦，文武官四品五品、郎官、御史在廷下參拜，御史中丞、左右丞登上臺階答拜，當時人們認爲禮儀太過分。不久任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任山南東道節度使，多次受封爲郇國公。用財物結交權幸，任將相共達十多年，荒淫放縱目無法度。死去，終年六十二歲，追贈司空。

## 婁師德

婁師德，字宗仁，鄭州原武人。第進士，調江都尉。揚州長史盧承業異之，曰："子，台輔器也，當以子孫相諉，詎論僚吏哉?"上元初，爲監察御史。會吐蕃盜邊，劉審禮戰没，師德奉使收敗亡於洮河，因使吐蕃。其首領論贊婆等自赤嶺操牛酒迎勞，師德喻國威信，開陳利害，虜爲畏悦。後募猛士討吐蕃，乃自奮，戴紅抹額來應詔，高宗假朝散大夫，使從軍。有功，遷殿中侍御史，兼河源軍司馬，并知營田事。與虜戰白水澗，八遇八克。

婁師德，字宗仁，是鄭州原武人。考中進士科，調任江都尉。揚州長史盧承業認爲他才能出衆，説："你，宰相之器，我應當把子孫托付給你，怎能以下屬官吏來對待你呢?"上元初年，任監察御史。時逢吐蕃侵掠邊境，劉審禮戰敗而死，婁師德接受使命到洮河招收敗亡之人，於是出使吐蕃。吐蕃首領論贊婆等人在赤嶺準備了牛酒迎接慰勞，婁師德宣諭唐朝國威和信義，説明利害關係，敵虜害怕并心悦臣服。後來朝廷招募猛士討伐吐蕃，他就自告奮勇，戴紅抹額前來應詔，高宗暫且授任他爲朝散大夫，讓他隨軍出征。立功，升任殿中侍御史，兼任河源軍司馬，并主持營田事務。與敵虜在白水澗交戰，八戰八勝。

天授初，爲左金吾將軍，檢校豐州都督。衣皮袴，率士屯田，積穀數百萬，兵以饒給，無轉餉和糴之費。武后降書勞之。長壽元年，召授夏官侍郎，判尚書事，進同鳳閣鸞臺平章

天授初年，擔任左金吾將軍，檢校豐州都督。他穿着皮褲，帶領士兵屯田，積蓄糧穀數百萬，軍隊因此供給充足，没有轉運購買的損費。武后頒降詔書慰勞他。長壽元年，召入朝授任夏官侍郎，主管尚書事，進職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事。后嘗謂師德："師在邊，必待營田，公不可以劬勞憚也。"乃復以爲河源、積石、懷遠軍及河、蘭、鄯、廓州檢校營田大使。入遷秋官尚書、原武縣男，改左肅政御史大夫，并知政事。證聖中，與王孝傑拒吐蕃於洮州，戰素羅汗山，敗績，貶原州員外司馬。萬歲通天二年，入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後與武懿宗、狄仁傑分道撫定河北，進納言，更封譙縣子、隴右諸軍大使，復領營田。聖曆三年，突厥入寇，詔檢校并州長史、天兵軍大總管。九月，卒于會州，年七十。贈幽州都督，謚曰貞，葬給往還儀仗。

武后曾對婁師德說："軍隊在邊疆，必須依賴經營屯田，公不可因辛勞而畏縮。"於是又任命他爲河源、積石、懷遠軍及河、蘭、鄯、廓州檢校營田大使。召入朝升任秋官尚書、封原武縣男，改任左肅政御史大夫，并主持政事。證聖年間，和王孝傑在洮州抵抗吐蕃，戰於素羅汗山，大敗，貶任原州員外司馬。萬歲通天二年，召入朝任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後來和武懿宗、狄仁傑分道安撫平定河北，晋升納言，改封譙縣子、隴右諸軍大使，又統領營田。聖曆三年，突厥進犯，朝廷下詔令他檢校并州長史、天兵軍大總管。九月，死於會州，終年七十歲。追贈幽州都督，謚號叫貞，入葬時朝廷派給來往的儀仗。

師德長八尺，方口博脣。深沈有度量，人有忤己，輒遜以自免，不見容色。嘗與李昭德偕行，師德素豐碩，不能遽步，昭德遲之，恚曰："爲田舍子所留。"師德笑曰："吾不田舍，復在何人？"其弟守代州，辭之官，教之耐事。弟曰："人有唾面，潔之乃已。"師德曰："未也。潔之，是違其怒，正使自乾耳。"在夏官注選，選者就案閲簿。師德曰："容我擇之可乎？"選者不去，乃灑筆曰："墨污爾！"

婁師德身高八尺，方口厚脣。爲人深沉寬宏大量，有人冒犯自己，就遜讓來自免，不露神色。曾和李昭德同行，婁師德素來體胖，行走不快，李昭德怪他走得太慢，生氣地說："我被鄉巴佬耽誤了。"婁師德笑着說："我如不是鄉巴佬，又是何人？"他的弟弟任代州刺史，向他辭行將要赴任，婁師德教他遇事忍耐。弟弟說："有人將唾沫吐到臉上，我擦掉就是了。"婁師德說："不對。擦掉唾沫，是没有順從他的怒氣，應讓唾沫自然乾掉。"任夏官侍郎注擬選官時，候補官員擠到桌案前查看名單。婁師德說："讓我來選擇好嗎？"候補官員仍不離開，他於是掄起筆說："墨水要弄污你們了！"

狄仁傑未輔政，師德薦之，及同列，數擠令外使。武后覺，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爲將謹守，賢則不知也。"又問："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后曰："朕用卿，師德薦也，誠知人矣。"出其奏，仁傑慚，已而嘆曰："婁公盛德，我爲所容乃不知，吾不逮遠矣！"總邊要、爲將相者三十年，恭勤樸忠，心無適莫，方酷吏殘鷙，人多不免，獨能以功名始終，與郝處

狄仁傑没有輔政時，婁師德薦舉他，等二人成爲同列後，狄仁傑幾次排擠他任外使。武后發覺了，問狄仁傑道："婁師德賢明嗎？"狄仁傑回答說："做將帥謹於職守，是否賢明我却不知道。"武后又問："他知人嗎？"狄仁傑答道："臣曾和他同僚，没聽説他知人。"武后說："朕任用卿，是由於婁師德的推薦，他確實知人。"拿出婁師德的奏章，狄仁傑感到慚愧，事後感嘆道："婁公大德，我被他寬容却不知道，我不及他遠了！"負責邊地要塞、擔任將相三十年，恭謹勤懇質樸忠誠，不偏不倚，當時酷吏殘忍，很多人

俊相亞，世之言長者，稱婁、郝。

不能幸免，衹有他能以功名善始善終，與郝處俊不相上下，世人談論忠厚長者，并稱婁、郝。

贊曰：仁軌等以兵開定四夷，其勇無前，至奉上則瞿瞿若不及，行儉臨下以恕，師德寬厚，其能以功名始終者，蓋近乎勇于敢則殺，勇于不敢則活者邪！

贊曰：劉仁軌等人以軍隊開拓邊地平定四夷，勇猛無前，至於恭奉君上則小心翼翼惟恐有差錯，裴行儉寬恕對待下屬，婁師德爲人忠厚，能以功名保持善始善終，接近於有勇氣而無所畏懼就會被殺，有勇氣而有所顧慮就會活命的道理呀！

# 唐書卷一百九

## 列傳第三十四

### 崔楊竇宗祝王列傳

**崔義玄** 崔神基 崔神慶

崔義玄，貝州武城人。隋大業亂，往見李密，密不用。河内賊黄君漢爲密守柏崖，義玄見群鼠度河，稍刃有華文，曰："此王敦亡兆也。"因説君漢以城歸，乃拜君漢懷州刺史、行軍總管，以義玄爲司馬。王世充將高毗寇河内，義玄擊走之，多下屯堡。君漢以所掠子女金帛分之，拒不受。以功封清丘縣公。太宗討世充，數用其謀。東都平，轉隰州都督府長史。貞觀初，歷左司郎中，兼韓王府長史，與王友孟神慶志趣不同，而俱以介直任。

崔義玄，是貝州武城人。隋朝大業年間天下大亂，前往拜見李密，李密没有用他。河内賊黄君漢爲李密把守柏崖，崔義玄看到成群的老鼠渡河，稍刃上顯現出花紋，便説："這是王敦滅亡的徵兆啊。"於是勸説黄君漢獻出柏崖城歸附朝廷，朝廷就拜授黄君漢爲懷州刺史、行軍總管，崔義玄任司馬。王世充的將領高毗進攻河内，崔義玄將他們擊退，攻下敵軍很多營壘。黄君漢將俘掠的子女金帛分送給他，他拒不接受。因功封清丘縣公。太宗討伐王世充，多次采用他的計謀。東都平定以後，轉任隰州都督府長史。貞觀初年，歷任左司郎中，兼任韓王府長史，與韓王友孟神慶志趣不同，二人却都因正直得到任用。

永徽中，累遷婺州刺史。時睦州女子陳碩真舉兵反。始，碩真自言仙去，與鄉鄰辭訣，或告其詐，已而捕得，詔釋不問。於是姻家章叔胤妄言碩真自天還，化爲男子，能役使鬼物，轉相熒惑，用是能幻衆。自稱文佳皇帝，以叔胤爲僕射，破睦州，攻歙殘之，分遣其黨圍婺州。義玄發兵拒之，其徒争言碩真有神靈，犯其兵輒滅宗，衆凶懼不肯用。司功參軍崔玄籍曰："仗順起兵，猶無成；此乃妖人，勢不持久。"義玄乃署玄籍先鋒，而自統衆繼之。至下淮戍，禽其

永徽年間，多次遷任爲婺州刺史。當時睦州女子陳碩真起兵造反。在此之前，陳碩真説自己將要升仙，和鄉親鄰里辭别，有人告發她圖謀不軌，不久被捕獲，下詔釋放而没有問罪。當時她的親家章叔胤謊稱陳碩真從天廷返回，化身爲男子，能役使鬼神，轉而相互煽惑，因此能够欺騙百姓。她自稱文佳皇帝，任命章叔胤爲僕射，攻破睦州，攻入歙州并毁壞城池，分派黨徒圍攻婺州。崔義玄發兵迎戰，她的信徒紛紛揚言陳碩真有神靈相助，冒犯她的軍隊就會全族死亡，衆人恐懼不肯聽命。司功參軍崔玄籍説："順應天時起兵，尚且不能成功，何况她是妖人，一定不會持久。"崔義玄就任命崔玄籍擔任先鋒，而自己

諜數十人。有星墜賊營，義玄曰："賊必亡。"詰朝奮擊，左右有以盾鄣者，義玄曰："刺史而有避邪，誰肯死？"敕去之。由是衆爲用，斬首數百級，降其衆萬餘。賊平，拜御史大夫。

率領衆兵隨後進軍。到達下淮戍，擒獲敵軍探子數十人。有流星落入賊營，崔義玄説："賊人一定會敗亡。"第二天清晨奮勇進擊，身旁有人用盾牌掩護他，崔義玄説："身爲刺史而躲避危險，誰肯死戰？"命令撤去盾牌。因此衆軍聽從號令，斬敵數百首級，投降的敵人有一萬多。賊人被平定後，拜任御史大夫。

義玄有章句學，先儒疑繆，或音故不通者，輒采諸家，條分節解，能是正之。高宗詔與博士討論《五經》義。

崔義玄通曉經籍注釋之學，先前儒家留下的疑誤，或有音韵訓詁不通之處，就博采衆家之説，條分縷析，因此能加以糾正。高宗詔令他與博士討論《五經》義理。

武氏爲皇后，義玄贊帝决，又以后旨按長孫无忌等誅之。終蒲州刺史，年七十一。贈幽州都督，謚曰貞。后持政，贈揚州大都督，賜其家實封户二百。

武氏被立爲皇后，崔義玄贊同皇帝的決定，又按照武后的旨意審訊長孫无忌等人并處死他們。死時官任蒲州刺史，終年七十一歲。追贈幽州都督，謚號叫貞。武后把持朝政，追贈揚州大都督，賜給他家實封二百户。

子神基襲爵。神基，長壽中，爲司賓卿、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爲酷吏所構，流嶺南。中宗初，稍用爲大理卿。

兒子崔神基繼承爵位。崔神基，長壽年間，任司賓卿、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被酷吏誣陷，流放嶺南。中宗初年，逐漸升任爲大理卿。

弟神慶，舉明經，武后時，累遷萊州刺史。入朝，待制億歲殿，奏事稱旨。后以歷官有佳政，且其父於己有功，擢拜并州長史，謂曰："并州，朕鄉里，宿兵多，前長史皆尚書爲之，今授卿，宜知所以委重者。"乃親爲按行圖，諏日而遣。神慶始至，有詔改錢幣法，州縣布下，俄而物價踊昂，百賈驚擾，神慶質其非于朝，果豪猾妄爲之。后喜，下制褒美。初，州隔汾爲東、西二城，神慶跨水聯堞，合而一之，省防禦兵歲數千。神基既下獄，馳赴都告變，得召見，后出具獄示之，神慶爲申理，得減死，然用是貶歙州司馬。

弟弟名神慶，考中明經科，武后時，多次遷官擔任萊州刺史。召入朝，在億歲殿待制，奏事合旨。武后因他所任之處政績優良，加上他的父親對自己有功，提升他任并州長史，對他説："并州，是朕的故鄉，駐扎的軍隊很多，以前的長史都由尚書擔任，如今授給卿，你應該知道委你以重任的原因。"於是親自爲他畫出巡視出行圖，擇定日期然後派遣。崔神慶剛剛到任，有詔改革錢幣法，州縣公布下來，不久物價急劇上漲，商人們驚慌不安，崔神慶上報朝廷詢問事情真僞，果然出於豪强不法之徒的僞造。武后高興，下詔表揚。起初，州城被汾水隔爲東、西二城，崔神慶將城墻跨水聯起，合爲一體，每年節省防禦士兵數千人。崔神基被關入獄中以後，他飛馬趕赴京都上報謀反之事，得到召見，武后拿出定罪的全部卷宗讓他觀看，崔神慶爲哥哥申理，哥哥得以减去死刑，然而他爲此貶任歙州司馬。

長安中，累轉禮部侍郎，數上疏

長安年間，多次轉官擔任禮部侍郎，數次上

陳時政。轉太子右庶子，封魏縣子。是時，突厥使者入見，皇太子應朝，有司移文東宫召太子。神慶諫曰："五品以上佩龜者，蓋防徵召之詐，内出龜以合之，况太子乎？古者召太子用玉契，此誠重慎防萌之意，不可不察。凡慮事於未萌之前，故長無悔吝之咎。今太子與陛下異宫，非朝朔望而别唤者，請降墨敕玉契。"詔可。尋詔與詹事祝欽明更日侍讀東宫。歷司刑卿，劾張昌宗獄，頗闊略不盡。神龍初，昌宗伏誅，坐流欽州，卒。五王得罪，緣昌宗被流者皆詔原雪，贈神慶幽州都督。

疏陳論時政。轉任太子右庶子，封魏縣子。當時，突厥使者入朝觀見，皇太子應當參加朝會，有關部門發送文書往東宫傳召太子。崔神慶諫阻説："五品以上佩龜，爲的是防備徵召有假，宫内拿出龜來驗合，何况是太子呢？古時召太子用玉製符契，這確實是出於慎重防微的考慮，不可不注意。大凡在事物未露苗頭之前即加以考慮，就可以永遠没有悔恨的災禍。如今太子與陛下分宫而居，除了初一與十五朝見而另外傳召時，請頒降親筆詔令和玉製符契。"下詔同意。不久下詔讓他和詹事祝欽明交替時日侍讀東宫。歷任司刑卿，訊問張昌宗一案，十分寬鬆敷衍了事。神龍初年，張昌宗伏法被殺，他因此獲罪流放欽州，去世。五王獲罪，受張昌宗牽連而被流放之人都下詔平反昭雪，追贈崔神慶爲幽州都督。

### 崔琳

神慶子琳，明政事，開元中，與高仲舒同爲中書舍人。侍中宋璟親禮之，每所訪逮，嘗曰："古事問仲舒，今事問琳，尚何疑？"累遷太子少保。天寶二年卒，秘書監潘肅聞之，泫然曰："古遺愛也！"

崔神慶的兒子名琳，明曉政事，開元年間，與高仲舒一同任中書舍人。侍中宋璟信任并尊敬他們，經常向他們咨詢政事，曾經説："古代的事問高仲舒，當今的事問崔琳，還有什麽不清楚的？"多次升遷擔任太子少保。天寶二年去世，秘書監潘肅聽到他的死訊，流着淚説："有古人遺風遺愛於後世啊！"

琳長子儼，諫議大夫。

崔琳長子名儼，任諫議大夫。

其群從數十人，自興寧里謁大明宫，冠蓋騶哄相望。每歲時宴于家，以一榻置笏，猶重積其上。琳與弟太子詹事珪、光禄卿瑶俱列棨戟，世號三戟崔家。開元、天寶間，中外宗屬無緦麻喪。初，玄宗每命相，皆先書其名，一日書琳等名，覆以金甌，會太子入，帝謂曰："此宰相名，若自意之，誰乎？即中，且賜酒。"太子曰："非崔琳、盧從愿乎？"帝曰："然。"賜太子酒。時兩人有宰相望，帝欲相之數矣，以族大，恐附離者衆，卒不用。

崔琳的子侄輩有幾十人，從興寧里到大明宫謁見時，冠蓋和侍從道路相望。每逢年節在家設宴，專門用一榻擺放手板，還要堆起好幾層。崔琳和弟弟太子詹事崔珪、光禄卿崔瑶門前都列棨戟，當世稱爲三戟崔家。開元、天寶年間，内外宗屬中没有服緦麻之喪的遠親。起初，玄宗每次任命宰相，都先寫出名字，一天寫下崔琳等人的名字，上面蓋以金甌，正巧太子入宫，皇帝對他説："這裏是宰相的姓名，如果你自己想任命宰相，會是誰呢？説的對，就賜你酒喝。"太子説："莫非是崔琳、盧從愿嗎？"皇帝説："正是。"賜給太子酒。當時兩人有宰相聲望，皇帝幾次打算任用他們，因他們家族勢力龐大，擔心依附他們的人多，最終没有任用。

**楊再思** 楊季昭

楊再思，鄭州原武人，第明經，爲人佞而智。初，調玄武尉，使至京師，舍逆旅，有盜竊其衣囊，再思遇之，盜窘謝。再思曰："而苦貧，故至此。囊中檄無所事，幸留，它物可持去。"初不爲人言，但假貸以還。累遷天官員外郎，歷左肅政御史中丞。延載初，擢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加兼左肅政御史大夫，封鄭縣侯，遷内史。

楊再思，是鄭州原武人，考中明經科，爲人奸詐而機智。起初，調任玄武尉，出使到京城，住在旅店，有個盜賊偷竊他的衣服行李，被楊再思撞見，盜賊見走不脱衹好謝罪。楊再思説："你因貧苦，所以做出這種事來。行李中的公文對你没什麼用處，希望將它留下，其他東西你可以拿走。"起初不告訴别人此事，衹是借錢返回。多次遷任爲天官員外郎，歷任左肅政御史中丞。延載初年，升任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并兼任左肅政御史大夫，封鄭縣侯，遷任内史。

居宰相十餘年，阿匼取容，無所薦達。人主所不喜，毁之；所善，譽之。畏慎足恭，未嘗忤物。或曰："公位尊，何自屈折？"答曰："世路孔艱，直者先禍。不爾，豈全吾軀？"於時水沴，閉坊門以禳。再思入朝，有車陷于濘，叱牛不前，恚曰："痴宰相不能和陰陽，而閉坊門，遣我艱于行！"再思遣吏謂曰："汝牛自弱，不得獨責宰相。"

任宰相十幾年，阿諛迎合取悦於人，没有薦舉引用什麼人。君主不喜歡的，他就詆毁；君主喜歡的，他就稱贊。膽小謹慎畢恭畢敬，從不得罪人。有人説："公位尊貴，爲何如此低聲下氣？"他回答説："世道艱險，剛直者先招災禍。若不如此，怎能保全自身？"當時城内積水，關閉坊門來驅邪除災。楊再思上朝，有輛牛車陷入泥濘中，車夫大聲趕牛也無法前進，生氣地説："呆宰相不能調和陰陽，却關閉坊門除災，使我在路中受困！"楊再思派小吏對車夫説："你的牛自己陷入泥裹，不能偏偏責怪宰相。"

張昌宗坐事，司刑少卿桓彦範劾免其官，昌宗訴諸朝，武后意申釋之，問宰相："昌宗於國有功乎？"再思曰："昌宗爲陛下治丹，餌而愈，此爲有功。"后悦，昌宗還官。自是天下貴彦範，賤再思。左補闕戴令言賦"兩脚狐"以譏之，再思怒，謫令言爲長社令，士愈蚩噪。

張昌宗因事犯錯，司刑少卿桓彦範彈劾免去他的官職，張昌宗上訴朝廷，武后打算爲他申理開脱，問宰相説："張昌宗對國有功嗎？"楊再思説："張昌宗爲陛下煉製丹藥，服下病就好了，這就是功勞。"武后高興了，張昌宗官復原職。從此天下尊重桓彦範，鄙視楊再思。左補闕戴令言作"兩脚狐"賦來諷刺他，楊再思惱羞成怒，貶戴令言任長社令，士人更加鄙視嘲笑他。

易之兄司禮少卿同休，請公卿宴其寺，酒酣，戲曰："公面似高麗。"再思欣然，翦縠綴巾上，反披紫袍，爲高麗舞，舉動合節，滿坐鄙笑。昌宗以姿貌倖，再思每曰："人言六郎似蓮華，非也；正謂蓮華似六郎耳。"其巧諛無耻類如此。俄檢校右庶子。

張易之的哥哥司禮少卿張同休，在公署中宴請公卿，喝到酣暢時，開玩笑地説："公的相貌像高麗人。"楊再思欣然贊同，剪幅輕紗繫在帽子上，反披紫袍，跳高麗舞，舉動合節，滿座都鄙視譏笑他。張昌宗因姿貌受寵，楊再思常説："人説六郎貌似蓮花，我認爲不對；而應該説蓮花似六郎啊。"他的諂媚阿諛不知廉耻就是如此。不久檢校右庶子。

中宗立，拜户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京師留守，封弘農郡公，加兼揚州長史，檢校中書令。改侍中，鄭國公，賜實封户三百，爲順天皇后奉册使。武三思誣陷王同晈，再思與李嶠、韋巨源按獄，希意抵同晈死，衆以爲冤。復拜中書令，監修國史。遷尚書右僕射，仍同三品。卒，贈特進、并州大都督，陪葬乾陵，謚曰恭。

中宗即位，拜任户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京城留守，封弘農郡公，并兼任揚州長史，檢校中書令。改任侍中，封鄭國公，賜給實封三百户，任順天皇后奉册使。武三思誣陷王同晈，楊再思與李嶠、韋巨源審理此案，迎合武三思之意判定王同晈死罪，衆人認爲冤枉。又拜任中書令，監修國史。遷任尚書右僕射，并同三品。死去，追贈特進、并州大都督，陪葬乾陵，謚號恭。

弟季昭，中茂才第，爲殿中侍御史。武后誅駙馬都尉薛紹，紹兄顗爲齊州刺史，命季昭按之，不得反狀，后怒，放于沙州。赦還，爲懷州司馬。

弟弟名季昭，考中茂才科，擔任殿中侍御史。武后殺死駙馬都尉薛紹，薛紹的哥哥薛顗任齊州刺史，命令楊季昭審理薛顗，没有取得謀反實情，武后很生氣，把他流放到沙州。遇赦返回，擔任懷州司馬。

**竇懷貞**

竇懷貞，字從一，左相德玄子。少詭激，衣服羸儉，不爲輿馬豪侈事。仕累清河令，有治狀。後遷越州都督、揚州長史。

竇懷貞，字從一，是左相竇德玄的兒子。少年時乖僻偏激，衣服破舊爲人儉樸，不做誇耀車馬争豪鬥富之事。入仕多次遷任爲清河令，治政有成績。後來升任越州都督、揚州長史。

神龍中，進左御史大夫兼檢校雍州長史。會歲除，中宗夜宴近臣，謂曰："聞卿喪妻，今欲繼室可乎?"懷貞唯唯。俄而禁中寶扇鄣衛，有衣翟衣出者，已乃韋后乳媪王，所謂莒國夫人者，故蠻婢也。懷貞納之不辭。又避后先諱，而以字稱。世謂媪婿爲阿㸙，懷貞每謁見奏請，輒自署"皇后阿㸙"，而人或謂爲"國㸙"，軒然不慚，以自媚於后。時政令多門，赤尉由墨制授御史者衆，或戲曰："尉入臺多，而縣辦否?"對曰："辦於異日。"問其故，答曰："佳吏在，僥倖去，故辦。"聞者皆笑。又附宗楚客、安樂公主等以取貴位，爲素議所斥，名稱盡矣。韋后敗，斬妻獻其首，貶濠州司馬，再徙益州長史，乃復故名。

神龍年間，進升左御史大夫兼任檢校雍州長史。正逢除夕，中宗夜宴近要之臣，對他説："聽説卿死了妻子，現在想爲你娶個繼室可以嗎?"竇懷貞連連答應。不久宫中寶扇障衛走出，有個身穿飾有山雉尾毛衣服的女子出來，却是韋后的乳母王氏，所謂的莒國夫人，原本是蠻人婢女。竇懷貞接受下來没有推辭。又迴避韋后祖先名諱，而用字稱。世人稱乳母之夫爲阿㸙，竇懷貞每次謁見皇上奏請，都自己署名爲"皇后阿㸙"，而有人稱他做"國㸙"，他毫不羞慚，以此取媚韋后。當時政令出自多家，京城轄内各縣縣尉被親筆詔命授任御史的人很多，有人戲稱："縣尉大多進了御史臺，而各縣政事還能辦理嗎?"回答説："比往日辦得好。"詢問原因，就回答説："好官在，僥幸之官離去，所以辦得好。"聽到這話的人全都大笑。又投靠宗楚客、安樂公主等人來求取富貴之位，受到輿論指責，名譽掃地。韋后敗亡，斬下妻子的首級進獻給皇上，貶任濠州司馬，二次調任爲益州長史，并恢

復原名。

景雲初，以殿中監召，閱月遷左御史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中山縣公。再遷侍中。方太平公主干政，懷貞傾己附離，日視事退，輒詣主第，刺取所欲。睿宗爲金仙、玉真二公主營觀，費巨萬，諫者交疏不止，唯懷貞勸成之，躬護役作。族弟維鍌諫曰："公位上衮，當思獻可替否輔天子，而計校瓦木，雜厠工匠間，使海内何所瞻仰乎?"不答，督繕益急。時語曰："前作后國奢，後爲主邑丞。"言事公主如邑官屬也。在位半歲，無所事，帝引見承天門，切責之。俄與李日知、郭元振、張説皆罷。爲左御史大夫。于時，歲犯左執法，術家又言懷貞且有禍，大懼，表請爲安國寺奴，不許。逾年，復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子詹事，監修國史。又以尚書右僕射兼御史大夫，軍國重事宜共平章。玄宗受内禪，進左僕射，封魏國公。與太平公主謀逆，既敗，投水死，追戮其尸，改姓毒氏。然生平所得俸禄，悉散親族無留畜，敗時，家惟粗米數石而已。

景雲初年，以殿中監的官職召入朝内，過了一個月遷任左御史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爲中山縣公。二次遷任爲侍中。當時太平公主干預朝政，竇懷貞賣身投靠，每日辦完事退朝後，就前往公主第宅，探聽公主的想法。睿宗爲金仙、玉真兩位公主修建道觀，花費錢財巨萬，勸諫者相繼上疏不斷，衹有竇懷貞勸皇上修築，親自總領工役。同族弟弟竇維鍌勸他説："公位居宰相，應當想着進獻忠言來輔佐天子，而計算瓦木，混迹工匠之間，讓天下人怎樣看呢?"他置之不理，催督修建更加急迫。當時傳言説："前作皇后國奢，後作公主邑丞。"是説他奉事公主就像公主封邑裏的官屬一般。在位半年，没有什麽作爲，皇帝在承天門召見，嚴厲責備他。不久和李日知、郭元振、張説全部罷相。擔任左御史大夫。當時，歲星衝犯左執法星，術士又説竇懷貞將有災禍，他大爲害怕，上表請求做安國寺的奴僕，皇帝不同意。一年以後，再次同中書門下三品，兼任太子詹事，監修國史。又以尚書右僕射兼任御史大夫，軍國重事應參預商議。玄宗接受禪讓即位，他進升左僕射，封爲魏國公。與太平公主陰謀反叛，奸事敗亡後，投水而死，追詔戮殺他的尸體，改姓毒氏。然而生平所得俸禄，都散給親族没有留下積蓄，敗亡時，家中衹有粗米數石而已。

性諂詐，善諧結權貴，宦者用事，尤所畏奉，或見無須者，誤爲之禮。監察御史魏傳弓嫉中人輔信義，欲劾奏其奸，懷貞曰："是安樂所信任者，奈何繩之?"傳弓曰："王綱壞矣，正坐此屬。今日殺之，明日誅，無所悔!"懷貞猶固止之。傳弓者，鉅鹿人，忠謇士也，終司農丞。

竇懷貞性格諂媚奸詐，善於結歡權貴，宦官專權，更加畏懼而加以奉承，有時見到没有鬍鬚的男人，誤認是宦官而行禮。監察御史魏傳弓嫉恨宦官輔信義，打算陳奏揭發他的奸僞，竇懷貞説："這是安樂公主信任的人，怎麽能處置他?"魏傳弓説："朝綱敗壞，正是因爲這類人。今天殺了他們，明日自己被殺，也不悔恨!"竇懷貞依然頑固地阻止。魏傳弓，是鉅鹿人，忠正之士，官位終於司農丞。

## 竇兢

懷貞從子兢，字思慎，舉明經，爲英王府參軍、尚乘直長。調鄠令，修郵舍道路，設冠婚喪紀法，百姓德

竇懷貞的侄子名兢，字思慎，考中明經科，任英王府參軍、尚乘直長。調任鄠縣令，修建驛舍道路，設立加冠婚娶喪葬的法紀，百姓感激他

之。

**宗楚客**

宗楚客，字叔敖，其先南陽人。曾祖丕，後梁南弘農太守，梁亡入隋，居河東之汾陰，故爲蒲州人。父岌，仕魏王泰府，與謝偃等撰《括地志》。

楚客，武后從姊子，長六尺八寸，明皙美須髯。及進士第，累遷户部侍郎。兄秦客，垂拱中，勸武后革命，進爲内史，而弟晋卿典羽林兵。後兄弟并坐奸贓流嶺外。歲餘，秦客死，而楚客等還。俄檢校夏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與武懿宗不協，會賜將作材營第，僭侈過度，爲懿宗所劾，自文昌左丞貶播州司馬，晋卿流峰州。稍爲豫州長史，遷少府少監、岐陝二州刺史。久之，復以夏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坐聘邵王妓，貶原州都督。

神龍初，爲太僕卿、郢國公。武三思引爲兵部尚書，以晋卿爲將作大匠。節愍太子敗，逃于鄠，被殺，殊其首祭三思等柩，楚客請之也。俄同中書門下三品。韋后、安樂公主親賴之，與紀處訥爲黨，世號宗紀。

景龍二年，詔突厥娑葛爲金河郡王，而其部闕啜忠節賂楚客等罷之，娑葛怨，將兵患邊。監察御史崔琬廷奏："楚客、處訥專威福，有無君心，納境外交，爲國取怨；晋卿專徇贓私，驕恣跋扈。并請收付獄，三司推鞫。"故事，大臣爲御史對仗彈劾，必趨出，立朝堂待罪。楚客乃厲色大言："性忠鯁，爲琬誣詆。"中宗不能窮也，詔琬與楚客、處訥約兄弟兩解之，故世謂帝爲"和事天子"。尋遷中書令。韋氏敗，與晋卿同誅。

的恩德。

宗楚客，字叔敖，祖先是南陽人。曾祖父名丕，後梁任南弘農太守，梁朝滅亡後入隋，居住在河東的汾陰，因此成爲蒲州人。父親名岌，入仕魏王李泰府，和謝偃等人修撰《括地志》。

宗楚客，是武后堂姊的兒子，身高六尺八寸，皮膚白皙光潔鬍鬚漂亮。考中進士科，多次遷任爲户部侍郎。哥哥名秦客，垂拱年間，勸武后改朝换代，進任内史，而弟弟宗晋卿主管羽林兵。後來兄弟三人都因貪贓罪被流放嶺外。一年以後，宗秦客死去，而宗楚客等人返回。不久檢校夏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與武懿宗不合，正逢朝廷賜給他將作監的材料修建住宅，規制奢侈過分，被武懿宗彈劾，從文昌左丞貶爲播州司馬，宗晋卿流放峰州。不久遷任豫州長史，調任少府少監、岐陝二州刺史。很久以後，又以夏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因聘娶邵王的樂妓獲罪，貶任原州都督。

神龍初年，任太僕卿、郢國公。武三思引用他爲兵部尚書，任用宗晋卿爲將作大匠。節愍太子敗亡，逃到鄠縣，被殺，割下太子的頭來祭奠武三思等人的靈柩，是出自宗楚客的請求。不久同中書門下的三品。韋后、安樂公主親近信賴他，與紀處訥結爲同黨，世稱宗紀。

景龍二年，下詔封突厥娑葛爲金河郡王，然而其部的闕啜忠節賄賂宗楚客等人又取消了封爵，娑葛怨恨，率兵侵犯邊境。監察御史崔琬在朝廷進奏説："宗楚客、紀處訥專擅刑賞，有無君之心，收受境外賄賂，給國家招致怨恨；宗晋卿一味貪贓徇私，驕縱跋扈。請將他們全部收捕關入獄中，由御史大夫、中書、門下共同推問審訊。"按照舊例，大臣被御史當着皇上之面彈奏，必須馬上走出班列，立在朝堂上等待治罪。宗楚客却厲聲大喊道："我生性忠正鯁直，受到崔琬的誣衊詆毁。"中宗不能追究他的罪行，下詔崔琬和宗楚客、紀處訥結爲兄弟雙方和解，所以當世稱皇帝是"和事天子"。不久升任中書令。韋

氏敗亡，和宗晉卿同時被殺。

楚客性明達。武后時，降突厥沓實力吐敦者，部落在平夏。會邊書至，言吐敦反，楚客爲兵部員外郎，后召問方略，對曰："吐敦者，臣昔與之言，其爲人忠義和厚，且國家與有恩，必不反。其兄之子默子者，狡悍，與吐敦不和，今言叛，疑默子爲之，然無能爲。"俄而夏州表默子劫部落北奔，爲州兵及吐敦所禽。後張仁亶請築三城，議者或不同，獨楚客言："萬世利也。"然冒于權利，嘗諷右補闕趙延禧陳符命以媚帝，曰："唐有天下，當百世繼周，陛下承母禪，周、唐一統，其符兆有八：天皇再以陛下爲周王，是在唐興周，則天立陛下爲皇太子，是在周興唐，一也；天后立文王廟，二也；唐同泰《洛水圖》云：'永昌帝業'，三也；讖曰：'百代不移宗'，四也；孔子曰：'百世繼周'，五也；《桑條韋歌》，應二聖在位九十八年，而子孫相承九十八世，六也；乃二月慶雲五色，天應以和，七也；去六月九日，内出瑞蒜，八也。起則天爲一世，聖朝爲二世，後子孫相承九十八，其數正滿百世，唐之曆乃三千餘年。"帝大喜，擢延禧諫議大夫。識者以楚客等欺神誣君，且有大咎。又嘗密語其黨曰："始，吾在卑位，尤愛宰相；及居之，又思天子，南面一日足矣。"雖外附韋氏，而内畜逆謀，故卒以敗。

宗楚客生性聰明曠達。武后時，投降的突厥人沓實力吐敦，部落居住在平夏。時逢邊地文書傳到，説吐敦反叛，宗楚客任兵部員外郎，武后召見他詢問對策，他回答説："吐敦，臣從前和他談過話，他爲人忠勇信義而温和厚道，況且國家對他有恩，一定不會反叛。他哥哥的兒子默子，狡猾凶悍，與吐敦不和，現在所説的反叛，恐怕是默子所爲，不過不會造成危害。"不久夏州上表默子挾持部落向北叛逃，被州軍和吐敦擒獲。後來張仁亶請求修築三受降城，議論時有人表示不同意，衹有宗楚客説："這是萬代之利。"然而他貪於權利，曾經指使右補闕趙延禧陳述上天預示帝王受命的徵兆來取媚皇帝，説："唐室擁有天下，繼周以後當傳百世，陛下接受母親傳位，周、唐爲一統，此徵兆有八：天皇再次封陛下爲周王，這是在唐興周，則天立陛下爲皇太子，這是在周興唐，這是一；天后建立文王之廟，這是二；唐同泰《洛水圖》説：'帝業永遠昌盛'，這是三；讖言説：'百代宗祀不移'，這是四；孔子説：'繼周以後當傳百世'，這是五；《桑條韋歌》，預兆二聖在位九十八年，而子孫相承九十八世，這是六；二月出現五色祥雲，天以和相應，這是七；六月九日，宫内出現預示吉祥的蒜，這是八。從武則天開始是一世，聖朝是第二世，後代子孫相承九十八世，正好滿百世之數，唐室的曆數共有三千多年。"皇帝大喜，提升趙延禧任諫議大夫。有識者認爲宗楚客等人欺騙神靈迷惑君上，將有大罪降臨。他又曾經私下對親信講："起初，我做的官低，特别想做宰相；等做了宰相，又想做天子，南面爲君一天就够了"。雖然表面投靠韋氏，而私下暗藏反叛之謀，所以最終敗亡。

### 宗晉卿

晉卿鬚貌雄偉，聲如鍾。雖不學，然性倜儻。垂拱後，武后任之，宫苑、閑厩、内外衆作無不總。開中嶽，造明堂，鑄九鼎，有力焉。

宗晉卿鬍鬚濃密體相魁偉，聲如洪鐘。雖然没有讀過書，然而生性豪邁灑脱。垂拱以後，武后任用他，宫苑、閑厩、内外各種工程無不由他全權統領。開通嵩山之路，修建明堂，鑄造九鼎，他都出了很大的力。

### 紀處訥

紀處訥者，秦州上邽人。爲人魁岸，髭長數尺。其妻武三思婦之姊，縱使通三思，繇是款昵，進爲太府卿。神龍元年夏，大旱，穀價騰踊，中宗召問所以救人者。三思知之，陰諷太史迦葉志忠奏“是夜攝提入太微，近帝坐，此天子與大臣接，有納忠之符”。帝信之，下詔褒美，賜處訥衣一副、綵六十段。與楚客并同三品，進侍中。後伏誅。

紀處訥，是秦州上邽人。身材高大魁偉，髯鬚長數尺。他的妻子是武三思妻子的姐姐，慫恿她與武三思私通，由此關係親密，進升爲太府卿。神龍元年夏季，大旱，穀價猛漲，中宗召他詢問救民方計。武三思知道了，私下指使太史迦葉志忠上奏“這一夜攝提星進入太微星，靠近帝座星，説明天子和大臣相接，有納忠的徵兆”。皇帝信以爲真，下詔贊美，賜給紀處訥服裝一套，彩色織物六十段。和宗楚客并同三品，進升侍中。後來伏法被殺。

### 祝欽明

祝欽明，字文思，京兆始平人。父綝，字叔良，少通經，頗著書質諸家疑異；門人張後胤既顯宦，薦于朝，詔對策高第，終無極尉。

祝欽明，字文思，是京兆始平人。父親名綝，字叔良，少年時通曉經書，經常著書訂證衆家疑難歧異之處；學生張後胤顯貴以後，將他推薦到朝廷上，下詔對策獲得優等，官位終於無極尉。

欽明擢明經，爲東臺典儀。永淳、天授間，又中英才傑出、業奥《六經》等科，拜著作郎，爲太子率更令。中宗在東宫，欽明兼侍讀，授太子經，兼弘文館學士。中宗復位，擢國子祭酒、同中書門下三品。進禮部尚書，封魯國公，食實封户三百。桓彦範、崔玄暐、袁恕己、敬暉等皆從受《周官》大義，朝廷尊之。以匿親忌日，爲御史中丞蕭至忠所劾，貶申州刺史。入爲國子祭酒。

祝欽明考中明經科，任東臺典儀。永淳、天授年間，又考中英才傑出、業奥《六經》等科，拜授著作郎，任太子率更令。中宗在東宫，祝欽明兼任侍讀，教太子學習經文，兼任弘文館學士。中宗恢復帝位，他升任國子祭酒、同中書門下三品。進位禮部尚書，封魯國公，享有實封三百户。桓彦範、崔玄暐、袁恕己、敬暉等人都向他學習《周官》大義，朝廷推重他。因隱瞞父母死亡的忌日，被御史中丞蕭至忠彈劾，貶任申州刺史。召入朝任國子祭酒。

景龍三年，天子將郊，欽明與國子司業郭山惲陰迎韋后意，謬立議曰：

> 《周官》天神曰祀，地祇曰祭，宗廟曰享。《大宗伯》曰：祀大神，祭大祇，享大鬼，王有故不預，則攝而薦。追師掌后首服，以待祭祀。内司服掌后六服，祭祀則供。又九嬪，凡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瑶爵。然則后當助天子祀天神、祭地祇。鄭玄

景龍三年，天子將要到南郊祭祀上天，祝欽明和國子司業郭山惲暗中迎合韋后的旨意，胡亂建議説：

> 《周官》載祭祀天神叫祀，祭祀地祇叫祭，祭祀宗廟叫享。《大宗伯》説：祀大神，祭大祇，享大鬼，君主有事不能參加，就由大宗伯代理獻祭供品。追師掌管王后之冠，以待祭祀。内司服掌管王后六服，祭祀時就奉上。另外九嬪，凡有大祭祀，王后行祼獻的祭禮時九嬪協助獻撤美玉製成的酒器。如此則王后應當輔助天子祀天神、祭地祇。鄭

稱：闕狄，后助王祭群小祀服。小祀尚助，况天地哉？闕狄之上，褘、褕狄，三服皆以助祭，知褘衣助大祀也。王之祭服二：曰先王衮冕，先公鷩冕。故后助祭，亦以褘衣祭先王，褕狄祭先公。不言助祭天地，舉此以明彼，反三隅也。《春秋外傳》："禘郊，天子親射其牛，王后親舂其粢。"世婦詔后之禮事，不專主宗廟。《祭統》曰："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内外之官。"哀公問孔子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答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主，君何謂已重焉?"則知后宜助祭。臣請因經誼，制儀典。

玄稱：闕狄之服，是王后協助君王舉行各種小祭的服裝。小祭尚需王后協助，何况祭祀天地呢？闕狄以上之服，有褘服、褕狄服，三種服裝都用來協助君王祭祀，所以可知褘衣是用來協助大祭祀的服裝。王的祭服有兩種：祭先王之服叫衮冕，祭先公之服叫鷩冕。所以王后協助祭祀，也穿褘衣祭祀先王，穿褕狄祭祀先公。雖然没有明説協助祭祀天地，但舉此可以明彼，是舉一反三。《春秋外傳》："到南郊祭天，天子親自射牛，王后親自舂穀。"宫中女官奉詔傳告王后應做的禮事，并不單指宗廟祭祀。《祭統》説："祭祀，必須夫婦親自進行，所以設置内外官員。"魯哀公問孔子説："戴冠并親自相迎，禮節不是太重了嗎?"孔子回答説："合兩姓之好，來傳繼先聖的後嗣，成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主爲何説太重呢?"以此知皇后應該輔助祭祀。臣請求根據經義，制定儀典。

帝雖不睿，猶疑之，召禮官質問。於是太常博士唐紹、蔣欽緒對："欽明所引，皆宗廟禮，非祭天地者。周、隋而上，無皇后助祭事。"帝令宰相參訂，紹、欽緒又引博士彭景直共議曰：

皇帝雖然不够聰慧明智，依然感到懷疑，召見禮官詢問此事。於是太常博士唐紹、蔣欽緒回答説："祝欽明所引據的周禮，講的都是宗廟之禮，不是祭祀天地的禮儀。周、隋以前，没有皇后輔助祭祀天地之事。"皇帝命令宰相商討參議決定，唐紹、蔣欽緒又引進博士彭景直共同議論説：

《周官》所云祀、祭、享，皆互言。《典瑞》："兩圭以祀地。"《司几筵》："設祀先王昨席。"《内宗》："掌宗廟祭祀。"傳曰："聖人爲能饗帝。""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此祀天稱享，享廟稱祭也。禮家凡稱大祭祀，不獨主天。《鬱人》："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祭天不祼，則九嬪贊瑶爵，宗廟稱大祭祀也。欽明據《大宗伯》之職，以謂后有祭天地之禮。按經："凡祀大神、祭大祇、享大鬼，

《周官》所講的祀、祭、享，都見於多處。《典瑞》："用兩個玉圭來祀地。"《司几筵》："祭祀先王設立受酢的席位。"《内宗》："主管宗廟祭祀。"古書説："聖人是因爲能祭禮上帝。""春秋兩次祭祀父母，因時感念父母之恩。"這裏講祀天時稱爲享，享廟時稱爲祭。禮家凡是稱爲大祭祀的，并不專指祭天。《鬱人》："大祭祀，與量人代受祭者向主人致福并飲下最後一杯酒。"祭天不用祼獻之禮，九嬪則協助王后獻撤美玉製成的酒器，是稱宗廟祭祀爲大祭祀。祝欽明依據大宗伯的職掌，説皇后有祭祀天地之禮。按經文："凡是祀大神、祭大祇、享大鬼，帶

帥執事而卜，宿視滌濯，莅玉鬯，省牲鑊，奉玉齍，制大號。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自凡而推，兼言王祭天地宗廟也。下言：“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直王后祭廟一凡耳。若當助祭天地，應不列重凡。且内宗、外宗所掌，皆佐王后廟薦，無佐祭天地語。有如助祭天地，誰當贊佐者？是則攝薦爲宗廟明甚。内司服掌后祭服，無祭天服。禮家説曰：“后不助祭天地五岳，故無其服。”又言：“后有五輅，以重翟從祭先王先公，以厭翟從饗諸侯，以安車朝夕見王，以翟車采桑，以輦車游宴。”按此，后無祭天車明甚。然后助王祭天地，古無聞焉。

領執事之人占卜時日的吉凶，前一日查看洗濯祭器，視察玉器香酒，檢查烹牲之鑊，供奉玉器黍，制定大號，如果君王没參加祭祀，則由大宗伯代理主持祭祀。”由上文説到的凡字來推論，可見是説君王兼祭天地宗廟。下文説：“凡大祭祀，王后不能參加，由大宗伯代理祭祀而進獻祭品。”可見王后衹能祭祀宗廟所以在這一凡字之下。如果王后應當協助祭祀天地，不應列出兩個凡字。况且内宗、外宗所掌，都是協助王后祭祀宗廟而進獻祭品，没有輔佐祭祀天地的話。如果王后協助祭祀天地，誰應當來輔佐王后呢？所以上文所説大宗伯代理祭祀而進獻祭品十分明顯指的是祭祀宗廟時。内司服掌管王后祭服，没有祭天之服。禮家説道：“王后不協助祭祀天地五岳，所以没有這類服裝。”又説：“王后有五車，乘重翟車隨從君王祭祀先王先公，乘厭翟車隨從君王宴請諸侯，乘安車早晚進見君王，乘翟車采桑，乘輦車游宴。”按照此文，王后没有祭天之車是十分顯然的。如此則王后協助君王祭祀天地，自古從未聽説。

時左僕射韋巨源助后掎掣帝，奪政事，即傅欽明議，帝果用其言，以皇后爲亞獻。取大臣李嶠等女爲齋娘，奉豆籩。禮成，詔齋娘有夫者悉進官。

當時左僕射韋巨源協助皇后挾制皇帝，剥奪政事之權，就附合祝欽明的主張，皇帝果然采用他的建議，用皇后主持第二次獻祭。挑選大臣李嶠等人的女兒做齋娘，奉獻祭器。祭祀完畢，下詔已婚齋娘的丈夫全部升官。

初，后屬婚，上食禁中，帝與群臣宴，欽明自言能《八風舞》，帝許之。欽明體肥醜，據地摇頭睆目，左右顧眄，帝大笑。吏部侍郎盧藏用嘆曰：“是舉《五經》掃地矣！”景雲初，侍御史倪若水劾奏：“欽明、山惲等腐儒無行，以諂佞亂常改作，百王所傳，一朝墮放。今聖德中興，不宜使小人在朝，請斥遠之，以肅具臣。”乃貶欽明饒州刺史，山惲括州刺史。欽明於《五經》爲該淹，自見坐不孝免，無以澡祓，乃阿附韋氏，

起初，皇后親屬婚嫁，向宫中進獻食物，皇帝與群臣聚宴，祝欽明自稱會跳《八風舞》，皇帝同意。祝欽明體態肥胖醜陋，站在地上摇頭晃腦揚眉轉目，左顧右盼，皇帝大笑。吏部侍郎盧藏用嘆道：“這種行爲真使《五經》掃地了！”景雲初年，侍御史倪若水劾奏：“祝欽明、郭山惲等人是迂腐的儒生品行惡劣，諂媚奸邪亂改制，百王所傳，一朝損毁。如今聖德中興，不應讓小人在朝做官，請將他們貶謫到荒遠之地，來整飭那些不稱職守的大臣。”於是貶祝欽明爲饒州刺史，郭山惲爲括州刺史。祝欽明因精熟《五經》，自從因不孝之罪被免去相位，無法洗刷耻辱，就

圖再用，又坐是見逐，諸儒共羞之。後徙洪州都督，入爲崇文館學士，卒。

奉迎依附韋氏，圖謀重任宰相，又因此罪被貶謫，衆儒都以爲羞耻。後來調任洪州都督，召入朝任崇文館學士，死去。

郭山惲

山惲者，河東人。善治《禮》。景龍中，累遷國子司業。帝昵宴近臣及修文學士，詔遍爲伎。工部尚書張錫爲《談容娘舞》，將作大匠宗晋卿爲《渾脱舞》，左衛將軍張洽爲《黄麞舞》，給事中李行言歌《駕車西河曲》，餘臣各有所陳，皆鄙黷；而山惲奏："無所習，惟知誦詩。"乃誦《鹿鳴》、《蟋蟀》二篇，未畢，中書令李嶠以其近規諷，止之。帝嘉其直，下詔褒咨，賜服一稱。其後與欽明僻論阿世，不能終其守。久之，復拜國子司業。

郭山惲，是河東人。精研《禮記》義。景龍年間，多次升遷擔任國子司業。皇帝私人宴請近要之臣及修文學士，下詔令衆人獻藝表演。工部尚書張錫跳《談容娘舞》，將作大匠宗晋卿跳《渾脱舞》，左衛將軍張洽跳《黄麞舞》，給事中李行言唱《駕車西河曲》，其他衆臣各有表演，全都荒唐輕佻；而郭山惲陳奏道："臣不會跳舞唱歌，祇會誦詩。"於是誦《鹿鳴》、《蟋蟀》兩篇，還未誦完，中書令李嶠因他所誦内容近於規諫批評，阻止他不要再誦。皇帝贊許他正直，下詔贊美，賜服裝一套。後來他和祝欽明發表謬論取悦當權者，不能始終保持操守。很久以後，又拜任國子司業。

贊曰：欽明以經授中宗，爲朝大儒，乃詭聖僻説，引艷妻郊見上帝，腥德播聞，享胙不終。蓋與少正卯順非而澤，莊周以詩書破冢者同科。獨保腰領死家簀，寧不幸邪！後之托儒爲奸者，可少戒云。

贊曰：祝欽明教授中宗經文，是當朝大儒，却欺騙聖上杜撰謬論，引美艷妻子到南郊祭祀天神，臭名遠揚，不能長享福貴。與少正卯的順從錯誤言行而加以潤飾，莊周以詩書破冢同罪。惟獨他免遭刑法處斬而死於家中，難道不算是幸運的嗎！後世假托儒者而爲奸之人應稍加鑒戒。

**王璵**

王璵者，方慶六世孫，少爲禮家學。玄宗在位久，推崇老子道，好神仙事，廣修祠祭，靡神不祈。璵上言，請築壇東郊祀青帝，天子入其言，擢太常博士、侍御史，爲祠祭使。璵專以祠解中帝意，有所禳祓，大抵類巫覡。漢以來葬喪皆有瘞錢，後世里俗稍以紙寓錢爲鬼事，至是璵乃用之。

肅宗立，累遷太常卿，又以祠禱見寵。乾元三年，拜蒲同絳等州節度使，俄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大兵後，天下顒治，璵望輕，

王璵，是王方慶的六世孫，少年時鑽研禮家之學。玄宗在位年久，推崇老子之道，喜好神仙之事，廣修祠堂進行祭祀，無神不祈禱。王璵上言，請求在東郊築壇祭祀青帝，天子聽從他的建議，升任他爲太常博士、侍御史，任祠祭使。王璵專門利用祭祀祈禱來迎合皇帝旨意，驅難除災，與巫術之人基本相似。漢代以來喪葬都用錢幣殉葬，後世民間逐漸改爲以紙代錢給鬼使用，到此時王璵便加以采用。

肅宗即位，多次遷任爲太常卿，又憑藉祠禱得寵。乾元三年，拜授蒲同絳等州節度使，不久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當時正當大亂之後，天下人心思治，王璵聲望低微，没有其他

無它才，不爲士議諧可，既驟得政，中外悵駭。乃奏置太一壇，勸帝身見九宫祠。帝由是專意，它議不能奪。帝嘗不豫，太卜建言祟在山川。璵遣女巫乘傳分禱天下名山大川，巫皆盛服，中人護領，所至干托州縣，賂遺狼藉。時有一巫美而蠱，以惡少年數十自隨，尤憸狡不法。馳入黄州，刺史左震晨至館請事，門鐍不啓。震怒，破鐍入，取巫斬廷下，悉誅所從少年，籍其贓得十餘萬，因遣還中人。既以聞，璵不能詰，帝亦不加罪。明年，罷璵爲刑部尚書，又出爲淮南節度使，猶兼祠祭使，徙浙東。召入，再遷太子少師。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簡懷。

才能，不得輿議的認可，忽然執政之後，内外人士驚駭不服。於是他上奏設置太一壇，勸皇帝親到九宫神壇祭祀。皇帝因此一味聽從他的主張，其他建議聽不進去。皇帝曾經有病，太卜建議説鬼魅在山川之間作祟。王璵派遣女巫乘驛車分别到天下名山大川祈禱除災，女巫都身穿華麗服裝，宦官護衛統領，每到一地干擾請托州縣，收受賄賂聲名狼藉。當時有一個女巫貌美而嬌媚，率領幾十個惡少隨行，更是奸邪不法。驛車到達黄州，刺史左震清晨到驛館請示事情，館門上鎖不開。左震氣憤，破鎖而入，拉出女巫斬於院内，將所從少年全部處死，没收她貪贜的錢財十多萬，於是送回隨行的宦官。此事上報後，王璵無法追查，皇帝也没加罪。第二年，罷王璵相權任刑部尚書，又出任淮南節度使，依舊兼任祠祭使，調任浙東節度使，召入朝，經二次升遷擔任太子少師。死去，追贈開府儀同三司，謚號叫簡懷。

始，璵托鬼神致位將相，當時以左道進者紛紛出焉。李國禎者，以術士顯，廣德初，建言“唐家仙系，宜崇表福區，招致神靈，請度昭應南山作天華上宫、露臺、大地婆父祠，并三皇、道君、太古天皇、中古伏羲、女媧等各爲堂皇，給百户掃除”。又即義扶谷故湫祠龍，置房宇。有詔從之，乃除地課工，方歲饑，人不堪命。昭應令梁鎮上疏切諫，以爲有七不可：“天地之神，推之尊極者，掃地可祭，精意可享。今廢先王之典，爲人祈福，福未至而人已困。又違神虐人，何從而致福邪？宗廟月無三祭，此不宜然。婆父之鄙語，不經見，若爲地建祖廟，上天必貽向背之責。夫湫者，龍所托耳，今湫竭已久，龍安所存？不宜祟去龍之穴，破生人之産。若三皇、五帝、道君等，兩京及所都各有宫廟，春秋彝饗，此復營造，是謂瀆神。夫休咎豐凶本於

起初，王璵依靠鬼神之事位至將相，當時用旁門左道進身者紛紛出現。李國禎此人，由術士而顯達，廣德初年，建議説：“唐家是仙人世系，應崇揚福地，招致神靈，請超度昭應南山修建天華上宫、露臺、大地婆父祠，連同三皇、道君、太古天皇、中古伏羲、女媧等神祠要高大堂皇，派給一百户人家看守祠堂。”又在義扶谷舊潭祭龍，修建廟宇。下詔聽從，於是平整土地徵調工役，當年大饑，百姓不堪勞弊。昭應令梁鎮上疏極力諫阻，認爲有七種不能進行修建的原因：“天地之神，推崇尊極，掃地可祭，誠意可享。如今廢棄先王之制，爲百姓求福，福未求到而百姓已經貧困。另外違背神靈旨意虐待百姓，哪裏能求到福分呢？宗廟每月没有三祭，祭神也不應這樣。婆父之類的民間語言，不見經傳，如果爲地神建祖廟，上天必定降災責怪我們不知向背。深潭，是龍賴以爲生之處，如今潭水早已乾枯，龍還會存在嗎？不應崇飾無龍的洞穴，損破百姓財産。至於三皇、五帝、道君等神，兩京及所都各有宫廟，春秋祭祀，這裏重復修建，就是褻瀆神明。福禍豐歉取决於貌、言、視、聽、思五

五事，不在山川百神明矣。”即劾國禎等“動衆則得人，興工則獲利，祭祀則受胙，主執則市權，瞢罔天聽，負抱粢糈，道路相望，無時而息，人神胥怨，災孽并至。臣昨受命，有所安輯，陛下許以權宜，今所興造，臣謹以便宜悉停”。帝從之。鎮忼慨有名士也，仕至司門郎中。

璵曾孫摶，别傳。

事，不在於山川百神是很明顯的。”隨即彈劾李國禎等“動用衆人則占用人力，興調工役則獲取收益，祭祀神靈則享用祭品，主持祭祀則濫施權力，欺騙聖上，自備糧食的役夫，道路相望，没有一時平息，人神皆怨，災禍盡來。臣昨日接受聖命，要安輯百姓，陛下同意臣可以變通行事，正在興建的工程，臣謹慎遵從見機行事的權力而下令全部停止。”皇帝聽從了他的建議。梁鎮是慷慨有名望之士，官至司門郎中。

王璵曾孫名摶，另外有傳。

# 唐書卷一百一十

## 列傳第三十五

## 諸夷蕃將列傳

### 史大柰

史大柰，本西突厥特勤也，與處羅可汗入隋，事煬帝。從伐遼，積勞爲金紫光禄大夫。後分其部於樓煩。

史大柰，本是西突厥特勤，隨同處羅可汗進入隋朝，事奉煬帝。隨從征伐遼東，屢立戰功授任金紫光禄大夫。後來將他的部落分開安置在樓煩。

高祖興太原，大柰提其衆隸麾下。桑顯和戰飲馬泉，諸軍却，大柰以勁騎數百背擊顯和，破之，軍遂振。授光禄大夫。從平長安，以多，賞帛五千匹，賜姓史。從秦王平薛舉、王世充、竇建德、劉黑闥，功殊等，積前後賜侍女三、雜綵萬段。貞觀初，擢累右武衛大將軍，檢校豐州都督，封竇國公，食封户三百。卒，贈輔國大將軍。

高祖在太原起兵，史大柰率領部衆隸屬麾下。與桑顯和在飲馬泉交戰，衆軍退却，史大柰率勁騎數百從背後進攻桑顯和，將他打敗，軍勢於是重振。授任光禄大夫。隨從平定長安，因屢立戰功，賞帛五千匹，賜姓爲史。隨從秦王平定薛舉、王世充、竇建德、劉黑闥，功績超群，累積前後戰功賞賜侍女三人、各種彩色織物一萬段。貞觀初年，多次升任爲右武衛大將軍，檢校豐州都督，封竇國公，享有封户三百户。去世，追贈輔國大將軍。

### 馮盎　馮智戴

馮盎，字明達，高州良德人，本北燕馮弘裔孫。弘不能以國下魏，亡奔高麗，遣子業以三百人浮海歸晋。弘已滅，業留番禺，至孫融，事梁爲羅州刺史。子寶，聘越大姓洗氏女爲妻，遂爲首領，授本郡太守，至盎三世矣。

馮盎，字明達，高州良德人，本是北燕馮弘的後裔。馮弘不願以國家臣服北魏，逃亡投奔高麗，派兒子馮業帶三百人漂流過海歸附晋朝。馮弘去世以後，馮業留居番禺，到孫子馮融時，事奉梁朝任羅州刺史。兒子馮寶，娶越大姓洗氏女爲妻，於是成爲首領，授任本郡太守，傳到馮盎時已有三世了。

隋仁壽初，盎爲宋康令，潮、成等五州獠叛，盎馳至京師，請討之。文帝詔左僕射楊素與論賊形勢，素奇之，曰："不意蠻夷中乃生是人！"即詔盎發江、嶺兵擊賊，平之，

隋朝仁壽初年，馮盎任宋康令，潮、成等五州僚人反叛，馮盎疾馳趕到京城，請求討伐。文帝下詔左僕射楊素和他討論賊軍形勢，楊素認爲他很出衆，説道："想不到蠻夷中竟生出這樣的人物！"隨即詔令馮盎徵發江、嶺的軍隊攻打

拜漢陽太守。從煬帝伐遼東，遷左武衛大將軍。隋亡，奔還嶺表，嘯署酋領，有衆五萬。番禺、新興名賊高法澄、冼寶徹等受林士弘節度，殺官吏，盎率兵破之。寶徹兄子曰智臣，復聚兵拒戰，盎進討，兵始合，輒釋胄大呼曰："若等識我耶?"衆委戈，袒而拜，賊遂潰，擒寶徹、智臣等，遂有番禺、蒼梧、朱崖地，自號總管。或説盎曰："隋季崩蕩，海内震騷，唐雖應運，而風教未孚，嶺越無所係屬。公克平二十州，地數千里，名謂未正，請上南越王號。"盎曰："吾居越五世矣，牧伯惟我一姓，子女玉帛吾有也，人生富貴，如我希矣。常恐忝先業，尚自王哉?"

賊軍，平定僚人，拜授漢陽太守。隨從煬帝征伐遼東，遷任左武衛大將軍。隋朝滅亡後，他奔回嶺表，招集任用當地首領，擁衆達五萬。番禺、新興名賊高法澄、冼寶徹等人聽從林士弘的指揮，殺害官吏，馮盎率兵打敗他們。冼寶徹哥哥的兒子名智臣，又招集兵衆抵抗，馮盎進軍征伐，雙方軍隊剛剛交戰，他就摘下頭盔大呼道："你們認識我嗎?"衆人抛下武器，裸露上身下拜，賊軍於是潰敗，擒獲冼寶徹、冼智臣等人，於是占有番禺、蒼梧、朱崖等地，自稱總管。有人勸説馮盎道："隋末崩潰動蕩，海内震驚騷亂，唐室雖然順應天運，然而風化教令還未使人信服，嶺越没有歸屬。公攻克平定二十州，地方數千里，名位不正，請上南越王的稱號。"馮盎説："我家住在越地已五世了，地方長官衹我一姓，子女玉帛我已擁有，人生富貴，像我這樣是很少的了。我時常擔心虧負先業，還敢自稱爲王嗎?"

武德五年，始以地降，高祖析爲高、羅、春、白、崖、儋、林、振八州，授盎上柱國、高州總管，封越國公。拜其子智戴爲春州刺史，智彧爲東合州刺史。盎徙封耿。貞觀初，或告盎叛，盎舉兵拒境。太宗詔右武衛將軍藺謩發江、淮甲卒將討之，魏徵諫曰："天下初定，創夷未復，大兵之餘，疫癘方作，且王者兵不宜爲蠻夷動，勝之不武，不勝爲辱。且盎不及未定時略州縣，摇遠夷，今四海已平，尚何事? 反未狀，當懷之以德，盎懼，必自來。"帝乃遣散騎常侍韋叔諧喻盎，盎遣智戴入侍。帝曰："徵一言，賢於十萬衆。"時謩兵已出，欲遂有功，遣副將上盎可擊狀，帝不許，罷之。

武德五年，方纔獻地歸降，高祖分其地爲高、羅、春、白、崖、儋、林、振八州，授任馮盎爲上柱國、高州總管，封越國公。拜授他的兒子馮智戴爲春州刺史，馮智彧爲東合州刺史。馮盎改封爲耿國公。貞觀初年，有人誣告馮盎反叛，馮盎起兵在邊境拒守。太宗詔令右武衛將軍藺謩調發江、淮軍隊準備討伐，魏徵諫阻説："天下剛剛平定，創傷没有恢復，大戰之後，瘟疫流行，况且王者的軍隊不應爲蠻夷而調動，勝之不爲勇猛，不勝就是耻辱。况且馮盎在天下没有平定時還不能攻掠州縣，摇動遠方夷人，如今天下已定，又能有什麼事? 反叛的情况并不明顯，應當用德來招撫，馮盎害怕，一定會主動來朝。"皇帝於是派散騎常侍韋叔諧曉諭馮盎，馮盎派馮智戴入朝侍衛。皇帝説："魏徵一言，勝過十萬兵衆。"當時藺謩軍隊已經出發，想藉此立功，派副將上奏馮盎可以進攻的情况，皇帝不許，罷兵。

五年，盎來朝，宴賜甚厚。俄而羅、竇諸洞獠叛，詔盎率衆二萬爲諸軍先鋒。賊據險不可攻，盎持弩語左右曰："矢盡，勝負可知矣。"發七矢

五年，馮盎來京朝見，皇帝設宴招待賞賜非常豐厚。不久羅、竇諸洞僚反叛，詔令馮盎率衆二萬做諸軍先鋒。反賊占據險要不易進攻，馮盎手持弓箭對左右之人説："我的弓箭射完，勝負

斃七人，賊退走，盎縱兵乘之，斬首千餘級。帝詔智戴還慰省，賞予不可計，奴婢至萬人。盎善爲治，閱簿最，擿奸伏，得民歡心。卒，贈左驍衛大將軍、荆州都督。

就可以知道了。"連射七箭射死七人，賊軍退走，馮盎揮軍乘勝進攻，斬首一千多級。皇帝下詔馮智戴返家慰問探親，賞賜不計其數，奴婢多達萬人。馮盎善於治理，瀏覽賬簿文書，指摘奸惡，深得人心。去世，追贈左驍衛大將軍、荆州都督。

子三十人，智戴知名，勇而有謀，能撫衆，得士死力，酋帥皆樂屬之。嘗隨父至洛陽，統本部鋭兵宿衛。煬帝弑，引其下逃歸。時盜賊多，嶺嶠路絶，智戴轉戰而前。至高源，俚帥脅爲謀主，會盎至，智戴得與盎俱去。後入朝，帝勞賜加等，授衛尉少卿。聞其善兵，指雲問曰："下有賊，今可擊乎？"對曰："雲狀如樹，方辰在金，金利木柔，擊之勝。"帝奇其對。累遷左武衛將軍。卒，贈洪州都督。

有兒子三十人，馮智戴知名，勇敢而有計謀，善於安撫部衆，能使士兵拼死效力，首領將帥都樂意歸屬他。曾隨父親到洛陽，率本部精兵宿衛。煬帝被殺，率領屬下逃歸。當時盜賊很多，嶺嶠道路中斷，馮智戴轉戰前進。到達高源，俚帥逼迫他做謀主，碰巧馮盎來到，馮智戴得以和馮盎一同離去。後來入朝，皇帝加等慰勞賞賜，授任衛尉少卿。聽説他善於用兵，指着雲問："雲下有賊，現在可以進攻嗎？"他回答説："雲的形狀像樹，時辰正在金位，金利木柔，進攻可以獲勝。"皇帝贊賞他的回答。多次升遷擔任左武衛將軍。去世，追贈洪州都督。

### 馮子猷

盎族人子猷，以豪俠聞。貞觀中，入朝，載金一舸自隨。高宗時，遣御史許瓘視其貲。瓘至洞，子猷不出迎，後率子弟數十人，擊銅鼓、蒙排，執瓘而奏其罪。帝馳遣御史楊璟驗訊。璟至，卑辭以結之，委罪於瓘。子猷喜，遺金二百兩、銀五百兩。璟不受。子猷曰："君不取此，且留不得歸。"璟受之，還奏其狀，帝命納焉。

馮盎族人馮子猷，以豪俠聞名。貞觀年間，入朝，裝載了一船黄金跟隨。高宗時，派御史許瓘查看他的財産。許瓘到洞，馮子猷不出來迎接，後來率子弟數十人，敲着銅鼓、蒙排，抓起許瓘上奏他的罪行。皇帝派御史楊璟疾馳前去查驗審訊。楊璟來到，低聲下氣地巴結他，將罪責都推到許瓘身上。馮子猷高興了，送給他黄金二百兩、白銀五百兩。楊璟不肯接受。馮子猷説："您如果不接受，就要扣留您不許返回。"楊璟衹好接受，返回奏報情况，皇帝命他收下。

### 阿史那社尒

阿史那社尒，突厥處羅可汗之次子。年十一，以智勇聞。拜拓設，建牙磧北，與頡利子欲谷設分統鐵勒、回紇、僕骨、同羅諸部。處羅卒，哀毁如禮。治衆十年，無課斂。或勸厚賦以自奉，答曰："部落豐餘，於我足矣。"故首領咸愛之。頡利數用兵，社尒諫，弗納。

阿史那社尒，是突厥處羅可汗的次子。十一歲時，以智勇聞名。拜授拓設，在磧北建立王庭，和頡利的兒子欲谷設分别統領鐵勒、回紇、僕骨、同羅諸部。處羅死去，他悲痛傷身完全合乎禮儀。統衆十年，没有徵收賦税。有人勸他多徵賦税來奉養自己，他回答説："部落豐裕富足，我就富足了。"所以首領都愛戴他。頡利幾次用兵，社尒諫阻，頡利不肯聽從。

貞觀元年，鐵勒、回紇、薛延陀

貞觀元年，鐵勒、回紇、薛延陀等部反叛，

等叛，敗欲谷設於馬獵山，社尒助擊之，弗勝。明年，將餘衆西保可汗浮圖城。會頡利滅，西突厥統葉護又死，奚利必咄陸可汗與泥孰争國，社尒引兵襲之，得其半國，有衆十餘萬，乃自號都布可汗。謂諸部曰："始爲亂破吾國者，延陀也，今我據西方，而不平延陀，是忘先可汗，非孝也。事脱不勝，死無恨。"酋長皆曰："我新得西方，須留撫定。今直棄之，遠擊延陀，延陀未禽，葉護子孫將復吾國。"社尒不從，選騎五萬，討延陀磧北，連兵十旬，士苦其久，稍潰去。延陀縱擊，大敗之，乃走保高昌，衆纔萬人，又與西突厥不平，由是率衆内屬。

在馬獵山打敗欲谷設，社尒幫助進攻叛賊，不勝。第二年，率餘衆西守可汗浮圖城。時逢頡利滅亡，西突厥統葉護又死了，奚利必咄陸可汗和泥孰争奪大汗之位，社尒率兵襲擊，占領他們一半的國土，擁有部衆十餘萬，於是自號都布可汗。對各部説："首先製造混亂使我國滅亡者，是薛延陀，如今我占有西方，而不去平定薛延陀，就是忘記先可汗，不孝。討伐薛延陀如果不勝，死也無恨。"酋長都説："我們剛剛得到西方，必須留下安撫平定。如今徑直放棄，遠擊薛延陀，薛延陀還未擒獲，葉護的子孫就將顛覆我國。"社尒不聽，挑選五萬騎兵，到磧北討伐薛延陀，一連用兵百日，士兵苦於久戰，逐漸潰散。薛延陀縱兵進擊，大敗社尒，於是撤退保守高昌，兵衆纔剩一萬，又與西突厥不和，便率衆歸降。

十年入朝，授左驍衛大將軍，處其部于靈州。詔尚衡陽長公主，爲駙馬都尉，典衛屯兵。十四年，以交河道行軍總管平高昌，諸將咸受賞，社尒以未奉詔，秋毫不敢取，見别詔，然後受，又所取皆老弱陳弊。太宗美其廉，賜高昌寶鈿刀、雜綵千段，詔檢校北門左屯營，封畢國公。從征遼東，中流矢，拔去復戰，所部奮厲，皆有功。還，擢兼鴻臚卿。

十年入朝，授左驍衛大將軍，將他的部落安置在靈州。下詔令他娶衡陽長公主爲妻，授駙馬都尉，執掌衛屯兵。十四年，任交河道行軍總管平定高昌，衆將都接受賞賜，社尒因爲没有接到詔命，秋毫不敢收取，見到另外的詔令，然後接受賞賜，而他所取都是老弱之人和陳破之物。太宗贊美他的廉潔，賜給高昌寶鈿刀、各種彩色織物一千段，詔令他檢校北門左屯營，封畢國公。隨從征討遼東，身中流箭，他拔出箭再戰，所部奮勇作戰，都立下戰功。返回，提升他兼任鴻臚卿。

二十一年，以崑丘道行軍大總管與契苾何力、郭孝恪、楊弘禮、李海岸等五將軍發鐵勒十三部及突厥騎十萬討龜兹。師次西突厥，擊處蜜、處月，敗之。入自焉耆西，兵出不意，龜兹震恐。進屯磧石，伊州刺史韓威以千騎先進，右驍衛將軍曹繼叔次之。至多褐城，其王率衆五萬拒戰。威陽却，王悉兵逐北，威與繼叔合，殊死戰，大破之。社尒因拔都城，王輕騎遁。社尒留孝恪守，自率精騎追躡，行六百里。王據大撥换城，嬰險

二十一年，擔任崑丘道行軍大總管和契苾何力、郭孝恪、楊弘禮、李海岸等五位將軍調發鐵勒十三部和突厥騎兵十萬進攻龜兹。軍隊進駐扎西突厥，進攻處蜜、處月，打敗他們。從焉耆西面進軍，出其不意，龜兹震驚害怕。進駐磧石，伊州刺史韓威率一千騎兵先進，右驍衛將軍曹繼叔隨後。到達多褐城，龜兹王率衆五萬抵抗。韓威假裝退却，龜兹王率全部兵力追擊，韓威和曹繼叔會合，拼死作戰，大敗敵人。社尒乘勝攻克都城，國王輕騎逃走。社尒留下郭孝恪駐守都城，自己率領精鋭騎兵跟踪追擊，行軍六百里。龜兹王占據大撥换城，據險堅守。社尒一共圍攻

自固。社尒攻凡四十日，入之，禽其王，并下五大城。遣左衛郎將權祇甫徇諸酋長，示禍福，降者七十餘城，宣諭威信，莫不歡服。刻石紀功而還。因説于闐王入朝，王獻馬畜三百餉軍，西突厥、焉耆、安國皆争犒師。孝恪之在軍，床帷器用多飾金玉，以遺社尒，社尒不受。帝聞，曰："二將優劣，不復問人矣。"帝崩，請以身殉，衛陵寢，高宗不許。遷右衛大將軍。永徽六年卒，贈輔國大將軍、并州都督，陪葬昭陵，治冢象葱山，謚曰元。

了四十天，攻入城中，生擒龜兹王，并攻克五座大城。派左衛郎將權祇甫巡視各部酋長，宣示禍福，投降的城池有七十多座，宣諭威信，無不高興地信服。刻石立碑記功而回。乘勢勸説于闐王入朝，于闐王獻出馬匹牲畜三百頭犒勞軍隊。西突厥、焉耆、安國都競相犒勞唐軍。郭孝恪在軍中，床帳器用大多用金玉裝飾，用來贈送社尒，社尒没有接受。皇帝聽説後，説道："二將優劣，不用再向人詢問了。"皇帝去世，他請求以身相殉，衛護陵寢，高宗不同意。遷任右衛大將軍。永徽六年去世，追贈輔國大將軍、并州都督，陪葬昭陵，修治墳墓來象徵葱山，謚號叫元。

子道真，歷左屯衛大將軍。咸亨初，爲邏娑道副大總管，與薛仁貴討吐蕃以援吐谷渾，爲論欽陵所敗，盡失其兵。詔有司問狀，免死爲民。

兒子名道真，歷任爲左屯衛大將軍。咸亨初年，任邏娑道副大總管，與薛仁貴進攻吐蕃來援助吐谷渾，被論欽陵打敗，全軍覆没。下詔有關官員審問失敗情況，免去死罪降爲百姓。

### 阿史那忠

阿史那忠者，字義節，蘇尼失子也。資清謹。以功擢左屯衛將軍，尚宗室女定襄縣主，始詔姓獨著史。居父喪，哀慕過人。會立阿史那思摩爲突厥可汗，以忠爲左賢王。及出塞，不樂，見使者必泣，請入侍，許焉。封薛國公，擢右驍衛大將軍。宿衛四十八年，無纖隙，人比之金日磾。卒，贈鎮軍大將軍，謚曰貞，陪葬昭陵。

阿史那忠，字義節，是蘇尼失的兒子。生性高潔恭謹。因功升任左屯衛將軍，娶宗室女定襄縣主爲妻，開始奉詔用單字史做姓氏。爲父親守喪期間，哀傷追念超過他人。恰逢立阿史那思摩爲突厥可汗，封史忠爲左賢王。等他出塞以後，心情不快，見到使者總要哭泣，請求入朝侍衛，皇上同意。封爲薛國公，升任右驍衛大將軍。宿衛四十八年，没有一絲疏忽，人們把他比作金日磾。去世，追贈鎮軍大將軍，謚號叫貞，陪葬昭陵。

### 執失思力

執失思力，突厥酋長也。貞觀中，護送隋蕭后入朝，授左領軍將軍。會頡利敗，太宗令思力諭降渾、斛薩部落，稍親近。帝逐兔苑中，思力諫曰："陛下爲四海父母，乃自輕，臣竊殆之。"帝異其言。後復逐鹿，思力脱巾帶固諫，帝爲止。

執失思力，是突厥酋長。貞觀年間，護送隋朝蕭后入朝，授任左領軍將軍。時逢頡利失敗，太宗令思力曉諭招降渾、斛薩部落，逐漸親近他。皇帝在苑中追逐野兔，思力諫阻説："陛下身爲天下父母，却這樣輕賤自己，臣私下認爲這樣太爲危險。"皇帝對他的話感到奇異。後來又追逐鹿，思力摘下巾帶極力勸諫，皇帝因此停止。

及討遼東，詔思力屯金山道，領突厥捍薛延陀。延陀兵十萬寇河南，

等到征伐遼東時，詔令思力屯駐金山道，帶領突厥防備薛延陀。薛延陀大軍十萬入侵河南，

思力示羸，不與确，賊深入至夏州，乃整陣擊敗之，追躡六百里。會毗伽可汗死，耀兵磧北而歸。復從江夏王道宗破延陀餘衆。與平吐谷渾。

思力假裝懦弱，不與敵人作戰，賊軍深入到夏州，於是整頓軍陣迎擊，將賊兵打敗，跟踪追擊六百里。時逢毗伽可汗死去，在漠北炫耀武力而返回。又隨從江夏王李道宗打敗薛延陀餘衆。參與平定吐谷渾。

詔尚九江公主，拜駙馬都尉，封安國公。坐交房遺愛，高宗以其戰多，赦不誅，流巂州。主請削封邑偕往。主前卒。龍朔中，以思力爲歸州刺史，卒。麟德元年，復公主封邑，贈思力勝州都督，謚曰景。

下詔令他娶九江公主爲妻，拜授駙馬都尉，封安國公。因結交房遺愛獲罪，高宗因他屢經戰陣，赦罪不殺，流放巂州。公主請求削去封邑一同前往。公主先死。龍朔年間，授思力爲歸州刺史，去世。麟德元年，恢復公主封邑，追贈思力爲勝州都督，謚號叫景。

**契苾何力** 契苾明

契苾何力，鐵勒哥論易勿施莫賀可汗之孫。父葛，隋末爲莫賀咄特勤，以地近吐谷渾，隘狹多癘暍，徙去熱海上。

契苾何力，是鐵勒哥論易勿施莫賀可汗的孫子。父親名葛，隋朝末年爲莫賀咄特勤，因領地接近吐谷渾，土地狹隘天氣悶熱而且疫病很多，遷徙到熱海邊。

何力九歲而孤，號大俟利發。貞觀六年，與母率衆千餘詣沙州内屬，太宗處其部於甘、凉二州，擢何力左領軍將軍。九年，與李大亮、薛萬徹、萬均討吐谷渾於赤水川。萬均率騎先進，爲賊所包，兄弟皆中創墮馬，步鬥，士死十七八。何力馳壯騎，冒圍奮擊，虜披靡去。是時吐谷渾王伏允在突淪川，何力欲襲之，萬均懲前敗，以爲不可。何力曰："賊無城郭，逐薦草美水以爲生，不乘其不虞，正恐鳥驚魚駭，後無以窺其巢穴。"乃閲精騎千餘，直搗其牙，斬首數千級，獲橐它、馬、牛、羊二十餘萬，俘其妻子，伏允挺身免。有詔勞軍於大斗拔谷。萬均耻名出其下，乃排何力，引功自名。何力不勝憤，挺刀起，將殺之，諸將勸止。

何力九歲時死了父親，號大俟利發。貞觀六年，和母親率領一千餘衆到沙州歸附唐朝，太宗將他的部落安置在甘、凉二州，升任何力爲左領軍將軍。九年，與李大亮、薛萬徹、薛萬均到赤水川進攻吐谷渾。薛萬均率騎兵先進，被賊軍包圍，兄弟倆都受傷落馬，徒步作戰，士兵死者十之七八。何力騎駿馬奔馳，奮力衝進重圍，虜兵紛紛後退。這時吐谷渾王伏允在突淪川，何力打算襲擊他，薛萬均鑒於前番兵敗，認爲不行。何力説："賊没有城郭，追逐水草豐美之地爲生，不乘他没有防備之時襲擊，衹怕會鳥驚魚駭，以後就無法找到他們的巢穴了。"於是挑選精鋭騎兵一千多名，直搗伏允王廷，斬首數千級，俘獲駱駝、馬、牛、羊二十多萬頭，俘獲他的妻子兒女，伏允隻身逃脱。有詔在大斗拔谷慰勞軍隊。薛萬均耻於自己的名字在何力之下，就排擠何力，把功勞歸到自己頭上。何力氣憤難忍，拔刀而起，要殺死他，被衆將勸止。

及還，帝責謂其故，何力具言萬均敗狀。帝怒，將解其官授何力。何力頓首曰："以臣而解萬均官，恐四夷聞者，謂陛下重夷輕漢，則誣告益多。又夷狄無知，謂漢將皆然，非示

等到軍隊返回，皇帝責問緣故，何力詳細陳述了薛萬均兵敗的情况。皇帝很生氣，要罷免他的官職授給何力。何力叩頭説："因臣而免去薛萬均的官職，恐怕四夷聽説後，會説陛下重夷輕漢，那麽誣告就會更多。再説夷狄無知，認爲漢

遠之義。”帝重其言，乃止。有詔宿衛北門，檢校屯營事，尚臨洮縣主。十四年，爲葱山道副大總管，與討高昌，平之。

始，何力母姑臧夫人與弟沙門在凉州，沙門爲賀蘭都督。十六年，詔何力往視母。於是薛延陀毗伽可汗方强，契苾諸酋爭附之，乃脅其母、弟使從。何力驚謂其下曰：“上於爾有大恩，且遇我厚，何遽反?”皆曰：“可敦、都督去矣，尚何顧?”何力曰：“弟往侍足矣，我義許國，不可行。”衆執之，至毗伽牙下。何力箕踞，拔佩刀東向呼曰：“有唐烈士受辱賊廷邪? 天地日月，臨鑒吾志。”即割左耳，誓不屈。毗伽怒，欲殺之，其妻諫而止。何力被執也，或讒之帝曰：“何力入延陀如涸魚得水，其脱必遽。”帝曰：“不然。若人心如鐵石，殆不背我。”會使至言狀，帝泣下。即詔兵部侍郎崔敦禮持節許延陀尚主，因求何力，乃得還。授右驍衛大將軍。公主行有日，何力陳不可。帝曰：“天子無戲言，既許之，叵奈何?”何力曰：“禮有親迎，宜詔毗伽身到京師，或詣靈武。彼畏我，必不來，則姻不成，而憂憤不知所出，下必爲貳，不及一年，交相疑沮。毗伽素很戾，必死，死則二子爭國。内判外携，不戰而禽矣。”帝然之。毗伽果不敢迎，鬱邑不得志，恚而死，少子拔酌殺其庶兄突利失自立，國中亂，如其策云。

帝征高麗，詔何力爲前軍總管。次白崖城，中賊矟，創甚，帝自爲傅藥。城拔，得刺何力者高突勃，騎使自殺之，辭曰：“彼爲其主，冒白刃以刺臣，此義士也。犬馬猶報其養，

將都是如此，不合宣示遠方的道理。”皇帝看重他的話，於是作罷。有詔讓他宿衛北門，檢校屯營事務，娶臨洮縣主爲妻。十四年，任葱山道副大總管，參加進攻高昌戰役，平定高昌。

起初，何力母親姑臧夫人與弟弟沙門在凉州，沙門爲賀蘭都督。十六年，詔令何力前往探母。當時薛延陀毗伽可汗正强盛，契苾諸部酋長爭先歸附，就迫使他的母親、弟弟服從。何力吃驚地問下屬説：“皇上對你們有大恩，況且待我很好，爲何突然反叛?”酋長們都説：“可敦、都督都走了，還擔心什麽?”何力説：“弟弟前往侍奉母親就足够了，我决意爲國效命，不能前往。”衆人抓起他，押到毗伽的王廷下。何力伸腿而坐，拔出佩刀向東呼喊：“大唐烈士能在賊廷受辱嗎? 天地日月，明察我志。”隨即割下左耳，誓死不屈。毗伽惱怒，想殺死他，被妻子勸諫而止。何力被俘以後，有人向皇帝進讒言説：“何力進入薛延陀就像乾渴的魚兒得入水中，必然很快反叛。”皇帝説：“不會的。此人心如鐵石，肯定不會背叛我。”恰逢使者來到講述這一情况，皇帝流下眼淚。立即下詔兵部侍郎崔敦禮持符節答應把公主嫁給薛延陀，乘機索要何力，他纔得以返回。授任右驍衛大將軍。公主即將動身，何力陳奏不可。皇帝説：“天子無戲言，既已答應他，又怎能反悔?”何力説：“男方當親自來迎娶，應下詔讓毗伽親自到京城，或者到靈武。他害怕我方，一定不會來，這樣就無法成親，而他憂憤不知怎麽辦，下屬必懷二心，不到一年，相互懷疑牽制。毗伽平素暴躁凶狠，定會憤懣死去，死後兩個兒子就會爭國。内叛外離，不戰就可獲勝了。”皇帝認爲對。毗伽果然不敢迎親，抑鬱不得志，怨恨而死，小兒子拔酌殺死庶出的哥哥突利失自立，國中混亂，正如他的計策所言。

皇帝征討高麗，詔令何力任前軍總管。駐扎在白崖城，被賊用長矛刺中，傷勢很重，皇帝親自爲他敷藥。城被攻克以後，抓獲刺傷何力的人高突勃，命何力親自處死他，何力推辭説：“他爲他的君主，冒着白刃刺臣，是個義士。犬馬尚

况於人乎?”卒捨之。俄以崑丘道總管平龜兹。帝崩，欲以身殉，高宗諭止。

永徽中，西突厥阿史那賀魯以處月、處蜜、姑蘇、歌邏禄、卑失五姓叛，寇庭州，陷金嶺，略蒲類，詔何力爲弓月道大總管，率左武衛大將軍梁建方，統秦、成、岐、雍及燕然都護回紇兵八萬討之。處月酋朱邪孤注遂殺招慰使果毅都尉單道惠，據牢山以守。何力等分兵數道，攀藟而上，急攻之，賊大潰，孤注夜遁。輕騎窮躡，行五百里，孤注戰死。虜渠帥六十，俘斬萬餘，牛馬雜畜七萬，取處蜜時健俟斤、合支賀等以歸。遷左驍衛大將軍，封郕國公。

顯慶中，爲浿江軍行軍大總管，與蘇定方及右驍衛大將軍劉伯英伐高麗，不克。龍朔初，復拜遼東道行軍大總管，率諸蕃三十五軍進討，帝欲自率師繼之。次鴨緑水，蓋蘇文遣男生以精兵數萬拒險，衆莫敢濟。會冰合，何力引兵譟而濟，賊驚，遂潰。追奔，斬首三萬級，餘衆降，男生脱身走。有詔班師。

時鐵勒九姓叛，詔何力爲安撫大使。何力以輕騎五百馳入其部，虜大驚。何力喻曰:“朝家知而詿誤，遂及翻動，使我貰爾過，得自新。罪在凶渠，取之則已。”九姓大喜，共擒僞葉護及特勤等二百人以歸，何力數其罪，誅之，餘衆遂安。士卒道死者，令所在收瘞，蠲護其家。

未幾，蓋蘇文死，男生爲弟所逐，使子詣闕請降，乃拜何力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安撫大使經略之，副李勣同趨高麗。勣已拔新城，留何力守。時高麗兵十五萬屯遼水，引靺鞨

知道報答養育之恩，何况人呢?”最終放了他。不久任崑丘道總管平定龜兹。皇帝逝世，他打算以身相殉，高宗勸諭而止。

永徽年間，西突厥阿史那賀魯率處月、處蜜、姑蘇、歌邏禄、卑失五姓反叛，進犯庭州，攻陷金嶺，攻掠蒲類，詔令何力任弓月道大總管，率左武衛大將軍梁建方，統率秦、成、岐、雍及燕然都護回紇八萬大軍討伐。處月酋長朱邪孤注於是殺死招慰使果毅都尉單道惠，占據牢山堅守。何力等人分兵數道，攀着葛藤而上，發起猛攻，賊軍大敗，孤注連夜逃跑。輕騎窮追不捨，追擊五百里，孤注戰死。俘獲大酋長六十名，俘虜斬首一萬多人，牛馬和各種牲畜七萬頭，俘獲處蜜的時健俟斤、合支賀等人歸朝。遷任左驍衛大將軍，封郕國公。

顯慶年間，任浿江軍行軍大總管，和蘇定方及右驍衛大將軍劉伯英進攻高麗，没能獲勝。龍朔初年，又拜任遼東道行軍大總管，率領衆蕃三十五軍進軍討伐，皇帝打算親自率軍隨後而進。進駐鴨緑水，蓋蘇文派泉男生帶精兵數萬據險防守，衆軍不敢渡江。正巧河冰四合，何力率軍吶喊過江，賊軍驚恐，於是潰敗。追擊敗兵，斬首三萬級，餘衆投降，泉男生脱身逃走。詔令回師。

當時鐵勒九姓反叛，下詔何力爲安撫大使。何力率輕騎五百馳入九姓部落，虜人大驚。何力曉諭説:“朝廷知道你們受了别人的利誘而誤入歧途，以至反叛，派我赦免你們的過錯，讓你們得以改過自新。罪過在首犯身上，抓住他們就可以了。”九姓大喜，一同生擒僞葉護及特勤等二百人來歸降，何力指責他們的罪行，處死他們，餘衆於是安定。士卒死於道路的，令所在地方收尸埋葬，免除死亡士卒家人的賦税并給以救濟。

不久，蓋蘇文死去，泉男生被弟弟驅逐，派兒子到京誠請求投降，於是拜授何力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安撫大使籌劃謀取此事，協助李勣一同趕赴高麗。李勣攻克新城之後，留下何力守衛。當時高麗軍隊十五萬屯駐遼水，帶領靺鞨數

數萬衆據南蘇城，何力奮擊，破之，斬首萬級，乘勝進拔八城。引兵還，與勣會合，攻辱夷、大行二城，克之。進拔扶餘。勣勒兵未進，何力率兵五十萬先趨平壤，勣繼進，攻凡七月，拔之，虜其王以獻。進鎮軍大將軍，行左衛大將軍，徙封涼。

總章、儀鳳間，吐蕃滅吐谷渾，勢益張，入寇鄯、廓、河、坊等州，詔周王爲洮州道、相王爲涼州道行軍元帥，率何力等討之。二王不行，亦會何力卒。贈輔國大將軍、并州大都督，陪葬昭陵，謚曰毅。

始，龍朔中，司稼少卿梁脩仁新作大明宫，植白楊于廷，示何力曰："此木易成，不數年可庇。"何力不答，但誦"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之句，脩仁驚悟，更植以桐。

子明，字若水，孺褓授上柱國，封漁陽縣公。年十二，遷奉輦大夫。李敬玄征吐蕃，明爲柏海道經略使，以戰多，進左威衛大將軍，襲封，賜錦袍、寶帶，它物蕃夥。擢嫡子三品官。再遷雞田道大總管，至烏德鞬山，誘附二萬帳。武后時，明妻及母臨洮縣主皆賜姓武。以左鷹揚衛大將軍卒，年四十六，贈涼州刺史，謚曰靖。明性淹厚，喜學，長辯論。

子聳，襲爵。

**黑齒常之**

黑齒常之，百濟西部人。長七尺餘，驍毅有謀略。爲百濟達率兼風達郡將，猶唐刺史云。蘇定方平百濟，常之以所部降。而定方囚老王，縱兵大掠，常之懼，與左右酋長十餘人遁去，嘯合逋亡，依任存山自固，不旬日，歸者三萬。定方勒兵攻之，不克，常之遂復二百餘城。龍朔中，高宗遣使招諭，乃詣劉仁軌降。累遷左

萬兵衆占據南蘇城，何力奮力進攻，打敗他們，斬首萬級，乘勝進軍攻克八座城池。率兵返回，與李勣會合，進攻辱夷、大行兩城，攻克城池。進軍攻克扶餘。李勣整兵未進，何力率軍五十萬先攻平壤，李勣隨後進軍，總共進攻了七個月，攻克平壤，俘虜國王獻到朝廷。進位鎮軍大將軍，任左衛大將軍，改封涼國公。

總章、儀鳳年間，吐蕃消滅吐谷渾，勢力更加强大，入侵鄯、廓、河、坊等州，詔令周王任洮州道、相王任涼州道行軍元帥，率何力等人討伐。二王還没有出行，正碰上何力在這時去世。追贈輔國大將軍、并州大都督，陪葬昭陵，謚號叫毅。

起初，龍朔年間，司稼少卿梁脩仁新建大明宫，在廷中種植白楊，讓何力來看并説道："這種樹容易成材，不到幾年就可以遮蔭。"何力不答話，衹誦"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的詩句，梁脩仁猛然醒悟，改種桐樹。

兒子名明，字若水，幼年時授任上柱國，封漁陽縣公。十二歲時，遷任奉輦大夫。李敬玄征討吐蕃，契苾明爲柏海道經略使，因屢立戰功，進升左威衛大將軍，繼承封爵，賜給錦袍、寶帶，其他物品極多。提升嫡子爲三品官。兩次遷任爲雞田道大總管，到達烏德鞬山，勸誘招降二萬帳。武后時，契苾明的妻子及母親臨洮縣主都被賜姓武氏。任左鷹揚衛大將軍時去世，終年四十六歲，追贈涼州刺史，謚號叫靖。契苾明性格沉穩忠厚，喜歡學習，擅長辯論。

兒子名聳，繼承爵位。

黑齒常之，是百濟西部人。身高七尺多，驍勇剛毅擅長謀略。任百濟達率兼任風達郡將，相當於唐朝的刺史。蘇定方平定百濟，常之率所部投降。而後蘇定方囚禁老國王，放縱士兵大肆掠奪，常之恐懼，和左右酋長十多人逃走，招集逃亡之人，占據任存山自守，不到十天，投歸者多達三萬。蘇定方率兵進攻，没有攻下，常之乘機收復二百多座城池。龍朔年間，高宗派使者招撫曉諭，他於是前往劉仁軌處投降。多次升遷擔任

領軍員外將軍、洋州刺史。

儀鳳三年，從李敬玄、劉審禮擊吐蕃。審禮敗，敬玄欲引還，阻泥溝，兵不得出，賊屯高壓官軍。常之夜率敢死士五百人掩其營，殺掠數百人，賊酋跋地設棄軍走。帝嘆其才，擢左武衛將軍，檢校左羽林軍，賜金帛殊等。進爲河源軍副使。調露中，吐蕃使贊婆等入寇，屯良非川。李敬玄之敗，常之引精騎三千夜襲其軍，斬首二千級，獲羊馬數萬，贊婆等單騎去。即拜河源道經略大使。因建言河源當賊衝，宜增兵鎮守，而運餉須廣。乃斥地置烽七十所，墾田五千頃，歲收粟斛百餘萬。由是食衍士精，戍邏有備。永隆二年，贊婆營青海，常之馳掩其屯，破之，悉燒糧廥，獲羊、馬、甲首不貲。詔書勞賜。凡莅軍七年，吐蕃憺畏，不敢盜邊。封燕國公。

垂拱中，突厥復犯塞，常之率兵追擊，至兩井，忽與賊遇，賊騎三千方擐甲，常之見其囂，以二百騎突之，賊皆棄甲去。其暮，賊大至，常之潛使人伐木，列炬營中，若烽燧然。會風起，賊疑救至，遂夜遁。久之，爲燕然道大總管，與李多祚、王九言等擊突厥骨咄祿、元珍於黄花堆，破之，追奔四十里，賊潰歸磧北。會左監門衛中郎將爨寶璧欲窮追要功，詔與常之共計，寶璧獨進，爲虜所覆，舉軍没，寶璧下吏誅，常之坐無功。會周興等誣其與右鷹揚將軍趙懷節反，捕繫詔獄，投繯死。

常之御下有恩，所乘馬爲士所棰，或請罪之。答曰："何遽以私馬鞭官兵乎?"前後賞賜分麾下，無留

左領軍員外將軍、洋州刺史。

儀鳳三年，隨從李敬玄、劉審禮進攻吐蕃。劉審禮軍敗，李敬玄想率軍退回，被泥溝所困，軍隊走不出來，賊軍屯駐高地抑制官軍。常之在夜間率敢死壯士五百人偷襲賊營，殺死和俘獲數百人，賊軍首領跋地設棄軍逃走。皇帝贊嘆他的才能，提升他擔任左武衛將軍，檢校左羽林軍，破格賞賜金帛。進升爲河源軍副使。調露年間，吐蕃派贊婆等人入侵，駐扎良非川。李敬玄戰敗，常之率三千精鋭騎兵乘夜襲擊敵軍，斬首二千級，繳獲羊馬數萬頭，贊婆等人單騎逃走。隨即拜授他爲河源道經略大使。乘勢建議河源地當賊軍要衝，應當增加兵力鎮守，不過必須擴大運輸。於是開拓土地設置烽火七十處，開墾良田五千頃，每年收穫粟米一百多萬斛。因此糧食充足士兵精良，戍守巡邏常備不懈。永隆二年，贊婆經營青海，常之率飛騎奇襲其駐屯之地，打敗贊婆，燒毁全部糧倉，俘獲羊、馬、士兵首級不計其數。詔書慰問賞賜。在軍中先後七年，吐蕃害怕，不敢侵犯邊疆。封燕國公。

垂拱年間，突厥又侵犯邊塞，常之率兵追擊，到達兩井，忽然與賊軍相遇，賊軍的三千騎兵正在披挂鎧甲，常之見他們喧嘩混亂，就率領二百騎兵突然襲擊，賊兵都拋棄鎧甲逃走。到了晚上，大批賊軍來到，常之暗中派人伐木，排列在營中點燃，好像烽火一樣。正好起風，賊軍懷疑救兵來到，於是連夜逃走。過了很長時間，常之擔任燕然道大總管，與李多祚、王九言等人在黄花堆進攻突厥的骨咄禄、元珍，打敗他們，追擊四十里，賊人潰敗逃回磧北。這時左監門衛中郎將爨寶璧想窮追敵人求得功名，下詔和常之共同商量，爨寶璧孤軍深入，被虜兵包圍，全軍覆没，爨寶璧被交付司法部門訊問處死，常之受連累被削奪戰功。這時周興等人誣告他和右鷹揚將軍趙懷節謀反，被逮捕關入關押欽犯的牢獄，自縊而死。

常之統領下屬有恩，所乘坐馬被士卒鞭打，有人請求將士兵治罪。他回答説："爲什麽因個人的坐馬而鞭打官兵呢?"前後所得賞賜分給屬

貲。及死，人皆哀其枉。

下，不留資產。到他死時，人們都哀憐他的無辜。

## 李謹行

李謹行，靺鞨人。父突地稽，部酋長也。隋末，率其屬千餘内附，居營州，授金紫光禄大夫、遼西太守。武德初，奉朝貢，以其部爲燕州，授總管。劉黑闥叛，突地稽身到定州，上書秦王，請節度。以戰功封耆國公，徙部居昌平。高開道以突厥兵攻幽州，突地稽邀擊，敗之。貞觀初，進右衛將軍，賜氏李，卒。

謹行偉容貌，勇蓋軍中，累遷營州都督，家童至數千，以財自雄，夷人畏之。爲積石道經略大使，論欽陵衆十萬寇湟中，候邏不知，士樵采半散。謹行聞虜至，即植旗伐鼓，開門以伺。欽陵疑有伏，不敢進。上元三年，破吐蕃于青海，璽書勞勉，封燕國公。卒，贈幽州都督，陪葬乾陵。

李謹行，是靺鞨人。父親名突地稽，是部落酋長。隋朝末年，率領部屬一千多人歸附，居住在營州，授任金紫光禄大夫、遼西太守。武德初年，奉唐朝爲主入朝進貢，在他的部落設置燕州，授他任總管。劉黑闥反叛後，突地稽親自來到定州，上書秦王，請求接受秦王指揮。因戰功封耆國公，遷徙部落定居在昌平。高開道率突厥軍隊進攻幽州，突地稽攔路截擊，將他打敗。貞觀初年，進升右衛將軍，賜姓爲李，去世。

李謹行相貌英俊，勇冠全軍，多次遷任爲營州都督，家童多達數千，因家產富裕而勢力雄厚，夷人害怕他。任積石道經略大使，論欽陵部衆十萬入侵湟中，偵察巡邏的士兵没有發覺，士兵伐木砍柴大半散去。李謹行聽説虜軍來到，立即樹旗擂鼓，開門等待。論欽陵懷疑有埋伏，不敢進城。上元三年，在青海打敗吐蕃，降詔書慰勞勉勵，封燕國公。去世，追贈幽州都督，陪葬乾陵。

## 泉男生

泉男生，字元德，高麗蓋蘇文子也。九歲，以父任爲先人。遷中裏小兄，猶唐謁者也。又爲中裏大兄，知國政，凡辭令，皆男生主之。進中裏位頭大兄。久之，爲莫離支，兼三軍大將軍，加大莫離支，出按諸部。而弟男建、男産知國事，或曰："男生惡君等逼己，將除之。"建、産未之信。又有謂男生："將不納君。"男生遣諜往，男建捕得，即矯高藏命召，男生懼，不敢入。男建殺其子獻忠。男生走保國内城，率其衆與契丹、靺鞨兵内附，遣子獻誠訴諸朝。高宗拜獻誠右武衛將軍，賜乘輿、馬、瑞錦、寶刀，使還報。詔契苾何力率兵援之，男生乃免。授平壤道行軍大總管，兼持節安撫大使，舉哥

泉男生，字元德，是高麗蓋蘇文的兒子。九歲那年，因父親官職顯貴而被授任先人。升任中裏小兄，如同唐朝的謁者。又擔任中裏大兄，主持國政，但凡辭令之事，都由泉男生執掌。進升中裏位頭大兄。過了很久，擔任莫離支，兼任三軍大將軍，加授大莫離支，出朝巡察各部。弟弟泉男建、泉男産主持國政，有人説："泉男生憎恨君等威脅自己，將要除掉君等。"泉男建、泉男産不相信。又有人對泉男生説："他們準備不讓君回朝。"泉男生派探子前往，被泉男建捕獲，就假傳高藏的命令召他，泉男生害怕了，不敢入朝。泉男建殺死他的兒子泉獻忠。泉男生逃走據守國内城，率領部衆和契丹、靺鞨兵歸附唐朝，派兒子泉獻誠前往朝廷訴冤。高宗拜泉獻誠爲右武衛將軍，賜給乘輿、馬、瑞錦、寶刀，讓他返回報告。詔令契苾何力率兵援助，泉男生纔免於難。授任他爲平壤道行軍大總管，兼任持節

勿、南蘇、倉巖等城以降。帝又命西臺舍人李虔繹就軍慰勞，賜袍帶、金釦七事。

明年，召入朝，詔所過州縣傳舍作鼓吹，右羽林將軍李同以飛騎仗廷寵。遷遼東大都督、玄菟郡公，賜第京師。因詔還軍，與李勣攻平壤，使浮屠信誠内間，引高麗鋭兵潛入，禽高藏。詔遣子齎手制、金皿，即遼水勞賜。還，進右衛大將軍、卞國公，賜寶器、宫侍女二、馬八十。儀鳳二年，詔安撫遼東，并置州縣，招流冗，平斂賦，罷力役，民悦其寬。卒，年四十六，帝爲舉哀，贈并州大都督。喪至都，詔五品以上官哭之，謚曰襄，勒碑著功。

男生純厚有禮，奏對敏辯，善射藝。其初至，伏斧鑕待罪，帝宥之，世以此稱焉。

泉獻誠

獻誠，天授中以右衛大將軍兼羽林衛。武后嘗出金幣，命宰相、南北牙群臣舉善射五輩，中者以賜。内史張光輔舉獻誠，獻誠讓右玉鈐衛大將軍薛吐摩支，摩支固辭。獻誠曰："陛下擇善射者，然皆非華人。臣恐唐官以射爲耻，不如罷之。"后嘉納。來俊臣嘗求貨，獻誠不答，乃誣其謀反，縊殺之。后後知其冤，贈右羽林衛大將軍，以禮改葬。

## 李多祚

李多祚，其先靺鞨酋長，號黄頭都督，後入中國，世系湮遠。至多祚，驍勇善射，以軍功累遷右鷹揚大將軍。討黑水靺鞨，誘其渠長，置酒高會，因醉斬之，擊破其衆。室韋及孫萬榮之叛，多祚與諸將進討，以勞改右羽林大將軍，遂領北門衛兵。

安撫大使，獻出哥勿、南蘇、倉巖等城投降。皇帝又命令西臺舍人李虔繹到軍中慰勞，賜給袍帶、金釦等七件物品。

第二年，召他入朝，詔令所過州縣和驛站提供鼓吹，右羽林將軍李同帶飛騎儀衛相迎表示朝廷的榮寵。遷任遼東大都督、玄菟郡公，在京城賜給住宅。於是詔令他返回軍中，和李勣進攻平壤，派僧人信誠作爲内應，率高麗精兵潛入城中，擒獲高藏。下詔派他的兒子携帶皇上親手寫的詔書、金製器皿，到遼水慰問賞賜。軍隊返回，進升右衛大將軍、卞國公，賜給寶器、宫中侍女二人、馬八十匹。儀鳳二年，下詔安撫遼東，并設置州縣，招集流亡閑散之人，減輕賦税，罷免力役，百姓感悦他統治寬鬆。去世，終年四十六歲，皇帝爲他舉行哀悼儀式，追贈并州大都督。喪車到達都城，詔令五品以上官員哭祭，謚號叫襄，刻石立碑記録他的功績。

泉男生純厚有禮，進奏答對機敏强辯，擅長射箭。他初到京城之時，伏在斧鑕上等待治罪，皇帝赦免了他，世人因此稱贊。

泉獻誠，天授年間以右衛大將軍兼管羽林衛。武后曾經拿出金幣，命宰相、南北衙群臣推舉五個擅長射箭的人，射中者賞賜。内史張光輔推舉泉獻誠，泉獻誠謙讓右玉鈐衛大將軍薛吐摩支，摩支堅决辭謝。泉獻誠説："陛下挑選擅長射箭者，然而都不是中原人。臣擔心唐官以射爲耻，不如取消。"武后贊許他的話并予以采納。來俊臣曾向他索取財物，泉獻誠不予理睬，就誣蠛他謀反，將他縊死。武后後來瞭解他的冤情，追贈右羽林衛大將軍，備禮改葬。

李多祚，祖先是靺鞨酋長，號稱黄頭都督，後來進入中原，世系太遠已經湮没。傳至李多祚，驍勇善射，因軍功多次升任爲右鷹揚大將軍。征伐黑水靺鞨，誘騙部落酋長，設酒大宴，乘酒醉時將他斬首。打敗他的部衆。室韋和孫萬榮叛變，李多祚和衆將進軍討伐，因功勞改任右羽林大將軍，於是統領北門衛兵。

張柬之將誅二張，以多祚素感概，可動以義，乃從容謂曰："將軍居北門幾何？"曰："三十年矣。""將軍擊鍾鼎食，貴重當世，非大帝恩乎？"多祚泣數行下，曰："死且不忘！"柬之曰："將軍知感恩，則知所以報，今在東宮乃大帝子，而嬖竪擅朝，危逼宗社。國家廢興在將軍，將軍誠有意乎？捨今日尚何在？"答曰："苟緣王室，惟公所使。"乃引天地以自誓，辭氣毅然，柬之遂定謀。以敬暉、李湛爲右羽林將軍，命總禁兵，與多祚、王同皎請太子至玄武門，斬關入。及長生殿，白武后曰："諸將誅逆臣易之、昌宗，恐漏大謀，不敢豫奏，頓首請歸死。"后病卧，顧湛曰："我於而父子不薄，亦豫是邪？"

張柬之將要鏟除二張，因李多祚平日慷慨激昂，可以動以大義，於是不急不忙地對他說："將軍掌管北門宿衛多久了？"他答道："三十年了。""將軍擊鐘列鼎而食，顯貴重於當世，不是大帝的恩德嗎？"李多祚落下幾行眼淚，說道："死也不忘！"張柬之說："將軍知道感恩，就知道怎樣報恩，如今在東宮的是大帝的兒子，然而寵佞小人專擅朝政，危逼宗廟社稷。國家興亡在於將軍，將軍果真有意嗎？放過今日還會有機會嗎？"他回答說："如果爲了王室，一切聽從公的指揮。"於是對天地起誓，語氣毅然，張柬之因而定下計謀。以敬暉、李湛任右羽林將軍，命他們統領禁兵，和李多祚、王同皎迎請太子到玄武門，破門而入。到達長生殿，稟告武后說："衆將誅殺逆臣張易之、張昌宗，擔心泄露大計，不敢事先奏報，叩頭謝罪請求處以死刑。"武后抱病在床，對李湛說："我待你父子不薄，你也參預了這事嗎？"

中宗復位，封多祚遼陽郡王，食實户八百，子承訓爲衛尉少卿。湛遷大將軍，封趙國公，食實户五百。帝祠太廟，特詔多祚與相王登輿夾侍。監察御史王覿謂多祚夷人，雖有功，不宜共輿輦。帝曰："朕推以心腹，卿勿復言。"

中宗恢復皇位，封李多祚爲遼陽郡王，享有實封八百户，兒子李承訓爲衛尉少卿。李湛遷任大將軍，封趙國公，享有實封五百户。皇帝祭祀太廟，特地下詔李多祚和相王上輿輦在左右侍從。監察御史王覿認爲李多祚是夷人，雖然有功，不應和皇上同乘輿輦。皇帝說："朕對他推心置腹，卿不要再說。"

崔玄暐等得罪，多祚畏禍及，故陽厚韋氏。節愍太子誅武三思，多祚與成王千里率兵先至玄武樓下，具言所以誅三思狀，按兵不戰。宫闈令楊思勗方侍帝，即挺刀斬其婿羽林中郎將野呼利，兵因沮潰，多祚爲其下所殺，二子亦見害，籍没其家。景雲初，追復官爵，并宥家屬。

崔玄暐等人獲罪，李多祚害怕災禍殃及自己，所以表面上與韋氏相交親密。節愍太子誅殺武三思，李多祚和成王李千里率兵先到達玄武樓下，詳細說明誅殺武三思的原因，按兵不戰。宫闈令楊思勗正侍從皇帝，就拔刀斬殺他的女婿羽林中郎將野呼利，士兵因而泄氣潰散，李多祚被部下殺死，兩個兒子也被害，全家被没入官府。景雲初年，追詔恢復官爵，并赦免家屬。

### 李湛

湛者，義府最幼子，字興宗，沈厚有度。六歲，授周王府文學，累遷右散騎常侍，襲河間郡公。武后徙上陽宫，留湛宿衛。頃之，復爲右散騎常侍，賜鐵券。三思惡之，貶果州刺

李湛，是李義府最小的兒子，字興宗，深沉而有器量。六歲時，授任周王府文學，多次升遷擔任右散騎常侍，繼承河間郡公的爵位。武后遷到上陽宫，留李湛宿衛。不久，再任右散騎常侍，賜給免除死罪的鐵契。武三思憎恨他，貶爲

史。歷洺、絳二州，累遷左領軍大將軍。開元十年卒，贈幽州都督。初，義府以立武后故得宰相，而湛爲中興功臣，世不以其父惡爲貶云。

## 論弓仁

論弓仁，本吐蕃族也。父欽陵，世相其國。

聖曆二年，弓仁以所統吐渾七千帳自歸，授左玉鈐衛將軍，封酒泉郡公。神龍三年，爲朔方軍前鋒游弈使。時張仁愿築三受降城，弓仁以兵出諾真水、草心山爲邏衛。

開元初，突厥九姓亂，弓仁引軍度漠，逾白檉林，收火拔部喻多真種落，降之。跌跌思太叛，戰赤柳澗，弓仁騎才五百，自新堡進，時賊四環之，衆不敵，弓仁椎牛誓士自若，再宿潰圍出，人服其壯。凡閱大小戰數百，未嘗負。賜寶玉、甲第、良田，等列莫與比。累遷左驍衛大將軍、朔方副大使。會病，玄宗遣上醫馳視。卒，年六十六，贈撥川郡王，謚曰忠。

孫惟貞。

## 論惟貞

惟貞，名瑀，以字行。志向恢大。開元末，爲左武衛將軍。肅宗在靈武，以衛尉少卿募兵綏、銀，閱旬，衆數萬。從還鳳翔，遷光祿卿，爲元帥前鋒討擊使。戰陝州，以功進殿中監。

史思明攻李光弼於河陽，周摯以兵二十萬陣城下，惟貞請鋭卒數千，鑿數門出，自旦及午，苦戰破之。光弼表爲開府儀同三司。光弼討史朝義，以惟貞守徐州。賊將謝欽讓據陳，乃假惟貞潁州刺史，斬賊將，降者萬人。封蕭國公，實封百户。光弼病，表以自代。擢左領軍衛大將軍，爲英武軍使，卒。

果州刺史。歷任洺、絳二州刺史，多次遷任爲左領軍大將軍。開元十年去世，追贈幽州都督。起初，李義府因擁立武后的緣故獲任宰相，而李湛是中興功臣，當世不因他父親的惡迹而貶毀他。

論弓仁，本是吐蕃族人。父親名欽陵，世代在吐蕃國爲相。

聖曆二年，論弓仁率所統吐渾七千帳主動歸降，授任左玉鈐衛將軍，封酒泉郡公。神龍三年，任朔方軍前鋒游弈使。當時張仁愿修築三座受降城，論弓仁帶兵出諾真水、草心山巡邏防衛。

開元初年，突厥九姓反叛，論弓仁率軍越過沙漠，穿過白檉林，招撫火拔部的喻多真部落，使他們投降。跌跌思太反叛，戰於赤柳澗，論弓仁僅有騎兵五百，從新堡進軍，當時賊軍從四面包圍了他，部衆不能抵擋，論弓仁殺牛誓師鎮定自若，又過了一晚突圍而出，人們佩服他的膽氣。他共經歷大小戰鬥數百次，從未失敗。賞賜的寶玉、豪宅、良田，同僚無人能比。多次遷任爲左驍衛大將軍、朔方副大使。時逢生病，玄宗派御醫趕去爲他治病。去世，終年六十六歲，追贈撥川郡王，謚號叫忠。

孫子名惟貞。

論惟貞，名瑀，用字行世。志向遠大。開元末年，任左武衛將軍。肅宗在靈武，他擔任衛尉少卿到綏、銀招募兵士，十天後，兵衆多達數萬。隨從肅宗返回鳳翔，遷任光祿卿，任元帥前鋒討擊使。陝州之戰，因功進升殿中監。

史思明到河陽進攻李光弼，周摯率兵二十萬列陣城下，論惟貞率精兵數千，打通數門出擊，從清晨到中午，經苦戰打敗敵軍。李光弼上表朝廷授他爲開府儀同三司。李光弼討伐史朝義，命論惟貞守衛徐州。賊將謝欽讓占據陳州，於是臨時授論惟貞爲潁州刺史，斬殺賊將，收降一萬人。封蕭國公，實封一百户。李光弼生病，上表由他接替自己。升任左領軍衛大將軍，爲英武軍使，去世。

## 尉遲勝

尉遲勝，本王于闐國。天寶中，入朝，獻名玉、良馬。玄宗以宗室女妻之，授右威衛將軍、毗沙府都督。歸國，與安西節度使高仙芝擊破薩毗、播仙。累進光禄卿。

尉遲勝，本是于闐國國王。天寶年間，入朝，進獻名玉、良馬。玄宗將宗室女嫁給他爲妻，授任右威衛將軍、毗沙府都督。回到本國，和安西節度使高仙芝打敗薩毗、播仙。多次進升爲光禄卿。

安禄山反，勝使弟曜攝國事，身率兵五千赴難。國人固留勝，勝以少女爲質而行。肅宗嘉之，拜特進，兼殿中監。廣德中，進驃騎大將軍，遣還，固請留宿衛。加開府儀同三司，封武都郡王，實封百户。勝請授國於曜，詔可。勝既留，乃穿築池觀，厚賓客，士大夫多從之游。從德宗至興元，爲右領軍將軍，歷睦王傅。貞元初，曜上言："國中以嫡承嗣，今勝讓國，請立其子鋭。"帝欲遣鋭襲王。勝固辭，以"曜久行國事，人安之；鋭生京華，不習其俗，不可遣"。當是時，兄弟讓國，人莫不賢之。睦府除，徙原王傅。卒，贈凉州都督。

安禄山反叛，尉遲勝讓弟弟尉遲曜代理國事，自己率軍隊五千趕救國難。國人執意挽留尉遲勝，尉遲勝將小女兒留下作爲人質而後出發。肅宗嘉獎他的忠心，拜授特進，兼任殿中監。廣德年間，進升驃騎大將軍，送他回國，他堅決請求留下宿衛。加授開府儀同三司，封武都郡王，實封一百户。尉遲勝請求將本國轉授給尉遲曜，下詔同意。尉遲勝留下後，於是挖掘池塘修建樓臺，廣泛交結賓客，很多士大夫和他來往。隨從德宗到達興元，擔任右領軍將軍，歷任睦王傅。貞元初年，尉遲曜上言："國中以嫡子繼承王位，現在尉遲勝讓國，請求立他的兒子尉遲鋭。"皇帝打算派尉遲鋭繼承王位。尉遲勝堅決推辭，認爲"尉遲曜長期主持國事，百姓安寧；尉遲鋭生在京城，不懂那裏的風俗，不可派他回國"。當時，兄弟讓國，無人不稱贊他們。睦王府撤銷，改任原王傅。去世，追贈凉州都督。

## 尚可孤

尚可孤，字可孤，東部鮮卑宇文之别種，世處松、漠間。天寶末，隸范陽節度使安禄山，復事史思明。上元中，自賊所歸，累授左、右威衛大將軍，封白水縣伯，爲神策大將。以功試太常卿。徙封馮翊郡王，食實户一百五十。

尚可孤，字可孤，是東部鮮卑宇文的分支，世代居住松、漠一帶。天寶末年，隸屬范陽節度使安禄山，又事奉史思明。上元年間，從賊投歸朝廷，多次授任爲左、右威衛大將軍，封白水縣伯，擔任神策大將。因功授任太常卿。改封馮翊郡王，享有實封一百五十户。

魚朝恩主衛兵，器其勇，養爲子，名智德。使將兵三千，屯扶風、武功，歷十餘年，隊伍閑整。朝恩死，詔賜氏李，名嘉勳。李希烈叛，擢爲招討，應援荆襄，使復本姓名，累戰有功。

魚朝恩主管衛兵，器重他的勇敢，收爲養子，起名智德。命他率兵三千，屯駐在扶風、武功，過了十多年，隊伍訓練有素。魚朝恩死後，下詔賜姓氏爲李，名嘉勳。李希烈反叛，他升任招討使，接應援救荆襄，讓他恢復本來姓名，屢立戰功。

朱泚之難，召可孤，可孤率兵三千，道襄、鄧而西，屬賊兵鋭，乃壁

朱泚反叛，朝廷召尚可孤回軍，尚可孤率兵三千，取道襄、鄧向西進軍，當時叛賊氣勢正

七盤。僞將仇敬忠等來寇，可孤擊却之，遂收藍田。德宗將還梁州，命引兵守灞上，拜神策、京畿、渭南、商州節度招討使。敬忠拒戰，可孤急擊斬之。進軍與李晟收長安，爲先鋒。以功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封馮翊郡王，食實户二百。又會諸軍進討李懷光，次沙苑，卒于軍，贈司空。

可孤性謹審沈壯，既有勛勞，未嘗自論功，御衆公嚴，晟數稱之。

旺，於是駐扎在七盤。僞將仇敬忠等人前來攻打，尚可孤將他們擊退，進而收復藍田。德宗將遷往梁州，命他率兵駐守灞上，拜授神策、京畿、渭南、商州節度招討使。仇敬宗迎戰，尚可孤猛攻而將他斬首。進軍與李晟收復長安，充當先鋒。因功加授檢校尚書右僕射，封馮翊郡王，享有實封二百户。又會同各軍進兵討伐李懷光，進駐沙苑，死於軍中，追贈司空。

尚可孤性情謹慎沉穩剛健，雖有功勞，從不自誇，統御部衆公正嚴明，李晟多次稱贊他。

## 裴玢

裴玢，五世祖紏，本王疏勒，武德中來朝，拜鷹揚大將軍，封天山郡公，留不去，遂籍京兆。

玢初事金吾將軍論惟明爲傔力。德宗在奉天，以功封忠義郡王。從惟明鎮鄜坊，署牙將。後節度使王栖曜卒，中軍將何朝宗夜縱火作亂，玢獨匿不出。遲明，禽朝宗以待命。有詔并軍司馬崔輅斬之，以同州刺史劉公濟領節度，擢玢爲司馬。逾年，公濟卒，乃授玢節度使。元和二年，徙山南西道。

玢爲治嚴棱，畏遠權勢，不務貢奉。蔬食弊衣，居處取避風雨而已。倉庫完實，百姓安之，當世將帥，未有及者。以疾辭位。入朝，不事騶仗。妻乘竹輿，二侍婢，黄碧縑服。七年卒，贈尚書左僕射，謚曰節。

裴玢，五世祖名紏，本是疏勒國王，武德年間來朝，拜授鷹揚大將軍，封天山郡公，留京不回，於是成爲京兆人氏。

裴玢最初事奉金吾將軍論惟明做貼身佐吏。德宗在奉天時，他因功封忠義郡王。隨從論惟明鎮守鄜坊，署任爲牙將。後來節度使王栖曜死去，中軍將何朝宗乘夜放火作亂，裴玢獨自藏起而不露面，到天明時，擒獲何朝宗等待朝廷命令。有詔連同軍司馬崔輅一同斬首，命同州刺史劉公濟領任節度使，提升裴玢任司馬。第二年，劉公濟去世，於是授裴玢爲節度使。元和二年，調任山南西道節度使。

裴玢治政嚴整，畏權勢而遠之，不刻意進貢奉迎。吃粗食穿破衣，住處衹要能避風雨就行。倉庫完備充實，百姓安寧，當世將帥，無人能比。因病辭職。入朝之時，不講究車馬儀仗。妻子坐竹輿，兩名侍婢，身穿黄碧絹服。七年去世，追贈尚書左僕射，謚號叫節。

贊曰：夷狄性悖固，其能知義所在者，鷙挺不可遷，蓋巧不足而諒常有餘。觀大柰等事君，皆一其志，無有顧望，用能功績光明，爲天子倚信。至渾瑊、跌跌、光顔輩，烈垂無窮，惟其諒有餘故也。瑊、光顔自有傳，今類其人著之篇。

贊曰：夷狄性情敦厚固執，如能知道義之所在，就像鷙鳥一樣堅定而不可改變，機敏不足而誠信有餘。觀史大柰等人事奉君主，志向都是始終如一，没有二心，因而能够立下顯赫的功績，受到天子的倚重和信任。至於渾瑊、跌跌、李光顔等人，功業流傳無窮，衹因誠信有餘的緣故。渾瑊、李光顔各自有傳，現在將與他們事迹相同的人編爲一篇。

# 唐書卷一百一十一

## 列傳第三十六

### 郭二張三王蘇薛程唐列傳

#### 郭孝恪

郭孝恪，許州陽翟人。少有奇節，不治貲産，父兄以爲無賴。隋亂，率少年數百附李密。密喜，謂曰："世言汝、潁多奇士，不謬也。"使與李勣守黎陽。密敗，勣遣孝恪送款，封陽翟郡公，拜宋州刺史。詔與勣經略武牢以東，所定州縣，委以選補。

郭孝恪，是許州陽翟人。少年時就有奇特的氣節，不經營資産，父兄把他看作是無賴。隋末大亂，他率數百名青年投奔李密。李密高興，對他說："世人說汝、潁一帶奇士很多，果然不錯。"讓他和李勣守衛黎陽。李密失敗，李勣派郭孝恪到朝廷送表歸附，封陽翟郡公，拜任宋州刺史。詔令和李勣籌劃謀取武牢關以東的地區，所平定的州縣，委托他們選任官吏。

竇建德之援洛也，孝恪上謁秦王，進計曰："王世充力竭計窮，其面縛可跂足待。建德悉衆遠來，糧餉阻絶，殆天亡時也。若固守武牢，以軍汜水，逐機應變，禽殄必矣！"王然之。賊平，置酒大會洛陽宫，語諸將曰："孝恪策禽賊，王長先下漕，功固在諸君右。"遷上柱國。歷貝、趙、江、涇四州刺史，所至有能名。改左驍衛將軍，累加金紫光禄大夫。

竇建德來援救洛陽，郭孝恪拜見秦王，獻計說："王世充力盡計窮，被俘獲之日翹足可待。竇建德率全軍遠來，糧餉斷絶，這是上天要他滅亡之時啊。如果堅守武牢關，駐軍汜水，隨機應變，一定會將他們擒獲和消滅的！"秦王認爲很對。賊軍被平定後，在洛陽宫設酒宴大會衆將，秦王對衆將說："郭孝恪獻計擒賊，王長先抄奪漕運之路，功勞實在衆君之上。"升任上柱國。歷任貝、趙、江、涇四州刺史，所任有善於治理的名聲。改任左驍衛將軍，多次加授爲金紫光禄大夫。

貞觀十六年，拜涼州都督，改安西都護、西州刺史。其地高昌舊都，流徙罪人與鎮兵雜，限以沙磧，隔絶中國，孝恪推誠撫御，盡得其歡心。初，王師滅高昌，詔以所虜焉耆生口七百還焉耆王。王叛歸欲谷設可汗，孝恪請擊之，即拜西州道行軍總管，率步騎三千出銀山道，夜襲其王龍突

貞觀十六年，拜授涼州都督，改任安西都護、西州刺史。此地是高昌的舊都城，流放及發配的罪人和鎮兵混雜一處，被沙漠所阻，與中原隔絶，郭孝恪以誠相待地安撫治理，盡得衆人的愛戴。起初，王師平滅高昌，下詔把所俘虜的焉耆百姓七百人歸還給焉耆王。焉耆王反叛歸附了欲谷設可汗，郭孝恪請求進擊，當即拜授他任西州道行軍總管，率步騎三千從銀山道出兵，乘夜

騎支，虜之。帝悦，降璽書褒勞。俄拜崑丘道副大總管，進討龜兹，破其國城，乃自留守，遣餘軍分道進。龜兹國相那利遁去。孝恪以餘部未平，出營於外。國人有謂孝恪曰："那利素得士心，今亡在外，勢必爲變，城中頗有異志，願公備之。"孝恪忽其言，不設備。那利果率衆陰與城内胡爲應，薄城鼓噪，始覺之，乃率千餘人合戰，城中舉應那利，孝恪殊死鬥，中流矢卒，子待詔亦歿。將軍曹繼叔進兵，復拔其城。太宗責孝恪斥候不明，至顛覆，奪其官。後愍死戰，更爲舉哀。高宗即位，追還官爵，贈待詔游擊將軍，賻物三百段。

襲擊國王龍突騎支，將他俘獲。皇帝高興，降詔書表揚慰勞。不久拜授崑丘道副大總管，進軍討伐龜兹，攻破國都，於是自己留下駐守，派其餘軍隊分道進取。龜兹國相那利逃走。郭孝恪因餘部没有平定，就出城扎營。當地有人對郭孝恪説："那利向來深得士心，如今逃亡在外，定要作亂，城中之人大多懷有異志，希望公加以防備。"郭孝恪忽視了他的話，不作準備。那利果然率衆暗中和城内胡人相呼應，逼近都城時呼喊進攻，郭孝恪這纔發覺，便率領一千多人交戰，城中起事響應那利，郭孝恪拼死戰鬥，中流箭死去，兒子郭待詔也戰死了。將軍曹繼叔進軍，又攻克都城。太宗怪罪郭孝恪没有察明敵情，導致都城失守，削奪他的官職。後來憐惜他拼死而戰，又爲他舉行哀悼儀式。高宗即位，追詔恢復官爵，追贈郭待詔爲游擊將軍，賜物三百段資助喪事。

次子待封，官左豹韜衛將軍。咸亨初，副薛仁貴討吐蕃，戰大非川，敗績，貸死爲民。

次子名待封，官任左豹韜衛將軍。咸亨初年，協助薛仁貴討伐吐蕃，戰於大非川，戰敗，用官職贖罪免死爲民。

## 張儉 張延師

張儉，字師約，京兆新豐人。隋相州刺史、皖城郡公威孫。父植，車騎將軍、連城縣公。

張儉，字叫師約，是京兆新豐人。隋朝相州刺史、皖城郡公張威的孫子。父親名植，是車騎將軍、連城縣公。

儉，高祖從外孫也。高祖起，儉以功除右衛郎將，遷朔州刺史。時頡利可汗方强，每有求取，所遣書輒稱詔敕，邊吏奉承不敢却。及儉，獨拒不受。大教民誉田，歲收穀數十萬斛。雖霜旱，勸百姓相振贍，免飢殍，州以完安。李靖既平突厥，有思結部者，窮歸于儉，儉受而安輯之。其在磧北者，親戚私相過省，儉不禁，示羈縻而已。儉徙勝州，後將不察其然，遽奏思結叛，朝廷議進討，時儉以母喪，奪服爲使者撫納之。儉單騎入其部，召酋帥慰諭，推腹心，咸匍匐歸命，因舉徙代州，遂檢校代州都督。儉勸墾田力耕，歲數稔，私

張儉，是高祖侄外孫。高祖起兵，張儉因軍功被授任右衛郎將，遷任朔州刺史。當時頡利可汗正强盛，經常有所求取，所遣送的文書總是稱作詔令，邊疆官吏衹能承奉而不敢拒絶。等到張儉任職時，偏偏拒不接受。他大規模地教百姓開墾田地，每年收穀數十萬斛。雖遇霜旱，他倡導百姓互相救濟和幫助，免於餓死，州内因此安寧平静。李靖平定突厥後，有個思結部落，因窮困歸附了張儉，張儉接受并安撫他們。部落中有住在漠北的人，親戚私下往來探望，張儉不加禁止，以此表示籠絡而已。張儉轉任勝州，後來的將領不瞭解這種情况，就立即上奏思結反叛，朝廷商議進軍討伐，當時張儉因母親去世，喪期未滿起任使者前往安撫。張儉單騎進入思結部落，召見酋長安慰曉諭，推誠置腹，他們都匍匐在地

蓄富實。儉恐虜易驕，乃建平糴法，入之官，虜悦喜，由是儲斛流羸。

聽從命令，於是全部遷到代州，張儉便檢校代州都督。張儉鼓勵百姓開墾田地致力耕作，每年豐收幾次，私家積蓄富實。張儉擔心虜人容易驕縱，於是設平價購買糧食的方法，餘糧收入官府，虜人喜悦，從此儲備充裕。

遷營州都督，兼護東夷校尉。坐事免，詔白衣領職。營州部與契丹、奚、霫、靺鞨諸蕃切畛，高麗引衆入寇，儉率兵破之，俘斬略盡。復拜營州都督。太宗將征遼東，遣儉率蕃兵先進，略地至遼西，川漲，久未度。帝以爲畏懦，召還。見洛陽宫，陳水草美惡、山川險易，并久不進狀。帝悦，拜行軍總管，使領諸蕃騎，爲六軍前鋒。時高麗候者言莫離支且至，帝詔儉自新城路邀擊，虜不敢出。儉進度遼，趨建安城，破賊，斬數千級。累封皖城郡公。後改東夷校尉官爲都護府，即以儉爲都護。永徽初，加金紫光禄大夫。卒，年六十，謚曰密。

調任營州都督，兼任護東夷校尉。因事獲罪免官，下詔以平民身份領任官職。營州部和契丹、奚、霫、靺鞨衆蕃邊境相連，高麗率衆入侵，張儉率軍將他們打敗，俘獲和斬首幾盡。又拜授營州都督。太宗將要征伐遼東，派張儉率蕃兵先進，攻到遼西，河水上漲，很久没能渡過。皇帝以爲他膽小懦弱，召他回來。在洛陽宫謁見太宗，陳述水草好壞、山川險易，以及長久没能前進的情況。皇帝高興了，拜授他爲行軍總管，讓他率領衆蕃騎兵，做六軍前鋒。這時高麗偵察兵聲稱莫離支即將到達，皇帝下詔張儉從新城路攔路截擊，敵軍不敢出動。張儉進軍渡過遼水，直逼建安城，打敗賊軍，斬首數千級。多次受封爲皖城郡公。後來將東夷校尉官改爲都護府，就任命張儉做了都護。永徽初年，加授金紫光禄大夫。去世，終年六十歲，謚號叫密。

儉兄大師，太僕卿、華州刺史、武功縣男。

張儉的哥哥名叫大師，做官到太僕卿、華州刺史、武功縣男。

弟延師，左衛大將軍、范陽郡公。性謹畏，典羽林兵三十年，未嘗有過。卒，贈荆州都督，謚曰敬，陪葬昭陵。

弟弟名叫延師，官至左衛大將軍、范陽郡公。性情謹慎小心，掌管羽林兵三十年，不曾出過差錯。去世，追贈荆州都督，謚號叫敬，陪葬昭陵。

儉兄弟三人門皆立戟，時號“三戟張家”。

張儉兄弟三人門前都立了戟，當時號稱“三戟張家”。

**王方翼**　王珣

王方翼，字仲翔，并州祁人。祖裕，隨州刺史，尚同安大長公主，官開府儀同三司，卒，謚曰文。

王方翼，字仲翔，是并州祁人。祖父名裕，任隨州刺史，娶同安大長公主爲妻，官至開府儀同三司，去世，謚號叫文。

方翼早孤，哀毁如成人，時號孝童。母李，爲主所斥，居鳳泉墅。方翼尚幼，雜庸保，執苦不棄日，墾田植樹，治林垠，塈完墻屋，燎松丸墨，爲富家。主薨，還京師。嘗夜行，見長人丈餘，引弓射仆之，乃朽

王方翼幼年喪父，哀痛傷心好像成人一般，當時號稱孝童。母親李氏，被公主所驅斥，住在鳳泉墅。王方翼年齡尚小，與雇工一同做雜活，歷經艱辛而不荒廢時日，開田植樹，整治林地，修補墻壁房屋，燒松柴製墨，成爲富家。公主死後，他回到京城。曾經夜行，看見一人身高一丈

木也。太宗聞，擢右千牛。高宗立，而從祖女弟爲皇后，調安定令，誅滅大姓，奸豪脅息。徙瀚海都護司馬，坐事下遷朔州尚德府果毅，歲餘代還。居母喪，哀瘠甚，帝遣侍醫療視。其友趙持滿誅死，尸諸道，親戚莫敢視，方翼曰："欒布哭彭越，義也；周文王掩骼，仁也。絶友義，蔽主仁，何以事君？"遂往哭其尸，具禮收葬。金吾劾繫，帝嘉之，不罪。

多，張弓射倒那人，原來是段朽木。太宗聽説了這事，提拔他任右千牛。高宗繼立，他的遠房堂妹做了皇后，調任安定令，在任時誅滅大姓，惡人豪强收斂行迹。轉任瀚海都護司馬，因事獲罪降授朔州尚德府果毅，一年多後受代返回。爲母親守喪期間，因哀痛過度而身體憔悴，皇帝派宫中的醫官爲他治療。友人趙持滿被殺死，陳尸於路，親戚不敢探視，王方翼説："欒布哭彭越，是義；周文王掩埋尸骨，是仁。斷絶朋友之義，掩蓋主上之仁，怎能事奉君主？"於是前往哭尸，備禮收葬。金吾彈劾拘捕他，皇帝贊賞他的義行，没有治罪。

再遷肅州刺史。州無隍塹，寇易以攻，方翼乃發卒建樓堞，廝多樂水自環，烽邏精明。儀鳳間，河西蝗，獨不至方翼境，而它郡民或餒死，皆重繭走方翼治下。乃出私錢作水磑，簿其赢，以濟飢瘵，構舍數十百楹居之，全活甚衆，芝産其地。

二次遷任肅州刺史。肅州没有城墻和濠溝，敵人容易攻入，王方翼於是調發士卒修建城樓堞墻，引來多樂水環繞州城，烽火巡邏警戒嚴明。儀鳳年間，河西蝗災，惟獨没有波及到王方翼的境内，而其他郡的百姓有的被餓死，都歷經艱辛投到王方翼治下。王方翼就拿出私人的錢建造水磑，記録赢利，用來賑濟飢餓疾苦的人，修建房屋數百座讓他們居住，救活保全很多，當地出現靈芝。

裴行儉討遮匐，奏爲副，兼檢校安西都護，徙故都護杜懷寶爲庭州刺史。方翼築碎葉城，面三門，紆還多趣以詭出入，五旬畢。西域胡縱觀，莫測其方略，悉獻珍貨。未幾，徙方翼庭州刺史，而懷寶自金山都護更鎮安西，遂失蕃戎之和。

裴行儉討伐遮匐，進奏他任副職，兼任檢校安西都護，調原任都護杜懷寶擔任庭州刺史。王方翼建築碎葉城，每面有三個門，紆迴曲折來迷惑進出之人，五十天完工。西域胡人仔細觀察，不能看出門道，都獻出珍寶。不久，調王方翼任庭州刺史，而杜懷寶從金山都護再鎮安西，就失去了與蕃戎的和好關係。

永淳初，十姓阿史那車簿啜叛，圍弓月城，方翼引軍戰伊麗河，敗之，斬首千級。俄而三姓咽麪兵十萬踵至，方翼次熱海，進戰，矢著臂，引佩刀斷去，左右莫知。所部雜虜謀執方翼爲内應，方翼悉召會軍中，厚賜，以次出壁外，縛之。會大風，雜金鼓，而號呼無聞者，殺七千人。即遣騎分道襲咽麪等，皆驚潰，烏鶻引兵遁去，禽首領突騎施等三百人，西戎震服。初，方翼次葛水，暴漲，師

永淳初年，十姓阿史那車簿啜反叛，包圍了弓月城，王方翼率軍戰於伊麗河，將他們打敗，斬首一千級。不久三姓咽麪的十萬軍隊隨後來到，王方翼駐兵熱海，進軍作戰，臂部中箭，用佩刀削斷箭杆，左右之人都不知道。部下的諸虜陰謀生擒王方翼作爲内應，王方翼將他們全部召集到軍中，給予豐厚的賞賜，讓他們依次走出營外，捆綁起來。適逢大風，夾雜着金鼓之聲，號呼無人聽見，殺了七千人。隨即派遣騎兵分道襲擊咽麪等部，他們都驚慌潰散，烏鶻率兵逃走，生擒首領突騎施等三百人，西戎震懾歸服。在此

不可度，沈祭以禱，師涉而濟。又七月次葉河，無舟，而冰一昔合。時以爲祥。

之前，王方翼進駐葛水，河水暴漲，軍隊無法渡河，將物品投入河中祭祀祈禱，軍隊得以涉水而渡。又在七月駐抵葉河，没有船隻，而河水一夜之間凍結。當時認爲吉祥。

西域平，以功遷夏州都督。屬牛疫，民廢田作，方翼爲耦耕法，張機鍵，力省而見功多，百姓順賴。明年，召方翼議西域事，引見奉天宫，賜食帝前，帝見衣有汚濯處，問其故，具對熱海苦戰狀。視其創，帝咨嗟久之，賜賚良厚。

西域平定，因功升任夏州都督。時逢牛疫流行，百姓荒廢農耕，王方翼制定二人并耕的方法，推廣機械，省力而功效顯著，百姓依賴。第二年，召王方翼入朝商議西域事務，引他到奉天宫相見，在皇帝前賜食，皇帝見他衣服上的汗漬十分明顯，詢問緣故，他詳細地報告熱海苦戰情况。察看他的傷口，皇帝嘆息很久，賞賜非常豐厚。

俄而妖賊白鐵余以綏州反，詔方翼與程務挺討之。飛旝擊賊，火其柵，平之，封太原郡公。阿史那元珍入寇，被詔進擊。時庫無完鎧，方翼斷六板，畫虎文，鉤聯解合，賊馬忽見，奔駭，遂敗，獲大將二，因降桑乾、舍利二部。

不久妖賊白鐵余占據綏州反叛，詔令王方翼和程務挺討伐。用飛石擊賊，火燒賊軍營栅，平定白鐵余，封太原郡公。阿史那元珍入侵，他接受詔令進攻討伐。當時倉裏没有完整的鎧甲，王方翼截斷六塊木板，畫上猛虎斑紋，鈎聯組合到一起，敵馬突然見到，驚懼狂奔，因此潰敗，俘獲大將兩名，乘勢降服桑乾、舍利二部。

武后時，王后屬無在者，方翼自視功多，冀不坐，而后内欲因罪除之，未得也。及務挺被殺，即并坐方翼，追入朝，捕送獄，流崖州，卒于道，年六十三。神龍初，復官爵。方翼善書，與魏叔琬齊名。

武后時，王皇后的親屬没有人能留任，王方翼自認功多，希望不會受到牽連，而武后暗地裏想因罪除掉他，没能得逞。等到程務挺被殺，隨即連累王方翼，追召他入朝，拘捕送往獄中，流放崖州，死在路上，終年六十三歲。神龍初年，恢復官爵。王方翼擅長書法，和魏叔琬齊名。

子珣，字伯玉，與兄璵、弟瑨以文學稱，時號“三王”。天授初，珣及進士第，應制科，遷藍田尉。以拔萃擢長安尉，因進見，武后召問刑政，嘉之。詢其族氏，對曰：“廢后，臣之姑也。”后不悦，左遷亳州司法參軍。神龍初，爲河南丞，武三思矯制貶臨川令。宋璟輔政，召授侍御史。出許州長史。歲旱，珣時假刺史事，開廩振民，即自劾，玄宗赦之。累遷工部侍郎。而瑨至中書舍人。珣嘗爲秘書少監，數年而瑨繼職。終右散騎常侍，卒，贈户部尚書，謚曰孝。

兒子名珣，字伯玉，和哥哥王璵、弟弟王瑨以文學著稱，當時號稱“三王”。天授初年，王珣考中進士科，應試制科，遷任藍田尉。由於考中拔萃科提升爲長安尉，因而進見，武后召他詢問刑政之事，受到贊賞。詢問他的家族，他回答説：“廢后，是臣的姑母。”武后不高興了，降職授他任亳州司法參軍。神龍初年，任河南丞，武三思假傳詔命貶他爲臨川令。宋璟輔政，召入朝授任侍御史。出任許州長史。這一年天旱，王珣當時代理刺史事，開倉賑濟百姓，隨即彈劾自己，玄宗赦免了他。多次升任爲工部侍郎。而王瑨官做到中書舍人。王珣曾任秘書少監，幾年後王瑨繼任他的職務。最後做到右散騎常侍，去世，追贈户部尚書，謚號叫孝。

子錩，天寶中歷右補闕、殿中侍御史。

兒子名錩，天寶年間歷任右補闕、殿中侍御史。

瑨子鉷，自有傳。

王瑨的兒子名鉷，自己有傳。

**蘇定方**

蘇烈，字定方，以字行，冀州武邑人，後徙始平。父邕，當隋季，率里中數千人爲本郡討賊。

蘇烈，字定方，以字行世，是冀州武邑人，後來遷居始平。父親名邕，在隋朝末年，率鄉里幾千人爲本郡討伐盜賊。

定方驍悍有氣决，年十五，從父戰，數先登陷陣。邕卒，代領其衆，破劇賊張金稱、楊公卿，追北數十里，自是賊不舍境，鄉黨賴之。

蘇定方驍勇剽悍很有膽氣，十五歲時，追隨父親作戰，多次率先攻入敵陣。蘇邕死後，他接替父親統領部衆，打敗大賊張金稱、楊公卿，追擊敗軍數十里，從此賊軍不侵犯境内，鄉里依賴他。

貞觀初，爲匡道府折衝，從李靖襲突厥頡利於磧口，率彀馬二百爲前鋒，乘霧行，去賊一里許，霧霽，見牙帳，馳殺數十百人，頡利及隋公主惶窘各遁去，靖亦尋至，餘黨悉降。再遷左衛中郎將。與程名振討高麗，破之。拜右屯衛將軍、臨清縣公。

貞觀初年，擔任匡道府折衝，隨從李靖在磧口襲擊突厥頡利，率領二百名持弓弩的騎兵做先鋒，乘霧行進，離賊大約一里，濃霧消散，望見突厥可汗樹有以象牙裝飾的大旗的營帳，馳馬殺死數十百人，頡利和隋公主倉惶各自逃走，李靖不久也趕到了，餘衆全部投降。二次遷任爲左衛中郎將。和程名振討伐高麗，打敗高麗。拜授右屯衛將軍、臨清縣公。

從葱山道大總管程知節征賀魯，至鷹娑川，賀魯率二萬騎來拒，總管蘇海政連戰未决，鼠尼施等復引二萬騎爲援。定方始休士，見塵起，率精騎五百，逾嶺馳擣賊營，賊衆大潰，殺千餘人，所棄鎧仗、牛馬藉藉山野不可計。副總管王文度疾其功，謬謂知節曰："賊雖走，軍死傷者衆。今當結輜重陣間，被甲而趨，賊來即戰，是謂萬全。"又矯制收軍不深入。於是馬癯卒勞，無鬥志。定方説知節曰："天子詔討賊，今反自守，何功之立哉？且公爲大將，而閫外之事不得專，顧副將乃得專之，理不其然！胡不囚文度待天子命？"不從。至怛篤城，有胡人降，文度猥曰："師還而降，且爲賊，不如殺之，取其貲。"定方曰："此乃自作賊耳，寧曰伐叛！"及分財，定方一不取。高宗知

隨從葱山道大總管程知節征討賀魯，到達鷹娑川，賀魯率二萬騎兵前來抵禦，總管蘇海政連戰未能取勝，鼠尼施等人又率二萬騎兵趕來援助。蘇定方剛讓士兵休息，看到塵土揚起，他率領五百精鋭騎兵，越過山嶺飛馳直搗敵營，賊衆大敗潰散，被殺死一千多人，所拋棄的鎧甲兵器、牛馬堆積山野不可勝計。副總管王文度嫉妒他的功勞，謊報程知節説："賊軍雖然逃跑了，官軍死傷也很多。現在應當將輜重安置在軍陣中間，士兵披甲追擊敵人，賊來就迎戰，這是萬全之計。"又假傳詔命收回軍隊不許深入。因此馬瘦兵疲，没有鬥志。蘇定方勸解程知節説："天子下詔討賊，現在反而自守，如何能立功呢！况且公是大將，然而統兵在外的事務不能自己决斷，看着副將的眼色纔能處理，於理必不如此！爲何不囚禁王文度等待天子之命？"程知節没有聽從。到達怛篤城，有胡人投降，王文度胡説道："我軍返回後他們就會投降敵人，又要做賊，不如殺了他們，奪取他們財産。"蘇定方説："這

之，比知節等還，悉下吏，當死，貸爲民。

就是自己做賊了，怎能叫討伐叛賊！”等分財物時，蘇定方一無所取。高宗得知此事，等程知節等人返回，都交法官審訊，當判死刑，贖死爲民。

擢定方伊麗道行軍大總管，復征賀魯，以任雅相、回紇婆潤爲副。出金山北，先擊處木昆部，破之，俟斤嬾獨祿擁衆萬帳降，定方撫之，發其千騎并回紇萬人，進至曳咥河。賀魯率十姓兵十萬拒戰，輕定方兵少，舒左右翼包之。定方令步卒據高，攢矟外向，親引勁騎陣北原。賊三突步陣，不能入，定方因其亂擊之，鏖戰三十里，斬首數萬級，賊大奔。明日，振兵復進，五弩失畢舉衆降，賀魯獨與處木昆屈律啜數百騎西走。定方令副將蕭嗣業、回紇婆潤率雜虜兵趨邪羅斯川追北，定方與雅相領新附兵絶其後。會大雪，吏請少休，定方曰：“虜恃雪，方止舍，謂我不能進，若縱使遠遁，則莫能禽。”遂勒兵進至雙河，與彌射、步真合，距賀魯所百里，下令陣而行，薄金牙山。方賀魯將畋，定方縱擊，破其牙下數萬人，悉歸所部。賀魯走石國，彌射子元爽以兵與嗣業會，縛賀魯以還。由是修亭障，列蹊隧，定疆畛，問疾收胔，唐之州縣極西海矣。高宗臨軒，定方戎服奉賀魯以獻。策功拜左驍衛大將軍、邢國公，別封子慶節爲武邑縣公。會思結闕俟斤都曼先鎮諸胡，劫所部及疏勒、朱俱波、喝槃陀三國復叛，詔定方還爲安撫大使。率兵至葉葉水，而賊堞馬頭川。定方選精卒萬、騎三千襲之，晝夜馳三百里，至其所。都曼驚，戰無素，遂大敗，走馬保城。師進攻之，都曼計窮，遂面縛降。俘獻於乾陽殿，有司請論如法。定方頓首請曰：“臣向諭

提拔蘇定方擔任伊麗道行軍大總管，再度征討賀魯，命任雅相、回紇婆潤爲副總管。從金山北出兵，先進攻處木昆部，將他們打敗，俟斤嬾獨禄率部衆一萬帳投降，蘇定方安撫了他們，調發其中一千騎兵加上回紇一萬人，進軍到達曳咥河。賀魯率十姓兵馬十萬迎戰，他輕視蘇定方的兵少，張開左右翼包圍了蘇定方。蘇定方命令步兵占據高處，用密集的長矛矛頭對着外面，親率勁騎在北面原上列陣。賊軍三次衝擊步兵陣地，不能攻入，蘇定方乘他們混亂時進攻，激戰三十里，斬首數萬級，賊衆大奔潰逃。第二天，整頓軍隊再度進兵，五弩失畢率部衆投降，賀魯祇和處木昆屈律啜帶幾百騎兵向西逃走。蘇定方命令副將蕭嗣業、回紇婆潤率各部虜兵趕赴邪羅斯川追擊敗兵，蘇定方和任雅相率領新投降的軍隊攔截賊軍後路。適逢天降大雪，部將請稍事休息，蘇定方説：“虜人依恃降雪，剛停下住宿，認爲我軍不能前進，如果放縱而讓他們遠逃，那就不能擒獲了。”於是統兵進軍到雙河，和彌射、步真會合，離賀魯駐地百里處，下令結陣而行，逼近金牙山。當時賀魯正要打獵，蘇定方縱兵進擊，打敗他屬下數萬人，都送回原來的部落。賀魯投奔石國，彌射的兒子元爽帶兵和蕭嗣業會合，綁着賀魯回來。於是修建城壘，設置烽火臺，確定疆界，慰問疾苦收埋尸骨，唐的州縣遠到西海了。高宗來到殿前，蘇定方身穿軍服押送賀魯獻上。論功拜授左驍衛大將軍、邢國公，另封兒子蘇慶節爲武邑縣公。時逢思結闕俟斤都曼原先統制衆胡，挾迫所部和疏勒、朱俱波、喝槃陀三國再度反叛，下詔蘇定方返回任安撫大使。率兵達葉葉水，而賊在馬頭川築營據守。蘇定方挑選一萬精兵、三千騎兵襲擊，一晝夜急馳三百里，到達賊營。都曼驚慌，作戰没有準備，於是大敗，逃到馬保城。官軍進攻，都曼計窮，便把自己捆起來投降。在乾陽殿獻俘，有

陛下意，許以不死，願丐其命。”帝曰：“朕爲卿全信。”乃宥之。葱嶺以西遂定。加食邢州鉅鹿三百户，遷左武衛大將軍。

關官員請依法論處。蘇定方叩頭請求說：“臣先前已曉諭陛下意思，答應免他死罪，希望饒他性命。”皇帝說：“朕爲卿保全信義。”便赦免了都曼。葱嶺以西從此平定。增加享受邢州鉅鹿三百封户，遷任左武衛大將軍。

出爲神丘道大總管，率師討百濟。自城山濟海至熊津口，賊瀕江屯兵，定方出左涯，乘山而陣，與之戰，賊敗，死者數千。王師乘潮而上，舳艫銜尾進，鼓而譟，定方將步騎夾引，直趨真都城。賊傾國來，酣戰，破之，殺虜萬人，乘勝入其郛，王義慈及太子隆北走。定方進圍其城，義慈子泰自立爲王，率衆固守。義慈之孫文思曰：“王與太子出，而叔豈得擅爲王？若王師還，我父子安得全？”遂率左右縋城下，人多從之，泰不能止。定方使士登城，建唐旗幟。於是泰開門請命，其將禰植與義慈降，隆及諸城送款，百濟平，俘義慈、隆、泰等獻東都。

出任神丘道大總管，率軍討伐百濟。從城山渡海到熊津口，賊沿江屯兵，蘇定方從左岸出兵，沿山列陣，與賊交戰，賊軍戰敗，死者數千。官軍乘潮漲時而上，戰船首尾相連而進，擂鼓吶喊，蘇定方率領步騎夾江并進，直逼真都城。賊人出動全部兵力來迎擊，激戰，打敗賊兵，殺死俘虜一萬人，乘勝攻入外城，國王扶餘義慈和太子扶餘隆向北逃走。蘇定方進軍包圍了都城，扶餘義慈的兒子扶餘泰自立爲王，率衆堅守。扶餘義慈的孫子扶餘文思說：“國王和太子出走，而叔父豈能擅自爲王？如果唐軍回去，我父子怎能保全性命？”於是率左右的人拉着繩子溜下城，很多人追隨他，扶餘泰不能阻止。蘇定方命令士兵登上城墻，樹起唐朝旗幟。於是扶餘泰開門請求投降，他的將領禰植和扶餘義慈歸降，扶餘隆和衆城前來奉表歸誠，百濟平定，俘虜扶餘義慈、扶餘隆、扶餘泰等獻到東都。

定方所滅三國，皆生執其王，賞賚珍寶不勝計，加慶節尚輦奉御。未幾，定方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俄徙平壤道。破高麗之衆於浿江，奪馬邑山爲營，遂圍平壤。會大雪，解圍還。拜涼州安集大使，以定吐蕃、吐谷渾。乾封二年卒，年七十六。帝悼之，責謂侍臣曰：“定方於國有功，當褒贈，若等不言，何邪？”乃贈左驍衛大將軍、幽州都督，謚曰莊。

蘇定方所滅的三個國家，都生擒那裏的國王，賞賜珍寶不可勝計，加授蘇慶節爲尚輦奉御。不久，蘇定方任遼東道行軍大總管，接着調任平壤道。在浿江打敗高麗的軍隊，奪取馬邑山作爲營地，進而包圍平壤。正逢大雪，解圍返回。拜授涼州安集大使，來平定吐蕃、吐谷渾。乾封二年去世，終年七十六歲。皇帝悼念他，責備侍臣說：“蘇定方對國有功，應當褒獎封贈，你們不說，是爲什麽？”於是追贈左驍衛大將軍、幽州都督，謚號叫莊。

## 薛仁貴 薛訥

薛仁貴，絳州龍門人。少貧賤，以田爲業。將改葬其先，妻柳曰：“夫有高世之材，要須遇時乃發。今天子自征遼東，求猛將，此難得之時，君盍圖功名以自顯？富貴還鄉，葬未晚。”仁貴乃往見將軍張士貴應

薛仁貴，是絳州龍門人。年輕時貧困，以種田爲業。準備改葬他的祖先，妻子柳氏說：“人有高世之才，須要遇到時機纔能展露。如今天子親征遼東，徵求猛將，這正是難得之時，君爲何不謀求功名而使自己顯達？富貴還鄉，改葬不晚。”薛仁貴於是前往拜見將軍張士貴響應招

募。至安地，會郎將劉君卬爲賊所圍，仁貴馳救之，斬賊將，係首馬鞍，賊皆慴伏，由是知名。王師攻安市城，高麗莫離支遣將高延壽等率兵二十萬拒戰，倚山結屯，太宗命諸將分擊之。仁貴恃驍悍，欲立奇功，乃著白衣自標顯，持戟，腰鞬兩弓，呼而馳，所向披靡；軍乘之，賊遂奔潰。帝望見，遣使馳問："先鋒白衣者誰?"曰："薛仁貴。"帝召見，嗟異，賜金帛、口馬甚衆，授游擊將軍、雲泉府果毅，令北門長上。師還，帝謂曰："朕舊將皆老，欲擢驍勇付閫外事，莫如卿者。朕不喜得遼東，喜得虓將。"遷右領軍中郎將。

高宗幸萬年宫，山水暴至，夜突玄武門，宿衛皆散走，仁貴曰："當天子緩急，安可懼死?"遂登門大呼，以警宫内，帝遽出乘高。俄而水入帝寢，帝曰："賴卿以免，始知有忠臣也。"賜以御馬。

蘇定方討賀魯，仁貴上疏曰："臣聞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爲賊，敵乃可服。今泥熟不事賀魯，爲其所破，虜係妻子。王師有於賀魯部落轉得其家口者，宜悉取以還，厚加賚遣，使百姓知賀魯爲暴而陛下至德也。"帝納之，遂還其家屬，泥熟請隨軍效死。

顯慶三年，詔副程名振經略遼東，破高麗於貴端城，斬首三千級。明年，與梁建方、契苾何力遇高麗大將温沙多門，戰横山，仁貴獨馳入，所射皆應弦仆。又戰石城，有善射者，殺官軍十餘人，仁貴怒，單騎突擊，賊弓矢俱廢，遂生禽之。俄與辛文陵破契丹於黑山，執其王阿卜固獻東都。拜左武衛將軍，封河東縣男。

募。到達安地，正逢郎將劉君卬被賊軍包圍，薛仁貴馳馬營救他，斬殺賊將，將首級懸挂在馬鞍上，賊人都畏懼屈服，因此知名。官軍進攻安市城，高麗莫離支派大將高延壽等人率兵二十萬迎戰，倚山建營，太宗命衆將分道進攻。薛仁貴自恃驍勇剽悍，想立奇功，於是身穿白衣使自己顯眼，拿着戟，腰挂兩張弓，大呼而馳，所向披靡；軍隊乘機進攻，賊衆因而奔逃潰退。皇帝望見了，派人馳馬詢問："先鋒殺敵穿白衣的是誰?"有人回答説："是薛仁貴。"皇帝召見，贊嘆他的勇猛，賞賜很多金帛、馬匹，授任游擊將軍、雲泉府果毅，令他在北門宿衛。軍隊返回，皇帝對他説："朕的舊將都老了，打算提拔驍勇之將交付軍事，没有像卿的。朕得到遼東并不覺得高興，高興的是得到勇將。"升任右領軍中郎將。

高宗到萬年宫，山洪暴漲，夜間冲到玄武門，守衛者都奔散逃走，薛仁貴説："天子遇上危急，怎麽可以怕死?"於是登上宫門大聲呼叫，向宫内報警，皇帝立即出宫避到高處。不一會兒大水就進入了皇帝寢殿，皇帝説："靠卿纔幸免，方知道有忠臣。"賜給他御馬。

蘇定方討伐賀魯，薛仁貴上疏説："臣聽説兵出無名，不能取得成功；表明對方是賊，敵人纔可制服。如今泥熟不奉事賀魯，被賀魯打敗，俘虜了他的妻子兒女。王師中有從賀魯部落轉而得到的泥熟家屬，應全部挑出送還，厚加饋贈，使百姓知道賀魯的殘暴和陛下的大德。"皇帝采納他的建議，於是送還泥熟的家屬，泥熟請求隨軍奉效死力。

顯慶三年，下詔令薛仁貴做程名振的副將籌劃謀取遼東，在貴端城打敗高麗，斬首三千級。第二年，和梁建方、契苾何力遇上高麗大將温沙多門，在横山交戰，薛仁貴單騎衝入敵陣，箭無虚發。又在石城交戰，高麗有個擅長射箭的士兵，射殺官軍十多人，薛仁貴大怒，單騎猛衝過去，賊兵嚇得弓箭全掉了，於是生擒了他。不久和辛文陵在黑山打敗契丹，活捉契丹王阿卜固獻到東都。拜授左武衛將軍，封河東縣男。

詔副鄭仁泰爲鐵勒道行軍總管。將行，宴内殿，帝曰："古善射有穿七札者，卿試以五甲射焉。"仁貴一發洞貫，帝大驚，更取堅甲賜之。時九姓衆十餘萬，令驍騎數十來挑戰，仁貴發三矢，輒殺三人，於是虜氣懾，皆降。仁貴慮爲後患，悉坑之。轉討磧北餘衆，擒僞葉護兄弟三人以歸。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九姓遂衰。鐵勒有思結、多覽葛等部，先保天山，及仁泰至，懼而降，仁泰不納，虜其家以賞軍，賊相率遁去。有候騎言："虜輜重畜牧被野，可往取。"仁泰選騎萬四千卷甲馳，絶大漠，至仙蕚河，不見虜，糧盡還。人飢相食，比入塞，餘兵纔二十之一。仁貴亦取所部爲妾，多納賕遺，爲有司劾奏，以功見原。

下詔讓薛仁貴做鄭仁泰副將爲鐵勒道行軍總管。臨行前，在内殿設宴，皇帝說："古代擅長射箭的人能射穿七層鎧甲，卿試着射五層。"薛仁貴一箭而洞穿，皇帝大驚，又取出堅固的鎧甲賜給他。當時鐵勒九姓擁有部衆十多萬，命令幾十名驍勇騎兵前來挑戰，薛仁貴射三箭，就射死三人，於是衆虜膽怯，全都投降。薛仁貴擔心成爲後患，將他們全部活埋。轉而討伐漠北餘衆，俘虜了僞葉護兄弟三人歸來。軍中歌唱道："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九姓從此衰落。鐵勒有思結、多覽葛等部落，先保守天山，等鄭仁泰大軍來到，害怕而投降，鄭仁泰没有接納，掠奪他們的家屬賞給軍士，賊衆相繼逃去。偵察騎兵說："虜人輜重畜牧遍布原野，可前往奪取。"鄭仁泰挑選騎兵四千捲起鎧甲馳往，越過大漠，到達仙蕚河，不見虜人，糧盡回軍。士兵飢餓互相殘食，等入了塞，剩下的士兵纔是原來的二十分之一。薛仁貴也取所部爲侍妾，收納很多賄賂和饋贈，被有關官員上奏彈劾，因功被寬免。

乾封初，高麗泉男生内附，遣將軍龐同善、高侃往慰納，弟男建率國人拒弗納，乃詔仁貴率師援送同善。至新城，夜爲虜襲，仁貴擊之，斬數百級。同善進次金山，衄虜不敢前，高麗乘勝進，仁貴擊虜斷爲二，衆即潰，斬馘五千，拔南蘇、木底、蒼巖三城，遂會男生軍。手詔勞勉。仁貴負鋭，提卒二千進攻扶餘城，諸將以兵寡勸止。仁貴曰："在善用，不在衆。"身帥士，遇賊輒破，殺萬餘人，拔其城，因旁海略地，與李勣軍合。扶餘既降，它四十城相率送款，威震遼海。有詔仁貴率兵二萬與劉仁軌鎮平壤，拜本衛大將軍，封平陽郡公，檢校安東都護，移治新城。撫孤存老，檢制盜賊，隨才任職，褒崇節義，高麗士衆皆欣然忘亡。

乾封初年，高麗泉男生歸附朝廷，派將軍龐同善、高侃前往撫慰收納，弟弟泉男建率國人拒絶不許他們入境，於是下詔薛仁貴率軍援助護送龐同善。到達新城，夜間受到虜衆襲擊，薛仁貴迎擊，斬首數百級。龐同善進駐金山，畏懼虜人而不敢前進，高麗乘勝進軍，薛仁貴攻擊虜衆將其攔腰截爲兩段，賊衆立即潰散，斬首五千，攻克南蘇、木底、蒼巖三城，於是和泉男生的軍隊會合。皇帝親手寫詔書慰勞勉勵。薛仁貴乘着鋭勢，率兵二千進攻扶餘城，衆將因爲兵少而勸阻。薛仁貴說："兵在善用，不在於多。"親自率領士兵，遇賊總是取勝，殺死一萬多人，攻克扶餘城，於是沿着海岸攻占土地，和李勣的軍隊會師。扶餘城投降後，其他四十座城池相繼表示歸附，威震遼海。有詔令薛仁貴率兵二萬和劉仁軌鎮守平壤，拜授本衛大將軍，封平陽郡公，檢校安東都護，將治所移到新城。撫育孤兒存養老人，搜索剷除盜賊，依才授官，表彰節義，高麗的士人和百姓都高興得忘記了亡國。

咸亨元年，吐蕃入寇，命爲邏娑道行軍大總管，率將軍阿史那道真、郭待封擊之，以援吐谷渾。待封嘗爲鄯城鎮守，與仁貴等夷，及是，耻居其下，頗違節度。初，軍次大非川，將趨烏海，仁貴曰："烏海地險而瘴，吾入死地，可謂危道，然速則有功，遲則敗。今大非嶺寬平，可置二柵，悉内輜重，留萬人守之，吾倍道掩賊不整，滅之矣。"乃約齎，至河口，遇賊，破之，多所殺掠，獲牛羊萬計。進至烏海城，以待後援。待封初不從，領輜重踵進，吐蕃率衆二十萬邀擊取之，糧仗盡没，待封保險。仁貴退軍大非川，吐蕃益兵四十萬來戰，王師大敗。仁貴與吐蕃將論欽陵約和，乃得還，吐谷渾遂没。仁貴嘆曰："今歲在庚午，星在降婁，不應有事西方，鄧艾所以死於蜀，吾固知必敗。"有詔原死，除名爲庶人。

未幾，高麗餘衆叛，起爲鷄林道總管。復坐事貶象州，會赦還。帝思其功，乃召見曰："疇歲萬年宫，微卿，我且爲魚。前日殄九姓，破高麗，爾功居多。人有言向在烏海城下縱虜不擊，以至失利，此朕所恨而疑也。今遼西不寧，瓜、沙路絶，卿安得高枕不爲朕指麾邪?"於是拜瓜州長史、右領軍衛將軍、檢校代州都督，率兵擊突厥元珍於雲州。突厥問曰："唐將爲誰?"曰："薛仁貴。"突厥曰："吾聞薛將軍流象州死矣，安得復生?"仁貴脱兜鍪見之，突厥相視失色，下馬羅拜，稍稍遁去。仁貴因進擊，大破之，斬首萬級，獲生口三萬，牛馬稱是。永淳二年卒，年七十。贈左驍衛大將軍、幽州都督，官給輿，護喪還鄉里。

咸亨元年，吐蕃入侵，命薛仁貴任邏娑道行軍大總管，率將軍阿史那道真、郭待封迎擊，來救吐谷渾。郭待封曾任鄯城鎮守，和薛仁貴官職相等，到此時，耻居其下，時常違背指揮。起初，軍隊到達大非川，準備進軍烏海，薛仁貴説："烏海地形險惡有瘴毒之氣，我們進入死地，可説是危亡之道，然而行動迅速就能成功，遲緩則會失敗。如今大非嶺寬闊平坦，可以設置兩個營柵，把輜重都留在營柵内，留一萬人守衛，我們乘賊没有防備時兼程進軍奇襲，就可消滅他們。"於是輕裝前進，到達河口，遇上賊軍，擊敗他們，殺死俘獲很多，繳獲牛羊數以萬計。進到烏海城，等待後援。郭待封這時不聽從指揮，率輜重從後跟進，吐蕃率衆二十萬來截擊搶奪，糧食兵器全部損失，郭待封據守險要。薛仁貴退軍到大非川，吐蕃增兵到四十萬來戰，王師大敗。薛仁貴和吐蕃將領論欽陵講和，纔得以返回，吐谷渾於是陷於吐蕃。薛仁貴嘆息説："今年是庚午年，歲星在降婁的區域，不應在西方進行戰事，鄧艾因此而死在蜀地，我本就知道一定會失敗的。"有詔免去死罪，除去官籍成爲百姓。

不久，高麗餘衆反叛，起用薛仁貴任鷄林道總管。又因事獲罪貶象州，遇大赦返回。皇帝思念他的功勞，於是召見他説："往日在萬年宫，如果没有卿，我就變成魚了。從前消滅九姓，打敗高麗，你的功勞居多。有人説從前在烏海城下放縱虜人而不進擊，以至失利，這是朕所痛恨而疑心的事情。如今遼西不寧静，瓜、沙道路斷絶，卿怎能安卧不爲朕指揮呢?"於是拜授他爲瓜州長史、右領軍衛將軍、檢校代州都督，率兵在雲州攻打突厥元珍。突厥問道："唐將是誰?"士兵答道："是薛仁貴。"突厥説："我聽説薛將軍流放象州死了，怎麼能重生?"薛仁貴摘下頭盔讓他們看，突厥相顧失色，下馬環繞着他下拜，漸漸逃去。薛仁貴乘勢進擊，大敗突厥，斬首一萬級，俘獲人口三萬，牛羊也有這麼多。永淳二年去世，終年七十歲。追贈左驍衛大將軍、幽州都督，官府提供車輛，護送喪柩返回鄉里。

子訥，字慎言，起家城門郎，遷藍田令。富人倪氏訟息錢於肅政臺，中丞來俊臣受賕，發義倉粟數千斛償之。訥曰："義倉本備水旱，安可絶衆人之仰私一家？"報上不與。會俊臣得罪，亦止。

兒子名訥，字慎言，起家任城門郎，遷任藍田令。富人倪氏到肅政臺訴訟利錢，中丞來俊臣接受賄賂，將義倉粟米數千斛發給他。薛訥説："義倉糧食本是防備水旱，怎可斷絶衆人的希望而私下救濟一家？"書奏上後没有答覆。時逢來俊臣獲罪，此事也就停止了。

後突厥擾河北，武后以訥世將，詔攝左威衛將軍、安東道經略使。對同明殿，具言："醜虜馮暴，以廬陵王藉言，今雖還東宫，議不堅信。若太子無動，賊不討而解。"后納其言。俄遷幽州都督、安東都護。改并州長史，檢校左衛大將軍。訥久處邊，有戰功。開元初，玄宗講武新豐，詔訥爲左軍節度。時諸部頗失序，唯訥與解琬軍不動。帝令輕騎召之，至軍門，不得入。禮成，尤見慰勞。

後來突厥侵擾河北，武后認爲薛訥是世將，下詔他代理左威衛將軍、安東道經略使。在同明殿應對，陳説道："醜虜横行，是以廬陵王爲藉口，廬陵王現在雖然回到東宫，人們的言論并不確信。如果不廢太子，賊人不用討伐就可瓦解。"武后采納他的建議。不久升任幽州都督、安東都護。改任并州長史，檢校左衛大將軍。薛訥久居邊地，立下戰功。開元初年，玄宗在新豐演練軍隊，詔令薛訥任左軍節度。當時各部很亂，祇有薛訥和解琬的軍隊秩序井然。皇帝令輕騎將他召來，派去的人到達軍門，没能進入。演武完畢，受到特别慰勞。

明年，契丹、奚、突厥連和，數入邊，訥建議請討，詔監門將軍杜賓客、定州刺史崔宣道與訥帥衆二萬出檀州。賓客議"方暑，士負戈贏糧深討，慮恐無功"，姚元崇亦持不可，訥獨曰："夏草薦茂，羔犢方息，不費饋餉，因盜資，振國威靈，不可失也。"天子方欲夸威四夷，喜奇功，乃聽訥言，而授紫微黄門三品以重之。師至灤河，與賊遇，諸將不如約，爲虜覆，盡亡其軍。訥脱身走，而罪宣道及大將李思敬等八人，有詔斬以徇，獨賓客免，盡奪訥官爵。

第二年，契丹、奚、突厥聯合，多次入侵邊地，薛訥建議請求征討，詔令監門將軍杜賓客、定州刺史崔宣道和薛訥統率兵衆二萬從檀州出發，杜賓客議論説"正值暑熱，軍士背負兵器口糧討伐遠方，我擔心恐怕不會成功"，姚元崇也主張不可，祇有薛訥説："夏季茅草豐茂，正是羊羔牛犢生長的時節，不需要轉運，藉助盜賊的物資，就可振揚國家威靈，機不可失啊。"天子正想向四夷誇耀國威，喜好奇功，於是聽從薛訥的意見，并授任紫微黄門三品以示對他的倚重。軍隊到達灤河，和賊相遇，衆將不按計策行事，被虜兵打敗，全軍覆滅。薛訥脱身逃走，却對崔宣道和大將李思敬等八人治罪，有詔斬首示衆，祇有杜賓客獲免，削奪薛訥的全部官爵。

俄而吐蕃大酋坌達延、乞力徐等衆十萬寇臨洮，入蘭州，剽牧馬，詔訥白衣攝羽林將軍，爲隴右防禦使，與王晙擊之。追及賊，戰武階驛，犄角劫之，破其衆；尾北至洮水，又戰長城堡，殺鹵數萬，禽其酋六指鄉彌洪，悉收所掠及仗械不貲。時帝欲自

不久吐蕃大首領坌達延、乞力徐等人率衆十萬進犯臨洮，進入蘭州，掠奪牧馬，詔令薛訥以平民身份代理羽林將軍，任隴右防禦使，和王晙進攻吐蕃。追上賊衆，在武階驛交戰，兩面夾擊攻打，打敗賊衆；尾追敗敵到了洮水，又戰於長城堡，殺死俘虜數萬，擒獲吐蕃首領六指鄉彌洪，將所掠的兵仗器物全部收回不可計算。當時

將北伐，及訥大克，乃止行。命紫微舍人倪若水即軍陟功狀，拜訥左羽林大將軍，復封平陽郡公，以子暢爲朝散大夫。又授涼州鎮軍大總管，赤水、建康、河源邊州皆隸節度。俄爲朔方行軍大總管。久之，以老致仕。卒，年七十二，贈太常卿，謚曰昭定。訥性沈勇寡言，其用兵，臨大敵益壯。

弟楚玉，開元中爲范陽節度使，以不職廢。生子嵩。

**薛嵩**

嵩生燕、薊間，氣豪邁，不肯事産利，以膂力騎射自將。豫安禄山亂，晚爲史朝義守相州。僕固懷恩破朝義，長驅河朔，嵩震懼，迎拜軍門，懷恩釋之，奏爲檢校刑部尚書、相衛洺邢等州節度使。方大亂後，人亦厭禍，嵩謹奉職，頗有治名。大曆初，封高平郡王，實封二百户，號其軍爲昭義。遷檢校尚書右僕射，更封平陽。七年卒，贈太保。

詔其弟㟧知留後事，累加檢校太子少師。十年，爲其將裴志清所逐，以兵歸田承嗣。㟧奔洺州。請入朝，降服待罪銀臺門，赦之。乃分其地，以嵩族子擇爲相州刺史，雄衛州刺史，堅洺州刺史。承嗣誘雄亂，不從，遣客刺殺之。

初，嵩好蹴踘，隱士劉鋼勸止曰："爲樂甚衆，何必乘危邀晷刻歡？"嵩悦，圖其形坐右。

嵩子平。

**薛平　薛從**

平，字坦塗，年十二，爲磁州刺史。父喪，軍吏以故事脅知留務，僞許之，已而讓㟧，夕以喪歸。累授右衛將軍，宿衛三十年。宰相杜黄裳擢

皇帝打算親自北伐，等薛訥大勝，纔停止出行。命紫微舍人倪若水到軍中根據各人立功情況授任官職，拜授薛訥爲左羽林大將軍，又封爲平陽郡公，任命他的兒子薛暢爲朝散大夫。又授任涼州鎮軍大總管，赤水、建康、河源邊州都隸屬他管轄。不久任朔方行軍大總管。很久以後，因年老退休。去世，終年七十二歲，追贈太常卿，謚號叫昭定。薛訥性格深沉果敢不愛言談，他指揮作戰，遇上大敵膽氣更壯。

弟弟楚玉，開元年間任范陽節度使，因不稱職被免官。生兒子名嵩。

薛嵩生於燕、薊間，氣度豪邁，不肯從事産業收益，以强健有力和騎射自持。參加安禄山之亂，後來爲史朝義把守相州。僕固懷恩打敗史朝義，直逼河朔，薛嵩震驚恐懼，到軍門前迎接拜見，僕固懷恩釋放了他，上奏朝廷授任他爲刑部尚書、相衛洺邢等州節度使。正值大亂以後，百姓也憎恨戰爭，薛嵩謹奉職守，很有善治之名。大曆初年，封爲高平郡王，實封二百户，將他所轄方鎮定名爲昭義軍。升任檢校尚書右僕射，改封平陽。七年死去，追贈太保。

詔令他的弟弟薛㟧主持留後事，多次加授爲檢校太子少師。十年，被部將裴志清所驅逐，裴志清帶兵投歸了田承嗣。薛㟧逃到洺州。請求入朝，脱去官服在銀臺門外等待治罪，被赦免。於是劃分該方鎮，任薛嵩族子薛擇爲相州刺史，薛雄爲衛州刺史，薛堅爲洺州刺史。田承嗣誘騙薛雄作亂，薛雄不聽，田承嗣派刺客殺了他。

起初，薛嵩喜好打馬球，隱士劉鋼勸止説："取樂方法很多，何必冒着危險追求這片刻的歡樂？"薛嵩高興，畫了一幅他的肖像挂在座位右面。

薛嵩的兒子名平。

薛平，字坦塗，十二歲，任磁州刺史。父親死去，軍吏按舊例脅迫他主持留後，他假裝答應，然後讓給薛㟧，當晚護送靈柩回到京城。多次授任右衛將軍，宿衛三十年。宰相杜黄裳提升

爲汝州刺史，治有風績。王師討蔡，繇左龍武大將軍授鄭滑節度使，數戰有功。始，河溢瓠子，東泛滑，距城纔二里所。平按求故道出黎陽西南，因命其佐裴弘泰往請魏博節度使田弘正，弘正許之。乃籍民田所當者易以它地，疏道二十里，以釃水悍，還壖田七百頃於河南，自是滑人無患。入爲左金吾衛大將軍。未幾，復帥鄭滑。

他任汝州刺史，治理有政績。王師征討蔡州，他由左龍武大將軍授任鄭滑節度使，數戰有功。起初，黃河在瓠子決口，向東泛濫到滑州，離州城纔二里遠。薛平考察出黃河的故道經過黎陽西南，便命令僚佐裴弘泰前去請求魏博節度使田弘正，田弘正答應了。於是登記黃河故道所過地區的民田調換給另外田地，疏通河道二十里，來分水勢，在河南恢復空地七百頃，從此滑州百姓不再受害。召入朝任左金吾衛大將軍。不久，又任鄭滑節度使。

李師道平，詔分淄、青、齊、登、萊五州爲平盧軍，徙平爲節度使。王廷湊圍牛元翼，棣州危，詔平出援。平遣將李叔佐率兵二千往，刺史王稷饋餉陋狹，衆潰而歸，推突將馬士端爲帥，劫屯士萬人，薄州堞。城中兵寡，平悉公帑家貲募鋭卒二千迎戰，以奇兵掩賊輜重，賊狼顧，遂大敗，降，餘黨平。引謀亂者二千人斬堂皇下，脅從皆縱還田里，威震一方。詔遷檢校尚書右僕射，封魏國公。在鎮六年，兵鎧完礪，徭賦均一。寶曆初，入朝，民鄣路願留，數日得出。拜檢校司空、河中絳隰節度使，復得隸晉、慈二州，益兵三千。進檢校司徒，更封韓。召拜太子太保。以司徒致仕。卒，年八十，贈太傅。

李師道被平定後，下詔分淄、青、齊、登、萊五州爲平盧軍，調薛平任節度使。王廷湊圍攻牛元翼，棣州危急，詔令薛平出兵救援。薛平派部將李叔佐率兵二千前往，刺史王稷糧運不足，部衆潰散而歸，推舉突將馬士端做主帥，挾迫屯田士兵一萬人，進逼州城。城中兵少，薛平將公私財物全拿出來招募精兵二千人迎戰，用奇兵突襲叛賊的輜重，叛賊畏懼而奔逃，於是大敗，投降，餘衆平定。將謀劃暴亂的二千人押到官衙大廳下處斬，脅從者都釋放回鄉，威震一方。下詔遷任檢校尚書右僕射，封魏國公。在鎮所六年，兵甲完備鋒利，徭役和賦税平均。寶曆初年，入朝，百姓攔路請他留下，數日纔得出境。拜授檢校司空、河中絳隰節度使，晉、慈二州又歸屬他管轄，增兵三千。進升檢校司徒，改封韓國公。召入朝拜授太子太保。以司徒退休。去世，終年八十歲，追贈太傅。

子從，字順之，以蔭授左清道率府兵曹參軍，累遷汾州刺史，堤文谷、瀘河二水，引溉公私田，汾人利之。徙濮州，儲粟二萬斛以備凶災。於是山東大水，詔右司郎中趙傑爲賑恤使，傑表其才，擢將作監。終左領軍衛上將軍。贈工部尚書。

兒子名從，字順之，以祖上功勛授任左清道率府兵曹參軍，多次遷任汾州刺史，在文谷、瀘河二水修築河堤，引水灌溉官田和民田，汾州人因此獲利。改任濮州刺史，積蓄粟米二萬斛來防備凶災。當時山東發大水，下詔右司郎中趙傑任賑恤使，趙傑上表頌揚薛從的才能，升任將作監。官位終於左領軍衛上將軍。追贈工部尚書。

## 程務挺

程務挺，洺州平恩人。父名振，隋大業末，仕竇建德爲普樂令，盗不迹境。俄棄賊自歸，高祖詔授永寧

程務挺，是洺州平恩人。父親名名振，隋朝大業末年，出仕竇建德任普樂令，盜賊不入境。不久棄賊主動歸順，高祖下詔授任永寧令，

令，使率兵經略河北。即夜襲鄴縣，俘男女千餘人以歸，去數舍，閲婦人方乳者九十餘人，還之，鄴人感其仁。劉黑闥陷洺州，名振與刺史陳君賓自拔歸，母妻爲賊所得。名振率衆千餘，掠冀、貝、滄、瀛等州，邀擊糧道，悉毀賊水陸餉具。黑闥怒，殺其母妻。賊平，請手斬黑闥，以其首祭母。拜營州長史，封東平郡公，賜物二千段、黄金三百兩。轉洺州刺史。太宗征遼東，召問方略，不合旨，帝勃然詰之，名振辯對益詳，帝意解，謂左右曰："房玄齡常在朕前，見朕嗔餘人，色不能主。名振生平未識我，一旦誚讓，而辭吐不屈，奇士哉！"拜右驍衛將軍、平壤道行軍總管。攻沙卑城，破獨山陣，皆以少擊衆，號爲名將。遷營州都督，兼東夷都護。擊高麗於貴端水，焚其新城。歷晉、蒲二州刺史，鏤方道總管。卒，贈右衛大將軍，謚曰烈。

讓他率兵籌劃謀取河北。隨即夜襲鄴縣，俘獲男女一千多人回來，行了幾十里，檢查出正哺乳的婦女九十多人，將她們放回，鄴人感激他的仁慈。劉黑闥攻陷洺州，程名振和刺史陳君賓自己逃脱歸來，母親妻子被賊俘獲。程名振率衆一千多人攻打冀、貝、滄、瀛等州，截擊糧道，將賊軍水陸的運輸工具全部摧毀。劉黑闥發怒，殺死了他的母親妻子。賊人被平定後，他請求親手將劉黑闥處斬，用他的首級祭奠母親。拜授營州長史，封東平郡公，賞賜織物二千段、黄金三百兩。轉任洺州刺史。太宗征伐遼東，召見他詢問用兵之計，不合旨意，皇帝勃然變色地責問他，程名振論辯應答更加周詳，皇帝怒意消除，對左右之人説："房玄齡常在朕前，見到朕對他人發怒，常不由自主地臉色大變。程名振生平未見過我，一旦被斥責，他却辭理不屈，真是奇士啊！"拜授右驍衛將軍、平壤道行軍總管。進攻沙卑城，攻破獨山敵陣，都是以少擊衆，號稱名將。遷任營州都督，兼任東夷都護。在貴端水攻打高麗，焚燒新城。歷任晉、蒲二州刺史，鏤方道總管。去世，追贈右衛大將軍，謚號叫烈。

務挺少從父征討，以勇力聞，拜右領軍衛中郎將。破突厥六萬騎於雲州。會僞可汗阿史那伏念叛，總管李文暕等三將以次奔敗。詔裴行儉討之，以務挺副，檢校豐州都督。時伏念屯金牙山，務挺與副總管唐玄表引兵赴之，伏念懼，乃間道降於行儉，故裴炎以爲非行儉功，遷務挺右武衛將軍，封平原郡公。

程務挺年少時隨父親征討，以勇力聞名，拜授右領軍衛中郎將。在雲州打敗突厥六萬騎兵。恰逢僞可汗阿史那伏念叛亂，總管李文暕等三位將領相繼敗退。下詔裴行儉討伐，任程務挺爲副將，檢校豐州都督。當時伏念屯駐在金牙山，程務挺和副總管唐玄表率兵趕赴，伏念害怕了，便從小路投降裴行儉，所以裴炎認爲不是裴行儉的功勞，升任程務挺爲右武衛將軍，封平原郡公。

綏州部落稽白鐵余據城平叛，建僞號，署置百官，進攻綏德、大斌，殺官吏，火區舍。詔務挺與夏州都督王方翼討之，務挺生禽白鐵余。進左驍衛大將軍，檢校左羽林軍。嗣聖初，與右領軍大將軍張虔勗等豫廢中宗、立豫王爲皇帝，累被褒賚。以左武衛大將軍爲單于道安撫大使，禦突厥。務挺善綏禦，士服其威愛，突

綏州部落稽白鐵余占據城平反叛，建立僞號，設置百官，進攻綏德、大斌，殺死官吏，火燒房屋。下詔程務挺和夏州都督王方翼征討，程務挺活捉白鐵余。進升左驍衛大將軍，檢校左羽林軍。嗣聖初年，和右領軍大將軍張虔勗等人參預廢中宗、立豫王爲皇帝之事，屢受表揚賞賜。以左武衛大將軍爲單于道安撫大使，抵禦突厥。程務挺善於安撫控制部衆，士兵都佩服他的威嚴仁愛，突厥畏懼，不敢侵犯邊境。

厥憚之，不敢盗邊。

裴炎下獄，務挺密表申治，又素與唐之奇、杜求仁善，或言務挺與炎及徐敬業潛相援結，后遣左鷹揚將軍裴紹業即軍中斬之，籍其家。突厥聞務挺死，率相慶，爲立祠，每出師，輒禱焉。

裴炎被關入獄中後，程務挺寫表章密封上奏爲他申訴，加上平素和唐之奇、杜求仁關係親密，有人説程務挺和裴炎及徐敬業暗中互相勾結，武后派左鷹揚將軍裴紹業到軍中處斬了他，將他全家没入官府。突厥聽説程務挺死了，相互慶賀，爲他建立祠堂，每次出師，總要祈禱。

**王孝傑**

王孝傑，京兆新豐人。少以軍功進。儀鳳中，劉審禮討吐蕃，孝傑以副總管戰大非川，爲虜執，贊普見之，曰“貌類吾父”，故不死，歸之。武后時，爲右鷹揚衛將軍。孝傑居虜中久，悉其虚實。長壽元年，爲武威道總管，與阿史那忠節討吐蕃，克龜兹、于闐、疏勒、碎葉等城。武后曰：“貞觀中，西境在四鎮，其後不善守，棄之吐蕃。今故土盡復，孝傑功也。”乃遷左衛大將軍。進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清源縣男。證聖初，復爲朔方道總管，與吐蕃戰不利，免。

王孝傑，是京兆新豐人。年輕時以軍功進身。儀鳳年間，劉審禮討伐吐蕃，王孝傑任副總管戰於大非川，被虜軍俘獲，贊普見到他，説“長相和我父親相似”，因而得以不死，被放了回來。武后時，任右鷹揚衛將軍。王孝傑在虜中時間很久，熟悉吐蕃虚實。長壽元年，任武威道總管，和阿史那忠節討伐吐蕃，攻克龜兹、于闐、疏勒、碎葉等城。武后説：“貞觀年間，西部邊境在四鎮，後來不善於防守，丢棄給了吐蕃。如今故土全部收復，是王孝傑的功勞。”因而遷任左衛大將軍。進升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封清源縣男。證聖初年，又擔任朔方道總管，和吐蕃作戰失利，被免官。

會契丹李盡忠等叛，有詔起白衣爲清邊道總管，將兵十八萬討之。軍至東硤石谷，與賊接。道隘虜衆，孝傑率鋭兵先驅，出谷整陣，與賊戰，而後軍總管蘇宏暉以其軍退，援不至，爲虜所乘，軍潰，孝傑墮谷死，士相蹂且盡。初，進軍平州，白鼠晝入營頓伏。皆謂“鼠坎精，胡象也，白質歸命，天亡之兆”。及戰，乃孝傑覆焉。時張説以管記還白狀，后問之，説具陳：“孝傑乃心國家，敢深入，以少當衆，雖敗，功可録也。”乃贈夏官尚書、耿國公，以其子无擇爲朝散大夫。遣使者斬宏暉，使未至而宏暉已立功，遂贖罪。

恰逢契丹李盡忠等人反叛，有詔令他以平民身份起任清邊道總管，率兵十八萬討伐。軍隊到達東硤石谷，和賊相遇。路道狹窄敵人衆多，王孝傑率精兵爲前鋒，衝出山谷整頓戰陣，和賊交戰，然而後軍總管蘇宏暉帶本軍後退，援兵没有趕來，被賊所乘，軍隊潰敗，王孝傑摔入谷中而死，士兵自相踐踏幾乎全部死亡。在此之前，進軍平州，白色的老鼠在白天進入營中休息，人們都説“白色的老鼠是鼠精，胡人象徵，白色表示歸誠，這是上天使其滅亡的徵兆”。到交戰時，却是王孝傑軍敗而死。當時張説任管記返回報告戰況。武后詢問情況，張説陳述道：“王孝傑一心爲國，敢於深入，以少敵衆，雖然兵敗，功勞可録。”於是追贈夏官尚書、耿國公。任他的兒子王无擇爲朝散大夫。派使者處斬蘇宏暉，使者未到而蘇宏暉已經立功，於是以功贖罪。

## 唐休璟

唐璿，字休璟，以字行，京兆始平人。曾祖規，爲後周驃騎大將軍。

休璟少孤，授《易》於馬嘉運，傳《禮》於賈公彦，舉明經高第。爲吴王府典籤，改營州户曹參軍。會突厥誘奚、契丹叛，都督周道務以兵授休璟，破之於獨護山，斬馘多，遷朔州長史。

永淳中，突厥圍豐州，都督崔智辯戰死，朝廷議棄豐保靈、夏。休璟以爲不可，上疏曰："豐州控河遏寇，號爲襟帶，自秦、漢以來，常郡縣之。土田良美，宜耕牧。隋季喪亂，不能堅守，乃遷就寧、慶，戎羯得以乘利而交侵，始以靈、夏爲邊。唐初，募人以實之，西北一隅得以完固。今而廢之，則河傍地復爲賊有，而靈、夏亦不足自安，非國家利也。"高宗從其言。垂拱中，遷安西副都護。會吐蕃破焉耆，安息道大總管韋待價等敗，休璟收其潰亡，以定西土，授靈州都督。乃陳方略，請復四鎮。武后遣王孝傑拔龜茲等城，自休璟倡之。

聖曆中，授涼州都督、右肅政御史大夫、持節隴右諸軍副大使。吐蕃大將麴莽布支率騎數萬寇涼州，入洪源谷，休璟以兵數千臨高望之，見賊旗鎧鮮明，謂麾下曰："吐蕃自欽陵死，贊婆降，莽布支新將兵，欲以示武，且其下皆貴臣酋豪子弟，騎雖精，不習戰，吾爲諸君取之。"乃被甲先登，六戰皆克，斬二將，獲首二千五百，築京觀而還。吐蕃來請和，既宴，使者屢覘休璟，后問焉，對曰："洪源之戰，是將軍多殺臣士卒，其勇無比，今願識之。"后嗟異，擢

唐璿，字休璟，以字行於世上，是京兆始平人。曾祖父名規，任後周驃騎大將軍。

唐休璟少年時死了父親，隨馬嘉運學《易》，隨賈公彦學《禮》，參加明經科考試考中高等。任吴王府典籤，改任營州户曹參軍。時逢突厥引誘奚、契丹反叛，都督周道務把軍隊交給唐休璟，在獨護山打敗突厥，查點所獲首級很多，遷任朔州長史。

永淳年間，突厥包圍豐州，都督崔智辯戰死，朝廷商議放棄豐州而保守靈州、夏州。唐休璟認爲不可，上疏説："豐州控遏河水阻擋敵寇，號稱屏障，自從秦、漢以來，常在此地設置郡縣。土地肥美，適宜耕種放牧。隋末死喪離亂，不能堅守，於是遷到寧、慶，戎羯得以乘勢交相入侵，纔以靈、夏作爲邊界。唐朝初年，招募百姓充實這裏，西北一帶得以完好鞏固。如今廢棄這裏，那麼沿河之地又會被賊人據有，靈、夏也不得平安，這樣做不符合國家的利益。"高宗聽從他的意見。垂拱年間，遷任安西副都護。適逢吐蕃攻破焉耆，安息道大總管韋待價等人戰敗，唐休璟招收他手下潰散的士兵，來平定西土，授任靈州都督。於是陳述制敵方略，請求恢復四鎮。武后派王孝傑攻克龜茲等城，是唐休璟建議的結果。

聖曆時，授任涼州都督、右肅政御史大夫、持節隴右諸軍副大使。吐蕃大將麴莽布支率騎兵數萬侵犯涼州，進入洪源谷，唐休璟率兵數千登上高地眺望，見賊軍旗幟盔甲鮮明，他對部下説："吐蕃自從論欽陵死去，贊婆投降，莽布支新近率兵，想顯示武力，况且部下都是貴臣豪酋子弟，騎術雖精，但不熟悉作戰，我爲諸君攻取他們。"於是披上鎧甲先攻入敵陣，六戰六勝，斬殺二將，斬獲首級二千五百，築成京觀而回。吐蕃來請和，設宴，使者多次窺看唐休璟，武后詢問原因，他們回答説："洪源之戰，這位將軍殺死臣方很多士卒，驍勇無比，現在很想認識他。"武后感嘆驚異，提升他爲右武威、金吾二

爲右武威、金吾二衛大將軍。

西突厥烏質勒失諸蕃和，舉兵相攻，安西道閉。武后詔休璟與宰相計議，不少選，畫所當施行者。既而邊州建請屯置，盡如休璟策。后曰："恨用卿晚。"進拜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后誚楊再思、李嶠、姚元崇等曰："休璟練知邊事，卿輩十不當一。"改太子右庶子，仍知政事。

會契丹入塞，復以夏官尚書檢校幽營等州都督、安東都護。時中宗爲皇太子，休璟將行，進啓曰："易之兄弟恩寵過幸，數入禁闥，非人臣所宜，願加防察。"帝復位，召授輔國大將軍、同中書門下三品、酒泉郡公。謂曰："初欲召公計事，以有北狄憂，前日直言，今未忘也。"加特進、尚書右僕射，賜邑户三百，封宋國公。

是歲大水，上疏自劾免，不許。累遷檢校吏部尚書。景龍二年致仕。未幾，復起爲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景雲初，以特進爲朔方行軍大總管，備突厥；停舊封，别賜百户。明年，復請老，給一品全禄。延和元年卒，年八十六，贈荆州大都督，謚曰忠。

休璟以儒者號知兵，自碣石逾四鎮，其間綿地幾萬里，山川夷岨，障塞之要，皆能言之，故行師料敵未嘗敗。初得封，以賦絹數千散賙其族，又出財數十萬大爲塋墓，盡葬其五服親，當時稱重。惟張仁愿議築受降城，而休璟獨謂不可，卒就之，而漠南無虜患。始老，已逾八十，猶托倚權近求復用。於是賀婁尚宫方用事，附者輒榮赫，休璟乃爲子娶其義女，故復起宰相，頗爲時譏訾。其當國，亦無它毗益云。

衛大將軍。

西突厥烏質勒和諸蕃失和，率兵互相進攻，安西道路斷絶。武后下詔唐休璟和宰相商議，倉促之間，就籌劃決定所應當施行的措施。不久邊州建議請求派兵駐守，全都按照唐休璟的策劃。武后説："遺憾的是用卿晚了。"進升拜授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武后責備楊再思、李嶠、姚元崇等人説："唐休璟熟知邊疆事宜，卿輩十個不頂他一個。"改任太子右庶子，并主持政事。

時值契丹侵入邊塞，唐休璟又以夏官尚書的身份檢校幽營等州都督、安東都護。當時中宗爲皇太子，唐休璟將要出發，進啓説："張易之兄弟恩寵過分，多次出入宫中，不是人臣所應做的事情，希望加以防範警覺。"皇帝恢復帝位，召他入朝授任輔國大將軍、同中書門下三品、酒泉郡公。對他説："起初想召公商議事情，因爲有北狄的憂患，前日直言，至今没忘。"加授特進、尚書右僕射，賜封邑三百户，封宋國公。

這一年大水，上疏彈劾自己要罷免官職，没有批准。幾次遷任爲檢校吏部尚書。景龍二年退休。不久，又起任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景雲初年，以特進任朔方行軍大總管，防備突厥；取消舊封，另外賜給封户一百。第二年，又以年老請求退休，賜給一品官的全部俸禄。延和元年去世，終年八十六歲，追贈荆州大都督，謚號叫忠。

唐休璟身爲儒者號稱通曉用兵之事，從碣石越四鎮，其間綿延幾萬里，山川的平坦艱險，關塞的險要，他都能講得出來，所以用兵料敵未嘗失敗。最初得到封賞，散發賦絹數千匹周濟族人，又拿出數十萬的財産大建墳墓，將五服内的親屬全部改葬，受到當時的稱贊和推重。衹是張仁愿建議修築受降城，衹有唐休璟認爲不可，最終修建，漠南没有虜人之患。起初年老退休，已過八十歲，依然請托和依靠權貴近要之人請求重新被任用。當時賀婁尚宫正執掌國政，依附之人就可榮耀顯赫，唐休璟就爲兒子娶了她的義女爲妻，所以又起任宰相，很受時論的譏諷和非議。

子先慎至陳州刺史，先擇爲右金吾衛將軍。

他主執國政，也没有其他建樹。

兒子唐先慎官至陳州刺史，唐先擇官任右金吾衛將軍。

**張仁愿**

張仁愿，華州下邽人。本名仁亶，以睿宗諱音近避之。有文武材。武后時，累遷殿中侍御史。御史郭弘霸者，稱后乃彌勒佛身，又鳳閣舍人張嘉福、王慶之請以武承嗣爲皇太子，邀仁愿聯章，仁愿正色拒之。後王孝傑爲吐刺軍總管，與吐蕃戰不利，仁愿監其軍，因入言狀，孝傑坐免，擢仁愿侍御史。

張仁愿，是華州下邽人。本名叫仁亶，因與睿宗名諱發音接近而改名。有文武才能。武后時，幾次遷任爲殿中侍御史。御史郭弘霸，聲稱武后是彌勒佛化身，另外鳳閣舍人張嘉福、王慶之請求立武承嗣爲皇太子，邀請張仁愿聯名上章，張仁愿正色拒絶。後來王孝傑任吐刺軍總管，和吐蕃作戰不利，張仁愿擔任監軍，於是入朝報告情况，王孝傑因此免官，提升張仁愿任侍御史。

萬歲通天中，監察御史孫承景監清邊軍，戰還，自圖先鋒當矢石狀。武后嘆曰："御史乃能如是乎!"擢爲右肅政臺中丞，詔仁愿即叙其麾下功。仁愿先問承景破敵曲折，承景實不行，所問皆窮。仁愿劾奏承景罔上，虚列虜級。貶爲崇仁令，以仁愿代爲中丞，檢校幽州都督。

萬歲通天年間，監察御史孫承景擔任清邊軍的監軍，作戰回來，爲自己畫了一幅冒着箭石衝鋒的圖畫。武后贊嘆説："御史而能如此啊！"提升他任右肅政臺中丞，下詔張仁愿立即記録他部下的功勞。張仁愿先詢問孫承景破敵經過，孫承景實際上没有參加作戰，所問一概答不出來。張仁愿劾奏孫承景欺騙皇上，虚報俘虜和首級。貶爲崇仁令，令張仁愿接替他爲中丞，檢校幽州都督。

默啜寇趙、定，還出塞，仁愿以兵邀之，賊引去，矢著其手，武后遣使勞問，賜藥注傅。遷并州都督長史。神龍中，進左屯衛大將軍，兼檢校洛州長史。會穀貴多盗，仁愿一切捕殺，胔積府門，畿甸震慴，無敢犯。先是，賈敦頤嘗爲長史，有政績，時人爲之語曰："洛有前賈後張，敵京兆三王。"

默啜侵犯趙、定，回兵出塞，張仁愿率兵截擊，賊人逃去，手部中箭，武后派使臣慰問，賜藥敷用。遷任并州都督長史。神龍年間，進升左屯衛大將軍，兼檢校洛州長史。當時穀價昂貴盗賊很多，張仁愿一律加以捕殺，死尸堆積在府門，京城地區震驚害怕，無人敢犯法。起先，賈敦頤曾任長史，有政績，當時人因此説："洛有前賈後張，比得上京兆三王。"

三年，朔方軍總管沙吒忠義爲突厥所敗，詔仁愿攝御史大夫代之。既至，賊已去，引兵躡擊，夜掩其營，破之。始，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爲界，北厓有拂雲祠，突厥每犯邊，必先謁祠禱解，然後料兵度而南。時默啜悉兵西擊突騎施，仁愿請乘虚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絶虜南寇

三年，朔方軍總管沙吒忠義被突厥打敗，詔令張仁愿代理御史大夫接替他。到了鎮所，賊已離去，率兵跟踪追擊，乘夜襲擊敵營，打敗突厥。當初，朔方軍和突厥以河爲界，北岸有座拂雲祠，突厥每次進犯邊境，總要先到祠裏拜神祈禱請求保佑，然後整兵渡河南下。當時默啜率全部兵力西攻突騎施，張仁愿請求乘虚攻占漠南之地，在河北修築三座受降城，斷絶虜人南侵之

路。唐休璟以爲“兩漢以來皆北守河，今築城虜腹中，終爲所有”。仁愿固請，中宗從之。表留歲滿兵以助功，咸陽兵二百人逃歸，仁愿禽之，盡斬城下，軍中股栗，役者盡力，六旬而三城就。以拂雲爲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三壘相距各四百餘里，其北皆大磧也，斥地三百里而遠。又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候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逾山牧馬，朔方益無寇，歲損費億計，減鎮兵數萬。初建三城也，不置壅門、曲敵、戰格。或曰：“邊城無守備，可乎?”仁愿曰：“兵貴攻取，賤退守。寇至，當并力出拒，敢回望城者斬，何事守備，退恧其心哉!”後常元楷代爲總管，始築壅門，議者益重仁愿而輕元楷。

路。唐休璟認爲“兩漢以來都是北守河水，如今在敵虜腹地築城，最終要被敵虜占有”。張仁愿堅决請求，中宗聽從了。他上表留下上年戍守期的士兵幫助修城，二百名咸陽籍士兵逃歸，被張仁愿抓住，全部斬於城下，軍中害怕，服役者盡力，六十天就修完三座城。把拂雲祠當做中城，正南對着朔方，西城正南對着靈武，東城正南對着榆林，三城相距各有四百多里，北面都是大沙漠，開拓疆域三百里之遠。又在牛頭朝那山北設置烽火臺一千八百所。從此突厥不敢越山牧馬，朔方再没有敵人，每年減少費用達億計，裁減鎮兵數萬。起初建築三城，不設置壅門、曲敵、戰格等守備設施。有人説：“邊城没有防守設備，行嗎?”張仁愿説：“兵貴在攻取，賤於退守。敵人到來，應當全力出戰抗擊，敢回頭望城者斬，何用設置守備，養成退守的習慣呢！”後來常元楷代任總管，開始修建壅門，議論之人更推重張仁愿而輕視常元楷。

景龍二年，拜左衛大將軍、同中書門下三品，封韓國公。春還朝，秋復督軍備邊，帝爲賦詩祖道，賞賚不貲。遷鎮軍大將軍。睿宗立，乃致仕。加兵部尚書，稟禄全給。開元二年卒，贈太子少保。

景龍二年，拜授左衛大將軍、同中書門下三品，封韓國公。春時回朝，秋季又督軍守備邊地，皇帝爲他賦詩餞行，賞賜不可計算。遷任鎮軍大將軍。睿宗即位，纔退休。加授兵部尚書，俸禄全數發給。開元二年去世，追贈太子少保。

仁愿爲將，號令嚴，將吏信伏，按邊撫師，賞罰必直功罪。後人思之，爲立祠受降城，出師輒享焉。宰相文武兼者，當時稱李靖、郭元振、唐休璟、仁愿云。在朔方，奏用御史張敬忠、何鸞、長安尉寇泚、鄠尉王易從、始平主簿劉體微分總軍事，太子文學柳彦昭爲管記，義烏尉晁良貞爲隨機，皆著稱，後至大官，世名仁愿知人。

張仁愿擔任將領，號令嚴明，將吏信服，守備邊地統御軍隊，賞罰必按功罪。後人思念他，在受降城爲他建立祠堂，出師就祭祀。宰相中文武全才之人，當時稱李靖、郭元振、唐休璟、張仁愿。在朔方時，上奏任用御史張敬忠、何鸞、長安尉寇泚、鄠尉王易從、始平主簿劉體微分管軍事，太子文學柳彦昭任管記，義烏尉晁良貞任隨機，都有名氣，後來做到大官，世稱張仁愿知人。

子之輔，至趙州刺史。

兒子名之輔，官做到趙州刺史。

張敬忠自監察御史累遷吏部郎中，開元七年拜平盧節度使。

張敬忠自監察御史多次升任做了吏部郎中，開元七年拜授平盧節度使。

**王晙**

王晙，滄州景城人，後徙洛陽。

王晙，是滄州景城人，後來遷居洛陽。父

父行果，爲長安尉，知名。

晙少孤，好學。祖有方奇之，曰："是子當興吾宗。"長豪曠，不樂爲衡檢事。擢明經第，始調清苑尉，歷除殿中侍御史。會朔方元帥魏元忠討賊不利，劾奏副將韓思忠敗，律當誅。晙以"思忠偏裨，權不己制，且其人勇智可惜，不宜獨誅"，固争，得釋，晙亦出爲渭南令。

景龍末，授桂州都督。州有兵，舊常仰餉衡、永。晙始築羅郛，罷戍卒；埭江，開屯田數千頃，以息轉漕，百姓賴之。後求歸上冢，州人詣闕留。有詔："桂往罹寇暴，户口彫瘠，宜即留，以須政成。"在桂逾期年，人丐刻石頌德。初，劉幽求放封州，廣州都督周利貞欲必殺之，道出晙所，晙知其故，留不遣。利貞移書督趣，幽求懼曰："勢且難全，正恐累君，奈何?"晙曰："公之坐，非朋友所絶。晙在，終不忍公無罪就死。"俄崔湜等誅，幽求復執政，故詔幽求爲刻石辭。遷鴻臚少卿，充朔方軍副大總管、安北大都護，豐安、定遠等城并授節度。進太僕少卿、隴右群牧使。

開元二年，吐蕃以精甲十萬寇臨洮，次大來谷，其酋坌達延以兵踵而前。晙率所部二千與臨洮軍合，料奇兵七百，易胡服，夜襲，去賊五里，令曰："前遇寇，士大呼，鼓角應之。"賊驚，疑伏在旁，自相鬥死者萬計。俄而薛訥至武階，距大來二十里，賊陣兩軍間，亘一舍而近。晙往迎訥，夜使壯士銜枚鏖突，虜駭引去，追至洮水，敗之，俘獲如積。以功加銀青光禄大夫、清源縣男，兼原

親名行果，任長安尉，知名。

王晙年少時死了父親，喜好學習。祖父王有方感到奇異，説："這個小子將要興盛我們的宗族。"長大後豪放曠達，不喜歡受到約束。考中明經科，起初調任清苑尉，歷任殿中侍御史。時逢朔方元帥魏元忠討賊失利，上奏彈劾副將韓思忠戰敗，按律應當處死。王晙以"韓思忠是偏裨之將，軍權不由自己統制，況且他勇智兼備應加惜重，不應衹殺他一人"，一再争辯，得免，王晙也出任渭南令。

景龍末年，授任桂州都督。本州有軍隊，過去常依靠衡、永提供軍餉。王晙開始修築外城，撤銷戍兵；修建江堤，開墾屯田數千頃，來停止水運糧餉，百姓因此而獲益。後來請求回鄉爲祖先掃墓，州裏百姓前往京城請求留下他。朝廷下詔："桂州過去遭受敵寇侵暴，户口凋零殘破，應當留下，以成就政事。"在桂州超過一年，百姓請求立碑歌頌美德。起初，劉幽求流放封州，廣州都督周利貞一心想殺死他，道經王晙治所，王晙知道其中緣故，留下他而不遣送。周利貞傳遞文書催促，劉幽求害怕地説："看形勢難以保全，衹擔心連累君，怎麽辦?"王晙説："公所犯的罪，不是朋友所應斷交的。王晙在，終不忍心公無罪去死。"不久崔湜等人被殺，劉幽求重新執政，所以這時下詔劉幽求爲他撰寫碑文。遷任鴻臚少卿，充任朔方軍副大總管、安北大都護，豐安、定遠等城一并交他管轄。進升太僕少卿、隴右群牧使。

開元二年，吐蕃精兵十萬進犯臨洮，駐扎在大來谷，首領坌達延率兵隨後而來。王晙率所部二千與臨洮軍會合，挑選精兵七百，换上胡人服裝，乘夜偷襲，距賊五里，傳令説："前面遇上敵人，士兵大喊，鼓角響應。"賊人驚恐，懷疑旁邊有伏兵，自相拼殺而死者多達萬計。不久薛訥到達武階，距大來二十里，賊在兩軍間設陣，連綿幾十里而向前推近。王晙前往迎接薛訥，夜間派壯士口中銜枚突襲，虜人害怕引兵退走，追到洮水，將虜人打敗，俘獲如積。因功加授銀青光禄大夫、清源縣男，兼任原州都督；命他的兒

州都督；以子珽爲朝散大夫。又進并州都督長史。

明年，突厥默啜爲拔曳固所殺，其下多降，分置河曲。既而小殺繼立，降者稍稍叛去。晙上言：

突厥向以國亂，故款塞，與部落無間也。延傒北風，何嘗忘之？今徙處河曲，使内伺邊罅，久必爲患。比者不受要約，兵已屢動，擅作烽區，閉障行李。虜脱南牧，降帳必與連衡，以相應接，表裏有敵，雖韓、彭、孫、吴，無所就功。請至農隙，令朔方軍大陳兵，召酋豪，告以禍福，啖以金繒，且言南方麋鹿魚米之饒，并遷置淮右、河南寬鄉，給之程糧。雖一時之勞，然不二十年，漸服諸華，料以充兵，則皆勁卒。議者若謂降狄不可以南處，則高麗舊俘置沙漠之西，城傍編夷居青、徐之右，何獨降胡不可徙歟？臣復料議者必曰："故事，置于河曲，前日已寧，今無獨異。"且往者頡利破亡，邊鄙安定，故降户得以久安。今虜未殄滅，此降人皆戚屬，固不與往年同已。臣請以三策料之：悉其部落置内地，獲精兵之實，閉黠虜之患，此上策也；亭障之下，蕃華參處，廣屯戍，爲備擬，費甚人勞，下策也；置之朔塞，滋成禍萌，此無策也。不然，前至河冰，且必有變。

書未報，而虜已叛，乃敕晙將并州兵濟河以討。晙間行，卷甲捨幕趨山谷，夜遇雪，恐失期，誓於神曰："晙事君不以忠，不討有罪，天所殛

子王珽任朝散大夫。又進升并州都督長史。

第二年，突厥默啜被拔曳固所殺，部下大多歸降，分别安置在河曲。不久小殺繼立，投降的人漸漸叛走。王晙上言：

突厥以前因爲國家混亂，所以與我通好，與本部落并没有矛盾。向往北風，何曾忘掉？如今遷居河曲，使他們入内窺伺邊地的漏洞，時間久了必然成爲禍患。近來不受約束，已經屢次動兵，擅自設置烽火臺，斷絶來往道路。虜人如果南侵，投降的部落定會與他們聯合，相互接應，内外有敵，即使是韓信、彭越、孫武、吴起，也無法取勝。請在農閑之時，令朔方軍大規模地演習，召見首領，告諭禍福，誘以黄金和絲織品，并講述南方麋鹿魚米的豐饒，將他們遷到淮右、河南的人少地多之鄉，撥給路途所需糧食。雖然花費一時之勞，然而不出二十年，他們逐漸接受華夏的習俗，徵調來充兵，就都是精兵。議論之人如果説投降的夷狄不應居住南方，那麽高麗舊俘安置在沙漠之西，城傍編夷居住青州、徐州以西，爲何衹有投降的胡人不能遷徙呢？臣又預料議論者必定會説："按照舊例，安置在河曲，從前已經安寧，今日不應改變。"不過從前頡利敗亡，邊境安定，所以投降的人家得以長期安定。今天虜人没有被消滅，這些投降之人都是親屬，與往年根本不同。臣請求采用三個政策對待：將他們的部落全安置在内地，獲得精兵的實利，斷絶狡猾虜人的禍患，這是上策；邊塞之下，蕃人華人雜處，大規模地屯田戍守，預做防範，費用很多百姓疲勞，這是下策；安置在北方邊塞，漸漸成爲禍端，這是無策。不然，最早在河水封凍之時，就會發有變亂。

上書没有答覆，虜人已經叛變，於是詔令王晙率并州軍隊渡河討伐。王晙從小路行進，捲起鎧甲拋棄帳幕直趨山谷，夜間遇上下雪，擔心不能按期到達，向神起誓説："王晙事君不忠，不

者，當自蒙罰，士衆無罪。心誠忠，而天監之，則止雪反風，以獎成功。”俄而和霽。時叛胡分二道走，晙自東道追及之，獲級三千。以功遷左散騎常侍、朔方行軍大總管。改御史大夫。跌跌部及僕固都督勺磨等散保受降城之鄙，潛引突厥内擾，晙密言上，盡誘而誅之。拜兵部尚書，復爲朔方軍大總管。

討伐有罪之人，上天如要處死我，我會自己承受懲罰，將士們并没有罪。如果内心果真忠誠，而上天洞察，就請停止風雪，以助我成功。”不久雪停天氣轉晴。當時反叛的胡人分兩路逃走，王晙從東路追趕上他們，斬獲首級三千。因功升任左散騎常侍、朔方行軍大總管。改任御史大夫。跌跌部和僕固都督勺磨等分散防守受降城的郊外，暗中勾結突厥内侵，王晙秘密上言，全部誘來并殺死了他們。拜授兵部尚書，再次擔任朔方軍大總管。

九年，蘭池胡康待賓據長泉反，陷六州，詔郭知運與晙討平之。封清源公，官一子。玄宗以宫人賜知運等，晙獨不敢取，曰：“臣之事君，猶子事父，詎有常近闈掖而臣子敢當乎？誓死以免。”見聽。初，晙奏：“朔方兵力有餘，願罷知運，獨當戍。”未報，而知運至，故不協。晙所降附，知運輒縱擊，賊意晙賣己，乃復叛。晙坐貶梓州刺史。改太子詹事、中山郡公。進吏部尚書、太原尹。代張説爲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充朔方軍節度大使，河北、河西、隴右、河東之軍盡屬。是冬，帝親郊，追會大禮，晙以冰壯，請留將兵待邊，手敕慰勉。會有人告許州刺史王喬謀反，辭逮晙，詔源乾曜、張説雜訊，無狀，以黨與貶蘄州刺史，遷定州。復以户部尚書爲朔方軍節度使。卒，贈尚書左丞相，謚曰忠烈。

九年，蘭池胡人康待賓依據長泉反叛，攻陷六州，下詔郭知運和王晙討伐平定。封清源公，授一個兒子官職。玄宗把宫人賜給郭知運等人，衹有王晙不敢接受，説道：“臣事君，就像子事父，豈有日常接近宫掖之人而臣子敢承用的嗎？臣誓死拒絶。”他的話被皇上接納。起初，王晙上奏：“朔方兵力有餘，希望撤回郭知運，臣獨自戍守。”還未答覆，郭知運就到了，所以不和。王晙所招降歸附的，郭知運就發兵攻打，賊人認爲王晙出賣自己，於是又反叛了。王晙因此獲罪降授梓州刺史。改任太子詹事、中山郡公。進升吏部尚書、太原尹。接替張説擔任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充任朔方軍節度大使，河北、河西、隴右、河東的軍隊都歸他統轄。這一年冬天，皇帝親自到南郊舉行祭祀大典，追召他參加大禮，王晙因河水冰凍結實，請求留下率兵守邊，皇帝親手寫詔書慰勞勉勵。恰逢有人告發許州刺史王喬謀反，言詞牽連到王晙，下詔源乾曜、張説一同審訊，没有證據，以黨羽之罪貶任蘄州刺史，遷任定州。又以户部尚書擔任朔方軍節度使。去世，追贈尚書左丞相，謚號叫忠烈。

晙氣貌偉特，時謂爲熊虎相。感慕節義，有古人風。其操下肅壹，吏人畏愛。始，二張之誣魏元忠，晙獨上疏申治。宋璟曰：“魏公全矣，子再觸逆鱗，其殆乎！”晙曰：“魏公以忠獲罪，苟得辨，雖死弗悔。”

王晙氣質豪放體貌高大出衆，當時稱作是熊虎相。感懷向慕節義，有古人之風。他統御下屬嚴肅整齊，官吏和百姓都敬畏愛戴他。當初，二張誣陷魏元忠，王晙獨自上疏申明冤情。宋璟説：“魏公保全了，你要是再觸犯聖上，就危險啦！”王晙説：“魏公因忠獲罪，假如能爲他辯明冤情，我雖死無悔。”

晙卒後，信安王禕討奚於幽州，

王晙死後，信安王李禕到幽州討伐奚人，

告捷，且言“戰時，士咸見晙與部將高昭麾兵赴敵”，天子嗟異。户部郎中陽伯成上疏，請封晙墓，表異之，優其子孫。帝乃遣使祭晙廟，進諸子官。

告捷，并説“交戰之時，士兵都看見王晙和部將高昭揮兵攻敵”，天子嗟嘆這一奇異之事。户部郎中陽伯成上疏，請求封贈王晙的墳墓，旌表他的神奇，優待他的子孫。皇帝便派使者祭祀王晙之廟，加封衆子官爵。

贊曰：唐所以能威振夷荒、斥大封域者，亦有虎臣爲之牙距也。至師行數千萬里，窮討殊鬥，獵取其國由鹿豕然，可謂選值其才歟！夫宰相代天秩物，燮化人神，惟有德者宜之。若休璟、仁愿，用以丞弼，非强所不能邪？據功名之地，則綽綽矣。

贊曰：唐所以能威震遠方四夷、開拓疆域，也是有猛將作爲爪牙。至於師行數千萬里，拼死征討戰鬥，獵取遠方之國就像獵取鹿豕一樣容易，可以説是選人合才呀！宰相代皇上統治萬物，協調人神，衹有品德高超者纔能做到。像唐休璟、張仁愿，用來匡助輔佐，這不是强人所難嗎？居於功名之地，則綽綽有餘了。

# 唐書卷一百一十二

## 列傳第三十七

### 二王員韓蘇薛柳馮蔣列傳

#### 王義方

王義方，泗州漣水人，客于魏。孤且窶，事母謹甚。淹究經術，性謇特，高自標樹。舉明經，詣京師，客有徒步疲于道者，自言："父宦遠方，病且革，欲往省，困不能前。"義方哀之，解所乘馬以遺，不告姓名去，由是譽振一時。不肯造請貴勢，太宗使宰相聽其論。於是尚書外郎獨孤悊以儒顯，給事中許敬宗推悊確論，義方引逮百家异同，連拄悊，直出其上。左右爲悊不平，輒罷會。補晉王府參軍，直弘文館。魏徵異之，欲妻以夫人之侄，辭不取。俄而徵薨，乃取女。人問其然，曰："初不附宰相，今感知己故也。"

王義方，是泗州漣水人，寄居於魏。少時喪父而且家境貧寒，奉事母親非常恭謹。專心研究經術，性格剛正不隨波逐流，潔身自好。考中明經科，前往京城，遇到一位徒步旅行的外地人因疲乏而困於途中，自述說："父親在遠方做官，病勢沉重，想去探望，身體困乏不能前行。"王義方憐憫他，把自己乘的馬送給他，不告姓名而去，因此名聲一時大起。他不肯前往拜見權貴，太宗命宰相聽他講論經義。當時尚書外郎獨孤悊因儒學著名，給事中許敬宗推重獨孤悊講論精確，王義方引證遍及百家異同，連挫獨孤悊，直出其上。左右的人替獨孤悊不平，於是罷會。授任晉王府參軍，在弘文館當值。魏徵認爲他才學出衆，打算把夫人的侄女嫁給他，他推辭不娶。不久魏徵去世，他纔娶了他的侄女。別人問他原因，他說："當初是不想依附宰相，如今是感念知己的緣故。"

素善張亮，亮抵罪，故貶吉安丞。道南海，舟師持酒脯請福，義方酌水誓曰："有如忠獲戾，孝見尤，四維廓氛，千里安流。神之聽之，無作神羞。"是時盛夏，濤霧蒸涌，既祭，天雲開霽。人壯其誠。吉安介蠻夷，梗悍不馴，義方召首領，稍選生徒，爲開陳經書，行釋奠禮，清歌吹籥，登降跽立，人人悦順。久之，徙洹水丞。而亮兄子皎自朱崖還，依義

平素與張亮來往密切，張亮被治罪，他因此貶任吉安丞。道經南海，船家用酒肉祭神求福，王義方以水代酒起誓說："假如我是因忠獲罪，以孝遭譴，就請四方雲開霧散，千里風平浪靜。神靈明鑒，不要把我當做供品。"時值盛夏，濃霧蒸騰浪濤洶涌，祭祀完畢，天晴雲散。人們感嘆他的誠心。吉安地處蠻夷，民風强悍不馴，王義方召見首領，廣收學生，爲他們講授經書，舉行祭祀孔子的釋奠之禮，清歌奏樂，進退跪立，人人欣然悦服。過了一段時間，調任洹水丞。而

方。將死，諉妻子，願以尸歸葬，義方許之。以皎妻少，故與之誓於神，使奴負柩，輟馬載皎妻，身步從之。既葬皎原武，歸妻其家，而告亮墓乃去。遷雲陽丞。

張亮哥哥的兒子張皎從朱崖返回，投靠王義方。臨死之時，將妻子托付給他，希望歸葬遺體，王義方答應了。因爲張皎的妻子年輕，因此與她在神前起誓，讓奴僕抬着棺柩，空出馬來讓張皎妻子騎上，自己步行隨從。將張皎埋葬在原武後，送他的妻子回家，又在張亮墓前祭告一番纔離去。遷任雲陽丞。

顯慶元年，擢侍御史，不再旬，會李義府縱大理囚婦淳于，迫其丞畢正義縊死，無敢白其奸。義方自以興縣屬，不三時拜御史，且疾當世附離匪人以欺朝廷，内决劾奏，意必得罪，即問計於母。母曰："昔王母伏劍，成陵之誼。汝能盡忠，吾願之，死不恨。"義方即上言："天子置公卿大夫士，欲水火相濟，鹽梅相成，不得獨是獨非也。昔堯失之四凶，漢高祖失之陳豨，光武失之龐萌，魏武失之張邈。彼聖傑之主，然皆失於前而得於後。今陛下撫萬邦而有之，蠻區夷落，罪無逃罰，况輦轂下奸臣肆虐乎？殺人滅口，此生殺之柄，不自主出，而下移佞臣，履霜堅冰，彌不可長。請下有司雜治正義死狀。"即具法冠對仗，叱義府下，跪讀所言。帝方安義府狡佞，恨義方以孤士觸宰相，貶萊州司户參軍。歲終不復調，往客昌樂，聚徒教授。母喪，隱居不出。卒，年五十五。

顯慶元年，升任侍御史，不到二十天，適逢李義府釋放大理寺關押的女犯人淳于氏，逼迫大理丞畢正義自縊而死，無人敢揭發他的奸情。王義方認爲自己起自縣屬，不到三季就官拜御史，而且他痛恨當世黨附壞人來欺騙朝廷，决意彈劾上奏，想到一定會獲罪，就向母親請教。母親説："從前王陵之母伏劍而死，成全了王陵的忠君大義。你能盡忠，我很高興，死而無憾。"王義方當即上言："天子設置公卿大夫士，打算使水火相濟，大臣們相輔相成，不得個人獨斷專行。從前堯信任四凶而有過失，漢高祖任用陳豨而有過失，光武帝强召龐萌而有過失，魏武帝逼死張邈而有過失。那些聖傑的君主，都會失於前而得於後。如今陛下統御天下擁有萬邦，蠻荒之地和夷狄部落，有罪之人無從逃脱法網，何况聖駕之下奸臣肆意殘虐呢？殺人滅口，此生殺大權，不由主上執掌，却轉交給下面的奸臣，行於霜上而知冰凍將至，這種弊端實在不可增長。請交付有關部門共同查明畢正義的死亡原因。"隨即頭戴法冠對着仗衛，喝叱李義府下殿，跪下宣讀奏章。皇帝當時被李義府的狡猾奸佞所迷惑，惱恨王義方以孤身之士冒犯宰相，貶他做了萊州司户參軍。任職期滿不再調任，前往昌樂客居，招集教授學生。母親死去，隱居不出，去世，終年五十五歲。

義方爲御史時，買第，後數日，愛廷中樹，復召主人曰："此佳樹，得無欠償乎？"又予之錢。其廉不貪類此。始，魏徵愛其材也，每恨太直，後卒以疾惡不容于時。既死，門人員半千、何彦先行喪，蒔松柏冢側，三年乃去。

王義方任御史時，購買住宅，過了幾日，因喜歡院中的樹木，又召來主人説："這是棵好樹，難道我不欠你的錢嗎？"又付錢給他。他的廉潔不貪就是如此。起初，魏徵喜歡他的才能，常恨他太直率，後來最終因疾惡如仇不被當時容納。他死後，門人員半千、何彦先爲他服喪，在墓旁種植松柏，三年後纔離去。

彦先，齊州全節人。武后時，位天官侍郎。

何彦先，是齊州全節人。武后時，官做到天官侍郎。

**員半千**

員半千，字榮期，齊州全節人。其先本彭城劉氏，十世祖凝之，事宋，起部郎，及齊受禪，奔元魏，以忠烈自比伍員，因賜姓員，終鎮西將軍、平凉郡公。

員半千，字榮期，是齊州全節人。祖先本是彭城劉氏，十世祖名凝之，事奉劉宋皇朝，起任部郎，到蕭齊接受禪讓，投奔元魏，以忠烈自比伍員，因而賜姓爲員，官爵終於鎮西將軍、平凉郡公。

半千始名餘慶，生而孤，爲從父鞠愛，羈丱通書史。客晋州，州舉童子，房玄齡異之，對詔高第，已能講《易》、《老子》。長與何彦先同事王義方，以邁秀見賞。義方常曰："五百歲一賢者生，子宜當之。"因改今名。凡舉八科，皆中。咸亨中，上書自陳："臣家貲不滿千錢，有田三十畝，粟五十石。聞陛下封神岳，舉豪英，故鬻錢走京師。朝廷九品無葭莩親，行年三十，懷志潔操，未蒙一官，不能陳力歸報天子。陛下何惜玉陛方寸地，不使臣披露肝膽乎？得天下英才五千，與権所長，有一居先，臣當伏死都市。"書奏，不報。

員半千原名餘慶，一生下來就死了父親，受到叔父的撫養和喜愛，幼年即通曉書史。客居晋州，州裏推舉他應試童子科，房玄齡贊賞他的才華，對策考試獲高等，已經能講《易經》、《老子》。長大後與何彦先一同事奉王義方爲師，因學業優秀受到賞識。王義方常説："五百年出現一個賢人，你正應了這句話。"因而改爲今名。共參加八科考試，全部考中。咸亨年間，上書自陳："臣的家財不滿千錢，有土地三十畝，粟米五十石。聽説陛下到東岳封禪，選拔英豪，所以變賣家産前來京城。臣與朝廷九品之官都無親屬關係，年過三十，胸懷大志節操高潔，没有蒙恩授任一個官職，不能效力回報天子。陛下爲何吝惜玉陛前的方寸之地，不使臣表露赤膽忠心呢？望得到天下英才五千，和他們較量所長，如有一人能勝過我，臣甘願伏罪死於都市。"書奏上後，没有答覆。

調武陟尉，歲旱，勸令殷子良發粟振民，不從。及子良謁州，半千悉發之，下賴以濟。刺史大怒，囚半千于獄。會薛元超持節度河，讓太守曰："君有民不能恤，使惠出一尉，尚可罪邪？"釋之。俄舉岳牧，高宗御武成殿，問："兵家有三陣，何謂邪？"衆未對，半千進曰："臣聞古者星宿孤虚，天陣也；山川向背，地陣也；偏伍彌縫，人陣也。臣謂不然。夫師以義出，沛若時雨，得天之時，爲天陣；足食約費，且耕且戰，得地之利，爲地陣；舉三軍士如子弟從父兄，得人之和，爲人陣。捨是，則何

調任武陟尉，這一年大旱，他勸縣令殷子良開倉賑濟飢民，殷子良没有聽從。等殷子良到州裏拜見上司時，員半千將倉糧全部取出，百姓賴以活命。刺史大怒，將員半千關入獄中。正巧薛元超持符節渡河，責備太守説："君有百姓不能撫恤，使恩惠出自一個縣尉，怎麽還能治他的罪呢？"刺史纔放了他。不久應試岳牧舉，高宗親臨武成殿，問道："兵家有三陣，都叫什麽名稱呢？"衆人回答不上，員半千上前説道："臣聽説古代的星宿排列，是天陣；山川地勢，是地陣；隊伍部署，是人陣。臣認爲并非如此。軍隊因正義而出動，豐沛如同時雨，得天時，就是天陣；糧食豐足費用節省，且耕且戰，得地利，就是地陣；三軍全體士兵如同子弟隨從父兄，得人和，

以戰?”帝曰：“善。”既對策，擢高第。

就是人陣。捨棄這些，用什麽來作戰呢?”皇帝説：“對。”對策以後，升爲高等。

歷華原、武功尉。厭卑劇，求爲左衛胄曹參軍。使吐蕃，將行，武后曰：“久聞爾名，謂爲古人，乃在朝邪！境外事不足行，宜留待制。”即詔入閤供奉。遷司賓寺主簿。稍與丘悦、王劇、石抱忠同爲弘文館直學士，又與路敬淳分日待制顯福門下。擢累正諫大夫，兼右控鶴内供奉。半千以控鶴在古無有，而授任者皆浮狹少年，非朝廷德選，請罷之，忤旨，下遷水部郎中。會詔擇牧守，除棣州刺史。復入弘文館爲學士。武三思用事，以賢見忌，出豪、蘄二州刺史。半千不顓任吏，常以文雅粉澤，故所至禮化大行。睿宗初，召爲太子右諭德，仍學士職。累封平原郡公。表丐骸骨，有詔聽朝朔望。

歷任華原、武功縣尉。討厭官職卑賤，求任左衛胄曹參軍。出使吐蕃，臨行，武后説：“久聞你的大名，以爲是古人，原來却在當朝呀！境外之事不值得讓你出行，應當留下等待詔命。”隨即下詔讓他進入宫中便殿供奉。遷任司賓寺主簿。不久和丘悦、王劇、石抱忠一同擔任弘文館直學士，又和路敬淳隔日在顯福門前待制。多次升任爲正諫大夫，兼任右控鶴内供奉。員半千認爲古代没有控鶴官，而授任之人都是些輕浮奸猾少年，不合朝廷以德選人的標準，請求取消，違逆旨意，被降職授任水部郎中。適逢有詔選擇刺史，授任棣州刺史，又召入朝任弘文館學士。武三思當權，他因賢能而遭到忌恨，出任豪、蘄二州刺史。員半千并不專用屬吏來處理政務，而是常常采用文雅寬柔的辦法，所以到任之處風化大行。睿宗初年，召入朝任太子右諭德，并任學士之職。多次受封爲平原郡公。上表請求退休，有詔令他初一和十五日參加朝會。

半千事五君，有清白節，年老不衰，樂山水自放。開元九年，游堯山、沮水間，愛其地，遂定居。卒，年九十四，即葬焉。吏民哭野中。

員半千事奉五代君主，節操清白，年老不衰，喜愛山水十分放達。開元九年，游歷堯山、沮水一帶，因喜愛那裏的山水，就定居下來。去世，終年九十四歲，就埋葬在那裏。官吏百姓到野外哭祭。

### 石抱忠

抱忠，長安人。名屬文。初置右臺，自清道率府長史爲殿中侍御史，進檢校天官郎中，與侍郎劉奇、張詢古共領選，寡廉潔，而奇號清平，二人坐綦連耀伏誅。

石抱忠，是長安人。以擅長寫文章出名。剛設置右臺時，從清道率府長史升任殿中侍御史，晋升檢校天官郎中，與侍郎劉奇、張詢古共同主持考選，不甚廉潔，而劉奇號稱清廉公平，二人因受綦連耀的連累而被殺。

悦，河南人。亦善論譔，仕至岐王傅。

丘悦，是河南人。也善於講論著述，官做到岐王傅。

### 韓思彥

韓思彥，字英遠，鄧州南陽人。游太學，事博士谷那律。律爲匪人所辱，思彥欲殺之，律不可。萬年令李乾祐異其才。舉下筆成章、志烈秋霜科，擢第。授監察御史，昌言當世得

韓思彥，字英遠，是鄧州南陽人。在太學學習，師事博士谷那律。谷那律受歹人侮辱，韓思彥要殺死歹人，谷那律不允許。萬年令李乾祐認爲他的才能出衆。應考下筆成章、志烈秋霜科，考中。授任監察御史，極言陳述當世得失。

失。高宗夜召，加二階，待詔弘文館，仗内供奉。

高宗夜裏召見他，加授二階，待詔弘文館，朝堂内供奉。

巡察劍南，益州高貲兄弟相訟，累年不決，思彦敕厨宰飲以乳。二人寤，嚙肩相泣曰："吾乃夷獠，不識孝義，公將以兄弟共乳而生邪！"乃請輟訟。至西洱河，誘叛蠻降之。會蜀大饑，開倉振民，然後以聞，璽書褒美。使并州，方賊殺人，主名不立，醉胡懷刀而污，訊掠已服。思彦疑之，晨集童兒數百，暮出之，如是者三。因問："兒出，亦有問者乎？"皆曰："有之。"乃物色推訊，遂禽真盗。

巡察劍南，益州有兩個富家兄弟互相訴訟，長年不能判決，韓思彦吩咐厨官備辦乳汁讓二人飲用。二人醒悟，咬破自己的臂膀相對而哭着說道："我們真是蠻夷，不懂孝義，公是用兄弟共飲一母之乳而生之義訓誡我們啊！"於是請求取消訴訟。韓思彦到達西洱河，勸誘叛蠻歸降。時逢蜀地大饑，開倉賑濟百姓，然後奏報，皇帝降詔書表揚。出使并州，遇上强盗殺人一案，凶手的姓名没有確定，一個醉了酒的胡人懷裏藏着刀子而衣服上沾有血迹，經訊問拷打已經認罪。韓思彦懷疑案情不實，每天早上召集數百名兒童，晚上放出去，這樣做了三次。於是問兒童道："你們出去後，有人向你們打探情况嗎？"兒童們都説："有。"就將那人抓來審問，終於抓住真凶。

後太白晝見，勸帝修德答天譴。帝讓中書令李義府曰："八品官能言得失，而卿冒没富貴，主何事邪？"義府謝罪。司農武惟良擅用并州賦二百萬緡，思彦劾處死，武后爲請而免。義府與諸武共譖思彦，出爲山陽丞。初，尉遲敬德子姓陷大逆，思彦按釋其冤，至是贈黄金良馬，思彦不受。至官閱月，自免去，放迹江、淮間。久之，補建州司户參軍。帝召問："不見卿久，今何官邪？"思彦泣道所以然。帝謂宰相："此亦太屈。"復召爲御史。

後來太白星白天出現，他勸皇帝修德回報上天的責怪。皇帝責備中書令李義府説："八品官能講得失，而卿却輕率貪圖富貴，幹什麽事呢？"李義府謝罪。司農武惟良擅自動用并州賦税二百萬緡，韓思彦彈劾處以死刑，武后爲他求情而免。李義府和衆武一起詆毁韓思彦，趕他出朝任山陽丞。起初，尉遲敬德的子孫陷入殺頭之罪，韓思彦查明其中冤情，這時他們贈送黄金良馬，韓思彦拒不接受。到任一個月，辭官而去，游歷江、淮一帶。很久以後，授任建州司户參軍。皇帝召見他問道："很久不見卿了，現在做什麽官了呢？"韓思彦流淚叙説原因。皇帝對宰相説："這也太委屈他了。"又召入朝任御史。

俄出爲江都主簿，又徙蘇州録事參軍。罷，客汴州。張僧徹者，廬墓三十年，詔表其閭，請思彦爲頌，餉縑二百，不受。時歲凶，家窶甚，僧徹固請，爲受一匹，命其家曰："此孝子縑，不可輕用。"上元中，復召見。思彦久去朝，儀矩梗野，拜忘蹈舞，又詆外戚擅權，后惡之。中書令李敬玄劾奏思彦見天子不蹈舞，負氣

不久出任江都主簿，又遷任蘇州録事參軍。罷官，客居汴州。有個叫張僧徹的人，在墓地建茅屋守孝三十年，下詔在門前樹闕旌表，請韓思彦做頌文，贈縑二百匹，他推辭不接受。時逢荒年，家中極爲貧困，張僧徹一定要給，纔接受一匹，傳命家人説："這是孝子縑，不可輕易使用。"上元年間，再次蒙皇上召見。韓思彦離朝年久，禮儀生疏舉止粗野，叩拜時忘記行蹈舞禮，又指責外戚專權，武后討厭他。中書令李敬

鞅鞅，不可用。時已拜乾封丞，故徙朱鳶丞。遷賀州司馬，卒。

始，思彦在蜀，引什邡令鄧惲右坐，曰："公且貴，願以子孫諉公。"比其斥，而惲已爲文昌左丞。

子琬。

**韓琬**

琬，字茂貞，喜交酒徒，落魄少崖檢。有姻勸舉茂才，名動里中。刺史行鄉飲餞之，主人揚觶曰："孝于家，忠于國，今始充賦，請行無算爵。"儒林榮之。擢第，又舉文藝優長、賢良方正，連中。拜監察御史。

景雲初，上言：

國安危在於政。政以法，暫安焉必危；以德，始不便焉終治。夫法者，智也；德者，道也。智，權宜也；道，可以久大也。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貞觀、永徽之間，農不勸而耕者衆，法不施而犯者寡；俗不偷薄，器不行窳；吏貪者士恥同列，忠正清白者比肩而立；罰雖輕而不犯，賞雖薄而勸；位尊不倨，家富不奢；學校不勵而勤，道佛不懲而戒；土木質厚，裨販弗蚩。其故奈何？雜以皇道也。自茲以來，任巧智，斥謇諤；趨勢者進，守道者退；諂附者無黜剥之憂，正直者有後時之嘆；人趨家競，風俗淪替。其故奈何？行以霸道也。貞觀、永徽之天下，亦今日天下，淳薄相反，由治則然。夫巧者知忠孝爲立身之階，仁義爲百行之本，托以求進，口是而心非，言同而意乖，陛下安能盡察哉！貪冒者謂能，清貞者謂孤，浮沉者

玄劾奏韓思彦叩拜天子不行蹈舞禮，是負氣不滿，不可任用。當時已拜授乾封丞，所以改授朱鳶丞。遷任賀州司馬，去世。

起初，韓思彦在蜀地，請什邡令鄧惲坐在上首，説："公將富貴，我想把子孫托付給公。"等他遭到斥退，而鄧惲已任文昌左丞。

兒子名琬。

韓琬，字茂貞，喜歡結交酒徒，落魄不拘小節。有個姻親勸他應舉茂才科，名聲震動鄉里。刺史舉行鄉飲酒禮爲他餞行，主人舉觶説："孝於家，忠於國，今天纔湊數舉送給朝廷，請盡情飲酒。"儒林中認爲榮耀。考中，又應考文藝優長、賢良方正科，接連考中。拜任監察御史。

景雲初年，上言説：

國家安危在於施政。以法施政，衹能獲安一時而必將危險；以德施政，開始時不順利而終能達到大治。法，是智；德，是道。智，衹是權宜之計；道，可以長久光大。所以用智治國，是國家的禍害；不用智治國，是國家的福氣。貞觀、永徽年間，農民不用勸勉而耕種者衆多，法律不用施行而犯法者少；風俗不輕薄，臣民不粗惡，官吏貪心者士人恥與同列，忠正清白者并肩而立；懲罰雖輕而無人犯法，獎賞雖少而能够勸化；位尊者不驕傲，家富者不奢侈；學校的學生不用激勵而學習勤奮，道士佛僧不用勸導就知道遵守戒律；民風淳厚，小販無欺。爲什麽會這樣？加上王道的緣故。從那時以後，任用虚僞奸詐之徒，摒斥誠實正直之士；趨炎附勢的小人得到升遷，剛正守法的君子遭到斥退；奉迎之人無降職奪禄的憂慮，正直之士有生不逢時的感嘆；人人奔走家家逐利，風俗日益敗壞。爲什麽會這樣？是推行霸道的緣故。貞觀、永徽時的天下，也是今日的天下，淳厚浮薄相反，是由於治理不同而造成的。那虚僞奸詐之人知道忠孝是立身的門階，仁義是各種品行的根本，假托這些來求取進身，口是而心非，言同而意違，陛下哪

爲黠，剛正者爲愚。位下而驕，家貧而奢。歲月漸漬，不救其弊，何由變浮之淳哉？不務省事而務捉搦。夫捉搦者，法也。法設而滋章，滋章則盜賊多矣。法而益國，設之可也。比法令數改，或行未見益，止未知損。譬弈者一棋爲善，而復之者愈善，故曰設法不如息事，事息則巧不生。聖人防亂未然，天下何繇不治哉？永淳時，雍丘令尹元貞坐婦女治道免官，今婦夫女役常不知怪。調露時，河内尉劉憲父喪，人有請其員者，有司以爲名教不取，今謂爲見機。太宗朝，司農以市木橦倍價抵罪，大理孫伏伽言："官木橦貴，故百姓者賤。臣見司農識大體，未聞其過。"太宗曰："善。"今和市顓刻剥，名爲和而實奪之。往者學生、佐史、里正每一員闕，擬者十人，今當選者亡匿以免。往選司從容有禮，今如仇敵賈販。往官將代，儲什物俟其至；今交罷，執符紛競校在亡。往商賈出入萬里，今市井至失業。往家藏鏹積粟相夸，今匿貲示羸以相尚。往夷狄款關，今軍屯積年。往召募，人賈其勇；今差勒，闔宗逃亡。往倉儲盈衍，今所在空虛。夫流亡之人非愛羇旅、忘桑梓也，斂重役亟，家産已空，鄰伍牽連，遂爲游人。窮詐而犯禁，救死而抵刑。夫亂繩已結，急引之則不可解。今刻薄吏能結者也，舉劾吏能引者也，則解者不見其人。願取奇材卓行者，量能授官。

能完全洞察呢！貪圖財利之人被認爲有能力，清廉忠正之士被認爲孤僻，隨波逐流者被認爲聰明，剛直公正者被認爲愚笨。地位低下却驕縱，家境貧窮却奢侈。年年月月逐漸浸染，不能挽回這些弊端，怎能變浮薄爲淳厚呢？不致力勤勉治政却一味拘捕。而拘捕，就是行使法治。設置法令而日益繁瑣，日益繁瑣反而盜賊更多。法令對國家有利，設置是應該的。近來法令多次改動，有的法令是推行不見益處，廢止也不見損害。就像下棋的人一步棋下好，接下來會下得更好，所以説添設法令不如減省雜事，雜事減省則奸僞不會産生。聖人防亂於未然，天下怎能不會大治呢？永淳時，雍丘令尹元貞因使用婦女修築道路被免官，如今婦女服役已經見多不怪。調露時，河内尉劉憲爲父親服喪，有人請求他喪期未滿起就原職，有關官員認爲不合名教而没有采納，現在却認爲應當見機而行。太宗朝時，司農因爲官定木材價高於市價而被治罪，大理卿孫伏伽上言："官定木材價高，因此百姓纔有利益。臣祇見司農識大體，没聽説他有什麽過錯。"太宗説："對。"現在官府向百姓購買貨物時專事刻剥，名爲調節物價實際上却是掠奪。以往每當學生、佐史、里正出現一個缺員時，想充任者就有十人，如今當選者却逃亡躲避。以往選舉官員對人從容有禮，如今對人如仇敵商販。以往官員即將卸任，收拾什物等待繼任者來到；如今接交完畢，繼任者却對着賬本忙於查點存失。以往商人出入貿易行程萬里，如今市井之人竟至失業。以往人家以蓄存錢幣穀物豐盛而相互誇耀，如今却隱瞞財産僞裝貧困而競相模仿。以往夷狄入關歸附，如今却在邊地屯軍多年。以往招募，百姓踴躍；如今徵派，全族逃亡。以往倉庫儲備豐足充裕，如今各地倉庫盡皆空虛。那些流亡的人們并非喜歡流浪他鄉、忘記故土，而是因税重役多，家産耗空，鄰伍牽連，於是成爲流浪之人。極力欺蒙而違犯禁令，爲

逃活命而抵觸刑法。亂繩已糾纏一起，匆忙拉扯則無法解開。現在刻薄的官吏就是糾結亂繩之人，糾察彈劾的官吏衹是拉扯亂繩之人，能解開亂繩的官員却不見其人。希望挑選才能出衆品行高卓的人，根據他的才能授以官職。

又言：

仕路太廣，故棄農商而趨之。一夫耕，一婦蠶，衣食百人，欲儲蓄有餘，安可得乎？

又說：

入仕途徑太廣，所以百姓拋棄農桑而爭相入仕。一個男子耕種，一個婦女養蠶，可以提供百人的衣食，要想儲蓄有餘，哪可能呢？

書入，不報。

書奏上之後，没有答覆。

出監河北軍，兼按察使。先天中，賦絹非時，於是穀賤縑益貴，丁別二縑，人多徙亡。琬曰："御史乃耳目官，知而不言，尚何賴？"又上言："須報則弊已甚，移檄罷督乃聞。"詔可。開元中，遷殿中侍御史，坐事貶官，卒。

出任河北軍監軍，兼任按察使。先天年間，在不産絹之時徵收絹，因此穀價下降而縑價上漲，每個青壯男子另外增收兩匹縑，百姓大多逃亡。韓琬說："御史是耳目之官，知道這種情況却不報告，還起什麽作用？"又上言說："等上報後損害已經嚴重，傳送公文取消督徵然後上報。"下詔同意。開元年間，遷任殿中侍御史，因事獲罪被免官，去世。

## 蘇安恒

蘇安恒，冀州武邑人。博學，尤明《周官》、《春秋左氏》學。武后末年，太子雖還東宫，政事一不與，大臣畏禍無敢言。安恒投匭上書曰："陛下膺先聖顧托，受嗣子揖讓，應天順人，二十餘年，豈不聞虞舜褰裳、周公復辟事乎？今太子孝謹，春秋盛壯，使統臨宸極，何異陛下身撫天下哉！胡不傳位東宫，休安聖躬？自昔天下無二姓并興，且梁、河内、建昌諸王，以親得封，恐萬歲後不能良計，宜退就公侯，任以閑簡。又陛下二十餘孫，無尺土封，非長久計也，請以都督府要州分而王之。縱今尚幼，且擇立師傅，養成德器，藩屏皇家。"書奏，后雖猜克，不能無感，乃召見賜食，厚慰遣之。

蘇安恒，是冀州武邑人。學識淵博，尤其通曉《周官》、《春秋左氏》學。武后末年，太子雖然返回東宫，但政事一概不能參預，大臣害怕惹禍無人敢進諫。蘇安恒投匭上書說："陛下蒙先聖遺詔顧托，受嗣子的推讓，上應天命下順人心，二十多年，難道没有聽説過虞舜感慨精力已盡要提裳而去、周公把政事交還成王的舊事嗎？如今太子孝順恭謹，正當壯年，讓他統治天下，與陛下親自統治天下有何不同呢！爲什麽不傳位給太子，使聖上休息安逸？自古天下没有兩姓同時興盛的，何况梁王、河内王、建昌王等諸王，因爲是陛下的親屬而得以封王，恐怕陛下萬歲以後不能保有王位，應讓他們退就公侯之位，委以高俸閑職。再者陛下二十多個孫子，没有一尺的封地，也非長久之策，請把都督府和重要州郡分封給他們爲王。即使現在年紀尚幼，也應爲他們挑選設立師傅，培養品德才器，拱衛皇家。"書奏上後，武后雖有猜忌，也不能不被打動，於是

明年，復諫曰：“臣聞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有隋失馭，群雄鹿駭，唐家親事戎旅，以平宇縣，指河爲誓，非李氏不王，非功臣不封。陛下雖居正統，實唐舊基。前日太子在諒闇，相王非長嗣，唐祚中弱，故陛下因以即位。今太子年德已盛，尚貪有大寶，忘母子之恩，蔽其元良，以據神器，何施顏面見唐家宗廟、大帝陵寢哉！臣謂天意人事，還歸李氏。物極則復，器滿則覆；當斷不斷，將受其亂。誠能高揖萬機，自怡聖心，史臣書之，樂府歌之，斯盛事也。臣聞見過不諫非忠，畏死不言非勇。陛下以臣爲忠，則擇是而用；以爲不忠，則斬臣頭以令天下。”書聞，不報。

於是魏元忠爲張易之兄弟所構，獄方急，安恒獨申救，曰：

王者有容天下之量，故濟其心；能進天下之善，故除其惡。不然，則神鬼馮怒，陰陽紛舛。陛下始革命，勤秉政樞，博逮謀猷，天下以爲明主。暮年厭怠，讒佞熾結，水火相災，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天下以爲暗君。邪正糅進，獄訟冤劇。何昔是而今非邪？居安忘危之失也。竊見元忠廉直有名，位宰相，履忠正，邪佞之徒嫉之若仇。易之兄弟無功無德，但以馮附，不閱數期，位勢隆極，指馬獻蒲，先害善良。自元忠下獄，人人偶語，謂易之交亂，且及四國。烈士撫髀，忠臣鉗口，懼易之之權，恐先諫受戮，虛死無名。况賊虜方强，賦斂重困，而自縱讒慝，搖變遐邇。臣恐四夷低目窺覘，爲

召見他賜給食物，好言慰勉讓他回去。

第二年，又上諫説：“臣聽説天下，是高祖、太宗的天下。隋朝喪失統治權力，群雄惶恐失措，唐家親自從事征戰，而平定天下，指着黄河立盟起誓，非李姓不能封王，非功臣不能分封。陛下雖然位居正統，實際上仍是唐室舊基。前日太子身居喪期，相王不是長子，唐室中道衰落，所以陛下就勢即位。如今太子年齡已長德望已高，陛下依然貪戀皇位，忘記母子恩情，壓抑太子，占據皇位，有何臉面見唐家宗廟、大帝陵寢呢！臣認爲按照天意和人心，都應把政權交還李氏。物極必反，器滿必覆，當斷不斷，將受其亂。假如果能讓出朝政，自己使聖心安怡，史臣記載，樂府歌唱，就是一件盛事。臣聽説見過不諫是不忠，怕死不言是不勇。陛下認爲臣忠誠，就請擇善而從；認爲臣不忠誠，就請砍下臣的頭來儆戒天下。”書奏上以後，没有答覆。

當時魏元忠受張易之兄弟誣陷，審訊逼問正急，蘇安恒獨自上疏申訴解救，説道：

王者有包容天下的氣量，所以有救濟天下的心志；能增進天下的美善，所以能驅除天下的邪惡。不然，則神鬼憤怒，陰陽失調。陛下改朝换代之始，勤勉處理政事，廣泛聽取意見，天下認爲是明主。晚年厭倦鬆懈，讒言奸邪盛行，水火災害相繼發生，疏遠百官，不尊敬大臣，天下認爲是昏君。邪正混雜而進，獄訟冤情加劇。爲何從前聖明而現在昏暗呢？是居安而忘危的過失。臣私下認爲魏元忠正直有名，位居宰相，行事忠正，邪佞之徒恨之如仇敵。張易之兄弟無功無德，祗因阿附奉迎，不過幾年，地位和權勢達到極點，就如趙高指鹿爲馬束蒲爲脯而獻一般，首先陷害正人君子。自從魏元忠被捕入獄，人們交頭接耳，説張易之有意作亂，就要禍害四方。壯士拍腿，忠臣閉口，畏懼張易之的權勢，擔心先諫而受戮，徒然死去而無聲無響。何况賊虜正强大，賦斂沉重，而自己縱容邪惡之人，摇動遠近。臣擔

邊鄙患，百姓托義以清君側，逐鹿之人叩關而至，陛衛左右，從中以應，爭鋒朱雀之門，問鼎大明之宮，陛下何以謝之？臣今計者，莫若收雷電之威，解恢恢之網，復爵還位，君臣如初，則天下幸甚。陛下縱不能斬佞臣，塞人望，且當抑奪榮寵，翦其羽翅，無使驕橫爲社稷之憂。

心四夷輕視我們而伺機進犯，給邊境帶來禍患，百姓托名舉義來清除君側，爭奪天下之人叩關而至，陛下身邊侍衛之人，從中響應，在朱雀門爭奪勝負，到大明宮搶奪皇位，陛下將怎樣解釋呢？臣認爲如今的良計，不如收起雷電之威，放鬆恢恢法網，恢復魏元忠的官爵，君臣相待如初，就是天下的大幸。陛下縱然不能斬殺奸臣，杜絕世人的怨恨，也應當壓抑剥奪他們的榮寵，剪除他們的黨羽，不讓他們驕横成爲國家的危害。

疏奏，易之等大怒，遣刺客邀殺之，賴鳳閣舍人桓彦範等悉力營解，乃免。

奏疏進上，張易之等人大怒，派刺客攔路刺殺他，幸虧鳳閣舍人桓彦範等人全力營救，纔免遭一死。

神龍初，爲習藝館内教。節愍太子難，或讒安恒豫謀，死獄中。睿宗立，知其枉，詔贈諫議大夫。

神龍初年，任習藝館内教。節愍太子之難，有人誣告蘇安恒參預謀劃，死在獄中。睿宗即位，瞭解他的冤情，下詔追贈諫議大夫。

**薛登**

薛登，常州義興人。父士通，爲隋鷹揚郎將。江都亂，與州民聞人嗣安據城拒賊。武德初，持地自歸，授東武州刺史。輔公祏反，士通與賊將西門君儀戰，破之。及平，封臨汾侯。終泉州刺史。

薛登，是常州義興人。父親名士通，在隋朝任鷹揚郎將。江都之亂，與本州百姓聞人嗣安據城抵禦叛賊。武德初年，獻地主動歸降，授任東武州刺史。輔公祏反叛，薛士通與賊將西門君儀交戰，將賊打敗。等平定輔公祏後，被封爲臨汾侯。官位終於泉州刺史。

登通貫文史，善議論，根證該審，與徐堅、劉子玄齊名。調閬中主簿。天授中，累遷左補闕。時選舉濫甚，乃上疏曰：

薛登博通文史，善於議論，考證詳審，和徐堅、劉子玄齊名。調任閬中主簿。天授年間，多次升任爲左補闕。當時選舉十分冗濫，於是上疏説：

比觀舉薦，類不以才，馳聲假譽，互相推引，非所謂報國求賢者也。古之取士，考素行之原，詢鄉邑之譽，崇禮讓，明節義，以敦樸爲先，雕文爲後。故人崇勸讓，士去輕浮，以計貢賢愚爲州之榮辱。昔李陵降而隴西慚，干木隱而西河美。名勝於利，則偷競日銷；利勝於名，則貪暴滋煽。蓋冀缺以禮讓升而晋人知禮，文翁以經術教而蜀士多

近來看到舉薦人物，大都不根據才能，奔走虚揚聲譽，相互推舉引用，并不是所説的報效國家徵求賢才。古時取士，考察平素行事的根本，徵詢鄉邑對他的稱譽，崇尚禮讓，明曉節義，以敦厚純樸爲先，浮華誇飾爲後。所以人人崇尚勸讓，士子擯棄輕浮，把考核貢舉賢愚當做州裏的榮辱。從前李陵投降匈奴而隴西人感到耻辱，干木隱退而西河人以之爲美。名譽勝於利益，浮華鑽營就會日漸消退；利益凌駕於名譽，貪婪殘暴就會日益風行。冀缺因禮讓升遷而晋國人因此

儒。未有上好而下不從者也。漢世求士，必觀其行，故士有自修，爲閭里推舉，然後府寺交辟。魏取放達，晋先門閥，梁、陳薦士特尚詞賦。隋文帝納李諤之言，詔禁文章浮詞，時泗州刺史司馬幼之表不典實得罪，由是風俗稍改。煬帝始置進士等科，後生復相馳競，赴速趨時，緝綴小文，名曰策學，不指實爲本，而以浮虚爲貴。方今舉士，尤乖其本。明詔方下，固已驅馳府寺之廷，出入王公之第，陳篇希恩，奏記誓報。故俗號舉人皆稱覓舉。覓者，自求也，非彼知之義。是以耿介之士羞於自拔，循常小人褰疏取附。願陛下降明制，頒峻科，斷無當之游言，收實用之良策，文試效官，武閲守禦。昔吴起將戰，左右進劍，吴子辭之，諸葛亮臨陣，不親戎服，蓋不取弓劍之用也。漢武帝聞司馬相如之文，恨不與同時，及其至也，終不處以公卿之位，非所任故也。漢法，所舉之主，終身保任。楊雄之坐田儀，成子之得魏相。賞罰之令行，則請謁之心絶，退讓之義著，則貪競之路銷。請寛年限，以容簡汰，不實免官，得人加賞，自然見賢不隱，貪禄不專矣。

懂得禮義，文翁因用經術教授而蜀地士人大多習儒。没有上面推行美善的政令而下面不肯遵從的。漢代求士，一定要觀察士子品行，所以士人加强自身修養，受到鄉里推舉，然後府寺相繼徵用。魏時選擇豪放曠達之士，晋時以門第爲先，梁、陳推薦士人特别崇尚詞賦。隋文帝采納李諤的建議，下詔禁止文章浮詞，當時泗州刺史司馬幼之因上表不務實際而獲罪，從此風俗稍有改變。隋煬帝開始設置進士等科，後生又互相争逐，趕趨時尚，拼凑小文，名叫策學，不以指陳實務爲本，却以浮華不實爲貴。如今舉士，更是違背根本。明詔剛剛下達，就已有人奔走官府之庭，出入王公之第，陳獻文章希求恩顧，進呈奏記發誓報效。所以民間都稱舉人爲覓舉。覓，就是自求，并不是他人賞識的意思。所以耿直之士耻於自我吹捧，普通小人没有主見地迎合。希望陛下頒降明制，公布嚴峻法令，杜絶無益的游説之言，采納實用的良策，文官要用試策考察治政的能力，武將要用武藝考驗守禦的本領。從前吴起將戰，左右之人進劍，吴起拒絶，諸葛亮臨陣，不穿軍服，是不依賴武器的作用。漢武帝聽了司馬相如的文章，感嘆不能與他同時，等他來到朝堂，最終没有任以公卿的職務，是因他不能勝任的緣故。漢法規定，推舉人才者，要終身擔保。楊雄因田儀而獲罪，成子得以位居魏相。賞罰令行，就會斷絶請托謁見之心；退讓之義彰明，就會鏟除貪婪競進之路。請求放寛年限，以容許挑選淘汰，名不符實者免官，所舉得人者加賞，自然當世賢人不會埋没，貪求官禄者不得獨占職官了。

時四夷質子多在京師，如論欽陵、阿史德元珍、孫萬榮，皆因入侍見中國法度，及還，并爲邊害。登諫曰：

臣聞戎、夏不雜，古所戒也。故斥居塞外，有時朝謁，已

當時周邊部族做人質的公子大多住在京城，如論欽陵、阿史德元珍、孫萬榮，都因入朝侍衛而瞭解中原法度，等他們回國後，全都成爲邊境禍害。薛登上諫説：

臣聽説戎、夏不混雜居住，是古代的訓戒。所以加以驅逐使他們住在塞外，按時入

事則歸，三王之法也。漢、魏以來，革襲衣冠，築室京師，不令歸國。較其利害，三王是而漢、魏非，拒邊長而質子短。昔晉郭欽、江統以夷狄處中夏必爲變，武帝不納，卒有永嘉之亂。伏見突厥、吐蕃、契丹往因入侍，并被奬遇，官戎秩，步黌門，服改氈罽，語習楚夏，窺圖史成敗，熟山川險易。國家雖有冠帶之名，而狼子孤恩，患必在後。昔申公奔晉，使子狐庸爲吴行人，教吴戰陣，使之叛楚。漢遷五部匈奴於汾、晉，卒以劉、石作難。竊計秦并天下，及劉、項用兵，人士凋散，以冒頓之盛，乘中國之虚，而高祖困厄平城，匈奴卒不入中國者，以其生長磧漠，謂穹廬賢於城郭，氈罽美於章紱，既安所習，是以無窺中國心，不樂漢故也。元海五部散亡之餘而能自振者，少居内地，明習漢法，鄙單于之陋，竊帝王之稱。使其未嘗内徙，不過劫邊人繒綵、麯蘖歸陰山而已。今皇風所覃，含識革面，方由余效忠，日磾盡節。然臣慮備豫不謹，則夷狄稱兵不在方外，非貽謀之道。臣謂願充侍子可一切禁絶，先在國者不使歸蕃，則夷人保疆，邊邑無争。

朝謁見，事畢就返回，這是三王的法度。漢、魏以來，讓他們改穿衣冠，在京城修建住宅，不讓他們回國。衡量利害，三王正確而漢、魏爲非，拒之邊外爲長而以其子做人質爲短。從前晉時郭欽、江統認爲夷狄住在中原必將造成災難，武帝不聽，最終導致永嘉之亂。臣見突厥、吐蕃、契丹往往因爲入朝侍衛，都受到奬拔禮遇，授與武將之職，進入學校，脱去氈毛服飾，學習華夏語言，閲看史書成敗，熟悉山川險易。國家雖然享有使他們文明的美名，但狼子負恩，後來必然爲患。古時申公逃到晉國，派兒子狐庸做吴國行人，教吴國戰陣，使吴國背叛楚國。漢將五部匈奴遷往汾、晉，最終導致劉淵、石虎作難。臣私下思量秦統一天下，到劉邦、項羽用兵，人口凋零離散，以冒頓單于的强盛，乘中原空虚，漢高祖在平城受困，匈奴最終没能進入中原，是他們生長沙漠，認爲氈帳優於城郭，氈毛服飾美於華美的衣冠，既然安於自己的習俗，所以没有窺伺中原的野心，是不喜歡漢的緣故。劉淵之所以能以五部散亡的餘衆而振興强盛，是因爲他少年時住在内地，通曉瞭解漢人的典章法制，看不起單于的粗陋，窺伺帝王的名號。假使他們不曾遷入内地，不過是搶奪邊境百姓的彩色的絲織物、美酒返回陰山罷了。如今皇風所及，人人改過，仿效由余效忠，金日磾盡節。然而臣擔憂的是防備不够周詳，那麽夷狄興兵就不是在邊遠地區了，這不合留傳後世的謀略之道。臣認爲要把願送兒子入朝侍衛做人質之事一并禁絶，已住在中原的人不許歸國，夷人就會自保疆土，邊境没有争端。

武后不納。

武后没有采納。

久之，出爲常州刺史。屬宣州賊鍾大眼亂，百姓潰震，登嚴勒守備，闔境賴安。再遷尚書左丞。景雲中，爲御史大夫。僧慧範怙太平公主勢，奪民邸肆，官不能直，登將治之，或

很久以後，出任常州刺史。適逢宣州反賊鍾大眼叛亂，百姓逃亡震驚，薛登嚴加守備，全境賴以平安。二次升任爲尚書左丞。景雲年間，任御史大夫。僧人慧範依仗太平公主的勢力，搶奪百姓店鋪，官府不能稟公處理，薛登將要懲治慧

勸以自安，答曰："憲府直枉，朝奏暮黜可矣。"遂劾奏，反爲主所構，出岐州刺史。遷太子賓客。開元初，爲東都留守，再爲太子賓客。登本名謙光，以與皇太子名同，詔賜今名。坐子累歸田里，家苦貧，詔給致仕祿。卒，年七十三，贈晉州刺史。

範，有人勸他自保平安，他回答道："祇要御史臺能爲百姓伸冤，即使早上彈奏晚上被貶也不妨。"於是彈劾上奏，反被公主陷害，出任岐州刺史。升任太子賓客。開元初年，任東都留守，重任太子賓客。薛登本名謙光，因爲與皇太子同名，下詔賜今名。因受兒子牽連罷官回鄉，家境貧苦，下詔給退休俸祿。去世，終年七十三歲，追贈晉州刺史。

## 王求禮

王求禮，許州長社人。武后時，爲左拾遺、監察御史。后方營明堂，雕飾譎怪，侈而不法。求禮以爲"鐵鷟金龍、丹䑋珠玉，乃商瓊臺、夏瑶室之比，非古所謂茅茨棌椽者。自軒轅以來，服牛乘馬，今輦以人負，則人代畜"，上書譏切。久不報。

契丹叛，使孫萬榮寇河北，詔河内王武懿宗禦之，懦撓不進，賊敗數州去。懿宗乃條華人爲賊詿誤者數百族，請誅之。求禮劾奏曰："詿誤之人無良邊吏教習，城不完固，爲虜脅制，寧素持叛心哉？懿宗擁兵數十萬，聞敵至，走保城邑，今乃移禍無辜之人，不亦過乎？請斬懿宗首以謝河北。"懿宗大懼，后盡赦其人。

當是時，契丹陷幽州，饋挽屈竭，左相豆盧欽望請停京官九品以上兩月奉助軍興。求禮曰："公禄萬鍾，正可輟，仰禄之人可奈何？"欽望拒不應。既奏，求禮歷階進曰："天子富有四海，何待九品奉，使宰相奪之以濟軍國用乎？"姚璹曰："秦、漢皆有税算以佐軍，求禮不識大體。"對曰："秦、漢虚天下事邊，奈何使陛下效之？"后曰："止。"

久視二年三月，大雨雪，鳳閣侍郎蘇味道等以爲瑞，率群臣入賀。求

王求禮，是許州長社人。武后時，任左拾遺、監察御史。武后當時修建明堂，雕飾奇異怪誕，奢侈而不合規制。王求禮認爲"鐵鷟金龍、丹䑋珠玉，乃是商代瓊臺、夏代瑶室的規模，不合古代所謂的茅草做頂木頭做椽的規制。自從軒轅以來，駕牛乘馬，如今却用人抬輦，則是以人代替牲畜了"，上書諷諭進諫。很久不得答覆。

契丹反叛，派孫萬榮進攻河北，詔令河内王武懿宗抵禦，武懿宗怯懦膽小不敢進軍，賊軍攻陷數州後離去。武懿宗纔逐條陳奏被賊逼迫脅從的漢民數百家，請求處死他們。王求禮彈劾上奏說："爲賊逼迫脅從乃是没有好的邊吏教導，城池不堅固，受賊威脅挾制，難道是他們平時就懷有反叛之心嗎？武懿宗統兵數十萬，聽説賊軍來了，就逃入城中固守，現在却將罪過轉嫁給無辜百姓，不也是罪過嗎？請將武懿宗斬首向河北謝罪。"武懿宗十分害怕，武后將百姓全部赦免。

當時，契丹攻陷幽州，物資運輸缺乏，左相豆盧欽望請求停發九品以上的京官兩個月的俸禄贊助軍用。王求禮説："公的俸禄多達萬鍾，完全可能停發，但依靠俸禄維生的人怎麽辦？"豆盧欽望拒不聽從。上奏之後，王求禮登上大殿臺階進言道："天子富有四海，何必需要九品官員的俸禄，讓宰相奪下來資助軍國之用呢？"姚璹説："秦、漢都有以賦税助軍之事，王求禮不識大體。"他回答説："秦、漢使天下空虚而從事邊疆戰事，爲什麽讓陛下效法他們？"武后説："停止這事。"

久視二年三月，天降大雪，鳳閣侍郎蘇味道等人認爲是吉祥的徵兆，率群臣入朝祝賀。王求

禮讓曰："宰相燮和陰陽，而季春雨雪，乃災也。果以爲瑞，則冬月雷，渠爲瑞雷邪?"味道不從。既賀者入，求禮即厲言："今陽氣僨升，而陰冰激射，此天災也。主荒臣佞，寒暑失序，戎狄亂華，盜賊繁興，正官少，僞官多，百司非賄不入，使天有瑞，何感而來哉?"群臣震恐，后爲罷朝。然以剛正故，宦齟齬。神龍初，終衛王府參軍。

禮指責説："宰相調和陰陽，然而春末降雪，這是天災。如真認爲是吉祥的徵兆，那麽冬月打雷，也是吉祥的雷嗎?"蘇味道不聽。祝賀的官員都入宫後，王求禮就大聲喊道："如今陽氣迅速上升，而陰氣冰雪激射，這是天災。主上荒謬臣下奸佞，寒暑失去秩序，戎狄擾亂華夏，盜賊紛紛起事，正直之官少，僞濫之官多，各官署没有賄賂不得進入，即使上天真的降下吉祥的徵兆，又是根據什麽感應而來呢?"衆臣震驚恐懼，武后爲此停止朝會。然而因爲剛正的緣故，仕途不順。神龍初年，在任衛王府參軍時去世。

## 柳澤

柳澤，蒲州解人。曾祖亨，字嘉禮，隋大業末，爲王屋長，陷李密，已而歸京師。姿貌魁異，高祖奇之，以外孫竇妻之。三遷左衛中郎將，壽陵縣男。以罪貶邛州刺史，進散騎常侍。代還，數年不得調。持兄喪，方葬，會太宗幸南山，因得召見，哀之。數日，入對北門，拜光禄少卿。亨射獵無檢，帝謂曰："卿於朕舊且親，然多交游，自今宜少戒。"亨由是痛飭厲，謝賓客，身安静素，力吏事。終檢校岐州刺史，贈禮部尚書、幽州都督，謚曰恭。

柳澤，是蒲州解人。曾祖父名亨，字嘉禮，隋朝大業末年，任王屋長，陷於李密，不久投歸京城。他身材魁偉相貌出衆，高祖賞識他不同凡俗，把外孫女竇氏嫁給他爲妻。三次升遷爲左衛中郎將，封壽陵縣男。因罪貶任邛州刺史，進升散騎常侍。受代回京，數年没能調任官職。爲兄長服喪，剛剛入葬，適逢太宗到南山，因而得以召見，皇上憐憫他。幾天以後，入宫在北門答對，拜授光禄少卿。柳亨喜歡射獵不知節制，皇帝對他説："卿是朕的舊人又是親戚，然而交游過多，從今以後應當稍加注意。"柳亨因此痛加戒勉，謝絶賓客，身安素静，致力吏事。死時官任檢校岐州刺史，追贈禮部尚書、幽州都督，謚號叫恭。

澤耿介少言笑，風度方嚴。景雲中，爲右率府鎧曹參軍，四歲不遷。先是，中宗時，長寧、宜城、定安諸公主及后女弟、昭容上官與其母鄭、尚宫柴、隴西夫人趙及姻聯數十族，皆能降墨敕授官，號斜封。及姚元崇、宋璟輔政，白罷斜封官數千員。元崇等罷去，太平公主盡奏復之。澤詣闕上疏曰：

臣聞藥不毒不可以蠲疾，詞不切不可以補過。故習甘旨者，非攝養之方；邇諛佞者，非治安之宜。臣竊見神龍以來，綱紀大

柳澤性情耿直不愛談笑，風度端莊舉止嚴肅。景雲年間，任右率府鎧曹參軍，四年没有調官。起初，中宗時，長寧、宜城、定安諸公主以及韋后的妹妹、昭容上官氏和她的母親鄭氏、尚宫柴氏、隴西夫人趙氏以及姻親數十家，都能頒降親筆詔令授任官職，號稱斜封。等到姚元崇、宋璟輔政，禀告皇上罷免斜封官數千名。姚元崇等人罷相離朝後，太平公主又上奏恢復所有的斜封官。柳澤到朝堂上疏説：

臣聽説藥不毒不能去病，言不確當不能補過。所以常食甘甜美味，不合養生之道；親近阿諛奸邪之人，不符治安之策。臣私下看到神龍以來，法度嚴重敗壞，内寵專掌詔

壞，内寵專命，外嬖制權，因貴憑勢，賣官鬻爵。妃主之門同商賈然，舉選之署若闤闠然，屠販者由邪忝官，廢黜者因奸冒進。天下溷亂，幾危社稷，賴陛下聰明神武，拯溺舉墜。耳目所親，豈可忘鑒誡哉？且斜封官者，皆僕妾私謁，迷謬先帝，豈盡先帝意邪？陛下即位之初，用元崇等計，悉以停廢，今又收用之。若斜封之人不可棄邪，韋月將、燕欽融不應褒贈，李多祚、鄭克乂不容蕩雪也。陛下何不能忍於此而能忍於彼，使善惡混并，反覆相攻，道人以非，勸人以僻。今天下咸稱太平公主與胡僧慧範以此誤陛下，故語曰："姚、宋爲相，邪不如正；太平用事，正不如邪。"臣恐流遁致遠，積小爲大，累微成高。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

又言：

尚醫奉御彭君慶以巫覡小伎超授三品，奈何輕用名器，加非其人？臣聞賞一人而千萬人悦者，賞之；罰一人而千萬人勸者，罰之。惟陛下裁察。

疏入，不報。

澤入調，會有詔選者得言事。乃上書曰：

頃者韋氏蠱亂，奸臣同惡，政以賄成，官以寵進，言正者獲戾，行殊者見疑，海内寒心，人用不保。陛下神聖勇智，安宗社於已危，振黎苗之將溺。乃今蠲煩省傜，法明德舉，萬邦愷樂，室家胥歡。《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惟陛下慎厥初，修其終。《書》曰：

命，外嬖控制大權，憑藉權勢，賣官鬻爵。妃嬪公主的門庭就像店鋪一般，選舉的官署如同市場一樣，屠夫小販們由邪路濫居官職，廢職罷免者因奸僞妄加進用。天下混亂，幾乎危害國家，多虧陛下聰明神武，挽救危亡。耳聞目睹，怎可忘記鑒戒呢？况且斜封之官，都是僕妾私謁之人，迷惑先帝，豈能都是出自先帝的本意呢？陛下即位之初，采用姚元崇等人計策，全部加以取消，如今又收用他們。如果説斜封之人不可擯棄，那麼韋月將、燕欽融就不應褒美追贈，李多祚、鄭克乂又不該平反昭雪。陛下爲何不能容忍此而能容忍彼，使善惡混淆，出爾反爾，導人以非，勸人以邪。如今天下都説太平公主和胡僧慧範以此來誤害陛下，所以有這樣的話道："姚、宋爲相，邪不如正；太平用事，正不如邪。"臣擔心流傳致遠，積小爲大，累微成高。不要説没有什麽損傷，災禍將會滋長；不要説没有什麽禍害，禍亂就要變大。

又説：

尚醫奉御彭君慶憑藉巫覡小技破格授任三品官，爲何輕易動用名器，所授非人？臣聽説賞一人而千萬人高興，就要加以獎賞；罰一人而千萬人戒勉，就要進行處罰。希望陛下聖裁明察。

疏奏上後，没有答覆。

柳澤入京調選官職，恰逢有詔令候選官員可以上書言事。於是上書説：

近來韋氏製造禍亂，奸臣一同作惡，政事依靠賄賂而成，官員由於寵愛而進，言詞正直者遭罪罰，品行出衆者受猜疑，天下寒心，人身因此難保。陛下神聖勇智，在已經危急時穩定了國家，即將毁滅時拯救了百姓。如今减省苛捐雜税，法明德立，萬國安樂，家家歡笑。《詩》説："開始時没有不施行德政的，能將德政保持到底的很少。"希望陛下開始時能慎修德政，保持到底。《書》

“惟德罔小，萬邦惟慶；惟不德罔大，墜厥宗。”甚可懼也。夫驕奢起於親貴，綱紀亂於寵幸。禁之於親貴，則天下從；制之於寵幸，則天下畏。親貴爲而不禁，寵幸撓而不制，故政不常，令不一，則奸詐起而暴亂生焉，雖朝施暮戮，而法不行矣。陛下欲親與愛，莫若安之福之。夫寵禄之過，罪之階也，謂安之邪？驕奢之淫，危之梯也，謂福之邪？前事不忘，後之師也。陛下敷求俊哲，使朝夕納誨。其有逆于耳、謬于心者，無速罰，姑求之道；順于耳、便于身者，無急賞，姑求之非道。羞淫巧者拒之，則淫巧息；進忠讜者賞之，則忠讜進。臣聞生於富者驕，生於貴者傲。《書》曰：“罔淫於逸，罔游於樂。”今儲宫肇建，王府復啓，願采温良、博聞、恭儉、忠鯁者爲之僚友，仍請東宫置拾遺、補闕，使朝夕講論，出入侍從，授以訓誥，交修不逮。臣又聞“馳騁畋獵，令人發狂”。今貴戚打球擊鼓，飛鷹奔犬，狎比宵人，盤游藪澤。《書》曰：“内作色荒，外作禽荒。”惟陛下誕降謀訓，勸以學業，示之以好惡，陳之以成敗，則長享福禄矣。臣聞“富不與驕期而驕自至，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頃韋庶人、安樂公主、武延秀等可謂貴且寵矣，權侔人主，威震天下。然怙侈滅德，神怒人棄，豈不謂愛之太極、富之太多乎？“殷鑒不遠，在夏

說：“修德不捨棄小善，天下依賴善行；不修德雖非大惡，也會墜毁宗廟。”確實可畏呀。驕傲奢侈起於親貴，法度混亂起於寵幸。禁絶親貴，天下就會依從；控制寵幸，天下就會畏服。親貴胡作非爲而不加禁止，寵幸干擾政事而不加控制，所以治政變化無常，法令不能統一，則會奸詐興起而暴亂發生，即使晨施刑法暮行殺戮，而法令也無法推行了。陛下如果想親近愛護他們，不如給他們平安和福佑。寵愛榮禄過度，是罪惡的根源，能說是平安嗎？驕縱奢侈過度，是危亡的階梯，能稱作福佑嗎？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陛下廣求才智出衆之士，使他們朝夕進納諫誨。有逆於耳、不合於心的話，不要立即處罰，姑且尋求其中的道理；順於耳、方便於身的話，不要急於獎賞，姑且尋找不合理的地方。獻淫巧者加以拒絶，淫巧之人就會消失；進忠直者加以獎賞，忠直之人就會進用。臣聽說出身於富家者容易驕奢，出生於貴門者容易傲慢。《書》說：“不要過於追求舒適，不要過於貪戀逸樂。”如今太子新立，王府重開，希望選用温和善良、博聞多識、恭謹節儉、忠正耿直之人作爲東宫、王府的僚友，并請在東宫設置拾遺、補闕，使他們朝夕講論，出入侍從，授以訓令，教學不廢。臣又聽說“馳騁游獵，令人發狂”。如今貴戚打馬球擊鼓樂，放鷹跑犬，親近小人，游蕩山澤。《書》說：“在内迷戀於女色，在外迷亂於游獵。”希望陛下頒降謀訓，用學業勸導，曉諭善惡，陳述成敗，則會長享福禄了。臣聽說“富貴不與驕縱相約而驕縱自會到來，驕縱不與罪惡相約而罪惡自會到來，罪惡不與死亡相約而死亡自會來臨”。近來韋庶人、安樂公主、武延秀等人可以説是顯貴而榮寵了，權力與君主相當，威震天下。然而縱情奢侈而敗壞德行，神靈憤怒百姓唾棄，難道不是給予他們的寵愛太過、富貴太多了嗎？“殷的明鑒并不久遠，就在夏后時代。”如今陛下如何勸勉？用皇祖謀訓

后之世。”今陛下何勸？其皇祖謀訓之則乎！陛下何懲？其孝和寵任之失乎！故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夫寵愛之心未有能免，要去其太甚，閑之以禮，則可矣。諸王、公主、駙馬，陛下之所親愛也，矯枉監戒，宜在厥初，使居寵思危，觀過務善。《書》曰：“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惟陛下黜奢僭驕怠，進樸素行業，以勖其非心。臣聞“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願陛下不作無益，不啓私門，不差刑，不濫賞，則惟德是輔，惟人之懷，天祿永終矣。

的法則啊！陛下怎樣鑒戒？就用孝和帝寵信委任的過失啊！所以愛而知其不足，恨而知其良善。寵愛之心無法避免，關鍵在於摒除寵愛太過，以禮來防範，就可以了。諸王、公主、駙馬，是陛下所親愛的人，矯枉鑒戒，應在最初，使他們居寵愛而思危亡，觀過錯而求美善。《書》說：“三種惡劣風氣及由此而滋生的十種罪愆，卿士衹要有一種在身，他的家庭必然淪喪；國君衹要有一種在身，他的國家必將滅亡。”望陛下廢黜過度奢靡驕傲懈怠之人，獎進樸素修業之士，來勸勉改變他們的不正之心。臣聽說“常保美德，就會長保名位；夏桀不長保美德，九州因此滅亡”。希望陛下不做無益之事，不開私門，不濫施刑罰，不妄加賞賜，則天下衹會輔佐有德之君，百姓衹會懷念愛民之主，可以永保帝位了。

睿宗善之，拜監察御史。

睿宗稱善，拜授監察御史。

開元中，轉殿中侍御史，監嶺南選。時市舶使、右威衛中郎將周慶立造奇器以進，澤上書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知見可欲而心必亂矣。慶立雕製詭物，造作奇器，用浮巧爲珍玩，以譎怪爲異寶，乃治國之巨蠹，明王所宜嚴罰者也。昔露臺無費，明君不忍；象箸非大，忠臣憤嘆。慶立求媚聖意，揺蕩上心。陛下信而使之乎，是宣淫於天下；慶立矯而爲之乎，是禁典之所無赦。陛下新即位，固宜昭宣菲薄，廣示節儉，豈可以怪好示四方哉！”書奏，玄宗稱善。歷遷太子右庶子。爲鄭州刺史，未行，卒，贈兵部侍郎。

開元年間，轉任殿中侍御史，監察嶺南考選。當時市舶使、右威衛中郎將周慶立製造奇器進獻，柳澤上書說：“‘不見想要之物，可使心志不亂’，所以知道看見想要之物心志必然迷亂。周慶立雕製怪誕之物，製造奇巧之器，把奇巧作珍玩，以怪誕爲異寶，這是治國的大蛀蟲，是明主應嚴加懲罰的。從前漢文帝時修建露臺所費無幾，然而明君不忍心；殷紂王製造象牙筷子雖非大事，但忠臣憤恨嘆息。周慶立取媚聖意，揺蕩上心。陛下相信而使用，就是向天下顯示荒淫；周慶立假傳詔命而製造，爲法令所不赦。陛下剛剛即位，本應明宣簡樸，廣示節儉，豈能把喜好奇巧的怪癖暴露給四方呢！”書奏上後，玄宗稱贊。歷遷太子右庶子。任鄭州刺史，没有上任，去世，追贈兵部侍郎。

澤從祖範、奭。

柳澤叔祖名範、奭。

## 柳範

範，貞觀中爲侍御史，時吴王恪好田獵，範彈治之。太宗曰：“權萬紀不能輔道恪，罪當死。”範進曰：“房玄齡事陛下，猶不能諫止畋獵，

柳範，貞觀年間任侍御史，當時吴王李恪喜歡游獵，柳範上奏批評他。太宗説：“權萬紀不能輔導李恪，罪當處死。”柳範進言説：“房玄齡事奉陛下，還不能諫阻陛下停止游獵，怎能衹

豈宜獨罪萬紀？"帝怒，拂衣起。頃之，召謂曰："何廷折我？"範謝曰："主聖則臣直，陛下仁明，臣敢不盡愚？"帝乃解。高宗時，歷尚書右丞、揚州大都督府長史。

治權萬紀的罪呢？"皇帝生了氣，拂衣而起。不一會兒，召見柳範對他説："爲何在朝堂上頂撞我？"柳範謝罪道："君主聖明臣就忠直，陛下仁明，臣怎敢不盡愚忠？"皇帝這纔消氣。高宗時，歷任尚書右丞、揚州大都督府長史。

**柳奭**

奭，字子邵。以父隋時使高麗卒焉，故往迎喪，號踊盡哀，爲夷人所慕。貞觀中，累遷中書舍人。外孫爲皇后，遷中書侍郎，進中書令。皇后挾媚道覺，罷爲吏部尚書。后廢，貶愛州刺史。許敬宗等構奭通宫掖，謀行鴆毒，與褚遂良朋黨，罪大逆。遣使殺之，没其家，期以上親并流嶺表，奭房隸桂州爲奴婢。

柳奭，字子邵。因父親在隋時出使高麗死在那裏，所以前往迎喪，頓足號哭極盡哀節，受到夷人的仰慕。貞觀年間，多次升遷擔任中書舍人。外孫女爲皇后，遷任中書侍郎，進升中書令。皇后使用媚道求寵之事被發覺，他被罷相擔任吏部尚書。皇后被廢，貶授愛州刺史。許敬宗等人誣陷柳奭勾結宫掖，陰謀下毒，與褚遂良結爲朋黨，犯了大逆不道之罪。派使者殺死他，抄没他的全家，期服以内的親屬都流放嶺表，柳奭一房隸屬桂州做了奴婢。

神龍初，乃復官爵，子孫親屬緣坐者悉免。開元初，澤兄渙爲中書舍人，上言："臣從伯祖奭，去顯慶三年與褚遂良等五門同被讁戮，雖被原雪，而子孫殆盡，唯曾孫无忝客籍襲州。陛下先天後詔書，嘗任宰相家并録其後。况臣之伯祖無辜被誅，今藁窆未還，後嗣僑處，願許祖伯歸葬，孤孫北遷。"於是詔无忝護奭柩歸鄉里，官給喪事。无忝後歷潭州都督。

神龍初年，纔恢復官爵，受到牽連的子孫親屬全部免罪。開元初年，柳澤的哥哥柳渙任中書舍人，上言説："臣的堂伯祖柳奭，在顯慶三年與褚遂良等五家同時被貶讁殺戮，雖蒙平反昭雪，而子孫死亡殆盡，衹有曾孫柳无忝寄住襲州。陛下先天後曾下詔書，曾經擔任宰相的人家一并録用子孫做官。何况臣之伯祖無辜被殺，如今靈柩還未返回，後嗣僑居外地，希望允許伯祖歸葬，孤孫返回北方。"於是下詔柳无忝護送柳奭的靈柩返回鄉里，官府供給喪事費用。柳无忝後來歷任潭州都督。

**馮元常**　馮元淑

馮元常，相州安陽人，其先蓋長樂信都著姓。曾祖子琮，北齊右僕射。叔祖慈明，有文辭，仕隋爲内史舍人。奉詔討李密，爲密將所縛，身數創，密厚禮之，情謂曰："東都危蹙，我欲率四方賢豪建功業，幸公同之。"慈明曰："公家事先帝，名在王室，乃挾玄感舉兵，亡命至今，復圖反噬，何耶？"密囚之。俄爲翟讓所殺。武德初，贈吏部尚書，謚壯武。

馮元常，是相州安陽人，祖先是長樂信都的大姓。曾祖父名子琮，北齊時任右僕射。叔祖父名慈明，擅長文辭，隋時入仕爲内史舍人。奉詔討伐李密，被李密將領活捉，身受多次創傷，李密對他十分禮遇，誠心地對他説："東都危急困迫，我打算率領四方俊賢豪傑建立功業，希望公能和我同心協力。"馮慈明説："公家事奉先帝，名籍隸屬王室，却挾持楊玄感舉兵，亡命至今，又圖謀反叛，爲什麽呢？"李密將他囚禁。不久被翟讓所殺。武德初年，追贈吏部尚書，謚號壯武。

元常舉明經及第，調浚儀尉。高宗時，擢累監察御史、劍南道巡察使，興利除害，蜀人順賴。歷尚書左丞。嘗密諫帝中宫權重，宜少抑，帝雖置其計，而内然之，由是爲武后所惡。元常在職修舉，識鑒澄遠，帝委遇特厚。及不豫，詔平章百司奏事。武后擅朝，嵩陽令樊文進瑞石，后暴石朝堂示百官。元常奏石妄僞，不可以示群臣。后怒，出爲隴州刺史。會天下岳牧集乾陵，后不欲元常得會，故道徙眉州刺史。劍南有光火盗，夜掠人，晝伏山谷。元常喻以恩信，約悔過自新，賊相率脱甲面縛。賊平，轉廣州都督，詔便驛走官。安南酋領李嗣仙殺都護劉延祐，劫州縣，詔元常討之。率士卒航海，馳檄先示禍福，賊黨多降，元常縱兵斬首惡而還。雖有功，猶以拂旨見怨，不録功。凡三徙，終不得至京師，卒爲酷吏周興所陷，追赴都，下獄死。

馮元常應試明經科考中，調任浚儀尉。高宗時，多次升任爲監察御史、劍南道巡察使，興利除害，蜀人安服依賴。歷任尚書左丞。曾經秘密進諫皇帝説皇后權重，應稍加抑制，皇帝雖然將他的提議擱置不用，心裹却認爲很對，因此受到武后的憎恨。馮元常在任處理事務及時妥當，見識高遠，皇帝十分信任和器重他。等皇帝生了病，下詔命令他商量處理百官奏事。武后專擅朝政，嵩陽令樊文進獻吉祥的石頭，武后將吉祥的石頭陳列在朝堂上讓百官觀看。馮元常奏言石頭是僞造的，不可以向群臣展示。武后惱怒，貶他出任隴州刺史。適逢天下刺史聚會乾陵，武后不想讓馮元常參加大會，所以半路調他任眉州刺史。劍南有光火盗，夜間出來搶人，白天藏在山谷。馮元常向他們曉諭恩信，允許他們悔過自新，盗賊相繼脱去鎧甲反捆雙手投降。盗賊被平定以後，他轉任廣州都督，下詔從驛路赴任。安南酋長李嗣仙殺害都護劉延祐，攻掠州縣，詔令馮元常討伐。他率士兵渡海，飛遞檄文先宣示禍福，賊黨大多投降，馮元常縱兵斬殺首惡之後回軍。雖然立了功，依然因爲違逆旨意而遭受怨恨，没有記録功勞。共三次改官，始終不能回到京城，最後被酷吏周興陷害，追召他趕赴都城，關入獄中而死。

元常閨門雍睦，有禮法，雖小功喪不御私室。神龍中，旌其家，大署曰“忠臣之門”。天下高其節，凡名族皆願通婚。

馮元常内室和睦，頗有禮法，即使在小功小喪期間也不進内室。神龍年間，賜匾旌表其家，匾上大字爲“忠臣之門”。天下推重他的節操，凡是名族都願與他家通婚。

從弟元淑，及后時，歷清漳、浚儀、始平三縣令，右善去惡，人稱爲神明。與奴僕日一食，馬日一秣，所至不挈妻子，斥奉餘以給貧窮。或譏其近名，元淑曰：“吾性也，不爲苦。”中宗降璽書勞勉，付狀史官。元淑約潔過於元常，然剛直不及也。終祠部郎中。

堂弟名元淑，在武后時，歷任清漳、浚儀、始平三縣縣令，獎善去惡，被百姓稱爲神明。每天有一餐和奴僕共食，親自給馬喂一次草料，到任之處不帶妻子兒女，拿出俸禄的節餘接濟貧窮。有人譏嘲他沽名釣譽，馮元淑説：“這是我的本性，不以此爲苦。”中宗頒降詔書慰勞勉勵，把他的行狀交付史官。馮元淑節儉樸素超過馮元常，然而剛直不及。官位終於祠部郎中。

**蔣欽緒**　*蔣沇*

蔣欽緒，萊州膠水人。頗工文辭，擢進士第，累遷太常博士。中宗

蔣欽緒，是萊州膠水人。非常精於文辭，考中進士科，多次升任爲太常博士。中宗開始親

始親郊，國子祭酒祝欽明建言，皇后應亞獻，欲以媚韋氏。天子疑之，詔禮官議。衆曲意阿徇，欽緒獨抗言不可，諸儒壯其節。

歷吏部員外郎。始，韓琬爲高郵主簿，使京師，自負其才，有不遇之言題客舍。它日，欽緒見之，笑曰："是子嘆後時耶？"久之，琬舉賢良方正，欽緒擢其文異等，因謂曰："朋友之過免未？"琬曰："今日乃見君子之心。"其務薦引士類此。

欽緒精治道，馭吏整嚴，雖銖秒罪不貸。出爲華州長史。蕭至忠自晋州被召，過欽緒，欽緒本姻家，因戒曰："以君才不患不見用，患非分而求耳。"至忠竟及禍。開元十三年，以御史中丞録河南囚，宣尉百姓，振窮乏。徙吏部侍郎，歷汴、魏二州刺史，卒。

性孤潔自守，唯與賈曾、郭利貞相友云。

子沇，亦專潔博學，少有名。以孝廉授洛陽尉，遷監察御史，與兄演、溶、弟清俱爲才吏，有名天寶間。始，河南尹韓朝宗、裴迥嘗委訊覆檢句，而處事平，剖斷精允，群寮莫能望也。乾元中，歷陸渾、盩厔、咸陽、高陵四縣令，美政流行，長老紀焉。郭子儀軍出其縣，敕麾下曰："蔣沇，賢令，供億當有素，士得蔬飯足矣，毋撓其清也！"遷長安令，以刑部郎中兼侍御史，領渭橋運出納使。

元載持政，守道士類不遷，沇以故滯郎位，不得調。常衮代相，聞士議恨沇屈，故擢御史中丞、東都副留守。再遷大理卿，持法明審，號稱職。德宗出奉天，沇奔行在，爲賊所拘，欲誘署僞職，沇絶食不應命，竄

自到南郊祭祀天地，國子祭酒祝欽明建議，皇后應該主持第二次獻祭，企圖以此討好韋氏。天子猶豫，下詔禮官討論。衆臣曲意奉迎，惟有蔣欽緒直言不可，衆儒士贊揚他氣節剛直。

歷任吏部員外郎。起初，韓琬任高郵主簿，出使京城，自負其才，在客舍題下懷才不遇之詞。一天，蔣欽緒見到他，笑着問道："你是感嘆生不逢時嗎？"很久以後，韓琬應試賢良方正科，蔣欽緒録取他文辭異等，於是對他說："朋友之責是否可以免掉？"韓琬說："今日纔見君子之心。"他致力於推薦引進士人就是如此。

蔣欽緒精於治政之道，統馭下吏嚴肅整齊，雖是銖秒小罪也不放過。出任華州長史。蕭至忠從晋州被召入京城，經過蔣欽緒處，蔣欽緒和他本是親家，就告誡他說："以君之才不怕不被任用，怕就怕有非分之求。"蕭至忠最終遇禍。開元十三年，以御史中丞復查河南囚犯，宣慰百姓，賑濟貧窮。改任吏部侍郎，歷任汴、魏二州刺史，去世。

蔣欽緒性格孤傲高潔自守，祇與賈曾、郭利貞相互來往密切。

兒子名沇，也是人品高潔而學問廣博，年輕時就有名氣。以孝廉而授任洛陽尉，遷任監察御史，與哥哥蔣演、蔣溶、弟弟蔣清俱爲有才之吏，聞名天寶年間。起初，河南尹韓朝宗、裴迥曾經委托他審訊檢録刑獄，他處事公平，剖析判斷精確合理，衆僚無人能及。乾元年間，歷任陸渾、盩厔、咸陽、高陵四縣縣令，美政流傳，被鄉里長老記載下來。郭子儀的軍隊經過他的縣境，傳令麾下說："蔣沇，是好縣令，供應軍隊應當有一定的法度，士兵得到粗食就可以了，不要擾亂縣境損害縣治的清明！"升任長安令，以刑部郎中兼任侍御史，領渭橋運出納使。

元載把持朝政，守道之士不得升遷，蔣沇因此滯留在郎中之位，没能調官。常衮接替元載爲相，聽到士人談論爲蔣沇受屈而遺憾，所以升任他爲御史中丞、東都副留守。二次升任大理卿，執法公正明審，號爲稱職。德宗出居奉天，蔣沇投奔皇上出行的臨時停駐之地，被賊抓獲，企圖

伏里中，不復見。京師平，乃出，擢右散騎常侍。卒年七十四，贈工部尚書。

誘勸他任僞官，蔣沇絶食拒接僞命，逃亡躲在民間，不再露面。京城平定，他纔現身，升任右散騎常侍。去世那年七十四歲，追贈工部尚書。

蔣清

清舉明經中第，調鞏丞。東京留守李憕賢之，表爲判官，與憕同死安禄山亂，贈禮部侍郎。敬宗時，録其孫鄖爲伊闕令。初，清蒙難，以秩卑不及謚。大和初，其出吏部郎中王高言之朝，追謚曰忠。

蔣清考中明經科，調任鞏縣丞。東京留守李憕認爲他有才幹，上表任他爲判官，與李憕同死於安禄山之亂，追贈禮部侍郎。敬宗時，録用他的孫子蔣鄖爲伊闕令。起初，蔣清遇難，因官職低微不得追謚。大和初年，他的外孫吏部郎中王高在朝上言，追謚叫忠。



# 唐書卷一百一十三

## 列傳第三十八

### 唐張徐列傳

**唐臨**　唐晈

唐臨，字本德，京兆長安人，周内史瑾之孫。其先自北海内徙。

唐臨，字本德，京兆長安人，是北周内史唐瑾的孫子。他的祖先從北海遷到内地。

武德初，隱太子討王世充，臨以策進説，太子引直典書坊，授右衛率府鎧曹參軍。太子廢，出爲萬泉丞。有輕囚久繫，方春，農事興，臨説令可且出囚，使就畎畝。不許。臨曰："有所疑，丞執其罪。"令移疾，臨悉縱歸，與之約，囚如期還。

武德初年，隱太子討伐王世充，唐臨獻計游説，太子引用他在典書坊當值，授任右衛率府鎧曹參軍。隱太子被廢，他出任萬泉丞。縣裏有輕刑囚犯長期關在獄中，時逢春季，農事繁忙，唐臨勸説縣令暫時釋放囚犯出獄，令他們回家耕種。縣令不答應。唐臨説："如果你擔心出事，我願獨自承擔罪責。"縣令於是稱病告假，唐臨將囚犯全部放出，與他們約定，囚犯按期返回。

再遷侍御史。大夫韋挺責著位不肅，明日，挺越次與江夏王道宗語，臨進曰："王亂班。"道宗曰："與大夫語，何至爾！"臨曰："大夫亦亂班。"挺失色，衆皆悚伏。俄持節按獄交州，出冤繫三千人。累遷大理卿。高宗嘗録囚，臨占對無不盡，帝喜曰："爲國之要在用法，刻則人殘，寬則失有罪，惟是折中，以稱朕意。"它日復訊，餘司斷者輒紛訴不臣，獨臨所訊無一言。帝問故，答曰："唐卿斷囚不冤，所以絶意。"帝嘆曰："爲獄者固當若是。"乃自述其考曰"形如死灰，心若鐵石"云。

經二次升遷擔任侍御史。大夫韋挺指責朝廷班列不整齊，第二天，韋挺越位和江夏王李道宗説話，唐臨走上前説道："王爺擾亂班列。"李道宗説："我和大夫説話，何至如此！"唐臨説："大夫也擾亂班列。"韋挺臉色大變，衆人都害怕而心服。不久持符節巡察交州刑獄，放出蒙冤被押的三千犯人。多次升任爲大理卿。高宗曾經復審囚犯，唐臨應聲答對十分周詳，皇帝高興地説："治國的關鍵在於刑法，嚴峻則人受殘害，寬鬆則會放過罪犯，務必要適中，使朕稱心如意。"另一天皇帝又訊問犯人，其他官員判决的犯人都紛紛上訴不服，衹有唐臨所判决的無人稱冤。皇帝詢問原因，犯人回答説："唐卿對囚犯的裁斷并不冤屈，所以斷絶上訴的念頭。"皇帝嘆息説："作爲法官就應該如此。"於是親自評述他的考績説"形如死灰，心若鐵石"之類。

永徽元年，拜御史大夫。蕭齡之

永徽元年，拜授御史大夫。蕭齡之曾經任廣

嘗任廣州都督，受賕當死，詔群臣議，請論如法，詔戮于朝堂。臨建言："群臣不知天子所以議之之意。在律有八。王族戮于隱，議親也；刑不上大夫，議貴也。今齡之貪贓狼扈，死有餘咎。陛下以異於它囚，故議之有司，又令入死，非堯、舜所以用刑者，不可爲後世法。"帝然之。齡之，齊高帝五世孫，由是免死。

州都督，受賄應當處死，詔令群臣議罪，群臣議定請求依法論處，下詔在朝堂處死。唐臨上言説："群臣不瞭解天子讓議罪的本意。律有八種議法。王族處死在隱密之處，是議親；刑不上大夫，是議貴。如今蕭齡之貪贓一事聲名狼藉，死有餘辜。陛下因他和其他囚犯地位不同，所以讓有關官員議罪，又下令殺死他，不合堯、舜用刑的原則，不可爲後世效法。"皇帝認爲他説的對。蕭齡之，是齊高帝的五世孫，因此免死。

臨累遷吏部尚書。初，來濟謫台州，李義府謫普州，臨奏許禕爲江南巡察使，張倫劍南巡察使。禕與濟善，而倫與義府有隙。武后常右義府，察知之，謂臨遣所私督其過，坐免官。起爲潮州刺史，卒，年六十。

唐臨多次遷任爲吏部尚書。起初，來濟被貶到台州，李義府被貶往普州，唐臨上奏請求命許禕爲江南巡察使，張倫爲劍南巡察使。許禕和來濟關係好，而張倫和李義府有矛盾。武后常常偏袒李義府，察知此事，認爲唐臨派親信搜求李義府的過失，因此被免官。起任潮州刺史，去世，終年六十歲。

臨儉薄寡欲，不好治第宅。性旁通，專務掩人過。見妻子，必正衣冠。

唐臨節儉寡欲，不喜歡修治宅第。性格開通，注重替人遮掩過失。見妻子兒女時，總是衣冠整齊。

兄皎，武德初，爲秦王府記室，從王征討，掌書檄。貞觀中，官吏部侍郎。先是，選集四時補擬，不爲限。皎請以冬初集，盡季春止，後遂爲法。終益州長史，贈太常卿。

哥哥名皎，武德初年，任秦王府記室，隨從秦王征討，負責起草檄文。貞觀年間，官任吏部侍郎。在此之前，候選官員四季聚集京城授任官職，没有時間限制。唐皎請求在十月時候選官員會集，來年春末結束，後來便成爲定法。死時官任益州長史，追贈太常卿。

子之奇，給事中。坐章懷太子屬徙邊。後除括蒼令，與徐敬業起兵，誅。

兒子名之奇，任給事中。因是章懷太子僚屬而獲罪被發配邊地。後來授任括蒼令，參預徐敬業起兵，被殺。

### 唐紹

臨孫紹。紹，神龍時爲太常博士。遷左臺侍御史、度支員外郎，常兼博士。韋庶人請妃、公主、命婦以上葬給鼓吹，詔可。紹曰："鼓吹本軍容，黄帝戰涿鹿，以爲警衛，故曲有《靈夔吼》、《鵰鶚争》、《石墜崖》、《壯士怒》之類。惟功臣詔葬，得兼用之。男子有四方功，所以加寵。雖郊祀天地，不參設，容得接閨閫哉？在令，五品官昏葬，無給鼓吹者，唯

唐臨的孫子名紹。唐紹，神龍時任太常博士。升任左臺侍御史、度支員外郎，經常兼任博士。韋庶人請求妃嬪、公主、有封號的婦女以上在喪葬時賜給鼓樂，下詔同意。唐紹説："鼓樂本是爲了軍容，黄帝戰於涿鹿，以之作爲警衛，所以樂曲有《靈夔吼》、《鵰鶚争》、《石墜崖》、《壯士怒》之類。衹有功臣奉詔入葬，得以使用。男子有四方之功，以此加以褒寵。即使到郊外祭祀天地，也不能添加使用，豈能接近閨房呢？據令，五品官婚葬，不給鼓樂，衹有五品的京官可

京官五品則假四品，蓋班秩在夫若子。請罷前詔，用舊典。”不省。

以借用四品的鼓樂，而婦人的品秩應依據大夫或兒子。請停止先前的詔令，采用舊典。”皇上没有答覆。

中宗始郊，國子祭酒祝欽明等知韋后能制天子，欲迎諂之，即奏以皇后亞獻，安樂公主終獻，又四時及列帝誕日，遣使者詣陵如事生。紹以為非禮，引正誼固争。帝又詔武氏陵及諸武墓皆置守户，紹謂：“昊、順二陵守户五百，與昭陵同。在令，先世帝王陵户二十，今雖崇奉外家，宜準附常典。又親王墓户十，梁、魯乃追贈，不可逾真王。褒德衛卒，至逾宗廟，不可明甚，請罷之。”又言：“比群臣務厚葬，以俑人象駿眩耀相矜，下逮衆庶，流宕成俗。願按令切敕裁損，凡明器不許列衢路，惟陳墓所。昏家盛設障車，擁道為戲樂，邀貨捐貲動萬計，甚傷化紊禮，不可示天下。”事雖不從，議者美嘆。

中宗開始到南郊祭祀天地，國子祭酒祝欽明等人知道韋后能控制天子，想迎合討好她，就上奏請求讓皇后主持第二次獻祭，安樂公主主持最後一次獻祭，又在四時及列帝生日，派使者到各陵祭祀如同侍奉生者。唐紹認爲不合禮制，引用正義一再争執。皇帝又下詔令武氏陵墓和諸武陵墓都設置守陵民户，唐紹說：“昊、順二陵設守陵民户五百家，和昭陵相同。據令，先世帝王設置守陵民户二十家，如今雖然尊崇外戚，也應依據常規。另外親王守墓民户十家，而梁王、魯王是追贈，不可超過生前就受封的王爺。褒德廟衛兵，甚至超過宗廟，令人十分不解，請求撤銷。”又說：“近來群臣追求厚葬，以木製或陶製的俑人和假車假馬來互相炫耀誇矜，下至平民百姓，風行成俗。希望按令嚴令裁減，凡是陪葬物品不許陳列在大路上，祇能陳放在墓地。結婚之家動用很多人擁塞巷門使車輛不得通行，阻塞道路舉行游戲娱樂，索物送禮動輒萬計，特别有傷風化違反禮制，不可示以天下。”此事雖然没被采納，却受到輿論的稱贊。

睿宗即位，數言政損益，再遷給事中，兼太常少卿。先天二年，玄宗講武驪山，紹以典儀坐失軍容，當斬。帝怒甚，執纛下，左右猶冀少貸，金吾將軍李邈遽傳詔斬之。時深咎邈，帝亦悔，俄詔罷邈官，擯于家。

睿宗即位，多次陳奏政事得失，二次升遷爲給事中，兼任太常少卿。先天二年，玄宗在驪山演練軍隊，唐紹因主管禮儀有損軍容，罪當處斬。皇帝極爲惱怒，將他押到大旗下，左右之人還希望能稍加寬免，金吾將軍李邈立即傳詔處斬了他。當時人深爲怪罪李邈，皇帝也感到後悔，不久下詔罷去李邈的官職，廢棄在家。

## 張文瓘

張文瓘，字稚圭，貝州武城人。隋大業末，徙家魏州之昌樂。幼孤，事母、兄以孝友聞。貞觀初，第明經，補并州參軍。時李勣為長史，嘗嘆曰：“稚圭，今之管、蕭，吾所不及。”勣入朝，文瓘與屬僚二人皆餞，勣贈二人以佩刀、玉帶，而不及文瓘。文瓘以疑請，勣曰：“子無為嫌。

張文瓘，字稚圭，是貝州武城人。隋朝大業末年，遷家到魏州的昌樂。幼年喪父，事奉母親、哥哥以孝順友愛聞名。貞觀初年，考中明經科，授任并州參軍。當時李勣任長史，曾經贊嘆說：“張稚圭，是當今的管仲、蕭何，我比不上他。”李勣入朝，張文瓘和僚屬二人都爲他餞行，李勣贈那兩人佩刀、玉帶，而無物送給張文瓘。張文瓘感到疑惑而向他請教，李勣說：“你不要

若某，尤豫少决，故贈以刀，欲其果於斷；某放誕少檢，故贈以帶，俾其守約束。若子才，無施不可，焉用贈？"因極推引。再遷水部員外郎。時兄文琮爲户部侍郎，於制，兄弟不并臺閣，出爲雲陽令。累授東西臺舍人，參知政事。乾封二年，遷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遂與勣同爲宰相。俄知左史事。

多心。像某人，猶豫不決，所以贈給佩刀，希望他能果斷；某人放蕩不羈，所以贈給玉帶，使他遵守約束。至於你這樣的才能，做什麽不可以，哪裏用贈送物品？"於是極力推薦引進。二次遷任爲水部員外郎。當時哥哥張文琮任户部侍郎，按照制度，兄弟不許同時在臺閣任職，於是他出任雲陽令。多次授任爲東西臺舍人，參預主持政事。乾封二年，升任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於是和李勣同任宰相。不久主持左史事。

時高宗造蓬萊、上陽、合璧等宫，復征討四夷，京師養厩馬萬匹，帑廥寖虚。文瓘諫曰："王者養民，逸則富以康，勞則怨以叛。秦、漢廣事四夷，造宫室，至二世土崩，武帝末年户口减半。夫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人罔常懷，懷于有仁。臣願撫之，無使勞而生怨。隋監未遠，不可不察。"帝善其言，賜繒錦百段，爲減厩馬數千。

當時高宗建造蓬萊、上陽、合璧等宫，又征討四夷，京城飼養官馬一萬匹，倉庫漸漸空虚。張文瓘上諫説："王者養育百姓，使他們安逸就會富足而安康，使他們勞擾就會怨恨而反叛。秦、漢廣征四夷，大建宫室，到秦二世時土崩瓦解，漢武帝末年户口减少一半。制治要在未亂之時，保國要在未危之際。民心不會永遠不變，衹是歸心仁政，臣希望陛下撫慰百姓，不要使他們因勞擾而産生怨恨。隋朝的教訓不遠，不可不深思。"皇帝認爲他説得對，賜給絲織錦物一百段，爲此削減官馬數千。

改黄門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又兼大理卿。不旬日，斷疑獄四百，抵罪者無怨言。嘗有小疾，囚相與齋禱，願亟視事。時以執法平恕方戴胄。後拜侍中，兼太子賓客。諸囚聞其遷，皆垂泣，其得人心如此。性嚴正，未嘗回容，諸司奏議，悉心糾駁，故帝委之。或時移疾，佗宰相奏事，帝必問與文瓘議未。若不者，曰："往共籌之。"或曰："已議。"即皆報可。

改任黄門侍郎，兼任太子右庶子，又兼任大理卿。不到十天，裁斷疑案四百件，被判罪者没有怨言。曾患小病，囚犯相互設齋祈禱，希望他能儘快處理事務。當時認爲他執法公平寬恕與戴胄相仿。後來拜授侍中，兼任太子賓客。衆囚犯聽説他調了官，都流淚哭泣，他得人心就是如此。他性情嚴肅正直，從不曲法寬容，衆部門奏議，盡心加以糾正辯駁，所以皇帝信任他。有時生病請假，其他宰相奏事，皇帝一定要問和張文瓘商量了没有。如果没有，就説："去和他一起商量。"如果説："已經商議過了。"就都同意施行。

新羅叛，帝將出兵討之。時文瓘病卧家，自力請見，曰："吐蕃盜邊，兵屯境未解，新羅復叛，議者欲出師，二虜俱事，臣恐人不堪弊，請息兵修德，以懷異俗。"詔可。

新羅反叛，皇帝打算出兵討伐。當時張文瓘卧病在家，勉强起來請求晋見皇上，説："吐蕃侵略邊塞，軍隊駐屯邊境危機尚未解除，新羅又反叛，議論之人主張出師，對二虜同時征討，臣擔心百姓不堪疲敝，希望停兵修德，來招服異族。"下詔同意。

初，同列以堂饌豐餘，欲少損。

起初，同僚因政事堂公膳過於豐盛，打算稍

文瓘曰："此天子所以重樞務、待賢才也，吾等若不任職，當自引避，不宜節減，以自取名。"衆乃止。卒，年七十三，贈幽州都督，謚曰懿。以嘗事孝敬皇帝，詔陪葬恭陵。

微減少。張文瓘説："這是天子爲重視樞務、招待賢才而設置的，我們衆人如果不稱職，就當主動引退，不應節減公膳，來博取美名。"衆人於是作罷。去世，終年七十三歲，追贈幽州都督，謚號叫懿。因他曾侍奉過孝敬皇帝，下詔陪葬恭陵。

四子：潛，爲魏州刺史；沛，同州刺史；洽，衛尉卿；涉，殿中監。父子皆至三品，時謂萬石張家。韋温誅，涉爲亂兵所殺。

有四個兒子：張潛，任魏州刺史；張沛，任同州刺史；張洽，任衛尉卿；張涉，任殿中監。父子都位至三品，當時號稱萬石張家。韋温被殺，張涉被亂兵殺死。

張文琮　張錫

文琮，好自寫書，筆不釋手。子弟諫止，曰："吾好此，不爲倦。"貞觀中，爲治書侍御史，遷亳州刺史。永徽初，獻《文皇帝頌》，優制褒美，拜户部侍郎。坐房遺愛從母弟，出爲建州刺史。州尚淫祀，不立社稷，文琮下教曰："春秋二社本于農，今此州廢不立，尚何觀？比歲田畝卒荒，或未之思乎！神在于敬，可以致福。"於是始建祀場，民悦從之。卒于官。

張文琮，喜歡自己著書，筆不離手。子弟勸止，他説："我喜歡這樣，不覺疲倦。"貞觀年間，任治書侍御史，遷任亳州刺史。永徽初年，進獻《文皇帝頌》，下詔褒揚贊美，拜授户部侍郎。因是房遺愛的姨表弟而受連累，出任建州刺史。此州信奉不合禮制的鬼神，不奉立土神和穀神，張文琮下教令説："春秋兩次祭祀土神和穀神本是爲了農事，如今此州廢而不立，風俗該向什麽看齊？近年田畝全部抛荒，還不想想原因嗎！對神恭敬，可以招致福祐。"於是開始建立祭祀之所，百姓高興而遵從。死於官任。

子錫，久視初，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代其甥李嶠爲宰相。請還廬陵王，不爲張易之所右。與鄭杲俱知選，坐泄禁中語，又賕謝巨萬，時蘇味道亦坐事，同被訊，繫鳳閣，俄徙司刑三品院。錫按轡專道，神氣不懾，日膳豐鮮，無損貶。味道徒步赴逮，席地菜食。武后聞之，釋味道，將斬錫，既而流循州。神龍中，累遷工部尚書，兼修國史，東都留守。韋后臨朝，詔同中書門下三品，旬日，出爲絳州刺史。累封平原郡公，卒。

兒子名錫，久視初年，任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接替外甥李嶠任宰相。請求召回廬陵王，不受張易之兄弟的左右。和鄭杲同掌選舉之事，因泄露宫中言語獲罪，又收受謝禮巨萬，當時蘇味道也因事獲罪，二人同時被訊問，關在鳳閣，不久遷往司刑三品院。張錫旁若無人地緊扣馬繮緩緩而行，面無懼色，每日飯食豐盛鮮美，毫不減少。蘇味道徒步前往拘禁之地，席地而坐衹吃素食。武后聽説後，釋放了蘇味道，要處斬張錫，不久被流放循州。神龍年間，多次遷任爲工部尚書，兼修國史，東都留守。韋后臨朝聽政，下詔令他同中書門下三品，十天後，出任絳州刺史。多次受封爲平原郡公，去世。

文琮從父弟文收，終太子率更令。善音律，著《新樂書》十餘篇。

張文琮堂弟名文收，官位終於太子率更令。擅長音律，著有《新樂書》十多篇。

**徐有功**

徐有功，名弘敏，避孝敬皇帝

徐有功，名弘敏，避孝敬皇帝的名諱，用字

諱，以字行，國子博士文遠孫也。舉明經，累補蒲州司法參軍，襲封東莞縣男。爲政仁，不忍杖罰，民服其恩，更相約曰：“犯徐參軍杖者，必斥之。”訖代不辱一人。累遷司刑丞。時武后僭位，畏唐大臣謀己。於是周興、來俊臣、丘神勣、王弘義等揣識后指，置總監牧院諸獄，捕將相，俾相鉤逮，掩搦護送，楚掠凝慘。又污引天下豪桀，馳使者即按，一切以反論。吏爭以周内窮詆相高，后輒勸以官賞，於是以急變相告言者無虛日。朝野震恐，莫敢正言，獨有功數犯顔爭枉直，后厲語折抑，有功爭益牢。

行世，是國子博士徐文遠的孫子。考中明經科，多次授任爲蒲州司法參軍，繼承封爵東莞縣男。爲政仁惠，不忍施行杖罰，百姓感服他的恩義，相互約定說：“誰若犯法受到徐參軍的杖罰，大家一定要譴責他。”直到任滿被代没用杖刑處罰一人。多次遷任爲司刑丞。當時武后篡奪皇位，害怕唐室大臣謀害自己。於是周興、來俊臣、丘神勣、王弘義等人猜知武后的意圖，設置總監牧院諸獄，拘捕將相，使他們互相告發株連，逮捕押送，拷打殘酷。又誣陷牽扯天下豪傑，派使者乘馬疾馳趕往審訊，都以謀反論處。官吏爭相以羅織罪狀極盡詆毁相標榜，武后就賞官鼓勵，於是緊急告發重大謀反案件之人日日不斷。朝野震驚恐懼，無人敢講直言，惟獨徐有功幾次犯顔爭論是非，武后厲聲斥責，徐有功越發固執爭辯。

時博州刺史琅邪王冲，責息錢于貴鄉，遣家奴督斂，與尉顔餘慶相聞知，奴自市弓矢還。會冲坐逆誅，魏州人告餘慶豫冲謀，后令俊臣鞫治，以反狀聞。有司議：“餘慶更永昌赦，法當流。”侍御史魏元忠謂：“餘慶爲冲督償、通書，合謀明甚，非曰支黨，請殊死，籍其家。”詔可。有功曰：“永昌赦令：‘與虺貞同惡，魁首已伏誅，支黨未發者原之。’《書》曰：‘殲厥渠魁’，律以‘造意爲首’，尋赦已伏語，則魁首無遺。餘慶赦後被言，是謂支黨。今以支爲首，是以生入死。赦而復罪，不如勿赦；生而復殺，不如勿生。竊謂朝廷不當爾。”后怒曰：“何謂魁首？”答曰：“魁者，大帥；首者，元謀。”后曰：“餘慶安得不爲魁首？”答曰：“若魁首者，虺貞是已。既已伏誅，餘慶今方論罪，非支黨何？”后意解，乃曰：“公更思之。”遂免死。當此時，左右及衛仗在廷陛者數百人，皆縮項不敢息，而有功氣定言詳，巖然不橈。

當時博州刺史琅邪王李冲，在貴鄉徵收利錢，派家奴監督收斂，與縣尉顔餘慶互通聲氣，家奴私自購買弓箭返回。恰逢李冲因謀反罪被殺，魏州人告發顔餘慶參預李冲謀反，武后命令來俊臣審訊處置，用謀反情狀上報。有關官員議論說：“顔餘慶經過永昌大赦，按法應當流放。”侍御史魏元忠說：“顔餘慶替李冲追債、通信，合謀之事非常明顯，并非支黨，請處以死刑，抄没他的全家。”下詔同意。徐有功說：“永昌赦令：‘與虺貞勾結謀反，魁首已伏法被殺，支黨没有暴露者一概寬免。’《書》說：‘消滅罪魁禍首’，律規定‘首倡爲首惡’，根據赦令魁首已伏法被殺之語，那麼魁首并没有遺漏。顔餘慶是在大赦之後被人揭發的，就是支黨。現在把支黨做爲禍首，是把生罪判爲死罪。赦免後又加罪，不如不赦；生而又殺，不如不生。臣私下認爲朝廷不應如此。”武后生氣地問：“什麼是魁首？”他回答說：“魁者，是大帥；首者，是主謀。”武后說：“顔餘慶怎麼不是魁首？”他回答道：“至於魁首，就是虺貞。既然已伏法被殺，顔餘慶現在纔論罪，不是支黨是什麼？”武后怒意消除，便說：“公再想想。”於是免了顔餘慶的死罪。當時左右之人及在殿廷的衛仗有數百人，都縮着脖子不敢出聲，然而徐有功神態自若言論周詳，堅强

有韓紀孝者，受徐敬業僞官，前已物故，推事使顧仲琰籍其家，詔已報可。有功追議曰：“律，謀反者斬。身亡即無斬法，無斬法則不得相緣。所緣之人亡，則所因之罪滅。”詔從之，皆以更赦免，如此獲宥者數十百姓。

累轉秋官郎中。鳳閣侍郎任知古、冬官尚書裴行本等七人被誣當死，后謂宰相曰：“古人以殺止殺，我今以恩止殺，就群公丐知古等，賜以再生，可乎？”俊臣、張知默固請如法，后不許。俊臣獨引行本更驗前罪。有功奏曰：“俊臣違陛下再生之賜，不可以示信。”於是悉免死。

道州刺史李仁褒兄弟爲人誣構，有功争不能得。秋官侍郎周興劾之曰：“漢法，附下罔上者斬，面欺者亦斬。在古，析言破律者殺。有功故出反囚，罪當誅，請按之。”后不許，猶坐免官。

俄起爲左肅政臺侍御史，辭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繫庖厨者，勢固自然。陛下以法官用臣，臣守正行法，必坐此死矣。”后固授之。天下聞有功復進，洒然相賀。時有詔：“公坐流、私坐徒以上會赦免，逾百日不首者，復論。”有功奏曰：“陛下寬殊死罪，已發者原之，是通改過之心、自新之路。故律，告赦前事，以其罪坐之。若無告言，所犯終不自發；如告言赦前事，則與律乖。今赦前之罪，不自言者，還以法論，即恩雖布天下，而一罪不能貸，臣竊爲陛下不取。”后更詔五品以上議可。

又上疏曰：“天下員有定，比選

不屈。

有個叫韓紀孝的人，做過徐敬業的僞官，早已死去，推事使顧仲琰抄没他的全家，已下詔同意。徐有功追着議論説：“依照律，謀反者斬。身死就不實施斬刑，不實施斬刑就不得牽連治罪。牽連治罪之人死亡，因此而來的罪行就要減免。”下詔聽從，都因經過大赦而免，如此獲得寬免的有數十百家。

多次轉任爲秋官郎中。鳳閣侍郎任知古、冬官尚書裴行本等七人被誣陷該當處死，武后對宰相説：“古人用刑殺止凶殺，我如今用恩義止凶殺，向衆公爲任知古等人求情，賜他們再生，可以嗎？”來俊臣、張知默堅决請求依法處死，武后不答應。來俊臣單引裴行本重新證實前罪。徐有功上奏説：“來俊臣違背陛下再生的恩賜，不能顯示信義。”於是全部免死。

道州刺史李仁褒兄弟被人誣陷，徐有功争辯不能救免。秋官侍郎周興彈劾他説：“漢法，依附臣下欺瞞皇上者斬，當面欺騙君主者斬。在古代，斷章取義破壞法令者殺。徐有功有意爲謀反罪犯開脱，罪當處死，請追究他的罪行。”武后不同意，但他仍然因此免官。

不久起任左肅政臺侍御史，他推辭説：“臣聽説鹿奔走山林而生命繫於庖厨之手，本是自然之理。陛下任臣做法官，臣守正執法，定會因此而死。”武后執意要授任他。天下人聽説徐有功重新進官，都欣然相慶。當時有詔：“因公事獲罪處以流刑、因私事獲罪處以徒刑以上的罪犯遇大赦免刑，超過百天不自首者，重新論罪。”徐有功彈奏説：“陛下寬免極死之罪，罪行已暴露的寬免，這是打通改過之心、自新之路。從前律文規定，上告大赦以前之事，按其罪行治罪。如果無人上告，罪行最終不會自行暴露；如果所告是赦前之事，就與律文相違。如今赦免以前的罪行，不自首的人，仍要以法論處，這就是皇恩雖然頒行天下，然而一個罪犯也未能獲免，臣私下認爲陛下不應如此。”武后又下詔五品以上官員討論同意。

又上疏説：“天下官員有定額，近來候選官

者日多，選曹諉囑公行，囂謗滿路。唐季人多逆節，鞫訊結斷，刑慘獄嚴，革命歲久，其流弗改。事表生情，法外構理，而刻薄吏驅扇成奸。雖朝堂進表，列匭内牒，叫閽弗聽，叩鼓弗聞，使申其冤，正增其枉。誠令天官銓注有所不平、法司推斷舞法深詆、三司理匭受所上章擁塞不白者皆許臣按驗劾發，奪禄貶勞，不越月逾時，可致刑措。”后納之。

竇孝諶妻龐爲其奴怖以妖祟，教爲夜解，因告以厭詛。給事中薛季昶鞫之，龐當死。子希瑊訟冤，有功明其枉。季昶劾有功黨惡逆，當棄市。有功方視事，令史泣以告。有功曰：“豈吾獨死，而諸人長不死邪?”安步去。后召詰曰：“公比斷獄多失出，何耶?”對曰：“失出，臣小過；好生，陛下大德。”后默然。龐得减死，有功免爲民。

起拜左司郎中，轉司刑少卿。與皇甫文備同按獄，誣有功縱逆黨。久之，文備坐事下獄，有功出之。或曰：“彼嘗陷君於死，今生之，何也?”對曰：“爾所言者私忿，我所守者公法，不可以私害公。”

嘗謂所親曰：“大理，人命所繫，不可阿旨詭辭，以求苟免。”故有功爲獄，常持平守正，以執據冤罔，凡三坐大辟，將死，泰然不憂，赦之，亦不喜，后以此重之。所全活甚衆，酷吏爲少衰，然疾之如仇矣。改司僕少卿。卒，年六十八，贈司刑卿。中宗即位，加贈越州都督，遣使就第吊祭，賜物百段，授一子官。開元初，竇希瑊等請以己官讓有功子惀，以報舊德，由是自大理司直遷恭陵令。會

員日漸增多，考選部門請托公行，謗言滿路。唐室之末人們大多懷有反節，審訊結案判刑、刑法殘酷嚴厲，改朝换代已久，這個流弊未改。事外生事，非法判决，而刻薄官吏逼迫羅織成罪。雖然允許朝堂進表，設匭接受訴狀，但叩門喊冤不聽，擊鼓鳴冤不聞，讓人們申明冤情，反而增加冤屈。如果允許臣核查糾劾吏部考選不公平者、司法部門推問裁斷時敗壞法律有意加罪者、三司理匭使受理上章時拖延不爲人申明者，剥奪俸禄貶降考績，這樣不過一個月的時間，可以達到刑法棄置不用。”武后采納。

竇孝諶的妻子龐氏被奴僕用妖法恐嚇，教她夜間祈神解禍，而乘機告發她詛咒降災。給事中薛季昶審理此事，龐氏當處死刑。兒子竇希瑊訴冤，徐有功辯明她的冤情。薛季昶彈劾徐有功袒護惡逆之人，當處死刑。徐有功當時正處理公務，令史流着淚告訴他這個消息。徐有功説：“難道衹我一個人死，衆人長生不死嗎?”慢步離去。武后召見他責問道：“公近來斷案錯誤放出很多罪犯，爲什麽?”他回答説：“誤放罪犯，是臣小過；愛惜生靈，是陛下大德。”武后沉默不語。龐氏得以爲减免死罪，徐有功免官爲民。

起用他拜授左司郎中，轉任司刑少卿。與皇甫文備一同審案，皇甫文備誣陷徐有功縱容叛黨。很久以後，皇甫文備因事被關入獄中，徐有功將他放出。有人説：“他曾經陷君於死地，如今却讓他生還，爲什麽?”他回答説：“你所説的是私忿，我所守的是公法，不可因私害公。”

他曾對親近的人説：“大理寺，人命所關，不可順從旨意説假話，來求苟免。”所以徐有功做法官，總是持平守正，因替含冤無辜者據理力争，先後三次被判死罪，將要臨刑，泰然自若面無憂色，赦免了他，也并不欣喜，武后因此看重他。他保全存活的人很多，酷吏因此氣焰稍衰，然而對他恨如仇敵。改任司僕少卿。去世，終年六十八歲，追贈司刑卿。中宗即位，加贈越州都督，派遣使者到家中吊祭，賜織物一百段，授一個兒子官職。開元初年，竇希瑊等人請求將自己的官職讓給徐有功的兒子徐惀，來報答舊恩，因

昌中，追謚忠正。

此由大理司直遷任恭陵令。會昌年間，追謚叫忠正。

初，鹿城主簿潘好禮慕有功爲人，論之曰："昔稱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寃人，今有功斷獄，亦天下無寃人。然釋之當漢文帝時，中外無事，守法而已。有功居革命之際，周興、來俊臣等掩義隱賊，崇飾惡言，以誣盛德，有功守死明道，身瀕殆者數矣，此其賢於釋之明甚。"或稱有功仁恕過漢于、張。起居舍人盧若虚曰："徐公當雷霆之震，而能全仁恕，雖千載未見其比。"

五世孫商。

贊曰：徐有功不以唐、周貳其心，惟一於法，身蹈死以救人之死，故能處猜后、酷吏之間，以恕自將，内挫虐焰，不使天下殘於燎，可謂仁人也哉！議者謂過漢于、張，渠不信夫！

起初，鹿城主簿潘好禮仰慕徐有功的爲人，評論他説："從前稱張釋之任廷尉，天下没有含寃之人，如今徐有功斷案，天下也没有含寃之人。然而張釋之生活在漢文帝時，内外無事，衹是守法罷了。徐有功身居改朝换代之時，周興、來俊臣等掩蓋正義暗行奸邪，崇飾惡言，誣衊盛德，徐有功守死彰明王道，多次身臨危境，他的賢德超過張釋之是顯而易見的。"有人稱徐有功仁恕超過漢代的于定國、張釋之。起居舍人盧若虚説："徐公處雷霆震動之時，而能保持仁惠寬恕，雖是千年不見有人能與他相比。"

五世孫名商。

贊曰：徐有功不因唐、周换代而産生二心，持法如一，身蹈死地而救人之死，所以能身處猜疑的武后、酷吏之間，以仁惠寬恕自守，内挫酷吏氣焰，不使天下遭受殘害，可説是仁人呀！評論他的人説他超過漢代的于、張，難道不是真的嗎！

## 徐商　徐彦若

商，字義聲，或字秋卿，客新鄭再世，因爲新鄭人。幼隱中條山。擢進士第。大中時，擢累尚書左丞。宣宗詔爲巡邊使，使有指，拜河中節度使。突厥殘種保特峨山，以千帳度河自歸，詔商綏定。商表處山東寬鄉，置備征軍，凡千人，襞紙爲鎧，勁矢不能洞。徙節山南東道，襄多山棚，爲票賊，商取材卒爲捕盗將，别爲屯營，寇所發，輒迹捕，捕必得，遂爲精兵。江西都將反，韋宙乘傳抵山南發兵，商命部將韓季友以捕盗營士往。賊平，宙表留季友所部爲綱紀。咸通初，以刑部尚書爲諸道鹽鐵轉運使，封東莞縣子。四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爲荆南節度使。累進太子太保，卒。

子彦若，事僖宗爲中書舍人。昭

徐商，字義聲，又字秋卿，旅居新鄭兩世，因而成爲新鄭人。早年隱居中條山。考中進士科。大中時，多次升任爲尚書左丞。宣宗下詔任他爲巡邊使，出使符合旨意，拜授河中節度使。突厥殘部保守特峨山，帶一千帳渡河主動歸附，詔令徐商加以安撫。徐商上表將他們安置在地多人少之鄉，設備征軍，共有千人，疊紙做鎧甲，强弓利箭不能射穿。調任山南東道節度使，襄州獵户很多，成爲强盜，徐商挑選有才幹的士兵擔任捕盜將，另外設置屯營，强盜一出動，就跟踪追捕，每次追捕都俘獲，於是成爲精兵。江西都將反叛，韋宙從驛路趕到山南調發軍隊，徐商命部將韓季友率捕盜營前往。賊人被平定後，韋宙上表留下韓季友所部維持秩序。咸通初年，以刑部尚書任諸道鹽鐵轉運使，封東莞縣子。四年，晋升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任荆南節度使。多次晋升爲太子太保，去世。

兒子名彦若，事奉僖宗爲中書舍人。昭宗即

宗立，再用爲御史中丞。張濬師敗太原，以彦若爲户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代李茂貞爲鳳翔節度使，不得入，還爲御史大夫。乾寧初，復當國，進位太保、齊國公。崔胤專政，以彦若位己右，不悦，以平章事爲清海軍節度使，卒於鎮，而行軍司馬劉隱因主留務。方時多難，彦若最見信于帝，有以事自陳者，帝曰："汝當問彦若。"其所倚任如此。

位，再次任用他爲御史中丞。張濬兵敗太原，任命徐彦若爲户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不久接替李茂貞任鳳翔節度使，不得入鎮，回朝任御史大夫。乾寧初年，又執政當權，進位太保、齊國公。崔胤專政，因徐彦若地位在自己之上，很不高興，使徐彦若以平章事任清海軍節度使，死於鎮所，行軍司馬劉隱乘機主持留後事。當時多難，徐彦若最受皇帝信任，有人因事爲自己陳述，皇帝説："你應該去問徐彦若。"對他的倚重信任就是如此。

# 唐書卷一百一十四

## 列傳第三十九

### 崔徐蘇豆盧列傳

#### 崔融

崔融，字安成，齊州全節人。擢八科高第。累補宮門丞、崇文館學士。中宗爲太子時，選侍讀，典東朝章疏。武后幸嵩高，見融銘《啓母碣》，嘆美之。及已封，即命銘《朝覲碑》。授著作佐郎，遷右史，進鳳閣舍人。時有司議關市，行人盡征之，融上疏謂："《周官》九賦，其七曰關市。以市多淫巧，而關通末游，欲止抑之，故加税耳。然唯斂工商，而不及往來。今一切通取，則事不師古。且四人異業舊矣，復動而搖之。市者，兼受善惡也。若甚，則細人無所容，細人無所容，久必爲亂。天下之關必險道，市必要津，豪宗、惡少在焉，聞一旦變法，或致騷動，恐南走蠻，北走狄。今江津、河滸列鋪率税，檢覆稽留，加主司僦略邀丐，則商人廢業。魏、晉、齊、隋所不行，況陛下乎？有如師興費廣，雖倍算商旅、加斂齊人可也。"后納之。

崔融，字安成，是齊州全節人。應試八科考中高等。多次授任爲宮門丞、崇文館學士。中宗做太子時，選他做了侍讀，主管東宮的章疏。武后到嵩高，看到崔融撰寫的《啓母碣》，贊美寫的好。等到封禪完畢，就命他撰寫《朝覲碑》碑文。授任爲著作佐郎，遷任右史，進升鳳閣舍人。當時有關官員討論徵收關市之税，行人都要徵收，崔融上疏説："《周官》有九賦，第七就是關市之賦。因爲市上交易多是奇巧之物，加上關口通行的是商賈之輩，想阻止并抑制他們，所以徵收賦税。然而衹向工商徵税，從不徵及來往行人。如今全部加以徵取，就是不效法古代。況且士農工商四民各守其業爲時已久，如今却加以摇動。集市，是善惡兼容的地方。如果賦税沉重，刁民就無處容身，刁民無處容身，長此以往必釀成災禍。天下的關口都在險處，集市都在交通要道，豪强、惡少聚集在那裏，一旦聽説改變法規，也許會導致騷動，恐怕向南逃往南蠻，向北逃往北狄。如今江河沿岸的渡口設鋪徵税，檢查滯留人員，加上主管官員索賄求利，就會造成商人廢業。這種政策在魏、晉、齊、隋都没有實行，何况陛下呢？假如是軍隊出征耗費巨大，即使加倍徵收商旅、增加百姓賦斂也是可以的。"武后采納了他的意見。

張易之兄弟頗延文學士，融與李嶠、蘇味道、麟臺少監王紹宗降節佞附。易之誅，貶袁州刺史。召授國子

張易之兄弟廣泛延請文學之士，崔融和李嶠、蘇味道、麟臺少監王紹宗屈節諂媚依附。張易之被殺，崔融被貶任袁州刺史。召入朝授任國

司業。與修《武后實録》勞，封清河縣子。融爲文華婉，當時未有輩者。朝廷大筆，多手敕委之，其《洛出寶圖頌》尤工。撰《武后哀册》最高麗，絶筆而死，時謂思苦神竭云。年五十四。贈衛州刺史，謚曰文。膳部員外郎杜審言爲融所奬引，爲服緦麻。

子司業。參預修撰《武后實録》有功，封清河縣子。崔融著文華麗婉約，在當時無人能比。朝廷重要文書，皇帝多親手寫詔交付給他，他的《洛出寶圖頌》尤其工緻。撰寫《武后哀册》極爲典雅清麗，完筆而死，當時人説他思慮過度而使精神耗盡。終年五十四歲。追贈衛州刺史，謚號叫文。膳部員外郎杜審言受崔融賞識引進，爲他服了三個月的細麻製成的喪服。

六子，其聞者禹錫、翹。禹錫，開元中，中書舍人，贈定州刺史，謚曰貞。翹，禮部尚書，贈荆州大都督，謚曰成。

六個兒子，出名的有崔禹錫、崔翹。崔禹錫，開元年間，擔任中書舍人，追贈定州刺史，謚號叫貞。崔翹，擔任禮部尚書，追贈荆州大都督，謚號叫成。

孫巨，右補闕，亦有文。

孫子名巨，擔任右補闕，也有文辭之名。

曾孫從。

曾孫名從。

### 崔從

從，字子乂，少孤貧，與兄能偕隱太原山中。會歲饑，拾橡實以飯，講學不廢。擢進士第。從山南嚴震府爲推官，以母喪免。兄弟廬墓，手藝松柏。喪闋，不應辟命。久之，韋皋引爲西山運務使。奏遷判官，攝守邛州。前刺史有以盜繫獄，辭已具。從疑其冤，縱不治，俄得真盜。皋卒，劉闢反，欲并東川。從以書諭止闢，闢怒，從乃募兵嬰城守。闢方悉兵拒高崇文，戰而敗，從完州自如。盧坦表宣州副使。

崔從，字子乂，少年時喪父而且家境貧困，和哥哥崔能一同隱居太原山中。適逢當年饑荒，拾橡子爲食，講論學問而不停息。考中進士科。在山南節度使嚴震幕府裏擔任推官，因母親去世免官。兄弟在墓旁建茅屋守喪，親手種植松柏。服喪期滿，不接受徵召。很久以後，韋皋引進他任西山道運務使。保奏他遷任判官，代理邛州刺史。前任刺史遺留一件因偷盜被捕入獄的案子，狀辭已招供完備。崔從懷疑有冤情，放了犯人而不治罪，不久果然抓到真正的盜賊。韋皋死後，劉闢反叛，打算吞并東川道。崔從上書勸止劉闢，劉闢大怒，崔從就招募士兵據城固守。劉闢正集中全部兵力抵抗高崇文，戰敗，崔從保護州城完好自如。盧坦上表舉薦他擔任了宣州副使。

入爲殿中侍御史，遷吏部員外郎。異時，吏給選者成牒，以先後丐賕，從一限出之，後遂爲法。裴度爲御史中丞，奏以右司郎中知雜事。度已相，代爲中丞。所彈治，不屈權幸。事繫臺閣而付仗内者，必請還有司。薦引御史，務取質重廉退者。李翛以寵得京兆尹，爲莊憲太后山陵橋道使，務以减末徭費爲功，至不治道，輴車留渭橋，久不得進。從三劾

召入朝擔任殿中侍御史，遷任吏部員外郎。從前，殿中侍御史給接受考選的人頒發成牒，以先後爲條件索取賄賂，崔從規定一次全部發出，從此成爲定規。裴度任御史中丞，保奏他以右司郎中主持雜事。裴度任宰相之後，他接任中丞。他彈劾懲治，不避權貴。由於涉及臺閣而交付宫内的案件，他定要請求交還有關部門。推薦進用御史，一定要選取本質端正清廉謙遜之人。李翛因寵得任京兆尹，擔任莊憲太后山陵橋道使，一心以減少徭役和費用而求取功名，以致道路没能

之，無少貸。

修好，靈車滯留在渭橋，很久不能前進。崔從三次彈劾他，毫不留情。

俄授陝虢觀察使。遷尚書右丞。王承宗請割德、棣而遣子入侍也，憲宗選堪使者，以命從。議者謂承宗很譎，非單使可屈。次魏，田弘正請以五百騎從，辭之，惟童騎十數，疾趨鎮。集軍士球場宣詔，爲陳逆順大節禍福之效，音辭暢厲，士感動，承宗自失，貌愈恭，至泣下，即按二州户口、符印上之。還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帝欲遂相，監軍使揣知，爲用事者求金，從不肯答，用是不得相。長慶初，繇尚書左丞領鄜坊節度。屬部多神策屯軍，數亂法驕横，吏不能制，從一繩以法，下皆重足畏之。党項互市羊馬，類先遣帥守，從獨不取，而厚慰待之，羌不敢盗境。寶曆初，爲東都留守。故事，留司官入宫城門列晨衙見留守。吏誕傲，久廢，至是復行。

不久授任他爲陝虢觀察使。遷任尚書右丞。王承宗請求割出德州、棣州并派兒子入朝侍奉皇上，憲宗挑撰能够充當使者的人，因而任命崔從。議論這事的人認爲王承宗凶狠狡猾，不是一個使者能使他屈服的。到達魏州，田弘正請求派五百騎兵隨從，他辭謝了，衹率僮僕十數騎，疾速趕到鎮州。召集軍士到馬球場宣讀詔書，給他們陳述逆順的大節和禍福的後果，言辭暢達激切，軍士感動，王承宗茫然無措，外表顯得更加恭敬，甚至流下眼淚，隨即核實二州的户口、符印交給朝廷。返回擔任山南西道節度使。皇帝打算進用他爲宰相，監軍使猜測得知，替執政之人索取金錢，崔從不肯答應，因而没能拜任宰相。長慶初年，由尚書左丞領任鄜坊節度使。轄地有很多神策屯軍，多次擾亂軍法驕縱横行，官吏不能制止，崔從一律繩之以法，部下都因畏懼而戰戰兢兢。與党項交易羊馬，依例先派軍將防守，惟獨崔從不這樣做而是優厚地慰問并款待他們，羌人不敢侵犯邊境。寶曆初年，擔任東都留守。按照舊例，留守官員要進入宫城門列早衙參見留守。官吏放縱傲慢，久廢此例，到這時恢復實行。

召拜户部尚書。宰相李宗閔以從裴度、李德裕所善，内不喜。從求致仕，除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告滿百日去。於是衆嘩語不平，宗閔懼，復授檢校尚書左僕射、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揚州凡交易貲産、奴婢有貫率錢，畜羊有口算，又貿麯牟其贏，以佐用度，從皆蠲除之。官吏俸帛常加估以給，獨節度使則否，從皆與之同。大和六年卒，年七十二。下有刲股肉以祭者。贈司空，謚曰貞。

召入朝拜任户部尚書。宰相李宗閔因爲崔從是裴度、李德裕喜歡的人，心裏不喜歡他。崔從請求退休，授任太子賓客，以本官在東都任職，告假滿百日離去。於是衆人嘩然憤憤不平，李宗閔害怕了，又授任他檢校尚書左僕射、淮南節度副大使，主持節度事。在揚州凡是交易資産、奴婢要徵收貫率錢，牲畜牛羊徵口算，另外買賣酒水要收餘利，來佐助用度，崔從一概加以廢除。官吏的俸帛常常根據物價發給，惟獨節度使則不然，崔從都和他們相同。大和六年去世，終年七十二歲。屬下有人割腿肉來祭祀他。追贈司空，謚號叫貞。

從爲人嚴偉，立朝稜稜有風望，不喜交權利，忠厚而讓。階品當立門戟，終不請。位方鎮，内無聲妓娱

崔從爲人嚴肅正直，立朝威嚴有風望，不喜歡交結權利，忠厚而謙讓。按官階品級門前應當立戟，一直没有申請。位居方鎮節度使，家内没

玩。士大夫賢之。

有歌妓娛樂。士大夫都認爲他賢德。

崔能

能，字子才。朱泚之亂，渾瑊以朔方軍戰武功，引佐幕府。進累侍御史。河東鄭儋表爲判官。累遷黔中觀察使，以讒坐貶。從爲中丞，奏以自代。繇將作監授嶺南節度使，與從皆秉節居鎮，世傳爲榮。卒，年六十八，贈禮部尚書。

崔能，字子才。朱泚之亂，渾瑊率朔方軍在武功作戰，引進他在幕府任職。多次進升爲侍御史。河東節度使鄭儋上表奏請任他爲判官。多次升任爲黔中觀察使，因受讒言誣陷被貶。崔從任中丞時，上奏讓他接替自己。由將作監授任嶺南節度使，和崔從都持節居守方鎮，世人傳爲榮耀。去世，終年六十八歲，追贈禮部尚書。

從子慎由、安潛。能子彥曾。

崔從的兒子名慎由、安潛。崔能的兒子名彥曾。

崔慎由

慎由，字敬止。聰警强記，資端厚，有父風采。繇進士第擢賢良方正異等。鄭滑高銖辟府判官。入爲右拾遺，進翰林學士。授湖南觀察使。召還，由刑部侍郎領浙西。入遷户部侍郎，判户部。始，慎由苦目疾，不得視，醫爲治刮，適愈而召。

崔慎由，字敬止。聰明機智記憶力强，資質端正，有父親的風采。考中進士科而又應試賢良方正科考中高等。鄭滑節度使高銖徵用他爲幕府判官。入朝任右拾遺，進升翰林學士。授任湖南觀察使。召回朝廷，由刑部侍郎統領浙西。入朝遷任户部侍郎，署理户部事。起初，崔慎由苦於害了眼病，看不到東西，醫生爲他治療，剛剛治愈就被召入朝。

俄進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蕭鄴有隙，鄴輔政，引劉瑑，而出慎由爲東川節度使。初，宣宗餌長年藥，病渴且中躁，而國嗣未立。帝對宰相欲肆赦，患無其端。慎由曰："太子，天下本。若立之，赦爲有名。"帝惡之，不答。鄴等乘是譖去之，時大中十二年也。

不久進升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和蕭鄴有矛盾，蕭鄴輔政，引用劉瑑，而派崔慎由出朝擔任東川節度使。在此之前，宣宗服長生之藥，患乾渴而且心中焦躁的病症，然而還没有立太子。皇帝對宰相説打算大赦，苦於没有理由。崔慎由説："太子，是天下根本。如果立太子，大赦就有了名目。"皇帝厭惡此事，没有回答。蕭鄴等人乘機進讒言趕走了他，當時是大中十二年。

咸通初，徙華州刺史，改河中節度使。以吏部尚書請老，授太子太保，分司東都。卒，贈司空，謚曰貞。

咸通初年，調任華州刺史，改任河中節度使。任吏部尚書時告老請求退休，授任太子太保，以本官在東都任職。去世，追贈司空，謚號叫貞。

子胤，别傳。

兒子名胤，另外有傳。

崔安潛

安潛，字進之。進士擢第。咸通中，歷江西觀察、忠武節度使。乾符初，王仙芝寇河南，安潛募人增陴繕械，不以力費仰朝廷。首請會兵討

崔安潛，字進之。考中進士科。咸通年間，歷任江西觀察使、忠武節度使。乾符初年，王仙芝進犯河南，崔安潛招募百姓加高城墻修理器具，人力和費用都不依賴朝廷。首先倡議合軍討

捕，號令精明，賊畏之，不犯陳許境。使大將張自勉將兵七千援宋州。時宋威屯曹州，而官軍數却，賊圍宋益急。自勉收南月城，斬賊二千級，仙芝夜解去。宰相鄭畋建言：“請以陳許兵三千隸宋威。”而威忌自勉，乞盡得安潛軍，使自勉隸麾下。畋謂威有疑忿，必殺自勉，奏言：“今以兵悉畀威，是自勉以功受辱。安潛抗賊有功，乃取鋭兵付威，後有緩急，何以戰？是勞不蒙賞，無以示天下。”詔止以四千付威，餘還自勉。

捕賊軍，號令嚴明，賊軍害怕他，不敢進犯陳許境内。派大將張自勉率軍七千增援宋州。當時宋威屯駐在曹州，官軍連連敗退，賊軍圍攻宋州更加緊急。張自勉收復南月城，斬賊首級二千，王仙芝連夜解圍退走。宰相鄭畋建議説：“請將陳許的三千兵力隸屬宋威。”然而宋威忌怕張自勉，請求將崔安潛的軍隊全交歸自己，讓張自勉隸屬手下。鄭畋認爲宋威懷有猜疑和怨恨，定會殺害張自勉，上奏説：“如今把軍隊都交給宋威，就是使張自勉立了功却受屈辱。崔安潛抗賊有功，却將精兵交給宋威，以後如有緊急情況，靠什麽作戰？這是有功而不受賞，無法昭示天下。”下詔衹給宋威兵力四千，其餘歸還張自勉。

俄代高駢領西川節度。吏倚駢爲奸利者，安潛皆誅之，數更除繆政，於是盗賊衰，蜀民以安。宰相盧攜素厚駢，乃誣以罪，罷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不久接替高駢領任西川節度使。對於那些依仗高駢而違法牟利的官吏，崔安潛將他們全部處死，多次改革清除弊政，從此盗賊勢力衰弱，蜀中百姓獲安。宰相盧攜平素與高駢很好，就誣陷他有罪，罷任爲太子賓客，以本官在東都任職。

僖宗避賊劍南，召爲太子少師。王鐸任都統，表以自副。鐸解兵，安潛復爲少師、東都留守。青州王敬武卒，詔拜平盧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侍中。會敬武子師範專地，不得入而還。後遷太子太傅。卒，贈太子太師，謚貞孝。

僖宗避賊到了劍南，召他入朝擔任太子少師。王鐸任都統，上表奏請任他爲副。王鐸被解除兵權，崔安潛再次擔任少師、東都留守。青州王敬武死去，下詔拜授他爲平盧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任侍中。適逢王敬武的兒子王師範專擅此地，他没能進入而返回。後來遷任太子太傅。去世，追贈太子太師，謚號叫貞孝。

安潛於吏事尤長，雖位將相，閲具獄，未嘗不身聽之。

崔安潛特别擅長吏事，雖位居將相，審查刑獄案卷，都要親自聽審。

### 崔彥曾

彥曾，咸通初，繇太僕卿爲徐州觀察使。曉律令，然卞急，爲政剛猛。徐軍素驕，而彥曾長于撫民，短治軍，士多怨之。初，蠻寇五管，陷交趾，詔節度使孟球募兵三千往屯，以八百人戍桂林。舊制，三年一更。至期請代，而彥曾親吏尹戡、徐行儉貪不恤士，乃議稟賜乏，請無發兵，復留屯一年。戍者怒，殺都將王仲甫，脅糧料判官龐勛爲將，取庫兵，剽湘、衡，虜丁壯，合衆千餘北還，

崔彥曾，咸通初年，由太僕卿任徐州觀察使。通曉律令，然而性情急躁，爲政剛猛。徐州軍士素來驕狂，而崔彥曾衹善於治理百姓，不會管理軍隊，軍士大多怨恨他。起初，蠻人侵略五管，攻陷交趾，詔令節度使孟球招募三千士兵前往屯守，派八百人駐守桂林。依照舊制，三年輪换一次。到期戍兵們請求替换，而崔彥曾的心腹官吏尹戡、徐行儉爲人貪婪不體恤士兵，就商議説糧餉給養缺乏，請求不要派兵替换，再讓他們留駐一年。戍兵憤怒，殺死都將王仲甫，脅迫糧料判官龐勛爲將，奪取倉庫兵器，攻掠湘、衡，

自浙西趨淮南，達泗口。所過先遣倡兒弄木偶，伺人情，以防邀遏。彦曾命牙將田厚簡慰勞，而用都虞候元密伏甲任山館擊賊。勛遣吏紿言士思歸，不敢遏，請至府解甲自歸，彦曾斬其吏。勛陷宿州，發廥錢募兵，亡命者從亂如歸，船千艘，與騎夾岸，譟而進。彦曾料丁男乘城。或勸率衆奔兗州，彦曾曰："我，方帥也，奉命守此，惟有死爾。"斬議者一人號于衆。俄而勛傅城，城中大霧如墮。彦曾悉誅賊家屬，勛衆四面超墉入，囚彦曾大彭館。有曹君長者説勛曰："貴者不并處，今朝廷未以留後命公，蓋觀察使存爾。"勛乃殺彦曾於寢，自監軍使逮官屬皆死。始，彦曾治第鄭州，引水灌沼，水十步忽化爲血。署張佛筵，液蜜爲人，一昔鼠嚙皆斷首。徐有子亭，下潴水爲沱，彦曾導清河灌之，鐫石龍首注溜，蔽以屋。徐人謂屋覆龍，於文爲"龐"；清河，崔望也，爲吞噬云。贈刑部尚書。乾符中，録其子祐之爲滎陽尉。

俘虜年輕力壯的男子，糾集一千多人北還，從浙西急赴淮南，到達泗口。所過之處先派藝人玩木偶，觀察情況并瞭解人心，防止軍隊攔截。崔彦曾命牙將田厚簡慰勞，却派都虞候元密在任山館設下埋伏來襲擊叛賊。龐勛派屬吏騙他説士兵思歸，不敢阻止，請求到官府解除武裝自歸，崔彦曾殺死前來的官吏。龐勛攻陷宿州，取出官倉的錢帛招募士兵，亡命之人追隨亂賊如同回家。船隻一千艘，和騎兵夾岸而行，擊鼓前進。崔彦曾挑撰成年男子登上城墻守衛。有人勸他率領部衆投奔兗州，崔彦曾説："我，是方鎮節度使，奉命守衛此地，衹有以死盡責。"將提議棄城的一人斬首示衆。不久龐勛逼近城下，城中大霧瀰漫。崔彦曾將叛賊家屬全部殺死，龐勛的士兵從四面登上城墻攻入城中，將崔彦曾囚禁在大彭館。有個叫曹君長的人勸龐勛説："顯貴之人不能共存，如今朝廷没有任命公做留後，是因爲觀察使還活着。"龐勛於是將崔彦曾殺死在卧室，從監軍使到官屬都被殺害。起初，崔彦曾在鄭州修治宅第，引水注入池塘，水流了十步遠忽然變成血。他又設置佛筵，用蜜液做人，一夜之間蜜人的頭都被老鼠咬掉。徐州有座小亭子，下面積水成流，崔彦曾引清河水注入，將岩石刻成龍頭的形狀用來通水，上面修建房屋。徐州人説屋覆龍，寫成文字就是"龐"字；清河，是崔氏的郡望，崔要被龐吞掉。追贈刑部尚書。乾符年間，録用他的兒子崔祐之爲滎陽尉。

徐吏有路審中者，彦曾知其能，頗任之。既遇害，賂守卒，斂藏其尸。張玄稔攻徐州，審中率死士應官軍，開南白門，官兵入，因得破勛。後位嵐州刺史。鄭畋謂審中節貫神明，請擢爲右羽林將軍，詔可。

徐州有個叫路審中的官吏，崔彦曾知道他有才能，很信任他。等崔彦曾遇害後，他賄賂看守的士兵，將崔彦曾的尸體收殮埋葬。張玄稔進攻徐州，路審中率領敢死之士響應官軍，打開南白門，官兵攻入，因而得以打敗龐勛。後來官做到嵐州刺史。鄭畋認爲路審中氣節貫通神明，請求升任他爲右羽林將軍，下詔同意。

有許鐸者，罷武城令，客於徐，勛脅以官，不從。彦曾官屬被囚，鐸潛餽資糧，及死，爲收瘞，匿免其子弟，賊平，乃皆歸其喪。詔拜石首令，賜銀緋。僚官焦璐、温廷皓、李

有個叫許鐸的人，罷任武城令，旅居在徐州，龐勛脅迫他做官，他不肯依從。崔彦曾的屬官被囚禁，許鐸暗中餽贈資糧，等他們被殺以後，爲他們收尸埋葬，藏起他們的子弟使免遭殺害，叛賊平定後，便都歸還他們靈柩。下詔拜任

棁、崔蘊、柳泰、盧崇嗣、韋廷範贈官有差，録其子官之。

石首令，賜銀緋之服。僚官焦璐、温廷皓、李棁、崔蘊、柳泰、盧崇嗣、韋廷範分别追贈不同的官職，録用他們的兒子爲官。

### 徐彦伯

徐彦伯，兖州瑕丘人，名洪，以字顯。七歲能爲文。結廬太行山下。薛元超安撫河北，表其賢，對策高第。調永壽尉、蒲州司兵參軍。時司户韋暠善判，司士李亘工書，而彦伯屬辭，時稱河東三絶。遷職方員外郎，奉迎中宗房州，進給事中。武后撰《三教珠英》，取文辭士，皆天下選，而彦伯、李嶠居首。遷宗正卿，出爲齊州刺史。帝復位，改太常少卿。以修《武后實録》勞，封高平縣子。爲衛州刺史，政善狀，璽書嘉勞。移蒲州，以近畿，會郊祭，上《南郊賦》一篇，辭致典縟。擢修文館學士、工部侍郎。歷太子賓客。以疾乞骸骨，許之。開元二年卒。

彦伯事寡嫂謹，撫諸侄同己姓。秉筆累朝，後來翕然慕仿。晚爲文稍强澀，然當時不及也。

徐彦伯，是兖州瑕丘人，名洪，以字爲人所知。七歲能寫文章。在太行山下修建茅屋隱居。薛元超安撫河北，上表稱贊他的才能，對策獲高等。調任永壽尉、蒲州司兵參軍。當時司户韋暠善於判事，司士李亘工於書法，而徐彦伯善寫文章，當時稱爲河東三絶。遷任職方員外郎，到房州奉迎中宗，進升給事中。武后修撰《三教珠英》，招集文辭之士，都是天下精英，而徐彦伯、李嶠居於首位。遷任宗正卿，出任齊州刺史。皇帝恢復皇位，改任太常少卿。因修《武后實録》有功，封高平縣子。任衛州刺史，政績優良，皇帝下詔書嘉獎慰勞，移任蒲州刺史，因地近京城轄區，適逢到南郊祭祀天地，進上《南郊賦》一篇，辭致典雅繁麗。升任修文館學士、工部侍郎。歷任太子賓客。因病請求退休，皇上同意。開元二年去世。

徐彦伯事奉寡嫂十分恭謹，撫養衆侄如同己出。連續數朝執筆撰文，後來之人紛紛仰慕仿效。晚年文章稍微呆板生硬，然而仍爲當時人所不及。

始，武后時，大獄興，王公卿士以語言爲酷吏所引，死徙不可計。彦伯著《樞機論》，以謂："言者，德之柄，行之主，志之端，身之文也。君子之樞機，動則物應，得失之見也。可以濟身，亦以覆身，否泰榮辱一繫之。能審思而應，精慮而動，擇其交以後談，則悔吝何由而生？怨惡何由而至？如此乃可以言也。"以爲戒世云。

起初，武后時，大獄興起，王公卿士因言語被酷吏誣陷，處死和流配的不可勝數。徐彦伯著《樞機論》，認爲："言語，是品德之根本，行爲之主導，志向之開端，執身之節操。是君子的關鍵，舉動都有影響，可以看到得失。既可以幫助自己成功，也可以毁滅自己，安危榮辱全繫於此。能仔細思考而後説出，精心思慮而後行動，選擇可交之人然後與之交談，那麽悔恨怎麽會産生？怨恨怎麽會到來？衹有這樣纔可以説話。"作爲戒世之論。

### 蘇味道

蘇味道，趙州欒城人。九歲能屬辭，與里人李嶠俱以文翰顯，時號"蘇李"。逮冠，州舉進士，中第。累調咸陽尉。吏部侍郎裴行儉才之，會

蘇味道，是趙州欒城人。九歲能寫文章，和同鄉人李嶠都因文章而出名，當時號稱"蘇李"。等到成年，本州推舉他應考進士科，考中。幾次調任爲咸陽尉。吏部侍郎裴行儉器重他的才

征突厥，引管書記。裴居道爲左金吾衛將軍，倩味道作章，攬筆而具，閑徹清密，當時盛傳。

延載中，以鳳閣舍人檢校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歲餘爲真。證聖元年，與張錫俱坐法繫司刑獄。錫雖下吏，氣象自如，味道獨席地飯蔬，爲危惴可憐者。武后聞，放錫嶺南，纔降味道集州刺史。召爲天官侍郎。聖曆初，復以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更葬其親，有詔州縣治喪事。味道因役庸過程，遂侵毀鄉人墓田，蕭至忠劾之，貶坊州刺史。遷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張易之敗，坐黨附，貶眉州刺史。復還益州長史，未就道卒，年五十八，贈冀州刺史。

味道練臺閣故事，善占奏。然其爲相，特具位，未嘗有所發明，脂韋自營而已。常謂人曰："决事不欲明白，誤則有悔，摸棱持兩端可也。"故世號摸棱手。性友愛，其弟味元，味元嘗請托不遂，因慢折之，味道怡然不屑。所論著行于時。

能，適逢征討突厥，引用他管書記。裴居道任左金吾衛將軍，請蘇味道作謝章，他揮筆而就，典雅暢達清麗細密，當時盛傳。

延載年間，以鳳閣舍人檢校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一年以後正式授任。證聖元年，和張錫都因犯法關在司刑獄。張錫雖是低級官吏，氣色自如，而蘇味道却睡在地上衹吃素食，做出憂懼不安十分可憐的樣子。武后聽説後，將張錫流放嶺南，衹將蘇味道降職授任集州刺史。召入朝任天官侍郎。聖曆初年，再次擔任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改葬父母，有詔令州縣承辦喪事。蘇味道因工役費用過度，於是侵占毀壞鄉人墓地，蕭至忠彈劾他，降職授坊州刺史。遷任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張易之敗亡，因黨附之罪，貶任眉州刺史。又調回任益州長史，没有到任便於途中去世，終年五十八歲，追贈冀州刺史。

蘇味道熟悉臺閣舊事，善於對奏。然而他擔任宰相，衹是虚居其位，不曾有所發明建樹，圓滑自保而已。他常對人説："决事時不要太明確，一旦有錯就會後悔，模棱兩可就行了。"所以世人稱他爲模棱手。性情友愛，弟弟名味元，蘇味元曾請他辦事而他没有答應，弟弟因而對他極不禮貌，蘇味道怡然而不在意。他的論著流行於當時。

## 豆盧欽望

豆盧欽望，雍州萬年人。祖寬，隋文帝外孫，爲梁泉令。高祖定關中，與郡守蕭瑀率豪姓進款。擢累殿中監。子懷讓，尚萬春公主。詔寬用魏太和詔，去"豆"姓，著"盧"。貞觀中，遷禮部尚書、左衛大將軍，芮國公。卒，贈特進、并州都督，陪葬昭陵，謚曰定。復其舊姓。

欽望累官越州都督、司賓卿。長壽二年，拜内史，封芮國公。李昭德被罪，有司劾奏欽望阿順昭德不執正，附臣罔君，貶趙州刺史。入爲司府卿，遷秋官尚書。中宗還東宫，拜太子宫尹。進文昌右相、同鳳閣鸞臺

豆盧欽望，是雍州萬年人。祖父名寬，是隋文帝外孫，任梁泉令。高祖平定關中，他與郡守蕭瑀率領豪族大姓歸附朝廷。多次升任爲殿中監。兒子名懷讓，娶萬春公主爲妻，下詔豆盧寬承用魏太和詔令，去"豆"姓，單姓"盧"。貞觀年間，遷任禮部尚書、左衛大將軍，芮國公。去世，追贈特進、并州都督，陪葬昭陵，謚號叫定。恢復他的舊姓。

豆盧欽望多次授官擔任越州都督、司賓卿。長壽二年，拜任内史，封芮國公。李昭德獲罪，有關官員劾奏豆盧欽望迎合李昭德不能剛正不阿，依附臣子欺騙君主，貶任趙州刺史。召入朝任司府卿，遷任秋官尚書。中宗重做太子，拜授他任太子宫尹。晉升文昌右相、同鳳閣鸞臺三

三品。罷爲太子賓客。帝復位，擢尚書左僕射、平章軍國重事。欽望居宰相積十餘年，方易之、三思等怙勢亶烝，窺間王室，戮忠戚，觖冀非常，不能有所裁抑，獨謹身諄諄自全。進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安國相王府長史。卒，年八十，贈司空、并州大都督，陪葬乾陵，謚曰元。

品。罷任爲太子賓客。皇帝恢復帝位，提升他任尚書左僕射、平章軍國重事。豆盧欽望任宰相達十多年，當時張易之、武三思等依仗權勢肆行淫亂，窺伺王室，殺戮忠臣皇戚，圖謀不軌，他不能有所裁制，衹是處身謹慎一味自保。晋升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安國相王府長史。去世，終年八十歲，追贈司空、并州大都督，陪葬乾陵，謚號叫元。

武后時，宰相又有史務滋、崔元綜、周允元，略可述者附左方。

武后時，宰相又有史務滋、崔元綜、周允元，事迹略有可述附在後面。

## 史務滋

史務滋，宣州溧陽人。累吏勞，遷司賓卿，進拜納言。后革命，詔務滋等十人分行天下。雅州刺史劉行實兄弟爲侍御史來子珣誣其反，詔務滋與來俊臣雜治，俊臣言務滋與囚善，掩其反狀，后命俊臣并治，遂自殺。

史務滋，是宣州溧陽人。累積爲吏之功，遷任司賓卿，晋升拜授納言。武后改唐爲周，詔令史務滋等十人分別巡行天下。雅州刺史劉行實兄弟被來子珣誣陷謀反，詔令史務滋和來俊臣一同審訊，來俊臣説史務滋和囚犯關係親近，掩蓋謀反實情，武后命來俊臣將他們一同治罪，於是自殺。

## 崔元綜

崔元綜，鄭州新鄭人。祖君肅，武德中爲黄門侍郎、鴻臚卿。

崔元綜，是鄭州新鄭人。祖父名君肅，武德年間任黄門侍郎、鴻臚卿。

元綜，天授初以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性恪慎，坐政事堂，束帶，終日不休偃，尤護細槪。外若謹厚，而中刻薄。每受制鞫獄，必澡垢索疵，不入死不肯止，人畏鄙之。未幾，坐事流振州，搢紳爲慶。會赦還，除監察御史。遷蒲州刺史，致仕。善攝生，年九十餘卒。

崔元綜，天授初年任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性格恭敬謹慎，坐政事堂辦事，衣冠整齊，終日不休息，尤其注重細節。貌似謹慎忠厚，而内心刻薄。每次奉詔審案，定要吹毛求疵，不致人於死地不肯罷休，人們都害怕而鄙視他。不久，因事獲罪流放振州，士大夫們爲此慶賀。遇赦返回，授任監察御史，遷任蒲州刺史，退休。善於養生，九十多歲時去世。

## 周允元

周允元，字汝良，豫州安城人。自右肅政御史中丞，拜檢校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武后宴宰相，詔陳書傳善言，允元曰："耻其君不如堯、舜。"武三思劾奏語指斥，后曰："聞其言足以誡，安得爲過?"卒，贈貝州刺史。

周允元，字汝良，是豫州安城人。從右肅政御史中丞，拜任檢校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武后宴請宰相，詔令各自陳述書傳中的善言，周允元説："耻其君不如堯、舜。"武三思劾奏此語有所影射，武后説："聽此言足以爲戒，豈能當成過錯?"去世，追贈貝州刺史。



#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 列傳第四十

狄郝朱列傳

### 狄仁傑

狄仁傑，字懷英，并州太原人。爲兒時，門人有被害者，吏就詰，衆争辨對，仁傑誦書不置，吏讓之，答曰："黄卷中方與聖賢對，何暇偶俗吏語耶?"舉明經，調汴州參軍。爲吏誣訴，黜陟使閻立本召訊，異其才，謝曰："仲尼稱觀過知仁，君可謂滄海遺珠矣。"薦授并州法曹參軍。親在河陽，仁傑登太行山，反顧，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瞻悵久之，雲移乃得去。同府參軍鄭崇質母老且疾，當使絶域。仁傑謂曰："君可貽親萬里憂乎?"詣長史藺仁基請代行。仁基咨美其誼，時方與司馬李孝廉不平，相語曰："吾等可少愧矣！"則相待如初，每曰："狄公之賢，北斗以南，一人而已。"

狄仁傑，字懷英，是并州太原人。當他還是兒童時，家裏有位門人被殺害了，官吏到他家查詢，衆人争相申辯回答，狄仁傑讀書而不予理會，官吏責問他，他回答説："在書籍中正與聖賢對答，哪有時間和世俗的官吏説話呢?"考中明經科，調任汴州參軍。受到官吏誣告，黜陟使閻立本召他問訊，對他的才能感到驚異，道歉説："仲尼聲稱觀察人的過失就可知仁者的用心，你可稱得上是滄海中遺落的明珠呀。"舉薦他授任并州法曹參軍。他的父母住在河陽，狄仁傑登上太行山，回頭望去，看到一朵白雲孤零零地飄行，他對左右的人説："我的父母就住在白雲下面。"眺望惆悵了很久，白雲飄走方纔離去。同府參軍鄭崇質母親年老并且有病，本當出使遠地。狄仁傑對他説："你怎能給親人留下萬里的憂愁呢?"前往長史藺仁基處請求代他出行。藺仁基贊美他的情誼，當時他正與司馬李孝廉不和，二人相對説："我們可要感到慚愧了！"於是相待如初，他常説："狄公的賢明，北斗以南，祇有他一人而已。"

稍遷大理丞，歲中斷久獄萬七千人，時稱平恕。左威衛大將軍權善才、右監門中郎將范懷義坐誤斧昭陵柏，罪當免，高宗詔誅之。仁傑奏不應死，帝怒曰："是使我爲不孝子，必殺之。"仁傑曰："漢有盗高廟玉環，文帝欲當之族，張釋之廷諍曰：

不久遷任大理丞，一年中裁斷長期不決的案子一萬七千人，當時稱道他公平寬厚。左威衛大將軍權善才、右監門中郎將范懷義因誤砍昭陵的柏樹，罪當免死。高宗下詔處死他們。狄仁傑上奏説不應處死，皇帝生氣地説："這是使我成爲不孝之子，一定要處死他們。"狄仁傑説："漢代有人偷盗高祖廟的玉環，文帝打算處以滅族之

‘假令取長陵一抔土，何以加其法?’於是罪止棄市。陛下之法在象魏，固有差等，犯不至死而致之死，何哉?今誤伐一柏，殺二臣，後世謂陛下爲何如主?”帝意解，遂免死。數日，授侍御史。左司郎中王本立怙寵自肆，仁傑劾奏其惡，有詔原之。仁傑曰：“朝廷借乏賢，如本立者不鮮。陛下惜有罪，虧成法，奈何?臣願先斥，爲群臣戒。”本立抵罪。繇是朝廷肅然。使岐州，亡卒數百剽行人，道不通。官捕繫盗黨窮訊，而餘曹紛紛不能制。仁傑曰：“是其計窮，且爲患。”乃明開首原格，出繫者，禀而縱之，使相曉，皆自縛歸。帝嘆其達權宜。

刑，張釋之在朝上爭辯說：‘假使拿了長陵一捧土，該怎樣確定他的罪罰?’於是衹處以棄市的死刑。陛下的法律已公之於世，判刑本有差別，所犯不至死罪而處以死刑，這是爲什麽呢?現在誤砍一棵柏樹，就殺死兩個大臣，後世將會說陛下是什麽樣的君主呢?”皇帝怒意緩解，於是免去二人死刑。過了幾天，授狄仁傑任侍御史。左司郎中王本立依仗寵愛爲所欲爲，狄仁傑劾奏他的惡行，皇帝有詔寬免他。狄仁傑說：“朝廷即使缺乏賢才，像王本立這類人也不缺少。陛下憐惜有罪之人，損害既定法令，這該怎麽辦?臣願意先被斥退，作爲衆臣的鑒戒。”王本立被判罪。因此朝廷肅然。出使岐州，有幾百名逃亡的士兵搶劫行人，道路不通。官府捕獲了盗黨嚴加訊問，然而餘夥仍紛亂不能禁止。狄仁傑說：“這是因爲他們走投無路，衹好成爲盗賊。”於是公布法律中的自首寬免格，放出被囚禁的人，發給糧食放回，讓他們互相轉告解勸，於是他們都來自首投案。皇帝贊嘆他通達隨機應變之策。

遷度支郎中。帝幸汾陽宫，爲知頓使。并州長史李冲玄以道出妬女祠，俗言盛服過者，致風雷之變，更發卒數萬改馳道。仁傑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妒女避邪?”止其役。帝壯之，曰：“真丈夫哉!”出爲寧州刺史，撫和戎落，得其歡心，郡人勒碑以頌。入拜冬官侍郎、持節江南巡撫使。吴、楚俗多淫祠，仁傑一禁止，凡毁千七百房，止留夏禹、吴太伯、季札、伍員四祠而已。

遷任度支郎中。皇帝到汾陽宫，命他任知頓使。并州長史李冲玄因爲道路經過妬女祠，民間傳說衣着華美經過此地的人，會導致風雷之變，就徵發士兵數萬人改修馳道。狄仁傑說：“天子出行，風伯清掃灰塵，雨師澆灑道路，爲何要迴避妒女呢?”於是取消這次工役。皇帝贊嘆，說：“真是大丈夫呀！”出任寧州刺史，安撫戎人部落，得到戎人歡心，郡人刻石立碑歌頌他的美德。召入朝拜任冬官侍郎、持節江南巡撫使。吴、楚民間有很多不合禮制的神鬼祠廟，狄仁傑一律加以禁止，共拆毁了一千七百座，衹留下夏禹、吴太伯、季札、伍員四祠而已。

轉文昌右丞，出豫州刺史。時越王兵敗，支黨餘二千人論死。仁傑釋其械，密疏曰：“臣欲有所陳，似爲逆人申理；不言，且累陛下欽恤意。表成復毁，自不能定。然此皆非本惡，詿誤至此。”有詔悉謫戍邊。囚出寧州，父老迎勞曰：“狄使君活汝耶!”因相與哭碑下。囚齋三日乃去，

轉任文昌右丞，出任豫州刺史。當時越王兵敗，徒黨二千多人依律應當處死。狄仁傑除去他們的刑具，秘密上疏說：“臣打算陳奏，好似替謀反之人申理；如果閉口不說，又有累陛下體恤的深意。奏表寫成又毁掉，猶豫不定。然而他們都不是元凶，衹是受人連累以至於此的。”有詔令將他們全部發配戍守邊地。囚犯出了寧州，父老迎接慰勞說：“是狄使君救活你們的！”於是

至流所，亦爲立碑。初，宰相張光輔討越王，軍中恃功，多暴索，仁傑拒之。光輔怒曰："州將輕元帥邪?"仁傑曰："亂河南者一越王，公董士三十萬以平亂，縱使暴横，使無辜之人咸墜塗炭，是一越王死，百越王生也。且王師之至，民歸順以萬計，自縋而下，四面成蹊。奈何縱邀賞之人殺降以爲功，冤痛徹天？如得上方斬馬劍加君頸，雖死不恨!"光輔還，奏仁傑不遜，左授復州刺史。徙洛州司馬。

他們在石碑下相對痛哭。囚犯們齋戒了三天纔離去，到達流放地，也爲狄仁傑立了碑。在這以前，宰相張光輔討伐越王，軍中依恃平叛之功，經常横暴索取，狄仁傑拒絶他們。張光輔生氣地説："州官敢輕視元帥嗎?"狄仁傑説："擾亂河南的是一個越王，公率士兵三十萬平定叛亂，放縱士兵使他們横暴，使無辜之人都墜入水深火熱之中，這是一個越王死了，一百個越王又出現了。何况王師來到時，歸順的百姓數以萬計，自己拉着繩子溜下城，四面成路。爲何縱容求賞之人殺死投降的百姓冒充自己的功績，使冤痛之聲響徹上天？如果能得到上方斬馬劍架到你的脖子上，我雖死無恨！"張光輔回朝，上奏狄仁傑言語不遜，降職授復州刺史。移任洛州司馬。

天授二年，以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武后謂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譖卿者，欲知之乎?"謝曰："陛下以爲過，臣當改之；以爲無過，臣之幸也。譖者乃不願知。"后嘆其長者。時太學生謁急，后亦報可。仁傑曰："人君惟生殺柄不以假人，至簿書期會，宜責有司。尚書省决事，左、右丞不句杖，左、右丞相不判徒，况天子乎？學徒取告，丞、簿職耳，若爲報可，則胄子數千，凡幾詔耶？爲定令示之而已。"后納其言。

天授二年，以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武后對他説："卿在汝南時政績很好，然而也有人詆毁卿，你想知道他是誰嗎?"狄仁傑辭謝説："陛下認爲臣有過錯，臣就應當改正；認爲臣無過錯，是臣的幸運。我不想知道誰詆毁我。"武后贊嘆他有長者之風。當時太學生請急假，武后也答覆准假。狄仁傑説："君主衹有生殺大權不能交給他人，至於文書賬目施行政令，應該責令有關官員辦理。即令尚書省議决事情，左、右丞都不勾畫杖刑，左、右丞相也不判决徒刑，何况是天子呢？學生請假，批假是丞、簿的職責罷了，如果答覆准假，那麽學生有數千人，一共得下多少個詔書呢？爲臣下制定明令宣示就行了。"武后采納了他的建議。

會爲來俊臣所構，捕送制獄。于時，訊反者一問即臣，聽减死。俊臣引仁傑置對，答曰："有周革命，我乃唐臣，反固實。"俊臣乃挺繫。其屬王德壽以情謂曰："我意求少遷，公爲我引楊執柔爲黨，公且免死。"仁傑嘆曰："皇天后土，使仁傑爲此乎!"即以首觸柱，血流沫面。德壽懼而謝。守者寖弛，即丐筆書帛，置褚衣中，好謂吏曰："方暑，請付家徹絮。"仁傑子光遠得書上變，后遣

正在這時受到來俊臣的誣陷，被捕送到關押欽犯的監獄。當時，被審訊謀反者一經盤問便承認有罪，可以减去死罪。來俊臣帶進狄仁傑審訊查核，他回答説："有周革命，我是唐朝大臣，謀反本是實情。"來俊臣對他寬大處理關進獄中。來俊臣的下屬王德壽用私情勸他説："我有心略微升遷一下官職，公爲我援引説楊執柔是同夥，公就可以免去死罪。"狄仁傑嘆息説："皇天后土，竟讓我狄仁傑做這種事嗎?"隨即用頭撞柱，血流滿面。王德壽害怕而致歉。看守人逐漸放鬆了警戒，狄仁傑就要來筆墨將冤情寫在帛上，藏

使案視。後臣命仁傑冠帶見使者，私令德壽作謝死表，附使以聞。后乃召見仁傑，謂曰："臣反何耶?"對曰："不臣反，死笞掠矣。"示其表，曰："無之。"后知代署，因免死。武承嗣屢請誅之，后曰："命已行，不可返。"時同被誣者鳳閣侍郎任知古等七族悉得貸。御史霍獻可以首叩殿陛苦爭，欲必殺仁傑等，乃貶仁傑彭澤令，邑人爲置生祠。

在綿衣中，好言對獄吏說："天氣正熱，請交給我家裏拆去棉絮。"狄仁傑的兒子狄光遠得到書信向朝廷告發謀反，武后派使者查證。來俊臣命令狄仁傑穿戴整齊地來見使者，暗中指使王德壽僞造謝死表，交給使者上報。武后便召見狄仁傑，對他說："你爲什麽承認謀反?"他回答說："如果不承認謀反，早就死在鞭笞之下了。"武后拿出謝死表讓他看，他說："我没有寫過。"武后知道有人代寫，於是免去死罪。武承嗣多次請求殺了他，武后說："詔命已經公布，不能反悔。"當時一同被誣告的鳳閣侍郎任知古等七族全部得到寬免。御史霍獻可用頭叩着大殿的臺階苦苦爭辯，一心想殺了狄仁傑等人，就將狄仁傑貶爲彭澤令，當地人爲他建了生祠。

萬歲通天中，契丹陷冀州，河北震動，擢仁傑爲魏州刺史。前刺史懼賊至，驅民保城，修守具。仁傑至，曰："賊在遠，何自疲民？萬一虜來，吾自辦之，何預若輩?"悉縱就田。虜聞，亦引去，民愛仰之，復爲立祠。俄轉幽州都督，賜紫袍、龜帶，后自製金字十二於袍，以旌其忠。

萬歲通天年間，契丹攻陷冀州，河北震動，升任狄仁傑爲魏州刺史。前任刺史害怕賊人攻來，將百姓趕入城中保守州城，修繕防守設施。狄仁傑來到後，說："賊還在遠處，何苦自己使百姓疲勞？萬一敵人來了，我自有辦法，何必動用百姓?"將他們全部放回去種田。虜人聽到了，就率兵撤離，百姓愛戴敬仰他，又爲他建立生祠。不久轉任幽州都督，賜給紫袍、龜帶，武后親自在袍上縫了十二個金字，來表揚他的忠誠。

召拜鸞臺侍郎，復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時發兵戍疏勒四鎮，百姓怨苦。仁傑諫曰：

> 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域之外，東距滄海，西隔流沙，北横大漠，南阻五嶺，天所以限中外也。自典籍所紀，聲教所曁，三代不能至者，國家既已兼之。詩人矜薄伐於太原，化行於江、漢，前代之遐裔，而我之域中，過夏、商遠矣。今乃用武荒外，邀功絶域，竭府庫之實，以争磽确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賦，獲其土不可以耕織。苟求冠帶遠夷，不務固本安人，此秦皇、漢武之所行也。傳曰："與

召入朝拜授鸞臺侍郎，再次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當時發兵戍守疏勒四鎮，百姓怨恨困苦。狄仁傑進諫說：

> 上天降生四夷，都在先代帝王的疆域之外，東有滄海捍禦，西有流沙隔絶，北有大漠横亘，南有五嶺阻斷，這是上天用來限制夷狄而分隔中外的。自從有書籍記載以來，聲威教化所傳布，三代統治不能到達的地方，國家都兼有了。詩人誇耀進兵討伐太原，教化流布江、漢，前代的邊遠之地，而今成爲我國的疆域，遠遠超過夏、商了。如今對荒遠之地用兵，到遠方尋求建立功業，耗盡府庫的積蓄，來争奪貧瘠不毛之地，得到那裏的百姓不足以增加賦税，獲得那裏的土地不可以耕種紡織。如果追求使遠方夷人文明的美名，不致力於固本安民的策略，就

覆車同軌者未嘗安。”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伏見國家師旅歲出，調度之費狃以寖廣，右戍四鎮，左屯安東，杼軸空匱，轉輸不絶，行役既久，怨曠者多。上不是恤，則政不行；政不行，則害氣作；害氣作，則蟲螟生，水旱起矣。方今關東荐饑，蜀漢流亡，江、淮而南，賦斂不息。人不復本，則相率爲盗，本根一摇，憂患非淺。所以然者，皆貪功方外，耗竭中國也。昔漢元帝納賈捐之之謀而罷珠崖，宣帝用魏相之策而棄車師田。貞觀中，克平九姓，册拜李思摩爲可汗，使統諸部，夷狄叛則伐，降則撫，得推亡固存之義，無遠戍勞人之役。今阿史那斛瑟羅，皆陰山貴種，代雄沙漠，若委之四鎮，以統諸蕃，建爲可汗，遣禦寇患，則國家有繼絶之美，無轉輸之苦。損四鎮，肥中國，罷安東，實遼西，省軍費於遠方，并甲兵於要塞，恒、代之鎮重，而邊州之備豐矣。且王者外寧，容有内危。陛下姑敕邊兵謹守備，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以主禦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清野，寇無所得。自然深入有顛躓之慮，淺入無虜獲之益。不數年，二虜不討而服矣。

是秦始皇、漢武帝的行爲。前人有話說："重蹈覆轍决不會平安。”此話雖説的是小事，但可以小喻大。臣看到國家連年出兵，調度的費用越來越多，西面戍守四鎮，東面戍守安東，布帛幾乎耗盡，輾轉運糧不絶，服役時久，怨恨的人增多。皇上不體恤百姓，政令就無法推行；政令無法推行，災氣就會産生；災氣産生，害蟲就會滋生，水旱就會興起。如今關東連年歉收，蜀，漢百姓流亡，江、淮以南，賦斂不停。人們不能恢復常業，就相繼成爲盜賊，根本一動摇，憂患不淺。之所以如此，都是因爲貪求邊遠之功，使中原空虚耗盡的緣故。過去漢元帝采納賈捐之的建議撤銷珠崖郡，漢宣帝采用魏相的計策放棄車師的屯田。貞觀年間，平定九姓，册封李思摩爲可汗，讓他統領衆部，夷狄反叛就討伐，投降就安撫，符合扶持衰亡者穩固現存者的道理，没有遠戍勞民之役。如今阿史那斛瑟羅，都是陰山貴族的後裔，世代稱雄沙漠，如果把四鎮交給他，讓他統治衆蕃，封爲可汗，派他抵禦敵寇入侵之患，這樣國家便有使斷絶之嗣得以延續的美名，没有輾轉運輸的勞苦。放棄四鎮，富足中原，撤除安東，充實遼西，節省遠方的軍費，將兵士集中到要塞，恒、代有重兵鎮守，邊州的防備就完善了。况且做君王的人外部安寧，或許還有内憂。陛下衹管詔令邊兵嚴密守備，以逸待勞，則戰士力量增加一倍；以主戰客，則我得主動；堅壁清野，敵人則什麽也得不到。賊軍深入自然會有受挫的顧慮，不深入便没有俘虜搶獲的好處。不過幾年，這兩個敵人便可不用討伐就臣服了。

又請廢安東，復高姓爲君長，省江南轉餉以息民，不見納。

又請求廢去安東，恢復高氏做君主，罷免江南的糧運使百姓休息，没有被采納。

張易之嘗從容問自安計，仁傑曰："惟勸迎廬陵王可以免禍。”會后欲以武三思爲太子，以問宰相，衆莫敢對。仁傑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

張易之曾經委婉地詢問使自己平安的計策，狄仁傑説："衹有勸説皇上迎回廬陵王纔可以避免災禍。”這時武后正想立武三思做太子，向宰相詢問，衆人不敢回答。狄仁傑説："臣觀察到

比匈奴犯邊，陛下使梁王三思募勇士於市，逾月不及千人。廬陵王代之，不浹日，輒五萬。今欲繼統，非廬陵王莫可。”后怒，罷議。久之，召謂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於是，仁傑與王方慶俱在，二人同辭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意者以儆陛下乎！且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危矣。文皇帝身蹈鋒鏑，勤勞而有天下，傳之子孫。先帝寢疾，詔陛下監國。陛下掩神器而取之，十有餘年，又欲以三思爲後。且姑侄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後常享宗廟；三思立，廟不祔姑。”后感悟，即日遣徐彦伯迎廬陵王於房州。王至，后匿王帳中，召見仁傑語廬陵事。仁傑敷請切至，涕下不能止。后乃使王出，曰：“還爾太子！”仁傑降拜頓首，曰：“太子歸，未有知者，人言紛紛，何所信？”后然之。更令太子舍龍門，具禮迎還，中外大悦。初，吉頊、李昭德數請還太子，而后意不回，唯仁傑每以母子天性爲言，后雖忮忍，不能無感，故卒復唐嗣。

上天和百姓還没有厭棄大唐。近來匈奴侵犯邊境，陛下派梁王武三思在市上招募勇士，過了一個月還不到一千人。廬陵王接替他，不到十天，就多達五萬。如今要選人繼承皇位，非廬陵王不可。”武后生氣，停止商議。過了很久，召見他問道：“朕幾次夢見玩雙陸的游戲没有獲勝，這是爲什麽？”當時，狄仁傑和王方慶都在場，倆人一致回答説：“玩雙陸游戲不能獲勝，是没有子嗣的緣故。上天是用這個含意來儆誡陛下呢！何況太子，是天下根本，根本一旦動摇，天下就危險了。文皇帝頂着槍林箭雨衝鋒陷陣，辛勤勞苦方纔擁有天下，傳給子孫。先帝病重，詔令陛下代行主持國事。陛下取得帝位，已有十多年了，又想立武三思爲後嗣。何况姑侄和母子誰更親近呢？陛下立廬陵王，那麽百年之後會永遠在宗廟中享受祭祀；而立武三思，宗廟裏却不會設立姑母的靈牌。”武后感悟，當天就派徐彦伯到房州迎接廬陵王。廬陵王來到後，武后將廬陵王藏到帳中，召見狄仁傑商談廬陵王之事。狄仁傑陳請激切，淚流不止。武后纔讓廬陵王出來，説：“還你的太子！”狄仁傑退下跪倒叩頭，説：“太子回來，還無人知道，人言紛紛，怎麽能使他們相信？”武后認爲他説的對。又命令太子住到龍門，具備禮儀將他迎回，朝廷内外人心大悦。起初，吉頊、李昭德幾次請求迎回太子，然而没能説服武后回心轉意，衹有狄仁傑常用母子天性來陳奏，武后雖然生性嫉妒狠毒，也不能無動於衷，所以終於恢復了唐室後嗣。

尋拜納言，兼右肅政御史大夫。突厥入趙、定，殺掠甚衆，詔仁傑爲河北道行軍元帥，假以便宜。突厥盡殺所得男女萬計，由五回道去，仁傑追不能逮。更拜河北安撫大使。時民多脅從於賊，賊已去，懼誅，逃匿。仁傑上疏曰：“議者以爲虜入寇，始明人之逆順，或迫脅，或願從，或受僞官，或爲招慰。誠以山東之人重氣，一往死不爲悔。比緣軍興，調發煩重，傷破家産，剔屋賣田，人不爲

不久拜授納言，兼任右肅政御史大夫。突厥侵入趙、定，殺傷掠奪很多，詔令狄仁傑任河北道行軍元帥，授予相機行事的權力。突厥將所掠男女上萬人全部殺死，從五回道撤走，狄仁傑追擊没能趕上。又拜任河北安撫大使。當時百姓大多被賊脅迫服從，賊軍離去後，害怕被處死，逃亡躲藏起來。狄仁傑上疏説：“議論之人認爲敵虜入侵，纔明白人心的逆順，其中有人受到脅迫，有人出於自願，有人擔任僞官，有人受了招慰。確實因爲山東人崇尚義氣，至死不悔。近來因爲軍事興起，調取徵發煩重，傷害損破家業，

售。又官吏侵漁，州縣科役，督趣鞭笞，情危事迫，不循禮義，投迹犬羊，以圖賒死，此君子所愧，而小人之常。民猶水也，壅則爲淵，疏則爲川，通塞隨流，豈有常性。昔董卓之亂，神器播越，卓已誅禽，部曲無赦，故事窮變生，流毒京室。此由恩不溥洽，失在機先。今負罪之伍，潛竄山澤，赦之則出，不赦則狂。山東群盜，緣茲聚結。故臣以爲邊鄙暫警不足憂，中土不寧可爲慮也。夫持大國者不可以小治，事廣者不可以細分。人主所務，弗檢常法。願曲赦河北，一不問罪。”詔可。

拆房賣田，無人收買。加上官吏的從中牟利，州縣催逼役使，督逼責打，情危事迫，不遵循禮義，投身敵人，暫圖免死，這是君子的慚愧，却是小人的常行。人就像水，阻塞就成爲淵，疏通就成爲川，疏通壅塞隨波逐流，哪裏有常性。從前董卓之亂，皇帝流離，等到董卓被殺，部下却不被赦免，所以事窮生變，毒害京城。這是因爲恩德不够普及，失去了有利時機。現在有罪之人，流竄山澤。赦免就出來，不赦免就搗亂，山東群盜，因此而聚集。所以臣認爲邊疆戰火纔起不足爲憂，中原不安纔值得憂慮。治理大國者不可以使用小道，處理大事者不可以過分計較。君主氣度寬廣，不拘於常法。希望曲法赦免河北百姓，一律不要追究。”下詔同意。

還，除内史。后幸三陽宫，王公皆從，獨賜仁傑第一區，眷禮卓異，時無輩者。是時李楷固、駱務整討契丹，克之，獻俘含樞殿，后大悦。二人者，本契丹李盡忠部將，盡忠入寇，楷固等數挫王師，後降，有司請論如法。仁傑稱其驍勇可任，若貸死，必感恩納節，可以責功。至是凱旋，后舉酒屬仁傑，賞其知人。授楷固左玉鈐衛大將軍、燕國公，賜姓武；務整右武威衛將軍。

返回朝廷，拜任内史。武后到三陽宫，王公都侍從身邊，惟獨賜給狄仁傑一座宅第，眷顧和禮遇特别突出，當時無人能比。當時李楷固、駱務整討伐契丹，將他們打敗，在含樞殿舉行獻俘儀式，武后大爲高興。這二人，本是契丹李盡忠的部將，李盡忠入侵，李楷固等人多次打敗朝廷軍隊，後來他們投降，有關官員請求依法論處。狄仁傑稱贊他們驍勇可以任用，如果免去死罪，定會感恩獻忠，可以督責他們立功。到這時凱旋，武后舉杯爲狄仁傑祝酒，獎賞他知人。授任李楷固左玉鈐衛大將軍、燕國公，賜姓武；授駱務整任右武威衛將軍。

后將造浮屠大像，度費數百萬，官不能足，更詔天下僧日施一錢助之。仁傑諫曰：“工不役鬼，必在役人；物不天降，終由地出。不損百姓，且將何求？今邊垂未寧，宜寬征鎮之徭，省不急之務。就令顧作，以濟窮人，既失農時，是爲棄本。且無官助，理不得成。既費官財，又竭人力，一方有難，何以救之？”后由是罷役。

武后將要建造大佛像，預計花費數百萬，官府財力不足，於是詔令天下僧人每天捐一錢幫助修造佛像。狄仁傑進諫説：“工役不能驅使鬼神，必須役使人民；物料不會從天而降，最終須從地上出産，不損害百姓，又將如何能够修成？如今邊疆没有寧静，應該寬免征伐鎮守的徭役，節省不急需的費用。假設雇人作工，來救濟窮人，便會耽誤農時，就是放棄根本的做法。况且没有官府幫助，根本不能完成。既花費官府財力，又耗盡人力，一方有難，將怎樣解救？”武后因此罷免這個工役。

聖曆三年卒，年七十一。贈文昌右相，謚曰文惠。仁傑所薦進，若張

聖曆三年去世，享年七十一歲。追贈文昌右相，謚號叫文惠。狄仁傑所舉薦引進的，如張柬

柬之、桓彦範、敬暉、姚崇等，皆爲中興名臣。始居母喪，有白鵲馴擾之祥。中宗即位，追贈司空。睿宗又封梁國公。

之、桓彦範、敬暉、姚崇等人，都是中興名臣。當初爲母親服喪時，出現白鵲順服的吉兆。中宗即位，追贈爲司空。睿宗又封他爲梁國公。

子光嗣、景暉。

兒子狄光嗣、狄景暉。

狄光嗣

光嗣，聖曆初，爲司府丞。武后詔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仁傑薦光嗣，由是拜地官員外郎，以稱職聞。后曰："祁奚内舉，果得人。"歷淄、許、貝三州刺史。母喪，奪爲太府少卿，固讓，睿宗嘉其誠，許之。累遷揚州長史，以罪貶歙州别駕，卒。

狄光嗣，聖曆初年，任司府丞。武后詔令宰相各自推薦一名尚書郎，狄仁傑推舉狄光嗣，因此拜任地官員外郎，以稱職著稱。武后説："正如祁奚舉人不避親，果然得人。"歷任淄、許、貝三州刺史。母親去世，守喪未滿期就被授任太府少卿，他堅决辭讓，睿宗贊賞他的誠意，同意。多次遷任爲揚州長史，因罪貶授歙州别駕，去世。

景暉，官魏州司功參軍，貪暴爲虐，民苦之，因共毁其父生祠，不復奉。至元和中，田弘正鎮魏博，始奏葺之，血食不絶。

狄景暉，官任魏州司功參軍，貪暴殘虐，百姓深受其苦，就一齊拆毁他父親的生祠，不再祭祀。到元和年間，田弘正任魏博節度使，纔上奏修復，祭祀不絶。

族孫兼謨。

族孫狄兼謨。

狄兼謨

兼謨，字汝諧，及進士第。辟襄陽使府，剛正有祖風。令狐楚執政，薦授左拾遺，數上書言事。歷刑部郎中、蘄鄧鄭三州刺史。歲旱饑，發粟賑濟，民人不流徙。改蘇州，以治最，擢給事中。左藏史盗度支縑帛，文宗以經赦詔勿治，兼謨封還詔書，帝問之，對曰："典史犯贓，不可免。"帝曰："朕已赦其長官，吏亦宜宥，與其失信，寧失罪人。"既而曰："後或事有不可，勿以還詔爲憚。"遷御史中丞。帝曰："御史臺朝廷綱紀，一臺正，則朝廷治，朝廷正，則天下治。畏忌顧望，則職業廢矣。卿，梁公後，當嗣家聲，不可不慎。"兼謨頓首謝。江西觀察使吴士矩加給其軍，擅用上供錢數十萬。兼謨劾奏："觀察使爲陛下守土，宣國詔條，知臨戎賞士，州有定數，而與奪由己，

狄兼謨，字汝諧，考中進士科。徵到襄陽鎮幕府，剛正有祖父之風。令狐楚執政，推薦他授任左拾遺，多次上書議論朝政。歷任刑部郎中、蘄鄧鄭三州刺史。當年天旱饑荒，發放穀物賑濟飢民，没有百姓流亡。改任蘇州刺史，因政績優異，升任給事中。左藏史貪污度支的縑帛，文宗因此事發生在大赦以前而下詔不必治罪，狄兼謨將詔書封還，皇帝問他，他回答説："典史犯貪贓之罪，不能免罪。"皇帝説："朕已赦免了長官，屬吏也應寬免，與其失信於人，不如放過罪人。"隨即又説："以後有什麽事不對，不要因封還詔書一事而有憂慮。"升任御史中丞。皇帝説："御史臺是朝廷法度，一臺正，朝廷就會清明，朝廷正，天下就會治化。害怕觀望，就會荒廢職守了。卿，是梁國公的後人，應當繼承家世名聲，不可不慎重。"狄兼謨叩頭拜謝。江西觀察使吴士矩增加軍隊給養，擅自挪用上供錢數十萬。狄兼謨劾奏説："觀察使爲陛下守護國土，宣布朝廷詔命條令，知道臨陣獎賞士卒，本州有

貽弊一方，爲諸道觖望，請付有司治罪。”士矩繇是貶蔡州别駕。歷兵部侍郎、河東節度使。還爲尚書左丞。武宗子峴封益王，命兼謨爲傅。俄領天平節度使，辭疾，以秘書監歸洛陽，遷東都留守，卒。

一定數額，然而他擅自決定，爲害一方，使其他各道産生非分的念頭，請交付有關官員治罪。”吴士矩因此貶爲蔡州别駕。狄兼謨歷任兵部侍郎、河東節度使。召還朝任尚書左丞。武宗之子李峴封益王，任命狄兼謨爲傅。不久領任天平軍節度使，以病辭官，以秘書監之職回到洛陽，升任東都留守，去世。

## 郝處俊　郝象賢

郝處俊，安州安陸人。父相貴，因隋亂，與婦翁許紹據峽州，歸國，拜滁州刺史，封甑山縣公。

郝處俊，是安州安陸人。父親郝相貴，乘隋末動亂，與岳父許紹占據峽州，歸順朝廷，拜任滁州刺史，封甑山縣公。

處俊甫十歲而孤，故吏歸千縑賵之，已能讓不受。及長，好學，嗜《漢書》，崖略暗誦。貞觀中，第進士，解褐著作佐郎，襲父爵。兄弟友睦，事諸舅謹甚。再轉滕王友，耻爲王府屬，棄官去。久之，召拜太子司議郎，累遷吏部侍郎。高麗叛，詔李勣爲浿江道大總管，處俊副之。師入虜境，未陣，賊遽至，舉軍危駭。處俊方據胡床，體胖，安餐乾精不顧，密畀料精鋭擊之，虜却，衆壯其謀。

郝處俊剛滿十歲就失去父親，父親的舊吏贈送一千匹縑做喪葬費用，他已知道辭謝不接受。等他長大，喜歡學習，愛讀《漢書》，基本上能背誦下來。貞觀年間，考中進士科，出任著作佐郎，繼承父親爵位。兄弟友愛和睦，事奉舅父們十分恭謹。二次轉官擔任滕王友，耻任王府僚屬，棄官離去。很久以後，召入朝拜任太子司議郎，多次升任爲吏部侍郎。高麗反叛，詔令李勣任浿江道大總管，郝處俊爲副。軍隊進入敵境，還没擺開陣勢，賊軍突然來到，全軍驚慌害怕。郝處俊這時正坐在折叠坐具上，他身體肥胖，安閑地吃着乾糧毫不在意，暗中派精鋭部隊迎擊，虜軍後退，衆人贊嘆他的謀略。

入拜東臺侍郎。時浮屠盧伽逸多治丹，曰：“可以續年”。高宗欲遂餌之，處俊諫曰：“修短固有命，異方之劑，安得輕服哉？昔先帝詔浮屠那羅邇娑寐案其方書爲秘劑，取靈花怪石，歷歲乃能就。先帝餌之，俄而大漸，上醫不知所爲。群臣請顯戮其人，議者以爲取笑夷狄，故法不得行。前鑒不遠，惟陛下深察。”帝納其言，第拜盧伽逸多爲懷化大將軍，進處俊同東西臺三品。

召入朝廷拜任東臺侍郎。當時有個僧人叫盧伽逸多煉製丹藥，説：“可以延年益壽。”高宗打算煉成藥後服用，郝處俊諫阻説：“壽命長短本有定數，處方怪異的藥劑，哪能輕易服用呢？從前先帝詔令僧人那羅邇娑寐依照他的處方煉製秘藥，采用奇花怪石，經歷幾年纔製成。先帝服下藥，不久就病危，太醫不知如何是好。群臣請公開處死那個僧人，議論此事的人認爲這樣做會叫夷狄耻笑，所以刑法没能施行。前事之鑒不遠，希望陛下明察。”皇帝采納他的建議，衹拜任盧伽逸多爲懷化大將軍，提升郝處俊同東西臺三品。

咸亨初，幸東都，皇太子監國，諸宰相皆留，而處俊獨從。帝嘗曰：“王者無外，何爲守禦？而重門擊柝，

咸亨初年，皇上到東都，皇太子代行主持國事，衆宰相都留在京城，衹有郝處俊隨從皇上。皇帝曾經説：“王者與臣民没有間隔，爲什麽需

庸待不虞邪？我嘗疑秦法爲寬，荆軻匹夫耳，匕首竊發，群臣皆荷戟侍，莫敢拒，豈非習慢使然？”處俊對曰：“此乃法急耳。秦法：輒升殿者，夷三族。人皆懼族，安有敢拒邪？魏曹操著令曰：‘京城有變，九卿各守其府。’後嚴才亂，與徒數十人攻左掖門，操登銅爵臺望之，無敢救者。時王脩爲奉常，聞變，召車騎未至，領官屬步至宫門。操曰：‘彼來者，必王脩乎！’此由脩察變識幾，故冒法赴難。向若拘常，則遂成禍矣。故王者設法不可急，亦不可慢。《詩》曰‘不懈于位，人之攸塈’，仁也；‘式遏寇虐，無俾作慝’，刑也。《書》曰‘高明柔克，沈潛剛克’，中道也。”帝曰：“善。”

要守禦？而重重門禁打更巡夜，豈能防備意外之險？我曾懷疑秦時法律太寬鬆，荆軻是一個匹夫罷了，突然抽出匕首，衆臣都拿着兵器侍立在下，没人敢上前抵擋，難道不是習於鬆懈而造成的嗎？”郝處俊回答説：“這是法律嚴厲的緣故。秦代法律規定：擅自上殿者，滅三族。人人害怕被滅族，哪有敢上殿抵擋的呢？魏時曹操制定法令説：‘京城發生變亂，九卿各自把守自己的府署。’後來嚴才叛亂，與黨徒數十人進攻左掖門，曹操登上銅爵臺眺望，無人敢來相救。當時王脩任奉常，聽説叛亂的消息，傳召車騎没有來到，就領着官屬步行趕到宫門。曹操説：‘來的那人，一定是王脩了！’這是因爲王脩洞察變亂隨機而動，所以冒犯法令趕赴救難。假若拘泥於常規，就要造成大禍了。所以做君王的人制定法令不可太嚴，也不可太寬。《詩》説：‘在位者努力辛勤不懈，百姓由此得以休息’，這是仁政；‘阻止敵寇殘暴，不使他們做惡’，這是嚴刑。《書》説‘天剛而能柔，地柔而能剛’，這是中庸。”皇帝説：“説得對。”

轉中書侍郎，監修國史。初，顯慶中，令狐德棻、劉胤之撰國史，其後許敬宗復加緒次。帝恨敬宗所紀失實，更命宰相刊正，且曰：“朕昔從幸未央宫，辟仗既過，有横刀伏草中者，先帝斂轡却，謂朕曰：‘事發，當死者數十人，汝可命出之。’史臣惟叙此爲實。”處俊曰：“先帝仁恩溥博，類非一。臣之弟處傑被擇供奉，時有三衛誤拂御衣者，懼甚。先帝曰：‘左右無御史，我不汝罪。’”帝曰：“此史臣應載。”處俊乃表左史李仁實欲删整僞辭，會仁實死而止。

轉任中書侍郎，監修國史。起初，顯慶年間，令狐德棻、劉胤之撰修國史，後來許敬宗又加以編次。皇帝惱恨許敬宗所記失實，又命令宰相更正，并且説：“朕過去隨從先帝到未央宫，開道的儀衛剛過，有個人持刀伏在草中，先帝勒住繮繩後退，對朕説：‘此事一旦發作，就有幾十人會被處死，你可命他離去。’史臣所記祇有這一件事屬實。”郝處俊説：“先帝仁恩廣博，類似之事并非祇有一起。臣的弟弟郝處傑被選出擔任供奉，當時禁衛軍中有人誤碰了先帝的衣服，極爲害怕。先帝説：‘旁邊没有御史，我不怪罪你。’”皇帝説：“這事史臣應該記載。”郝處俊於是上表讓左史李仁實準備删削整理不實之辭，不巧因李仁實死去而停止。

上元初，帝觀酺翔鸞閣，時赤縣與太常音技分東西朋，帝詔雍王賢主東，周王顯主西，因以角勝，處俊曰：“禮所以示童子無誑者，恐其欺詐之心生也。二王春秋少，意操未

上元初年，皇帝在翔鸞閣觀看臣民聚宴，當時京城所治之縣和太常的音技分爲東西兩隊，皇帝詔令雍王李賢主持東隊，周王李顯主持西隊，讓雙方決出勝負，郝處俊説：“禮之所以要向童子昭示誠實無欺，是擔心他們産生欺詐之心。二

定，乃分朋造黨使相誇，彼俳兒優子，言辭無度，争負勝，相譏誚，非所以導仁義，示雍和也。”帝遽止，嘆曰：“處俊遠識，非衆臣所逮。”遷中書令，兼太子賓客，檢校兵部尚書。

帝多疾，欲遜位武后，處俊諫曰：“天子治陽道，后治陰德，然則帝與后猶日之與月，陽之與陰，各有所主，不相奪也。若失其序，上謫見于天，下降災諸人。昔魏文帝著令，帝崩，不許皇后臨朝。今陛下奈何欲身傳位天后乎？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正應謹守宗廟，傳之子孫，不宜持國與人，以喪厥家。”中書侍郎李義琰曰：“處俊言可從，惟陛下不疑。”事遂沮。又兼太子左庶子，拜侍中，罷爲太子少保。

開耀元年卒，年七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大都督。帝哀嘆其忠，舉哀光順門，祭以少牢，賻絹布八百段、米粟八百石，詔百官赴哭，官庀葬事。子北叟固辭，未聽。裴炎爲白帝曰：“處俊阽死，諉臣曰：‘生無益于國，死無煩費，凡詔賜，願一罷之。’”帝聞惻然，答其意，止賻物而已。

處俊資約素，土木形骸，然臨事敢言，自秉政，在帝前議論諄諄，必傅經義，凡所規獻，得大臣體。武后雖忌之，以其操履無玷，不能害。與舅許圉師同里，俱宦達；鄉人田氏、彭氏以高貲顯。故江、淮間爲語曰：“貴如郝、許，富如田、彭。”

孫象賢，垂拱中，爲太子通事舍人，后素銜處俊，故因事誅之。臨

王年紀尚小，思想節操没有定形，而分成兩隊讓他們互相競争誇耀，那些俳兒戲子，言辭没有禮節，爲争强鬥勝，互相譏笑嘲駡，不符合倡導仁義，宣示和睦的原意。”皇帝立即停止，贊嘆説：“郝處俊見識遠大，衆臣們都比不上。”升任中書令，兼任太子賓客，檢校兵部尚書。

皇帝多病，打算傳位給武后，郝處俊諫阻説：“天子治理陽道，皇后管理陰德，如此則皇帝與皇后就像太陽與月亮，陽與陰，各有所主，互不侵奪。如果失去秩序，上會受責於天，下會降災於人。從前魏文帝制定法令，皇帝去世，不許皇后臨朝聽政。如今陛下爲何要在活着的時候就傳位給天后呢？天下，是高祖、太宗的天下，不是陛下的天下，衹應謹慎地守衛宗廟，傳給子孫，不應拿着國家送人，使自家喪亡。”中書侍郎李義琰説：“郝處俊的話應該聽從，希望陛下不要懷疑。”此事於是作罷。又兼任太子左庶子，拜任侍中，罷職任太子少保。

開耀元年去世，享年七十五歲。追贈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大都督。皇帝哀傷贊嘆他的忠誠，在光順門舉行哀悼儀式，用豬羊的少牢之禮祭祀，賜絹布八百段、米粟八百石幫助喪事，詔令百官到他家哭祭，官府負責葬事。兒子郝北叟堅決辭謝，不被允許。裴炎替他稟告皇帝説：“郝處俊臨死時，囑咐臣説：‘生時無益於國家，死後不要麻煩國家的費用，詔令賞賜的一切，希望都能免除。’”皇帝聽了很悲傷，滿足他的遺願，衹賜給喪葬物品而已。

郝處俊生性節儉樸素，不修邊幅，然而遇事敢於直言，自從執政以後，在皇帝面前論事時反復陳述，無不引經據典，所有規勸謀劃，合乎大臣風範。武后雖然忌恨他，但因他操行無懈可擊，不能加害於他。他和舅父許圉師同鄉，都做了大官；同鄉人田氏、彭氏因富裕而聞名。所以江、淮之間流傳説：“貴如郝、許，富如田、彭。”

孫子郝象賢，垂拱年間，任太子通事舍人，武后一向懷恨郝處俊，所以藉事殺了他。他臨刑

刑，極罵乃死，后怒，令離磔其尸，斫夷祖、父棺冢。自是訖后世，將刑人，必先以木丸窒口云。

時，大罵武后而死，武后怒極，命令支解了他的尸體，還將他祖父、父親剖棺平墳。從此以後直到武后之世結束，將施死刑時，總是先用木丸堵住犯人的嘴。

**朱敬則**

朱敬則，字少連，亳州永城人。以孝義世被旌顯，一門六闕相望。敬則志尚恢博，好學，重節義然諾，善與人交，振其急難，不責報於人。與左史江融、左僕射魏元忠善。咸亨中，高宗聞其名，召見，異之，爲中書令李敬玄所毁，故授洹水尉。久之，除右補闕。

朱敬則，字少連，是亳州永城人。因孝義世代受到表彰，門前六闕相連。朱敬則志向遠大，喜愛學習，重節義講信用，喜歡和人交往，救人急難，不求別人報答。和左史江融、左僕射魏元忠關係親密。咸亨年間，高宗聽説了他的美名，召見他，感到驚異，由於受到中書令李敬玄的詆毁，所以授他爲洹水尉。很久以後，拜授右補闕。

初，武后稱制，天下頗流言，遂開告密羅織之路，興大獄，誅將相大臣。至是，已革命，事益寧。敬則諫曰：

起初，武后臨朝稱制，天下流言很多，於是大開告密羅織的門路，興起大獄，誅殺將相大臣。到此時，已經改朝换代，事態逐漸平息。朱敬則勸諫説：

臣聞李斯之相秦也，行申、商之法，重刑名之家；杜私門，張公室；棄無用之費，損不急之官；惜日愛功，亟戰疾耕。既庶而富，遂屠諸侯。此救弊之術也。故曰："刻薄可施於進趨，變詐可陳於攻戰。"天下已平，故可易之以寬簡，潤之以淳和。秦乃不然，淫虐滋甚，往而不反，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陸賈、叔孫通事漢祖，當滎陽、成臯間，糧餉窮，智勇困，未嘗敢開一説，效一奇，唯進豪猾貪暴之人。及區宇適定，乃陳《詩》、《書》，説禮、樂，開王道。高帝忿然曰："吾以馬上得之，安事《詩》、《書》?"對曰："馬上得之，可馬上治之乎?"帝默然。於是賈著《新語》，通定禮儀。此知變之善也。向若高帝斥二子，置《詩》、《書》，重攻戰，尊首級，則複道争功，拔劍

臣聽説李斯擔任秦國丞相，推行申不害、商鞅的法令，注重刑名學説；杜絶私門，光大公室；取消無用的開支，裁减不急需的官員；珍惜時日愛重功業，加緊備戰努力耕織。國家富庶以後，就鏟平了諸侯。這是解救弊政的策略。所以説："苛酷的政策可實施在進取之時，權變和詭詐可施行於攻戰之時。"天下已經平定，所以應改而施行寬鬆簡略的政策，用淳樸平和的方法來養育百姓。秦却不然，荒淫殘虐更爲嚴重，一味嚴酷而不知寬免，最終導致土崩瓦解。這是不知變通而引起的災禍。陸賈、叔孫通事奉漢高祖,在滎陽、成臯一帶，糧盡餉絶，智勇欠缺，不曾敢陳述一個建議，建立一次奇功，祇能進用豪猾貪暴之人。等到天下平定，纔陳述《詩》、《書》，講論禮、樂，光大王道。高帝生氣地説："我在馬上得天下，哪裏用得着學習《詩》、《書》?"他們回答説："能在馬上取得天下，還能在馬上治理天下嗎?"皇帝默然無話。於是陸賈寫了《新語》，叔孫通制定禮儀。這是知道變通的好例子。假若那時高帝斥退二人，棄置

擊柱，晷漏之不保，何十二帝二百年乎？故曰：仁義者，聖人之蘧廬；禮者，先王之陳迹。祠祝畢，芻狗捐；淳精流，糟粕棄。仁義尚爾，况其輕乎？國家自文明以來，天地草昧，内則流言，外則構難。故不設鉤距，無以順人；不切刑罰，無以息暴。於是置神器，開告端，故能不出房闈，而天下晏然易主矣。臣聞急趨者無善迹，促柱者無和聲；拯溺不規行，療饑不鼎食。即向時秘策，今之芻狗也。願鑒秦、漢之失，考時事之宜，毀蘧廬，遺糟粕；下寬大之令，流曠蕩之澤，去萋斐之角牙，頓奸險之芒刃，塞羅織之妄源，掃朋黨之險迹，曠然使天下更始，豈不樂哉！

《詩》、《書》，注重攻戰，尊崇戰功，那麽衆將在樓閣裏争功，在大殿上拔劍擊柱，片刻的安寧都無法保全，怎會有十二帝二百年的天下呢？所以説：仁義，衹是聖人臨時使用的權宜之計；禮義，是先王已往的事迹。祭祀祝禱完畢，獻祭用的草狗就應丢棄；淳華已經流失，糟粕更應摒棄。仁義尚且如此，何况比這輕微的呢？國家自從文明時以來，天地混亂，内有流言，外有戰亂。所以不設嚴密訊問之法，無法使人順服；不加重刑罰，無法平息暴亂。於是設置神匭，開告密之端，所以能不出房門，天下就平静地换了主人。臣聽説走路快留不下端正的足迹，彈琴急促奏不出和協的音律；搶救落水者不必儀態端莊，治療飢餓者不能用鼎進食。即使從前的妙策，今天也如同丢棄的草狗。希望鑒戒秦、漢的過失，考察時事的合宜，毀壞權宜之計，遺棄糟粕；下達寬大的法令，傳布浩蕩的恩澤，除去讒毁的利齒，挫鈍奸險的鋒刃，阻塞羅織的禍源，掃清朋黨的惡迹，使天下焕然更新，難道不是樂事嗎！

后善其言。

武后贊賞他這番言論。

遷正諫大夫，兼修國史。乃請高史官選，以求名才。侍中韋安石嘗閲其稿史，嘆曰："董狐何以加！世人不知史官權重宰相，宰相但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死，古之聖君賢臣所以畏懼者也。"時賦斂繁重，民多蕩析，后數召入禁中訪失得。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張易之構魏元忠、張説，欲誅之，無敢言者。敬則獨奏曰："元忠、説秉心忠一，而所坐無名，殺之失天下望。"乃得不死。

遷任正諫大夫，兼修國史。於是請求重視史官的選舉，來徵求名才。侍中韋安石曾讀過他的史稿，贊嘆説："董狐怎能比得過他！世人不知道史官的權力重過宰相，宰相衹能管制活人，史官却能兼管活人和死人，這是古代的聖君賢臣所以害怕史官的原因。"當時賦斂繁重，百姓大多四散流亡，武后多次召他進入宫中詢問得失。晋升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張易之誣陷魏元忠、張説，打算殺死他們，没人敢提出異議。衹有朱敬則上奏説："魏元忠、張説忠誠不二，指控的罪名站不住脚，殺了他們會失去天下人心。"纔得以免死。

以老疾還政事，俄改成均祭酒、冬官侍郎。易之等集名儒撰《三教珠英》，又繪武三思、李嶠、蘇味道、李迥秀、王紹宗等十八人像以爲圖，欲引敬則，固辭不與，世絜其爲人。

因年老有病交還政事，不久改任成均祭酒、冬官侍郎。張易之等人召集名儒撰寫《三教珠英》，又畫武三思、李嶠、蘇味道、李迥秀、王紹宗等十八人的畫像，打算拉攏朱敬則，他堅决推辭而不參與，時人推崇他人品高潔。出任鄭州

出爲鄭州刺史，遂致仕。侍御史冉祖雍誣奏與王同晈善，貶涪州刺史。既明其非罪，改廬州。代還，無淮南一物，所乘止一馬，子曹步從以歸。卒年七十五。

刺史，於是退休。侍御史冉祖雍上奏誣告他和王同晈關係密切，貶任涪州刺史。不久證明他無罪，改任廬州刺史。受代而回，没有帶走淮南一件物品，所乘衹有一匹馬，兒子之輩們步行隨從歸來。去世那年七十五歲。

敬則與三從昆弟居四十年，貲產無異。及執政，每以用人爲先，細務不省也。嶺表蠻叛，以裴懷古有文武才，用爲桂州都督，蠻服其威惠，相率降。薦魏知古爲鳳閣舍人，張思敬爲右史，皆稱職。初，二張權寵盛，敬則密謂敬暉曰："公若假太子令，舉北軍誅易之兄弟，兩飛騎力耳。"暉卒用其策。始崔寔、仲長統、王朗、曹冏論封建，指秦爲失，敬則以爲秦、漢世禮義陵遲，不可復用周制封諸侯，著論明之，儒者以爲知言。

朱敬則和三服内的同族兄弟同居四十年，財產没有差異。等他做了執政，總是把用人放在首位，不考慮小事。嶺表蠻人反叛，他認爲裴懷古文武全才，任用他做桂州都督，蠻人敬服他的威望和恩惠，相繼投降。他推薦魏知古任鳳閣舍人，張思敬任右史，都稱職。起先，二張很有權勢備受恩寵，朱敬則私下對敬暉説："公如果假藉太子之令，發動北軍討伐張易之兄弟，兩飛騎的力量就行了。"敬暉最終采用了他的計策。當初崔寔、仲長統、王朗、曹冏論述封建之事，指出秦是失策，朱敬則認爲秦、漢兩代禮義凋零敗壞，不能再用周時的制度封建諸侯，著論闡明此説，儒學之人認爲他所論切中要害。

睿宗嗣位，嘗曰："神龍以來，忠於本朝者，李多祚、王同晈、韋月將、燕欽融并褒復矣，尚有遺者耶?"劉幽求曰："朱敬則忠正義烈，天下所推，往爲宗楚客、冉祖雍等所誣，謫守刺史。長安中，嘗語臣曰：'相王必受命，當悉心事之。'及韋氏干紀，臣遂見危赴難。雖天誘其衷，亦敬則啓之。"於是追贈秘書監，謚曰元。

睿宗即位，曾經説："神龍以來，忠心於本朝者，李多祚、王同晈、韋月將、燕欽融都受到褒揚并恢復了官爵，還有遺漏的嗎?"劉幽求説："朱敬則忠正義烈，爲天下所推重，過去受到宗楚客、冉祖雍等人的誣陷，貶任刺史。長安年間，曾對臣説：'相王定會受命即位，應當全心事奉他。'到韋氏擾亂法度，臣於是見危赴難。雖然是上天開導我的忠心，也是受到朱敬則的啓發。"於是追贈他爲秘書監，謚號叫元。

## 朱仁軌

敬則兄仁軌，字德容，隱居養親。常誨子弟曰："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有赤烏、白鵲栖所居樹，按察使趙承恩表其異。及卒，郭山惲、員半千、魏知古共謚爲孝友先生。

朱敬則的哥哥朱仁軌，字德容，隱居奉養父母。經常教育子弟説："終身讓路，不會多走百步；終身讓出田界，不會失去一段。"有赤烏、白鵲栖息在他住處的樹上，按察使趙承恩上表報告這一奇異之事。等他死時，郭山惲、員半千、魏知古一同追謚他爲孝友先生。

贊曰：武后乘唐中衰，操殺生柄，劫制天下而攘神器。仁傑蒙耻奮忠，以權大謀，引張柬之等，卒復唐

贊曰：武后利用唐朝中衰之際，執掌了生殺大權，竊取了天下而顛覆唐室。狄仁傑蒙耻盡忠，策劃大計，引用張柬之等人，終於恢復了李

室，功蓋一時，人不及知。故唐呂温頌之曰："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世以爲名言。方高宗舉天下將以禪后，處俊固争，不使妻乘夫，陰反陽，至奸人銜怨，仇胔以逞。蓋所謂誼形於主耶。敬則一諫，而羅織之獄衰，時而後言者歟！

唐皇室，功蓋一時，人們無法得知。所以唐呂温贊頌他説："從虞淵中取出太陽，放入咸池中洗濯。悄悄交給五龍，夾着太陽飛升。"世人認爲是名言。當高宗要將天下禪讓給皇后時，郝處俊堅决反對，不使妻子凌駕於丈夫之上，陰德違反陽道，以致奸人懷恨，將他後人的尸體肢解來泄恨。他就是人們所説的盡忠於主吧。朱敬則一番進諫，羅織的冤獄衰落，所諫不過是事後之言罷了！

# 唐書卷一百一十六

## 列傳第四十一

### 二王韋陸二李杜列傳

#### 王綝

王綝，字方慶，以字顯。其先自丹楊徙雍咸陽。父弘直，爲漢王元昌友。王好畋游，上書切諫，王稍止，然益疏斥。終荆王友。

王綝，字方慶，以字爲人所知。他的祖先從丹楊移居雍州咸陽。父親名弘直，爲漢王李元昌友。漢王喜好游獵，他上書極力勸諫，漢王有所收斂，然而逐漸遭到疏遠排斥。死時爲荆王友。

方慶起家越王府參軍，受司馬遷、班固二史於記室任希古，希古它遷，就卒其業。武后時，遷累廣州都督。南海歲有崑崙舶市外區琛琲，前都督路元叡冒取其貨，舶酋不勝忿，殺之。方慶至，秋毫無所索。始，部中首領沓墨，民詣府訴，府曹素相餉謝，未嘗治。方慶約官屬不得與交通，犯者痛論以法，境内清畏。議者謂治廣未有如方慶者，號第一，下詔賜瑞錦、雜綵，以著善政。轉洛州長史，封石泉縣子。遷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進鳳閣侍郎。

王方慶從越王府參軍開始入仕，跟隨記室任希古學習司馬遷、班固的兩史，任希古調任他職，跟隨他完成學業。武后時，多次升遷擔任廣州都督。南海每年有崑崙的商船前來交易外國的珠寶，前任都督路元叡侵奪了貨物，船長不勝忿怒，刺殺了路元叡。王方慶到任，秋毫不取。起初，管轄下的首領貪污，百姓到官府投訴，府中官吏平日接受首領的賄賂，從不審理。王方慶規定官屬不得與當地首領勾結，違者依法從重處置，境内清明敬畏。議論之人説治理廣州無人趕得上王方慶，號爲第一，下詔賜給綉有龍鳳的瑞錦、各種彩色絲織物，來表彰他出色的政績。轉任洛州長史，封石泉縣子。升任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晋升鳳閣侍郎。

神功初，清邊道大總管武攸宜破契丹凱還，且獻俘，内史王及善以孝明帝忌月，請鼓吹備而不作，方慶曰："晋穆帝納后，當康帝忌月，時以爲疑。荀訥謂《禮》有忌日無忌月，自月而推，則忌時忌年，愈無理據。世用其言。臣謂軍方大凱，作樂無嫌。"詔可。武后幸玉泉祠，以山

神功初年，清邊道大總管武攸宜打敗契丹凱旋，將要獻俘，内史王及善因爲此月是孝明帝的忌月，主張陳設鼓樂却不演奏，王方慶説："晋穆帝娶皇后，正是康帝的忌月，當時都感到疑慮。荀訥説《禮》有忌日没有忌月，如果從忌月推論，就應有忌時忌年，越發地荒謬。因此當時采用他的見解。臣認爲軍隊正是大勝凱旋，奏樂没有問題。"下詔同意。武后到玉泉祠，由於山

道險，欲御腰輿。方慶奏：“昔張猛諫漢元帝‘乘船危，就橋安’。帝乃從橋。今山阿危峭，隥道曲狹，比於樓船，又復甚危，陛下奈何輕蹺畏塗哉？”后爲罷行。方慶嘗以“令，期及大功喪，未葬，不聽朝賀；未除，弗豫享宴。比群臣不遵用，頹紊教誼，不可長”。有詔申責，内外畏之。

路艱險，打算乘坐手挽的便輿。王方慶上奏說：“從前張猛勸諫漢元帝說‘乘船危險，過橋安全’。皇帝就從橋上過河。如今山坡險峻，石道曲折狹窄，比那樓船更加危險，陛下爲何隨便地踏上艱險之路呢？”武后因而取消了這一打算。王方慶曾提出“依據令，守大功之喪的九個月内，在未下葬時，不允許朝賀；喪期不滿，不能參加宴會。近來群臣不遵此令，廢棄禮教之義，此風不可助長。”有詔申斥責備，朝廷内外都害怕他。

后嘗就求羲之書，方慶奏：“十世從祖羲之書四十餘番，太宗求之，先臣悉上送，今所存惟一軸。并上十一世祖導、十世祖洽、九世祖珣、八世祖曇首、七世祖僧綽、六世祖仲寶、五世祖騫、高祖規、曾祖褒并九世從祖獻之等凡二十八人書共十篇。”后御武成殿遍示群臣，詔中書舍人崔融序其代閥，號《寶章集》，復以賜方慶，士人歆其寵。以老乞身，改麟臺監，修國史。中宗復爲皇太子，拜方慶檢校左庶子。

武后曾向他索求王羲之的書法，王方慶奏道：“十世叔祖王羲之的書法共四十多幅，太宗要，先臣都送上了，如今所存衹有一幅。同時進上十一世祖王導、十世祖王洽、九世祖王珣、八世祖王曇首、七世祖王僧綽、六世祖王仲寶、五世祖王騫、高祖王規、曾祖王褒以及九世叔祖王獻之等共二十八人的書法總共十篇。”武后到武成殿向群臣一一展示，詔令中書舍人崔融記叙他世代的門第，題名《寶章集》，又賜還給王方慶，士人羨慕他所受的恩寵。因年老請求退職，改任麟臺監，修國史。中宗再做皇太子，拜授王方慶爲檢校左庶子。

后欲季冬講武，有司不時辦，遂用明年孟春。方慶曰：“按《月令》‘孟冬，天子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此乃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安不忘危之道。孟春不可以稱兵。兵，金也，金勝木。方春木王，而舉金以害盛德，逆生氣。孟春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今孟春講武，以陰政犯陽氣，害發生之德，臣恐水潦敗物，霜雪損稼，夏麥不登。願陛下不違時令，前及孟冬，以順天道。”手制褒允。

武后準備在十二月演練軍隊，有關官員没能按時做好準備，於是改期到來年正月。王方慶說：“考諸《月令》‘十月，天子命將帥演練軍隊，練習射箭騎馬，比量武藝。’這是三個季節從事農耕，一個季節演練軍隊，居安思危之道。正月不可以動用兵器。兵器，屬金性，金克木。春季正值木氣旺盛，然而却動用兵器而傷害盛德，違背生長發育之氣。正月推行冬季條令，就會雨澇成災，霜雪大降，冬麥無收。如今正月演練軍隊，是以陰政觸犯陽氣，損害生長發育之德，臣擔心水災損毁農物，霜雪傷害莊稼，夏麥不能豐收。希望陛下不要違背時令，提前到十月，以順應天道。”武后親手寫詔書贊揚并答應。

是歲，真拜左庶子，進封公，奉入同職事三品，兼侍太子讀書。方慶奏：“人臣於天子未有斥太子名者，晉山濤《啓事》稱皇太子不名。孝

當年，正式拜授左庶子，晋封公爵，俸禄與職事官三品相同，并侍從太子讀書。王方慶奏稱：“人臣對天子没有直呼太子之名的，晋時山濤《啓事》稱皇太子而不稱名。孝敬皇帝做太子

敬爲太子，更‘弘’爲‘崇’；沛王爲太子，更‘賢’爲‘文’。今東宫門殿名多嫌觸，請一改之，以協舊典。”制可。長安二年卒，贈兖州都督，謚曰貞。中宗復位，以東宫舊臣，贈吏部尚書。

方慶博學，練朝章，著書二百餘篇，尤精《三禮》。學者有所咨質，酬復淵詣，故門人次爲《雜禮答問》。家聚書多，不減秘府，圖畫皆異本。方慶殁後，諸子不能業，隨皆散亡。

孫偭。六世孫璵，别傳。璵曾孫摶。

贊曰：李德裕著書稱：“方慶爲相時，子爲眉州司士參軍。武后曰：‘君在相位，何子之遠？’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尚在遠，臣之子庸敢相近？’以比倉唐悟文侯事。”嗟乎，君子哉！雖造次不忘悟君於善。及建言不斥太子名，以動群臣，示中興之漸，所謂人難言者，於方慶難乎哉！德裕之稱，爲不誣矣。

時，改‘弘’爲‘崇’；沛王做太子時，改‘賢’爲‘文’。如今東宫門名和殿名很多觸犯太子名諱，請求一律加以改换，以便符合舊規。”下詔同意。長安二年去世，追贈兖州都督，謚號叫貞。中宗恢復帝位，因他是東宫舊臣，追贈吏部尚書。

王方慶學識廣博，熟悉朝廷規章制度，著書二百多篇，特别精熟《三禮》。做學問的人有所詢問質疑，他的答覆精深奥妙，所以學生編次爲《雜禮答問》。家中藏書很多，不少於宫中，圖畫都是珍異之本。王方慶死後，衆子不能繼承學業，藏書逐漸散失殆盡。

孫子名偭。六世孫名璵，另外有傳。王璵曾孫名摶。

贊曰：李德裕著書稱道：“王方慶任宰相時，兒子任眉州司士參軍。武后説：‘君位居宰相，兒子爲何在遠地做官？’他回答説：‘廬陵王是陛下的愛子，如今還在遠地，臣的兒子哪敢在近處做官？’以此來比擬倉唐醒悟魏文侯子擊之事。”啊，真是君子呀！雖然是倉促之間也不忘提醒君主行善。至於建議不直呼太子之名，來啓發群臣，顯示中興的開端，所謂的人所難言，對王方慶來説有什麽困難呢！李德裕的稱道，是不錯的。

### 王偭

偭，字靈龜。明經，調莫州參軍，辟范陽節度使張守珪幕府。時契丹屈烈部將謀入寇，河北騷然。偭至虜中，脅説禍福，虜乃不入。安禄山叛，拜博陵、常山二太守，副河北招討。卒，贈太常卿。自褒至偭，六世封石泉云。

偭孫遂。

王偭，字叫靈龜。考中明經科，調任莫州參軍，被范陽節度使張守珪徵用在幕府任職。當時契丹屈烈部落企圖入侵，河北驚慌混亂。王偭前往虜中，用禍福來威脅游説，虜人於是没有入侵。安禄山反叛，拜授博陵、常山二郡太守，任河北副招討使。去世，追贈太常卿。從王褒到王偭，六世都受封於石泉。

王偭的孫子名遂。

### 王遂

遂好興利，操下以嚴。累遷鄧州刺史、太府卿、西北供軍使。與度支潘孟陽争營田事，憲宗怒，出遂爲柳州刺史。親吏韋行素、柳季常當受課料兩池，吏見遂斥，即抵以罪。始，

王遂喜好追求財利，對下嚴厲。多次遷任爲鄧州刺史、太府卿、西北供軍使。和度支潘孟陽争執營田之事，憲宗發怒，將王遂貶出朝任柳州刺史。心腹屬吏韋行素、柳季常因從兩池徵收料錢犯法，有關官員見王遂被斥退，就將二人治

詔書出，左丞吕元膺劾："遂補吏犯臧，法當坐，而詔稱'清能業官'，按遂犯有狀，不宜謂清。且柳大州，不可使治。"帝喻之，乃下。會兵宿淮西，亟財賦，藉遂幹强，拜宣歙觀察使。蔡已平，師東討李師道，召爲光禄卿、淄青行營糧料使。辭卿職，换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始，調兵食歲三百萬，俄而賊誅，遂簿羨貲百萬以獻，帝高其能。于時析齊爲三鎮，即拜遂沂兖海觀察使。

罪。當初，詔書下達，左丞吕元膺彈劾道："王遂的屬吏犯貪臟之罪，依法他應當被牽連獲罪，然而詔書却稱他'清廉能幹稱職'，根據王遂所犯實情，不應説是清廉。何况柳州是大州，不能讓他治理。"皇帝説服他，詔書纔頒下。當時連年用兵淮西，極需財賦，因爲王遂能幹，拜任爲宣歙觀察使。蔡州平定之後，軍隊東討李師道，召入任光禄卿、淄青行營糧料使。辭去光禄卿之職，改任爲檢校左散騎常侍，兼任御史大夫。起初，每年徵調的軍糧多達三百萬，不久叛賊被滅，王遂登記剩餘的財賦一百萬獻給皇上，皇帝認爲他很能幹。當時將齊地分成三鎮，就拜授王遂任沂兖海觀察使。

遂資褊刻，杖扑皆逾制。盛夏，治署舍墻垣，程督慘峭。將吏素悍戾，遂輒駡曰："反殘賊！"人人羞忿。裨校王弁與役人浴于川，語曰："天方雨，墻且毁，等罪耳！"乃謀亂。明日，遂方燕，弁率其黨挾兵進，遂驚，匿厠下，執而數其罪，殺之。其副張敦實、官屬李矩甫皆死。弁自知留事。帝以沂、海新定，畏青、鄆亦摇，乃拜弁開州刺史。至徐州，械送京師，斬東市。監軍上遂所製杖，出示於朝爲戒云。

王遂性格急躁刻薄，杖撲刑具都超過規定。盛夏時，修建府署的圍墻，期限短而督責嚴苛。將吏一貫强悍暴戾，王遂動不動就駡道："不死的反賊！"人人羞愧忿恨。裨校王弁和服役的人在河中洗澡，説道："天正下雨，圍墻將要倒塌，與超期是同樣的罪行！"於是密謀作亂。第二天，王遂正在宴飲，王弁率領同黨手持兵器衝進，王遂大驚，藏到厠所裏，叛軍將他抓獲并數落他的罪狀，殺死了他。副使張敦實、屬官李矩甫都被殺。王弁自己主持留後事。皇帝因沂、海剛剛平定，擔心青、鄆也會動摇，於是拜授王弁爲開州刺史。他到了徐州，被戴上刑具押送到京城，斬於東市。監軍將王遂所製的刑杖上交，在朝廷上展出作爲警戒。

## 王摶

摶，字昭逸。擢進士第，辟佐王鐸滑州節度府，累遷蘇州刺史。久之，以户部侍郎判户部。乾寧初，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董昌誅，出爲威勝節度使。未行，加檢校尚書右僕射、浙東西宣撫使。會錢鏐兼領二浙，故留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度支。昭宗建嫡后，摶請因赦天下以尊大其禮。正拜右僕射，遷司空，封魯國公。

王摶，字昭逸。考中進士科，被王鐸徵入滑州節度使幕府任職，多次遷任爲蘇州刺史。很久以後，以户部侍郎署理户部事。乾寧初年，進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董昌被殺，他出任威勝節度使。没有赴任，加授檢校尚書右僕射、浙東西宣撫使。時逢錢鏐吞并統領二浙，所以留京拜授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署理度支事。昭宗册立正宫皇后，王摶請求乘此大赦天下來尊崇并擴大典禮的影響。正式拜授右僕射，遷任司空，封魯國公。

初，中官權盛，帝欲翦抑之。自

起初，宦官權勢很大，皇帝想要剪除壓制宦

石門還，政一決宰相，群宦不平，構藩鎮内脅天子。摶曰："人君務平心大體，御萬物，偏聽産亂，古所戒也。今奄人盗威福，逼制君上，道路人皆知之。方朝廷多難，未可卒除，當徐以計去之。事急，且有變。"崔胤與摶并位，素忌摶明達有謀，即劾摶爲中官外應。會胤罷宰相，疑摶擠斥，乃厚結朱全忠薦己復輔政，即誣摶與樞密使宋道弼、景務脩交私，將危社稷。全忠因顯疏其尤。光化三年，罷爲工部侍郎，貶溪州刺史。又貶崖州司户參軍事，賜死藍田驛。

官。從石門回京以後，政事全由宰相決斷，衆宦官心懷不滿，勾結藩鎮在内威脅天子。王摶説："君主務必要公平待物顧全大體，統御萬物，偏聽則會産生混亂，這是古來引以爲戒的。如今宦官竊取刑賞大權，逼迫挾制君上，連行路之人都知道這種情況。現在朝廷多難，不可能立即剪除，應當慢慢地設計除掉他們。行事過急，就會發生變亂。"崔胤和王摶同任宰相，一直忌妒王摶辦事明達善於謀略，隨即彈劾王摶做宦官的外應。適逢崔胤罷相，懷疑是受王摶排擠，於是密切交往朱全忠讓他推舉自己重新輔政，隨即誣陷王摶和樞密使宋道弼、景務脩私下結交，企圖危害國家。朱全忠於是公開上疏指責他的罪行。光化三年，罷任爲工部侍郎，貶爲溪州刺史。又貶任崖州司户參軍，賜死在藍田驛。

## 韋思謙

韋思謙，名仁約，以近武后父諱爲嫌，遂以字行。其先出雍州杜陵，後客襄陽，更徙爲鄭州陽武人。八歲喪母，以孝聞。及進士第，累調應城令，負殿，不得進官。吏部尚書高季輔曰："予始得此一人，豈以小疵棄大德邪？"擢監察御史。常曰："御史出使，不能動摇山岳，震懾州縣，爲不任職。"中書令褚遂良市地不如直，思謙劾之，罷爲同州刺史。及復相，出思謙清水令。或吊之，答曰："吾狷直，觸機輒發，暇恤身乎？丈夫當敢言地，要須明目張膽以報天子，焉能録録保妻子邪？"沛王府長史皇甫公義引爲倉曹參軍，謂曰："公非池中物，屈公爲數旬客，以重吾府。"

韋思謙，名叫仁約，因爲發音與武后之父名諱相近，於是用字行世。他的祖先出於雍州杜陵，後來客居襄陽，再次遷徙成爲鄭州陽武人。八歲死去母親，因孝順聞名。考中進士科，多次遷任爲應城令，考核政績爲末等，不能升官。吏部尚書高季輔説："我纔得此一人，豈能因微不足道的缺點而擯棄大德呢？"提拔他任監察御史。他常説："御史出使，不能動摇一方，震懾州縣，就是不稱職。"中書令褚遂良以低價買入土地，韋思謙進行彈劾，褚遂良被罷任爲同州刺史。等他重任宰相，將韋思謙貶出朝廷任清水令。有人來看望他，他答道："我爲人剛直，遇事就會發作，哪有時間考慮自身呢？大丈夫身居直言之地，必須明察秋毫大膽彈劾來報答天子，哪能碌碌無爲祇求保全妻子兒女呢？"沛王府長史皇甫公義召他擔任倉曹參軍，對他説："公不是池中之物，委屈公做幾十天賓客，來提高我府的聲望。"

改侍御史，高宗賢之，每召與語，雖甚倦，徙倚軒檻，猶數刻罷。疑獄劇事，多與參裁。武候將軍田仁會誣奏御史張仁禕，帝廷詰，仁禕懦不得對。思謙爲辯其枉，因言仁會嘗

改任侍御史，高宗認爲他很賢能，常召他談話，雖然十分疲倦，但移身靠在軒檻上，仍然過了數刻纔停。疑難案件和重大事情，他時常參預裁決。武候將軍田仁會上奏誣陷御史張仁禕，皇上當廷責問，張仁禕爲人懦弱回答不上。韋思謙

罔陷人不測者，詞旨詳暢，帝善之，仁禕得不坐。累遷右司郎中、尚書左丞，振明綱轄，朝廷肅然。進御史大夫。

替他辯明冤情，乘勢指責田仁會羅織罪名陷人於不測之禍，詞意暢達詳明，皇帝稱善，張仁禕因此得以免罪。多次遷任爲右司郎中、尚書左丞，整頓嚴明法度，朝廷肅然。晉升御史大夫。

性謇諤，顔色莊重，不可犯。見王公，未嘗屈禮。或以爲譏，答曰："耳目官固當特立。雕、鶚、鷹、鸇，豈衆禽之偶，奈何屈以狎之？"帝崩，思謙扶疾入臨，涕泗冰須，俯伏號絶，詔給扶侍。轉司屬卿，復爲右肅政大夫。故事，大夫與御史鈞禮，思謙獨不答。或以爲疑，思謙曰："班列固有差，奈何尚姑息邪？"垂拱初，封博昌縣男，同鳳閣鸞臺三品。轉納言，辭疾，不許，詔肩輿以朝，聽子孫侍。以太中大夫致仕，卒，贈幽州都督。

韋思謙性格鯁直，神色莊重，不可冒犯。見到王公，從不屈身降禮。有人以此來指責他，他回答説："諫官本來就應當與衆不同。雕、鶚、鷹、鸇，豈是衆禽之伴，爲何要委屈他們與衆鳥親近？"皇帝去世，韋思謙帶病入宫哭吊，髯鬚上挂滿淚珠，俯地痛哭而昏倒，下詔派人扶侍他。轉任司屬卿，又擔任右肅政大夫。依照舊例，大夫和御史行對等禮節，衹有韋思謙不回禮。有人提出疑問，韋思謙説："班列本有差別，爲何還要姑息呢？"垂拱初年，封爲博昌縣男，同鳳閣鸞臺三品。轉任納言，他稱病推辭，武后不答應，下詔令他坐轎子上朝，允許子孫扶侍。以太中大夫辭官，去世，追贈幽州都督。

子承慶、嗣立。

兒子名承慶、嗣立。

韋承慶

承慶，字延休。性謹畏，事繼母爲篤孝。擢進士第，補雍王府參軍，府中文翰悉委之。王爲太子，遷司議郎。儀鳳中，詔太子監國，太子稍嗜聲色，興土功。承慶見造作玩好浮廣，倡優鼓吹讙嘩，户奴小人皆得親左右、承顔色，恐因是作威福，宜加繩察，乃上疏極陳其端，又進《諭善箴》，太子頗嘉納。承慶嘗謂人所以擾濁浮躁，本之於心，乃著《靈臺賦》，譏揣當世，亦自廣其志。太子廢，出爲烏程令。累遷鳳閣舍人，掌天官選。屬文敏無留思，雖大詔令，未嘗著稿。失大臣意，出爲沂州刺史。

韋承慶，字叫延休。生性小心謹慎，事奉繼母極爲孝順。考中進士科，授任雍王府參軍，府中文書都交付他掌管。雍王做了太子，他升任司議郎。儀鳳年間，詔令太子代行主持國事，太子很愛好聲色享樂，大興土木工程。韋承慶見到種種製作及玩物浮靡浪費，藝人戲子鼓吹喧嘩，家奴小人都得以親近身邊、仰接顔色，擔心他們因此而作威作福，應加以約束，於是上書極力陳奏其中弊害，又進呈《諭善箴》，太子十分贊賞并且采納了。韋承慶曾認爲人之所以煩擾浮躁，都在於本心，於是撰寫《靈臺賦》，譏嘲諷刺當世，并抒發自己的志向。太子被廢，他出任烏程令。多次升任爲鳳閣舍人，執掌天官選舉之事。著文思路敏捷流暢，即使是重大詔令，從不用起草稿。因觸犯大臣之意，出任沂州刺史。

明堂災，上疏諫，以"文明、垂拱後，執政者未滿歲，率以罪去，大抵皆惡逆不道。夫構大厦，濟巨川，必擇文梓、艅艎。若亟毁而敗，則是庇朽木、乘膠船也。臣謂陛下求賢之

明堂發生火災，他上疏進諫，認爲"文明、垂拱以來，執政者未滿一年，往往因罪去職，大都是惡逆不道。建築大厦，渡越大河，必須選擇良木、堅固的船隻。假如屢加毁壞，就成爲依靠腐朽的木材、乘坐膠粘的渡船了。臣認爲陛下求

意切，而取人之路寬，故一言有合，而付大任。夫以堯舉舜，猶歷試諸難，况庸庸者可超處輔相，以百揆萬機畀小人哉?”書聞不報。未幾，復為舍人，掌選。病免，改太子諭德。歷豫、虢二州刺史，有善政。轉天官侍郎，修國史。凡三掌選，銓授平允，議者公之。

賢之心雖很迫切，然而取人之路太寬，所以有一言相合，就交付大任。那堯推舉舜，還用各種困難加以考驗，何况破格任用平庸之人擔任宰相，將總領萬機的要職交給小人呢?”上書奏進没有答覆。不久，又擔任舍人，掌管選舉之事。因病免職，改任太子諭德。歷任豫、虢二州刺史，治政美善。轉任天官侍郎，修國史。總共三次執掌選舉之事，按才選人授任公平合理，議論之人稱贊他公道。

長安中，拜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張易之誅，承慶以素附離，免冠待罪。時議草赦令，咸推承慶，召使為之，無橈色誤辭，援筆而就，衆嘆其壯。然以累猶流嶺表。歲餘，拜辰州刺史，未行，以秘書員外少監召，兼修國史，封扶陽縣子。詔撰《武后紀聖文》，中宗善之。遷黄門侍郎，未拜，卒。帝悼之，召其弟相州刺史嗣立會葬，因拜黄門侍郎繼其位。贈禮部尚書，謚曰温。

長安年間，拜授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張易之被殺，韋承慶因爲一直依附他，摘下官帽等待治罪。當時討論起草赦令，衆人都推舉韋承慶，召來命他起草，他神色自如没有誤辭，揮筆而就，衆人贊嘆他膽壯。然而終因受連累，仍被流放嶺表。一年多以後，拜授辰州刺史，没有上任，以秘書員外少監召回，兼修國史，封扶陽縣子。詔令撰寫《武后紀聖文》，中宗稱贊。遷任黄門侍郎，没有正式拜授，他就去世了。皇帝懷念他，召入他的弟弟相州刺史韋嗣立參加葬禮，因而拜授他爲黄門侍郎接替韋承慶的職位。追贈禮部尚書，謚號爲温。

### 韋嗣立

嗣立，字延構，與承慶異母。少友悌，母遇承慶嚴，每笞，輒解衣求代，母不聽，即遣奴自捶，母感寤，為均愛。世比晋王覽。第進士，累調雙流令，政為二川最。承慶解鳳閣舍人，武后召嗣立謂曰："爾父嘗稱二子忠且孝，堪事朕。比兄弟稱職，如而父言。今使卿兄弟自相代。"即拜鳳閣舍人。

韋嗣立，字延構，和韋承慶是異母兄弟。少時友愛，他的生母對韋承慶很嚴厲，每當鞭打韋承慶時，他就脱下衣服請求代受，母親不許，他就讓奴僕鞭打自己，母親感悟，對他們一樣慈愛。當時將他比作晋人王覽。考中進士科，多次調任爲雙流令，政績在二川地區最爲優秀。韋承慶解除鳳閣舍人之職，武后召見韋嗣立對他説："你的父親曾經稱贊兩個兒子忠孝雙全，能事奉朕。以往你們兄弟稱職，果如你父親所言。如今使你們兄弟自相替代。"隨即拜授鳳閣舍人。

時學校廢，刑濫及善人，乃上書極陳："永淳後，庠序隳散，胄子衰缺，儒學之官輕，章句之選弛。貴閥後生以僥倖升，寒族平流以替業去。垂拱間，仕入彌多，公行私謁，選補逾濫；經術不聞，猛暴相夸。陛下誠下明詔，追三館生徒，敕王公以下子

當時學校廢弛，刑法酷濫傷及好人，於是他上書直言進諫："永淳年以後，國學衰落凋零，學生缺少，儒學之官受人輕視，古籍注釋之選廢弛。權貴之後依賴僥幸升遷，寒族平民因學業廢棄而離去。垂拱年間，入仕更多，公行請托，選補官職越來越濫；不知經術，衹以凶暴相誇。陛下如果能下達明詔，追召三館的學生，命令王公

弟一入太學，尊尚師儒，發揚勸獎，海内知嚮。然後審畀銓總，各程所能。以之臨人，則官無曠，民樂業矣。”

以下的子弟全都進入太學，尊尚儒學之師，發揚儒學獎勸道德，使天下得知并且向往。然後審察衡量挑選彙總，考核各人的才能。用他們治理百姓，就會官吏無不稱職，百姓安居樂業了。”

又曰：“揚豫以來，大獄屢興，窮治連捕，數年不絶。大猾伺間，陰相影會，構似是之言，正不赦之辜，恣行楚慘，類自誣服，王公士人，至連頸就戮。道路藉藉，咸知其非，而鍛練已成，不可翻動。小則身誅，大則族夷，相緣共坐者庸可勝道？彼皆報仇復嫌，苟圖功求官賞耳。臣願陛下廓天地之施、雷雨之仁，取垂拱以來罪無重輕所不赦者，普皆原洗。死者還官，生者沾恩，則天下瞭然，知向所陷罪，非陛下意也。”

又說：“揚豫之亂以來，大獄接連興起，窮追逼訊株連收捕，連年不斷。權奸之臣伺機而動，暗中勾結互相依附，捏造似是而非的謊言，判决不赦的重罪，肆意施行酷刑，致使他們大都自誣認罪，王公士人，以至連頸被殺。道路上議論紛紛，都知道不應獲罪，但罪名羅織已成，不可翻案。小者自身被殺，大者全族受戮，相互牽連而一同治罪者哪能盡説？這些奸臣都是挾私報復，以苟且求取功名貪圖官賞罷了。臣希望陛下廣施天地的大德、雷雨的深仁，將垂拱以來無論輕罪重罪不能赦免的人，全部寬免昭雪。死者恢復官職，生者遍享慈恩，這樣天下就會明白，知道原先被誣陷治罪，并不是陛下的本意。”

長安中，拜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時州縣非其人，后以爲憂。李嶠、唐休璟曰：“今朝廷重内官，輕外職，每除牧守，皆訴不行，非過累不得遣。請選臺閣賢者分典大州，自近臣始。”后曰：“誰爲朕行？”嗣立曰：“内典機要，非臣所堪，請先行以示群臣。”后悦，以本官檢校汴州刺史，由是左肅政大夫楊再思等十八人悉補外。未幾，承慶知政事，嗣立以成均祭酒徙魏、洺二州，政無它異。坐善二張，貶饒州長史。繇相州刺史入爲黄門侍郎。轉太府卿、修文館大學士。

長安年間，拜授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當時州縣官大都不稱職，武后爲此感到不安。李嶠、唐休璟説：“如今朝廷重視内官，輕視外官，每當授任刺史，都是推托不願赴任，不是犯了過錯就不得派遣。請挑選臺閣中的賢能之人分别掌管大州，從近要之臣開始選任。”武后説：“誰替朕出行？”韋嗣立説：“在内執掌機要，非臣所能，請先出行爲衆臣示範。”武后高興，他以本官檢校汴州刺史，因此左肅政大夫楊再思等十八人都授任外官。不久，韋承慶主持政事，韋嗣立以成均祭酒改任魏、洺二州刺史，政績平平。因爲與二張交好，貶任饒州長史。由相州刺史召入朝任黄門侍郎。轉任太府卿、修文館大學士。

中宗景龍中，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時崇飾觀寺，用度百出。又恩倖食邑者衆，封户凡五十四州，皆據天下上腴。一封分食數州，隨土所宜，牟取利入。至安樂、太平公主，率取高貲多丁家，無復如平民有所損免，爲封户者亟於軍興。監察御史宋務光建言：“願停徵封，一切

中宗景龍年間，拜授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當時崇尚修飾寺廟道觀，用度層出不窮。加上受恩幸享有封邑的人爲數衆多，封户共有五十四州，都占據着天下最好的土地。一個受封户分别在數州裏享有封户，按照當地的出産，牟取收益。至於安樂、太平公主，都是挑選家産富有成年男子多的人家作爲封户，而不像平常人家那樣有所減免，作封户的人家負擔重於戰時。

附租庸輸送。”不納。嗣立建言：

今廩帑耗竭，無一歲之儲。假遇水旱，人須賑給，不時軍興，士待資裝，陛下何以具之？伏見營立寺觀，累年不絶，鴻侈繁麗，務相矜勝，大抵費常千萬以上。轉徙木石，廢功害農；地藏開發，蟄蟲傷露。上聖至慈，理必不然。準之道法則乖，質之生人則損。陛下豈不是思？又食封之家，日月猥衆，凡用户部丁六十萬，人課二絹，則固一百二十萬。臣見太府歲調絹纔百萬匹，少則十之二，有所貸免，曾不半在。比諸封家，所入已寡。國初功臣，共定天下，食封不三十家，今横恩特賜，家至百四十以上。天下租賦，在公不足，而私有餘。又封家徵求，各遣奴皂，凌突侵漁，百姓怨嘆。或貿易斷盜，誅責紛紜，曾無少息。下民窶乏，何以堪命？臣願以丁課一送太府，封家詣左藏仰給，禁止自徵，以息重困。臣聞設官建吏，本於治人而務安之也。明官得其人，則天下治。古者取士，先鄉曲之譽，然後辟於州；州已試，然後辟五府；五府著聞，乃升諸朝。得不謂所擇悉而所歷深乎？今之取人，未試而遽遷，務進徼幸，比肩係踵。故文者治官，則回邪贓污；武者治軍，則庸懦怯弱。補授亡限，員外置官，吏困供承，官竭資奉。國家大事，豈甚於此？古者，設爵待士，才

監察御史宋務光建議説：“希望停止徵斂封户，全部附在租庸裏輸送。”没有采納。韋嗣立建議説：

如今倉庫耗損殆盡，積蓄不足一年。假如遇上水旱，百姓需要救濟，萬一發生戰争，士兵需要裝備，陛下怎樣備辦呢？臣見營建寺廟道觀，連年不絶，奢侈華麗，競相争奇鬥勝，一般的費用常常在一千萬以上。運輸木材石料，荒廢人功妨害農耕；挖土掘地，昆蟲受傷暴露。聖上至慈至愛，按理必不應如此。用佛法來衡量則是違背，以生民作標準則有損傷。陛下難道會不考慮這點嗎？另外享有封户的人家，日增月累，共役用户部成年男子六十萬，每個成年男子徵收兩匹絹，就有一百二十萬。臣見太府每年徵調的絹纔一百萬匹，少則減去十分之二，如有寬免，連一半都不到。與那些封家相比，收入已少。建國初期的功臣，共同平定天下，享受封邑的不到三十家，如今格外恩典特别賞賜，受封之家達一百四十户以上。天下的租賦，入公不足，而私家有餘。加上封家徵斂求取，分别派遣奴僕，凌暴侵奪，百姓怨嘆。有人倒賣非法牟利，督責索求紛紜，無休無止。百姓貧乏，怎能忍受？臣希望將成年男子的賦税全部送交太府，受封之家到國庫領取，禁止自己徵收，來減輕百姓的沉重負擔。臣聽説設官置吏，本於治民而務必使民安定。官得明官，則天下大治。古時取士，先看鄉里的聲譽，然後徵到本州；本州考核後，然後徵用到五府；在五府著稱，纔晋升到朝廷。能不説挑選全面而且資歷也深嗎？如今取人，未經考核就立即升遷，一心追求僥幸晋升的人，肩并肩脚挨脚。所以文人任官，則奸邪貪污；武人治軍，則平庸懦弱。授任没有限度，就設置員外官，小吏疲於供承，官府竭於奉養。國家大事，難道還有比這更嚴重的嗎？古代，設置官爵以待賢士，有才能者纔能獲任。

者有之。不才者進，則有才之路塞。賢人據正，遠僥倖之門。僥倖開，則賢者隱矣。賢者隱，則人不安；人不安，國將危矣。刺史、縣令，治人之首，比年不加簡擇，京官坐負及聲稱下者乃典州，吏部年高不善刀筆者乃擬縣。朝輕用人，何以治國？願下有司，精加汰擇。凡諸曹侍郎、兩省、二臺及五品以上清望官，當先選用刺史、縣令，所冀守宰稱職，以興太平。

帝不聽。

嗣立與韋后屬疏，帝特詔附屬籍，顧待甚渥。嘗别第驪山鸚鵡谷，帝臨幸，命從官賦詩，制序冠篇，賜况優備，因封嗣立逍遥公，名所居曰清虚原幽棲谷。嗣立獻木杯、藤盤數十物。唐隆初，拜中書令。韋后敗，幾死于亂，寧王爲救免。出爲許州刺史，以定策立睿宗，賜封百户，徙汝州。入爲國子祭酒、太子賓客。坐宗楚客等削遺制事，不執正，貶岳州别駕。再徙爲陳州刺史。開元中，河南道巡察使表其廉，欲復用，會卒，年六十六，贈兵部尚書，謚曰孝。

初，嗣立代承慶爲鳳閣舍人、黄門侍郎；承慶亦代爲天官侍郎及知政事。父子并爲宰相，世罕其比。

有二子恒、濟，知名。

韋恒

恒，開元初爲碭山令，政寬惠，吏民愛之。天子東巡，州縣供張，皆鞭扑趣辦，恒不立威而事給。姑子御史中丞宇文融薦恒有經濟才，讓以其位，擢殿中侍御史。累轉給事中，爲隴右、河西黜陟使。時河西節度使蓋

無才者晋升，有才者進身之路就會阻塞。賢人據守正道，使僥幸之門遠離。僥幸之門大開，賢者就會隱退了。賢者隱退，百姓就不平安；百姓不平安，國家就危險了。刺史、縣令，是治民的根本，近年來不加選擇，京官犯下過失或者名聲不好纔派出主管一州，吏部應選之人年高而且不善筆墨纔授任縣令。朝廷輕視用人，怎樣來治理國家？希望交付有關部門，精心加以淘汰選擇。凡各部侍郎、兩省、二臺以及五品以上的清望官，應當優先選用刺史、縣令，希望刺史、縣令稱職，以求太平。

皇帝没有聽從。

韋嗣立和韋后宗屬關係疏遠，皇帝專門下詔讓他附入韋后家的族籍，對他十分寵信。韋嗣立在驪山鸚鵡谷修造别墅，皇帝前往，命令從官賦詩，親自作序冠於篇首，賞賜優厚，因而封韋嗣立爲逍遥公，將他的住所命名爲清虚原幽棲谷。韋嗣立進獻木杯、藤盤數十件物品。唐隆初年，拜任中書令。韋后失敗，他幾乎死於亂兵之手，寧王相救得免。出任許州刺史，由於定計擁立睿宗，賜給封户一百家，改任汝州刺史。召入朝任國子祭酒、太子賓客。因宗楚客等人删削遺詔一事，他不能主持正義，被貶任岳州别駕。兩次遷任爲陳州刺史。開元年間，河南道巡察使上表稱贊他廉潔，打算重新任用他，恰在這時他死了，終年六十六歲，追贈兵部尚書，謚號叫孝。

起初，韋嗣立代替韋承慶任鳳閣舍人、黄門侍郎；韋承慶也接替他任天官侍郎并主持政事。父子都擔任宰相，世上很少有人能與之相比。

有兩個兒子韋恒、韋濟，都知名。

韋恒，開元初年任碭山令，爲政寬厚仁惠，官吏百姓都愛戴他。天子東巡，各地州縣接待供應，都鞭打吏民督催置辦，韋恒不加責罰而事事齊備。姑母之子御史中丞宇文融舉薦韋恒具有治國安民的才能，要把自己的職位讓給他，朝廷提升他任殿中侍御史。多次轉任爲給事中，任隴

嘉運恃左右援，横恣不法，妄列功狀，恒劾奏之，人代其恐，出爲陳留太守，卒。

右、河西黜陟使。當時河西節度使蓋嘉運依仗皇帝左右之人的援助，横行不法，妄報功績，韋恒參奏彈劾他，别人都替他害怕，出任陳留太守，去世。

韋濟

濟，開元初調鄄城令。或言吏部選縣令非其人，既衆謝，有詔問所以安人者，對凡二百人，惟濟居第一，不能對者悉免官。於是擢濟醴泉令，侍郎盧從愿、李朝隱并貶爲刺史。濟四遷户部侍郎，爲太原尹。著《先德詩》四章，世服其典懿。天寶中，授尚書左丞，凡三世居之。濟文雅，頗能修飾政事，所至有治稱。終馮翊太守。

子奧，夏令，亦以能政聞。

韋濟，開元初年調任鄄城令。有人説吏部選縣令不稱職，到衆人謝恩時，有詔考問安人策一道，對策的共有二百人，衹有韋濟對策獲第一，不能應對的都被免官。於是提升韋濟爲醴泉令，侍郎盧從愿、李朝隱都貶任刺史。韋濟經四次升遷擔任户部侍郎，任太原尹。著《先德詩》四章，當世佩服他辭意典雅。天寶年間，授任尚書左丞，總共三代擔任此職。韋濟爲人文雅，很會處理政事，所任之處都有治政很好的名聲。死時官任馮翊太守。

兒子名奧，夏縣令，也以善政聞名。

韋弘景

嗣立孫弘景，擢進士第，數佐節度府。以左補闕召爲翰林學士。蘇光榮爲涇原節度使，弘景當草詔，書辭不如旨，罷學士。遷累度支郎中。張仲方黜李吉甫謚得罪，憲宗意弘景擿助，出爲綿州刺史。李夷簡鎮淮南，奏以自副。召入，再遷給事中。駙馬都尉劉士涇賂權近，擢太僕卿，弘景上還詔書，穆宗使喻："其先人昌有功，朕所以念功睦親者。"弘景固執，帝怒，使宣慰安南。由是有名。

韋嗣立的孫子名弘景，考中進士科，多次在節度使幕府裏任職。以左補闕召入朝任翰林學士。蘇光榮任涇原節度使，該由韋弘景起草詔書，文辭不合旨意，被罷免了學士。多次升任爲度支郎中。張仲方因貶黜李吉甫的謚號而獲罪，憲宗認爲是韋弘景指使鼓動他，將他貶出朝任綿州刺史。李夷簡任淮南節度使，上奏朝廷請求任韋弘景爲自己的副使。召入朝廷，二次遷任爲給事中。駙馬都尉劉士涇賄賂權貴親近，被提升擔任太僕卿，韋弘景交還詔書，穆宗派人説服他道："他的先人劉昌有功，朕是爲了追念功臣和睦親屬。"韋弘景固執己見，皇帝惱怒，派他宣慰安南。因此知名。

時蕭俛輔政，弘景議論常佐佑之。還，再遷吏部侍郎，銓綜平序，貴幸憚其嚴，不敢圂以私。歷陜虢觀察使，召拜尚書左丞，駁正吏銓所除六十餘官不當進資，於是鄭絪、丁公著、楊嗣復皆奪俸，郎吏肅然，望風修整。吏部員外郎楊虞卿以累下吏，詔弘景與御史詳讞。虞卿私造門，弘景厲言曰："有詔按公，尚私謁邪？"

當時蕭俛輔佐政事，韋弘景的建議和言論時常支持他。回朝後，二次遷任爲吏部侍郎，考選評審公平合理，貴幸害怕他的威嚴，不敢用私事請托他。歷任陜虢觀察使，召入朝拜授尚書左丞，駁正吏部考選拜授的六十多名官員不應當晉升，於是鄭絪、丁公著、楊嗣復都被削奪俸禄，郎吏肅然，望風整齊。吏部員外郎楊虞卿因罪被交付刑官，詔令韋弘景與御史詳加討論定罪。楊虞卿私下來他家拜訪，韋弘景厲聲説道："有詔

虞卿多朋助，自謂必見納，及是，惶恐去。遷禮部尚書、東都留守。卒，年六十六，贈尚書左僕射。

弘景以直道進，議論持正有守，當時風教所倚賴，爲長慶名卿。

**陸元方**

陸元方，字希仲，蘇州吴人。陳給事黄門侍郎琛之曾孫。伯父柬之，善書名家，官太子司議郎。

元方初明經，後舉八科皆中。累轉監察御史。武后時，使嶺外，方涉海，風濤驚壯，舟人懼，元方曰："吾受命不私，神豈害我？"趣使濟，而風訖息。使還，除殿中侍御史，擢鳳閣舍人、秋官侍郎。爲來俊臣所陷，后置不罪。遷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坐附會李昭德，貶綏州刺史。擢天官侍郎，兼司衛卿。或言其薦引皆親黨，后怒，免官，令白衣領職。元方薦人如初，后召讓之，對曰："舉臣所知，不暇問仇黨。"又薦其友崔玄暐有宰相才。后知無它，復拜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后嘗問外事，對曰："臣備位宰相，大事當白奏，民間碎務，不敢以聞。"忤旨，下除太子右庶子。進文昌左丞，卒。

元方素清慎，再執政，每進退群臣，后必先訪問，外秘莫知。臨終，取奏稿焚之，曰："吾陰德在人，後當有興者。"又曰："吾當壽，但領選久，耗傷吾神。"有一柙，生平所緘鑰者，歿後，家人發之，乃前後詔敕。贈越州都督。

諸子皆美才，而象先、景倩、景融尤知名。

審問公，公還私下拜訪嗎？"楊虞卿有很多友人相助，自認爲私訪必會受到接待，到了此時，惶恐而去。遷任禮部尚書、東都留守。去世，終年六十六歲，追贈尚書左僕射。

韋弘景以直道進身，議論持正有操守，爲當時風教依賴，是長慶年間的名臣。

陸元方，字希仲，是蘇州吴人。陳給事黄門侍郎陸琛的曾孫。伯父名柬之，是擅長書法的名家，官任太子司議郎。

陸元方起初考中明經科，後來參加八科全都考中。多次轉任爲監察御史。武后時，出使嶺外，正要渡海，驚濤駭浪，船家畏懼，陸元方説："我受命出使没有私心，神明豈能害我？"催促船家開船渡海，而風平浪静。出使歸來，拜授殿中侍御史，升任鳳閣舍人、秋官侍郎。受來俊臣誣陷，武后置之而没治罪。遷任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因附會李昭德獲罪，貶任綏州刺史。升任天官侍郎，兼任司衛卿。有人指責他所引薦的人都是親黨，武后發怒，免去他的官職，令他以平民身份署理官職。陸元方薦人如初，武后召他責問，他回答説："臣衹推舉臣瞭解的人，顧不上問是仇是黨。"又舉薦朋友崔玄暐有宰相之才。武后知道他没有私心，又拜任他爲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武后曾詢問朝外之事，他回答説："臣充數宰相，大事自當啓奏，民間小事，不敢上報。"因而違旨，降職授任太子右庶子。晋升文昌左丞，去世。

陸元方一貫清廉謹慎，兩次執政，每當晋升貶降群臣，武后定要事先徵詢他的意見，外面無人知道。臨終前，取出奏稿焚毁，説道："我對人暗中有德，後代當有人顯達。"又説："我本應長壽，衹是主管選舉之事時間太久，耗費損傷了我的心神。"他有一個匣子，生平一直上鎖封閉，他死後，家人打開，却是前後詔令。追贈越州都督。

衆子都才華出衆，而陸象先、陸景倩、陸景融尤爲知名。

## 陸象先 陸景倩

象先器識沈邃，舉制科高第，爲揚州參軍事。時吉項與元方同爲吏部侍郎，項擢象先爲洛陽尉，元方不肯當，項曰："爲官擇人，豈以吏部子廢至公邪？"卒以授。俄遷監察御史。累授中書侍郎。景雲中，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

陸象先器局沉穩見識深遠，應試制科考中高等，任揚州參軍事。當時吉項和陸元方同時任吏部侍郎，吉項提拔陸象先任洛陽尉，陸元方不同意，吉項說："任官在於選人，豈能因是吏部侍郎之子而廢至公之理呢？"最終授任了他。不久遷任監察御史。多次授任爲中書侍郎。景雲年間，晉升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

初，太平公主謀引崔湜爲宰相，湜曰："象先人望，宜幹樞近，若不者，湜敢辭。"主不得已爲言之，遂并知政事。然其性恬静寡欲，議論高簡，爲時推向。湜嘗曰："陸公加於人一等。"公主既擅權，宰相爭附之，象先未嘗往謁；及謀逆，召宰相議，曰："寧王長，不當廢嫡立庶。"象先曰："帝得立，何也？"主曰："帝有一時功，今失德，安可不廢？"對曰："立以功者，廢必以罪。今不聞天子過失，安得廢？"主怒，更與竇懷貞等謀，卒誅死。時象先與蕭至忠、岑羲等坐爲主所進，將同誅，玄宗遽召免之，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以保護功，封兗國公，賜封户二百。

起初，太平公主企圖引進崔湜任宰相，崔湜說："陸象先受人仰望，應該執掌樞密，如若不然，崔湜斗膽辭讓。"公主不得已替陸象先進言，於是一同主持政事。然而他生性恬静寡欲，言談高雅，受到時人推崇和向往。崔湜曾經說："陸公高人一等。"公主專權之後，宰相競相依附她，陸象先從未前往拜見；等公主陰謀反叛，召宰相商議，說道："寧王年長，不應當廢嫡子立庶子。"陸象先說："皇帝得立，是什麼原因？"公主說："皇帝有一時之功，如今失德，怎可不廢？"他回答說："因功而立，廢必因罪。現在没聽説天子有什麽過失，怎麽可以廢掉？"公主惱怒，又和竇懷貞等人謀劃，最終被處死。當時陸象先和蕭至忠、岑羲等人因是公主所引進的而獲罪，將同時被殺，玄宗馬上召見他并免了他的罪行，說道："歲寒以後纔知道松柏是最後凋落！"因保護之功，封兗國公，賜給封户二百。

初，難作，睿宗御承天樓，群臣稍集，帝麾曰："助朕者留，不者去！"於是有投名自驗者。事平，玄宗得所投名，詔象先收按，象先悉焚之。帝大怒，欲并加罪，頓首謝曰："赴君之難，忠也。陛下方以德化天下，奈何殺行義之人？故臣違命，安反側者，其敢逃死？"帝寤，善之。時窮治忠、羲等黨與，象先密爲申救，保全甚衆，當時無知者。

起初，禍難發生，睿宗登上承天樓，群臣漸漸聚集，睿宗揮手說："肯助朕的留下來，不肯助朕的離開！"當時有人遞上名帖表明自己忠誠。禍難平定之後，玄宗得到這些投遞的名帖，詔令陸象先拘捕審問，陸象先將名帖全部焚毁。皇帝大怒，想將他一并加罪，他叩頭謝罪說："赴救君難，就是忠誠。陛下正要用德義教化天下，爲何處死行義之人？所以臣違抗詔命，使驚慌不安的人安静下來，豈敢逃避死罪？"皇帝醒悟，稱贊了他。當時嚴厲審訊蕭至忠、岑羲等人同黨的罪責，陸象先暗中替他們申明救助，保全很多，當時無人知道。

罷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劍南按察使，爲政尚仁恕。司馬韋抱真諫

罷任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劍南按察使，爲政崇尚仁愛寬恕。司馬韋抱真勸諫說："公應當嚴

曰："公當峻扑罰以示威，不然，民慢且無畏。"答曰："政在治之而已，必刑法以樹威乎?"卒不從，而蜀化。累徙蒲州刺史，兼河東按察使。小吏有罪，誡遣之，大吏白争，以爲可杖，象先曰："人情大抵不相遠，謂彼不曉吾言邪？必責者，當以汝爲始。"大吏慚而退。嘗曰："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爲煩耳。弟澄其源，何憂不簡邪?"故所至民吏懷之。

入爲太子詹事，歷户部尚書，知吏部選事，母喪免。起爲揚州大都督府長史。遷太子少保。卒，年七十二，贈尚書左丞相，謚曰文貞。

始，象先名景初，睿宗曰："子能紹先構，是謂象賢者。"乃賜名焉。

弟景倩，爲扶溝丞。河南按察使畢構覆州縣殿最，欲必得實。有吏言狀曰："某强清，某詐清，惟景倩曰真清。"終監察御史。

### 陸景融　陸希聲

景融長七尺，美姿質，寬中而厚外。博學，工筆札。以蔭補千牛，轉新鄭令，政有風績。累遷工部尚書、東京留守。卒，贈廣陵郡都督。景融於象先，後母弟也。象先被笞，景融諫，不入，則自楚，母爲損威，人多其友。

四世孫希聲。希聲博學善屬文，通《易》、《春秋》、《老子》，論著甚多。商州刺史鄭愚表爲屬。後去，隱義興。久之，召爲右拾遺。時憸腐秉權，歲數歉，梁、宋尤甚。希聲見州縣刓敝，上言當謹視盗賊。明年，王仙芝反，株蔓數十州，遂不制。擢累歙州刺史。昭宗聞其名，召爲給事中，拜户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施刑罰來顯示威嚴，不然，百姓就會怠慢而不知害怕。"他回答說："政事在於治理罷了，非得用刑法來樹立威嚴嗎?"最終没有采納，而蜀却得到治化。幾次遷任爲蒲州刺史，兼任河東按察使。小吏有罪，訓誡一番放他離去，大吏反對，認爲應當杖責，陸象先說："人心大抵相差不遠，你認爲他不明白我的話嗎？假如一定要杖責，應該從你開始。"大吏羞慚而退。他曾經說："天下本來無事，庸人自擾纔有煩惱罷了。衹要澄清根源，何憂不簡單呢?"所以所任之地百姓官吏都懷念他。

召入朝任太子詹事，歷任户部尚書，主持吏部考選事，母親去世免官。起任揚州大都督府長史。遷任太子少保。去世，終年七十二歲，追贈尚書左丞相，謚號叫文貞。

起初，陸象先名叫景初，睿宗說："你能繼承先業，就是所說的能像先賢。"於是賜名。

弟弟名景倩，任扶溝丞。河南按察使畢構審核州縣官員政績的好壞，打算一定要獲得實情。有個官吏報告說："某人勉强算作清廉，某人假裝清廉，衹有陸景倩是真清廉。"官位終於監察御史。

陸景融身高七尺，相貌俊美，内心寬恕外貌忠厚。博學，工於公文書札。以父祖功勛授任千牛，轉任新鄭令，爲政有善績。多次遷任爲工部尚書、東京留守。去世，追贈廣陵郡都督。陸景融與陸象先，是異母兄弟。陸象先被責打，陸景融勸阻，母親不聽，就自己打自己，母親因此收斂威嚴，人都贊賞他的友愛。

四世孫名希聲。陸希聲博學會寫文章，通曉《易經》、《春秋》、《老子》，論著很多。商州刺史鄭愚上表任他做自己的僚屬。後來離去，隱居義興。過了很久，召入朝任右拾遺。當時奸臣宦官把持朝政，一年之中接連歉收，梁、宋一帶更爲嚴重。陸希聲看到州縣凋敝，上書說應當嚴密注意盗賊。第二年，王仙芝反叛，蔓延幾十個州，於是天下大亂。多次升任爲歙州刺史。昭宗得知他的名聲，召入朝任給事中，拜授户部侍郎、同

事。在位無所輕重，以太子少師罷。李茂貞等兵犯京師，輿疾避難。卒，贈尚書左僕射，謚曰文。

中書門下平章事。在位無所建樹，以太子少師罷任。李茂貞等人兵犯京城，他抱病登車離京避難。去世，追贈尚書左僕射，謚號叫文。

陸餘慶　陸璪

元方從父餘慶。餘慶，陳右衛將軍珣孫，方雅有祖風。已冠，名未顯，兄玄表唶曰："爾名宦不立，奈何?"餘慶感激，閉户誦書三年，以博學稱。舉制策甲科，補蕭尉。累遷陽城尉。武后封嵩山，以辦具勞，擢監察御史。聖曆初，靈、勝二州党項誘北胡寇邊，詔餘慶招慰，喻以恩信，蕃酋率衆内附。遷殿中侍御史、鳳閣舍人。后嘗命草詔殿上，恐懼不能得一詞，降左司郎中。久之，封廣平郡公、太子右庶子。

陸元方的叔父名餘慶。陸餘慶，是陳右衛將軍陸珣的孫子，正直高雅有祖父之風。已經成年，名聲不顯，兄長陸玄表嘆息道："你既没有名氣又没有做官，怎麽辦呢?"陸餘慶爲此感憤，閉門讀書三年，以博學著稱。應試制科考中甲等，授任蕭縣尉。多次調官任陽城尉。武后在嵩山封禪，由於置辦用具有功，升任監察御史。聖曆初年，靈、勝二州党項招誘北胡進犯邊地，詔令陸餘慶前往招慰，以恩信曉諭，蕃人首領率部衆歸降。升任殿中侍御史、鳳閣舍人。武后曾命他在殿上起草詔書，他因爲害怕而連一句話也寫不出來，被降職授任左司郎中。很久以後，封廣平郡公、太子右庶子。

餘慶於寒品晚進，必悉力薦藉。人有過，輒面折，退無一言。開元初，爲河南、河北宣撫使，薦富春孫逖、京兆韋述、吴興蔣洌、河南達奚珣，後皆爲知名士。遷大理卿。終太子詹事，謚曰莊。雅善趙貞固、盧藏用、陳子昂、杜審言、宋之問、畢構、郭襲微、司馬承禎、釋懷一，時號方外十友。餘慶才不逮子昂等，而風流敏辯過之。

陸餘慶對那些出身寒門及晚輩士人，往往盡全力薦舉扶持。人有過錯，就當面指責，退後從不提及。開元初年，任河南、河北宣撫使，舉薦富春人孫逖、京兆人韋述、吴興人蔣洌、河南人達奚珣，後來都成爲知名人士。遷任大理卿。死時官任太子詹事，謚號叫莊。與趙貞固、盧藏用、陳子昂、杜審言、宋之問、畢構、郭襲微、司馬承禎、僧人懷一交往密切，當時稱爲方外十友。陸餘慶才華不及陳子昂等人，而風流機敏善辯却超過他們。

初，武后時，酷吏用事，中宗朝，倖臣貴主斜封大行，蹈利嗇禍之人，與相乾没，雖亟貴驟用，而戮不反踵。餘慶以道自將，雖仕不赫赫，訖無悔尤。

起初，武后時，酷吏把持朝政，中宗朝，幸臣公主自己下詔授封官員的風氣極爲盛行，逐利避禍之人，相繼求取恩榮，雖然迅速顯貴驟加重用，但轉瞬之間却遭到殺戮。陸餘慶以正道守身，雖然没有做到顯赫的大官，但一直没有悔恨災難。

子璪，字仲采。舉明經，補長安尉，以清幹稱。開元初，中朝臣子弟不任京畿，改新鄉令，人爲立祠。用按察使宇文融薦，遷澠池令。累遷兵部郎中，柬擴騎使。還，除洛陽令，時車駕在洛，摧勒奸豪，人不敢犯，

兒子名璪，字仲采。考中明經科，授任長安尉，以清廉有才幹著稱。開元初年，朝臣子弟不能擔任京城轄區官員，改任新鄉令，百姓爲他建立祠堂。由於按察使宇文融的推薦，他遷任澠池令。多次升任爲兵部郎中，柬擴騎使。返回，拜授洛陽令，當時皇帝在洛陽，陸璪打擊奸豪，無

爲中書令蕭嵩所器。嵩罷，佗宰相俾陰廉嵩短，璪曰："與人交，過且不可言，况無有邪?"以是忤貴近，出爲太原少尹。累徙西河太守，封平恩縣男。屬邑多虎，前守設檻阱，璪至，徹之，而虎不爲暴。

人敢違犯法令，受到中書令蕭嵩的器重。蕭嵩罷相，其他的宰相讓他暗中查訪蕭嵩的過失，陸璪說："與人相交，有了過錯尚且不應說出來，何况没有呢?"因此冒犯貴幸和近要之臣，出任太原少尹。多次調任爲西河太守，封平恩縣男。屬境内老虎很多，前任太守設置栅欄和陷阱來防虎，陸璪到任後，撤除這些設施，而老虎没有傷人。

## 王及善

王及善，洺州邯鄲人。父君愕，有沈謀。隋亂，并州人王君廓掠邯鄲，君愕往說曰："隋氏失御，豪俊共救其亂，宜撫納遺甿而保全之，觀時變，待真主。足下無尺寸之地、兼旬之糧，劫衆而興，但恣殘剽，所過失望，竊爲足下羞之。"君廓謝曰："計安出?"答曰："井陘之險可先取。"君廓從其言，遂屯井陘山。高祖入關，與君廓偕來，拜君愕大將軍，封新興縣公，累遷左武衛將軍。從太宗征遼，領左屯營兵，與高麗戰駐蹕山，死于陣。贈左衛大將軍、幽州都督、邢國公，陪葬昭陵。

及善以父死事，授朝散大夫，襲邢國公爵。皇太子弘立，擢及善左奉裕率。太子宴于宫，命宫臣擲倒，及善辭曰："殿下自有優人，臣苟奉令，非羽翼之美。"太子謝之。高宗聞，賜絹百匹。除右千牛衛將軍，帝曰："以爾忠謹，故擢三品要職。群臣非搜辟，不得至朕所。爾佩大横刀在朕側，亦知此官貴乎?"病免。召爲衛尉卿。垂拱中，歷司屬卿。山東飢，詔爲巡撫賑給使。拜春官尚書。出爲秦州都督、益州長史，加光禄大夫，以老病致仕。

神功元年，契丹擾山東，擢魏州刺史，武后勞曰："逆虜盗邊，公雖病，可與妻子行，日三十里，爲朕卧

王及善，是洺州邯鄲人。父親名君愕，爲人深沉富有謀略。隋朝大亂，并州人王君廓攻掠邯鄲，王君愕前往游說說："隋氏失去統治權力，豪傑共同拯救禍亂，應招撫收納流亡的百姓而加以保全，觀察形勢變化，等待真命天子。足下無尺寸之地、二十日之糧，挾迫衆人而起兵，衹是恣意殘暴掠奪，所過之處百姓失望，我私下替足下羞慚。"王君廓道謝說："那怎麽做呢?"他回答說："井陘之險應先攻取。"王君廓聽從他的話，於是屯駐井陘山。高祖入關，他和王君廓一同來歸，拜授王君愕爲大將軍，封新興縣公，多次升任爲左武衛將軍。隨從太宗征遼，統領左屯營兵，與高麗在駐蹕山交戰，死於陣上。追贈左衛大將軍、幽州都督、邢國公，陪葬昭陵。

王及善因爲父親死於王事，被授任朝散大夫，繼承邢國公的爵位。皇太子李弘立，升任王及善爲左奉裕率。太子在宫中設宴，命宫臣翻跟斗，王及善推辭說："殿下本有藝人，臣如果奉命，不合輔佐的美行。"太子向他道歉。高宗聽說後，賜給絹一百匹。拜授右千牛衛將軍，皇帝說："因爲你忠誠恭謹，所以提升你任三品要職。衆臣如不是帶儀衛搜索和清道，不能到達朕所在之處。你身佩大横刀立在朕的身旁，知道此官的尊貴嗎?"因病免官。召入朝任衛尉卿。垂拱年間，歷任司屬卿。山東饑荒，詔令他任巡撫賑給使。拜任春官尚書。出任秦州都督、益州長史，加授光禄大夫，因年老有病辭官。

神功元年，契丹侵擾山東，升任魏州刺史，武后慰問勉勵他說："反虜侵略邊疆，公雖有病，可帶妻子兒女出行，一天行三十里，爲朕躺着處

治，爲屏蔽也。”因延問朝政得失，及善陳治亂所宜，后悦曰：“禦寇末也，輔政本也，公不可行。”留拜内史。來俊臣繫獄當死，后欲釋不誅，及善曰：“俊臣凶狡不道，引亡命，污戮善良，天下疾之。不剿絶元惡，且摇亂胎禍，憂未既也。”后納之。廬陵王之還，密贊其謀。既爲皇太子，又請出外朝，以安群臣。

理事務，捍禦敵寇。”進而詢問朝政得失，王及善陳奏治理亂世所應實行的策略，武后高興地説：“抵禦敵寇是枝節小事，輔政是根本大事，公不可出行。”留下拜授内史。來俊臣被捕入獄罪當處死。武后打算寬宥他而不處死，王及善説：“來俊臣凶惡狡猾横行不法，引進亡命之徒，誣陷殺害善良，天下痛恨。不剿滅元凶，將是禍亂的根源，憂患不會停息。”武后采納。廬陵王返回，他暗中助成此謀。等廬陵王重做太子後，又請太子出到外朝，使群臣安心。

及善不甚文，而清正自將，臨事不可奪，有大臣節。時二張怙寵，每侍宴，無人臣禮，及善數裁抑之，后不悦曰：“卿年高，不宜侍游燕，但檢校閤中。”及善即移病餘月，后不復問。嘆曰：“中書令可一日不見天子乎?”遂乞骸骨，猶不許，改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卒，年八十二，贈益州大都督，謚曰貞，陪葬乾陵。

王及善不太懂得文辭，但以清正自守，遇事志不可奪，有大臣的節操。當時二張依恃受寵，每次侍宴，没有做臣子的禮節，王及善多次批評抑制他們，武后不高興地説：“卿年事已高，不適合侍從游宴，衹需審查閤中事就行了。”王及善隨即上書稱病一個多月，武后不再問及。他嘆息説：“中書令可一日不見天子嗎?”於是請求辭官，武后還不允許，改任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去世，終年八十二歲，追贈益州大都督，謚號叫貞，陪葬乾陵。

**李日知**

李日知，鄭州滎陽人。及進士第。天授中，歷司刑丞。時法令嚴，吏争爲酷，日知猶平寬無文致。嘗免一囚死，少卿胡元禮執不可，曰：“吾不去曹，囚無生理。”日知曰：“僕不去曹，囚無死法。”皆以狀讞，而武后用日知議。

李日知，是鄭州滎陽人。考中進士科。天授年間，歷任司刑丞。當時法令嚴厲，官吏争着施用酷刑，李日知依然平和寬容從不舞文弄法地陷害他人。曾經免去一名囚犯的死罪，少卿胡元禮堅持反對，并説：“我不離開本部門，這個囚犯絶無生理。”李日知説：“我不離開本部門，這個囚犯絶不會判死刑。”都寫成文狀議罪，而武后采用了李日知的建議。

神龍初，爲給事中。母老病，取急調侍，數日須髮輒白。母未及封而卒。方葬，吏乃齎贈制，日知殞絶于道，左右爲泣，莫能視。巡察使路敬潜欲表其孝，使求狀，辭不報。服除，累遷黄門侍郎。

神龍初年，任給事中。母親年老有病，請急假服侍調養，數日之間鬚髮皆白。母親没能趕上受封就死去了。正下葬時，官吏纔帶着贈封的詔令來到，李日知悲哀痛哭暈倒在路上，左右的人爲之淚下，不忍心看。巡察使路敬潜打算表彰他的孝心，派人求要文狀，他推辭不報。服喪期滿，多次遷任爲黄門侍郎。

景雲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轉御史大夫，仍知政事。初，安樂公主館第成，中宗臨幸，燕從官，賦詩，

景雲初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轉任御史大夫，并且主持政事。起初，安樂公主的公館建成，中宗來到，設宴款待隨行官員，賦詩，李日

日知卒章，獨以規誡。睿宗它日謂曰："嚮時雖朕亦不敢諫，非公挺直，何能爾？"即拜侍中。先天元年，罷爲刑部尚書。屢乞骸骨，許之。日知將有請，不謀于家，歸乃治行，妻驚曰："産利空空，何辭之遽？"日知曰："仕至此，已過吾分。人亦何厭之有？若厭于心，無日而足也。"既罷，不治田園，唯飾臺池，引賓客與娱樂。開元三年卒。

知所作詩的結尾段落，獨存規誡之意。睿宗後來對他説："那時即使是朕也不敢勸諫，不是公剛直，何能如此？"隨即拜授侍中。先天元年，罷相任刑部尚書。多次請求辭官，皇上答應。李日知打算提出辭官之前，没與家人商量，回家後就收拾行裝，妻子驚訝地問："家産空空，爲何這麽快就辭官？"李日知説："做官到此，已超過我的本分。人怎麽會有滿足的時候？如果真要心滿意足，就没有滿足的時候了。"罷相後，不營治田園産業，祇修飾樓臺湖池，延請賓客一同娱樂。開元三年去世。

日知貴，諸子方總角，皆通婚名族，時人譏之。後少子伊衡以妾爲妻，鬻田宅，至兄弟訟鬩，家法遂替云。

李日知顯貴以後，衆子還很年幼，都與名族訂親，時人因此譏諷他。後來小兒子李伊衡扶小妾做正妻，變賣田宅，以致兄弟訴訟，家法於是淪喪。

## 杜景佺

杜景佺，冀州武邑人。性嚴正。舉明經中第。累遷殿中侍御史。出爲益州録事參軍。時隆州司馬房嗣業徙州司馬，詔未下，欲即視事，先笞責吏以示威。景佺謂曰："公雖受命爲司馬，州未受命，何急數日禄邪？"嗣業怒，不聽。景佺曰："公持咫尺制，真僞莫辨，即欲攬亂一府，敬業揚州之禍，非此類邪？"叱左右罷去。既乃除荆州司馬，吏歌之曰："録事意，與天通；州司馬，折威風。"由是寖知名。

杜景佺，是冀州武邑人。性情嚴肅正直。應試明經科考中。多次遷任爲殿中侍御史。出任益州録事參軍。當時隆州司馬房嗣業改任本州司馬，詔書未下，就要處理政事，首先鞭打責罰衙吏來顯示威嚴。杜景佺對他説："公雖然接受命令擔任司馬，但州府還未收到詔命，爲何急於得到這幾天的俸禄呢？"房嗣業惱怒，不聽。杜景佺説："公手持一紙詔書，真僞不辨，就想攬亂一府，徐敬業揚州之禍，不就是此類嗎？"呵斥左右之人令他們散去，不久房嗣業被授任荆州司馬，官吏傳唱道："録事意，與天通；州司馬，折威風。"由此漸漸知名。

入爲司刑丞，與徐有功、來俊臣、侯思止專治詔獄，時稱"遇徐、杜者生，來、侯者死"。改秋官員外郎，與侍郎陸元方按員外郎侯味虚罪，已推，輒釋之。武后怒其不待報，元方大懼，景佺獨曰："陛下明詔六品、七品官，文辨已定，待命于外，今雖欲罪臣，奈明詔何？"宰相曰："詔爲司刑設，何預秋官邪？"景佺曰："詔令一布，無臺、寺之異。"后以爲守法，擢鳳閣舍人。遷洛州司

召入朝任司刑丞，與徐有功、來俊臣、侯思止專門審理欽犯案件，當時人稱"遇徐、杜者生，遇來、侯者死"。改任秋官員外郎，與侍郎陸元方審訊員外郎侯味虚的罪狀，訊問之後，就釋放了他。武后惱怒他不等上報答覆，陸元方十分害怕，杜景佺却説："陛下明詔規定六品、七品官員，已經審問清楚，釋放在外等待處理，如今想要治臣之罪，明詔該怎麽辦？"宰相説："此詔原是爲司刑卿而設，和秋官有什麽關係？"杜景佺説："詔令一經公布，没有臺、寺之别。"武后認爲他守法，提升他任鳳閣舍人。遷任洛州司

馬。

延載元年，檢校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后嘗季秋出梨華示宰相以為祥，衆賀曰："陛下德被草木，故秋再華，周家仁及《行葦》之比。"景佺獨曰："陰陽不相奪倫，瀆即為災。故曰：'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今草木黄落，而木復華，瀆陰陽也。竊恐陛下布德施令，有所虧紊。臣位宰相，助天治物，治而不和，臣之咎也。"頓首請罪。后曰："真宰相！"會李昭德下獄，景佺苦申救，后以為面欺，左遷溱州刺史。入拜司刑卿。聖曆元年，復以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契丹入寇，陷河北數州，虜已去，武懿宗欲盡論其罪，景佺以為脅從可原，后如其議。罷為秋官尚書。坐漏省内語，降司刑少卿。出為并州長史，道病卒，贈相州刺史。初名元方，垂拱中改今名。

馬。

延載元年，檢校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武后曾在九月向宰相出示梨花認爲是吉祥的徵兆，衆人賀喜説："陛下恩德遍及草木，所以秋季梨花再次開放，與《行葦》所歌頌的周朝仁德廣及草木相同。"惟獨杜景佺説："陰陽不可相互急奪次序，錯亂就是災異。所以説：'冬無酷熱，夏無嚴寒，春無凄風，秋無苦雨。'如今草木枯黄凋落，而樹木再度開花，是陰陽錯亂。臣私下擔心陛下布德施令，有所欠缺紊亂。臣位居宰相，幫助皇上治理事物，治理得不和協，是臣的罪過。"趴在地上叩頭請罪。武后説："是真宰相呀！"恰逢李昭德被關入獄中，杜景佺苦苦申辯營救，武后認爲他當面欺瞞君主，降職授任溱州刺史。召入朝拜授司刑卿。聖曆元年，又以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契丹入侵，攻陷河北數州，虜人離去後，武懿宗打算將百姓全部論罪，杜景佺認爲他們都是被賊逼迫而隨從的應當寬免，武后聽從他的主張。罷相任秋官尚書。因泄漏省内之語獲罪，降職任司刑少卿。出任并州長史，半路病死，追贈相州刺史。他起初名元方，垂拱時改爲現名。

## 李懷遠　李景伯　李彭年

李懷遠，字廣德，邢州柏仁人。少孤，嗜學。宗人欲藉以高蔭，懷遠辭，退而曰："因人之勢，高士耻之。假蔭而官，吾志邪？"擢四科第，累轉司禮少卿，出為本州刺史，改冀州，遷揚、益二都督府長史，徙同州刺史。治尚清簡。累遷鸞臺侍郎，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封平鄉縣男。以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爵趙郡公，賜實封户三百。以老，聽致仕。中宗還京師，召知東都留守，復加同中書門下三品。懷遠久貴，益素約，不治居室。嘗乘款段馬，僕射豆盧欽望謂曰："公貴顯，顧當然邪？"答曰："吾幸其馴，不願它駿。"神龍二年卒，帝賜錦衾斂，自為文祭之，贈

李懷遠，字廣德，是邢州柏仁人。少年時死了父親，喜愛學習。同族人想讓他藉祖上貴顯的功勛入仕，李懷遠推辭，退回來説："藉人之勢，高士以此爲耻。藉功勛求官，豈是我的志向呢？"考中四科，多次轉任爲司禮少卿，出任本州刺史，改任冀州，遷任揚、益二都督府長史，調任同州刺史。爲政崇尚清平簡明。多次升任爲鸞臺侍郎，進職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封平鄉縣男。以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晉爵趙郡公，賜給實封三百户。因年老，允許辭官。中宗返回京城，召入朝主持東都留守事務，又加授同中書門下三品。李懷遠長期富貴，越發簡樸，不修治居室。曾經乘劣馬，僕射豆盧欽望對他説："公富貴而顯要，難道非要乘劣馬嗎？"他回答説："我喜歡此馬馴服，不喜歡其他駿馬。"神龍二年去世，皇帝賜錦被裝殮，親自撰寫祭文悼念

侍中，謚曰成。

子景伯，景龍中爲諫議大夫。中宗宴侍臣及朝集使，酒酣，各命爲《回波詞》，或以諂言媚上，或要丐謬寵，至景伯，獨爲箴規語以諷帝，帝不悦。中書令蕭至忠曰："真諫官也。"景雲中，進太子右庶子。時有建言置都督府非是，詔群臣普議，景伯與太子舍人盧俌議："今天下諸州分隸都督，專生殺刑賞。使授非其人，則權重釁生，非强幹弱枝、經邦軌物之誼。願罷都督，留御史，以時按察，秩卑任重，以制奸宄便。"繇是停都督。終右散騎常侍。

子彭年，有才，剖析明悟。歷遷中書舍人、吏部侍郎。與李林甫善。常慕山東著姓，爲婚姻，引就清列。典選七年，卒以贓敗，長流臨賀郡。天寶十二載，擢爲濟陰太守，徙馮翊。天子幸蜀，陷於賊，脅以僞官，憂憤死，贈禮部尚書。

他，追贈侍中，謚號叫成。

兒子名景伯，景龍年間任諫議大夫。中宗宴請侍臣及朝集使，喝到興頭上，命他們各自撰寫《回波詞》，有人用阿諛之詞討好皇上，有人要求非分的恩寵，到了李景伯，惟獨他用箴規之語婉言勸説皇帝，皇帝不高興。中書令蕭至忠説："是真諫官。"景雲年間，晋封太子右庶子。當時有人進言設置都督府不對，下詔讓群臣廣泛討論，李景伯和太子舍人盧俌議論説："如今天下諸州分别隸屬於都督府，專斷生殺刑賞大權。假使所授非人，就會因權重而産生事端，這不合强幹弱枝、經邦治國的道理。希望罷免都督府，保留御史，按時巡察考核，他們官低任重，用來制裁爲非做歹的人比較方便。"因此取消都督府。死時官任右散騎常侍。

兒子名彭年，有才幹，剖析明徹。歷任中書舍人、吏部侍郎。和李林甫關係友好。時時仰慕山東大姓，結成婚姻，引進他們就任清貴之官。主持考選七年，最終因貪贓而身敗，長期流放臨賀郡。天寶十二載，升任濟陰太守，調任馮翊太守。天子到蜀地，他被賊俘獲，被迫接受僞官，憂憤而死，追贈禮部尚書。

# 唐書卷一百一十七

## 列傳第四十二

### 裴劉魏李吉列傳

#### 裴炎

裴炎，字子隆，絳州聞喜人。寬厚，寡言笑，有奇節。補弘文生，休浣，它生或出游，炎讀書不廢。有司欲薦狀，以業未就，辭不舉，服勤十年，尤通《左氏春秋》。舉明經及第。補濮州司倉參軍，歷御史、起居舍人，寖遷黄門侍郎。調露二年，同中書門下三品。進拜侍中。高宗幸東都，留皇太子京師，以炎調護。帝不豫，太子監國，詔炎與劉齊賢、郭正一於東宫平章政事，及大漸，受遺輔太子，是爲中宗。改中書令。舊，宰相議事門下省，號政事堂，長孫无忌以司空、房玄齡以僕射、魏徵以太子太師皆知門下省事，至炎，以中書令執政事筆，故徙政事堂於中書省。

中宗欲以后父韋玄貞爲侍中、及授乳媪子五品官，炎固執不從，帝怒曰："我意讓國與玄貞，豈不可？何惜侍中邪？"炎懼，因與武后謀廢帝。后命炎洎劉禕之率羽林將軍程務挺、張虔勗勒兵入宫，宣太后令，扶帝下殿，帝曰："我何罪？"后曰："以天下與玄貞，安得無罪？"乃廢帝爲廬陵王，更立豫王爲皇帝。以定策功，封永清縣男。

后已持政，稍自肆，於是武承嗣

裴炎，字子隆，絳州聞喜人。性情寬厚，很少談笑，有奇特的節操。補弘文生，休息日，其他學生有的出外游玩，裴炎仍然讀書不止。有關部門想要推薦他，因學業尚未完成，他推辭不接受，勤學十年，尤其精通《左氏春秋》。應考明經科考中。補任濮州司倉參軍，歷任御史、起居舍人，逐漸升任黄門侍郎。調露二年，裴炎同中書門下三品，進任侍中。高宗前往東都，留皇太子在京師，命令裴炎輔佐。皇帝有病，太子監國，下詔裴炎與劉齊賢、郭正一在東宫商量處理政事，等到皇帝病危，接受遺命輔佐太子，即中宗。裴炎改任中書令。依照舊制，宰相在門下省議事，號稱政事堂，長孫无忌以司空、房玄齡以僕射、魏徵以太子太師的職務都主持門下省事，到了裴炎，以中書令職務執掌政事號令，因此遷政事堂到中書省。

中宗想要任皇后的父親韋玄貞爲侍中并授乳母的兒子爲五品官，裴炎堅持不同意，皇帝發怒説："我即使有意把國家讓給韋玄貞，難道又有什麼不可以？爲什麼要吝惜侍中這一職務呢？"裴炎恐懼，便與武后謀劃廢掉皇帝。武后命裴炎及劉禕之率領羽林將軍程務挺、張虔勗帶兵入宫，宣布武后命令，扶皇帝下殿，皇帝説："我有什麼罪？"武后説："將天下交給韋玄貞，難道没有罪嗎？"便廢皇帝爲廬陵王，改立豫王爲皇帝。裴炎因爲制定謀策的功勞，封永清縣男。

武后執政後，逐漸放縱，於是武承嗣請求建

請立七廟，追王其先，炎諫曰：“太后天下母，以盛德臨朝，宜存至公，不容追王祖考，示自私。且獨不見吕氏事乎！”后曰：“吕氏之王，權屬生人，今追崇先世，在亡迹異，安得同哉！”炎曰：“蔓草難圖，漸不可長。”后不悦而罷。承嗣又諷太后誅韓王元嘉、魯王靈夔，以絶宗室望，劉禕之、韋仁約畏默不敢言，炎獨固争，后愈銜怒。未幾，賜爵河東縣侯。

豫王雖爲帝，未嘗省天下事。炎謀乘太后出游龍門，以兵執之，還政天子。會久雨，太后不出而止。徐敬業兵興，后議討之，炎曰：“天子年長矣，不豫政，故豎子有辭。今若復子明辟，賊不討而解。”御史崔詧曰：“炎受顧托，身總大權，聞亂不討，乃請太后歸政，此必有異圖。”后乃捕炎送詔獄，遣御史大夫騫味道、御史魚承曄參鞫之。鳳閣侍郎胡元範曰：“炎社稷臣，有功於國，悉心事上，天下所知，臣明其不反。”納言劉齊賢、左衛率蔣儼繼辨之，后曰：“炎反有端，顧卿未知耳。”元範、齊賢曰：“若炎反，臣輩亦反矣。”后曰：“朕知炎反，卿輩不反。”遂斬于都亭驛。

炎被劾，或勉其遜辭，炎曰：“宰相下獄，理不可全。”卒不折節。籍其家，無儋石之贏。初，炎見裴行儉破突厥有功，沮薄之，乃斬降虜阿史那伏念等五十餘人，議者恨其媢克，且使國家失信四夷，以爲陰禍有知云。睿宗立，贈太尉、益州大都督，謚曰忠。

元範者，申州義陽人。介廉有才，以炎故，流死嶲州。

立七廟，追封自己的父祖爲王，裴炎上諫説：“太后是天下的母親，以盛德臨朝聽政，應當留存大公，不應當追封父祖爲王，顯示自私。况且難道没看到吕氏的失敗嗎！”武后説：“吕氏的封王，是將權力交給活人，如今我追封的是祖先，存亡互異，怎能相提并論呢！”裴炎説：“蔓草難以對付，不可任它萌芽生長。”武后不高興而作罷。武承嗣又勸説太后誅殺韓王李元嘉、魯王李靈夔，以斷絶李唐宗室的希望，劉禕之、韋仁約畏懼沉默不敢説話，惟獨裴炎堅持争執，武后愈加懷恨。不久，賜爵河東縣侯。

豫王雖然是皇帝，不曾處理天下事務。裴炎謀劃趁太后出游龍門時，派兵拘捕她，將國政歸還天子。正值久雨，太后不出游而停止此事。徐敬業起兵，太后提議討伐他，裴炎説：“天子長大了，不參與國政，因此小人有藉口。如今假如還給兒子明君之政，逆賊不用征討就會自行瓦解。”御史崔詧説：“裴炎受先帝顧命之托，大權在手，聽説叛亂不去征討，却請求太后歸還國政，此中必定有異圖。”太后便拘捕裴炎押送詔獄，派遣御史大夫騫味道、御史魚承曄共同審訊他。鳳閣侍郎胡元範説：“裴炎是國家大臣，有功於國，一心服事皇上，天下共知，臣明白他不謀反。”納言劉齊賢、左衛率蔣儼相繼爲他辯解，太后説：“裴炎謀反已有端倪，衹是卿等不知道罷了。”胡元範、劉齊賢説：“如果裴炎能謀反，我們也能謀反了。”太后説：“朕知道裴炎謀反，你們不謀反。”便在都亭驛殺了裴炎。

裴炎被彈劾時，有人勸他説些恭順的話，裴炎説：“宰相下獄，没有自我保全的道理。”最終不屈服。官府抄没他的家財，没有一石糧食的積蓄。當初，裴炎見裴行儉擊敗突厥有功，就詆毁貶低裴行儉，斬殺降虜阿史那伏念等五十多人，議論者怨恨他的過分嫉妒，并且使國家失信於四夷，認爲陰禍是有報應的。睿宗即位，追贈裴炎爲太尉、益州大都督，謚號叫忠。

胡元範，申州義陽人。正直廉潔有才能，因受裴炎連累，被流放死在嶲州。

## 裴伷先

炎從子伷先。伷先未冠，推蔭爲太僕丞。炎死，坐流嶺南。上變求面陳得失，后召見，盛氣待之，曰：“炎謀反，法當誅，尚何道?”伷先對曰：“陛下唐家婦，身荷先帝顧命，今雖臨朝，當責任大臣，須東宫年就德成，復子明辟，奈何遽王諸武、斥宗室? 炎爲唐忠臣，而戮逮子孫，海内憤怨。臣愚謂陛下宜還太子東宫，罷諸武權。不然，豪桀乘時而動，不可不懼!”后怒，命曳出，杖之朝堂，長流瀼州。

裴炎的從子是裴伷先。裴伷先未滿二十歲時，依賴門蔭任太僕丞。裴炎死去，他受牽連獲罪流放嶺南。他上報有關謀反的事情要求面陳得失，太后召見，怒氣衝衝對待他，説：“裴炎謀反，依法應當誅殺，你還有什麽可説的?”裴伷先回答説：“陛下是唐家婦人，身負先帝顧命，如今雖然臨朝執政，應當督責大臣，等待太子年長德成，交還太子明君之政，爲何急忙封諸武爲王、排斥宗室呢? 裴炎是唐朝忠臣，却被殺戮連及子孫，舉國怨憤。愚臣認爲陛下應當讓太子返回東宫，削除諸武權力。不然，豪傑乘機起事，不可不畏懼！”太后憤怒，命人將裴伷先拉出去，在朝堂杖打，長期流放瀼州。

歲餘，逃歸，爲吏迹捕，流北庭。無復名檢，專居賄，五年至數千萬。娶降胡女爲妻，妻有黄金、駿馬、牛羊，以財自雄。養客數百人，自北庭屬京師，多其客，詗候朝廷事，聞知十常七八。時補闕李秦授爲武后謀曰：“讖言‘代武者劉’，劉無强姓，殆流人乎? 今大臣流放者數萬族，使之叶亂，社稷憂也。”后謂然，夜拜秦授考功員外郎，分走使者，賜墨詔，尉安流人，實命殺之。伷先前知，以槖它載金幣、賓客奔突厥，行未遠，都護遣兵追之，與格鬥，爲所執，械繫獄，以狀聞。會武后度流人已誅，畏天下姗誚，更遣使者安撫十道，以好言自解釋曰：“前使使尉安有罪，而不曉朕意，擅誅殺，殘忍不道，朕甚自咎。今流人存者一切縱還。”繇是伷先得不死。

一年多後，裴伷先逃回，被官吏追踪拘捕，流放北庭。他不再顧及名聲操行，一心囤積納賄，五年財錢達數千萬。他娶降胡女子爲妻，妻子有黄金、駿馬、牛羊，以財力稱雄自大。養門客數百人，從北庭直到京城，都有很多他的門客，偵探朝廷政事，常能得知十之七八。當時補闕李秦授爲武后謀劃説：“讖語説‘代武者劉’，姓劉的没有强姓，大概是被流放的人吧? 如今大臣被流放的有數萬族，假使他們一同謀亂，是國家的憂患啊。”太后認爲對，連夜授任李秦授考功員外郎，分派使者前去各地，賜給墨詔，慰問安撫流放的人，實際命令殺掉他們。裴伷先事先知道，用駱駝運載金幣、賓客去投奔突厥，走了不遠，都護派兵追趕他，相互格鬥，裴伷先被拘捕，戴上刑具關進獄中，都護將情况報告朝廷。正值武后估計流放的人已經被誅殺了，害怕天下譏刺，又派遣使者安撫十道，用好話爲自己開脱説：“先前派使者安慰罪人，他們不領悟朕的意圖，擅自誅殺，殘忍無道，朕深感内疚。如今流放的人存活的全部釋放回家。”由此裴伷先得以不死。

中宗復位，求炎後，授伷先太子詹事丞。遷秦、桂、廣三州都督。坐累且誅，賴宰相張説右之，免官。久乃擢范陽節度使，太原、京兆尹。以

中宗恢復帝位，尋求裴炎的後裔，授任裴伷先太子詹事丞。升任秦、桂、廣三州都督。裴伷先受牽累獲罪將被處死，依靠宰相張説袒護，免去官職。很久纔升任范陽節度使，又任太原、京

京師官冗，奏罷畿縣員外及試官。進工部尚書。年八十六，以東京留守累封翼城縣公，卒官下。

兆尹。因京城官員冗多，他上奏建議停止畿縣員外官及試官。裴伷先進任工部尚書。八十六歲那年，他以東京留守幾次晉封爲翼城縣公，在官任上去世。

## 劉禕之　劉子翼　郭翰

劉禕之，字希美，常州晉陵人。父子翼，字小心，在隋爲著作郎。峭直有行，嘗面折僚友短，退無餘訾。李伯藥曰："子翼詈人，人都不憾。"貞觀初，召之，辭以母老，詔許終養。江南道巡察使李襲譽嘉其孝，表所居爲孝慈里。母已喪，召拜吴王府功曹參軍，終著作郎、弘文館直學士。

劉禕之，字希美，常州晉陵人。父親劉子翼，字小心，在隋朝任著作郎。正直有操行，經常當面指出同僚朋友的短處，背後却不加詆毁。李伯藥說："劉子翼駡人，人們都不恨他。"貞觀初年，朝廷召他，他以母親年老辭謝，下詔允許他歸家奉養母親善終。江南道巡察使李襲譽稱贊他孝順，上表將他居住的地方命名爲孝慈里。劉子翼的母親去世後，召入他授任吴王府功曹參軍，死時官任著作郎、弘文館直學士。

禕之少與孟利貞、高智周、郭正一俱以文辭稱，號"劉孟高郭"，并直昭文館。俄遷右史、弘文館直學士。上元中，與元萬頃等偕召入禁中，論次新書凡千餘篇。高宗又密與參决時政，以分宰相權，時謂"北門學士"。兄懿之，亦給事中，同兩省。先是，姊爲内官，武后遣至外家問疾，禕之因賀蘭敏之私省之，坐流巂州。后爲丐還，除中書舍人。

劉禕之年輕時與孟利貞、高智周、郭正一都以文章著稱，號稱"劉孟高郭"，一同當值昭文館。不久升任右史、弘文館直學士。上元年間，劉禕之與元萬頃等一同召入宫中，編次新書共一千多篇。高宗又秘密讓他們參預决策時政，以分散宰相的權力，當時稱爲"北門學士"。兄長劉懿之，也任給事中，同在兩省任職。原先，他姐姐在宫中任内官，武后派她到娘家問候疾病，劉禕之通過賀蘭敏之私下探望姐姐，獲罪流放巂州。武后爲他請求將他召還，授任中書舍人。

儀鳳中，吐蕃寇邊，帝訪侍臣所以置之、討之之宜，人人異謀，禕之獨勸帝："夷狄猶禽獸，雖被凴陵，不足校，願戢威，紓百姓之急。"帝内其言。俄拜相王府司馬，檢校中書侍郎，帝謂曰："卿家忠孝，朕子賴卿以師矩，冀蓬在麻不扶而挺也。"

儀鳳年間，吐蕃進犯邊境，皇帝詢問侍臣安置或者討伐他們的措施，人人謀略不同，劉禕之獨自勸皇帝說："夷狄就像禽獸，雖然受到侵凌，不值得計較，希望收起陛下的威嚴，解除百姓的當務之急。"皇帝接受了他的意見。不久授任他爲相王府司馬，檢校中書侍郎，皇帝對他說："卿家忠孝，朕的兒子以卿爲師表，希望蓬生麻中不扶持而能挺直。"

后既立王爲帝，以其參奉大議，愈親之，擢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賜爵臨淮縣男。方是時，詔令叢繁，禕之思致華敏，裁可占授，少選可待也。司門員外郎房先敏坐累貶衛州司馬，訴于相府，内史騫味道謂曰："太后旨。"禕之曰："乃上從有

太后立王爲皇帝以後，因爲劉禕之參與謀議大事，更加親近他，升任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賜爵臨淮縣男。當時，詔令繁多，劉禕之才思敏捷，裁斷口授，頃刻間就可完成。司門員外郎房先敏受牽累獲罪貶爲衛州司馬，他上訴於宰相府，内史騫味道對他說："這是太后的意旨。"劉禕之說："是皇上聽信了有關官員的奏

司所奏云。”后聞，以味道歸非於上，貶青州刺史，加褘之太中大夫，賜物百段。后因曰：“君爲元首，臣爲股肱，以手足疾移於腹背，尚爲一體乎？褘之引咎於己，忠臣也。”納言王德真推順曰：“戴至德無異才，惟能歸善於君，爲時所服。”后曰：“善。”後私語鳳閣舍人賈大隱曰：“后能廢昏立明，盍反政以安天下？”大隱表其言，后怒曰：“褘之乃負我！”垂拱中，或告褘之受歸誠州都督孫萬榮金，與許敬宗妾私通，太后遣肅州刺史王本立鞫治，以敕示褘之，褘之曰：“不經鳳閣鸞臺，何謂之敕！”后以爲拒制使，賜死于家，年五十七。

報。”太后聽説此事，認爲騫味道把過錯歸於皇上，貶爲青州刺史，加授劉褘之太中大夫，賜絹物百段。太后因此説：“君主爲頭顱，臣子爲四肢，將手足疾病移到腹背，還能成爲一體嗎？劉褘之將過錯歸於自己，是忠臣啊。”納言王德真迎合説：“戴至德没有特别才能，衹是能將美善歸功於君主，爲當時人所佩服。”太后説：“好。”後來劉褘之私下對鳳閣舍人賈大隱説：“太后能廢昏立明，爲何不歸還國政以安定天下？”賈大隱表奏了他的話，太后憤怒地説：“劉褘之竟然辜負我！”垂拱年間，有人告發劉褘之接受歸誠州都督孫萬榮的黄金，并與許敬宗的妾私通，太后派遣肅州刺史王本立審訊治案，將詔令給劉褘之看，劉褘之説：“不經過鳳閣鸞臺，怎能稱之爲詔令！”太后認爲劉褘之是抗拒詔使，賜死於家中，終年五十七歲。

初，褘之得罪，睿宗以舊屬申理之，姻友冀得釋。褘之曰：“吾死矣。太后威福由己，而帝營救，速吾禍也！”在獄上疏自陳。臨誅，洗沐，神色自若。命其子執筆占爲表，子號塞不能書，褘之乃自捉筆，得數紙，詞懇哀到，人皆傷之。麟臺郎郭翰、太子文學周思鈞悵嘆其文，后惡之，貶翰巫州司法參軍，思鈞播州司倉參軍。睿宗嗣位，贈褘之中書令。

當初，劉褘之獲罪，睿宗因他原先是王府屬官而爲他昭雪，親友寄希望於能得到寬免。劉褘之説：“我必死無疑。太后任意而行，而皇帝營救我，是加速我的災禍啊！”在獄中上疏自我陳述。臨刑前，洗沐，神色自若。命令兒子執筆口授表奏，兒子號哭哽咽不能書寫，劉褘之便自己握筆，寫了好幾張紙，詞句懇切哀婉，人們都爲他悲傷。麟臺郎郭翰、太子文學周思鈞悵然慨嘆他的奏文，太后厭惡他們，貶郭翰巫州司法參軍，周思鈞播州司倉參軍。睿宗繼位，追贈劉褘之中書令。

翰者，嘗爲御史，巡察隴右，多所按劾。次寧州，時狄仁傑爲刺史，民争言有異政。翰就館，以筆紙置于桉，謂僚屬曰：“入其境，其政可知，願薦使君美於朝，毋久留。”即命駕去。性寬簡，讀《老子》至“和其光，同其塵”，慨然曰：“大雅君子，以保其身。”乃辭憲官，改麟臺郎云。

郭翰，曾任御史，巡察隴右時，多有按察彈劾。他停留在寧州時，當時狄仁傑任刺史，州民争相述説刺史有特殊政績。郭翰到館舍，將紙筆放在几案上，對僚屬説：“進入他的境内，他的政績就可以知道了，我願推薦使君的美政給朝廷，不再久留了。”便命令驅車離去。郭翰品性寬簡，讀《老子》讀到“和其光，同其塵”一句，慨然説：“大雅君子，應該保全自身。”便辭去憲官，改任麟臺郎。

## 魏玄同　魏恬

魏玄同，字和初，定州鼓城人。祖士廓，仕齊爲輕車將軍。

魏玄同，字和初，定州鼓城人。祖父魏士廓，在齊做官任輕車將軍。

玄同進士擢第，調長安令。累官司列大夫。坐與上官儀善，流嶺外。既廢，不自護藉，乃馳逐爲生事。上元初，會赦還，工部尚書劉審禮表其材，拜岐州長史。再遷吏部侍郎。永淳元年，詔與中書、門下同承受進止平章事，封鉅鹿男。上疏言選舉法弊曰：

方今人不加富、盗賊未衰、禮誼寖薄者，下吏不稱職，庶官非其才，取人之道有所未盡也。武德、貞觀，庶事草創，人物固乏。天胙大聖，享國永年，異人間出。諸色入流，歲以千計，官有常員，人無定限，選集猥至，十不收一，取捨淆紊。夏、商以前，制度多闕。至周，焕然可觀。諸侯之臣不皆命天子，王朝庶官不專一職。穆王以伯冏爲太僕正，命曰："慎簡乃僚。"此乃自擇下吏之言也。太僕正，特中大夫耳，尚以僚屬委之，則三公、九卿亦當然也。故太宰、内史并掌爵禄廢置，司徒、司馬别掌興賢詔事，是分任群司而統以數職，王命其大者，而自擇其小者。漢制，諸侯自置吏四百石以下，其傅、相大臣則漢爲置之；州郡掾史、督郵、從事，悉任之牧守。自魏、晋以後，始歸吏部，而迄于今。以刀筆量才，簿書察行，法與世弊，其來久矣。尺丈之量，鍾庾之器，非所及則不能度，非所受則無以容，况天下之大、士類之衆，可委數人手乎？又尸厥任者，間非其選，至爲人擇官，爲身擇利，下筆繫親疏，措情

魏玄同考中進士科，調任長安令。幾次任官爲司列大夫。因與上官儀友善獲罪，流放嶺外。免官以後，他不找機會爲自己辯護，而以游獵爲日常之事。上元初年，遇到赦免歸還，工部尚書劉審禮上表推薦他有才能，授任岐州長史。兩次升任吏部侍郎。永淳元年，下詔魏玄同與中書、門下一同承受進止平章事，封鉅鹿男。他上疏談選舉法的弊病説：

如今百姓不够富裕、盗賊没有平息、禮義逐漸淡薄的原因，是因爲下吏不能稱職，百官没有才能，取用人的標準不够完善。武德、貞觀年間，萬事開創，人才本來缺乏。上天保佑大聖，享國長久，優異人才層出不窮。各種入流的官員，每年數以千計，官有常員，人無限定，於是選舉雜濫，十不取一，取捨混亂。夏、商以前，制度大多疏漏，到了周朝，鮮明可觀。諸侯大臣不全由天子任命，王朝百官不專守一職。穆王以伯冏爲太僕正，命令他説："謹慎選擇你的屬僚。"這正是讓他自行選擇下吏的話啊。太僕正，衹是中大夫罷了，還將僚屬的選任交付給他，那麽三公、九卿也應當是這樣。因此太宰、内史一同執掌爵禄廢置，司徒、司馬分别執掌舉賢詔事，這是分任衆多部門而統領於數職，君王任命大官，而由他們自己選擇小官。依照漢制，諸侯自行任用四百石以下的官員，衹有傅、相大臣則是由漢朝朝廷任命；州郡掾史、督郵、從事，都由牧守任命。自魏、晋以後，任官開始歸屬吏部，并且直到今天。以文字衡量才幹，從簿書察看操行，法度隨着時間而敗壞，由來已久了。尺丈的衡量，鍾庾的器度，超出了長度便不能測度，無法裝下就不能容納，何况天下之大、士人品類之多，可以委托到幾個人的手中嗎？另外白白占據這個官位的人，有的本身就不能勝任選官職責，以至於爲人選官，爲自己謀利，下筆涉及親疏，着意觀察權勢，悠悠風塵，在此奔走競争，使多方面的品行衹憑一次見面衡量，多方面的才能衹

觀勢要，悠悠風塵，此焉奔競，使百行折之一面，九能斷之數言，不亦難乎？且臣聞莅官者，不可以無學。傳曰："學以從政，不聞以政入學。"今貴戚子弟一皆早仕，弘文、崇賢、千牛、輦脚之類，程較既淺，技能亦薄，而門閥有素，資望自高。夫所謂胄子者，必裁諸學，少則受業，長而入官，然後移家事國，謂之德進。夫少仕則不務學，輕試則無才。又勛官、三衛、流外之屬，不待州縣之舉，直取書判，非先德後言之誼。臣聞國之用人，如人用財，貧者止糟糠，富者餘粱肉。故當衰弊之乏，則磨策朽鈍以馭之；太平多士，則遴柬髦俊而使之。今選者猥多，宜以簡練爲急。竊見制書，三品至九品并得薦士，此誠仄席旁求意也。但褒貶不明，故上不憂黜責，下不盡搜揚，莫慎所舉，而苟以應命。且惟賢知賢，聖人篤論。皋陶既舉，不仁者遠。身苟濫進，庸及知人？不擇舉者之賢，而責所舉之濫，不可得已。以陛下聖明，國家德業，而不建經久之策，但顧望魏、晋遺風，臣竊惑之。願少遵周、漢之規，以分吏部選，即所用詳，所失鮮矣。

不納。進拜文昌左丞、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遷地官尚書，檢校納言。玄同與裴炎締交，能保終始，故號"耐久朋"。

先是，狄仁傑督太原運，失米萬斛，將坐誅，玄同救免。而河陽令周興未知也，數於朝堂聽命。玄同曰：

憑幾句話判斷，不也是很難的嗎？另外臣聽説做官的人，不能没有學問。《傳》説："學成了以後從政，没聽説從政以後纔學習。"如今貴戚子弟都早早入仕，弘文、崇賢、千牛、輦脚之類，考核淺顯，技能淺薄，而素有門第，資望自高，所謂國子學生，必須用學業衡量，少年時受業，長成後做官，然後從家裏出來爲國家效力，稱之爲以德而進。年少入仕便不求學業，不重視考核則没有才能。再説勛官、三衛、流外官之輩，不等待州縣的推舉，直接以書判擇用，不是先重德行而後看文辭的本義。臣聽説國家用人，正如人用錢財，貧窮者衹有糟糠，富裕者粱肉有餘。因此正當衰弊缺乏人才之時，便磨礪腐朽鞭策駑馬而驅使他們；在太平之世人才衆多之時，便精選才俊之士而任用他們。如今選舉的人蕪雜冗多，應當以簡練爲當務之急。臣私下看到詔書，三品至九品官員都得以舉薦士人，這的確是側席廣求人才的善意。衹是褒貶不明，因此他們對上不擔憂黜責，對下不盡心訪求舉薦，不謹慎對待推舉之事，苟且應付命令。况且衹有賢人瞭解賢人，這是聖人的精當評論。皋陶被推舉以後，不仁的人都遠遠退去。自身如果是濫進的官員，又怎能識别人的賢愚善惡？不選擇推舉者的賢明，却責備被推舉者的雜濫，是不能得到其要領的。以陛下的聖明，國家的德業，却不建立長久的策略，衹是因循魏、晋遺風，臣私下感到疑惑。希望略遵周、漢的法規，以分散吏部的選舉職責，就會任用精詳，過失就很少了。

皇帝不接納。魏玄同進任文昌左丞、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升任地官尚書，檢校納言。魏玄同與裴炎結交，能保持始終，因此號稱"耐久朋"。

原先，狄仁傑監督太原運輸，丢失大米萬斛，將獲罪被誅，魏玄同營救使他幸免於死。而河陽令周興不知道，幾次在朝堂等待命令。魏玄

"明府可去矣，毋久留。"興以爲沮己，銜之，至是誣玄同言"太后老矣，當復皇嗣"。后不察，賜死于家，年七十三。初，監察御史房濟監刑，謂曰："丈人盍上變？冀召見，得自陳。"玄同曰："人殺與鬼殺等耳，不能爲告事人！"

同說："明府君可以離去了，不要久留。"周興以爲是魏玄同誹謗自己，懷恨在心，到這時誣告魏玄同曾經說："太后老了，應當歸權給皇太子。"太后不知實情，魏玄同賜死於家，終年七十三歲。當初，監察御史房濟監刑，對他說："丈人爲什麼不上告有謀反的事？可望得到召見，就可以自我陳述了。"魏玄同說："人殺與鬼殺是一樣的，不能做誣告的人！"

玄同子恬，字安禮，事親以孝聞。第進士，爲御史主簿。開元中，至潁王傅。

魏玄同的兒子魏恬，字安禮，服事父母以孝順著稱。考中進士科，任御史主簿。開元年間，官做到潁王傅。

## 李昭德

李昭德，雍州長安人。父乾祐，貞觀初爲殿中侍御史。鄃令裴仁軌私役門卒，太宗欲斬之，乾祐曰："法令與天下共之，非陛下獨有也。仁軌以輕罪致極刑，非畫一之制。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帝意解，繇是免死。遷侍御史。母卒，廬墓側，負土成墳。帝遣使就吊，表異其閭。歷治書侍御史，有能名。永徽初，擢御史大夫，爲褚遂良所惡，出爲邢、魏二州刺史。乾祐雖强直，而昵小人。嘗爲書與所善吏，刺取朝廷事，迷隱其辭，爲吏所賣，遂良白發於朝，坐流驩州。召拜滄州刺史。入爲司刑太常伯，舉雍州司功參軍崔擢爲尚書郎，不得報，私語擢所以然。後擢犯罪，告乾祐漏禁中語以自贖，詔免官，卒。

李昭德，雍州長安人。父親李乾祐，貞觀初年任殿中侍御史。鄃令裴仁軌私自役使門卒，太宗想要斬殺他，李乾祐說："法令與天下共同遵守，不是陛下獨有的。裴仁軌以輕罪處以極刑，違背了統一的法制。刑罰不恰當，百姓則無所適從。"皇帝怒氣消除，於是免去裴仁軌的死罪。李乾祐升任侍御史。母親去世，他在墓旁築草廬，背土壘成墳墓。皇帝派遣使者到墳前吊問，在他家門前樹旌表彰孝行。李乾祐歷任治書侍御史，有幹練的名聲。永徽初年，李乾祐升任御史大夫，爲褚遂良所憎惡，出任邢、魏二州刺史。李乾祐雖然强直，却親近小人。曾經寫信給關係好的官吏，刺探朝廷的事情，言辭迷離隱晦，被官吏出賣，褚遂良告發給朝廷，獲罪流放驩州。召任李乾祐爲滄州刺史。入朝任司刑太常伯，他推舉雍州司功參軍崔擢任尚書郎，没有結果，私下告訴崔擢原因。後來崔擢犯罪，告發李乾祐泄漏宮中話語來爲自己贖罪，下詔免去李乾祐的官職，去世。

昭德强幹有父風，擢明經，累官御史中丞。永昌初，坐事貶振州陵水尉。還爲夏官侍郎。如意元年，拜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武后營神都，昭德規創文昌臺及定鼎、上東諸門，標置華壯。洛有二橋，司農卿韋機徙其一直長夏門，民利之，其一橋廢，省巨萬計。然洛水歲淙嚙

李昭德强幹有父親風範，考中明經科，幾次授任做到御史中丞。永昌初年，受牽累獲罪貶振州陵水尉。還朝任夏官侍郎。如意元年，授任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武后營建神都，李昭德規劃創建文昌臺以及定鼎、上東諸門，規模華麗壯觀。洛水有兩座橋，司農卿韋機遷建其中的一座正對着長夏門，民衆便利，廢置另外一座橋，節省開支數以萬計。然而洛水每年冲注侵

之，繕者告勞。昭德始累石代柱，鋭其前，厮殺暴濤，水不能怒，自是無患。俄檢校内史。薛懷義討突厥，以昭德爲行軍長史，不見虜還。

蝕這座橋，修繕者不勝辛勞。李昭德開始壘起石頭代替橋柱，迎水的一面砌成尖形，以劈開洶涌的波濤，水不能猛冲橋墩，從此橋不再損壞。不久李昭德任檢校内史。薛懷義討伐突厥，以李昭德爲行軍長史，未遇見敵虜而還朝。

武承嗣任文昌左相，昭德諫曰："承嗣已王，不宜典機衡，以惑衆庶。且父子猶相篡奪，况姑侄乎？"后矍然曰："我未之思也。"乃罷承嗣爲太子少保。洛陽人王慶之率險佞數百人請以承嗣爲皇太子，后不許；固請，后遣昭德詰其故。昭德笞殺慶之，餘黨散走。因奏曰："自古有侄爲天子而爲姑立廟乎？以親親言之，天皇，陛下夫也；皇嗣，陛下子也。當傳之子孫爲萬世計。陛下承天皇顧托而有天下，又立承嗣，臣見天皇不來食矣。"后乃止。承嗣恨，譖短之。后曰："吾任昭德而獲安枕，是代我勞，非而所知也。"有人獲洛水白石而赤文者，獻闕下曰："此石赤心，故以獻。"昭德叱曰："洛水餘石豈盡能反邪？"時來俊臣、侯思止舞文法，數誅陷大臣，人皆懾懼。昭德每奏其誣罔不道狀，卒榜殺思止，其黨稍摧沮。

武承嗣任文昌左相，李昭德上諫説："武承嗣已經封王，不應當執掌機要，以惑亂衆人。而且父子之間都會相互篡奪大權，何况姑侄呢？"太后恍然醒悟説："我没有想到這一點啊。"便罷免武承嗣的相位而任他爲太子少保。洛陽人王慶之率領邪惡黨徒數百人請求立武承嗣爲皇太子，太后不允許；他們堅决請求，太后派遣李昭德責問原因。李昭德杖殺了王慶之，餘黨逃散。李昭德便上奏説："自古以來有侄子做天子而爲姑立宗廟的嗎？以親屬而言，天皇，是陛下的丈夫；皇嗣，是陛下的兒子啊。應當傳位子孫爲萬世大計。陛下承蒙天皇顧托而擁有天下，又立武承嗣，臣看天皇不得祭祀了。"太后便作罷。武承嗣懷恨在心，誣陷詆毁他。太后説："我任用李昭德而得以安枕，是他代替我辛勞，不是你所能瞭解的。"有人在洛水得到赤文白石頭，呈獻給朝廷説："這石頭是赤心，因此來呈獻。"李昭德呵叱道："洛水的其他石頭難道都能反叛嗎？"當時來俊臣、侯思止利用法令胡作非爲，多次誅罰誣陷大臣，人人震懾恐懼。李昭德時常奏報他們誣罔無道的情况，最終榜殺了侯思止，他的黨羽纔稍有收斂。

然昭德頗怙權，爲衆指目。魯王府功曹參軍丘愔上疏曰："臣聞魏冉誅庶族以安秦，忠也，弱諸侯以强國，功也；然出入自專，擊斷無忌，威震人主，不聞有王，張禄一言而卒用憂死。向使昭王不即覺悟，則秦之霸業或不傳子孫。陛下天授以前，萬機獨斷，公卿百執具職而已。自長壽以來，厭怠細政，擢委昭德，乘總權綱，而才小任重，負氣强愎，聾盲下民，芻狗同列，刻薄慶賞，多所矯虔，聲威翕習，天下杜口。臣伏見南

然而李昭德頗爲依仗權勢，受到衆人的指摘。魯王府功曹參軍丘愔上疏説："臣聽説魏冉誅殺庶族以安定秦，這是忠誠，削弱諸侯以强國，這是有功；但出入自行專斷，裁决不知避忌，威震人主，使臣民不知有王，張禄一進深言而魏冉最終憂死。假使昭王不立即覺悟，則秦的霸業或許不能傳給子孫。陛下在天授以前，萬般事務獨自决斷，公卿百官不過聊備虚位而已。自長壽以來，陛下厭倦瑣細政務，提升委任李昭德，總領大權，而他才能小而責任重，負氣剛愎，愚昧下民，猶如草狗一般，刻薄獎賞，多行强力，聲威日盛，天下閉口不言。臣謹見南臺的

臺敕目，群臣奏請，陛下制已曰‘可’，而昭德建言不可，制又從之。且人臣參奉機密，獻可替否，事或便利，不豫咨謀，而畫可已行，方興駁異，是揚露擅命，以示於人，歸美引咎，誼不類此。一切奏讞皆承風指，陰相傅會。臣觀其膽，乃大於身，鼻息所衝，上拂雲漢。夫小家治生，有千百之貲，將以托人，尚憂失授，況天下之重，可輕委寄乎？履霜堅冰，須防其漸。大權一去，收之良難。願陛下察臣之言。”又果毅鄧注著《石論》數千言，述其專恣，鳳閣舍人逢弘敏以聞。后由是惡之，謂姚璹曰：“誠如所言，昭德固負國矣！”乃貶欽州南賓尉。俄召授監察御史。

敕目，群臣的奏請，陛下詔令已說‘可以’，而李昭德建議說不可以，詔令又依從了他。并且人臣參奉機密，諍言進諫，事有便利，不預先徵詢謀議，而詔令批示已經頒行，纔提出反駁異議，是揚露專權，顯示於人，歸美引咎，意義不是如此。他的一切奏請斷決都禀承旨意，暗相附會。臣看他的膽量，竟大於身，鼻息所衝，上攪雲天。大凡小家治理生計，有千百資財，將要委托於人，還擔憂傳授失誤，何況天下的重任，可以輕易委托給人嗎？走在霜上而知道堅冰將要到來，必須防微杜漸。大權一旦失去，收回來很難。願陛下明察臣的這一番話。”另外果毅鄧注撰寫《石論》數千言，陳述李昭德的專橫放縱，鳳閣舍人逢弘敏予以上奏。太后由此厭惡李昭德，對姚璹說：“確實像他們所說的那樣，李昭德真是有負國家了！”於是貶李昭德爲欽州南賓尉。不久召入授任監察御史。

萬歲通天二年，來俊臣誣以逆謀，既而俊臣亦下獄，同日誅。時甚雨，衆庶莫不冤昭德而快俊臣。神龍二年，贈左御史大夫。建中三年，加贈司空。

萬歲通天二年，來俊臣誣告李昭德謀反，不久來俊臣也下獄，兩人同一天被殺。當時天下着大雨，衆人無不爲李昭德感到冤屈而爲殺了來俊臣稱快。神龍二年，追贈李昭德左御史大夫。建中三年，加贈司空。

## 吉頊

吉頊，洛州河南人。長七尺，性陰克，敢言事。舉進士及第。調明堂尉。父哲爲易州刺史，坐賕當死，頊往見武承嗣，自陳有二女弟，請侍王巾盥者。承嗣喜，以犢車迎之。三日未言，問其故，答曰：“父犯法且死，故憂之。”承嗣爲表貸哲死，遷頊龍馬監。

吉頊，洛州河南人。身高七尺，品性陰狠，敢於論事。考中進士科。調任明堂尉。父親吉哲任易州刺史，因受賄獲罪應當處死，吉頊去見武承嗣，自稱有兩個妹妹，請求服侍武承嗣盥洗。武承嗣很高興，用犢車迎接她們，她們三天都不說話，武承嗣問什麼緣故，她們回答說：“父親犯法將要死去，因此擔憂。”武承嗣爲此上表寬免吉哲的死罪，升任吉頊爲龍馬監。

劉思禮謀反，頊上變事，后命武懿宗雜訊，因諷囚引近臣高閥生平所牾者凡三十六姓，捕繫詔獄，榜楚百慘，以成其獄，同日論死，天下冤之。擢右肅政臺中丞。

劉思禮謀反，吉頊上告此事，太后命令他與武懿宗一同審訊，他便唆使囚犯牽扯近臣權貴中平時與自己有矛盾的共三十六人，拘捕囚禁在詔獄，施行殘酷的刑具，以逼成他們的案獄，并在同一天處死，天下爲此稱冤。吉頊升任右肅政臺中丞。

來俊臣下獄，司刑當以死，狀三日不下。頊從武后游苑中，因間言：

來俊臣下獄，司刑判以死罪，判狀三日不見批下。吉頊隨從武后在苑中游玩，便趁機說：

"臣爲陛下耳目，知俊臣狀入不出，人以爲疑。"后曰："朕以俊臣有功，徐思之。"項曰："于安遠告虺貞反，今爲成州司馬。俊臣誣殺忠良，罪惡如山，國蠹賊也，尚何惜?"於是后斬俊臣，而召安遠爲尚食奉御。

突厥陷趙、定，授檢校相州刺史，且募兵制虜南向。項辭不知武，后曰："賊方走，藉卿坐鎮耳。"初，太原 温彬茂死高宗時，封一笥書，誘妻曰："吾死後，須年及垂拱獻之。"垂拱初，妻上其書，言后革命事及突厥至趙去，故后知虜且還。項至，募士無應者，俄詔以皇太子爲元帥，應募日數千。項還言狀，后曰："人心若是邪? 卿可爲群臣道之。"項誦語于朝，諸武恶之。

始，項善張易之、殿中少監田歸道、鳳閣舍人薛稷、正諫大夫員半千、夏官侍郎李迥秀，皆爲控鶴内供奉。項又强敏，故后倚爲腹心。聖曆二年，進天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爲刺史時，武懿宗討契丹，退保相州。後争功殿中，懿宗陋短俯僂，項嚴語侵之，無所容假。后怒曰："我在，乃藉諸武，它日安可保?"銜之。

張易之兄弟以寵盛，思自全，問項計安出。項曰："公家以倖進，非有大功於天下，勢必危。吾有不朽策，願效之，非止保身，且世世不絶胙。"易之流涕請，項曰："天下思唐久矣！廬陵斥外，相王幽閉。上春秋高，武諸王非海内屬意。公盍從容請相王、廬陵，以副人望? 易吊爲賀之資也。"易之、昌宗乘間如項教，后意乃定。既而知項與謀，召見問狀，項對："廬陵、相王皆陛下子，先帝

"臣是陛下的耳目，知道來俊臣判狀遞上而不見批覆，人們爲此疑慮。"太后說："朕因來俊臣有功，再慢慢考慮考慮。"吉項說："于安遠告發虺貞謀反，如今任成州司馬。來俊臣誣殺忠良，罪惡如山，是國家的賊寇，還有什麽可惜?"於是武后斬殺來俊臣，而召于安遠任尚食奉御。

突厥攻陷趙、定二州，授任吉項檢校相州刺史，并招募士兵鉗制寇虜向南侵犯。吉項以不懂軍事推辭，太后說："賊寇將要離去，依靠卿坐鎮罷了。"當初，太原 温彬茂在高宗時去世，在竹箱中藏着一封信，委托妻子說："我死後，等到年號叫垂拱時再獻上。"垂拱初年，妻子呈上書信，説的是太后革命之事以及突厥到趙州就會離去，所以太后知道寇虜將要退回。吉項到任，招募士兵無人響應，不久下詔以皇太子爲元帥，應募者一日數千。吉項返回後說了這個情况，太后說："人心如此嗎? 卿可爲群臣說說。"吉項在朝廷述説，諸武憎恶他。

開始，吉項與張易之、殿中少監田歸道、鳳閣舍人薛稷、正諫大夫員半千、夏官侍郎李迥秀友善，都任控鶴内供奉。吉項又幹練敏捷，所以太后依靠他爲心腹。聖曆二年，吉項進任天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任刺史時，武懿宗討伐契丹，退保相州。後來在殿中争功，武懿宗粗短駝背，吉項用刻薄的話冒犯他，毫無避忌。太后發怒說："我還在位，你竟凌辱姓武的人，他日怎可保全?"對他懷恨在心。

張易之兄弟因特别受寵，思量自我保全，問吉項有什麽辦法。吉項說："你們以受寵幸進升，對天下没立過大功，勢必危險。我有不朽策略，願意獻出，不但可以保全自身，而且世代不絶福佑。"張易之流淚請求，吉項說："天下思念唐朝很久了！廬陵王斥逐在外，相王身遭囚禁。皇上年事已高，武氏諸王不是海内民心所向。公何不委婉請求立相王、廬陵王，以順應民意? 這是轉禍爲福的資本。"張易之、張昌宗找機會依照吉項所說的上奏，太后主意纔定。不久太后知道是吉項參與謀劃，召見詢問事由，吉項回答說：

顧托於陛下，當速有所付。”乃還中宗。

“廬陵王、相王都是陛下的兒子，先帝顧命托付於陛下，應當迅速歸還國政。”於是召還中宗。

明年，項坐弟冒僞官貶琰川尉，及辭，召見，泣曰：“臣去國，無復再謁，願有所言。然病棘，請須臾間。”后命坐，項曰：“水土皆一盎，有争乎？”曰：“無。”曰：“以爲塗，有争乎？”曰：“無。”曰：“以塗爲佛與道，有争乎？”曰：“有之。”項頓首曰：“雖臣亦以爲有。夫皇子、外戚，有分則兩安。今太子再立，而外家諸王并封，陛下何以和之？貴賤親疏之不明，是驅使必争，臣知兩不安矣。”后曰：“朕知之，業已然，且奈何？”項尋徙始豐尉，客江都，卒。

第二年，吉項因弟弟任僞官獲罪貶爲琰川尉，到辭行時，太后召見，他哭着説：“臣離開朝廷，不能再謁見，願意説些話。然而病重，衹請求片刻時間。”太后命他坐下，吉項説：“水土都盛在一個盆子中，有争執嗎？”太后説：“没有。”吉項説：“和成泥，有争執嗎？”太后回答説：“没有。”吉項説：“用泥塑佛像與道像，有争執嗎？”太后説：“有的。”吉項叩頭説：“就是臣也認爲有。皇子、外戚，有區别則兩安。如今太子復立，而外戚諸王都封，陛下怎樣使他們和睦呢？貴賤親疏的不明確，這樣驅使他們必然争執，臣知道兩不相安了。”太后説：“朕知道這些，既然已經成了這樣，又怎麼辦呢？”吉項不久調任始豐尉，客居江都，去世。

中宗之立，項實倡之，會得罪，無知者。睿宗初，有發明其忠，乃下詔贈御史大夫。

中宗的即位，實際是吉項倡議的，正遇上他獲了罪，所以無人知道。睿宗初年，有人闡明他的忠誠，便下詔追贈御史大夫。

贊曰：異乎，炎之暗于幾也！知中宗之不君，不知武后之盗朝，假虎翼而責其搏人，死固宜哉！昭德、項進不以道，君子耻之。雖然，一情區區，抑武興唐，其助有端，則賢炎遠矣。禕之、玄同漏言及誅，不失所以事君者云。

贊曰：詫異啊，裴炎不明於迹兆！衹知道中宗的不合君體，不知武后的竊權盗國，藉助虎的威力却責怪它捕人，他的死本來是應該的啊！李昭德、吉項進職升官不講道義，君子以此爲耻。雖然如此，一腔忠心，抑武興唐，其幫助是有緣由的，因此比裴炎賢德多了。劉禕之、魏玄同泄漏言辭遭到誅殺，對於侍奉君主的人并不冤枉。

# 唐書卷一百一十八

## 列傳第四十三

### 張韋韓宋辛二李裴列傳

#### 張廷珪

張廷珪，河南濟源人。慷慨有志尚。第進士，補白水尉。舉制科異等。累遷監察御史，按劾平直。武后税天下浮屠錢，營佛祠於白司馬坂，作大象，廷珪諫，以爲："傾四海之財，殫萬民之力，窮山之木爲塔，極冶之金爲象，然猶有爲之法，不足高也。填塞澗穴，覆壓蟲蟻，且巨億計。工員窮窶，驅役爲勞，饑渴所致，疾疹方作。又僧尼乞丐自贍，而州縣督輸，星火迫切，鬻賣以充，非浮屠所謂隨喜者。今天下虛竭，蒼生凋弊，謂宜先邊境，實府庫，養人力。"后善之，召見長生殿，賞慰良厚，因是罷役。

張廷珪，河南濟源人。慷慨有大志。考中進士科，補任白水尉。考中制科優等。幾經升官後任監察御史，按察糾舉公正。武后徵收天下僧尼錢，在白司馬坂營建佛寺，造大像，張廷珪上諫，認爲："傾盡四海之財，用盡萬民之力，伐盡山中樹木造塔，竭盡冶煉金屬造像，但這仍然是有爲之法，不足看重。填塞山澗洞穴，覆壓昆蟲螻蟻，將以億萬計。工匠貧窮，驅使勞作，飢渴所致，疾病發生。另外僧尼靠乞討自養，而州縣督促繳納，逼迫急如星火，衹得靠鬻賣充作税錢，這不是佛教所説的隨喜之義。如今天下極爲貧乏，百姓凋敝，臣認爲應當首先加强邊境，充實府庫，蓄養民力。"太后稱善，在長生殿召見張廷珪，賞賜慰勞豐厚，并因此停止營造之事。

會詔市河南河北牛羊、荆益奴婢，置監登、萊，以廣軍資。廷珪上書曰："今河南牛疫，十不一在，詔雖和市，甚於抑奪。并市則價難準，簡擇則吏求賄，是牛再疫，農重傷也。高原耕地奪爲牧所，兩州無復丁田，牛羊踐暴，舉境何賴？荆、益奴婢多國家户口，奸豪掠買，一入於官，永無免期。南北異宜，至必生疾，此有損無益也。抑聞之，君所恃在民，民所恃在食，食所資在耕，耕所資在牛；牛廢則耕廢，耕廢則食

正值下詔購買河南河北牛羊、荆州益州奴婢，在登州、萊州設監，以增加軍資。張廷珪上書説："如今河南牛疫，十不存一，雖然下詔論價購買，却比强行奪取更甚。專買則價格難以公正，選擇則官吏索求賄賂，這等於牛再遭瘟疫，農民重受傷害。侵奪高原耕地作爲牧場，兩州不再有丁田，牛羊受到踐踏，舉境何以依賴？荆、益二州奴婢多爲國家户口，奸豪掠奪買賣，一旦進入官府，永無放免之期。南北水土不相適宜，到那裏必生疾病，這是有損無益的事。又聽説，君的依賴在於民，民的依賴在於食，食的憑藉在於耕種，耕種的憑藉在於牛；牛廢則耕廢，耕廢

去，食去則民亡，民亡則何恃爲君？羊非軍國切要，假令蕃滋，不可射利。”后乃止。

則食去，食去則民亡，民亡則靠什麼稱爲君主？羊不是軍國的首要，假使讓它繁殖，也不能追求財利。”武后於是停止。

張易之誅，議窮治黨與。廷珪建言：“自古革命，務歸人心，則以刑勝治。今唐曆不移，天地復主，宜以仁化蕩宥。且易之盛時，趨附奔走半天下，盡誅則已暴，罰一二則法不平，宜一切洗貸。”中宗納之。

張易之被誅殺，議論要求根治其同黨。張廷珪建議説：“自古革命，致力於歸順民心，則以刑達到治理。如今唐曆不變，天地恢復主人，應當用仁慈教化給以寬恕。并且張易之最得勢的時候，趨炎附勢奔走之徒半天下，全殺則過於殘暴，處罰一二則執法不平，應該一律赦免。”中宗采納了。

神龍初，詔白司馬坂復營佛祠，廷珪方奉詔抵河北，道出其所，見營築勞亟，懷不能已，上書切争，且言：“自中興之初，下詔書，弛不急，斥少監楊務廉，以示中外。今土木復興，不稱前詔；掘壤伐木，寖害生氣。願罷之，以紓窮乏。”帝不省。尋爲中書舍人。再遷禮部侍郎。

神龍初年，下詔在白司馬坂再次營造佛寺，張廷珪正奉詔抵達河北，路過那裏，見到營造極爲勞苦，心中不能平静，上書力争，并説：“自王室中興之初，下詔書，暫緩不急之事，斥逐少監楊務廉，以昭示朝廷内外。如今又興起土木，違背前詔；掘土伐木，傷害生氣。希望停止，以解除百姓窮困。”皇帝没有答覆。不久任中書舍人。兩次遷官後任禮部侍郎。

玄宗開元初，大旱，關中飢，詔求直言。廷珪上疏曰：“古有多難興國，殷憂啓聖，蓋事危則志鋭，情苦則慮深，故能轉禍爲福也。景龍、先天間，凶黨構亂，陛下神武，汛掃氛垢，日月所燭，無不濡澤，明明上帝，宜錫介福。而頃陰陽愆候，九穀失稔，關輔尤劇。臣思天意，殆以陛下春秋鼎盛，不崇朝有大功，輕堯、舜而不法，思秦、漢以自高，故昭見咎異，欲日慎一日，永保大和，是皇天於陛下眷顧深矣，陛下得不奉若休旨而寅畏哉！誠願約心削志，考前王之書，敦素樸之道，登端士，放佞人，屏後宫，減外厩，場無蹴鞠之玩，野絶從禽之樂，促遠境，罷縣戍，矜惠惸獨，蠲薄徭賦，去淫巧，捐珠璧，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或謂天戒不足畏，而上帝馮怒，風雨迷錯，荒饉日甚，則無以濟下矣；或謂人窮不足恤，而億兆携離，愁苦昏

玄宗開元初年，大旱，關中饑荒，下詔徵求直言進諫。張廷珪上疏説：“自古有多難而振興國家，深憂而啓迪聖明之事，大概是指事情危急則鋭意進取，境况艱苦則深謀遠慮，所以能轉禍爲福。景龍、先天年間，凶黨作亂，陛下神明威武，迅速掃除叛亂，日月所照，無不沾潤厚恩，聖明上帝，應當賜予大福。而不久陰陽錯亂，九穀歉收，關輔地區尤其嚴重。臣考慮天意，或許是因陛下年方鼎盛，朝夕之間而建立大功，輕視堯、舜而不去效法，追思秦、漢而自珍自重，所以昭然顯示災禍徵兆，想要陛下一日比一日謹慎，永保太平，這是皇天對陛下關懷深切啊，陛下怎能不奉若美好的旨意而小心謹慎呢！真誠希望陛下約束心志，考察前代帝王之書，謹守樸素之道，舉用正直之士，放逐諂媚之人，排除後宫，減撤外厩，校場没有蹴鞠的玩習，郊野杜絶田獵的娛樂，縮減荒遠的邊地，停止孤絶的守軍，憐憫施惠於孤苦伶仃的人，蠲免或減輕徭役賦税，除去淫巧，捨棄珠璧，不見可以引起欲望之物，使心志不因此而生迷亂。有人説上天給予的儆戒不足以害怕，而上帝大怒，風雨迷亂，

墊，則無以奉上矣。斯安危所繫，禍福之原，奈何不察？今受命伊始，華夷百姓清耳以聽，刮目以視，冀有聞見，何遽孤其望哉？"

饑荒一天比一天嚴重，就無法救助天下了；有人説百姓的窮困不足以憐憫，而萬民背井離鄉，愁苦昏困，就無法侍奉朝廷君王了。這是安危所係，禍福之源，爲何不察？如今剛剛即位，華夷百姓洗耳恭聽，刮目注視，希望有所耳聞目睹，怎能這麼快就辜負他們的期望呢?"

再遷黄門侍郎，監察御史蔣挺坐法，詔决杖朝堂，廷珪執奏："御史有譴，當殺殺之，不可辱也。"士大夫服其知體。

兩次遷官後任黄門侍郎，監察御史蔣挺犯法，下詔在朝堂决杖，張廷珪堅持上奏説："御史有罪過，當殺就殺了他，不可污辱。"士大夫佩服他懂得事體。

王琚持節巡天兵諸軍，方還，復詔行塞下，議者皆謂將襲回紇，廷珪陳五不可，且言，"中國步多騎少，人齎一石糧，負甲百斤，盛夏長驅，晝夜不休，勞逸相絶，其勢不敵，一也。出軍掩敵，兵不數萬，不可以行，廢農廣饋，饑歲不支，二也。千里遠襲，其誰不知？賊有斥候，必能預防，三也。狄人獸居磧漠，譬之石田，克而無補，四也。天下無年，當養人息兵，五也。"又請復十道按察使，巡視州縣，帝然納之，因詔陸象先等分使十道。時遣使齎繒錦至石國市犬馬，廷珪曰："犬馬非土性弗畜，珍禽異獸不育于國，不宜勞遠人致異物，願省無益之故，救必然之急，天下之幸。"

王琚持節巡視天兵諸軍，剛剛返回，又下詔令他巡行塞下，議論者都説將要襲擊回紇，張廷珪陳述五不可，并説："中原步兵多騎兵少，一人帶一石糧，身負百斤盔甲，盛夏長途進軍，晝夜不休，勞逸懸殊，其威勢已不能相敵，這是一。出軍突襲敵人，兵力不到數萬，不可以行動，荒廢農耕大量輸送，饑荒年歲不能供給，這是二。千里遠襲，有誰不知？賊有探子，必能預防，這是三。狄人野獸般栖居的沙漠，好比多石之田，奪取了也没有補益，這是四。天下荒年，應當養民息兵，這是五。"又請求恢復十道按察使，巡視州縣，皇帝同意并采納了，於是詔令陸象先等人分别出使十道。當時派遣使者帶着繒錦到石國交易犬馬，張廷珪説："犬馬不是土生不好畜養，珍禽異獸不能在國内養育，不宜勞累遠方之人收羅異物，希望減省無益之事，拯救必然之急，是天下的幸運。"

坐漏禁内語，出爲沔州刺史。頻徙蘇、宋、魏三州。初，景龍中，宗楚客、紀處訥、武延秀、韋温等封户多在河南、河北，諷朝廷詔兩道蠶産所宜，雖水旱得以蠶折租。廷珪謂："兩道倚大河，地雄奥，股肱走集，宜得其歡心，安可不恤其患而殫其力？若以桑蠶所宜而加别税，則隴右羊馬、山南椒漆、山之銅錫鉛錯、海之蜃蛤魚鹽，水旱皆免，寧獨河南北外於王度哉？願依貞觀、永徽故事，準令折免。"詔可。在官有威化。

因泄露宫中密語坐罪，貶任沔州刺史。接連調任蘇、宋、魏三州刺史。當初，景龍年間，宗楚客、紀處訥、武延秀、韋温等人封户多在河南、河北，他們勸説朝廷下詔兩道是適宜養蠶之地，假使水旱可以用蠶抵租。張廷珪説："兩道靠着大河，地處要衝，是能捍禦京城的邊境壁壘，應該得到他們的歡心，怎可不顧惜其憂患而竭盡其物力？如果認爲適宜桑蠶而另加税收，那麽隴右羊馬、山南椒漆、山中的銅錫鉛鐵、沿海的蜃蛤魚鹽，遇到水旱之災都予減免，難道惟獨河南、河北在王法之外嗎？希望依照貞觀、永徽舊例，準照法令折免。"下詔同意。在外任官有

入爲少府監，封范陽縣男。以太子詹事致仕。卒，贈工部尚書，謚貞穆。

廷珪偉姿儀，善八分書，與李邕友善，及邕躓於仕，屢表薦之，人尚其方介云。

威嚴教化。召入任少府監，封范陽縣男。以太子詹事職務退休。去世，追贈工部尚書，謚號叫貞穆。

張廷珪姿態儀容壯美，善寫八分書，與李邕友善，等到李邕在仕途受挫，他多次上表推薦李邕，人們崇尚他的正直。

**韋湊**

韋湊，字彦宗，京兆萬年人。祖叔諧，貞觀中爲庫部郎中，與弟吏部郎中叔謙、兄主爵郎中季武同省，時號“三列宿”。

湊，永淳初，解褐婺州參軍事。徙資州司兵，觀察使房昶才之，表于朝，遷揚州法曹。州人孟神爽罷仁壽令，豪縱，數犯法，交通貴戚，吏莫敢繩，湊按治，杖殺之，遠近稱伏。入爲相王府屬，時姚崇兼府長史，嘗曰：“韋子識遠文詳，吾恨晚得之。”六遷司農少卿。忤宗楚客，出爲貝州刺史。

睿宗立，授鴻臚少卿。徙太府，兼通事舍人。時改葬故太子重俊，有詔加謚，又詔雪李多祚等罪，議贈官。湊上言：

> 王者發號出令，必法大道，善善著，惡惡明也。賞罰所不加，則考行立謚以褒貶之。臣議其君，子議其父，曰“靈”曰“厲”者，不敢以私亂公也。臣伏見故太子與多祚等擁北軍，犯宸居，破扉斬關，兵指黄屋，騎騰紫微，和帝御玄武門親諭逆順，太子據鞍自若，督衆不止；逆黨悔非，回兵執賊，多祚伏誅，太子乃遁去。明日帝見群臣，涕數行下，曰“幾不與公等相見”，其爲危甚矣！臣子之禮，過位必趨，蹙路馬芻有誅。昔漢成帝爲太子，行不

韋湊，字彦宗，京兆萬年人。祖父韋叔諧，貞觀年間爲庫部郎中，與弟弟吏部郎中韋叔謙、哥哥主爵郎中韋季武同在尚書省，當時號稱“三列宿”。

韋湊，永淳初年，出仕任婺州參軍事。調任資州司兵，觀察使房昶認爲他有才，上表舉薦給朝廷，升任揚州法曹。州人孟神爽被罷免仁壽令，蠻横放縱，多次犯法，勾結貴戚，官吏不敢追究，韋湊審訊治罪，杖殺了他，遠近佩服。召入任相王府屬官，當時姚崇兼相王府長史，曾説：“韋子見識深遠文思周詳，我遺憾得到他太晚。”六次升官後任司農少卿。冒犯宗楚客，貶任貝州刺史。

睿宗即位，授任鴻臚少卿。調任太府少卿，兼通事舍人。當時改葬已故太子李重俊，有詔令追加謚號，又下詔昭雪李多祚等人罪名，商議贈官，韋湊上書説：

> 君王發號施令，必定遵循大道，獎善明確，嫉惡分明。賞罰所不能加的，則考核行爲追立謚號用以褒貶。臣議論其君，子議論其父，定謚號叫“靈”叫“厲”的，不敢因私情而亂公道。臣謹見故太子與李多祚等統領北軍，進犯皇宫，破門斬關，兵指帝王，馬踏宫殿，和帝登臨玄武門親自告曉逆順之理，太子騎在馬上神態自若，指揮衆兵攻打不停；逆黨悔悟過失，倒戈拿賊，李多祚被殺，太子方纔逃去。第二天皇帝召見群臣，淚下如雨，説“幾乎不能與公等相見”，其造成的危難實在很大了！臣子之禮，經過尊者面前必須快步急行，脚踩御馬的草料也要受懲罰。昔日漢成帝爲太子時，行路不敢横過馳道。秦的軍隊脱去頭盔經過周的北門，

敢絶馳道。秦師免冑過周北門，王孫滿策其必敗。推此，則太子稱兵宫中，爲悖已甚。以斬三思父子而嘉之乎，則弄兵討逆以安君父可也；因欲自立，則是爲逆，又奚可褒？此時韋氏逆未明，義未絶，於太子母也，子無廢母之理；非中宗命廢之，則又劫父廢母。且君或不君，臣安可不臣？父或不父，子安可不子？晋太子申生謚曰恭，漢太子據謚曰戾，今太子乃謚節閔，臣所未諭。願與議謚者質於御前，使臣言非耶，甘鼎鑊之誅，申大義示天下；臣言是耶，咸蒙冰釋，不復異議。如曰未然，奈何使後世亂臣賊子資以爲辭？宜易謚以合經禮，多祚等罪云“免”而不云“雪”。

王孫滿預計秦軍必敗。以此類推，那麽太子在宫中舉兵，背叛已極嚴重。是因爲斬殺武三思父子而褒揚他嗎，那麽興兵討逆以安定君父即可；藉此想要自立，便是叛逆，又憑什麽褒揚呢？此時韋氏叛逆還不明顯，情義還未斷絶，對太子來説是母親，兒子没有廢母的道理；本非中宗的命令廢掉她，那麽又是劫父廢母了。况且君主或許無道，臣又怎可不忠？父親或許無情，兒子怎可不孝？晋太子申生謚號叫恭，漢太子劉據謚號叫戾，如今太子却謚號叫節閔，這是臣不能明白的。希望與商議謚號者在皇帝面前評定是非，假如臣説的不對，甘受鼎鑊之誅，申明大義以示天下；假如臣説的對，衆人都得以消除疑團，不再有異議。如果説不是這樣，怎能不使後世亂臣賊子依此作爲藉口？應當改换謚號以合乎禮，李多祚等人罪名應稱“免”而不稱“雪”。

帝瞿然，引内閤中，勞曰：“誠如卿言。業已爾，奈何？”對曰：“太子實逆，不可以褒，請質行以謚。”時大臣亦重改，唯罷多祚等贈官。

皇帝驚愕，在内閤中引見韋湊，勸勉説：“的確如卿所説的那樣，但事已如此，怎麽辦呢？”韋湊回答道：“太子實爲叛逆，不可以褒揚，請求核準行爲而定謚號。”當時大臣也認爲難改，衹是停止了李多祚等人的贈官。

景雲初，作金仙等觀，湊諫，以爲：“方農月興功，雖貲出公主，然高直售庸，則農人捨耕取顧，趨末棄本，恐天下有受其飢者。”不聽。湊執争，以“萬物生育，草木昆蚑傷伐甚多，非仁聖本意”。帝詔外詳議。中書令崔湜、侍中岑羲曰：“公敢是耶？”湊曰：“食厚禄，死不敢顧，况聖世必無死乎？”朝廷爲减費萬計。出爲陝、汝、岐三州刺史。

景雲初年，建造金仙等道觀，韋湊規勸，認爲：“正當農耕之月而興建，雖然是公主出錢財，然而高價雇人，則農人捨棄耕作而接受雇傭，趨末棄本，恐怕天下有人會因此而受飢餓。”皇帝不聽從。韋湊堅持争諫，認爲“萬物生育之時，草木昆蟲傷害太多，不符合仁君本意”。皇帝下詔在外朝詳議。中書令崔湜、侍中岑羲説：“公爲何竟敢這樣呢？”韋湊説：“享受厚禄，死尚不惜，何况聖世必定不會定死罪呢！”朝廷爲此减省費用數以萬計。韋湊出任陝、汝、岐三州刺史。

開元初，欲建碑靖陵，湊以古園陵不立碑，又方旱不可興工，諫而止。遷將作大匠。詔復孝敬皇帝廟號

開元初年，要在靖陵建碑，韋湊認爲古代園陵不立碑，又正值大旱不可興工，諫阻而停止。升任將作大匠。下詔恢復孝敬皇帝廟號爲義宗，

義宗，湊諫曰："傳云：'必也正名。'禮：祖有功，宗有德，其廟百世不毁。商有三宗，周宗武王，漢文帝爲太宗，武帝爲世宗。歷代稱宗者，皆方制海内，德澤可尊，列於昭穆，是謂不毁。孝敬皇帝未嘗南面，且别立寢廟，無稱宗之義。"遂罷。

遷右衛大將軍，玄宗謂曰："故事，諸衛大將軍與尚書更爲之，近時職輕，故用卿以重此官，其毋辭！"尋徙河南尹，封彭城郡公。會洛陽主簿王鈞以贓抵死，詔曰："兩臺御史、河南尹縱吏侵漁，《春秋》重責帥，其出湊曹州刺史，侍御史張洽通州司馬。"久之，還太原尹兼北都軍器監，邊備修舉，詔賜時服勞勉之。及病，遣上醫臨治。卒，年六十五，贈幽州都督，謚曰文。

子見素。

韋見素

見素，字會微，質性仁厚。及進士第，授相王府參軍，襲父爵，擢累諫議大夫。天寶五載，爲江西、山南、黔中、嶺南道黜陟使，繩糾吏治，所至震畏。還文部侍郎，平判皆誦於口，銓叙平允，官有丐求，輒下意聽納，人多德之。

十三載，玄宗苦雨潦閱六旬，謂宰相非其人，罷左相陳希烈，詔楊國忠審擇大臣。時吉温得幸，帝欲用之。温爲安禄山所厚，國忠懼其進，沮止之。謀於中書舍人竇華、宋昱，皆以見素安雅易制，國忠入白帝，帝亦以相王府屬，有舊恩，遂拜武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院學士，知門下省事。

明年，禄山表請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帝許之，見素不悦，謂國忠曰："禄山反狀暴天下，今又以蕃代

韋湊上諫説："經傳説：'必須辨正名分。'根據禮：祖有功，宗有德，宗廟百世不毁。商有三宗，周宗武王，漢文帝爲太宗，武帝爲世宗。歷代稱宗的，無不是統治天下，德化恩澤值得尊崇，列於宗廟的昭穆之中，因此説宗廟不毁。孝敬皇帝不曾即位，况且别立寢廟，没有稱宗之義。"於是停止。

韋湊升任右衛大將軍，玄宗對他説："依照舊制，諸衛大將軍與尚書交替任職，近來這一職位不被重視，因此任用卿以重視此官，你不要推辭！"不久調任河南尹，封彭城郡公。正逢洛陽主簿王鈞因賄賂判處死罪，下詔説："兩臺御史、河南尹放縱屬吏侵奪，《春秋》之義重在責罰主帥，應貶任韋湊爲曹州刺史，侍御史張洽爲通州司馬。"很久，升任太原尹兼北都軍器監，邊防嚴整，下詔賜予時服慰勞勉勵他。患病後，派遣御醫登門治療。去世，終年六十五歲，追贈幽州都督，謚號叫文。

韋湊的兒子韋見素。

韋見素，字會微，禀性仁愛忠厚。考中進士科，授任相王府參軍，承襲父親爵位，幾次升官後任諫議大夫。天寶五載，任江西、山南、黔中、嶺南道黜陟使，彈劾糾正吏治，所到之處震服敬畏。升任文部侍郎，評定判决都脱口而出，銓選升降官員公平允當，官員有所乞求，總是虚心聽取，人們特别贊揚感激他。

十三載，玄宗苦於滂雨已六十天，認爲宰相不稱職，罷免左相陳希烈，下詔楊國忠審察挑選大臣。當時吉温受寵，皇帝想任用他。吉温受安禄山厚待，楊國忠怕他得到進用，阻止了他。與中書舍人竇華、宋昱商議，都認爲韋見素安分文雅容易控制，楊國忠入宫禀告皇帝，皇帝也因爲他是相王府屬官，有舊恩，於是授任武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院學士，主持門下省事務。

第二年，安禄山上表請求任用番將三十二人取代漢將，皇帝允許了他，韋見素不高興，對楊國忠説："安禄山反叛的情况已經顯明於天下，

漢，難將作矣。”國忠不應，見素曰：“知禍之牙不能防，見禍之形不能制，焉用彼相？明日當懇論之。”既入，帝迎諭曰：“卿等有疑禄山意耶？”國忠、見素趨下，流涕具陳禄山反明甚，詔復位，因以禄山表置帝前乃出。帝令中官袁思藝傳詔曰：“此姑忍，朕徐圖之。”由是奉詔。然每進見，未嘗不爲帝言之，帝不入其語。未幾，禄山反，從帝入蜀。陳玄禮之殺國忠也，兵傷其首，衆傳聲曰：“毋害韋公父子！”獲免。帝令壽王賜藥傳創。次巴西，詔兼左相，封豳國公。

如今又以番將取代漢將，大難將發生了。”楊國忠不答話，韋見素説：“知道禍患的萌芽而不能防備，見到禍患的情形而不能制止，怎能用那樣的宰相？明日要懇切議論此事。”入朝以後，皇帝迎接他們并告示説：“卿等有懷疑安禄山的意思嗎？”楊國忠、韋見素急忙退下，流着淚詳細陳述安禄山反叛的迹象已很明顯，皇帝讓他們回到班位，便將安禄山的奏表放在皇帝面前而退出。皇帝命令宦官袁思藝傳達詔令説：“這次姑且忍一忍，朕慢慢謀劃此事。”於是奉詔。但每次進見，無不爲皇帝提及這事，皇帝聽不進去他們的話。不久，安禄山反叛，韋見素跟從皇帝入蜀。陳玄禮殺楊國忠時，亂兵擊傷韋見素的頭部，衆人傳呼説：“不要傷害韋公父子！”便得以幸免。皇帝命令壽王賜藥敷治傷口。抵達巴西，下詔兼任左相，封豳國公。

肅宗立，與房琯、崔涣持節奉傳國璽及册，宣揚制命，帝曰：“太子仁孝，去十三載已有傳位意，屬方水旱，左右勸我且須豐年。今帝受命，朕如釋負矣。煩卿等遠去，善輔導之。”見素涕泣拜辭，又命見素子諤及中書舍人賈至爲册使判官，謁見肅宗於順化郡。肅宗聞琯名且舊，虛懷待之；以見素嘗附國忠，禮遇獨减。

肅宗即位，與房琯、崔涣持節敬奉傳國璽及册書，宣布制命，皇帝説：“太子仁孝，過去在天寶十三載時已有傳位的意思，當時正值水旱，左右勸我暫且等待豐年。如今皇帝稟受天命，朕如釋重負了。煩勞卿等遠去，好好輔佐教導他。”韋見素流淚拜辭，又命韋見素之子韋諤以及中書舍人賈至爲册使判官，在順化郡謁見肅宗。肅宗很早就聽説房琯的名聲，虛心待他；因韋見素曾經依附楊國忠，惟獨對他的禮遇减少。

是歲十月丙申，有星犯昴，見素言於帝曰：“昴者，胡也。天道謫見，所應在人，禄山將死矣。”帝曰：“日月可知乎？”見素曰：“福應在德，禍應在刑。昴金忌火，行當火位，昴之昏中，乃其時也。既死其月，亦死其日。明年正月甲寅，禄山其殪乎！”帝曰：“賊何等死？”答曰：“五行之説，子者視妻所生。昴犯以丙申。金，木之妃也；木，火之母也。丙火爲金，子申亦金也。二金本同末異，還以相剋，賊殆爲子與首亂者更相屠戮乎！”及禄山死，日月皆驗。

這年十月丙申，有星侵犯昴星，韋見素禀告皇帝説：“昴星，代表胡人。天道顯現罪罰，相應於人，安禄山快要死了。”皇帝説：“可以知道日期嗎？”韋見素説：“福相應於德，禍相應於刑。昴金忌諱火，運行到火位，昴星的昏暗，便在這個時候。既死在某一月，也死在某一日。明年正月甲寅，就是安禄山的死期！”皇帝説：“賊怎樣死？”回答説：“根據五行的説法，子要看妻所生的情形。昴星冒犯在丙申。金，是木的妃；木，是火的母。丙火爲金，子申也是金。二金本同末異，回環相克，賊大概被其子與首先叛亂者相繼殺戮！”到安禄山死時，日月全都應驗。

明年三月至鳳翔，拜尚書右僕

第二年三月到鳳翔，授任尚書右僕射，罷免

射，罷知政事。初，行在所承喪亂後，兵吏三銓簿領煬散，選部文符僞濫，帝欲廣懷士心，至者一切補官，不加檢覆。見素奏宜明條綱以爲持久，帝未及從。既還都，選者猥集，補署無所，日訴于朝，乃追行其言。會郭子儀亦爲僕射，徙見素太子太師，詔至蜀郡奉迎太上皇。以功食實封三百户。上元初，以疾求致仕，許之，詔朝朔望。寶應元年卒，年七十六，贈司徒，謚忠貞。子諤。

贊曰：楊國忠本與安禄山争寵，故捕吉温以激其亂，陰儲蜀貲，待天子之出，則己與韋見素流涕争禄山反狀，將信所言，以久其權。見素能言禄山反，不能言所以反，是佐國忠敗王室也，玄宗不悟，仍相之。卒爲後帝所薄，然猶完其要領，幸矣。謂見素爲前知，果非也。

知政事。起初，行在所正當喪亂之後，兵部吏部的三銓簿籍焚毁失散，選部文符僞濫，皇帝想要廣泛安撫士心，來到的人全都補官，不加核查。韋見素奏請應當明確條綱以作爲長久安排，皇帝無暇依從。回到京城後，選官的人紛集，没有職務可以補授，每天上訴朝廷，便返回來實行韋見素的建議。正值郭子儀也任僕射，改任韋見素爲太子太師，下詔到蜀郡奉迎太上皇。因功食實封三百户。上元初年，因病請求退休，得到允許，詔令每月初一、十五朝見。寶應元年去世，終年七十六歲，追贈司徒，謚號叫忠貞。兒子韋諤。

贊曰：楊國忠本來與安禄山争寵，因此拘捕吉温以激其叛亂，暗中在蜀地儲備資財，等待天子出行，而自己與韋見素流淚争訴安禄山的反叛行爲，想要皇帝相信自己所説的，以使自己的權力長久。韋見素能説安禄山謀反，不能説出爲什麼反叛，這是協助楊國忠敗壞王室，玄宗不覺悟，仍任他做宰相。終於爲後來的皇帝所疏遠，但仍能保全自己，幸運啊。説韋見素爲先知，確實不是。

## 韋諤

諤歷京兆府司録參軍。國忠之死，軍聚不解，陳玄禮請殺貴妃以安衆，帝意猶豫，諤諫曰："臣聞以計勝色者昌，以色勝計者亡。今宗廟震驚，陛下棄神器，奔草莽，惟割恩以安社稷。"因叩頭流血。帝寤，賜妃死，軍乃大悦。擢諤御史中丞，爲置頓使。乘輿將行，或曰"國忠死，不可往蜀，請之河、隴"，或請幸太原、朔方、凉州，或曰如京師，雜然不一。帝心向蜀，未能言。諤曰："今兵少，不能捍賊，還京非萬全計，不如至扶風，徐圖去就。"帝問於衆，衆然之，遂至扶風，乃决西幸。後終給事中。

韋諤歷任京兆府司録參軍。楊國忠死，軍隊聚集不散，陳玄禮請求殺楊貴妃以安定衆兵，皇帝心中猶豫，韋諤上諫説："臣聽説以謀略克制美色者昌，以美色制服謀略者亡。如今宗廟震驚，陛下拋棄神器，奔逃荒野，祇有割捨恩愛來安定社稷。"於是叩頭流血。皇帝醒悟，賜楊貴妃死，軍隊纔大爲喜悦。升任韋諤御史中丞，爲置頓使。皇帝將要出發，有人説"楊國忠已死，不可前往蜀，請求去河、隴"，有人請求出行太原、朔方、凉州，有人説返回京城，紛雜不一。皇帝内心傾向前往蜀，没能説出。韋諤説："如今兵少，不能抵抗賊軍，回京城不是萬全之計，不如先到扶風，再從容籌劃去留。"皇帝詢問衆人，衆人同意，便到達扶風，於是决定西行。後來韋諤官做到給事中而去世。

## 韋顗

顗，字周仁，諤弟益之子。蚤孤，事姊恭順。及長，身不衣帛。通

韋顗，字周仁，是韋諤弟弟韋益之子。幼年喪親，侍奉姐姐恭順。直到成年，身上不穿絲

陰陽象緯，博知山川風俗，論議典據。以門調補千牛備身。自鄠尉判入等，授萬年尉。歷御史、補闕，與李約、李正辭更進諷諫，數移大事。裴垍、韋貫之、李絳、崔群、蕭俛皆布衣舊，繼爲宰相，朝廷典章多所咨逮，嘗曰："吾儕五人，智不及一韋公。"長慶初爲大理少卿。累遷給事中。敬宗立，授御史中丞，爲户部侍郎，徙吏部。卒，贈禮部尚書。

所著《易緼解》，推演終始，有深誼。既喜接士，後出莫不造門。而李逢吉方結黨與，擅國政，頗傅會之，素議遂衰。然節儉自居，天下推其尚云。

帛。通曉陰陽星象，博知山川風俗，議論有典有據。以家門的蔭護調補爲千牛備身。自鄠縣尉選判入等，授任萬年尉。歷任御史、補闕，與李約、李正辭交替上書勸諫，多次改變大事。裴垍、韋貫之、李絳、崔群、蕭俛都是他的布衣舊交，相繼成爲宰相，朝廷典章大多向韋顗咨詢，他們曾說："吾輩五人，智慧不及一個韋公。"長慶初年任大理少卿。幾次升官後任給事中。敬宗即位，授任御史中丞，又任户部侍郎，調任吏部侍郎。去世，追贈禮部尚書。

他撰寫的《易緼解》，推演始終，有深義。喜好交結士人，後生無不登門。而李逢吉正勾結黨羽，獨攬國政，韋顗往往附會他，平時的好議論便減少了。但能節儉自居，受到天下人推崇。

### 韋知人

知人，字行哲，叔謙子。弱而好古。以國子舉授校書郎。高宗時，擢州參軍八人爲中臺郎，知人自荆府兵曹遷司庫員外郎兼判司戎大夫事。未幾卒。

子維、縚。

韋知人，字行哲，是韋叔謙的兒子。年輕時就崇尚古代。以國子身份被舉薦授任校書郎。高宗時，升任州參軍八人爲中臺郎，韋知人從荆府兵曹升任司庫員外郎兼判司戎大夫事。不久去世。

韋知人的兒子韋維、韋縚。

### 韋維

維，字文紀。進士對策高第，擢武功主簿。督役乾陵，會歲飢，均力勸功，人不知勞。坐徐敬業親，貶五泉主簿。徙内江令，教民耕桑，縣爲刻頌。遷户部郎中，善裁剖，時員外宋之問善詩，故時稱"户部二妙"。終太子右庶子。

韋維，字文紀。考中進士科對策高等，升任武功主簿。督修乾陵，正值荒年，調節民力獎勵事工，人們不覺勞苦。因與徐敬業親近而坐罪，貶爲五泉主簿。調任内江令，教導民衆耕田種桑，縣民爲他刻碑贊頌。升任户部郎中，善於裁决剖析，當時員外宋之問善於寫詩，因此當時人稱爲"户部二妙"。去世時任太子右庶子。

### 韋縚

縚長文辭。撫養宗屬孤幼無異情。舉孝廉，以母老不肯仕。逾二十年，乃歷長安尉，威行京師。擢監察御史，更泗、溼、鄘三州刺史。天寶初，入爲秘書少監，玄宗尚文，視其職如尚書丞、郎。縚刊是圖簡，以善職稱。終陳王傅。

韋縚擅長寫文章。撫養宗族親屬孤幼不分親疏。考中孝廉科，因母親年老不肯做官。過了二十年，纔任長安尉，威嚴行於京城。升任監察御史，又任泗、溼、鄘三州刺史。天寶初年，召入任秘書少監，玄宗崇尚文辭，把此職務視同尚書丞、郎。韋縚刊定圖書，以稱職受到贊揚。去世時，任陳王傅。

## 韋虚心

虚心，字無逸，維子。舉孝廉。遷大理丞、侍御史。神龍中，按大獄，僕射竇懷貞、侍中劉幽求有所輕重，虚心據正不橈。景龍中，屬羌叛，既禽捕，有詔悉誅，虚心惟論酋長死，原活其餘。遷御史中丞。歷荆、潞、揚三大都督府長史。荆州有鄉豪，負勢干法，虚心籍其訾入之官。以廬江多盜，遂縣舒城，盜賊爲衰。入爲工部尚書、東京留守。累封南皮郡子。卒，贈揚州大都督，謚曰正。

韋虚心，字無逸，是韋維的兒子。考中孝廉科。升任大理丞、侍御史。神龍年間，審理大獄，僕射竇懷貞、侍中劉幽求有所寬容，韋虚心公正而不屈從。景龍年間，正值羌人叛亂，捕獲以後，下詔全部誅殺，韋虚心衹是論處酋長死罪，而恕免其餘人。升任御史中丞。歷任荆、潞、揚三大都督府長史。荆州有個土豪，仗勢犯法，韋虚心將他的財産没收官府。因廬江多盜賊，便將縣治移到舒城，盜賊於是減少。召入任工部尚書、東京留守。幾次進封後爲南皮郡子。去世，追贈揚州大都督，謚號叫正。

弟虚舟，歷洪、魏二州刺史，有治名。入爲刑部侍郎。

弟弟韋虚舟，歷任洪、魏二州刺史，有爲政的名聲。召入任刑部侍郎。

初，維爲郎，蒔柳于廷，及虚心兄弟居郎省，對之輒斂容。自叔謙後，至郎中者數人，世號“郎官家”。

當初，韋維做郎官時，在庭院種植柳樹，到韋虚心兄弟進入郎省，面對柳樹總是表情嚴肅。自韋叔謙之後，做到郎中的有好幾人，世人號稱“郎官家”。

## 韓思復

韓思復，字紹出，京兆長安人。祖倫，貞觀中歷左衛率，封長山縣男。思復少孤，年十歲，母爲語父亡狀，感咽幾絶，故倫特愛之，嘗曰：“此兒必大吾宗。”然家富有，金玉、車馬、玩好未嘗省。篤學，舉秀才高第，襲祖封。永淳中，家益窶，歲飢，京兆杜瑾者，以百綾餉思復，思復方并日食，而綾完封不發。

韓思復，字紹出，是京兆長安人。祖名倫，貞觀年間歷任左衛率，封長山縣男。韓思復幼年喪父，十歲那年，母親對他講父親死亡的事情，感動哽咽幾乎氣絶，因此韓倫特别喜愛他，曾説：“這孩子必將光大我宗族。”然而家境富裕，金玉、車馬、賞玩的物品不曾減省。十分好學，考中秀才科高等，承襲祖父封爵。永淳年間，家中日益貧困，這年饑荒，京兆有個叫杜瑾的，將一百匹綾饋贈韓思復，韓思復當時正兩天吃一天的飯，而杜瑾的贈綾仍然完封不動。

調梁府倉曹參軍，會大旱，輒開倉賑民，州劾責，對曰：“人窮則濫，不如因而活之，無趣爲盜賊。”州不能詘。轉汴州司户，仁恕，不行鞭罰。以親喪去官，鬻薪自給。姚崇爲夏官侍郎，識之，擢司禮博士。五遷禮部郎中。建昌王武攸寧母亡，請鼓吹，思復持不可而止。坐爲王同皎所薦，貶始州長史。遷滁州刺史，州

韓思復調任梁府倉曹參軍，正值大旱，常常開倉賑濟民衆，受到州府彈劾責備，他回答説：“人窮則行爲越軌，不如使他們活下來，不要迫使他們成爲盜賊。”州府不能使他屈從。改任汴州司户，仁慈寬恕，不實行鞭罰。因母親去世辭官，賣柴自給。姚崇任夏官侍郎，賞識他，升任司禮博士。五次升官後任禮部郎中。建昌王武攸寧母親去世，請求准許使用鼓吹樂班，韓思復堅持不同意而作罷。因受王同皎推薦而坐罪，貶

有銅官，人鑱鑿尤苦，思復爲買他鄙，費省獲多。有黃芝五生州署，民爲刻頌其祥。徙襄州。

爲始州長史。升任滁州刺史，州裏設有官營銅礦，百姓開采極爲勞苦，韓思復賣給其他邊邑，費用減省了很多。有黃色靈芝五次生長在州署，州民爲此刻碑并贊頌其祥瑞。調任襄州刺史。

入拜給事中。帝作景龍觀，思復諫曰：“禍難初弭，土木遽興，非憂物恤人所急。”不見省。嚴善思坐譙王重福事，捕送詔獄，有司劾善思“任汝州刺史，與王游；至京師，不暴王謀，但奏東都有兵氣。匿反罔上，宜伏誅”。思復曰：“往韋氏擅内，謀危社稷，善思詣相府，白陛下必即位。今詔追善思，書發即至，使有逆節者，肯遽奔命哉？請集百官議。”議多同，善思得免死，流静州。遷中書舍人，數指言得失，頗見納用。

召入授任給事中。皇帝造景龍觀，韓思復上諫說：“禍難剛剛平定，土木立即興起，不是憂念事物體恤民情所急需的。”未被聽取。嚴善思因譙王李重福之事坐罪，捕送詔獄，有關部門彈劾嚴善思“任汝州刺史時，與譙王交往；到達京城，不告發譙王有逆反陰謀，衹奏報東都有兵變迹象。隱藏反叛欺騙皇上，應當處死”。韓思復說：“以往韋氏專權朝政，謀害社稷，嚴善思前往相王府，説陛下必定即位。如今下詔追召嚴善思，詔書送到立即回朝，如果是心懷叛逆的人，怎肯迅速奔走應命呢？請召集百官議論。”議論大多同意，嚴善思得以免死，流放静州。後升任中書舍人，多次陳述時政得失，往往被采納。

開元初爲諫議大夫。山東大蝗，宰相姚崇遣使分道捕瘞。思復上言：“夾河州縣，飛蝗所至，苗輒盡，今游食至洛。使者往來，不敢顯言。且天災流行，庸可盡瘞？望陛下悔過責躬，損不急之務，任至公之人，持此誠實以答譴咎，其驅蝗使一切宜罷。”玄宗然之，出其疏付崇，崇建遣思復使山東按所損，還，以實言。崇又遣監察御史劉沼覆視，沼希宰相意，悉易故牒以聞，故河南數州賦不得蠲。崇惡之，出爲德州刺史。拜黃門侍郎。帝北巡，爲行在巡問賑給大使。遷御史大夫，性恬澹，不喜爲繩察，徙太子賓客，進爵伯。累遷吏部侍郎。復爲襄州刺史，治行名天下。代還，仍拜太子賓客。卒，年七十四，謚曰文。天子親題其碑曰“有唐忠孝韓長山之墓”。故吏盧僎、邑人孟浩然立石峴山。

開元初年任諫議大夫。山東蝗災嚴重，宰相姚崇派遣使者分道捕殺掩埋。韓思復上言：“黄河兩岸州縣，飛蝗所到之處，莊稼都被吃盡，如今覓食到洛水。使者往來，不敢明説。況且天災流行，怎能掩埋得盡？望陛下悔過自省，減免不急的事務，任用極公正的人士，依靠如此誠實以回答罪責災禍，那些驅蝗使都應停止。”玄宗認爲很對，拿出他的奏疏交付姚崇，姚崇建議派遣韓思復出使山東核查損失，回來後，以實情報告。姚崇又派遣監察御史劉沼復察，劉沼迎合宰相意思，全部改變了先前的奏表上報，因此河南數州賦税没有得到減免。姚崇厭惡韓思復，讓他出任德州刺史。授任黄門侍郎。皇帝北巡，任行在巡問賑給大使。升任御史大夫，品性安静閑適，不喜歡受約束，調任太子賓客，進升爵位爲伯。幾次升官後任吏部侍郎。再任襄州刺史，政績名揚天下。受人替代回到京城，仍然授任太子賓客。去世，終年七十四歲，謚號叫文。天子親筆題寫他的墓碑爲“有唐忠孝韓長山之墓”。舊時屬吏盧僎、同鄉人孟浩然在峴山爲他立碑。

初，鄭仁傑、李無爲者，隱居太

當初，鄭仁傑、李無爲，隱居在太白山，韓

白山，思復少從二人游，嘗曰："子識清貌古，恨仕不及宰相也。"

子朝宗。

### 韓朝宗

朝宗初歷左拾遺。睿宗詔作乞寒胡戲，諫曰："昔辛有過伊川，見被髮而祭，知其必戎。今乞寒胡非古不法，無乃爲狄？又道路藉藉，咸言皇太子微服觀之。且匈奴在邸，刺客卒發，大憂不測，白龍魚服，深可畏也。況天象變見，疫癘相仍，厭兵助陰，是謂無益。"帝稱善，特賜中上考。帝傳位太子，朝宗與將軍龐承宗諫曰："太子雖睿聖，宜且養成盛德。"帝不聽。累遷荆州長史。

開元二十二年，初置十道采訪使，朝宗以襄州刺史兼山南東道。襄州南楚故城有昭王井，傳言汲者死，行人雖暍困，不敢視，朝宗移書諭神，自是飲者亡恙，人更號韓公井。坐所任吏擅賦役，貶洪州刺史。天寶初，召爲京兆尹，分渭水入金光門，匯爲潭，以通西市材木。出爲高平太守。始，開元末，海内無事，訛言兵當興，衣冠潛爲避世計，朝宗廬終南山，爲長安尉霍仙奇所發，玄宗怒，使侍御史王鉷訊之，貶吳興別駕，卒。

朝宗喜識拔後進，嘗薦崔宗之、嚴武於朝，當時士咸歸重之。

### 韓佽

朝宗孫佽，字相之，性清簡。元和初第進士。自山南東道使府入爲殿中侍御史。累遷桂管觀察使，部二十餘州，自參軍至縣令無慮三百員，吏部所補纔十一，餘皆觀察使商才補職。佽下車，悉來謁，一吏持籍請補缺員，佽下教曰："居官治，吾不奪；

思復年輕時跟從二人交往，二人曾對他說："你生性高潔心思古樸，遺憾的是官做不到宰相啊。"

韓思復的兒子韓朝宗。

韓朝宗起初任左拾遺。睿宗下詔舉行乞寒胡戲，他進諫說："昔日辛有經過伊川，看見人披髮而祭，知此地必爲戎人所據。如今乞寒胡戲自古未有而不可取法，難道要成爲狄嗎？再說道路之人議論紛紛，都說皇太子微服觀看。并且匈奴人在客舍，萬一刺客突然衝出，大憂大難不可預料，白龍化魚的危險，深深使人畏懼。何況天象顯現災變，瘟疫相繼，厭倦兵禍助長陰氣，可謂無益。"皇帝稱善，特賜考績中上等。皇帝傳位給太子，韓朝宗與將軍龐承宗進諫說："太子雖聖明，應當暫且養成盛德。"皇帝沒有聽從。幾次升官後任荆州長史。

開元二十二年，開始設置十道采訪使，韓朝宗以襄州刺史的職務兼任山南東道采訪使。襄州南邊的楚國故城有昭王井，傳說汲水而飲的人會死，行人即使中暑疲困，也不敢看視，韓朝宗傳書告示神靈，從此飲水的人安然無恙，人們改稱韓公井。因所任用的官吏擅取田賦力役而坐罪，貶任洪州刺史。天寶初年，召入任京兆尹，分引渭水流入金光門，匯聚成潭，以運輸西市木材。出任高平太守。當初，開元末年，海内無事，謠傳戰爭就要興起，官紳暗中盤算避世的計策，韓朝宗在終南山築廬，被長安尉霍仙奇所揭發，玄宗憤怒，令侍御史王鉷審訊他，貶爲吳興別駕，去世。

韓朝宗喜好賞識提拔後進，曾將崔宗之、嚴武推薦給朝廷，當時士人都傾慕敬重他。

韓朝宗的孫子韓佽，字相之，品性清净淡泊。元和初年考中進士科。從山南東道節度使幕府召入任殿中侍御史。幾次升官後任桂管觀察使，所轄二十餘州，從參軍到縣令大約有三百員，吏部所補任的纔十分之一，其餘都是觀察使量才補職。韓佽到任，這些官員都來謁見，一位官吏拿着簿册請求補任缺員，韓佽下令說："在

其不奉法，無望縱舍。缺者，須按籍取可任任之。”會春服使至，鄉有豪猾厚進賄使者，求爲縣令，使者請佽，佽許之。既去，召鄉豪責以橈法，笞其背，以令部中，自是豪右畏戢。時詔置五管監兵，盡境賦不足充其費，佽處以儉約，遂爲定制，衆以爲難。卒，贈工部侍郎。

任有治績的，我不撤職；那些不奉公守法的，別指望能放縱寬容。缺員的，必然按照簿册選取可以任用的任用他們。”正值春服使來到，鄉里有位不法豪强給使者豐厚的賄賂，求做縣令，使者請求韓佽，韓佽許諾了他。使者離去以後，韓佽召見鄉豪指責他擾亂法令，鞭打其背，以此戒令部下，自此豪强畏懼而收斂。當時下詔設置五管監兵，用盡境内賦税不足以充其費用，韓佽用儉約之法安排處理，於是成爲定制，衆人以爲能辦好此事很難。去世，追贈工部侍郎。

### 宋務光

宋務光，字子昂，一名烈，汾州西河人。舉進士及第，調洛陽尉。遷右衛騎曹參軍。神龍元年，大水，詔文武九品以上官直言極諫，務光上書曰：

> 后王樂聞過，罔不興；拒諫，罔不亂。樂聞過則下情通，下情通則政無缺，此所以興也。拒諫則群議壅，群議壅則上孤立，此所以亂也。臣嘗觀天人相與之際，有感必應，其間甚密，是以教失於此，變生於彼。《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竊見自夏以來，水氣勃戾，天下多罹其災，洛水暴漲，漂損百姓。《傳》曰：“簡宗廟，廢祠祀，則水不潤下。”夫王者即位，必郊祀天地，嚴配祖宗。自陛下御極，郊、廟、山川不時薦見。又水者陰類，臣妾之道，氣盛則水泉溢，頃虹霓紛錯，暑雨滯霪，陰勝之沴也。後廷近習或有離中饋之職以干外政，願深思天變，杜絶其萌。又自春及夏，牛多病死，疫氣浸淫。《傳》曰：“思之不睿，時則有牛禍。”意者萬機之事，陛下未躬親乎？

宋務光，字子昂，一名烈，汾州西河人。考中進士科，調任洛陽尉。升任右衛騎曹參軍。神龍元年，發大水，下詔文武九品以上官員直言極諫，宋務光上書説：

> 天子樂於聽取過失的，無不興盛；不聽取勸諫的，無不混亂。樂於聽取過失則下情通達，下情通達則國政没有缺漏，這就是興盛的原因。拒不聽諫則衆議壅塞，衆議壅塞則君主孤立，這就是混亂的原因。臣曾觀察天道人事的相互關係，有感必應，其關係十分密切，因此教化在這裏有過失，變故就會在那裏發生。《易》説：“上天顯示徵兆，出現吉凶，聖人取象於此。”私下看見自夏季以來，水氣迅猛，天下多受其災，洛水暴漲，漂流損害百姓生命財産。《傳》説：“怠慢宗廟，廢止祠祀，則水不潤澤下民。”大凡君主即位，必定郊祀天地，恭敬祭祀祖宗。自從陛下登極，郊、廟、山川没有按時祭祀。再説水是陰類，臣妾之道，氣盛則使水泉溢漲，近來虹霓紛錯，暑雨長久不止，是陰勝的不祥之氣。後宫爲天子所親幸的人中有的偏離主内之職而干預外政，希望深思天運變化，杜絶這一萌芽。另外從春到夏，牛多病死，疫氣蔓延。《傳》説：“思考不明智，應時便有牛禍。”料想政務紛繁，陛下未能親自過問處理吧？晁錯説：“五帝的大臣有能力達不到的，帝王便親自處理。”如

晁錯曰："五帝其臣不及，則自親之。"今朝廷賢佐雖多，然莫能仰陛下清光。願勤思法宫，凝就大化。以萬方爲念，不以聲色爲娱；以百姓爲憂，不以犬馬爲樂。臣聞三五之君不能免淫亢，顧備禦存乎人耳。災興細微，安之不怪，及禍變已成，駭而圖之，猶水决治防、病困求藥，雖復僶俛，尚何救哉！夫塞變應天，實繫人事。今霖雨即閉坊門，豈一坊一市能感發天道哉？必不然矣。故里人呼坊門爲宰相，謂能節宣風雨。天工人代，乃爲虚設。又數年以來，公私罊竭，户口减耗，家無接新之儲，國乏俟荒之蓄。陛下近觀朝市，則以爲既庶且富；試踐閭陌，則百姓衣馬牛之衣，食犬彘之食，十室而九。丁壯盡於邊塞，孀孤轉於溝壑，猛吏奮毒，急政破資。馬困斯佚，人窮斯詐。起爲奸盗，從而刑之，良可嘆也。今人貧而奢不息，法設而僞不止；長吏貪冒，選舉以私；稼穡之人少，商旅之人衆。願坦然更化，以身先之。凋殘之後，緩其力役；久弊之極，訓以敦厖。十年之外，生聚方足。臣聞太子者，君之貳，國之本，所以守器承祧，養民贊業。願擇賢能，早建儲副，安社稷，慰黎元。姻戚之間，謗議所集，積疑成患，憑寵生災，愛之適以害之也。如武三思等，誠不宜任以機要，國家利器，庸可久假於人？秘書監鄭普思、國子祭酒葉静能挾小道淺術，列

今朝廷的賢能佐臣雖多，然而不能仰望陛下的美好風采。希望勤思於朝廷，成就大化。以天下爲念，不以聲色爲娱；以百姓爲憂，不以犬馬爲樂。臣聽説三皇五帝這樣的君主也不能避免水旱災害，不過防備在於人罷了。災興在細微時，安然處之不以爲怪，等到禍變已經釀成，驚惶恐懼設法消滅，好比河流潰决纔去防治，疾病危重纔去求藥，雖再勤勉，又如何能解救呢！阻止變故應合上天，實在關係到人事。如今遇到霖雨就封閉坊門，難道一坊一市能感發天道嗎？必定不能的。因此坊里之人稱呼坊門爲宰相，説能調節疏導風雨。代替上天職責的官員，成了虚設。另外數年以來，公私窮乏，户口减耗，家家没有接續新糧的儲備，國家缺乏預備荒年的積蓄。陛下就近觀看朝市，便以爲既多又富；試着走進閭里街道，則百姓身穿牛馬之衣，口吃猪狗之食，十有九家是這樣。丁壯男子都去了邊塞，寡婦孤兒流離於溝壑，凶暴的官吏恣意狠毒，急迫的政務耗費錢財。馬困則跌倒，人窮則詭詐。起來成爲奸盗，又接着處以刑罰，實在可嘆啊。如今百姓貧困而奢侈不息，法令設置而欺詐不止；長官貪財，選舉徇私；種田的人少，商旅的人多。希望鋭志改革，以身作則。衰落之後，减緩勞役；久弊之極，教誨敦厚。十年之後，人口資財方能充足。臣聽説太子，是君主的輔佐，國家的根本，依靠他保護皇位承奉祖廟，養育民衆輔佐帝業。希望選擇賢能，早立太子，安定社稷，告慰百姓。姻戚之間，是誹謗議論集聚的地方，積聚猜疑釀成禍患，依仗寵幸産生災難，愛他正是害他啊。如武三思等人，確實不應擔任機要的職務，國家大權，豈能長久托付給他人？秘書監鄭普思、國子祭酒葉静能憑旁門邪道淺薄之術，官位顯赫，獲得印信，有損朝典，背逆天道。《尚書》説："在未亂時制定國策，在未危時保衛國家。"現在確實是治亂安危之時啊。希望陛下疏遠奸邪之人，親近

朱紫，取銀黄，虧國經，悖天道。《書》曰：“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此誠治亂安危之秋也。願陛下遠佞人，親有德，乳保之母、妃主之家，以時接見，無令媟黷。

有德之士，乳母保姆、后妃公主之家，定時接見，不要使他們輕慢放蕩。

疏奏不省。

疏奏遞上不被采納。

俄以監察御史巡察河南道。時滑州輸丁少而封户多，每配封人，皆亡命失業。務光建言：“通邑大都不以封。今命侯之家專擇雄奥，滑州七縣，而分封者五，王賦少於侯租，入家倍於輸國。請以封户均餘州。”又請“食賦附租庸歲送，停封使，息傳驛之勞”。不見納。以考最，進殿中侍御史。遷右臺。嘗薦汝州參軍事李欽憲，後爲名臣。卒，年四十二。

不久以監察御史巡察河南道。當時滑州納税丁壯少而受封人家多，每次配給封户的人丁，都逃亡失業。宋務光建議説：“重要的大城鎮不宜用來分封。如今受封之家專門選擇要地，滑州七縣，而分封的有五縣，君王的貢賦少於封侯的租税，交入侯家的比繳納給國家的多一倍。請將封户平均到其他州。”又請求“食賦附入租庸每年一送，停止封使，免除驛路的煩勞”。不被采納。因考課優等，進任殿中侍御史。升任右臺侍御史。曾推薦汝州參軍事李欽憲，後來成爲名臣。去世，終年四十二歲。

吕元泰

時又有清源尉吕元泰，亦上書言時政曰：“國家者，至公之神器，一正則難傾，一傾則難正。今中興政化之始，幾微之際，可不慎哉？自頃營寺塔，度僧尼，施與不絶，非所謂急務也。林胡數叛，獯虜内侵，帑藏虚竭，户口亡散。夫下人失業，不謂太平；邊兵未解，不謂無事；水旱爲災，不謂年登；倉廩未實，不謂國富。而乃驅役飢凍，雕鎸木石，營構不急，勞費日深，恐非陛下中興之要也。比見坊邑相率爲渾脱隊，駿馬胡服，名曰‘蘇莫遮’。旗鼓相當，軍陣勢也；騰逐喧噪，戰争象也；錦綉夸競，害女工也；督斂貧弱，傷政體也；胡服相歡，非雅樂也；渾脱爲號，非美名也。安可以禮義之朝，法胡虜之俗？《詩》云：‘京邑翼翼，四方是則。’非先王之禮樂而示則於四方，臣所未諭。《書》：‘曰謀，時寒

當時又有清源尉吕元泰，也上書談論時政説：“國家，是極公正的神器，一正則難傾，一傾則難正。如今是中興政化之始，防微杜漸之時，能不謹慎嗎？近來建寺塔，度僧尼，施捨不絶，不是所説的當務之急。林胡多次反叛，獯虜入侵，國庫虚竭，人口逃散。百姓失業，不能叫太平；邊境的軍隊未解除，不能叫無事；水旱成災，不能叫豐年；倉庫未充實，不能叫國富。然而却驅使飢寒的民衆，雕鎸木石，營造不急需的工程，花費日增，恐怕不是陛下中興的切要。近來見坊邑中相繼有渾脱舞隊，騎駿馬穿胡服，名叫‘蘇莫遮’。旗鼓相當，是軍隊的陣勢；奔騰追逐喧噪，是戰争的表現；競相誇耀錦綉，是損害女工；急切徵收貧弱百姓，是傷害政體；穿胡服相互歡鬧，不是雅樂；以渾脱爲號，不是美名。怎能以禮義之邦，效法胡虜的習俗？《詩》説：‘京城莊嚴，四方準則。’不是先王的禮樂却向四方顯示準則，是臣所不明白的。《尚書》説：‘人君能謀，則寒以時而順之。’何必赤身露體，在道路上潑水，鼓舞跳躍而乞求寒氣呢？”諫書

若。'何必裸形體，灌衢路，鼓舞跳躍而索寒焉？"書聞不報。

遞上没有答覆。

## 辛替否

辛替否，字協時，京兆萬年人。景龍中爲左拾遺。時置公主府官屬，而安樂府補授尤濫；武崇訓死，主棄故宅，别築第，侈費過度；又盛興佛寺，公私疲匱。替否上疏曰：

古之建官不必備，九卿有位而闕其選。故賞不僭，官不濫；士有完行，家有廉節；朝廷餘奉，百姓餘食；下忠於上，上禮於下；委裘無倉卒之危，垂拱無顛沛之患。夫事有惕耳目，動心慮，作不師古，以行於今，臣得言之。陛下倍百行賞，倍十增官，金銀不供於印，束帛不充於錫，何所愧於無用之臣、無力之士哉？古語曰："福生有基，禍生有胎。"且公主，陛下愛子也，選賢嫁之，設官輔之，傾府庫以賜之，壯第觀以居之，廣池籞以嬉之，可謂至重至憐也。然用不合古義，行不根人心，將變愛成憎，轉福爲禍。何者？竭人之力，費人之財，奪人之家，怨也。愛一女，取三怨於天下，使邊疆士不盡力，朝廷士不盡忠。人心散矣，獨持所愛，何所恃乎？向使魯王賞同諸婿，則有今日之福，無曩日之禍。人徒見其禍，不知禍所來，所以禍者，寵過也。今棄一宅，造一宅，忘前悔，忽後禍，臣竊謂陛下乃憎之，非愛之也。臣聞君以人爲本，本固則邦寧，邦寧則陛下夫婦母子長相保也。願外謀宰臣，爲久安計，不使奸臣賊子有以伺之。今疆埸危駭，倉廩空虚，卒

辛替否，字協時，京兆萬年人。景龍年間任左拾遺。當時爲公主府設置官屬，而安樂公主府補授官員尤其雜濫；武崇訓死後，公主捨棄舊宅，另建宅第，浪費過度；又大肆興建佛寺，公私疲敝困頓。辛替否上疏説：

古代設立官員不必完備，九卿有其官位而缺其人選。因此賞不過分，官不冗濫；士人有完善品行，家庭有清廉節操；朝廷有餘俸，百姓有餘糧；下對上忠誠，上以禮待下；任賢舉能没有事變的危險，垂衣拱手没有傾覆的憂患。大凡事情有使耳目驚動，心中思慮，行爲不師法古代，以此推行於今天，臣可以説説。陛下百倍行賞，十倍增官，金銀不够製作印信，束帛不够充作賞賜，對無用之臣、無力之士有什麽可慚愧的呢？古語説："福生有基礎，禍生有胚胎。"况且公主，是陛下的愛女，選擇賢能出嫁她，設置官員輔佐她，傾盡府庫來賞賜她，修建高大的房屋讓她居住，開拓廣闊的池苑供她嬉戲，可以説是極重視極愛憐了。但使用不合古義，行爲不符人心，將會變愛成恨，轉福爲禍。爲什麽呢？竭盡人的氣力，耗費人的資財，剥奪人的家業，人們怨恨。愛憐一女，招致天下人的三怨，使邊疆將士不盡力，朝廷官員不盡忠。人心涣散了，獨自持守着所愛，將依靠什麽呢？假如從前對魯王的賞賜與諸位女婿相同，便會有今天的福，没有從前的禍。人們衹見到他的災禍，却不知道災禍從哪裏來，災禍的原因，正是寵愛過分。如今捨棄一宅，重建一宅，忘却前悔，忽略後禍，臣私下認爲陛下是恨她，不是愛她。臣聽説君主以民爲根本，根本鞏固則國家安寧，國家安寧則陛下夫婦母子長久相保。希望在外謀求宰臣，爲長久安定謀劃，不使奸臣賊子有可乘之機。如今邊疆危急，倉庫空虚，軍隊的供給不能充足，士兵

輸不充，士賞不及，而大建寺宇，廣造第宅。伐木空山，不給棟梁；運土塞路，不充墻壁。所謂佛者，清净慈悲，體道以濟物，不欲利以損人，不榮身以害教。今三時之月，掘山穿地，損命也；殫府虚帑，損人也；廣殿長廊，榮身也。損命則不慈悲，損人則不愛物，榮身則不清净，寧佛者之心乎？昔夏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商受之，商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三十餘世而漢受之，由漢而後，歷代可知已。咸有道之長，無道之短，豈窮金玉修塔廟享久長之祚乎？臣以爲減雕琢之費以賙不足，是有佛之德；息穿掘之苦以全昆蟲，是有佛之仁；罷營構之直以給邊垂，是有湯、武之功；回不急之禄以購廉清，是有唐、虞之治。陛下緩其所急，急其所緩，親未來，疏見在，失真實，冀虚無，重俗人之所爲，而輕天子之業，臣竊痛之。今出財依勢，避役亡命，類度爲沙門，其未度者，窮民善人耳。拔親樹知，豈離朋黨；畜妻養孥，非無私愛，是致人毁道，非廣道求人也。陛下常欲填池塹，捐苑囿，以賑貧人。今天下之寺無數，一寺當陛下一宫，壯麗用度尚或過之。十分天下之財而佛有七八，陛下何有之矣？雖役不食之人、不衣之士，猶尚不給，况必待天生地養、風動雨潤而後得之乎？臣聞國無九年之儲，曰非其國。今計倉廪，度府庫，百僚共給，萬事用度，臣恐不能卒歲。假如兵旱相乘，則沙門不能擐甲冑，寺塔不足穰飢饉

的賞賜不能兑現，却大建寺宇，廣造宅第。伐木山空，不够供給棟梁；運土塞路，不足壘建墻壁。所謂佛，本是清净慈悲，包容仁道而救度生靈，不願貪圖財利損害他人，不願榮耀自身損害教義。如今正當三時季節，掘山穿地，是損害生靈；用盡府庫錢財，是損傷百姓；大殿長廊，是榮耀自身。損害生靈則不慈悲，損害百姓則不愛物，榮耀自身則不清净，難道是佛者之心嗎？昔日夏朝有天子二十餘世而商朝承接了它，商朝二十餘世而周朝承接了它，周朝三十餘世而漢朝承接了它，由漢朝以後，歷代都可以知道了。都是有道者長久，無道者短暫，難道是窮盡金玉修造塔廟就可享受長久的國運嗎？臣認爲減少建造的費用以救濟不足，是有佛的德行；停止穿掘的勞苦以保全昆蟲，是有佛的仁慈；停止營造的花費以供給邊防，是有商湯、周武王的功績；收回不急需的俸禄以尋求清廉的人，是有唐堯、虞舜的治理。陛下延緩那些急需的，急於那些緩慢的，親近未來，疏遠現在，失去真實，企望虚無，看重俗人的作爲，而輕視天子的大業，臣私下爲此痛心。如今肯出錢財依仗權勢，逃避勞役畏罪逃亡者，大都度爲僧徒，那些未度的，都是窮苦善良的百姓。提拔親近樹立知己，難道是脱離朋黨；養育妻子兒女，并不是没有私愛，這是招致人而毁害道，不是擴大道而尋求人。陛下時常想要填平溝池，捐獻苑囿，以賑濟貧民。如今天下的寺院無數，一寺就相當陛下的一宫，壯麗與花費有的還超過了皇宫。天下的十分資財而佛占有七八，陛下還有什麽呢？即使役使不吃飯的人、不穿衣的人，尚且不能供給，何況必須等待天生地養、風吹雨潤而後纔能得到呢？臣聽説國家没有九年的儲備，就不能稱其爲國家。如今統計倉廪，核算府庫，百官的供給，萬事的開支，臣擔心不能够用一年。假如兵禍旱災相繼而來，則僧徒不能够拿起武器，寺塔不足以除去饑荒了。

矣。

帝不省。

睿宗立，罷斜封官千餘人，俄詔復之。方營金仙、玉真觀。替否以左補闕上疏曰：

臣謂古之用度不時、爵賞不當、國破家亡者，口説不若身逢，耳聞不若目見，臣請以有唐治道得失，陛下所及見者言之。太宗，陛下之祖，撥亂立極，得至治之體。省官清吏，舉天下職司無虚授，用天下財帛無枉費；賞必待功，官必得才，爲無不成，征無不服。不多寺觀而福禄至，不度僧尼而咎殃滅。陰陽不愆，五穀遂成，粟腐帛爛。萬里貢賦，百蠻歸款。享國久長，多歷年所。陛下何憚而不法之？中宗，陛下之兄，居先帝之業，忽先帝之化，不聽賢臣之言，而悦子女之意。虚食禄者數千人，妄食土者百餘户；造寺蠹財數百億，度人免租、庸數十萬。是故國家所出日加，所入日減，倉乏半歲之儲，庫無一時之帛。所惡者逐，逐必忠良；所愛者賞，賞皆讒慝。朋佞喋喋，交相傾動。奪百姓之食以養殘凶，剥萬人之衣以塗土木。人怨神怒，親忿衆離，水旱疾疫，六年之間，三禍爲變。享國不永，受終於凶婦，取譏萬代，詒笑四夷，陛下所見也。若法太宗治國，太山之安可致也；法中宗治國，累卵之危亦可致也。頃淫雨不解，穀荒于壟，麥爛于場，入秋亢旱，霜損蟲暴，草木枯黄，下人咨嗟，未知所濟。而營寺造觀，日繼于時，道路流言，計用緡錢百餘

皇帝不聽取。

睿宗即位，罷免斜封的官員一千餘人，不久又下詔恢復任用。正值營造金仙觀、玉真觀。辛替否身爲左補闕上疏説：

臣認爲古代用度不合時、爵賞不恰當、國破家亡的，口説不如親歷，耳聞不如眼見，臣請求以有唐統治的得失，陛下所能見到的談談。太宗，是陛下的祖父，撥亂立國，得到完美的政治體制。省減清理官吏，普天下的職務没有虚授，取用天下的財錢没有枉費；賞賜必須等待立功，任官必須得到才能，所作所爲無不成功，出征討伐無不制服。不多建寺觀而福禄到來，不度僧尼而災禍消滅。陰陽不亂，五穀成熟，粟帛腐爛。萬里貢賦，百蠻歸順。在位久長，經歷多年。陛下有什麽擔心而不去效法呢？中宗，是陛下的兄長，繼承先帝的事業，忽略先帝的教化，不聽賢臣的建議，而放縱子女的意願。空領俸禄的有數千人，妄食封地的有百餘户；造寺費財數百億，度人而免掉租庸數十萬。因此國家付出日日增加，收入日日減少，糧倉缺乏半年的儲蓄，府庫不足一季的絹帛。所嫌惡的放逐，放逐的必定是忠良之士；所喜愛的賞賜，賞賜的都是邪惡之人。朋黨奸佞紛紛擾擾，相互傾軋。奪百姓的糧食供養凶惡，剥萬人的衣裳粉飾土木。人怨神怒，親憤衆離，水旱疾疫，六年之間，三次禍變。在位不久，送命於凶婦，受萬代譏諷，被四夷嘲笑，這是陛下所見到的。如果效法太宗治國，泰山的安穩就可以達到；效法中宗治國，累卵的危險也可以招致。近來久雨不停，穀物荒在田裏，麥子爛在場上，入秋大旱，霜損蟲咬，草木枯黄，百姓嘆息，不知如何救濟。而營造寺觀，每日不停，道路上傳言，大約花費緡錢一百多萬。陛下知道倉中有幾年的儲糧？庫裏有幾年的絹帛？百姓靠什麽生活？邊疆用什麽供給？民散兵亂，正是由於此啊。而用百萬錢建造

萬。陛下知倉有幾歲儲？庫有幾歲帛？百姓何所活？三邊何所輸？民散兵亂，職此由也。而以百萬構無用之觀，受天下之怨。陛下忍棄太宗之治本，不忍棄中宗之亂階；忍棄太宗久長之謀，不忍棄中宗短促之計。何以繼祖宗、觀萬國耶？陛下在韋氏時，切齒群凶；今貴爲天子，不改其事，恐復有切齒於陛下者。往見明敕，一用貞觀故事。且貞觀有營寺觀，加浮屠、黄老，益無用之官，行不急之務者乎？往者和帝之憐悖逆也，宗晋卿勸爲第宅，趙履温勸爲園亭，工徒未息，義兵交馳，亭不得游，宅不得息，信邪僻之説，成骨肉之刑，陛下所見也。今兹二觀，得無晋卿之徒陰勸爲之，冀誤骨肉？不可不察也。惟陛下停二觀以須豐年，以所費之財給貧窮、填府庫，則公主福無窮矣。

無用的道觀，招致天下的怨恨。陛下忍心放棄太宗的治國根本，却不忍心抛棄中宗的禍根；忍心放棄太宗長久的謀略，却不忍心抛棄中宗短淺的計策。怎樣繼承祖宗、俯臨萬國呢？陛下在韋氏時期，痛恨群凶；如今貴爲天子，不改變他們的事體，恐怕又會有憎恨陛下的人。以往見到聖明的敕令，一律依照貞觀舊例，而在貞觀時期有營造寺觀，增加僧尼、道士，添置無用官員，推行不急之事的情況嗎？以往和帝憐愛悖逆庶人，宗晋卿勸造宅第，趙履温勸建園亭，工徒勞作尚未停息，正義之師已紛至沓來，園亭不得游玩，宅第不得休息，相信邪惡之説，造成骨肉被殺，這是陛下所看到的。如今這二觀，難道不是宗晋卿之類暗中勸説建造，企圖貽誤骨肉嗎？不可不明察啊。衹要陛下停建二觀以等待豐年，以所花費的資財供給貧窮、充實府庫，那麼公主的福德就無窮了。

疏奏，帝不能用，然嘉切直。

奏疏遞上，皇上不能采用，但贊賞他的耿介正直。

稍遷右臺殿中侍御史。雍令劉少微恃權貪贓，替否按之，岑羲屢以爲請，替否曰："我爲憲司，懼勢以縱罪，謂王法何？"少微坐死。還累穎王府長史。卒，年八十。

不久升任右臺殿中侍御史。雍令劉少微依仗權勢貪贜，辛替否審訊此案，岑羲多次前來爲他求情，辛替否説："我任法官，懼怕權勢放縱罪人，還叫什麼王法呢？"劉少微坐罪處死。辛替否幾次升官後任穎王府長史。去世，終年八十歲。

## 李渤

李渤，字濬之，魏横野將軍、申國公發之裔。父鈞，殿中侍御史，以不能養母廢于世。渤耻之，不肯仕，刻志於學，與仲兄涉偕隱廬山。嘗以列禦寇拒粟，其妻怒，是無婦也；樂羊子捨金，妻讓之，是無夫也。乃摭古聯德高蹈者，以楚接輿、老萊子、黔婁先生、於陵子、王儒

李渤，字濬之，是魏横野將軍、申國公李發的後裔。父親李鈞，任殿中侍御史，因不能奉養母親在當時被罷官。李渤對此感到羞耻，不肯做官，勵志學習，與二哥李涉一起隱居廬山。曾經認爲列禦寇不接受粟米，他的妻子憤怒，此事表明可以没有妻子；樂羊子拾到金餅，妻子責備他，此事表明可以没有丈夫。於是選取古代同德隱居者，繪畫楚接輿、老萊子、黔婁先生、於陵

仲、梁鴻六人圖象贊其行，因以自儆。久之，更徙少室。

元和初，户部侍郎李巽、諫議大夫韋况交章薦之，詔以右拾遺召。於是河南少尹杜兼遣吏持詔、幣即山敦促，渤上書謝："昔屠羊説有言：'位三旌，禄萬鍾，知貴於屠羊，然不可使吾君妄施。'彼賤賈也，猶能忘己愛君。臣雖欲盜榮以濟所欲，得無愧屠羊乎？"不拜。洛陽令韓愈遺書曰：

有詔河南敦喻遺公，朝廷士引頸東望，若景星、鳳鳥始見，争先睹之爲快。方今天子仁聖，小大之事皆出宰相，樂善言如不得聞，自即大位，凡所出而施者無不得宜。勤儉之聲，寬大之政，幽閨婦女、草野小子飽聞而厭道之。愈不通於古，請問先生，兹非太平世歟？加又有非人力而至者，年穀屢熟，符貺委至。干紀之奸不戰而拘纍，强梁之凶銷鑠縮栗，迎風而委伏。其有一事未就正，視若不成人。四海所環，無一夫甲而兵者。若此時也，遺公不疾起與天下士樂而享之，斯無時矣。昔孔子知不可爲而爲之不已，迹接於諸侯之國。今可爲之時，自藏深山，牢關而固拒，即與仁義者異守矣。想遺公冠帶就車，惠然肯來，舒所畜積，以補綴盛德之闕，利加于時，名垂將來。踴躍懷企，頃刻以冀。又竊聞朝廷議，必起遺公，使者往若不許，即河南必繼以行。拾遺徵若不至，更加高秩。如是辭少就多，傷於廉而害於義，遺公必不爲也。善人進，其類皆有望於公。公不爲起，是

子、王儒仲、梁鴻六人的圖像頌揚他們的品行，作爲自己的借鑒。許久，又移往少室山。

元和初年，户部侍郎李巽、諫議大夫韋况交替呈上奏章推薦他，下詔以右拾遺官職徵召他。於是河南少尹杜兼派遣屬吏帶着詔令、財物去山中敦促，李渤上書辭謝説："昔日屠羊説有句話：'地位至三卿，俸禄達萬鍾，知道這比屠羊富貴，但不能使吾君妄加施捨。'他是個低賤的買賣人，還能够忘己愛君。臣即使想要竊取榮華以滿足欲望，能不愧對屠羊説嗎？"不接受官職。洛陽令韓愈寫信給他説：

詔令河南韓愈敦促告曉先生，朝廷士人引頸東望，就像景星、鳳鳥開始出現，争相先睹爲快。如今天子仁慈聖明，大事小事都出自宰相，樂於聽到善言好像不能聽到，自從即皇帝位，凡是所發布而實施的無不適宜。勤儉之聲，寬大之政，深閨婦女、草野小民耳熟能詳而贊不絶口。我韓愈不精通古事，請問先生，這不是太平盛世嗎？再加上又有不是人力所能達到的事，每年莊稼豐熟，祥瑞福惠降臨。違犯法紀的壞人不戰而被捕，豪强惡霸銷聲匿迹，聞風而懾伏。其中有一件事没有歸於正道，就被視爲不完善的人。四海之内，没有一個男子在披甲征戰。如果這時候，先生不迅速起來與天下之士欣悦而享受，就没有時機了。昔日孔子明知不可爲而爲之不止，足迹遍於諸侯之國。如今是可以有爲之時，自己藏在深山，緊閉門户執意不從，就與仁義的人操守不同了。盼望先生冠帶登車，欣然肯來，舒展心中智慧，以彌補盛德的闕失，爲時代增加利益，使名聲傳於未來。踴躍企望，時刻希冀。又私下聽説朝廷議論，一定要起用先生，使者前往如不答應，則河南韓愈必定接着前去。以拾遺徵召如果不來，又要增加高官。如果推辭低的而接受高的，就有傷於清廉而有害於仁義，先生必然不會這樣做。有道德的人得到進用，同類人都寄希望於公。公如不起而應徵，這就使天子不能得到所有良臣，君

使天子不盡得良臣，君子不盡得顯位，人庶不盡被惠利，其害不爲細。必審察而諦思之，務使合於孔子之道乃善。

子不能得到高尚名位，百姓不能完全獲得利益，這害處不小。必須謹慎辨察而仔細思考，務必使行爲合乎孔子之道纔好。

渤心善其言，始出家東都，每朝廷有闕政，輒附章列上。

元和九年討淮西，上平賊三術：一曰感，二曰守，三曰戰。感不成，不失爲守；守不成，不失爲戰。又上《禦戎新録》，乃以著作郎召，渤遂起。歲餘，遷右補闕，以直忤旨，下遷丹王府諮議參軍，分司東都。十三年，上言：

至德以來，天下思致治平，訖今不稱者，人倦而不知變。天以變通之運遺陛下，陛下順而革之，則悠久。宜乘平蔡之勢，以德羈服恒、兖無不濟，則恩威暢矣。昔舜、禹以匹夫宅四海，其烈如彼；今以五聖營太平，其難如此。臣恐宰相群臣蘊晦術略，啓沃有所未盡，使陛下翹然思文、武、禹、湯而不獲也。宜正六官，叙九疇，修王制、月令，崇孝悌，敦九族，廣諫路，黜選舉，復俊造，定四民，省抑佛、老，明刑行令，治兵禦戎。願下宰相公卿大夫議，博引海内名儒，大開學館，與群臣參講，據經稽古、應時便俗者，使切磋周復，作制度，合宣父繼周之言。謹上五事：一禮樂，二食貨，三刑政，四議都，五辨雠。

渤雖處外，然志存朝廷，表疏凡四十五獻。擢爲庫部員外郎。會皇甫鎛輔政，務剥下佐用度，而渤奉詔吊郗士美喪，在道上言："渭南長源鄉户四百，今纔四十；閿鄉户三千，而

李渤心中贊同韓愈的話，方纔出山居住在東都，每當朝廷政治有缺漏，往往遞上奏章。

元和九年征討淮西，進上平賊的三種辦法：一叫感，二叫守，三叫戰。感化不成，不失爲守；守衛不成，不失爲戰。又進上《禦戎新録》，於是以著作郎徵召，李渤便起身做官。一年多，升任右補闕，因直言觸犯皇上旨意，貶任丹王府諮議參軍，在東都任職。十三年，上書説：

至德以來，天下思念致力於國家太平安定。到如今不能如意的原因，是人們怠倦而不知變通。天將變通的時機給了陛下，陛下順應而改革它，便會長遠。應當乘平定蔡州之勢，以德降服恒、兖二州無不成功，便可恩威暢達了。昔日舜、禹身爲匹夫而擁有四海，是那樣的威烈；如今上承五聖功業而營建太平，是如此的艱難。臣恐怕宰相群臣胸懷謀略，而竭誠進諫有所未盡，使得陛下翹然追思文王、武王、夏禹、商湯而不能達到。應當整治六官，編定大法，修訂王制、月令，崇尚孝順友愛，敦睦九族，廣開上諫之路，廢黜選舉，恢復進賢，安定四民，省減抑制佛、道，明確刑罰推行法令，治理軍隊抵禦敵人。希望頒下交付宰相公卿大夫商議，廣泛招引海内名儒，大開學館，與群臣參講，引經據典、合時利俗者，使反復切磋，制訂制度，合於宣父繼承周公的言論。謹呈上五件事：一禮樂，二食貨，三刑政，四議都，五辨雠。

李渤雖任外職，但心在朝廷，共獻上表疏四十五次。升任庫部員外郎。正值皇甫鎛輔佐政事，一心盤剥部下的費用，而李渤奉詔爲郗士美吊喪，在途中上書説："渭南長源鄉原有四百户，如今衹有四十户；閿鄉原有三千户，如今衹

今千。它州縣大抵類此。推其敝，始於攤逃人之賦。假令十室五逃，則均責未逃者，若抵石于井，非極泉不止，誠繇聚斂之臣割下媚上。願下詔一賜禁止，計不三年，人必歸于農。夫農，國之本，本立而太平可議矣。”又言：“道路茀不治，驛馬多死。”憲宗得奏咨駭，即詔出飛龍馬數百給畿驛。渤既以峭直觸要臣意，乃謝病歸。

穆宗立，召拜考功員外郎。歲終，當校考。渤自宰相而下升黜之，上奏曰：“宰相俛、文昌、植，陛下即位，倚以責功，安危治亂繫也。方陛下敬大臣，未有昵比左右自驕之心，而天下事一以付之，俛等不推至公，陳先王道德，又不振祓舊典，復百司之本。政之興廢在賞罰。俛等未聞慰一首公，使天下吏有所勸；黜一不職，使尸禄有所懼。士之邪正混然無章。陛下比幸驪山，宰相、學士皆股肱心腹，宜皆知之，不先事以諫，陷君於過。俛與學士杜元穎等請考中下。御史大夫李絳、左散騎常侍張惟素、右散騎常侍李益諫幸驪山，鄭覃等諫畋游，得事君之禮，請考上下。崔元略當考上下，前考于翬不實，翬以賄死，請降中中。大理卿許季同，任翬者，應考中下；然頃陷劉闢，棄家以歸，宜補厥過，考中中。少府監裴通職修舉，考應中上；以封母，捨嫡而追所生，請考中下。”奏入，不報。會渤請急，馮宿領考功，以“考課令取歲中善惡爲上下，郎中校京官四品以下黜陟之，由三品上爲清望官，歲進名聽内考，非有司所得專。渤舉舊事爲褒貶，違朝廷制，請如故事”。渤議遂廢。

有一千户。其他州縣大抵如此。推究其弊端，是開始於分攤逃亡之人的賦税。假如十室五逃，便均攤給未逃的人，就像給井裏扔石頭來取水，直至使泉水乾涸方停止，實在由於聚斂之臣割下媚上。希望下詔一概予以禁止，預計不出三年，百姓必然歸回務農。農業，是國家的根本，根本建立而太平纔可議論。”又説：“道路荒蕪得不到修治，驛馬大多死亡。”憲宗得到奏章大吃一驚，立即下詔調出幾百匹飛龍馬供給畿輔地區驛站。李渤因剛直而觸犯權臣意旨，便稱病辭官。

穆宗即位，召入授任考功員外郎。年終，擔任校考。李渤將宰相以下官員的考核等級或升或降，上奏説：“宰相蕭俛、段文昌、崔植，陛下即位，依靠他們求取功業，關係着安危治亂。目前陛下尊敬大臣，没有親近左右的自驕之心，而天下事全都交付給他們，蕭俛等人不推崇公正，弘揚先王道德，又不振興舊典，恢復百官之本。政治的興廢在於賞罰。蕭俛等没聽説撫慰一位奉公的人，使天下官吏有所勸勉；貶黜一個不稱職的人，使白拿俸禄的有所恐懼。士人的邪正混亂没有章法。陛下最近來到驪山，宰相、學士都是股肱心腹，應當完全明白，不事先規勸，使君主陷於過失。蕭俛與學士杜元穎等請考定爲中下等。御史大夫李絳、左散騎常侍張惟素、右散騎常侍李益勸阻皇上到驪山，鄭覃等勸阻田獵郊游，合乎侍奉君主之禮，請求考定爲上下等。崔元略應當考定爲上下等，但因以前考核于翬不合實際，于翬因受賄被處死，請將崔元略降爲中中等。大理卿許季同，是任用于翬的人，應考定爲中下等；然而最近陷於劉闢之亂，棄家歸朝，可以彌補他的過失，考定爲中中等。少府監裴通對事務處理及時得當，應考定爲中上等；但因爲封母之事，捨去嫡母而追封生母，請求考定爲中下等。”奏疏遞上，没有答覆。適逢李渤因急事請假，馮宿主持考功，認爲“根據考課令取一年之中的善惡作爲上下標準，由郎中考核京官四品以下評定或升或降，因三品以上爲清望官，每年進呈名單聽從内廷考定，不是有關部門所能自行決定的。李渤列舉舊事作爲褒貶，違反朝廷制度，

會魏博節度使田弘正表渤爲副，元穎劾奏："渤賣直售名，資狂躁，干進不已，外交方鎮求尉薦，不宜在朝。"出爲虔州刺史。渤奏還信州移税錢二百萬，免賦米二萬石，廢冗役千六百人。觀察使上狀。不閱歲，遷江州刺史。

度支使張平叔斂天下逋租，渤上言："度支所收貞元二年流户賦錢四百四十萬，臣州治田二千頃，今旱死者千九百頃。若徇度支所斂，臣懼天下謂陛下當大旱責民三十年逋賦。臣刺史，上不能奉詔，下不忍民窮，無所逃死，請放歸田里。"有詔蠲責。渤又治湖水，築堤七百步，使人不病涉。

入爲職方郎中，進諫議大夫。時敬宗晏朝紫宸，入閤，帝久不出，群臣立屏外，至頓仆。渤見宰相曰："昨論晏朝事，今益晚，是諫官不能移人主意，渤請出閤待罪。"會喚仗，乃止。退上疏曰："今日入閤，陛下不時見群臣，群臣皆布路跛倚。夫跛倚形諸外，則憂思結諸内。憂倦既積，災釁必生，小則爲旱爲孽，大則爲兵爲亂。《禮》：'三諫不聽，則逃之。'陛下新即位，臣至三諫，恐危及社稷。"又言："左右常侍職規諷，循默不事，若設官不責實，不如罷之。"俄充理匭使，建言："事大者以聞，次白宰相，下以移有司。有司不當，許再納匭。妄訴者加所坐一等，以絶冒越。"詔可。

時政移近倖，紀律蕩然，渤勁正不顧患，通章封無閡日。天子雖幼昏，亦感寤，擢給事中，賜金紫服。

請求一如舊例"。李渤的建議於是廢止。

正值魏博節度使田弘正上表請求任命李渤爲副使，杜元穎彈劾上奏說："李渤賣弄正直釣取名譽，生性狂妄急躁，謀求升官不止，對外交結方鎮以求舉薦，不適合留在朝廷。"貶爲虔州刺史。李渤上奏歸還信州所挪用的税錢二百萬，減免賦米二萬石，廢除冗役一千六百人。觀察使呈上奏狀。不到一年，升任江州刺史。

度支使張平叔收聚天下欠租，李渤上書說："度支所收貞元二年逃户賦錢四百四十萬，臣所在州管田二千頃，如今旱死的有一千九百頃。如果依照度支使那樣收聚，臣恐怕天下説陛下趁着大旱徵收百姓三十年的欠税。臣爲刺史，上不能奉詔，下不忍民窮，無所逃避死罪，請求放臣回歸田里。"下詔減免欠租。李渤又治理湖水，修築長堤七百步，使人們不因爲渡水感到困難。

召入任職方郎中，進任諫議大夫。當時敬宗在紫宸殿晚朝，群臣入閤，皇帝許久不出來，群臣立在屏外，有的甚至因困累而跌倒。李渤見宰相説："昨日議論晚朝過晚之事，今天反而更晚，這是諫官不能改變君主之意，李渤請求出閤待罪。"正值召唤儀仗，於是作罷。退朝後上書説："今日入閤，陛下不準時召見群臣，群臣都分散站立不端。站立不端的形象顯露於外，而憂愁的思慮就會凝結於内。憂慮倦怠積聚，禍害必然發生，小則出現旱災，大則發生兵亂。《禮》説：'三次上諫不被采納，便離去。'陛下剛剛即位，臣已經三次上諫，恐怕危及社稷。"又説："左右常侍的職務是以正言相勸誡，緘默無言不守職責，如同設置官員而不求盡責，不如罷免他。"不久充任理匭使，建議説："事情重大的上奏皇上，其次報知宰相，通常的則移送有關部門。有關部門不接受，允許再次投匭。妄加投訴者加所犯罪一等，以便杜絶非分越軌。"下詔准許。

當時政權落入帝王寵信的人手中，紀律廢弛，李渤剛正不顧禍患，陳述密封的章奏每日不斷。天子雖然年幼糊塗，也感動覺悟，升任給事中，賜金紫服。

五坊卒夜鬥，傷縣人，鄠令崔發怒，敕吏捕捽，其一中人也，釋之。帝大怒，收發送御史獄。會大赦、改元，發以囚坐鷄干下，俄而中人數十持梃亂擊，發敗面折齒，幾死，吏哀請乃去。既而囚皆釋，而發不得原。渤上疏曰："縣令曳辱中人，中人毆御囚，其罪一也。然令罪在赦前，而中人在赦後，不寘于法，臣恐四夷聞之，慢倍之心生矣。"渤又誦言："前神策軍在幔城，篡京兆進食牙盤，不時治，致宦人益横。"帝以問左右，皆曰"無之"。帝謂渤有黨，出爲桂管觀察使。它日，宰相李逢吉等見帝曰："發暴中人誠不敬，然其母故宰相韋貫之姊，年八十，憂發成疾。陛下方孝治，宜少挺之。"帝惻然曰："比諫官但言發枉，未嘗道此。"即遣使送發於家，且撫尉其母。韋拜詔，泣對使者杖發四十。猶奪其官。至文宗，乃用發爲懷州長史。

五坊差役夜晚鬥毆，打傷縣人，鄠令崔發憤怒，命令吏人捕捉，其中一個是宦官，把他放了。皇帝大怒，拘捕崔發送入御史獄。適逢大赦、改元，崔發因爲是囚犯坐在鷄竿下，不一會兒幾十個宦官手持木棒亂加擊打，崔發面傷齒斷，幾乎死亡，吏人哀求方纔離去。不久囚犯都被釋放，而崔發却得不到寬免。李渤上疏說："縣令拉扯侮辱宦官，宦官毆打御囚，其罪行是一樣的。然而縣令的罪行是在大赦之前，而宦官是在大赦之後，不繩之以法，臣擔心四夷聽說後，怠慢背棄之心就産生了。"李渤又明言："以前神策軍在幔城，奪走京兆進奉食物的牙盤，没有及時懲處，致使宦官更加驕横。"皇帝以此詢問左右，都說"没有此事"。皇帝認爲李渤有偏私，出任桂管觀察使。另一日，宰相李逢吉等見皇帝說："崔發欺侮宦官的確不敬，但是他的母親是前宰相韋貫之的姐姐，年紀八十，爲崔發擔憂而生病。陛下正以孝道治理天下，應對他稍加寬待。"皇帝同情地說："近來諫官衹說崔發冤枉，不曾說到此事。"便派遣使者送崔發回家，并安撫慰問他的母親。韋氏叩拜接受詔書，哭着當使者面杖打崔發四十下。崔發的官職仍然被剥奪。到了文宗朝，纔起用崔發爲懷州長史。

桂有灕水，出海陽山，世言秦命史禄伐粵，鑿爲漕，馬援討徵側，復治以通餽；後爲江水潰毁，渠遂廞淺，每轉餉，役數十户濟一艘。渤釃浚舊道，鄣泄有宜，舟楫利焉。逾年，以病歸洛。大和中，召拜太子賓客。卒，年五十九，贈禮部尚書。

桂州有灕水，源出海陽山，世人說秦朝命史禄討伐粵，開鑿成爲漕渠，馬援討伐徵側，又疏理用來運送軍糧；後來被江水冲毁，渠道於是淤塞狹淺，每當轉送糧餉，役使數十户牽引一隻船。李渤疏通加深舊的河道，泄導淤塞合宜，舟船因此便利。第二年，因病回洛陽。大和年間，召入授任太子賓客。去世，終年五十九歲，追贈禮部尚書。

渤，孤操自將，不苟合於世，人咸謂之沽激。屢以言斥，而悻直不少衰，守節者尚之。

李渤，性情孤高自持，處世不隨便附和，人們都說他掩飾真情以求取名譽。多次因言論受到貶斥，却固執任性不曾灰心喪志，恪守節操的人很崇敬他。

## 裴潾 張皋

裴潾，本河東聞喜人。篤學，善隸書。以蔭仕。元和初，累遷左補闕。於是兩河用兵，憲宗任宦人爲館

裴潾，本是河東聞喜人。勤學，擅長隸書。以家門的蔭護出仕做官。元和初年，幾次升官後任左補闕。當時兩河用兵，憲宗任宦官爲館驛

驛使，檢稽出納。有曹進玉者，尤恃恩倨甚，使者過，至加捽辱，宰相李吉甫奏罷之。會伐蔡，復以中人領使。潾諫曰："凡驛，有官專尸之，畿内以京兆尹，道有觀察使、刺史相監臨，臺又御史爲之使，以察過闕。猶有不職，則宜明科條督責之，誰不惕懼？若復以宫闈臣領之，則内人而及外事，職分亂矣。夫事不善，誡於初；體有非，不必大。方開太平，澄本正末，宜塞侵官之原、出位之漸。"帝雖不用，而嘉其忠，擢起居舍人。

使，檢查支出和收入。有個叫曹進玉的，依仗恩寵尤其傲慢，使者經過，甚至加以揪打侮辱，宰相李吉甫上奏罷免了他。適逢討伐蔡州，又以宦官任領使。裴潾上諫説："大凡驛站，有官員專門主持，京畿之内有京兆尹，道有觀察使、刺史加以監管，臺又有御史爲使，以檢察過失。仍有不稱職，則應該明確科條督責他，誰不警惕畏懼？如果再用宫闈之臣領使，則内官而插手外事，職分就亂了。大凡事情有不善，勸誡在當初；行爲有錯誤，不一定要大。剛剛開創太平，澄清端正本末，應該堵塞侵官的根源、越出本分的萌芽。"皇帝雖不采用，却贊賞他的忠誠，升任起居舍人。

帝喜方士，而柳泌爲帝治丹劑，求長年。帝御劑，中躁病渴。潾諫曰：

> 夫除天下之害者，常受天下之利；共天下之樂者，常饗天下之福。故上自黄帝、顓頊、堯、舜、禹、湯、文、武，咸以功濟生人，天皆報以耆壽，垂榮無疆。陛下以孝安宗廟，以仁牧黎庶，攘剗祆凶，復張太平，賓禮賢俊，待以終始。神功聖德，前古所不及。陛下躬行之，天地宗廟必相陛下以億萬之永。今乃方士韋山甫、柳泌等以丹術自神，更相稱引，詭爲陛下延年。臣謂士有道者皆匿名滅景，無求於世，豈肯干謁貴近，自鬻其伎哉？今所至者，非曰知道，咸求利而來。自言飛煉爲神，以誅權賄，僞窮情得，不耻遁亡。豈可信厥術、御其藥哉？臣聞人食味、别聲、被色而生者也。味以行氣，氣以實志。水火鹽梅以亨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夫三牲五穀，稟五行以生也，發爲五味。

皇帝喜愛方士，而柳泌爲皇帝煉丹劑，求長生。皇帝服用丹劑，内心焦燥生病口渴。裴潾上諫説：

> 大凡除天下之害者，常受天下之利；同天下之樂者，常享天下之福。因此上自黄帝、顓頊、堯、舜、禹、湯、文、武，都以功勞幫助生民，上天都以長壽回報他們，永垂榮耀。陛下用孝安定宗廟，用仁統治黎民，鏟除妖凶，再現太平，對賢人俊傑有賓客之禮，相待他們自始至終。神功聖德，前古所不能比。陛下身體力行，天地宗廟必定輔助陛下億萬年永久。如今却有方士韋山甫、柳泌等憑丹術自以爲神，相互引證，詭稱爲陛下益壽延年。臣認爲有道術之士都是匿名藏迹，與世無求，怎肯求見權貴公卿，自己販賣自己的伎倆呢？如今來到的人，不是説懂得道術，都是爲求利而來。自吹能飛煉爲神，以引誘權貴賄賂，騙局敗露真相大白，不知羞耻而逃亡。怎可相信其術、服用其藥呢？臣聽説人是食味、别聲、具備氣色而生的。味用來行氣，氣用來充實心志。水火鹽梅用來烹調魚肉，膳夫調和它，齊全它的味道，君子食之，用來平和其心。凡三牲五穀，承受五行而生，發出五味。天地生長它，是用來奉獻給人，聖人有節制地食用，以獲得健康。至於藥劑，是用來治病，豈是

天地生之，所以奉人，聖人節調，以致康强。若乃藥劑者，所以禦疾，豈常進之餌哉？况又金石性托酷烈，而燒治積年，包炎産毒，未易可制。夫秦、漢之君亦信方士矣，如盧生、徐福、欒大、李少君，後皆詐譎無成功。事暴前策，皆可驗視。《禮》："君之藥，臣先嘗之；父之藥，子先嘗之。"臣、子一也，願以所治劑，俾其人服之，竟一歲以考真僞，則無不驗矣。

帝怒，貶江陵令。

穆宗立，泌等誅，召潾，再遷刑部郎中。前率府倉曹參軍曲元衡杖民柏公成母死，有司以死在辜外，推元衡父蔭贖金，公成受賕不訴，以赦免。潾議曰："杖捶者，官得施所部，非所部，雖有罪，必請有司，明不可擅也。元衡非在官，公成母非所部，不可以蔭免。公成取賄仇家，利母之死，逆天性，當伏誅。"有詔元衡流，公成論死。久之，繇給事中爲汝州刺史，越法杖人輒死，以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遷左散騎常侍、集賢殿學士。改刑部侍郎，爲華州刺史。召拜兵部侍郎，出爲河南尹，復還舊官。卒，贈户部尚書，謚曰敬。

潾以道自任，悉心事上，疾黨附，不爲權近所持。嘗裒古今辭章，續梁昭明太子《文選》，自號《大和通選》，上之。當時文士非與游者皆不取，世恨其隘。憲宗竟以藥棄天下，世益謂潾知言。

穆宗雖誅泌，而後稍稍復惑方士。有布衣張臯者，上疏曰："神慮澹則血氣和，嗜欲勝則疾疹作。古之聖賢務自頤養，不以外物橈耳目、聲

經常飲用的食物？况且金石含有酷烈之性，加上燒製多年，包含炎火産生毒氣，不可輕易調製。秦、漢的君王也是相信方士的，如盧生、徐福、欒大、李少君，後來都弄虚作假没有成功。事情記載在前史，都可以翻閲檢驗。《禮》説："君王的藥，臣下先嘗它；父輩的藥，兒子先嘗它。"臣下、兒子是一樣的，希望用所煉製的藥劑，使煉製的人服用，滿一年以考證真假，就無不明驗了。

皇帝惱怒，貶裴潾爲江陵令。

穆宗即位，誅殺柳泌等，召入裴潾，兩次升官後任刑部郎中。前率府倉曹參軍曲元衡杖打平民柏公成的母親致死，有關部門認爲是死於罪罰期限以外，追究曲元衡以父蔭繳納贖金，柏公成接受賄賂不予上訴，因此赦免曲元衡。裴潾議論説："杖捶，任官者可施行於管轄範圍之内，不在管轄範圍之内，雖然有罪，必須請示有關部門，以明確不可擅自行事。曲元衡不是現任官職，柏公成的母親也不在管轄之下，不能因父蔭赦免。柏公成收取仇家賄賂，以母親之死謀利，背逆天性，應當誅殺。"下詔曲元衡流放，柏公成處死。許久，由給事中任汝州刺史，曾逾越法度杖打罪人致死，以太子左庶子在東都任職。升任左散騎常侍、集賢殿學士。改任刑部侍郎，任華州刺史。召入授任兵部侍郎，出任河南尹，又召入任舊官。去世，追贈户部尚書，謚號叫敬。

裴潾以道義自處，盡心侍奉皇上，嫉恨朋黨，不被權貴近臣所扶助。曾輯録古今文章，續梁昭明太子《文選》，自稱《大和通選》，獻給皇上。當時文士不是與他有交往的都不選取，世人恨他狹隘。憲宗終於因服食丹藥而去世，世人更認爲裴潾有遠見之言。

穆宗雖誅殺柳泌，後來漸漸又被方士迷惑。有位布衣張臯，上疏説："心思淡泊則血氣和順，嗜欲旺盛則疾病發生。古代的聖賢致力於自我保養，不因爲外物惑亂耳目、聲色敗壞情性，於是

色敗情性，繇是和平自臻，福慶用昌。在《易》，'無妄之疾，勿藥有喜'，在《詩》，'自天降康，降福穰穰'，此天人符也。然則藥以攻疾，無疾不用藥也。高宗時，處士孫思邈達於養生，其言曰：'人無故不應餌藥。藥有所偏助，則藏氣爲不平。'推此論之，可謂達見至理。夫寒暑爲賊，節宣乖度，有資於醫，尚當重慎。故《禮》稱：'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庶士猶爾，况天子乎？先帝晚節喜方士，累致危疾，陛下所自知，不可蹈前覆、迎後悔也。今人人竊議，直畏忤旨，莫敢言。臣蓬螜之生，非以邀寵，顧忠義可爲者，聞而默，則不安，願陛下無忽。"帝善其言，詔訪皋，不獲。

和平自然達到，福慶因此昌盛。在《易經》，'偶然的疾病，不以服藥而爲高興的事'，在《詩經》，'天降安康，降福多多'，這是天人相符。然而藥用來治病，無病就不用藥。高宗時期，處士孫思邈精通養生，其理論說：'人無故不應服藥。藥有所偏助，則臟氣因此不平。'推究此言，可謂洞達事理。大凡寒暑侵犯，調節宣散失度，需要依靠醫藥，尚且應當慎重。因此《禮》說：'醫不三代，不服其藥。'士子百姓尚且如此，何况天子呢？先帝晚年喜好方士，多次導致危病，陛下全都知道，不可重蹈覆轍、招致後悔。如今人人私下議論，衹是害怕觸犯旨意，無人敢言。臣生命如蓬草，不是以此來求寵，衹是以忠義作爲行事準則，聽到而默默不語，便心中不安，希望陛下不要忽略。"皇帝贊賞他的話，下詔求訪張皋，没有找到。

**李中敏**

李中敏，字藏之，系出隴西。元和中，擢進士第。性剛峭，與杜牧、李甘善，其文辭氣節大抵相上下。沈傳師觀察江西，辟爲判官。入拜侍御史。

李中敏，字藏之，先世出於隴西。元和年間，考中進士科。生性剛直，與杜牧、李甘友善，他們的文辭與氣節大抵相一致。沈傳師任江西觀察使，徵用他爲判官。召入授任侍御史。

鄭注誣逐宰相宋申錫，天下以目。大和六年，大旱，文宗内憂，詔詢所以致雨者。中敏時以司門員外郎上言："雨不時降，夏陽驕愆，苗欲槁枯，陛下憂勤，降德音，俾下得盡言。臣聞昔東海誤殺一孝婦，大旱三年。臣頃爲御史臺推囚，華封儒殺良家子三人，陛下赦封儒死。然三人者，亦陛下赤子也。神策士李秀殺平民，法當死，以禁衛，刑止流。宋申錫位宰相，生平饋致一不受，其道勁正，奸人忌之，陷不測之辜，獄不參驗，銜恨而没，天下士皆指目鄭注。臣知數冤必列訴上帝，天之降災，殆有由然。漢武帝國用空竭，桑弘羊興管榷之利，然卜式請亨以致雨。况申

鄭注誣陷并驅逐了宰相宋申錫，天下人側目以視。大和六年，大旱，文宗心中憂慮，下詔詢求招致雨水的辦法。李中敏當時以司門員外郎上奏說："雨水不按季節而降，夏日酷暑，青苗將要枯萎，陛下憂愁勞苦，降下德音，使臣下得以盡言。臣聽說從前東海誤殺一位孝婦，大旱三年。臣近來爲御史臺審訊囚犯，華封儒殺良家子弟三人，陛下赦免華封儒死罪。然而那三人，也是陛下的赤子。神策士李秀殺平民，依法當處死，因爲是禁衛，衹判以流放。宋申錫官任宰相，生平對於贈送一概不接受，其道德剛正，奸人忌恨他，以不測之罪陷害他，牢獄不加檢核驗證，含恨而死，天下人士都指目鄭注。臣知道多次受冤必定會列訴於上帝，上天降下災難，大概是有原因的。漢武帝時國家費用空竭，桑弘羊興起專賣之利，而卜式請求烹殺桑弘羊以招致雨

錫之枉，天下知之，何惜斬一注以快忠臣之魂，則天且雨矣。”帝不省。中敏以病告滿，歸潁陽。注誅，以司勛員外郎召。

累遷諫議大夫，爲理匭使，建言：“上書者將納於匭，有司先審其副，有不可，輒却之。臣謂匭出禁中，暮而入，爲下開必達之路，廣聰明，直枉結。若有司先裁可否，恐事不重密，非窮塞得自申意。請一裁諸上。”詔可。遷給事中。仇士良以開府階蔭其子，中敏曰：“内謁者監安得有子?”士良慚恚。繇是復棄官去。開成末，爲婺、杭二州刺史，卒于官。

李款

中敏所善李款，字言源。長慶初第進士，爲侍御史。注自邠寧入朝，款伏閤劾奏：“注内通敕使，外結朝臣，往來兩地，卜射賕謝。”帝不省。後寖用事，款被斥去。注死，繇倉部員外郎累遷江西觀察使。終澶王傅。

李甘

李甘，字和鼎。長慶末，第進士，舉賢良方正異等。累擢侍御史。鄭注侍講禁中，求宰相，朝廷嘩言將用之，甘顯倡曰：“宰相代天治物者，當先德望，後文藝。注何人，欲得宰相?白麻出，我必壞之。”既而麻出，乃以趙儋爲鄜坊節度使，甘坐輕肆，貶封州司馬。而李訓内亦惡注，繇是注卒不相。甘終于貶。

始，河南人楊牢，字松年，有至行。甘方未顯，以書薦於尹曰：“執事之部孝童楊牢，父茂卿，從田氏府，趙軍反，殺田氏，茂卿死。牢之兄蜀，三往索父喪，慮死不果至。牢

水。況且宋申錫的枉屈，天下知曉，何必吝惜殺一鄭注而快慰忠臣之魂，那麽天也將下雨了。”皇帝没有答覆。李中敏因病以任官到期告假，回潁陽。鄭注被殺，以司勛員外郎召入。

幾次升官後爲諫議大夫，任理匭使，建議説：“上書者要投匭進狀，主管官員先審閲其副本，有不同意的，便拒絶投入。臣認爲匭匣從禁中取出，日暮送進，爲臣民開啓一定能够通達的路徑，廣開視聽，平反枉屈。如果主持官員先裁定可否，恐怕事情不能嚴密，這不是使壅塞得以自由申訴之意。請求一律由皇上裁定。”下詔同意。升任給事中。仇士良以開府的官階使他的兒子受到蔭護，李中敏説：“宦官怎能有子?”仇士良羞愧惱怒。於是李中敏再次辭官而去。開成末年，任婺、杭二州刺史，死在任上。

李中敏的朋友李款，字言源。長慶初年考中進士科，任侍御史。鄭注從邠寧入朝，李款拜伏在閤門彈劾上奏：“鄭注内通敕使，外結朝臣，往來兩地，謀取賄賂。”皇帝不聽。後來鄭注逐漸當權，李款被驅逐。鄭注死後，李款由倉部員外郎連續升官後任江西觀察使。去世時任澶王傅。

李甘，字和鼎。長慶末年，考中進士科，又考中賢良方正科優等。幾次升官後任侍御史。鄭注在禁中爲皇帝講學，乞求宰相，朝廷紛紛議論將用鄭注，李甘明確提議説：“宰相是代天治民的人，應當首先有品德聲望，然後再論文章。鄭注是何人，想要得宰相?白麻詔書一出，我定要撕毁。”不久詔書頒出，而是以趙儋任鄜坊節度使，李甘因輕狂放肆獲罪，貶爲封州司馬。而李訓内心也厭惡鄭注，因此鄭注最終未能當宰相。李甘死於貶官任上。

起初，河南人楊牢，字松年，有極好的品行。李甘還未顯達，寫信推薦給河南尹説：“您主管的地區有位孝童楊牢，其父楊茂卿，在田氏幕府供職，趙軍反叛，殺了田氏，楊茂卿被害。楊牢的哥哥楊蜀，三次前往索求父親遺體，擔心

自洛陽走常山二千里，號伏叛壘，委髮羸骸，有可憐狀，仇意感解，以尸還之。單縗冬月，往來太行間，凍膚皸瘃，銜哀雨血。行路稠人爲牢泣，歸責其子，以牢勉之。牢爲兒踐操如此，未聞執事門唁而書顯之，豈樹風扶教意耶？且鄉人能嚙疽刲脞，急親之病，皆一時决耳，猶蒙表其閭，脱之徭，上有大禮則差問以粟帛。今河北驕叛，萬師不能攘，而牢徒步請尸仇手，與夫含腐忍瘡者孰多？牢絶乳即能詩，洛陽兒曹壯於牢者皆出其下。聞牢之贖喪，潞帥償其費，其葬也，滑帥賻之財，斯執事之事，他人既篡之矣。即有稱牢於上者，執事能無恨其後乎？”其激卬自任類此。牢後亦擢進士第。

遇難而終究没有到達目的地。楊牢從洛陽奔往常山二千里，號哭俯伏在叛軍營壘前，披散頭髮體貌瘦弱，很可憐的樣子，仇敵心意感化，將尸首還給他。冬天穿着單層縗麻，來往於太行山間，皮膚凍裂生瘡，流着血含着悲痛。衆多行路人爲楊牢哭泣，回去督責孩子，以楊牢來勉勵他們。楊牢作爲兒輩如此堅守操行，没聽説主管官員親自去慰問并上書表彰他，難道是樹立風俗扶助教化之意嗎？況且鄉人能咬瘡割股，急父母之病，都是出於一時的決斷而已，尚且蒙受所在鄉里表彰，免去徭役，朝廷有隆重典禮時則派人送上粟帛慰問。如今河北驕縱反叛，萬人之師不能消滅，而楊牢徒步向仇敵索求父親尸首，那些含腐肉忍瘡傷的人誰能勝過？楊牢斷奶以後就能賦詩，洛陽孩兒比楊牢年長的都不如他。聽説楊牢贖取父親的遺體，潞州節度使賞給他費用，安葬時，滑州節度使送給喪事所用的財物，這是主管官員的事，他人已代替做了。假使有人將楊牢薦舉給皇上，主管官員能不恨自己落在别人後面嗎？”李甘的激昂仗義大多如此。楊牢後來也考中進士科。

贊曰：夫以下摩上，士所甚患，然取名最多，故上失德則與下争名，而後有誅夷斥竄事。然或依古肆言，高而難從，以邀主賈直者，逆之似傷道，行之不切時，此言事常弊也。若廷珪數子，優游彌縫，皆中時病，非所謂賈直自榮者也。至渤争晏朝，潾諫方士，甘斥鄭注不可作宰相，排寵救危，不得不爾，賢哉！

贊曰：大凡以下犯上，士人非常憂慮，然而取得名譽最多，因此上失德行則與下争名，而後有誅殺放逐之事。然而有人依照古人放肆言論，誇誇其談而難以實行，以批評主上而收買直言的名聲，背逆它似有傷道義，實行它則不合時宜，這是論事的常病。而張廷珪幾人，無所顧忌彌合補綴缺漏，都切中時病，不是所謂以收買直言的名聲而抬高身價的人。至於李渤争論坐朝過晚，裴潾諫阻方士，李甘斥責鄭注不可以做宰相，排除寵幸救助危難，不得不這樣，賢啊！



# 唐書卷一百一十九

## 列傳第四十四

### 武李賈白列傳

#### 武平一

武平一，名甄，以字行，潁川郡王載德子也。博學，通《春秋》，工文辭。武后時，畏禍不敢與事，隱嵩山修浮圖法，屢詔不應。中宗復位，平一居母喪，迫召爲起居舍人，丐終制，不見聽。景龍二年，兼修文館直學士。時天子暗柔不君，韋后烝亂，外戚盛。平一重斥語，即自請抑母黨，上言："去歲熒惑入羽林，太白再經天，太陽虧，月犯大角。臣聞災不妄生，上見下應，信如景響。《詩》曰：'唯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陛下天性孝愛，戚屬外家，恩洽澤濡。臣一宗，階三等，家數侯，朱輪華轂，過許、史、梁、鄧遠甚。恩崇者議積，位厚者釁速，故月滿必虧，日中則移，時不再來，榮難久藉。昔永淳之後，王室多難，先聖從權，故臣家以宗子竊祿疏封。今上聖復辟，宜退守園廬，乃再假光寵，爵封如初，高班厚位，遂超涯極。故陰氣僭陽，河、洛泛溢。昔王族驕盈，梅福上書；竇氏專縱，丁鴻進諫。且后妃之家，恩過寵深，一朝覆没，遂無噍類。願思仰損之宜、長遠之策，推遠時權，以全親親。"帝慰勉，不許。遷考功員外郎。

武平一，名叫甄，以字行世。是潁川郡王武載德的兒子。學問廣博，精通《春秋》，擅長文章。武后時，他畏懼禍害不敢參與政事，隱居嵩山研習佛法，多次徵召不去。中宗復位，武平一爲母親服喪，被迫召入任起居舍人，他請求服滿三年喪制，不被准許。景龍二年，武平一兼修文館直學士。當時天子昏暗柔弱不實行君主事，韋后淫亂，外戚權勢熾盛。武平一看重非議，便主動請求抑制母黨，他上奏説："去年熒惑星進入羽林星，太白星再次經過天空，太陽虧蝕，月犯大角星宿。臣聽説災禍不隨便發生，天上出現地下相應，的確猶如影子隨形猶如響聲有回音。《詩經》説：'惟有文王，小心翼翼，勤勉侍奉上帝，篤念多福。'陛下天性孝順友愛，親屬外戚，恩澤周遍。臣的宗族，官階三等，家中有幾個侯爵，朱輪彩車，超過漢代的外戚許、史、梁、鄧四姓很遠。恩惠崇高者非議衆多，地位優厚者怨恨迅速，因此月亮圓滿必然虧缺，日到中天便要下移，時間不再來臨，名位難以長久依靠。從前永淳以後，王室多難，先聖放縱權力，因此臣家以皇族子弟竊官獲封。如今聖上恢復皇位，臣應該退守家園，却仍然承蒙寵遇，封爵如初，高官厚位，過度崇高。因此陰氣盛於陽氣，河、洛泛濫。從前漢時王氏一族驕傲自滿，梅福上書；竇氏專横放縱，丁鴻進諫。而且后妃之家，恩寵過深，一朝覆滅，便没有能活下來的。希望考慮限制合宜、長遠之策，辭讓遠離時權，以保全親

于時，太平、安樂公主各立黨相報毀，親貴離閲，帝患之，欲令敦和，以訪平一。因上書曰："病之在四體者，迹分而易逐；居心腹者，候遽而難治。刑政乖舛，四支疾也；親權猜間，心腹患也。《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詩》曰：'協比其鄰，婚姻孔云。'是知親族以輯睦爲義也。自頃權貴猜防，外和內離，怨結姻婭，疑生骨肉。邀榮之徒，詭獻忠款；膏脣之伍，苟輸讒計。脅肩邸第之中，嚬頤媪宦之側。故過從絶，猜嫌構，親愛乖，黨與生。積霜成冰，禍不可既。願悉召近親貴人，會宴內殿，告以輯睦，申以恩勤，斥奸人，塞讒路。若猶未已，則捨近圖遠，抑慈示嚴，惟陛下之命。"帝美其忠切，卒不用。

初，崔日用自言明《左氏春秋》諸侯官族。它日，學士大集，日用折平一曰："君文章固耐久，若言經，則敗績矣。"時崔湜、張説素知平一該習，勸令酬詰，平一乃請所疑。日用曰："魯三桓，鄭七穆，奈何？"答曰："慶父、叔牙、季友，桓三子也。孟孫至彘凡九世，叔孫舒、季孫肥凡八世。鄭穆公十一子，子然及士子孔、子孔三族亡，子羽不爲卿，故稱七穆，子罕、子駟、子良、子國、子游、子印、子豐也。"一坐驚服。平一問日用曰："公言齊桓公、楚莊王時，諸侯屬齊若楚凡幾？平公、靈王時，諸侯屬晉、楚凡幾？晉六卿，齊、楚執政幾何人？"日用謝曰："吾不知，君能知乎？"平一條舉始末，無留語。日用曰："吾請北面。"闔坐

族。"皇帝安慰勸勉，不加允許。武平一升任考功員外郎。

當時，太平、安樂公主各樹黨羽相互排擠詆毀，王室至親相互仇視，皇帝爲此憂慮，想使他們合好，以此詢問武平一。武平一於是上書說："疾病在四肢的，病變分散而容易除去；在心腹的，症候迅猛而且難以醫治。刑政不够一致，是四肢的疾病；親族爲權力猜疑離間，是心腹的禍患。《尚書》說：'能顯明出衆的才德，以和睦九族，九族和睦，協調百官。'《詩經》說：'君王爲政先和協近親，親族很相依歸附。'可知親族以和睦爲義。近來權貴互相猜疑防範，外和內離，姻親結怨，骨肉生疑。求榮之徒，假獻忠誠；油滑之輩，妄進讒言。諂媚於王侯顯貴府第之中，畏縮在乳母宦官之旁。因此往來斷絶，猜嫌形成，親愛背離，朋黨產生。積霜成冰，禍不可免。希望召集全部近親貴人，在內殿聚宴，告知和睦的道理，申明父母的慈愛與辛勞。驅逐奸人，杜塞讒言。如果仍然不行，則捨近圖遠，克制慈容示以威嚴，祇由陛下發布命令了。"皇帝欣賞他的忠直，而最終沒有采用他的意見。

起初，崔日用自稱通曉《左氏春秋》諸侯官族。一日，學士大集聚，崔日用屈辱武平一說："君的文章固然耐久，如果談論經義，就一敗塗地了。"當時崔湜、張說平時知道武平一博學，勸他應接質問，武平一便請求提出疑問。崔日用說："魯國三桓，鄭國七穆，指的什麽？"武平一回答說："慶父、叔牙、季友，是魯桓公的三個兒子。孟孫到彘共九世，叔孫舒、季孫肥共八世。鄭穆公有十一個兒子，子然及士子孔、子孔三族斷絶，子羽不爲卿，因此稱爲七穆，即子罕、子駟、子良、子國、子游、子印、子豐。"滿座驚異佩服。武平一問崔日用說："公說齊桓公、楚莊公時，諸侯歸屬齊及楚的有多少？平公、靈王時，諸侯歸屬晉、楚的有多少？晉國的六卿，在齊、楚執政的有幾人？"崔日用推辭說："我不知道，君能知道嗎？"武平一列舉始末，沒有停頓。崔日用說："我請求北面稱臣。"滿座大笑。

大笑。

後宴兩儀殿，帝命后兄光禄少卿嬰監酒，嬰滑稽敏給，詔學士嘲之，嬰能抗數人。酒酣，胡人襪子、何懿等唱"合生"，歌言淺穢，因倨肆，欲奪司農少卿宋廷瑜賜魚。平一上書諫曰："樂，天之和，禮，地之序；禮配地，樂應天。故音動於心，聲形于物，因心哀樂，感物應變。樂正則風化正，樂邪則政教邪，先王所以達廢興也。伏見胡樂施于聲律，本備四夷之數，比來日益流宕，異曲新聲，哀思淫溺。始自王公，稍及閭巷，妖伎胡人、街童市子，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質，咏歌蹈舞，號曰'合生'。昔齊衰，有《行伴侣》，陳滅，有《玉樹後庭花》，趨數驁僻，皆亡國之音。夫禮慊而不進即銷，樂流而不反則放。臣願屏流僻，崇肅雍，凡胡樂，備四夷外，一皆罷遣。况兩儀、承慶殿者，陛下受朝聽訟之所，比大饗群臣，不容以倡優媟狎虧污邦典。若聽政之暇，苟玩耳目，自當奏之後廷可也。"不納。

玄宗立，貶蘇州參軍，徙金壇令。平一見寵中宗，時雖宴豫，嘗因詩頌規誡，然不能卓然自引去，故被謫。既謫而名不衰。開元末，卒。

孫元衡、儒衡别傳。

**李乂**

李乂，字尚真，趙州房子人。少孤。年十二，工屬文，中書令薛元超曰："是子且有海内名。"第進士、茂才異等，累調萬年尉。長安三年，詔雍州長史薛季昶選部吏才中御史者，季昶以乂聞，擢監察御史。劾奏

後來群臣在兩儀殿宴樂，皇帝命皇后的兄長光禄少卿韋嬰監酒，韋嬰滑稽機敏，皇帝詔令學士嘲弄他，韋嬰能同時對付好幾個人。酒醉以後，胡人襪子、何懿等演唱"合生"歌舞，歌辭淺薄污穢，於是傲慢放肆，想要搶奪司農少卿宋廷瑜的賜魚袋。武平一上書規勸説："樂，是天的諧和；禮，是地的次序。禮配地，樂應天。所以音從心中産生，聲隨物而具形，有動於心而産生哀樂，有感於物而相應變化。樂正則風化正，樂邪則政教邪，這是先王通達廢興的緣由。伏見胡樂用於聲律，本來是爲了具備四夷的數目，近來日益放蕩，異曲新聲，哀思淫溺。從王公開始，漸漸傳及百姓，妖伎胡人，街市童子，或者議論妃嬪公主的性情與容貌，或者列舉王公大臣的外表與秉性，歌咏舞蹈，號稱'合生'。從前南齊衰落，有《行伴侣》曲，陳朝滅亡，有《玉樹後庭花》曲，急速傲邪，都是亡國之音。大凡禮有欠缺而不加補益便會消亡，樂生流蕩而不加恢復則會放縱。臣希望排除放蕩偏邪，崇尚整齊和諧，凡是胡樂，除過具備四夷之數者外，一律停止廢除。况且兩儀殿、承慶殿，是陛下接受朝拜聽取訴訟的地方，近來大宴群臣，不允許以樂伎胡鬧污損國家典章。如果在處理政務的閑暇，苟且娱樂一下耳目，自應在後宫演奏就可以了。"不被采納。

玄宗即位，武平一貶爲蘇州參軍，調任金壇令。武平一受中宗寵愛，當時雖宴飲娱樂，曾以詩頌規誡，但不能保持操守自行引退，因此被貶。武平一被貶以後而名聲不衰。開元末年，去世。

武平一的孫子武元衡、武儒衡另有傳。

李乂，字尚真，趙州房子人。幼年喪父。十二歲時，擅長寫文章，中書令薛元超説："這孩子將馳名海内。"考中進士科和茂才異等科，幾次調任萬年尉。長安三年，詔令雍州長史薛季昶選擇部下官吏中具備御史才能者，薛季昶把李乂推薦給皇上，升任監察御史。彈劾上奏無所迴

無避。景龍初，葉静能怙勢，乂條其奸，中宗不納。遷中書舍人、修文館學士。

避。景龍初年，葉静能倚仗權勢，李乂列舉他的邪惡，中宗不聽取。李乂升任中書舍人、修文館學士。

帝遣使江南，發在所庫貲以贖生，乂上疏以爲："江南魚鱉之利，衣食所資。江湖之生無既，而府庫之財有限，與其拯物，不如憂民。且鬻生之徒惟利所視，錢刀日至，網罟歲廣，施之一朝，營之百倍。若回所贖之貲，减方困之徭，其澤多矣。"

皇帝派遣使者前往江南，發放所在地府庫錢財以贖生，李乂上書認爲："江南有魚鱉之利，是衣食的依賴。江湖的生育無限，而府庫的錢財有限，與其拯救生物，不如憂念民衆。况且出賣生物之徒唯利是圖，錢幣天天收入，網羅年年增加，一朝施行，百倍營求。如果收回救生的錢物，减免正當貧困的徭賦，帶給百姓的恩澤是很多的。"

韋氏之變，詔令嚴促，多乂草定。進吏部侍郎，仍知制誥。與宋璟等同典選事，請謁不行，時人語曰："李下無蹊徑。"改黄門侍郎，封中山郡公。制敕不便，輒駁正。貴幸有求官者，睿宗曰："朕非有靳，顧李乂不可過耳！"諫罷金仙、玉真二觀，帝雖不從，優容之。太平公主干政，欲引乂自附，乂深自拒絶。

韋氏政變，詔令緊急，大多數詔令爲李乂起草撰定，進任吏部侍郎，并知制誥。他與宋璟等共同掌管選官之事，堵塞告求之道，當時人説："李下無蹊徑。"改任黄門侍郎，封中山郡公。遇到制書敕令有不合適的地方，往往加以駁正。權貴近臣有求官的，睿宗説："不是朕吝惜，衹是李乂不能通過啊！"李乂上諫停止修建金仙、玉真二觀，皇帝雖然不允許，却和氣地寬容了他。太平公主干涉政事，想拉攏李乂依附，李乂堅决拒絶。

開元初，姚崇爲紫微令，薦爲侍郎，外托引重，實去其糾駁權，畏乂明切也。未幾，除刑部尚書。卒，年六十八，贈黄門監，謚曰貞。遺令薄葬，毋還鄉里。

開元初年，姚崇任紫微令，推薦李乂任侍郎，對外説是重用，實際是免去他舉發辯駁的權力，害怕李乂的明瞭直切。不久，授任刑部尚書。去世，終年六十八歲，追贈黄門監，謚號叫貞。遺言讓薄葬，靈柩不歸還家鄉。

乂沈正方雅，識治體，時稱有宰相器。葬日，蘇頲、畢構、馬懷素往祖之，哭曰："非公爲慟而誰慟歟！"乂事兄尚一、尚貞孝謹甚，又俱以文章自名，弟兄同爲一集，號《李氏花萼集》，乂所著甚多。尚一終清源尉，尚貞博州刺史。

李乂嚴肅正直大方文雅，懂得治理的大體，當時稱他有宰相才能。安葬李乂這天，蘇頲、畢構、馬懷素前去路祭，哭着説："不爲公悲慟而爲誰悲慟呢！"李乂侍奉兄長李尚一、李尚貞十分孝敬，他們又都以文章知名，弟兄合編爲一集，號稱《李氏花萼集》，李乂所寫很多。李尚一死時任清源尉，李尚真任博州刺史。

**賈曾**

賈曾，河南洛陽人。父言忠，貌魁梧，事母以孝聞，補萬年主簿。護役蓬萊宫，或短其苛，高宗廷詰，辯列詳諦，帝異之，擢監察御史。方事遼東，奉使稟軍餉，還，奏上山川

賈曾，河南洛陽人。父親賈言忠，體貌魁梧，侍奉母親以孝順聞名，補任萬年主簿。督工修造蓬萊宫，有人指責他苛刻，高宗當廷質問，辯明舉説詳盡，皇帝覺得他有奇特的才能，升任監察御史。正值用兵遼東，奉使命運送軍餉，回

道里，并陳高麗可破狀。帝問："諸將材否?"對曰："李勣舊臣，陛下所自悉。龐同善雖非鬥將，而持軍嚴。薛仁貴票勇冠軍，高偘忠果而謀，契苾何力性沈毅，雖忌前，有統御才。然夙夜小心，忘身憂國，莫逮於勣者。"帝然所許，衆亦以爲知言。累轉吏部員外郎。李敬玄兼尚書，言忠尚氣，及主選，不能下，貶邵州司馬。失武懿宗意，下獄幾死，左除建州司户參軍，卒。

朝，奏報皇上山川地理道路遠近，并陳述可以攻克高麗的情況。皇帝問："各位將領才能如何?"他回答說："李勣是舊臣，是陛下所知道的。龐同善雖然不是戰將，却管理軍隊嚴整。薛仁貴勇冠全軍，高偘忠勇果敢而有謀略，契苾何力性格沉穩剛毅，雖然愛妒忌有功的人，却有統帥的才能。不過日夜小心謹慎，憂國忘己，没有能比得上李勣的。"皇帝同意他對各位將領的稱贊，衆人也認爲是知言。幾次轉官後任吏部員外郎。李敬玄兼尚書，賈言忠意氣用事，等到主持選官時，不服李敬玄，貶爲邵州司馬。他與武懿宗意見不合，下到獄中幾乎死去，貶任建州司户參軍，去世。

曾少有名，景雲中，爲吏部員外郎。玄宗爲太子，遴選宫僚，以曾爲舍人。太子數遣使采女樂，就率更寺肄習，曾諫曰："作樂崇德，以和人神。《韶》、《夏》有容，《咸》、《英》有節，而女樂不與其間。昔魯用孔子幾霸，戎有由余而强，齊、秦遺以女樂，故孔子行，由余出奔。良以冶容哇咬，蠱心喪志，聖賢疾之最甚。殿下渴賢之美未彰，好伎之聲先聞，非所以追啓誦、嗣堯舜之烈也。餘閑宴私，後廷伎樂，古亦有之，猶當秘隱，不以示人，况閲之所司，明示群臣哉！願下令屏倡優女子，諸使者采召，一切罷止。"太子手令嘉答。

賈曾少年時就有名氣，景雲年間，任吏部員外郎。玄宗爲太子，挑選東宫官員，以賈曾爲太子舍人。太子多次派使臣選召女樂，在率更寺練習。賈曾勸諫説："作樂崇尚道德，用以和諧人神。《韶》樂、《夏》樂有法度，《咸》曲、《英》聲有節制，而女樂不在其中。從前魯國任用孔子幾乎稱霸，西戎任用由余而勢力强大，齊國、秦國送給它們女樂，因此孔子出行，由余出逃。確實因爲她們打扮妖艶歌舞不雅，蠱惑人心喪失意志，聖賢最爲痛恨。殿下渴求賢能的美德還未顯揚，喜好樂伎的名聲却先傳出，哪裏是以此來追隨夏啓姬誦、繼承堯舜的功業啊。閑餘時舉行私宴，召來後宫伎樂表演，古代也是有的，但是應當隱蔽，不要讓别人看到，何况在有關官署演練，公然昭示給群臣呢！希望下令屏除歌舞女子，各位使者采訪召集女樂的行動，全部停止。"太子手令答復稱贊。

俄擢中書舍人，以父嫌名不拜，徙諫議大夫，知制誥。天子親郊，有司議不設皇地祇位，曾請合享天地如古制并從祀等坐。睿宗詔宰相禮官議，皆如曾請。開元初，復拜中書舍人，曾固辭。議者謂中書乃曹司，非官稱，嫌名在禮不諱，乃就職。與蘇晋同掌制誥，皆以文辭稱，時號"蘇賈"。後坐事貶洋州刺史。歷虔、鄭

不久賈曾升任中書舍人，因與父親的名字同音而不接受，升任諫議大夫，知制誥。天子郊祭，有關部門建議不設皇地祇之位，賈曾請求按照古代制度合祭天地并設從祀等坐次。睿宗下詔宰相與禮官商議，都同意賈曾的請求。開元初年，賈曾再次授任中書舍人，賈曾堅持不接受。議論的人説中書是官署，不是官名，名字同音按照禮不必避諱，於是賈曾就職。與蘇晋共同掌管制誥，他倆都以文章著名，當時稱爲"蘇賈"。

等州刺史，還禮部侍郎，卒。

子至。

賈至

至字幼鄰，擢明經第，解褐單父尉。從玄宗幸蜀，拜起居舍人，知制誥。帝傳位，至當譔册，既進稿，帝曰："昔先天誥命，乃父爲之辭，今兹命册，又爾爲之，兩朝盛典，出卿家父子手，可謂繼美矣。"至頓首，嗚咽流涕。歷中書舍人。

至德中，將軍王去榮殺富平令杜徽，肅宗新得陜，且惜去榮材，詔貸死，以流人使自效。至諫曰："聖人誅亂，必先示法令，崇禮義。漢始入關，約法三章，殺人者死，不易之法也。按將軍去榮以朔方偏裨提數千士，不能整行列，挾私怨殺縣令，有犯上之逆。或曰去榮善守，陜新下，非去榮不可守，臣謂不然。李光弼守太原，程千里守上黨，許叔冀守靈昌，魯炅守南陽，賈賁守雍丘，張巡守睢陽，初無去榮，未聞賊能下也。以一能而免死，彼弧矢絶倫、劍術無前者，恃能犯上，何以止之！若捨去榮，誅將來，是法不一而招罪人也。惜一去榮，殺十去榮之材，其傷蓋多。彼逆亂之人，有逆於此而順於彼乎？亂富平而治於陜乎？悖縣令，能不悖於君乎？律令者，太宗之律令，陛下不可以一士小材，廢祖宗大法。"帝詔群臣議，太子太師韋見素、文部郎中崔器等皆以爲："法者，天地大典，王者不敢專也。帝王不擅殺，而小人得擅殺者，是權過人主。開元以前，無敢專殺，尊朝廷也；今有之，是弱國家也。太宗定天下，陛下復鴻業，則去榮非至德罪人，乃貞觀罪人也。其罪祖宗所不赦，陛下可易之

後來賈曾因事受牽連貶爲洋州刺史。賈曾歷任虔、鄭等州刺史，升任禮部侍郎，去世。

賈曾的兒子賈至。

賈至，字幼鄰，考中明經科，出仕任單父尉。隨從玄宗臨幸蜀地，授任起居舍人，知制誥。皇帝傳位，賈至承擔撰寫册文，進上草稿，皇帝説："從前先天皇帝的誥命，是你父親撰寫的，今天這册文，又是你撰寫的，兩朝盛典，出自你家父子之手，可謂繼承了美好的事業啊。"賈至叩拜，嗚咽着流下眼淚。歷任中書舍人。

至德年間，將軍王去榮殺了富平令杜徽，肅宗剛取得陜州，并且憐惜王去榮的才能，下詔免去死罪，作爲流放的人使他立功贖罪。賈至上諫説："聖人討平叛亂，必定首先明示法令，崇尚禮義。漢軍開始入關，約法三章，殺人者處死，這是不變的法令。審查將軍王去榮作爲朔方偏將率領數千兵士，不能整齊行列，挾帶私怨殺了縣令，有犯上的叛逆行爲。有人説王去榮善於守衛，陜州新近攻下，没有王去榮就不可以堅守，臣認爲不是這樣。李光弼防守太原，程千里防守上黨，許叔冀防守靈昌，魯炅防守南陽，賈賁防守雍丘，張巡防守睢陽，起初没有王去榮，也没聽説賊軍能攻下，因爲他有一技之長而免去死罪，那些無以倫比的弓箭手、獨一無二的擊劍者，如果也依持技能犯上作亂，又怎樣去制止他們！如果寬免王去榮，誅殺後來者，是法令不一而招致罪人啊。憐惜一個王去榮，殺害十個有王去榮那樣才能的人，損傷是很多的。那些逆亂的人，有背叛於此而歸順於彼的嗎？有作亂於富平而治理於陜州的嗎？觸犯縣令，能不冒犯君王嗎？律令，是太宗的律令，陛下不能以一個將士的小才，廢棄祖宗的大法。"皇帝詔令群臣議論，太子太師韋見素，文部郎中崔器等都認爲："法，是天地大典，王者不敢專斷。帝王不能擅自殺罰，而小人得以擅自殺罰的原因，是權力超過了人主。開元以前，無人膽敢擅自殺人，是尊重朝廷；如今有這種情況，是輕視國家。太宗安定天下，陛下恢復大業，那麼王去榮不是至德的罪

耶?”詔可。

人，便是貞觀的罪人。他的罪祖宗都不能赦免，陛下可以改變祖宗大法嗎?”下詔許可。

蒲州刺史以河東瀕賊，徹傅城廬舍五千室，不使賊得保聚，民大擾。詔遣至尉安，官助營完，蒲人乃安。坐小法，貶岳州司馬。

蒲州刺史認爲河東瀕臨賊敵，拆除靠近城垣的五千間房屋，以使賊軍不得以此做爲保衛，民衆大爲驚擾。下詔派遣賈至安慰，官府幫助營建修繕完畢，蒲州百姓纔安定下來。賈至因犯小法獲罪，貶爲岳州司馬。

寶應初，召復故官，遷尚書左丞。楊綰建請依古制，縣令舉孝廉于刺史，刺史升天子禮部。詔有司參議，多是綰言。至議以爲：“自晉後，衣冠遷徙，人多僑處，因緣官族，所在占籍。今鄉舉取人未盡，請廣學校，增國子博士員，十道大州得置大學館，詔博士領之，召置生徒。使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議者更附至議。轉禮部侍郎，待制集賢院。

寶應初年，召入賈至官復原職，升任尚書左丞。楊綰建議請依照古制，縣令推舉孝廉給刺史，再由刺史推薦給天子禮部。下詔有關部門參議，大多贊同楊綰的提議。賈至議論認爲：“自從晉代以後，士大夫遷徙，人們大多寄居異地，依據以封邑、官職爲姓的宗族，落籍到所在之處。如今鄉里舉薦取人制度不能完善，請求廣立學校，增加國子博士人數，十道大州可以設立大學館，詔令博士掌管，招收學生。使留在家鄉的人，由鄉里舉薦，寄居在異地的人，由學校推舉。”議論者改而附和賈至的意見。賈至改任禮部侍郎，待制集賢院。

大曆初，徙兵部。累封信都縣伯，進京兆尹。七年，以右散騎常侍卒，年五十五，贈禮部尚書，謚曰文。

大曆初年，賈至調任兵部侍郎。幾次進封爲信都縣伯，進任京兆尹。七年，在右散騎常侍任上去世，終年五十五歲，追贈禮部尚書，謚號叫文。

**白居易**

白居易，字樂天，其先蓋太原人。北齊五兵尚書建，有功于時，賜田韓城，子孫家焉。又徙下邽。父季庚，爲彭城令，李正己之叛，説刺史李洧自歸，累擢襄州别駕。

白居易，字樂天，他的祖先是太原人。北齊五兵尚書白建，在當時立功，賜田地於韓城，子孫在此安家。又遷到下邽。父親白季庚，任彭城令，李正己反叛，他勸説刺史李洧主動歸順，幾次升官後任襄州别駕。

居易敏晤絶人，工文章。未冠，謁顧况。况，吴人，恃才少所推可，見其文，自失曰：“吾謂斯文遂絶，今復得子矣!”貞元中，擢進士、拔萃皆中，補校書郎。元和元年，對制策乙等，調盩厔尉，爲集賢校理，月中，召入翰林爲學士。遷左拾遺。

白居易聰敏超人，擅長作文章。未成年時，謁見顧况。顧况，是吴人，倚仗才能對别人很少能推重稱贊，見了白居易的文章，脱口而説：“我以爲文人從此絶滅了，如今又得到了你!”貞元年間，白居易應考進士、拔萃科都考中，補任校書郎。元和元年，對制策爲乙等，調任盩厔尉，任集賢校理，在這個月中，召白居易入翰林院任學士。升任左拾遺。

四年，天子以旱甚，下詔有所蠲貸，振除災沴。居易見詔節未詳，即

四年，天子因旱情嚴重，下詔適當蠲免借貸，救除災害。白居易見詔文不够具體詳盡，便

建言乞盡免江淮兩賦，以救流瘠，且多出宫人。憲宗頗采納。是時，于頔入朝，悉以歌舞人内禁中，或言普寧公主取以獻，皆頔嬖愛。居易以爲不如歸之，無令頔得歸曲天子。李師道上私錢六百萬，爲魏徵孫贖故第，居易言："徵任宰相，太宗用殿材成其正寢，後嗣不能守，陛下猶宜以賢者子孫贖而賜之。師道人臣，不宜掠美。"帝從之。河東王鍔將加平章事，居易以爲："宰相天下具瞻，非有重望顯功不可任。按鍔誅求百計，不恤雕瘵，所得財號爲'羨餘'以獻。今若假以名器，四方聞之，皆謂陛下得所獻，與宰相。諸節度私計曰：'誰不如鍔？'争裒割生人以求所欲。與之則綱紀大壞，不與則有厚薄，事一失不可復追。"是時，孫璹以禁衛勞，擢鳳翔節度使。張奉國定徐州，平李錡有功，遷金吾將軍。居易爲帝言："宜罷璹，進奉國，以竦天下忠臣心。"度支有囚繫閿鄉獄，更三赦不得原。又奏言："父死，縶其子，夫久繫，妻嫁，債無償期，禁無休日，請一切免之。"奏凡十餘上，益知名。

建議乞請全部免去江淮兩賦，以救助逃荒的飢民，并多放出一些宫人。憲宗認真采納。這時，于頔入朝，全部以歌舞伎人充入宫中，有人說是普寧公主取來獻給皇上，都是于頔的寵愛。白居易認爲不如放還她們，不讓于頔得以曲附天子。李師道進上私錢六百萬，爲魏徵的孫子贖回舊宅，白居易說："魏徵任宰相，太宗用殿堂之材修成他的正室，後代不能保持，陛下也應當因他是賢者子孫而贖回并賜還給他。李師道作爲臣下，不應當掠取美名。"皇帝同意。河東王鍔將要加授平章事，白居易認爲："宰相爲天下衆人所瞻仰，没有崇高聲望和顯著的功績不能擔任。根據王鍔百般索求，不憫惜民生疾苦，所得資財號稱'羨餘'而獻給皇上。現在如果給予他名譽和職務，四方聽說，都認爲陛下得了他的上貢，纔給了他宰相。諸位節度私下謀計說：'誰不如王鍔？'争相剥削生民以追求欲望。給予他們則綱紀大壞，不給予則有厚薄之别，事情一旦失誤就不可以再追悔了。"這時，孫璹因禁衛有功，升任鳳翔節度使。張奉國定徐州，平李錡有功，升任金吾將軍。白居易對皇帝說："應該免去孫璹，進任張奉國，以振奮天下忠臣之心。"度支有囚犯拘禁在閿鄉獄中，經過三次大赦不得寬免。白居易又上奏說："父親死去，拘禁他的兒子，丈夫長期關押，妻子改嫁，債務没有償還的日期，囚禁没有休止的日子，請求全部寬免。"白居易一共進上十餘次奏章，更加知名。

會王承宗叛，帝詔吐突承璀率師出討，居易諫："唐家制度，每征伐，專委將帥，責成功，比年始以中人爲都監。韓全義討淮西，賈良國監之；高崇文討蜀，劉貞亮監之。且興天下兵，未有以中人專統領者。神策既不置行營節度，即承璀爲制將，又充諸軍招討處置使，是實都統。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後世且傳中人爲制將自陛下始，陛下忍受此名哉？且劉濟等洎諸將必耻受承璀節制，心有不樂，無以立功。此乃資承宗之奸，挫

適逢王承宗反叛，皇帝詔令吐突承璀率軍隊出討，白居易上言勸諫："唐家制度，每當征伐，全權委托將帥，要求成功，近年開始以宦官任都監。韓全義討伐淮西，賈良國監軍；高崇文討伐蜀，劉貞亮監軍。况且出動天下軍隊，没有以宦官全權統領的。神策軍既然不設行營節度，即以吐突承璀爲制將，又充任諸軍詔討處置使，實際上是都統。恐怕四方聽說，必然輕視朝廷。而且後世傳言宦官爲制將從陛下開始，陛下忍心接受這名聲嗎？并且劉濟等以至各位將領必定耻於接受吐突承璀節制，心中不愉快，無從立功。這是助長王承宗的邪惡，挫折諸將領的鋭氣。"皇帝

諸將之銳。”帝不聽。既而兵老不决，居易上言：“陛下討伐，本委承璀，外則盧從史、范希朝、張茂昭。今承璀進不决戰，已喪大將，希朝、茂昭數月乃入賊境，觀其勢，似陰相爲計，空得一縣，即壁不進，理無成功。不亟罷之，且有四害。以府帑金帛、齊民膏血助河北諸侯，使益富强，一也。河北諸將聞吴少陽受命，將請洗滌承宗，章一再上，無不許，則河北合從，其勢益固。與奪恩信，不出朝廷，二也。今暑濕暴露，兵氣熏烝，雖不顧死，孰堪其苦？又神策雜募市人，不忸于役，脱奔逃相動，諸軍必摇，三也。回鶻、吐蕃常有游偵，聞討承宗歷三時無功，則兵之强弱，費之多少，彼一知之，乘虚入寇，渠能救首尾哉？兵連事生，何故蔑有？四也。事至而罷，則損威失柄，祇可逆防，不可追悔。”亦會承宗請罪，兵遂罷。

不聽。後來軍隊疲憊遲遲不能决勝，白居易上奏：“陛下討伐，本來委任吐突承璀，外有盧從史、范希朝、張茂昭。如今吐突承璀進兵而不决戰，已失去大將責任，范希朝、張茂昭數月纔進入賊境，觀察他們的趨勢，似乎暗中勾結互相謀計，得到一座空縣城，便駐軍不前，照理無法成功。不立即罷免他，將有四種害處。以府庫金帛、平民膏血資助河北諸侯，使它更加富强，這是一。河北諸將聽説吴少陽接受朝命，將請求爲王承宗昭雪，奉章一再進上，無不同意，那麽河北聯合，他們的勢力更加强大。給予或剥奪恩信，不由朝廷，這是二。如今氣候濕熱大軍露天停留於原野，殺氣逼人，將士雖然奮不顧身，但誰能忍受這樣的勞苦？另外神策軍雜亂招募的市人，不習慣於軍旅生活，逃跑相繼發生，諸軍必然動摇，這是三。回鶻、吐蕃常有游騎刺探，聽説討伐王承宗經歷三季而不能成功，那麽兵力的强弱，費用的多少，他們全都得到瞭解，乘虚入侵，豈能首尾相救呢？戰事接連，什麽變故不會發生？這是四。事到臨頭而作罷，則有損威嚴喪失權力，祇可預防，不可追悔。”也適逢王承宗請罪，於是停止用兵。

後對殿中，論執强鯁，帝未諭，輒進曰：“陛下誤矣。”帝變色，罷，謂李絳曰：“是子我自拔擢，乃敢爾，我叵堪此，必斥之！”絳曰：“陛下啓言者路，故群臣敢論得失。若黜之，是箝其口，使自爲謀，非所以發揚盛德也。”帝悟，待之如初。歲滿當遷，帝以資淺，且家素貧，聽自擇官。居易請如姜公輔以學士兼京兆户曹參軍，以便養，詔可。明年，以母喪解，還，拜左贊善大夫。

後來白居易在殿中答對，辯論剛直，皇帝不理解，於是他進言説：“陛下錯了。”皇帝不高興，答對結束以後，皇帝對李絳説：“這人是我親自提拔的，却敢如此，我不堪忍受他這樣做，一定要貶逐他！”李絳説：“陛下開進言之路，所以群臣敢議論得失。如果貶黜他們，這是不讓他們説話，使他們爲自身謀劃，就不能發揚盛德了。”皇帝領悟，對待白居易如同當初。白居易任職期滿應當升官，皇帝認爲他資歷淺，而且家庭一向貧困，允許他自己選官。白居易請求如同姜公輔以學士兼任京兆户曹參軍，以便奉養家人，下詔許可。第二年，白居易因母親去世解官，守喪期滿還朝，授任左贊善大夫。

是時，盗殺武元衡，京都震擾。居易首上疏，請亟捕賊，刷朝廷耻，以必得爲期。宰相嫌其出位，不悦。俄有言“居易母墮井死，而居易賦

這時，盗賊刺殺武元衡，京都震驚混亂。白居易首先上疏，請求迅速逮捕盗賊，洗刷朝廷耻辱，以務必捉拿爲限度。宰相嫌他越出職責範圍，不高興。不久有傳言説“白居易母親墮井而

《新井篇》，言浮華，無實行，不可用”。出爲州刺史。中書舍人王涯上言不宜治郡，追貶江州司馬。既失志，能順適所遇，托浮屠生死説，若忘形骸者。久之，徙忠州刺史。入爲司門員外郎，以主客郎中知制誥。

穆宗好畋游，獻《續虞人箴》以諷，曰：

> 唐受天命，十有二聖。兢兢業業，咸勤厥政。鳥生深林，獸在豐草。春蒐冬狩，取之以道。鳥獸蟲魚，各遂其生。民野君朝，亦克用寧。在昔玄祖，厥訓孔彰："馳騁畋獵，俾心發狂。"何以效之，曰羿與康。曾不是誡，終然覆亡。高祖方獵，蘇長進言："不滿十旬，未足爲歡。"上心既悟，爲之輟畋。降及宋璟，亦諫玄宗。温顔聽納，獻替從容。璟趨以出，鷂死握中。噫！逐獸于野，走馬于路。豈不快哉，銜橛可懼。審其安危，惟聖之慮。

俄轉中書舍人。田布拜魏博節度使，命持節宣諭，布遺五百縑，詔使受之，辭曰："布父仇國耻未雪，人當以物助之，乃取其財，誼不忍。方諭問旁午，若悉有所贈，則賊未殄，布貲竭矣。"詔聽辭餉。

是時，河朔復亂，合諸道兵出討，遷延無功。賊取弓高，絶糧道，深州圍益急。居易上言："兵多則難用，將衆則不一。宜詔魏博、澤潞、定、滄四節度，令各守境，以省度支貲餉。每道各出鋭兵三千，使李光顔將。光顔故有鳳翔、徐、滑、河陽、陳、許軍無慮四萬，可徑薄賊，開弓高糧路，合下博，解深州之圍，與牛

死，而白居易賦《新井篇》，言辭浮華，品行不實。不可重用。”貶爲州刺史。中書舍人王涯上書説他不適合治理州郡，追貶江州司馬，白居易失志以後，能隨遇而安，寄托佛教生死學説，如同忘記了自身。很久，升任忠州刺史。召入任司門員外郎，以主客郎中知制誥。

穆宗喜好游獵，白居易獻上《續虞人箴》以婉言勸告，説：

> 大唐承受天命，已有十二位聖主。他們兢兢業業，都勤於政事。鳥生長在深林，獸出没於茂草。春獵冬狩，取之以道。鳥獸蟲魚，各自順應自然而生存。百姓在野君主在朝，也能因此安定。從前玄祖，訓誡顯明："馳騁田獵，使心發狂。"用什麽來驗證，説是后羿和太康。曾經不以爲誡，終究導致滅亡。高祖正在打獵，蘇長進言："不滿十天，不足爲歡。"皇上心中領悟，爲此停止田獵。後來到了宋璟輔政時，也勸諫玄宗。玄宗和藹聽取，宋璟進諫從容。宋璟快步走出，鷂子捂死手中。啊！驅逐野獸在荒野，揚鞭策馬在道路。難道不快活嗎，然而車馬飛快奔馳時常恐怕有傾覆之禍。審察其中的安危，希望聖上深思熟慮。

不久白居易改任中書舍人。田布授任魏博節度使，命白居易持節宣諭，田布送給白居易五百匹縑，皇帝詔令接受，他推辭説："田布父仇國耻未報，人們應當以物質幫助他，却接受他的財物，在理義上不忍心這麽做。此時宣諭紛繁，如果都有所贈送，那麽賊未消滅，田布的錢財已經耗盡了。"皇帝下詔同意他辭去饋贈。

當時，河朔再度反叛，朝廷集合諸道軍隊出兵討伐，拖延無功。叛賊攻陷弓高，斷絶糧道，深州圍困更加緊急。白居易上書説："兵多則難調用，將多則不一致。應下詔魏博、澤潞、定、滄四州節度使，命令他們各守本境，以節省朝廷支出的錢糧。每道各出精兵三千，以李光顔爲統帥。李光顔原有鳳翔、徐、滑、河陽、陳、許軍隊約四萬，可直接討伐賊兵，打通弓高糧路，合并下博，解救深州之圍，與牛元翼會合。恢復裴

元翼合。還裴度招討使，使悉太原兵西壓境，見利乘隙夾攻之，間令招諭以動其心，未及誅夷，必自生變。且光顔久將，有威名，度爲人忠勇，可當一面，無若二人者。"於是，天子荒縱，宰相才下，賞罰失所宜，坐視賊，無能爲。居易雖進忠，不見聽，乃丐外遷。爲杭州刺史，始築堤捍錢塘湖，鍾泄其水，溉田千頃；復浚李泌六井，民賴其汲。久之，以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復拜蘇州刺史，病免。

度招討使，使整個太原軍隊鎮壓西部邊境，看到有利便乘隙夾攻賊軍，間或命令招撫告諭以動摇其心，這樣以來不用等到誅殺，賊軍必定會自行發生變亂。并且李光顔長期領兵，有威名，裴度爲人忠勇，可抵擋一面，無人能比得上這兩個人。"此時，天子迷亂放縱，宰相才能低下，賞罰不當，坐視賊兵，無能爲力。白居易雖然進諫忠言，却不被皇帝聽取，他便乞請調任外官。白居易任杭州刺史，開始修築堤壩保護錢塘湖，聚泄湖水，澆田千頃。又治理李泌六井，民衆賴以飲用。很久，白居易以太子左庶子在東都任職。又授任蘇州刺史，因病免官。

文宗立，以秘書監召，遷刑部侍郎，封晋陽縣男。大和初，二李黨事興，險利乘之，更相奪移，進退毁譽，若旦暮然。楊虞卿與居易姻家，而善李宗閔，居易惡緣黨人斥，乃移病還東都。除太子賓客分司。逾年，即拜河南尹，復以賓客分司。開成初，起爲同州刺史，不拜，改太子少傅，進馮翊縣侯。會昌初，以刑部尚書致仕。六年，卒，年七十五，贈尚書右僕射，宣宗以詩吊之。遺命薄葬，毋請謚。

文宗即位，以秘書監召入白居易，升任刑部侍郎，封晋陽縣男。大和初年，二李黨争發生，利用是非，交替排擠對方，進退毁譽，如朝夕般短促。楊虞卿與白居易是親家，他又與李宗閔友善，白居易憎恨因與黨人有瓜葛而受貶逐，便上書稱病回到東都。授任太子賓客在東都任職。第二年，即授任河南尹，又以太子賓客在東都任職。開成初年，起用白居易任同州刺史，他不接受任命，改任太子少傅，進封馮翊縣侯。會昌初年，以刑部尚書退休。六年，去世，終年七十五歲，追贈尚書右僕射，宣宗寫詩悼念他。白居易留下遺言要求薄葬，不請求謚號。

居易被遇憲宗時，事無不言，湔剔抉摩，多見聽可，然爲當路所忌，遂擯斥，所藴不能施，乃放意文酒。既復用，又皆幼君，偃蹇益不合，居官輒病去，遂無立功名意。與弟行簡、從祖弟敏中友愛。東都所居履道里，疏沼種樹，構石樓香山，鑿八節灘，自號醉吟先生，爲之傳。暮節惑浮屠道尤甚，至經月不食葷，稱香山居士。嘗與胡杲、吉旼、鄭據、劉真、盧真、張渾、狄兼謨、盧貞燕集，皆高年不事者，人慕之，繪爲《九老圖》。

白居易被憲宗賞識時，事無不言，取捨切磋，多被采納，但他被當權者忌恨，於是遭到排擠貶逐，抱負不能施展，於是縱意撰文飲酒。再次任用後，又都是年少君主，因自負而更加不融洽，因此他常常稱病去職，於是没有建立功名之心。他與弟弟白行簡、堂弟白敏中友愛。他東都的宅第在履道里，疏浚沼池種植樹木，在香山建造石樓，開鑿八節灘，自號醉吟先生，撰寫自傳。晚年尤其迷信佛教，以至整月不吃葷，稱香山居士。他曾與胡杲、吉旼、鄭據、劉真、盧真、張渾、狄兼謨、盧貞宴飲聚會，他們都是年事已高不做官的人，人們仰慕他們，畫成《九老圖》。

居易於文章精切，然最工詩。初，頗以規諷得失，及其多，更下偶

白居易做文章精細確切，但最擅長作詩。起初，主要是規勸得失，等到寫得多了，便貼近世

俗好，至數千篇，當時士人爭傳。雞林行賈售其國相，率篇易一金，甚僞者，相輒能辯之。初，與元稹酬咏，故號“元白”；稹卒，又與劉禹錫齊名，號“劉白”。其始生七月能展書，姆指“之”、“無”兩字，雖試百數不差；九歲暗識聲律。其篤於才章，蓋天稟然。敏中爲相，請謚，有司曰文。後履道第卒爲佛寺。東都、江州人爲立祠焉。

情，達數千篇，當時士人爭相傳誦。雞林國商人把詩賣給他們的國相，每篇常常可以交換一金，假的很多，國相往往能辨别。起初，白居易與元稹酬和贈答，因此稱作“元白”；元稹去世，白居易又與劉禹錫齊名，號稱“劉白”。他剛出生七個月就能翻書，保姆指着“之”、“無”二字，即使試驗百遍也没有差錯；九歲能默記聲律，他專精於文才，應是出自天性。白敏中做宰相，請求爲白居易定謚號，主管部門議定叫文。後來履道里的宅第最終成爲佛寺。東都、江州人爲他建立祠堂。

贊曰：居易在元和、長慶時，與元稹俱有名，最長於詩，它文未能稱是也，多至數千篇，唐以來所未有。其自敘言：“關美刺者，謂之諷諭；咏性情者，謂之閑適；觸事而發，謂之感傷；其它爲雜律。”又譏“世人所愛惟雜律詩，彼所重，我所輕。至諷諭意激而言質，閑適思澹而辭迂，以質合迂，宜人之不愛也”。今視其文，信然。而杜牧謂：“纖艷不逞，非莊士雅人所爲。流傳人間，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語入人肌骨不可去。”蓋救所失不得不云。

贊曰：白居易在元和、長慶時期，與元稹都有名聲，最擅長於詩，其他文章不能稱善，多至數千篇，是有唐以來前所未有的。他的自敘説：“涉及稱善諷惡的，叫作諷諭；吟咏性情的，叫作閑適；觸事而發的，叫作感傷；其他爲雜律。”又譏嘲説“世人所愛惟有雜律詩，他人所推重，我所輕視。至於諷諭詩思想激揚而言辭質樸，閑適詩思想淡泊而言辭曲折，因爲質樸加上曲折，難怪人們不喜愛。”如今看他的文章，的確如此。而杜牧説：“纖美艷麗不受拘束，不是正人君子所爲。流傳人間，父子母女交口傳授，淫言褻語入人肌骨不能除去。”應是爲了匡救過失不得不説。

觀居易始以直道奮，在天子前爭安危，冀以立功，雖中被斥，晚益不衰。當宗閔時，權勢震赫，終不附離爲進取計，完節自高。而稹中道徼險得宰相，名望漼然。嗚呼，居易其賢哉！

觀察白居易開始以正直之道奮發，在天子面前爭論安危，希望以此立功，雖然中途遭到貶逐，晚年更加不衰。正當李宗閔時，權勢顯赫，可白居易終究不依附他爲進取打算，完美操守自我清高。而元稹中途以邪惡僥幸得到宰相，名望敗壞。嗚呼，白居易是賢者啊！

白行簡

行簡，字知退，擢進士，辟盧坦劍南東川府。罷，與居易自忠州入朝，授左拾遺。累遷主客員外郎，代韋詞判度支桉，進郎中。長慶時，振武營田使賀拔志歲終結課最，詔行簡閲實，發其妄，志懼，自刺不殊。行簡敏而有辭，後學所慕尚。寶曆二年卒。

白行簡，字知退，考中進士科，徵召在盧坦的劍南東川幕府。盧坦去職，白行簡與白居易從忠州入朝，授任左拾遺。幾次升任主客員外郎，代替韋詞判度支案，進任郎中。長慶年間，振武營田使賀拔志年終考績爲優等，詔令白行簡核實，白行簡揭發他的虚假，賀拔志害怕，自殺未死。白行簡聰敏而有文辭，後學仰慕崇尚。寶曆二年去世。

## 白敏中

敏中，字用晦，少孤，承學諸兄。長慶初，第進士，辟義成節度使李聽府，聽一見，許其遠到。遷右拾遺，改殿中侍御史，爲符澈邠寧副使，澈卒以能政聞。御史中丞高元裕薦爲侍御史，再轉左司員外郎。武宗雅聞居易名，欲召用之。是時，居易足病廢，宰相李德裕言其衰苶不任事，即薦敏中文詞類其兄而有器識。即日知制誥，召入翰林爲學士。進承旨。

宣宗立，以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德裕貶，敏中抵之甚力，議者嗇惡。德裕著書亦言"惟以怨報德爲不可測"，蓋斥敏中云。歷尚書右僕射、門下侍郎，封太原郡公。自員外，凡五年十三遷。

崔鉉輔政，欲專任，患敏中居右。會党項數寇邊，鉉言宜得大臣鎮撫，天子嚮其言，故敏中以司空、平章事兼邠寧節度、招撫、制置使。初，帝愛萬壽公主，欲下嫁士人。時鄭顥擢進士第，有閥閱，敏中以充選。顥與盧氏婚，將授室而罷，銜之。敏中自以居外，畏顥讒，自訴于帝。帝曰："朕知久矣。若用顥言，庸相任耶？"顧左右取書一函，發視，悉顥所上，敏中乃安。及行，帝御安福樓以餞，頒璽書諭尉，賜通天帶，衛以神策兵，開府辟士，禮如裴度討淮西時。次寧州，諸將已破羌賊，敏中即説諭其衆，皆願棄兵爲業。乃自南山并河按屯保，回繞千里。又規蕭關通靈威路，使爲耕戰具。逾年，檢校司徒，徙劍南西川，增騾軍，完創關壁。治蜀五年，有勞，加兼太子太師，徙荆南。

白敏中，字用晦，幼年喪父，跟着各位兄長學習。長慶初年，考中進士科，徵召到義成節度使李聽幕府，李聽一見到他，就稱贊他將成大器。升任右拾遺，改任殿中侍御史，任符澈麾下的邠寧副使，符澈後來以他治理有方而奏報。御史中丞高元裕推薦他爲侍御史，再轉任左司員外郎。武宗素聞白居易之名，想要徵召任用白居易。當時，白居易因足病而去官，宰相李德裕説他衰弱疲憊不堪任職，即推薦白敏中文詞如同他的兄長而且有度量見識。當天任他爲知制誥，召白敏中入翰林爲學士。進任承旨。

宣宗即位，白敏中以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升任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李德裕被貶，白敏中極力詆毁他，爲議論者厭惡。李德裕著書也説"惟有以怨報德不可推測"，這是斥責白敏中的話。白敏中歷任尚書右僕射、門下侍郎，封太原郡公。從員外開始，先後五年十三次遷官。

崔鉉輔佐政事，想獨斷專行，擔心白敏中身居要職。正值党項多次入侵邊疆，崔鉉説應該有大臣鎮撫，天子同意他的話，因此白敏中以司空、平章事兼邠寧節度、招撫、制置使。起初，皇帝憐愛萬壽公主，想下嫁給士人。當時鄭顥考中進士科，有世家門第，白敏中以他充選。鄭顥與盧氏定婚，將要完婚而停止，對白敏中懷恨在心。白敏中因爲自己居官在外，害怕鄭顥讒毁，便主動向皇帝訴説。皇帝説："朕早知道了。如果朕聽信了鄭顥所説的，難道還任用你嗎？"讓左右取出一函書信，打開一看，全是鄭顥所上，白敏中這纔安心。等到出行，皇帝親臨安福樓餞别，頒布璽書告慰，賜通天帶，以神策兵護衛，開府徵召士子，禮遇如同裴度討伐淮西時。到達寧州，諸將已攻破羌賊，白敏中即告曉羌衆，都願意棄甲爲業。於是從南山依傍黄河安置屯保，回繞千里。又謀劃蕭關通往靈、威的道路，使之成爲戰守的依據。第二年，白敏中任檢校司徒，升任劍南西川節度使，增加騾子軍，修繕關墻。在蜀治理五年，有功勞，加授兼太子太師，移任

荆南節度使。

懿宗立，召拜司徒、門下侍郎，還平章事。數月足病不任謁，固求避位，不許，中使者勞問，俾對别殿，毋拜。右補闕王譜奏言："敏中病四月，陛下坐朝，與他宰相語不三刻，安暇論天下事？願聽其請，無使有持寵曠貴之譏。"書聞，帝怒，斥譜陽翟令。給事中鄭公輿申救，不聽。譜者，侍中珪之遠裔。未幾，加敏中中書令。自裴度以勳德居，而敏中以恩澤進。

懿宗即位，召入白敏中授任司徒、門下侍郎，再任平章事。白敏中幾個月脚有病不能謁見，堅决請求辭職，不允許，皇帝派出宦官慰勞，使他在别殿答對，不用跪拜。右補闕王譜上奏説："白敏中患病四月，陛下坐朝，與其他宰相談話不過三刻，哪有閑暇討論天下事？希望聽從白敏中的請求，不要使他受到依仗寵遇官居高位而才能不勝任的非議。"奏章進上，皇帝惱怒，貶王譜爲陽翟令。給事中鄭公輿予以申訴救助，皇帝不聽從。王譜，是侍中王珪的遠代子孫。不久，加授白敏中中書令。自裴度以功德居官，而白敏中以恩澤進用。

咸通二年，南蠻擾邊，召敏中入議，許挾扶升殿。固求免，乃出爲鳳翔節度使。三奏願歸守墳墓，除東都留守，不敢拜，許以太傅致仕。詔書未至，卒，册贈太尉。博士曹鄴責其病不堅退，且逐諫臣，舉怙威肆行，謚曰醜。

咸通二年，南蠻侵擾邊疆，召白敏中入朝商議，皇帝允許攙扶他上殿。白敏中堅决請求免職，於是出任鳳翔節度使。三次上奏希望歸還家鄉守護墳墓，授任東都留守，他不敢接受，允許以太傅退休。詔書未到，白敏中去世，册命追贈太尉。博士曹鄴譴責他有病不堅决退休，而且驅逐諫臣，依恃權威肆意横行，謚號叫醜。

# 唐書卷一百二十

## 列傳第四十五

## 五王列傳

### 桓彥範

桓彥範，字士則，潤州丹楊人。以門蔭調右翊衛，遷司衛主簿。狄仁傑曰："君之才，當自光大，毋恤于初。"厚爲禮。尋擢監察御史，遷累中丞。

長安中，爲司刑少卿。張昌宗引妖人迎占，言計不軌。宋璟請窮治其奸，武后以昌宗嘗自歸，不許。彥範諫曰："昌宗謬橫恩，苞禍心，億測天命，皇神降怒，自擿其咎。推原厥情，蓋防事暴之日得引首以免，未敗則候時爲逆。此凶詭之臣，瞀惑聖心。既自歸露，而尚與妖人祈福禳解，則果於必成，初無悔意。今而宥之，誠恐昌宗自謂應運，天下浩然從之。父在，子稱尊爲逆子；君在，臣圖位爲逆臣。逆而不誅，社稷懼亡。請付三司考治。"不納。時内史李嶠等屢奏："往爲酷吏破家者，請皆宥雪。"依違未從。彥範復上言："自文明後得罪，惟揚、豫、博三州不免，它可悉赦。"疏十上，卒見聽。嘗曰："大理，人命所縣，不可便辭詭合以自免。"

桓彥範，字士則，潤州丹楊人。以門蔭的庇護調任右翊衛，升任司衛主簿。狄仁傑說："像你這樣的才能，必定會前程遠大，不要爲剛開始的景况感到憂慮。"以厚禮對待他。桓彥範不久升任監察御史，幾次升任爲中丞。

長安年間，桓彥範任司刑少卿。張昌宗勾引妖人迎合占卜，卦語陰謀不軌。宋璟請求徹底懲治他的邪惡，武后以張昌宗曾經自己招認了這件事爲藉口，不允許。桓彥範直言勸諫說："張昌宗謬承朝廷恩寵，包藏禍心，隨意占測天命，皇天降怒，他自己纔招認了罪行。推斷他最初的本意，是防備事情敗露之日得以因爲自首而免罪，不敗露就等候時機作亂。這種凶殘詭詐的臣子，圖謀迷惑聖心。既然自己招認了錯誤，却仍與妖人祈禱修福解除災難，這便是期望果然能成功，當初并没有悔過的意思。今天如果寬宥了他，真的恐怕張昌宗自己會説是順應了天運，天下會有很多人服從他。父親在，兒子稱尊爲逆子；君主在，臣子謀位爲逆臣。叛逆而不殺，國家就有滅亡的危險。請求交付三司審察懲治。"未被武后采納。當時内史李嶠等多次上奏説："以往被酷吏迫害而家破人亡的受害者，請求都予以寬宥昭雪。"武后遲疑不決没有聽從。桓彥範又上奏説："自文明以後判罪的人，除揚、豫、博三州不得赦免，其他都可以釋放。"表疏上了十次，終於被接受。他曾説："大理寺，是人們命運懸繫的地方，不可以詭辯言辭迎合皇上以求得自己平安

張柬之將誅易之等，引與定策。於是，以彦範、敬暉爲左、右羽林將軍，屬以禁兵。時中宗每北門起居，因得謁陳秘計。神龍元年正月，彦範、暉率羽林兵與將軍李湛、李多祚、楊元琰、薛思行等千騎五百人討賊。令湛、多祚就東宮迎中宗至玄武門，彦範等斬關入，士皆鼓噪，時武后處迎仙宮之集仙殿，斬易之等廡下。后聞變而起，見中宗曰："乃汝耶？竪子誅，可還宮。"彦範進曰："太子今不可以歸！往天皇棄群臣，以愛子托陛下。今久居東宮，群臣思天皇之德，不血刃，清内難，此天意人事歸李氏。臣等謹奉天意，惟陛下傳位，萬世不絶，天下之幸。"后乃卧，不復言。明日，中宗復位，以彦範爲侍中，封譙郡公，賜實封五百户。上書戒帝曰：

《詩》以《關雎》爲始，言后妃者人倫之本，治亂之端也。故舜之興以皇、英，而周之興以任、姒。桀奔南巢，禍階末嬉；魯桓滅國，惑始齊姜。伏見陛下臨朝視政，皇后必施帷殿上，預聞政事。臣愚謂古王者謀及婦人，皆破國亡身，傾轍繼路。且以陰乘陽，違天也；以婦凌夫，違人也。違天不祥，違人不義。故《書》曰："牝鷄之晨，惟家之索。"《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不得預外政也。伏願上以社稷爲重，令皇后無居正殿、干外朝，深居宫掖，修陰教以輔佐天子。又道路籍籍，皆云胡僧慧範托浮屠法，詭惑后妃，出入禁奥，瀆撓朝政。陛下嘗輕騎微服，數幸其居，上下污

無事。"

張柬之將要誅殺張易之等人，找桓彦範商定計策。於是，以桓彦範、敬暉任左、右羽林將軍，統領禁兵。當時中宗常在北門起居，因此得以謁見中宗并陳述了秘密計劃。神龍元年正月，桓彦範、敬暉率領羽林兵與將軍李湛、李多祚、楊元琰、薛思行等千騎營五百人討伐逆賊。命令李湛、李多祚前往東宮迎接中宗到玄武門，桓彦範等斬關而入，士兵都大聲喧鬧，當時武后正在迎仙宮的集仙殿，張易之等在廊下被斬殺。武后聽説政變而驚起，召見中宗説："是你嗎？奸佞小人已經被誅殺了，你可以回宮了。"桓彦範上前説："太子今天不可以回宮！過去天皇丢下群臣而去，將愛子托付給陛下。一直久居東宮，群臣思念天皇的美德，不動兵戈，清除内難，這是天意人事歸於李氏。臣等謹奉天意，祇要陛下傳交皇位，使得李唐王朝萬世不絶，便是天下人的大幸。"武后於是卧床，不再説什麽。第二天，中宗恢復帝位，以桓彦範爲侍中，封譙郡公，賜實封五百户。桓彦範上書勸告皇帝説：

《詩經》以《關雎》篇作爲開始，説后妃是人倫的根本，治亂的開端。因此舜因爲娥皇、女英的降臨而興起，周朝因爲太任、太姒的歸來而興盛。桀投奔南巢，災禍起自末嬉；魯桓公滅國，惑亂始於齊姜。臣私下見陛下臨朝聽政，皇后必然要在殿上設帷幕，參預聽政。愚臣認爲古代帝王聽從婦人謀政，都要破國亡身，道路相繼翻車。况且以陰壓陽，是違背天意的；以婦人凌駕丈夫，是違反人意的。違背天意不吉祥，違反人意不道義。因此《尚書》上説："母鷄報曉，必定家破。"《周易》上説："没有危險破敗，妻子在家做飯。"是説婦人不能干預國家政事。希望皇上以國家爲重，令皇后不要居坐正殿、干預朝政，讓她深居後宫，修養婦人品德以輔佐天子。另外，道路紛擾，都説胡僧慧範假托佛法，詭惑后妃，他出入宫禁，褻瀆阻撓朝政。陛下曾輕騎便裝，數次幸臨他的居室，上下污穢卑鄙，君臣尊嚴

慢，君臣虧替。臣謂興化致治以康乂國家者，繇進善而棄惡。孔子曰："執左道以亂政者殺，假鬼神以危人者殺。"今慧範亂政危人者也，不急誅，且有變。除惡務本，願早裁之。

帝孱昏，狃左右，不能有所省納。

俄墨敕以方士鄭普思爲秘書監，葉静能爲國子祭酒。彦範執不可，帝曰："要已用之，不可止。"彦範曰："陛下始復位，制詔：'軍國皆用貞觀故事。'貞觀時，以魏徵、虞世南、顔師古爲監，以孔穎達爲祭酒，如普思等方伎猥下，安足繼踪前烈。臣恐物議謂陛下官不擇才，以天秩加私愛。"不從。

時武三思以還太后銜恚，慮不利諸武，而韋后雅爲帝寵畏，且三思與烝亂，由是朋讒奇中。未幾，罷彦範等政事。五月，加特進，封扶陽郡王，賜姓韋，同后屬籍，錫金銀、錦綉，皆以鐵券恕十死，令朝朔望。尋出爲洺州刺史，改濠州。王同皎謀誅三思，事泄，三思誣彦範等同逆，陰令許州司功參軍鄭愔上變。乃貶彦範瀧州司馬，敬暉崖州司馬，袁恕己竇州司馬，崔玄暐白州司馬，張柬之新州司馬，悉奪勛封。三思又疏韋后隱穢，榜於道，請廢之。帝震怒，三思猥曰："此殆彦範輩爲之。"命御史大夫李承嘉鞫狀，物色其人。承嘉即奏："彦範、暉、柬之、恕己、玄暐暴訕揺變，内托廢后，而實危君。人臣無將，當伏誅。"詔有司議罪。大理丞李朝隱執奏："彦範等未訊即誅，恐爲仇家誣衊，請遣御史按實。"卿裴談請即誅斬，家籍没。帝業嘗許以不死，遂流瀼州，禁錮終

損虧。臣認爲振興教化達到治理以康盛國家的方法，是要進善棄惡。孔子説："依靠邪門旁道來亂政的殺，假藉鬼神來危害人的殺。"如今慧範是擾亂國政危害百姓的僧人，不提早誅殺，恐怕會有變亂。除惡是爲了致力於根本，希望趁早加以制裁。

皇帝懦弱昏庸，習慣於聽從左右，不能有所省悟而采納。

不久皇帝親筆下詔任方士鄭普思爲秘書監，葉静能爲國子祭酒。桓彦範堅决不同意，皇帝説："總之已經任用了他們，不能制止。"桓彦範説："陛下剛恢復帝位時，下詔説：'軍國大事都依據貞觀舊例。'貞觀時，以魏徵、虞世南、顔師古爲秘書監，以孔穎達爲國子祭酒，像鄭普思等方伎卑賤低下，怎能繼承前烈的足迹？臣惟恐衆人議論説陛下任官不選擇賢能，濫將官秩封加給自己所偏愛的人。"皇帝不聽從。

當時武三思因桓彦範等廢了太后心懷憤怒，憂慮會對武氏不利，而韋后平時被皇帝又寵又怕，并且與武三思私通，於是一同讒毁桓彦範等人。不久，罷免桓彦範等人相位。五月，加桓彦範爲特進，封爲扶陽郡王，賜姓韋，與皇后同一籍貫，賜給金銀、錦綉，都發給鐵券恕免十次死罪，命令參加每月初一、十五的朝會。不久桓彦範出任洺州刺史，改任濠州刺史。王同皎密謀誅殺武三思，事情泄露，武三思誣陷桓彦範等一同叛逆，暗中令許州司功參軍鄭愔上奏説他們反叛。於是貶桓彦範爲瀧州司馬，敬暉爲崖州司馬，袁恕己爲竇州司馬，崔玄暐爲白州司馬，張柬之爲新州司馬，都被削奪勛爵。武三思又寫韋后的不軌行爲，張榜在道路旁，請求廢黜她。皇帝大怒，武三思卑鄙地説："這全是桓彦範等人搞的。"命令御史大夫李承嘉查問此案，尋找寫布告的人。李承嘉立即上奏説："桓彦範、敬暉、張柬之、袁恕己、崔玄暐毁謗朝廷發動政變，假托廢黜皇后，實際危害君主。人臣不得叛亂，應當誅殺。"下詔令有關部門議罪。大理丞李朝隱堅持上奏説："桓彦範等没經審訊就處以誅殺，恐怕是被仇家誣陷，請求派御史依照實情處理。"

身，子弟年十六以上謫徙嶺外。擢承嘉金紫光禄大夫、襄武郡公，后又賜綵五百段、錦被一。進談刑部尚書，而貶朝隱。三思又諷節愍太子請夷彦範等三族，帝不從。三思慮五人者且復用，乃納崔湜計，遣周利貞矯制殺之。利貞至貴州，逢彦範，即縛曳竹槎上，肉盡，杖殺之，年五十四。

睿宗即位，彦範等并追復官爵，賜實封二百户，還其子孫，謚曰忠烈。開元六年，詔與暉、玄暐、柬之、恕己勤勞王家，皆配享中宗廟庭。建中三年，復贈彦範爲司徒，暉太尉，玄暐太子太師，柬之司徒，恕己太子太傅。

彦範工屬文，然不甚喜觀書，所志惟忠孝大略。居若不能言，及議論帝前，雖被詰讓，而安辭定色，辨争愈切。

誅二張也，柬之勒兵景運門，將遂夷諸武。洛州長史薛季昶勸曰："二凶雖誅，産、禄猶在，請除之。"會日暮事遽，彦範不欲廣殺，因曰："三思机上肉爾，留爲天子藉手。"季昶嘆曰："吾無死所矣！"俄而三思竊入宫，因韋后反盗朝權。同功者嘆曰："死我者，桓君也。"彦範亦曰："主上昔爲英王，故吾留武氏使自誅定。今大事已去，得非天乎！"初，將起事，告其母。母曰："忠孝不并立，義先國家可也。"

御史李福業者，嘗與彦範謀，及被殺，福業亦流番禺。後亡匿吉州參軍敬元禮家，吏捕得，元禮俱坐死。

大理卿裴談請求立即誅斬，没收家財。皇帝因爲曾允許不判死罪，便將桓彦範流放瀼州，禁錮終身，子弟年齡十六歲以上的貶遷嶺外。提升李承嘉爲金紫光禄大夫、襄武郡公，皇后又賜給他五百段綵物、一副錦被。進任裴談刑部尚書，而李朝隱被貶官。武三思又托辭婉言勸説節愍太子請求夷滅桓彦範等人三族，皇帝不允許。武三思擔憂這五個人會被重新任用，便采納了崔湜的計策，派遣周利貞假藉皇帝的詔令殺害桓彦範。周利貞到貴州，遇見桓彦範，便捆綁着他拽到竹槎上，弄得皮開肉綻，杖殺了桓彦範，終年五十四歲。

睿宗即位，桓彦範等被追復官爵，賜實封二百户，放還他們的子孫，謚號叫忠烈。開元六年，下詔令説敬暉、崔玄暐、張柬之、袁恕己辛勤勞苦爲王室服務，都配享中宗廟庭祭祀。建中三年，又追贈桓彦範爲司徒，敬暉爲太尉，崔玄暐爲太子太師，張柬之爲司徒，袁恕己爲太子太傅。

桓彦範擅長作文章，但不太喜歡看書，衹以忠孝大略爲志向。平時好像不善於説話，等到他在皇帝面前議論時，即使被皇帝詰責，言辭臉色安然鎮定，争辯愈加激烈。

討伐二張時，張柬之把軍隊停在景運門，打算隨即將諸武也殺掉。洛州長史薛季昶勸説："二凶雖已誅殺，吕産、吕禄還在，請求鏟除他們。"正逢日落黄昏事情緊急，桓彦範不想多殺人，因此説："武三思不過是几案上的肉，留給天子殺吧。"薛季昶嘆息説："我死無葬身之地了！"不久武三思偷偷入宫，依靠韋后反而竊取朝政。一同參加誅殺二張的人們嘆息説："使我死的，是桓君。"桓彦範也説："皇上從前是英王，所以我留下武氏想使皇上自己誅殺平定。今天大事已去，難道不是天意嗎！"當初，準備起事時，他先告訴母親。母親説："忠孝不能同時存在，理應先顧國家。"

御史李福業，曾與桓彦範一同謀劃誅殺二張，等桓彦範被殺，李福業也被流放番禺。後來他逃跑藏匿在吉州參軍敬元禮家，吏人捕得，敬

福業將刑，謝元禮曰："子有親，吾甚愧恨。"元禮曰："公窮而歸我，我得已乎?"見者傷之。

元禮全家都受株連獲罪而死。李福業將赴刑場，對敬元禮道歉説："你有親屬，我十分慚愧悔恨。"敬元禮説："公在窮迫時來投奔我，我能不管嗎?"見到的人都爲他們傷心。

時監察御史盧襲秀亦坐與桓、敬善，爲冉祖雍所按，不屈。或報曰："南使至，桓、敬已死。"襲秀泫然。祖雍怒曰："彦範等負國，君乃流涕。且君下獄，諸弟皆縱酒無憂色，何邪?"對曰："我何負哉? 正坐與彦範善耳。今盡殺諸弟則已，如獨殺襲秀，恐公不得高枕而瞑!"祖雍色動，握其手曰："當活公。"遂得不坐。

當時監察御史盧襲秀也因與桓彦範、敬暉友善被株連獲罪，受冉祖雍審訊時，他不屈服。有人報告説："南方的使者來了，桓彦範、敬暉已經死了。"盧襲秀流出了眼淚。冉祖雍憤怒地説："桓彦範等人有負於國家，君還流淚哭涕。而君被下獄，你的弟弟們都縱酒面無憂色，是什麽原因呢?"盧襲秀回答説："我有什麽負心的事呢? 就是與桓彦範友善罷了。今天你能殺了我的弟弟們便罷，如果衹殺我盧襲秀一個，恐怕你不能够高枕無憂!"冉祖雍的臉色變了，握着他的手説："應當讓公活着。"於是他得以免於治罪。

### 盧襲秀

襲秀者，其祖方慶，武德中，爲察非掾，秦王器之。嘗引與議建成事，方慶辭曰："母老矣，丐身歸養。"王不逼也。貞觀中，爲槀城令。

盧襲秀，他的祖父是盧方慶，武德年間，任察非掾，秦王器重他。曾召他謀議誅殺李建成的事，盧方慶推辭道："我母親老了，乞求讓我辭官歸家奉養。"秦王不加逼迫。貞觀年間，任槀城令。

彦範弟玄範，官至常州刺史；臣範，工部侍郎。

桓彦範的弟弟桓玄範，官做到常州刺史；桓臣範，任工部侍郎。

### 薛季昶

薛季昶者，絳州龍門人。武后時上書，自布衣擢監察御史，以累左遷平遥尉，復拜御史。屢按獄如旨，擢給事中。夏官郎中侯味虚將兵討契丹，不利，妄言"賊行有蛇虎導軍"。后惡其詭，拜季昶爲河北道按察使。季昶馳至軍，斬味虚以聞，威震北方。槀城尉吴澤射殺驛使，髡民女髮爲髢，州不能劾，季昶杖殺之。然後布恩信，甄表善良。或傳季昶曩爲味虚笞辱，故深文報怨。自給事中數月爲御史中丞，坐事左遷。久乃入爲雍州長史，遷文昌左丞，爲洛州長史。

薛季昶，絳州龍門人。武后時上書，由平民升爲監察御史，因受牽累貶爲平遥尉，再次授任御史。幾次審理案件稱旨，升任給事中。夏官郎中侯味虚率兵討伐契丹，失利，欺騙朝廷妄説是"賊兵出行有蛇虎引導軍隊"。武后憎惡他的詭詐，授任薛季昶爲河北道按察使。薛季昶騎馬奔馳來到軍中，斬殺侯味虚上報朝廷，威震北方。槀城尉吴澤射殺驛使，剃掉民女的頭髮做假髮，州府不能揭發，薛季昶杖殺了他。然後布施恩信，分别表彰善良。有人傳説薛季昶往日被侯味虚鞭笞侮辱，因此用苛刻的法律條文報復怨仇。薛季昶任給事中數月後升任御史中丞，因事獲罪被貶官調任。很久纔召入任雍州長史，升任文昌左丞，又任洛州長史。

預誅易之等功，進户部侍郎。五

薛季昶參與誅殺張易之等有功，進任户部侍

王失柄，出季昶荆州長史，貶儋州司馬。初，季昶與昭州首領周慶立、廣州司馬光楚客不叶，懼二怨，不敢往。嘆曰："吾至是邪!"即具棺沐浴，仰藥死。葬昭州。睿宗立，詔贈左御史大夫，同彦範等賜一子官。

郎。五王失權，貶薛季昶爲荆州長史，又貶任儋州司馬。當初，薛季昶與昭州首領周慶立、廣州司馬光楚客不和，懼怕二人怨恨，不敢前往。嘆息説："我到了這種地步啊!"便備好棺材沐浴後，服毒而死。埋葬在昭州。睿宗即位，下詔追贈薛季昶爲左御史大夫，同桓彦範等賜給一個兒子官職。

季昶剛烈，然喜入先語以爲實，後雖有辨理，不能得也。而敦愛故舊，禮有名士，其長可蓋所缺云。

薛季昶剛烈，但喜歡接受先聽到的話以爲真實，後來聽到的話即使辯解有理，也不能信任聽取。然而他敦愛故舊，以禮相待名士，他的長處可以遮蓋他的缺點。

### 楊元琰 楊仲昌

楊元琰者，字温，虢州閿鄉人，漢太尉震十八代孫。生數歲未言，相者視曰："語遲者神定，必爲重器。"及長，秀眉美鬚髯，崇肩博頤。居父喪，七日不食。服除，補梓州參軍、平棘令，課第一，御史府表其政，璽書褒厲。再擢永寧軍副使，忤用事者免。載初中，爲安南副都護，三徙爲荆府長史，五遷州刺史，咸有風績。

楊元琰，字温，虢州閿鄉人，是漢朝太尉楊震的十八代孫。生下來幾歲還不會説話，看相的人説："説話晚的人有神智，他必定能成大器。"楊元琰長大以後，眉目清秀鬚髯漂亮，高肩寬下頷。爲父親守喪，七天不吃飯。服喪期滿，補任梓州參軍、平棘令，考核成績第一，御史府表奏他的政績，皇上親筆下詔書褒獎鼓勵。再次升任永寧軍副使，因違背當權者被免職。載初年間，任安南副都護，三次升任爲荆府長史，五次升任爲州刺史，都有政績。

初，張柬之代爲荆州，共乘艫江中，私語外家革命，元琰悲涕慷慨，志在王室。柬之執政，故引爲右羽林將軍，謂曰："江上之言，君叵忘之，今可以勉!"乃與李多祚等定計斬二張。進雲麾將軍，封弘農郡公，實封户五百，賜鐵券恕十死。

當初，張柬之代任荆州長史，與楊元琰一同乘船渡江，私下議論武則天革命，楊元琰悲涕慷慨，有保衛王室之志。張柬之執政，便推薦他任右羽林將軍，對他説："江上的話，君不要忘了，如今可以勉力實行!"便與李多祚等定計斬殺二張。楊元琰進任雲麾將軍，封弘農郡公，實封五百户，賜鐵券恕免十次死罪。

敬暉等爲武三思所搆，元琰知禍未已，乃詭計請祝髮事浮屠，悉還官封。中宗不許。暉聞，尚戲曰："胡頭應祝。"以多鬛似胡云。元琰曰："功成不退，懼亡。我不空言。"暉感之，然已不及計。暉等死，獨元琰全。

敬暉等被武三思所誣陷，楊元琰知道災禍未止，便想出奇特的辦法請求剃髮爲僧，全部歸還官爵封户。中宗不允許。敬暉聽説後，還開玩笑説："胡頭應當剃去。"是因爲他鬍鬚很多很像胡人而這樣説。楊元琰説："成功而不隱退，懼怕遭受危亡。我不是没有根據地空説。"敬暉理解了他的意思，但是已經來不及謀劃了。敬暉等人死後，衹有楊元琰保全了性命。

再遷衛尉卿，又上官封，願追寵其親，帝哀憐，贈越州都督長史。李

楊元琰兩次升任衛尉卿，他又還上朝廷的官爵封户，希望用來追贈他的父親，皇帝哀憐他，

多祚死太子難，元琰坐厚善，繫獄，蕭至忠救之，免。睿宗立，數上書乞骸骨，不聽。四遷刑部尚書，封魏國公。徙太子賓客，詔設位東宮，太子爲拜。俄致仕。開元六年卒，年七十九，謚曰忠。生平無留蓄，中外食其家常數十人。臨終，敕諸子薄葬。

追贈他的父親爲越州都督長史。李多祚死於太子之難，楊元琰因與李多祚關係親密而獲罪，被捕入獄，蕭至忠救助他，得以幸免。睿宗即位，楊元琰幾次上書請求退休，皇帝不同意。四次升任後爲刑部尚書，封魏國公。調任太子賓客，下詔在東宮設位，太子以禮拜見。不久退休。開元六年去世，終年七十九歲，謚號叫忠。楊元琰生平没有積蓄，裏裏外外吃住在他家的常有幾十人。臨終時，命令兒子們薄葬。

子仲昌，字蔓。以通經爲修文生。累調，不甚顯。以河陽尉對策，玄宗擢第一，授蒲州法曹參軍，判入異等，遷監察御史。坐累爲孝義令。鸞降庭樹，太守蕭昚表其政，徙下邽。終吏部郎中。仲昌資長于吏，常分父邑租振宗黨。御身以約，善與人交，士樂從之游云。

楊元琰的兒子楊仲昌，字蔓，因精通經學爲修文生。幾次調任，官位都不很高。以河陽尉對策，玄宗提拔他爲第一，授任蒲州法曹參軍，判試考績爲異等，升任監察御史。受牽連獲罪降爲孝義令。鸞鳥落在庭院樹上，太守蕭昚表奏他的政績，調任下邽令。最後做到吏部郎中。楊仲昌天資擅長吏治，時常分父親食邑的租税賑濟宗族鄉黨。嚴格要求自己，善於與人交往，士人樂意跟他交游。

## 敬暉

敬暉，字仲曄，絳州平陽人。弱冠舉明經。聖曆初，爲衛州刺史。是時，河北經突厥所騷，方秋而城，暉曰："金湯非粟不守，豈有棄農畝，事池隍哉?"縱民歸斂，闔部賴安。遷夏官侍郎，出爲太州刺史，改洛州長史。武后幸長安，爲副留守，以治幹聞，璽書勞之，多賜物段。

敬暉，字仲曄，絳州平陽人。二十歲時考中明經科。聖曆初年任衛州刺史。當時，河北遭到突厥的騷擾，正值收穫時却要修築城墻，敬暉説："金城湯池没有糧食是不能固守的，豈有放棄農田去修築城池的道理呢?"命令民工都回家收穫，所在境内賴以安寧。升任夏官侍郎，出爲太州刺史，改任洛州長史。武后到達長安，敬暉爲副留守，以治理聞名，武后親筆下詔勉勵他，賜給他很多布帛。

長安二年，授中臺右丞。以誅二張功，加金紫光禄大夫，爲侍中、平陽郡公，實封五百户，進封齊國。暉表請諸武王者宜悉降爵，繇是皆爲公。三思憤。俄封平陽郡王，加特進，罷政事。

長安二年，授任敬暉爲中臺右丞。因誅殺二張立功，加授金紫光禄大夫，任侍中、平陽郡公，實封五百户，進封齊國公。敬暉上表請求將諸武封王的人都應當降低爵位，由此諸武都降爵爲公。武三思怨恨他。不久封敬暉爲平陽郡王，加授特進，罷免宰相位。

初，易之已誅，薛季昶請收諸武，暉亦苦諫，不從。三思濁亂，暉每椎坐帳恨，彈指流血。尋及貶，又放瓊州，爲周利貞所害。睿宗時，追復官爵，又贈秦州都督，謚曰肅愍。

當初，張易之被殺後，薛季昶請求收捕諸武，敬暉也苦苦諫説，皇帝不允許。武三思惑亂國政，敬暉經常捶着坐床而悵恨，手指彈出了血。不久被貶黜，又流放瓊州，被周利貞殺害。睿宗時，追復敬暉的官爵，又追贈他爲秦州都

督，謚號叫肅愍。

### 崔玄暐　崔璩

崔玄暐，博陵安平人，本名曅，武后時，有所避，改焉。少以學行稱，叔父秘書少監行功器之。舉明經，爲高陵主簿。居父喪盡禮。廬有燕，更巢共乳。母盧，有賢操，常戒玄暐曰："吾聞姨兄辛玄馭云：'子姓仕宦，有言其貧窶不自存，此善也；若貲貨盈衍，惡也。'吾嘗以爲確論。比見親表仕者務多財以奉親，而親不究所從來。必出于禄稟則善，如其不然，何異盜乎？若今爲吏，不能忠清，無以戴天履地。宜識吾意。"故玄暐所守以清白名。母亡，哀毁，甘露降庭樹。

崔玄暐，博陵安平人，本來名叫曅，武后時有所避諱，因此改名。年輕時以學問與操行受人稱贊，叔父秘書少監崔行功器重他。考中明經科，任高陵主簿。爲父親守喪竭盡禮制。屋頂上有燕子，换巢共乳。母親盧氏，有賢良品行，曾告誡崔玄暐説："我聽姨兄辛玄馭説：'子女及親族中做官的人，有人説他貧困不能生存下去，這是好事；如果資財貨物富足，這是壞事。'我常認爲這是正確的議論。近來看見親表中做官的人衹求用許多財物侍奉父母，而父母并不追究財物是從哪裏得來的。必定是出於俸禄的節餘便是好事，如果不是這樣，又與盜賊有什麽不同呢？你今天做了官吏，如果不忠誠清廉，就不能在世上站得住脚。你應當懂得我的意思。"因此崔玄暐的操守因清白著名。母親去世，崔玄暐因悲痛過度損傷身體，甘露降在庭院的樹上。

後以庫部員外郎累遷鳳閣舍人。長安元年，爲天官侍郎，當公介然，不受私謁。執政忌之，改文昌左丞。不逾月，武后曰："卿向改職，乃聞令史設齋相慶，此欲肆其貪耳，卿爲朕還舊官。"乃復拜天官侍郎，厚賜綵物。三年，授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兼太子左庶子。四年，還鳳閣侍郎。先是，酷吏誣籍數百家，玄暐開陳其枉，后感悟，皆爲原洗。宋璟劾張昌宗不軌事，玄暐頗助璟。及有司正昌宗罪，而玄暐弟昪爲司刑少卿，執論大辟。兄弟守正如此。

崔玄暐後來以庫部員外郎幾次升任爲鳳閣舍人。長安元年，爲天官侍郎，他對待公事講原則，不接受私事謁見請托。宰相忌恨他，改任文昌左丞。不出一個月，武后對他説："你先前改任官職時，朕便聽説你的屬吏設齋宴相互慶賀，這是要放縱他們的貪心罷了，卿爲朕重任舊官。"於是又授任崔玄暐爲天官侍郎，賜給豐厚的綵物。三年，授任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兼太子左庶子。四年，升任鳳閣侍郎。原先酷吏誣陷籍没數百家，崔玄暐分條陳述他們的冤枉，武后感悟，都爲他們昭雪。宋璟彈劾張昌宗的不軌行爲，崔玄暐幫助宋璟很盡力。等到有關部門審理張昌宗的罪行時，崔玄暐的弟弟崔昪任司刑少卿，堅持以大辟論處。兄弟倆就是這樣堅守正義的。

后久疾，宰相不召見者累月。及少閒，玄暐奏言："皇太子、相王皆仁明孝友，宜侍醫藥，不宜引異姓出入禁闈。"后慰納。以誅二張功爲中書令、博陵郡公。后遷上陽宫，顧玄暐曰："諸臣進皆因人，而玄暐我所

武后長期患病，好幾個月不召見宰相。等病稍有好轉，崔玄暐上奏説："皇太子、相王都是仁明孝友，應當侍候醫藥，不應讓異姓人出入宫禁。"武后安慰并采納了。崔玄暐因誅殺二張有功升爲中書令、博陵郡公。武后遷居上陽宫，對崔玄暐説："諸臣晋升都依靠别人的推薦，而你

擢，何至是？”對曰：“此正所以報陛下也。”俄拜博陵郡王，罷政事，册其妻爲妃，賜實封五百户，檢校益州大都督府長史，知都督事。會貶，又流古州。道病卒，年六十九，謚曰文獻。

崔玄暐是我親自提拔的，怎麽會這樣呢？”崔玄暐回答説：“這正是我要報答陛下的原因。”不久授任博陵郡王，罷免宰相，册封他的妻子爲妃，賜實封五百户，檢校益州大都督府長史，知都督事。後來崔玄暐遭到貶官，又流放古州。在路途中病死，終年六十九歲，謚號叫文獻。

玄暐三世不異居，家人怡怡如也。貧寓郊墅，群從皆自遠會食，無它爨，與昪尤友愛。族人貧孤者，撫養教勵。後雖秉權，而子弟仕進不使逾常資，當時稱重。少頗屬辭，晚以非己長，不復構思，專意經術。

崔玄暐三代人不分居，家裏人相處的十分和睦。他們住在郊外别墅，過着清貧的生活，從表親戚們都由遠處會集到這裏就餐，不分鍋竈。崔玄暐與崔昪特别友愛。親族中的貧窮孤兒，他都撫養教導。後來崔玄暐即使掌握了大權，他的子弟做官晋升也决不越級破格，當時人十分稱贊和敬重。崔玄暐年輕時很喜歡作文章，晚年認爲不是自己所擅長，不再構思，專心致意於經術。

子璩，亦有文。開元二年詔：“玄暐、柬之，神龍之初，保乂王室，奸臣忌焉，謫歿荒海，流落變遷，感激忠義。宜以玄暐子璩、柬之孫㟧，并爲朝散大夫。”璩終禮部侍郎。

崔玄暐的兒子崔璩，也有文才。開元二年皇帝下詔説：“崔玄暐、張柬之，神龍初年，保衛王室，奸臣忌恨他們，貶謫死在荒地海邊，流落變遷，感激忠義。應當以崔玄暐的兒子崔璩、張柬之的孫子張㟧，一同任朝散大夫。”崔璩的官位終於禮部侍郎。

## 崔渙

璩子渙。渙博綜經術，長論議。十歲居父喪，毀辟加人，陸元方異之。起家亳州司功參軍，還調。於是入判者千餘，吏部侍郎嚴挺之施特榻試《彝尊銘》，謂曰：“子清廟器，故以題相命。”累遷司門員外郎。楊國忠惡不附己，出爲巴西太守。玄宗西狩，迎謁于道。帝見占奏，以爲明治體，恨得之晚，房琯亦薦之，即日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崔璩的兒子崔渙。崔渙博通經術，擅長議論。十歲爲父親守喪，哀傷過度超過成人，陸元方認爲他很特異。崔渙出仕任亳州司功參軍，回朝調任。這時入判的有一千餘人，吏部侍郎嚴挺之特别設榻考試《彝尊銘》，對他説：“你有宗廟之器，因此以此命題。”崔渙幾次升任司門員外郎。楊國忠恨他不依附自己，貶爲巴西太守。玄宗西行，崔渙在路上迎接謁見。皇帝聽他口頭奏答，認爲他通曉治理方法，祇恨得到他太晚，房琯也推薦他，當天就授任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肅宗立，與韋見素等同赴行在。時京師未復，舉選不至，詔渙爲江淮宣諭選補使。收采遺逸，不以親故自嫌。常曰：“抑才虞謗，吾不忍爲。”然聽受不甚精，以不職罷爲左散騎常侍兼餘杭太守、江東采訪防禦使。入遷吏部侍郎、集賢院待制。簡

肅宗即位，崔渙與韋見素等一同前往皇帝外出停駐的地方。當時京城還没收復，舉選的人不能前來，下詔崔渙爲江淮宣諭選補使。他收羅尋訪遺逸，不以親戚朋友爲嫌疑而拋棄他們的才能。常説：“抑制才能戒備誹謗，我不忍心做這樣的事。”但聽受命令不很精明，因不稱職罷爲左散騎常侍兼餘杭太守、江東采訪防禦使。召入

淡自處，時望尤重。遷御史大夫。

元載輔政，與中官董秀槃結固寵，渙疾之，因進見，慨然論載奸。代宗曰："載雖非重慎，然協和中外無間然，能臣也。"對曰："和之爲貴者，由禮節也，不節之以禮，焉得和？今干戈甫定，品物思乂。載爲宰相，宜明制度，易海内耳目。而怙權樹黨，毁法爲通，鬻恩爲恕，附下苟容，乃幽國卑主術，臣所未喻。"帝默然。會渙兼稅地青苗錢物使，以錢給百官，而吏用下直爲使料，上直爲百司料。載諷皇城副留守張清擿其非，詔尚書左丞蔣渙按實，且載所惡，由是貶道州刺史。卒，贈太子太傅，謚曰元。

子縱。

崔縱

縱，繇協律郎三遷監察御史。會詔擇令長，授藍田令，德化大行，縣人立碑頌德。渙之貶，縱棄金部員外郎就養。後爲汴西水陸運、兩稅、鹽鐵等使。王師圍田悦，乏食，詔縱餉四節度糧，軍無乏。德宗出奉天，方鎮兵未至。縱勸李懷光奔命，悉軍財稱所須。懷光兵疲久戰，次河中，遷延不進。縱以金帛先度，曰："濟者即賜。"衆趨利争西，遂及奉天。遷京兆尹。上言："懷光反覆不情，宜備之。"及帝徙梁州，追扈不及，左右短縱素善懷光，殆不來。帝曰："知縱者，朕也，非爾輩所及。"後數日至，授御史大夫。處大體，不急細事，獄訴付成僚屬而已。

升任吏部侍郎、集賢院待制。崔渙以簡樸淡泊自處，當時威望很高。升任御史大夫。

元載爲宰相，與宦官董秀勾結起來堅固他的恩寵，崔渙很看不慣，因此進見皇帝，憤慨議論元載的奸猾。代宗説："元載雖説不慎重，但能協調朝廷内外無微不至，是能臣啊。"崔渙回答説："和之所以爲貴，是由於有禮的約束，不用禮的約束，怎麽能得到和呢？如今戰亂剛剛平定，人們都思念安静。元載身爲宰相，應當明確制度，使得天下人耳目一新。而元載却依仗權勢樹立黨派，毁壞法則作爲通和，濫用恩賞作爲寬恕，依附下情苟且取容，這是幽國卑主的權術，臣不能明白。"皇帝默然不語。正值崔渙兼任税地青苗錢物使，把錢交給百官，而屬吏把下值作爲使臣俸錢，把上值作爲百官的俸錢。元載婉言勸説皇城副留守張清上奏指責這種做法不對，皇帝下詔尚書左丞蔣渙推究實情，并且崔渙爲元載所憎恨，由此貶爲道州刺史。去世，追贈太子太傅，謚號叫元。

崔渙的兒子崔縱。

崔縱由協律郎三次升任爲監察御史。正值皇帝詔令選擇令長，授任崔縱爲藍田令，德行教化廣泛推行，縣民立碑歌頌他的功德。崔渙被貶，崔縱放棄金部員外郎官職回家奉養父親。後來崔縱任汴西水陸運、兩税、鹽鐵等使。朝廷軍隊圍攻田悦，糧食缺乏，下詔崔縱供給四節度軍糧，軍隊不再缺糧。德宗出奉天，方鎮的軍隊還没到達。崔縱勸李懷光奔赴應命，拿出全部軍用物資滿足需求。李懷光因長久作戰士兵疲乏，停留河中，拖延時間不前進。崔縱帶着金帛先過河，説："過河的人即給賞賜。"衆士兵趨利争着向西走，於是到達奉天。崔縱升任京兆尹。崔縱上表説："李懷光這人反覆無情，應當防備他。"等到皇帝遷移梁州，崔縱没來得及追隨扈從，左右的人指責崔縱平時與李懷光友善，大概不來了。皇帝説："知道崔縱的人，是朕，不是你們所能瞭解的。"過了幾天，崔縱來到，授任御史大夫。他處事得體，不計較小事，案獄訴訟交給僚屬辦

自兵興，内外官冗溢，時議并省。縱奏：“兵未息，仕進者多緒，在官則累遷，有功而褒賞，不可廢也。比選集，乃據闕留人，怨望滋結。朝廷頻詔録勞，而諸道叙優日廣。若停減吏員，非但承優者無官可叙，亦恐序進者無路勝置矣。”詔可。

理而已。

自從戰事興起，内外官員冗多雜濫，當時的議論都要求裁減合并。崔縱上奏説：“戰争没有停息，做官晋升的有多種渠道，在官位的就要不斷地升遷，有功的要褒賞，不可以廢除。近來選官，便是根據缺額留人，人們心懷不滿。朝廷頻頻下詔叙録功績，而諸道依照政績可以晋升的人日益增多，如果停減吏員，不但使有優良政績者無官可以進用，恐怕按次序晋升的人也没有地方安置了。”皇帝下詔同意。

貞元元年，天子郊見，爲大禮使。歲旱用屈，縱撙裁文物，儉而不陋。除吏部侍郎，尋爲河南尹。時兵雖定，民雕耗，縱治簡易，蠲略細苛。先是戍邊者道由洛，儲餼取於民。縱始令官辦，使五家相保，自占發斂，以絶胥史之私。又引伊、洛溉高仰，通利里閈，人甚宜之。入爲太常卿，封常山縣公。卒，年六十二，贈吏部尚書，謚曰忠。

貞元元年，天子郊祭，崔縱任大禮使。這年大旱費用短缺，崔縱裁減禮樂費用，節儉而不簡陋。授任吏部侍郎，不久任河南尹。當時戰争雖然平息，人民凋敝傷殘，崔縱吏治簡明平易，蠲免許多苛捐雜税。原先戍邊的人路經洛時，儲備糧草都從百姓那裏索取。崔縱開始命令官府辦理，使每五家相保，自報發送賦税的數目，以便杜絶胥吏作弊。又引伊水、洛水灌溉地勢高的田地，鄉里得到便利，人們都很滿意。召入任太常卿，封常山縣公。去世，終年六十二歲，追贈吏部尚書，謚號叫忠。

初，涣爲元載所抑，縱訖載世，不求聞達。涣有嬖妾，縱以母事之。妾剛酷，雖縱顯官而數笞詬，然率妻子候顔色，承養不懈，時以爲難。

當初，崔涣被元載所壓抑，崔縱在元載任職其間，不求聞名顯達。崔涣寵愛他的妾，崔縱便把她當作母親侍奉。妾性情暴虐，即使崔縱成爲顯官也多次被鞭打辱駡，但他帶領妻兒看着她的臉色伺候，奉養不懈，當時人以爲很不容易。

孫碣。

崔涣的孫子崔碣。

**崔碣**

碣，字東標，及進士第，遷右拾遺。武宗方討澤潞，碣建請納劉稹降，忤旨，貶鄧城令。稍轉商州刺史。擢河南尹、右散騎常侍，再爲河南尹。邑有大賈王可久，轉貨江、湖間。值龐勛亂，盡亡其貲，不得歸。妻詣卜者楊乾夫咨在亡。乾夫名善數，而内悦妻色，且利其富。既占，陽驚曰：“乃夫殆不還矣！”即陰以百金謝媒者，誘聘之，妻乃嫁乾夫，遂爲富人。它年徐州平，可久困甚，丐

崔碣，字東標，考中進士科，升任右拾遺。武宗正當討伐澤潞時，崔碣建議説服劉稹投降，違背旨意，貶爲鄧城令。漸漸改任商州刺史。升任河南尹、右散騎常侍，再任河南尹。本地有位大商人王可久，在江、湖間轉賣貨物。正逢龐勛作亂，資財全部喪失，不能回家。他的妻子到占卜人楊乾夫那裏詢問丈夫的生死。楊乾夫表面上認真占卜，而内心垂涎王可久妻子的姿色，并且又貪圖她的財富。占成一卦，假裝驚慌地説：“你的丈夫大概不會回來了！”隨即暗中用百金答謝媒人，引誘娶她，王可久的妻子便嫁給了楊乾

衣食歸閭里，往見妻。乾夫大怒，詬逐之。妻詣吏自言，乾夫厚納賄，可久反得罪。再訴，復坐誣。可久恨嘆，遂失明。碣之來，可久陳冤，碣得其情，即敕吏捕乾夫并前獄史下獄，悉發賕奸，一日殺之，以妻還可久。時淫潦，獄决而霽，都民相語，歌舞于道。徙陜虢觀察使。軍亂，貶懷州司馬，卒。

夫，楊乾夫於是成爲富人。後來徐州平定，王可久十分貧困，沿途乞討回到了鄉里，去見妻子。楊乾夫大怒，辱駡并驅逐了他。妻子到官吏那裏親自説明，楊乾夫厚加賄賂，王可久反而獲罪。妻子再次訴訟，又獲誣陷罪。王可久憤恨悲嘆，雙目失明。崔碣到任，王可久陳述冤情，崔碣瞭解了真實情况，立即命令官吏將楊乾夫及先前的獄史逮捕下獄，揭露所有賄賂奸情，一天之内殺了楊乾夫，將妻子還給王可久。當時久雨不停，案獄斷决後雨停天晴，都市百姓相互傳説，在道路上歌舞。崔碣調任陜虢觀察使。軍士騷亂，貶爲懷州司馬，去世。

## 張柬之

張柬之，字孟將，襄州襄陽人。少涉經史，補太學生。祭酒令狐德棻異其才，便以王佐期之。中進士第，始調清源丞。永昌元年，以賢良召，時年七十餘矣。對策者千餘，柬之爲第一。授監察御史，遷鳳閣舍人。

張柬之，字孟將，襄州襄陽人。年輕時涉獵經書史籍，補爲太學生。國子祭酒令狐德棻認爲他奇異有才能，便以君王的輔佐期望他。張柬之考中進士科，開始調任清源丞。永昌元年，以賢良被召，當時他已七十多歲了。對策應考的有一千多人，張柬之爲第一。授任監察御史，升任鳳閣舍人。

時突厥默啜有女請和親，武后欲令武延秀娶之。柬之奏："古無天子取夷狄女者。"忤旨，出爲合、蜀二州刺史。故事，歲以兵五百戍姚州，地險瘴，到屯輒死。柬之論其弊曰：

> 臣按姚州，古哀牢國，域土荒外，山岨水深。漢世未與中國通，唐蒙開夜郎、滇、筰，而哀牢不附。東漢光武末，始請内屬，置永昌郡統之。賦其鹽布氈罽以利中土。其國西大秦，南交趾，奇珍之貢不闕。劉備據蜀，甲兵不充，諸葛亮五月度瀘，收其産入以益軍，使張伯岐選取勁兵，以增武備。故《蜀志》稱亮南征後，國以富饒。此前世置郡，以其利之也。今鹽布之税不供，珍奇之貢不入，戈戟之用不

當時突厥默啜有女兒請求和親，武后要讓武延秀娶她。張柬之上奏："古代没有天子娶夷狄女子的。"違背旨意，出任合、蜀二州刺史。依照舊制，每年以五百士兵戍守姚州，這地方險惡有瘴毒，來這裏屯駐的士兵往往死亡。張柬之論述其弊病説：

> 臣考察姚州，是古代哀牢國，地僻荒遠，山高水深，漢代時他們不與中原交往，西漢唐蒙開闢夜郎、滇、筰，而哀牢不願歸屬。到東漢光武帝末年，開始請求内附，設置永昌郡統領他們。收納他們的鹽布氈罽等以使中原受益。哀牢國西通大秦，南通交趾，奇珍異寶進貢不停。劉備占據蜀地，甲兵不足，諸葛亮五月渡過瀘水，收納哀牢國的物産以增加軍需，派張伯岐選取精兵，以增强軍隊的力量。因此《蜀志》稱諸葛亮南征以後，國家因此富饒。這是前代設郡，依據它而得到利益。如今鹽布之税不再供給，珍奇貢品不再進獻，戈戟

實於戎行，賨貨之資不輸於大國。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夷，肝腦塗地。臣竊爲陛下惜之。昔漢歷博南山，涉蘭倉水，更置博南、哀牢二縣。蜀人愁苦，行者作歌曰："歷博南，越蘭津，度蘭倉，爲他人。"蓋譏其貪珍奇之利，而爲蠻夷所驅役也。漢獲其利，人且怨歌。今減耗國儲，費調日引，使陛下赤子身膏野草，骸骨不歸，老母幼子哀號望祭於千里之外。朝廷無絲髮利，而百姓蒙終身之酷，臣竊爲國家痛之。往諸葛亮破南中，即用渠率統之，不置漢官，不留戍兵。言置官留兵有三不易：置官必夷漢雜居，猜嫌將起；留兵轉糧，爲患滋重；後忽反叛，勞費必甚。故粗設綱紀，自然久定。臣謂亮之策，誠盡羈縻蠻夷之要。今姚州官屬，既無固邊厭寇之心，又無亮且縱且擒之伎。唯詭謀狡算，恣情割剥；扇動酋渠，遣成朋黨；折支諂笑，取媚蠻夷，拜跪趨伏，無復爲耻；提挈子弟，嘯引凶愚，聚會蒱博，一擲累萬。凡逋逃亡命在彼州者，户贏二千，專事剽奪。且姚州本龍朔中武陵主簿石子仁奏置，其後長史李孝讓、辛文協死於群蠻，詔遣郎將趙武貴討擊，兵無噍類，又以將軍李義摠繼往，而郎將劉惠基戰死，其州遂廢。臣竊以亮有三不易，其言卒驗。垂拱中，蠻郎將王善寶、昆州刺史爨乾福復請置州，言課税自支，不旁取於蜀。及置，州掾李稜爲蠻所殺。延載中，司馬成琛更置瀘南七鎮，戍

不能充實給軍隊，貨幣不能輸納給大國，而耗盡國庫，驅迫百姓，因蠻夷的事情出征，肝腦塗地。臣私下爲陛下憐惜。昔日漢朝越過博南山，渡過蘭倉水，又設置博南、哀牢二縣。蜀人愁苦，出征的人作歌謡説："歷博南，越蘭津，渡蘭倉，爲他人。"正是譏諷漢朝貪圖珍奇之利，而驅使他們因蠻夷的事情去出征。漢朝獲得了利益，人們尚且怨恨而用歌謡諷刺。如今耗減國家儲蓄，費用日益增多，使陛下的赤子尸身肥沃野草，骸骨不能還鄉，老母幼子在千里之外哀號祭望。朝廷没有絲毫利益，百姓蒙受終身痛苦，臣深爲國家悲痛。過去諸葛亮攻破南中，便讓他們的首領自我統率，不設漢官，不留兵鎮守。説設官留兵有三不易：設官必定使夷漢雜居，猜嫌將會産生；留兵運糧，爲患更重；以後忽然反叛，勞費必定更多。因此簡單制訂法度，自然長久安定。臣認爲諸葛亮的主張，真正是維係蠻夷的策略。如今姚州的官員，既無安邊靖寇的心意，又無諸葛亮邊縱邊擒的計謀。衹知詭詐算計，肆意掠奪，煽動酋長，結成朋黨；折腰諂笑，討好蠻夷，下跪叩頭，不以爲耻；提拔子弟，招引惡人，聚會賭博，一擲萬金。大凡逃犯流民在其他州的，有二千餘户，專門進行搶劫掠奪。而且姚州本是龍朔年間武陵主簿石子仁奏請設置，後來長史李孝讓、辛文協都死在群蠻手中。下詔派遣郎將趙武貴討伐攻擊，士兵無一生還，又派將軍李義摠接着去征討，而郎將劉惠基戰死，姚州從此廢除。臣私下認爲諸葛亮所説的三不易，他的預言終於應驗。垂拱年間，蠻夷郎將王善寶、昆州刺史爨乾福又請求設置州府，上奏説賦税自己出納，不從蜀中支取。等到設置州以後，州掾李稜被蠻夷所殺。延載年間，司馬成琛又設置瀘南七所軍鎮，派遣蜀兵防守，蜀中開始被擾亂了。况且姚州都督府總管的五十七州境

以蜀兵，蜀始擾矣。且姚府總管五十七州間，皆巨猾游客。國家設官，所以正俗防奸，而無耻之吏，敗謬至此。今劫害未止，恐驚擾之禍日滋。宜罷姚州，隸巂府，歲時朝覲同蕃國；廢瀘南諸鎮，而設關瀘北，非命使，不許交通；增巂屯兵，擇清良吏以統之。臣愚以爲便。

疏奏不納。俄爲荆州大都督府長史。

內，都是巨猾游客。國家設置官府，本來是爲了端正風俗防止邪惡，而無耻之吏，敗壞謬妄到了這種地步。如今打劫毁害不止，恐怕驚擾的禍患日益滋生。應當撤銷姚州，隸屬於巂州都督府，每年每季的朝見與蕃國相同；廢止瀘南各軍鎮，而在瀘北設立關防，除了奉命的使者，不許相互往來；增加巂府的駐軍，選擇清廉優秀的長官來統管。愚臣認爲這樣比較穩妥。

疏議奏上不被采納。不久張柬之任荆州大都督府長史。

長安中，武后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仁傑曰："陛下求文章資歷，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齷齪，不足與成天下務哉？"后曰"然。"仁傑曰："荆州長史張柬之雖老，宰相材也。用之必盡節於國。"即召爲洛州司馬。它日又求人，仁傑曰："臣嘗薦張柬之，未用也。"后曰："遷之矣。"曰："臣薦宰相而爲司馬，非用也。"乃授司刑少卿，遷秋官侍郎。後姚崇爲靈武軍使，將行，后詔舉外司可爲相者，崇曰："張柬之沈厚有謀，能斷大事，其人老，惟亟用之。"即日召見，拜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進鳳閣侍郎。

長安年間，武后對狄仁傑說："怎樣能得到一名奇士而任用他呢？"狄仁傑說："陛下要求文章資歷，如今的宰相李嶠、蘇味道足够了。難道文士齷齪，不足以與他們成就天下大事嗎？"武后說："是的。"狄仁傑說："荆州長史張柬之雖然年老，是做宰相的材料。任用他必定會盡忠於國。"便召張柬之爲洛州司馬。有一天武后又求取人才，狄仁傑說："臣曾經推薦張柬之，没有任用啊。"武后說："升任他了。"狄仁傑說："臣推薦他做宰相却做了司馬，不算任用。"於是授任張柬之爲司刑少卿，升任秋官侍郎。後來姚崇任靈武軍使，將要出發，武后下詔推舉可任宰相的外官，姚崇說："張柬之樸實穩重有謀略，能决斷大事，他已經老了，請陛下趕快任用他。"武后當天召見張柬之，授任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進任鳳閣侍郎。

誅二張也，柬之首發其謀。以功擢天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漢陽郡公，實封五百户。不半歲，以漢陽郡王加特進，罷政事。柬之既失權，願還襄州養疾，乃授襄州刺史。中宗爲賦詩祖道，又詔群臣餞定鼎門外。至州，持下以法，雖親舊無所縱貸。會漢水漲嚙城郭，柬之因壘爲堤，以遏湍怒，闔境賴之。又懇辭王爵，不許。俄及貶，又流瀧州，憂憤卒，年八十二。景雲元年，贈中書令，謚曰文貞，授一子官。柬之剛直不傅會，

誅殺張易之兄弟，張柬之是此事的主謀。因功升任天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漢陽郡公，實封五百户。不到半年，以漢陽郡王加特進，罷免宰相。張柬之失去權力以後，希望回襄州養病，便授任襄州刺史。中宗爲他賦詩餞行，又下詔群臣在定鼎門外餞行。到了襄州，他以法約束部下，即使親戚朋友也决不放縱寬容。正值漢水上漲侵蝕城郭，張柬之便壘築堤防，以遏止湍急的大水，全州賴以幸免。他又懇切辭去王爵，皇帝不允許。不久被貶，又流放瀧州，憂憤而死，終年八十二歲。景雲元年，追贈中書令，謚號叫文貞，授予他的一個兒子官職。張柬之剛直不依

然邃於學，論次書數十篇。

子愿、漪。

愿仕至襄州刺史。

漪以著作佐郎侍父襄陽，恃其家立功，簡接鄉人，鄉人怨之。

初，易之等誅後，中宗猶監國告武氏廟，而天久陰不霽。侍御史崔渾奏："陛下復國，當正唐家位號，稱天下心。奈何尚告武氏廟？請毀之，復唐宗廟。"帝嘉納。是日詔書下，氛翳澄駁，咸以爲天人之應。

**袁恕己**

袁恕己，滄州東光人。仕累司刑少卿，知相王府司馬。與誅二張，又從相王統南衙兵備非常，以功加銀青光禄大夫、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封南陽郡公，實封五百户。

將作少匠楊務廉者，以工巧進。恕己恐其復啓游娱侈麗之漸，言於中宗曰："務廉位九卿，忠言嘉謨不聞，而專事營構以媚上，不斥之，亡以昭德。"乃授陵州刺史。

未幾，拜中書令、特進、南陽郡王，罷政事。例及貶，又流環州，爲周利貞所逼，恕己素餌黄金，至是飲野葛數升，不死，憤懣，抔土以食，爪甲盡，不能絶，乃擊殺之。謚曰貞烈。

孫高。

**袁高**

高字公頤。少慷慨有節尚。擢進士第。代宗時，累遷給事中。建中中，拜京畿觀察使。坐累貶韶州長史，復拜給事中。德宗將起盧杞爲饒州刺史，高當草詔，見宰相盧翰、劉從一曰："杞當國，矯誣陰賊，斥忠誼，傲明德，反易天常，使宗祏失守，天下疣痏，朝廷不寘以法，才示

附，而且能深入鑽研學問，撰文數十篇。

張柬之的兒子張愿、張漪。

張愿官做到襄州刺史。

張漪以著作佐郎在襄陽侍奉父親，倚仗自家立功，怠慢接待鄉里人，鄉里人怨恨他。

當初，張易之等被殺後，中宗還監國告於武氏廟，而天久陰不晴。侍御史崔渾上奏説："陛下復國，應當正立唐家位號，以符合天下人心。怎麽還告於武氏廟？請求拆毁它，恢復唐朝宗廟。"皇帝贊許并采納。這天詔書下達，霧氣消失天空晴朗，大家都認爲是天人相應。

袁恕己，滄州東光人，幾次升任爲司刑少卿，知相王府司馬。參與誅殺張易之兄弟，又跟從相王統率南衙兵以防備突然情況，因功加授銀青光禄大夫、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封南陽郡公，實封五百户。

將作少匠楊務廉，因工藝巧妙而得到進用。袁恕己恐怕這又漸漸導致游娱奢侈的風氣，進言給中宗説："楊務廉位居九卿，忠言良策不曾奏報，而專門從事營造宫室以討好皇上，不斥逐他，就不能光大美德。"於是授任袁恕己爲陵州刺史。

不久，袁恕己授任中書令、特進、南陽郡王，罷免宰相。依例被貶，又流放環州，被周利貞所逼迫，袁恕己平時常服食黄金，到這時喝了好幾升野葛汁，未死，心胸憤懣，捧土而食，指甲磨秃，仍然不死，周利貞殺之。謚號貞烈。

袁恕己的孫子袁高。

袁高，字公頤。年輕時慷慨有節操。考中進士科。代宗時，幾次升任爲給事中。建中年間，授任京畿觀察使。受牽連獲罪貶爲韶州長史，又授任給事中。德宗將起用盧杞爲饒州刺史，袁高負責起草詔令，見了宰相盧翰、劉從一説："盧杞當政，虚僞陰險，排斥忠良，輕視明德，違反天常，使宗廟失守，天下瘡痍，朝廷不以法處置，剛加以貶黜，如今又授任大州，天下人對此

貶黜，今還授大州，天下其謂何?”翰等不悦，命舍人作詔。詔出，高執不下，奏曰：“陛下用杞爲相，出入三年，附下罔上，使陛下越在草莽，群臣願食其肉且不厭。漢法，三光不明，雨旱不時，皆宰相請罪，小者免，大者戮。杞罪萬誅，陛下赦不誅，止貶新州，俄又内移，今復拜刺史，誠失天下望。”帝曰：“杞不逮，是朕之過。朕已再赦。”答曰：“杞天資詭險，非不逮，彼固所餘。赦者，止赦其罪，不宜授刺史。願問外廷，并敕中人聽於民。若億兆異臣之言，臣請前死。”諫官亦力争帝前。帝曰：“與上佐可乎?”群臣奉詔。翌日，遣使慰高曰：“朕惟卿言切至，已如奏。”太子少保韋倫曰：“高言勁挺，自是陛下一良臣，宜加優禮。”

會怎麽説呢?”盧翰等人不高興，命令舍人起草詔令。詔令撰成，袁高扣留不下發，上奏説：“陛下任用盧杞爲宰相，他出入三年，附着小人欺瞞皇上，使陛下淪落在草莽，群臣恨不得吃他的肉。漢朝法令，日、月、星三光不明，雨旱災害不時發生，宰相都要請罪，小者免官，大者戮殺。盧杞罪該萬死，陛下赦免不殺，衹貶他到新州，很快又内移，如今又授任他爲刺史，的確使天下失望。”皇帝説：“盧杞不稱職，是朕的過錯。朕已經兩次赦免他。”袁高回答説：“盧杞天性詭詐，不是不稱職，他本來就不想稱職。赦免，衹赦免他的罪過，不應授任刺史。希望陛下向外朝官員詢問，并敕令宦官傾聽民意。如果百姓説的與臣相反，臣請求先死。”諫官也在皇帝面前力争。皇帝説：“讓他任上等州的副職可以嗎?”群臣奉詔。第二天，皇帝派遣使者慰問袁高説：“朕認爲卿的話深刻有理，已准許了卿的上奏。”太子少保韋倫説：“袁高的話剛正，自然是陛下的一位良臣，應加以優待獎勵。”

貞元二年，帝以大盜後關輔百姓貧，田多荒薙，詔諸道上耕牛，委京兆府勸課。量地給牛，不滿五十畝不給。高以爲聖心所憂，乃在窮乏。今田不及五十畝即是窮人，請兩户共給一牛。從之。卒，年六十，中外悵惜。憲宗時，李吉甫言其忠謇，特贈禮部尚書。

貞元二年，皇帝因戰亂後關輔百姓貧困，田地大多荒廢，下詔諸道進獻耕牛，委托京兆府勸民耕作。量地供給耕牛，不滿五十畝不給耕牛。袁高認爲聖上所擔憂的，正是貧窮人家。如今田不到五十畝的便是窮人，請求每兩户供給一頭牛。皇帝聽從了。去世，終年六十歲，朝廷内外嘆惜。憲宗時，李吉甫説他忠誠耿直，特追贈禮部尚書。

文宗開成三年，又詔：玄暐曾孫郢爲監察御史，暉曾孫元膺河南丞，柬之四世孫憬壽安尉，恕己曾孫德文校書郎。始，帝訪御史中丞狄兼謩以仁傑功，且言五王遺烈，乃求其後，秩以官。唯彦範後無聞云。

文宗開成三年，又下詔：崔玄暐的曾孫崔郢任監察御史，敬暉的曾孫敬元膺任河南丞。張柬之的四世孫張憬任壽安尉，袁恕己的曾孫袁德文任校書郎。開始，皇帝向御史中丞狄兼謩詢問狄仁傑的功勞，并且説到五王遺留的業績，於是尋求他們的後代，録用爲官。衹有桓彦範的後代没有消息。

贊曰：五王提衛兵誅嬖臣，中興唐室，不淹辰天下晏然，其謀深矣。至謂中宗爲英王，不盡誅諸武，使天子藉以爲威，何其淺耶？釁牙一啓，

贊曰：五王指揮衛兵誅殺寵臣，中興唐室，及時使天下安然，他們的謀略深遠啊。至於説中宗身爲英王，而不盡除諸武，以使天子因此成就皇威，又是多麽的短淺呢？縫隙一出現，被艷

爲艷后、豎兒所乘，劫持戮辱，若放豚然，何哉？無亦神奪其明，厚韋氏毒，以興先天之業乎？不然，安李之功，賢於漢平、勃遠矣！

后、小人所利用，劫持殺辱，如同放逸的小猪，爲什麼呢？不也是神奪其聰明，加深韋氏的禍患，以此興起先天的大業嗎？不然，安定李唐的功績，遠遠勝過漢代的陳平、周勃了！



# 唐書卷一百二十一

## 列傳第四十六

### 劉鍾崔二王列傳

**劉幽求**

劉幽求，冀州武彊人。聖曆中，舉制科中第。調閬中尉，刺史不禮，棄官去。久之，授朝邑尉。桓彥範等誅張易之、昌宗，而不殺武三思，幽求謂彥範曰："公等無葬地矣。不早計，後且噬臍。"不從。既，五王皆爲三思構死。

劉幽求，冀州武彊人。聖曆年間，考中制科。調任閬中尉，刺史不以禮相待，他棄官離去。很久，授任朝邑尉。桓彥範等誅殺張易之、張昌宗，但不殺武三思，劉幽求對桓彥範說："公等没有葬身之地了。不早作打算，將來後悔莫及。"桓彥範等人不聽從。後來，五王都被武三思陷害而死。

臨淄王入誅韋庶人，預參大策，是夜號令詔敕一出其手。以功授中書舍人，參知機務，爵中山縣男，實封二百户，授二子五品官，二代俱贈刺史。睿宗立，進尚書右丞、徐國公，增封户至五百，賜物千段、奴婢二十人、第一區、良田千畝、金銀雜物稱是。

臨淄王入朝誅殺韋庶人，劉幽求參預重大謀策，這天夜裏的號令詔敕都出自他一人之手。因功授任中書舍人，參知機務，賜爵中山縣男，實封二百户，授任他的兩個兒子五品官，祖父、父親都追贈刺史。睿宗即位，劉幽求進任尚書右丞、徐國公，增加封户到五百，賜物千段、奴婢二十人、宅第一所、良田千畝、金銀雜物若干。

景雲二年，以户部尚書罷政事。不旬月，遷吏部，拜侍中。璽詔曰："頃王室不造，中宗厭代，戚孽專亂，將隕社稷，朕與王公皆幾于難。幽求處危思奮，翊贊聖儲，協和義士，震殄元惡。國家之復存，繄幽求是賴，厥庸茂焉，朕用嘉之。雖胙以土宇，而賦入未廣。昔西漢行封，更擇多户；東京定賞，復增大邑。宜加賜實封二百户，子子孫孫傳國無絶，特免十死，銘諸鐵券，以傳其功。"先天元年，爲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

景雲二年，劉幽求以户部尚書罷免政事，不到一個月，升任吏部尚書，授任侍中。皇帝降下璽書說："近來王室多難，中宗謝世，外戚奸惡專權作亂，將要傾覆社稷，朕與王公都幾乎遇難。劉幽求身處危難而想着挺身奮争，輔助太子，協同義士，消滅首惡。國家的再生，依賴了劉幽求，他的功績盛大，朕因此給予嘉獎。雖然封給疆土，然而賦税未能廣大。過去西漢封賜，更選衆多人户；東漢規定封賞，再增加大片封邑。所以應加賜實封二百户，子子孫孫傳世不絶，特别免除十次死罪，刻在鐵券上，以傳揚他的功業。"先天元年，劉幽求任尚書右僕射、同

品，監修國史。

幽求自謂有勞于國，在諸臣右，意望未滿，而竇懷貞爲左僕射，崔湜爲中書令，殊不平，見於言面。已而湜等附太平公主，有逆計。幽求與右羽林將軍張暐定計，使暐説玄宗曰："湜等皆太平黨與，日夜陰計，若不早圖，且産大害，太上不得高枕矣。臣請督羽林兵除之。"帝許之。未發也，而暐漏言於侍御史鄧光賓，帝懼，即列其狀。睿宗以幽求等屬吏，劾奏以疏間親，罪應死。帝密申右之，乃流幽求於封州、暐於峰州、光賓於繡州。明年，太平公主誅，即日召復舊官，知軍國事，還封户，賜錦衣一襲。

開元初，進尚書左丞相兼黄門監，俄以太子少保罷。姚崇素忌之，奏幽求鬱怏散職，有怨言。詔有司鞫治，宰相盧懷慎等奏言："幽求輕肆不恭，失大臣體，乖崖分之節。"翌日，貶睦州刺史，削實封户六百。遷杭、郴二州，恚憤卒于道，年六十一。贈禮部尚書，謚曰文獻。六年，詔與蘇瓌配享睿宗廟廷。建中中，追贈司徒。

## 鍾紹京

鍾紹京，虔州贛人。初爲司農録事，以善書直鳳閣。武后時署諸宫殿、明堂及銘九鼎，皆其筆也。景龍中，爲苑總監，會討韋氏難，紹京帥户奴、丁夫從。事平，夜拜中書侍郎，參知機務。明日，進中書令、越國公，實封五百户，賚賜與劉幽求等。既當路，以賞罰自肆，當時惡之。因上疏讓官，睿宗用薛稷謀，進户部尚書，出爲彭州刺史。

玄宗即位，復拜户部尚書，增實封，改太子詹事。不爲姚崇所喜，與

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

劉幽求自認爲對國家有功，在諸臣之上，欲望没能滿足，而竇懷貞任左僕射，崔湜任中書令，心裏特别不平，流露在言辭和臉色上。不久崔湜等依附太平公主，有叛逆圖謀。劉幽求與右羽林將軍張暐定計，派張暐勸玄宗説："崔湜等人都是太平公主的黨羽，日夜圖謀不軌，如不早作決斷，將會出現大禍，太上皇不得安寧啊。臣請求率領羽林兵除掉他們。"皇帝允許。還未動手，張暐將此謀劃泄漏給侍御史鄧光賓，玄宗害怕，便上書報告此事。睿宗將劉幽求等人交給有關官員審理，定爲疏間親人的罪行，應當處死。玄宗暗中請求寬免他們，於是將劉幽求流放到封州，張暐流放到峰州，鄧光賓流放到繡州。第二年，太平公主被誅殺，即日召入劉幽求恢復舊官，主持軍國事，歸還封户，賜給錦衣一套。

開元初年，劉幽求進任尚書左丞相兼黄門監，不久以太子少保罷免知政事。姚崇平時忌恨他，上奏説劉幽求對自己任閑散官職鬱鬱不樂，有怨言。下詔有關部門審查，宰相盧懷慎等上奏説："劉幽求輕浮放肆不恭敬，有失大臣體統，違背了本分法度。"第二天，貶他爲睦州刺史，削奪實封六百户。調任杭、郴二州刺史，劉幽求因怨憤而死於途中，終年六十一歲。追贈禮部尚書，謚號叫文獻。六年，下詔劉幽求與蘇瓌在睿宗廟庭立位配享。建中年間，追贈司徒。

鍾紹京，虔州贛人。起初任司農録事，因擅長書法進入鳳閣任職。武后時題署各個宫殿、明堂榜額以及九鼎銘文，都是鍾紹京的手筆。景龍年間，任苑總監，正值討伐韋氏之難，鍾紹京率領户奴、丁夫隨從響應。平叛成功，當夜授任他爲中書侍郎，參知機務。第二天，晋升中書令、越國公，實封五百户，賞賜與劉幽求相等。他當朝掌權後，因任意賞罰，當時人厭惡他。他便上疏辭讓官職，睿宗采用薛稷的計謀，晋升他爲户部尚書，出任彭州刺史。

玄宗即位，再次授任鍾紹京爲户部尚書，增加實封，改任太子詹事。姚崇不喜愛他，他與劉

幽求并以怨望得罪，貶果州刺史，賜封邑百户。後坐它事，貶懷恩尉，悉奪階封，再遷温州别駕。十五年入朝，見帝泣曰："陛下忘疇日事邪，忍使棄死草莽！且同時立功者，今骨已朽，而獨臣在，陛下不垂愍乎？"帝惻然，即日授太子右諭德。久之，遷少詹事。年逾八十，以官壽卒。紹京嗜書畫，如王羲之、獻之、褚遂良真迹，藏家者至數十百卷。建中中，追贈太子太傅。

幽求一同因怨望獲罪，貶任果州刺史，賜封邑一百户。後來因其他事獲罪，貶任懷恩尉，削奪全部散階封邑，又升任温州别駕。十五年鍾紹京入朝觀見，看到皇帝就流着眼淚説："陛下忘了過去的事嗎？怎忍心將臣拋棄而死在荒野！况且同時立功的人，如今尸骨已經腐朽，惟獨臣還活着，陛下能不哀憐臣嗎？"皇帝很同情他，當天授任太子右諭德。很久，升任少詹事。年過八十，在官任上安然去世。鍾紹京酷愛書畫，如王羲之、王獻之、褚遂良的真迹，在家中收藏了數十百卷。建中年間，追贈太子太傅。

## 崔日用

崔日用，滑州靈昌人。擢進士第，爲芮城尉。大足元年，武后幸長安，陝州刺史宗楚客委以頓峙，饋獻豐甘，稱過賓使者。楚客嘆其能，亟薦之，擢爲新豐尉，遷監察御史。陰附安樂公主，得稍遷。神龍中，鄭普思納女後宫，日用劾奏，中宗初不省，廷争切至，普思由是得罪。時諸武若三思、延秀及楚客等權寵交煽，日用多所結納，驟拜兵部侍郎。宴内殿，酒酣，起爲《回波舞》，求學士，即詔兼修文館學士。

崔日用，滑州靈昌人。考中進士科，任芮城尉。大足元年，武后到達長安，陝州刺史宗楚客委派他安置供給，他貢獻豐足的美味，使過往賓客使者稱心。宗楚客贊嘆他的才能，竭力推薦他，升任新豐尉，又升任監察御史。他暗中依附安樂公主，得以漸漸遷升。神龍年間，鄭普思將女兒納入後宫，崔日用上奏彈劾，中宗起初置之不理，他當廷諫諍極爲激切，鄭普思由此獲罪。當時諸武如武三思、武延秀以及宗楚客等人依仗權勢寵信勾結招摇，崔日用多與他們交往，很快授任兵部侍郎。内殿設宴，酒酣，他起身跳《回波舞》，請求任學士，皇帝隨即下詔崔日用兼修文館學士。

帝崩，韋后專制，畏禍及，更因僧普潤、道士王曄私謁臨淄王以自托，且密贊大計。王曰："謀非計身，直紓親難爾。"日用曰："至孝動天，舉無不克。然利先發，不則有後憂。"及韋氏平，夜詔權雍州長史，以功授黄門侍郎，參知機務，封齊國公，賜實户二百。坐與薛稷相忿競，罷政事，爲婺州長史。歷揚、汴、兖三州刺史。

皇帝去世，韋后專權，崔日用恐怕禍及自己，便藉僧人普潤、道士王曄的引進私下謁見臨淄王來托付自身，并且密謀輔佐擁立大計。臨淄王説："謀略不爲自身，僅僅爲解除親族的禍患罷了。"崔日用説："至孝感應上天，舉事必定成功。但衹有迅速發動纔會有利，不然則有後患。"等到韋氏平定，連夜下詔崔日用代理雍州長史，因功授任黄門侍郎、參知機務，封齊國公，賜實封二百户。因與薛稷争執發怒獲罪，罷免知政事，任婺州長史，歷任揚、汴、兖三州刺史。

由荆州長史入奏計，因言："太平公主逆節有萌，陛下往以宫府討有罪，臣子勢須謀與力，今據大位，一下制書定矣。"帝曰："畏驚太上皇，

崔日用由荆州長史入朝奏事，藉機説："太平公主謀反已露出端倪，陛下以往在宫府時討伐有罪，作爲臣子勢必要謀劃竭力，如今身居帝位，衹需下一道詔書就可平定了。"皇帝説："恐

奈何？”日用曰：“庶人之孝，承順顏色；天子之孝，惟安國家，定社稷。若令奸宄竊發，以亡大業，可爲孝乎？請先安北軍而後捕逆黨，於太上皇固無所驚。”帝納之。及討逆，詔權檢校雍州長史，以功益封二百户，進吏部尚書。

怕驚動太上皇，怎麼辦呢？”崔日用說：“庶民的孝，順從父母的顏色，天子的孝，衹在安國家，定社稷。假使叛黨暗中發動，國家大業喪亡，可以說是孝嗎？請先安定北軍再捕捉逆黨，對太上皇一定沒有驚擾。”皇帝采納他的建議。等到討伐逆黨，下詔崔日用代理檢校雍州長史，因功增加封户二百，進任吏部尚書。

會帝誕日，日用采《詩》《大》、《小雅》二十篇及司馬相如《封禪書》獻之，借以諷諭，且勸告成事。有詔賜衣一副、物五十段，以示無言不酬之義。

正值皇帝的生日，崔日用采集《毛詩》中的《大雅》、《小雅》二十篇以及司馬相如《封禪書》獻上，藉以規諫，并勸皇帝舉行封禪告成之事。下詔賜衣一副、物五十段，以顯示沒有進言不給予酬賞的意思。

久之，坐兄累，出爲常州刺史。後以例減封户三百，徙汝州。開元七年，詔曰：“唐元之際，日用實贊大謀，功多不宜減封，復食二百户。”徙并州長史，卒年五十。并人懷其惠，吏民數百皆縞服送喪。贈吏部尚書，謚曰昭。再贈荆州大都督。

很久，崔日用因兄長連累獲罪，出任常州刺史。後來依照常例削減封户三百，調任汝州刺史。開元七年，皇帝下詔說：“唐元之際，崔日用確實輔助大計，功高不應減削封户，恢復他的封邑二百户。”崔日用調任并州長史，終年五十歲。并州人懷念他的惠政，吏民數百人都穿着喪服送葬。追贈他爲吏部尚書，謚號叫昭。再追贈荆州大都督。

日用才辯絶人，而敏于事，能乘機反禍取富貴。先天後，求復相，然亦不獲也。嘗謂人曰“吾平生所事，皆適時制變，不專始謀。然每一反思，若芒刺在背”云。

崔日用才辯過人，處事敏捷，能乘機轉變災禍而取得富貴。先天以後，謀求恢復宰相，然而也未能如願。他曾經對人說：“我平生做事，都順應時勢把握變化，不拘泥於開始的想法。但是每當有所反思，都覺得如芒刺在背”等等。

子宗之，襲封。亦好學，寬博有風檢，與李白、杜甫以文相知者。

崔日用的兒子崔宗之，襲封爵位。也喜好學習，寬宏有風紀，與李白、杜甫以文辭結爲知己。

### 崔日知

日用從父兄日知，字子駿，少孤貧，力學，以明經進至兵部員外郎。與張説同爲魏元忠朔方判官，以健吏稱。遷洛州司馬，會譙王重福之變，官司逃，日知獨率吏卒助屯營擊賊，以功加銀青光禄大夫。遷殿中少監，建言“厩馬多，請分牧隴右，省關畿芻調”。授荆州長史，四遷京兆尹，封安平縣侯。坐贓，爲御史李如璧所劾，貶歙縣丞。後歷殿中監，進

崔日用從父兄崔日知，字子駿，幼年喪父家境貧困，他努力學習，考取明經科晋升到兵部員外郎。他與張説同任魏元忠朔方判官，以吏治幹練見稱。升任洛州司馬，正值譙王李重福變亂，官員逃亡，崔日知獨自率領吏卒協助屯營兵抗擊叛賊，因功加授銀青光禄大夫。升任殿中少監，他建議說：“厩馬很多，請求分往隴右牧養，減省關畿地區的草料徵調。”授任荆州長史，四次升任爲京兆尹，封安平縣侯。崔日知因貪贓獲罪，被御史李如璧彈劾，貶爲歙縣丞。後來任殿

中山郡公。説執政，薦爲御史大夫，帝不許，遂爲左羽林大將軍，而自用崔隱甫。隱甫繇是怨説。日知俄授太常卿。自以處朝廷久，每入謁，必與尚書齒，時謂“尚書裏行”。終潞州長史，謚曰襄。

中監，晉封中山郡公。張説執政，推薦他任御史大夫，皇帝不允許，於是任左羽林大將軍，而皇帝自己授任崔隱甫爲御史大夫，崔隱甫自此怨恨張説。崔日知不久授任太常卿。自以爲在朝廷任官很久，每次入謁，必定與尚書同列，當時稱作“尚書裏行”。死時官任潞州長史，謚號叫襄。

**王琚**

王琚，懷州河内人。少孤，敏悟有才略，明天文象緯。以從父隱客嘗爲鳳閣侍郎，故數與貴近交。時年甫冠，見駙馬都尉王同皎，同皎器之。會謀刺武三思，琚義其爲，即與周璟、張仲之等共計。事泄亡命，自傭於揚州富商家，識非庸人，以女嫁之，厚給以貲，琚亦賴以濟。睿宗立，琚自言本末，主人厚齎使還長安。玄宗爲太子，閒游獵韋、杜間，怠休樹下，琚以儒服見，且請過家，太子許之。至所廬，乃蕭然窶陋。坐久，殺牛進酒殊豐厚，太子駭異。自是每到韋、杜，輒止其廬。

王琚，懷州河内人。幼年喪父，聰敏有才略，精通天文星象之學。因從父王隱客曾任鳳閣侍郎，因而常與權貴近臣交往。當時他剛剛二十歲，拜見駙馬都尉王同皎，王同皎器重他。正值謀劃刺殺武三思，王琚贊同這一義舉，便與周璟、張仲之等共同籌劃。事情泄露逃命，受雇於揚州富商之家，主人看出他不是等閑之輩，將女兒嫁給他，給他豐厚的資財，王琚也賴此得到接濟。睿宗即位，王琚主動講述了事情的始末，主人厚送財錢使他返回長安。玄宗爲太子，閑時在韋、杜間游獵，感到疲倦在樹下休息，王琚穿着儒服拜見，并且請太子去家裏，太子答應了他，到了他的住處，很凄清簡陋。太子坐了很久，王琚殺牛進酒招待特別豐厚，太子很驚異。自此太子每次到韋、杜間，總要去他家裏停留。

初，太子在潞州，襄城張暐爲銅鞮令，性豪殖，喜賓客弋獵事，厚奉太子，數集其家。山東倡人趙元禮有女，善歌舞，得幸太子，止暐第，其後生子瑛者也。太子已平内難，召暐，拜宫門郎，與姜皎、崔滌、李令問、王守一、薛伯陽等并侍左右。令問累擢殿中少監，守一太僕少卿。此數人以東宫皆勢重天下。

起初，太子在潞州，襄城張暐任銅鞮令，性格豪放正直，喜歡待客打獵，尤其厚待太子，多次在他家集會。山東倡人趙元禮有個女兒，善於歌舞，得到太子喜愛，住在張暐宅中，她後來生了個兒子叫瑛。太子平定内難後，徵召張暐，授任宫門郎，與姜皎、崔滌、李令問、王守一、薛伯陽等一同侍奉左右。李令問幾次升任殿中少監，王守一任太僕少卿。這幾人依仗東宫都勢重天下。

琚是時方補諸暨縣主簿，過謝東宫，至廷中，徐行高視，侍衛何止曰：“太子在！”琚怒曰：“在外惟聞太平公主，不聞有太子。太子本有功於社稷，孝於君親，安得此聲？”太子遽召見，琚曰：“韋氏躬行弑逆，天下動摇，人思李氏，故殿下取之易也。今天下已定，太平專思立功，左

王琚此時剛補任諸暨縣主簿，前去東宫拜謝太子，到了廷中，他昂起頭慢慢走，侍衛喝止説：“太子在！”王琚憤怒地説：“在外面衹聽説有太平公主，没聽説有太子。太子本來對國家有功，對君主孝敬，怎麽會背上這種名聲？”太子立即召見，王琚説：“韋氏自行弑君叛逆，天下動摇，人們思歸李氏，因此殿下除去他們很容易。如今天下已經平定，太平公主衹想要立功，

右大臣多爲其用，天子以元妹，能忍其過，臣竊爲殿下寒心。”太子命坐，且泣曰：“計將安便?”琚曰：“昔漢蓋主供養昭帝，其後與上官桀謀殺霍光，不及天子，而帝猶以大義去之。今太子功定天下，公主乃敢妄圖，大臣樹黨，有廢立意。太子誠召張説、劉幽求、郭元振等計之，憂可紓也。”太子曰：“先生何以自隱而日與寡人游?”琚曰：“臣善丹沙，且工諧隱，願比優人。”太子喜，恨相知晚。翌日，授詹事府司直、内供奉，兼崇文學士。日以諸王及姜皎等入侍，獨琚常豫秘謀。不逾月，遷太子舍人，兼諫議大夫。太子受内禪，擢中書侍郎。

公主謀益甚，幽求、暐謀先事誅之，侍御史鄧光賓漏謀，不克，皆得罪。久之，琚見事迫，請帝决策。先天二年七月，乃與岐王、薛王、姜皎、李令問、王毛仲、王守一以鐵騎至承天門。太上皇聞外嘩噪，召郭元振升承天樓，閉關以拒，俄而侍御史任知古召募數百人於朝堂，不得入。少選，琚從帝至樓下，誅蕭至忠、岑羲、竇懷貞，斬常元楷李慈北闕下、賈膺福李猷於内客省。事平，琚進户部尚書、封趙國公，皎工部尚書、楚國公，毛仲輔國大將軍、霍國公，守一太常卿、晋國公，各食實户五百；令問殿中監、宋國公，實户三百。琚、皎、令問辭不就，以舊官增户二百。於是帝召燕内殿，賜金銀雜皿皆一床、帛二千、第一區。

帝於琚眷委特異，豫大政事，時號“内宰相”。每見閤中，視日薄乃得出。遇休日，使者至第召之，而皇后亦使尚宫勞琚母，賜賚接足，群臣不能無望。或説帝曰：“王琚、麻嗣

左右大臣多爲她效力，天子因爲她是元妹，能容忍她的罪過，臣私下爲殿下寒心。”太子命令他坐下，并哭着説：“用什麽計策好呢?”王琚説：“以往漢代蓋長公主供養昭帝，後來她與上官桀謀殺霍光，没有議及天子，昭帝還是以大義除去了她。如今太子功定天下，而公主竟敢妄自圖謀，在大臣中樹立黨羽，有廢立之意。太子誠心召見張説、劉幽求、郭元振等籌劃，憂患就可以解除。”太子説：“先生怎樣纔能够使自己隱迹而天天與寡人游處?”王琚説：“臣善於飛丹煉藥，并擅長詼諧好作隱語，情願混迹於優人當中。”太子很高興，祇恨相知太晚。第二天，授任王琚詹事府司直、内供奉，兼崇文學士。每天與諸王及姜皎等入宫侍奉，祇有王琚常參預秘謀。不到一個月，升任太子舍人，兼諫議大夫。太子受内禪即位，王琚升任中書侍郎。

太平公主的陰謀更加猖獗，劉幽求、張暐謀劃先誅殺他們，侍御史鄧光賓泄漏密謀，没能成功，全都獲罪。很久以後，王琚見事情緊迫，請皇帝决策。先天二年七月，便與岐王、薛王、姜皎、李令問、王毛仲、王守一率鐵騎到承天門。太上皇聽到外面喧嘩聒噪，召郭元振登上承天樓，閉門抗拒，不久侍御史任知古招集數百人到朝堂，不得進入。很快，王琚隨從皇帝到樓下，誅殺蕭至忠、岑羲、竇懷貞，斬殺常元楷李慈於北闕下、斬殺賈膺福李猷於内客省。事情平定後，王琚進任户部尚書、封趙國公，姜皎任工部尚書、封楚國公，王毛仲任輔國大將軍、封霍國公，王守一任太常卿、封晋國公，各自享用實封五百户；李令問任殿中監、封宋國公，享用實封三百户。王琚、姜皎、李令問辭謝不受，以舊官增加實封二百户。於是皇帝在内殿召集宴會，賜給金銀雜器每人一床、帛二千匹、宅第一所。

皇帝對王琚特别愛重信任，參與重大政事，當時人號稱“内宰相”。每次在閤中接見王琚，到黄昏時纔得以出來。遇到休假日，使者到宅第召他，而皇后也派尚宫慰勞王琚的母親，賞賜不斷，群臣無不羨慕。有人勸皇帝説：“王琚、麻

宗皆譎詭縱横，可與履危，不可與共安。方天下已定，宜益求純樸經術士以自輔。”帝悟，稍疏之。俄拜御史大夫，持節巡天兵以北諸軍。改紫微侍郎，道未至，拜澤州刺史，削封户百。歷九刺史，復封户。又改六州、二郡。

琚自以立勛，至天寶時爲舊臣，性豪侈，其處方面，去故就新，受饋遺至數百萬，侍兒數十，寶帳備具，闔門三百口。既失志，稍自放，不能遵法度。在州與官屬小史酋豪飲謔、摴博、藏鉤爲樂。每徙官，車馬數里不絶。從賓客女伎馳弋，凡四十年。李邕故與琚善，皆華首外遷，書疏往復，以讁謫留落爲慊。右相李林甫恨琚恃功使氣，欲除之，使人劾發琚宿贓，削封階，貶江華員外司馬。又使羅希奭深按其罪，琚懼，仰藥，未及死，希奭縊之。時人哀其無罪。始，琚爲中書侍郎，母居洛陽，來京師，讓琚曰：“爾家上世皆州縣職，今汝無攻城野戰勞，以諂佞取容，海内切齒，吾恐汝家墳墓無人復掃除也。”琚卒不免。寶應元年，贈太子少保。

嗣宗都是詭詐游説之士，可以與之共度危難，不可與之共享安寧。如今天下已經平定，應當多求純樸經術之士來輔佐自己。”皇帝領悟，逐漸疏遠了他。不久授任王琚爲御史大夫，持節巡察天兵以北各軍。改任紫微侍郎，還未到京城，又授任澤州刺史，削減封户一百。歷任九州刺史，恢復封户。又改任六州刺史、二郡太守。

王琚自認爲立有功勛，到天寶時爲舊臣，性格豪放奢侈，擔任地方長官，離舊任就新職，接受饋贈達數百萬，侍兒數十，備具寶帳，滿門有三百口人。失志以後，他更加自我放縱，不能遵守法度。在州府與官屬、胥吏、豪强飲酒戲謔、賭博、藏鉤取樂。每次調任，車馬數里不絶。携從賓客女伎驅馳射獵，前後達四十年。李邕過去與王琚友善，他倆都是年紀大了遷徙在外，書信往來，因遭受讁謫生不逢時而心懷不滿。右相李林甫恨王琚依仗有功意氣用事，想除掉他，派人揭發王琚以往受贓，削去封户散階，貶任江華員外司馬。又派羅希奭詳細審察他的罪行，王琚非常害怕，喝下毒藥，還没死，羅希奭勒死了他。當時人哀憐他無罪。開始，王琚任中書侍郎，母親居住洛陽，來到京城，責備王琚説：“你家上代都任州縣官職，如今你没有攻城野戰的功勞，以諂佞取悦於上，海内切齒憎恨，我恐怕你家墳墓無人再去掃除了。”王琚終究没能免禍。寶應元年，追贈太子少保。

## 張暐

太平之誅，張暐召還爲大理卿，封鄧國公，實封户三百，進京兆尹，入侍宴樂，出主京邑，時人以爲寵，然自以幹治稱。累遷太子詹事，判尚書左右丞，再爲羽林大將軍，三至左金吾大將軍，以年高加特進。子履冰、季良，弟晤，仕皆清近。暐嘗還鄉上冢，帝賜詩及錦袍繒綵。乘馹就道，子弟車馬聯咽。使者賜賚，敕州縣供擬，居處尊顯。天寶五載卒，年九十，贈開府儀同三司。

履冰，歷金吾將軍，季良，殿中

太平公主被誅殺後，張暐被召還任大理卿，封鄧國公，享用實封三百户，進任京兆尹，入宫侍奉宴樂，出宫主持京邑，當時人認爲他受到寵信，但他自己以才幹善政著稱。幾次升任爲太子詹事，任尚書左右丞，再任羽林大將軍，三次升官後做到左金吾大將軍，因年高加授特進。兒子張履冰、張季良，弟弟張晤，都任清貴官職。張暐曾經回鄉上墳，皇帝賜詩以及錦袍繒綵。乘驛馬上路，子弟車馬連接不斷。使者賜賞，詔令州縣按需要供給，居住之處尊貴顯赫。天寶五載去世，終年九十歲，追贈開府儀同三司。

張履冰，任金吾將軍，張季良，任殿中監，

監，俱列棨戟。

**王毛仲**

王毛仲，高麗人。父坐事，没爲官奴，生毛仲，故長事臨淄王。王出潞州，有李守德者，爲人奴，善騎射，王市得之，并侍左右，而毛仲爲明悟。景龍中，王還長安，二人常負房箙以從。王數引萬騎帥長及豪俊，賜飲食金帛，得其歡心。毛仲曉旨，亦布誠結納，王嘉之。

韋后稱制，令韋播、高嵩爲羽林將軍，押萬騎，以苛峭樹威。果毅葛福順、陳玄禮訴於王，王方與劉幽求、薛崇簡及利仁府折衝麻嗣宗謀舉大計，幽求諷之，皆願效死，遂入討韋氏。守德從帝止苑中，而毛仲匿不出，事定數日，乃還，不之責，例擢將軍。

王爲皇太子，以毛仲知東宫馬駝鷹狗等坊。不旬歲，至大將軍，階三品。與誅蕭至忠等，以功進輔國大將軍，檢校内外閑厩，知監牧使，進封霍國公，實封户五百。與諸王及姜晈等侍禁中，至連榻而坐。帝暫不見，惘惘若有失，見則釋然。開元九年，詔持節爲朔方道防禦討擊大使，與左領軍大總管王晙、天兵軍節度使張説、幽州節度使裴伷先等數計事。

毛仲始見飾擢，頗持法，不避權貴爲可喜事。兩營萬騎及閑厩官吏憚之無敢犯，雖官田草萊，樵斂不敢欺。於牧事尤力，娩息不訾。初監馬二十四萬，後乃至四十三萬，牛羊皆數倍。蒔茼麥、苜蓿千九百頃以禦冬。市死畜，售絹八萬。募嚴道僰僮千口爲牧圉。檢勒芻菽無漏隱，歲贏數萬石。從帝東封，取牧馬數萬匹，每色一隊，相間如錦綉，天子才

都門列棨戟。

王毛仲，高麗人。父親因事獲罪，没爲官奴，生王毛仲，因此他長期侍奉臨淄王。臨淄王出居潞州，有個叫李守德的人，是人家的奴僕，善於騎射，臨淄王出錢買下他，與王毛仲一同侍奉在臨淄王左右，而王毛仲更爲聰悟。景龍年間，臨淄王返回長安，二人常挾帶弓矢跟從。臨淄王多次召引萬騎營統帥及豪俊之士，賜給飲食金帛，博取他們的歡心。王毛仲明白用意，也誠心結交，臨淄王稱贊他。

韋后臨朝執政，命令韋播、高嵩爲羽林將軍，掌管萬騎營，以苛刻嚴酷樹立威信。果毅葛福順、陳玄禮對臨淄王訴説，臨淄王這時正與劉幽求、薛崇簡及利仁府折衝麻嗣宗謀劃舉義大計，讓劉幽求勸説他們，都願以死效命，於是入宫討伐韋氏。李守德跟從皇帝留在苑中，而王毛仲隱藏不出，事情平定幾天後，王毛仲纔回來，臨淄王没有責備他，照例升任他爲將軍。

臨淄王爲皇太子，以王毛仲主管東宫馬駝鷹狗等坊。不到一年，做到大將軍，官階三品。參與誅殺蕭至忠等，因功進任輔國大將軍，檢校内外閑厩，知監牧使，進封霍國公，實封五百户。與諸王及姜晈等侍奉於宫中，甚至與皇帝連榻而坐。皇帝一會兒看不到他，便迷惘若有所失，見到他便放心了。開元九年，下詔王毛仲持節任朔方道防禦討擊大使，與左領軍大總管王晙、天兵軍節度使張説、幽州節度使裴伷先等多次謀圖大事。

王毛仲開始受到獎進提拔時，很能堅守法度，把不避權貴作爲可喜的事。兩營萬騎及閑厩官吏都懼怕他而不敢違法，雖然官田長滿茅草，樵夫止步不敢偷割。對於牧事尤其盡力，監馬、牛、羊繁殖爲數衆多。起初監馬有二十四萬，後來達到四十三萬，牛羊都增長幾倍。栽種茼麥、苜蓿一千九百頃以備過冬。出賣死牲畜，獲絹八萬。招募嚴道僰僮一千人爲牧人。檢核糧草没有丢失隱盗，每年盈餘數萬石。跟從皇帝東到泰山封禪，取牧馬數萬匹，每種顔色一隊，相間猶

之。還，加開府儀同三司，自開元後，唯王仁皎、姚崇、宋璟及毛仲得之。

然資小人，志既滿，不能無驕，遂求爲兵部尚書，帝不悦，毛仲鞅鞅。及與葛福順爲姻家，而守德及左監門將軍盧龍子唐地文、左右威衛將軍王景耀高廣濟數十人與毛仲相倚杖爲奸。毛仲恃舊，最不法。中使至其家稱詔，毛仲不甚恭，位卑者，或踞見，迕意即侮誶，以氣凌之，直出其上。高力士、楊思勗等銜之。毛仲有兩妻，其一上所賜，皆有國邑。嘗生子，帝命力士就賜，仍授子五品官，還，問曰："毛仲喜乎?"力士奏："毛仲熟視臣曰：'是子亦何辱三品官?'"帝怒曰："前毛仲負我，未嘗爲意，今以嬰兒顧云云。"力士等知帝怒，它日，從容曰："北門奴官皆毛仲所與，不除之，必起大患。"後毛仲移書太原索甲仗，少尹嚴挺之以聞，帝恐毛仲遂亂，匿其狀。十九年，有詔貶瀼州，福順壁州，守德嚴州，盧龍子唐地文振州，王景耀黨州，高廣濟道州，并爲別駕員外置。毛仲四子悉奪官，貶惡地，緣坐數十人。有詔縊毛仲於零陵。

如錦綉，天子認爲他很有才幹。回朝以後，加授王毛仲開府儀同三司，自開元以後，惟有王仁皎、姚崇、宋璟以及王毛仲得到這一官階。

然而他是小人本性，得志以後，不能不驕，於是王毛仲求任兵部尚書，皇帝不高興，王毛仲心懷不滿。等到王毛仲與葛福順結成親家，李守德及左監門將軍盧龍子唐地文、左右威衛將軍王景耀高廣濟數十人與王毛仲狼狽爲奸。王毛仲依仗與皇帝有舊情，最爲不法。宦官到他家中宣布詔書，王毛仲很不恭敬。遇到官位低微的，有時踞坐接見，不順心便侮辱唾駡，盛氣凌人，直出其上。高力士、楊思勗等對他懷恨在心。王毛仲有兩個妻子，其中一個是皇上賜給的，都有國邑之封。曾經生了個兒子，皇帝命令高士力前去賞賜，并授予他的兒子五品官，高力士回來後，皇帝問道："王毛仲高興嗎?"高力士奏報："王毛仲仔細打量着臣説：'這小子難道也有辱三品官嗎?'"皇帝憤怒地説："以前王毛仲辜負朕，朕不曾在意，如今他以嬰兒顧指胡説八道。"高力士等知道皇帝發怒，有一天，從容地説："北門奴官都是王毛仲授任的，不除去他們，必定生出大禍。"後來王毛仲給太原送書信索要兵器，少尹嚴挺之報告給皇帝，皇帝恐怕王毛仲因此叛亂，隱瞞了此事。十九年，下詔將王毛仲貶到瀼州，葛福順貶到壁州，李守德貶到嚴州，盧龍子唐地文貶到振州，王景耀貶到黨州，高廣濟貶到道州，都任別駕員外安置。王毛仲的四個兒子都削奪官職，貶逐惡地，牽連獲罪幾十人。下詔在零陵縊殺王毛仲。

## 李守德

守德，本名宜得，立功乃改今名，位武衛將軍。嘗遇故主於道，主走避，守德命左右迎之至第，親上食奉酒，主流汗不敢當。數日，入奏曰："臣蒙國恩過分，而故主無寸祿，請解官授之。"帝嘉其志，擢爲郎將。

李守德，本名宜得，立功後纔改爲現在的名字，任武衛將軍。曾經在路上遇見舊主，舊主走開迴避，李守德命令左右將他迎到宅第，親自端上飯菜敬上美酒，舊主流着汗不敢接受。幾天後，李守德入朝上奏説："臣蒙受國家恩惠很多，而舊主没有一寸俸祿，請求解除我的官職授給舊主。"皇帝嘉獎他的義氣，將他的舊主提拔爲郎將。

陳玄禮

陳玄禮宿衛宫禁，以淳篤自檢。帝嘗欲幸虢國夫人第，諫曰：“未宣敕，不可輕去就。”帝爲止。後在華清宫，正月望夜，帝將出游，復諫曰：“宫外曠野無備豫，陛下必出游，願歸城闕。”帝不能奪。安禄山反，謀誅楊國忠闕下，不克，至馬嵬，卒誅之。從入蜀。還，封蔡國公。及李輔國遷帝西内，玄禮以老卒。

陳玄禮宿衛宫禁，以敦厚忠誠自我約束。皇帝曾想幸臨虢國夫人宅第，他勸諫説：“没有宣布詔命，不可輕率前往。”皇帝因此作罷。後來在華清宫，正月十五夜晚，皇帝將要出游，他又勸諫説：“宫外曠野没有事先準備，陛下一定要出游，請求回到城裏。”皇帝不能使他改變主意。安禄山反叛，他謀劃在京城誅殺楊國忠，没能成功。到馬嵬坡，終於誅殺了楊國忠。跟從皇帝入蜀。回朝後，封蔡國公。等到李輔國遷皇帝到西内，陳玄禮因年老去世。

贊曰：幽求之謀，紹京之果，日用之智，琚之辯，皆足濟危紓難，方多故時，必資以成功者也。雄邁之才，不用其奇則厭然不滿，誠不可與共治平哉！姚崇勸不用功臣，宜矣。然待幽求等恨太薄云。毛仲小人，志得而驕，不足論已。

贊曰：劉幽求的謀略，鍾紹京的果斷，崔日用的機智，王琚的善辯，都足以救危解難，正處在多有變故之時，必須依靠他們而取得成功。具有雄邁的才能，不使用他們的奇謀就憤憤不平，的確不可與他們共治太平之世啊！姚崇規勸不要任用功臣，是很對的。然而遺憾的是對待劉幽求等人過於薄情了。王毛仲是小人，得志而驕縱，不足以談論。

# 唐書卷一百二十二

## 列傳第四十七

### 魏韋郭列傳

#### 魏元忠

魏元忠，宋州宋城人。爲太學生，跌蕩少檢，久不調。盩厔人江融曉兵術，元忠從之游，盡傳所學。儀鳳中，吐蕃數盜邊，元忠上封事洛陽宮，言命將用兵之要曰：

> 天下之柄有二，文武而已，至制勝御人，其道一也。今言武者先騎射，不稽之權略；言文者首篇章，不取之經綸。臣觀魏、晋、齊、梁才固不乏，然何益治亂哉！養由基射能穿札，不止鄢陵之奔，陸機識能辨亡，無救河橋之敗，斷可見已。夫才生於世，世實須才。何世而不生才？何才而不資世？故物有不求，未有無物之歲；士有不用，未有無士之時也。志士在富貴與賤貧，皆思立功名以傳于後，然知己難而所遇罕。士之懷琬琰就煨塵、抱棟幹困溝壑者，悠悠之人直睹此士之貧賤，安知其方略哉！故漢拜韓信，舉軍驚笑；蜀用魏延，群臣觖望。此富貴者易爲善，貧賤者難爲功也。昔漢文帝不知魏尚賢而囚之，知李廣才而不用，乃嘆其生不逢時。夫以廣之才，天下無雙，時方歲事匈

魏元忠，宋州宋城人。爲太學生，行爲放縱不拘小節，很久不被調任。盩厔人江融通曉兵法，魏元忠跟從他交游，學到了他全部的學問。儀鳳年間，吐蕃多次侵犯邊境，魏元忠前往洛陽宮呈遞奏章，談論遣將用兵的要領說：

> 治理天下的根本有兩件事，文與武而已，至於取得勝利統治天下，其目的是一致的。如今論武的人以弓馬爲先決，不鑽研權略計謀；談文的人以篇章爲首要，不過問治理國家的方略。臣看魏、晋、齊、梁的才子智士本不缺乏，但對治亂興國有什麼益處呢！養由基射箭能穿透七札，却不能阻止楚軍在鄢陵的潰逃，陸機的見識能撰寫《辯亡論》，却不能解救自己在河橋的失敗，道理是很明白的。大凡有才能的人降生在世上，是因爲世上的確需要人才。哪個時代不産生人才？哪個人才不有助於時代？因此祇是不去尋求事物，而没有事物的時代是没有的；志士祇是不被任用，而没有志士的時代是没有的。志士無論在富貴與貧賤時，都想着建立功名以流芳後代，然而知己難逢際遇罕見。志士中那些心懷美德而淪落塵埃、胸有大志而困頓溝壑的人，庸俗之輩祇看見他們的貧賤，怎能知道他們的謀略啊！所以漢王拜授韓信，全軍驚笑；蜀國任用魏延，群臣怨望。這便是富貴的人容易爲善，貧賤的人難以有功啊。過去漢文帝不瞭解魏尚的賢能

奴，而卒不任。故近不知尚、廣之賢，而遠想廉頗、李牧，馮唐是以知其有而不能用也。此身爲時主所知，不得盡其才也。晉羊祜謀擧吴，賈充、荀勗沮之，祜嘆曰："天下事不如意十常七八。"以二人不同，終不大擧。此據立功之地，而不獲展其志也。布衣之人，懷奇抱策，而望朝奏夕召，豈易得哉？臣願歷訪文武五品以上，得無有智如羊祜、武如李廣而不得騁其才者乎？使各言其志，毋令久失職。

而將他囚禁，瞭解李廣的才智而不加重用，却慨嘆他生不逢時。以李廣的才能，天下無雙，當時正值每年與匈奴發生戰事，却始終不加任用。因此他不能瞭解眼前魏尚、李廣的賢能，却想望遥遠的廉頗、李牧，所以馮唐因此知道即使有了這樣的人才也仍然不能任用。這就是身爲當時的君主所知曉，却不得充分發揮他的才能啊。晉朝羊祜獻計消滅吴國，賈充、荀勗阻止他的策略，羊祜嘆息説："天下不如意的事往往十有七八。"因爲荀勗、賈充二人不同意，最終没有全面實施。這就是身居立功之地，而不能施展他的意志謀略啊。那些平民心懷奇謀胸抱良策，巴望早晨上奏晚上就被召見，又怎能如願呢？臣希望遍訪五品以上文武官員，能没有智謀如同羊祜，武藝如同李廣而不能發揮他的才能的人嗎？使他們各自談論自己的志向，不要使他們長久失職。

又言：

人無常俗，政有治亂；軍無常勝，將有能否。兵爲王者大事，存亡繫焉，將非其任，則殄人敗國。齊段孝玄有言："持大兵如擎盤水，一致蹉跌，求止可得哉？"周亞夫堅壁以挫吴、楚，司馬懿閉營而困諸葛亮，此皆全軍制勝，不戰而却敵。是知大將臨戎，以智爲本。今之用人，類將家子，或死事孤兒，進非幹略，雖竭力盡誠，不免於傾敗，若之何用之？且建功者，言其所濟，不言所來；言其所能，不言所藉。若陳湯、吕蒙、馬隆、孟觀悉出貧賤，而勳伐甚高，不聞其家世將帥也。故陰陽不和，擢士爲相；蠻貊不廷，擢校爲將。今以四海之廣，億兆之衆，豈無卓越之士？臣恐未之思乎！又賞者禮之基，罰者刑之本。禮崇則

又説：

民間没有不變的風氣，統治有治理與混亂；軍隊没有常勝，將領有優良與拙劣。戰爭是君王的大事，關係着國家的存亡，將領不能勝任，就會害民敗國。北齊段孝玄有句話："掌握大軍如同舉着一盤水，一旦失足跌倒，想要停下又怎麽能够呢？"周亞夫堅守不出以挫敗吴、楚叛亂，司馬懿閉營不戰而困迫諸葛亮，都是保全軍隊奪取勝利，不用攻戰而退却敵人。可知大將臨陣，以智謀爲根本。當今朝廷用人，大都選取將門子弟，有的是效忠國事而犧牲者的後代，進用不是因爲有才略見識，雖然他們竭力盡忠，也不免遭受失敗，又爲何要任用他們呢？況且建立功業的人，説他的成就，不説他的出身，説他的才能，不説他的門蔭庇護。譬如陳湯、吕蒙、馬隆、孟觀都出身貧賤，而戰功很高，没聽説他們家庭世代是將帥。所以陰陽不和諧，選任寒士爲宰相；蠻貊不恭敬，提拔兵卒爲將軍。如今憑着四海廣闊，億萬衆生，豈能没有卓越之士？臣恐怕陛下

謀夫竭其能，賞厚則義士輕其死，刑正故君子勖其心，罰重則小人懲其過。賞罰者軍國之綱紀，政教之藥石。吐蕃本非强敵，而薛仁貴、郭待封至棄甲喪師，脱身以免。國家寬政，罪止削除，網漏吞舟，何以過此。雖陛下顧收後效，然朝廷所少，豈此一二人乎？夫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臣誠疏賤，干非其事，豈欲間陛下君臣生薄厚哉？正以刑賞一虧，百年不復。故國無賞罰，雖堯、舜不能爲。今罰既不行，賞復難信，故議者皆謂比日征行，虚立賞格，而無其實。蓋忘大體之臣，恐賚勛庸，竭府庫，留意錐刀，以爲益國，所謂惜毫厘失千里者也。且黔首雖微，不可以欺，安有寓不信之令，設虚賞之格乎？自蘇定方平遼東，李勣破平壤，賞既不行，勛亦淹廢，歲月紛淆，真僞相錯。臣以吏不奉法，慢自京師，僞勛所由，主司過也，其則不遠，近在尚書省中。然未聞斬一臺郎、戮一令史，使天下知之。陛下何照遠而不照近哉？神州化首，文昌政本，治亂攸在，臣故冒死而言。夫明鑒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臣請借近以爲諭：貞觀中，萬年尉司馬玄景舞文飾智，以邀乾没，太宗棄之都市；後征高麗，總管張君乂不進擊賊，斬之旗下。臣以爲僞勛之罪，多於玄景；仁貴等敗，重於君乂。使早誅之，則諸將豈復有負哉？慈父多敗子，嚴家無格虜。且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臣恐陛下病之於不

是没有深思啊！另外賞賜是禮的基礎，懲罰是刑的根本。禮教推崇則謀略之士竭盡他的才能，賞賜優厚則忠義之士輕視他的生死，刑法公正則君子勉勵他的意志，處罰嚴重則小人警戒他的過失。賞罰是軍務國政的綱紀，是政事教化的藥石。吐蕃本不是强敵，而薛仁貴、郭待封竟然棄甲喪失軍隊，脱身逃跑。國家政刑寬和，罪罰衹是削除官職，法網疏漏吞舟之魚般的重大罪犯，没有比這更過分的。雖然陛下顧念收取後效，然而朝廷所缺少的，難道衹是這一兩個人嗎？賞賜而不勸勉，叫做止善；處罰而不警戒，叫作縱惡。臣的確卑賤低微，所作所爲也不在自己的職責範圍，哪裏是想離間陛下的君臣關係而産生厚薄親疏呢？正是因爲刑賞之事一旦損壞，百年不能恢復。因此國家没有賞罰，就是堯、舜也無能爲力。如今處罰既然不能施行，賞賜又難以取信，所以人們都議論説近日征伐出兵，虚立賞賜標準，而不真正實行。大概是不識大體的臣子，擔心賞賜有功勛的官兵，會使府庫空竭，衹留意細微小事，以爲有益於國家，正所謂吝惜毫厘而失去千里啊。況且庶民雖然卑賤，不可欺騙，怎能寄托不講信用的令條，設置虚賞的名目呢？自從蘇定方平定遼東，李勣攻破平壤，賞賜没有施行，授勛又被拖延，歲月紛亂，真僞相雜。臣認爲官吏不能守法，怠慢出自京城，騙取功勛的由來，是主管部門的過失，其典則不能遠達，原因近在尚書省中。但没聽説斬一名臺郎、殺一名令史，使天下知曉。陛下爲何察遠不察近呢？神州教化，文昌治本，治亂興亡正在於此，臣因此冒死而言。大凡明鏡之所以能照形，往事之所以能知今，臣請求藉用近代的事來説明：貞觀年間，萬年尉司馬玄景舞文弄智，以求功利，太宗將他斬首陳尸都市；後來征伐高麗，總管張君乂不進兵擊賊，將他斬殺在旗下。臣認爲如今欺詐功勛的罪行，比司馬玄景還要多，薛仁貴等人的失敗，比張君乂還

廣大，過在於慈父，斯日月一蝕也。又今將吏貪暴，所務口馬、財利，臣恐戎狄之平，未可旦夕望也。凡人識不經遠，皆言吐蕃戰，前隊盡，後隊方進，甲堅騎多，而山有氛瘴，官軍遠入，前無所獲，不積穀數百萬，無大舉之資。臣以爲吐蕃之望中國，猶孤星之對太陽，有自然之大小、不疑之明暗，夷狄雖禽獸，亦知愛其性命，豈肯前盡死而後進哉？由殘迫其人，非下所願也。必其戰不顧死，則兵法許敵能鬥，當以智算取之，何憂不克哉！向使將能殺敵，横尸蔽野，斂其頭顱以爲京觀，則此虜聞官軍鍾鼓，望塵却走，何暇前隊皆死哉！自仁貴等覆師喪氣，故虜得跳梁山谷。又師行必藉馬力，不數十萬，不足與虜爭。臣請天下自王公及齊人挂籍之口，人税百錢；又弛天下馬禁，使民得乘大馬，不爲數限，官籍其凡，勿使得隱。不三年，人間畜馬可五十萬，即詔州縣以所税口錢市之，若王師大舉，一朝可用。且虜以騎爲强，若一切使人乘之，則市取其良，以益中國，使得漸耗虜兵之盛，國家之利也。

要嚴重。假使早日誅殺了他們，那麼諸將豈敢再次失利呢？慈祥的父親多養敗家之子，嚴厲的家庭没有桀驁不馴的奴僕。而且君主的弊病在於不能廣大，人臣的弊病在於不能節儉，臣恐怕陛下生出不能廣大的弊病，導致慈父的過失，這是日月的一食啊。另外如今的將吏貪婪殘暴，所致力的惟有人口、馬匹、財利，臣恐怕戎狄的平定，不可能指望於一朝一夕了。凡人的見識不能籌劃廣遠，都説吐蕃攻戰，前隊都死了，後隊纔進攻，兵甲堅利騎兵很多，而山中有瘴氣，官軍遠道前來，前無所獲，不積蓄糧食數百萬，就没有大舉進兵的資本。臣以爲吐蕃觀望中國，就像是孤星對着太陽，有自然的大小、不容置疑的明暗之分，夷狄雖然是禽獸，也知道愛惜自己的性命，怎肯前邊的人都死了後面的人纔進攻呢？使用殘虐逼迫這些人，不是部下所情願的。必定要戰鬥不顧生死，則兵法容許敵方拼殺，應當以智謀去攻取他，還擔心不能攻克嗎！假使將領能殺敵，横尸蔽野，收集起他們的頭顱堆成京觀，那麼這些胡虜聽到官軍的鐘鼓，望塵退走，哪顧得上前隊都戰死呢！自從薛仁貴等敗軍喪失士氣以後，胡虜得以强横於山谷。另外軍隊出發必須依靠馬力，没有數十萬馬匹，不足以與胡虜爭勝。臣請求天下從王公到平民所有在户籍上的人口，每人交税一百錢；再放鬆天下的馬禁，使民衆得以騎大馬，不做限制，官府登記所有的數字，不能使之得以隱瞞。不出三年，民間畜馬可達五十萬，便下詔州縣用人口税錢買馬，如果官軍大舉進攻，一朝即可使用。況且胡虜以馬匹爲强盛，如果使所有的人都騎馬，便買取其中的精良，以利於中原，逐漸減耗虜兵的强盛，使國家得利。

高宗善之，授秘書省正字，直中書省，仗内供奉。

高宗稱贊他的建議，授任魏元忠秘書省正字，在中書省任職，并任仗内供奉。

遷監察御史。帝嘗從容曰："外以朕爲何如主？"對曰："周成、康，

魏元忠升任監察御史。皇帝曾從容地説："朝外認爲朕是什麼樣的君主呢？"魏元忠回答

漢文、景也。"“然則有遺恨乎?”曰:“有之。王義方一世豪英,而死草萊。議者謂陛下不能用賢。”帝曰:“我適用之,聞其死,顧已無及。”元忠曰:“劉藏器行副於才,陛下所知,今七十爲尚書郎。徒嘆彼而又棄此。”帝默然慚。

說:“是周朝的成王、康王,漢代的文帝、景帝那樣的君主。”皇帝說:“但是有遺憾怨恨嗎?”魏元忠回答說:“有的。王義方是一代英豪,却死在草野。議論者說陛下不能任用賢能。”皇帝說:“我剛要任用他,聽說他已經死去,後悔已經來不及了。”魏元忠說:“劉藏器的品行與才能相稱,陛下是知道的,如今七十歲任尚書郎。徒然嘆息那一位而又捨棄這一位。”皇帝默然不語感到慚愧。

遷殿中侍御史。徐敬業舉兵,詔元忠監李孝逸軍。至臨淮,而偏將雷仁智爲賊敗,孝逸懼其鋒,按兵未敢前。元忠曰:“公以宗室將,天下安危繫焉。海内承平久,聞狂狡竊發,皆傾耳翹心以待其誅。今軍不進,使遠近解情,萬有一朝廷以他將代公,且何辭?”孝逸然之,乃部分進討。時敬業保下阿谿,弟敬猷屯淮陰,咸請“先擊下阿,下阿敗,淮陰自破。今淮陰急,敬業必救,是敵在腹背也”。元忠曰:“不然。賊勁兵盡守下阿,利在一决,苟有負,則大事去矣。敬猷博徒不知戰,且其兵寡易摇,大軍臨之,勢宜克。敬業畏直搗江都,必將邀我中路,吾今乘勝進,又以逸擊勞,破之必矣。譬之逐獸,弱者先禽。今捨必禽之弱,而趨難敵之强,非計也。”孝逸乃引兵擊淮陰,敬猷脱身遁,遂進擊敬業,平之。還,授司刑正。

魏元忠升任殿中侍御史。徐敬業起兵作亂,下詔魏元忠監督李孝逸的軍隊。到了臨淮,而偏將雷仁智被賊擊敗,李孝逸懼怕賊軍鋭勢,按兵不敢前進。魏元忠說:“你是因爲宗室而擔任將領的,天下安危繫於一身啊。海内太平已久,忽然聽說狂狡之徒作亂,都關心傾聽以等待叛賊被誅滅的消息。如今大軍停止不前,則辜負了遠近的期望,萬一朝廷改命其他將領來替代你,你將如何解釋呢?”李孝逸認爲很對,便部署軍隊進攻討伐。當時徐敬業據守在下阿谿,他的弟弟徐敬猷駐守在淮陰,衆將都請求“先進擊下阿,下阿一敗,淮陰自然會失敗。如果現在淮陰緊急,徐敬業肯定相救,勢必腹背受敵”。魏元忠說:“不是這樣。賊的精兵强卒都守備在下阿,勝利在此一決,萬一失敗,則大事已去。徐敬猷本是賭徒不懂得戰術,并且他的兵少容易動摇,大軍進攻他,勢在必勝。徐敬業害怕我軍直下攻打江都,必定在路途中阻擊我軍,我們如今乘勝進擊,又以逸擊勞,必定會攻破敵軍的。正好比追逐野獸,弱者先被擒獲。如今捨去必擒的弱獸,而趨赴難以匹敵的强兵,不是計策。”李孝逸便率兵進擊淮陰,徐敬猷脱身逃走,於是進擊徐敬業,平定了他。回朝後,魏元忠授任司刑正。

遷洛陽令。陷周興獄當死,以平揚、楚功,得流。歲餘,爲御史中丞,復爲來俊臣所構。將就刑,神色不動,前死者宗室子三十餘,尸相枕藉於前,元忠顧曰:“大丈夫行居此矣。”俄敕鳳閣舍人王隱客馳騎免死,傳聲及于市,諸囚歡叫,元忠獨堅

魏元忠升任洛陽令。被周興陷害入獄應當處死罪,因爲他平定揚、楚有功,得以免去死罪而被流放。一年後,任御史中丞,又被來俊臣陷害。將要行刑,他面不改色,前面處死了三十多個宗室子弟,尸體在他面前相互縱横倒卧,魏元忠看着說:“大丈夫將到此爲止了。”不一會兒詔令鳳閣舍人王隱客飛速騎馬前來赦免死罪,喊聲

坐，左右命起，元忠曰："未知實否。"既而隱客至，宣詔已，乃徐謝，亦不改容。流費州。復爲中丞。歲餘，陷侯思止獄，仍放嶺南。酷吏誅，人多訟元忠者，乃召復舊官。因侍宴，武后曰："卿累負謗鑠，何邪?"對曰："臣猶鹿也，羅織之吏如獵者，苟須臣肉爲之羹耳，彼將殺臣以求進，臣顧何辜?"

傳到刑場，囚犯都歡叫起來，衹有魏元忠安坐不動，左右命他起來，魏元忠說："不知詔令是否真的。"王隱客很快來到，宣讀完詔令，魏元忠纔慢慢起身致謝，仍然面不改色。魏元忠被流放費州。再任中丞。一年多後，遭到侯思止陷害入獄，并流放嶺南。酷吏被殺，很多人爲魏元忠申訴，便召入魏元忠恢復舊官。魏元忠有次侍宴，武后說："卿屢次遭到誹謗陷害，爲什麽呢?"魏元忠回答說："臣就像鹿，羅織罪名的官吏就像獵人，暫且需要用臣的肉作羹湯罷了，這些人要殺臣以求得晋升，臣又有什麽罪過?"

聖曆二年，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俄檢校并州長史、天兵軍大總管，以備突厥。遷左肅政臺御史大夫，兼檢校洛州長史，治號威明。張易之家奴暴百姓，横甚，元忠笞殺之，權豪憚服。俄爲隴右諸軍大使，以討吐蕃；又爲靈武道行軍大總管禦突厥。元忠馭軍持重，雖無赫然功，而亦未嘗敗。

聖曆二年，魏元忠任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不久檢校并州長史、天兵軍大總管，以防備突厥。升任左肅政臺御史大夫，兼檢校洛州長史，治理號稱嚴明。張易之的家奴欺凌百姓，十分横行，魏元忠笞殺了他，權貴豪强無不敬畏。不久魏元忠任隴右諸軍大使，因討擊吐蕃；又任靈武道行軍大總管抵禦突厥。魏元忠統領軍隊慎重自守，雖然没有顯赫戰功，却也不曾失敗。

中宗在東宫，爲檢校左庶子。時二張勢傾朝廷，元忠嘗奏曰："臣承先帝之顧，且受陛下厚恩，不能徇忠，使小人在君側，臣之罪也。"易之等恨怒，因武后不豫，即共譖元忠與司禮丞高戩謀挾太子爲耐久朋，遂下制獄。詔皇太子、相王及宰相引元忠等辨於廷，不能决。昌宗乃引張説爲證，説初僞許之，至是迫使言狀，不應，后又促之，説曰："臣不聞也。"易之等遽曰："説與同逆。説曩嘗謂元忠爲伊、周。夫伊尹放太甲，周公攝王位。此反狀明甚。"説曰："易之、昌宗安知伊、周，臣乃能知之。伊尹、周公，歷古以爲忠臣，陛下不遣學伊、周，將何效焉?"説又曰："臣知附易之朝夕可宰相，從元忠則族滅。今不敢面欺，懼元忠之冤。"后寤其讒，然重違易之，故貶

中宗在東宫時，魏元忠任檢校左庶子。當時張易之、張昌宗權傾朝廷，魏元忠曾經上奏説："臣承先帝的寵愛，并且深受陛下恩惠，不能至死盡忠，使小人得以在君王身邊，是臣的罪過啊。"張易之等人怨恨憤怒，乘武后有病，便共同誣告魏元忠與司禮丞高戩陰謀挾太子爲長久保持友誼的朋友，便將魏元忠拘捕下制獄。下詔皇太子、相王及宰相與魏元忠在朝廷對質，不能斷决。張昌宗便勸説張説爲證人，張説起初假裝答應了張昌宗，等到此時迫使他談情况，便不回答，武后又催促他，張説説："我没有聽説。"張易之等人便説："張説與他們一同叛逆。張説往日曾説魏元忠是伊尹、周公。而伊尹放逐太甲，周公攝取王位。這反叛的事狀很清楚。"張説説："張易之、張昌宗怎能知道伊尹、周公，臣却能知道他們。伊尹、周公，自古認爲是忠臣，陛下不讓人學習伊尹、周公，將效法什麽人呢?"張説又説："臣知道依附張易之馬上就可以做宰相，跟從魏元忠便會遭到全族被殺。如今臣不敢當面

元忠高要尉。

中宗復位，召爲衛尉卿、同中書門下三品。不閲旬，遷兵部尚書，進侍中。武后崩，帝居喪，軍國事委元忠裁可，拜中書令，封齊國公。神龍二年，爲尚書右僕射，知兵部尚書，當朝用事，群臣莫敢望。謁告上冢，詔宰相諸司長官祖道上東門，賜錦袍，給千騎四人侍，賜銀千兩。元忠到家，於親戚無所賑施。及還，帝爲幸白馬寺迎勞之。

安樂公主私請廢太子，求爲皇太女，帝以問元忠，元忠曰："公主而爲皇太女，駙馬都尉當何名?"主恚曰："山東木强安知禮? 阿母子尚爲天子，我何嫌?"宫中謂武后爲阿母子，故主稱之。元忠固稱不可，自是語塞。

武三思用事，京兆韋月將、渤海高軫上書言其惡，帝榜殺之，後莫敢言。王同皎謀誅三思，不克，反被族。元忠居其間，依違無所建明。初，元忠相武后，有清正名，至是輔政，天下傾望，冀幹正王室，而稍憚權倖，不能賞善罰惡，譽望大減。陳郡男子袁楚客者以書規之曰：

> 今皇帝新服厥德，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因以布大化，充古誼，以正天下。君侯安得事循默哉? 苟利社稷，專之可也。夫安天下者先正其本，本正則天下固，國之興亡繫焉。太子天下本，譬之大樹，無本則枝葉零悴，國無太子，朝野不安。儲君有次及之勢，故師保教以君人之道，用藴崇其德，所以重天下

欺騙陛下，是害怕魏元忠被冤枉。"武后明白是二張的讒言，但又礙於張易之，因此貶魏元忠爲高要尉。

中宗恢復帝位，召入魏元忠任衛尉卿，同中書門下三品。不到十天，升任兵部尚書，進任侍中。武后去世，皇帝守喪期間，軍國大事委托給魏元忠裁定，授任中書令，封齊國公。神龍二年，魏元忠爲尚書右僕射，知兵部尚書，當朝掌權，群臣不敢有所企望。魏元忠請求還鄉掃墓，皇帝下詔宰相及各部門長官到上東門爲他送行，賜給錦袍，撥給千騎營衛兵四人侍從，賜銀千兩。魏元忠到了家鄉，對親戚没有賑濟布施。等到回來時，皇帝在白馬寺迎接慰勞他。

安樂公主私下請求廢黜太子，立自己爲皇太女，皇帝以此事詢問魏元忠，魏元忠説："公主立爲皇太女，駙馬都尉該用什麽名稱呢?"公主憤恨地説："山東的倔强人怎能懂得禮? 阿母子尚且做了天子，我又有什麽可猜嫌的?"宫中稱武后爲阿母子，因此公主這樣稱她。魏元忠堅持認爲不可以，自此無話可説。

武三思專權，京兆韋月將、渤海高軫上書説武三思的罪過，皇帝榜殺了他們，以後没人敢説。王同皎謀劃誅殺武三思，没有成功，自己反而遭到全家被殺。魏元忠在這些人中間，反復遲疑没有什麽建樹。當初，魏元忠任武后宰相，有清廉正直的名聲，到這時輔政，天下人傾心仰望，希望他能扶正王室，而他很懼怕權貴幸臣，不能賞善罰惡，聲譽名望大爲減損。陳郡男子袁楚客寫信規勸他説：

> 如今皇帝開始奉行德政，任官衹選取賢明有才能的人，衹有在皇帝左右任用稱職的人，靠他們實施教化，發揚古義，以匡正天下。君侯怎能事事緘默無言呢? 假如有利於國家，獨斷獨行是可以的。大凡安定天下的人先要端正其根本，根本端正則天下鞏固，這關係着國家的興亡。太子是天下的根本，比如大樹，没有根本則枝葉凋零枯萎，國家没有太子，朝野不能安寧。太子居於繼承王位的地位，所以師保教給他治民之道，使他

也。今皇子既長，未定嫡嗣，是天下無本。天下無本，猶樹而亡根，枝葉何以存乎？願君侯以清宴之閒言於上，擇賢而立之，此安天下之道。曠而不置，朝廷一失也。女有内則，男有外傅，豈相濫哉？幕府者，丈夫之職。今公主并開府置吏，以女處男職，所謂長陰抑陽也，而望陰陽不愆、風雨時若，得乎？此朝廷二失也。今度人既多，緇衣半道，不本行業，專以重寶附權門，皆有定直。昔之賣官，錢入公府，今之賣度，錢入私家。以兹入道，徒爲游食。此朝廷三失也。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故曰："天工，人其代之。"夫代天，非材不可也。代非其人，必失天意。失天意而無患禍，未之有也。今倡優之輩，因耳目之好，遂授以官，非輕朝廷、亂正法邪？人君無私，私怒害物，私賞費財，況私人以官乎？此朝廷四失也。賢者邦家之光，任之致治，棄之生亂。近詔博求多士，雖有好賢之名，無得賢之實。蓋有司選士，非賄即勢，上失天心，下違人望，非爲官擇吏，乃爲人擇官。葛洪有言："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濁如泥；高第賢良吝如黽。"此朝廷五失也。閹竪者，給宫掖掃除事，古以奴隸畜之。中古以來，大道乖喪，疏賢哲，親近習，乃委之以事，授之以權。故竪刁亂齊，伊戾敗宋。君側之人，衆所畏懼，所謂鷹頭之蠅、廟垣之鼠者也。後漢時用事尤甚，晚節卒亂天下。今大君中興，獨有閹竪坐升班秩，

藴養崇高道德，目的是以天下爲重。如今皇子已經長大，却未確定爲嫡子繼承人，是天下無本。天下無本，如同樹没有根，枝葉怎能存在呢？希望君侯藉清宴之暇進言皇上，選擇賢者而立爲太子，這是安定天下的根本。空缺而不設置，這是朝廷的一失。婦女居内有規範，男人在外有師傅，豈能相互混亂呢？幕府，是爲男子設置的官職。如今公主都開府設官，以婦女居於男子的職位，正所謂助長陰壓抑陽，却希望陰陽和諧、風調雨順，能行嗎？這是朝廷的二失。如今度人出家已經很多，路上一半人都穿着淺黑色的僧服，他們不務正業，專門用大量財寶依附權貴，都有着約定的價錢。從前賣官，錢交入公府，如今賣度，錢進入私家。如此入道，白白游食。這是朝廷的三失。惟有名與器，不可以授人。因此説："天工，以人替代它。"大凡替代天，非得有才能的人不可。如果讓没有才能的人替代，必定失去天意。失去天意而無禍患，是從來没有過的。如今倡優之輩，衹因皇帝耳目的喜好，便授給他們官職，豈不是輕視朝廷、混亂正法嗎？君主没有私心，私怒損害衆望，私賞浪費財錢，何況是私人而授給官職呢？這是朝廷的四失。賢達的人是國家的光榮，任用他們達到治理，丢棄他們生出禍亂。近來皇帝下詔博求雅士，雖有喜好賢能的名聲，却没有得到實際的賢能。應是有關部門選取士人，不是受賄就是附勢，上失去天意，下違背民望，不是因官而擇吏，而是因人而擇官。葛洪有句話説道："舉薦的秀才，不懂得書，選拔的孝廉，渾濁如泥；高門賢良膽小如同青蛙。"這是朝廷的五失。太監，是給皇宫打掃除的，古代像奴隸那樣畜養他們。中古以來，大道背離淪喪，疏遠賢哲，寵幸親近，竟委托給他們政事，授給他們權力。因此竪刁禍亂齊國，伊戾敗壞宋國。君主身旁的人，是大家所畏懼的，正所謂鷹頭上的蒼蠅、廟墻上的老鼠一樣。後漢時太監專權尤

既無正闕，率授員外，乃盈千人，綰青紫，耗府藏。前事之驗，後事之師。此朝廷六失也。古者茅茨棌椽，以儉約遺子孫，所以愛力也。今公主所賞傾庫府，所造皆官供，其疏築臺沼，崇峙觀廡，山無本石，木無近產，造之終歲，功用不絶。夫爲君所以養人，非以害人，今外戚不助養而反害之，是使人主受謗天下。此朝廷七失也。官以安人，非以害于人也。先王欲人治必選材，欲人安必省事，此誠同天下憂也。人有樂，君共之，君有樂，人慶之，可謂同樂矣。如此，則上下無間，而均一體也。今天下困窮，州牧、縣宰，非以選進，割剥自私，人不聊生，是下有憂而上不恤也。而更員外置官，非助桀歟？夫人情自以員外吏，恐下不已畏也，必峻法懼之；恐財不己奉也，必枉道奪之。欲不亂，可得哉？古語有之，十羊九牧，羊既不得食，人亦不得息。《書》曰："官不必備，惟其人。"此言正員猶難其備，况員之外乎！此朝廷八失也。政出多門，大亂之漸。近封數夫人，皆先帝宫嬪。以爲備内職，則不當知外；不備内職，則自可處外。而令出入禁掖，使内言必出，外言必入，固將弄君之法，縱而不禁，非所以重宗廟、固國家。孔子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此朝廷九失也。不以道事其君者，所以危天下也，危天下之臣不可不逐，安天下之臣不可不任。今有引鬼神、執左道以惑

爲嚴重，末世最終天下大亂。如今君主中興，獨有太監坐升官品，没有正缺官員名額，就都授任爲員外官，竟多達千人，穿戴青紫官服，耗費府庫收藏。前事的驗證，是後事的師法。這是朝廷的六失。古代以茅草爲屋柞木爲椽，把儉約留給子孫，以此愛惜人力物力。如今公主的賞賜傾盡府庫，凡所營造都仰靠官府供給，開池築臺，高堂大殿，假山没有本地的石頭，花木没有近處的品種，終年營造，功役不絶。大凡做爲君主是爲了養民，不是爲了害民，如今外戚不幫助養民反而害民，這就使君主蒙受天下誹謗。這是朝廷的七失。官是爲了安民，不是爲了害民。先王想要使人民得到治理必須選擇賢才，想要使人民安定必須減省功事，這的確是與天下人同憂患。民有歡樂，君主與他們共享，君主有歡樂，人民爲他慶賀，可以説是同樂。能够這樣，便上下無間，而融爲一體。如今天下窮困，州縣長官，不是通過衡量才能而進用的，他們掠奪自私，民不聊生，是天下有憂患而上不能憫惜啊。而又設員外官，不是助桀爲虐嗎？這些人心裏想着自己是員外官，恐怕下面不懼怕自己，必定用嚴峻的刑法恐嚇他們；恐怕錢財不能奉送給自己，必定要違背正道去掠奪他們。想要不亂，能行嗎？古代有句話，十羊九牧，羊既不能食，人也不能生息。《尚書》説："官員不必齊備，衹要稱職。"這是説正員尚且難以齊備，何况員外呢！這是朝廷的八失。政令出自多家，是大亂的逐漸開始。近來受封的幾位夫人，都是先帝的宫嬪。作爲供備内職，則不應當知曉外事；不供備内職，則自可居住宫外。而讓他們出入宫中，致使宫中的言論必然傳出，宫外的言論必然流入，勢必將使玩弄君主之法，放縱而不能禁止，這是不能够尊重宗廟，鞏固國家啊。孔子説："那婦人的口，可以導致出走；那婦人的話，可以導致死敗。"這是朝廷的九失。不用正道輔佐君主的人，就是以此危害

主者，托鬼神爲難知，故致其詐，而據非才之地，食非德之禄，此國盗也。《傳》曰："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今幾聽於神乎？此朝廷十失也。君侯不正，誰與正之？

天下，危害天下的臣子不能不驅逐，安定天下的臣子不能不任用。如今有引鬼神、執旁門邪道來迷惑君主的人，假托鬼神使人們難以知曉，因此達到他們的欺詐，從而占據無才的地位，享用無德的俸禄，這是國家的盗賊啊。《左傳》説："國家將興，聽命於民，國家將亡，聽命於神。"如今難道是聽命於神嗎？這是朝廷的十失。君侯不來匡正，誰來匡正此過失呢？

元忠得書益慚。以三思專權，思有以誅之。會節愍太子起兵，與聞其謀。太子已誅三思，引兵走闕下，元忠子太僕少卿昇遇於永安門，太子脅使從戰，已而被殺。議者未辨逆順，元忠誦言曰："既誅賊謝天下，雖死鼎鑊所甘心。惟皇太子没爲恨耳。"帝以其嘗有功，且爲高宗、武后素所禮，置不問。宗楚客、紀處訥大怒，固請夷其族，不聽。元忠不自安，上政事及國封，詔以特進、齊國公致仕，朝朔望。楚客等引右衛郎將姚廷筠爲御史中丞，暴奏反狀，繇是貶渠州司馬。楊再思、李嶠皆希順楚客，傅致元忠罪，唯蕭至忠議當申宥之。楚客復遣再思與冉祖雍奏元忠緣逆不宜處内地，監察御史袁守一固請行誅，遂貶務川尉。守一又劾："天后嘗不豫，狄仁傑請陛下監國，元忠止之，此其逆久萌。"帝謂楊再思曰："守一非是。事君者一其心，豈有上少疾遽異論哉？朕未見元忠過也。"

魏元忠得到書信更加慚愧。因武三思專權，想設法除掉他。正值節愍太子起兵，魏元忠參與了這一計謀。太子已誅殺武三思，率兵前往宫中，在永安門遇到魏元忠的兒子太僕少卿魏昇，太子脅迫他跟從作戰，接着被殺。議論者不辨逆順，魏元忠明言説："已經誅殺叛賊致謝天下，即使死於鼎鑊之刑也心甘情願。衹是皇太子的死成爲遺恨啊。"皇帝因他曾經立功，并且一向受高宗、武后的禮遇，擱置不問。宗楚客、紀處訥大怒，堅持請求夷滅魏元忠的家族，皇上不聽從。魏元忠恐懼不安，交還政務及朝廷封爵，下詔以特進、齊國公退休，仍在每月的初一、十五日入朝拜見。宗楚客等推薦右衛郎將姚廷筠爲御史中丞，揭發上奏魏元忠的反叛事狀，由此魏元忠貶爲渠州司馬。楊再思、李嶠都順從宗楚客的旨意，促成加給魏元忠的罪行，惟有蕭至忠評議説應當寬恕他。宗楚客又派遣楊再思與冉祖雍上奏説魏元忠涉及叛逆不應身處内地，監察御史袁守一堅決請求誅殺，於是貶魏元忠爲務川尉。袁守一又彈劾："天后曾經患病，狄仁傑請求陛下監理國政，魏元忠阻止此事，可以知道他叛逆早有苗頭。"皇帝對楊再思説："袁守一説的不對。侍奉君主的人必須一心一意，豈有皇上稍有不安便有異心的言論呢？朕未見魏元忠有什麽過錯。"

元忠至涪陵，卒，年七十餘。景龍四年，贈尚書左僕射、齊國公、本州刺史。睿宗詔陪葬定陵，以實封一百五十户賜其子晃。開元六年，謚曰貞。

魏元忠到涪陵，去世，享年七十餘歲。景龍四年，追贈尚書左僕射、齊國公、本州刺史。睿宗下詔陪葬定陵，以實封一百五十户賞賜他的兒子魏晃。開元六年，定謚號叫貞。

元忠始名真宰，以諸生見高宗，

魏元忠開始名叫真宰，作爲儒生朝見高宗，

高宗慰遣，不知謝即出，儀舉自安，帝目送謂薛元超曰："是子未習朝廷儀，然名不虛謂，真宰相也。"避武后母諱，改今名。

高宗慰問遣送，他不知拜謝便出去了，儀容舉止泰然自若，皇帝目送他出去後對薛元超說："這人不懂得朝廷禮儀，然而名副其實，是個真宰相啊。"避武后母親諱名，改爲今名。

**韋安石**

韋安石，京兆萬年人。曾祖孝寬，爲周大司空、鄖國公。祖津，隋大業末爲民部侍郎，與元文都等留守洛，拒李密，戰上東門，爲密禽。後王世充殺文都而津獨免，密敗，復歸洛。世充平，高祖素與津善，授諫議大夫，檢校黄門侍郎，陵州刺史，卒。父琬，仕爲成州刺史。

安石舉明經，調乾封尉，雍州長史蘇良嗣器之。永昌元年，遷雍州司兵參軍。良嗣當國，謂安石曰："大才當大用，徒勞州縣可乎?"薦于武后，擢膳部員外郎，遷并州司馬，有善政，后手制勞問，陟拜德、鄭二州刺史。安石性方重，不苟言笑，其政尚清嚴，吏民尊畏。

久視中，遷文昌右丞，以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兼太子左庶子，仍侍讀，尋知納言事。時二張及武三思寵横，安石數折辱之。會侍宴殿中，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博塞后前，安石跪奏："商等賤類，不當戲殿上。"顧左右引出，坐皆失色，后以安石辭正，改容慰勉。鳳閣侍郎陸元方自以爲不及，退告人曰："韋公真宰相。"后嘗幸興泰宫，議趨疾道，安石曰："此道板築所成，非自然之固。千金子且誡垂堂，况萬乘可輕乘危哉?"后爲回輦。長安二年，同鳳閣鸞臺三品，俄又知納言，檢校揚州大都督府長史。神龍元年，罷政事，俄復同三品，遷中書令，兼相王府長史，封鄖國公，賜封三百户，加特進，爲侍中。中宗與韋后以正月望夜

韋安石，京兆萬年人。曾祖韋孝寬，爲北周大司空、鄖國公。祖父韋津，隋大業末年任民部侍郎，與元文都等留守洛陽，抗拒李密，在上東門交戰，被李密俘獲。後來王世充殺了元文都而惟獨韋津幸免於難，李密失敗，他又回到洛陽。王世充被平定，高祖平時與韋津友好，授任他爲諫議大夫，檢校黄門侍郎，陵州刺史，去世。父親韋琬，出仕任成州刺史。

韋安石參加明經科考試，調任乾封尉，雍州長史蘇良嗣器重他。永昌元年，升任雍州司馬參軍。蘇良嗣執掌國政，對韋安石說："大才應當大用，能讓你在州縣徒然耗費時光嗎?"將他推薦給武后，升任膳部員外郎，升任并州司馬，有善政，武后親筆下詔慰問，升任德、鄭二州刺史。韋安石品性正直穩重，很少説笑，爲政注重清廉嚴明，官吏百姓敬畏。

久視年間，韋安石升任文昌右丞，以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兼太子左庶子，并侍讀，不久知納言事。當時張易之兄弟及武三思恃寵驕横，韋安石多次羞辱他們。正值在内殿侍宴，張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在武后面前下棋，韋安石跪下上奏說："商人等同卑賤之人，不應在殿上游戲。"説着他目示左右將宋霸子拉出去，在座的人都驚慌失色，武后因韋安石言辭正直，改變儀容加以慰勉。鳳閣侍郎陸元方自認爲比不上韋安石，退席後告訴人們說："韋公是真正的宰相。"武后曾出游興泰宫，提議走捷徑，韋安石說："這條路剛修築完工，還没有自然牢固。千金之子尚且要提防瓦落堂檐，何况萬乘之君怎可以輕易乘危冒險呢?"武后爲此回轉輦車。長安二年，韋安石同鳳閣鸞臺三品，不久又知納言，檢校揚州大都督府長史。神龍元年，罷免知政事，不久又恢復同三品，升任中書令，兼相王府長史，封鄖國公，賜封三百户，加授特進，爲侍中。中

幸其第，賚賜不貲。帝嘗幸安樂公主池，主請御船，安石曰："御輕舟，乘不測，非帝王事。"乃止。

睿宗立，授太子少保，改封郇國，復爲侍中、中書令，進開府儀同三司。太平公主有異謀，欲引安石，數因其婿唐晙邀之，拒不往。帝一日召安石曰："朝廷傾心東宮，卿胡不察?"對曰："太子仁孝，天下所稱，且有大功。陛下今安得亡國語? 此必太平公主計也。"帝矍然曰："卿勿言，朕知之。"主竊聞，乃構飛變，欲訊之，賴郭元振保護，免。遷尚書右僕射兼太子賓客、同三品，俄罷政事，留守東都。

會妻薛怨婿婢，笞殺之，爲御史中丞楊茂謙所劾，下遷蒲州刺史，徙青州。安石在蒲，太常卿姜皎有所請，拒之。皎弟晦爲中丞，以安石昔相中宗，受遺制，而宗楚客、韋温擅削相王輔政語，安石無所建正，諷侍御史洪子輿劾舉，子輿以更赦不從。監察御史郭震奏之，有詔與韋嗣立、趙彦昭等皆貶，安石爲沔州别駕。皎又奏安石護作定陵，有所盜没，詔籍其贓。安石嘆曰："衹須我死乃已。"發憤卒，年六十四。開元十七年，贈蒲州刺史。天寶初，加贈左僕射、郇國公，謚文貞。

二子：陟、斌。

韋陟

陟，字殷卿，與弟斌俱秀敏異常童。安石晚有子，愛之。神龍二年，安石爲中書令，陟甫十歲，授温王府東閤祭酒、朝散大夫。風格方整，善文辭，書有楷法，一時知名士皆與

宗與韋后在正月十五日夜到他的宅第，賞賜不可勝數。皇帝曾去安樂公主池館，公主請皇帝親自撑船，韋安石説："撑持輕舟，冒不測的危險，不是帝王做的事。"於是作罷。

睿宗即位，授任韋安石太子少保，改封郇國公，再次任侍中、中書令，晋升開府儀同三司。太平公主圖謀不軌，想要拉攏韋安石，幾次讓他的女婿唐晙邀請韋安石，韋安石拒不前往。皇帝有一天召見韋安石説："朝廷都傾心於太子，卿怎麼没有覺察?"韋安石回答説："太子仁愛孝敬，爲天下所稱道，并且立有大功。陛下如今從哪裏聽到亡國的話? 這必定是太平公主的計謀啊。"皇帝醒悟説："卿不要説了，朕知道了。"公主偷聽到，便誣陷誹謗韋安石謀亂，想要審訊他，依賴郭元振的保護，得以避免。韋安石升任尚書右僕射兼太子賓客、同三品，不久罷免知政事，留守東都。

正值韋安石的妻子薛氏怨恨女婿的婢女，笞殺了她，被御史中丞楊茂謙所彈劾，貶韋安石爲蒲州刺史，調任青州。韋安石在蒲州，太常卿姜皎有所請托，韋安石拒絶了他。姜皎的弟弟姜晦任中丞，因韋安石從前任中宗宰相時，曾接受遺詔，而宗楚客、韋温擅自删削了相王輔政的話，韋安石没有加以糾正，便指使侍御史洪子輿彈劾檢舉，洪子輿因爲此事已經過大赦而不聽從。監察御史郭震奏告了此事，下詔韋安石與韋嗣立、趙彦昭等一起貶官，韋安石任沔州别駕。姜皎又上奏韋安石總領營造定陵時，有盜取公物的行爲，下詔没收他的贓物。韋安石嘆息説："這衹是要我死罷了。"積發憤怒去世，終年六十四歲。開元十七年，追贈蒲州刺史。天寶初年，加贈左僕射、郇國公，謚號叫文貞。

韋安石兩個兒子：韋陟、韋斌。

韋陟，字殷卿，與弟弟韋斌都聰明機靈不同於平常兒童。韋安石晚年得子，很疼愛他。神龍二年，韋安石任中書令，韋陟剛滿十歲，授任温王府東閤祭酒、朝散大夫。風格正直嚴整，擅長寫文章，字有楷法，當時知名人士都與他交游。

游。開元中居喪，以父不得志歿，乃與斌杜門不出八年。親友更往敦曉，乃强調爲洛陽令。宋璟見陟嘆曰："盛德遺範，盡在是矣。"累除吏部郎中，中書令張九齡引爲舍人，與孫逖、梁涉并司書命，時號得才。

開元年間爲父親守喪，因父親不得志死去，他便與韋斌八年閉門不出。親友不斷前去敦促開導，他纔勉强調任洛陽令。宋璟見到韋陟感嘆説："盛德遺範，都集中在他身上了。"幾次授任吏部郎中，中書令張九齡推薦他爲舍人，與孫逖、梁涉共同執掌起草制詔，當時號稱得到人才。

遷禮部侍郎。陟於鑒裁尤長。故事，取人以一日試爲高下。陟許自通所工，先就其能試之，已乃程考，由是無遺材。遷吏部侍郎，選人多僞集，與正調相冒，陟有風采，擿辨無不伏者，黜正數百員，銓綜號爲公平。然任威嚴，或至詈詬，議者訾其峻。又自以門品可坐階三公，居常簡貴，視僚黨謷然；其以道誼合，雖後進布衣與均禮。

韋陟升任禮部侍郎。韋陟尤其擅長鑒識裁定人物。根據舊例，選人全憑一場考試决定優劣。韋陟允許考生自己通報所擅長的學問，先就考生擅長的方面考試，然後再按照常規考核。由此不遺漏人才。升任吏部侍郎，候選的人多有虚假，與正式調任的相互冒名頂替，韋陟有聲威名望，裁定無人不服，取消正式官員數百名，選官號稱公平。然而他任職威嚴，有時甚至責駡，議論的人詆毁他的嚴峻。又自以爲憑着門第等級可以坐而得到三公的地位，以簡約尊貴自居，傲然蔑視同在朝班的顯貴，但如果遇到志同道合的人，即使後進布衣他也以禮相待。

李林甫惡其名高，恐逼己，出爲襄陽太守，徙河南采訪使，以判官員錫善訊覆，支使韋元甫工書奏，時號"員推韋狀"，陟皆倚任之。俄襲郇國公，坐事貶守鍾離、義陽，後爲河東太守。以失職，内怏怏，乃毁廉隅，頗餉謝權倖欲自結。天寶十二載，入考華清宫，楊國忠忌其才，謂拾遺吴豸之曰："子能發陟罪乎？吾以御史相處。"豸之乃劾陟饋遺事，國忠又使甥婿韋元志左驗，陟惶悸，賂吉温求救，由是俱得罪，陟貶桂嶺尉，坐不行，徙平樂。會安禄山陷洛陽，弟斌没賊，國忠欲構陟與賊通，密諭守吏，令脅陟使憂死，州豪傑共説曰："昔張説被竄，匿陳氏以免。今若詔書下，誰敢庇公？願公乘扁舟遁去，事寧乃出，不亦美乎？"陟慨然曰："命當爾，其敢逃刑？"因謝遣，堅卧不出。

李林甫忌恨韋陟享有高名，惟恐威脅到自己的地位，出任韋陟爲襄陽太守，調任河南采訪使，因判官員錫善於審訊定案，支使韋元甫擅長書寫奏章，當時號稱"員推韋狀"，韋陟都依賴信任他們。不久韋陟襲封郇國公，因事獲罪貶爲鍾離、義陽太守，後來任河東太守。韋陟因失去官職，内心不愉快，便毁棄正直的品性，厚加饋贈致意權幸想要交結依附。天寶十二載，入朝考核到華清宫，楊國忠忌恨他的才能，對拾遺吴豸之説："你能揭發韋陟的罪行嗎？我任你爲御史。"吴豸之便彈劾韋陟贈送賄賂的事，楊國忠又指使甥婿韋元志作證，韋陟恐懼，賄賂吉温求救，由此都獲罪，韋陟貶爲桂嶺尉，因爲不赴任而獲罪，又貶往平樂。正值安禄山攻陷洛陽，弟弟韋斌陷入賊中，楊國忠想要構陷韋陟與賊交通，秘密告訴守吏，命令威脅韋陟使他憂憤而死。州裏豪傑都勸韋陟説："過去張説被流放，藏在陳氏家得以幸免。如今假如詔書一下，誰敢庇護公呢？希望公乘坐輕舟逃走，等事情平息了再出來，不也很好嗎？"韋陟感慨地説："命該如此，怎敢逃避刑法？"便表示謝意讓他們離去，

歲餘，肅宗即位，起爲吴郡太守，使者趣追，未至，會永王兵起，委陟招諭，乃授御史大夫、江東節度使。與高適、來瑱會安州，陟曰："今中原未平，江淮騷離，若不齋盟質信，以示四方，知吾等協心戮力，則無以成功。"乃推瑱爲地主，爲載書，登壇曰："淮西節度使瑱、江東節度使陟、淮南節度使適，銜國威命，糾合三垂，翦除凶慝，好惡同之，毋有異志。有渝此盟，墜命亡族，罔克生育。皇天后土，祖宗明神，實鑒斯言。"辭旨慷慨，士皆隕泣。

永王敗，帝趣陟赴鳳翔。初，季廣琛從永王亂，非其本謀，陟表廣琛爲歷陽太守，尉安之。至是，恐廣琛有後變，乃馳往諭詔恩釋其疑，而後趣召。帝雅聞陟名，欲倚以相，及是還延，疑有顧望意，止除御史大夫。會杜甫論房琯，詞意迂慢，帝令陟與崔光遠、顔真卿按之，陟奏："甫言雖狂，不失諫臣體。"帝繇是疏之。富平人將軍王去榮殺其縣令，帝將宥之，陟曰："昔漢高帝約法，殺人者死。今陛下殺人者生，恐非所宜。"時朝廷尚新，群臣班殿中，有相吊哭者，帝以陟不任職，用顔真卿代之，更拜吏部尚書。久之，宗人伐墓柏，坐不相教，貶絳州刺史。還授太常卿。吕諲入輔，薦爲禮部尚書、東京留守。史思明逼伊、洛，李光弼議守河陽，陟率東京官屬入關避之，詔授吏部尚書，令就保永樂，以圖收復。卒，年六十五，贈荆州大都督。

陟早有名，而爲林甫、國忠擯廢。及肅宗擇相，自謂必得，以後至

堅定地居守在家不出逃。

一年後，肅宗即位，起任韋陟爲吴郡太守，使者去追回他，還未到達，正遇永王兵亂發生，委任韋陟前往招諭，便授任他爲御史大夫、江東節度使。與高適、來瑱在安州會合，韋陟説："如今中原没有平定，江淮騷動離亂，若不結盟約定效忠，以此宣示四方，讓人們知曉我們同心努力，就無法成功。"便推舉來瑱爲當地之主，訂下盟書，登上盟壇説："淮西節度使來瑱、江東節度使韋陟、淮南節度使高適，奉國家威命，糾合三方軍隊，剪除凶暴，好惡相同，没有異心。有背叛此盟約的，喪命亡族，没有後嗣。皇天后土，祖宗神明，明鑒此言。"辭意慷慨，士兵都感動地流下眼淚。

永王失敗，皇帝催召韋陟趕赴鳳翔。起初，季廣琛跟從永王叛亂，不是他的本意，韋陟上表舉薦季廣琛任歷陽太守，安慰了他。到此時，韋陟恐怕季廣琛以後發生變故，便先趕往宣諭皇上的恩旨以化解他的疑懼，然後纔赴召去謁見皇帝。皇帝素聞韋陟的名聲，想要依賴他做宰相，到這時韋陟來鳳翔有所拖延，皇帝懷疑他有觀望之意，衹授任御史大夫。正值杜甫議論房琯，詞意荒唐不近情理，皇帝令韋陟與崔光遠、顔真卿共同推審，韋陟奏告："杜甫言辭雖然放肆，但不失諫臣大體。"皇帝由此疏遠了他。富平人將軍王去榮殺了縣令，皇帝將要寬免他，韋陟説："過去漢高帝約法三章，殺人者處以死罪。如今陛下使殺人者生存，恐怕不合適。"當時朝廷剛剛恢復，群臣班列殿中時，有相互吊喪哭泣的，皇帝認爲韋陟不稱職，用顔真卿替代了他，改授吏部尚書。很久，韋陟宗族有人砍伐墓柏，他因不相教誨獲罪，貶爲絳州刺史。召還授任太常卿。吕諲入朝輔政，推薦韋陟任禮部尚書、東京留守。史思明進逼伊、洛，李光弼建議防守河陽，韋陟率領東京官員入關躲避，下詔授任吏部尚書，令他就地保守永樂，以圖收復。去世，終年六十五歲，追贈荆州大都督。

韋陟很早就有名望，却被李林甫、楊國忠排擠。到肅宗選擇宰相時，他自認爲必定得以任

不用。任事者皆新進，望風憚之，多言其驕倨。及入關，又不許至京師。鬱鬱不得志，成疾，且卒，嘆曰："吾道窮於此乎！"性侈縱，喜飾服馬，侍兒閹童列左右常數十，侔於王宮主第。窮治饌羞，擇膏腴地蓺穀麥，以鳥羽擇米，每食視庖中所棄，其直猶不減萬錢，宴公侯家，雖極水陸，曾不下箸。常以五采箋爲書記，使侍妾主之，以裁答受意而已，皆有楷法，陟唯署名，自謂所書"陟"字若五朵雲，時人慕之，號"郇公五雲體"。然家法修整，敕子允就學，夜分視之，見其勤，旦日問安，色必怡；稍怠則立堂下不與語。雖家僮數十，然應門賓客，必允主之。

用，因逾期到達皇帝外出停駐的地方而不被任用。任職者都是新起用的，對他望風畏懼，大多説他傲慢自大。入關以後，又不允許他到京城。鬱鬱不得志，由此患病，將要去世，嘆息説："我的命運在此走入窮途了啊！"韋陟性格奢侈放縱，喜歡裝飾車馬，侍兒僕童跟從他左右的常有數十人，與王宫及公主宅第相等。極盡置辦珍美食品，選擇肥沃土地種植穀麥，用鳥羽挑選米粒，每頓飯可以看到庖厨中所丢棄的食物，價值也不少於萬錢，韋陟赴宴去公侯家，即使人家窮盡水陸食品，他也往往不動筷子。常用五彩箋來記事書寫，讓侍妾主筆，作書答覆衹須授意而已，侍妾寫作都有法式，韋陟衹簽名，自稱所寫"陟"字就像五朵雲，當時人羡慕，號稱"郇公五雲體"。然而他的家法整肅，命令兒子韋允學習，他夜晚視察，見他勤勉，第二天問安時，臉色和悦；稍有懈怠便叫他立在堂下不與他説話。雖然有家僮數十人，但登門的賓客，必定令韋允接待。

永泰元年，贈尚書左僕射。太常博士程皓議謚"忠孝"，顏真卿以爲許國養親不兩立，不當合二行爲謚，主客員外郎歸崇敬亦駁正之。右僕射郭英乂無學術，卒用太常議云。

永泰元年，追贈韋陟尚書左僕射。太常博士程皓建議定謚號叫"忠孝"，顏真卿認爲以身許國和奉養父母兩種志行不能同時成就，不應合并兩種志行做爲謚號，主客員外郎歸崇敬也予以反駁。右僕射郭英乂不學無術，最終采用太常博士的提議。

### 韋斌　韋況

斌，父爲相時授太子通事舍人。少修整，好文蓺，容止嚴峭，有大臣體，與陟齊名。開元中，薛王業以女妻之，遷秘書丞。天寶中，爲中書舍人，兼集賢院學士，改太常少卿。李林甫構韋堅獄，斌以宗累，貶巴陵太守，移臨汝。久之，拜銀青光禄大夫，列五品。時陟守河東，而從兄由爲右金吾衛將軍，縚爲太子少師，四第同時列戟，衣冠罕比者。禄山陷洛陽，斌爲賊得，署以黄門侍郎，憂憤卒。乾元元年，贈秘書監。

韋斌，在父親任宰相時授任太子通事舍人。年輕時品行端正，喜好文藝，儀態嚴厲，有大臣風度，他與韋陟齊名。開元年間，薛王李業將女兒嫁給他，升任秘書丞。天寶年間，任中書舍人，兼集賢院學士，改任太常少卿。李林甫誣陷韋堅入獄，韋斌因是同族而受牽連，貶爲巴陵太守，調任臨汝太守。很久，授任銀青光禄大夫，列五品。當時韋陟任河東太守，從兄韋由任右金吾衛將軍，韋縚任太子少師，四人門前同時列戟，士大夫中很少有人可以相比。安禄山攻陷洛陽，韋斌被賊捕獲，任用爲黄門侍郎，憂憤而死。乾元元年，追贈秘書監。

斌天性質厚，每朝會，不敢離立

韋斌天性誠信忠厚，每次朝會，不敢離位談

笑言。嘗大雪，在廷者皆振裾更立，斌不徙足，雪甚，幾至靴，亦不失恭。

子況，少隱王屋山，孔述睿稱之，及述睿以諫議大夫召，薦況爲右拾遺，不拜。未幾，以起居郎召，半歲，輒棄官去，徙家龍門。除司封員外郎，稱疾固辭。元和初，授諫議大夫，勉諭到職，數月，乞骸骨，以太子左庶子致仕，卒。況雖世貴，而志冲遠，不爲聲利所遷，當時重其風操。

笑。一次下大雪，在庭院等候的朝官抖衣拂雪換個地方站立，韋斌不移脚步，雪很大，幾乎埋没了韋斌的靴子，他也不失去恭敬。

韋斌的兒子韋況，年輕時隱居在王屋山，孔述睿稱道他，到孔述睿以諫議大夫召入朝廷時，推薦韋況任右拾遺，韋況不接受任命。不久，以起居郎召入韋況，半年後，他便棄官離去，搬家到龍門。授任司封員外郎，稱病堅決辭去官職。元和初年，授任諫議大夫，朝廷勉勵勸諭他上任，幾個月後，他請求退休，以太子左庶子退休，去世。韋況雖然身世顯貴，而志向高遠，不爲聲名利禄所動摇，當時人尊重他的風範節操。

### 韋叔夏

叔夏，安石兄。通禮家學。叔父太子詹事琨嘗曰："而能繼漢丞相業矣。"擢明經第，歷太常博士。高宗崩，恤禮亡缺，叔夏與中書舍人賈大隱、博士裴守真撰定其制，擢春官員外郎。武后拜洛，享明堂，凡所沿改，皆叔夏、祝欽明、郭山惲等所裁討。每立一議，衆咨服之。累遷成均司業。后又詔："五禮儀物，司禮博士有所修革，須叔夏、欽明等評處，然後以聞。"進位春官侍郎。中宗復位，轉太常少卿，爲建立廟社使，進銀青光禄大夫，累封沛郡公，國子祭酒。卒，贈兗州都督、修文館學士，謚曰文。

韋叔夏，是韋安石的兄長。精通禮家學説。叔父太子詹事韋琨曾説："你能繼承漢丞相的事業了。"考中明經科，歷任太常博士。高宗去世，喪葬禮式遺缺，韋叔夏與中書舍人賈大隱、博士裴守真撰述制定喪制，升任春官員外郎。武后拜洛水，祭明堂，所有沿革更改，都由韋叔夏、祝欽明、郭山惲等人討論裁定。每立一議，衆人嘆服。幾次升任成均司業。武后又下詔："五禮的儀式，司禮博士有所修改，必須經過韋叔夏、祝欽明等人評定裁處，然後奏報。"進升韋叔夏爲春官侍郎。中宗復位，韋叔夏改任太常少卿，爲建立廟社使，進銀青光禄大夫，幾次晋爵後封沛郡公，任國子祭酒。去世，追贈兗州都督、修文館學士，謚號叫文。

子縚。

韋叔夏的兒子韋縚。

### 韋縚

縚，開元時歷集賢修撰、光禄卿，遷太常。

唐興，禮文雖具，然制度時時繆缺不倫。至顯慶中，許敬宗建言："籩豆以多爲貴，宗廟乃逾于天，請大祀十二、中祀十、小祀八。大祀、中祀，簠、簋、㽅、俎皆一，小祀無㽅。"詔可。二十三年，赦令以籩豆之薦，未能備物，宜詔禮官學士共議

韋縚，開元時歷任集賢修撰、光禄卿，升任太常卿。

唐朝建立，禮節儀式雖然俱備，但制度時常繆缺很不一致。到了顯慶年間，許敬宗建議説："籩豆禮器以多爲貴，以至宗廟超過上天，請求大祀用籩豆十二副、中祀用十副、小祀用八副。大祀、中祀，簠、簋、㽅、俎各一，小祀不用㽅。"皇帝下詔同意。二十三年，詔令以籩豆進獻祭品，不能完備禮式，應詔令禮官學士共同議

以聞。縚請“宗廟籩豆皆加十二”。又言“郊奠，爵容止一合，容小則陋，宜增大之”。

兵部侍郎張均、職方郎中韋述議曰：“《禮》：‘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聖人知孝子之情深，而物類無限，故爲之節，使物有品，器有數，貴賤差降，不得相越。周制：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瓮，而以四籩、四豆供祭祀。此祀與賓客豐省不得同，舊矣。且嗜好燕私之饌，與時而遷，故聖人一約以禮。雖平生所嗜，非禮則不薦；所惡，是禮則不去。屈建命去祥祭之芰曰：‘祭典有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此則禮外之食，前古不薦。今欲以甘旨肥濃皆充於祭，苟逾舊制，其何極焉。雖籩豆有加，不能備也。若曰以今之珍，生所嗜愛，求神無方，是簠、簋可去，而盤、盂、杯、案當御矣；《韶》、《護》可抵，而箜篌、笙、笛應奏矣。且自漢以來，陵有寢宫，歲時朔望，薦以常饌，固可盡孝子之心。至宗廟法享，不可變古從俗。有司所承，一升爵，五升散。《禮》，凡宗廟，貴者以爵，賤者以散，此貴小賤大，以示節儉。請如故。”

太子賓客崔沔曰：“古者，有所飲食，必先嚴獻，未火化，則有毛血之薦，未麴蘖，則有玄酒之奠。至後王，作酒醴、用犧牲，故有三牲、八簋、五齊、九獻。然神尚玄，可存而不可測也；祭主敬，可備而不可廢也。蓋薦貴新，味不尚褻，雖曰備物，猶有節制存焉。鉶、俎、籩、豆、簠、簋、尊、罍，周人時饌也，

定上奏。韋縚請求“宗廟的籩豆都加到十二”。又説“郊祀，酒爵僅容納一合，容器小則簡陋，應當增大”。

兵部侍郎張均、職方郎中韋述建議説：“《禮》説：‘天之所生，地之所長，如果可以進獻的，無不都在。’聖人知道孝子的情深，而物品種類無限，所以爲此節制，使物有品級，器有數量。貴賤依次有所差别，不能相互超越。周制規定：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美味食物用一百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一百二十瓮，而以四籩、四豆供給祭祀。這祭祀與以禮待賓客的豐盛減省不能一樣，爲時已久了。況且嗜好宴請私誼的珍美食品，隨着時代而變遷，因此聖人一律以禮作爲約束。雖然是平生所嗜好的，不合乎禮則不進獻；所厭惡的，合乎禮則不撤去。屈建命令撤去祥祭用的菱角説：‘祭典有規定，不設珍稀奇異，不置衆多奢侈。’這是禮以外的食物，前古不曾進獻。如今要將甘旨肥濃都充作祭品，如果超越舊制，哪裏有極限呢。雖然籩豆有增加，也不能够完備。如果説以今日的珍饌，平生所喜愛，求神勿須限定，那麽簠、簋可以撤去，而盤、盂、杯、案就應當進用了；《韶》、《護》可以抛棄，而箜篌、笙、笛就應當演奏了。而且自漢代以來，陵有寢宫，過年、過節、初一、十五的日子，以平常的食品進獻，本來是可以盡到孝子之心的。至於宗廟祭祀法典，不可變古從俗。主管部門所承襲，一升叫爵，五升叫散。依據《禮》，大凡宗廟，貴者用爵，賤者用散，這是貴小而賤大，以表示節儉。請求依準從前。”

太子賓客崔沔説：“古代，有所飲食，必定先去敬獻，没有火燒，則有毛血的進獻，没有酒麴，則有水酒的供奠。到後代帝王，作美酒，用犧牲，因此有三牲、八簋、五齊、九獻。然而神靈崇尚玄虚，可以存在而不可以推測；祭祀注重尊敬，可以完備而不可以廢止。祭品以新爲貴，不可腐爛變質，雖説具備物品，仍然存在節制。鉶、俎、籩、豆、簠、簋、尊、罍，是周人平時的飲食器具，使用這些器具通行於宴享賓客，而

其用通於燕享賓客，周公乃與毛血玄酒共薦。晋中郎盧諶家祭，皆晋日食，則當時之食，不可闕於祀已。唐家清廟時享，禮饌備進，周法也；園寢上食，時膳具陳，漢法也。職貢助祭，致遠物也；有新必薦，順時令也。苑囿躬稼所入，蒐田親發所中，皆因宜以薦，薦而後食。則濃腴鮮美盡在矣。又敕有司著于令，不必加籩豆之數也。大凡祭器，視物所宜。故大羹，古饌也，盛以𦈚，𦈚，古器也；和羹，時饌也，盛以鉶，鉶，時器也。有古饌而用時器者，則毛血于盤，玄酒于尊。未有進時饌用古器者，古質而今文，有所不稱也。雖加籩豆十二，未足盡天下之美，而措諸廟，徒以近侈而見訾抵。臣聞墨家者流，出於清廟，是廟貴儉不尚奢也。"

禮部員外郎楊仲昌、户部郎中陽伯成、左衛兵曹參軍劉秩等，請如舊禮便。宰相白奏，玄宗曰："朕承祖宗休德，享祀粢盛，實貴豐潔。有如不應於法，亦不敢用。"乃詔太常，擇品味可增者稍加焉。縚又請"室加籩、豆各六，每四時以新果珍饔實之"。制"可"。又詔："獻爵視㮚升所容，以合古。"

二十三年，詔書服紀所未通者，令禮官學士詳議。縚上言："《禮·喪服》：舅，緦麻三月。從母，小功五月，《傳》曰：'何以小功，以名加也。'而堂姨、舅母，恩所不及焉。外祖父母，小功五月，《傳》曰：'何以小功，以尊加也。'舅，緦麻三月，皆情親而屬疏也。外祖正尊，服同從母；姨、舅一等，而有輕重；堂姨、舅親未疏，不相爲服；親舅母不如同爨。其亦古意有所未暢。且外祖小功，此爲正尊，請進至大功；姨、舅

周公使用它們與毛血水酒一同進獻。晋中郎盧諶家祭，都是晋人每天的飲食，取自當時的食品，不能不作爲祭祀。唐家宗廟四時祭祀，禮食完備進上，是周法；園寢獻食，時膳一一陳設，是漢法。各地的貢物輔助祭祀，是招致遠物；有時新必定進獻，是順應時令。苑囿親耕所産，田獵親手所獲，都隨時宜而進獻，進獻以後再食用，那麽濃腴鮮美都具備了。又下詔有關部門寫入條令，不必增加籩豆等祭器的數量。大凡祭器，看物品是否合宜。因此大羹，是古代食品以𦈚盛裝，𦈚，是古器；和羹，是應時食品，以鉶盛裝，鉶，是時器。有古代的食品而用時器的，便是毛血在盤，水酒在尊。没有進獻應時的食品而用古器的，古代質樸而現今文雅，有所不相稱。雖然增加籩豆爲十二，不足以盡盛天下之美，而放在宗廟，空以近於奢侈而受到譴責。臣聽説墨家之流，産生於宗廟，可知宗廟尊重節儉而不崇尚奢侈。"

禮部員外郎楊仲昌、户部郎中陽伯成、左衛兵曹參軍劉秩等，請求遵照舊禮爲合宜。宰相稟奏，玄宗説："朕繼承祖宗美德，享祀祭品，實以豐盛净潔爲貴。如不合乎禮法，也不敢用。"便詔令太常寺，選擇品味可以增加的稍作增加。韋縚又請求"廟室增加籩、豆各六副，每年四季裝上新果珍食"。皇帝下詔"許可"。又下詔："獻爵根據㮚升的容量，以合乎古禮。"

二十三年，皇帝下詔説喪服制度有不明確的，令禮官學士詳議。韋縚上奏説："《禮·喪服》上説：舅，服緦麻之喪三個月。從母，服小功之喪五個月，《傳》説：'爲何服小功之喪，因名分而加。'而堂姨、舅母，恩情都比不上。外祖父母，服小功之喪五個月，《傳》説：'爲何服小功之喪，因位尊而加。'舅，服緦麻之喪三個月，都是情親而族屬疏遠。外祖是正尊，服喪同從母；姨、舅相等，而有輕重之别；堂姨、舅親不疏，不爲服喪；親舅母不如同居同炊之親。這也是古意有所不明確。而且對外祖服小功喪，這是正尊，請求加到服大功喪；姨、舅同親，服喪應

儕親，服宜等，請進舅至小功；堂姨舅以疏降親舅從母一等；親舅母古未有服，請從袒免。”

於是韋述議曰：“自高祖至玄孫并身謂之九族。由近及遠，差其輕重，遂爲五服。《傳》曰：‘外親服皆緦。’鄭玄曰：‘外親之服異姓，正服不過緦。’外祖父母小功，以尊加；從母小功，以名加；舅、甥、外孫、中外昆弟，皆緦。以匹言之，外祖則祖也，舅則伯叔也，父母之恩不殊，而獨殺於外者有以也。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則父母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大夫則知尊祖，諸侯及太祖，天子及始祖。聖人究天道，厚祖禰，繫姓族，親子孫，則母黨之於本族，不同明甚。家無二尊，喪無二斬，人之所奉，不可貳也。爲人後，降其父母喪。女子嫁，殺其家之喪。所存者遠，抑者私也。若外祖及舅加一等，而堂舅及姨著服，則中外其別幾何？且五服有上殺之義，伯叔父母服大功，從父昆弟亦大功，以其出於祖，服不得過於祖也。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從祖昆弟皆小功，以其出於曾祖，服不得過曾祖也。族祖祖父母、族祖父母、族昆弟皆緦，以其出於高祖，服不得過高祖也。堂姨、舅出外曾祖，若爲之服，則外曾祖父母、外伯叔祖父母亦可制服矣。外祖至大功，則外曾祖小功、外高祖緦。推而廣之，與本族無異。棄親録疏，不可謂順。且服皆有報，則堂甥、外曾孫、侄女之子皆當服。聖人豈薄其骨肉恩愛哉？蓋本於公者末於私，義有所斷，不得不然。苟可加也，則可減也，如是，禮可隳矣。請如古便。”楊仲昌又言：“舅服小功，魏徵嘗進之矣。今之所請，正同徵論。堂舅、

當相等，請求對舅增加到服小功喪；堂姨舅因疏遠而低於親舅、從母一等；對親舅母古代没有服喪之制，請依從袒衣免冠。”

於是韋述議論説：“從高祖到玄孫連同自身稱爲九族。由近及遠，區别輕重，便分爲五服。《傳》説：‘外親均服緦麻之喪。’鄭玄説：‘外親在五服中屬於異姓，正服不超過緦麻。’對外祖父母服小功喪，是因尊而加；對從母服小功喪，是因名分而加；舅、甥、外孫、内外兄弟，都是緦麻之服。比照而言，外祖是祖，舅是伯叔，父母之恩一樣，而惟獨降低外家是有原因的。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鄉野之人則父母同等，都城之士則知尊父，大夫則知尊祖，諸侯尊及太祖，天子尊及始祖。聖人推究天道，尊重祖宗，維係族姓，親愛子孫，那麽母系親族與本族相比，不同是很明顯的。家中没有二位尊者，服喪没有二種斬衰，人的敬奉，不可有貳。爲人的後代，減少對他本人父母的喪服，女子出嫁，減少對她本家的喪服。保存的是久遠的制度，抑制的是自己的私情。如果外祖與舅增加一等喪服，而堂舅與姨列入服喪之制内，那麽内外還有多少區别？況且五服有遞減之義，對伯叔父母服大功之喪，從父兄弟也服大功之喪，因爲他們出於祖，而喪服不得超過祖。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從祖兄弟都服小功之喪，因爲他們出於曾祖，而喪服不得超過曾祖。族祖祖父母、族祖父母、族兄弟都服緦麻之喪，因爲他們出於高祖，而喪服不得超過高祖。堂姨、舅出於外曾祖，如果爲他們服喪，那麽外曾祖父母、外伯叔祖父母也可有服喪之制了。外祖服喪增加到大功，那麽外曾祖應服小功、外高祖應服緦麻。推而廣之，與本族没有區别。棄親納疏，不能叫順。而且喪服都有照應，那麽堂甥、外曾孫、侄女的子女都應當有服喪之制。聖人豈能没有骨肉恩愛呢？大概是先公後私，義有所禁絶，不得不如此。如果可以增加，那麽也可以減少，這樣，禮就毁壞了。請求遵照古代爲宜。”楊仲昌又説：“舅服小功，魏徵曾奏論過。如今的請求，正與魏徵的議論相同。堂舅、堂姨、舅母，都升爲袒衣免冠，那麽外祖父

堂姨、舅母，皆升袒免，則外祖父母進至大功，不加報於外孫乎？外孫而報以大功，則本宗之庶孫用何等邪？”

帝手敕曰：“朕謂親姨、舅服小功，則舅母於舅有三年之喪，不得全降於舅，宜服緦。堂姨、舅古未有服，朕思睦厚九族，宜袒免。古有同爨緦，若比堂姨、舅於同爨，不已厚乎？《傳》曰：‘外親服皆緦。’是亦不隔堂姨、舅也。若謂所服不得過本，而復爲外曾祖父母、外伯叔父母制服，亦何傷？皆親親敦本意也。”

侍中裴耀卿、中書令張九齡、禮部尚書李林甫奏言：“外服無降，甥爲舅母服，舅母亦報之。夫之甥既報，則夫之姨、舅又當服，恐所引益疏。臣等愚，皆所不及。”詔曰：“從服六，此其一也。降殺於禮無文，皆自身率親爲之數。姨、舅屬近，以親言之，亦姑伯之匹，可曰所引疏耶？婦人從夫者也，夫於姨舅既服矣，從夫而服，是謂睦親。卿等宜熟計。”耀卿等奏言：“舅母緦，堂姨舅袒免。請準制旨，自我爲古，罷諸儒議。”制曰：“可。”

初，帝詔歲率公卿迎氣東郊，至三時，常以孟月讀《時令》於正寢。二十六年，詔縚月奏《令》一篇，朔日於宣政側設榻，東向置案，縚坐讀之，諸司官長悉升殿坐聽。歲餘，罷。

高宗上元三年，將祫享。議者以《禮緯》三年祫，五年禘；《公羊》家五年再殷祭。二家舛互，諸儒莫能决。太學博士史玄璨曰：“《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薨。文公之二年八月丁卯，大享。《公羊》曰：‘祫也。’則三年喪畢，新君之二年當祫，

母增加到大功，不對外孫增加對應的服制嗎？外孫而以大功爲照應，那麽本宗的庶孫用哪一等呢？”

皇帝親筆下詔説：“朕認爲親姨、舅服小功，那麽舅母對舅有三年喪制，不得全降低於舅，應當服緦麻之喪。堂姨、舅古代没有喪服，朕考慮親睦九族，應袒衣免冠。古代有同居同炊服緦麻喪之制，如果以同居同炊與堂姨、舅相比，不是已經過厚了嗎？《傳》説：‘外親喪服都是緦麻。’就是説也不排除堂姨、舅。如果説所服喪制不得超過本族，而再爲外曾祖父母、外伯叔父母制定喪服，又有何妨害？都有親其所親、敦睦根本之意啊。”

侍中裴耀卿、中書令張九齡、禮部尚書李林甫上奏説：“外親服喪服不減，外甥爲舅母服喪服，舅母也符合他。丈夫的外甥既已符合，那麽丈夫的姨、舅又應當服喪服，恐怕牽引愈加疏遠。臣等愚昧，都不曾明白。”皇帝下詔説：“從服之制有六，這是其一。遞减按照禮儀没有明文規定，都是自身依據親情確定服喪的多少。姨、舅爲近屬，以親而言，也與姑伯相等，可以説所引疏遠嗎？婦人是依從丈夫的，丈夫對於姨舅既已服喪，依從丈夫而服喪，這叫睦親。卿等應仔細思考。”裴耀卿等上奏説：“舅母服緦麻之喪，堂姨舅袒衣免冠。請依準詔令，自我開始作爲古法，罷除諸儒議論。”皇帝下詔説：“允許。”

起初，皇帝下詔每年率公卿在東郊祭迎五帝祈年，到三季，常以第一個月份在正殿讀《時令》。二十六年，詔令韋縚每月奏上一篇《令》，十五日在宣政殿旁設榻，面朝東置案，韋縚坐榻誦讀，各部門長官都上殿坐聽。一年後，停止。

高宗上元三年，將要舉行祫祭。議論者認爲《禮緯》講三年祫祭，五年禘祭；《公羊》家講五年再殷祭。二家矛盾，諸儒不能斷定。太學博士史玄璨説：“《春秋》上説：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去世。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享。《公羊》説：‘這是祫祭。’則三年喪畢，新君的二年當祫祭，第二年當禘祭群廟。另外宣公八年，禘祭僖

明年當禘群廟。又宣公八年，禘僖公。宣公八年皆有禘，則後禘距前禘五年。此則新君之二年祫、三年禘爾。後五年再殷祭，則六年當祫，八年禘。昭公十年，齊歸薨。十三年，喪畢當祫，爲平丘之會。冬，公如晉，至十四年祫，十五年禘。《傳》曰'有事於武宮'是也。至十八年祫，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祫，二十五年禘。昭公二十五年'有事於襄宮'是也。則禘後三年而祫，又二年而禘，合於禮。"議遂定。後睿宗喪畢，祫於廟。至開元二十七年，禘祭五，祫祭七。是歲，縚奏："四月嘗已禘，孟冬又祫，祀禮叢數，請以夏禘爲大祭之源。"自是相循，五年再祭矣。

縚終太子少師。

韋抗

抗者，安石從父兄子。弱冠舉明經，累官吏部郎中。景雲初，爲永昌令，輦轂繁要，抗不事威刑而治，前令無及者。遷右御史臺中丞，邑民詣闕留，不聽，乃立碑著其惠。開元三年，自太子左庶子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授黄門侍郎。河曲胡康待賓叛，詔持節慰撫。抗於武略非所長，稱疾逗留，不及賊而返。俄代王晙爲御史大夫，兼按察京畿。弟拯方爲萬年令，兄弟領本部，時以爲榮。坐薦御史非其人，授安州都督，改蒲州刺史。入爲大理卿，進刑部尚書，分掌吏部選，卒。抗歷職以清儉，不治産，及終無以葬，玄宗聞之，特給槥車。贈太子少傅，謚曰貞。

所表奉天尉梁昇卿、新豐尉王倕、華原尉王燾，皆爲僚屬，後皆爲顯人。昇卿涉學工書，於八分尤工，歷廣州都督，書《東封朝覲碑》，爲

公。宣公八年都有禘祭，則後一禘祭距前一禘祭五年。這是新君的二年祫祭、三年禘祭。後五年再殷祭，則六年當祫祭，八年禘祭。昭公十年，齊歸去世。十三年，喪畢當祫祭，爲平丘之會。冬，公到晉，至十四年祫祭，十五年禘祭。就是《傳》上説的'有事於武宮'。到十八年祫祭，二十年禘祭；二十三年祫祭，二十五年禘祭。就是昭公二十五年'有事於襄宮'。則禘祭後三年而祫祭，過兩年而禘祭，合乎禮制。"議論於是確定。後來睿宗喪葬完畢，在宗廟祫祭。到開元二十七年，禘祭五次，祫祭七次。這年，韋縚上奏："四月曾禘祭完畢，孟冬又祫祭，祭禮繁雜，請以夏禘爲大祭之源。"由此相循，五年再祭祀。

韋縚死時官任太子少師。

韋抗，是韋安石堂兄的兒子。二十歲考中明經科，幾次升任爲吏部郎中。景雲初年，任永昌令，京畿事務繁重，韋抗不用威嚴的刑法而得到治理，前任縣令没有比得上他的。韋抗升任右御史臺中丞，邑民到京城請求韋抗留任，皇上不允許，邑民便立碑記述他的恩惠。開元三年，韋抗自太子左庶子任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授任黄門侍郎。河曲胡康待賓反叛，下詔韋抗持節慰問安撫。韋抗不擅長軍事謀略，稱病拖延，没到達叛賊那裏就返回了。不久他接替王晙任御史大夫，兼按察京畿。弟弟韋拯此時正任萬年令，兄弟二人同時管領本部，當時人以爲榮耀。韋抗因推薦的御史不稱職獲罪，授任安州都督，改任蒲州刺史。召入任大理卿，進任刑部尚書，分掌吏部選官，去世。韋抗做官清儉自守，不置辦家産，死後没有料理喪事的費用，玄宗聽説此事，特别給予靈車。追贈太子少傅，謚號叫貞。

韋抗上表推薦的奉天尉梁昇卿、親豐尉王倕、華原尉王燾，都是下屬官吏，後來成爲顯貴。梁昇卿博學擅長書法，尤其擅長八分體，歷任廣州都督，他所書《東封朝覲碑》，爲當時絶

時絶筆。倕累遷河西節度使，天寶中，功聞于邊。它所辟舉，如王維、王縉、崔殷等，皆一時選云。

筆。王倕幾次升任河西節度使，天寶年間，功績聞名邊疆。他所徵用舉薦的其他人，如王維、王縉、崔殷等，都是當時的傑出人物。

**郭元振**

郭震，字元振，魏州貴鄉人，以字顯。長七尺，美須髯，少有大志。十六，與薛稷、趙彦昭同爲太學生，家嘗送資錢四十萬，會有縗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元振舉與之，無少吝，一不質名氏。稷等嘆駭。

郭震，字元振，魏州貴鄉人，以字聞名。身高七尺，鬚髯漂亮，少年有大志。十六歲時，他與薛稷、趙彦昭同爲太學生，家中曾送來助學費用四十萬錢，正遇穿喪服的人敲門，自稱"五代未能安葬，希望借錢辦理喪事"。郭元振將錢全部交給他，一點也不吝惜，也不詢問這人的姓名。薛稷等人爲此驚嘆。

十八舉進士，爲通泉尉。任俠使氣，撥去小節，嘗盜鑄及掠賣部中口千餘，以餉遺賓客，百姓厭苦。武后知所爲，召欲詰，既與語，奇之，索所爲文章，上《寶劍篇》，后覽嘉嘆，詔示學士李嶠等，即授右武衛鎧曹參軍，進奉宸監丞。

郭元振十八歲考中進士科，任通泉尉。仗義負氣，不拘小節，曾盜鑄錢幣及掠賣境内一千餘人，贈送給賓客，百姓深受其苦。武后得知他的所作所爲，召來想要責問他，與他交談後，感到他人才出衆，索要他撰寫的文章，他呈上《寶劍篇》，武后讀後十分贊嘆，下詔學士李嶠等觀覽，當即授任郭元振爲右武衛鎧曹參軍，進任奉宸監丞。

會吐蕃乞和，其大將論欽陵請罷四鎮兵，披十姓之地，乃以元振充使，因覘虜情。還，上疏曰：

> 利或生害，害亦生利。國家所患，唯吐蕃與默啜耳，今皆和附，是將大利於中國也。若圖之不審，害且隨之。欽陵欲裂十姓地，解四鎮兵，此動静之機，不可輕也。若直遏其意，恐邊患必甚於前，宜以策緩之，使其和望勿絶，而惡不得萌，固當取捨審也。夫患在外者，十姓、四鎮是也；患在内者，甘、凉、瓜、肅是也。關隴屯戍，向三十年，力用困竭，脱甘、凉有一日警，豈堪廣調發耶？善爲國者，先料内以敵外，不貪外以害内，然後安平可保。欽陵以四鎮近己，畏我侵掠，此吐蕃之要；然青海、吐渾密邇蘭、鄯，易爲我患，亦

正值吐蕃乞請和好，大將論欽陵請求撤去四鎮軍隊，分割十姓轄地，便以郭元振充任使者，趁機探察蕃虜情況。回朝後，他上疏説：

> 利能生害，害也能生利。國家難以對付的，惟有吐蕃與默啜，如今他們都和好歸附，這將對於中國十分有利。如果籌劃不够慎重，禍害將會隨之而來。論欽陵想要分割十姓土地，撤四鎮軍隊，這是行動與否的關鍵，不可輕視。如果直接拒絶他的本意，恐怕邊患必定比以前更嚴重，應當想方設法來鬆懈他，使他們和好的願望不斷絶，惡意也不得滋生，確實應當慎重考慮取捨。國家的外患，是在十姓、四鎮；國家的内患，是在甘、凉、瓜、肅等地。關隴的人駐守邊防，將近三十年，精疲力竭，假如甘、凉萬一出事，又怎能負擔起大舉徵發士兵糧餉的重任？善於統治國家者，首先要安内而禦外，不應貪外而害内，然後太平可保。論欽陵認爲四鎮靠近自己，害怕受到我國侵掠，這是吐蕃的要害；然而青海、吐渾靠近蘭、鄯，

國家之要。今宜報欽陵曰："四鎮本扼諸蕃走集，以分其力，使不得并兵東侵。今委之，則蕃力益强，易以擾動。保後無東意，當以吐渾諸部、青海故地歸於我，則俟斤部落還吐蕃矣。"此足杜欽陵口，而和議未絶。且四鎮久附，其倚國之心，豈與吐蕃等？今未知利害情實而分裂之，恐傷諸國意，非制御之算。

容易成爲我國的禍患，也是國家的要害。如今應當答覆論欽陵説："四鎮原本是用來控扼諸番的壁壘，以分散他們的兵力，使他們不能合兵東侵。如今交給他們，則諸蕃的力量更加强大，容易向東騷擾。如果能確保以後没有東侵之意，應當將吐渾各部、青海故地歸還我國，那麽便將俟斤部落歸還給吐蕃了。"這就足以堵塞論欽陵口，而和好的事也未完全斷絶。而且四鎮長久歸附，他們倚靠我國的心願，怎能與吐蕃一樣？如今不知利害實情而分割它，恐怕會傷害各國的心意，不是統治的謀略。

后從之。

武后聽從了。

又言："吐蕃倦徭戍久矣，咸願解和；以欽陵欲裂四鎮，專制其國，故未歸款。陛下誠能歲發和親使，而欽陵常不從，則其下必怨，設欲大舉，固不能，斯離間之漸也。"后然其計。後數年，吐蕃君臣相猜携，卒誅欽陵，而其弟贊婆等來降，因詔元振與河源軍大使夫蒙令卿率騎往迎。授主客郎中。

郭元振又説："吐蕃厭倦勞役戍守已經很久了，都希望和好。因論欽陵想要分割四鎮，專制其國，所以不願誠心歸附。陛下真能每年派遣和親使，而論欽陵又時常不從命，那麽他的部下必定會怨恨他，如果他要大舉發兵，也就完全不可能了，這是逐漸離間他的辦法。"武后同意他的計策。以後幾年，吐蕃君臣相互猜疑，最終殺了論欽陵，而他的弟弟贊婆等人來歸降。便下詔郭元振與河源軍大使夫蒙令卿率騎兵前往迎接。授任郭元振爲主客郎中。

久之，突厥、吐蕃聯兵寇凉州，后方御洛城門宴，邊遽至，因輟樂，拜元振爲凉州都督，即遣之。初，州境輪廣纔四百里，虜來必傅城下。元振始於南硤口置和戎城，北磧置白亭軍，制束要路，遂拓境千五百里，自是州無虜憂。又遣甘州刺史李漢通闢屯田，盡水陸之利，稻收豐衍。舊凉州粟斛售數千，至是歲數登，至匹縑易數十斛，支廥十年，牛羊被野。治凉五歲，善撫御，夷夏畏慕，令行禁止，道不舉遺。河西諸郡置生祠，揭碑頌德。

很久，突厥、吐蕃聯合兵力進犯凉州，武后正在洛城門設宴，邊境警報傳來，武后便停止宴樂，授任郭元振爲凉州都督，立即派遣他赴任。起初，州境面積纔四百里，番虜來犯必定逼近城下。郭元振開始在南部硤口設置和戎城，北邊沙漠中設置白亭軍，控制要害通道，於是開拓州境一千五百里，從此州境没有番虜入侵的憂患了。他又派遣甘州刺史李漢通開設屯田，全部得到水陸的便利，稻糧豐收。舊日凉州的糧食一斛售價數千錢，到這時連年豐收，以至一匹絹可换幾十斛，積蓄可以支付十年，牛羊遍野。郭元振治理凉州五年，善於安撫控御，番漢敬畏，令行禁止，路不拾遺。河西各郡爲郭元振修建生祠，立碑贊頌德政。

神龍中，遷左驍衛將軍、安西大都護。西突厥酋烏質勒部落盛强，款

神龍年間，郭元振升任左驍衛將軍、安西大都護。西突厥首領烏質勒部落强盛，請求内附通

塞頗和，元振即牙帳與計事。會大雨雪，元振立不動，至夕凍冽；烏質勒已老，數拜伏，不勝寒，會罷即死。其子娑葛以元振計殺其父，謀勒兵襲擊，副使解琬知之，勸元振夜遁，元振不聽，堅卧營爲不疑者。明日，素服往吊，道逢娑葛兵，虜不意元振來，遂不敢逼，揚言迎衛。進至其帳，修吊贈禮，哭甚哀，爲留數十日助喪事，娑葛感義，更遣使獻馬五千、駝二百、牛羊十餘萬。制詔元振爲金山道行軍大總管。

好，郭元振便到牙帳與他共議此事。這時天降大雪，郭元振站立不動，到晚上更加寒冷；烏質勒已經衰老，幾次拜伏，受不了這寒苦，商議完畢便死了。他的兒子娑葛以爲郭元振設計殺了他的父親，圖謀領兵襲擊，副使解琬知曉娑葛的這一圖謀，勸郭元振連夜逃走，郭元振不聽，堅持睡在營中以表示没有疑心。第二天，郭元振穿着素服前往吊喪，路上遇到娑葛的軍隊，虜兵没想到郭元振前來，便不敢進逼，揚言迎接護衛。郭元振進入虜帳，行吊贈之禮，哭得很哀傷，爲此留住數十日幫助辦理喪事，娑葛感激他的義氣，於是派遣使者獻給馬五千匹、駱駝二百匹、牛羊十多萬隻。下詔郭元振任金山道行軍大總管。

烏質勒之將闕啜忠節與娑葛交怨，屢相侵，而闕啜兵弱不支。元振奏請追闕啜入宿衛，徙部落置瓜、沙間。詔許之。闕啜遂行。至播仙城，遇經略使周以悌，以悌説之曰："國家厚秩待君，以部落有兵故也。今獨行入朝，一羇旅胡人耳，何以自全?"乃教以重寶賂宰相，無入朝；請發安西兵導吐蕃以擊娑葛；求阿史那獻爲可汗以招十姓；請郭虔瓘使拔汗那蒐其鎧馬以助軍，既得復仇，部落更存。闕啜然之，即勒兵擊于闐坎城，下之。因所獲，遣人間道齎黄金分遺宗楚客、紀處訥，使就其謀。元振知之，上疏曰：

烏質勒的部將闕啜忠節與娑葛結下怨恨，經常相互侵掠，而闕啜忠節軍隊弱小不能抵擋。郭元振奏請追令闕啜忠節入朝宿衛，遷徙他的部落到瓜、沙二州之間安置，下詔允許。闕啜忠節於是出發。走到播仙城，遇到經略使周以悌，周以悌勸他説："朝廷用高官厚禄對待你，是因爲你統率部落擁有衆兵的緣故。如今你獨自入朝，不過是一個寄居作客的胡人罷了，用什麽來保全自己呢?"便教他用重寶賄賂宰相，不入朝；請求調發安西兵引導吐蕃以攻擊娑葛；請求立阿史那獻爲可汗以招集十姓；請求派郭虔瓘出使拔汗那徵集鎧甲馬匹以資助軍用，既得以復仇，又得以保存部落。闕啜同意他的話，便領兵進擊于闐坎城，攻下了它。將所獲取的財物，派人抄小道拿着黄金分别送給宗楚客、紀處訥，使他們支持自己的計謀。郭元振知道了這一陰謀，上疏説：

> 國家往不與吐蕃十姓、四鎮而不擾邊者，蓋其諸豪泥婆羅等屬國自有携貳，故贊普南征，身殞寇庭，國中大亂，嫡庶競立，將相争權，自相翦屠，士畜疲癘，財力困窮，顧人事、天時兩不諧契，所以屈志於漢，非實忘十姓、四鎮也。如其有力，後且必争。今忠節忽國家大計，欲爲吐蕃鄉導主人，四鎮危機恐從此

> 國家以往不給吐蕃十姓、四鎮之地而吐蕃不相侵擾的原因，是因爲各豪强泥婆羅等屬國各自懷有異心，因此贊普南征，身死敵國，國内大亂，嫡庶争立，將相争權，自相殘殺，人畜疲病，財力困乏，顧慮人事、天時兩不和諧，所以對朝廷委屈心志，并不是真正忘記了十姓、四鎮之地。假如他們國力富足了，以後將必然要争奪那裏。如今闕啜忠節忽視國家大計，想要爲吐蕃作嚮導主人，四鎮危機恐怕從此開始，吐蕃得志，闕

啓。吐蕃得志，忠節亦當在賊掌股，若爲復得事我哉？往吐蕃於國無有恩力，猶欲争十姓、四鎮；今若效力樹恩，則請分于闐、疏勒者，欲何理抑之？且其國諸蠻及婆羅門方自嫌阻，藉令求我助討者，亦何以拒之？是以古之賢人，不願夷狄妄惠，非不欲其力，懼後求無厭，益生中國事也。臣愚以爲用吐蕃之力，不見其便。又請阿史那獻者，豈非以可汗子孫能招綏十姓乎？且斛瑟羅及懷道與獻父元慶、叔僕羅、兄俀子，俱可汗子孫也。往四鎮以他匐十姓之亂，請元慶爲可汗，卒亦不能招來，而元慶没賊，四鎮淪陷。忠節亦嘗請以斛瑟羅及懷道爲可汗矣，十姓未附而碎葉幾危。又吐蕃亦嘗以俀子、僕羅并拔布爲可汗矣，亦不能得十姓而皆自亡滅，此非它，其子孫無惠下之才，恩義素絶故也。豈止不能招懷，且復爲四鎮患，則册可汗子孫其效固試矣。獻又遠於其父兄，人心何繇即附，若兵力足取十姓，不必要須可汗子孫也。又請以郭虔瓘蒐兵税馬於拔汗那。往虔瓘已嘗與忠節擅入其國，臣時在疏勒，不聞得一甲一馬，而拔汗那挾忿侵擾，南導吐蕃，將俀子，以擾四鎮。且虔瓘往至拔汗那國，四面無助，若履虚邑，猶引俀子爲敵。況今北有娑葛，知虔瓘之西，必引以相援，拔汗那倚堅城而抗于内，突厥邀伺于外，虔瓘等豈能復如往年得安易之幸哉？

疏奏不省。

楚客等因建遣攝御史中丞馮嘉賓

啜忠節也應當在賊掌握之中，如何再能服事我國呢？以往吐蕃對國家無恩無力，尚且想要争奪十姓、四鎮；現在假如效力樹恩之後，就會請求分給于闐、疏勒，要用什麽理由來抑止它呢？并且他們國内諸蠻以及婆羅門正存有疑怨，假令請求我們幫助討伐，又怎麽拒絶它們呢？因此古代的賢人，不願給夷狄妄施恩惠，不是不想藉助它的力量，是怕以後貪得無厭，益發滋生了中國的事端。愚臣認爲藉用吐蕃的力量，不見得有什麽便利。另外請求立阿史那獻爲可汗，豈不是因爲他是可汗子孫而能招服十姓嗎？并且斛瑟羅以及懷道與阿史那獻的父親元慶、叔父僕羅、兄長俀子，都是可汗的子孫。以往四鎮因他匐十姓之亂，請求册立元慶爲可汗，最終也没能招服，元慶却身死賊手，四鎮淪陷。闕啜忠節也曾請求以斛瑟羅以及懷道爲可汗，十姓未歸附而碎葉危難。另外吐蕃也曾以俀子、僕羅及拔布爲可汗，也不能招得十姓而都自我滅亡，這没别的原因，是這些子孫没有加惠於部下的才能，平時缺乏恩義的緣故。非但不能招服歸附，并且再次成爲四鎮禍患，那麽册立可汗子孫的效果本來已經試驗過了。阿史那獻又遠不如他的父兄，人心憑什麽能立即歸附，如果兵力足以取勝十姓，就不必要一定册立可汗子孫。另外請求郭虔瓘到拔汗那那裏徵集兵甲馬匹。過去郭虔瓘已曾與闕啜忠節擅自進入其國，臣當時在疏勒，没聽説得到一件鎧甲一匹馬，而拔汗那對侵擾心懷怨怒，南邊勾結吐蕃，帶着俀子，以侵擾四鎮。并且郭虔瓘以往到拔汗那國，四面没有援助，如同走在無人之境，拔汗那尚且引來俀子作爲遮擋。何況如今北有娑葛，知道郭虔瓘西行，必定引來娑葛相援助，拔汗那倚據堅固的城壘在裏面抵抗，突厥在外伺機阻截，郭虔瓘等豈能再同往年一樣得到安易的幸運呢？

疏奏進上没有答覆。

宗楚客等人因而建議派遣代理御史中丞馮嘉

持節安撫闕啜，以御史吕守素處置四鎮，以牛師奬爲安西副都護，代元振領甘、涼兵，召吐蕃并力擊娑葛。娑葛之使娑臘知楚客謀，馳報之。娑葛怒，即發兵出安西、撥換、焉耆、疏勒各五千騎。於是闕啜在計舒河與嘉賓會，娑葛兵奄至，禽闕啜，殺嘉賓，又殺吕守素於僻城、牛師奬於火燒城，遂陷安西，四鎮路絶。元振屯疏勒水上，未敢動。楚客復表周以悌代元振，且以阿史那獻爲十姓可汗，置軍焉耆以取娑葛。娑葛遺元振書，且言："無仇于唐，而楚客等受闕啜金，欲加兵擊滅我，故懼死而鬥。且請斬楚客。"元振奏其狀。楚客大怒，誣元振有異圖，召將罪之。元振使子鴻間道奏乞留定西土，不敢歸京師。以悌乃得罪，流白州，而赦娑葛。

睿宗立，召爲太僕卿。將行，安西酋長有剺面哭送者，旌節下玉門關，去涼州猶八百里，城中争具壺漿歡迎，都督嗟嘆以聞。景雲二年，進同中書門下三品，遷吏部尚書，封館陶縣男。先天元年，爲朔方軍大總管，築豐安、定遠城，兵得保頓。明年，以兵部尚書復同中書門下三品。

玄宗誅太平公主也，睿宗御承天門，諸宰相走伏外省，獨元振總兵扈帝，事定，宿中書者十四昔乃休。進封代國公，實封四百户，賜一子官，物千段。俄又兼御史大夫，復爲朔方大總管，以備突厥。未行，會玄宗講武驪山，既三令，帝親鼓之，元振遽奏禮止，帝怒軍容不整，引坐纛下，將斬之。劉幽求、張説扣馬諫曰："元振有大功，雖得罪，當宥。"乃赦死，流新州。開元元年，帝思舊功，起爲饒州司馬，怏怏不得志，道病卒，年五十八。十年，贈太子少保。

賓持節安撫闕啜，以御史吕守素處置四鎮，以牛師奬爲安西副都護，代郭元振率領甘、涼軍隊，徵召吐蕃合力進擊娑葛。娑葛的使者娑臘知道宗楚客的計謀，驅馬報告娑葛。娑葛憤怒，便派兵各五千騎分别進攻安西、撥换、焉耆、疏勒。此時闕啜在計舒河與馮嘉賓相會，娑葛兵突然殺到，活捉闕啜，殺死馮嘉賓，又在僻城殺死吕守素、在火燒城殺死牛師奬，於是攻陷安西，四鎮道路斷絶。郭元振駐守疏勒水上，没敢行動。宗楚客又表奏周以悌替代郭元振，并且以阿史那獻爲十姓可汗，在焉耆置軍以攻取娑葛。娑葛寫信給郭元振并説："我們本來與唐朝無仇，而宗楚客等接受闕啜的金錢，想要派兵進擊消滅我們，因爲懼死而決戰。并請求斬殺宗楚客。"郭元振奏報娑葛的書信。宗楚客大怒，誣告郭元振有異圖，召他入朝將要加罪於他。郭元振派兒子郭鴻抄小道上奏乞求留下平定西土，不敢返回京城。周以悌於是獲罪，被流放白州，并赦免了娑葛。

睿宗即位，召入郭元振任太僕卿。郭元振將要出發，安西有的酋長用刀劃破臉哭着送行，旌節來到玉門關，距涼州還有八百里，城中争相準備酒漿歡迎，都督贊嘆而報告朝廷。景雲二年，郭元振晋升同中書門下三品，升任吏部尚書，封館陶縣男。先天元年，任朔方軍大總管，修築豐安、定遠城，軍隊得以守衛屯駐。第二年，郭元振以兵部尚書又任同中書門下三品。

玄宗誅殺太平公主時，睿宗登承天門，各宰相躲逃到外省，惟獨郭元振率兵扈從皇帝。事情平定，宿衛中書省十四夜方纔罷休。進封郭元振爲代國公，實封四百户，賜予他的一個兒子官職，賜物千段。不久他又兼御史大夫，再次任朔方大總管，以防備突厥。未出發時，正遇玄宗在驪山講習武事，三令已發，皇帝親自擊鼓，郭元振倉猝奏禮而止，皇帝怨怒軍容不整，將他帶來坐在軍旗下，將要斬殺他。劉幽求、張説扣馬進諫説："郭元振立有大功，雖然有罪，應當寬恕。"便赦免死罪，流放新州。開元元年，皇帝思念他舊日功勞，起用任饒州司馬，郭元振怏怏不得志，在途中病逝，終年五十八歲。十年，追

赠太子少保。

元振雖少雄邁，及貴，居處乃儉約，手不置書，人莫見其喜慍。建宅宣陽里，未嘗一至諸院廄。自朝還，對親欣欣，退就室，儼如也。距國初仕至宰相而親具者，唯元振云。

郭元振雖然少年雄邁，顯貴以後，居處仍很儉約，手不離書，人們看不見他的喜怒。在宣陽里修建宅第，他一次也不曾到過各個院廄。從朝中回來，對雙親滿面喜色，退入犀室，顯得矜持莊重。上距國初所有做到宰相而雙親都健在者，衹有郭元振。

贊曰：魏、韋皆感概而奮，似矣。及在昏上側臣間，臨機會，不一引手揕奸邪之謀，誠可鄙哉。至孽后艷主以忝譖撼宗社，亦不肯從也。古所謂具臣者，諒乎！元振功顯節完，一跌未復，世恨其蚤歿云。

贊曰：魏元忠、韋安石都感慨而奮發，他們很相似。等到處在昏君近臣之間，面臨時機，不曾舉手搗毁奸邪的陰謀，確實可鄙啊。至於皇后公主以誣陷而動摇國家，他們也不肯依從。古代所謂的充數之臣，確實是這樣啊！郭元振功勞顯赫節操完美，因爲一次失誤不再能恢復往日的顯赫，世人惋惜他過早去世。

# 唐書卷一百二十三

## 列傳第四十八

### 李蕭盧韋趙和列傳

#### 李嶠

李嶠，字巨山，趙州贊皇人。早孤，事母孝。爲兒時，夢人遺雙筆，自是有文辭，十五通《五經》，薛元超稱之。二十擢進士第，始調安定尉。舉制策甲科，遷長安。時畿尉名文章者，駱賓王、劉光業，嶠最少，與等夷。授監察御史。高宗擊邕、巖二州叛獠，詔監其軍，嶠入洞喻降之，由是罷兵。稍遷給事中。會來俊臣構狄仁傑、李嗣真、裴宣禮等獄，將抵死，敕嶠與大理少卿張德裕、侍御史劉憲覆驗，德裕等内知其冤，不敢異。嶠曰："知其枉不申，是謂見義不爲者。"卒與二人列其枉，忤武后旨，出爲潤州司馬。久乃召爲鳳閣舍人，文册大號令，多主爲之。

李嶠，字巨山，趙州贊皇人。幼年喪父，服侍母親很孝順。兒童時代，他夢見有人送給他一雙筆，從此能寫文章，十五歲通曉《五經》，薛元超稱贊他。二十歲考中進士科，開始調任安定尉。考中制策甲科，升任長安尉。當時畿輔地區縣尉以文章知名者，有駱賓王、劉光業，李嶠最年輕，與他們齊名。授任李嶠爲監察御史。高宗討伐邕、巖二州叛僚，下詔李嶠監軍，李嶠深入僚洞開導使他們投降，由此平息了戰爭。李嶠逐漸升任給事中。適逢來俊臣誣陷狄仁傑、李嗣真、裴宣禮等人製造冤獄，將要處以死罪，下敕李嶠與大理少卿張德裕、侍御史劉憲復審，張德裕等人心裏知道他們冤屈，却不敢提出異議。李嶠説："知道他們冤枉而不申明，這是所謂見義不爲。"最後與二人列舉他們的枉屈，因觸犯武后旨意，貶爲潤州司馬。很久纔召入任鳳閣舍人，文書詔令，大多由他主持撰寫。

初置右御史臺，察州縣吏善惡、風俗得失，嶠上疏曰："禁網上疏，法象宜簡，簡則法易行而不煩雜，疏則所羅廣而不苛碎。伏見垂拱時，諸道巡察使科條四十有四，至别敕令又三十。而使以三月出，盡十一月奏事，每道所察吏，多者二千，少亦千計，要在品核才行而褒貶之。今期會迫促，奔逐不暇，欲望詳究所能，不亦艱哉。此非嚫於職，才有限，力不

當初設右御史臺，巡察州縣官吏善惡、風俗好壞，李嶠上疏説："禁令崇尚寬疏，法律應該簡明，簡明則使法律容易推行而不繁瑣雜亂，寬疏則網羅寬廣而不嚴峻瑣碎。臣私下見垂拱時期，各道巡察使奏報科條四十四件，至於另外詔令察訪的又有三十件。而巡察使在三月出京，十一月完成奏事，每道所察考的官吏，多的達到二千人，少的也有一千人，目的在於衡量官吏的才行而加以褒貶。如今時限緊迫，奔忙不閑，巡察使想要詳細考察官吏的品行才能，不也是很難

逮耳。臣願量其功程以爲節制，使器周於用，力濟於時，然後得失可以精核矣。"又言："今所察按，準漢六條而推廣之，則無不包矣，烏在多張事目也？且朝廷萬機非無事，而機事之動，常在四方，故出使者冠蓋相望。今已置使，則外州之事悉得專之，傳驛減矣。請率十州置一御史，以期歲爲之限，容其身到屬縣，過閭里，督察奸訛，采風俗，然後可課其成功。且御史出入天禁，勵己自修，比他吏相百也。按劾回庸，糾擿隱欺，比他吏相十也。陛下誠用臣言，妙擇能者委之，莫不盡力效死矣。"武后善之，下制析天下爲二十道，擇堪使者。爲衆議沮止。俄知天官侍郎事，進麟臺少監、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遷鸞臺侍郎。會張錫輔政，嶠，其出也，罷爲成均祭酒。俄檢校文昌左丞，留守東都。長安三年，以本官復爲平章事，知納言。遷內史，嶠辭劇，復爲成均祭酒、平章事。

嗎。這不是懈怠職責，而是才能有限，精力不及啊。臣希望衡量所派官員的工作量及期限而授與任務，使他們的才能充分發揮作用，能力有助於時代，然後得失褒貶可以詳細考核了。"又說："如今所要考察的，依準漢代六條而加以擴充，則無所不包括了，怎能多設科目呢。況且朝廷政務紛繁并非無事可做，而政事的動向，又時常在四方，因此出使的官吏冠蓋相望前後不絶。如今已設置巡使，則外州的事務都可以自行定奪，傳驛就減少了。請求大致十州設置一位御史，以一年爲期限，允許他們親自下到屬縣，深入民間，督察奸詐，采訪風俗，然後可以考核他們的工作成效。而且御史出入朝廷，勉勵修養自己，與其他官吏相比可以以一當百。糾察彈劾奸佞的人，檢舉揭發隱瞞欺詐，與其他官吏相比可以以一當十。陛下真能采用臣的建議，精心選擇賢能加以委任，他們就會無不盡力以死效命了。"武后對此表示贊同，下詔分天下爲二十道，選擇能勝任巡察使的官員，被衆人的異議所阻止。不久李嶠主持天官侍郎事，進任麟臺少監、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升任鸞臺侍郎。時值張錫輔政，李嶠是他的外甥，停止知政事而轉任成均祭酒。繼而檢校文昌左丞，留守東都。長安三年，李嶠以本官再次任平章事，主管納言事。升任内史，李嶠辭去事務叢雜的職務，又任成均祭酒、平章事。

武后將建大像於白司馬坂，嶠諫："造像雖俾浮屠輸錢，然非州縣承辦不能濟，是名雖不税而實税之。臣計天下編户，貧弱者衆，有賣舍帖田供王役者。今造像錢積十七萬緡，若頒之窮人，家給千錢，則紓十七萬户飢寒之苦，德無窮矣。"不納。

武后將在白司馬坂營造佛像，李嶠進諫説："造像雖然使僧尼出錢，然而没有州縣承辦不能完成，因此名義上雖然不收税而實際上是收税。臣計算天下編入户籍的平民，貧弱的很多，甚至有出賣房屋典押田地而供官府賦役的人。如今造像的錢積累達到十七萬緡，如果發給窮苦人家，每家給一千錢，則能够解除十七萬户的飢寒之苦，功德無量啊。"不被采納。

張易之敗，坐附會貶豫州刺史，未行，改通州。數月，以吏部侍郎召，俄遷尚書。神龍二年，代韋安石爲中書令。

張易之失敗，李嶠因依附他而獲罪貶爲豫州刺史，還未出發，改任通州刺史。幾個月後，以吏部侍郎召入，不久升任尚書。神龍二年，代韋安石爲中書令。

嶠在吏部時，陰欲藉時望復宰相，乃奏置員外官數千。既吏衆猥，

李嶠在吏部時，暗中想要憑藉當時的聲望而重任宰相，於是上奏設置數千名外官。後來吏員

府庫虛耗，乃上書歸咎于時，因蓋向非，曰：

元首之尊，居有重門擊柝之衛，出有清警戒道之禁，所以備非常，息異望，誠不可易舉動，慢防閑也。陛下厭崇邃，輕尊嚴，微服潛游，閱廛過市，行路私議，朝廷驚懼，如禍產意外，縱不自惜，奈宗廟蒼生何？又分職建官，不可以濫。傳曰："官不必備，惟其人。"自帝室中興，以不慎爵賞爲惠，冒級躐階，朝升夕改，正闕不給，加以員外。内則府庫爲殫，外則黎庶蒙害，非求賢助治之道也。願愛吝班榮，息匪服之議。今文武六十以上，而天造含容，皆矜恤之。老病者已解還授，員外者既遣復留，恐非所以消敝救時也。請敕有司料其可用進，不可用退。又遠方夷人不堪治事，國家向務撫納而官之，非立功酋長，類糜俸禄。願商度非要者，一切放還。又《易》稱："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今百姓乏窶，不安居處，不可以守位。倉儲蕩耗，財力傾殫，不足以聚人。山東病水潦，江左困輸轉。國匱於上，人窮於下。如令邊埸少竦，恐逋亡遂多，盜賊群行，何財召募？何衆閑遏乎？又崇作寺觀，功費浩廣。今山東歲饑，糟糠不厭。而投艱厄之會，收庸、調之半，用吁嗟之物，以榮土木，恐怨結三靈，謗蒙四海。又比緣征戍，巧詐百情，破役隱身，規脱租賦。今道人私度者幾數十萬，其中高户多丁，黠商大賈，詭作臺符，羼名偽度。且國計軍防，

冗濫，府庫空耗，他便上書歸罪於當時，以便遮掩自己先前的錯誤，他説：

君主的尊貴，居住有重門打更的守護，出行有清道警戒的禁衛，以此防備非常的變故，消除不軌的謀圖，確實不可輕舉妄動，疏忽防備。陛下厭倦高大深邃，輕視尊貴莊嚴，微服暗行，游覽市井，路人私下議論，朝廷驚恐不安，如果禍患因意外而發生，縱然陛下不愛惜自己，宗廟百姓怎麽辦？還有分職設官，不能冗濫。古書中説："官員不必完備，衹在於得到合適的人。"自從皇室中興，以不慎重的爵賞作爲恩惠，越格擢升，朝令夕改，空缺的正員不補，增加員外官職。内則使府庫耗盡，外則使百姓受害，不是求賢助治之道。希望愛惜朝班的榮譽，停止不平的議論。如今文武官員六十以上，而陛下寬容，都予以憐惜。老病者已解官而又授職，員外官已遣歸而又留任，恐怕不是除弊救時的辦法。請求詔令有關部門估量他們當中可以任用者進升，不可以任用者退歸。還有遠方夷人不能治理事務，國家以往致力於撫慰接納并授予他們官職，不是立功酋長，大都空費俸禄。希望商議不需要任用者，一律放還。還有《易經》上説："如何守位就叫仁，如何聚民就叫財。"如今百姓貧乏，不能安居，不能够守位。倉庫耗盡，財力枯竭，不足以聚集民衆。山東苦於水災，江左困於運輸。國家匱乏於上，百姓窮困於下。假使邊疆稍有驚動，臣擔心逃亡者增多，盜賊聚衆行動，哪有錢財用來招募？哪有軍隊進行捍禦呢？又興造寺觀，耗費巨大。如今山東遭受饑荒之年，糟糠不能滿足。值此艱險之際，却增收半數庸調，用民衆哀嘆的財物，來大興土木工程，恐怕怨恨結於天地人，誹謗遍於四海。另外近來因爲徵兵戍邊，百般巧詐，人們躲役藏身，脱逃要繳納的租賦。如今私度的僧徒幾乎數十萬，其中有富裕多人丁的大户，奸商大賈，假造度牒，冒名僞度。而且國計軍防，都依

并仰丁口，今丁皆出家，兵悉入道，征行租賦，何以備之？又重賂貴近，補府若史，移没籍産，以州縣甲等更爲下户。當道城鎮，至無捉驛者，役逮小弱，即破其家。願許十道使訪察括取，使奸猾不得而隱。又太常樂户已多，復求訪散樂，獨持大鼓者已二萬員，願量留之，餘勒還籍，以杜妄費。

中宗以嶠身宰相，乃自陳失政，丐罷官，無所嫁非，手詔詰讓。嶠惶恐，復視事。

三年，加修文館大學士，封趙國公，以特進同中書門下三品。睿宗立，罷政事，下除懷州刺史，致仕。初，中宗崩，嶠嘗密請相王諸子不宜留京師。及玄宗嗣位，獲其表宫中，或請誅之。張説曰："嶠誠懵逆順，然爲當時謀，吠非其主，不可追罪。"天子亦顧數更赦，遂免，貶滁州别駕，聽隨子虔州刺史暢之官。改廬州别駕，卒，年七十。

嶠富才思，有所屬綴，人多傳諷。武后時，汜水獲瑞石，嶠爲御史，上《皇符》一篇，爲世譏薄。然其仕前與王勃、楊盈川接，中與崔融、蘇味道齊名，晚諸人没，而爲文章宿老，一時學者取法焉。

賴人丁，如今人丁都出家，兵源都入道，征兵與租賦，用什麼來供給？又有厚禮賄賂權貴近臣，以便補選官吏，篡改隱没户籍田産，將州縣豪門大家改爲下等貧民。地處大路的城鎮，以至没有主管郵遞的人，役使那些弱小貧民，便使他們家破人亡。希望允許十道使訪察搜檢田户，使奸險狡猾的人不能隱藏。又有太常寺樂户已經很多，又求訪民間散樂，僅演奏大鼓者已有二萬員，希望酌量保留，其餘勒令歸還家鄉，以杜絶浪費。

中宗認爲李嶠身爲宰相，却自陳政事失誤，乞求罷官，不歸罪他人，親筆下詔責斥。李嶠惶恐不安，仍舊任職。

三年，加授李嶠爲修文館大學士，封趙國公，以特進同中書門下三品。睿宗即位，罷免李嶠宰相，貶任懷州刺史，退休。起初，中宗去世，李嶠曾秘密奏請相王諸子不應當留在京城。等到玄宗即位，在宫中得到他的奏表，有人請求將他誅殺。張説説："李嶠誠然不明逆順，但爲當時謀劃，各爲其主，不可追究罪責。"天子也顧念已經數次大赦，於是免罪，貶李嶠爲滁州别駕，准許他隨着他的兒子虔州刺史李暢赴任。改任廬州别駕，去世，終年七十歲。

李嶠很有才思，一有創作，人們多加傳誦。武后時，汜水得到瑞石，李嶠任御史，進上《皇符》一篇，爲世人譏諷鄙視。然而他出仕前與王勃、楊盈川交往，中年與崔融、蘇味道齊名，晚年那些人去世，因而成爲文章老前輩，一時爲學者所效法。

## 蕭至忠

蕭至忠，沂州丞人。祖德言，爲秘書少監。

至忠少與友期諸路，會雨雪，人引避，至忠曰："寧有與人期可以失信？"卒友至乃去，衆嘆服。仕爲伊闕、洛陽尉。遷監察御史，劾奏鳳閣侍郎蘇味道贓貪，超拜吏部員外郎。至忠長擊斷，譽聞當時。中宗神龍初，爲御史中丞。始，至忠爲御史，

蕭至忠，沂州丞人。祖父蕭德言，任秘書少監。

蕭至忠少年時與友人約定在路上相會，正遇下雪，人們勸他躲避，蕭至忠説："難道與人相約可以失信嗎？"直到友人來了他纔離開，衆人嘆服。出仕任伊闕、洛陽尉。升任監察御史，上奏彈劾鳳閣侍郎蘇味道貪贓，破格授任吏部員外郎。蕭至忠長於裁定決斷，聞名於當時。中宗神龍初年，蕭至忠任御史中丞。起初，蕭至忠任

而李承嘉爲大夫，嘗讓諸御史曰：“彈事有不咨大夫，可乎？”衆不敢對，至忠獨曰：“故事，臺無長官。御史，天子耳目也，其所請奏當專達，若大夫許而後論，即劾大夫者，又誰白哉？”承嘉慚。至是，承嘉爲户部尚書，至忠劾祝欽明、竇希玠與承嘉等罪，百寮震悚。遷吏部侍郎，猶兼中丞。

御史時，李承嘉任大夫，曾斥責各位御史説：“彈劾上奏有人不向大夫請示，這樣做可以嗎？”衆人不敢回答，惟獨蕭至忠説：“按照舊例，御史臺没有長官。御史是天子的耳目，他們的請奏應當獨自上達，如果要經過大夫允許以後論奏，那麽彈劾大夫時，又向誰報告呢？”李承嘉慚愧。至此，李承嘉任户部尚書，蕭至忠彈劾祝欽明、竇希玠與李承嘉等人的罪責，百官震驚害怕。蕭至忠升任吏部侍郎，仍兼中丞。

節愍太子以兵誅武三思而敗，宗楚客等諗侍御史冉祖雍上變，言相王與太子謀。帝欲按之，至忠泣曰：“往者，天后欲以相王爲太子，而王不食累日，獨請迎陛下，其讓德天下莫不聞。陛下貴爲天子，不能容一弟，受人羅織耶？竊爲陛下不取。”帝納其言，止。尋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疏陳時政曰：

節愍太子發兵誅殺武三思而事情敗露，宗楚客等人唆使侍御史冉祖雍向朝廷密告謀反大案，説相王與太子通謀。皇帝打算審明此事，蕭至忠哭着説：“從前，天后想以相王作爲太子，而相王幾天不吃飯，一心請求迎立陛下，他辭讓的美德天下無人不知，陛下貴爲天子，不能包容一個弟弟，使他受人陷害嗎？臣私下認爲陛下不應這麽做。”皇帝采納他的意見，停止審查相王。不久授任蕭至忠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他上疏陳述時政説：

> 求治之道，首于用賢。苟非其才則官曠，官曠則事廢，事廢則人殘，歷代所以陵遲者此也。今授職用人，多因貴要爲粉飾，上下相蒙，苟得爲是。夫官爵，公器也；恩倖，私惠也。王者正可金帛富之，粱肉食之，以存私澤也。若公器而私用之，則公義不行而勞人解體，私謁開而正言塞。日朘月削，卒見凋弊。今列位已廣，冗員復倍。陛下降不訾之澤，近戚有無厓之請，臺閣之内，朱紫充滿，官秩益輕，恩賞彌數。才者不用，用者不才，故人不效力，官匪其人，欲求治固難矣。又宰相要官子弟，多居美爵，并罕才藝，而更相誘托。《詩》云：“私人之子，百寮是試。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佩璲，不以其長。”此言王政不

> 尋求治理之道，首先在於任用賢能。如果没有這方面的才能則官職如同空缺，官職空缺則事務荒廢，事務荒廢則傷害百姓，歷代之所以衰落正由於此。如今授官用人，大多是依附權貴爲他們粉飾，上下相互欺騙，苟且得到高官便是目的。官職爵位，是天下的公器；寵幸近臣，是君王的私惠。王者正可以賜金帛使他們富貴，送佳肴讓他們吃喝，以此保存私人的恩澤。如果拿公器作爲私用，那麽公正的議論不能施行而憂國的人們心意離散，告求賄賂的門大開而直言正論的道路斷絶。日縮月減，最終衰敗。如今官位繁多，冗員成倍。陛下賜給不盡的恩澤，近戚有無邊的索取，朝廷上下，高官盈滿，品秩日漸輕微，恩賞越發無數。有才能的人得不到任用，被任用的人没有才能，因此人們不盡力效勞，官員不能稱職，想要求得治理實在困難啊。又有宰相及大官子弟，大多占有美好官爵，并且很少有才能，互相囑托説情。《詩經》説：“私家的子弟，試用於百

平而衆官廢職，私家子列試榮班，徒長其佩爾。臣願陛下愛惜爵賞，官無虛授，進大雅以樞近，退小人於閑左，使政令惟一，私不害公，則天下幸甚。且貞觀故事，宰相子弟多居外職，非直抑强宗，亦以擇賢才爾。請自宰相及諸司長官子弟，并授外官，共寧百性，表裏相統。

官。有的飲酒大醉，有的得不到漿。儘管身佩美玉，大多名不符實。”這是説王政不公平而百官廢棄職責，私家的子弟授任高官，徒然以玉佩見長。臣希望陛下愛惜官爵賞賜，不虛授官員，把君子提拔到機要親近的職位，把小人貶退到閑散卑下的官任，使政令一致，私不害公，天下則十分慶幸。并且依照貞觀舊例，宰相子弟多任外官，不衹是爲了抑制强宗，也是爲了選取賢才。請求自宰相及各部門長官子弟，都授任外官，共同安撫百姓，内外相互統一。

帝不納。俄爲侍中、中書令。時楚客懷奸植黨，而韋巨源、楊再思、李嶠務自安，無所弼正，至忠介其間，獨不詭隨，時望翕然歸重。帝亦曰：“宰相中，至忠最憐我。”韋后嘗爲其弟洵與至忠殤女冥婚。至忠又以女妻后舅崔從禮子無詖。兩家合禮，帝主蕭，后主崔，時謂“天子嫁女，皇后娶婦”。

皇帝没有采納。不久蕭至忠任侍中、中書令。當時宗楚客心懷奸計樹立朋黨，而韋巨源、楊再思、李嶠衹圖自我保全，絲毫不予匡正，蕭至忠身處二者之間，惟獨不妄隨他人，當時衆望都傾向於他。皇帝也説：“宰相中，蕭至忠最愛護我。”韋后曾爲她的亡弟韋洵與蕭至忠的亡女結成冥婚。蕭至忠又將女兒許配給韋后舅舅崔從禮的兒子崔無詖。兩家舉行婚禮，皇帝爲蕭氏主婚，韋后爲崔氏主婚，當時稱爲“天子嫁女，皇后娶婦”。

唐隆元年，以后黨應坐，而太平公主爲言，出爲晉州刺史，治有名。默啜遣大臣來朝，見至忠風采，逡巡畏俯，謂人曰：“是宜相天子，何乃居外乎？”太平寖用事，至忠乃自附納，且丐還，主以至忠子任千牛死韋氏難，意怨望易動，能助己，請于帝。拜刑部尚書，復爲中書令，封酇國公，乃參主逆謀。先天二年，主敗，至忠遁入南山。數日，捕誅之，籍其家。

唐隆元年，蕭至忠因爲是韋后黨羽本應獲罪，而太平公主爲他説情，出任他爲晉州刺史，善於治理有名聲。默啜派大臣來朝見，看到蕭至忠的風采，遲疑畏縮，對人説：“這人應該輔佐天子，爲何在外任官呢？”太平公主逐漸掌權，蕭至忠便主動依附，并乞求返回京城，太平公主認爲蕭至忠的兒子任千牛死於韋氏之難，猜想他因怨恨而容易拉攏，或許能够幫助自己，便向皇帝請求。授任蕭至忠爲刑部尚書，再次任中書令，封酇國公，於是他參與了太平公主謀反。先天二年，太平公主失敗，蕭至忠逃入南山。幾天後，被捕捉誅殺，没收了他的家財。

至忠始在朝，有風望，容止閑敏，見推爲名臣。外方直，糾擿不法，而内無守，觀時輕重而去就之。始爲御史，桓彦範等頗引重。五王失政，更因武三思得中丞，附安樂公主爲宰相。及韋氏敗，遽發韋洵墓，持

蕭至忠起初在朝中，很有聲望，容貌舉止閑雅機敏，被推爲名臣。表面正直，糾舉不法行爲，而實際上没有操守，觀察當時權勢輕重而背棄或依附。開始任御史，桓彦範等人十分器重他。五王失勢，他又依附武三思任中丞，投靠安樂公主做宰相。等到韋氏失敗，他立即打開韋洵

其女柩歸。後依太平，復當國。嘗出主第，遇宋璟，璟戲曰："非所望於蕭傅。"至忠曰："善乎宋生之言。"然不能自返也。娣嫁蔣欽緒，欽緒每戒之，至忠不聽。嘆曰："九世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已！"不喜接賓客，以簡儉自高，故生平奉賜，無所遺施，及籍没，珍寶不可計。然玄宗賢其爲人，後得源乾曜，亟用之，謂高力士曰："若知吾進乾曜遽乎？吾以其貌言似蕭至忠。"力士曰："彼不嘗負陛下乎？"帝曰："至忠誠國器，但晚謬爾，其始不謂之賢哉？"

墳墓，取回女兒的棺柩。後來依附太平公主，再次主持國政。他曾經從公主宅第出來時，遇到宋璟，宋璟諷刺他說："對於蕭傅來説這樣有負衆望。"蕭至忠説："宋生的話説得對啊。"但是不能自行改過。蕭至忠的妻妹嫁給蔣欽緒，蔣欽緒常勸誡他，蕭至忠不聽。到這時蔣欽緒感嘆道："九世卿族，一舉而滅亡，真讓人感到哀傷啊！"蕭至忠不喜歡交接賓客，以簡約自愛，因此生平得到的俸禄賞賜，没有贈送施捨，等到被抄家時，珍寶不可勝計。然而玄宗贊賞他的爲人，後來得到源乾曜，玄宗立刻任用他，玄宗對高力士説："你知道我進用源乾曜爲什麽這樣快嗎？因爲他的相貌言談舉止很像蕭至忠啊。"高力士説："他不曾辜負陛下嗎？"皇帝説："蕭至忠確實是國器，祇是晚年有錯罷了，他開始難道不能稱爲賢能嗎？"

弟元嘉，工部侍郎；廣微，工部員外郎。

蕭至忠的弟弟蕭元嘉，任工部侍郎；蕭廣微，任工部員外郎。

**盧藏用　盧若虚**

盧藏用，字子潛，幽州范陽人。父璥，魏州長史，號才吏。

藏用能屬文，舉進士，不得調。與兄徵明偕隱終南、少室二山，學練氣，爲辟穀，登衡、廬，彷洋岷、峨。與陳子昂、趙貞固友善。

長安中，召授左拾遺。武后作興泰宫於萬安山，上疏諫曰："陛下離宫别觀固多矣，又窮人力以事土木，臣恐議者以陛下爲不愛人而奉己也。且頃歲穀雖頗登，而百姓未有儲。陛下巡幸，訖靡休息，斤斧之役，歲月不空，不因此時施德布化，而又廣宫苑，臣恐下未易堪。今左右近臣，以諛意爲忠，犯忤爲患，至令陛下不知百姓失業，百姓亦不知左右傷陛下之仁也。忠臣不避誅震以納君於仁，明主不惡切詆以趨名于後。陛下誠能發明制，以勞人爲辭，則天下必以爲愛力而苦己也。不然，下臣此章，得與

盧藏用，字子潛，幽州范陽人。父親盧璥，任魏州長史，號稱有才幹的官吏。

盧藏用能做文章，考中進士科，没能調任官職。他與兄長盧徵明一同隱居在終南、少室二山，學練氣功，行辟穀之術，登衡山、廬山，游岷山、峨山。與陳子昂、趙貞固友善。

長安年間，召入盧藏用任左拾遺。武后在萬安山建造興泰宫，盧藏用上疏勸諫説："陛下的離宫别館本來已經很多了，又窮竭人力來大興土木，臣恐怕議論者認爲陛下不愛惜民力而祇爲自己的利益。并且近年來糧食雖然豐收，而百姓没有儲藏。陛下巡幸，百姓一直不得休息，土木勞役，年年月月不曾空閑，不趁此時布施恩德教化，却又廣造宫苑，臣恐怕下民難以忍受。如今左右近臣，以奉迎旨意爲忠，以違犯抵觸爲患，致使陛下不知百姓失去産業，百姓也不知是左右近臣損害了陛下的仁愛。忠臣不躲避誅殺以歸君主於仁愛，明主不厭惡剛直之言以垂名於後代。陛下假如能公開發布詔令，以撫慰人民爲宗旨，那麽天下必定認爲陛下是愛惜人力而將苦難留給

執事者共議。”不從。

自己。不然的話，請求陛下批准臣的這一奏章，得以與主持政事者共同商議。”武后没有聽從。

姚元崇持節靈武道，奏爲管記。還應縣令舉，甲科，爲濟陽令。神龍中，累擢中書舍人，數糾駁僞官。歷吏部、黄門侍郎、修文館學士。坐親累，降工部侍郎。進尚書右丞。附太平公主，主誅，玄宗欲捕斬藏用，顧未執政，意解，乃流新州。或告謀反，推無狀，流驩州。會交趾叛，藏用有捍禦勞，改昭州司户參軍，遷黔州長史，判都督事，卒于始興。

姚元崇任靈武道大使，奏請盧藏用任管記。盧藏用回來參加縣令考試，考中甲科，任濟陽令。神龍年間，幾次升任中書舍人，多次舉發駁斥僞官。歷任吏部、黄門侍郎、修文館學士。受親屬牽累獲罪，降爲工部侍郎。進任尚書右丞。依附太平公主，公主被殺，玄宗打算捕殺盧藏用，顧念他并未執政，怒氣漸漸消除，於是將他流放到新州。有人告他謀反，審查没有事實，流放驩州。適逢交趾反叛，盧藏用有捍衛的功勞，改任昭州司户參軍，升任黔州長史，判都督事，死於始興。

藏用善蓍龜九宫術，工草隸、大小篆、八分，善琴、弈，思精遠，士貴其多能。嘗以俗徇陰陽拘畏，乖至理，泥變通，有國者所不宜專。謂：“天道從人者也。古爲政者，刑獄不濫則人壽，賦斂省則人富，法令有常則邦寧，賞罰中則兵强。禮者士所歸，賞者士所死，禮賞不倦，則士争先。否者，雖揆時行罰，涓日出號，無成功矣。故任賢使能，不時日而利；明法審令，不卜筮而吉；養勞貴功，不禱祠而福。”乃爲《析滯論》以暢其方，世謂“知言”。子昂、貞固前死，藏用撫其孤有恩，人稱能終始交。始隱山中時，有意當世，人目爲“隨駕隱士”。晚乃徇權利，務爲驕縱，素節盡矣。司馬承禎嘗召至闕下，將還山，藏用指終南曰：“此中大有嘉處。”承禎徐曰：“以僕視之，仕宦之捷徑耳。”藏用慚。無子。

盧藏用擅長卜筮九宫之術，善寫草隸、大小篆、八分書體，擅長彈琴、下棋，思慮精深，士人推重他多才多藝。他曾認爲世俗順從陰陽而拘束畏忌，有背於根本道理，不明變化通達，掌握國家者不應專心此道。他説：“天道順從人意。古代執政者，刑獄不濫則人民長壽，賦税减省則百姓富裕，法令有常則國家安寧，賞罰得當則軍隊强大。禮法是士人所遵從的，賞賜使士人以死效力，禮賞不鬆懈，士人努力争先。否則，雖然占卜時辰施行刑罰，選擇日期發布命令，也不能成功。因此任用賢能，不選擇時日而順利；明確法令，不用占卜而吉祥；犒賞功勞，不須禱告而福瑞。”於是他撰寫《析滯論》以闡明他的主張，世人稱爲“知言”。陳子昂、趙貞固先死去，盧藏用撫養他們的子女十分恩愛，人們稱贊他交友始終如一。起初他隱居山中時，留意於當世政務，人們把他看作“隨駕隱士”。而晚年權詐營利，一意驕縱，以往的節操全都喪失了。司馬承禎曾被召到朝中，將要返回山中，盧藏用指着終南山説：“此中大有嘉處。”司馬承禎緩緩説道：“以我看來，這是做官的捷徑啊。”盧藏用十分羞愧。盧藏用没有兒子。

弟若虛，多才博物。隴西辛怡諫爲職方，有獲異鼠者，豹首虎臆，大如拳。怡諫謂之鼮鼠而賦之。若虛曰：“非也，此許慎所謂鼨鼠，豹文

盧藏用的弟弟盧若虛，多才博識。隴西人辛怡諫任職方，有人捕獲到一隻異鼠，豹頭虎胸，大如拳頭。辛怡諫説它是鼮鼠并賦詩。盧若虛説：“不對，這是許慎所説的鼨鼠，身上有豹紋

而形小。”一坐驚服。終起居郎、集賢院學士。

而且形體很小。”滿座驚異佩服。最終官做到起居郎、集賢院學士。

## 韋巨源

韋巨源與安石同系，後周京兆尹總曾孫。祖貞伯，襲鄖國公，入隋，改舒國。

韋巨源與韋安石同一宗族，是後周京兆尹韋總的曾孫。祖父韋貞伯，襲封鄖國公，入隋朝後，改爲舒國公。

巨源有吏幹，武后時累遷夏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其治委碎無大體，句校省中遺隱，下符斂克不少蠲，雖收其利，然下所怨苦。坐李昭德累，貶鄜州刺史。累拜地官尚書。

韋巨源有做官的才幹，武后時幾次升任夏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他處理政務瑣碎没有要點，檢核本省内公文的遺漏隱瞞，下令徹底清查毫不通融，雖然收到成效，但下屬埋怨。受李昭德牽累獲罪，貶爲鄜州刺史。幾次授任地官尚書。

神龍初，以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時要官缺，執政以次用其親，巨源秉筆，當除十人，楊再思得其一，試問餘授，皆諸宰相近屬。再思喟然曰：“吾等誠負天下。”巨源曰：“時當爾耳。”是時雖賢有德，終莫得進，士大夫莫不解體。會安石爲中書令，避親罷政事。

神龍初年，韋巨源以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當時要官空缺，執政者相繼任用他們的親戚，韋巨源執筆，應授任十人，楊再思得到其中一個名額，試問其他授任的官員，都是各位宰相的近屬。楊再思嘆息説：“我等確實有負天下。”韋巨源説：“時勢應該如此。”當時即使是賢能有德行的人，終究也不能進升，士大夫無不灰心。適逢韋安石任中書令，韋巨源避親而罷免政事。

尋遷侍中，舒國公。韋后與叙昆弟，附屬籍。武三思封户在貝州，屬大水，刺史宋璟議免其租，巨源以爲蠶桑可輸，繇是河朔人多流徙者。景龍二年，韋后自言衣笥有五色雲，巨源倡其僞，勸中宗宣布天下，帝從其言，因是大赦。巨源見帝昏惑，乃與宗楚客、鄭愔、趙延禧等推處祥妖，陰導韋氏行武后故事。俄遷尚書左僕射，仍知政事。帝方南郊，巨源請后爲亞獻，而自爲終獻。及臨淄王平諸韋，家人請避之，巨源曰：“吾大臣，無容見難不赴。”出都街，亂兵殺之，年八十。

不久韋巨源升任侍中，封舒國公。韋后與他結爲兄弟，附入家族名册。武三思的封户在貝州，時逢發大水，刺史宋璟建議免除封户的租税，韋巨源認爲蠶桑可以繳納，由此河朔人口大多流離遷徙。景龍二年，韋后自稱衣箱有五色雲顯現，韋巨源宣揚謊言，勸中宗宣布於天下，皇帝聽從他的話，因此大赦。韋巨源見皇帝昏昧，便與宗楚客、鄭愔、趙延禧等推求安排祥瑞與災異，暗中倡導韋氏實行武后先例。不久升任尚書左僕射，并知政事。皇帝將在南郊祭祀，韋巨源請求以皇后爲亞獻，而自己爲終獻。等到臨淄王除掉諸韋，家人請他逃避，韋巨源説：“我是大臣，不能見危難而不奔赴救助。”來到大街，被亂兵殺害，終年八十歲。

睿宗立，贈特進、荆州大都督。博士李處直請謚爲“昭”，户部員外郎李邕以巨源附武三思爲相，托韋后親屬，謚“昭”爲非。處直執不改，邕列陳其惡，不見用，然世皆直邕。

睿宗即位，追贈韋巨源特進、荆州大都督。博士李處直請求定謚號爲“昭”，户部員外郎李邕認爲韋巨源依附武三思任宰相，托附韋后爲親屬，謚號叫“昭”不合適。李處直堅持不改，李邕列叙他的罪惡，不被采納，但世人都稱贊李邕

韋氏自安石及武后時宰相待價、巨源皆近親，其族至大官者，又數十人。

正直。韋氏從韋安石到武后時宰相韋待價、韋巨源都是近親，韋氏家族做到大官的，還有數十人。

**趙彦昭　趙武孟**

趙彦昭，字奂然，甘州張掖人。父武孟，少游獵，以所獲饋其母，母泣曰："汝不好書而敖蕩，吾安望哉?"不爲食。武孟感激，遂力學，淹該書記。自長安丞爲右臺侍御史，著《河西人物志》十篇。

彦昭少豪邁，風骨秀爽。及進士第，調爲南部尉。與郭元振、薛稷、蕭至忠善。自新豐丞爲左臺監察御史。景龍中，累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金城公主嫁吐蕃，始以紀處訥爲使，處訥辭，乃授彦昭。彦昭顧己處外，恐權寵奪移，不悦。司農卿趙履温曰："公天宰，而爲一介使，不亦鄙乎!"彦昭問計安出，履温乃爲請安樂公主留之，遂以將軍楊矩代。睿宗立，出爲宋州刺史，坐累貶歸州。俄授凉州都督，爲政嚴，下皆股栗。入爲吏部侍郎，持節按邊。遷御史大夫。蕭至忠等誅，郭元振、張説言彦昭與秘謀，改刑部尚書、封耿國公，實封百户。

彦昭本以權幸進，中宗時，有巫趙挾鬼道出入禁掖，彦昭以姑事之。嘗衣婦服，乘車與妻偕謁，其得宰相，巫力也。於是殿中侍御史郭震劾暴舊惡。會姚崇執政，惡其爲人，貶江州别駕，卒。

趙彦昭，字奂然，甘州張掖人。父親趙武孟，少年時出游打獵，將獵物交給母親，母親哭着説："你不喜歡讀書而嬉游放蕩，我有什麽指望呢?"爲此不吃飯。趙武孟由此感悟并發奮努力，於是刻苦學習，博學精通書籍。從長安丞做到右臺侍御史，撰寫《河西人物志》十篇。

趙彦昭年輕時豪邁，風骨英爽。考中進士科，調任南部尉。他與郭元振、薛稷、蕭至忠友善。從新豐丞任左臺監察御史。景龍年間，幾次升任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金城公主下嫁吐蕃，開始派紀處訥爲使者，紀處訥推辭，於是授任趙彦昭。趙彦昭顧慮自己在外，恐怕權力與寵幸被轉移他人，不高興。司農卿趙履温説："你是百官之長，而出任一個小小的使者，不也太卑賤了嗎?"趙彦昭問該怎麽辦，趙履温便爲此請求安樂公主留下趙彦昭，於是以將軍楊矩代替他出使。睿宗即位，趙彦昭出任宋州刺史，受牽累獲罪貶往歸州。不久授任凉州都督，治理嚴明，下屬都十分害怕他。召入趙彦昭任吏部侍郎，持節巡邊。升任御史大夫。蕭至忠等被殺，郭元振、張説説趙彦昭參與密謀，改任趙彦昭爲刑部尚書、封耿國公，實封百户。

趙彦昭原本依靠權勢寵幸而得以進升，中宗時，有一姓趙的女巫倚仗鬼神邪説出入宫禁，趙彦昭奉她爲姑。趙彦昭曾穿上婦人衣裳，乘車與妻子一同拜見女巫，他能够擔任宰相，得力於女巫。這時殿中侍御史郭震彈劾揭發舊惡，適逢姚崇執政，厭惡趙彦昭的爲人，貶爲江州别駕，死去。

**和逢堯**

和逢堯，岐州岐山人。武后時，負鼎詣闕下上書，自言願助天子和飪百度。有司讓曰："昔桀不道，伊尹負鼎于湯；今天子聖明，百司以和，尚何所調?"逢堯不能答，流莊州。

和逢堯，岐州岐山人。武后時，他背着鼎來到朝廷上書，自稱願意幫助天子調和百事。有關官員斥責説："從前桀無道，伊尹背着鼎投奔湯；如今天子聖明，百官和諧，還有什麽需要調和的?"和逢堯不能回答，被流放到莊州。十餘

十餘年，乃舉進士高第，累擢監察御史。

突厥默啜請尚公主，逢堯以御史中丞攝鴻臚卿，報可。默啜遣貴近頡利來曰："詔送金鏤具鞍，乃塗金，非天子意。使者不可信，雖得公主，猶非實，請罷和親。"欲馳去，左右色動，逢堯呼曰："我大國使，不受我辭，可輒去。"乃牽持其人謂曰："漢法重女婿而送鞍具，欲安且久，不以金爲貴。可汗乃貪金而不貴信邪?"默啜聞曰："漢使至吾國衆矣，斯食鐵石人，不可易。"因備禮以見。逢堯説之曰："天子昔爲單于都護，思與可汗通舊好，可汗當嚮風慕義，襲冠冕，取重諸蕃。"默啜信之，爲斂髮紫衣，南面再拜稱臣，遣子入朝。逢堯以使有指，擢户部侍郎。坐善太平公主，斥朗州司馬，終栢州刺史。逢堯詼詭，當大事敢徼福，故卒以附麗廢，然唐興奉使者稱逢堯。

年，纔考中進士高第，幾次升任監察御史。

突厥默啜請求娶公主爲妻，和逢堯以御史中丞代理鴻臚卿，前去答覆允許。默啜派親近大臣頡利來説："詔令送金鏤鞍具，送來的却是塗金，不是天子本意。使者不可信任，即使得到公主，也不是真的，請求停止和親。"頡利想要馳馬離去，左右神色緊張，和逢堯喊道："我是大國使者，如不聽取我的解釋，我可以馬上離去。"於是拉住頡利對他説："漢人禮法重視女婿而贈送鞍具，希望平安而長久，不以金子爲貴重。可汗却貪圖金子而不以信義爲貴重嗎?"默啜得知後説："漢使到我國的多了，這是堅定不移的人，不可輕視。"因而備禮相見。和逢堯勸諭他説："天子從前爲單于都護，想與可汗重交舊好，可汗應當依順仰慕，加戴冠冕，在諸蕃中取得尊重。"默啜信從他，便束髮穿紫衣，南面再拜稱臣，派遣兒子入朝。和逢堯因爲奉使合旨，升任户部侍郎。因與太平公主親善獲罪，貶爲朗州司馬，最終官任栢州刺史。和逢堯詼諧詭詐，遇到大事敢於求取福利，所以最終因依附而廢官，然而唐朝建立以來奉命出使者和逢堯值得稱道。

贊曰：異哉，玄宗之器蕭至忠也，不亦惑乎！至忠本非賢，而寄賢以奸利，失之則邀利以喪賢，姻艶后，挾寵主，取宰相，謀間王室，身誅家破，遺臭無窮。而帝以乾曜似之，遽使當國，是帝舉不知至忠之不可用，又不知乾曜之所可用也。或稱帝不以罪掩才，益可怪嘆。嗚呼！力士誠腐夫庸人，不能發擿天子之迷，若曰"至忠賢於初，固不繆於末；既繆於末，果不賢於初。惟陛下圖之"，如是，帝且悟往失而精來鑒已。其後相李林甫、將安禄山，皆基于不明，身播岷陬，信自取之歟。

贊曰：奇異啊，玄宗器重蕭至忠，不也是昏惑嗎！蕭至忠本非賢者，然而依靠賢能以求取奸利，失勢則求利而放棄賢能，聯姻艶后，依仗寵主，獲取宰相，陰謀離間王室，身死家破，遺臭萬年。而皇帝因爲源乾曜長相與他相似，立即讓源乾曜主持國政，這是皇帝全然不知蕭至忠的不可重用，又不知源乾曜的可以重用。有人説皇帝不因罪而埋没人才，更令人感到疑惑而嘆息。嗚呼！高力士實在是宦官庸人，不能啓發天子的迷惑，如果他當時回答説"如果蕭至忠當初賢良，後來就不會胡作非爲，既然後來胡作非爲，當初就必定不賢良。請求陛下深思"，這樣，皇帝將會明白從前的過失而善於鑒戒未來。後來以李林甫爲宰相，以安禄山爲將，都基於不明智，流亡在岷山之旁，確實是咎由自取的啊。

# 唐書卷一百二十四

## 列傳第四十九

姚宋列傳

### 姚崇

姚崇，字元之，陝州硤石人。父懿，字善懿，貞觀中爲巂州都督，贈幽州大都督，謚文獻。

崇少倜儻，尚氣節，長乃好學。仕爲孝敬挽郎，舉下筆成章，授濮州司倉參軍。五遷夏官郎中，契丹擾河北，兵檄叢進，崇奏决若流，武后賢之，即拜侍郎。后嘗語左右："往周興、來俊臣等數治詔獄，朝臣相逮引，一切承反。朕意其枉，更畀近臣臨問，皆得其手牒不冤，朕無所疑，即可其奏。自俊臣等誅，遂無反者，然則向論死得無冤邪?"崇曰："自垂拱後，被告者類自誣。當是時，以告言爲功，故天下號曰'羅織'，甚於漢之鈎黨。雖陛下使近臣覆訊，彼尚不自保，敢一搖手以悖酷吏意哉！且被問不承，則重罹其慘，如張虔勗、李安静等皆是也。今賴天之靈，發寤陛下，凶豎殲夷，朝廷乂安，臣以一門百口保内外官無復反者。陛下以告牒置弗推，後若反有端，臣請坐知而不告。"后悦曰："前宰相務順可，陷我爲淫刑主，聞公之言，乃得朕心。"賜銀千兩。

姚崇，字元之，陝州硤石人。父親姚懿，字善懿，貞觀年間任巂州都督，死後追贈幽州大都督。謚號叫文獻。

姚崇少年時豪爽，崇尚氣節，長大以後便喜好學習。出仕任孝敬皇帝挽郎，考中下筆成章科，授任濮州司倉參軍。五次升任爲夏官郎中，契丹騷擾河北，軍事文書大量送到，姚崇處理奏報快得像流水，武后認爲他賢能，立即授任他爲侍郎。武后曾對左右説："過去周興、來俊臣等人多次處理詔獄，朝臣們相繼被牽連逮捕，他們都承認謀反。朕猜想有冤枉，又派近臣去審問，得到的都是説不冤枉的親筆文書，朕於是不再懷疑，就批准了那些奏章。可是自從來俊臣等被殺後，便没有謀反的了，這樣看來從前處死罪的能没有受冤枉的嗎?"姚崇説："自從垂拱以後，被告者大都是被迫認罪。在當時，以告密爲有功，因此天下稱作'羅織'，比漢代的鈎黨還要厲害。儘管陛下派近臣復審，他們本身還不能自保，又怎敢一摇手去觸犯酷吏的旨意呢？而且被審問不承認，就要倍受酷刑，如張虔勗、李安静等都是如此。現在全靠上天有靈，感悟陛下，凶豎殲滅，朝廷安定，臣願以一門百口來擔保内外官員不再有謀反的。陛下把控告的狀牒擱起來不用推問，以後如有謀反確有來由，臣情願獲知情不告的罪。"武后高興地説："以前的宰相一味順從，使我成了濫用刑罰之主，聽了你的話，纔符合朕的心意。"賞賜姚崇白銀千兩。

聖曆三年，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遷鳳閣侍郎，俄兼相王府長史，以母老納政歸侍，乃詔以相王府長史侍疾，月餘，復兼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崇建言："臣事相王，而夏官本兵，臣非惜死，恐不益王。"乃詔改春官。張易之私有請於崇，崇不納，易之譖於后，降司僕卿，猶同鳳閣鸞臺三品。出爲靈武道大總管。

聖曆三年，姚崇進任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升任鳳閣侍郎。不久兼任相王府長史，他因母親年老交卸政事歸家侍養，便下詔讓他帶着相王府長史的職務侍奉母親。一個多月後，姚崇又兼任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姚崇建議說："臣侍奉相王，而夏官掌握兵馬，臣不是怕死，惟恐不利於相王。"於是下詔改任春官。張易之因私事有求於姚崇，姚崇不答應，張易之在武后面前譖毁姚崇，姚崇被降爲司僕卿，仍同鳳閣鸞臺三品。出任靈武道大總管。

張柬之等謀誅二張，崇適自屯所還，遂參計議。以功封梁縣侯，實封二百户。后遷上陽宫，中宗率百官起居，王公更相慶，崇獨流涕。柬之等曰："今豈涕泣時邪？恐公禍由此始。"崇曰："比與討逆，不足以語功，然事天后久，違舊主而泣，人臣終節也，由此獲罪甘心焉。"俄爲亳州刺史。後五王被害，而崇獨免。歷宋、常、越、許四州。睿宗立，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進中書令。

張柬之等謀劃誅殺二張，姚崇正好從駐守的地方回來，就參與計議。因功封梁縣侯，實封二百户。武后遷居上陽宫，中宗率領百官問候太后起居，王公們都争相慶賀，惟獨姚崇流淚哭泣。張柬之等說："今天怎能是哭泣的時候？恐怕你的災禍要由此開始。"姚崇說："剛纔參與討逆，不足以論功。但我侍奉天后日子很久，離開舊主而悲泣，是人臣的終節，由此獲罪我也心甘情願。"不久出任亳州刺史。後來五王被害，惟獨姚崇得免。他歷任宋、常、越、許四州刺史。睿宗即位，授任姚崇爲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進升中書令。

玄宗在東宫，太平公主干政，宋王成器等分典閑廐、禁兵。崇與宋璟建請主就東都，出諸王爲刺史，以壹人心。帝以謂主，主怒。太子懼，上疏以崇等惎間王室，請加罪，貶爲申州刺史。移徐、潞二州，遷揚州長史。政條簡肅，人爲紀德于碑。徙同州刺史。

玄宗在東宫時，太平公主干預朝政，宋王李成器等分别掌管閑廐、禁兵。姚崇與宋璟建議請太平公主居住東都，派諸王出任刺史，以穩定人心。皇上把這意思告訴太平公主，公主大怒。太子害怕，上疏說姚崇等人離間王室，因此請求予以治罪，姚崇被貶爲申州刺史。調任徐、潞二州，升任揚州長史。姚崇政務簡明嚴肅，人們爲他立碑記德。改任同州刺史。

先天二年，玄宗講武新豐。故事，天子行幸，牧守在三百里者，得詣行在。時帝亦密召崇，崇至，帝方獵渭濱，即召見，帝曰："公知獵乎？"對曰："少所習也。臣年二十，居廣成澤，以呼鷹逐獸爲樂。張憬藏謂臣當位王佐，無自棄，故折節讀書，遂待罪將相。然少爲獵師，老而猶能。"帝悦，與俱馳逐，緩速如旨，

先天二年，玄宗在新豐演習武事，按照舊例，天子出行，在三百里以内的郡守，要前去皇帝外出停駐的地方謁見。當時皇帝也私下召見姚崇，姚崇來到，皇帝正在渭濱游獵，立即召見，皇帝說："公熟悉打獵嗎？"回答說："年輕時擅長。臣二十歲時，住在廣成澤，以呼鷹逐獸爲樂。張憬藏說臣應當位居宰相，不要自棄，臣因此克制自己讀書，於是力不勝任地做了將相。然而年輕時是獵手，老了仍然能行。"皇帝很高興，

帝歡甚。既罷，乃咨天下事，衮衮不知倦。帝曰："卿宜遂相朕。"崇知帝大度，鋭于治，乃先設事以堅帝意，即陽不謝，帝怪之。崇因跪奏："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辭。"帝曰："試爲朕言之。"崇曰："垂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願不倖邊功，可乎？比來壬佞冒觸憲網，皆得以寵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氏臨朝，喉舌之任出閹人之口；臣願宦竪不與政，可乎？戚里貢獻以自媚于上，公卿方鎮寖亦爲之；臣願租賦外一絶之，可乎？外戚貴主更相用事，班序荒雜；臣請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褻狎大臣，虧君臣之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欽融、韋月將以忠被罪，自是諍臣沮折；臣願群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觀，費巨百萬；臣請絶道佛營造，可乎？漢以禄、莽、閻、梁亂天下，國家爲甚；臣願推此鑒戒爲萬代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頓首謝。翌日，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封梁國公。遷紫微令。固辭實封，乃停舊食，賜新封百户。

與他一起驅馬追逐，或緩或急他都按照旨令，皇帝十分歡喜。狩獵結束之後，皇帝就向姚崇詢問天下事，很長時間不知疲倦。皇帝説："卿應當進位而輔佐朕。"姚崇知道皇帝豁達大度，鋭意治理，便先設法以堅定皇帝意志，於是没有謝恩的表示，皇帝感到奇怪。姚崇便跪拜上奏説："臣願意報告十件事，陛下如果覺得不可實行，臣就冒昧辭官。"皇帝説："試爲朕説來。"姚崇説："垂拱以來，以嚴酷之法約束臣下，臣希望先施行仁恕的政治，可以嗎？朝廷出兵青海而大敗，没有幡然改悔之意，臣希望不要僥幸求取開邊立功，可以嗎？近來奸佞冒犯法紀，都能因受寵而使自己解脱，臣希望行使法令從親近者開始，可以嗎？皇后臨朝，朝命的頒示出於宦官之口，臣希望宦官不要干涉朝政，可以嗎？外戚之家貢獻財物用來取媚於皇上，公卿方鎮也漸漸效仿；臣希望租賦以外的進貢一概拒絶，可以嗎？外戚公主相繼專權，朝官蕪雜，臣請求不許外戚親屬在臺省任官，可以嗎？先朝親近寵幸大臣，損毁君臣之間的尊嚴，臣希望陛下對大臣以禮相待，可以嗎？燕欽融、韋月將因爲忠誠獲罪，從此正直之臣沮喪，臣希望群臣都能不顧忌天子的尊嚴，直言不諱，可以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觀，耗費百萬，臣請求杜絶爲道佛營造，可以嗎？漢因吕禄、王莽、閻顯、梁冀而禍亂天下，我朝更爲嚴重，臣希望將此鑒戒作爲萬代之法，可以嗎？"皇帝説："朕能實行。"姚崇於是叩頭謝恩。第二天，姚崇拜任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封梁國公。升任紫微令。他堅决不接受實封，於是停止舊封，賜給新封一百户。

中宗時，近戚奏度僧尼，温户强丁因避賦役。至是，崇建言："佛不在外，悟之于心。行事利益，使蒼生安穩，是謂佛理。烏用奸人以汨真教？"帝善之，詔天下汰僧僞濫，髮而農者餘萬二千人。

中宗時，近戚奏請度人爲僧尼，富裕人家的强壯男子藉此逃避賦役。到此時，姚崇建議説："崇信佛祖不在於外表，而在於心中的覺悟。做事的利益，要使百姓平安，這就是佛理。怎能用奸人以擾亂真教？"皇帝贊賞，詔天下裁汰僞冒冗濫的僧人，還俗而務農的有一萬二千餘人。

崇嘗於帝前序次郎吏，帝左右顧，不主其語。崇懼，再三言之，卒

姚崇曾在皇帝面前排定要進用的郎官，皇帝左右觀看，不理會他的話。姚崇害怕，再三陳

不答，崇趨出。内侍高力士曰："陛下新即位，宜與大臣裁可否。今崇亟言，陛下不應，非虚懷納誨者。"帝曰："我任崇以政，大事吾當與决，至用郎吏，崇顧不能而重煩我邪?"崇聞乃安。由是進賢退不肖而天下治。

述，皇帝始終不回答，姚崇急忙退出。内侍高力士說："陛下新近即位，應當與大臣裁定行或不行。如今姚崇多次進言，陛下不予回答，就不是一個能虚心接受進諫的君主了。"皇帝說："我將政事交給姚崇，大事我應當參與决斷，至於任用郎官，姚崇難道不能作主而再來煩勞我嗎?"姚崇聽說後纔放心。從此進用賢能斥退不才天下得到治理。

開元四年，山東大蝗，民祭且拜，坐視食苗不敢捕。崇奏："《詩》云：'秉彼蟊賊，付畀炎火。'漢光武詔曰：'勉順時政，勸督農桑。去彼螟蜮，以及蟊賊。'此除蝗誼也。且蝗畏人易驅，又田皆有主，使自救其地，必不憚勤。請夜設火，坎其旁，且焚且瘞，蝗乃可盡。古有討除不勝者，特人不用命耳。"乃出御史爲捕蝗使，分道殺蝗。汴州刺史倪若水上言："除天災者當以德，昔劉聰除蝗不克而害愈甚。"拒御史不應命。崇移書誚之曰："聰僞主，德不勝祅，今祅不勝德。古者良守，蝗避其境，謂修德可免，彼將無德致然乎?今坐視食苗，忍而不救，因以無年，刺史其謂何?"若水懼，乃縱捕，得蝗十四萬石。時議者喧嘩，帝疑，復以問崇，對曰："庸儒泥文不知變。事固有違經而合道，反道而適權者。昔魏世山東蝗，小忍不除，至人相食；後秦有蝗，草木皆盡，牛馬至相啖毛。今飛蝗所在充滿，加復蕃息。且河南、河北家無宿藏，一不穫則流離，安危繫之。且討蝗縱不能盡，不愈於養以遺患乎?"帝然之。黄門監盧懷慎曰："凡天災安可以人力制也！且殺蟲多，必戾和氣。願公思之。"崇曰："昔楚王吞蛭而厥疾瘳，叔敖斷蛇福乃降。今蝗幸可驅，若縱之，穀且盡，如百姓何?殺蟲救人，禍歸於

開元四年，山東發生大蝗災，民衆祭拜，眼看着蝗蟲吞吃青苗而不敢捕殺。姚崇上奏："《詩》說：'抓住那些害蟲，投入烈火當中。'漢光武下詔說：'努力理順時政，督察勸勉農桑，驅除那些蝗蜮，以及所有的害蟲。'這是滅除蝗害的道理。而且蝗蟲怕人容易驅趕，另外田地都有主人，使他們救護自己的田地，他們一定不辭勤勞。請求夜間燃火，在火旁挖坑，邊燒邊埋，蝗蟲便可以除盡了。自古有討除蝗蟲不能成功的，衹是人不服從命令罷了。"於是派出御史任捕蝗使，分道消滅蝗蟲。汴州刺史倪若水上奏說："消除天災應當用德，從前劉聰除滅蝗蟲没有成功反而爲害更深。"抗拒御史不聽從命令。姚崇寫信責備他說："劉聰是僞主，德行不能勝過妖妄，如今妖妄不能勝過德行。古代的賢良太守，蝗蟲曾躲避不進入他的轄境，説修養德行可以避免蝗蟲，那你豈不是没有德行而招致了蟲害嗎?如今坐視蝗蟲吃食青苗，能忍心不救，因此而遭受荒年，還叫什麽刺史?"倪若水害怕，便大肆捕殺，獲蝗蟲十四萬石。當時議論者紛紛提出異議，皇帝疑惑，又以此事詢問姚崇，姚崇回答說："庸儒墨守成規不知變通。事情原本就有違背經義而合乎道理的，有違反道理而適應權變的。從前曹魏時期山東發生蝗災，稍有容忍，以致出現了人吃人的現象；後秦有蝗災，草木都被吃光，牛馬竟然相互撕咬鬃毛。如今蝗蟲遍布各處，成倍繁殖生息。而且河南、河北的百姓家裏没有隔夜的糧食，一旦没有收穫人們就會流離失所，此事關係國家安危。况且即使討蝗不能除盡，難道不比喂養它們而留下禍患强得多嗎?"皇帝認爲很對。黄門監盧懷慎說："凡是天災怎

崇，不以諉公也！"蝗害訖息。

能以人力去制止呢！況且大量殺蟲，必定會傷害和氣。希望公對此考慮。"姚崇說："從前楚王吞吃螞蟥而治愈疾病，孫叔敖斬殺雙頭蛇而招來福分。如今蝗蟲幸而還可以驅除，如果放縱不管，糧食將被吃光，百姓該怎麽辦？殺蟲救人，災禍歸於姚崇，我不會因此推卸責任於公！"蝗害最終平息。

於是，帝方躬萬機，朝夕詢逮，它宰相畏帝威决，皆謙憚，唯獨崇佐裁决，故得專任。崇第賒僻，因近舍客廬。會懷慎卒，崇病痁移告，凡大政事，帝必令源乾曜就咨焉。乾曜所奏善，帝則曰："是必崇畫之。"有不合，則曰："胡不問崇？"乾曜謝其未也，乃已。帝欲崇自近，詔徙寓四方館，日遣問食飲起居，高醫、尚食踵道。崇以館局華大，不敢居。帝使語崇曰："恨不處禁中，此何避？"久之，紫微史趙誨受夷人賕，當死。崇素親倚，署奏營減，帝不悦。時曲赦京師，惟誨不原。崇惶懼，上還宰政，引宋璟自代，乃以開府儀同三司罷政事。

此時，皇帝剛剛即位處理政事，朝夕詢問，其他宰相害怕皇帝威嚴果斷，都謙卑畏懼，惟獨姚崇能够輔佐裁决，因此得以掌握大權。姚崇宅第偏遠，因此他就近住在客館。適逢盧懷慎去世，姚崇因患病致書請假，凡有重大政事，皇帝必定命令源乾曜前往咨詢。源乾曜的奏議完善，皇帝則說："這一定是姚崇謀劃的。"如果有不恰當之處，皇帝則說："怎麽不去詢問姚崇？"源乾曜謝罪說没有，這纔作罷。皇帝想讓姚崇住得離自己再近一些，下詔讓他移住到四方館，每日派人問候飲食起居，高醫、尚食接踵而來。姚崇由於館局豪華寬大，不敢居住。皇帝派人告訴姚崇說："恨不得讓你住在宫中，此處還有什麽可迴避的？"過了很久，紫微史趙誨接受夷人賄賂，應判死罪。姚崇平時親近倚重趙誨，上奏營救想爲他減罪，皇帝不高興。當時因特殊情况而赦免京師罪犯，祇有趙誨不被寬免。姚崇惶恐，辭去宰相，推薦宋璟取代自己，於是以開府儀同三司罷免政事。

帝將幸東都，而太廟屋自壞，帝問宰相，宋璟、蘇頲同對曰："三年之喪未終，不可以行幸。壞壓之變，天所以示教戒，陛下宜停東巡，修德以答至譴。"帝以問崇，對曰："臣聞隋取苻堅故殿以營廟，而唐因之。且山有朽壤乃崩，况木積年而木自當蠹乎。但壞與行會，不緣行而壞。且陛下以關中無年，輸餉告勞，因以幸東都，所以爲人不爲己也。百司已戒，供擬既具，請車駕如行期。舊廟難復完，盍奉神主舍太極殿？更作新廟，申誠奉，大孝之德也。"帝曰："卿言

皇帝將要出發去東都時，太廟房屋自行毁壞，皇帝詢問宰相，宋璟、蘇頲一同回答説："陛下三年的服喪期還没有結束，不可以出行。崩壞的發生，是上天表示的訓誡，陛下應當停止東巡，修養德行以答謝上天的譴責。"皇上以此詢問姚崇，他回答説："臣聽説隋取苻堅舊殿以營造太廟，而唐沿用了隋的太廟。再説即使高山如果土石腐壞也會崩毁，何况木材的年代久了更是會被蠹爛的。這衹是太廟毁壞的時間偶然與陛下的出行日期相合罷了，不是因爲行幸而塌壞。况且陛下因爲關中遭遇荒年，轉運糧餉又要增加勞役和運費，因此出行東都，目的是爲民不是爲自己。百官已經做好準備，所需物品也已齊全，

正契朕意。"賜絹二百匹，詔所司如崇言，天子遂東。因詔五日一參，入閤供奉。

請求皇帝如期出行。舊廟難以重新修復，爲何不將神主供奉到太極殿？另外建造新廟，以表達虔誠敬奉，這是大孝之德啊。"皇帝説："卿的話正符合朕的心意。"賜絹二百匹，下詔主管部門遵照姚崇所説的做，天子於是東行。因此詔令姚崇五天參見皇帝一次，并入閤供奉。

八年，授太子少保，以疾不拜。明年卒，年七十二。贈揚州大都督，謚曰文獻。十七年，追贈太子太保。

崇析貲産，令諸子各有定分。治令曰：

比見達官之裔多貧困，至銖尺是競，無論曲直，均受嗤詆。田宅水磑既共有之，至相推倚以頓廢。陸賈、石苞，古達者也，亦先有定分以絶後争。昔楊震、趙咨、盧植、張奂咸以薄葬，知真識去身，貴速朽耳。夫厚葬之家流于俗，以奢靡爲孝，令死者戮尸暴骸，可不痛哉！死者無知，自同糞土，豈煩奢葬；使其有知，神不在柩，何用破貲徇侈乎？吾亡，斂以常服，四時衣各一稱。性不喜冠衣，毋以入墓。紫衣玉帶，足便於體。今之佛經，羅什所譯，姚興與之對翻，而興命不延，國亦隨滅。梁武帝身爲寺奴，齊胡太后以六宫入道，皆亡國殄家。近孝和皇帝發使贖生，太平公主、武三思等度人造寺，身嬰夷戮，爲天下笑。五帝之時，父不喪子，兄不哭弟，致仁壽，無凶短也。下逮三王，國祚延久，其臣則彭祖、老聃皆得長齡，此時無佛，豈抄經鑄像力邪？緣死喪造經像，以爲追福。夫死者生之常，古所不免，彼經與像何所施爲？兒曹慎不得爲此！

八年，授任姚崇太子少保，他因病没有接受。第二年去世，終年七十二歲。追贈揚州大都督，謚號叫文獻。十七年，追贈太子太保。

姚崇分配家産，使每個兒子都有自己的一份。他撰寫遺令説：

時常看到達官貴人的後代大多貧困，以至於爲了一銖一尺相互争奪，不論是非曲直，都被人們耻笑。田宅水碾本來爲衆人共有，然而相互推諉依賴以致荒廢。陸賈、石苞，是古代的通達之士，他們也是預先分配家産以防止子孫相争。從前楊震、趙咨、盧植、張奂都實行薄葬，知道魂魄離開身體，貴在快點腐朽。大凡厚葬人家都是流於世俗，以奢侈浪費作爲孝順，以致使死者遭受戮尸暴骸，能不痛心嗎！死者没有知覺，自然如同糞土，何必煩勞厚葬；即使死者有知覺，而靈魂不在棺柩，又何須破費財産以顯示奢侈呢？我死後，以日常服裝入殮，四季衣裳各備一套。我生性不喜歡在官時的禮服，不要帶入棺墓。紫衣玉帶，對我已經足够。現在的佛經，是鳩摩羅什所譯的，姚興與他對譯，而姚興壽命并不長久，國家也隨之滅亡。梁武帝身爲寺奴，北齊胡太后將六宫開爲道場，他們都亡國破家。近年孝和皇帝派使者贖生，太平公主、武三思等超度僧人營造寺院，他們都身遭殺戮，被天下耻笑。五帝時期，父輩不喪亡兒子，兄長不哭吊弟弟，以致安寧長壽，没有凶禍短命。下至三王時期，國運長久，他的大臣如彭祖、老聃都得以長壽，那時没有佛教，難道是抄經鑄像的效力嗎？因爲死亡而建造經像，作爲追福。死亡是生命的常事，自古不能避免，那些經像又爲誰施捨呢？你們兒輩千萬

不能這樣做！

崇尤長吏道，處决無淹思。三爲宰相，常兼兵部，故屯戍斥候、士馬儲械，無不諳記。玄宗初立，賓禮大臣故老，雅尊遇崇，每見便殿，必爲之興，去輒臨軒以送，它相莫如也。時承權戚干政之後，綱紀大壞，先天末，宰相至十七人，臺省要職不可數。崇常先有司罷冗職，修制度，擇百官各當其材，請無廣釋道，無數移吏。繇是天子責成于下，而權歸于上矣。

姚崇特别擅長爲政之道，處理政務决斷毫不遲疑。三次擔任宰相，長期兼任兵部長官，因此對於屯守之地邊境哨所，兵馬武器儲備，無不熟悉。玄宗剛即位時，對大臣故老以禮相待，特别敬重姚崇，每次在便殿見他，一定要起身相迎，離去時往往扶欄相送，其他宰相不能相比。當時正是權貴干預朝政之後，法紀廢弛，先天末年，宰相達十七人，臺省要官不計其數。姚崇常常讓主管部門將罷免冗官放在首位，修整制度，選擇百官各稱其職，請求不要增加佛道之徒，不要頻繁調動官吏。由此天子可以督責完成於下，權力歸結於上。

然資權譎。如爲同州，張説以素憾，諷趙彦昭劾崇。及當國，説懼，潛詣岐王申款。崇它日朝，衆趨出，崇曳踵爲有疾狀，帝召問之，對曰："臣損足。"曰："無甚痛乎？"曰："臣心有憂，痛不在足。"問以故，曰："岐王陛下愛弟，張説輔臣，而密乘車出入王家，恐爲所誤，故憂之。"於是出説相州。魏知古，崇所引，及同列，稍輕之，出攝吏部尚書，知東都選，知古憾焉。時崇二子在洛，通賓客饋遺，憑舊請托。知古歸，悉以聞。他日，帝召崇曰："卿子才乎，皆安在？"崇揣知帝意，曰："臣二子分司東都，其爲人多欲而寡慎，是必嘗以事干魏知古。"帝始以崇私其子，或爲隱，微以言動之。及聞，乃大喜，問："安從得之？"對曰："知古，臣所薦也，臣子必謂其見德而請之。"帝於是愛崇不私而薄知古，欲斥之。崇曰："臣子無狀，橈陛下法，而逐知古，外必謂陛下私臣。"乃止，然卒罷爲工部尚書。

然而姚崇天資機巧詭詐。如在他任同州刺史時，張説因爲平時與他有怨恨，指使趙彦昭彈劾姚崇。姚崇任宰相以後，張説害怕，暗中到岐王那裏與他交好。有一天姚崇在朝會時，衆官急步退出，姚崇拖着脚後跟作出脚有病的樣子，皇帝召問他，他回答説："臣的脚受傷了。"皇帝説："不太痛嗎？"他回答説："臣心中有憂，痛不在脚上。"皇帝問他緣故，他説："岐王是陛下的愛弟，張説是宰相，却秘密乘車出入岐王家，臣恐怕被他們所妨害，因此擔憂。"皇帝於是貶張説爲相州刺史。魏知古，爲姚崇所推薦，等到同在朝班時，姚崇漸漸輕視他，貶他爲代理吏部尚書，主持東都選官事務，魏知古不滿。當時姚崇的兩個兒子在洛陽，通過賓客送禮賄賂，依靠往日的交情相請托。魏知古返回朝廷，將這些都報告給皇上。另一天，皇帝召見姚崇説："卿的兒子才能如何，都在哪裏？"姚崇揣測到皇帝的意思，説："臣的兩個兒子在東都任職，他們爲人欲望多而不够謹慎，因此一定是曾經因事有求於魏知古。"皇帝起初以爲姚崇偏愛自己的兒子，或許要爲他們隱瞞，便稍微地用言語來打動他。等到聽了姚崇的話，便大爲歡喜，問："你從哪裏得知？"回答説："魏知古，是臣所推薦的，臣的兒子必然認爲他感恩戴德因而對他有所請托。"皇帝於是喜愛姚崇没有私心而鄙薄魏知古，想要斥逐他。姚崇説："臣的兒子品行不端，擾亂陛

下法度，却斥逐魏知古，外面必然説陛下偏向臣。”於是停止，但最終魏知古被免去宰相任工部尚書。

崇始名元崇，以與突厥吒剌同名，武后時以字行；至開元世，避帝號，更以今名。

姚崇起初名叫元崇，因與突厥吒剌同名，武后時他以字爲名；到開元朝，避皇帝的年號，改用今名。

三子：彝、异、弈，皆至卿、刺史。

姚崇有三個兒子：姚彝、姚异、姚弈，官職都做到卿、刺史。

### 姚弈　姚合

弈少修謹。始，崇欲使不越官次而習知吏道，故自右千牛進至太子舍人，皆平遷。開元中，有事五陵，有司以鷹犬從，弈曰：“非禮也。”奏罷之。請治劇，爲睢陽太守，召授太僕卿。後爲尚書右丞。

姚弈年輕時持重謹慎。當初，姚崇想使他不越級升官而熟悉爲政之道，因此姚弈從右千牛進升到太子舍人，都是依次遷升。開元年間，天子到五陵祭祀，有關官員帶着鷹犬隨從，姚弈説：“這樣不合乎禮儀。”上奏取消。他請求處理繁重難辦的事務，任睢陽太守，召入授任太僕卿。後來任尚書右丞。

子閎，居右相牛仙客幕府。仙客病甚，閎强使薦弈及盧奂爲宰相，仙客妻以聞，閎坐死，弈貶永陽太守，卒。

姚弈的兒子姚閎，在右相牛仙客的幕府裏任職。牛仙客病重，姚閎强迫他推薦姚弈及盧奂做宰相，牛仙客的妻子上告皇帝，姚閎獲罪被處死，姚弈貶爲永陽太守，去世。

曾孫合、勗。合，元和中進士及第，調武功尉，善詩，世號姚武功者。遷監察御史，累轉給事中。奉先、馮翊二縣民訴牛羊使奪其田，詔美原主簿朱儔覆按，猥以田歸使，合劾發其私，以地還民。歷陜虢觀察使，終秘書監。

姚崇的曾孫姚合、姚勗。姚合，元和年間考中進士科，調任武功尉，擅長作詩，世稱姚武功。升任監察御史，幾次改任給事中。奉先、馮翊二縣民衆控告牛羊使掠奪他們的田地，朝廷下詔令美原主簿朱儔核查審理，多將田地判歸使臣，姚合揭發他的偏私，將地還給百姓。歷任陜虢觀察使，官位終於秘書監。

### 姚勗

勗，字斯勤。長慶初擢進士第，數爲使府表辟，進監察御史，佐鹽鐵使務。累遷諫議大夫，更湖、常二州刺史。爲宰相李德裕厚善。及德裕爲令狐綯等譖逐，擿索支黨，無敢通勞問；既居海上，家無資，病無湯劑，勗數饋餉候問，不傅時爲厚薄。終夔王傅。自作壽藏於萬安山南原崇塋之旁，署兆曰“寂居穴”，壙曰“復真堂”，中剟土爲床曰“化臺”，而刻石告後世。

姚勗，字斯勤。長慶初年考中進士科，幾次被方鎮上表徵用，進任監察御史，輔佐鹽鐵使事務。幾次升任諫議大夫，調任湖、常二州刺史。受到宰相李德裕的善待。李德裕被令狐綯等誣陷驅逐之後，追查黨羽，無人敢交往慰問；李德裕住在濱海的邊鄙之地，家裏没有錢財，生病没有湯藥，姚勗多次接濟問候，不趨附時勢而改變親疏愛憎。姚勗去世時官任夔王傅。自己在萬安山南原姚崇的墓旁作生壙，題寫墓地叫“寂居穴”，壙叫“復真堂”，中間削土爲床叫“化臺”，并刻石告訴後世。

## 宋璟

宋璟，邢州南和人。七世祖弁爲元魏吏部尚書。

璟耿介有大節，好學，工文辭，舉進士中第。調上黨尉，爲監察御史，遷鳳閣舍人。居官鯁正，武后高其才。張易之誣御史大夫魏元忠有不臣語，引張説爲驗，將廷辯，説惶遽，璟謂説曰："名義至重，不可陷正人以求苟免。緣此受謫，芬香多矣。若不測者，吾且叩閤救，將與子偕死。"説感其言，以實對，元忠免死。

璟後遷左臺御史中丞，會飛書告張昌宗引相工觀吉凶者，璟請窮治，后曰："易之等已自言於朕。"璟曰："謀反無容以首原，請下吏明國法。易之等貴寵，臣言之且有禍，然激於義，雖死不悔。"后不懌，姚璹遽傳詔令出，璟曰："今親奉德音，不煩宰相擅宣王命。"后意解，許收易之等就獄。俄詔原之，敕二張詣璟謝，璟不見，曰："公事公言之，若私見，法無私也。"顧左右嘆曰："吾悔不先碎豎子首而令亂國經。"嘗宴朝堂，二張列卿三品，璟階六品，居下坐。易之諂事璟，虚位揖曰："公第一人，何下坐？"璟曰："才劣品卑，卿謂第一何邪？"是時朝廷以易之等内寵，不名其官，呼易之"五郎"，昌宗"六郎"。鄭善果謂璟曰："公奈何謂五郎爲卿？"璟曰："以官正當爲卿。君非其家奴，何郎之云？"會有喪，告滿入朝，公卿以次謁，通禮意。易之等後至，促步前，璟舉笏却揖唯唯。故積怨，常欲中傷，后知之，得免。然以數忤旨，詔按獄揚州，璟奏："按州縣纔監察御史職耳。"又詔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辭曰："御史

宋璟，邢州南和人。七世祖宋弁任元魏吏部尚書。

宋璟耿直有大節，喜愛學習，擅長寫文章，考中進士科。調任上黨尉，任監察御史，升任鳳閣舍人。宋璟做官剛正，武后看重他的才能。張易之誣陷御史大夫魏元忠有不忠的言論，讓張説作證，將要當廷對質時，張説恐懼緊張，宋璟對張説説："名義最爲重要，不可誣陷正直的人以求暫時免禍。爲此而受到謫降，正可以流芳後世。你如有不測，我將在朝廷相救，將與你同死。"張説被他的一番話感動，如實回答，魏元忠免於死罪。

宋璟後來升任左臺御史中丞，正值有匿名信告發張昌宗引相工觀卜吉凶，宋璟請求徹底追查，武后説："張易之等人已經自己告訴了朕。"宋璟説："謀反不能因爲自首而寬免，請求交付法官審訊以嚴明國法。張易之等人地位顯貴深受寵愛，臣説出來將招致禍患，然而臣被義憤所激勵，即使死了也不後悔。"武后不高興，姚璹立即宣詔讓宋璟退下，宋璟説："現在親耳聆奉德音，不必煩勞宰相擅自宣説王命。"武后心情緩解，允許將張易之等收捕關入牢獄。不久下詔寬免二張，敕令二張前去向宋璟致謝，宋璟不見，説："公事則公開説明，如果私下相見，那麼法律無情。"他看着左右感嘆説："我後悔没有先打碎這兩個家夥的腦袋而使他們敗壞國法。"宋璟曾參加朝堂宴會，二張位居九卿官階三品，宋璟官階六品，坐在下座。張易之討好宋璟，起身揖讓説："公是第一人，爲何在下座？"宋璟説："才能低劣官品卑微，卿説的第一是什麼呢？"當時朝廷百官因張易之等二人是内寵，不稱呼他們的官職，叫張易之"五郎"，張昌宗"六郎"。鄭善果對宋璟説："公爲何稱五郎爲卿？"宋璟説："以官職而言他正應當爲卿。君不是他的家奴，叫什麼郎呢？"適逢宋璟家有喪事，告假期滿入朝，公卿相繼謁見，致禮表示敬意。張易之等人後到，快步上前，宋璟舉着笏板不予揖讓隨口應付。因此積下怨恨，二張經常想要中傷宋璟，武

中丞非大事不出使。仲翔罪止贓，今使臣往，此必有危臣者。”既而詔副李嶠使隴、蜀，璟復言：“隴右無變，臣以中丞副李嶠，非朝廷故事。”終辭。易之初冀璟出則劾奏誅之，計不行，乃伺璟家婚禮，將遣客刺殺之。有告璟者，璟乘庳車舍他所，刺不得發。俄二張死，乃免。

后瞭解宋璟，得以免受陷害。然而因爲宋璟幾次違背旨意，下詔到揚州審理刑獄，宋璟上奏：“審理州縣衹是監察御史的職責罷了。”又下詔讓他審查幽州都督屈突仲翔，他拒絕說：“不是大事御史中丞不出使。屈突仲翔的罪行衹是貪贓，今日令臣前往，這必定有危害臣的人。”接着下詔宋璟作爲李嶠的副使前往隴、蜀，宋璟又說：“隴右没有變故，臣以中丞的身份任李嶠的副使，朝廷没有先例。”始終没有接受。張易之起初希望趁宋璟出任外官的時機上奏彈劾處死他，計謀不能實行，於是等候宋璟家辦婚禮時，將派刺客刺殺他。有人告知了宋璟，宋璟乘坐矮車住在别處，刺客無從下手。不久二張死去，於是宋璟免遭禍害。

神龍初，爲吏部侍郎。中宗嘉其直，令兼諫議大夫、内供奉，仗下與言得失。遷黄門侍郎。武三思怙烝寵，數有請于璟。璟厲答曰：“今復子明辟，王宜以侯就第，安得尚干朝政，獨不見産、禄事乎?”後韋月將告三思亂宫掖，三思諷有司論大逆不道，帝詔殊死，璟請付獄按罪，帝怒，岸巾出側門，謂璟曰：“朕謂已誅矣，尚何請?”璟曰：“人言后私三思，陛下不問即斬之，臣恐有竊議者，請按而後刑。”帝愈怒。璟曰：“請先誅臣，不然，終不奉詔。”帝乃流月將嶺南。會還京師，詔璟權檢校并州長史，未行，又檢校貝州刺史。時河北水，歲大饑，三思使斂封租，璟拒不與，故爲所擠。歷杭、相二州，政清毅，吏下無敢犯者。遷洛州長史。

神龍初年，宋璟任吏部侍郎。中宗贊賞他剛直，讓他兼任諫議大夫、内供奉，退朝後與他談論政事得失。升任黄門侍郎。武三思依仗與皇后私通而受恩寵，多次有求於宋璟。宋璟嚴厲回答說：“如今天后已經還政於皇子，你這個王應當降爵爲侯，怎能又干涉朝政，難道看不見吕産、吕禄的事情嗎?”後來韋月將告武三思淫亂宫禁，武三思指使主管部門以大逆不道論處韋月將，皇帝專門下詔將韋月將處死，宋璟請求交付刑獄審訊罪狀，皇帝發怒，衣冠不整走出側門，對宋璟說：“朕以爲都已經把韋月將殺了，還請求什麽?”宋璟說：“人們都説皇后偏愛武三思，陛下不加追查就處以韋月將死刑，臣擔心有人私下議論，請求審訊然後行刑。”皇帝更加惱怒。宋璟說：“請先殺了臣，不然，臣最終不會奉行詔令。”皇帝這纔將韋月將流放嶺南。適逢中宗返回京城，詔令宋璟暫且檢校并州長史，他還没有赴任，又令檢校貝州刺史。當時河北發生水災，饑荒嚴重，武三思派人徵收封户租賦，宋璟拒不給與，因此遭受排擠。歷任杭、相二州刺史，治理清廉嚴明，下屬没有敢犯法的。升任洛州長史。

睿宗立，以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玄宗在東宫，兼右庶子。先是崔湜、鄭愔典選，爲戚近干奪，至

睿宗即位，宋璟任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玄宗在東宫時，宋璟兼任右庶子。起初崔湜、鄭愔主持選官，受到外戚近臣的干預，以致

迎用二歲闕，猶不能給，更置比冬選，流品淆并，璟與侍郎李乂、盧從愿澄革之，銓總平允。

太平公主不利東宫，嘗駐輦光範門，伺執政以諷。璟曰："太子有大功，宗廟社稷主也，安得異議?"乃與姚崇白奏出公主、諸王於外，帝不能用。貶楚州刺史，歷兖冀魏三州、河北按察使，進幽州都督，以國子祭酒留守東都，遷雍州長史。

玄宗開元初，以雍州爲京兆府，復爲尹。進御史大夫，坐小累爲睦州刺史，徙廣州都督。廣人以竹茅茨屋，多火。璟教之陶瓦築堵，列邸肆，越俗始知棟宇利而無患災。召拜刑部尚書。四年，遷吏部兼侍中。

帝幸東都，次崤谷，馳道隘，稽擁車騎，帝命黜河南尹李朝隱、知頓使王怡等官。璟曰："陛下富春秋，今始巡守，以道不治而罪二臣，繇此相飭，後有受其敝者。"帝遽命捨之。璟謝曰："陛下向以怒責之，以臣言免之，是過歸於上而恩在下。姑聽待罪於朝，然後詔還其職，進退得矣。"帝善之。累封廣平郡公。廣人爲璟立遺愛頌，璟上言："頌所以傳德載功也。臣之治不足紀，廣人以臣當國，故爲溢辭，徒成諂諛者。欲厘正之，請自臣始。"有詔許停。

帝嘗命璟與蘇頲制皇子名與公主號，遂差次所封，且詔别擇一美稱及佳邑封上。璟奏言："七子均養，詩人所稱。今若同等别封，或母寵子愛，恐傷《鳲鳩》之平。昔袁盎引却慎夫人席，文帝納之，夫人亦不爲嫌，以其得長久計也。臣不敢别封。"

提前使用了兩年官員的名額，仍然不够用，又設置每年冬季選官，官品混亂，宋璟與侍郎李乂、盧從愿澄清革除這一弊病，選任官員十分公平。

太平公主要搞垮太子，曾在光範門停輦，等候宰相婉言勸説。宋璟説："太子立有大功，是宗廟社稷的主人，怎能對他有異議呢?"於是與姚崇上奏讓公主、諸王住到外地，皇帝不能采用。貶宋璟爲楚州刺史，歷任兖冀魏三州、河北按察使，進任幽州都督，以國子祭酒留守東都，升任雍州長史。

玄宗開元初年，以雍州爲京兆府，宋璟又任京兆尹。進任御史大夫，受牽累獲罪貶爲睦州刺史，調任廣州都督。廣州人用竹子茅草建造房屋，經常發生火災。宋璟教他們燒製陶瓦築墻，修建店鋪，越人習俗開始知道房屋便利不再擔憂發生火災。召入宋璟授任刑部尚書。四年，升任吏部尚書兼侍中。

皇帝前往東都，到達崤谷，馳道狹窄，車馬擁擠停滯，皇帝命令罷免河南尹李朝隱、知頓使王怡等人的官職。宋璟説："陛下正當壯年，如今開始巡守，因道路不暢而治罪於二臣，由此相告誡，將來有人要遭受困苦。"皇帝立即命令寬免他們。宋璟謝罪説："陛下剛纔因生氣而責罰他們，又因爲臣的話而寬免他們，這使過錯歸於皇上而恩惠出於臣下。姑且聽從他們在朝廷待罪，然後下詔恢復他們的官職，這樣就使得進退適宜了。"皇帝稱贊他。宋璟連續封爵爲廣平郡公。廣州人爲宋璟樹立遺愛頌碑，宋璟上奏説："頌是用來傳揚德行記載功績的。臣的政績不值得記載，廣州人因爲臣做了宰相，所以撰寫溢美之辭，徒然成爲諂諛。想要加以改正，請求從臣開始。"下詔允許停止。

皇帝曾經命令宋璟與蘇頲擬定皇子的名字與公主的邑號，以使封號有等級次序，并下詔另外選擇一個美稱及佳邑封上。宋璟上奏説："七個兒子平均撫養，這是詩人所稱道的。現在如果地位同等而區别封號，或者是母寵子愛，恐怕會損傷《詩經·鳲鳩》篇所贊美的用心公平。從前袁盎撤去慎夫人的席位，漢文帝允許，夫人也不爲

帝嘆重其賢。

此怨恨，認爲他考慮到長久之計。臣不敢區別封號。”皇帝贊嘆推重他的賢良。

皇后父王仁皎卒，將葬，用昭成皇后家竇孝諶故事，墳高五丈一尺。璟等請如著令，帝已然可，明日，復詔如孝諶者。璟還詔曰：“儉，德之恭；侈，惡之大也。僭禮厚葬，前世所誡，故古墓而不墳。人子於哀迷則未皇以禮自制，故聖人制齊、斬、緦、免，衣衾棺椁，各有度數。雖有賢者，斷其私懷。衆皆務奢，獨能以儉，所謂至德要道者。中宫若謂孝諶逾制，初無非者，一切之令固不足以法。貞觀時嫁長樂公主，魏徵謂不可加長公主，太宗欣納，而文德皇后降使厚謝。韋庶人追王其父，擅作酆陵，而禍不旋踵。國家知人情無窮，故爲制度，不因人以搖動，不變法以愛憎。比來人間競務靡葬，今以后父重戚，不憂乏用，高冢大寢，不畏無人，百事官給，一朝可就，而區區屢聞者，欲成朝廷之政、中宫之美爾。儻中宫情不可奪，請準令一品陪陵墳四丈，差合所宜。”帝曰：“朕常欲正身紀綱天下，於后容有私邪？然人所難言，公等乃能之。”即可其奏。又遣使賚綵絹四百匹。

皇后的父親王仁皎去世，將要安葬，依照昭成皇后家竇孝諶的先例，墳高五丈一尺。宋璟等請求依照明文規定，皇帝已經許可，第二天，又下詔要如同竇孝諶的先例。宋璟封還詔書説：“節儉，是值得尊重的品德；奢侈，是最大的惡行。違背禮制而厚葬，是前代的訓誡，因此古代有墓而無墳。子女陷於悲哀時則想不到用禮法自我克制，因此聖人制定齊、斬、緦、免等喪葬制度，衣、衾、棺、椁，各有標準。即使是聖賢的人，也要斷絶自己的私情。衆人都追求奢侈，而獨自能够儉約，正是所謂的至德要道。皇后如果認爲安葬竇孝諶超過制度，當初并無非議，所以一切法令本不足以遵守。那麽貞觀時嫁長樂公主，魏徵説不能加長公主，太宗欣然采納，而文德皇后派使者深加感謝。韋庶人將他的父親追封爲王，擅自營造酆陵，而禍患隨後而至。國家知道人情無窮，因此建立制度，不因爲人而動摇，不因爲愛憎而改變。近來人們競相追求厚葬，如今因爲皇后的父親是貴戚，不愁缺少財物，高冢大墓，不怕没有勞力，百事都由官府供給，一天便可以完成，而臣苦苦上奏不止，是想成就朝廷的善政、成就皇后的美德啊。假如皇后之情不可强奪，請求依準規制，一品陪陵墳高四丈，應該比較適宜。”皇帝説：“朕時常想着端正自身以使天下遵守紀綱，能容許對皇后有所偏愛嗎？然而人們難以説到的，你却能提出來。”當即批准了上奏。又派使者賜給宋璟彩絹四百匹。

會日食，帝素服俟變，録囚多所貸遣，賑恤災患，罷不急之務。璟曰：“陛下降德音，恤人隱，末宥輕繫，惟流、死不免，此古所以慎赦也。恐議者直以月蝕修刑，日蝕修德，或言分野之變，冀有揣合。臣以謂君子道長，小人道銷。止女謁，放讒夫，此所謂修德也。囹圄不擾，兵甲不濆，官不苛治，軍不輕進，此所謂修刑也。陛下常以爲念，雖有虧

正值發生日食，皇帝身穿素服對待天變，復查囚犯罪狀將很多人寬免遣返，救濟災患，停止不緊急的事務。宋璟説：“陛下頒布德音，解救百姓窮苦，寬宥犯有輕罪的人，衹是對流放、死刑不加以寬免，這是古代謹慎赦免的緣故。衹是恐怕議論者要説皇上有了月食纔整治刑罰，有了日食纔修養德行，或者説這是天象的分野變異，希望能够猜出相應地區。臣爲此而説君子之道增長，小人之道削弱。禁止女人干預朝政，放逐奸邪小人，這就是所説的修養德行。刑獄不亂，戰

食，將轉而爲福，又何患乎？且君子耻言浮於行，願動天以誠，無事空文。”帝嘉納。後以開府儀同三司罷政事。

争不濫，官員不實行苛政，軍隊不輕率進發，這就是所謂的修刑。陛下時常將這些放在心裏，雖然有日月虧食，也將會轉而爲福，又有什麽可擔心的呢？而且君子耻於言行不一，願以誠意感動上天，不要衹是虚言粉飾。”皇帝稱贊并采納。後來宋璟以開府儀同三司罷免政事。

京兆人權梁山謀逆，敕河南尹王怡馳傳往按。牢械充滿，久未决，乃命璟爲京留守，覆其獄。初，梁山詭稱婚集，多假貸，吏欲并坐貸人。璟曰：“婚禮借索大同，而狂謀率然，非所防億。使知而不假，是與爲反。貸者弗知，何罪之云？”平縱數百人。

京兆人權梁山謀反，下詔河南尹王怡從驛道兼程趕往審理。監牢充滿犯人，久久不能判决，朝廷便命令宋璟任京城留守，復查這一案件。起初，權梁山謊稱置辦婚禮，向許多人借貸，有關官吏想要牽連借款人獲罪。宋璟説：“婚禮借索基本相同，而謀惡者輕舉妄動，不是人們所能預料防備的。假使知道他要謀反而不借給，就是與他共同謀反。借貸的人并不知道底細，又有什麽罪可言？”便平反釋放數百人。

十二年，東巡泰山，璟復爲留守。帝將發，謂曰：“卿國元老，别方歷時，宜有嘉謀以遺朕。”璟因一二極言。手制答曰：“所進當書之坐右，出入觀省，以誡終身。”賜賚優渥，進兼吏部尚書。十七年，爲尚書右丞相，而張説爲左丞相，源乾曜爲太子少傅，同日拜。有詔太官設饌，太常奏樂，會百官尚書省東堂。帝賦《三傑詩》，自寫以賜。二十年，請致仕，許之，仍賜全禄。退居洛。乘輿東幸，璟謁道左。詔榮王勞問，别遣使賜藥餌。二十五年卒，年七十五，贈太尉，謚文貞。

十二年，東巡泰山，宋璟又任留守。皇帝將要出發時，對宋璟説：“卿是國家元老，將要分别一段時間，卿應有高明的謀劃送給朕。”宋璟一一直言。皇帝親筆下詔答覆説：“卿所進奏的話語應當寫在座右，出入觀看反省，以警戒終身。”優厚賞賜宋璟，進兼吏部尚書。十七年，宋璟任尚書右丞相，張説任左丞相，源乾曜任太子少傅，同一天拜任。皇帝下詔太官設宴，太常奏樂，在尚書省東堂大會百官。皇帝賦《三傑詩》，親筆書寫賜給他們。二十年，宋璟請求退休，皇帝准許，并賜予他領取全份俸禄。宋璟退居洛陽。皇帝東幸，宋璟在道旁拜謁。詔令榮王慰勞問候，另派使者送去藥餌。二十五年宋璟去世，終年七十五歲，追贈太尉，謚號叫文貞。

璟風度凝遠，人莫涯其量。始，自廣州入朝，帝遣内侍楊思勗驛迓之，未嘗交一言。思勗自以將軍貴幸，訴之帝，帝益嗟重。璟爲宰相，務清政刑，使官人皆任職。聖曆後，突厥默啜負其强，數窺邊，侵九姓拔曳固，負勝輕出，爲其狙擊斬之，入蕃使郝靈佺傳其首京師。靈佺自謂還必厚見賞。璟顧天子方少，恐後干寵蹈利者夸威武，爲國生事，故抑

宋璟風度端莊而深沉，人們難以揣測他的器量。起初，他從廣州入朝，皇帝派遣内侍楊思勗從驛道兼程趕去迎接他，他不曾與楊思勗交談一句話。楊思勗認爲自己是將軍地位尊貴而且受到皇帝親近，將此訴説給皇帝，皇帝更加贊嘆器重宋璟。宋璟任宰相，致力於政治刑罰的清静嚴整，使百官都能稱職。聖曆以後，突厥默啜自恃强大，多次侵擾邊境，進犯九姓拔曳固，依仗勝利輕率出擊，被拔曳固狙擊斬殺，入蕃使郝靈佺將默啜首級傳送到京城。郝靈佺自認爲返回後

之，逾年，纔授右武衛郎將，靈佺恚憤不食死。張嘉貞後爲相，閱堂案，見其危言切議，未嘗不失聲嘆息。

一定會得到優厚的賞賜。宋璟考慮天子正當年輕之時，擔心以後求寵逐利者會誇炫兵威，給國家挑起事端，因此有意壓制他，第二年，纔授任郝靈佺爲右武衛郎將，郝靈佺懷恨在心不食而死。張嘉貞後來任宰相，閱看政事堂文書檔案，見宋璟能够直言極力進諫，時常失聲嘆息。

六子：昇、尚、渾、恕、華、衡。

宋璟有六個兒子：宋昇、宋尚、宋渾、宋恕、宋華、宋衡。

昇，太僕少卿。尚，漢東太守。

宋昇，任太僕少卿。宋尚，任漢東太守。

宋渾

渾，與李林甫善，歷諫議大夫、平原太守、御史中丞、東京采訪使。在平原，暴斂求進，至重取民一年庸、租。使東畿，薛稷甥女鄭寡而美，渾使河南尉楊朝宗聘而己納之，薦朝宗爲赤尉。恕，以都官郎中爲劍南采訪判官，數貪縱不法，陰養刺客。天寶中，渾、恕、尚并以贓敗，渾流高要，恕流海康，尚貶臨海長史。華、衡亦皆坐貪得罪。廣德中，渾起爲太子諭德，物議穢薄之，留死江嶺。昆弟皆荒飲俳嬉，而衡最險悖，廣平之風衰焉。

宋渾，與李林甫友善，歷任諫議大夫、平原太守、御史中丞、東京采訪使。宋渾在平原時，横徵暴斂以求取進升，以致重復收取百姓一年的庸、租。他在東京任采訪使時，薛稷的甥女鄭氏守寡長得十分漂亮，宋渾派河南尉楊朝宗做介紹人納爲自己的妾，爲此推薦楊朝宗爲赤尉。宋恕，以都官郎中任劍南采訪判官，多次貪贓放縱違法亂紀，暗中豢養刺客。天寶年間，宋渾、宋恕、宋尚都因貪贓之事敗露，宋渾流放高要，宋恕流放海康，宋尚貶爲臨海長史。宋華、宋衡也都因貪贓獲罪。廣德年間，宋渾起任太子諭德，衆議鄙薄他，稽留而死在江嶺。幾個兄弟都以縱酒歌舞爲樂，而宋衡最爲陰險狂悖，廣平公的遺風從此衰落了。

贊曰：姚崇以十事要説天子而後輔政，顧不偉哉，而舊史不傳。觀開元初皆已施行，信不誣已。宋璟剛正又過於崇，玄宗素所尊憚，常屈意聽納。故唐史臣稱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同歸于治，此天所以佐唐使中興也。嗚呼！崇勸天子不求邊功，璟不肯賞邊臣，而天寶之亂，卒悼其害，可謂先見矣。然唐三百年，輔弼者不爲少，獨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何哉？君臣之遇合，蓋難矣夫！

贊曰：姚崇用十件事作爲條件勸説天子而做了宰相，難道不高明嗎，而舊史没有記載。觀察開元初年十件事都已實行，確信不是虚傳。宋璟剛正又超過姚崇，玄宗一向對他敬畏，經常委屈自己的心意而聽從接納他的建議。因此唐代史臣稱贊姚崇善於應變以成就天下政務，宋璟善於守法以主持天下公道。二人方法不同，而使天下達到治理的目的相同，這就是上天在幫助唐朝達到中興啊。嗚呼！姚崇勸天子不要貪求邊地戰功，宋璟不肯賞賜邊臣，而天寶之亂，最終傷於這一禍害，可謂有先見之明啊。然而唐朝三百年，輔佐朝政者爲數不少，惟獨前稱房玄齡、杜如晦，後稱姚崇、宋璟，爲什麽呢？君主輔臣的相互得宜，是很難的啊！

# 唐書卷一百二十五

## 列傳第五十

蘇張列傳

### 蘇瓌

蘇瓌，字昌容，雍州武功人，隋尚書僕射威之曾孫。擢進士第，補恒州參軍。居母喪，哀毀加人，左庶子張大安表舉孝悌，擢豫王府録事參軍，歷朗、歙二州刺史。

時來俊臣貶州參軍，人懼復用，多致書請瓌，瓌叱其使曰："吾忝州牧，高下自有體，能過待小人乎?"遂不發書。俊臣未至追還，恨之。由是連外徙，不得入。久之，轉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州據都會，多名珍怪產，前長史張潛、于辯機貲取巨萬，瓌單身襆被自將。徙同州刺史。

歲旱，兵當番上者不能赴。瓌奏："宿衛不可闕，宜月賜增半糧，俾相給足，則不闕番。又宜却進獻，罷營造不急者。"不見省。時十道使括天下亡户，初不立籍，人畏搜括，即流入比縣旁州，更相廋蔽。瓌請罷十道使，專責州縣，豫立簿注，天下同日閲正，盡一月止，使柅奸匿，歲一括實，檢制租調，以免勞弊。武后鑄浮屠，立廟塔，役無虚歲。瓌以為"糜損浩廣，雖不出國用，要自民産日殫。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天下僧尼濫僞相半，請并寺，著僧常員數，

蘇瓌，字昌容，雍州武功人，是隋朝尚書僕射蘇威的曾孫。考中進士科，補任恒州參軍。爲母親守喪，因哀痛損傷身體超出常人，左庶子張大安上表舉薦他孝悌，升任豫王府録事參軍，歷任朗、歙二州刺史。

當時來俊臣貶任本州參軍，人們懼怕他會再次得到任用，很多人寫信請求蘇瓌，蘇瓌叱責使者説："我身居州牧，高下自有法度，能過分對待小人嗎?"便不打開書信。來俊臣未到任而追還，很怨恨他。由此蘇瓌接連任外職，不得入朝。很久，改任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揚州地處都會衝要，有很多名珍異産，前任長史張潛、于辯機斂取資財巨萬，蘇瓌單身携帶隨身衣被而已。調任同州刺史。

這年遭受旱災，士兵應當輪流宿衛的不能前往。蘇瓌上奏説："宿衛不可缺少，每月賜糧應當增加一半，使得供給充足，便不會缺少輪流宿衛了。又應當停止進獻，取消不急需的營造。"不被聽取。此時十道使搜查天下逃户，起初没有設立簿書注册，人們畏懼搜查，便流入鄰近州縣，交相躲蔽。蘇瓌請求罷免十道使，專門責成州縣，預先建立簿書注册，全國在同一天核實，用一個月的時間完成，以杜絶奸人隱匿，每年檢查一次，整頓租調，以避免勞弊。武后鑄造佛像，建立廟塔，每年都興起勞役。蘇瓌以爲"耗費損失巨大，雖然不需要國家支出，而取自百姓使其財産日益虚竭。百姓不富足，君主怎能富

缺則補”。后善其言。

足？天下僧尼濫僞占有一半，請求合并寺院，明確規定僧尼人數，缺少時再補充”。武后贊同他的話。

神龍初，入爲尚書右丞，封懷縣男。瓌明曉法令，多識臺省舊章，一朝格式，皆所删正。再遷户部尚書，拜侍中，留守京師。

神龍初年，召入蘇瓌任尚書右丞，封懷縣男。蘇瓌明曉法令，很熟悉臺省舊章，一朝格式，都是他所删改訂正。兩次升任户部尚書，授任侍中，留守京師。

中宗復政，鄭普思以妖幻位秘書員外監，支黨遍岐、隴間，相煽訹爲亂。瓌捕繫普思窮訊，普思妻以左道得幸韋后，出入禁中，有詔勿治。瓌廷争不可，帝猶依違。司直范獻忠，瓌使按普思者，進曰：“瓌爲大臣，不能前誅逆豎而報天子，罪大矣，臣請先斬瓌。”於是，僕射魏元忠頓首曰：“瓌長者，用刑不枉，普思法當死。”帝不得已，流普思於儋州，餘黨論死。累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進封許國公。

中宗恢復皇位，鄭普思以妖幻之術位居秘書員外監，黨羽遍及岐、隴之間，相互煽惑作亂。蘇瓌拘捕鄭普思嚴加審訊，鄭普思的妻子以邪門旁道得到韋后寵幸，出入宫中，皇帝下詔不要治罪。蘇瓌在朝堂上力争不可，皇帝還是遲疑不决。司直范獻忠，是蘇瓌派去審訊鄭普思的人，進奏説：“蘇瓌身爲大臣，不能先誅殺逆賊而報答天子，罪大惡極，臣請求先斬殺蘇瓌。”於是，僕射魏元忠叩頭説：“蘇瓌謹慎厚道，用刑不枉屈，鄭普思依法應當處死。”皇帝不得已，將鄭普思流放到儋州，其餘黨羽定了死罪。蘇瓌幾次授任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進封許國公。

帝南郊，國子祭酒祝欽明建白皇后爲亞獻，安樂公主爲終獻。瓌以爲非禮，帝前折愧之。帝昏懦，不能從。時大臣初拜官，獻食天子，名曰“燒尾”，瓌獨不進。及侍宴，宗晋卿嘲之，帝默然。瓌自解於帝曰：“宰相燮和陰陽，代天治物。今粒食踊貴，百姓不足，衛兵至三日不食，臣誠不稱職，不敢燒尾。”帝崩，遺詔皇太后臨朝，相王以太尉輔政。后召宰相韋安石、韋巨源、蕭至忠、宗楚客、紀處訥、韋温、李嶠、韋嗣立、唐休璟、趙彦昭洎瓌議禁中。楚客猥曰：“太后臨朝，相王有不通問之嫌，不宜輔政。”瓌正色曰：“遺制乃先帝意，安得輒改？”楚客等怒，卒削相王輔政事，瓌稱疾不朝。是月，韋氏敗，睿宗即位，進左僕射。

皇帝祭祀南郊，國子祭酒祝欽明建議請皇后爲亞獻，安樂公主爲終獻。蘇瓌認爲不合禮制，在皇帝面前挫辱祝欽明。皇帝昏庸懦弱，不能聽從。當時大臣初次授任官職時，給天子進獻食品，名叫“燒尾”，惟獨蘇瓌不進呈。到侍宴時，宗晋卿嘲笑他，皇帝默然。蘇瓌自己向皇帝解釋説：“宰相調和陰陽，代天治民。如今糧食價格上漲，百姓不足，衛兵甚至三天没有飯吃，臣的確不稱職，不敢燒尾。”皇帝去世，遺詔皇太后臨朝聽政，相王以太尉輔政。太后召宰相韋安石、韋巨源、蕭至忠、宗楚客、紀處訥、韋温、李嶠、韋嗣立、唐休璟、趙彦昭以及蘇瓌在宫中議事。宗楚客卑賤地説：“太后臨朝聽政，相王有嫂叔不互相問候的嫌忌，不宜輔政。”蘇瓌表情嚴肅地説：“遺詔是先帝的旨意，怎能任意更改？”宗楚客等人惱怒，最終削奪了相王輔政事，蘇瓌稱病不上朝。這個月，韋氏失敗，睿宗即位，進任蘇瓌爲左僕射。

景雲元年，老病，罷爲太子少

景雲元年，蘇瓌年老有病，罷爲太子少傅。

傳。卒，年七十二，贈司空、荆州大都督，謚曰文貞。皇太子别次發哀。遺令薄葬，布車一乘。

瓌治州考課常最，爲宰相，陳當世病利甚多。韋温始爲汴州司倉參軍，以賕被杖，及用事，憚瓌正，卒不敢傷。開元二年，賜其家實封百户，長子頲固辭，乃擢中子乂左補闕。六年，詔與劉幽求配享睿宗廟廷。文宗大和中，録舊德，官其四代孫翔。

瓌諸子，頲、詵顯。

蘇頲

頲，字廷碩，弱敏悟，一覽至千言，輒覆誦。第進士，調烏程尉。武后封嵩高，舉賢良方正異等，除左司禦率府胄曹參軍。吏部侍郎馬載曰："古稱一日千里，蘇生是已。"再遷監察御史。長安中，詔覆來俊臣等冤獄，頲驗發其誣，多從洗宥。遷給事中、修文館學士，拜中書舍人。時瓌同中書門下三品，父子同在禁管，朝廷榮之。

玄宗平内難，書詔填委，獨頲在太極後閤，口所占授，功狀百緒，輕重無所差。書史白曰："丐公徐之，不然，手腕脱矣。"中書令李嶠曰："舍人思若涌泉，吾所不及。"遷太常少卿，仍知制誥。遭父喪，起爲工部侍郎，辭不拜，終制乃就職。帝問宰相："有自工部侍郎得中書侍郎乎?"對曰："陛下任賢惟所命，何資之計?"乃詔以頲爲中書侍郎。帝勞曰："方美官缺，每欲用卿，然宰相議遂無及者，朕爲卿恨。陸象先歿，紫微侍郎未嘗補，朕思其人無易卿者。"頲頓首謝。明日加知制誥，給政事食，給食自頲始。時李乂對掌書命，帝曰："前世李嶠、蘇味道文擅當時，

去世，終年七十二歲，追贈司空、荆州大都督，謚號文貞。皇太子路奠致哀。蘇瓌留下遺言命令薄葬，惟有布車一乘。

蘇瓌治理州府考核成績常常爲優等，任宰相時，陳述當時利弊很多。韋温開始任汴州司倉參軍，因受賄被處以杖刑，執政以後，害怕蘇瓌的嚴正，最終不敢傷害他。開元二年，賜給蘇瓌家實封百户，長子蘇頲堅決辭讓，便升任中子蘇乂爲左補闕。六年，皇帝下詔蘇瓌與劉幽求在睿宗廟廷立位配享。文宗大和年間，追論舊德，給蘇瓌的四代孫蘇翔授任官職。

蘇瓌的幾個兒子中，蘇頲、蘇詵最有名。

蘇頲，字廷碩，年輕時很聰明，將一千多字的文章看一遍，很快就能背誦下來。考中進士科，調任烏程尉。武后封禪嵩山，蘇頲應考賢良方正優等，授任左司禦率府胄曹參軍。吏部侍郎馬載説："古人稱一日千里，蘇生已達到了。"再次升任監察御史。長安年間，下詔復查來俊臣等人製造的冤案，蘇頲審驗出其中的誣陷不實，大多給予昭雪寬宥。升任給事中、修文館學士，授任中書舍人。當時蘇瓌同中書門下三品，父子同在中樞，朝廷以爲榮耀。

玄宗平定内亂，書詔堆積如山，蘇頲一人在太極後閤，口頭述説宣授，功狀百緒，輕重緩急毫無差錯。書史禀告他説："乞求你慢慢説，不然我的手腕就會累斷了。"中書令李嶠説："舍人文思猶如泉涌，是我所不能達到的。"蘇頲升任太常少卿，并知制誥。遭遇父親去世，喪期未滿起任工部侍郎，蘇頲推辭不接受官職，服滿喪制纔任職。皇帝詢問宰相："有從工部侍郎去任中書侍郎的人嗎?"宰相回答説："陛下任用賢能衹需命令，何必計較資歷呢?"皇帝便下詔以蘇頲爲中書侍郎。皇帝慰勞他説："每當有好的官位空缺，時常想要任用你，然而宰相商議最終没有提及你，朕爲你感到遺憾。陸象先死後，紫微侍郎不曾補任，朕想這一人選没有人能代替你的。"蘇頲叩頭拜謝。第二天加知制誥，供給政事食，給食自蘇頲開始。當時李乂與他共同執掌文誥，

號‘蘇李’。今朕得頲及乂，何愧前人哉！”俄襲封許國公。

皇帝說：“前世李嶠、蘇味道文章擅名當時，號稱‘蘇李’。如今朕得到蘇頲和李乂，又何愧於前人呢！”不久蘇頲襲封許國公。

吐蕃盜邊，諸將數敗，虜益張，秣騎内侵。帝怒，欲自將兵討之。頲諫曰：“古稱荒服，取荒忽之義，非常奉職貢也。故來則拒，去則勿逐，以禽獸畜之，羈縻御之。譬若獵然，羽毛不入服用，體肉不登郊廟，則王者不射也。况萬乘之重，與犬羊蚊虻語負勝哉？遠夷左衽，不足以辱天子，亦可見矣。雖然，兵法先聲後實，陛下姑班親征之詔，而敕虓將謀夫投會濟師，則吐蕃不日崩破，亦無待躬致天討也。臣謂岐、隴凋弊積年，若千乘萬騎，供億不涯，誠恐徭役内興，寇掠外虞，斯人不堪，一也。戎虜之性，驟往倏來，敗不耻奔，勝不讓成。若大軍一臨邊，怖震鳥散，彼出多方，我受其誤，二也。太上皇聞陛下身對寇場，不能無憂，烝烝之思，何以自安？三也。漢蒯成侯諫高帝曰：‘上嘗自勞，豈謂無人使哉？’高帝以爲愛我。今將相大臣，豈無爲陛下宣力者，何親行之遽邪？”不省。

吐蕃進犯邊境，諸將多次失敗，胡虜更加張狂，喂飽馬匹向内地侵入。皇帝發怒，打算親自統率軍隊討伐他們。蘇頲勸諫説：“古代所説的荒服，是取荒遠簡陋的意義，并不是經常臣屬進獻貢物。因此他們來犯則抵禦，離去則不追擊，以對待禽獸那樣畜養他們，籠絡約束他們。譬如獵取，羽毛不能服用，肉體不能用於郊廟祭祀，因此君王不射獵。何况萬乘的威嚴，能與犬羊蚊虻計較勝負嗎？外族遠夷，不值得煩勞天子大駕，也是顯而易見的了。雖然如此，兵法是先樹立聲威然後交戰，陛下姑且頒布親自征伐的詔書，并詔令猛將謀士尋找戰機增兵進軍，吐蕃不久便會崩潰，也無需陛下御駕親征。臣認爲岐、隴凋敝多年，如果出動千乘萬騎，供需無數，實在擔心内部大舉徵發，敵寇侵掠成爲外患，人們不堪忍受，這是一。戎虜的習性，驟往忽來，失敗不耻於奔逃，勝利不知適可而止。如果大軍一旦瀕臨邊境，他們驚懼惶恐猶如鳥獸離散，他們出逃各方，我們反受其誤，這是二。太上皇聽説陛下身臨敵陣，不能不擔憂，淳淳思念，怎能自安？這是三。漢朝蒯成侯規勸高帝説：‘皇上時常親自操勞，難道認爲無人可以任用嗎？’高帝認爲這是愛護自己。如今將相大臣，難道没有爲陛下效力的人嗎，何必要匆忙親自前去討伐呢？”建議不被采納。

復上言：“王者之師，有征無戰，藩貢或闕，王命征之，於是乎治兵其郊，獲辭而止，非謂按甲自臨，敵人畏之莫敢戰也。古天子無親將，惟黄帝五十二戰，當未平之時。自阪泉功成，則修身閒居，無爲無事。陛下撥定禍亂，方當深視高居，制禮作樂，禪梁父，登空桐，何至厭天居，衽金革，爲一日之敵？今吐蕃遣渠領干犯國令，軍吏一不勝，而陛下屈至尊爲之敵，雖朝鼎夕砧，猶未可以夸四

蘇頲又上奏説：“王者的軍隊，有征伐而無須戰鬥，藩臣缺少朝貢，君王命令征伐，於是在其郊外陳兵，得到謝罪而作罷，不是説需要帶兵親臨戰陣，目的是要使敵人害怕而不敢交戰。古代天子没有親自統率軍隊去打仗的，衹有黄帝作戰五十二次，是在没有平定天下的時候。自從阪泉之戰大功告成，黄帝便修身閑居，無爲無事。陛下平定禍亂，正應當高瞻遠矚居上統馭，制作禮樂，祭奠梁父，登臨空桐，何至於厭倦天子的責任，持兵戈穿甲胄，進行一日的對抗呢？如今吐蕃派遣首領觸犯國家政令，軍吏一旦失敗，而

夷，安足勞聖躬哉？虜之入，唯盗羊馬，發窖褫衣，未嘗殺略邊人，其罪易原也。臣恐虜情狼顧，牽連北狄，聞六師之行，入幽、并，犯靈、夏，南動京師，太上皇一致憂勞，是陛下以天下之安，不能寧其親也。臣固曰，居中制勝，策之上者。若夫擇良將，募重而約嚴，違律必誅，殺敵必賞，多出金以購酋長，虜亡無日矣。願稍遷延，以須西音。”亦會薛訥大破吐蕃，俘獲不貲，由是帝止不行。

陛下委屈至尊前往督戰，即使朝夕獲勝，仍不可以誇耀於四夷，又何必勞駕聖體呢？胡虜侵入，祇偷盗羊馬，開窖奪衣，不曾殺掠邊民，其罪行容易原諒。臣擔心敵虜狼子野心，勾結北狄，聽説六師出行，侵入幽、并，進犯靈、夏，向南驚動京師，一旦致使太上皇憂勞，那麽陛下能以天下爲安，却不能使父母安寧。臣堅持認爲，居中而制勝，是策略中的上策。假如挑撰良將，以重酬招募而約法嚴厲，違法必殺，殺敵必賞，多出金錢以懸賞捉拿酋長，敵虜滅亡就指日可待了。希望陛下稍作拖延，以等待西方捷報。”也正值薛訥大破吐蕃，俘獲衆多，於是皇帝停止不再前往。

時詔立靖陵碑，命頲爲之詞，辭曰：“前世帝后不志碑，事弗稽古，謂之不法。審當可者，祖宗諸陵，一須營立，後嗣謂何？”帝不納其言。

當時皇帝下詔立靖陵碑，命令蘇頲爲碑撰文，他推辭説：“前世帝王與皇后不立碑，事情不稽考古代，就稱之爲不合法則。假如靖陵確實可以立碑，則祖宗各個陵墓，一概應該立碑，後代對此又該怎麽説？”皇帝不采納他的話。

開元四年，進同紫微黄門平章事，修國史，與宋璟同當國。璟剛正，多所裁决，頲能推其長。在帝前敷奏，璟有未及，或少屈，頲輒助成之，有不會意，頲更申璟所執，故帝未嘗不從，二人相得歡甚。璟嘗曰：“吾與蘇氏父子同爲宰相，僕射長厚，自是國器；若獻可替否，事至即斷，盡公不顧私，則今丞相爲過之。”

開元四年，蘇頲進任同紫微黄門平章事，修國史，與宋璟一同主持國政。宋璟剛正，能够合適地裁决大事，蘇頲能尊重他的長處。在皇帝面前陳奏，宋璟有没説到的地方，或者説的不够的地方，蘇頲往往幫助促成，有不符合皇帝心意之處，蘇頲再次申述宋璟的主張，因此皇帝一一聽從，二人互相投合十分歡心。宋璟曾説：“我與蘇氏父子同爲宰相，僕射蘇瓌寬厚，自然是國家的棟梁；假如説諍言進諫，遇事果斷，大公無私，那麽今天的丞相蘇頲超過了他的父親。”

八年，罷爲禮部尚書。俄檢校益州大都督長史，按察節度劍南諸州。時蜀凋𢤱，人流亡，詔頲收劍南山澤鹽鐵自贍。頲尚簡静，重興力役，即募戍人，輸雇直，開井置爐，量入計出，分所赢市穀，以廣見糧。時前司馬皇甫恂使蜀，檄取庫錢市錦半臂、琵琶捍撥、玲瓏鞭，頲不肯予，因上言：“遣使銜命，先取不急，非陛下以山澤贍軍費意。”或謂頲：“公在遠，叵得忤上意。”頲曰：“不然。明

八年，蘇頲罷免宰相任禮部尚書。不久檢校益州大都督長史，按察節度劍南諸州。當時蜀地凋敝，百姓流亡，下詔蘇頲收劍南山澤鹽鐵供給本州。蘇頲崇尚簡易寧静，重新興起勞役，招募守邊士兵，輸送雇傭的酬值，開鹽井設冶爐，根據收入計劃支出，拿出所盈餘的錢購買穀物，以擴大現存的糧食。當時前司馬皇甫恂出使蜀地，下達公文徵取庫錢購買織錦半臂、琵琶捍撥、玲瓏鞭，蘇頲不肯給他，因而上奏説：“派遣使者奉行命令，先取不急用的物品，這不符合陛下以山澤供給軍費的本意。”有人對蘇頲説：“你身在

主不以私愛奪至公，吾可以遠近廢忠臣節邪?”巂州蠻苴院與吐蕃連謀入寇，獲諜者，吏請討之，頲不聽，移書還其諜曰：“毋得爾。”苴院羞悔，不敢侵邊。

遠地，不能違背皇上旨意。”蘇頲說：“不是這樣。明主不會因爲私愛而侵奪大公，我能因爲遠近而丢掉忠臣的節操嗎?”巂州蠻苴院與吐蕃合謀入侵，官軍抓獲了蕃賊間諜，官吏請求討伐他們，蘇頲不允許，移送文書歸還間諜說：“你們不要這樣做。”苴院愧悔，不敢侵犯邊境。

從封泰山，詔頌朝覲壇，世咨其文。還，分主十銓事。卒，年五十八。帝猶視朝，起居舍人韋述上疏曰：“貞觀、永徽時，大臣薨，輒罷朝舉哀，成終始恩，上有旌賢録舊之德，下有生榮死哀之美。昔晉知悼子卒，平公宴樂，杜蕢一言而悟，《春秋》載之。故禮部尚書頲累葉輔弼，奉事軒陛二十餘年，今奄忽不還，邦人痛嗟。惟帷蓋之舊，股肱之戚，宜即廢朝，明君臣之誼。”帝曰：“固朕意也。”即日帳次哭洛城南門，不朝。詔贈右丞相，謚曰文憲。葬日，帝游咸宜宫，將獵，聞之，曰：“頲且葬，我忍自娱哉!”半道而還。

蘇頲隨從皇帝到泰山封禪，下詔令他撰寫朝覲壇頌文，世人贊嘆這篇頌文。還朝後，分工主持十科選官事務。蘇頲這時去世，享年五十八歲。皇帝仍然上朝處理政事，起居舍人韋述上疏說：“貞觀、永徽時，大臣去世，往往停止朝會致哀，成就始終如一的恩典，上有表彰賢良追論舊功之德，下有生前榮華死後盡哀之美。從前晉國知悼子去世，平公宴樂，杜蕢一言而使得平公感悟，《春秋》上記載了這件事。已故禮部尚書蘇頲幾代擔任宰相，侍奉陛下二十多年，如今去世不還，國人悲痛嘆息。對此帷蓋之舊，股肱之親，應當立即停止朝會，以顯明君臣的情誼。”皇帝說：“這原本就是朕的心意。”當天設帳幔在洛城南門吊哭，不舉行朝會。下詔追贈蘇頲爲右丞相，謚號叫文憲。安葬這天，皇帝游咸宜宫，將要打獵，聽説此事，説：“蘇頲將要安葬，我怎麽忍心自己娱樂啊!”走到半路又返回來。

頲性廉儉，奉稟悉推散諸弟親族，儲無長貲。自景龍後，與張説以文章顯，稱望略等，故時號“燕許大手筆”。帝愛其文，曰：“卿所爲詔令，别録副本，署臣某撰，朕當留中。”後遂爲故事。其後李德裕著論曰“近世詔誥，惟頲叙事外自爲文章”云。

蘇頲生性清廉節儉，俸禄都分送給兄弟親族們，没有多餘的儲蓄。自景龍以後，蘇頲與張説一同因文章顯達，名望大約相等，因此當時人稱爲“燕許大手筆”。皇帝喜愛他的文章，説：“卿撰寫的詔令，另外録一副本，題上臣某撰，朕應當留在宫中。”以後便成爲慣例。後來李德裕發表評論説：“近世詔誥，衹有蘇頲除了叙事以外自有文采”等等。

## 蘇詵

詵，字廷言，舉賢良方正高第，補汾陰尉，遷秘書詳正學士，累轉給事中，時頲爲紫微侍郎，固辭。帝曰：“古有内舉不避親者乎?”對曰：“晉祁奚是也。”帝曰：“若然，朕自用詵，卿言非公也。”頃之，出徐州刺史，治有迹。卒，贈吏部侍郎。

蘇詵，字廷言，應考賢良方正科考中高等，補任汾陰尉，升任秘書詳正學士，幾次改任給事中，當時蘇頲任紫微侍郎，堅决辭讓。皇帝説：“古代有内舉不避親的人嗎?”他回答説：“春秋時晉國的祁奚是這樣的人。”皇帝説：“如果是這樣，朕自任蘇詵，你的話就不公正了。”很快，蘇詵出任徐州刺史，治理有政績。去世後，追贈

吏部侍郎。

蘇震

詵子震，以蔭補千牛。十餘歲，强學有成人風。頲曰："吾家有子。"累遷殿中侍御史、長安令。安禄山陷京師，震與尹崔光遠殺開遠門吏，棄家出奔。會肅宗興師靈武，震晝夜馳及行在，帝嘉之，拜御史中丞，遷文部侍郎。廣平王爲元帥，崇擇賓佐，以震爲糧料使。二京平，封岐陽縣公，改河南尹。九節度兵敗相州，震與留守崔圓奔襄、鄧，貶濟王府長史。起爲絳州刺史，進户部侍郎，判度支，爲泰陵、建陵鹵簿使，以勞封岐國公，拜太常卿。代宗將幸東都，復以震爲河南尹，未行，卒，贈禮部尚書。

蘇詵的兒子蘇震，以門蔭的庇護補任千牛。他十多歲時，努力學習有成人風範。蘇頲説："我家有繼承人了。"幾次升任殿中侍御史、長安令。安禄山攻陷京城，蘇震與京兆尹崔光遠殺掉開遠門守吏，棄家出奔。正值肅宗在靈武起兵，蘇震晝夜奔馳趕到皇帝外出停駐的地方，皇帝嘉獎他，授任他爲御史中丞，升任文部侍郎。廣平王任元帥，慎重選擇賓佐，以蘇震爲糧料使。兩京平定，封蘇震爲岐陽縣公，改任河南尹。九節度使軍隊在相州戰敗，蘇震與留守崔圓奔往襄、鄧，貶爲濟王府長史。起用任絳州刺史，進任户部侍郎，任度支，任泰陵、建陵鹵簿使，因功封岐國公，授任太常卿。代宗將巡幸東都，再次任蘇震爲河南尹，未及赴任，去世，追贈禮部尚書。

蘇幹

幹，瓌從父兄也。父勖，字慎行，武德中，爲秦王諮議、典籤、文學館學士，尚南康公主，拜駙馬都尉。遷魏王泰府司馬，博學有美名，泰重之。勸開館引文學士，著書名家。歷吏部侍郎、太子左庶子，卒。

蘇幹，是蘇瓌的堂兄。父親蘇勖，字慎行，武德年間，任秦王諮議、典籤、文學館學士，娶南康公主，授任駙馬都尉。升任魏王李泰府司馬，博學有美名，李泰器重他，規勸開館招引博學之士，著書立説自成一家。歷任吏部侍郎、太子左庶子，去世。

幹擢明經，授徐王府記室參軍，王好畋，每諫止之。垂拱中，遷魏州刺史。河朔饑，前刺史苛暴，百姓流徙，幹檢吏督奸，勸課農桑，由是流冗盡復，以治稱。拜右羽林軍將軍，遷冬官尚書。來俊臣素忌之，誣幹與琅邪王冲通書，繫獄，發憤卒。

蘇幹考中明經科，授任徐王府記室參軍，徐王喜好打獵，蘇幹時常規勸阻止他。垂拱年間，升任魏州刺史。河朔饑荒，前刺史苛刻暴虐，百姓流亡遷徙，蘇幹督察奸吏，勸務農桑，由此流亡者都回來恢復産業，蘇幹以善於治理著稱。授任右羽林軍將軍，升任冬官尚書。來俊臣平時忌恨他，誣告蘇幹與琅邪王李冲私通書信，蘇幹被拘捕下獄，憂憤去世。

## 張説

張説，字道濟，或字説之，其先自范陽徙河南，更爲洛陽人。永昌中，武后策賢良方正，詔吏部尚書李景諶糊名較覆，説所對第一，后署乙等，授太子校書郎，遷左補闕。

張説，字道濟，或者字説之，他的祖先自范陽遷到河南，改爲洛陽人。永昌年間，武后策試賢良方正科，下詔吏部尚書李景諶糊名復核，張説對策第一，武后署爲乙等，授任他爲太子校書郎，升任左補闕。

后嘗問："諸儒言氏族皆本炎、

武后曾經問道："儒家學者們説氏族都本自

黄之裔，則上古乃無百姓乎？若爲朕言之。”説曰：“古未有姓，若夷狄然。自炎帝之姜、黄帝之姬，始因所生地而爲之姓。其後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黄帝二十五子，而得姓者十四。德同者姓同，德異者姓殊。其後或以官，或以國，或以王父之字，始爲賜族，久乃爲姓。降唐、虞，抵戰國，姓族漸廣。周衰，列國既滅，其民各以舊國爲之氏，下及兩漢，人皆有姓。故姓之以國者，韓、陳、許、鄭、魯、衛、趙、魏爲多。”后曰：“善。”

於炎、黄的後裔，那麽上古就没有百家姓氏嗎？你爲朕説説。”張説説：“古代没有姓氏，就像夷狄一樣。自炎帝的姜姓、黄帝的姬姓，開始依據誕生地而作爲他們的姓氏。此後天子立有德者爲諸侯，依據出生地來賜姓氏，黄帝二十五個兒子，而得到姓氏的有十四個。德相同的姓氏相同，德不同的姓氏不同。後來有的依據官名，有的依據國名，有的依據王父的字，開始是賜給家族，時間久了成爲姓氏。唐、虞以來，直到戰國，姓氏逐漸廣泛。周朝衰敗，列國滅亡以後，各國民衆各自以原來的國名作爲他們的姓氏，到了兩漢，人們都有了姓氏。因此用國名作爲姓氏的，以韓、陳、許、鄭、魯、衛、趙、魏爲最多。”武后説：“很好。”

久視中，后道暑三陽宫，汔秋未還。説上疏曰：

宫距洛城百六十里，有伊水之隔，崿坂之峻，過夏涉秋，水潦方積，道壞山險，不通轉運，河廣無梁，咫尺千里，扈從兵馬，日費資餉。太倉、武庫，并在都邑，紅粟、利器，蘊若山丘，奈何去宗朝之上都，安山谷之僻處？是猶倒持劍戟，示人鐏柄，臣竊爲陛下不取。夫禍變之生，在人所忽，故曰：“安樂必戒，無行所悔。”不可一也。告成褊小，萬方輻凑，填郛溢郭，并鍤無所。排斥居人，蓬宿草次，風雨暴至，不知庇托，孤惸老病，流轉衢巷。陛下作人父母，將若之何？不可二也。池亭奇巧，蕩誘上心。削巒起觀，堨流漲海，俯貫地脉，仰出雲路，易山川之氣，奪農桑之土。延木石，運斧斤，山谷連聲，春夏不輟。勸陛下作此者，豈正人邪？《詩》云：“人亦勞止，迄可小康。”不可三也。御苑東西二十

久視年間，武后到三陽宫避暑，直到秋天還不返回京城。張説上疏説：

三陽宫離洛城一百六十里，有伊水的阻隔，崿坂的高峻，過夏經秋，雨水成災，路毁山險，轉運不通，河寬没有橋梁，咫尺千里，隨從的兵馬，每天消耗錢糧。太倉、武庫，都在都城，糧食、兵器，堆積如山，爲什麽要離開宗廟所在的上都，置身在山谷偏僻之處？這好比倒持着劍戟，把鐏柄交給他人，臣私下認爲陛下這種做法不足爲取。大凡禍變的發生，在於人們的疏忽，因此説：“安樂必須警戒，不要做使人悔恨的事情。”這是不可滯留的理由之一。告成地方狹小，萬方聚集，溢滿城郭，無處容針。斥逐居民，蓬宿草野，風雨暴至，無所遮蔽，孤獨老病，流離街巷。陛下爲民父母，將如何是好？這是不可滯留的理由之二。池亭奇巧，誘惑皇上之心。削平山巒修築宫觀，堵塞水流聚成湖海，向下貫穿地脉，向上矗出雲端，改變山川的氣運，奪去農桑的土地。運送木石，揮動斧子，山谷連聲，春夏不停。勸陛下這樣做的人，難道是正人君子嗎？《詩經》説：“人民停止勞役，可以達到小康。”這是不可滯留的理由之三。御苑東西二十里，外面没有墻垣門禁，裏面有樹叢溪

里，外無墻垣扃禁，内有榛叢谿谷，猛毅所伏，暴慝所憑。陛下往往輕行，警蹕不肅，歷蒙密，乘險巇，卒有逸獸狂夫，驚犯左右，豈不殆哉？《易》曰："思患豫防。"願爲萬姓持重。不可四也。今北有胡寇闚邊，南有夷獠騷徼，關西小旱，耕稼是憂，安東近平，輸漕方始。臣願及時旋軫，深居上京，息人以展農，修德以來遠，罷不急之役，省無用之費。澄心澹懷，惟億萬年，蒼蒼群生，莫不幸甚。臣度芻議，十不從一，何者？沮盤游之娱，閒林沚之玩，規遠圖，替近適，要後利，棄前歡，未沃明主之心，已捩貴臣之意。然不愛死者，懼言責不職耳。

后不省。

擢鳳閣舍人。張易之誣陷魏元忠也，援說爲助。說廷對"元忠無不順言"，忤后旨，流欽州。中宗立，召爲兵部員外郎，累遷工部、兵部二侍郎，以母喪免。既期，詔起爲黄門侍郎，固請終制，祈陳哀到。時禮俗衰薄，士以奪服爲榮，而說獨以禮終，天下高之。除喪，復爲兵部，兼修文館學士。

睿宗即位，擢中書侍郎兼雍州長史。譙王重福死，東都支黨數百人，獄久不决，詔說往按，一昔而罪人得，乃誅張靈均、鄭愔，餘詿誤悉原。帝嘉其不枉直，不漏惡，慰勞之。玄宗爲太子，說與褚无量侍讀，尤見親禮。逾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

景雲二年，帝謂侍臣曰："術家

谷，猛獸在此潛伏，暴賊憑此藏身。陛下往往輕易出行，侍衛戒備不嚴，經過陰密之處，登上險峻之地，忽然有奔獸狂徒，驚動冒犯左右，難道不危險嗎！《易經》說："想着禍患而加以預防。"願陛下爲百姓而慎重。這是不可滯留的理由之四。如今北有胡寇窺視邊土，南有夷僚騷擾疆界，關西有小的旱災，耕稼因此憂愁，安東新近平定，漕運方纔開始。臣願陛下及時還朝，深居京城，休息百姓以發展農業，修養品德以招致遠方，罷免不急的徭役，減省無用的花費。澄净心懷，安寧萬年，天下百姓，無不十分慶幸。臣揣度草野之人的言論，十分不能有一分得到允從，爲什麽？因爲阻礙游逸的娱樂，隔離林池的好玩，規劃遠大計議，代替目前的安適，求取日後的利益，抛棄眼前的歡娱，未能開導明主之心，已經違背了貴臣之意。然而我不惜身死而上奏的原因，是懼怕辜負了進言的職責罷了。

武后没有接受。

張說升任鳳閣舍人。張易之誣陷魏元忠，拉張說幫助證明。張說在朝堂上對質說"魏元忠没有不順從的言論"，違背了武后旨意，流放欽州。中宗即位，召入張說任兵部員外郎，幾次升任工部、兵部二侍郎，爲母親守喪免官。服喪期間，下詔起任張說爲黄門侍郎，他堅决請求服滿喪期，祈求陳述悲哀懇切。當時禮教風俗衰敗，官員多以服喪期未滿就起任官職作爲榮耀，而張說獨自固守禮規守完喪制，被天下人所尊重。守喪期滿，張說再任兵部侍郎，兼修文館學士。

睿宗即位，張說升任中書侍郎兼雍州長史。譙王李重福謀反而死，東都有他的黨徒數百人，案獄長久不能裁决，下詔張說前往審理，張說一天就捕獲了罪犯，便殺了張靈均、鄭愔，其餘受連累的人全部釋放。皇帝贊揚他不冤枉正直，不漏掉邪惡，慰勞他。玄宗爲太子，張說與褚无量任侍讀，深得太子親近禮遇。第二年，張說升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

景雲二年，皇帝對侍臣說："術士說五天内

言五日内有急兵入宫，爲我備之。”左右莫對。説進曰：“此讒人謀動東宫耳，陛下若以太子監國，則名分定，奸膽破，蜚禍塞矣。”帝悟，下制如説言。明年，皇太子即皇帝位，太平公主引蕭至忠、崔湜等爲宰相，以説不附己，授尚書左丞，罷政事，爲東都留守。説知太平等懷逆，乃因使以佩刀獻玄宗，請先决策，帝納之。至忠等已誅，召爲中書令，封燕國公，實封二百户。

有急兵進入皇宫，你們要爲我防備。”左右無言以對。張説進言説：“這是奸惡之人陰謀動摇太子地位罷了，陛下如果讓太子監國，則名分確定，奸賊膽破，流言災禍就能杜絶了。”皇帝醒悟，依照張説所説的下詔。第二年，皇太子即皇帝位，太平公主推薦蕭至忠、崔湜等任宰相，因張説不依附自己，授任尚書左丞，罷免知政事，任東都留守。張説知道太平公主等暗懷異圖，便托人獻佩刀給玄宗，請求預先决策，皇帝同意了。蕭至忠等人被誅殺以後，召入張説任中書令，封燕國公，實封二百户。

始，武后末年，爲潑寒胡戲，中宗嘗乘樓從觀。至是，因四夷來朝，復爲之。説上疏曰：“韓宣適魯，見周禮而嘆；孔子會齊，數倡優之罪。列國如此，况天朝乎？今四夷請和，使者入謁，當接以禮樂，示以兵威，雖曰戎夷，不可輕也。焉知無駒支之辯，由余之賢哉？且乞寒潑胡，未聞典故，裸體跳足，汩泥揮水，盛德何觀焉？恐非干羽柔遠、樽俎折衝之道。”納之，自是遂絶。

當初，武后末年，舉行潑寒胡戲，中宗曾經登樓觀看。到了這時，因爲四夷前來朝見，又舉行潑寒胡戲。張説上疏説：“韓宣子來到魯國，看見周禮而感嘆；孔子與齊國會盟，責備倡優的罪過。列國尚且如此，何况天朝呢？如今四夷請求和好，派使者入朝謁見，應當用禮樂來接待，以兵威相顯示，雖説他們是戎夷，也不可以輕視啊。怎麽知道他們没有駒支的辯才，由余的賢能呢？而且乞寒潑胡，不見於典籍記載，裸體跳足，投泥潑水，盛德何在呢？恐怕没有廟堂舞蹈安撫遠方的意義，筵席酒肉之間制勝敵軍的道理。”皇帝聽從了他的建議，從此這種游戲便絶迹了。

素與姚元崇不平，罷爲相州刺史、河北道按察使。坐累徙岳州，停實封。説既失執政意，内自懼。雅與蘇瓌善，時瓌子頲爲相，因作《五君詠》獻頲，其一紀瓌也，候瓌忌日致之。頲覽詩嗚咽，未幾，見帝陳説忠謇有勛，不宜棄外，遂遷荆州長史。

張説平時與姚元崇不和，被罷免宰相任相州刺史、河北道按察使。因事受牽連獲罪調任岳州刺史，取消實封。張説失去執政者的心意，内心感到恐懼。平時他與蘇瓌友善，此時蘇瓌的兒子蘇頲任宰相，便作《五君詠》獻給蘇頲，其中一首是記述蘇瓌的，等到蘇瓌的忌日送上。蘇頲讀詩嗚咽，不久，見到皇帝時陳述張説忠誠有功，不應當擯棄在外，張説便升任荆州長史。

俄以右羽林將軍檢校幽州都督，入朝以戎服見。帝大喜，授檢校并州長史，兼天兵軍大使，修國史，敕齎稿即軍中論撰。朔方軍大使王晙誅河曲降虜阿布思也，九姓同羅、拔野固等皆疑懼。説持節從輕騎二十，直詣其部，宿帳下，召見酋豪慰安之。副

不久張説以右羽林將軍檢校幽州都督，身穿戎服入朝拜見。皇帝大喜，授任檢校并州長史，兼天兵軍大使，修國史，詔令他携帶書稿隨軍修撰。朔方軍大使王晙殺河曲降虜阿布思，九姓同羅、拔野固等人都心懷疑懼。張説持節率輕騎二十人，徑直前往他們的部落，停宿在帳下，召見首領慰勞安撫他們。副使李憲認爲胡虜難以相

使李憲以虜難信，不宜涉不測。說報曰："吾肉非黄羊，不畏其食；血非野馬，不畏其刺。士當見危致命，亦吾效死秋也。"由是九姓遂安。晙後討蘭池叛胡康待賓，詔說相聞經略。時党項羌亦連兵攻銀城，說將步騎萬人出合河關掩擊，破之，追北駱駝堰。羌、胡自相猜，夜鬥，待賓遁入鐵建山，餘衆奔潰。說招納党項，使復故處。副使史獻請盡誅之，說不從，奏置麟州以安羌衆。

信，不應進入不測之地。張說答覆說："我不是黄羊肉，不怕他們吃掉；不是野馬血，不怕他們刺飲。志士應當見到危難而捨棄生命，這正是我以死效命的時候。"由此九姓得以安定。後來王晙討伐蘭池叛胡康待賓，下詔張說共同主持籌劃謀取。此時党項羌也聯合兵力進攻銀城，張說率領步騎萬人出合河關突襲，擊破他們，追擊敗軍到駱駝堰。羌、胡自相猜忌，夜晚打鬥，康待賓逃入鐵建山，其餘兵衆逃奔潰散。張說招納党項，使他們回到舊地。副使史獻請求全部誅殺他們，張說不聽從，奏請設置麟州以安撫羌衆。

召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讓宋璟、陸象先，不許。明年，詔爲朔方節度大使，親行五城，督士馬。時慶州方渠降胡康願子反，自爲可汗，掠牧馬，西涉河出塞。說進討，至木槃山禽之，俘獲三千。乃議徙河曲六州殘胡五萬於唐、鄧、仙、豫間，空河南朔方地。以功賜實封三百户。故時，邊鎮兵贏六十萬，說以時平無所事，請罷二十萬還農。天子以爲疑，說曰："邊兵雖廣，諸將自衛、營私爾，所以制敵，不在衆也。以陛下之明，四夷畏威，不慮減兵而招寇，臣請以闔門百口爲保。"帝乃可。時衛兵貧弱，番休者亡命略盡，說建請一切募勇强士，優其科條，簡色役。不旬日，得勝兵十三萬，分補諸衛，以强京師，後所謂"彍騎"者也。

召入張說授任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張說推讓給宋璟、陸象先，皇帝不允許。第二年，下詔任張說爲朔方節度大使，親自巡行五城，督察兵馬。此時慶州方渠降胡康願子反叛，自立爲可汗，掠奪牧馬，向西越過黄河走出塞外。張說進兵討伐，到木槃山捉住了他，俘獲三千人。便建議遷移河曲六州殘胡五萬到唐、鄧、仙、豫之間，空曠了黄河以南朔方之地。因功賜實封三百户。原先，邊鎮士兵超過六十萬，張說認爲此時平安無事，請求撤去二十萬回家務農。天子對此感到疑惑，張說說："邊兵雖然很多，各將領衹想要自衛和營求私利罷了，禦敵制勝的辦法，不在於兵多。以陛下的英明，四夷畏懼威嚴，不必憂慮因減兵而招致敵寇，臣請求以全家百口作爲擔保。"皇帝便同意了。當時衛兵貧弱，輪休的士兵幾乎全都逃亡了，張說建議全部招募勇猛强壯兵士，制定優待條例，取消各種勞役。不到十天，得到精兵十三萬，分别補充諸衛，以加强京師守備，這就是後來所說的"彍騎"。

帝自東都將還京，因幸并州。說見帝曰："太原王業所基，陛下巡幸，振耀威武，以申永思。繇河東入京師，有漢武脽上祠，此禮廢闕，歷代莫舉，願爲三農祈穀，誠四海之福。"帝納其言，過祠后土乃還。進中書令。

皇帝從東都將要回到京城，趁便到達并州。張說拜見皇帝說："太原是王業的根基，陛下巡幸，顯耀武威，以申明永久思念的意義。由河東進入京城，有漢武帝祭祀后土的脽上祠，這一祭禮已長久廢棄，歷代不能實行，願陛下爲三農祈禱豐年，實在是四海的福分。"皇帝接受了他的建議，路過祭祀了后土之後纔回到京城。升任張說爲中書令。

說又倡封禪議，受詔與諸儒草

張說又首先提出封禪的建議，受詔與諸儒草

儀，多所裁正。帝召説與禮官學士置酒集仙殿，曰："朕今與賢者樂于此，當遂爲集賢殿。"乃下制改麗正書院爲集賢殿書院，而授説院學士，知院事。東封還，爲尚書右丞相兼中書令。詔説撰《封禪壇頌》，刻之泰山，以夸成功。初，源乾曜不欲封禪，説固請，乃不相平。及升山，執事官當從者，説皆引所厚超階入五品，從兵唯加勛而不賜，衆怨其專。

擬儀注，張説多加裁正。皇帝召張説與禮官學士在集仙殿設置酒宴，説："朕今天與賢才在此同樂，應當改爲集賢殿。"便下詔改麗正書院爲集賢殿書院，并授任張説院學士，主管院事。到泰山封禪返回，張説任尚書右丞相兼中書令。下詔張説撰寫《封禪壇頌》，刻在泰山上，以誇耀成功。起初，源乾曜不想封禪，張説堅决請求，因此兩人相互不和。等到登山時，應當跟從的執事官，張説都引用他所親近者破格加階升入五品，隨從的兵士衹加勛級而不賜物，衆人怨恨他專横。

宇文融先獻策，括天下游户及籍外田，署十道勸農使，分行郡縣。説畏其擾，數沮格之。至是，融請吏部置十銓，與蘇頲等分治選事，有所論請，説頗抑之，於是銓綜失叙。融恨恚，乃與崔隱甫、李林甫共劾奏説"引術士王慶則夜祠禱解，而奏表其閭；引僧道岸窺詗時事，冒署右職；所親吏張觀、范堯臣依據説勢，市權招賂，擅給太原九姓羊錢千萬"。其言醜慘。帝怒，詔乾曜、隱甫、刑部尚書韋抗即尚書省鞠之，發金吾兵圍其第。説兄左庶子光詣朝堂刵耳列冤，帝遣高力士往視，見説蓬首垢面，席藁，家人以瓦器饋脱粟鹽疏，爲自罰憂懼者。力士還奏，且言："説往納忠，於國有功。"帝憮然，乃停説中書令，誅慶則等，坐者猶十餘人。説既罷政事，在集賢院專修國史。又乞停右丞相，不許。然每軍國大務，帝輒訪焉。隱甫等恐説復用，巧文詆毁，素忿説者又著《疾邪篇》，帝聞，因令致仕。

宇文融首先獻計，搜求天下逃户和未登記在册的剩田，設置十道勸農使，分别前往郡縣。張説害怕這樣做煩擾百姓，幾次阻止反對。到了這時，宇文融請求吏部設置十銓，與蘇頲等分别掌管選官之事，凡是有所奏請，張説都極力阻止，於是選官失去秩序。宇文融懷恨在心，便與崔隱甫、李林甫一同上奏彈劾張説"招引術士王慶則夜晚禱告占卜，而上奏請求在其門前樹旌表彰；引用僧人道岸暗中刺探時事，妄授要職，他所親近的官吏張觀、范堯臣依仗張説的權勢，賣權納賄，擅自發給太原九姓羊錢一千萬"。其言辭非常惡劣。皇帝憤怒，下詔源乾曜、崔隱甫、刑部尚書韋抗在尚書省訊問張説，派金吾兵包圍了他的宅第。張説的兄長左庶子張光到朝堂割耳稱冤，皇帝派遣高力士前往看視，見張説蓬頭垢面，坐在草席上，家人用瓦罐給他送去粗糧腌菜，他因自取懲罰而十分憂慮恐懼。高力士回奏，并且説："張説以往能竭盡忠誠，對國家有功。"皇帝動了惻隱之心，便停任張説中書令，殺了王慶則等人，株連獲罪的有十多人。張説罷知政事以後，在集賢院專修國史。又乞求免去右丞相，不允許。然而每當有軍國大事，皇帝便徵詢他。崔隱甫等惟恐張説再被任用，舞文弄墨加以詆毁，平時怨恨張説的人又撰寫了《疾邪篇》，皇帝聽説此事，便令他退休。

始爲相時，帝欲事吐蕃，説密請講和以休息鄣塞，帝曰："朕待王君㚟計之。"説出告源乾曜曰："君㚟好

張説開始任宰相時，皇帝想要討伐吐蕃，張説秘密上奏請求講和以使邊塞安寧，皇帝説："朕等王君㚟來計議此事。"張説出來告訴源乾曜

兵以求利，彼入，吾言不用矣。”後君㚟破吐蕃於青海西，説策其且敗，因上巂州鬥羊於帝，以申諷諭，曰：“使羊能言，必將曰‘鬥而不解，立有死者’。所賴至仁無殘，量力取歡焉。”帝識其意，納之，賜綵千匹。後瓜州失守，君㚟死。

説：“王君㚟喜好用兵以追求利益，他入朝，我的話就不會被采用了。”後來王君㚟在青海西打敗吐蕃，張説估計他要失敗，便給皇帝獻上巂州鬥羊，以申明勸諭之意，説：“假使羊能説話，勢必將説‘如果角鬥定不鬆懈，立刻會有死的一方。’所依賴的是極爲仁愛而不殘酷，根據力量加以勸勉啊。”皇帝領悟他的用意，接納了，賜綵一千匹。後來瓜州失守，王君㚟死去。

十七年，復爲右丞相，遷左丞相。上日，敕所司供帳設樂，内出醪饌，帝爲賦詩。俄授開府儀同三司。十八年卒，年六十四，爲停正會，贈太師，謚曰文貞，群臣駁異未决，帝爲製碑，謚如太常，繇是定。

十七年，張説再任右丞相，升任左丞相。上任之日，詔令主管部門供設帷帳設置音樂，宫中送出酒食，皇帝爲此賦詩。不久授任張説開府儀同三司。十八年去世，終年六十四歲，爲此停止十九年元旦朝會，追贈太師，謚號叫文貞，群臣辯論各異不能决定，皇帝爲他撰製碑文，謚號如同太常寺的提議，由此定謚。

説敦氣節，立然許，喜推藉後進，於君臣朋友大義甚篤。帝在東宫，所與秘謀密計甚衆，後卒爲宗臣。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帝好文辭，有所爲必使視草。善用人之長，多引天下知名士，以佐佑王化，粉澤典章，成一王法。天子尊尚經術，開館置學士，修太宗之政，皆説倡之。爲文屬思精壯，長於碑誌，世所不逮。既謫岳州，而詩益凄婉，人謂得江山助云。常典集賢圖書之任，間雖致仕一歲，亦修史於家。

張説崇尚氣節，信守許諾，喜歡推舉後進晚輩，對君臣朋友大義極爲真誠。皇帝在東宫時，他所參與的秘密計謀很多，後來成爲國家重臣。朝廷重要文字多出自他的手筆，皇帝喜好文辭，有了新作必定讓他修改。張説善於用人的長處，舉薦了很多天下知名人士，以輔佐君王的道德教化，修飾典章，統一王法。天子尊崇經術，開館設置學士，遵循太宗的政治，都是張説倡導的。他作文章構思精密宏大，擅長於碑文墓志，當代無人能比。他被貶到岳州以後，詩意更加凄婉，人們説得到了江山的幫助。常主持集賢圖書的職責，其間雖然退休一年，也在家中修史。

始，帝欲授説大學士，辭曰：“學士本無大稱，中宗崇寵大臣，乃有之，臣不敢以爲稱。”固辭乃免。後宴集賢院，故事，官重者先飲，説曰：“吾聞儒以道相高，不以官閥爲先後。大帝時修史十九人，長孫无忌以元舅，每宴不肯先舉爵。長安中，與修《珠英》，當時學士亦不以品秩爲限。”於是引觴同飲，時伏其有體。中書舍人陸堅以學士或非其人，而供擬太厚，無益國家者，議白罷之。説聞曰：“古帝王功成，則有奢滿之失，

開始，皇帝想要任張説大學士，他推辭説：“學士本無大字之稱，中宗崇敬寵愛大臣，纔有了這個稱呼，臣不敢以此作爲稱呼。”堅决推辭纔免去。後來在集賢院設宴，依照舊例，官位高的先飲酒，張説説：“我聽説儒者以道比高下，不以官職門第爲先後。大帝時修史十九人，長孫无忌作爲元舅，每次宴飲不肯首先舉杯。長安年間，參與修撰《珠英》，當時學士也不以品秩爲限制。”於是大家舉觴同飲，時人佩服他識大體。中書舍人陸堅認爲學士中有不稱職的人，而且待遇太厚，對國家没有益處，建議罷免他們。張説聽到後説：“自古帝王功業告成，便有奢侈放縱

或興池觀，或尚聲色。今陛下崇儒向道，躬自講論，詳延豪俊，則麗正乃天子禮樂之司，所費細而所益者大。陸生之言，蓋未達邪。”帝知，遂薄堅。

說嘗自爲其父碑，帝爲書其額曰：“嗚呼，積善之墓。”説殁後，帝使就家録其文，行於世。開元後，宰相不以姓著者，曰燕公云。大曆中，詔配享玄宗廟廷。

子均、垍、埱。

張均

均亦能文。自太子通事舍人累遷主爵郎中、中書舍人。開元十七年，説授左丞相，校京官考，注均考曰：“父教子忠，古之善訓，王言帝載，尤難以任。庸以嫌疑，而撓紀綱？考上下。”當時亦不以爲私。後襲燕國公，累遷兵部侍郎，以累貶饒、蘇二州刺史。久之，復爲兵部侍郎。

自以己才當輔相，爲李林甫所抑，林甫卒，倚陳希烈，冀得其處。既而楊國忠用事，希烈罷，而均爲刑部尚書。坐垍，貶建安太守。還，授大理卿，居常觖望不平。禄山盜國，爲僞中書令。肅宗反正，兄弟皆論死。房琯聞之，驚曰：“張氏滅矣。”乃見苗晋卿，營解之。帝亦顧説有舊，詔免死，流合浦。建中初，贈太子少傅。

子濛，事德宗，爲中書舍人。

張垍

垍尚寧親公主。時説居中秉政，均爲舍人，諸父光爲銀青光禄大夫，榮盛冠時。玄宗眷垍厚，即禁中置内宅，侍爲文章，珍賜不可數。均供奉翰林，而垍以所賜夸均，均曰：“此婦翁遺婿，非天子賜學士也。”垍嘗

的過失，或者興修池臺樓觀，或者喜好聲色。如今陛下崇儒重道，親自講論，廣招豪放俊傑之士，那麼麗正書院正是天子禮樂的機構，花費微小而收益很大。陸生的言論，是不明達的啊。”皇帝知曉，由此鄙薄陸堅。

張説曾經自己爲父親撰寫碑文，皇帝爲其親筆題寫碑額道：“嗚呼，積善之墓。”張説去世以後，皇帝派人到他家抄録他的文章，流行於當世。開元以後，宰相不用姓稱呼，衹稱他作燕公。大曆年間，下詔在玄宗廟廷配享。

張説的兒子張均、張垍、張埱。

張均也有文才。自太子通事舍人幾次升任主爵郎中、中書舍人。開元十七年，張説任左丞相，考核京官政績，批注張均的考績説：“父親教導兒子忠誠，是自古以來的美好訓誡，帝王的詔令和事業，尤其難以勝任。怎能因爲迴避嫌疑，而擾亂朝廷紀綱？考核成績爲上下。”當時人也不認爲他有私心。後來張均襲封燕國公，幾次升任兵部侍郎，因受牽連貶任饒、蘇二州刺史。很久，再次任兵部侍郎。

張均認爲自己有才幹應當做宰相，被李林甫所壓制，李林甫死後，張均依附陳希烈，希望得到宰相職位。接着楊國忠執政，陳希烈被罷相，張均任刑部尚書。因張垍的事獲罪，貶建安太守。回朝以後，授任大理卿，在家時常怨恨不平。安禄山盜國叛亂，僞任他爲中書令。肅宗撥亂反正，張均兄弟都定了死罪。房琯聽説此事，驚呼道：“張氏要滅亡了。”便去見苗晋卿，營救他倆。皇帝也顧念與張説有舊情，下詔免去他們的死罪，流放合浦。建中初年，追贈太子少傅。

張均的兒子張濛，事奉德宗，任中書舍人。

張垍娶寧親公主。當時張説在朝中執政，張均任舍人，伯父張光爲銀青光禄大夫，榮盛爲當時之最。玄宗眷愛張垍待他深厚，在禁中安置内宅，張垍以文章侍奉玄宗，玄宗賜給珍寶不可勝數。張均供奉翰林，張垍拿出皇帝所賜寶物向張均炫耀，張均説：“這是婦翁賞給女婿的，不是

爲帝贊禮，舉止都雅，帝悦之。因幸內宅，顧垍曰："希烈辭宰相，孰可代者?"垍錯愕，未得對。帝曰："無易吾婿。"垍頓首謝。會貴妃聞，以語國忠，國忠惡之，及希烈罷，薦韋見素代之，垍始怨上。

天子賜給學士的。"張垍曾爲皇帝贊禮，舉止十分優雅，皇帝很喜歡他。皇帝到他的宅第，對張垍說："陳希烈辭去宰相，誰可以接替他呢?"張垍倉促驚愕，不能回答。皇帝說："没有人能替代我的女婿。"張垍叩頭拜謝。正巧貴妃聽到，將此話告訴楊國忠，楊國忠憎惡張垍，陳希烈被罷免以後，楊國忠推薦韋見素接替他，張垍開始抱怨皇上。

天寶十三載，禄山入朝，以破奚、契丹功，求平章事，國忠曰："禄山有軍功，然不識字，與之，恐四夷輕漢。"乃止。及還范陽，詔高力士餞滻坡，力士歸曰："禄山內鬱鬱，若知欲相而不行者。"帝以語國忠，國忠曰："所告者必張垍。"帝怒，盡逐其兄弟，以均守建安，而垍爲盧溪郡司馬，埱自給事中爲宜春郡司馬。歲中，還，垍爲太常卿。

天寶十三載，安禄山入朝，因攻破奚、契丹有功，請求任平章事，楊國忠說："安禄山立有軍功，然而不識字，授給他平章事，恐怕四夷要輕視我國。"便没有授予安禄山。等到安禄山返回范陽時，下詔高力士在滻坡餞行，高力士回來說："安禄山内心鬱鬱不樂，好像知道將要任他做宰相而又没有實行的事。"皇帝將此事告訴了楊國忠，楊國忠說："告密者必定是張垍。"皇帝大怒，張垍兄弟們都被貶逐，以張均爲建安太守，張垍爲盧溪郡司馬，張埱自給事中爲宜春郡司馬。這年中間，召回，張垍任太常卿。

帝西狩至咸陽，唯韋見素、楊國忠、魏方進從。帝謂力士曰："若計朝臣當孰至者?"力士曰："張垍兄弟世以恩戚貴，其當即來。房琯有宰相望，而陛下久不用，又爲禄山所器，此不來矣。"帝曰："未可知也。"後琯至，召見流涕。帝撫勞，且問："均、垍安在?"琯曰：'臣之西，亦嘗過其家，將與偕來。均曰：'馬不善馳，後當繼行。'然臣觀之，恐不能從陛下矣。"帝嗟悵，顧力士曰："吾豈欲誣人哉? 均等自謂才器亡雙，恨不大用，吾向欲始終全之，今非若所料也。"垍遂與希烈皆相禄山，垍死賊中。

皇帝西行到咸陽，祇有韋見素、楊國忠、魏方進隨從。皇帝對高力士說："你估計朝臣誰會到這裏來?"高力士說："張垍兄弟因世代蒙受聖恩身爲國戚而顯貴，他們定會馬上到來。房琯有宰相名望，而陛下長期不任用，他又爲安禄山所器重，他是不會來了。"皇帝說："事情不可預料啊。"後來房琯來到，召見流淚哭泣。皇帝安撫慰勞，并問："張均、張垍在哪裏?"房琯說："臣向西來，也曾路過他們家，相約一同來。張均說'馬不善於奔馳，將隨後跟着出發'，然而臣觀察他的樣子，恐怕不能跟從陛下了。"皇帝悵然嗟嘆，看着高力士說："我難道想要誣陷人嗎? 張均等自認爲才器無雙，怨恨不得重用，我先前想要始終保全他們，如今不是你所預料的啊。"張垍便與陳希烈都做了安禄山的宰相，張垍死在賊中。

贊曰：説於玄宗最有德，及太平用事，納忠惓惓，又圖封禪，發明典章，開元文物彬彬，説力居多。中爲

贊曰：張説對於玄宗最有德行，到太平公主專權以後，懇切盡忠，又規劃封禪，闡明典章，開元年間制度完備，張説出力居多。中途受到奸

奸人排根，幾不免，自古功名始終亦幾希，何獨説哉！至子以利遽敗其家。若瓌、頲再世稱賢宰相，盛矣！

人排擠，幾乎不能免於災難，自古功名能始終者本來就很少，何止張説一人呢！至於他的兒子們因爲追求名利很快破敗了家族。能如蘇瓌、蘇頲兩代稱爲賢宰相，是興盛啊！

# 唐書卷一百二十六

## 列傳第五十一

### 魏盧李杜張韓列傳

#### 魏知古

魏知古，深州陸澤人。方直有雅才，擢進士第。以著作郎修國史，累遷衛尉少卿，檢校相王府司馬。神龍初，爲吏部侍郎，以母喪解。服除，爲晋州刺史。睿宗立，以故屬拜黄門侍郎，兼修國史。會造金仙、玉真觀，雖盛夏，工程嚴促，知古諫曰："臣聞'古之君人，必時視人之所勤，人勤於力則功築罕，人勤於財則貢賦少，人勤於食則百事廢'。故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又曰'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禮》：'季夏之月，樹木方盛，無有斬伐，不可以興土功。'此皆興化立治、爲政養人之本也。今爲公主造觀，將以樹功祈福，而地皆百姓所宅，卒然迫逼，令其轉徙，扶老携幼，剔椽發瓦，呼嗟道路。乖人事，違天時，起無用之作，崇不急之務，群心震摇，衆口藉藉。陛下爲人父母，欲何以安之？且國有簡册，君舉必記，言動之微，可不慎歟！願下明詔，順人欲，除功役，收之桑榆，其失不遠。"不納。復諫曰："自陛下戡翦凶逆，保定大器，蒼生顒顒，以謂朝有新政。今風教頽替日益甚，府藏空屈，人力勞敝，營作無厓，吏員寖增，諸司試

魏知古，深州陸澤人。正直有才能，考中進士科。以著作郎的身份編修國史，幾次升任衛尉少卿，檢校相王府司馬。神龍初年，任吏部侍郎，因母親去世解官。守喪期滿，任晋州刺史。睿宗即位，因爲他是舊屬吏而授任黄門侍郎，兼修國史。適逢建造金仙、玉真觀，雖然正值盛夏，工程緊迫，魏知古進諫説："臣聽説'古代的君主統治百姓，必須時時注意百姓的憂慮所在，百姓憂慮勞役則減少建築，百姓憂慮財用則減少貢賦，百姓憂慮食物則廢除百事'。因此説'不作以無益害有益的事'。又説'不要違背百姓而放縱自己的欲望'。《禮記》説：'季夏之月，樹木生長茂盛，不要砍伐，不能大興土木。'這都是興化立治、施政養民的根本。如今爲公主建造道觀，將以此樹立功德祈求福祐，然而造觀的地方都是百姓的住宅，忽然逼迫，令他們轉移遷徙，扶老携幼，拆椽除瓦，怨聲載道。抵觸人事，違背天時，興起無用的勞作，注重不急的事務，群心摇動，衆説紛擾。陛下爲民父母，想要憑什麽安定他們呢？况且國家有書册，君主的舉動必定記録，對於細微的言行，能不慎重嗎！希望頒下明詔，順從人願，停止勞役，贏得美名，這樣過失還不算太多。"疏奏不被皇帝采納。魏知古又進諫説："自從陛下剪除凶逆，繼承帝位，百姓仰慕，認爲朝廷有了新政。如今風俗教化衰敗日益嚴重，府庫空虚，民力凋敝，營造不止，官員日增，各部門試補、員外、檢校官員已超過

補、員外、檢校官已贏二千，太府之帛爲殫，太倉之米不支。臣前請停金仙、玉真，訖亦未止。今前水後旱，五穀不立，繇兹向春，必甚饑饉，陛下欲何方以賑之？又突厥於中國爲患自久，其人非可以禮義誠信約也。雖遣使請婚，恐豺狼之心，弱則順伏，强則驕逆，月滿騎肥，乘中國飢虚，講親際會，窺犯亭鄣，復何以防之？”帝嘉其直，以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玄宗在春宫，又兼左庶子。

二千，太府的布帛爲此用盡，太倉的米糧不能供給。臣先前請求停止營造金仙、玉真二觀，到現在還未停止。如今前遭水患後遇旱災，五穀不熟，因此到來年春天，必定嚴重饑荒，陛下想要如何救濟呢？另外突厥對中原爲患已久，那些人是不可以用禮義誠信來約束的。雖然派遣使者請求婚娶，恐怕豺狼之心，弱小時則順伏，强大時則驕逆，月圓馬肥，乘中原饑荒，藉和親之機，窺犯邊塞，又如何防備呢？”皇帝贊賞他耿直，以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玄宗在東宫，他又兼任左庶子。

先天元年，爲侍中。從獵渭川，獻詩以諷，手制褒答，并賜物五十段。明年，封梁國公。竇懷貞等詭謀亂國，知古密發其奸，懷貞誅，賜封二百户，物五百段。玄宗恨前賞薄，手敕更加百户，旌其著節。是冬，詔知東都吏部選事，以稱職聞，優詔賜衣一副。自是恩意尤渥，由黄門監改紫微令。與姚元崇不協，除工部尚書，罷政事。開元三年卒，年六十九。宋璟聞而嘆曰：“叔向古遺直，子産古遺愛，兼之者其魏公乎！”贈幽州都督，謚曰忠。

先天元年，魏知古任侍中。隨從皇帝在渭川打獵，獻詩婉言規勸，皇帝親筆下詔答覆給予表揚，并賜物五十段。第二年，封梁國公。竇懷貞等陰謀亂國，魏知古秘密揭發他們的陰謀，竇懷貞被殺，賜封二百户，帛五百段。玄宗遺憾先前的賞賜少，親筆下詔又增加一百户，表彰他的顯著節操。這年冬天，詔令魏知古主持東都吏部選事，他以稱職而聞名，皇帝下詔稱贊并賜衣一套。從此皇帝待他恩意更厚，他由黄門監改任紫微令。與姚元崇不和，授任工部尚書，罷免政事。開元三年魏知古去世，終年六十九歲。宋璟聽説後感嘆道：“叔向是古代流傳的正直典範，子産是古代流傳的仁愛典範，兼而有之者就是魏公啊！”追贈魏知古爲幽州都督，謚號叫忠。

所薦洹水令吕太一、蒲州司功參軍齊澣、右内率騎曹參軍柳澤、密尉宋遥、左補闕袁暉、右補闕封希顔、伊闕尉陳希烈，後皆有聞於時。

魏知古所推薦的洹水令吕太一、蒲州司功參軍齊澣、右内率騎曹參軍柳澤、密尉宋遥、左補闕袁暉、右補闕封希顔、伊闕尉陳希烈，後來都在當時聞名。

文宗大和二年，求其曾孫處訥，授湘陽尉，與魏徵、裴冕後擢任之。

文宗大和二年，尋求到魏知古的曾孫魏處訥，授任湘陽尉，與魏徵、裴冕的後代一同被升任官職。

## 盧懷慎

盧懷慎，滑州人，蓋范陽著姓。祖悊，仕爲靈昌令，遂爲縣人。

盧懷慎，滑州人，爲范陽的世家大族。祖父盧悊，出仕任靈昌令，於是成爲靈昌縣人。

懷慎在童丱已不凡，父友監察御史韓思彦嘆曰：“此兒器不可量！”及長，第進士，歷監察御史。神龍中，遷侍御史。中宗謁武后上陽宫，后

盧懷慎在兒童時已不尋常，父親的友人監察御史韓思彦贊嘆説：“這孩子的器度不可衡量！”等到長大，考中進士科，歷任監察御史。神龍年間，升任侍御史。中宗在上陽宫謁見武后，武后

詔帝十日一朝。懷慎諫曰："昔漢高帝受命，五日一朝太公於櫟陽宫，以起布衣登皇極，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故行此耳。今陛下守文繼統，何所取法？况應天去提象纔二里所，騎不得成列，車不得方軌，於此屢出，愚人萬有一犯屬車之塵，雖罪之何及。臣愚謂宜遵内朝以奉温凊，無煩出入。"不省。

遷右御史臺中丞。上疏陳時政曰：

臣聞"善人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孔子稱："苟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故《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昔子産相鄭，更法令，布刑書，一年人怨，思殺之，三年人德而歌之。子産，賢者也，其爲政尚累年而後成，况常材乎？比州牧、上佐、兩畿令或一二歲，或三五月即遷，曾不論以課最，使未遷者傾耳以聽，企踵以望，冒進亡廉，亦何暇爲陛下宣風恤人哉？禮義不能興，户口益以流，倉庫愈匱，百姓日敝，職爲此耳。人知吏之不久，不率其教；吏知遷之不遥，不究其力。偷處爵位，以養資望，雖明主有勤勞天下之志，然僥幸路啓，上下相蒙，寧盡至公乎？此國病也。賈誼所謂跖戾，乃小小者耳。此而不革，雖和、緩將不能爲。漢宣帝綜核名實，興治致化，黄霸良二千石也，加秩賜金，就旌其能，終不肯遷。故古之爲吏，至長子孫。臣請都督、刺史、上佐、畿令任未四考，不得遷。若治有尤異，或加賜車裘禄秩，降使臨問，璽書慰勉，須

詔令皇帝十日一朝。盧懷慎進諫説："從前漢高帝受天命登基，在櫟陽宫五天朝見一次太公，因爲出身布衣登上皇位，兒子擁有天下，尊貴歸於父親，所以這樣做。如今陛下遵守成法繼承統治之位，取法什麽呢？何况應天距離提象纔二里多路，騎馬不能成列，乘車不能并行，在此來來往往，萬一有愚人衝犯屬車的塵擾，雖然罪罰又如何來得及。臣愚認爲應將太后遵入内朝以周備的禮節侍奉，不必煩勞出入。"不被采納。

盧懷慎升任右御史臺中丞。他上疏陳述時政説：

臣聽説"善人治國百年，可以去除殘暴不用刑殺"。孔子説："假如能任用我執政，一年就可以推行政教，三年就會成功。"因此《書》説："三年考核一次政績，三次考核以進退賢愚。"過去子産任鄭國相，改革法令，宣布刑書，一年後人們怨恨，想殺了子産，三年後人們愛戴而歌頌他。子産，是賢人，他執政尚且多年以後纔成功，何况普通人呢？近來州郡長官及其下屬官員和兩畿縣令或者一年二年，或者三月五月便遷調，并不論考核是否優秀，使未遷任者側耳傾聽，踮脚企望，急於進升不顧廉耻，又哪裏有時間爲陛下推廣風化撫恤百姓呢？禮義不能興盛，户口更加流散，倉庫更加空虚，百姓日益凋敝，主要由於這些。人們知道官吏在位不長，不遵從他的教化；官吏知道遷任時間不久，不竭盡他的能力。苟且安享爵位，以飾養資歷名望，雖然明主有勤勞天下之志，然而僥幸之路開啓，上下互相蒙騙，怎能盡心公正呢？這是國家的弊病。賈誼所説的脚掌扭折，衹是小小的病罷了。此害不予革除，即使有名醫和、緩也將無能爲力。漢宣帝綜合考察名實，振興治理教化，黄霸是優良的郡守，加官賜金，以表彰他的才能，却終究不肯遷任。所以古代的做官者，傳於子孫。臣請求都督、刺史及其下屬官員和兩畿縣令在任未經過四次考核的，不得遷官。如果政績優異，或加賜車裘官職，派使

公卿闕，則擢之以勵能者。其不職或貪暴，免歸田里，以明賞罰之信。昔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此省官也。故曰"官不必備，惟其才"，"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此擇人也。今京諸司員外官數十倍，近古未有。謂不必備，則爲有餘，求其代工，乃多不厘務，而奉稟之費，歲巨億萬，徒竭府藏，豈致治意哉？今民力敝極，河、渭廣漕，不給京師，公私耗損，邊隅未静。儻炎暵成沴，租税减入，疆埸有警，賑救無年，何以濟之？"毋輕人事，惟艱；毋安厥位，惟危。"此慎微也。原員外之官，皆一時良幹，擢以才不申其用，尊以名不任其力，自昔用人，豈其然歟？臣請才堪牧宰上佐，并以遷授，使宣力四方，責以治狀。有老病若不任職者，一廢省之，使賢不肖確然殊貫，此切務也。夫冒于寵賂，侮于鰥寡，爲政之蠹也。竊見内外官有賕餉狼藉，剶剥蒸人，雖坐流黜，俄而遷復，還爲牧宰，任以江、淮、嶺、磧，粗示懲貶，内懷自棄，徇貨掊貲，訖無悛心。明主之於萬物，平分而無偏施，以罪吏牧遐方，是謂惠奸而遺遠。遠州陬邑，何負聖化，而獨受其惡政乎？邊徼之地，夷夏雜處，憑險恃遠，易擾而難安；官非其才，則黎庶流亡，起爲盗賊。由此言之，不可用凡才，况猾吏乎？臣請以贓論廢者，削迹不數十年，不賜收齒。《書》曰"旌别淑慝"，即其誼也。

臣慰問，頒璽書慰勉，等到公卿缺員，則提升以勉勵有能力者。那些不稱職或貪婪殘暴者，免職回鄉，以顯明賞罰的信用。從前唐、虞稽考古道，設官衹有一百。夏、商官員倍增，也能用來治理。這是減省官員。因此説"官不必聊以充數，衹要他有才能"，"不得空廢衆官，人是代天行事"。這是選擇人才。如今京城各部門的員外官多出幾十倍，是近古以來所没有的。説的是不必聊以充數，却多多有餘，求其代天行事，却大多不能治理事務，而俸禄費用，每年億萬，徒然耗盡府庫儲藏，難道是達到治理的意義嗎？如今民力極爲凋敝，黄河、渭水廣開漕運，不足以供給京城，公私損耗，邊疆不寧。倘若乾旱成災，租税減少，邊疆告急，賑濟荒年，怎麽樣救助呢？"不要輕易使百姓從事力役，衹有重難之事方可；不要安於其位，要常想到危險。"這是防微杜漸。原來的員外官，都是一時的賢能之人，因才能任用而不發揮他的作用，尊崇其名位而不施展他的能力，前代任用人才，難道就是如此嗎？臣請求才幹能擔任郡守及其屬官者，都給以遷任，使他們效力四方，求取政績。有年老疾病及不能任職者，全部罷免，使賢能與不才明確區别，這是當務之急。貪求恩寵財貨，欺凌鰥寡貧弱，是爲政的蠹害。臣私下看到内外官員貪贓枉法，宰割百姓，雖然獲罪流放貶黜，不久又遷還恢復官職，仍然擔任郡守縣令，任命到江、淮、嶺、磧等地，略示懲罰貶降，心懷自暴自棄，謀求聚斂私財，終無悔改之心。明主對於萬物，公正而無偏私，任用犯罪官吏任職遠方，便是施惠奸人而遺棄遠人了。僻遠州邑，爲何被聖明的教化所遺棄，而衹能遭受那敗壞的統治呢？邊疆之地，夷夏雜居，憑負險要依仗偏遠，易於擾亂而難以安定；官吏没有才能，則百姓逃亡，成爲盗賊。由此説來，不可任用平庸之人，更何况奸猾的官吏呢？臣請求因貪贓而被免官者，匿迹没有數十年，

不許録用。《尚書》說“識别善惡”，就是這個意義。

疏奏，不報。

奏疏遞上，没有答覆。

遷黄門侍郎、漁陽縣伯。與魏知古分領東都選。開元元年，進同紫微黄門平章事。三年，改黄門監。薛王舅王仙童暴百姓，憲司按得其罪，業爲申列，有詔紫微、黄門覆實。懷慎與姚崇執奏“仙童罪狀明甚，若御史可疑，則它人何可信?”由是獄决。懷慎自以才不及崇，故事皆推而不專，時譏爲“伴食宰相”。又兼吏部尚書，以疾乞骸骨，許之。卒，贈荆州大都督，謚曰文成。遺言薦宋璟、李傑、李朝隱、盧從愿，帝悼嘆之。

盧懷慎升任黄門侍郎、漁陽縣伯。他與魏知古分掌東都選官事務。開元元年，晋升同紫微黄門平章事。三年，改任黄門監。薛王舅王仙童暴虐百姓，御史審查得到他的罪狀，已經申報，詔令紫微、黄門核實。盧懷慎與姚崇堅持上奏“王仙童罪狀十分明顯，如果御史可疑，那麽其他人有誰可以相信?”於是判罪定案。盧懷慎自認爲才能不如姚崇，因此遇事都推讓而不自行决定，當時人譏諷他是“伴食宰相”。他又兼任吏部尚書，因病請求退休，允許。去世，追贈荆州大都督，謚號叫文成。遺言推薦宋璟、李傑、李朝隱、盧從愿，皇帝悼念贊嘆他。

懷慎清儉不營産，服器無金玉文綺之飾，雖貴而妻子猶寒飢，所得禄賜，於故人親戚無所計惜，隨散輒盡。赴東都掌選，奉身之具，止一布囊。既屬疾，宋璟、盧從愿候之，見敝簀單藉，門不施箔。會風雨至，舉席自障。日晏設食，蒸豆兩器、菜數杯而已。臨别，執二人手曰：“上求治切，然享國久，稍倦於勤，將有憸人乘間而進矣。公弟志之!”及治喪，家亡留儲。帝時將幸東都，四門博士張星上言：“懷慎忠清，以直道始終，不加優錫，無以勸善。”乃下制賜其家物百段，米粟二百斛。帝後還京，因校獵鄠、杜間，望懷慎家，環堵庳陋，家人若有所營者，馳使問焉，還白懷慎大祥，帝即以縑帛賜之，爲罷獵。經其墓，碑表未立，停蹕臨視，泫然流涕，詔官爲立碑，令中書侍郎蘇頲爲之文，帝自書。

盧懷慎清儉不謀求産業，服裝器物没有金玉紋飾，雖然官職顯貴而妻小仍然飢寒，得到的俸禄賞賜，對朋友親戚毫不計較吝惜，隨時散發往往無所保留。他赴東都主持選官事務，隨身的東西，衹有一個布袋。患病期間，宋璟、盧從愿探望他，看到他睡在破舊竹席單層草墊上，門上没有門簾。正值風雨侵來，舉席遮擋身體。晚上吃飯，有蒸豆兩盆、幾盤菜而已。臨别，盧懷慎拉着兩人的手説：“皇上尋求治理的心情懇切，然而即位時間長久，漸漸厭倦勤勉，將有奸邪的人乘機混進朝廷竊據重要職位了。公且牢記！”等到辦理喪事時，家中没有積蓄。皇帝當時將要前往東都，四門博士張星上奏説：“盧懷慎忠誠清廉，始終正直，不加優厚賞賜，就不能勸勉善行。”於是下詔賜給他家帛一百段，米糧二百斛。皇帝後來返回京城，因在鄠、杜間圍獵，望見盧懷慎家，圍墻低矮簡陋，家人好像在籌辦什麽，就派使者騎馬前去詢問，回來報告説是盧懷慎的大祥祭禮，皇帝當即賜給縑帛，爲此而停止狩獵。皇帝經過他的墓地，墓碑未立，停車臨視，不禁流下眼淚，下詔官府爲他立碑，令中書侍郎蘇頲撰文，皇帝親筆書寫。

子奂、弈。

盧懷慎的兒子盧奂、盧弈。

盧奂

奂早修整，爲吏有清白稱。歷御史中丞，出爲陝州刺史。開元二十四年，帝西還，次陝，嘉其美政，題贊於聽事曰："專城之重，分陝之雄，亦既利物，内存匪躬，斯爲國寶，不墜家風。"尋召爲兵部侍郎。天寶初，爲南海太守。南海兼水陸都會，物産瑰怪，前守劉巨鱗、彭杲皆以贓敗，故以奂代之。污吏斂手，中人之市舶者亦不敢干其法，遠俗爲安。時謂自開元後四十年，治廣有清節者，宋璟、李朝隱、奂三人而已。終尚書右丞。弈見《忠義傳》。

盧奂早年端正嚴肅，做官以清白聞名。歷任御史中丞，出任陝州刺史。開元二十四年，皇帝西還，到達陝州，贊揚盧奂的美政，在廳事中題寫贊辭説："主宰一城重任，執掌陝州雄鎮，利益施於他人，盡忠不顧自身，這是國家之寶，不墜家族之風。"不久召盧奂入任兵部侍郎。天寶初年，任南海太守。南海地兼水陸都會，物產有奇珍異寶，前任太守劉巨鱗、彭杲都因貪贓事情敗露，因此以盧奂接任他。貪官收斂，宫中使者前來貿易的也不敢違法，遠方安定。當時人説自開元以後四十年，治理廣州有清白節操者，衹有宋璟、李朝隱、盧奂三人而已。盧奂死時官任尚書右丞。盧弈見於《忠義傳》。

李元紘 李粲 李寬 李道廣

李元紘，字大綱，其先滑州人，後世占京兆萬年，本姓丙氏。

李元紘，字大綱，他的祖先是滑州人，後來世代居住京兆萬年，本姓丙氏。

曾祖粲，仕隋爲屯衛大將軍，煬帝使督京師之西二十四郡盗賊，善撫循，能得士心。高祖與之厚，及兵入關，以衆歸，授宗正卿、應國公，賜姓李。後爲左監門大將軍，以其老，聽乘馬按視宫禁。年八十餘卒，謚曰胡。祖寬，高宗時爲太常卿、隴西公。父道廣，武后時爲汴州刺史，有善政。突厥、契丹寇河北，議發河南兵擊之，百姓震擾，道廣悉心撫定，人無離散。遷殿中監、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封金城侯。卒，贈秦州都督，謚曰成。

李元紘的曾祖李粲，在隋朝做官任屯衛大將軍，煬帝命他督率追捕京城以西二十四郡盗賊，他善於安撫，能贏得軍心。高祖與他有深交，等到軍隊入關，他率領衆兵歸附，授任宗正卿、應國公，賜姓李。後來任左監門大將軍，因他年老，允許乘馬在宫中巡視。八十餘歲去世，謚號叫胡。祖父李寬，高宗時任太常卿、隴西公。父親李道廣，武后時任汴州刺史，有好的政績。突厥、契丹侵犯河北，朝議徵發河南兵進擊他們，百姓受到驚擾，李道廣盡心安撫，没有人逃離他鄉。升任殿中監、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封金城侯。去世，追贈秦州都督，謚號叫成。

元紘早修謹，仕爲雍州司户參軍。時太平公主勢震天下，百司順望風指，嘗與民競碾磑，元紘還之民。長史竇懷貞大驚，趣改之，元紘大署判後曰："南山可移，判不可揺也。"改好畤令，遷潤州司馬，以辦治得名。開元初，爲萬年令，賦役稱平，擢京兆少尹。詔决三輔渠，時王、主、權家皆旁渠立磑，瀦堨争利，元

李元紘年輕時端莊謹慎，出仕任雍州司户參軍。當時太平公主權勢震懾天下，百官順應迎合。她曾與百姓争奪水碾，李元紘判定還給百姓。長史竇懷貞大驚，催促他改判，李元紘在判狀後面用大字寫道："南山可以移動，這個判狀不可動摇。"改任好畤令，升任潤州司馬，以善於治理聞名。開元初年，任萬年令，賦役號稱公平，升任京兆少尹。詔令疏通三輔渠，當時親王、公主、權貴之家都沿渠架設水碾，蓄水築堰

紘敕吏盡毀之，分溉渠下田，民賴其恩。三遷吏部侍郎。會户部楊瑒、白知慎坐支調失宜，貶刺史，帝求可代者，公卿多薦元紘。帝欲擢爲尚書，宰相以資薄，乃爲户部侍郎。條陳利害及政得失，帝才之，謂可丞輔，賜衣一稱、絹二百匹。明年，遂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清水縣男。

元紘當國，務峻涯檢，抑奔競，夸進者憚之。五月五日，宴武成殿，賜群臣襲衣，特以紫服、金魚錫元紘及蕭嵩，群臣無與比。是時，廢京司職田，議者欲置屯田。元紘曰："軍國不同，中外異制，若人閑無役，地棄不墾，以閑手耕棄地，省饋運，實軍糧，於是有屯田，其爲益尚矣。今百官所廢職田不一縣，弗可聚也；百姓私田皆力自耕，不可取也。若置屯，即當公私相易，調發丁夫。調役則業廢於家，免庸則賦闕於國，内地爲屯，古未有也。恐得不補失，徒爲煩費。"遂止。初，左庶子吴兢爲史官，撰《唐書》及《春秋》，未成，以喪解，後上書請畢其功，詔許就集賢院成書；張説致仕，詔在家修史。元紘因言："國史記人君善惡、王政損益，褒貶所繫，前聖尤重。今國大典，分散不一，且太宗别置史館禁中，所以秘嚴之也。請勒説以書就館，參會撰録。"詔可。

後與杜暹不協，數辨争帝前，帝不懌，皆罷之，以元紘爲曹州刺史，徙蒲州，引疾去。後以户部尚書致仕，復起爲太子詹事。卒，贈太子少傅，謚曰文忠。

元紘再世宰相，有清節，其當國累年，未嘗改治第宅，僮馬敝弱，得

争奪利益，李元紘令官吏全部搗毁，分水灌溉渠旁田地，百姓受到恩惠。李元紘三次升任爲吏部侍郎。正值户部楊瑒、白知慎因支出失當獲罪，貶爲刺史，皇帝尋求可以接替者，公卿多推薦李元紘。皇帝打算升他爲尚書，宰相認爲他資歷淺薄，於是任户部侍郎。他列舉利害及政事得失，皇帝認爲他有才能，可以擔任宰相，賜給他衣一套、絹二百匹。第二年，便授任李元紘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清水縣男。

李元紘執掌國事，致力於嚴厲約束，抑止追求名利，浮誇鑽營者害怕他。五月五日，群臣在武成殿宴會，皇帝賜給群臣衣裳，特别以紫服、金魚袋賜李元紘及蕭嵩，群臣無人能比。此時，廢置了京官的職田，議論者想要設置屯田。李元紘説："軍務與國政情況不同，内地與邊境制度相異。如果百姓清閑没有勞役，地荒蕪没有開墾，用消閑的百姓耕種荒田，減省運輸，充實軍糧，於是設置屯田，它的益處很大。如今百官所廢置的職田不在一個縣，不可以集中；百姓的私田都努力自耕，不可以占取。如果設置屯田，就要公私相换，調發壯丁。調發勞役則家業荒廢，減免租庸則國賦欠缺，内地設置屯田，自古從未有過。恐怕得不償失，徒然煩擾百姓花費財錢。"於是停止。起初，左庶子吴兢任史官，撰寫《唐書》及《春秋》，没有完成，因守喪而解官，後來他上書請求完成撰述，下詔允許他在集賢院完成史書；張説退休，詔令在家修史。李元紘因此進言："國史記録君主善惡、國政利弊，關係褒貶，前代聖人尤爲注重。如今國家大典，分散不一，而且太宗在宫中另設史館，是爲了隱秘其事。請求勒令張説到史館修史，與史官一起參酌會同撰録。"皇帝下詔允許。

後來李元紘與杜暹不和，兩人幾次在皇帝面前争辯，皇帝不高興，都予以罷免，以李元紘任曹州刺史，調任蒲州，李元紘因病辭職。後來以户部尚書退休，再次起用任太子詹事。去世，追贈太子少傅，謚號叫文忠。

李元紘任兩代宰相，有清白節操，他執掌國事多年，不曾改修住宅，僮僕與馬匹疲弱，得到

封物賙給親族。宋璟嘗嘆曰："李公引宋遥之美，黜劉晃之貪，爲國相，家無留儲，雖季文子之德，何以加之!"

的封賞接濟親族。宋璟曾感嘆説："李公引薦宋遥這樣的美才，貶黜劉晃這樣的貪官，身爲國相，家無儲蓄，即使季文子的德行，也不能超過他！"

## 杜暹

杜暹，濮州濮陽人。父承志，武后時爲監察御史。懷州刺史李文暕爲人所告，詔承志推驗，無實。文暕，宗室近屬也，卒得罪，承志貶爲方義令，遷天官員外郎。見羅織獄興，移疾去，卒于家。

杜暹，濮州濮陽人。父親杜承志，武后時任監察御史。懷州刺史李文暕被人告發，下詔杜承志推問審驗，没有查出事實。李文暕，是宗室近屬，後來獲罪，杜承志被貶爲方義令，升任天官員外郎。看到羅織誣陷之獄興起，稱病辭官，死在家中。

自高祖至暹，五世同居。暹尤恭謹，事繼母孝。擢明經第，補婺州參軍，秩滿歸，吏以紙萬番贐之，暹爲受百番，衆嘆曰："昔清吏受一大錢，何異哉?"爲鄭尉，復以清節顯。華州司馬楊孚，公挺人也，每咨重暹。會孚遷大理正，暹適以累當坐，孚曰："使若人得罪，衆安勸乎?"以狀言執政，繇是擢爲大理評事。

從高祖到杜暹，五世同居。杜暹尤其恭敬謹慎，侍奉繼母孝順。考中明經科，補任婺州參軍，任期滿將要歸回，官吏送給他一萬張紙，杜暹衹接受百張，衆人感嘆説："這與從前清官接受一枚大錢，又有什麽區别呢?"杜暹任鄭尉，又因清廉節操聞名。華州司馬楊孚，是公正剛直的人，經常向杜暹徵詢，很器重他。時值楊孚升任大理正，杜暹正因爲受到一些牽累獲罪，楊孚説："假使這人獲罪，該如何勸勉衆人呢?"用文書陳述事實向執政者説明，於是升任杜暹爲大理評事。

開元四年，以監察御史覆屯磧西。會安西副都護郭虔瓘與西突厥可汗阿史那獻、鎮守使劉遐慶更相訟，詔暹即按。入突騎施帳，究索左驗。虜以金遺暹，暹固辭，左右曰："公使絶域，不可失戎心。"乃受焉，陰埋幕下。已出境，乃移文界取之。突厥大驚，度磧追，不及，去。遷給事中，以母喪解。會安西都護張孝嵩遷太原尹，或言暹往使安西，虜伏其清，今猶慕思，乃奪服拜黄門侍郎兼安西副大都護。明年，于闐王尉遲朓約突厥諸國叛，暹覺其謀，發兵討斬之，支黨悉誅，更立君長，于闐遂安。以功加光禄大夫。守邊四年，撫戎練士，能自勤勵，爲夷夏所樂。

開元四年，杜暹以監察御史前往漠西檢查屯守。正值安西副都護郭虔瓘與西突厥可汗阿史那獻、鎮守使劉遐慶互相控告，下詔杜暹就地查驗。他進入突騎施營帳，尋求佐證。番虜以黄金饋贈杜暹，杜暹堅決推辭，左右人説："公出使絶域，不可失去戎人的心。"於是杜暹接受了，暗中埋在帳幕下。出境以後，他纔傳書讓虜人收取。突厥大驚，越過沙漠追趕他，没有追上，衹好回去。杜暹升任給事中，因母親去世離職。適逢安西都護張孝嵩升任太原尹，有人説杜暹以前出使安西，虜人佩服他清廉，至今仍然思慕，於是喪期未滿起用授任他爲黄門侍郎兼安西副大都護。第二年，于闐王尉遲朓約突厥各國叛亂，杜暹覺察出他們的陰謀，出兵討殺他們，支黨全部消滅，另立君長，于闐於是安定。杜暹因功加授光禄大夫。守衛邊疆四年，安撫戎人訓練士兵，能勤苦自勵，爲夷漢人民所喜愛。

十四年，召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遣中使往迎。謁見，賜絹二百、馬一匹、第一區。與李元紘輕重不得，罷爲荆州都督長史，歷魏州刺史、太原尹。帝幸北都，進户部尚書，許扈蹕。還，復東幸，以暹爲京留守。暹率當番衛士繕三宫城，浚池，督役不少懈。帝聞嘉之，數賜書褒勞，進禮部尚書，封魏縣侯。

二十八年卒，贈尚書右丞相，遣使護喪，禁中出絹三百匹賜之，太常謚曰貞肅。右司員外郎劉同昇等以暹行忠孝，謚有未盡，博士裴總謂暹往以墨衰受命安西，雖勤勞于國，不得盡孝。其子列訴，帝更敕有司考定，卒謚貞孝。

暹友愛，撫異母弟昱甚厚。其爲人少學術，故當朝議論，時時失淺薄。然能以公清勤約自將，亹亹爲之，自弱冠誓不通親友獻遺，以終身。既卒，尚書省及故吏致賻，其子孝友一不受，以行暹素志云。

暹族子鴻漸。

十四年，召入杜暹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派宦官前往迎接。謁見皇帝，賜絹二百、馬一匹、宅第一處。他與李元紘互争高下，罷免宰相任荆州都督長史，歷任魏州刺史、太原尹。皇帝到達北都，杜暹進任户部尚書，允許隨從皇帝車駕。皇帝還京，又東幸，以杜暹爲京城留守。杜暹率領值勤的衛士修繕三宫城，疏浚城河，監督工程毫不懈怠。皇帝聽説後贊揚他，幾次賜書褒揚慰勞，進任禮部尚書，封魏縣侯。

二十八年杜暹去世，追贈尚書右丞相，派遣使者護喪，宫中拿出三百匹絹賜給他家辦理喪事，太常寺議定謚號叫貞肅。右司員外郎劉同昇等認爲杜暹品行忠孝，謚號不盡全面，博士裴總説杜暹從前在守喪期間奉命出使安西，雖然爲國勤勞，却不得盡孝。他的兒子陳訴，皇帝再次詔令有關部門考定，最終定謚號叫貞孝。

杜暹友愛，十分愛撫異母弟杜昱。他缺少學問，因此在朝堂議論，往往失於淺薄。然而能以公清勤儉自我約束，勤勉不倦，從年輕時立誓不接受親友贈送，直到終身。去世後，尚書省及故舊官吏贈送財物以幫助辦理喪事，他的兒子杜孝友一概不接收，用以遵行杜暹平素的心志。

杜暹族子杜鴻漸。

## 杜鴻漸

鴻漸，字之巽。父鵬舉，與盧藏用隱白鹿山，以母疾，與崔沔同授醫蘭陵蕭亮，遂窮其術。歷右拾遺。玄宗東行河，因游畋，上賦以風。終安州刺史。

鴻漸第進士，解褐延王府參軍，安思順表爲朔方判官。禄山亂，皇太子按軍平凉，未知所適，議出蕭關趣豐安。鴻漸與六城水運使魏少游、節度判官崔漪、支度判官盧簡金、關内鹽池判官李涵謀曰："胡羯亂常，二京覆没，太子治兵平凉，然散地難恃也。今朔方制勝之會，若奉迎太子，西詔河、隴，北結回紇，回紇固與國，收其勁騎，與大兵合，鼓而南，

杜鴻漸，字之巽。父親杜鵬舉，與盧藏用隱居在白鹿山，因母親有病，他與崔沔一起拜蘭陵人蕭亮爲師學醫，於是學到全部醫術。歷任右拾遺。玄宗東巡黄河，順便游獵，他獻賦婉言規勸。死時官任安州刺史。

杜鴻漸考中進士科，出仕爲延王府參軍，安思順上表推薦他任朔方判官。安禄山叛亂，皇太子屯兵平凉，不知適從，衆人商議出蕭關徑往豐安。杜鴻漸與六城水運使魏少游、節度判官崔漪、支度判官盧簡金、關内鹽池判官李涵謀劃説："胡羯擾亂常道，兩京覆没，太子統兵在平凉，然而散地難以依據。如今朔方是制勝之地，如果奉迎太子，西邊詔命河、隴，北邊聯結回紇，回紇與國家關係牢固，收取他們的勁騎，與大兵會合，鼓行南下，雪洗國家的耻辱，不也很

雪社稷之耻，不亦易乎!”即具上兵馬招輯之勢，且録軍資、器械、儲廥凡最，使涵詣平凉見太子，太子大悦。會裴冕至自河西，亦勸之朔方。而鴻漸與漪至白草頓迎謁，説曰：“朔方天下勁兵，靈州用武地。今回紇請和，吐蕃結附，天下列城堅守，以待王命。縱爲賊據，日夜望官軍，以圖收復。殿下治兵長驅，逆胡不足滅也。”太子喜曰：“靈武我之關中，卿乃吾蕭何也。”

容易嗎！”杜鴻漸隨即詳細報告招集兵馬的形勢，并記録軍資、器械、倉庫儲備的數目，派李涵到平涼謁見太子，太子大喜。適逢裴冕從河西來到，也勸説太子前往朔方。而杜鴻漸與崔漪到白草頓奉迎謁見，説道：“朔方有天下勁兵，靈州是用武之地。如今回紇請求和好，吐蕃依附，天下列城堅守，以等待王命。縱使被賊占據，日夜盼望官軍，以圖收復。殿下整兵長驅，逆胡不足消滅。”太子高興地説：“靈武是我的關中，卿是我的蕭何啊。”

既至靈武，鴻漸即與冕等勸即皇帝位，以係中外望。六請，見聽。鴻漸明習朝章，采舊儀，設壇壝城南，先一日草其儀上之。太子曰：“聖皇在遠，寇逆方結，宜罷壇場，它如奏。”太子即位，是爲肅宗，授鴻漸兵部郎中，知中書舍人事。俄爲武部侍郎，遷河西節度使。兩京平，又節度荆南。乾元二年，襄州大將康楚元等反，刺史王政脱身走，楚元僞稱南楚霸王，因襲荆州。鴻漸棄城遁，人皆南奔，争舟溺死者甚衆。澧、朗、復、郢等州聞鴻漸出，皆竄伏山谷。俄而商州刺史韋倫平其亂。

來到靈武，杜鴻漸便與裴冕等人勸太子即皇帝位，以連結中外所望。六次請求，纔被太子聽從。杜鴻漸熟悉朝廷典章，采擇先代儀制，在城南設置祭壇，先一天擬定儀式上奏。太子説：“聖皇在遠方，寇逆正聚合，應當撤去壇場，其他允許所奏。”太子即位，即爲肅宗，授任杜鴻漸兵部郎中，主持中書舍人事。不久任武部侍郎，升任河西節度使。兩京平定，杜鴻漸又任荆南節度使。乾元二年，襄州大將康楚元等反叛，刺史王政脱身逃走，康楚元僞稱南楚霸王，於是襲擊荆州。杜鴻漸棄城而逃，人們都向南奔逃，争搶舟船而溺死的人很多。澧、朗、復、郢等州聽説杜鴻漸出逃，都竄匿山谷。不久商州刺史韋倫平定了這次叛亂。

久之，乃召鴻漸爲尚書右丞、太常卿，充禮儀使。泰、建二陵制度皆鴻漸綜正，以優，封衛國公。又建言：“《周官》：‘凶荒殺禮。’今承大亂，民人夷殘，其婚葬鹵簿，非於國有大功及二等以上親皆不許給。”詔可。

很久，纔召入杜鴻漸任尚書右丞、太常卿，充任禮儀使。泰、建二陵制度都由杜鴻漸管理制定，因爲政績優良，封衛國公。他又建議説：“《周官》説：‘荒年少禮。’如今承受大亂，民衆傷殘，其婚葬儀仗隊，如果没有對國家立有大功及二等以上親都不許給。”皇帝下詔許可。

代宗廣德二年，以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尋進中書侍郎。崔旰殺郭英乂據成都，邛州牙將柏貞節、瀘州牙將楊子琳、劍州牙將李昌巎以兵討旰，蜀、劍大亂。命鴻漸以宰相兼成都尹、山南西道劍南東川副元帥、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往鎮撫

代宗廣德二年，杜鴻漸以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接着進任中書侍郎。崔旰殺郭英乂占據成都，邛州牙將柏貞節、瀘州牙將楊子琳、劍州牙將李昌巎率軍隊討伐崔旰，蜀、劍大亂。朝廷命令杜鴻漸以宰相兼成都尹、山南西道劍南東川副元帥、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前往鎮守安撫。杜鴻漸生性膽小怯懦，没什麽遠大謀略，而

之。鴻漸性畏怯，無它遠略，而晚節溺浮圖道，畏殺戮。及逾劍門，懲艾張獻誠敗，且憚旰雄武，先許以不死。既見，禮遇之，不敢加譙責，反委以政，日與從事杜亞、楊炎縱酒高會，因薦旰爲成都尹，而授貞節邛州刺史，子琳瀘州刺史，各罷兵。乃請入朝，許之。及見帝，盛言旰威略可任，宜爲留後。獻寶器五床、羅錦十五床、麝臍五石。復輔政。議者疾其長亂。進門下侍郎。大曆三年，兼東都留守、河南淮西山南東道副元帥，辭疾不行。又讓山南、劍南副元帥，聽之。四年，疾甚，辭宰相，罷三日卒，年六十一，贈太尉，謚曰文憲。

且晚年沉溺於佛教，害怕殺戮。等到過了劍門，他吸取張獻誠失敗的教訓，并且害怕崔旰的雄武，先答應不處死罪。與崔旰見面後，以禮相待，不敢加以斥責，反而將政務交付給他，每天與從事杜亞、楊炎縱酒聚會，於是舉薦崔旰爲成都尹，授任柏貞節爲邛州刺史，楊子琳爲瀘州刺史，各自撤兵。并請求入朝，皇帝允許。等見到皇帝後，杜鴻漸極力陳説崔旰威武有謀略可以任用，應該做留後。貢獻寶器五床、羅錦十五床、麝臍五石。又任宰相。議論者憎恨他助長叛亂。杜鴻漸進任門下侍郎。大曆三年，兼任東都留守、河南淮西山南東道副元帥，他稱病不赴任。他又辭讓山南、劍南副元帥，皇帝允許。四年，病重，辭去宰相，免官三日去世，終年六十一歲，追贈太尉，謚號叫文憲。

鴻漸自蜀還，食千僧，以爲有報，搢紳效之。病甚，令僧剔頂髮，遺命依浮圖葬，不爲封樹。

杜鴻漸自蜀歸來，給一千僧人供齋食，以爲會有善報，士大夫仿效他。病重時，令僧人剃去他的頂髮，遺言讓按照佛教徒的儀式入葬，墓地不封土不植樹。

## 張九齡　張拯

張九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人。七歲知屬文，十三以書干廣州刺史王方慶，方慶嘆曰："是必致遠。"會張説謫嶺南，一見厚遇之。居父喪，哀毁，庭中木連理。擢進士，始調校書郎，以道侔伊吕科策高第，爲左拾遺。時玄宗即位，未郊見，九齡建言：

> 天，百神之君，王者所由受命也。自古繼統之主，必有郊配，蓋敬天命，報所受也。不以德澤未洽，年穀未登，而闕其禮。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謂成王幼冲，周公居攝，猶用其禮，明不可廢也。漢丞相匡衡曰："帝王之事，莫重乎郊祀。"董仲舒亦言："不郊而祭山川，失祭之序，逆於禮，故《春秋》

張九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人。七歲能寫文章，十三歲上書請托廣州刺史王方慶，王方慶感嘆説："這人必能致遠。"正值張説貶官嶺南，一見他而深加賞識。張九齡爲父親守喪，因哀痛損傷身體，庭院中樹木兩枝連理。考中進士科，起初調任校書郎，應考道侔伊、吕科對策高等，任左拾遺。當時玄宗即位，未舉行郊祭，張九齡建議説：

> 天，是百神之君，帝王由天而受命。自古繼承王統的君主，必定有郊祭配享，這是崇敬天命，報答授受。不因德化恩惠未遍，一年的穀物歉收，而空缺此禮。從前周公郊祀后稷以配享天，是説成王幼小，周公攝位，仍用這種禮儀，表明不可廢缺。漢丞相匡衡説："帝王的事，莫重於郊祀。"董仲舒也説："不舉行郊祀而祭祀山川，是失去祭祀的秩序，違背禮儀，所以《春秋》對此非議。"臣認爲匡衡、董仲舒是古代的知禮者，

非之。”臣謂衡、仲舒古之知禮，皆以郊之祭所宜先也。陛下紹休聖緒，于今五載，而未行大報，考之于經，義或未通。今百穀嘉生，鳥獸咸若，夷狄内附，兵革用弭，乃怠於事天，恐不可以訓。願以迎日之至，升紫壇，陳采席，定天位，則聖典無遺矣。

又言：

乖政之氣，發爲水旱。天道雖遠，其應甚邇。昔東海枉殺孝婦，天旱久之。一吏不明，匹婦非命，則天昭其冤。況六合元元之衆，縣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陛下所與共治，尤親於人者乎！若非其任，水旱之繇，豈唯一婦而已。今刺史，京輔雄望之郡，猶少擇之，江、淮、隴、蜀、三河大府之外，稍非其人。繇京官出者，或身有累，或政無狀，用牧守之任，爲斥逐之地。或因附會以忝高位，及勢衰，謂之不稱京職，出以爲州。武夫、流外，積資而得，不計於才。刺史乃爾，縣令尚可言哉？甿庶，國家之本，務本之職，乃爲好進者所輕，承弊之民，遭不肖所擾，聖化從此銷鬱，繇不選親人以成其敝也。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今朝廷士入而不出，其於計私，甚自得也。京師衣冠所聚，身名所出，從容附會，不勤而成，是大利在於内，而不在於外也。智能之士，欲利之心，安肯復出爲刺史、縣令哉？國家賴智能以治，而常無親人者，陛下不革以法故也。臣愚謂欲治之本，莫若重守令，守令既重，則能者可行。宜遂科定

都認爲郊祭應首先舉行。陛下繼承聖業，至今五年，却未舉行郊祭大禮，稽考經傳，道理有所不通。如今百穀茂盛，鳥獸和順，夷狄内附，戰爭止息，如果懈怠於侍奉上天，恐怕不足爲訓。希望推算適當的時日，登紫壇，鋪彩席，定天位，那麽聖朝的典章制度就没有遺缺了。

又説：

亂政之氣，生成水旱。天道雖遠，應驗很近。從前東海枉殺孝婦，天旱很久。一位官吏不明，匹婦死於非命，則上天顯示她的冤屈。況且天地間芸芸衆生，縣令操縱性命，刺史安置生業，陛下與他們共治，是格外親愛百姓的啊！如果不能稱職，水旱發生，豈止因一個婦人而已。如今刺史，京輔雄望之郡，尚且很少選擇，江、淮、隴、蜀、三河大府之外，大多不是稱職的人。從京官而出任外官的，或者身有牽累，或者政績不佳，以郡守的任所，作爲斥逐的地方。或者因爲依附而愧居高位，等到勢力衰落，説他不勝任京官，而貶往州郡。武人與流外官，積累資歷而獲任，不計較是否有才幹。刺史尚且如此，縣令還能説嗎？百姓，是國家的根本，致力於根本的職務，却被喜好進升的人所輕視，受弊害的民衆，遭到無才無德者的擾亂，聖明的教化從此衰落阻滯，是由於不選拔愛民的人而導致這弊病的。古代刺史召入任三公，郎官出任縣令。如今朝廷官吏入而不出，出於私計，很是自得。京城是士大夫的聚集之地，是聲望增長之所，可以從容依附權要，不必勤勉而有所成，因此大利在於做内官，而不在於做外官。智慧才能之士，欲望名利之心，怎肯再出任刺史、縣令呢？國家依賴智慧才能而治理，却常常没有愛民的人，原因是陛下不依法改革。愚民認爲想要根本治理，無過於崇重郡守縣令，郡守縣令得到崇重，有才能者便可以就任。應因循等級定其資歷：凡未任都督、刺

其資：凡不歷都督、刺史，雖有高第，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舍；都督、守、令雖遠者，使無十年任外。如不爲此而救其失，恐天下猶未治也。又古之選士，惟取稱職，是以士修素行，而不爲徼幸，奸僞自止，流品不雜。今天下不必治於上古，而事務日倍於前，誠以不正其本而設巧於末也。所謂末者，吏部條章，舉贏千百。刀筆之人，溺於文墨；巧史猾徒，緣奸而奮。臣以謂始造簿書，備遺忘耳，今反求精於案牘，而忽於人才，是所謂遺劍中流，契舟以記者也。凡稱吏部能者，則曰自尉與主簿，縣主簿與丞，此執文而知官次者也，乃不論其賢不肖，豈不謬哉！夫吏部尚書、侍郎，以賢而授者也，豈不能知人？如知之難，拔十得五，斯可矣。今膠以格條，據資配職，爲官擇人，初無此意，故時人有平配之誚，官曹無得賢之實。臣謂選部之法，敝於不變。今若刺史、縣令精核其人，則管内歲當選者，使考才行，可入流品，然後送臺，又加擇焉，以所用衆寡爲州縣殿最，則州縣慎所舉，可官之才多，吏部因其成，無庸人之繁矣。今歲選乃萬計，京師米物爲耗，豈多士哉？蓋冒濫抵此爾。方以一詩一判，定其是非，適使賢人遺逸，此明代之闕政也。天下雖廣，朝廷雖衆，必使毁譽相亂，聽受不明，事則已矣。如知其賢能，各有品第，每一官缺，不以次用之，豈不可乎？如諸司要

史，即使考核優良，也不得任侍郎、列卿；未擔任過縣令，即使有好的政績，也不得任臺郎、給事、舍人；都督、郡守、縣令雖然是疏遠之臣，也使他們不超過十年在任外官。如不這樣做而補救其過失，恐怕天下仍然不能治理。又古代選士，衹取稱職者，因此士人修養純潔品行，而不去求利投機，奸詐欺僞自然停止，官階等級不雜亂混淆。如今天下治理不一定比得上上古，而事務比以前日益倍增，確實是因爲不端正根本而在枝節事情上玩弄巧詐。所謂枝節的事情，吏部規章，舉過千百。主辦文案的官吏，沉溺於文書寫作；巧詐狡猾的小吏，憑藉奸邪而振作。臣認爲當初造簿書，是爲了防備遺忘，如今反而追求精通文案書册，而忽視人才，正所謂在水的中流丢失劍，却刻舟作爲標記。凡吏部稱爲有能力者，則説從尉到主簿，由主簿到丞，這是拘泥於文案而瞭解官次，却不論其賢能或不肖，豈不謬誤啊！大凡吏部尚書、侍郎，是因賢能而授任官職的，難道是不能知人？如果知人很難，選十而中五，也就可以了。如今拘泥於條規，依據資歷分配職務，任官選人，本無此意，因此時人有平配的譏諷，官吏没有得賢的實績。臣認爲吏部之法，弊病在於不變。現今如果刺史、縣令詳細考核其人，則管轄範圍内每年應被選官者，使之考察才能品行，對於可以入流品者，然後送到吏部，再加以選擇，以所選用的多少作爲州縣政績的優劣，那麽州縣謹慎推舉，可以任官的人才多，吏部因循其成效，就没有庸人的雜濫了。今年選官數以萬計，京師米糧物品爲此耗費，難道這就是所謂人才濟濟？不過是假冒冗濫到如此地步罷了。以一詩一判衡量，斷定其是非，恰使賢人遺漏，這是聖明之世政事的缺漏。天下雖廣，朝廷雖衆，定要使毁譽相亂，聽信不明，時事也就到頭了。如果知其賢能，各有品第，每缺一官，破格任用，這難道不行嗎？假如各部門的要官，以下等承

官，以下等叨進，是議無高卑，唯得與不爾。故清議不立，而名節不修，善士守志而後時，中人進求而易操也。朝廷能以令名進人，士亦以修名獲利，利之出，衆之趨也。不如此，則小者得於苟求，一變而至阿私；大者許以分義，再變而成朋黨矣。故於用人不可不第其高下，高下有次，則不可以妄干，天下之士必刻意修飾，而刑政自清，此興衰之大端也。

蒙進升，這樣在議論時不分高下尊卑，衹看合意與不合意而已。由此公正的評論不能建立，而名譽節操不能修持，高尚之士篤守志向而失去時運，平庸之人求取進升而改變操行。朝廷能以好名聲而進用人，士人也以修養美名而獲得利益，利益一出，衆人歸附。不這樣，那麽小則以苟求得官，一變而成爲偏私；大則允許尊卑各分等級，再變而成爲朋黨了。因此對於用人不可不分高下次序，高下有次序，便不可以非分求取，天下之士必定專心一意修養品德，而刑法政務自然清明，這是興衰的關鍵。

俄遷左補闕。九齡有才鑒，吏部試拔萃與舉者，常與右拾遺趙冬曦考次，號稱詳平。改司勛員外郎。時張説爲宰相，親重之，與通譜系，常曰："後出詞人之冠也。"遷中書舍人內供奉，封曲江男，進中書舍人。會帝封泰山，説多引兩省録事主書及所親攝官升山，超階至五品。九齡當草詔，謂説曰："官爵者，天下公器，先德望，後勞舊。今登封告成，千載之絶典，而清流隔於殊恩，胥史乃濫章韍，恐制出，四方失望。方進草，尚可以改，公宜審計。"説曰："事已决矣，悠悠之言不足慮。"既而果得謗。御史中丞宇文融方事田法，有所關奏，説輒建議違之。融積不平，九齡爲言，説不聽。俄爲融等痛詆，幾不免，九齡亦改太常少卿，出爲冀州刺史。以母不肯去鄉里，故表换洪州都督。徙桂州，兼嶺南按察選補使。

不久張九齡升任左補闕。張九齡有識别人才的才能，對於參加吏部考試拔萃科與應制舉者，他常與右拾遺趙冬曦考定名次，號稱周密公平。改任司勛員外郎。當時張説任宰相，親近器重他，與他聯爲宗族，常説："張九齡是後來詞人的魁首。"張九齡升任中書舍人內供奉，封曲江男，進任中書舍人。適逢皇帝封泰山，張説大多引進兩省録事主書以及他所親近的代理官隨從祭祀，張九齡被破格升到五品。張九齡擔任起草詔書，對張説説："官爵，是天下的公器，德行名望爲先，功勞舊誼在後。如今登山封禪報告成功，是千載至要的典禮，然而顯貴大臣被隔絶了特殊恩惠，低賤小吏却濫充重要職位，恐怕詔令一出，會使四方失望。現在正當進奏草詔之時，還可以更改，公應該審慎計議。"張説説："事情已經决定了，庸俗議論不足顧慮。"不久果然招致誹謗。御史中丞宇文融剛剛主管田法，有所上奏，張説往往有不同建議。宇文融特别不滿，張九齡告知張説，張説不聽。不久張説被宇文融等極力詆毁，幾乎不能免罪，張九齡也改任太常少卿，出任冀州刺史。因母親不肯離開鄉里，所以上表换任洪州都督。調任桂州都督兼嶺南按察選補使。

始，説知集賢院，嘗薦九齡可備顧問。説卒，天子思其言，召爲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知院事。會賜渤海詔，而書命無足爲者，乃召九齡爲

起初，張説知集賢院事，曾推薦張九齡可以充做顧問。張説去世後，天子想到他的話，召張九齡爲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知院事。適逢要賜與渤海詔書，而又無人能寫詔書，於是召張九

之，被詔輒成。遷工部侍郎，知制誥。數乞歸養，詔不許。以其弟九皋、九章爲嶺南刺史，歲時聽給驛省家。遷中書侍郎，以母喪解，毀不勝哀，有紫芝産坐側，白鳩、白雀巢家樹。是歲，奪哀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固辭，不許。明年，遷中書令。始議河南開水屯，兼河南稻田使。上言廢循資格，復置十道采訪使。

齡撰寫，他接受詔令立刻完成。升任工部侍郎，知制誥。幾次請求回家奉養，詔令不許。以他的弟弟張九皋、張九章爲嶺南刺史，每年允許供給驛車回家探親。升任中書侍郎，因母親去世辭官，哀痛過度損傷身體，有紫芝生長在座旁，白鳩、白雀在家中庭院樹上做巢。這年，守喪期未滿授任張九齡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他堅決推辭，不允許。第二年，升任中書令。最初他建議在河南開闢水田，兼任河南稻田使。上奏建議廢除依據年資選官的條令，又建議設置十道采訪使。

李林甫無學術，見九齡文雅，爲帝知，内忌之。會范陽節度使張守珪以斬可突干功，帝欲以爲侍中。九齡曰："宰相代天治物，有其人然後授，不可以賞功。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帝曰："假其名若何?"對曰："名器不可假也。有如平東北二虜，陛下何以加之?"遂止。又將以凉州都督牛仙客爲尚書，九齡執曰："不可。尚書，古納言，唐家多用舊相，不然，歷内外貴任，妙有德望者爲之。仙客，河、湟一使典耳，使班常伯，天下其謂何?"又欲賜實封，九齡曰："漢法非有功不封，唐遵漢法，太宗之制也。邊將積穀帛，繕器械，適所職耳。陛下必賞之，金帛可也，獨不宜裂地以封。"帝怒曰："豈以仙客寒士嫌之邪? 卿固素有門閥哉?"九齡頓首曰："臣荒陬孤生，陛下過聽，以文學用臣。仙客擢胥史，目不知書。韓信，淮陰一壯夫，羞絳、灌等列。陛下必用仙客，臣實耻之。"帝不悦。翌日，林甫進曰："仙客，宰相材也，乃不堪尚書邪? 九齡文吏，拘古義，失大體。"帝由是决用仙客不疑。九齡既戾帝旨，固内懼，恐遂爲林甫所危，因帝賜白羽扇，乃獻賦自況，其末曰："苟效用之得所，雖

李林甫没有學問，見張九齡有文才，受到皇帝知遇，心中忌恨他。正值范陽節度使張守珪因斬殺可突干有功，皇帝打算任他爲侍中。張九齡説："宰相代天治民，有可以勝任的人然後授職，不能用來賞功。國家的敗壞，正是由於官吏不正。"皇帝説："假藉其名義如何?"張九齡回答説："名器不能假藉。如果有人平定了東北二虜，陛下如何給他加官呢?"於是停止。皇帝又打算任用凉州都督牛仙客爲尚書，張九齡執意説："不行。尚書，是古代納言，唐家多任用舊相擔任，此外，就任用那些曾任各種内外重要官職，享有很高德望的人擔任。牛仙客，不過是河、湟地區的一個小官，假如位居納言，天下將會怎麽説呢?"皇帝又想要賜給牛仙客實封，張九齡説："漢代法規無功不封，唐遵漢法，是太宗的制度。邊將儲蓄穀帛，修繕器械，正是他的職責。陛下一定要賞賜，用金帛就可以了，衹是不宜給他分封土地。"皇帝惱怒説："難道因爲牛仙客是寒士而嫌惡他嗎? 卿原本一直有名貴的門第嗎?"張九齡叩頭説："臣是在荒遠偏僻地區的一介孤子，陛下誤聽，因文學才能而任用臣。牛仙客從小吏提升，目不知書。韓信，是淮陰一壯夫，羞與絳侯、灌嬰并列。陛下一定要任用牛仙客，臣實在以此爲耻。"皇帝不高興。第二天，李林甫進言："牛仙客，是宰相之才，竟不能勝任尚書嗎? 張九齡是文吏，拘泥古義，失去大體。"皇帝因此决意任用牛仙客而不再猶豫。張九齡違反了皇帝旨意，已經十分害怕，恐怕因此被李林甫所害，

殺身而何忌?”又曰:“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於篋中。”帝雖優答,然卒以尚書右丞相罷政事,而用仙客。自是朝廷士大夫持祿養恩矣。嘗薦長安尉周子諒爲監察御史,子諒劾奏仙客,其語援讖書。帝怒,杖子諒于朝堂,流瀼州,死於道。九齡坐舉非其人,貶荆州長史。雖以直道黜,不戚戚嬰望,惟文史自娱,朝廷許其勝流。久之,封始興縣伯,請還展墓,病卒,年六十八,贈荆州大都督,謚曰文獻。

因皇帝賜白羽扇,於是獻賦自比,賦的末尾説:“假如效力致用得到適宜的處所,雖然遭受殺身之禍而有何顧忌?”又説:“即使秋風已經驅除了暑熱,扇在篋中仍然感戴恩德。”皇帝雖然美言答覆,然而終究以尚書右丞相罷免其主持政事,而任用了牛仙客。從此朝廷士大夫保持禄位加深恩寵。張九齡曾舉薦長安尉周子諒爲監察御史,周子諒上奏彈劾牛仙客,其中語句援引讖書。皇帝發怒,在朝堂杖罰周子諒,流放瀼州,死在途中。張九齡因舉薦官員不當獲罪,貶爲荆州長史。他雖因正直行事被貶黜,而并不憂懼企望,衹以文史自樂,朝廷稱贊他是名流。很久,封始興縣伯,請求還鄉掃墓,因病去世,終年六十八歲,追贈荆州大都督,謚號叫文獻。

九齡體弱,有醖藉。故事,公卿皆搢笏于帶,而後乘馬。九齡獨常使人持之,因設笏囊,自九齡始。後帝每用人,必曰:“風度能若九齡乎?”初,千秋節,公、王并獻寶鑒,九齡上“事鑒”十章,號《千秋金鑑録》,以伸諷諭。與嚴挺之、袁仁敬、梁昇卿、盧怡善,世稱其交能終始者。及爲相,諤諤有大臣節。當是時,帝在位久,稍怠於政,故九齡議論必極言得失,所推引皆正人。武惠妃謀陷太子瑛,九齡執不可。妃密遣宦奴牛貴兒告之曰:“廢必有興,公爲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曰:“房幄安有外言哉!”遽奏之,帝爲動色,故卒九齡相而太子無患。安禄山初以范陽偏校入奏,氣驕蹇,九齡謂裴光庭曰:“亂幽州者,此胡雛也。”及討奚、契丹敗,張守珪執如京師,九齡署其狀曰:“穰苴出師而誅莊賈,孫武習戰猶戮宫嬪,守珪法行于軍,禄山不容免死。”帝不許,赦之。九齡曰:“禄山狼子野心,有逆相,宜即事誅之,以絶後患。”帝曰:“卿無以王衍知石勒而害忠良。”卒不用。帝後在蜀,

張九齡體弱,氣度寬容含蓄。依照舊例,公卿都將笏板插在腰帶上,然後乘馬。惟獨張九齡經常讓人拿着,因此設置笏囊,這是從張九齡開始的。後來皇帝每當任用人,一定要問:“風度能像張九齡嗎?”起初,千秋節,公主、諸王都進獻寶鑒,張九齡呈上“事鑒”十章,名爲《千秋金鑑録》,以表達勸諭之意。他與嚴挺之、袁仁敬、梁昇卿、盧怡友善,世人稱贊他交友能有始終。等到做了宰相,直言有大臣節操。當時,皇帝在位已久,對政事漸漸倦怠,因此張九齡議論總是直言政事得失,所推舉引薦的都是正直人士。武惠妃陰謀陷害太子李瑛,張九齡執意不許。武惠妃秘密派宦奴牛貴兒告訴張九齡説:“有廢必有興,公爲此出力,宰相的位置可以長保。”張九齡呵斥説:“房帷之内怎能與外界通話!”立刻上奏,皇帝爲此變色,因而直至免去張九齡宰相而太子却没有禍患。安禄山當初以范陽偏校的身份入朝上奏,氣色傲慢不遜,張九齡對裴光庭説:“亂幽州者,就是這個胡人小子。”等到討伐奚、契丹失敗,張守珪將他捕送京師,張九齡在狀紙上批語説:“穰苴出師而誅莊賈,孫武教戰猶殺宫嬪,張守珪法令行於軍中,安禄山不能免去死罪。”皇帝不同意,赦免了安禄山。張九齡説:“安禄山狼子野心,有反相,應當立即誅殺,以絶後患。”皇帝説:“卿不要像孔萇嫉

思其忠，爲泣下，且遣使祭於韶州，厚幣恤其家。開元後，天下稱曰曲江公而不名云。建中元年，德宗賢其風烈，復贈司徒。

恨王衍受知於石勒那樣而陷害忠良。”最終也不采納。皇帝後來在蜀，追念他的忠誠，爲他流淚，并派使臣到韶州祭奠，以優厚的財物撫恤他的家屬。開元以後，天下人稱曲江公而不稱他的名字。建中元年，德宗推重他的壯烈遺志，又追贈司徒。

子拯，居父喪，有節行，後爲伊闕令。會禄山盜河、洛，陷焉，而終不受僞官。賊平，擢太子贊善大夫。

張九齡的兒子張拯，爲父守喪，有節操品行，後來任伊闕令。正值安禄山侵掠河、洛，身陷於賊中，而他終究不接受僞官。叛賊平定，升任太子贊善大夫。

九齡弟九皋，亦有名，終嶺南節度使。其曾孫仲方。

張九齡的弟弟張九皋，也有名聲，死時官任嶺南節度使。他的曾孫是張仲方。

張仲方

仲方，生歧秀，父友高郢見異之，曰：“是兒必爲國器，使吾得位，將振起之。”貞元中，擢進士、宏辭，爲集賢校理，以母喪免。會郢拜御史大夫，表爲御史。進累倉部員外郎。

張仲方，天生才智出衆，父親的朋友高郢見了他很感到驚異，説：“這孩子必定能成爲國器，假使我得到官位，將提拔進用他。”貞元年間，張仲方考中進士科與宏辭科，任集賢校理，因母親去世免官。正值高郢任御史大夫，上表推薦他爲御史。幾次晋升任倉部員外郎。

會吕温等以劾奏宰相李吉甫不實，坐斥去，仲方以温黨，補金州刺史。宦人奪民田，仲方三疏申理，卒與民直。入爲度支郎中。吉甫卒，太常謚恭懿，博士尉遲汾清謚敬憲，仲方挾前怨未已，因上議曰：“古之謚，考大節，略細行，善善惡惡，一言而足。按吉甫雖多才多藝，而側媚取容，叠致台衮，寡信易謀，事無成功。且兵凶器，不可從我始，至以伐罪，則邀必成功。今内有賊輔臣之盗，外有懷毒蠆之臣，師徒暴野，農不得在畝，婦不得在桑，耗賦殫畜，尸僵血流，胔骼成岳，毒痛之痛，訴天無辜，階禍之發，實始吉甫。”又言：“吉甫平易柔寬，名不配行。請俟蔡平，然後議之。”憲宗方用兵，疾其言醜訐，貶爲遂州司馬。稍進河南少尹、鄭州刺史。

適逢吕温等人因上奏彈劾宰相李吉甫失實，獲罪斥逐，張仲方因爲是吕温的同黨，補任金州刺史。宦官侵奪民田，張仲方三次上疏申理，最終宦官按田價付錢給田主。召入張仲方任度支郎中。李吉甫去世，太常寺議定謚號叫恭懿，博士尉遲汾請求定謚號叫敬憲，張仲方心懷先前的怨恨不肯罷休，因而上奏建議説：“古代的謚號，考察大節，不計較小事，崇善罰惡，一言而定。考查李吉甫雖然多才多藝，却諂媚討好取悦於人，連續做到三公，缺少信用變化無常，事情無所成功。况且用兵打仗是凶險之事，不可從我開始，至於征討有罪者，則求必定成功。如今内有竊取宰相的盜賊，外有心懷惡毒的臣子，兵士死於野外，農民不得耕田，婦女不能養蠶，耗盡賦税積蓄，尸横血流，骨肉成山，毒害的痛苦，對天訴説無辜，禍端的發生，確實始於李吉甫。”又説：“李吉甫平易寬柔，名與行不相配。請求等蔡州平定，然後議定。”憲宗正在用兵，惱怒他的話詆毁攻訐，貶他爲遂州司馬。逐漸升任河南少尹、鄭州刺史。

敬宗立，李程輔政，引爲諫議大夫。帝時詔王播造競渡舟三十艘，度用半歲運費。仲方見延英，論諍堅苦，帝爲減三之二。又詔幸華清宮，仲方曰："萬乘之行，必具葆衛，易則失威重。"不從，猶見慰勞。鄠令崔發以辱黄門繫獄，逢赦不見宥。仲方曰："恩被天下，流昆蟲，而不行御前乎？"發繇是不死。大和初，出爲福建觀察使。召還，進至左散騎常侍。李德裕秉政，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德裕罷，復拜常侍。

敬宗即位，李程輔佐朝政，引進張仲方爲諫議大夫。皇帝當時詔令王播修造競渡舟船三十艘，預計耗用半年運費。張仲方在延英殿見皇帝，苦苦論諍，皇帝因此減去三分之二。皇帝又下詔要前往華清宮，張仲方說："萬乘出行，必須具備儀衛，簡慢則失去威嚴。"不被聽從，但仍受到慰勞。鄠令崔發因侮辱宦官被抓入獄中，遇到大赦仍不被寬免。張仲方說："恩澤覆蓋天下，遍及昆蟲，却不施行於御前嗎？"崔發因此免死。大和初年，張仲方出任福建觀察使。召回，晋升到左散騎常侍。李德裕執政，張仲方以太子賓客在東都任職。李德裕罷官，張仲方又授任常侍。

李訓之變，大臣或誅或繫。翌日，群臣謁宣政，牙闔不啓。群臣錯立朝堂，無史卒贊候，久乃半扉啓，使者傳召仲方曰："有詔，可京兆尹。"然後門闢，唤仗。于時族夷將相，顱足旁午，仲方皆密使識其尸。俄許收葬，故胔骸不相亂。已而禁軍横，多撓政，仲方勢窘，不能有所繩劾。宰相鄭覃更以薛元賞代之，出爲華州刺史。召入授秘書監。人頗言覃助德裕，擯仲方不用，覃乃擬丞、郎以聞。文宗曰："侍郎，朝廷華選。彼牧守無狀，不可得。"但封曲江縣伯。卒，七十二，贈禮部尚書，謚曰成。仲方確正有風節，既駁吉甫謚，世不直其言，卒不至顯。既殁，人多傷之。

李訓之變，大臣有的被殺有的被抓。第二天，群臣在宣政殿謁見，門扇關閉。群臣錯雜站立在朝堂，没有史卒伺候，很久門纔打開半扇，使者傳召張仲方說："有詔令，張仲方可任京兆尹。"然後門開了，召唤儀仗。當時遭到族滅的將相，身體和頭顱分别扔在不同的地方，張仲方都暗中派人辨認他們的尸首。不久允許收葬，所以尸骨不相混亂。後來禁軍專横，時常擾亂政務，張仲方權力受到限制，不能有所糾舉。宰相鄭覃派薛元賞替代他，張仲方出任華州刺史。召入授任秘書監。人們紛紛說鄭覃幫助李德裕，排斥張仲方不用，鄭覃於是擬定任命張仲方爲丞、郎而奏報。文宗說："侍郎，是朝廷顯貴的官職。張仲方作爲刺史没有政績，不能授與。"僅封他爲曲江縣伯。去世，終年七十二歲，追贈禮部尚書，謚號叫成。張仲方剛正有氣節，駁斥李吉甫的謚號，世人不認爲他的言論正直，最終不能做到顯貴的官職。死後，人們多爲他傷感。

始，高祖仕隋時，太宗方幼而病，爲刻玉像於滎陽佛祠以祈年，久而刓晦，仲方在鄭，敕吏治護，鑱石以聞，傳于時。

起初，高祖在隋朝做官時，太宗當時年幼而且有病，爲此在滎陽佛祠刻玉像以祈禱延年，時間長久而佛像磨損，張仲方在鄭州，命令屬吏修治保護，刻碑頌揚，流傳於當時。

## 韓休

韓休，京兆長安人。父大智，洛州司功參軍，其兄大敏，仕武后爲鳳閣舍人。梁州都督李行褒爲部人告

韓休，京兆長安人。父親韓大智，任洛州司功參軍，他的兄長韓大敏，在武后朝做官任鳳閣舍人。梁州都督李行褒被部下誣告謀反，下詔

變，詔大敏鞫治。或曰：“行褒諸李近屬，后意欲去之，無列其冤，恐累公。”大敏曰：“豈顧身枉人以死乎？”至則驗出之。后怒，遣御史覆按，卒殺行褒，而大敏賜死于家。

韓大敏審判，有人說：“李行褒是李唐的近屬，武后想要除掉他，不要列舉他的冤枉，恐怕會連累你。”韓大敏說：“怎能爲了自身的安全而以死罪冤屈人呢？”來到以後便審查事實開脱了李行褒。武后大怒，派遣御史復審，最終殺了李行褒，韓大敏賜死於家。

休工文辭，舉賢良。玄宗在東宮，令條對國政，與校書郎趙冬曦并中乙科，擢左補闕，判主爵員外郎。進至禮部侍郎，知制誥。出爲虢州刺史。虢於東西京爲近州，乘輿所至，常稅廐芻，休請均賦它郡。中書令張説曰：“免虢而與它州，此守臣爲私惠耳。”休復執論，吏白恐忤宰相意，休曰：“刺史幸知民之敝而不救，豈爲政哉？雖得罪，所甘心焉。”訖如休請。以母喪解，服除，爲工部侍郎，知制誥。遷尚書右丞。侍中裴光庭卒，帝敕蕭嵩舉所以代者，嵩稱休志行，遂拜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韓休擅長文辭，考中賢良科。玄宗在東宫，令逐條對答國政，他與校書郎趙冬曦一同考中乙科，升任左補闕，任主爵員外郎。進升到禮部侍郎，知制誥。出任虢州刺史。虢州位於東京、西京之間爲近州，是皇帝出行經過的地方，時常要爲廐馬徵收草料，韓休請求平均攤派給其他郡，中書令張説説：“减免了虢州而轉嫁給其他州，這是刺史想施私惠罷了。”韓休又堅持論奏，部下説恐怕冒犯宰相旨意，韓休説：“刺史有幸知道了百姓的弊害而不去救助，怎樣治理政務呢？即使爲此獲罪，我也心甘情願啊。”朝廷最終同意了韓休的請求。韓休因母親去世解官，守喪期滿，任工部侍郎，知制誥。升任尚書右丞。侍中裴光庭去世，皇帝詔令蕭嵩推舉能够接任的人，蕭嵩稱贊韓休的志向品行，於是授任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休直方不務進趨，既爲相，天下翕然宜之。萬年尉李美玉有罪，帝將放嶺南。休曰：“尉小官，犯非大惡。今朝廷有大奸，請得先治。金吾大將軍程伯獻恃恩而貪，室宅輿馬僭法度，臣請先伯獻，後美玉。”帝不許，休固爭曰：“罪細且不容，巨猾乃置不問，陛下不出伯獻，臣不敢奉詔。”帝不能奪。大率堅正類此。初，嵩以休柔易，故薦之。休臨事或折正嵩，嵩不能平。宋璟聞之曰：“不意休能爾，仁者之勇也。”嵩寬博多可，休峭鯁，時政所得失，言之未嘗不盡。帝嘗獵苑中，或大張樂，稍過差，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已而疏輒至。嘗引鑒，默不樂。左右曰：“自韓休入朝，陛下無一日歡，何自戚

韓休品性正直不致力進升，做宰相後，天下人都認爲適宜。萬年尉李美玉有罪，皇帝要將他流放嶺南。韓休説：“尉是小官，所犯又不是大罪。如今朝廷有大奸，請求先予以懲治。金吾大將軍程伯獻依恃恩寵貪贓，住宅車馬超越規制，臣請求先逐出程伯獻，再逐出李美玉。”皇帝不允許，韓休堅持爭論説：“罪小尚且不能容忍，大奸却置之不問，陛下不逐出程伯獻，臣不敢奉詔。”皇帝不能迫使他改變本意。韓休堅定正直大都如此。起初，蕭嵩認爲韓休柔順容易控制，因此推薦了他。韓休處理政事時而駁正蕭嵩，蕭嵩心中不平。宋璟聽説後説：“想不到韓休能這樣，真是仁者之勇啊。”蕭嵩寬宏隨和，韓休嚴峻耿直，時政的得失，談論起來言無不盡。皇帝曾在苑中狩獵，有時大舉奏樂，稍有過度，定要看着左右的人説：“韓休知道嗎？”不一會疏議往往奏上。時常引以爲鑒，皇帝心中暗自不樂。左

戚，不逐去之?”帝曰：“吾雖瘠，天下肥矣。且蕭嵩每啓事，必順旨，我退而思天下，不安寢。韓休數陳治道，多訐直，我退而思天下，寢必安。吾用休，社稷計耳。”後以工部尚書罷。遷太子少師，封宜陽縣子。卒，年六十八，贈揚州大都督，謚曰文忠。寶應元年，贈太子太師。

右的人說：“自從韓休入朝，陛下無一日歡樂，何必自我憂鬱，不驅逐他呢?”皇帝說：“我雖然貧瘠，天下肥了。而蕭嵩每次奏事，必定順從旨意，我退而思天下，不能安睡。韓休鋪叙治理之道，多能直言過失不講情面，我退而思天下，總能安睡。我任用韓休，是爲國家考慮啊。”後來韓休以工部尚書罷免宰相。調任太子少師，封宜陽縣子。去世，終年六十八歲，追贈揚州大都督，謚號叫文忠。寶應元年，追贈太子太師。

子浩、洽、洪、汯、滉、渾、洄，皆有學尚。

浩，萬年主簿，坐籍王鉷家貲有隱入，爲尹鮮于仲通所劾，流循州。洪爲司庫員外郎，與汯皆以累貶。洪後爲華州長史。渾，大理司直。安禄山盗京師，皆陷賊，賊逼以官，浩與洪、汯、滉、渾出奔，將走行在，浩、洪、渾及洪四子復爲賊禽殺之。洪善與人交，有節義，藉甚於時，見者爲流涕。肅宗以大臣子能死難，詔贈浩吏部郎中，洪太常卿，渾太常少卿。汯，上元中終諫議大夫。洽，終殿中侍御史。

韓休的兒子是韓浩、韓洽、韓洪、韓汯、韓滉、韓渾、韓洄，都有學問。

韓浩，任萬年主簿，因没收王鉷家財有所隱瞞而獲罪，被京兆尹鮮于仲通所揭發，流放循州。韓洪任司庫員外郎，與韓汯都受到連累貶職。韓洪後來任華州長史。韓渾，任大理司直。安禄山侵占京城，他們都陷入叛賊手中，叛賊强逼他們做官，韓浩與韓洪、韓汯、韓滉、韓渾出逃，將前往皇帝外出停駐的地方，韓浩、韓洪、韓渾及韓洪的四個兒子又被叛賊俘獲而殺害。韓洪善於與人交往，有節義，在當時聞名，看到他們遇害的人爲他們流淚哭泣。肅宗因爲大臣的兒子能死於國難，下詔追贈韓浩吏部郎中，韓洪太常卿，韓渾太常少卿。韓汯，上元年間官任諫議大夫時去世。韓洽，官任殿中侍御史時去世。

## 韓滉

滉，字太冲，以廕補左威衛騎曹參軍。至德初，避地山南，采訪使李承昭表爲通川郡長史，改彭王府諮議參軍。初，汯知制誥，當草王璵詔，無借言，銜之。及當國，滉兄弟皆斥冗官。璵罷，乃擢殿中侍御史，三遷吏部員外郎。性强直，明吏事，莅南曹五年，簿最詳緻。再遷給事中，知兵部選。時盗殺富平令韋當，賊隸北軍，魚朝恩私其凶，奏原死，滉執處，卒伏辜。遷右丞，知吏部選，以户部侍郎判度支。

韓滉，字太冲，以門廕補任左威衛騎曹參軍。至德初年，避居山南，采訪使李承昭上表推薦他爲通川郡長史，改任彭王府諮議參軍。當初，韓汯知制誥，草擬授任王璵的詔書時，没有虚美的言辭，王璵對他懷恨在心。等到王璵執掌政事，韓滉兄弟都被貶爲冗官。王璵罷免宰相，韓滉纔升任殿中侍御史，三次升任吏部員外郎。他性格耿直，精通吏治，在南曹任職五年，簿籍文書詳盡細緻。又兩次升任給事中，主持兵部選舉事務。此時盗賊殺害富平令韋當，盗賊隸屬北軍，魚朝恩偏愛他的凶猛，上奏請求原宥死罪，韓滉堅持論處，賊最終伏罪。韓滉升任右丞，主持吏部選官事務，以户部侍郎主管度支。

自至德軍興，所在賦税無藝，帑

自從至德年間開始用兵，各處賦税没有限

司給輸乾隱。滉檢制吏下及四方輸將，犯者痛报以法。會歲數稔，兵革少息，故儲積穀帛稍豐實。然覆治案牘，深文鉤剥，人亦咨怨。大曆十二年秋，大雨害稼什八，京兆尹黎幹言狀，滉恐有所蠲貸，固表不實。代宗命御史行視，實損田三萬餘頃。始，渭南令劉藻附滉，言部田無害，御史趙計按驗如藻言，帝又遣御史朱敖覆實，害田三千頃。帝怒曰："縣令，所以養民，而田損不問，豈恤隱意邪？"貶南浦員外尉，計亦斥爲豐州司户員外參軍。方是時，潦敗河中鹽池，滉奏池産瑞鹽。帝疑，遣諫議大夫蔣鎮廉狀，鎮畏滉，還乃賀帝，且請置祠，詔號寶應靈慶池。

度，國庫供給轉運常有隱瞞侵吞。韓滉檢查制約下屬官員以及四方輸將，對犯罪者以法嚴加懲辦。正值連年豐收，戰争略有平息，因此積儲錢糧逐漸充實。然而他審理文書，嚴厲苛刻，人們也有怨言。大曆十二年秋天，大雨損害莊稼十有八成，京兆尹黎幹上奏報告情況，韓滉恐怕會蠲免賦税賑貸百姓，堅持説表奏不實。代宗命御史前往巡察，實際損失三萬餘頃田地。起初，渭南令劉藻依附韓滉，説本縣境内没受損失，御史趙計核查確如劉藻所説，皇帝又派遣御史朱敖再次核實，受害田地有三千頃。皇帝發怒説："縣令，是爲了撫養百姓，而莊稼損失却不過問，哪裏有憐憫百姓疾苦的心意呢！"貶爲南浦員外尉，趙計也貶爲豐州司户員外參軍。正當此時，水淹河中鹽池，韓滉奏報池中出産瑞鹽。皇帝懷疑，派遣諫議大夫蔣鎮查訪實情，蔣鎮畏懼韓滉，回朝便祝賀皇帝，并且請求修建祠堂，下詔命名爲寶應靈慶池。

德宗立，惡滉掊刻，徙太常卿。議者不厭，乃出爲晉州刺史。未幾，遷浙江東西觀察使，尋檢校禮部尚書爲鎮海軍節度使。綏輯百姓，均租、調，不逾年，境内稱治。帝在奉天，淮、汴震騷，滉訓士卒，分兵戍河南。既狩梁州，又獻縑十萬匹，請以鎮兵三萬助討賊，有詔嘉勞，進檢校尚書右僕射，封南陽郡公。李希烈陷汴州，滉遣裨將王栖耀、李長榮、柏良器以勁卒萬人進討，次睢陽，而賊已攻寧陵，栖耀等破走之，漕路無梗，完靖東南，滉功多。

德宗即位，憎惡韓滉刻薄，調任他爲太常卿。非議不息，於是出任他爲晉州刺史。不久，韓滉升任浙江東西觀察使，隨即檢校禮部尚書任鎮海軍節度使。安撫百姓，平均租、調，不到一年，境内得到治理。皇帝在奉天，淮、汴騷亂，韓滉訓練士兵，分兵駐守河南。皇帝巡幸梁州後，他又獻縑十萬匹，請求率領本鎮軍隊三萬協助討賊，皇帝下詔嘉獎慰勞，進任他爲檢校尚書右僕射，封南陽郡公。李希烈攻陷汴州，韓滉派遣偏將王栖耀、李長榮、柏良器率領精兵萬人進攻討伐，停駐睢陽，而賊軍已經進攻寧陵，王栖耀等打敗趕走賊兵，漕路暢通無阻，平定東南，韓滉功勞最多。

時里胥有罪，輒殺無貸，人怪之。滉曰："袁晁本一鞭背史，禽賊有負，聚其類以反，此輩皆鄉縣豪黠，不如殺之，用年少者，惜身保家不爲惡。"又以賊非牛酒不嘯結，乃禁屠牛，以絶其謀。婺州屬縣有犯令者，誅及鄰伍，坐死數十百人。又遣官分察境内，罪涉疑似必誅，一判輒

當時鄉吏有罪，韓滉便格殺不赦，人們責怪他。韓滉説："袁晁原本是鞭背史，依仗擒賊，聚集同夥而反叛，這些人都是鄉縣奸猾豪强，不如殺了他們，任用年輕人，能够惜身保家不作壞事。"又因賊没有牛肉酒漿就不會聚集舉事，他便禁止殺牛，以杜絶他們的圖謀。婺州屬縣有違犯政令的人，誅殺連累鄰里，獲罪處死的有數十上百人。又派遣官員分别巡察境内，犯罪涉有嫌

數十人，下皆愁怖。

疑必定誅殺，一判往往有數十人，部下都憂愁恐懼。

聞京都未平，乃閉關梁，禁牛馬出境，築石頭五城，自京口至玉山。毁上元道、佛祠四十區，修塢壁，起建業、抵京峴，樓雉相望。以爲朝廷有永嘉南走事，置館第數十於石頭城，穿井皆百尺。命偏將丘涔督役，日數千人，涔虐用其衆，朝令夕辦，先世丘壠皆發夷。造樓艦三千柁，以舟師由海門大閱，至申浦乃還。追李長榮等歸，以親吏盧復爲宣州刺史，增營壘，教習長兵，毁鍾鑄軍器。陳少游在揚州，以甲士三千臨江大閱；滉亦總兵臨金山，與少游會，以金繒相餉酬。然滉握强兵，遷延不赴難。而調發糧帛以濟朝廷者襁屬，當時實賴之。李晟方屯渭北，滉運米餽之，船置十弩以相警捍，賊不能剽。始，漕船臨江，滉顧僚吏曰："天子蒙塵，臣下之恥也。"乃自舉一囊，將佐爭負之。

聽說京都尚未平定，韓滉便封閉水陸要道，禁止牛馬出境，修築石頭五城，從京口到玉山。拆毁上元道觀、佛寺四十所，修築防禦壁障，起自建業，抵達京峴，樓堞相望。他認爲朝廷將有西晋永嘉年間南逃過江的事，便在石頭城修建館舍宅第數十處，挖井都有百尺深。命令偏將丘涔督促工役，每天數千人，丘涔虐待衆人，早晨下令晚上完成，百姓祖先的墳墓都發掘平毁。製造樓艦三千艘，率領水軍由海門出發檢閲，到達申浦纔返回。召回李長榮等人，以親信官吏盧復任宣州刺史，增加營壘，訓練長兵，毁壞大鐘鑄造兵器。陳少游在揚州，率甲兵三千在江邊檢閲，韓滉也統兵列陣金山，與陳少游相應，互相贈送金銀繒綵。韓滉掌握强兵，拖延不往救國難，然而他源源不斷調撥糧食布匹以接濟朝廷，當時的確有賴於他。李晟正駐守渭北，韓滉運送米糧送他，每船設置十弩來警戒捍衛，賊軍不能掠奪。起初，漕船到達長江，韓滉對僚佐説："天子蒙受危難，是臣下的耻辱啊。"便自己扛起一袋，將佐都争相背負。

貞元元年，加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江淮轉運使，封鄭國公。以繕治石頭城，人頗言有窺望意，雖帝亦惑之。會李泌間關辯數，帝意乃解。二年，更封晋。是歲入朝。滉既宿齒先達，頗簡倨，接新進用事，不能滿其意，衆怨之。獻羡錢五百餘萬緡，詔加度支諸道轉運、鹽鐵等使。

貞元元年，韓滉加授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江淮轉運使，封鄭國公，因修治石頭城，人們都説他有異圖，就連皇帝也有疑心。適逢李泌反復多次辯解，皇帝纔解除疑慮。二年，韓滉改封晋國公。這年入朝。韓滉已是老臣先達，很高傲，接觸新進掌權者，不能使他們滿意，衆人怨恨他。進獻羡錢五百餘萬緡，下詔加授度支諸道轉運、鹽鐵等使。

右丞元琇判度支也，以關輔旱，請運江南租米西給京師。帝委滉專督之，而琇畏其剛愎難共事，請自江至揚子，滉主之；揚子以北，自主之。滉由是銜琇。會琇以京師錢重貨輕，發江東鹽監院錢四十萬緡入關。滉紿奏"運錢至京師，率費萬致千，不可從。"帝責謂琇，琇曰："千錢其重與

右丞相元琇主持度支事務，因關輔旱災，請求運輸江南租米西來供給京師。皇帝委托韓滉專門監督這件事，然而元琇害怕韓滉剛愎自用難以共事，請求自長江到揚子江，由韓滉主持；揚子江以北，自己主持。韓滉由此懷恨元琇。適逢元琇因京城地區錢貴物賤，調撥江東鹽監院四十萬緡錢入關。韓滉上奏謊稱"運錢到京師，大致要花費一萬錢纔能運到一千錢，不可實行。"皇帝

斗米均，費三百可致。”帝以諭滉，滉執不可。至是，誣劾琇饋米與淄青李納、河中李懷光。帝怒，不復究驗，貶琇雷州司户參軍。左丞董晋白宰相劉滋、齊映曰：“昨關輔用兵，方蝗旱，琇不增一賦，而軍興皆濟，可謂勞臣。今被譴無名，刑濫人懼，假令權臣逞志，公胡不請三司鞫之?”滋、映不能用。給事中袁高抗疏申執，滉指爲黨與，寢不報。

責問元琇，元琇説：“一千錢的重量與一斗米相等，花費三百錢就可以運到。”皇帝以此告諭韓滉，韓滉堅持認爲不可以。到這時，他又誣告元琇送米給淄青李納、河中李懷光。皇帝惱怒，不加追究審驗，貶元琇爲雷州司户參軍。左丞董晋報告宰相劉滋、齊映説：“先前關輔用兵，當時正值蝗旱災禍，元琇不增加一點賦税，而用兵費用都得到接濟，可以説是有功之臣。如今無故被貶，刑罰濫用人心恐懼，假使權臣放縱意志，你們爲何不奏請三司審明此事?”劉滋、齊映没有聽取。給事中袁高上書直言申辯，韓滉指責他爲朋黨，扣壓不予申報。

劉玄佐不朝，帝密詔滉諷之。及過汴，玄佐素憚滉，修屬吏禮。滉辭不敢當，因結爲兄弟，入拜其母，置酒設女樂。酒行，滉曰：“宜早見天子，不可使夫人白首與新婦子孫填宫掖也。”玄佐泣悟。滉以錢二十萬緡爲玄佐辦裝，又以綾二十萬犒軍。玄佐入朝，滉薦可任邊事。時兩河罷兵，滉上言：“吐蕃盜河、湟久，近歲寖弱，而西迫大食，北捍回鶻，東抗南詔，分軍外戰，兵在河、隴者不過五六萬，若朝廷命將，以十萬衆城涼、鄯、洮、渭，各置兵二萬爲守禦，臣請以本道財賦饋軍，給三年費，然後營田積粟，且耕且戰，則河、隴之地可翹足而復。”帝善其言，因訪玄佐，玄佐請行。會滉病甚，張延賞奏減州縣冗官，收禄俸，募戰士西討。玄佐慮延賞靳削資儲，辭犬戎未釁，不可輕進，因稱疾。帝遣中人勞問，卧受命。延賞知不可用，乃止。滉尋卒，年六十五，贈太傅，謚曰忠肅。

劉玄佐不入朝觀見，皇帝秘密下詔韓滉去勸説他。等過了汴州，劉玄佐平時懼怕韓滉，以部下之禮相見。韓滉辭讓不敢當，他們便結爲兄弟，入拜劉玄佐的母親，設置酒席女樂。飲酒時，韓滉説：“賢弟應當早日拜見天子，不可使夫人白頭與新婦子孫填補後宫啊。”劉玄佐流淚醒悟。韓滉用二十萬緡錢爲劉玄佐置辦行裝，又用綾二十萬匹犒勞軍士。劉玄佐入朝，韓滉推薦他可以勝任邊事。此時兩河停戰，韓滉上奏：“吐蕃盜據河、湟爲時已久，近年逐漸衰弱，而西邊進迫大食，北邊防禦回鶻，東邊抵抗南詔，分兵對外交戰，軍隊在河、隴的不過五六萬人，如果朝廷任命將領，以十萬兵衆在涼、鄯、洮、渭築城，各安置二萬軍隊守禦，臣請求用本道的財賦接濟軍隊，供給三年費用，然後營田積蓄糧食，邊耕邊戰，河、隴之地則翹足可以收復。”皇帝贊賞他的建議，便詢問劉玄佐，劉玄佐請求出發。正值韓滉病重，張延賞上奏裁减州縣冗官，收回俸禄，招募戰士西行討伐。劉玄佐顧慮張延賞减削積蓄，推辭説犬戎没有挑釁，不可輕舉妄進，藉機稱病。皇帝派遣宦官慰問，他躺在床上受命。張延賞知道不可實行，於是停止。不久韓滉去世，終年六十五歲，追贈太傅，謚號叫忠肅。

滉雖宰相子，性節儉，衣裘茵衽，十年一易。甚暑不執扇，居處陋薄，取庇風雨。門當列戟，以父時第

韓滉雖然是宰相的兒子，品性節儉，衣裘被褥，十年一换。盛暑不用人爲他扇扇子，居室簡陋，僅能遮蔽風雨。門前應當列戟，他因爲是父

門不忍壞，乃不請。堂先無挾廡，弟洄稍增補之，滉見即徹去，曰："先君容焉，吾等奉之，常恐失墜。若摧圮，繕之則已，安敢改作以傷儉德?"居重位，清潔疾惡，不爲家人資產。自始仕至將相，乘五馬，無不終櫪下。好鼓琴，書得張旭筆法，畫與宗人幹相埒。嘗自言："不能定筆，不可論書畫。"以非急務，故自晦，不傳於人。善治《易》、《春秋》，著《通例》及《天文事序議》各一篇。初判度支，李晟以裨將白軍事，滉待之加禮，使其子拜之，厚遺器幣鞍馬。後晟終立大功。滉幼時已有美名，所與游皆天下豪俊。晚節益苛慘，故論者疑其飾情希進，既得志，則强肆，蓋自其性云。

親在世時的宅門不忍心毀壞，便不請求。正堂原先沒有廊宇，弟弟韓洄略加增補，韓滉一見立即拆去，說："先父容身此處，我們奉守，時常擔心失去。如果有損壞，修葺一下就行了，怎敢改建以敗壞節儉的品德呢?"他身居重位以後，清廉疾惡，不爲家人增置產業。從開始做官直到位至將相，前後乘馬五匹，沒有一匹不是老死在槽下。喜好彈琴，書法得到張旭的筆法，畫與同族人韓幹相等同。他曾自稱："不能定筆，就不可以評論書畫。"認爲書畫不是緊要事務，因此自己隱沒了這個才能，不傳授給人。他擅長研究《易》、《春秋》，撰寫《通例》及《天文事序議》各一篇。起初任度支，李晟以副將身份報告軍事，韓滉以禮待他，讓自己的兒子拜見他，贈送給豐厚的器物財貨及鞍馬。以後李晟終於立下大功。韓滉少年時已有美名，所交結的都是天下才德傑出的人。晚年更加苛刻殘酷，因此議論者懷疑他掩飾真情而求取進升，得志以後，便放縱起來，大概出於他的本性。

子群、皋。群終國子司業。

韓滉的兒子韓群、韓皋。韓群死時官任國子司業。

## 韓皋

皋，字仲聞，資質重厚，有大臣器。由雲陽尉策賢良方正異等，拜右拾遺。累遷考功員外郎。父喪，德宗遣使吊問，俾論撰滉行事，號泣承命，立草數千言以進，帝嘉之。服除，宰相擬考功郎中，帝爲加知制誥。遷中書舍人、御史中丞、兵部侍郎，號稱職。俄拜京兆尹，奏署鄭鋒爲倉曹參軍。鋒苛斂吏，乃説皋悉索府中雜錢，折糴粟麥三十萬石獻於帝，皋悦之，奏爲興平令。貞元十四年，大旱，民請蠲租賦，皋府帑已空，内憂恐，奏不敢實。會中人出入，百姓遮道訴之，事聞，貶撫州員外司馬。未幾，改杭州刺史，入拜尚書右丞。王叔文用事，皋嫉之，謂人曰："吾不能事新貴。"從弟曅以告叔

韓皋，字仲聞，天資端莊忠厚，有大臣的氣度。由雲陽尉策試賢良方正爲異等，授任右拾遺。幾次升任考功員外郎。父親去世，德宗派遣宦官吊問，令他撰述韓滉的生平業績，韓皋哭泣着接受命令，立即寫成數千字進呈，皇帝稱贊他。守喪期滿，宰相擬任他爲考功郎中，皇帝給他加授知制誥。升任中書舍人、御史中丞、兵部侍郎，以稱職聞名。不久韓皋授任京兆尹，上奏任用鄭鋒爲倉曹參軍。鄭鋒是苛刻徵斂的文吏，他勸説韓皋盡數收取府中雜錢，折價買入糧食三十萬石獻給皇帝，韓皋很高興，上奏推薦他任興平令。貞元十四年，大旱，百姓請求蠲免租賦，韓皋府庫已空，内心憂懼，不敢將實情奏報。適逢宦官出入，百姓攔路申訴此事，事情被皇帝知道，貶韓皋爲撫州員外司馬。不久，改任杭州刺史，召入授任尚書右丞。王叔文專權，韓皋嫉恨他，對人説："我不能侍奉新貴。"從弟韓曅將此

文，叔文怒，出爲鄂岳蘄沔觀察使。叔文敗，即拜節度，徙鎮海，入爲户部尚書，歷東都留守、忠武軍節度使。大抵以簡儉治，所至有績。召拜吏部尚書兼太子少傅。莊憲太后崩，充大明宫留守。穆宗以舊傅恩，加檢校尚書右僕射，俄爲真。又進左僕射。長慶四年，復爲東都留守，卒於道，年七十九，贈太子太保，謚曰貞。

皋貌類父，既孤，不復視鑒。生知音律，常曰："長年後不願聽樂，以門内事多逆知之。"聞鼓琴，至《止息》，嘆曰："美哉！嵇康之爲是曲，其當晋、魏之際乎。其音主商，商爲秋，秋者天將揺落肅殺，其歲之晏乎。晋乘金運，商又金聲，此所以知魏方季而晋將代也。緩其商弦，與宫同音，臣奪君之義，知司馬氏之將篡也。王陵、毌丘儉、文欽、諸葛誕繼爲揚州都督，咸有興復之謀，皆爲司馬懿父子所殺。康以揚州故廣陵地，陵等皆魏大臣，故名其曲曰《廣陵散》，言魏散亡自廣陵始。'止息'者，晋雖暴興，終止息於此。其哀憤、躁蹙、憯痛、迫脅之音，盡於是矣。永嘉之亂，其兆乎！康避晋、魏之禍，托以鬼神，以俟後世知音云。"

話告訴王叔文，王叔文惱怒，將他貶出爲鄂岳蘄沔觀察使。王叔文失敗，即時授任韓皋節度使，調任鎮海，召入任户部尚書，歷任東都留守、忠武軍節度使。大都以簡明節儉治理，所到之處有政績。召入授任吏部尚書兼太子少傅。莊憲太后去世，韓皋充任大明宫留守。穆宗因韓皋有師傅的舊恩，加授檢校尚書右僕射，不久正式授任。又進任左僕射。長慶四年，再任東都留守，死在途中，終年七十九歲，追贈太子太保，謚號叫貞。

韓皋長相很像他的父親，父親去世後，他不再照鏡子。天生懂得音律，曾説："成年後不願聽音樂，因家中事多預先知道。"聽鼓琴，到《止息》一曲時，感嘆道："美啊！嵇康作這支曲子時，正當晋、魏交替之際吧。這段樂曲屬於商調，商爲秋聲，秋天的天氣將要揺落肅殺，是一年的末日啊！晋乘金運，商又是金聲，由此可知魏到了末日而晋將要取代它。緩慢彈奏商弦，與宫調相同，有臣子奪取君位的意義，由此可知司馬氏將要篡位。王陵、毌丘儉、文欽、諸葛誕相繼任揚州都督，都有復興魏朝的圖謀，均被司馬懿父子殺害。嵇康因揚州是廣陵故地，王陵等都是魏朝大臣，因此給這支曲子取名叫《廣陵散》，是説魏朝散亡從廣陵開始。'止息'的意思是，晋朝雖然暴興，終於止息在這裏。那哀憤、躁動、慘痛、脅迫的意旨，全都表現在樂曲裏了。永嘉之亂，正是前兆啊！嵇康避開晋、魏的禍亂，以鬼神爲假托，來等待後代的知音。"

## 韓洄

洄，字幼深，蔭補弘文生，滿歲，參調吏部侍郎，達奚珣以地望抑之。除章懷太子陵令，無愠容。安禄山亂，家七人遇害，洄避難江南，蔬食不聽樂。乾元中，授睦州别駕，劉晏表爲屯田員外郎，知揚子留後。召拜諫議大夫，與補闕李翰數上章言得失，擢知制誥。坐與元載善，貶邵州司户參軍。德宗即位，起爲淮南黜陟使，復爲諫議大夫。

韓洄，字幼深，因門蔭的庇護補任弘文生，時滿一年，參調吏部侍郎，達奚珣因地望而壓制他。授任章懷太子陵令，他没有懊惱的神色。安禄山之亂，家族七人遇害，韓洄到江南避難，吃粗食不聽音樂。乾元年間，授任睦州别駕，劉晏上表推薦他爲屯田員外郎，知揚子留後。召入授任諫議大夫，他與補闕李翰多次上奏談論得失，升任知制誥。因與元載友善獲罪，貶爲邵州司户參軍。德宗即位，起任他爲淮南黜陟使，再任諫議大夫。

晏被罪，天下錢穀歸尚書省，而省司廢久，無綱紀，莫總其任，乃擢洄户部侍郎，判度支。洄上言："江、淮七監，歲鑄錢四萬五千緡輸京師，工用運轉，每緡度二千，是本倍於子。今商州紅崖冶產銅，而洛源監久廢，請鑿山取銅，即治舊監，置十爐鑄之，歲得錢七萬二千緡，度費每緡九百，則得可浮本矣。江、淮七監，請皆罷。"又言："天下銅鐵冶，乃山澤利，當歸王者，請悉隸鹽鐵使。"從之。復罷省胥史冗食二千人，積米長安、萬年二縣各數十萬石，視年豐耗而發斂焉，故人不艱食。

洄與楊炎善，炎得罪，不自安。無何，皋上疏理炎罪，帝意洄教之，貶蜀州刺史。興元元年，入爲兵部侍郎，轉京兆尹。貞元十年，終國子祭酒，贈户部尚書。

贊曰：人之立事，無不鋭始而工於初，至其半則稍怠，卒而漫澶不振也。觀玄宗開元時，厲精求治，元老魁舊，動所尊憚，故姚元崇、宋璟言聽計行，力不難而功已成。及太平久，左右大臣皆帝自識擢，狎而易之，志滿意驕，而張九齡争愈切，言益不聽。夫志滿則忽其所謀，意驕則樂軟熟、憎鯁切，較力雖多，課所效不及姚、宋遠矣。終之胡雛亂華，身播邊陬，非曰天運，亦人事有致而然。若知古等皆宰相選，使當天寶時，庸能有救哉！

劉晏獲罪，天下錢穀歸尚書省，而尚書省主管機構荒廢已久，没有綱紀，無從統籌管理，便升任韓洄爲户部侍郎，掌管度支。韓洄上書説："江、淮七監，每年鑄錢四萬五千緡運送京城，工役及轉運的費用，每緡估計要花費二千錢，這樣成本是利的二倍。現在商州紅崖冶出產銅，而洛源監長期廢置，請求鑿山取銅，立即修治舊監，設置十個熔爐鑄造，每年得錢七萬二千緡，估計每緡花費爲九百錢，這樣利就大於本了。江、淮七監，請求全部停罷。"又説："天下銅鐵的冶煉，是山澤之益，應當歸屬君王，請求全部隸屬鹽鐵使。"皇上依從。又罷免減省冗官二千人，在長安、萬年二縣積蓄米各數十萬石，根據每年的豐歉而徵收發放，因此人們不爲缺糧而受艱難。

韓洄與楊炎友善，楊炎獲罪，韓洄不能自安。不久，韓皋上疏申辯楊炎的罪責，皇帝猜疑是韓洄指使他這樣做的，貶韓洄爲蜀州刺史。興元元年，召入任兵部侍郎，改任京兆尹。貞元十年，死於國子祭酒任上，追贈户部尚書。

贊曰：人們建立事功，無不開始發奮而起初認真細緻，到了半途便漸漸懈怠，最後疲沓不能振作。觀察玄宗開元時，勵精求治，元老舊臣，往往敬畏，因此姚元崇、宋璟言聽計行，費力不難而功業已成。等到國家太平的時間長久，左右大臣都是皇帝自己賞識提拔的，親近而輕視他們，志滿意驕，張九齡争辯越是迫切，他的進言越是不被聽從。大凡志滿則忽視謀略，意驕則喜歡柔順，厭惡耿直，用力雖多，考核成效却遠不如姚元崇、宋璟了。最終胡兒亂華，皇帝自身逃往邊遠角落，不説天運，也是人事導致的結果。至於魏知古等人都是宰相的材料，假使他們生逢天寶時期，又豈能有救嗎！

# 唐書卷一百二十七

## 列傳第五十二

張源裴列傳

### 張嘉貞

張嘉貞，字嘉貞，本范陽舊姓，高祖子吒，仕隋終河東郡丞，遂家蒲州，爲猗氏人。

以五經舉，補平鄉尉，坐事免。長安中，御史張循憲使河東，事有未決，病之，問吏曰："若頗知有佳客乎？"吏以嘉貞對。循憲召見，咨以事。嘉貞條析理分，莫不洗然。循憲大驚，試命草奏，皆意所未及；它日，武后以爲能，循憲對皆嘉貞所爲，因請以官讓。后曰："朕寧無一官自進賢邪？"召嘉貞見内殿，以簾自鄣。嘉貞儀止秀偉，奏對侃侃，后異之。因請曰："臣草茅之人，未睹朝廷儀，陛下過聽，引對禁近。今天威咫尺，若隔雲霧，恐君臣之道有未盡也。"后曰："善。"詔上簾，引拜監察御史，擢循憲司勛郎中，酬其得人。

張嘉貞，字嘉貞，本爲范陽舊姓，高祖張子吒，在隋朝任官做到河東郡丞，便定居蒲州，成爲猗氏人。

張嘉貞考中五經科，補任平鄉尉，因事獲罪免去官職。長安年間，御史張循憲出使河東，有事不能决斷，感到憂慮，詢問佐吏説："你瞭解有德才兼備的賓客嗎？"佐吏回答有張嘉貞。張循憲召見他，向他詢問如何處理事情。張嘉貞剖析條理，無不透徹。張循憲大爲驚奇，試着命令他起草奏章，都是自己所考慮不到的；有一天，武后認爲張循憲的奏章顯示了才能，張循憲奏告都是張嘉貞所寫的，便請求將自己的官職讓給他。武后説："朕難道没有一個官職來自己進用賢能嗎？"武后在内殿召見張嘉貞，垂簾遮擋住自己。張嘉貞儀表英俊魁偉，奏對直抒己見，武后認爲他有奇特的才能。他藉機請求説："臣是草野之人，未見過朝廷禮儀，陛下誤聽，引我在宫禁對奏。如今天威近在咫尺之間，却猶如隔着雲霧，恐怕君臣之道有不能盡意的地方。"武后説："好。"下詔捲起簾子，授任他爲監察御史，升任張循憲司勛郎中，獎勵他舉薦得人。

累遷兵部員外郎。時功狀盈几，郎吏不能决，嘉貞爲詳處，不閲旬，廷無稽牒。進中書舍人。歷梁秦二州都督、并州長史，政以嚴辦，吏下畏之。奏事京師，玄宗善其政，數慰勞。嘉貞自陳："少孤，與弟嘉祐相

張嘉貞幾次升任兵部員外郎。當時功狀堆滿几案，郎官不能裁决，張嘉貞認真處理，不出十天，廷裏没有被拖延的文牒了。進任中書舍人。歷任梁秦二州都督、并州長史，爲政嚴肅，吏員下屬畏懼他。張嘉貞到京城奏事，玄宗稱贊他的政績，多次慰勞。張嘉貞自己説："臣幼年喪

恃以長，今爲鄯州別駕，願内徙，使少相近，冀盡力報，死無恨。”帝爲徙嘉祐忻州刺史。

父，與弟弟張嘉祐相依爲命長大成人，如今他任鄯州別駕，願意調任内官，使我們稍近一些，希望盡力報國，死而無恨。”皇帝爲此徙任張嘉祐爲忻州刺史。

突厥九姓新内屬，雜處太原北，嘉貞請置天兵軍綏護其衆，即以爲天兵使。明年入朝，或告其反，按無狀，帝令坐告者。嘉貞辭曰：“國之重兵利器皆在邊，今告者一不當即罪之，臣恐塞言路，且爲未來之患。昔天子聽政於上，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謗，今將坐之，則後無繇聞天下事。”遂得減死。天子以爲忠，且許以相。嘉貞因曰：“昔馬周起徒步，謁人主，血氣方壯，太宗用之，能盡其才，甫五十而没。向使用少晚，則無及已。陛下不以臣不肖，必用之，要及其時，後衰無能爲也。且百年壽孰爲至者？臣常恐先朝露死溝壑，誠得效萬一，無負陛下足矣！”帝曰：“弟往，行召卿。”

突厥九姓剛剛内附，散居在太原以北，張嘉貞奏請設置天兵軍安撫保護民衆，便被任爲天兵使。第二年入朝，有人告他謀反，審查不合實情，皇帝令誣告者獲罪。張嘉貞致辭説：“國家的重兵利器都在邊疆，如今告狀者一有不當便治他的罪，臣恐怕會因此阻塞言路，將成爲未來的禍患。從前天子聽政於上，盲者歌賦贊誦，百官規勸，衆人指責，如今將要使此人獲罪，以後天下的事情就無法傳達給朝廷了。”於是此人得以免去死罪。天子認爲張嘉貞很忠誠，許諾要任他爲宰相。張嘉貞便説：“過去馬周起自平民，謁見君主，血氣方剛，太宗任用他，能竭盡他的才能，可他剛五十歲就去世了。假使任用稍晚，便來不及了。陛下不認爲臣無能，一定要任用的話，就要及時，以後臣衰老就無能爲力了。況且百年之壽誰又能達到呢？臣時常恐怕先於朝露死於溝壑，真的能够效力萬一，不辜負陛下就滿足了！”皇帝説：“你暫且前去，將要徵召你。”

及宋璟等罷，帝欲果用嘉貞，而忘其名。夜詔中書侍郎韋抗曰：“朕嘗記其風操，而今爲北方大將，張姓而複名，卿爲我思之。”抗曰：“非張齊丘乎？今爲朔方節度使。”帝即使作詔以爲相。夜且半，因閲大臣表疏，舉一則嘉貞所獻，遂得其名，即以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令。居位三年，善傅奏，敏於裁遣。然强躁，論者恨其不裕。

到宋璟等罷相以後，皇帝果真打算任用張嘉貞，却忘了他的名字。夜裏召見中書侍郎韋抗説：“朕曾記得他的風度操行，如今任北方大將，姓張是兩個字的名，卿爲我想想是誰。”韋抗説：“不就是張齊丘嗎？現在任朔方節度使。”皇帝便讓起草詔令任他做宰相。將近半夜時，皇帝因閲覽大臣表疏，拿起一份是張嘉貞所呈進的，這纔記起他的名字，使任他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升任中書令。張嘉貞任職三年，擅長陳述奏進，裁斷處置敏捷。然而他的性格强直急躁，時論恨他不够寬容。

帝數幸東都，洛陽主簿王鈞者，爲嘉貞繕第，會以贓聞，有詔杖之朝堂。嘉貞畏衊染，促有司速斃以滅言。秘書監姜晈得罪，嘉貞希權幸意，請加詔杖，已而晈死。會廣州都督裴伷先抵罪，帝問法如何，嘉貞復

皇帝幾次到達東都，洛陽主簿王鈞，爲張嘉貞修理宅第，正遇王鈞因貪贓被人報告朝廷，下詔在朝堂處以杖刑。張嘉貞害怕受到誣告牽連，催促有關官員迅速將王鈞處死以滅口。秘書監姜晈獲罪，張嘉貞迎合權貴的意旨，奏請下詔杖刑，不久姜晈死去。正值廣州都督裴伷先獲罪，

援晈比，張説曰："不然，刑不上大夫，以近君也。士可殺不可辱。向晈得罪，官三品，且有功，若罪應死，即殺，獨不宜廷辱，以卒伍待也。況勛貴在八議乎？事往不可咎，伷先豈容復濫哉？"帝然之。嘉貞退，不悦曰："言太切。"説曰："宰相，時來則爲，非可長保。若貴臣盡杖，正恐吾輩及之，渠不爲天下士君子地乎？"

皇帝問如何定罪，張嘉貞又援引姜晈的例子比照，張説説："不對，刑不上大夫，因爲他接近君主。士可殺不可辱。以前姜晈犯罪，官位三品，并且有功，如果罪應處死，就殺，惟獨不應該當廷受辱，像對待兵卒那樣對待他。何況勛貴還享有八種減罪的條件呢？事情過去不可追究，豈能容許再對裴伷先濫施決罰呢？"皇帝認爲很對。張嘉貞退下，不高興地説："你的話太嚴重了。"張説説："宰相，時運來了就做，不可能長久保持這個地位。如果貴臣都可以決杖，衹恐怕我輩也要連及，難道不是爲了天下士君子的地位嗎？"

初，嘉貞在兵部，而説已爲侍郎。及皆相，説位其下，議論無所讓，故説不平。未幾，嘉祐拜金吾將軍，兄弟要近，人頗憚媢。帝幸太原，嘉祐以贓聞，説訹嘉貞素服待罪，不謁，遂出爲豳州刺史，説代其處。嘉貞銜悔，謂人曰："中書令幸二員，何相迫邪？"逾年，爲户部尚書、益州長史，判都督事，詔宴中書省，與宰相會。嘉貞銜説不已，於坐慢罵説，源乾曜、王晙共平解，乃得去。

起初，張嘉貞在兵部時，張説已任侍郎。等到他倆都做了宰相，張説地位在張嘉貞之下，議論政事時張嘉貞無所謙讓，因此張説不滿。不久，張嘉祐授任金吾將軍，兄弟顯要而接近天子，人們很害怕妒恨。皇帝到達太原，張嘉祐貪贓事被人報告給朝廷，張説勸説張嘉貞素服待罪，不得入朝謁見，於是出任張嘉貞爲豳州刺史，張説代他任中書令。張嘉貞心懷悔恨，對人説："中書令幸有二員，怎麽相逼得如此緊迫呢？"第二年，張嘉貞任户部尚書、益州長史，主管都督事，皇帝下詔在中書省設宴，與宰相聚會。張嘉貞怨恨張説不止，在座席中謾罵張説，源乾曜、王晙一同勸解，纔得以離去。

明年，王守一死，坐與厚善，貶台州刺史。俄拜工部尚書，爲定州刺史，知北平軍事，封河東侯。及行，帝賦詩，詔百官祖道上東門。久之，以疾丐還東都，詔醫馳驛護視。卒，年六十四，贈益州大都督，謚曰恭肅。

第二年，王守一死去，張嘉貞因與他親厚友善而獲罪，貶任台州刺史。不久授任工部尚書，任定州刺史，主持北平軍事務，封河東侯。將要赴任，皇帝賦詩，下詔百官在上東門餞行。很久，張嘉貞因病請求回東都，下詔御醫從驛路趕去看視。去世，終年六十四歲，追贈益州大都督，謚號叫恭肅。

嘉貞性簡疏，與人不疑，内曠如也，或時以此失。有嗜進者，汲引之，能以恩終始。所薦中書舍人苗延嗣、吕太一，考功員外郎員嘉静，殿中侍御史崔訓，皆位清要，日與議政事。故當時語曰："令君四俊：苗、吕、崔、員。"其始爲中書舍人，崔

張嘉貞品性簡慢疏放，待人没有猜疑，心胸寬大，有時往往因此而失誤。有想要進升的人，他就引薦他們，能始終給予恩惠。他所引薦的中書舍人苗延嗣、吕太一，考功員外郎員嘉静，殿中侍御史崔訓，都居於清貴重要職位，每日與他們商議政事。因此當時人説："令公四俊：苗、吕、崔、員。"他開始任中書舍人時，崔湜輕視

湜輕之，後與議事，正出其上。湜驚曰："此終其坐。"後十年而爲中書令。嘉貞雖貴，不立田園。有勸之者，答曰："吾嘗相國矣，未死，豈有飢寒憂？若以譴去，雖富田産，猶不能有也。近世士大夫務廣田宅，爲不肖子酒色費，我無是也。"

引萬年主簿韓朝宗爲御史，卒後十餘歲，朝宗以京兆尹見帝曰："陛下待宰相，進退皆以禮，身雖没，子孫咸在廷。張嘉貞晚一息寶符，獨未官。"帝憫然，召拜左司禦率府兵曹參軍，賜名曰延賞。

### 張延賞

延賞雖蚤孤，而博涉經史，通吏治，苗晉卿尤器許，以女妻之。肅宗在鳳翔，擢監察御史，辟署關内節度使王思禮府。思禮守北都，表爲副，入遷刑部郎中。始，元載被用，以晉卿力，故厚遇延賞，薦爲給事中、御史中丞。

大曆初，除河南尹、諸道營田副使。河、洛當兵衝，邑里墟榛，延賞政簡約，輕傜賦，疏河渠，築宮廟。數年，流庸歸附，都閎完雄，有詔褒美。時罷河南、山南等副元帥，兵屯東都，詔延賞知留守，以兵屬。居五年，治行第一，召還。

會李少良劾元載陰罪，載斥其狂，下御史臺治訊，而延賞適拜大夫，不滿所私，出爲淮南節度使。歲旱，民它遷，吏禁之。延賞曰："食者，人恃以活。拘此而斃，不如適彼而生。苟存吾人，何限爲？"乃具舟遣之，敕吏爲修室廬，已逋債，而歸者更增於舊。瓜步舟艫津湊，而遥繫江南，延賞請度屬揚州，自是行無稽

他，後來與他議事，見解正超出自己。崔湜驚嘆道："這個官位終究應該由他來坐。"十年後張嘉貞任中書令。張嘉貞雖然顯貴，却不置辦田園。有人勸説他，他回答道："我曾擔任宰相，没死時，豈有飢寒的擔憂？如果遭到貶逐，即使富有田産，仍然不能自己擁有。近代士大夫擴大田宅，成爲不肖子弟的酒色花費，我不這樣做。"

張嘉貞舉薦萬年縣主簿韓朝宗任御史，張嘉貞死後十多年，韓朝宗任京兆尹謁見皇帝説："陛下對待宰相，進退都能以禮相待，他們雖已身亡，子孫都在朝廷。張嘉貞晚年得到一個兒子張寶符，惟獨没有授任給他官職。"皇帝憫然，召入張寶符授任左司禦率府兵曹參軍，賜名延賞。

張延賞雖然幼年喪父，却能博涉經史，精通吏治，苗晉卿尤其器重賞識他，將女兒嫁給他做妻子。肅宗在鳳翔，升任張延賞爲監察御史，徵召任用關内節度使王思禮的幕府，王思禮任北都留守，上表推薦他任副職，召入張延賞升任刑部郎中。開始，元載被任用，得力於苗晉卿，所以優厚對待張延賞，推薦他任給事中、御史中丞。

大曆初年，授任張延賞河南尹、諸道營田副使。河、洛地處軍事要衝，邑里毁壞荒蕪，張延賞政令簡約，減輕徭役賦税，疏通河渠，修築宮廟。幾年時間，流民歸附，城垣宮室完備雄偉，下詔褒獎贊美。當時撤銷河南、山南等地副元帥，軍隊屯駐東都，下詔張延賞知留守，將軍隊依屬於他。張延賞在任五年，治理政務的成績第一，召回朝廷。

正值李少良彈劾元載暗中作惡，元載斥責他的狂妄，交付御史臺審訊裁決，張延賞剛授任大夫，没有滿足元載的私意，出任淮南節度使。這年大旱，鄉民流亡外地，官吏禁止。張延賞説："有了糧食，人們纔能賴以生活。拘守此地等待死亡，不如去到别處求生。假如能存活我們的人，何必要限制他們呢？"便準備船隻遣送他們，命令吏員爲民衆修建房屋，勾銷欠租，從而歸來的人比原有的人更多。瓜步的舟船在渡口雲集，

壅。

却遠遠受到江南調度，張延賞請求酌情由揚州統管，自此航行不再壅塞。

會母喪免，服除，累拜荆南、劍南西川節度使。建中中，西山兵馬使張朏襲成都爲亂，延賞奔鹿頭戍。朏酣亂不設備，延賞諜知之，遣將叱干遂捕斬朏，復成都。自楊國忠討南蠻，三蜀疲罄。及乘輿臨狩，縻用百出。後更郭英乂、崔寧、楊子琳亂，益矜僭，公私蕭然。延賞事爲之制，薄入謹出，府庫遂實。德宗在奉天，貢獻踵道。及次梁，倚劍蜀爲根本。即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正遇張延賞的母親去世免官，服喪期滿，幾次授任荆南、劍南西川節度使。建中年間，西山兵馬使張朏襲擊成都作亂，張延賞逃往鹿頭戍。張朏盡情作亂不加防備，張延賞偵探得知這一情況，派遣將領叱干遂捕殺張朏，收復成都。自楊國忠征討南蠻後，三蜀疲敝空虚。等到皇帝來到這裏，更是費用百出。以後經歷郭英乂、崔寧、楊子琳作亂，益發超越規制，公私蕭條。張延賞爲此作出制度，輕微徵收謹慎支出，府庫於是充實。德宗在奉天時，張延賞的貢獻絡繹不絶。等到皇帝停駐梁州時，便依靠劍蜀作爲根本。當即授任張延賞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帝還，詔入秉政。初，吐蕃寇劍南，李晟總神策軍戍之，及還，以成都倡自隨，延賞遣吏奪取，故晟銜之；至是，鎮鳳翔，帝所倚重，表陳宿憾，帝不得已，罷延賞爲尚書左僕射，然雅意決用之，以晟嘗爲韓滉識擢，命滉移書道意。及俱入朝，滉從容邀晟平憾，且使薦延賞於帝，於是復拜平章事。既而宴禁中，帝出瑞錦一端分繫之，以示和解。晟因爲子請婚，延賞不許。晟曰："吾武夫雖有舊惡，杯酒間可解。儒者難犯，外睦而内含怒，今不許婚，釁未忘也。"

皇帝回到都城，下詔張延賞入朝執政。當初，吐蕃進犯劍南，李晟統領神策軍防守，返回時，帶着成都倡優跟隨自己，張延賞派官吏奪取倡優，因此李晟懷恨在心；到這時，李晟節鎮鳳翔，被皇帝依靠重用，他上表陳述以往的怨恨，皇帝不得已，罷免張延賞宰相而任尚書左僕射，然而平時心意是要任用張延賞，因爲李晟曾被韓滉賞識提升，便命令韓滉寫信轉達意旨。等到兩人都入朝時，韓滉邀請李晟委婉勸説解除怨恨，并且讓他向皇帝推薦張延賞，於是皇帝又授張延賞平章事。不久皇帝在宮中設宴，皇帝取出一段瑞錦分别繫住他倆，以表示和解。李晟便爲兒子向張延賞求婚，張延賞不答應。李晟説："我是武夫雖然有舊日的仇恨，杯酒之間可以和解。你是儒者難以冒犯，表面和睦而内心懷恨，如今不允許婚配，説明你是不忘怨恨啊！"

先時，吐蕃尚結贊請和，晟奏戎狄無信，不可許。滉亦請調軍食峙邊，無聽和。帝疑將帥邀功生事，議未決。會滉卒，延賞揣帝意，遂罷晟兵，奏以給事中鄭雲逵代之。帝曰："晟有社稷功，俾自擇代者。"乃用邢君牙，而拜晟太尉兼中書令，奉朝請。是夏，吐蕃背約，劫渾瑊，將校多没，如晟等策。故事，臨軒册拜三

原先，吐蕃尚結贊請求和好，李晟奏告戎狄没有信義，不能准許。韓滉也請求調發軍隊糧食防守邊界，不答應和好。皇帝疑心將帥爲撈取功名而生事，商議不能做出决定。正值韓滉去世，張延賞揣度皇帝的心意，便罷免李晟兵權，上奏任用給事中鄭雲逵替代他的職務。皇帝説："李晟對國家有功，讓他自己選擇替代的人。"便任用邢君牙，授任李晟太尉兼中書令，奉朝請。這年夏天，吐蕃違背盟約，劫取渾瑊，將校大多

公，中書令讀册，侍中贊禮，或闕，則宰相攝事。晟當拜，而延賞薄其禮，用尚書崔漢衡、劉滋代攝。

死去，正如李晟等人所預料的那樣。依據舊制，臨軒册拜三公，中書令讀册，侍中贊禮，如有缺員，則由宰相代理行事。李晟當拜，而張延賞有意降低禮儀，用尚書崔漢衡、劉滋代理行事。

時議遣劉玄佐復河、湟，延賞因建言："今官繁費廣，州縣殘困，宜并省其員，悉收稟料糧課輸京師，賞戰士。"帝許之。即詔："上州留上佐、録事參軍、司户、司兵、司士各一員，餘參軍留半；中州減司士；上縣令、尉具；中縣省尉；京兆、河南府司録、判官，赤縣丞、簿、尉，各省半；餘府準上州。"詔下，内外始怨。玄佐辭西討，延賞更用李抱真。抱真怨延賞奪晟兵，不肯行。由是功臣解體。

當時商議派遣劉玄佐收復河、湟，張延賞便建議説："如今官多費用大，州縣殘破貧困，應當合并減裁官員，將裁減吏員的全部俸禄運往京師，賞賜戰士。"皇帝允許了。便下詔："上州留任上佐、録事參軍、司户、司兵、司士各一員，其餘參軍留一半；中州裁減司士；上縣縣令、縣尉具備；中縣減免縣尉；京兆、河南府司録、判官，赤縣丞、簿、尉，各減一半；其餘府依準上州爲例。"詔令頒布，朝廷内外産生怨恨。劉玄佐拒絶西討，張延賞便改任李抱真。李抱真怨恨張延賞奪去李晟的兵權，不肯出發。由此功臣解體。

是年，除吏千五百員，當省者千餘。道路訾謗，浸淫聞於上。延賞懼，請詔州縣："或考先滿、或攝掌遇停限而官見乏者，聽在所擇省員有幹譽者權補，以才不以資。"而大臣馬燧、白志貞、韋倫表言省官太甚，不可行。會延賞疾困，不能事，宰相李泌一切奏復。卒，年六十一，贈太保，謚曰成肅。

這年，授任官吏一千五百人，應裁減的有一千餘人。道路上的詆毁誹謗，逐漸傳到皇上那裏。張延賞恐懼，請求下詔州縣："或有任期已滿、或有代行職務者在裁減的範圍内而官職空缺，聽任在該裁減的官員中選取有才幹的人暫時補任，要論才能而不論資歷。"而大臣馬燧、白志貞、韋倫上表説減省官員做得太過分，不可推行。正值張延賞病重，不能處理政事，宰相李泌上奏一律恢復舊制。張延賞去世，終年六十一歲，追贈太保，謚號叫成肅。

延賞更四鎮，所至民頌其愛。及當國，飾情復怨，不稱所望，亦早不幸，未及有所建明。然帝待遇厚，稱其奏議有宰相體，專屬以吏事，而以軍食委李泌，刑法委柳渾，時以爲任職。

張延賞歷任四鎮節度使，所到之處百姓歌頌他的惠政。但他掌握國政以後，隨心所欲報復怨恨，有負人們的期望，也很快遇到不幸，來不及有所建樹。然而皇帝待遇深厚，稱贊他的奏議有宰相體，專門交付他掌管官吏的事務，而將掌管軍糧的事務交付李泌，掌管刑法的事務交付柳渾，當時人以爲稱職。

子弘靖。

張延賞的兒子張弘靖。

## 張弘靖

弘靖，字元理，雅厚信直，以蔭爲河南參軍。杜亞辟佐其府。亞疑牙將令狐運劫餉絹，弘靖直其枉，亞怒，斥出府。裴延齡爲德陽公主治

張弘靖，字元理，文雅淳厚忠信耿直，因門蔭的庇護任河南參軍。杜亞召他輔佐幕府。杜亞懷疑牙將令狐運劫奪糧餉絹帛，張弘靖爲令狐運申明冤屈，杜亞惱怒，將張弘靖逐出幕府。裴延

第，欲徙弘靖先廟，上疏自言，德宗異之，擢監察御史。累遷户部侍郎、陝州觀察使，徙河中節度使。元和中，拜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齡爲德陽公主修築宅第，想要遷移張弘靖的家廟，張弘靖上疏自陳，德宗感到他與衆不同，升任他爲監察御史。多次升任户部侍郎、陝州觀察使，調任河中節度使。元和年間，授任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吴少陽死，其子元濟擅總留務，憲宗欲誅之。弘靖請先遣使者吊贈，待不恭，乃加兵，詔可。進中書侍郎，封高平縣侯。

吴少陽死去，他的兒子吴元濟擅自主持留後事，憲宗想要誅殺他。張弘靖請求先派遣使者吊問贈物，等到他不恭順時，然後使用武力，皇帝下詔同意。進任張弘靖爲中書侍郎，封高平縣侯。

武元衡遇害，賊未得，王承宗邸廝卒張晏被告，詔付御史臺劾驗，有狀。弘靖疑御史傅致晏罪，言之帝，不聽，遂誅晏，并討承宗。弘靖曰："戎事并興，鮮有濟。不如悉力淮西，已平，乃治河朔。"議再迕，乃歸政，以檢校吏部尚書、同平章事，爲河東節度使。未及鎮，詔伐承宗。弘靖自以諫不聽，思自效，乃大閲兵，請身討賊。詔許出軍，無親往。既王師無功，帝憶曩言，下詔褒美。弘靖亦遣使間道喻承宗，承宗款附。召拜吏部尚書，徙節宣武。宣武承韓弘虐政，代以寬簡，民便安之。

武元衡遇害，未能抓獲凶手，王承宗府邸兵卒張晏被人控告，下詔交付御史臺審理，構成罪狀。張弘靖懷疑御史羅織致使張晏獲罪，告訴皇帝，皇帝没有采納，便殺了張晏，并討伐王承宗。張弘靖説："戰事同時興起，很少有成功的。不如全力進攻淮西，平定以後，再解决河朔。"奏議再次違背旨意，於是張弘靖被解職，以檢校吏部尚書、同平章事，任河東節度使。張弘靖還未到達鎮所，下詔討伐王承宗。張弘靖因爲自己進諫不被采納，想要自覺效命，便大規模閲兵，請求親自討賊。下詔允許出兵，不許他親自前往。後來王師没能取勝，皇帝回憶他先前的建議，下詔稱贊他。張弘靖也派使者抄小道勸諭王承宗，王承宗誠心歸附。召入張弘靖授任吏部尚書，升任宣武軍節度使。宣武軍在韓弘的暴虐統治之後，張弘靖以寬緩簡約的政務相替代，民衆便利安定。

長慶初，劉總舉所部内屬，請弘靖爲代，進檢校司空，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盧龍節度使。始入幽州，老幼夾道觀。河朔舊將與士卒均寒暑，無障蓋安輿，弘靖素貴，肩輿而行，人駭異。俗謂禄山、思明爲"二聖"，弘靖懲始亂，欲變其俗，乃發墓毁棺，衆滋不悦。旬一决事，賓客將吏罕聞其言。委成於參佐韋雍、張宗厚，又不通大體，朘刻軍賜，專以法裉治之。官屬輕俛酣肆，夜歸，燭火滿街，前後呵止，其詬責士皆曰

長慶初年，劉總帶領他的部下歸屬，請求張弘靖替代自己，張弘靖進任檢校司空，并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任盧龍節度使。張弘靖開始進入幽州，老幼夾道觀望。河朔舊將與士兵同樣冒着嚴寒酷暑，没有障蓋安車的區别，張弘靖歷來富貴，乘坐肩輿而行，人們感到驚駭。當地人俗稱安禄山、史思明爲"二聖"。張弘靖鑒於這裏是最初的叛亂之地，想要改變這裏的習俗，便發掘安禄山、史思明的墳墓毁壞棺材，衆人更加不高興了。張弘靖十天處理一次政事，賓客將吏很少聽到他説話。他將事務交給參佐韋雍、張宗厚處理，又不通大體，剋扣軍隊賞賜，專門以法令處

"反虜"，嘗曰："天下無事，而輩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軍中以氣自任，銜之。緫之朝，詔以錢百萬緡賚將士，弘靖取二十萬市府雜費，有怨言。會雍欲鞭小將，薊人未嘗更笞辱，不伏，弘靖繫之。是夕軍亂，囚弘靖薊門館，掠其家貲婢妾，執雍等殺之。判官張澈始就職，得不殺，與弘靖同被囚。會詔使至，澈謂弘靖曰："公無負此土人，今天子使至，可因見衆辨，幸得脱歸。"即推門求出。衆畏其謀，欲遷别館。澈大罵曰："汝何敢反！前日吴元濟斬東市，李師道斬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肉飽狗鼠鴟鴉。"衆怒，擊殺之。數日，吏卒稍自悔，詣館謝弘靖，願革心事之。三請，不對。衆曰："公不赦我矣，軍中可一日無帥乎？"遂取朱克融主留後。詔貶弘靖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再貶吉州刺史。明年，出幽州，改撫州刺史，稍遷太子少師。卒，年六十五，贈太子太保。

置事務。部下輕浮縱酒放肆，夜晚回來，燭火滿街，前後呵叱，他侮辱責駡士卒都稱作"反虜"，曾説："天下太平無事，你們拉得開兩石的弓，不如認識一個丁字。"軍中士卒任氣自負，對張弘靖懷恨在心。劉緫到朝廷，下詔用一百萬緡錢賞賜將士，張弘靖留下二十萬充作軍府雜用，將士有怨言。正值韋雍想要鞭打小將，薊人不曾受過鞭打的侮辱，不服罪，張弘靖拘捕了小將。這天夜晚軍中叛亂，將張弘靖囚禁在薊門館，搶掠他的家財婢妾，拘捕韋雍等人并殺了他們。判官張澈剛任職，得以不殺，與張弘靖一同被囚禁。正值詔使來到，張澈對張弘靖説："你没有辜負這些土人，如今天子的使者到了，可以乘機去見衆兵争論，幸許得以解脱歸回。"便推門請求出去。衆兵害怕他有圖謀，想要把他遷往别館。張澈大駡説："你們怎敢造反！前日吴元濟被斬殺在東市，李師道被斬殺在軍中，一同作惡的人，你們父母妻兒的肉將用來喂飽狗鼠鴟鴉。"衆人激怒，擊殺了他。幾天後，吏卒漸漸自我悔悟，到館中向張弘靖謝罪，願意改邪歸正跟從他。他們請求了三次，張弘靖不答應。衆人説："你不肯原諒我們啊，軍中怎能一日没有統帥呢？"便找來朱克融主持留後。下詔貶張弘靖爲太子賓客，在東都任職。再貶任吉州刺史。第二年，張弘靖調出幽州，改任撫州刺史，不久升任太子少師。去世，終年六十五，追贈太子太保。

弘靖少有令問，杜鴻漸、杜佑皆器許。歷臺閣顯級，人以爲有輔相才。及居位，簡默自處，無所規拂。幽薊初效順，不能因俗制變，故范陽復亂。家聚書畫，侔秘府。先第在東都思順里，盛麗甲當時，歷五世無所增葺，時號"三相張家"云。

張弘靖年輕時有好名聲，杜鴻漸、杜佑都器重賞識他。歷任臺閣顯要官職，人們認爲他有宰相才能。位居宰相以後，他簡慢自處，無所建樹。幽薊剛剛效命歸順，不能順應習俗控制事態，因此范陽再次作亂。他家中收聚的書畫，與秘府相等。祖先宅第在東都思順里，隆盛壯麗爲當時第一，經歷五代没有增加修葺，時人號稱"三相張家"。

子：文規、次宗。

張弘靖的兒子張文規、張次宗。

**張文規**

裴度秉政，引文規爲右補闕。度出襄陽，貶温令，度奏置幕府。累轉吏部員外郎。右丞韋温劾文規父昔被

裴度執政，引薦張文規任右補闕。裴度出任襄陽，張文規被貶爲温令，裴度上奏任用他在幕府。張文規幾次轉任吏部員外郎。右丞韋温劾奏

囚，逗留不赴難，不宜任省署。出爲安州刺史，終桂管觀察使。

張文規的父親往日被囚禁，拖延不赴國難，不應當在省署任職。又出任張文規爲安州刺史，最終做到桂管觀察使。

子彦遠，博學有文辭，乾符中至大理卿。

張文規的兒子張彦遠，博學有文辭，乾符年間官做到大理卿。

張次宗

次宗，開成初爲起居舍人。文宗始詔左右史立螭頭下記宰相奏對，既退，帝召見審正是非。故開成時事爲最詳。以稱職，兼集賢院直學士。文規左遷，改國子博士、史館修撰。李德裕再當國，引爲考功員外郎，知制誥。出澧、明二州刺史，卒。

張次宗，開成初年任起居舍人。文宗開始下詔左右史站在螭首石階下記録宰相奏對，退朝以後，皇帝召見左右史審訂是非。因此開成時的政事記載最爲詳細。張次宗因爲稱職，兼集賢院直學士。張文規降職，張次宗改任國子博士、史館修撰。李德裕再次當政，引薦他任考功員外郎，知制誥。出任澧、明二州刺史，去世。

孫茂樞，字休府，及進士第。天祐中，累遷祠部郎中，知制誥。坐柳璨事，貶博昌尉。

張次宗的孫子張茂樞，字休府，考中進士科。天祐年間，幾次升任祠部郎中，知制誥，因柳璨事獲罪，貶任博昌尉。

張嘉祐

嘉祐，嘉貞弟，有幹略。方嘉貞爲相時，任右金吾衛將軍，昆弟每上朝，軒蓋騶導盈閭巷，時號所居坊曰“鳴珂里”。後貶浦陽府折衝。開元末，爲相州刺史。舊刺史多死官，衆疑畏。嘉祐以周總管尉遲迥死國難，忠臣也，立祠房解祓衆心。三歲，入爲左金吾將軍。後吴兢爲刺史，又加神冕服，遂無患。

張嘉祐，是張嘉貞的弟弟，有才能謀略。在張嘉貞做宰相時，他任右金吾衛將軍，兄弟每次上朝，軒蓋侍從充滿閭巷，當時人把他們居住的坊里叫作“鳴珂里”。以後貶任浦陽府折衝。開元末年，張嘉祐任相州刺史。舊刺史大多死在這個官位上，衆人疑懼。張嘉祐因北周時總管尉遲迥身死國難，是位忠臣，便爲他立神祠以祓除衆人的恐懼。三年後，召入張嘉祐任左金吾將軍。以後吴兢任刺史，又給尉遲迥的神像加冕服，此後郡守不再有禍患了。

**源乾曜**　源光裕　源洧

源乾曜，相州臨漳人。祖師民，隋刑部侍郎。父直心，高宗時太常伯，流死嶺南。

源乾曜，相州臨漳人。祖父源師民，在隋朝任刑部侍郎。父親源直心，高宗時任太常伯，流放死在嶺南。

乾曜第進士。神龍中，以殿中侍御史黜陟江東，奏課最，頻遷諫議大夫。景雲後，公卿百官上巳、九日廢射禮，乾曜以爲：“聖王教天下，必制禮以正人情。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古之擇士，先觀射禮，非取一時樂也。夫射者，别邪正，觀德行，中祭祀，辟寇

源乾曜考中進士科。神龍年間，以殿中侍御史巡視江東督察官吏，奏報考核優秀，很快升任諫議大夫。景雲年以後，公卿百官在上巳日、重陽日廢除射禮，源乾曜認爲：“聖王教化天下，必須制定禮儀來端正人心。君子三年不遵行禮儀，禮儀必定破壞；三年不奏樂，樂必定崩潰。古代選擇士人，先看射禮，不是爲了一時取樂。射的意義在於區别正邪，觀察德行，應合祭祀，

戎，古先哲王莫不遞襲。比年以來，射禮不講，所司吝費，而舊典爲虧。臣愚謂所計者財，所虧者禮，故孔子不愛羊而存禮也。大射謂春秋不可廢。”

退却敵寇，古代的先哲聖王無不相繼承襲。近年以來，射禮廢除，有關部門吝惜費用，而使舊典虧缺。臣愚認爲有關部門所計較的是財，所虧欠的是禮，因此孔子不愛羊而保存禮。大射之禮是四季不可廢弛的。”

開元初，邠王府吏犯法，玄宗敕左右爲王求才長史，太常卿姜皎薦乾曜，自梁州都督召見，神氣爽澈，占對有序，帝悦之，擢少府少監，兼邠王府長史。累進尚書左丞。四年，拜黄門侍郎、同紫微黄門平章事。逾月，與姚崇俱罷。

開元初年，邠王府屬吏犯法，玄宗詔令左右爲王尋求能任長史的人，太常卿姜皎推薦源乾曜，自梁州都督前來召見，源乾曜神氣清爽，對答有條有理，皇上很高興，升任他爲少府少監，兼邠王府長史。幾次進升任尚書左丞。四年，授任黄門侍郎、同紫微黄門平章事。一個多月後，他與姚崇一同罷免宰相。

會帝東幸，以京兆尹留守京師。治尚寬簡，人安之。居三年，政如始至。仗内白鷹因縱失之，詔京兆督捕，獲於野，絓榛死。吏懼得罪，乾曜曰：“上仁明，不以畜玩置罪，苟其獲戾，尹專之。”遂入自劾失旨。帝一不問，衆伏其知體而善引咎。

適逢皇帝東巡，以源乾曜爲京兆尹留守京城。政事崇尚寬鬆簡約，百姓安定。在位三年，政令始終如一。仗内的白鷹因放出而不知去向，下詔京兆督促捕捉，在野外獲得白鷹，挂在叢棘上死去了。屬吏害怕獲罪，源乾曜説：“君上仁慈聖明，不會因爲失去畜養的玩物而定罪，如果因此獲罪，我自己擔當。”便入朝自我劾奏違背旨意之罪。皇帝一概不責問，衆人佩服他知大體而善於承擔過失。

八年，復爲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進位侍中。建言：“大臣子并求京職，俊乂率任外官，非平施之道。臣三息俱任京師，請出二息補外，以示自近始。”詔可。乃以子河南參軍弼爲絳州司功，太祝絜爲鄭尉。詔曰：“乾曜身率庶寮以讓，既請外其子，又復下遷。《傳》不云乎：‘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晋國之人，於是大和。’道之或行，仁豈遠哉。其令文武官父子昆弟三人在京司者，分任于外。”繇是公卿子弟皆出補。

八年，源乾曜又任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進任侍中。他建議説：“大臣的兒子都要求在京城任職，賢德之士大多出任外官，這不是公平施予之道。臣的三個兒子都在京城任職，請求出任兩個兒子補任外官，以表示從近臣開始實行。”皇帝下詔同意。便以他的兒子河南參軍源弼爲絳州司功，太祝源絜爲鄭尉。皇帝下詔説：“源乾曜身爲百官榜樣而且謙遜禮讓，不但已經請求任命他的兒子爲外官，而且又降低品級。《左傳》不是説嗎：‘晋國的范宣子謙讓，他的部下都謙讓。’‘晋國的人民，於是十分和睦。’大道如果實行，仁義怎能遠呢？因而命令文武百官父子兄弟三人同在京城任職者，分任外官。”由此公卿子弟都出朝補任官職。

帝嘗自較其考，與張説偕賜。時議者言：“國執政所以同休戚，不崇異無以責功。”帝乃詔中書、門下共食實户三百，堂封自此始。

皇帝曾親自考核官吏的政績，源乾曜與張説一同得到賞賜。當時議論者説：“宰相同國家休戚與共，不敬重恩寵就無法督促建立功業。”皇帝便下詔中書、門下都享用實封三百户，堂封從

這時開始。

東封還，爲尚書左丞相，兼侍中。久之，罷侍中，遷太子少師。避祖名，更授少傅，安陽郡公。帝幸東都，以老疾不任陪扈。卒，贈幽州大都督。

東封泰山回朝，源乾曜任尚書左丞相，兼侍中。很久，罷免侍中，升任太子少師。源乾曜避祖父名諱，改授少傅，安陽郡公。皇帝前往東都，源乾曜因年老有病不能陪同扈從。去世，追贈幽州大都督。

乾曜性謹重，其始仕已四十餘，歷官皆以清慎恪敏得名。爲相十年，與張嘉貞、張説、李元紘、杜暹同秉政，居中未嘗廷議可否事，晚節唯唯聯署，務爲寬平惇大，故鮮咎悔。姜晈爲嘉貞所排，雖得罪，訖不申救，君子譏焉。

源乾曜品性謹慎持重，他從開始入仕已經四十餘年，歷任官職都以清廉慎重盡職敏捷聞名。任宰相十年，與張嘉貞、張説、李元紘、杜暹一同執政，在宰相班子中不曾當廷辯論事情的可否，晚年唯唯喏喏衹是順從署名，致力於寬大公平敦厚，因此很少有罪責悔恨。姜晈受張嘉貞排擠，雖然獲罪，源乾曜始終没有申述救助，君子譴責他。

族孫光裕，亦有名，居官號清愿，撫諸弟友義。爲中書舍人，與楊滔、劉令植同删著《開元新格》。歷尚書左丞，會選諸司長官爲刺史，光裕任鄭州，爲世良吏。卒官。

源乾曜的族孫源光裕，也有名，任官號稱清廉，撫養諸弟友善。任中書舍人，與楊滔、劉令植一同删定著述《開元新格》。歷任尚書左丞，正值選擇各部門長官任刺史，源光裕任鄭州刺史，爲一代良吏。死於官任上。

子洧，以雍睦保家，士友推之。天寶中，爲給事中、襄州刺史。安禄山犯河、洛，爲江陵大都督長史以禦賊，卒，贈禮部尚書，謚曰懿。

源光裕的兒子源洧，因和睦保家，士人朋友推重他。天寶年間，任給事中、襄州刺史。安禄山進犯河、洛，源洧任江陵大都督長史以抵禦賊兵，去世，追贈禮部尚書，謚號叫懿。

**裴耀卿**

裴耀卿，字焕之，寧州刺史守真次子也。數歲能屬文，擢童子舉，稍遷秘書省正字、相王府典籤，與掾丘悦、文學韋利器更直，備顧問，府中號“學直”。王即帝位，授國子主簿，累遷長安令。舊有配户和市法，人厭苦，耀卿一切責豪門坐賈，豫給以直，絶僦欺之敝。及去，人思之。

裴耀卿，字焕之，是寧州刺史裴守真的次子。他在兒童時能作文章，考中童子科，逐漸升任秘書省正字、相王府典籤，與府掾丘悦、文學韋利器輪流在府中值班，以備顧視詢問，府中稱爲“學直”。相王即皇帝位，授任裴耀卿爲國子主簿，幾次升任長安令。原先有配户和市之法，百姓厭惡其帶來的困苦，裴耀卿一概取之於豪門商人，預先付給價錢，杜絶了奸詐屯積的弊病。等到他離任而去，人們思念他。

爲濟州刺史，濟當走集，地廣而户寡。會天子東巡，耀卿置三梁十驛，科斂均省，爲東州知頓最。封禪還，次宋州，宴從官，帝歡甚，謂張説曰：“前日出使巡天下，觀風俗，察吏善惡，不得實。今朕有事岱宗，

裴耀卿任濟州刺史，濟州地處交通要道，土地寬廣而户口稀少。正值天子東巡，裴耀卿設置三梁十驛，平均攤派供需物品，成爲東州安排備辦最好的。封禪完畢回朝，皇帝停留在宋州，裴耀卿宴請隨從官員，皇帝非常高興，對張説説：“先前派出使者巡察天下，觀看風俗，考察吏治

而懷州刺史王丘餼牽外無它獻，我知其不市恩也；魏州刺史崔沔遣使供帳，不施錦綉，示我以儉，此可以觀政也；濟州刺史裴耀卿上書數百言，至曰'人或重擾，則不足以告成'，朕置書座右以自戒，此其愛人也。"

善惡，往往得不到實情。如今朕東封岱宗，而懷州刺史王丘除了活牲口以外没有呈獻别的，我知道他不願求取恩寵；魏州刺史崔沔派遣使者供設帷帳，不飾錦綉，向我表示節儉，從這裏可以觀察他的爲政；濟州刺史裴耀卿上書數百言，特别是說：'百姓如果受到嚴重困擾，就不能够以成事祭告上天'，朕把它放在座右以自戒，這是他愛惜百姓啊。"

俄徙宣州。前此大水，河防壞，諸州不敢擅興役。耀卿曰："非至公也。"乃躬護作役，未訖，有詔徙官。耀卿懼功不成，弗即宣，而撫巡飭厲愈急。堤成，發詔而去。濟人爲立碑頌德。歷冀州，入拜户部侍郎。

不久裴耀卿調任宣州刺史。在此之前發大水，黄河堤防毁壞，各州不敢擅自興起工役。裴耀卿說："這不是大公啊。"便親自總領工役，還没有完成，下詔調任。裴耀卿擔心工役不能完成，不立即宣詔，撫巡督促更加急切。堤防修成，他纔宣布詔書離去。濟州人爲他立碑頌德。裴耀卿歷任冀州刺史，召入朝授任户部侍郎。

開元二十年，副信安王禕討契丹，又持帛二十萬賜立功奚官，耀卿曰："幣涉寇境，不可以不備。"乃令先與期，而分道賜之，一日畢。突厥、室韋果邀險來襲，耀卿已還。

開元二十年，裴耀卿任信安王李禕的副職征討契丹，又携帶二十萬匹帛賜給立功的奚族官吏。裴耀卿說："携帶財帛進入敵境，不可不防備。"便下令提前前往，分道賜給他們，一天内結束。突厥、室韋果然占據險要之地前來襲擊，裴耀卿已經返回了。

遷京兆尹。明年秋，雨害稼，京師飢。帝將幸東都，召問所以救人者。耀卿曰："陛下既東巡，百司畢從，則太倉、三輔可遣重臣分道賑給，自東都益廣漕運，以實關輔，關輔既實，則乘輿西還，事蔑不濟。且國家大本在京師，但秦地狹，水旱易匱。往貞觀、永徽時，禄廪者少，歲漕粟二十萬略足；今用度寖廣，運數倍且不支，故數東幸，以就敖粟。爲國大計，臣願廣陝運道，使京師常有三年食，雖水旱不足憂。今天下輸丁約四百萬，使丁出百錢爲陝、洛運費，又益半爲營窖用，分納司農、河南、陝州。又令租米悉輸東都。從都至陝，河益湍沮，若廣漕路，變陸爲水，所支尚贏萬計。且江南租船候水始進，吴工不便河漕，處處停留，易

裴耀卿升任京兆尹。第二年秋天，雨水損害莊稼，京城鬧饑荒。皇帝將前往東都，召問救濟民衆的辦法。裴耀卿說："陛下既然要東巡，百官全部扈從，則太倉、三輔可以派遣重臣分道賑濟，從東都再廣開漕運，以充實關輔地區，關輔地區充實以後，皇帝再西還京城，事情没有不成功的。并且國家的根本在於京城，祇是秦地狹窄，遭到水旱災害容易匱乏。從前貞觀、永徽時，拿俸禄的人少，每年漕運二十萬糧米大致就够了，如今費用逐漸擴大，漕運增加數倍仍然不足支付，因此陛下幾次東行，前往有貯積的地方。爲了國家大計，臣希望擴大陝州運輸通道，使得京城時常蓄有三年的糧食，即使有了水旱也不足擔憂。如今天下輸運糧食的壯丁約有四百萬，使每丁出一百錢作爲陝、洛的運費，再增加一半充作營建糧窖等項用度，分别交納到司農、河南、陝州。又令租米都運到東都。從東都到陝州，黄河更加湍急，如果廣開漕路，變陸運爲水

生隱盜。請置倉河口，以納東租，然後官自顧載，分入河、洛。度三門東西各築敖倉，自東至者，東倉受之；三門迫險，則旁河鑿山，以開車道，運十數里，西倉受之。度宜徐運抵太原倉，趨河入渭，更無留阻，可減費巨萬。”天子然其計，拜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轉運使。

運，支出的尚可盈餘萬數。況且江南租船要伺望水的情况纔能開動，吴人不熟習黄河漕運，隨處停留，容易被盜。請在河口設置糧倉，以儲存東來的租糧，然後官府自行雇船載運，分别進入河、洛。預先在三門東西各修築糧倉，從東邊運到的，儲存在東倉；三門險狹，則依傍黄河鑿山，以開通車道，運輸十幾里，儲存在西倉。到適當的時候緩緩運到太原倉，沿黄河進入渭水，再也没有阻留，可以減少費用巨萬。”天子同意他的計策，授任他爲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任轉運使。

於是置河陰、集津、三門倉，引天下租繇盟津溯河而西。三年積七百萬石，省運費三十萬緡。或曰：“以此緡納於上，足以明功。”答曰：“是謂以國財求寵，其可乎?”敕吏爲和市費。遷侍中。

於是設置河陰、集津、三門糧倉，引天下租米由盟津順着黄河運往西邊。三年積蓄七百萬石，節省運費三十萬緡。有人説：“將這些錢進獻給皇上，足以表明功勞。”裴耀卿回答説：“這可謂用國家的財錢求取恩寵，能這樣做嗎?”命令官吏作爲和市的費用。裴耀卿升任侍中。

二十四年，以尚書左丞相罷，封趙城侯。夷州刺史楊濬以贓抵死，有詔杖六十，流古州。耀卿上言：“刺史、縣令異諸吏，爲人父母，風化所瞻。今使裸躬受笞，事太逼辱。法至死，則天下共之。然一朝下吏，屈挫牽頓，民且哀憐，是忘免死之恩，而有傷心之痛，恐非崇守長、勸風俗意。又雜犯抵死無杖刑，必三覆後決，今非時不覆，或夭其命，非所以寬宥之也。凡大暑决囚多死，秋冬乃有全者。請今貸死决杖，會盛夏生長時并停，則有再生之實。”

二十四年，裴耀卿以尚書左丞相罷免知政事，封趙城侯。夷州刺史楊濬因貪贓犯了死罪，下詔杖罰六十，流放古州。裴耀卿上奏説：“刺史、縣令不同於屬吏，他們爲民父母，代表了風俗教化。如今使他裸背躬身遭受杖打，此事頗爲羞辱。依法處死，天下人同様。然而一朝面對下吏，屈辱受到刑法牽連，人們將會哀憐他，以至忘記他被免死的恩德，却有傷心的苦痛，恐怕不是崇敬官長、勸化風俗的意義。另外各種死罪没有杖刑，必須經過三次審驗以後處决，如今違背季節不加復審，有的人因此斷送性命，不是所謂的寬宥。每當大暑盛夏决杖囚犯大多死去，秋冬季節纔有保全的。請求如今寬免死罪决杖，在盛夏生長之時一并停止，這様便有了再生的恩德。”

是時，特進蓋嘉運破突騎施還，詔爲河西、隴右節度使，因令經略吐蕃。嘉運以新立功，日酣遨未赴屯。耀卿言於帝曰：“嘉運精勁勇烈誠有餘，然臣見其夸言驕色，竊憂之，恐不足與立事。今盛秋防邊，日月已薄，當與軍中士卒相見。若不素講，雖决在一時，恐非制勝萬全之義。且

這時，特進蓋嘉運打敗突騎施回來，下詔任他爲河西、隴右節度使，并令他籌劃謀取吐蕃。蓋嘉運因爲新立戰功，每天痛飲游樂不前往軍隊的駐守地。裴耀卿對皇帝説：“蓋嘉運精勁勇烈的確有餘，然而臣見他言詞浮誇驕傲自大，私下爲此擔憂，恐怕他不足以成事。如今盛秋防守邊疆，時間逐漸迫近，他應當與軍中士卒相見。如果不預先講習謀劃，雖然决戰在於一時，恐怕不

兵未及訓，不能知法；士未懷惠，不可共心。使幸而有功，非師出以律之善。又萬人之命倚於將，示不得已，故鑿凶門而出。今酣吹朝夕，胖肆自安，非愛人憂國者，不可不察。苟不易帥，宜嚴詔申約，以督其行。”帝乃促嘉運詣部，卒無功還。

天寶初，進尚書左僕射，俄改右僕射，而李林甫代之。上日，林甫至本省，具朝服劍佩，博士導，郎官唱案。禮畢，就耀卿聽事，乃常服，以贊者主事導唱。林甫驚曰：“班爵與公同，而禮數異，何也？”耀卿曰：“比苦眩，不堪重衣。又郎、博士紛泊，非病士所宜。”林甫默然慚。居一歲，卒，年六十三，贈太子太傅，謚曰文獻。

子綜，吏部郎中。

**裴佶**

綜子佶。佶，字弘正，幼能文。第進士，補校書郎，判等高，授藍田尉。德宗詔發畿縣民城奉天，嚴郢爲京兆，政刻急，本曹尉韋重規妻乳且疾，不敢免。佶請代役，要如程，當時稱其義。

帝幸梁，佶奔見行在，授補闕。李懷光以河中叛，佶建議請討，帝深器之。詔用盧杞爲饒州刺史，與諫官執不可。歷遷諫議大夫。黔中觀察使韋士文爲夷獠所逐，詔佶代之，部夷安服。

歷同州刺史、中書舍人，遷尚書右丞。時李巽以兵部尚書領鹽鐵，將遷使局就本曹，經構已半，會佶至，以爲不可。巽雖怙恩而强，猶撤之，時重其有守。改吏部侍郎，以疾爲國子祭酒、工部尚書。卒，贈吏部尚

是制勝的萬全之道。況且士兵没有訓練，不知禮法；士人貪戀小利，不能同心。縱使僥幸有功，不是出師以軍令約束的正確做法。另外萬人的性命依靠於將軍，確實在不得已時，纔開啓凶門而出兵。如今蓋嘉運朝夕酣宴，放縱自安，不是愛民憂國的人，不可不省察。如果不更换將帥，應當下詔嚴格申明約束，以督促他赴任。”皇帝便督促蓋嘉運前往軍中，最終無功而還。

天寶初年，裴耀卿進任尚書左僕射，不久改任右僕射，以後李林甫接任左僕射。上任之日，李林甫到尚書省，穿着朝服佩帶着劍，由博士導引，郎官點名。禮儀結束，他前往裴耀卿的廳堂，裴耀卿却穿着平常的服裝，以贊禮官爲主事導引點名。李林甫驚奇地説：“我的官爵與公相同，而禮儀却不一樣，爲什麽呢？”裴耀卿説：“近來我苦於頭昏眼花，承受不了幾重衣裳。另外郎官、博士紛忙奔走，也不是病人所合適的。”李林甫默然慚愧。過了一年，裴耀卿去世，終年六十三歲，追贈太子太傅，謚號叫文獻。

裴耀卿的兒子裴綜，任吏部郎中。

裴綜的兒子裴佶。裴佶，字弘正，幼年能寫文章。考中進士科，補任校書郎，判試考核爲優等，授任藍田尉。德宗下詔徵發畿縣民夫修奉天城，嚴郢任京兆尹，施政嚴酷，本曹尉韋重規的妻子正懷孕并且生病，不敢請假。裴佶請求代替他監督勞役，如期完工，當時人稱贊他義氣。

皇帝到達梁州，裴佶奔往皇帝外出停駐的地方拜見，授任補闕。李懷光占據河中反叛，裴佶建議請求討伐，皇帝十分器重他。下詔任用盧杞爲饒州刺史，他與諫官堅持不同意。幾次升任諫議大夫。黔中觀察使韋士文被蠻夷驅逐，下詔裴佶接替他的職務，境内夷人安服。

裴佶歷任同州刺史、中書舍人，升任尚書右丞。當時李巽以兵部尚書任鹽鐵使，將要把使局遷到本官署，營造了一半，正值裴佶到任，認爲不可以營建。李巽雖然倚仗恩寵而强横，仍然撤去，當時人敬重裴佶有操守。改任吏部侍郎，因病任國子祭酒、工部尚書。去世，追贈吏部尚

書，謚曰貞。

佶清勁明鋭，所與友皆第一流，鄭餘慶尤厚善。既歿，餘慶爲行服，士林美之。

書，謚號叫貞。

裴佶清勁敏鋭，他所交往的朋友都是第一流的，鄭餘慶尤其與他友善。裴佶去世後，鄭餘慶爲他服喪，受到士大夫贊美。

贊曰：開元之盛，所置輔佐，皆得賢才，不者若張、源等，猶惓惓事職，其建明有足稱道。朝多君子，信太平基歟！張氏三世宰相，然器有所窮，嘉貞窮於俗，延賞窮於忮，弘靖窮於權，惜哉！

贊曰：開元興盛，所任用的宰相，都是賢才，即使算不上賢才的如張嘉貞、源乾曜等人，也仍能盡心盡職，他們的建樹也有足以稱道之處。朝廷有德行的人很多，確實是太平的根基啊！張氏三代都做宰相，然而才能有所不足，張嘉貞的不足在於凡庸，張延賞的不足在於嫉恨，張弘靖的不足在於權謀，可惜啊！



# 唐書卷一百二十八

## 列傳第五十三

### 蘇尹畢李鄭王許潘倪席齊列傳

**蘇珦** 蘇晋

蘇珦，雍州藍田人。中明經第，調鄠尉。時李義琰爲雍州長史，鄠多訟，日至長史府，珦裁决明辨，自是無訴者。義琰異之，顧聽事曰："此公坐也，恨吾齒晚，不及見。"

蘇珦，是雍州藍田人。考中明經，調任鄠縣尉。當時李義琰任雍州長史，鄠縣經常發生爭訟的事情，每天都有人告到長史府，蘇珦裁决是非分明，從此再没有人上訴了。李義琰感到很奇異，看着廳堂説："這是蘇公坐的地方，遺憾我年歲已大，看不到這一天了。"

垂拱初，爲監察御史。武后殺韓、魯諸王，付珦密牒按訊，珦推之無狀。或言珦助韓、魯者，后詰之，挺議無所橈。后不悦曰："卿，大雅士，此獄不足諉卿。"即詔監軍河西。五遷右司郎中。御史王弘義附來俊臣爲酷，世畏疾，莫敢觸其鋒。會督伐材於虢，笞督過程，人多死，珦按奏，弘義坐免。遷給事中，進左肅政臺御史大夫。后營大像白司馬坂，糜用億計，珦上疏切諫，見納。

垂拱初年，蘇珦任監察御史。武后誅殺韓、魯諸王，秘密下牒文交付蘇珦審訊，蘇珦審理後找不到證據。有人説蘇珦是有意解脱韓、魯諸王，武后責問他，蘇珦直言爭辯，没有讓步。武后不高興地説："卿，是大雅之士，這件案子不值得托付於卿。"就下詔叫蘇珦到河西監軍。蘇珦五次遷升後任右司郎中。御史王弘義依附來俊臣濫施酷刑，世人畏懼痛恨，却不敢觸犯他。適逢王弘義在虢州督伐木材，鞭笞督責過度，許多人被打死，蘇珦追究此事并上奏朝廷，結果王弘義坐罪免官。蘇珦遷任給事中，進位左肅政臺御史大夫。武后在白司馬坂營造大佛像，耗費數以億計，蘇珦上疏直諫，被采納。

中宗將斬韋月將，珦執據時令不可以大戮，忤三思意，改右臺，俄出爲岐州刺史。復爲右臺大夫。會節愍太子敗，詔株索支黨。時睿宗居藩，爲獄辭牽逮，珦密啓保辯，亦會宰相開陳，帝感悟，多所含貸。擢户部尚書，封河内郡公。以檢校太子詹事致仕。卒，年八十一，贈兗州都督，謚

中宗準備斬殺韋月將，蘇珦堅持認爲根據當時時令不可以大肆殺戮，觸犯武三思的旨意，改任右臺大夫，不久出任岐州刺史。召入朝廷復任右臺大夫。時逢節愍太子事敗，下詔追查節愍太子的黨羽。當時睿宗在藩邸，被審訊中的供辭所牽連，蘇珦秘密啓奏爲睿宗擔保辯解，也適逢宰相進行開脱陳情，皇帝纔感悟過來，對睿宗寬容了許多。蘇珦升任户部尚書，被封爲河内郡公。

曰文。

以檢校太子詹事退休。去世，終年八十一歲，追贈兗州都督，謚號叫文。

子晉，數歲知爲文，作《八卦論》，吏部侍郎房穎叔、秘書少監王紹宗嘆曰："後來之王粲也。"擧進士及大禮科，皆上第。先天中，爲中書舍人。玄宗監國，所下制命，多晉及賈曾稿定。屢獻讜言，天子嘉允。出爲泗州刺史，以珦老，請解職奉養。珦卒，歷户部侍郎，襲爵，遷吏部。時宋璟兼尚書事，晉與齊澣更典二都選，既糊名校判，而晉獨事賞拔，當時譽之。及裴光庭知尚書，有過官被却者，就籍以朱點頭而已。晉因榜選院曰"門下點頭者更擬"，光庭以爲侮己，出晉汝州刺史。遷魏州，終太子左庶子。

子名晉，幾歲就會作文，撰《八卦論》，吏部侍郎房穎叔、秘書少監王紹宗感嘆地説道："這是後世的王粲啊。"蘇晉考中進士科和大禮科，都獲得上等。先天年間，任中書舍人。玄宗監國，所下的制命，大多由蘇晉和賈曾所擬定。蘇晉多次進獻直言，受到天子的稱贊。出任泗州刺史，因蘇珦年老，請求辭職奉養。蘇珦去世後，蘇晉歷任户部侍郎，繼承父親封爵，升任吏部侍郎。當時宋璟兼尚書省事，蘇晉與齊澣輪流主持兩都官員的考察和任命，在實行糊名考核判定之後，而衹有蘇晉獨掌其事，受到當時輿論的贊譽。等到裴光庭知尚書省事，在送來審批的官員未取被退還時，裴光庭衹是在簿籍上用朱筆在姓名上加點而已。蘇晉於是在選院的大門上張貼的文告上寫道"門下長官用朱筆加點者另行注擬"，裴光庭認爲是侮辱自己，就打發蘇晉出任汝州刺史。後來又遷任魏州刺史，死時官任太子左庶子。

始，晉與洛人張循之、仲之兄弟善，而二人以學顯。循之上書忤武后，見殺。仲之神龍中謀去武三思，爲宋之遜等所發，死。晉厚撫其子漸，爲營婚宦。晉卒，漸喪之若諸父云。

起初，蘇晉與洛陽人張循之、張仲之兄弟友善，二人以學問顯名。張循之上書觸犯了武后，被殺。張仲之在神龍年間謀劃鏟除武三思，被宋之遜等人揭發，被處死。蘇晉精心撫育他的兒子張漸，替他謀求婚娶和仕宦。蘇晉去世，傳説張漸爲他服喪就像自己的父輩一般。

**尹思貞**

尹思貞，京兆長安人。弱冠以明經第，調隆州參軍事。屬邑豪蒲氏驁肆不法，州檄思貞按之，擿其奸贓萬計，卒論死，部人稱慶，刻石嘆頌。遷明堂令，以善政聞。擢殿中少監，檢校洺州刺史。會契丹孫萬榮亂，朔方震驚，思貞循撫境内，獨無擾。武后璽書褒尉。

尹思貞，是京兆長安人。年輕時考中明經科，調任隆州參軍事。本州所屬的邑中有豪族蒲氏横行不法，州司下公文命尹思貞追查此事，尹思貞查出他違法的贓物數以萬計，最終將他判處死刑，當地人表示慶賀，并刻石贊頌。遷任明堂令，尹思貞因善於治理而聞名。升任殿中少監，檢校洺州刺史。適逢契丹孫萬榮作亂，朔方震驚，尹思貞安撫境内人民，惟獨本州没有出現紛擾。武后下璽書褒獎慰問。

長安中，遷秋官侍郎，忤張昌宗意，出爲定州刺史。召授司府少卿。時卿侯知一亦厲威嚴，吏爲語曰：

長安年間，尹思貞遷任秋官侍郎，因觸犯張昌宗的旨意，出任定州刺史。召入朝任司府少卿。當時司府卿侯知一也嚴厲威嚴，胥吏中傳言

"不畏侯卿杖，祗畏尹卿筆。"加銀青光禄大夫。其家坎地，獲古戟十二，俄而門樹戟，時人異焉。

說："不怕侯卿杖，祇怕尹卿筆。"加授銀青光禄大夫。他的家人挖地，從地下挖出十二杆古戟，不久在門前排放，當時人感到很驚異。

神龍初，擢大理卿。雍人韋月將告武三思大逆，中宗命斬之，思貞以方發生月，固奏不可，乃決杖，流嶺南。三思諷所司加法殺之，復固争，御中大夫李承嘉助三思，而以他事劾思貞，不得謁。思貞謂承嘉曰："公爲天子執法，乃擅威福，慢憲度，諛附奸臣圖不軌，今將除忠良以自恣邪?"承嘉慚怒，劾思貞，爲青州刺史。或問曰："公敏行，何與承嘉辯?"答曰："石非能言者，而或有言。承嘉恃權而侮吾，義不辱，亦不知言何從而至。"治州有績，蠶至歲四熟，黜陟使路敬潛至部，嘆曰："是非善政致祥乎!"表言之。

神龍初年，尹思貞升任大理卿。雍州人韋月將上告武三思謀大逆，中宗命人將他斬殺，尹思貞認爲正當開春萬木生長的季節，執意奏請不可行刑，於是判決韋月將受杖刑，流放到嶺南。武三思指使主管部門加刑殺掉韋月將，尹思貞又一次力争，御史大夫李承嘉幫助武三思，却以其他事情彈劾尹思貞，尹思貞不得朝拜皇帝。尹思貞對李承嘉說："公爲天子執法，却作威作福，輕慢法律，奉承依附奸臣圖謀不軌，如今打算除掉忠良以便爲所欲爲嗎?"李承嘉惱羞成怒，彈劾尹思貞，尹思貞因此而出任青州刺史。有人問尹思貞道："公勤勉修身，爲什麼要與李承嘉争辯?"尹思貞回答說："石頭雖不會說話，但有時也能發出聲響。李承嘉倚仗權勢而侮辱我，我義不容受辱，也不知話從哪裏說來。"尹思貞治理青州有政績，境内的蠶一年四熟，黜陟使路敬潛到達州内，感嘆地說："這難道不是善政帶來的祥瑞嗎！"上表奏報了朝廷。

睿宗立，召授將作大匠，封天水郡公。僕射竇懷貞護作金仙、玉真觀，廣調夫匠，思貞數有損節。懷貞讓之，答曰："公，輔臣也，不能宣贊王化，而土木是興，以媚上害下，又聽小人譖以廷辱士，今不可事公矣。"乃拂衣去，闔門待罪。帝知之，特詔令視事。懷貞誅，拜御史大夫，累遷工部尚書。請致仕，許之。開元四年卒，年七十七，贈黄門監，謚曰簡。思貞前後爲刺史十三郡，其政皆以清最聞。

睿宗即位，召尹思貞入朝任將作大匠，封天水郡公。僕射竇懷貞負責修建金仙觀、玉真觀，大舉徵調役夫工匠，尹思貞經常有所裁減和節用。竇懷貞責備他，尹思貞回答說："公，是朝廷的輔佐大臣，不能宣揚輔助朝廷教化，反而大興土木，以便討好皇上損害下人，又偏聽小人的詆毁，在朝廷上侮辱士人，如今不可以事奉閣下了。"就甩袖離去，回到家關起門來等候治罪。皇帝知道了這件事，特意下詔叫他處理政事。竇懷貞被殺後，尹思貞拜授爲御史大夫，多次遷任爲工部尚書。請求退休，獲得准許。開元四年尹思貞去世，終年七十七歲，追贈黄門監，謚號叫簡。尹思貞先後任十三郡刺史，治理政務都以清廉第一聞名。

## 畢構　畢栩

畢構，字隆擇，河南偃師人。六歲能爲文。及冠，擢進士第，補金水尉，遷九隴主簿。居親喪，毁棘

畢構，字隆擇，是河南偃師人。六歲時就能作文。二十歲時，考中進士科，補授金水縣尉，升任九隴主簿。爲父母服喪，因哀傷過度損

甚，已除，猶屏處丘園。武后召爲左拾遺。神龍初，遷中書舍人。敬暉等表諸武不宜爲王，構當讀表，抗聲析句，左右皆曉知。三思疾之，出爲潤州刺史，政有惠愛。徙衛、同、陝三州，遷益州府長史。

壞了身體，除去喪服，仍舊遠離世人住在墓旁。武后召入朝任左拾遺。神龍初年，畢構升任中書舍人。敬暉等人上表稱諸武氏不當封王，正由畢構宣讀奏表，他高聲朗誦分析文句，使左右侍臣都能知曉。武三思忌恨他，將他調出任潤州刺史，爲政有恩惠仁愛。移任衛、同、陝三州刺史，遷任益州府長史。

景龍末，召爲左御史大夫。會平諸韋，治其黨，衣冠多坐，構詳比重輕，皆得其情。時李傑爲河南尹，與構皆一時選，世謂"畢李"。封魏縣男。復爲益州長史，按察劍南，振弊梲私，號爲清嚴。睿宗嘉構修潔獨行，有古人風，其治術又爲諸使最，乃賜璽書、袍帶。再遷吏部尚書，并遥領益州長史，徙廣州都督。

景龍末年，他被召入朝任左御史大夫。適逢朝廷鏟除諸韋，懲治他們的黨羽，許多士大夫受到牽連，畢構詳細查問他們情節的輕重，使他們都得到妥善處置。當時李傑任河南尹，與畢構都是一時的人選，世人稱他們"畢李"。畢構封爲魏縣男。再次任益州長史，巡察劍南，革除積弊，遏止營私，人稱他爲政清廉整肅。睿宗稱贊畢構修身志節高尚，具有古人的遺風，治理政務的方法爲諸使中的楷模，於是賜給他璽書、袍帶。二次遷升爲吏部尚書，并遥領益州長史，移任廣州都督。

玄宗立，授河南尹，進户部尚書。久之，移疾，帝手疏醫方賜之。當時以户部爲凶官，遽改太子詹事，冀其愈。會卒，贈黄門監，謚曰景。

玄宗即位，授畢構爲河南尹，進位户部尚書。過了很久，因病去職，皇帝親手抄録藥方賜給他。當時人認爲户部尚書是不吉利的官，立即改任畢構爲太子詹事，期望他能够痊愈。正巧去世，追贈黄門監，謚號叫景。

始，構喪繼母，而二妹襁褓，身鞠養至成人。妹爲構服三年。

當初，畢構的繼母去世，而二妹妹還在襁褓中，畢構親自撫養她們長大成人。畢構去世，妹妹爲他服了三年喪。

弟栩，以太府主簿留司東都，聞疾馳歸，哀毁如大喪，雖變服未嘗笑，天下稱其友悌。終荆州司馬。

弟名栩，以太府主簿留司東都，聽説畢構患病的消息，急速趕回，畢構去世後，畢栩像遇父母大喪一樣極度裴哀，雖然换去喪服仍不曾説笑，天下人稱贊他們兄弟之間和睦友愛。畢栩死時官任荆州司馬。

## 畢炕 畢坰

構子炕，天寶末爲廣平太守，拒安禄山，城陷，覆其家。贈户部尚書。炕生坰，始四歲，與弟增以細弱得不殺，爲賞口。河北平，宗人宏以財贖出之。後舉明經，爲臨涣尉。徐州節度使張建封高炕節，聞坰篤行，表署幕府，攝符離令。後調王屋尉，

畢構子名炕，天寶末年任廣平太守，抵抗安禄山的進犯，城被攻破，賊軍殺了他的家人。朝廷追贈他爲户部尚書。畢炕生畢坰，畢坰剛四歲，與弟畢增因幼小得以不殺，作爲獎賞的人口。河北平定，家族人畢宏用錢財將兄弟二人贖出來。後來畢坰考中明經科，任臨涣縣尉。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器重畢炕的氣節，聽説畢坰品行誠

以謹廉聞。喜賓客，家未嘗以有無計。及殁，無貲以治喪云。

實，就上表請求朝廷將畢坰准予召到幕府中任職，攝符離令。畢坰後來調任王屋縣尉，爲政以謹慎廉潔聞名。畢坰喜歡結納賓客，而不考慮家中有没有財產。去世時，據説家人都没有資產辦理喪事。

**李傑**

李傑，本名務光，相州滏陽人。後魏并州刺史寶之裔孫。少以孝友著。擢明經第，解褐齊州參軍事，遷累天官員外郎。爲吏詳敏，有治譽。以采訪使行山南，時户口逋蕩，細弱下户爲豪力所兼，傑爲設科條區處，檢防亡匿，復業者十七八。神龍中，爲河東巡察黜陟使，課最諸道。先天中，進陝州刺史、水陸發運使。置使自傑始。改河南尹。

李傑，原名務光，是相州滏陽縣人。是後魏并州刺史李寶的直系後代。李傑年輕時以孝順友愛著稱。考中明經科，出仕任齊州參軍事，多次遷任爲天官員外郎。李傑做官周密勤勉，爲政有聲譽。任采訪使巡行山南，當時户口流散，勢力單薄的下等户被豪强大户所兼并，李傑爲此制訂條令分别予以處置，查檢防止逃亡和隱匿户口，恢復生業的人達到十分之七八。神龍年間，李傑任河東巡察黜陟使，考核政績爲各道最優。先天年間，進位陝州刺史、水陸發運使。設置水陸發運使是從李傑開始的。後改任河南尹。

傑既精聽斷，雖行來食飲，省治不少廢。繇是府無淹事，人吏愛之。寡婦有告其子不孝者，傑物色非是，謂婦曰："子法當死，無悔乎?"答曰："子無狀，寧其悔!"乃命市棺還斂之，使人迹婦出，與一道士語，頃持棺至，傑令捕道士按問，乃與婦私不得逞。傑殺道士，内于棺。河、汴之交舊有梁公堰，廢不治，南方漕弗通，傑調汴、鄭丁男復作之，不費而利。

李傑精於聽訟斷案，即使行途中吃飯喝水，也不停止處理政事。因此府衙裏没有滯留的事情，百姓官吏都很喜愛他。有個寡婦控告其子不孝順，李傑訪求之後，得知所訴并非事實，就對寡婦説："你的兒子犯了法應當處死，你不後悔嗎?"對方回答説："兒子不守孝道，怎麼會後悔?"於是李傑就叫她去買棺材回來收殮其子，同時派人跟踪婦人，婦人出門後與一個道士悄聲説着話，不一會兒就帶着棺材來了，李傑派人收捕道士，并追查審問，原來這道士與婦人私通不能如願，便設法陷害兒子。李傑下令殺掉了道士，并將他裝進了棺材。黄河、汴水的匯合處有個土壩叫梁公堰，久廢不修，致使南方漕運不能通行，李傑徵調汴、鄭一帶丁男加以修復整治，不事花費而獲益。

入代宋璟爲御史大夫。尚衣奉御長孫昕素惡傑，遇于道，内恃玄宗姬婿，與所親楊仙玉共毆辱之。傑訴曰："敗髮膚，痛在身；辱衣冠，耻在國。"帝怒，詔斬昕等朝堂。左散騎常侍馬懷素建言："陽和月，不可以殊死。"乃敕杖殺之，謝百官，降

召李傑入朝取代宋璟任御史大夫。尚衣奉御長孫昕一向厭惡李傑，二人在路上相遇，長孫昕自恃是玄宗的連襟，就與所親近的人楊仙玉一同毆打侮辱他。李傑上訴説："傷害頭髮和肌膚，痛在身上；侮辱士大夫，耻在國家。"皇帝得知後很惱怒，下詔在朝堂斬殺長孫昕等人。左散騎常侍馬懷素建議説："正值陽氣調和之月，不可

書慰傑。

以施斬刑。"於是敕令改用杖刑處死，然後向百官謝過，下詔書慰問李傑。

以護作橋陵，封武威縣子。初，傑引侍御史王旭爲護陵判官，旭貪贓，傑將繩之，未及發，反爲所搆，出衢州刺史。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復爲御史劾免。開元六年卒，帝悼之，特贈户部尚書。

李傑因監修橋陵有功，封爲武威縣子。當初，李傑引薦侍御史王旭任護陵判官，王旭貪贓枉法，李傑準備繩之以法，没等實行，反而被王旭所誣陷，出任衢州刺史。遷任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再次受到御史的彈劾而免官。開元六年去世，皇帝哀悼他，特意追贈户部尚書。

## 鄭惟忠

鄭惟忠，宋州宋城人。第進士，補井陘尉。天授中，以制舉召見廷中，武后問舉者，何所事爲忠，對皆不合旨。惟忠曰："外揚君之美，内正君之惡。"后曰："善。"擢左司禦胄曹參軍事，遷水部員外郎。后還長安，復以待制召。后曰："非嘗於東都對忠臣者乎？朕今不忘。"遷鳳閣舍人。

鄭惟忠，是宋州宋城人。考中進士，補授井陘縣尉。天授年間，因應試制舉被召見到朝廷，武后問應舉的人，怎樣奉事君主纔算忠，應對的人回答都不合旨意。鄭惟忠回答説："對外宣揚君主的善政，對内匡正君主的過失。"武后聽後説："好。"升任左司禦胄曹參軍事，升任水部員外郎。武后退回長安，鄭惟忠又一次以待制召見。武后問道："你不就是曾在東都應對忠臣的那個人嗎？朕至今没有忘記。"遷任鳳閣舍人。

中宗立，擢黄門侍郎。時議禁嶺南酋户不得畜兵，惟忠曰："善爲政者因其俗。且吴人所謂家鶴膝、户犀渠，此民風也，禁之得無擾乎？"遂止。進大理卿。節愍太子敗，守衛詿誤皆流，已决，諸韋黨請悉誅之，帝欲改推。惟忠奏："大獄始判，復改訊，恐反側者不自安，且失信天下。"有詔百司參議，卒論如前，所全貸爲多。俄授御史大夫，持節賑給河北道，且許黜陟守宰。還奏稱旨，封滎陽縣男，遷太子賓客。卒，贈太子少保。

中宗即位，鄭惟忠升任黄門侍郎。當時朝廷商議禁止嶺南酋長私自蓄養軍隊，鄭惟忠説："善於爲政者當順應當地的習俗。况且吴人所説的家有鶴膝矛、户有犀渠盾，這是民風，限制它能不帶來麻煩嗎？"議論於是停止。進位大理卿。節愍太子事敗，因守衛皇宫而受到牽連的人，都被判爲流刑，韋氏的黨羽奏請將這些人全部斬殺，皇帝便準備更改原判。鄭惟忠進奏説："大案剛剛判决，又加以更改審訊，恐怕那些作亂者不能自安，而且會失信於天下。"皇帝詔命百官參預商議，最終依照原判，所保全寬赦的人很多。不久拜授御史大夫，持節賑濟河北道，并且皇帝准許他裁汰、推薦地方官。其返回進奏合乎聖旨，封爲滎陽縣男，遷任太子賓客。去世，追贈太子少保。

## 王志愔

王志愔，博州聊城人。擢進士第。中宗神龍中，爲左臺侍御史，以剛鷙爲治，所居人吏畏讋，呼爲"皂雕"。遷大理正，嘗奏言："法令者，人之堤防，不立則無所制。今大

王志愔，是博州聊城人。考中進士科。中宗神龍年間，任左臺侍御史，以剛正强硬執法，下屬官吏畏懼他，稱他爲"皂雕"。升任大理正，曾上奏説："法令，是人們的堤防，不制定法令，人們就無所制約。如今大理寺官員經常不守法，

理多不奉法，以縱罪爲仁，持文爲苛，臣執刑典，恐且得謗。”遂上所著《應正論》以見志，因規帝失。大抵以“《易·萃》之六二曰‘引吉无咎’，謂處萃之時，己獨居正，異操而聚，獨正者危，未能以遠害。惟九五應之，乃履正迎吉，由己居下位而中正是托，期於上應之，不括囊以守禄也。”又言：“刑賞二柄，惟人主操之。故曰：‘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變法者，君上也。’魏游肇爲廷尉，帝私敕肇有所降恕，肇執不從，曰：‘陛下自能恕之，豈可令臣曲筆也?’”又言：“爲國當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嚴者，非凝網重罰，在人不易犯而防難越也。故捨銜策於奔踶，則王良不能御騁；停藥石於膚腠，則俞附不能攻疾。”又言：“漢武帝甥昭平君殺人，以公主子，廷尉上請，帝垂涕曰：‘法令者，先帝之所造也，用親故誣先帝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卒可其奏。隋文帝子秦王俊爲并州總管，以奢縱免官。楊素曰：‘王，陛下愛子，請赦之。’帝曰：‘法不可違，若如公意，我乃五兒之父，非兆人之父，何不别制天子子律乎?’故天子操法有不變之義。”凡數千言，帝嘉之。

將放縱犯罪當作仁慈，把堅持依照法律條文辦事視爲苛刻，臣執掌法典，恐怕將會受到誹謗。”於是獻上所撰的《應正論》來表達他的志向，以規勸皇帝的過失。文章大抵是説：“《易·萃》的六二爻爻辭説‘引吉无咎’，是説處於萃的時候，自己獨自處於正直，與不同節操的人相聚，獨居正直的人就會有危險，不能遠離危害。衹有用九五爻對應，纔能履行正直迎接大吉，由自己居下位而保持内心的正直作爲依托，希望居於上位者有所響應，這樣就不必閉口不言而守住官俸了。”又説：“賞罰這二種權力，衹有人主掌握它。所以説：‘用力氣遵行法的，是百姓；用死來嚴守法的，是主管部門；用道義來改變法的，是君主。’北魏時游肇任廷尉，魏宣武皇帝私下敕令游肇有所寬恕，游肇執意不從，説：‘陛下自己就能寬恕他，怎麼可以叫臣徇情枉法呢?’”又説：“治國應當以嚴法達到太平，不能以寬法達到太平。嚴法，不是指苛刑重法，而是在於叫人不輕易犯法，而且難以逾越已有的防範。所以鬆開繮繩策馬奔馳，那麽即使像王良那樣的騎馬高手也不能駕馭騁馬；對肌膚停止使用藥物，那麽就是像俞附那樣的名醫也不能治愈疾病。”又説：“漢武帝的外甥昭平君殺了人，因爲他是公主之子，廷尉請示皇帝，皇帝流着淚説：‘法令，是先帝所制定的，因是親戚而損害先帝之法，我還有什麽臉面進入高廟呢?’最終同意了廷尉的奏請。隋文帝子秦王楊俊任并州總管，因奢侈放縱而被免去官職。楊素説：‘秦王，是陛下的愛子，請赦免了他。’隋文帝説：“法令不可以違背，如果按照你的意思，我衹是五個兒子之父，不是天下百姓之父，爲什麽不另外制定天子兒子的法律呢?’所以天子執法具有不可變更的含義。”共數千字，受到皇帝的稱贊。

景雲初，以左御史中丞遷大理少卿。時詔用漢故事，設刺史監郡，於天下劇州置都督，選素威重者授之。遂拜志愔齊州都督，事中格，復授齊州刺史、河南道按察使。徙汴州，封北海縣男。太極元年，兼御史中丞

景雲初年，王志愔由左御史中丞遷任大理少卿。當時朝廷下詔采用漢代舊制，設刺史監郡，在天下重要的州設都督，選拔平時威望高的人去擔任。於是拜授王志愔爲齊州都督，做事符合格令，再次除授齊州刺史、河南道按察使。移任汴州，封北海縣男。太極元年，王志愔兼任御史中

內供奉，實封百户。出爲魏州刺史，改揚州長史。所至破碎奸猾，令行禁信，境内肅然。

開元九年，帝幸東都，詔留守京師。京兆人權梁山妄稱襄王子，與左右屯營官謀反，自稱光帝，夜犯長樂門，入宫城，將殺志愔，志愔逾垣走，而屯營兵悔，更斬梁山等自歸，志愔慚悸卒。

丞内供奉，食實封一百户。出任魏州刺史，改任揚州長史。所到之處打擊奸猾，使禁令通行守信，境内治安井然有序。

開元九年，皇帝巡幸東都，下詔命王志愔留守京師。京兆人權梁山謊稱是襄王之子，與左右屯營官謀反，并自稱光帝，夜裏進犯長樂門，進入宫城，準備斬殺王志愔，王志愔翻墻逃跑，而屯營士兵悔悟，殺掉權梁山等人自行返回，王志愔因慚愧恐懼而死。

**許景先**

許景先，常州義興人。曾祖緒，武德時以佐命功，歷左散騎常侍，封真定公，遂家洛陽。

景先由進士第釋褐夏陽尉。神龍初，東都造服慈閣，景先獻賦，李迥秀見其文，畏嘆曰："是宜付太史！"擢左拾遺，以論事切直，外補滑州司士參軍。舉手筆俊拔、茂才異等連中，進揚州兵曹參軍。還爲左補闕。宋璟、蘇頲擇殿中侍御史，久不補，以授景先，時議僉愜。抨按不避近强。與齊澣、王丘、韓休、張九齡更知制誥，以雅厚稱。張説曰："許舍人之文，雖乏峻峰激流，然詞旨豐美，得中和之氣。"

許景先，是常州義興人。曾祖名緒，武德時因立有輔佐高祖起事的功勞，歷任左散騎常侍，封真定公，於是定居在洛陽。

許景先因考中進士科而出仕任夏陽尉。神龍初年，東都營建服慈閣，許景先獻賦，李迥秀看到他的賦文，驚嘆地説道："這應當交付太史收藏！"隨之升任左拾遺。許景先因評論事情激烈剛直，出京補任滑州司士參軍。他應試手筆俊拔科、茂才異等科連續考中，進位揚州兵曹參軍。返回朝廷任左補闕。宋璟、蘇頲挑選殿中侍御史，很長時間没有補充人，將此官授任許景先，當時輿論都感到欣慰。許景先抨擊糾察邪惡，不避親近權勢。與齊澣、王丘、韓休、張九齡輪流知制誥，以儒雅寬厚著稱。張説説："許舍人的文章，雖然缺乏高峰激流，但詞意豐美，有和諧之氣。"

開元十年，伊、汝溢，壞廬舍甚衆，景先見侍中源乾曜曰："災眚所降，王者宜修德應之，因遣大臣存問失職，罪己引咎，以答天譴。公在元弼，庸可默乎?"乾曜悟，遽白玄宗，遣陸象先持節賑贍。

十三年，帝自擇刺史，景先由吏部侍郎爲刺史治虢州，大理卿源光裕鄭州，兵部侍郎寇泚宋州，禮部侍郎鄭温琦邠州，大理少卿袁仁敬杭州，鴻臚少卿崔志廉襄州，衛尉少卿李昇期邢州，太僕少卿鄭放定州，國子司業蔣挺湖州，左衛將軍裴觀

開元十年，伊、汝一帶河水泛溢，毁壞房舍很多，許景先拜見侍中源乾曜説："災害是上天所降，君王應當修德來回應，并派大臣慰問表明失職，罪己引過，來回報上天的懲罰。公居宰相，怎麽可以沉默呢?"源乾曜省悟，立即禀告了玄宗，玄宗派陸象先持節前往賑濟。

十三年，皇帝親自挑選刺史，許景先由吏部侍郎任虢州刺史，大理卿源光裕任鄭州刺史，兵部侍郎寇泚任宋州刺史，禮部侍郎鄭温琦任邠州刺史，大理少卿袁仁敬任杭州刺史，鴻臚少卿崔志廉任襄州刺史，衛尉少卿李昇期任邢州刺史，太僕少卿鄭放任定州刺史，國子司業蔣挺任湖州刺史，左衛將軍裴觀任滄州刺史，衛率崔誠任遂

滄州，衛率崔誠遂州，凡十一人。治行，詔宰相、諸王、御史以上祖道洛濱，盛具，奏太常樂，帛舫水嬉，命高力士賜詩，帝親書，且給筆紙令自賦，賚絹三千遣之。後徙岐州，入爲吏部侍郎，卒。

州刺史，共十一人。前往治所時，皇帝下詔命宰相、諸王、御史以上的高官顯貴到洛水之濱送行，舉行盛大儀式，演奏太常樂，帛舫在洛水中嬉戲，命高力士賜詩，皇帝親自書寫，并且供給筆紙叫刺史們自己賦詩，把帶來的三千匹絹賞賜給他們。許景先後來移任岐州刺史，召入朝任吏部侍郎，一直到去世。

## 潘好禮

潘好禮，貝州宗城人。第明經，累遷上蔡令，治在最，擢監察御史。坐小累，下除芮城令。拜侍御史，徙岐王府司馬。居後母喪，詔奪服，固辭不出。

潘好禮，是貝州宗城人。考中明經科，多次遷任爲上蔡令，考核政績居優等，升任監察御史。因小過失而受牽連，降任芮城令。拜授侍御史，移任岐王府司馬。服繼母喪，下詔停止服喪，潘好禮堅决辭讓，不肯出仕。

開元初，爲邠王府長史。王爲滑州刺史，好禮兼府司馬、知州事。王御下不能肅，有詔好禮檢督王家，至過失皆上聞。王每游觀，好禮必諫諭禁切。農月，王出獵，家奴羅迾，好禮遮道諫，王初不許，乃卧馬下呼曰："今農在田，王何得非時暴禾稼，以損下人？要先踐殺司馬，然後聽所爲！"王慚，爲還。

開元初年，潘好禮任邠王府長史。邠王任滑州刺史，潘好禮兼任邠王府司馬、知州事。邠王統治不够整肅，有詔命潘好禮約束督責邠王家人，有過失都向上稟告。每當邠王游覽時，潘好禮總要直言勸告，説明不可違背之事。農忙時節，邠王外出行獵，家奴前呼後應，潘好禮攔道規諫，邠王起初不答應，潘好禮於是躺在馬下呼叫説："現在莊稼在田裏，邠王爲什麽不遵時令毁壞莊稼，來損害百姓？要做先踩死司馬，然後聽憑王的所作所爲！"邠王慚愧，因此而還。

遷豫州刺史。勤力于治，清廉無所私，然喜察細事，下厭其苛。子請舉明經，好禮曰："經不明，不可妄進。"乃自試之，不能通，怒笞之，械而徇於門。復以公累，徙温州别駕，卒。

遷任豫州刺史。潘好禮勤勉於政事，十分清廉，没有什麽營私，但喜歡調查小事，屬僚厭煩他的煩瑣。其子請求應試明經科，潘好禮説："你没把經書弄明白，不可隨便仕進。"於是親自測試其子，兒子未能通經，潘好禮便發火鞭笞他，并施加刑具，在門外示衆。後因公事受牽連，移任温州别駕，至去世。

好禮博學，能論議，節行修整，一意無所傾附。未嘗自列階勛，居室服用粗苟至終身，世謂近名。

潘好禮博學，善於議論時政，品行端正，做官專一没有什麽依附。從不把自己列入官階和功勛，居室裏使用精陋的用具，一直到死，世人稱他注重名譽。

## 倪若水

倪若水，字子泉，恒州藁城人。擢進士第，累遷右臺監察御史。黜陟劍南道，繩舉嚴允，課第一。開元初，爲中書舍人、尚書右丞，出爲汴

倪若水，字子泉，是恒州藁城人。考中進士科，多次遷任爲右臺監察御史。任劍南道黜陟使，糾察薦舉嚴格而平允，考課政績，位居第一。開元初年，任中書舍人、尚書右丞，出任汴

州刺史，政清净。增修孔子廟，興州縣學廬，勸生徒，身爲教誨，風化興行。

州刺史。爲政清廉。在任期間擴建孔子廟，興建州縣學舍，勉勵生徒，親自教誨，境内教化盛行。

玄宗遣中人捕鵁鶄、溪鶒南方，若水上言："農方田，婦方蠶，以此時捕奇禽怪羽爲園籞之玩，自江、嶺而南，達京師，水舟陸齎，所飼魚蟲、稻粱，道路之言，不以賤人貴鳥望陛下邪？"帝手詔褒答，悉放所玩，謫使人過取罪，而賜若水帛四十段。

玄宗派宦官到南方捕捉鵁鶄、溪鶒，倪若水上書説："農夫正在田裏耕作，婦人正在養蠶，在這時捕捉奇禽怪鳥，作爲園囿的玩好，從長江、五嶺以南，到達京師，水陸轉運，喂它們以魚蟲、稻粱，沿途之人議論，怎能不以人賤鳥貴來看待陛下呢？"皇帝提筆下詔，褒獎答覆他，將所捕捉的觀賞鳥全部放歸大自然，追究中使的過失而治罪，并賞賜倪若水四十段帛。

時天下久平，朝廷尊榮，人皆重内任，雖自冗官擢方面，皆自謂下遷。班景倩自揚州采訪使入爲大理少卿，過州，若水餞于郊，顧左右曰："班公是行若登仙，吾恨不得爲騶僕。"未幾，入爲户部侍郎，復拜右丞，卒。

當時天下長期太平，朝廷尊崇榮耀，人們都看重内任官，即使是朝廷冗官升任地方大員，都自以爲是降職。班景倩從揚州采訪使入朝任大理少卿，經過倪若水所在的州，倪若水在城郊爲他餞行，對左右人説："班公此行如登仙，我遺憾不能做車夫。"不久，召入朝任户部侍郎，復任尚書右丞，至去世。

**席豫**

席豫，字建侯，襄州襄陽人。後周昌州刺史固七世孫，後徙河南。

席豫，字建侯，是襄州襄陽人。是後周昌州刺史席固的七代孫，後來遷居河南。

長安中，舉學兼流略、詞擅文場科，擢上第，時年十六，以父喪罷。復舉手筆俊拔科，中之。補襄邑尉，奏事闕下，會節愍太子難，安樂公主請爲皇太女，豫曰："昔梅福上書譏后族，彼何人哉！"乃上疏請立皇太子，語深切，人爲寒懼。太平公主聞其名，將表爲諫官，豫耻污詖謁，遁去。俄舉賢良方正異等，爲陽翟尉。

長安年間，席豫應試學兼流略、詞擅文場科，考中上等，當時年僅十六歲，因父喪而没有出仕。又應考手筆俊拔科，考中。補授襄邑尉，來到朝廷奏事，遇節愍太子之難，安樂公主請求做皇太女，席豫説："從前梅福上書譏諷皇后家族，那是什麽人呢！"於是上書請求立皇太子，言語深刻激烈，人們爲之膽寒畏懼。太平公主聽説了他的名聲，準備上表推薦他任諫官，席豫耻於與邪惡勢力同流合污，就悄悄離開了。不久席豫考中賢良方正科，成績優異，任陽翟尉。

開元初，觀察使薦豫賢，遷監察御史，出爲樂壽令。前令以親喪解，而豫母病，訴諸朝，改懷州司倉參軍。復舉超拔群類科。會母喪去。服除，授大理丞，遷考功員外郎，進絀清明。爲中書舍人，與韓休、許景先、徐安貞、孫逖名相甲乙。出鄭州刺史。韓休輔政，舉代己，入拜吏部

開元初年，觀察使推薦席豫爲人正直因此而遷任監察御史，出任樂壽令。前任縣令因親喪離職，而席豫的母親也患病，席豫上訴朝廷，於是改任懷州司倉參軍。又考中超拔群類科。適逢母喪而離職。除去喪服，官授大理丞，升任考功員外郎，進退人才公正。任中書舍人，與韓休、許景先、徐安貞、孫逖等人的名聲不相上下。出任鄭州刺史。韓休輔政，推舉席豫取代自己，召入

侍郎。玄宗曰："卿前日考功職詳事允，故有今授。"豫典選六年，拔寒遠士多至臺閣，當時推知人，號席公云。天寶六載，進禮部尚書，累封襄陽縣子。凡四以使者按行江南、江東、淮南、河北。南方俗死不葬，暴骨中野，豫教以埋斂，明列科防，俗爲之改。

朝任吏部侍郎。玄宗說："卿先前任考功員外郎時辦事仔細平允，所以現在授你此職。"席豫主持銓選六年，獎拔清寒疏遠的士人，有很多人後來官居要職，當時輿論推崇他知人，稱他席公。天寶六載，進位禮部尚書，多次封至襄陽縣子。前後四次以使職視察江南、江東、淮南、河北。按南方習俗，人死後不埋葬，而將尸骨暴露在野外，席豫教當地人掩埋收葬，并且將其明確列入科條禁令中，當地習俗爲此而得到改變。

豫清直亡欲，當官不爲勢權所撼。性謹畏，與子弟、屬吏書，不作草字。或曰："此細事耳，何留慮？"答曰："細不謹，况大事邪？"及疾篤，遺令："三日斂，斂已即葬，勿久留以黷公私；貲不足，可賣居宅以終事。"卒，年六十九，贈江陵大都督，謚曰文。

席豫做官清廉耿直，没有什麽奢欲，做事不爲權勢所動摇。性情謹慎小心，給子女、屬官寫信，從不寫草字。有人說："這是小事，何必如此留意？"席豫回答說："小事不謹慎，何况做大事呢？"等到患了重病，留下遺囑說："三天即入殮，殮畢就葬，不要久留，以免干擾公事私事；財用不足，可出賣住宅來辦理後事。"去世，終年六十九歲，追贈江陵大都督，謚號叫文。

帝嘗登朝元閣賦詩，群臣屬和，帝以豫詩最工，詔曰："詩人之冠冕也。"

皇帝曾登上朝元閣賦詩，群臣相和，皇帝認爲席豫的詩作得最工，下詔說："席豫是詩人中的領袖。"

弟晋，亦以文名當時。

弟名晋，也以善作文辭有名於當時。

**齊澣**

齊澣，字洗心，定州義豐人。少開敏，年十四，見特進李嶠，嶠稱有王佐才。

齊澣，字洗心，是定州義豐人。年輕時就通達事理，十四歲時，拜見特進李嶠，李嶠稱贊他具有輔佐君主的才能。

中宗在廬陵，澣上言請抑諸武，迎太子東宫，不報。及太子還，武后召澣宴同明殿，諭曰："朕母子如初，卿豫有力焉，方不次待爾。"澣辭母老不忍遠離，賞而罷。聖曆初，及進士第，以拔萃調蒲州司法參軍。有父子連坐論死者，澣曰："條落則本枯，奈何俱死？"議貸其父，太守不聽，固争，卒原。景雲初，姚崇取爲監察御史。凡劾奏，常先風教，號"善職"。睿宗將祠太廟，刑部尚書裴談攝太尉，先告。澣奏："孝享攝事，稽首而拜，恭明神也，而談慢媟不恭。"并劾談"神昏形滓，挾邪以罔

中宗在廬陵藩邸時，齊澣上書請求抑制武氏的勢力，迎皇太子還東宫，没有得到朝廷的答覆。等到太子返回京師，武后召齊澣到同明殿赴宴，告諭齊澣說："朕母子之間又像當初一樣和好了，這是因爲卿參與得力啊。正準備不拘一格任用你。"齊澣以母親年老不忍遠離相推辭，武后衹賞賜了他而停罷。聖曆初年，齊澣考中進士科，因成績出衆調任蒲州司法參軍。州裏有父子連坐而被判處死刑之事，齊澣說："樹枝折落了，根就會枯萎，爲什麽要一起處死呢？"提議寬赦其父，太守不聽，齊澣力争，終於使那人之父得到寬赦。景雲初年，齊澣被姚崇選用爲監察御史。齊澣每次彈劾奏請，常常以風俗教化爲先，當時對他有"善職"之稱。睿宗準備祭祀太廟，

上。神龍時，事武三思，陷敬暉，没其家以獲進。妻外淫，男女不得姓氏。夫告神慢，事主不忠，家不治，有是三罪，不可不寘之法”。談由是下除汾州刺史。

刑部尚書裴談攝太尉，預先祭告。齊澣上奏説：“孝敬祭享而以人代行此事，要叩頭跪拜，這是恭敬明神，而裴談却輕慢不敬。”并彈劾裴談“神昏體污，心懷邪妄欺蒙君上。神龍年間，事奉武三思，誣陷敬暉，籍没他家以獲進用。妻與外人私通，兒女得不到姓氏。祭告神明輕慢，事奉君主不忠，家事不予整治，有這三罪，不可不繩之以法”。裴談因此而降任汾州刺史。

開元初，姚崇復相，用爲給事中、中書舍人。論駁及誥詔皆援準古誼，朝廷大政必咨之，時號“解事舍人”。數諷崇年老宜避位。時宋璟在廣州，因勸崇舉自代，崇用其謀。璟爲相，它日問曰：“吾不敢冀房、杜，比爾日諸公云何?”澣曰：“不如。”璟請故，答曰：“前時近郊户三百以爲困，今不百户，是以知之。”馬懷素等緒次四庫書，表澣爲副，改秘書少監。

開元初年，姚崇恢復相位，任用齊澣爲給事中、中書舍人。在議論辯駁及擬定詔誥時，齊澣都援引和依照古義，遇有朝廷大政，人們總要咨詢他，當時人稱他“解事舍人”。齊澣多次婉言勸説姚崇年老應退位。當時宋璟在廣州任職，齊澣乘機勸説姚崇推舉宋璟替代自己，姚崇采用了他的謀略。宋璟任相，有一天，問齊澣説：“我不敢期望能成爲房玄齡、杜如晦，與前些日子的諸公相比怎麽樣?”齊澣回答説：“不如他們。”宋璟請問其中的緣故，齊澣回答説：“先前京師近郊有三百户人家被認爲不足，如今近郊人家不到一百户，所以得知。”馬懷素等人整理編排四部書，上表請求齊澣做助手，改任秘書少監。

出爲汴州刺史，地當舟車湊集，事浩繁，前刺史數不稱職，唯倪若水與澣以清毅聞，吏民頌美。玄宗封太山，歷汴、宋、許，車騎數萬，王公妃主四夷君長馬、橐駝亦數萬，所頓彌數十里。澣列長棚，帟幕聯亘，上食凡千輿，納管鑰，身進膳，帝以爲知禮，喜甚，爲留三日，賜帛二千匹。澣以淮至徐城險急，鑿渠十八里，入青水，人便其漕。

出任汴州刺史，汴州正當船隻與車輛交錯密集之地，事務繁多，前任刺史常不稱職，惟有倪若水與齊澣以清正果斷聞名，受到官吏百姓的贊美。玄宗到泰山封禪，經過汴、宋、許，車馬數萬，王公后妃公主四夷君長的乘騎、駱駝也有數萬匹，停頓下來綿延幾十里。齊澣搭起長棚，帳幕相連，用作進獻食物的車共有千輛，行獻鑰匙之禮，親自進奉膳食，皇帝認爲他知禮，十分高興，因而在汴州停留了三天，賞賜齊澣二千匹帛。齊澣鑒於淮河到徐城的水勢險急，派人開挖引水渠長達十八里，將淮水引入青水，人們漕運時感到很方便。

中書令張説擇丞轄，以王丘爲左，澣爲右。李元紘、杜暹當國，表宋璟爲吏部尚書，澣及蘇晋爲侍郎，世謂臺選。嘗奏事，帝指政事堂曰：“非卿尚誰居者。”

中書令張説挑選下屬丞職，任命王丘爲左丞，齊澣爲右丞。李元紘、杜暹執政，上表奏請宋璟任吏部尚書，齊澣和蘇晋任吏部侍郎，世人認爲是臺官中合格的人選。齊澣曾奏事，皇帝手指政事堂説：“不是卿還能有誰在這裏任職。”

是時，開府王毛仲寵甚，與龍武

當時，開府王毛仲十分受寵於皇帝，王毛仲

將軍葛福順相婚嫁，毛仲奏請無不從。澣乘間曰："福順典兵馬，與毛仲爲婚家，小人寵極則奸生，不預圖，且有後患。高力士小心謹畏，加宦人可備禁中驅使，腹心所委，何必毛仲哉?"又言："君不密失臣，臣不密失身，惟陛下密此言。"帝嘉納，且勞曰："卿第出，我徐計其宜。"會大理丞麻察坐事，出爲興州別駕，澣往餞，因道諫語。察素奸佻，遽言狀。帝怒，召澣入殿中曰："卿向疑朕不密，而反告察，謂何？且察輕躁無行，常游太平門者，詎不知邪?"澣免冠頓首謝，貶高州良德丞，察再貶皇化尉，其黨齊敷、郭稟皆流放。

與龍武將軍葛福順互相通婚，對王毛仲奏請，没有不聽從的。齊澣乘機對皇帝説："葛福順執掌兵馬，與王毛仲結爲親家，小人受寵到極點那麽奸邪就會産生，不事先防範，將會有後患。高力士小心謹慎，加上是宦官可以用作禁中驅使，委任心腹，何必一定是王毛仲呢?"又説："君主行事不機密就會失掉臣子，臣子不守機密就會失掉性命，希望陛下嚴守此言。"皇帝稱贊他并聽取了他的建議，慰勞他説："卿暫且退出，我慢慢籌劃此事。"適逢大理丞麻察因事坐罪，出任興州別駕，齊澣前往餞行，順便説出了向皇帝規諫的話語。麻察一向奸邪輕薄，立即將情況報告了朝廷。皇帝很生氣，將齊澣召入宫中説："卿從前擔心朕不能保密，却反而告訴了麻察，怎麽説呢？况且麻察輕薄浮躁没有品行，曾經出入太平公主門下，卿難道不知道嗎?"齊澣聽完脱下帽子叩頭謝罪，被貶爲高州良德丞，麻察再次貶爲皇化尉，他的黨羽齊敷、郭稟全都被流放。

久之，澣徙索盧丞、郴州長史、濠常二州刺史。遷潤州，州北距瓜步沙尾，紆匯六十里，舟多敗溺。澣徙漕路繇京口埭，治伊婁渠以達揚子，歲無覆舟，減運錢數十萬。又立伊婁埭，官征其入；招還流人五百户，置明州以安輯之。復徙汴州。

過了很久，齊澣移任索盧丞、郴州長史、濠常二州刺史。遷任潤州刺史，州城北到瓜步沙尾，河流曲折交匯長達六十里，船隻經常傾覆沉溺水中。齊澣將漕運路綫改由京口埭通過，修建伊婁渠通達揚子江，此後年年不再有翻船事件發生，節省漕運所花費的錢達數十萬。又築伊婁埭，官府從中徵得税收；招回流民五百户，設明州來安撫他們。齊澣再度移任汴州刺史。

澣中失勢，益悵恨，素操寖衰。更倚力士助，得爲兩道采訪使，興利以中天子意，裒貨財遺謝貴幸。納劉戒女爲妾，不答其妻。李林甫惡其行，欲擠而廢之。會其幕府坐賕，事連澣，詔矜澣老，放歸田里。天寶初，召爲太子少詹事，留司東都。嚴挺之亦爲林甫所廢，與澣家居，杖屨經過不缺日，林甫畏之，乃用澣爲平陽太守，離其謀。更以黄老清静爲治。卒，年七十二。肅宗時，録林甫所陷者，皆褒洗，故澣贈禮部尚書。

齊澣在朝中失勢，愈加惆悵怨恨，平素的節操漸漸減退。另靠高力士的幫助，得以任兩道采訪使，逐利以便迎合天子的旨意，聚集財貨贈給權貴寵幸。娶劉戒之女爲妾，不答理自己的正妻。李林甫厭惡他的品行，打算排斥并罷免他。正巧他的幕僚因貪贓坐罪，事情牽連到齊澣，下詔憐憫他年老，將他放還鄉里。天寶初年，召入朝任太子少詹事，留司東都。嚴挺之當時也被李林甫所罷免，與齊澣一同歸鄉家居，二人天天互相往來，李林甫很害怕，就任用齊澣爲平陽太守，從中離間他們的謀略。齊澣改以黄老清静無爲的辦法治事。去世時，終年七十二歲。肅宗時，追録被李林甫所誣陷的人，都受到褒揚洗

澣嘗稱陳希烈、宋遥、苗晋卿、韋述之才，後皆大顯。

察者，河東人，由明經第五遷殿中侍御史。魏元忠子昇死節愍太子難，而元忠繫大理，昇妻鄭父遠，嘗納錢五百萬，以女易官。武后重元忠舊臣，欲榮其姻對，授遠河内令，子洛州參軍。元忠下獄，遣人絶婚，許之。明日，嫁其女。察劾遠敗風教，請錮終身，遠遂廢。當時謂察爲公，而終以憸險斥云。

澣孫抗。

齊抗

抗，字遐舉，少值天寶亂，奉母夫人隱會稽。壽州刺史張鎰辟署幕府。抗吏事閑敏，有文雅，從鎰鎮江西。及以宰相領鳳翔，奏署監察御史。李楚琳亂，奔奉天，授侍御史，遷户部員外郎。蕭復引爲江淮宣慰判官。德宗自梁、洋還，財用大屈，鹽鐵使元琇薦抗材，改倉部郎中，幹鹽利。俄爲水陸運副使，護漕江淮，給京師。歷諫議大夫，坐小累，爲處州刺史。歷蘇州，徙潭州觀察使，召爲給事中，遷河南尹，進太常卿，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抗無遠謀大略，雖用心至精，末乃滋彰苛刻。以病乞身，罷爲太子賓客。卒，年六十五，贈户部尚書，謚曰成。

初，吏部歲考書言，以它官第上下，中書、門下遣官覆實，以爲常。抗以尚書、侍郎皆大臣選，今更覆核，非任人勿疑之道。禮部侍郎試貢士，其姻舊悉試考功，謂之“别頭”，

冤，所以齊澣被追贈爲禮部尚書。

齊澣曾稱贊陳希烈、宋遥、苗晋卿、韋述的才能，這些人後來都位居顯要官職。

麻察，是河東人，從考中明經科五次遷任爲殿中侍御史。魏元忠子魏昇死於節愍太子之難，而魏元忠被收捕入大理寺受审，魏昇妻鄭氏之父鄭遠，曾接受五百萬錢，將女作爲買官職的交换物。武后看重魏元忠是舊臣，打算榮耀他的婚姻，就授鄭遠爲河内令，子授洛州參軍。魏元忠被捕入獄，鄭遠派人斷絶婚姻，魏元忠同意了。第二天，鄭遠便讓女兒改嫁。麻察彈劾鄭遠敗壞風俗教化，奏請朝廷禁止他終身不得任官，鄭遠因此而被罷免。當時人稱麻察爲官公正，但最終因奸邪險詐而被貶斥。

齊澣之孫名抗。

齊抗，字遐舉，年輕時正值天寶大亂，侍奉母夫人隱居會稽。壽州刺史張鎰將他徵入幕府。齊抗對吏事嫻熟敏捷，氣質文雅，跟隨張鎰鎮守江西。等到張鎰以宰相領鳳翔節度使，奏請任用齊抗爲監察御史。李楚琳叛亂，齊抗逃到奉天，授任侍御史，遷任户部員外郎。蕭復引薦他任江淮宣慰判官。德宗從梁州、洋州返回，府庫財用嚴重缺乏，鹽鐵使元琇推薦齊抗有才能，改任齊抗爲倉部郎中，掌管鹽利。不久任水陸運副使，監督江淮漕運，供給京師。歷任諫議大夫，因小過失受牽連而坐罪，被貶爲處州刺史。歷任蘇州刺史，移任潭州觀察使，召入朝任給事中，遷任河南尹，進位太常卿，由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齊抗没有深謀大略，雖然用心精細，晚年却慢慢滋生顯露出苛刻。因病請求離職，免官後任太子賓客。去世時，終年六十五歲，追贈户部尚書，謚號叫成。

當初，吏部每年以考核書言選士，以其他官員評定上下等，中書、門下派官復核，已成爲定制。齊抗認爲吏部尚書、侍郎都是精選出的大臣，如今另行派官員復核，不是任人不疑之道。禮部侍郎執掌考試貢士，而他的姻親故舊全都由

皆奏罷之。又省州別駕、田曹司田官、判司雙曹者，減中書吏員。此其稍近治者云。

吏部考功司考試，稱作“別頭”，齊抗都奏請將其廢除。又奏請省去州的別駕、田曹司田官、判司雙曹者，減省中書省官員。這是他比較接近治政的謀略。



# 唐書卷一百二十九

## 列傳第五十四

### 裴崔盧李王嚴列傳

#### 裴守真

裴守真，絳州稷山人。後魏冀州刺史叔業六世孫。父眘，隋大業中爲淮安司户參軍。郡人楊琳、田瓚等亂，劫吏多死，唯眘以仁愛故，賊約其屬無敢害，護送還鄉。

守真早孤，母喪，哀毁癯盡。舉進士，六科連中，累調乾封尉。養寡姊謹甚，士推其禮法。永淳初，關中旱，悉禀禄奉姊及諸甥，與妻息惡食不贍也。

授太常博士。守真善容典，時謂才稱其官。高宗將封嵩山，詔諸儒議射牲事。守真奏："古者郊祀天地，天子自射牲。漢武帝封太山，令侍中儒者射之，帝不親也。今按禮，前明十五刻，宰人鸞刀割牲，質明行事，毛血已具，天子至，奠玉酌獻而已。今若前祀一日射牲，則早於事；及日，則晚不逮事。漢又天子不親，古今異宜，恐不可行。"是時，《破陣》、《慶善》二樂舞入，帝常立以視，須樂闋乃坐。守真并言："二舞誠祖宗盛德，然古無天子立觀者。化育詒庇，孰非厥功，不應鼓舞别申嚴奉。"詔可，未及行。會帝崩，大行舊禮無在者，守真與博士韋叔夏、輔抱素等

裴守真，絳州稷山人。後魏冀州刺史裴叔業的六代孫。父名眘，隋大業年間任淮安司户參軍。同郡人楊琳、田瓚等人作亂，劫殺了很多官吏，惟獨裴眘因爲政仁慈的緣故，賊人約束他的部屬不得加害，護送他還鄉。

裴守真早年喪父，母親去世時，他因哀傷過度損傷身體，以至於形銷骨立。考中進士，連續中六科，多次調任後，爲乾封縣尉。侍養寡姊，十分恭敬，士人推崇他守禮法。永淳初年，關中大旱，裴守真將自己的全部俸禄用來奉養姐姐和衆甥，自己與妻和孩子却吃着不能裹腹的粗飯。

授任太常博士。裴守真精通禮制，當時人認爲他的才能很適合擔任此職。高宗準備到嵩山封禪，下詔命衆儒商議射牲之事。裴守真上奏説："古代郊祭天地時，天子親自射牲。漢武帝到泰山封禪，命官任侍中的儒者射牲，武帝不親自射牲。如今稽考禮法，天亮前十五刻，宰人用鸞刀殺牲，天亮舉行祭祀，毛血已備好，天子來到，用玉爵酌酒祭奠進獻而已。如今如果在祭祀前一天射牲，那麽對於祭祀來説時間過早；如果到了當天再射牲，就過遲而趕不上祭祀。另外漢代天子就不親自射牲。古今所行不同，古禮今日恐怕行不通。"當時，《破陣》、《慶善》二種樂舞已進場，皇帝經常站着觀看，直到樂終纔坐下。裴守真一并進言説："二種樂舞確實是頌揚祖宗的盛德，然而古時没有天子站着觀看的。養育遺惠普施萬民，無不是祖宗的豐功偉績，不應在奏樂起

討按故事，稱情爲文，咸適所宜，時人服其得禮。

舞之時另外表明恭敬崇奉。”下詔同意，還没有來得及實行。適逢皇帝駕崩，有關皇帝殯葬的原有禮法没有保存下來，裴守真與博士韋叔夏、輔抱素等人探討考查舊例，根據情理制定禮儀，都很得體。當時人都佩服他懂禮。

天授中，爲司府丞，推核詔獄，多裁恕，全免數十姓。不合武后旨，出爲汴州司馬。遷累成州刺史，政不務威嚴，吏民兩懷之。徙寧州，送者千數，出境尚不止。長安中卒，贈户部尚書。

天授年間，裴守真任司府丞，審理復查詔獄，裁决時多從寬恕，保全而免死的達數十家。不符合武后旨意，出任汴州司馬。多次遷任後爲成州刺史，爲政不求威嚴，官吏百姓都懷念他。徙任寧州刺史時，爲他送行的人數以千計，直到出境，送别的人仍不肯停步。長安年間去世，追贈户部尚書。

子子餘、耀卿、巨卿。曾孫行立。耀卿、巨卿别有傳。

子名子餘、耀卿、巨卿。曾孫名行立。裴耀卿、裴巨卿另有傳。

## 裴子餘

子餘事繼母爲聞孝，中明經，補鄠尉。時同舍李朝隱、程行諶以文法稱，而子餘以儒顯，或問優劣於長史陳崇業，答曰：“蘭菊異芬，胡有廢者?”

裴子餘奉事繼母以孝順聞名，考中明經，補授鄠縣尉。當時同僚李朝隱、程行諶以擅長法制著稱，而裴子餘以儒學顯名，有人向長史陳崇業詢問他們中間的優劣，回答説：“蘭花菊花芳香不同，哪個可以偏廢呢?”

景龍中，爲左臺監察御史。涇、岐有隋世番户子孫數千家，司農卿趙履温奏籍爲奴婢，充賜口。子餘曰：“官户以恩原爲番户，且今又子孫，可抑爲賤乎?”履温倚宗楚客勢，辯于廷，子餘執對不撓，遂詘其議。

景龍年間，任左臺監察御史。涇、岐一帶有隋代世襲番户子孫達數千家，司農卿趙履温奏請將他們收爲奴婢，登記入册，充作賞賜的人口。裴子餘説：“官户因受恩而寬免爲番户，况且如今又是子孫，怎可以貶抑爲賤人呢?”趙履温倚仗宗楚客的權勢，在朝廷上與裴子餘争辯。裴子餘堅持對答，毫不退讓，最終挫敗了趙履温的提議。

開元初，累遷冀州刺史，爲政惠裕，人稱有恩。入爲岐王府長史。卒，謚曰孝。時程行諶謚貞。中書令張説嘆曰：“二謚可無愧矣!”子餘居官清，家閨友愛，兄弟六人，皆有志行云。

開元初年，多次遷任後爲冀州刺史。爲政仁惠寬恕，人們稱贊他有恩德。召入朝任岐王府長史。去世後，謚號叫孝。當時程行諶的謚號叫貞。中書令張説感嘆地説道：“二人的謚號可説是當之無愧了!”裴子餘任官清廉，家庭友愛，兄弟六人，都有志向品行。

## 裴行立

行立重然諾，學兵有法。母亡，泣血幾毁。以軍勞累授沁州刺史，還衛尉少卿。口陳願治民，試一縣自效。除河東令，寬猛時當。

裴行立注重講信用，學習兵法有成績。母親去世，裴行立哭泣出血，幾乎損毁身體。因軍功多次授任爲沁州刺史，又改任衛尉少卿。上言陳説願治理百姓，試授一縣來考核自己。授任河東

縣縣令，爲政寬嚴適當。

繇蘄州刺史遷安南經略使。環王國叛人李樂山謀廢其君，來乞兵，行立不受，命部將杜英策討斬之，歸其孥，蠻人悦服。英策及范廷芝者，皆谿洞豪也，隸于軍，它經略使多假借，暴恣干治，行立陰把其罪，貸之，許自效，故能得英策死力。廷芝嘗休沐，久不還，行立召之，約曰："軍法，逾日者斬，異時復然，爾且死！"後廷芝逾期，行立笞殺之，以尸還范氏，更爲擇良子弟以代，於是威聲風行。徙桂管觀察使。黄家洞賊叛，行立討平之。俄代桂仲武爲安南都護。鋭於立功，爲時所訾。召還，道卒，年四十七，贈右散騎常侍。

由蘄州刺史遷任安南經略使。環王國叛人李樂山謀劃廢掉本國國君，前來向裴行立請求派兵援助，裴行立没有答應，命部將杜英策率兵討伐并斬了他，放還他的妻子兒女，蠻人心悦誠服。杜英策和范廷芝，都是溪洞的首領，隸屬軍中，其他經略使經常寬容姑息他們，二人粗暴，爲所欲爲，擾亂政事。裴行立暗中掌握了他們的罪證，却赦免了他們，允許他們立功報效，因此能使杜英策拼死效力。范廷芝曾休假回家，長期没有返回，裴行立派人召回他，告誡他説："根據軍法，超期就要被處死，往後再這樣做，你將被處死！"後來范廷芝又超過期限，裴行立叫人用鞭打死了他，而將尸體送還范氏，另外挑選范氏的優秀子弟取代他，裴行立從此威名流傳。轉任桂管觀察使。黄家洞賊人叛亂，裴行立率兵討伐，予以平定。不久，接替桂仲武任安南都護。裴行立一心想立功，受到當時人的非議。受召返回京師，死在途中，終年四十七歲，追贈右散騎常侍。

## 崔沔

崔沔，字善冲，京兆長安人，後周隴州刺史士約四世孫，自博陵徙焉。

崔沔，字善沖，京兆長安人，是後周隴州刺史崔士約的四代孫，從博陵遷居於此。

純謹無二言，事親篤孝，有才章。擢進士。舉賢良方正高第，不中者誦訾之，武后敕有司覆試，對益工，遂爲第一。再補陸渾主簿，入調吏部，侍郎岑羲嘆曰："君今郤詵也！"薦爲左補闕。性舒遲，進止雍如也，當官則正言，不可得而詘。

崔沔爲人忠厚謹慎，説話做事裏外一致，奉事父母誠實孝順，有才氣。考中進士。應試賢良方正科，成績優等，没有考中的人用流言詆毁他，武后敕令主管部門復試，崔沔應對更加高妙，最終名列第一。二次補授爲陸渾縣主簿，召入朝，調任吏部，吏部侍郎岑羲贊嘆説："君是當今的郤詵啊！"引薦他任左補闕。崔沔性情緩慢，舉止温文爾雅，處理公事時，言辭嚴正，不能使他屈服。

睿宗召授中書舍人，以母病東都不忍去，固辭求侍，更表陸渾尉郭鄰、太樂丞封希顔、處士李喜以代己處。詔改虞部郎中，俄檢校御史中丞。請發太倉粟及减苑囿鳥獸所給以賑貧乏，人賴其利。監察御史宋宣遠

睿宗徵召他，授任中書舍人，因母病於東都而不忍離去，堅決辭讓，請求能侍養其母，另外上表建議以陸渾尉郭鄰、太樂丞封希顔、處士李喜代替自己的職務。下詔命他改任虞部郎中，不久又任檢校御史中丞。崔沔請求散發太倉中的糧食，以及削減苑囿中鳥獸的飼料，來賑濟貧乏百

與盧懷慎姻家，恃以弄法；姚崇子彝留司東都，通賓客，招賄賂。沔將按劾，崇、懷慎方執政，共薦沔有史才，轉著作郎，去其權，蓋憚之也。久之，爲太子左庶子。母亡，受吊廬前，賓客未嘗至柩室。語人曰："平生非至親不升堂入謁，豈以存亡變禮邪?"中書令張說數稱之。服除，遷中書侍郎。

姓，人們仰賴他的奏請而獲益。監察御史宋宣遠與盧懷慎是親家，倚仗盧懷慎的權勢玩弄法律；姚崇的兒子姚彝留司東都時，結交賓客，收受賄賂。崔沔準備審理彈劾二人，姚崇、盧懷慎當時正執政，共同向皇帝推薦崔沔說他具有史才，使他轉任著作郎，削奪了他的糾察職權，這是因爲畏懼他的正直。過了很久，任太子左庶子。母去世，崔沔在房前接受了吊唁，賓客都不曾進到停柩的室內。崔沔對人說："平生不是至親不得登堂入拜，怎麼能因生死而改變禮法呢?"中書令張說多次稱道他。除去喪服後，遷任中書侍郎。

玄宗以仙州數喪刺史，欲廢之，沔請治舞陽，舞陽，故樊噲國也，更爲樊州，帝不納，州卒廢。沔既喜論得失，或曰："今中書宰相承制，雖侍郎貳之，取充位而已。"沔曰："百官分職，上下相維，以成至治，豈可俯首懷祿邪?"凡詔敕曹事，多所異同，說不悦，出爲魏州刺史。雨潦敗稼，沔弛禁便人。召還，分掌吏部十銓，以左散騎常侍爲集賢修撰，歷秘書監、太子賓客。

玄宗因仙州到任刺史屢次死亡，打算廢掉它，崔沔請求將治所移到舞陽。舞陽，原來是樊噲的封國，崔沔奏請改稱樊州，皇帝没有采納，仙州最終廢置。崔沔喜歡談論朝政得失，曾有人說："如今中書宰相承制發布政令，雖有侍郎爲輔佐，衹不過充數而已。"崔沔回答說："百官分職，上下相維係，以便實現大治，怎麼可以俯首沉默不言，空領俸禄呢?"凡有詔敕及本署事務，崔沔經常持不同意見，張悦很不高興，因此讓崔沔出任魏州刺史。州内雨水成澇冲毁莊稼，崔沔放寬禁令方便百姓。召還朝，分掌吏部十銓，以左散騎常侍任集賢院修撰，歷任秘書監、太子賓客。

是時，太常議加宗廟籩豆，又欲增喪服，於是卿韋縚請坐增籩豆至十二；外祖服大功，舅小功，堂姨若舅、舅母袒免。沔曰："祭祀上矣，古者飲食必先嚴獻。未有火化，故有毛血之薦；未有麯糵，故有玄酒之奠。後王作爲酒醴、犧牲，以致馨香，故有三牲、八簋、五齊、九獻。神道主敬，可備而不敢廢也，雖曰備物，而節制存焉。鉶俎、籩豆、簠簋，尊罍之實，皆周時饌，其用通宴饗賓客，而周公與毛血、玄酒同薦於先祖。晋盧諶《家祭禮》，所薦皆晋時常食，不純用古。此聖賢變文而通其情也。然當時飲食不可闕於祭，明

當時，太常討論增加宗廟祭祀用的禮器籩和豆，又準備增加喪服的規格。此時太常卿韋縚奏請每座的籩豆增加到十二；奏請爲外祖服大功之喪，爲舅服小功之喪，爲堂姨及堂舅、堂舅母服袒免之喪。崔沔說："祭祀之事由來已久了，古代飲食之時定要先恭敬獻祭。當時没有炊火，因而有毛血之獻；没有酒麯，因而有玄酒之奠。後世君王作成酒醴、犧牲，以致香美，因而有三牲、八簋、五齊、九獻的隆興。神道注重恭敬，可以完備而不敢偏廢，雖然說要完備祭物，然而節制猶存。鉶俎、籩豆、簠簋、尊罍等禮器所盛之物，都是周代當時的食物，它們可以通用於宴饗賓客，而周公將這些食物同毛血、玄酒一同祭獻給先祖。晋人盧諶所撰《家祭禮》，其中記載所祭獻的都是晋代普通食物，并不完全使用古代

矣。國家清廟時享，禮饌具設，周制也，古物存焉。園寢上食，時膳備列，漢法也，它珍極焉。職貢來祭，致遠物也。有新必薦，順時令也。苑囿躬稼所收，蒐狩親中，莫不薦而後食，盡誠敬也。若此至矣，無以加矣。諸珍羞鮮物，弟敕有司悉使著于令，因宜而薦，不必加籩豆以爲嗛也。大羹，古食也，盛於古器。和羹，常饌也，盛於時器。毛血盛於盤，玄酒盛於尊。未有薦時饌而用古器者，繇古質而今文，便事也。故加籩豆未足盡天下美物，而措諸廟，徒近侈耳。魯丹桓宫之楹，刻其桷，《春秋》非之。班固稱：'墨家出於清廟，是以貴儉。'然清廟不奢，舊矣。太常所請，臣所未安。"

又太常言："爵小不及合，執持至難。"沔曰："禮有以小爲貴者，獻以爵是也。然今不及制，則非禮，自有司之陋也。隨失制宜，不待議而革云。"又言："禮本於家正，家正而天下定。家不可以貳，故父以尊崇，母以厭降。是以内服齊斬，外服緦，尊名所加，不過一等，今古不易之道也。昔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知其將戎，禮先亡也。比制《唐禮》，推廣舅恩，故弘道以來，國命再移於外姓，本禮驗亡，可不戒哉！"時職方郎中韋述、户部郎中陽伯成、禮部員外郎楊仲昌、監門兵曹參軍劉秩等議與沔合，又詔中書門下參裁，於是宗廟籩豆坐各六，姨若舅小功，舅母緦麻，堂姨袒免，餘仍舊制。

的祭品。這就是聖賢變通禮法而重在通達情理啊。如此，則當時飲食在祭祀時不可缺少，是顯而易見的了。國家宗廟四時祭祀，備設禮饌，這是周制，古代禮制得以保留。園陵獻食，備列時膳，這是漢制，其他珍味極爲齊全。各地貢物來祭，是要進上遠方之物。有時新之物必獻，是要順應時令。苑囿中天子親自耕作的收穫，狩獵時天子親自射中的獵物，無不祭獻之後再食用，是表示竭盡虔誠恭敬之意。這樣做就最完善了，不需增加了。各種珍饈鮮美的食物，衹需敕令有關部門全都寫進令文中，因時宜而祭獻，不必再增加籩豆以求盡意了。大羹，是古代食物，應盛在古器中。和羹，是平常食物，應盛在時器中。毛血應盛在盤中，玄酒應盛在尊中。没有進獻時，爲陳設而使用古器的，是由於古代質樸而現代文雅，要因事制宜。因此增加籩豆數量不足以盡盛天下的美物，而將它們安放在宗廟裏，衹不過近乎奢侈而已。魯人將桓宫的前柱塗成紅色，雕刻桓宫的椽木，受到《春秋》的非議。班固説：'墨家出於清廟，所以崇尚節儉。'如此，則宗廟不奢侈，爲時已很久了。太常卿的奏請，臣認爲有所不妥。"

另外太常進言説："酒爵小不到一合，手持極爲困難。"崔沔説："禮法中有以小爲尊貴的，祭獻時用爵正是這個道理。然而當今爵過小而達不到禮制要求，就是非禮，自是主管部門的失誤。由失誤而裁定改正，不需商議就可以改變。"又説："禮本用於正家，家正然後天下就能安定。家不可以有二主，所以對父尊崇，對母則服厭降之喪。所以對本家服齊斬之喪，對外家服緦麻之喪，尊名所加，不過一等，這是古今不變的道理。從前辛有到伊川，見到有人披髮在野外祭祀，知道這裏將成爲戎狄之地，所以禮法先衰亡。近年修《唐禮》，推廣舅恩，所以弘道以來，國運一再轉移到外姓，本於禮來驗證衰亡，可以不引以爲戒嗎！"當時職方郎中韋述、户部郎中陽伯成、禮部員外郎楊仲昌、監門兵曹參軍劉秩等人的議論與崔沔意見相同，皇帝又下詔命中書門下參議裁決，於是宗廟每座籩豆各設爲六，姨

及舅服小功之喪，舅母服緦麻之喪，堂姨服袒免之喪，其餘的依照舊制。

每朝廷有疑議，皆咨逮取衷。卒，年六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孝。沔儉約自持，禄稟隨散宗族，不治居宅，嘗作《陋室銘》以見志。

每當朝廷有疑議時，都來向崔沔咨詢，聽取恰當的見解。去世，終年六十七歲，追贈禮部尚書，謚號叫孝。崔沔以節儉自守，俸禄隨時散發給同宗的人，不營建住宅，曾作《陋室銘》來表明志向。

子祐甫至宰相，别傳。

子名祐甫，官至宰相，另有傳。

**盧從愿**

盧從愿，字子龔。六世祖昶，仕後魏爲度支尚書，自范陽徙臨漳，故從愿爲臨漳人。

盧從愿，字子龔。六世祖名昶，在後魏做官，任度支尚書，將家從范陽遷到臨漳，所以盧從愿是臨漳人。

擢明經，爲夏尉。又舉制科高第，拜右拾遺，遷監察御史，爲山南黜陟巡撫使，還奏稱旨，進累中書舍人。

盧從愿考中明經，任夏縣尉。又應考制科，成績優等，拜授右拾遺，遷任監察御史，任山南黜陟巡撫使，回朝上奏合旨，多次升任後爲中書舍人。

睿宗立，拜吏部侍郎。吏選自中宗後綱紀耗蕩，從愿精力于官，僞牒詭功，擿檢無所遺，銓總六年，以平允聞。帝異之，特官其一子。從愿請贈其父敬一爲鄭州長史，制可。初，高宗時，吏部號稱職者裴行儉、馬載，及是，從愿與李朝隱爲有名，故號"前有裴、馬，後有盧、李"。

睿宗即位，拜授吏部侍郎。吏部銓選之事，從中宗以後綱紀破壞，盧從愿致力於本職，對於僞造文牒虚報功狀的人，都揭發清查，没有遺漏，執掌銓選六年，以公平、允當聞名。皇帝贊賞他不尋常的才能，特授他一子爲官。盧從愿請求追贈其父盧敬一爲鄭州長史，皇帝下制同意。當初，高宗時，吏部中號稱稱職的官員有裴行儉、馬載，到這時，以盧從愿與李朝隱爲有名，所以人稱"前有裴、馬，後有盧、李"。

開元四年，玄宗悉召縣令策於廷，考下第者罷之。從愿坐擬選失實，下遷豫州刺史。政嚴簡，奏課爲天下第一，璽書勞問，賜絹百匹。召爲工部侍郎，遷尚書左丞、中書侍郎，以工部尚書留守東都，代韋抗爲刑部尚書。數充校考使，升退詳確。

開元四年，玄宗將天下所有縣令徵召到朝廷對策，考試成績下等者罷免。盧從愿因注擬選官失實而獲罪，降任豫州刺史。爲政嚴明簡約，奏報考課名列天下第一，皇帝下璽書慰問，賜絹百匹。召入朝任工部侍郎，遷任尚書左丞、中書侍郎，以工部尚書留守東都，接替韋抗任刑部尚書。多次充任校考使，考查進退人才詳實確切。

御史中丞宇文融方用事，將以括田户功爲上下考，從愿不許，融恨之，乃密白"從愿盛殖產，占良田數百頃"，帝自此薄之，目爲多田翁。後欲用爲相屢矣，卒以是止。十八年，復爲東都留守，坐子起居郎論輸糴于官取利多，貶絳州刺史，遷太子

當時御史中丞宇文融掌握政事，準備用檢括土地户籍的功勞列爲考績的上下等，盧從愿不同意，宇文融便怨恨他，就秘密禀告皇帝説"盧從愿廣置産業，占有良田數百頃"，皇帝由此鄙薄他，將他視爲多田翁。後來多次打算任用他爲宰相，最終因此事而作罷。開元十八年，盧從愿再次任東都留守，因兒子起居郎盧論賣糧給官府多

賓客。二十年，河北飢，詔爲宣撫處置使，發倉廥賑飢民。使還，乞骸骨，授吏部尚書致仕，給全禄終身。卒，贈益州大都督，謚曰文。

收餘利而獲罪，貶爲絳州刺史，遷任太子賓客。開元二十年，河北鬧饑荒，下詔命盧從愿任宣撫處置使，發放倉糧賑濟飢民。出使返回，請求退休，除授吏部尚書退休，供給完整俸禄以終其身。去世後，追贈益州大都督，謚號叫文。

## 李朝隱

李朝隱，字光國，京兆三原人。明法中第，調臨汾尉，擢至大理丞。武三思構五王，而侍御史鄭愔請誅之，朝隱獨以“不經鞫實，不宜輕用法”，忤旨，貶嶺南醜地。宰相韋巨源、李嶠言於中宗曰：“朝隱素清正，一日遠逐，恐駭天下。”帝更以爲聞喜令。

李朝隱，字光國，是京兆三原人。考中明法科，調任臨汾尉，又升至大理丞。武三思誣陷敬暉（平陽王）、桓彦範（扶陽王）、張柬之（漢陽王）、袁恕己（南陽王）、崔玄暐（博陵王）等五王，而侍御史鄭愔奏請誅殺他們，惟獨李朝隱認爲“不經審問核實，不應輕易用法”，由此觸犯旨意，被貶到嶺南險惡之地。宰相韋巨源、李嶠對中宗説：“李朝隱一向清廉正直，突然流放到遠地，恐怕會震駭天下。”皇帝將他改貶爲聞喜令。

遷侍御史、吏部員外郎。時政出權幸，不關兩省而内授官，但斜封其狀付中書，即宣所司。朝隱執罷千四百員，怨誹讙騰，朝隱胖然無避屈。遷長安令，宦官閭興貴有所干請，曳去之。睿宗嘉嘆，後御承天門，對百官及朝集使褒諭其能，使遍聞之。進太中大夫一階，賜中上考、絹百匹，以旌剛烈。成安公主奪民園，不酬直，朝隱取主奴杖之，由是權豪斂伏。爲執政所擠，出通州都督，徙絳州刺史。開元初，遷吏部侍郎，銓叙明審，與盧從愿并授一子官。久之，以策縣令有下第，降滑州刺史，徙同州。玄宗東幸，召見慰勞，賜以衣、帛。擢河南尹，政嚴清，奸人不容息。太子舅趙常奴怙勢横閭里，朝隱曰：“此不繩，不可爲政。”執而搒辱之，帝賜書慰勉。

遷任侍御史、吏部員外郎。當時政令出自權貴和皇帝的寵幸，不經中書、門下二省而由宫内授官，僅以斜封文狀交付中書省，隨即向有關部門宣布。李朝隱堅決罷免了一千四百名斜封官員，一時怨恨誹謗沸沸揚揚，李朝隱凛然無所退避屈服。遷任長安令，宦官閭興貴向他有所請托，他令人把閭興貴拖了出去。睿宗贊嘆他的行爲，後來臨御承天門時，睿宗面對百官及朝集使褒獎他的才能，使衆人都能知曉。進太中大夫一階，賜考績中上等、絹百匹，以表彰他的剛烈。成安公主搶奪百姓田園，不按價值付錢，李朝隱派人捉拿公主的家奴施以杖刑，從此權貴豪門氣焰收斂。李朝隱也因此受到當權者的排擠，出任通州都督，轉任絳州刺史。開元初年，升任吏部侍郎。他銓選詳明，與盧從愿同時有一子被授爲官。過了一段時間，因所授的縣令中有對策成績爲下等的，李朝隱因此而降任滑州刺史，後轉任同州刺史。玄宗東幸，召見慰勞了他，賜給他衣服、絹帛。升任河南尹，爲政嚴明，奸人不能容身喘息。太子舅趙常的家奴倚仗權勢横行閭里，李朝隱説：“對此人不繩之以法，不可理政。”拘捕并鞭打羞辱了他，皇帝賜詔書給李朝隱予以慰問勉勵。

入爲大理卿。武彊令裴景仙丐贓五千匹，亡命，帝怒，詔殺之。朝隱曰："景仙，其先寂有國功，載初時，家爲酷吏所破，誅夷略盡，而景仙獨存，且承嫡，於法當請。又丐乞贓無死比，藉當死坐，猶將宥之，使私廟之祀無餒魂可也。"帝不許，固請曰："生殺之柄，人主專之；條別輕重，有司當守。且贓惟枉法抵死，今丐贓即斬，後有枉法，亦又何加？且近發德音，杖者聽減，流者給程，豈一景仙獨過常法？"有詔决杖百，流嶺南。

後入朝任大理卿。武彊令裴景仙索取賄賂五千匹，逃亡在外，皇帝惱怒，下詔處以死刑。李朝隱説："裴景仙，他的先人裴寂有開國之功，載初時，其家被酷吏所破，誅殺殆盡，祇有裴景仙活着，并繼承宗祀，依法理當爲他求請減罪。而且索取賄賂不能處以死刑，即使理當判處死罪，仍將獲得寬赦，使私廟的祭祀可以没有餓魂。"皇帝不同意，李朝隱堅持請求説："生殺之權，爲人主所專有；依法判明輕重，有關官員理當堅守。况且貪贓祇有枉法纔能抵死罪，如今索賄就被處以斬刑，將來遇有枉法之事，又應當如何加刑呢？况且近來頒布德音，説杖刑者聽憑減刑，流刑者還給準備的時間，怎能讓裴景仙一人越過常法之外呢？"有詔判决裴景仙杖刑一百，流放到嶺南。

朝隱更授岐州刺史，母喪解。召爲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固辭，見聽。時年已衰，而篤于孝，自致毁瘠，士人以爲難。明年，詔書敦遣揚州就職。還爲大理卿，封金城伯，代崔隱甫爲御史大夫。天下以其有素望，每大夫缺，冀朝隱得之。及居職，不爭引大體，惟先細務，由是名少衰。進太常卿，出爲嶺南采訪處置使，兼判廣州。卒於官，贈吏部尚書，官給車櫬北還，謚曰貞。

李朝隱又改授岐州刺史，因母喪離職。徵召任揚州大都督府長史，他堅决辭讓，獲得准許。當時李朝隱年已衰老，但篤守孝道，悲傷過度以至於損傷身體，士人認爲很不容易。第二年，朝廷下詔書督促他到揚州就職。後返回朝廷任大理卿，封金城伯，接替崔隱甫任御史大夫。天下人因他有清廉的聲望，每當御史大夫缺員，都希望李朝隱獲任。等到他任此職，却不致力於大局，祇是優先處理瑣碎事務，因此名望稍有減退。升任太常卿，出任嶺南采訪處置使，兼判廣州事。他死在任上，追贈吏部尚書，由官府供給喪車棺木北歸，謚號叫貞。

## 王丘

王丘，字仲山，同晈從子也。父同晊，終太子左庶子。

丘十一擢童子科，它童皆專經，而獨屬文，繇是知名。及冠，舉制科中第，授奉禮郎。氣象清古，行修潔，於詞賦尤高。族人方慶及魏元忠更薦之，自偃師主簿擢監察御史。

王丘，字仲山，是王同晈的侄子。父名同晊，死時官任太子左庶子。

王丘十一歲時考中童子科，其他考中的童子都專精於經書，惟獨王丘擅長文辭，由此知名。到二十歲時，應制科考試中榜，授任奉禮郎。王丘氣度清雅有古風，品行修整高潔，尤其擅長詞賦。同族人王方慶與魏元忠相繼推薦他，王丘由偃師主簿升任監察御史。

開元初，遷考功員外郎。考功異時多請托，進者濫冒，歲數百人。丘務核實材，登科纔滿百，議者謂自武

開元初年，遷任考功員外郎。從前考核官吏時，多有人請托，進用的官吏冗濫，每年達數百人。王丘致力於考核實際才能，每年考中科舉的

后至是數十年，采録精明無丘比。其後席豫、嚴挺之亦有稱，然出丘下。還紫微舍人、吏部侍郎，典選，復號平允。其奬用如山陰尉孫逖、桃林尉張鏡微、湖城尉張晋明、進士王泠然，皆一時茂秀。久之，爲黄門侍郎。

纔滿一百人，議者稱自從武后以來到此時數十年間，録取人才的精明，無人能與王丘相比。此後席豫、嚴挺之也有美名，但都在王丘之下。遷任紫微舍人、吏部侍郎，主持銓選，又被人們稱作公平允當。他所奬拔任用的人如山陰尉孫逖、桃林尉張鏡微、湖城尉張晋明、進士王泠然，都是一時的優秀人才。很久以後，改任黄門侍郎。

會山東旱飢，議以中朝臣爲刺史，制詔："皋陶稱：'在知人，在安民。'皆念存邦本，乾乾夕惕，無忘一日。今長吏或未稱，蒼生謂何？深思循良，以革頹敝，宜重刺史之選，自朝廷始。"乃以丘與中書侍郎崔沔等并爲山東刺史。而丘守懷州，尤清嚴，爲下畏慕。入知吏部選，改尚書左丞，以父喪解。服除，爲右散騎常侍，仍知制誥。裴光庭卒，蕭嵩與丘善，將引與當國，丘固辭，盛推韓休行能。及休秉政，薦爲御史大夫。丘訥於言，所白奏帝多不喜，改太子賓客，襲父封。以疾徙禮部尚書，致仕。

時逢山東乾旱饑荒，朝廷商議以朝中大臣出任刺史，皇帝下詔説："皋陶説：'在於知人，在於安民。'都是説要心存國本，朝愁夕憂，不忘終日。如今有的長官并不稱職，百姓將會怎樣呢？深思良吏，以革舊弊，應重視刺史的人選，從朝廷開始。"於是任命王丘與中書侍郎崔沔等人一同任太行山以東各州刺史。而王丘任懷州刺史，爲政特别清廉嚴明，爲屬下所敬畏。召入朝掌管吏部銓選，改任尚書左丞，因父親去世而離職。服喪期滿，任右散騎常侍，并知制誥。裴光庭去世，蕭嵩與王丘友善，準備引薦他任宰相。王丘堅決辭讓，極力推崇韓休的品行和才能。等到韓休執政，推薦他任御史大夫。王丘不善辭令，他的進言和奏書，皇帝多不喜歡，改任太子賓客，承襲父親的封爵。因病轉任禮部尚書，退休。

丘更履華劇，而所守清約，未嘗通饋遺，室宅童騎敝陋，既老，藥餌不自給。帝嘆之，以謂有古人節，下制給全禄以旌潔吏。天寶二年卒，贈荆州大都督，謚曰文。

王丘雖歷任要職，却保持清廉節儉，不曾受人饋贈，住宅、僮僕、車馬破敗簡陋，老了以後，醫藥不能自給。皇帝對此感嘆，認爲他有古人的節操，下詔供給他全部俸禄，用來表彰廉潔的官吏。天寶二年去世，追贈荆州大都督，謚號文。

**嚴挺之**

嚴挺之，名浚，以字行，華州華陰人。少好學，姿質軒秀。舉進士，并擢制科，調義興尉，號材吏。姚崇爲州刺史，異之。崇執政，引爲右拾遺。

嚴挺之，名浚，以字行世，是華州華陰人。年輕時好學，容貌氣度軒昂不凡。考中進士科，并考中制科，調任義興尉，人們稱他是有才幹的官吏。姚崇任州刺史時，認爲他才能出衆。姚崇任宰相，引薦他任右拾遺。

睿宗好音律，每聽忘倦。先天二年正月望夜，胡人婆陁請然百千燈，因弛門禁，又追賜元年酺。帝御延喜、安福門縱觀，晝夜不息，閱月未

睿宗喜愛音律，每次傾聽演奏，總是忘掉疲倦。先天二年正月十五日夜，因胡人婆陁請求點燃千百盞燈，於是放鬆了門禁，又追賜先天元年的大酺。皇帝到延喜門、安福門盡情觀看，夜以

止。挺之上疏諫，以爲："酺者因人所利，合醵爲歡也，不使靡敝。今暴衣冠，羅伎樂，雜鄭、衛之音，縱倡優之玩，不深戒慎，使有司跛倚，下人罷劇，府縣里閭課賦苛嚴，呼嗟道路，貿壞家產，營百戲，擾方春之業，欲同其樂而反遺之患。"乃陳"五不可"，誠意忠到，帝納焉。

繼日，一月下來還没有停止。嚴挺之上疏勸諫，認爲："大酺乃是順因人們的利益，合聚爲樂，不可導致靡費弊害。如今衣冠之士拋頭露面，招來伎樂，混雜淫蕩的鄭、衛之聲，放縱倡優玩樂，不深加戒備謹慎，使官府倦怠，百姓疲勞，府縣閭里急徵暴斂，百姓傾家蕩產，怨聲載道。經營百戲，干擾春日裏的農事。想要與民同樂，反而留下憂患。"於是陳述"五不可"，誠意忠懇，被皇帝采納。

侍御史任正名恃風憲，至廷中責詈衣冠，挺之讓其不敬，反爲所劾，貶萬州員外參軍事。開元中，爲考功員外郎，累進給事中，典貢舉，時號平允。會杜暹、李元紘爲相，不相中。暹善挺之，而元紘善宋遥，用爲中書舍人。遥校吏部判，取捨與挺之異，言於元紘，元紘屢詰譙，挺之厲言曰："公位相國，而愛憎反任小人乎?"元紘曰："小人爲誰?"曰："宋遥也。"繇是出爲登州刺史，改太原少尹。

侍御史任正名仗恃自己是憲臣，在朝廷上責駡士大夫，嚴挺之責備他不恭敬，反而受到他的彈劾，被貶爲萬州員外參軍事。開元年間，嚴挺之任考功員外郎，多次升任爲給事中，主持貢舉，當時號稱公平允當。時逢杜暹、李元紘任宰相，二人不和。杜暹與嚴挺之友善，而李元紘與宋遥友善，二人都被任用爲中書舍人。宋遥考校吏部判事，他决定等第的高低與嚴挺之意見不同，宋遥告訴了李元紘，李元紘多次詰難，嚴挺之神色嚴厲地説道："公位居宰相，而愛憎反而取决於小人嗎?"李元紘問："小人是誰?"嚴挺之回答説："是宋遥。"嚴挺之由此出任登州刺史，又改任太原少尹。

初，殿中監王毛仲持節抵太原、朔方籍兵馬，後累年，仍移太原取兵仗，挺之不肯應，且以毛仲寵幸，久恐有變，密啓於帝。俄改濮、汴二州刺史，所治皆嚴威，吏至重足脅息。會毛仲敗死，帝以挺之言忠，召爲刑部侍郎，遷太府卿。

當初，殿中監王毛仲持節到太原、朔方統計登記兵馬，過了幾年，移送公文到太原索取兵器，嚴挺之不肯服從，并且因王毛仲得寵，嚴挺之擔心時間長了將會產生變亂，暗中啓奏了皇帝。不久，嚴挺之改任濮、汴二州刺史，到任之處爲政都很整肅威嚴，以至胥吏不敢妄爲。時逢王毛仲身敗而死，皇帝認爲嚴挺之所進之言出於忠誠，召他入朝任刑部侍郎，遷任太府卿。

宰相張九齡雅知之，用爲尚書左丞，知吏部選。李林甫與九齡同輔政，以九齡方得君，諂事之，内實不善也。户部侍郎蕭炅，林甫所引，不知書，嘗與挺之言，稱"蒸嘗伏臘"乃爲"伏獵"。挺之白九齡："省中而有伏獵侍郎乎!"乃出炅岐州刺史，林甫恨之。九齡欲引以輔政，使往謁林甫，挺之負正，陋其爲人，凡三

宰相張九齡很瞭解他，任用他爲尚書左丞，掌管吏部銓選。李林甫與張九齡一同輔政，因張九齡當時正得寵於君主，李林甫就討好奉迎他，而内心實際并不友善。户部侍郎蕭炅，是李林甫所引薦的人，學問不行，曾與嚴挺之交談，將"蒸嘗伏臘"説成爲"伏獵"。嚴挺之告訴張九齡説："省中有伏獵侍郎啊!"於是張九齡使蕭炅出任岐州刺史，李林甫對此懷恨在心。張九齡打算引薦嚴挺之爲宰相，叫他去拜見李林甫。而嚴挺

年，非公事不造也，林甫益怨。會挺之有所謁於蔚州刺史王元琰，林甫使人暴其語禁中，下除洺州刺史，徙絳州。

之以正直自負，輕視李林甫的爲人，先後三年，不是公事不去拜見他，李林甫更加怨恨。適逢嚴挺之對蔚州刺史王元琰有所請托，李林甫便指使人將嚴挺之的話在禁署中公開張揚。嚴挺之因此降任洺州刺史，轉任絳州刺史。

天寶初，帝顧林甫曰："嚴挺之安在？此其材可用。"林甫退召其弟損之與道舊，諄諄款曲，且許美官，因曰："天子視絳州厚，要當以事自解歸，得見上，且大用。"因給挺之使稱疾，願就醫京師。林甫已得奏，即言挺之春秋高，有疾，幸閑官得自養。帝恨咤久之，乃以爲員外詹事，詔歸東都。挺之鬱鬱成疾，乃自爲文誌墓，遺令薄葬，斂以時服。

天寶初年，皇帝對李林甫說："嚴挺之在哪裏？此人有才能可以任用。"李林甫退朝後，召來嚴挺之弟嚴損之同他叙舊，情意深厚，并許諾授予他美官，又藉機説："天子十分看重嚴刺史，應設法找藉口主動辭官回朝，得以拜見皇上，將會得到大用。"因而誘騙嚴挺之，叫他稱病，表示希望到京師就醫。李林甫得到嚴挺之的上奏後，便説嚴挺之年事已高，有病，希望得到閑散官職休養。皇帝對此遺憾感嘆了很久，就任命他爲員外詹事，下詔令他返回東都。嚴挺之抑鬱成病，就自己撰寫墓志銘，留下遺囑叫家人薄葬，入殮時使用一般服裝。

挺之重交游，許與生死不易，嫁故人孤女數十人，當時重之。然溺志于佛，與浮屠惠義善，義卒，衰服送其喪，已乃自葬於其塔左，君子以爲偏。子武。

嚴挺之注重與人結交，有許諾則生死不變，幫助故人孤女出嫁，達幾十人，受到當時人的推重。然而他沉溺於佛事，與僧人惠義友善，惠義死去，嚴挺之身着喪服爲他送喪。不久嚴挺之死去，按照他自己生前的安排，葬在惠義墓塔的左面。君子認爲他有失偏狹。子名武。

## 嚴武

武，字季鷹。幼豪爽。母裴不爲挺之所答，獨厚其妾英。武始八歲，怪問其母，母語之故。武奮然以鐵鎚就英寢，碎其首。左右驚白挺之曰："郎戲殺英。"武辭曰："安有大臣厚妾而薄妻者，兒故殺之，非戲也。"父奇之，曰："真嚴挺之子！"然數禁敕。武讀書不甚究其義，以蔭調太原府參軍事，累遷殿中侍御史。

嚴武，字季鷹。年幼時性格豪爽。母裴氏不被嚴挺之所親近，祇寵愛妾英。嚴武當時剛八歲，奇怪地詢問母親，母親告訴了其中的緣故。嚴武奮然拿起鐵鎚來到英的寢室，擊碎了她的頭。左右的人驚恐地報告嚴挺之説："少爺戲殺了英。"嚴武辯解説："哪有大臣厚待妾而薄待妻的，兒因此殺了她，不是戲殺。"他的父親感到他與衆不同，説："真是嚴挺之之子！"但却經常管教他。嚴武讀書不大推究深義，因門蔭調任太原府參軍事，多次遷任後，爲殿中侍御史。

從玄宗入蜀，擢諫議大夫。至德初，赴肅宗行在，房琯以其名臣子，薦爲給事中。已收長安，拜京兆少尹。坐琯事貶巴州刺史。久之，遷東川節度使。上皇合劍南爲一道，擢武

他扈從玄宗入蜀，升任諫議大夫。至德初年，趕赴肅宗駐蹕之地，房琯因他是名臣之子，推薦他任給事中。收復長安後，拜授京兆少尹。因房琯事而坐罪，貶爲巴州刺史。過了一段時間，遷任東川節度使。上皇將劍南二川合并爲一

成都尹、劍南節度使。還，拜京兆尹，爲二聖山陵橋道使，封鄭國公。遷黄門侍郎。與元載厚相結，求宰相不遂，復節度劍南。破吐蕃七萬衆于當狗城，遂收鹽川。加檢校吏部尚書。

武在蜀頗放肆，用度無藝，或一言之悦，賞至百萬。蜀雖號富饒，而峻掊亟斂，閭里爲空，然虜亦不敢近境。梓州刺史章彝始爲武判官，因小忿殺之。琯以故宰相爲巡内刺史，武慢倨不爲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李白爲《蜀道難》者，乃爲房與杜危之也。永泰初，卒，母哭，且曰："而今而後，吾知免爲官婢矣。"年四十，贈尚書左僕射。

嚴綬

挺之從孫綬。綬父丹，嘗爲劍南鹽鐵、青苗、租庸使，以武在蜀，辭不拜。

綬擢進士第，以侍御史副劉贊爲宣歙團練使。贊卒，綬總留事，悉庫物以獻，召爲刑部員外郎。賓佐進奉由綬始。

河東節度使李説病，軍司馬鄭儋總其政，説卒，代爲節度。時德宗務姑息，方鎮若帥死，不它命，即用軍司馬代之，以和厭衆情。至是，帝頗憶綬所獻，故擢爲河東司馬。明年，儋卒，即檢校工部尚書，代其使。憲宗立，楊惠琳反夏州，劉闢反蜀，綬建言："天子始即位，不可失威，請必誅。"選鋭兵，遣大將李光顔助討賊。二賊平，檢校尚書左僕射，封扶風郡公，進司空。在鎮九年，尚寬惠，治稱流聞，士馬孳息。嘗大閲，旗幟周七十里，回鶻梅録將軍在會，

道，提升嚴武爲成都尹、劍南節度使。還朝，拜授京兆尹，任二聖山陵橋道使，封鄭國公。遷任黄門侍郎。他與元載結爲深交，求做宰相没有成功，再次任劍南節度使。他率兵在當狗城打敗吐蕃七萬人的軍隊，進而收復鹽川。加授檢校吏部尚書。

嚴武在蜀十分放縱，花費没有限度，有時因一句話使他高興，便賞賜達百萬。蜀地雖有富饒之稱，但因强徵暴斂，鄉里爲此一空，但外虜也不敢逼近邊境。梓州刺史章彝當初曾任嚴武的判官，嚴武却因小怒而殺了他。房琯以前任宰相的身份任巡内刺史，嚴武却對他態度傲慢，不以禮相待。嚴武與杜甫交情最深，然而却多次想殺掉杜甫，李白作《蜀道難》的原因，就是爲房琯和杜甫的處境感到危險。永泰初年，嚴武死去，其母哭泣，并説："從今以後，我知道將要被抄没爲官婢了。"他終年四十歲，追贈尚書左僕射。

嚴挺之從孫名綬。嚴綬父名丹，曾任劍南鹽鐵、青苗、租庸使，因嚴武在蜀，嚴丹辭讓不肯受任。

嚴綬考中進士，以侍御史的身份輔佐劉贊任宣歙團練使。劉贊死後，嚴綬掌管留後事，將庫中財物全部進獻給朝廷，被召入朝任刑部員外郎。節度使的賓佐向朝廷進奉財物之事是從嚴綬開始的。

河東節度使李説患病，由軍司馬鄭儋總領政事，李説去世，鄭儋接任節度使。當時德宗一味對藩鎮姑息，如果方鎮節帥死亡，不另行任命，就用軍司馬接替，以便迎合滿足衆人之心。到這時，皇帝經常憶起嚴綬所進獻的財物，因此升任他爲河東司馬。第二年，鄭儋去世，就任命嚴綬檢校工部尚書，接替鄭儋的節度使職務。憲宗即位，楊惠琳據夏州反叛，劉闢據蜀反叛。嚴綬向朝廷建議説："天子剛即位，不可失掉威信，請務必出兵討伐。"他選拔精兵，派大將李光顔率兵協助朝廷討伐叛賊。平定二賊後，嚴綬任檢校尚書左僕射，封扶風郡公，進位司空。他在藩鎮九年，爲政崇尚寬和仁惠，他善於治理地方的美

聞金鼓震伏。入爲尚書右僕射。

名流傳於世，士兵戰馬的數量不斷增加。他曾大規模演習軍隊，旌旗排列環繞七十里，當時回鶻梅録將軍在場，聽見金鼓聲震驚折服。後入朝任尚書右僕射。

綬既名胄，於吏事有方略，然鋭進趣，素議薄之。始就廊下食，在百官上，帝使中人賜含桃，綬見拜之，爲御史劾奏，綬慚懼待罪，詔釋綬而貶中人。出爲荆南節度使，封鄭國公。

嚴綬雖然出身名門貴族，任官有謀略，但專意於進取，輿論一向輕視他。他開始在廊下進餐時，居百官之首，皇帝派宦官賜給他櫻桃。嚴綬見到宦官而行拜禮，受到御史的彈劾。嚴綬慚愧恐懼，等待治罪。皇帝下詔赦免了嚴綬，而將宦官貶謫。嚴綬出任荆南節度使，封鄭國公。

溆州蠻張伯靖殺吏，據辰、錦州，連九洞自固，詔綬進討。綬勒兵出次，遣將齎檄開曉，群蠻悉降。吴元濟反，僉以綬明恕可大事，乃徙山南東道節度使，加淮西招撫使。綬引師壓賊境，多出金帛賞士，以厚賂謝中人，招聲援，既未有以制賊，閉屯彌年不戰。宰相裴度謂綬非將才，以太子少保召還，檢校司徒，判光禄卿事，進少傅。卒，年七十七，贈太保。

溆州蠻人張伯靖殺死官吏，占據辰州、錦州，連結九洞蠻人堅守，詔命嚴綬率兵進軍討伐。嚴綬整兵出發，派部將携帶文告開導蠻人，衆蠻全部投降。吴元濟反叛，朝廷都認爲嚴綬明達寬厚，可以委任大事，於是調任他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加授淮西招撫使。嚴綬領兵逼迫賊境，拿出大量金錢絲帛獎賞士兵，并用豐厚的禮物買通宦官，以便用他們作爲聲援。既然没有辦法制勝賊軍，因而關閉營壘，整年不出兵交戰。宰相裴度認爲嚴綬不是將才，以太子少保將他召回京師，任檢校司徒，判光禄卿事，進位少傅。去世時，終年七十七歲，追贈太保。

綬才不逾中人，然歷三鎮，所奏辟及綬時位將相者九人。初，綬未顯，過于閿鄉尉李達，達不禮，方飯它客，不召綬。後達罷彭城令，過并州，晨入謁，不知綬也。綬方大宴賓客，召達至，戒客勿起，讓曰："吾昔羈旅閿鄉，君方召客食而不顧我，今我召客亦不敢留君。"達慚，不得去，左右引出，悸而喑，卧館數月，其佐令狐楚爲請，乃免。

嚴綬的才能超不出一般人，但歷任三鎮節度使，所奏請徵用的人物，在他生前，位居將相的就有九人。當初，嚴綬没有顯達時，造訪閿鄉尉李達。李達不以禮相待，當時正用飯招待其他賓客，而不召嚴綬。後來李達被罷去彭城令之職，經過并州，早上入衙署拜謁，却不知官長是嚴綬。嚴綬正在大宴賓客，召李達過來，而告誡客人不要起身。他責備李達説："我從前旅居閿鄉時，君當時正招待客人吃飯而不理睬我，如今我招待客人，也不敢留君。"李達感到慚愧，不能離去，左右的人將他領出門外。他因受驚而啞，躺在館舍中數月，嚴綬的賓佐令狐楚替他求情，嚴綬纔放過了他。

## 李進賢　嚴澈

河東李進賢者，善畜牧，家高貲，得幸於綬，署牙門將。元和中，進賢累爲振武節度使，辟綬子澈爲判

河東人李進賢，善於牧養牲畜，家境富裕，得到嚴綬的寵愛，任用爲牙門將。元和年間，李進賢多次遷官後，爲振武節度使，徵用嚴綬之子

官。澈年少，治苛刻，軍中苦之。回鶻入辟鵜泉，進賢發兵討之，吏稟糧不實，次鳴砂，焚殺其將楊遵憲而還。進賢大怒，衆懼，因燔城門，攻進賢，左右拒戰不勝，縋而去，奔靖邊軍。乃殺澈而屠進賢家。詔以夏綏銀節度使張煦代之，誅亂首數百人乃定。

嚴澈爲判官。嚴澈年輕，但治軍苛刻，士兵不堪忍受其苦。回鶻兵進入辟鵜泉，李進賢發兵討伐，屬吏稟告説軍糧不足數。軍隊停駐鳴砂時，縱火燒死軍將楊遵憲而退兵。李進賢極爲惱怒。衆人恐懼，於是焚燒城門，進攻李進賢。左右抗拒不勝，李進賢抓住繩索縋下城墻而逃，逃到靖邊軍中。於是士兵殺死嚴澈，并屠害了李進賢全家。下詔命夏綏銀節度使張煦接替李進賢的職務。張煦誅殺叛亂的禍首數百人，軍中纔安定下來。

# 唐書卷一百三十

## 列傳第五十五

### 裴陽宋楊崔李解列傳

#### 裴漼

裴漼，絳州聞喜著姓。父琰之，永徽中爲同州司户參軍，年甚少，不主曹務，刺史李崇義内輕之，鐫諭曰："同，三輔，吏事繁，子盍求便官？毋留此！"琰之唯唯。吏白積案數百，崇義讓使趣斷，琰之曰："何至逼人？"乃命吏連紙進筆爲省决，一日畢，既與奪當理，而筆詞勁妙。崇義驚曰："子何自晦，成吾過耶？"由是名動一州，號"霹靂手"。後爲永年令，有惠政，吏刻石頌美。以倉部郎中病廢。

裴漼，出自絳州聞喜望族。父名琰之，永徽年間任同州司户參軍，年紀很輕，不重視府署中的事務，刺史李崇義瞧不起他，勸戒他說："同州是三輔之地，政事繁多，你何不找個輕鬆的官職？不要留在這裏！"裴琰之恭敬地答應。屬吏禀告說堆積的案牘有幾百件，李崇義責令他迅速處理，裴琰之説："何至於如此逼人？"就命小吏準備好紙筆從速處理，一天就將積壓的案牘辦理完畢，决定既合情理，而且文詞準確精妙。李崇義驚訝地說："你爲什麼要埋没自己，造成我的過錯呢？"從此名震一州，號稱"霹靂手"。後來任永年令，施政惠民，屬吏立碑贊美他。任倉部郎中時患病而辭官。

漼侍疾十餘年，不肯仕。琰之没，始擢明經，調陳留主簿，遷監察御史。

裴漼服侍父病十多年，不肯出外任官。裴琰之去世後，纔考中明經科，調任陳留主簿，遷任監察御史。

時崔湜、鄭愔典吏部，坐奸贓，爲李尚隱所劾，詔漼按訊，而安樂公主、上官昭容爲阿右，漼執正其罪，天下稱之。累進中書舍人。睿宗造金仙、玉真二觀，時旱甚，役不止。漼上言："春夏毋聚大衆，起大役，不可興土功，妨農事。若役使乖度，則有疾疫水旱之災，此天人常應也。今自冬徂春，雨不時降，人心憔然，莫知所出，而土木方興，時暵之孽，職爲此發。今東作云始，丁壯就功，妨

當時崔湜、鄭愔主持吏部選舉，因違法貪贓而被治罪，受到李尚隱的彈劾，下詔命裴漼追查審問，但安樂公主、上官昭容偏袒，裴漼堅持處置他們的罪過，受到天下人的稱贊。多次升任爲中書舍人。睿宗營建金仙、玉真兩座道觀，當時旱情嚴重，而役使民夫不止。裴漼上書說："春夏之交不該聚集民衆展開大規模工役，不可以興建土木工程，妨害農事。如果役使超出限度，那麼就會有疫病水旱之災，這是天與人之間定會發生的感應啊。現在從冬到春，雨水不按時令而降，人心憂愁，不知該怎麼辦是好，却仍大興土

多益少，飢寒有漸。《春秋》莊公三十一年冬不雨，是時歲三築臺；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是時作南門。陛下以四方爲念，宜下明制，令二京營作、和市木石，一切停止。有如農桑失時，户口流散，雖寺觀營立，能救飢寒敝哉！"不報。遷兵部侍郎。以銓總勞，特授一子官。開元五年，爲吏部侍郎，甄拔士爲多。拜御史大夫。

漼雅與張説善，説方宰相，數薦之，漼長於敷奏，天子亦自重焉，擢吏部尚書。世儉素，而晚節稍畜伎妾，爲奢侈事，議者以爲缺。改太子賓客。卒，贈禮部尚書，謚曰懿。從祖弟寬。

木，旱災正是由此而生。如今春耕剛開始，丁壯從事工役害多利少，這是飢寒的苗頭。《春秋》上記載説莊公三十一年冬，無雨，當時一年中三次築臺；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當時正修建南門。陛下以天下爲懷，應公開下制書，命二京工程和購買木石全部停止。如果農桑誤時，百姓流離失所，即使寺觀建立能救濟人們的飢寒嗎！"没有得到答覆。遷任兵部侍郎。因主持銓選有功，特授一子做官。開元五年，裴漼任吏部侍郎，選拔的士人很多。拜授御史大夫。

裴漼一向與張説友善，張説當時正任宰相，多次推薦他，裴漼擅長陳述奏事，天子也看重他，升任吏部尚書。其家世代儉樸，但晚年蓄養很多伎妾，追求奢侈，議論者認爲這是他的不足。改任太子賓客。去世，追贈禮部尚書，謚號懿。裴漼從祖弟名寬。

## 裴寬

寬性通敏，工騎射、彈棋、投壺，略通書記。景雲中爲潤州參軍事。刺史韋詵有女，擇所宜歸，會休日登樓，見人於後圃有所瘞藏者，訪諸吏，曰："參軍裴寬居也。"與偕來，詵問狀，答曰："寬義不以包苴污家，適有人以鹿爲餉，致而去，不敢自欺，故瘞之。"詵嗟異，乃引爲按察判官，許妻以女。歸語妻曰："常求佳婿，今得矣。"明日，幃其族使觀之。寬時衣碧，瘠而長，既入，族人皆笑，呼爲"碧鸛雀"。詵曰："愛其女，必以爲賢公侯妻也，何可以貌求人？"卒妻寬。

裴寬秉性博通機敏，擅長騎射、彈棋、投壺，粗通文詞。景雲年間任潤州參軍事。刺史韋詵有個女兒，準備挑選合適的女婿，適逢假日登樓，看見有人正在後院菜圃中埋藏什麽，韋詵詢問屬吏，答道："是參軍裴寬在那裏。"吏人與韋詵一同前來，韋詵問他在做什麽，裴寬回答説："我裴寬發誓不以收受賄賂玷污家門，正好有人送來鹿肉，放下後離去，不敢自欺，所以埋了它。"韋詵感嘆贊賞，於是引薦他任按察判官，并將女兒許配他爲妻。韋詵回家後對妻説："時常尋求佳婿，如今得到了。"第二天，韋詵叫家人在帷幕後看他。裴寬當時身穿碧衣，身體又瘦又長，進了屋，族人都笑話他，叫他"碧鸛雀"。韋詵説："愛自己的女兒，一心要讓她成爲賢公侯之妻，怎麽可以以貌取人呢？"最終將女兒嫁給了裴寬。

舉拔萃，爲河南丞，遷長安尉。宇文融爲侍御史，括天下田，奏爲江東覆田判官。改太常博士。禮部建言忌日享廟應用樂，寬自以情立議曰："廟尊忌卑則作樂，廟卑忌尊則備而不奏。"中書令張説善之，請如寬議。

裴寬考中拔萃科，任河南丞，遷任長安尉。宇文融任侍御史，查核天下田地，奏請任裴寬爲江東覆田判官。改任太常博士。禮部建議忌日祭宗廟應當奏樂，裴寬依據人情提議説："如果受祭者位尊而死者位卑就奏樂，如果受祭者位卑而死者位尊就不奏樂。"中書令張説贊賞他的建議，

遷刑部員外郎。萬騎將軍馬崇白日殺人，而王毛仲方以貴倖，將鬻其獄，寬固執不肯從。河西節度使蕭嵩表爲判官，歷兵部侍郎。宰相裴耀卿領江淮運，列倉河陰，奏寬爲户部侍郎自副。遷吏部。出爲蒲州刺史，州久旱，寬入境輒雨。徙河南尹，不屈附權貴，河南大治。繇金吾大將軍授太原尹，玄宗賦詩褒餞。天寶初，由陳留太守拜范陽節度使。時北平軍使烏承恩，虜酋也，與中人通，數冒賄，寬以法繩治。檀州刺史何僧獻生口數十，寬悉歸之，故夷夏感附。

并奏請朝廷依照裴寬的提議。遷任刑部員外郎。萬騎將軍馬崇白天殺人，而王毛仲當時正受寵，打算收賄爲他開脱罪責，裴寬執意不從。河西節度使蕭嵩上表請求朝廷任他爲判官，歷任兵部侍郎。宰相裴耀卿兼江淮轉運使，在河陰設置糧倉，奏請朝廷任裴寬爲户部侍郎爲其副手。遷任吏部侍郎。出任蒲州刺史，蒲州久旱不雨，裴寬入境就下了雨。轉任河南尹，不依附權貴，河南得到大治。由金吾大將軍授太原尹，玄宗賦詩褒獎他爲他餞行。天寶初年，裴寬由陳留太守拜授范陽節度使。當時北平軍使烏承恩是胡人的首領，與宦官勾結，經常索賄受賄，裴寬依法懲治。檀州刺史何僧獻俘虜數十人，裴寬全部放還，因此夷夏感激而歸附。

三載，用安禄山守范陽，召寬爲户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裴敦復平海賊還，廣張功簿，寬密白其妄。會河北部將入朝，盛譽寬政，且言華虜猶思之。帝嗟賞，眷倚加厚。李林甫恐其遂相，又惡寬善李適之，乃漏寬語以激敦復。敦復任氣而疏，以林甫爲誠。先是，寬以所善請於敦復，即欲白發其言，林甫趣之。敦復未及聞，扈幸温泉宫。而其下裨將程藏曜、曹鑒自以他事繫臺，寬捕按之，敦復謂寬求致其罪，遽以金五百兩賂貴妃姊，因得事聞於帝，由是貶寬睢陽太守。及韋堅獄起，寬復坐親，貶安陸别駕。林甫任羅希奭殺李適之也，亦使過安陸，將怖殺寬，寬叩頭祈哀，希奭乃去。寬懼終見殺，丐爲浮屠，不許。稍遷東海太守，徙馮翊，入爲禮部尚書。卒，年七十五，贈太子太傅。

三年，朝廷用安禄山守范陽，召裴寬入朝任户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裴敦復平定海盜還朝，虚報戰功，裴寬向朝廷秘密禀告其中的虚妄。適逢河北部將入朝，盛贊裴寬的政績，并説蕃漢百姓仍然思念着他。皇帝聽後感嘆贊賞，對他更加器重。李林甫擔心他擔任宰相，又憎恨裴寬與李適之友善，於是泄漏裴寬的奏語來激怒裴敦復。裴敦復任性而且粗魯，認爲李林甫待自己真誠。在此之前，裴寬曾爲自己親善的人向裴敦復求請，到這時裴敦復想立即上奏揭發裴寬説過的話，李林甫催促他趕快啓奏。裴敦復没有來得及禀告，就扈從車駕臨幸温泉宫。而他的部下偏將程藏曜、曹鑒因其他事情主動到御史臺投案，裴寬收捕并審理此案，裴敦復認爲裴寬這樣做是在羅織他的罪名，就立即用五百兩黄金賄賂貴妃的姐姐，因而得以將事情禀告皇帝，裴寬由此而被貶爲睢陽太守。等到韋堅案件發生，裴寬又因親屬關係而受牽連，貶安陸縣别駕。李林甫派羅希奭殺害李適之，也讓他到安陸，企圖使裴寬因恐懼而死，裴寬叩頭哀求，羅希奭方纔離去。裴寬懼怕最終被殺，請求出家爲僧，朝廷没有答應。逐漸遷任爲東海太守，轉任馮翊太守，徵召入朝任禮部尚書。終年七十五歲，追贈太子太傅。

寬兄弟八人，皆擢明經，任臺省、州刺史。雅性友愛，於東都治

裴寬兄弟八人都考中明經科，任臺省、州刺史等官職。裴寬秉性友愛，在東都營建宅第，兄

第，八院相對，甥侄亦有名稱，常擊鼓會飯。其爲政務清簡，所莅人愛之，世皆冀其得宰相。天寶間稱舊德，以寬爲首。然惑于佛，喜與桑門游，習誦其書，老彌篤云。子諝。

弟八院相對，甥侄輩也有名聲，經常敲鼓聚餐。裴寬爲政務求清静儉樸，到任之處受人愛戴，世人都期望他能任宰相。天寶年間德高望重的人，裴寬位居第一。但他爲佛教所迷惑，喜歡與僧人交游，誦讀佛書，晚年更加虔誠。子名諝。

裴諝

諝，字士明，擢明經，調河南參軍事。性通綽，舉止不煩。累遷京兆倉曹參軍。虢王巨表署襄、鄧營田判官。母喪，居東都。會史思明亂，逃山谷間。思明故爲寬將，德寬舊恩，且聞諝名，遣捕騎迹獲之，喜甚，呼爲“郎君”，僞授御史中丞。賊殘殺宗室，諝陰緩之，全活者數百人。又嘗疏賊虚實於朝，事泄，思明恨駡，危死而免。賊平，除太子中允，遷考功郎中，數燕見奏事。

裴諝，字士明，考中明經，調任河南府參軍事。性情開朗，不拘小節。多次遷任爲京兆倉曹參軍。虢王李巨上表奏請用他爲襄、鄧營田判官。母親去世，他在東都守喪。適逢史思明叛亂，裴諝逃入山間。史思明從前是裴寬的部將，感激裴寬的舊恩，并且聽説裴諝的名聲，派巡邏騎兵跟踪抓獲了他，史思明十分高興，稱裴諝爲“郎君”，授僞御史中丞。叛賊屠殺宗室，裴諝暗中解救他們，使數百名宗室子弟得以保全性命。裴諝又曾向朝廷上奏陳述賊中的虚實，事情泄露，史思明怒駡他，裴諝幾乎被處死。平定叛賊，任太子中允，遷考功郎中，多次宴飲被召見到内廷奏事。

代宗幸陝，諝徒步挾考功南曹印赴行在，帝曰：“疾風知勁草，果可信。”將用爲御史中丞，爲元載沮却，故拜河東租庸、鹽鐵使。時關輔旱，諝入計，帝召至便殿，問榷酤利歲出内幾何，諝久不對。帝復問，曰：“臣有所思。”帝曰：“何邪？”諝曰：“臣自河東來，涉三百里，而農人愁嘆，穀菽未種。誠謂陛下軫念元元，先訪疾苦，而乃責臣以利。孟子曰：‘治國者，仁義而已，何以利爲？’故未敢即對。”帝曰：“微公言，朕不聞此。”拜左司郎中，數訪政事。載忌之，出爲虔州刺史，歷饒、廬、亳三州，除右金吾將軍。

代宗幸陝，裴諝携帶考功南曹之印徒步趕赴代宗駐地，皇帝説：“疾風知勁草，果然如此。”準備任用他爲御史中丞，受到元載的阻止，因而授河東租庸、鹽鐵使。當時關輔大旱，裴諝入朝奏報，皇帝在便殿召見，詢問酒類專賣之利每年收支多少，裴諝許久没有作答。皇帝又一次追問，裴諝回答説：“臣有所考慮。”皇帝問：“考慮什麽？”裴諝回答説：“臣從河東來時，經過三百里，農民憂愁嘆息，因爲農作物還没有下種。如果陛下關心百姓，應先詢問百姓的疾苦，然而却以收利之事相責。孟子説：‘治國的方法，衹需仁義而已。爲什麽要講利呢？’所以我没有敢立刻應對。”皇帝説：“您不説，朕不會聽到這樣的道理。”授他爲左司郎中，多次向他詢問政事。元載忌妒他，裴諝因而出任虔州刺史，歷任饒、廬、亳三州刺史，除授右金吾將軍。

德宗新即位，以刑名治天下，百吏震服。時大行將葳陵事，禁屠殺。尚父郭子儀家奴宰羊，諝列奏，帝謂不畏强禦，善之。或曰：“尚父有社

德宗剛即位，用刑法治理天下，百官震服。當時代宗即將入葬，禁止屠殺。尚父郭子儀的家奴宰羊，裴諝在上朝時進奏，皇帝認爲他不畏豪强，贊揚了他。有人問道：“尚父有重建社稷之

稷功，豈不爲庇之？”諝笑曰：“非君所知。尚父方貴盛，上新即位，必謂黨附者衆。今發其細過，以明不恃權耳。吾上以盡事君之道，下以安大臣，不亦可乎？”

功，怎麽能不替他遮掩呢？”裴諝笑笑説：“這不是君所能知曉的。尚父權勢顯赫，皇上剛即位，肯定認爲投靠他的人很多。如今揭發他的小過失，以表明他并不依仗權勢爲所欲爲。我上以竭盡奉事君主之道，下以安定大臣，不也是很合適嗎？”

時朝堂别置三司决庶獄，辨争者輒擊登聞鼓。諝上疏曰：“諫鼓、謗木之設，所以達幽枉，延直言。今詭猾之人，輕動天聽，争纖微，若然者，安用吏治乎？”帝然之，於是悉歸有司。諝惡法吏舞文，或挾宿怨爲重輕，因獻《獄官箴》以諷。坐所善誅，貶閬州司馬。俄召爲太子右庶子，進兵部侍郎，至河南尹、東都副留守。凡五世爲河南，諝視事未嘗敢當正處。以寬厚和易爲治，不鞫人以贓。卒，年七十五，贈禮部尚書。

當時朝廷另設三司判决各種訟案，凡有争執者時常敲響登聞鼓，裴諝上疏説：“設置諫鼓、謗木的目的，是用來瞭解冤情，延納直言。如今欺詐奸猾之人，輕易驚動天子，争執細小的事情，如果都這樣做，哪裏還需要官吏來治理呢？”皇帝聽從了他的建議，將判决各類訴訟之事全都交還有關部門。裴諝厭惡執法官吏玩弄法律條文或是心懷舊恨加重定罪，於是獻上《獄官箴》加以規勸。裴諝因他的知交犯有死罪而受連累，貶爲閬州司馬。不久徵召入朝任太子右庶子，升任兵部侍郎，官至河南尹、東都副留守。裴諝祖上共五代任河南尹，因此裴諝從不敢坐在衙署正中處理政事。以寬厚謙和簡易爲政，不以貪贓之罪加害他人。去世，終年七十五歲，追贈禮部尚書。

## 裴胄

寬弟子胄，字胤叔，擢明經，佐李抱玉鳳翔幕府。不得意，謝歸，更從宣歙觀察使陳少游，抱玉怒，劾貶桐廬尉。時李栖筠觀察浙西，幕府皆一時高選。判官許鳴謙名知人，見崔造及胄，器之，白栖筠取胄爲支使。

裴寬弟之子名胄，字胤叔，考中明經，在鳳翔節度使李抱玉的幕中任職。不得志，辭官而歸，改而跟隨宣歙觀察使陳少游，李抱玉惱怒，上奏將他貶爲桐廬縣尉。當時李栖筠任浙西觀察使，幕府中的僚屬都是當時的傑出人才。判官許鳴謙以知人聞名，見到崔造和裴胄，很器重他們，禀告李栖筠任用裴胄爲支使。

代宗惡宰相元載怙權，召栖筠爲御史大夫，欲以相，栖筠引胄殿中侍御史，尤爲載所惡。會栖筠卒，胄護喪歸洛陽，人爲危之，胄屹然不沮惴。少游復表爲淮南觀察判官。載誅，始拜刑部員外郎，遷宣州刺史。楊炎當國，爲載復仇，窮摭所惡。會胄部人積胄雜奉爲贓，炎遣員寓蔓劾峭詆，貶汀州司馬。稍遷京兆少尹，以父名不拜，换國子司業。還江西觀

代宗厭惡宰相元載專權，召李栖筠入朝任御史大夫，打算再任他爲相，李栖筠引薦裴胄任殿中侍御史，尤其受到元載的憎恨。適逢李栖筠去世，裴胄護送他的靈柩回洛陽，人們替他擔憂，裴胄泰然自若。陳少游又一次上表奏請朝廷任他爲淮南觀察判官。元載被誅殺後，裴胄纔授爲刑部員外郎，升任宣州刺史。楊炎執政，替元載復仇，將元載所憎恨的人全都排擠出朝廷。適逢裴胄的屬下累積裴胄的雜俸據爲己有，楊炎派員寓藉題發揮竭力詆毁他，貶爲汀州司馬。逐漸遷任

察使。初，李兼嘗罷南昌卒千餘人，收資稟爲月進，胄白罷之。樊澤徙襄州，宰相議所代，德宗雅記胄才，遂拜荆南節度使。

爲京兆少尹，因官名犯父名諱没有受任，改任國子司業。遷任江西觀察使。當初，李兼曾裁減南昌士兵一千多人，而收取資糧作爲月進，裴胄啓奏朝廷將其取消。樊澤改任襄州，宰相商議接替他的人選，德宗一向記得裴胄有才幹，於是授他爲荆南節度使。

是時，方鎮争剥下希恩，製重錦異綾，名貢奉，有中使者，即悉公帑市歡。胄待之有節，獻餉直不數金，宴勞止三爵。是時武臣多粗暴庸人，待賓介不以禮，少失意，則以罪中傷之。胄亦劾斥其管記，世恨胄之流于俗。卒，年七十五，贈尚書右僕射，謚曰成。

當時，方鎮争相盤剥百姓進獻朝廷求寵，製作重錦異綾，假托貢奉，如有宦官前來，就盡情使用官庫中的錢財巴結他們求得他們的歡心。裴胄接待他們很有節制，贈送的禮物價值不超過數金，宴請酒衹限於三爵。當時武臣大多是粗暴平庸之人，對賓客不以禮相待，稍不順心就將他治罪。裴胄也曾彈劾斥逐他的管書記，世人爲裴胄流於時俗而感到遺憾。去世，終年七十五歲，追贈尚書右僕射，謚號成。

## 陽嶠

陽嶠，其先北平人，世徙洛陽。北齊尚書右僕射休之四世孫。

陽嶠的祖先是北平人，後世移居洛陽。是北齊尚書右僕射陽休之的四代孫。

舉八科皆中，調將陵尉，累遷詹事司直。長安中，左右御史中丞桓彦範、袁恕己争取爲御史。楊再思素與嶠善，知其意不樂彈抨事，爲語彦範，彦範曰："爲官擇人，豈待情樂乎？唯不樂者固與之，以伸難進、抑躁求也。"遂爲右臺侍御史。久乃遷國子司業。嶠資謹飭好學，喜誘勸後生，修講舍，人以爲善職。

陽嶠應考八科全都考中，任將陵縣尉，多次遷任爲詹事司直。長安年間，左右御史中丞桓彦範、袁恕己争相任用他爲本臺御史。楊再思一向與陽嶠友善，知道他内心不喜歡做彈劾抨擊官吏之事，替他轉告了桓彦範，桓彦範説："任官選人，難道還要等他樂意嗎？正是要對不樂意者堅決地授任，以此來扶持難進、抑止躁求之人啊。"最終任他爲右臺侍御史。過了一段時間纔遷任國子司業。陽嶠秉性謹慎好學，喜愛誘導鼓勵後生，修治講舍，人們認爲他很稱職。

睿宗立，進尚書右丞。時議建都督府，擇最吏，故嶠爲涇州都督。議罷，歷魏州刺史、荆州長史、本道按察使，率以清白聞。魏州人剺耳闕下，請嶠爲刺史，故再治魏。入爲國子祭酒，封北平縣伯。

睿宗即位，進位尚書右丞。當時朝廷商議建立都督府，挑選賢能的官吏，所以陽嶠被任爲涇州都督。朝廷議定罷去都督府，陽嶠歷任魏州刺史、荆州長史、本道按察使，爲官都以廉潔聞名。魏州人來到朝廷割傷耳朵，請求讓陽嶠留任刺史，因此陽嶠再次出任魏州。召入朝廷任國子祭酒，封北平縣伯。

引尹知章、范行恭、趙玄默爲學官，皆名儒冠云。生徒游惰者至督以鞭楚，人怨之，乘夜毆嶠道中，事聞，詔捕毆者殺之。嶠撫孤侄與子

陽嶠引用尹知章、范行恭、趙玄默任學官，都是名儒中的佼佼者。他們憎恨生徒中游蕩懶惰者以致鞭打督責，生徒怨恨他，趁黑夜在途中毆打陽嶠，事情報到朝廷，下詔將毆打者捕捉殺

均，常語人曰：“吾備位方伯，而心亦昔時一尉耳。”以老致仕。卒，謚曰敬。

**宋慶禮**

宋慶禮，洺州永年人。擢明經，補衛尉。武后詔侍御史桓彦範行河北，鄣斷居庸、五回等路，以支突厥。召慶禮與議，見其方略，器之。俄遷大理評事，爲嶺南采訪使。時崖、振五州首領更相掠，民苦于兵。使者至，輒苦瘴癘，莫敢往。慶禮身到其境，諭首領大誼，皆釋仇相親，州土以安，罷戍卒五千。歷監察、殿中侍御史。以習識邊事，拜河東、河北營田使。善騎，日能馳數百里。性甘於勞苦，然好興作，濱塞掘阱植兵，以邀虜徑，議者嗤其不切事。稍遷貝州刺史，復爲河北支度營田使。

初，營州都督府治柳城，扼制奚、契丹。武后時，趙文翽失兩蕃情，攻殘其府，更治東漁陽城。玄宗時，奚、契丹款附，帝欲復治故城，宋璟固争不可，獨慶禮執處其利，乃詔與太子詹事姜師度、左驍衛將軍邵宏等爲使，築裁三旬畢。俄兼營州都督，開屯田八十餘所，追拔漁陽、淄青没户還舊田宅，又集商胡立邸肆。不數年，倉廥充，居人蕃輯。卒，贈工部尚書。

慶禮爲政嚴，少私，吏畏威不敢犯。太常博士張星以好巧自是，謚曰“專”。禮部員外郎張九齡申駁曰：“慶禮國勞臣，在邊垂三十年。往城營州，士纔數千，無甲兵强衛，指期而往，不失所慮，遂罷海運，收歲儲，邊亭晏然。其功可推，不當醜謚。”慶禮兄子辭玉亦自詣闕訴。改謚曰敬。

掉。陽嶠撫養孤侄與己子同等相待，常對人說：“我身爲一方大員，但内心仍是從前的一個縣尉。”因年老退休。去世，謚號敬。

宋慶禮，是洺州永年縣人。考中明經，補授衛縣尉。武后下詔命侍御史桓彦範前往河北，阻斷居庸、五回等通道，以便抵禦突厥。召見宋慶禮同他商議，知其謀略，很器重他。不久遷任宋慶禮爲大理評事，任嶺南采訪使。當時崖、振五州的首領相互攻掠，百姓苦於戰禍。凡朝廷所派之人都怕瘴癘之氣，以後没人再敢前往。宋慶禮親臨其境，用大義曉諭當地首領，最終都抛棄怨仇而和好，州境得以平安，朝廷撤走了守兵五千。歷任監察、殿中侍御史。因熟知邊事，授爲河東、河北營田使。善於騎馬，每天能奔跑數百里。秉性甘於勞苦，但喜歡大興土木，在邊界險塞挖掘陷阱并插上兵器，用來斷絶虜兵入侵的通道。議者譏諷他所做不切合實際。逐漸遷任爲貝州刺史，復任河北支度營田使。

當初，營州都督府的治所在柳城，控制奚、契丹。武后時，趙文翽與兩番關係緊張，兩番攻破府城，朝廷將治所東移到漁陽城。玄宗時，奚、契丹歸順朝廷，皇帝打算將治所移回故城，宋璟極力争辯，祇有宋慶禮堅持認爲舊城有利，朝廷於是下詔命他與太子詹事姜師度、左驍衛將軍邵宏等人爲使，築城僅一個月就完工了。不久兼任營州都督，開墾屯田八十多處，收攏流落到漁陽、淄青的民户返回原來的田宅，又招集胡商設立店鋪。没過幾年，倉庫充實，居民增加，民心安定。死後，追贈工部尚書。

宋慶禮爲政嚴肅，不謀私利，屬吏畏懼他的威嚴而不敢違犯。太常博士張星因他好别出心裁自以爲是，謚號叫“專”。禮部員外郎張九齡反駁説：“宋慶禮是國家的功臣，在邊疆任職將近三十年。從前修築營州城時，士兵纔有數千人，没有武裝士兵的護衛，按期前往，正如所料，最終撤除了海運，年年增加儲備，邊境安然無事。他的功勞值得推獎，不應當給他壞謚號。”宋慶禮兄之子宋辭玉也親自來到朝廷上訴，於是改謚

號叫敬。

**楊瑒**

楊瑒，字瑶光，華州華陰人。五世祖縉，爲陳中書舍人，名屬文，終交、愛九州都督、武康郡公。子林甫代領都督，隋滅陳，逾三年乃降，徙長安。林甫字衛卿，爲柳城太守，高祖軍興，遣其子琮招之，挈郡以來，授檢校總管，足疾不能造朝。帝以絳州寒凉，拜刺史，累封宜春郡公。琮，字孝璋，爲上津令。會天下亂，去官，與秦王同里居。武德初，爲王府參軍，兼庫直。隱太子事平，詔親王、宰相一人入宴，而琮獨預，太宗賜《懷昔賦》，申以恩意。歷沔、綏二州刺史。姆饋孺子以餅，妻僞受而棄之垣外，人咨其廉。

楊瑒，字瑶光，是華州華陰人。五世祖名縉，任陳中書舍人，以擅長文辭而聞名，死時官任交、愛九州都督，封武康郡公。子楊林甫代領都督，隋滅陳，過了三年楊林甫纔歸降，移居長安。楊林甫，字衛卿，任柳城太守，高祖起兵，派其子楊琮前去招降他，楊林甫携全郡人馬前來歸順，除授檢校總管，因脚有疾不能到朝。皇帝認爲絳州氣候凉爽，就拜他爲絳州刺史，多次受封爲宜春郡公。楊琮，字孝璋，任上津縣令。適逢天下戰亂，辭官，與秦王同居一里。武德初年，任秦王府參軍，兼庫直。平定隱太子事後，下詔令親王、宰相各一人入宫侍宴，而楊琮獨能參預，太宗賜他《懷昔賦》，表達對他的恩寵。歷任沔、綏二州刺史。一位老婦送餅給他的孩子，其妻假意接受却抛出墻外，人們感嘆其廉潔。

瑒始爲麟游令，時竇懷貞大營金仙、玉真二觀，檄取畿内嘗負逆人貲者，暴斂之以佐費，瑒拒不應。懷貞怒曰："縣令而拒大夫命乎?"瑒曰："所論者民冤抑也，位高下乎何取?"懷貞壯其對，爲止。

楊瑒初任麟游縣縣令，當時竇懷貞大舉營建金仙、玉真兩座道觀，發布文告徵收畿内百姓原先隱占的叛逆之人的財産，横徵暴斂來補充修建道觀的費用，楊瑒拒不聽從。竇懷貞惱怒地説："哪有縣令而抗拒大夫之命的?"楊瑒説："所議論的是百姓的冤屈，地位高下并非着眼之點。"竇懷貞贊賞他的回答，因此而停止原先的做法。

初，韋后表民二十二爲丁限，及敗，有司追趣其課，瑒執不可，曰："韋氏當國，擅擢士大夫，赦罪人，皆不改，奚獨取已寬之人重斂其租?非所以保下之宜。"遂止不課，由是名顯當世。

當初，韋后進表請求百姓以二十二歲作爲丁男的年限，等到韋后事敗，有關官員追徵二十二歲以下丁男的租課，楊瑒執意認爲不可如此，説："韋氏專權，擅自提拔官吏，赦免罪人，這些都不加更改，怎麽可以衹對已獲寬免的百姓加重徵收租課呢?這不是愛護百姓的辦法啊。"於是停止不徵。楊瑒由此名聲顯揚於當代。

擢累侍御史。京兆尹崔日知貪沓不法，瑒與大夫李傑謀劾舉之，反爲日知先構。瑒廷奏曰："肅繩之司，一爲恐脅所屈，開奸人謀，則御史府可廢。"玄宗直之，令傑還視事，而逐日知。

多次升任爲侍御史。京兆尹崔日知貪婪殘暴，楊瑒與大夫李傑商議彈劾他，反而先被崔日知所誣陷。楊瑒在朝廷上啓奏説："彈劾執法的部門，一旦被恐嚇脅迫所屈服，就使奸人計謀得逞，那麽御史臺也就可以廢棄不置了。"玄宗認爲他很正直，命李傑回朝處理政事，而放逐了崔日知。

瑒進歷御史中丞、户部侍郎。帝嘗召宰相大臣議天下户版延英殿，瑒言利病尤詳，帝咨賞。於是宇文融建檢脱户餘口，瑒執不便。融方貴，公卿噤默唯唯，獨瑒抗議，故出爲華州刺史。帝封太山，集樂工山下，居喪者亦在行。瑒謂起苴絰使和鍾律，非人情所堪，帝許，乃免。

楊瑒歷任御史中丞、户部侍郎。皇帝曾在延英殿召見宰相大臣商議天下户籍之事，楊瑒談論利弊尤爲詳盡，皇帝感嘆贊賞。這時宇文融提議檢括脱漏的户口，楊瑒堅持認爲不當。當時宇文融正當權，公卿大夫都沉默不表態，祇有楊瑒直言反對，因而出任華州刺史。皇帝到泰山封禪，在山下聚集樂工，守喪之人也在隊列之中。楊瑒認爲讓服喪未滿之人參加奏樂，是人情所無法容忍的，皇帝接受了意見，服喪者於是獲免。

入爲國子祭酒，表大儒王迥質、尹子路、白履忠等三人教授國子。有詔迥質諫議大夫、皇太子侍讀；履忠老不任職，拜朝散大夫罷歸；子路直弘文館。皆有名。瑒奏："有司帖試明經，不質大義，乃取年頭月尾、孤經絶句，且今習《春秋》三家、《儀禮》者纔十二，恐諸家廢無日，請帖平文以存學家，其能通者稍加優宦，獎孤學。"從之，因詔以三家《傳》、《儀禮》出身者不任散官，遂著令。生徒爲瑒立頌太學門。

召入朝任國子祭酒，上表舉薦大儒王迴質、尹子路、白履忠等三人教授國子監的生徒。有詔令任命王迴質爲諫議大夫、皇太子侍讀；白履忠因年老不任職，授朝散大夫放還鄉里；尹子路入直弘文館，都有名望。楊瑒上奏説："有關部門帖試明經，不問大義，祇取年頭月尾、孤立的經文毫無聯係的詞句作爲考題，况且如今習讀三家《春秋》和《儀禮》的祇有十分之二的人，臣擔心各家不久會被廢置，請求帖試平常文字以便保存學家，對那些能通經文的略加優待授官，以便獎勵孤學。"皇帝采納了他的建議，因而下詔考中三家《春秋》、《儀禮》的士子不授散官而授職事官，寫入令文。生徒在太學門前爲楊瑒立碑頌揚。

又言："古者卿大夫子弟及諸侯歲貢小學之異者入太學，漸漬禮樂，知朝廷君臣之序，班以品類，分以師長，三德四教，學成然後爵之。唐興，二監舉者千百數，當選者十之二，考功覆校以第，謂經明行修，故無多少之限。今考功限天下明經、進士歲百人，二監之得無幾，然則學徒費官稟，而博士濫天禄者也。且以流外及諸色仕者歲二千，過明經、進士十倍，胥史浮虚之徒，眊先王禮義，非得與服勤道業者挈長短、絶輕重也。國家啓庠序，廣化導，將有以用而勸進之。有司爲限約以黜退之，欲望俊乂在朝，難矣。"帝然其言。再遷大理卿，以疾辭，改左散騎常侍。

又説："古代卿大夫的子弟及諸侯每年貢舉小學中優秀的人才進入太學，使他們逐漸熟悉禮樂，懂得朝廷君臣之間的尊卑次序，根據品類區别班次，分别由不同師長來教授，學習三德四教，學業有成然後授以官爵。唐初，東西二國子監舉薦人數以千百計，中選者占十分之二，考功覆核以便確定名次，認爲祇要通曉經義品行端正，所以人數多少没有限制。如今考功限定天下的明經、進士人數每年爲百人，二監所得到的人數很少，如此則學徒白白浪費官府的經費，而博士濫享國家的俸禄。况且流外及其他各色入仕的人每年達二千人，超過明經、進士録取人數的十倍，小吏輕薄之徒，茫然於先王的禮義，豈能與勤懇於道業的人來比較長短、區别輕重。國家興辦學校，推廣教化，是爲了將有用的人讓他們進取。有關部門限制人數而黜退他們，這樣要精英

卒，年六十八，贈户部尚書，謚曰貞。

瑒常嘆士大夫不能用古禮，因其家冠、婚、喪、祭，乃據舊典爲之節文，揖讓威儀，哭踊衰殺，無有違者。在官清白，吏請立石紀德，瑒曰："事益於人，書名史氏足矣。若碑頌者，徒遺後人作碇石耳。"

瑒伯父志操，頗剛簡，未遇時著《閑居賦》自托，常曰："得田十頃、僮婢十人，下有兄弟布粟之資，上可供先公伏臘足矣。"位終司屬卿、安平縣男。瑒從父兄晏，精《孝經》學，常手寫數十篇，可教者輒遺之。

在朝是很難做到的事。"皇帝同意他的建議。二次遷任爲大理卿，因病辭官，改任左散騎常侍。去世，終年六十八歲，追贈户部尚書，謚號貞。

楊瑒經常感嘆士大夫不能行用古禮，因此在自家的男子成年、婚、喪、祭祀時，就依據舊典的要點，揖讓威儀、哭踴衰殺等各種禮儀没有違背。任官清廉，屬吏請求立碑頌德，楊瑒説："做事有益於人，載名於史册就足够了。立碑頌德衹不過是留給後人當作繫船的碇石而已。"

楊瑒的伯父名志操，秉性十分剛毅簡樸，没有入仕時作《閑居賦》表明心志，常説："得田十頃、僮婢十人，下有兄弟的衣食費用，上可供先公的節時祭祀就足够了。"死時官任司屬卿、安平縣男。楊瑒的從父兄名晏，精通《孝經》學，常手寫數十篇，認爲是可教之人就送給他們。

## 崔隱甫

崔隱甫，貝州武城人。隋散騎侍郎儦曾孫。解褐左玉鈐衛兵曹參軍，遷殿中侍御史内供奉。浮屠惠範倚太平公主脅人子女，隱甫劾狀，反爲所擠，貶邛州司馬。

玄宗立，擢汾州長史，兼河東道支度營田使，遷洛陽令。梨園弟子胡鶵善笛，有寵，嘗負罪匿禁中。帝以他事召隱甫，從容指曰："就卿丐此人。"對曰："陛下輕臣而重樂工，請解官。"再拜出，帝遽謝，與胡鶵，隱甫殺之，有詔貰死，不及矣。賜隱甫百縑。

孫佺敗績于奚，擢隱甫并州司馬護邊，會兄逸甫疾甚，未及行，詔責逗留，下除河南令。累拜華州刺史、太原尹，入爲河南尹。居三歲，進拜御史大夫。

初，臺無獄，凡有囚則繫大理。貞觀時，李乾祐爲大夫，始置獄，由是中丞、侍御史皆得繫人。隱甫執故

崔隱甫，是貝州武城人。是隋散騎侍郎崔儦的曾孫。出仕任左玉鈐衛兵曹參軍，遷任殿中侍御史内供奉。僧人惠範倚仗太平公主的權勢脅迫民家子女，崔隱甫揭發罪狀，反而受到排擠，貶爲邛州司馬。

玄宗即位，升汾州長史兼河東道支度營田使，遷任洛陽令。梨園弟子胡鶵善於吹笛，受到皇帝的寵愛，曾犯罪藏在宫中。皇帝以其他事情召見崔隱甫，委婉地示意説："希望卿能放過此人。"崔隱甫回答説："陛下輕視大臣而看重樂工，我請求辭官。"再次跪拜後退出，皇帝立即道歉，將胡鶵交給了崔隱甫，崔隱甫殺掉了他，這時傳來赦免死罪的詔令，但已經來不及了。皇帝賜崔隱甫一百匹縑。

孫佺敗於奚人，朝廷提任崔隱甫爲并州司馬守邊，適逢崔隱甫兄崔逸甫病重，没有及時前往，下詔責備他逗留，降爲河南縣縣令。多次拜授爲華州刺史、太原尹，召入朝任河南尹。過了三年，進升御史大夫。

當初御史臺没有監獄，凡有囚犯就關押在大理寺。貞觀年間李乾祐任御史大夫，開始在御史臺設置監獄，從此御史中丞、侍御史都可以拘留

事，廢掘諸獄。其後患囚往來或漏泄，復繫之廚院云。臺中自監察御史而下，舊皆得顓事，無所承諮。隱甫始一切令歸稟乃得行，有忤意輒劾正，多貶絀者，臺吏側目，威名赫然。帝嘗詔校外官歲考，異時必委曲參審，竟春未定。隱甫一日會朝集使，詢逮檢實，其暮皆訖，議者服其敏。帝嘗謂曰："卿爲大夫，天下以爲稱職。"

人。崔隱甫堅持依照舊制，撤除了各個監獄。此後擔心囚犯之間往來時或許會泄漏案情，於是又將囚犯關押在廚院。御史臺從監察御史以下，以往都可以斷案，無需請示上面。崔隱甫到任開始下令所有事務都要稟報後纔能執行，有違背此令者就遭到彈劾懲治，許多人因此而被貶黜，臺吏震服，崔隱甫從此威名顯赫。皇帝曾下詔叫他覆核外任官每年的考績，從前官吏總是詳細參校審核，直到春末還沒有確定。崔隱甫受詔後一天召集朝集使詢問核實情况，當天日暮全部審核完畢，議者佩服他辦事敏捷。皇帝曾對他説："卿任御史大夫，天下人都認爲稱職。"

張説當國，隱甫素惡之，乃與中丞宇文融、李林甫暴其過，不宜處位，説賜罷；然帝嫉朋黨，免其官，使侍母。歲餘，復爲大夫。遷刑部尚書，兼河南尹。帝還京師，即拜東都留守。累封清河郡公。卒，贈益州大都督，謚曰忠。

張説當權，崔隱甫一向厭惡他，便與御史中丞宇文融、李林甫揭露他的過失，認爲他不宜當宰相，張説因此而被罷相；但皇帝嫉恨他們結爲朋黨，罷免了他的官職，叫他回家侍養其母。一年之後，復任御史大夫。遷任刑部尚書，兼河南尹。皇帝返回京師，隨即拜授他爲東都留守，多次受封爲清河郡公。去世，追贈益州大都督，謚號忠。

始，帝欲相隱甫也，謂曰："牛仙客可與語，卿常見否？"對曰："未也。"帝曰："可見之。"隱甫終不詣。他日又問，對如初。帝乃不用。子弟或問故，答曰："吾不以其人微易之也，其材不逮中人，可與之對耶？"隱甫所至潔介自守，明吏治，在職以强正稱云。

當初，皇帝打算讓崔隱甫擔任宰相，對他説："牛仙客這人可以與之交談，卿常去見他嗎？"他回答説："没有。"皇帝説："可以去見見他。"崔隱甫最終没有去見他。過了些天皇帝又問，崔隱甫回答還是那樣。皇帝於是没有任用他。子弟中有人問他其中的緣故，崔隱甫回答説："我并不是因爲此人低微而輕視他，而是因爲此人才能不及普通人，怎麽可以與他交談呢？"崔隱甫到任之處潔身自守，精通吏治，任職以剛强正直受到稱道。

贊曰：嚴挺之拒宰相不肯見李林甫，崔隱甫違詔不屈牛仙客，信剛者乎！二人坐是皆不得相，彼亦各申其志也。管夷吾以編棧諭之，信曲與直不相函哉！

贊曰：嚴挺之拒做宰相而不肯拜見李林甫，崔隱甫違抗詔命不向牛仙客屈服，確實是剛强的人啊！二人因此都没有得到相位，他們也各自表明了自己的志向。管仲用編棧來作比喻，曲與直確實是不能相容的啊！

**李尚隱**

李尚隱，其先出趙郡，徙貫萬年。年二十，舉明經，再調下邽主簿，州刺史姚珽説其能，器之。

李尚隱，他的祖先出自趙郡，遷居改貫萬年縣。李尚隱二十歲時，考中明經，二次調任爲下邽縣主簿，州刺史姚珽賞識他的才能，很器重

他。

神龍中，左臺中丞侯令德爲關内黜陟使，尚隱佐之，以最擢左臺監察御史。於是，崔湜、鄭愔典吏部選，附勢倖，銓擬不平，至逆用三年員闕，材廉者輒不進，俄而相踵知政事，尚隱與御史李懷讓顯劾其罪，湜等皆斥去。睦州刺史馮昭泰性鷙刻，人憚其强，嘗誣繫桐廬令李師旦二百餘家爲妖蠱，有詔御史覆驗，皆稱病不肯往。尚隱曰："善良方蒙枉，不爲申明，可乎?"因請行，果推雪其冤。湜、愔復當路，乃出尚隱爲伊闕令，懷讓魏令。湜等伏誅，玄宗知尚隱方嚴，繇定州司馬擢吏部員外郎，懷讓自河陽令拜兵部員外郎。懷讓，蓨人，後歷給事中。

神龍年間，左臺中丞侯令德任關内黜陟使，李尚隱輔佐他，因政績優等升任左臺監察御史。當時，崔湜、鄭愔主持吏部銓選，依附權貴寵幸，銓選注擬不能公正，以致預先任用了三年的官職空缺，有才能廉潔的官員受到排擠不得進用，不久二人相繼主持政事，李尚隱與御史李懷讓公開揭露他們的罪狀，崔湜等人都被斥逐。睦州刺史馮昭泰性情凶狠，人們畏懼他的强暴，馮昭泰曾誣陷桐廬縣令李師旦等二百多家行妖蠱事并將他們拘捕，有詔令讓御史臺覆核查證，御史們都稱病不肯前往。李尚隱說："善良的人正蒙受冤枉，不替他們說話查明真相，這能行嗎?"就請求前往，果然查明昭雪了他們的冤案。崔湜、鄭愔再次當權，於是把李尚隱貶出任伊闕縣令，李懷讓貶任魏縣令。等到崔湜等人被殺，玄宗知道李尚隱正直嚴肅，將他從定州司馬升任吏部員外郎，李懷讓從河陽縣令拜授爲兵部員外郎。李懷讓是蓨縣人，後來歷任給事中。

尚隱以將作少監營橋陵，封高邑縣男。未幾，進御史中丞。御史王旭招權，稍不制，仇家告其罪，尚隱窮治，具得奸贓，無假借，遂抵罪。進兵部侍郎。俄出爲蒲州刺史。浮屠懷照者，自言母夢日入懷生已，鑱石著驗，聞人馮待徵等助實其言。尚隱劾處妖妄，詔流懷照播州。再遷河南尹。

李尚隱任將作少監營建橋陵，因功封爲高邑縣男。不久，升任御史中丞。御史王旭弄權，頗不守法，仇家告發了他的罪過，李尚隱深入追究，獲得全部非法贓物，毫不寬容，最終依法治罪。升任兵部侍郎。不久出任蒲州刺史。僧人懷照，自稱是其母夢日入懷生，刻石顯靈，名人馮待徵等人爲他所說的話作證，李尚隱彈劾其中的妖妄，下詔將懷照流放到播州。李尚隱二次遷任爲河南尹。

尚隱性剛亮，論議皆披心示誠，處事分明，御下不苛密。尤詳練故實，前後制令，誦記略無遺。妖賊劉定高夜犯通洛門，尚隱坐不素覺，左遷桂州都督。帝遣使勞曰："知卿忠公，然國法須爾。"因賜雜綵百匹遣之。遷廣州都督、五府經略使。及還，人或袖金以贈，尚隱曰："吾自性分不可易，非畏人知也。"

李尚隱性格剛正坦誠，議論政事都開誠布公，處理事情道理分明，對待下屬不苛察小節。特别熟悉舊制，朝廷前後制令，記誦没有遺漏。妖賊劉定高夜間侵犯通洛門，李尚隱因事先没有覺察而獲罪，降任桂州都督。皇帝派使者前來慰勞他說："知道卿忠於公事，但國法必須這樣處置。"并且賜給李尚隱雜綵一百匹。遷任廣州都督、五府經略使。等到返回京師時，有人拿出袖中所藏的金送給他，李尚隱說："我的本性不可改，倒不是怕人知道啊。"

代王丘爲御史大夫。時司農卿陳

李尚隱接替王丘任御史大夫。當時司農卿陳

思問引屬史多小人，乾隱錢穀，尚隱按其違，贓累巨萬，思問流死嶺南。改尚隱太子詹事。不閱旬，進户部尚書。前後更揚、益二州長史、東都留守，爵高邑伯。開元二十八年，以太子賓客卒，年七十五，謚曰貞。

思問引薦的屬吏許多是小人，暗中侵吞錢糧，李尚隱查明他們違法之事，查獲贓物累計達巨萬，陳思問被流放死在嶺南。朝廷改任李尚隱爲太子詹事。没過十天，升任户部尚書。前後歷任揚、益二州長史、東都留守，封爲高邑伯。開元二十八年，李尚隱以太子賓客去世，終年七十五歲，謚號貞。

尚隱三入御史府，輒繩惡吏，不以殘摯失名，所發當也，素議歸重。仕官未嘗以過謫，惟劾詆幸臣及坐小法左遷，復見用，以循吏終始云。

李尚隱三進御史臺任職，都能懲治惡吏，而不因殘酷而敗壞名聲，這是因爲他所揭發的正確，輿論都推崇他。做官不曾因過失而遭貶謫，衹是由於他彈劾指責寵臣以及因犯小過而遭貶降，但又重新任用，以良吏而善始善終。

自開元二十二年置京畿采訪處置等使，用中丞盧奂爲之，尚隱以大夫不充使。永泰以後，大夫王翊、崔涣、李涵、崔寧、盧杞乃爲之。

從開元二十二年設置京畿采訪處置等使開始，以御史中丞盧奂擔任此職，李尚隱身爲御史大夫却没有充任使職。永泰以後，御史大夫王翊、崔涣、李涵、崔寧、盧杞纔任此職。

## 解琬

解琬，魏州元城人。舉幽素科中之，調新政尉。後自成都丞奏事稱旨，躐除監察御史，以喪免。武后顧琬習邊事，迫追西撫羌夷，琬因乞終喪，后嘉許之，詔服除赴屯。遷侍御史，安撫烏質勒及十姓部落，以功擢御史中丞，兼北庭都護、西域安撫使。琬與郭元振善，宗楚客惡之，左授滄州刺史。爲政引大體，部人順附。

解琬是魏州元城人。應考幽素科考中，調任新政縣尉。後來以成都縣丞奏事符合旨意，破格授監察御史，因爲親守喪免職。武后考慮到解琬熟悉邊界事務，急令追召解琬到西部邊界安撫羌夷，而解琬乞求守滿喪制，武后稱贊并同意了他的請求。下詔命他服喪期滿後趕赴邊地。遷任侍御史，安撫烏質勒及十姓部落，因功升任御史中丞，兼北庭都護、西域安撫使。解琬與郭元振友善，遭宗楚客厭惡，降任爲滄州刺史。解琬爲政注重大體，州人心服。

景龍中，遷御史大夫，兼朔方行軍大總管。前後乘邊積二十年，大抵務農習戰，多爲長利，華虜安之。景雲二年，復爲朔方軍大總管，分遣隨軍要籍官河陽丞張冠宗、肥鄉令韋景駿、普安令于處忠料三城兵，省其戍十萬人。改右武衛大將軍，兼檢校晋州刺史、濟南縣男。

景龍年間，遷任御史大夫，兼朔方行軍大總管。前後駐守邊界累積達二十年，大都推行務農練兵之策，多有收益，番人漢人都安居樂業。景雲二年，再次任朔方軍大總管，分别派隨軍要籍官河陽丞張冠宗、肥鄉令韋景駿、普安令于處忠核定三城兵，減省守兵達十萬人。改任右武衛大將軍，兼檢校晋州刺史、濟南縣男。

以老丐骸骨，不待報輒去，優詔以金紫光禄大夫聽致仕，準品給全禄，璽書勞問。會吐蕃騷邊，復召授左散騎常侍，詔與虜定經界，因諧輯

因年老乞求退休，不等朝廷答覆就離任而去，朝廷下優詔聽任他以金紫光禄大夫退休，依照品級供給他全部俸禄，并頒璽書慰問。適逢吐蕃騷擾邊境，朝廷再次徵召授任他爲左散騎常

十姓降户。琬建言吐蕃不可以信約，請調兵十萬屯秦、渭間，防遏其姦。是冬，吐蕃果入寇，爲秦、渭兵擊走之。俄復請老，不許，還太子賓客。年八十餘，開元五年，終同州刺史。

侍，下詔令讓他與虜人劃定邊界，因而安撫十姓降户。解琬建議説吐蕃不可能信守盟約，請求朝廷調兵十萬駐守秦、渭一帶，以便防遏他們的奸謀。當年冬天，吐蕃軍隊果然入侵，被秦、渭守兵擊退。不久解琬又以年老請求退休，朝廷没有同意，還任太子賓客。八十多歲時，開元五年死於同州刺史任上。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二十四史全译　新唐书　第五册》
作者=
页数=620
SS号=0
出版日期=
book6.5read.com/300-65/diskebp/ebp69/05/002501.pdg

【作　者】许嘉璐主编　黄永年分史主编
【丛书名】
【形态项】　3120
【读秀号】000005765178
【出版项】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　2004
【ISBN号】　7-5432-0888-1　/　K204.1/H853x
【原书定价】　1008.00（全八册）　网上购买
【主题词】中国　古代史　唐代　纪传体　新唐书　译文
【参考文献格式】许嘉璐主编　黄永年分史主编．　二十四史全译　新唐书　第五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2004．